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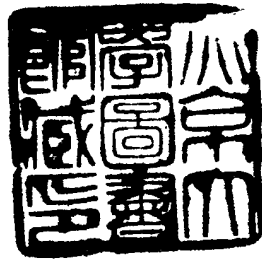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〇五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EB99/10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〇五

(大陸版 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9.12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一〇五冊目次

史部・傳記類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一百二十卷(六)

〔明〕焦竑輯

中國史學叢書影印明萬曆四十四年徐象檮曼山館刻本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一百二十卷(六)

〔明〕焦竑輯

中國史學叢書影印明萬曆四十四年

徐象標曼山館刻本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八目錄

湖廣一

布政使

李琦

盧廷佐

劉喬

方守

彭杰

何鰲

史朝宜

武尚耕

參政

黃焯

王泮

林偕春

獻徵錄卷之八十八目錄

參議

王豫

方勉

畢鸞

劉誠

華山

張萱

盧煦

劉泉

楊言

吳子孝

蔣勳能

按察使

羅銓

高叔嗣

副使

靳義

彭璉

田汝封

屠應璠

沈啓

張合

顏鯨

僉事

黃潤玉

姚文灝

楊春

左經

楊祐

陳吾德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八

二

人

川行

目錄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八

湖廣一

布政使

湖廣布政司左布政使李琦傳

實錄

湖廣布政司左布政使李琦真定府元氏縣人由監
察御史陞大理寺副坐事罷復起為御史使安南占
城榜葛刺諸國陞禮部左侍郎復使交趾還陞布政
使琦簡易有識量而善談論故數奉使遠夷及為湖
廣政譽靡聞宣德八年正月朝覲至京吏部言其老
不任事故命致仕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八

湖廣左布政盧公廷佐傳

倪岳

公字廷佐姓盧氏保竹其別號也世居姑蘇以間右徙實京師占籍應天之江寧家焉公為人修髯廣頤兩頰如丹容儀秀偉頤然玉立韻度凝遠器識不凡少有大志慷慨負氣節性狷介不苟與時合博極羣書靡不精貫甫成童羣大夫以俊秀選補郡庠弟子員中景泰癸酉鄉試登天順丁丑進士第視政戶部嘗奉使大同福建所至纖毫無染庚辰拜兵部武庫主事武庫職百司隸役人得並緣為利弊公聞而鄙之既上卽遜避不預其事恒主清理天下戎伍以故

獻徵錄

卷之八

二

偉有冰蘖聲劉文安公定之嘗以文贈公有曰武庫職劇要朝士多有事不容不干之得因以為勢煇居武庫者如欲自為地其利源亦莫能究也某於勢與利獨淡寂無所見議於士大夫自大司馬以下莫不嘉焉辛巳北虜寇陝西勢甚猖獗上命大司馬馬公懷寧侯孫公率六師往討之未及行改命都憲王公宏於是遴選廷臣之有幹局者往調腹裏士馬以益西兵公首奉勅以往比至河南簡閱馬步精銳者得萬人及措置軍裝以給將行謂統帥不可不重而其人藩臬咸以都指揮林盛材勇可任第驚疑

制公檄召之果固辭且出不遜語公正色責之曰

朝廷以高官厚祿蓄汝輩者正欲今日冀以禦侮也汝隳事畏難若此皇上官汝祿汝者何哉勿多言子弟知劾正其罪耳盛聞之股慄奉命時衛輝守禦千戶楊英亦以黠驚為公所制方在遣中公慮其合謀縱軍士為暴復申明軍約給榜曉諭所至秋毫無犯民不知有兵至陝西總戎輩見其士馬精壯御之嚴而有恩咸噴噴嘆賞凱還王公入為大司馬知公可任遇有邊報戎務必與之商確而後行如團營五軍三千神機為十二營以至退冗兵禁私役皆委公綜理公亦持正不阿權貴斂避請託不行事克以濟秋滿得賜勅封父愛竹翁如其官母張妻顧俱安人丁亥超拜武選郎中公杜倖門革宿弊武銓以清能聲大著時尚書白公既平荆襄回蒞部事益委任公而當道有欲以大壩功邀厚賞者公執不從竟如常議由是銜之己丑春有詔凡方面缺許大臣會薦遂薦公可任叅議蓋擠之耳諸大臣皆謂公未宜遽補外爭之不得乃以閩藩左叅議處焉公受命卽往時閩地大饑民攘竊巨室粟以苟朝夕建寧尤甚久之有已巳遺集倡之囂聚為盜巡撫滕都憲昭委公分

獻徵錄

卷之八

三

守公撫安賑濟招徠流移殆數萬人惟政和浦城山
谿險阻盜據之爲巢穴有司莫得其要領巨室乘之
謂必勦之以兵公斥曰此饑寒所迫詎宜爾耶乃擇
所部善星數者二人命之曰汝爲予遍歷山溪間密
廉之有所得必重賞泄機有罰無貸二人承命以往
跋涉山溪遇一村嫗誘而問焉嫗不能隱指示諸賊
所居二人過其廬賊見術士不之疑託以問卜各吐
情實二人假禍福以諭之諸賊色變具得其情狀以
歸公知其爲變非本意也乃輿入政和浦城山中直
抵賊巢面諭之許以不死俾之立約期以豐年償所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八

四

攘粟衆乃散去復陰遣人捕得賊首余文興等餘二
十人械繫郡獄斃之一方以寧巡按左御史鉅手書
獎公有曰設施措置特達有爲保地方以無虞活千
萬之生命衆以爲然壬辰愛竹翁捐館計開棄官東
歸撫柩悲號絕而復甦毀瘠骨立囊事畢結廬墓側
朝夕哀慟不輟忽有五色芝二十餘本產於墓之左
右遠近傳聞以爲孝感所致有司以聞詔旌其門乙
未服闋卽家起爲浙藩叅議遂迎母夫人就養朝夕
公暇躬奉甘旨以適其志夜必率妻孥候寢所俟安
寢始退以爲常侍時則具酒設稱觴爲壽或效嬰兒

歌舞以樂其心極歡乃罷復有五色芝一本產於公
署叢竹之傍嘗分守浙東東陽邑民杜春與道士某
僞立通券誣良民逼索之反以告公公攝至因其辭
色有異疑之乃各幽一室俾不相通首召春問曰汝
貸錢與若人券書何紙所寫春曰開化紙命左右取
紙示之曰是也公收之幽於原所又召道士問曰汝
與杜春貸錢與若人券書何紙所寫道士曰姚黃紙
命左右取紙示之曰是也公亦收之幽於原所人莫
測其故少頃復取二人面訊之曰汝二人貸錢與人
諒必相同何所云券紙不一非詐而何乃出紙示之
徵錄

卷之八十八

五

彼此相顧失色叩首服罪良民獲直人服其明又巡
三衢開開化江山邑民爲處盜所掠公躬歷二邑廣
詢父老備知山川險易修舉隘口砦堡立保甲相救
之法復諭遠近募人捕盜開示賞格果於處之龍泉
悉獲諸盜自是盜不敢踰境矣至常山邑有要地曰
懸絕居民咸取汲於斯有司舊壘石爲道以便行汲
歲久損圯至冬道皆凝冰往來者稍失足則懼顛躓
之患公一見遂鳩工村斲石爲梁人甚便焉屬邑歲
均徭必經藩司編理既定則榜示于衆俾知所應何

役其費幾何所司不久輒置榜而更張之鄉民弗及
詳因得罔而取諸民民皆含忿莫敢發公知其然乃
創置關防由帖命里老率徭戶躬審之已乃書之由
帖唱名而給俾有所據其弊乃革時海水溢沿海邑
岸皆被衝齧而海鹽爲甚民不能田檄公治之公躬
履斥鹵之地不避風日督屬修築民免於患大司馬
項在位時嘗忤權貴既去怒未已復構成大獄奏遣
中官往訊之嘉興之人懼羅無辜公力與辯析事多
未減丁酉冬陞右叅政督理糧儲公受勅卽諄切戒
諭期盡祛里書出納之弊所司凜然畏服明年春正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八 六

且至吾其休哉遂致仕歸則弘治改元戊申三月也
公居官一以仁民愛物爲心所至下必披其惠尤重
刑獄慮有抑枉乃於公暇編輯祥刑集覽一書梓行
以爲司刑者式故公去位而民思之不置焉旣歸卽
杜門寡出交游中有同時相契者或一過從談笑爲
樂非知已不屑與接勝日肩輿往先隴盤桓櫟山之
間躬課農事盡日忘返郡舉鄉飲京兆重公名德請
爲上賓亦卻不往初公有第四人熙泰和暉相處極
友愛後泰暉相繼卒公極力營葬與人言及輒流涕
晚年惟熙和尚存且皆讀書喜吟詠朝夕歡聚思義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八 七

兼篤嘗語之曰吾蒙恩旌門曰孝所當率厲勉行仁
義以無忝休命二弟佩服惟謹諸妹旣嫁或寡而居
或貧而歸均爲贍給俾不失所云

湖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劉公喬神道碑

字東陽

吾湖南有藩臬之長曰劉公諱喬字達憲吉之萬安人也其先出河南祥符宋季曰功甫者丞萬安家于官曾祖昭祖俊英皆贈刑部尚書考尚書公諱廣衡累朝名德公其次子也景泰癸酉用察為國子生遂舉京闈繙貢第二人成化丙戌登進士知湖之歸安歸安壯縣公應手剗析獄無滯囚苗死溺而鄰邑旱不可植公牧民市其苗植之獲再倍每東作躬歷田野徒步入里舍問民疾苦默詢其家豐嗇人賢不獻教錄

卷之八十八

八

肖賦稅獄訟率視此為據吏不得售其姦禮禁喪俗士家以佛齋致饋却弗內富民送葬效樂數十舸則罰以示戒癸巳召為河南道監察御史按廣西荔浦徭叛檄藩司守臣平之柳慶田三府多警凡所指畫動中機會還按京畿稽諸司卷籍無所縱壬寅擢福建按察副使發匿摘伏屬吏畏服有大俠私番射利盤結下上莫能制亟斷遣之弘治戊申以外艱歸服闋擢湖廣按察使持法甚謹庚戌用刑部尚書彭惠安公薦遷右布政使辛亥轉左布政使則壹尚寬簡盡除苛厲人或訐之曰收道固是也會修三王府極

力綜治民不告怨勤諸府獄事皆得理蓋自筮仕至是勤勩舉職未嘗少逸間代祀南嶽力疾以往還至薌洲卒

教錄

卷之八十八

九

湖廣右布政使方公守墓志銘 林俊

公諱守字宜約號省菴旣致布政事舊業日落貨里富人爲常人曰二品官如是耶傳爲笑予念公不能助也作憐白頭寄之事頗開蕭二庠士言之巡按御史宗君舜援詔給廩又給田薦之朝未報公疾作強力序族譜以不及置義田爲恨比亟語其子曰交遊中見素念我不及爲別矣弘治甲子四月十八日也性沈裕簡永童卽老成爲官保陳康懿公所知以遠大屬之景泰癸酉年十八領鄉薦又十七年第進士爲戶部主事轉員外郎再轉爲郎中佩璽書

獻徵錄

卷之六

十一

提督薊永山海延寧邊備鎭殺出入易汗公獨不汗提督例一行陞堂上官公再行僅陞雲南叅政部之長不能平以問王太宰介菴答曰謂不知方耶雲南萬里荒外官解弛魚肉其民夷故用楊巡撫林憲副今又用方將更化於是謂繼宗及予也公在雲南與予同事金滄又同事司印予率直公濟以靜重以奉宣今天子無外之仁更紀其政人始知有避趨要人歲入損十八而餘賦斂就輕盜賊衰止故官之妻子脫流寓歸若籍者數十家所在父老覩天日爲快磨乃夷納流人萬人鑿鑿瘠弱肉強食爲邊夷患先

事隱之予二人榜許首實人得活路散居今五兩城趙州橋下關修學立堡賴焉孟密良政主木邦當道右之孟密大縱木邦危如綫撫勦之責付予二人時于厓怕愈奪印芒市放旦放彬爭官讐殺連數年官無何直夷視爲玩予二人謀曰請自近始蓋實非專責也榜示之羣酋畏威縛怕愈出印以獻放旦放彬囚首服罪於是刻漢緬書小榜遍給諸夷諭以順逆禍福附者解體孟密勢轉孤悉還故所侵地夷言曰事始如是奚至有今瘴作軫旋再往遂定諸夷不平事輒從求直故無是也隴川夷兒頗習中

獻徵錄

卷之六

十一

國語製儒巾衣擇漢人教之風隨還今學立焉每歸夷官屬火伍數千走送或問之曰嚮撫夷至雞犬不寧今官兵不敢近吾家是以遠送羅拜而別大司馬馬公廉實以聞文告之諸司爲勸王大宰亦錄名于屏風謂公弟進士憲曰是而兄與林憲副齊名雲南者也巨璫作金寶玩具極工緻未進而卒予二人議剔其實範其金輪之庫事雖弗諸廷直其議實居賊發公往征部分周整一夜營中驚臥處而靜由是僚佐服公遠略算授功成凱旋議立州衛許之是時少司馬王公詔權巡撫大司馬韓公文繼左轄巡按藩

泉竝峙廉聲雲南有新換一番官之謠王子之冬木
邦復仇爲孟密所困公往又定思謀親師然深入
歲數毒所中耳目寢失清予既更繁湖南公亦來
爲右轄官所心迹無不具知者公繼母喪釋禪貧不
可支親舊強以起至臨清疾加作遂致其政方出長
史禮部尚書取之後徙瓊山學錄也曾祖積善祖
夢周父休微有隱行累贈戶部員外郎妯王贈太宜
人公和柔孝謹方上春官太宜人微恙卽解裝侍藥
久之果不起員外訓以廉慎之詩斯夕佩誦聲色灑
若不立膝婢兄弟族里非甚備厭無不加容納鄭山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八 十一
之藏族惠感之讓也問學經義尤精嘗提調雲南試
公問詩與主司連合十二卷其後稍忝伍率在取列
延緩嘗馬盜至從者惟怯公厲聲曰吾方郎中也盜
引去方議事城戌報急鎮巡錯愕公曰第先之虜驚
過平居若無能爲其應猝計類此

湖廣左布政使彭先生杰墓志銘 羅洪先

昔孔子言必稱丘明比老彭至于中行而不得則深
有取於狂狷何其慕者遠而就者怨歎蓋見世之日
下而悲人之難立也故曰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
善士嗚呼孔孟之時且若此又況百世而下能有所
立者哉洪先於水厓先生猶幸其見而深悲其亡也
先生者今之剛介人也其銳於有爲頗近於狂而所
守則甚狷嗚呼可易得哉先生姓彭諱杰字景俊吉
水瀧江人世出五代刺史玕後曾祖和祖鈞雖寧縣
教諭以幼子教推恩封翰林院修撰父占以先生推
恩封南京刑部主事母林氏贈安人繼母李氏封安
人教天順甲申進士第一人名行重一時先生與從
弟叅政桓少同學穎敏強記人奇之號爲二彭弘治
己酉舉鄉試庚戌賜進士出身第四人壬子授南京
刑部浙江司主事陞雲南廣東二司員外郎庚申用
尚書戴珊薦陞兗州知府示幾以繼母憂去乙丑起
復補廣平調真定戊辰復丁父憂癸酉起復補順德
乙亥用兵部尚書彭澤薦陞四川左叅政以平夷功
陞按察使辛巳春陞雲南右布政使是冬轉湖廣左
布政使癸未以引年致仕先生學有師承多讀書爲

汪洋恣肆而準于義理嘗負大志以爲天下事
無不可爲者故人仕三十四年所在必稱其官多於
難能者談笑舉之而氣不能下人亦竟以此屈抑不
能大顯初釋褐爲刑部取案牘繙閱數日笑曰刑名
止若是乎於是操斷卽踰老吏以爲治獄當得人情
而不可拘於律令當先權要而不可過求於寡弱凡
所奏獄雖隆貴子弟無所回避人竟莫有難者及爲
知府文案山積手自批答吏胥拱手無敢舞文而所
屬州縣皆習知其賢否使得以已意爲治大率主於
愛民而不取具文法四川十八寨焚夷叛先生以參

獻徵錄

卷之八

十四

政督餉出險道師賴以捷歸至叙州宣慰使冉儀所
部妄有所掠按察僉事郭公某廉其首咎之儀部下
鼓譟且叛城門晝閉先生適至行其管呼儀曰若與
吾非征焚夷來乎奈何復以身家效焚夷儀感悟復
爲畫計謝郭得全軍歸初焚夷爲人挾誘頗悔禍先
生欲撫定之而議者貪功遂致用兵士卒死者十六
七乃得小捷當道始多先生事聞朝廷特賜白金文
綺他皆僅免罪而已故事土官父老子代者必納賄
諸司始得請緣是土官狎諸司征調輒爲無狀諸州
宣慰使楊斌病請代而賂不至數年爲諸司所害先

生至卽秦代以金謝不受涕泣持去其爲雲南司鹽
法在湖廣宗室甚繁歲入祿米多羨餘二者人咸籍
以自利先生一無所染而下州所產丹砂蛇艾諸物
當道有物色者既不之應或詬詈之其心以爲吾之
自處若此則亦以此望之人人而或以爲簡亢或以
爲矯激於是忌者始衆矣澤旣薦先生爲四川忌者
日起又外官朝覲有引年例而先生年且六十有六
是時忌者旣幸得間又惡澤侵已權竟子致仕以歸
歸之日人咸寬之而先生之意灑如也方在郡時每
發憤輒爲詩見志傳者愛其詩多爲悲賞然是時忌

獻徵錄

卷之八

十五

者素以文字號相知乃獨乘間若此豈亦忌其文耶
劉瑾用事威虐中外畿內郡邑皆歲有所獻先生爲
廣平止具二帕瑾笑曰是非清苦太守耶飯其使遣
之雲南黔國公沐紹勛禮絕方岳先生與分庭相抗
武定侯郭勛鎮湖廣肆武斷二司不敢馳中道行先
生強其門以入二人者竟亦無所報夫能行於逆關
武夫而不能使故交之無忌心則是勢利奪之也先
生潛於勢利故絕識非人所及每每軒輊孫吳排斥
佛老拔識名士嬰犯避諱而無畏沮蓋其所追步者
皆古之人而不取必於衆故也少嘗思范文正義田

恨不能償每割產分俸以且效家居貧薄絕跡公府處隣里親友不異儒生性喜飲飲必擇酒酒必引滿醉則掀髯高論若無與伍冬月能飲水數升經年不浴身無垢穢往在南京仙人尹迷頭常來乞食每假宿戲語他貴人邀之即不去先生年至八十有五強壯不衰人遂以爲得仙一日偶病酒檢遊仙詩日自默誦已而索修真書忽不能視遂瞑目寢家人驚問曰有分付否先生曰分付何用又問日心明白否瞠日應曰此汝更明有頃遂逝嗚呼其所立如此何假於仙術哉先生家居同邑有東州羅公先考雙泉公

獻徵錄

卷之八

十六

數人十餘年不一相問訊然心許可事砥礪各以古人自期待數年以來相繼淪落而士風亦隨以變相彈以勢相援以利使後生小子爭爲交游嫵媚以資衣食而莫知其至之所極談古人行事不以爲迂闊則以爲背時不適以用有志者爲之皇惑而無所取哉則洪先所爲悲者豈獨先生一身哉先生生天順戊寅正月十一日卒嘉靖壬寅二月十二日

湖廣左布政使何公鰲墓志

黃佐

嘉靖癸巳仲冬十有二日湖廣左布政使鴈峰何公卒于九江夫天下難處之事三而公優爲之是可以不朽矣在 毅皇帝時佛郎機夷人假貢獻以窺我南海逆形甘賄使侍 上肄夷語於是夷酋憑恃寵靈部見踞鰲公爲御史疏其利害請銷患未萌逐之出境朝議從之而帖然以定及按湖廣藩封星羅其間出令多肘掣祿米不時給則恒謹于有司公乃奏以守臣抽分充其缺乏而人無弗稱便者詰發襄府偽官復楚世子侵地諸司皆肝誠曰前此所亡有也

獻徵錄

卷之八

十七

副泉備戎於徐州時河溢爲患藉兵夫餘力築長隄焉自沛亘徐連絡百里隄成而大水至民免爲魚者刻石頌之嗟乎宗藩以與王室俱而難勸河患以與天地俱而難平夷種以與生民俱而難治雖聖人親親能使不怨焉耳矣治水行所亡事焉耳矣治夷狄以不治焉耳矣故曰天下難處之事三而公優爲之予詳書其大有累善可得而樂也公諱鰲字子魚其先徐人始遷南雄再遷今順德之黃連曾祖考永安以上多隱德祖考昌鄉進士令漸之麗水宣平有政聲考一達遊庠序抱學弗售以公貴贈監察御史母

陳氏順瑞人公明神額弘治甲子鄉薦第五人登
正德戊辰進士今浙之慶元均平里賦性豪傑而
詠會之以治行第一入爲御史嘗彈糾大臣之奔趨
周位者巡湖廣郵災槌伏多赫赫可領出守松江革
科斂清冊稅除畿戶正糧役小民蒙其美利而巨室
或嘆之遇早暴烈日中且拜且禱雨應期至復有靈
芝醴泉之異皆辭而弗有人以是益賢公晉浙江按
察副使分巡寧紹訟獄以清改兵備徐州定驛傳條
約歲省費以巨萬計去縣令奉職之尤無狀者盜且
以納而民安作晉參閻省政事尋晉右轄又遷遷湖
北左轄皆以最陟而謂者猶謂其不足以償昔淹滯
云生丁戊化甲辰十月壽世五十鄉評以公孝友明
達學術足以大用而弗究于行咸惻惜之

湖廣右布政史公朝宜墓志銘

黃元昇

公諱朝宜字直之別號方齋始祖諱馮者自寧波入
閩居晉江之平易里歷傳至惠以孝行著成化中詔
旌其門復推子盛貴貴之爲戶部郎中惠生臨臨生
時泰時泰生宏珂世稱厚德君子宏珂公別號淳菴
要吳氏以正德甲戌十月六月生公公卜者言當
爲盛世名儒非徒功名富貴士也長補邑庠弟子員
領鄉薦登進士第歷官湖廣右布政使乞致政歸萬
曆辛巳三月十有二日卒于家公配薛氏先公于公
嘗自言少受業於其伯父商厓公日講四書周易不
獻徵錄

卷之八

十九

襲時帥庸說務根極聖賢垂訓本旨翌日答而未悉
必使反而更思之復未悉者責之既悉方與續講後
章自是循循孜孜愈久愈覺意味深長真不知乎
之舞之足之蹈之者公讀書之法然也公既樂得書
味遂以身而服行之自綱常倫理之大以至謁見取
受一事一物之微苟有畔於聖賢垂訓義理惘然不
使少加於其身也公弱冠卽以儒士應試補邑庠第
子員士慕公屢試皆高等也競學步其舉子業公曰
是筌蹄耳君等遜志聖賢義理意見既充詞自足以
達之抑士君子立身天地間道德功業職分重矣吳

區區舉業效習爲也嘉靖丁酉秋公與弟禮齋公赴秋闈同登鄉榜然四上春官不售公守聖賢禮義之訓久而彌堅竟不徇俗尚爲干有司治私殖計也已酉淳菴公患瘡臥床公躬理藥餌時湯粥扶持起居者五餘月至目不交睫歿而哀且毀執喪必如禮制遂卜宅兆於雲臺之麓且與弟禮齋公廬墓讀書者三年不知有世事也壬子冬復偕弟上春官癸丑春同登進士公拜山陽縣令山陽當南北水陸之衝冠帶之倫往來絡繹往時卑者桀致阿奉亢者第極意於其顯且要者餘悉慢置而留滯之公率性省約品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八

三

無高下施無隆殺惟應得水陸夫馬隨至隨與故行客悉以便利爲忻而里甲歲節供餽何啻幾千百計也山陽民貧地瘠賦額本重而積歲雜辦復繁於是民多流移地益荒蕪當路督計嚴急催徵艱甚公以帑藏備賑之蓄遺糴於江南湖北之間招賑其流移者而代輸其所逋負蓋存活淮民莫可計其數也是時倭收入寇彌滿浙直淮揚海門之間公防守封疆保定居民遭值少司空趙文華氏怙時相寵得請如浙直禱海神退賊所分費不貲既誣殺提督尚書經巡撫都御史天

監督浙直諸軍事威陵督

據三司府州縣官叢賂保命累費百萬計乃遇江時公惟祇應夫皂諸役餽厚常供不至後時而已趙怒以爲慢已既則知其爲苦節吏也置之南計出納繁劇公以廉稱上意擢主計事淮民舉流遮泣聞母吳氏恙因便道省覲奉侍左右甫半月遂丁吳母憂時附身附棺躬致誠信服闋公室薛謂僕患木寧祠墓介心且諸子長者欲娶幼者日長從師受業於家爲使悉身任之謂公至維揚時可擇側室以行公既禮取李氏還朝補主北戶部事旋督餉雲中事竣則聞亂民導倭發塚挾贖公痛如割因取道南奔時淳菴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八

三

考批二樞薛室先募兵壯亟昇返矣惟祖墳已爲賊發遂間關山谷萬方購獲之於是薛室以驚怖勞瘁亦感病卒公適抵家哀痛成喪乃行公拜地官邸雨還家一當母氏方啓手足之際一值先祖失藏衣冠之日又得不廢杖期之禮而皆適與時會人感天應豈偶然哉大司徒掌邦計九邊列藩奏請題覆剗矣而皆以屬公諸參度機宜擬議方略近適一時之便遠垂百年之守司徒以上無弗當宸衷者於是考最承恩考妣室氏皆奉寵贈瓊崖遠在海外外守臣相繼以賄敗聖天子方懷南顧憂司銓者進公以行或

慮盜泉非所以爲飲也公曰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
心至則悉掃歷年珍奇之取撫安積剝疲憊之民崇
風教以正酣湑之俗肅官箴以剔貪殘之吏凡生熟
黎蠶五指岐夷罔弗率俾蓋公夙稟恬淡中不自亂
素位正已絕無阿緣故其清風披拂仁澤浸灌如此
聖天子嘉樂之卽拜公廣東按察副使治兵海南
公申布恩信內固岐黎歸附之心更新威令外革將
吏玩愒之弊海洋積寇李茂吳平之屬聞風東遁於
是湖廣商販烏膾橫江往復滄溟之際無復剽掠之
患公之功被百粵如此東吳兩浙遭倭奴殘破之餘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八

三

民弊於征調供億方望廉仁安集之浙西嘉湖田則
輕重參錯賦役復繁且急尤費經綸 上乃命公參
政浙藩分守浙西三郡公罷不急之費止無名之徵
鋤總書飛洒扣隱之蠹掃庶屬煎銷鉛炭之焚田賦
畫一糧解鼓舞感誦東粵山海盜劇而諸道捕兵率
與盜通村居良民家稍給者兵盜合謀伴首網誣於
是民究盜橫厲氣充塞而吏其土者復大率爲富家
計蓋吏與盜交相爲虐將方輿無東粵矣尋以公總
粵憲惟公正本清源素爲粵人所信服故不怒而
威捕兵斂劇盜伏平反大小獄而犴無冤民澄清嶺

東西海南北吏而粵無焚燬遇入覲期祇以嶺海總
憲職逮詣 聖天子命天官卿總內憲者大計之以
公爲卓異於是元輔張江陵氏欲收士望遂倣宋蔡
京招楊龜山近石亨延吳興弼例屬司銓者擢公爲
楚藩右轄公曰十各行所志耳毅然履任時側室李
氏亦以身繫子女嫁娶則命其侍人周氏往司晨夕
服食事公視江陵規局槩以刑名慘刻道不同也尋
遵例呈撫臺爲請歸休則有謂曰公家雖 而楚帑
所掌握也惟時時致慇懃意卽當交代余矣公退曰
是盜國營私非吾所能也復以休請則復曰渠借重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八

三

公也來歲大比只爲再拔一令公子卽六卿之長惟
公所欲耳公退曰是欺君枉法非吾所能也迺自馳
使特疏再疏司銓者覆請得旨回籍調理且云病痊
之日撫按具奏起用公歸而治小書室於陋巷之東
仍讀書其中時與弟禮齋公廬居雲臺先塋側以山
林泉石爲樂有司當道之門足跡未嘗及也晉尹梁
公守瓊郡憲海南時門生也梁時時效恭公第公誦
宛丘默示箴意惟以清慎勤三事諄諄期之而已竟
無一語及身世事卽渠有致私厚意但纔覺其顏色
遂以他辭拒之竟不可得以私抵也蓋公清介之節
通義之守終節不易如此公年六十有八

湖廣布政司左布政使武公尚耕墓志銘

葉向高

歲甲午楚藩臣修歲事貢魚鯉鮮如令甲 上謂
近已詔徵直且增額何以格不遵罪左布政使奪三
官議者謂布政賢且貢在詔前非格也不宜罪于是
自輔臣宰臣至臺諫皆疏爭甚力 上益怒竟削布
政職歸天下惜之然猶冀 上意回可復收用乃未
幾布政沒矣布政者溧水武公尚耕字邦聘別號秦
川者也公有子孝廉為余丁酉舉士卜葬公請余銘
其墓余按公先河南陝州人靖康亂始祖正六公徙
溧水之蒲家村六傳至安安生鎮鎮生澤澤二子長
昂次昂澤昂皆以公貴贈中大夫四川布政司右叅
政昂號橙墩娶于李生一子復娶王生三子公其季
也公生歲餘橙墩公始自青溪歸撫之而喜曰兒必
大吾門十歲失王淑人哀毀如禮後從橙墩公于青
溪使任居息非其好也則以晝修十一業夜篝燈讀
書族祖某憐其志為請橙墩公使就學十九補弟子
員學使者吳公耿公王公皆器拔之隆慶戊辰以特
選入留雍所交游劇切多知名士庚午舉其鄉第三
人明歲成進上觀政戶部除廣之程鄉令程鄉負山

歐陽修

卷之八十八

歐陽修

卷之八十八

卷之八十八

而近海俗獷難治業已敗敗令主爵者欲以才進士
往乃屬公公至則畢力興除惟恐不及邑故十八里
復割其四他隸而以十四里分為二十公謂地削而
里增名實無當且茲擾乃請于當道仍其故往邑有
徭役取給編戶豪民因漁獵為利至累及市商公行
免役法一無所擾里甲故有供應或以例請公曰此
民脂也亟蠲之贖罪故有銀公戒無銀其輸粟以備
荒有兩盜相訟當庭鞠時介者數人闔門內餘數百
人窺門外伺公意有重輕即俱闕入或勸公且引避
公不為動正色詰之盜誓伏徐令尉出諭餘黨皆遠
去夫邑人謂微公縣且喋血癸酉充其省考試官所
取多名士冬當入計疏留毋行 上褒公卓異賜白
金文綺公感異知益思自效劇賊葉峰椿者嘗陷城
執舊令久連不獲至是復入境殺掠公選鄉兵擊斬
之以其餘勁躡朱良實于海還俘掠無算卜羊子徐
文江碧山等皆宿賊縱橫出沒郡邑苦之公悉捕獲
正法奸民股慄竄入他省獨渠魁王常最雄黠為搜
捕等皆數盜皆以五千人出掠蔓入贛州無禦者督
府議剿公謂宜用撫乃為檄諭常仍遣邑佐往為詳
陳禍福常雅服公威信漸伏繫頸率其子詣謝公釋

之禍遂弭乙亥徵入拜禮科給事中言論侃侃不激
不阿其請勵 聖學疏尤婉切有體 上嘗兄公偉
幹豐儀心識之每疏至輒曰此長給事章耶奉使荆
藩過家道拜戶科右給事中尋補外爲江西僉事分
部湖東公居諫職有聲不宜外又不宜僉事而是時
江陵柄政公其門下士也少還往江陵意望故有茲
遷公之湖東練兵詰盜督勵諸將皆奉命戎具大修
境內晏然屬歲不登計戶子穀多所全活奏績爲諸
道最以榕墩公憂歸服除仍故官移蒞汀漳兼轄程
鄉程父老自公去復苦盜相率走訴公馳檄定之賊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八

三

吳雙謀劫漳捕得赦其黨與郡人訛言相驚欲徵兵
自衛公不從卒亦無他汀上稅有兵不任戰其將邑
佐耳玩而無震公簡壯士部伍之使武弁知兵者代
將一軍遂精又上幕府書議益募土著幕府欲募漳
人公謂備汀則宜用汀人爭之強幕府不能奪諸料
餉簡器皆用公畫凡增兵若干民不知費滿考晉湖
廣叅議治郢上漢水決南于垓荆西岌岌公力任策
塞躬畚鍤晝夜不休時巡行諸隄補鑄且漏水不爲
災郢民賴之晉四川按察副使巡上川南建南夷糾
五哨大哨及黑骨諸夷並稱亂中丞宛陵徐公請討

之以兵事屬公遂擒五哨于昌州追大哨于阿六山
箐射殺之建越平而賦乃酋撤假者黑骨種也與中
鎮夷白祿連結爲逆黨公計當先誅遣指揮李獻忠
等取他道往獻忠等違節度皆敗死徐公乃益徵兵
分三道剿之以中道最要害使遊擊周于德將公監
焉又屬公都護諸將公以冬十月進兵抵官廖河賊
迎戰公令天全酋陽土司兵擊之而潛師乳上流繞
出賊後賊驚潰斬白祿子阿則等逐北泠溪河獲渠
魁阿擺賊退據馬蝗山公麾兵進奪其積儲以餉軍
賊復掠大鷹崖阻殺馬溪固守欲老我師公以除夕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八

三

進兵乘虛搗其巢斬白祿于陣賊失險膽落矣以方
大雪度我兵不能進稍懈公冒雪進兵遇險卽蟻附
而登大鳴鼓角賊驚駭失措鋒纔交斬數大酋餘潰
去遂追破賊乃巢斬撤假窮追逾大渡河曰賊急矣
必遁小赤口宜亟備且謂諸將了此不過十日耳諸
將不謂然已皆如公料諸巢既平夷人稱願願世世
奉約束毋侵叛公磨崖題殺馬溪爲華夷界瘞鐵牌
鐵索與盟而旋師是役也拔險砦十九效首功三百
皆劇夷還被虜漢人以千計復侵地百四十五里兵
威大振而公意主招來降附耳不欲多殺爲功夷人

懷之論功陞俸一級賜白金十五兩晉爲其省參政
仍故輅以分守兼糧儲邊寄益重公亦益明習邊事
條上中鎮善後十策皆見施行北虜遁松州幕府趣
公入計公馳之塞上夜度鐵龍橋橋以鐵索傳板維
其端于兩岸下臨數十丈波濤震蕩行者戰怖失色
公履之自如抵流沙關登高望虜指古維州城慨然
曰此邊疆要地沒于番今雖少創而黑苦巴竹諸寨
猶雄逞吾不忍虜而恐蕭牆矣因選卒耀兵發火器
番人震恐歸命公厚撫給之使遮虜其他防禦計甚
悉虜不得志遁去未幾黑番亂用公策以定公

獻徵錄

卷之八

七

以歸屯饒爲奸豪兼併使兵食坐困可嘆也乃嚴爲
勾稽復屯田八千九百餘畝採木事竣公以勞賜金
尋代藩伯入計歸晉其省按察使未幾晉湖廣右布
政使尋轉左公在楚藩斤斤節縮至交際常儀皆裁
罷筦庫吏進羨金公驚却之籍其金白諸臺使甲午
試士公職提調方竣役圖修觀事而魚鮓之命下矣
始公治郢上時守備瑄王某恣睢不法縱爪牙奪民
田四萬七十餘畝公按治之還其田于民王敗代者
瑄孫政以公戒諭稍戢比公長楚藩孫以 上供事
其鍾祥令搆所公左袒公不應未幾孫死二憾黨力

謀傾公公坐此譴矣而公亦正有乞歸意友人周觀
察謝事歸涉公造其廬嘆曰孤鴻已摩天去吾儕繼
稍梁跳躑躅羅網中耶失官之日怡然就道故居在青
溪上結社談詩自號秦淮漁長南曹諸公造門請見
皆辭謝旋去之山中里逍遙田間有園久蕪治其半
畝曰半園喜白少傳從前日月皆羈旅自此光陰屬
散人句榜于亭寄汎焉一日方晏客浮白甚歡越宿
病作語孝廉曰適夢至一所守者肅余入請勘藏錢
余不能辭將去汝矣遂令孝廉扶坐復曰期屆矣遂
瞑時萬曆己亥四月八日距生嘉靖癸卯十一月十

獻徵錄

卷之八

七

四日得年五十有七公天性忠孝橙墩公以公貴壽
踰八十乃終公猶以晚年不及奉菽水爲恨既廢處
每遇慶節必簪衣冠望闕稽首曰此臣禮也叔兄博
士君欲分異公爭之不能得乃受田廬之最下者以
圖書玩好盡與博士君曰兄守卽吾守也居官所規
畫皆爲百世利而在蜀尤著先後中丞徐公李公皆
倚公如左右手其移總鎮松潘調副帥建武募兵建
堡諸策俱出自公西陲至今賴以無警云

湖廣左叅政黃君焯墓志銘

徐階

往子在延平所與遊者兩人君及諫議劍溪鄭君是也鄭君爲人慷慨尚志節而君冲夷簡遠有脩然之度兩人者其氣味不相類然皆與予好也其後予督學江西鄭君卒今予幸登臺而君以嘉靖丁未二月七日年六十五卒自予去延平至於今十四年耳而兩人者相繼淪沒夫兩人者予所冀以爲且復用者也而皆已不可作予寧能無法然哉君諱焯字子昭龍津其號延平之南平人君生三十年舉正德甲戌之士拜南京禮部精膳主事滿三載封父如其官母獻徵錄 卷之八十八

吳太安人迎養之官邸已卯寧庶人叛謀言將犯金陵勢張甚君入再拜言曰兒有官職至當死大人其行矣於是家人盡哭君終不色變辛巳遷儀制郎中黃人子入太學後期緊治之如法嘉靖癸未遷知永州人情不事耕作其就死輒破產飯僧及無以葬則與而委諸野尤恥貧賤苟貧賤矣女子雖字舍之他適苟貴富有氣力卽往往奪人妻君至痛繩之以絕故事有司用兵九議諸蠻費皆自民出而郡有鹽引錢率給私使君悉斂賄之曰以是供軍餼後遂不敢有盜鹽引錢者九疑相傳有舜塚爲置祀田設守者

二人作濂溪先生祠闢東山書院聚博士弟子教之

又廩學子楊成章貢之州人以是知學庚寅遷湖

左叅政會其使病君攝事再踰月名聲出使上人咸

望君爲真而君素不能飾言貌以悅於世數曰吾幸

有親在得歸效一日之養足矣壬辰遂致其事尋觀

物園奉親讀書其間朋舊過從破崖岸與之接及有

所請屬執拂衣而起蓋予與君遊三年未嘗見君言

之及私也予是以敬君而往來於親物益習君亦不

予而進其諸子前後受學焉今其丰神面目猶宛然

見之而身則既卒且葬矣君平生喜爲詩文所著有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八

尋美堂政錄五卷修來編中庸讀法貽光堂集

參政王公泮傳

王泮字宗魯山陰人嘉靖進士萬曆八年知肇慶府十二年遷按察司副使分巡嶺西亦治肇慶惠愛和易士民見者語次尋釋甚有恩惠未嘗疾言遽色於人而確然有執難門生故交無私也好爲民興利興學校後歷水由城東石頂出收皆畝一鍾且束地宜有蓋則導後歷水溢水入江宜橋之則橋躍龍潭居於石頂之上於學宮便則建崇禧浮屠通北港利高明通其港高明學東空曠宜浮屠於其東郊大治肇慶陽江學宮又爲陽春學置田便於士民爲獻徵錄卷之八十八

湖廣參政林公偕春墓志銘

陶望齡

先生諱偕春字孚元警庸其號少奇穎冲茂博通羣書補諸生有雋譽嘉靖辛酉舉鄉試乙丑舉進士尋選翰林院庶吉士以材器爲館閣師所重故事闕中館選二人唯一人留是科先生與莆田陳尚書經邦俱受史職先生爲檢討戊辰分校禮闈明年以告還又明年還職萬曆癸酉同修肅穆二朝實錄展書經筵管理誥勅甲戌錄成進編修先生性嗜書好古及官詞曹每請休輒送書肆杜門息交游泳文苑該習典章意尚深遠人莫之測也爲人直躬曠宇賜如獻徵錄卷之八十八

垂流俗至於是非成敗之故坦然明白輕重緩急亦
常有繫人雖以僕爲不能僕不甘也然名不登於首
列交不及於顯官終日窮年兀然自守平生所知契
一二人耳而或以僕爲能僕不敢也夫以僕之能不
能尚不敢自決而況於當塗者乎既不肖爲能而
而又不欲顯然斥之直以庸常畜我我又庸常自待
甘靡寸祿是真無意於天下事者也天下事豈循常
局促舍已從人者所能成哉窮巷屏居門無車馬高
堂菽水良用快心祖母年已近邁恃人而行金石難
期喜懼交併朝夕奉侍亦足報劉暇時與一二弟姪

獻徵錄

卷之八

三

課文發其憤悱糾其紕繆輒然共適不待遠朋匪特
此也家有青山戶對流水朝露方夏稻苗盈疇倚杖
其間行人樹外牛羊自來農夫誇年歲之登童稚蓬
衣冠之俊知我者希則我者貴安能貶胸中之奇偶
徇他人之面目乎今日視耳聽之徒直謂我假耳不
肖非其事不以萌諸心非其心不以宣諸口雖在醪
酌譟呶之時而其言舉皆此心也豈有假邪匹夫抱
志萬人莫奪又何必降屈於今日求伸於他年哉顧
僕實有所大好僕幼而嗜睡長而多病比入館優游
歲月無所發明意未嘗不欲陟墳籍之顛採藝材之

獻徵錄

卷之八

三

實也故得錢卽以購書然燈卽以開卷意之所怡它
無以易雖未能周覽徧觀然已得其槩矣今必欲使
之俛首以就簿書易轍而事戎馬世情日新狂態如
故一無所成而萬有所失矣迺將築室雲山之麓洗
耳潭水之濱慕匡鼎之解頤希朱公之折角搜壁藏
之俗蘊發高閣之異同考經緯之彌文講太平之遺
蹟漱其菁華挹其芳潤然後芟諸史之繁蕪粹百家
之散佚續千古之道術成一代之文章身雖隱矣言
亦不朽語云人各有能有不能此則不肖之所能也
不識足下以爲何如及江陵敗錄素爲所廢斥者起
浙江提學副使以親命強行先生裁鑒精妙請寄無
所受每面發試牘至所屬生輒曰某公嘗爲若言然
若文劣固宜居此其所拔擢殆或疑駭後懸驗莫不
稱服代先生者晉江蘇公澥至今兩浙言良督學稱
林蘇蘇公敏絕一世名爲知人至取神骨物色之表
不能及也竣試時出命觴登覽生徒童冠皆聚觀之
先生召至前賜之酒笑曰對游山客可試共飲宗師
法不可干也先生骯髒不能細謹而部使嚴重他藩
牧事之皆謬恭視先生闊疎意不能容疏論之奉旨
調用詔下時方校越越士追送江上人人涕下不能

仰視先是漳浦有泊曰公溪官取稅以餉民苦之先生爲邑令言請蠲其稅令不從又言之撫臺語稍侵令令大憾之先生罷浙憲還未至家而令因以事中其家時訖殊甚先生歸隱操彌勵復不得已奉封公是行以避仇封公旅於姑孰而先生行詣闕候補鞭馬鄭南意不自得同年顧公養謙開府遼東致書以酒德爲言先生戲報曰昔人喻酒於兵兵可千日不用不可一日不備酒可千日不飲不可一飲不醉美哉此言可與論酒矣弟落落無成正可尋醉鄉耳而脾氣虛弱滯泄爲災欲效鄭公一飲三百杯竟不可

獻徵錄 卷之八

得安得使酒哉乃知器自有限此際亦不易也顧公飲中友故相往復如此無何以原官飭兵贛州贛方與岑岡之師先生檄上撫臺力言用兵妄殺非是時已成師不及止然以先生言獲原縱者猶數百人丁亥選湖廣布政司右叅政治承天時苦旱先生禱救甚勤居五月復坐言者罷歸更號曰雲山居士埽軌謝客時爲後生商略文課與同好痛飲而已晚歲頗好內典及丁父艱肆力形家之言或勸之著書輒對曰三蘇文章今人猶厭讀我復何有乎嘗爲人論爲文之法以氣爲主其言曰意至而辭生神來而句暢

行旅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吾於斯言有當焉先生老無子後舉子數歲而殤不勝悲吒遂有血疾疾時令人秦管絃倚而歌枕聽之迨亟問以後事皆不言獨引聲歌劉長卿上陽宮詩聲若金石兩手交舞其達生知命如此先生至行貞白費產不及中人里居有司例供輿皂皆謝却之宅憂日寢興至室中三年未嘗內也望齡爲諸生時客游燕不及試事與其曹百人補試睦州先生發牘首予以仁和今憲副張君鶚鳴次之翌日復懸花紅環城而呼會予發去不可及補試生率傷冗畏主司意不復望花紅也檄以

獻徵錄 卷之八

復以冠其先所試諸士予廩食於是座七大譁爭言以父故私之先生初不知望齡誰氏子也聞謗撫心而歎愈益誦言兩浙士有先望齡舉者吾不復相文後名第偶符先生爲一笑而望齡絕擬鈍德業無所底事後人此非先生所及也先生病革屬其嗣子顧德曰銘我必陶氏子故輒檄走數千里以戶部侍郎盧公狀來乞銘烏敢辭

湖廣參議王公豫傳

李康

王公豫字用誠世家河南之祥符其先皆節行不在
父和惇厚好施予贈禮科給事中公生數歲父母相
繼亡爲世父所鍾愛稍長嗜學不厭游邑校以才俊
稱試當廩食再讓諸同儕之窘匱者監司賢之景泰
庚午鄉試中式甲戌登孫賢榜進士乙亥拜禮科給
事中立朝蹇諤持大體不爲矯激之行天順丁丑
英廟復辟益開言路公感激論事上章疏最多顧不
欲留稿以故世鮮有知者是歲冊封天下諸王公詣
楚府爲輔行餽贈一無所受當時贈詩有操守一廉
獻徵錄

卷之八

王

清似水之句人以爲實錄庚辰殿試充掌卷官辛巳
安南國王黎濟請封廷議推公偕通政司參議尹公
旻往道經廣西聞濟內難乃飛騎上聞取進止詔令
還朝後國人奉濟弟願當立復表請上仍命公偕
翰林學士錢公溥持節往封至其境公與錢公議曰
泰茲蠻夷犷悍昧禮弗諭遽入或有忤如辱命何乃
移書論辨至五六既格服始入其國灝俯伏就位無
敢異事竣餽贈甚腆公峻却之交人有歌頌詳具使
交錄中甲申以年勞擢湖廣布政使司右叅議奉勅
提督太嶽太和山宮觀兼節制均襄軍民事公採爲

益廟威惠並施事神聖民精白無訛成化乙酉丙戌
遭歲大侵公悉心賑救無遺策賴公存活者甚衆有
劉千斤者嘯聚剽掠荆襄間王師征之公被薦督餉
時賊勢孔熾道梗塞公轉輸不乏賊既平受勅褒諭
時有諷公以子竄藉伍中微爵賞者公笑曰發功俸
祿爲子孫圖非吾志也已而上言卽襄通寇淵藪今
雖平靖尚虞有後變制曰右叅議豫其提督所司操
守城池防禦奸宄如有盜賊生發與鎮守總兵等官
計議斟酌施行公在均十年律已愛民如一日前後
凡奉聖書十有三雖事與中貴偕然心公而直中貴
亦知重公無所沮甲午秩滿軍民保留乞再任從之
賜食三品祿尋解印綬去去之日羣衆蕭然歸逾七
年卒壽六十有三

獻徵錄

卷之八

王

湖廣布政司右叅議方公勉行實 家乘

先君諱勉字懋德世居歙西潛里四世祖諱開先元明經中試浙江省提領揚州高祖諱應午號梅山曾大父諱嘉甫大父諱宏遠父諱永進隱德弗仕先君自少穎敏嗜學年十二三作為詩文如老成人語永樂六年補郡庠生後三年捷鄉書十三年乙未登北京貢科進士第選入翰林為庶吉士與一時登瀛州之士同食大官待用禁垣尋奏回畢姻陞辭命兵部給脚力又錫寶鈔為婚禮費十四年赴南京復任十五年邑從北京尋丁外艱二十一年服闋洪熙元年

徵錄 卷之八

四

至京除行在太常博士念母在堂乞所食祿原籍關支以代養宣德三年授勅命贈父文林郎太常博士封母謝氏太孺人贈前配汪氏封繼配汪氏為孺人屢進應制辭賦蒙恩資其厚五年乞歸焚黃省視次年丁內艱起復之任正統二年授行在四川道監察御史劾都御史李儀巡皇城四門審獲權奸王振家人即日 上聞巡五軍教場嚴奏鎮遠侯顧興祖并彈少保兼工部尚書吳中薦舉非人正統三年春出按江浙會試考官五爭首選先君遍問各經魁試卷惟春片獨優取居第一及開彌封乃桐廬姚夔印

今吏部尚書事完回朝力言浙江急務莫急於防倭而防海都指揮張蒼年老且貪不堪備禦乃誣先君嘗需海濱之物致生謗言俄而倭寇登岸肆行殺虜報至京始信先君之言明年陞湖廣按察司僉事往巡湖北等郡詣五開整飭邊務問奸吏數十追徵侵盜屯糧二萬石正統九年承順宣慰使彭世雄與蔡植安撫使何晟有隙誣奏世雄僭竊 朝廷累勅往治先君至辰陽密遣人微行觀其虛實世雄聞之驚疑欲變先君不避艱險躬詣其境召其屬南渭等州并各長官司官吏審訊之果無僭竊之實遂 上

徵錄

卷之八

四

聞錄展之罪十二年奉勅督襄藩二郡王府十四年獨掌按察司事時值浙江福建賊情緊急京師多事憂形於色食不下咽兼以苗蠻猖獗攻破城堡劾都指揮畢通等失機事 上命取各官招伏戴罪殺賊是年夏復巡湖南等郡添選軍餘民壯操守城池設法獲偽賊朱貫等差人馳奏處死邊民自是知懼不敢為惡九載秩滿赴京景泰元年秋授詰命階勳奉政大夫修政庶尹加贈父為湖廣按察司僉事母妻俱加贈為宜人十一月陞湖廣布政司右叅議食正四品祿二年四月蒞任遇連年用兵攘捕蠻夷督運

糧儲以濟大軍六年進聖節表赴京陳言二十事曰
養民固本曰推舉孝弟力田曰審賢擢用文臣曰論
功陞用武臣曰優待守邊將臣曰推選老人化民弭
訟曰崇禮南岳神祠英安南土曰建議行都司鎮壓
苗蠻曰租賦額重量折輕齎等事時英廟在南官
先君所陳言有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其諷諫之意
溢于言表天順元年兩考赴京以年衰乞致仕未行
二年回任又因旱傷條陳預備邊儲三年授誥命進
階朝議大夫四年蒙允致仕之請先君自歸家圖與
世利不相關拳拳以仁義忠孝訓教子孫雖桑榆晚
景猶手不釋卷八年朝廷優老奉詔進階亞中大
夫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客有至者先君與之談論當
世務疊疊不倦因呼諸子曰我平生為人惟一忍汝
當謹記莫忘是夜疾作甚亟然猶動不違禮至黎明
起盥就床而卒生於洪武癸酉卒於成化庚寅享年
七十八

湖廣叅議孝廉畢公傳
畢營井陘人父貴荅州學正以疾卒于官為時年少
窮不能歸喪遂棄葬于荅獨奉母李氏暨幼弟歸井
陘家業荒蕪營朝則經營力食夜則誦書攻文章尤
以父骨未葬為恨與人言輒涕淚文下不止正統紀
元之冬李氏卒驚哭踊幾絕水漿不入口者四日乃
諭弟曰毋歿無事于養我其歸父骨以葬遂裝絰叩
墓側朝夕哀哭之有野鹿當哭痛時亦為之悲將助
其哀又有兔領其繡遊于廬之前後動息如家畜者
忽巨蛇蟠門上不驚不愕若有所守眾始為異後如
其初嘆曰是乃孝感所致驚曰適然耳有司具其事
以聞詔旌表其門後舉正統壬戌進士授福建道監
察御史歷山西湖廣叅議廉官嚴明有清操學士劉
文介傳其事稱為孝廉云

朝列大夫湖廣布政司右叅議劉君誠墓志銘

何喬新

嗚呼天之降才鍾其粹美者固鮮能踐修以盡其才者尤鮮才美矣踐修力矣而享年不永不底于大成是則有命焉故吾於亡友劉君之死每咨嗟痛悼而歸之命也君諱誠字敬之世家廣平之鵝澤曾祖諱辛再世不仕考諱芳東平州學訓導累贈秀府長史母秦氏累封宜人君賦質明粹自幼知向學不煩督勸弱冠登進士第擢翰林院檢討輔導德王尋陞秀王府左長史從王之國賜四品章服王薨改寧國府獻徵錄 卷之八十八 四十五

同知仍食正四品俸在郡有賢聲應湖廣布政司右叅議君成童時喪其父悲哀毀瘠如成人事母以孝聞家貧爲童子師資束修爲養既仕凡俸祿所入悉歸于母錙銖不入私室每有賓客讌會先具甘旨進母飲食之然後出待客終其身以爲常嘗以公事蒞施州久不見母一日方治文書忽潸然不自勝從吏請其故君曰吾思吾母不得見耳長兄諸早喪事寡嫜敵而有禮仲兄誼爲邑庠生每歲分俸以資之其孝友蓋天性也少從國子丞闔子與學易既登第窮探力索務求四聖之旨嘗謂焦贛易林專取納甲飛

伏非聖法廼作周易衍辭其文與雅深於易者壁之又取漢唐宋詔誥章表可爲訓者作典謨遺旨楚漢以降詞人之作散見諸書君採其得三百之旨者作風雅遺音邵子皇極經世自鄱陽傅氏後知之者鮮君深究其理欲爲之訓釋而未就也蔡氏洪範皇極內篇擇法不傳君精思潛玩遂得其法且爲補其傳數之缺蓋其立志直欲與濂洛關閩諸儒同歸不欲以文詞名也其爲長史以禮輔王多所啓沃作千秋日鑒錄以獻王嘉納之及王就國汝寧在途淹留君上章諫王卽兼程以進旣抵國羣小欲毀孔子廟以獻徵錄 卷之八十八 四十五

廣于官君力諫不可廟得不毀嘗講書西伯戡黎君主吳氏說曰戡黎者武王也右長史趙銳主孔氏說曰戡黎者文王也君曰紂都朝歌黎在畿內豈有人臣伐畿內之國尚能退就臣位乎此乃孟津之兵首事于黎耳相與辯于王前王解之曰二先生皆先皇所選以輔予經義未明不嫌往復何遽見於辭色其思冠賈交歡之義君頻首謝其在寧國凡所設施務在安利其民不恃聲威以徼時譽上官或非之君自若也及在湖南所至教民築陂塘以備旱嚴保伍以防盜民

古誼論之不加笞罰或譏其

迂君曰吾道當如是也其居官廉俸祿之外毫髮不
妄取成化十六年六月疽發于背慮遺母憂有問者
輒曰無傷也疾亟以手拊床曰我死不足惜第念老
母不獲終養耳遂卒享年四十有八卒之日囊無寸
帛幾不能斂賴僚屬相率致賻乃克歸其喪嗟夫君
之貧窶如此其孝友如此其博學好古又如此其施
于有政又如此然年止于是位止于是豈非其命耶
使天假之年其所就豈可量哉是可哀也

蘇欽錄

卷之八十八

四

朝列大夫湖廣布政司右叅議華君山墓表

邵寶

君諱山字仁甫別號靜菴華其氏也無錫人華自春
秋來代有顯人入國朝以進士起家者若干人實自
君始君年二十一舉于鄉登成化乙未高第釋褐知
許州遷南京兵部武選員外郎再遷職方郎中改刑
部擢湖廣右叅議奉勅提督太和山諸官觀兼撫民
分守居二年乃自請致仕以歸是爲正德丁卯又五
年壬申以疾卒年六十有六鄉士大夫類知君忠朴
謙厚然君固亦有激發抗直者初君在許有王僉事
獻徵辭 卷之八十八 四
頃之子某者司馬馬公塔也犯法當死董僉事齡欲
曲全之君入分司庭辯至免冠頓天頓首不已董姬
謝卒抵于法鈞鄰于許徵藩國焉許有奸民兩以地
往獻凡若干頃君執不予董長史繁見許濠有荷華
之觀肆言欲請之君曰是不可以言爭即日令決其
水荷乃不華民免於擾臨穎民史經左誘其尹指盜
誣人尹故爲執政者友監司庇焉因減史罪君請附
誣告致死人律上下稱允其在兵部先爲武選後武
選缺官君以職方郎中攝其事稽世閭人遷代紀襲
惟嚴惟法不少徇其在刑部能以安靜息請託在湖

廣尤者介特襄陽民為成以罪滅死當戍邊久訟避
遣君立遣之戍逮者始獲安業道士有怙勢冒領膳
踰禮部數者君置之法郎陽饑寒無以賑君為發粟
賜粟或以擅告不聽房山為流民數新作縣治而未
賊君曰非備也亟請城之其他事類是者尚多若惜
弟近民者則固君所長弗論也

廉徵錄

卷之八十八

四八

湖廣布政司

張君諱萱字德暉

五居上海之高陽里得名張家浜張姓始

簡重不喜兒弄弱齡就業於伯兄萊守以英敏見奇
比長屢不得志於有司君益勵力積學不為疲也竟
領弘治戊午鄉薦登壬戌進士第筮授鄱陽知縣鄱
治附饒吏姦民哀號稱難治且歲輸無藝徭繁力屈
民以為病君至一切紓以惠政而抑強調汚獨加嚴
焉邑有滯獄君為疑者讞之濫者勿聽刑以平稱機
兵之役冗食者眾君令分番歸農以省工費之半
尚陰陽家說親死久不殯悉示以法里無留喪焉甫
三年以案治一小吏不假借吏遂巧詆君於上官坐
管調職至京師時逆瑾方醜朝士多濡足其門君獨
不往時論高之踰年得嶧縣君曰官可改志不可改
也嶧之豪右多匿丁田以輕賦君悉括其實無所詭
隱學官時傾側大為繕葺以敦歲祀故有五倉散置
君聚為一以便民且省斗級賣民有露宿者置漏澤
園泊義塚戒所在拚埋之諸所營辦咸取庀贖金金
無入私橐者君抱公履方不能偶俗以是失使臣意
至刺君於朝然輿論方歸望於君銓部亦廉其素待

不紂正德庚午改政和小邑也北城浙省每爲慶元龍泉諸縣流民所苦君嚴令慎防民賴不擾巨室多隱蔽田租致小民有無稅之徵君曰稅以田錯制也有徵無回毒在巨室爲覈免之簿書遂正巡按賀御史賢之移文兩浙以式先是庠士久誦科第君躬親課試登薦遂不乏壬申擢守茶陵州州境比江右民雜習悍盜賊多恃黨亡匪不可捕詰君類編其族威以連生民懼盜息山鄉豪猾有侵負官物者君置元惡於法民知更行永新民越境占田歲負稅餘三百石君狀其弊白當道言永新吏督徵轉輸以紓民困

徵錄

卷之八十八

五十一

至若禁市武均賑卹可以利民者靡弗實力焉巡撫安成劉公荆山王公又章薦君未及報以母憂去丁丑改潞州州有藩府輿役之擾且民以土紂爲累君悉禁之先是歲徵無定制右族緣以爲奸君善爲會計使邊輸存留輕重相等焉時逆彬勢赫赫君不難以身翼患民倚以安巡撫張公嘉其迹特旌異之無何擢湖廣僉事去之日民遮道攀泣相率畫像建祠以組豆君君蒞湖泉恩威兼著長寶二府報獲盜百有四十人君察誣引者衆悉原之尤嚴獄囚瘠死之案不得令仇家有所中傷時有捕蛇之役君遣囚徒

行得無擾良民縣城馬政多奸剝厥額外濫稅皆釐正其弊當道稱其名冠湖泉威加荆岳泊迹考最嘉靖壬午擢本省參議主糧儲先是侵剋積弊邊衛尤甚君立法禁處奸無所售卒以直亮不阿忤意巡撫引疾致政既歸怡情泉壑計跡城府構一亭扁曰願拙日課二子諸孫其中意豁如也居五年以疾卒時嘉靖丁亥三月得年六十有九

卷之八十八

五十一

湖廣右叅議致仕進階中順大夫東陽盧公煦
墓碑 文徵明

公諱煦字子春姓盧氏陽東之有盧氏自宋院判公
寔始寔四傳曰員徙邑之雅溪爲雅溪始遷之祖曾
祖宰祖洙皆不仕父諱和以能醫稱有所著丹溪纂
要行世以公貴贈刑部署員外郎主事母俞氏贈安
人公生天順壬午以縣學領成化癸卯鄉薦凡九試
禮部登正德戊辰進士越三年辛未授大名府長垣
縣知縣甲戌召爲刑部雲南司主事連丁內外艱戊
寅服除改授本部四川司主事辛巳進河南司署員

外郎嘉靖壬午

卷之八十八

五

起拜四川按察司僉事奉勅整飭叙
瀘兵備甲申陞湖廣布政司右叅議奉勅提督太和
山丁亥致仕明年戊子單思進中順大夫越八年丙
申正月廿四日以疾卒于家年七十有五公生穎異
而惻惻諄諄學務博綜然不事勦說質義揚推必求
道之所在以達於用既仕有官守遂用推之於長垣
卽仲由所治蕭也故有學堂闢相傳先聖講學之地
故祠敞陋撤而新之與學教民導以化本而納之仁
軌會於發隣壤流劫境上改圖城邑所在貼危而垣
備不素公練兵飭甲乘城固守矢心厲衆督率撐距

冠者而劫之權鋒折北無所失亡最後大獲
輜重散以享士復斥其羨以代民租民因不投士
亦用命迄用保邑完境而獲嘉之績爲一時最在刑
部尤號明審前後閣決不下百數析律詳明持義平
允傳爰論報未始軌法而於仁隱存於中諳練之
稱達於上下遂有蜀臬之命蜀去朝廷遠俗獷而
健豪民假貸徇賄倍息而叙遠所轄夷獠雜居負險
易動公誠心相循民用安集而軌道要束俾咸協於
理芒部土官兄弟讐殺官兵不能討議將撫之公持
不可謂事有曲直而難方深撫處可救目前而姑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八

五

息適貽後患計當發兵助順而相機進止時前政墮
弛民兵通蕩公料檢鈎撫悉爲緒正軍民方恃以集
事而湖南之命下矣湖雖專領祠事而兼撫郡裏事
諸勞出所守鈞陽適當顯陵孔道車徒結轍冠蓋相
望供頓次舍咸取給於鈞鈞民疲不堪命嘗
郎公爲科謫踐更使資力相當民方稱便而當道不
悅公者顧撫拾以爲公過然卒亦莫能爲公累也公
遇事詳緩不爲激印暴白之計然砥節履方亦不肯
靡薄隨人班資崇庫任運而已流賊之擾公勞積居
多同時有起邑爲廷臣者而公浮沉常調曾不爲意

其後繼歷南省聲稱甚籍一時薦進者雖多卒無有援之者而公亦已倦遊遂自引去平生尤事持廉初以進士督造獨靖王墳贖謝千金悉拒却之守官所至休請之外毫髮不染太和之役尤利源所在公雖操勅將事惟受計而已出納皆省一屬之中官雖供頓餐錢亦歸公帑有歲以新學官治亭徵或代輪運租利濟涉而已終無所取也家居以敦睦爲事首輯譜牒置義田修復先墓而秩祀惟謹篤於昆弟以協於族屬又推之以達於里黨姻戚有無通假患難相恤或有所侵悉置弗問而橫道之來亦弗之較晚益獻徵事

卷之八十八

五十五

敏靜蕭然事外竟以高年令終嗚呼若公者其古之所謂巨入長者非歟

布政司參議蒙菴劉君泉墓志銘 鄒守益

吾友蒙菴劉君應占望出叢桂以宋水部南昌郡男德言爲始祖至太常寺丞稅徙居山頭洪武有諱子遠者以明經薦不起教授于鄉祖諱威封大理寺左寺副父諱潮號東軒以進士授大理評事歷官至廣西按察使母高氏加封淑人應占以弱冠舉庚午鄉試第一明年登上第選爲庶吉士又二年授翰林編修考績進文林郎預典庚辰會試文衡 皇上嗣統上疏陳時務四事同修 先帝實錄以經筵恩受錦服銀牌之錫其冬歸守東軒公制服閱北泊臨清如獻徵事

卷之八十八

五十五

有所不樂飄然南歸旣而有新例翰林政事疏通者皆外補乃授湖廣布政司參議卽上疏致其事時年三十有八矣歸之五年癸巳六月十二日卒于家娶周氏封孺人無子遺命立其從弟永之子而襲側室女一甫二歲許歸彭某以明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葬于密湖祖塋之次其叔父浣及泗致其宗兄漢陽守本用狀以來徵銘予與應占同生于辛亥而二父同官于廷尉其後同試于邑同升于朝又同歸于鄉非子誰宜銘者顧應占平生無留稿家復失火雖疏四事竟無一存者故狀述之甚略乃追憶而誌之始君之

在張也東軒公以周易筮之得井之九五故名之曰泉字之曰應占甫成童日記數千言屬詞滾滾遂有聲京師年十七與予偕試邑令吳公景駭之曰益當魁天下泉當魁于江西其後果然既發解入讀中秘書謂功名可立致稠人廣坐侃侃論天下事復以諧謔濟其辯博又善奕往往屈其同列以是寡與合者獨雅善楊狀元慎數以策于石齋相國相國奇之遂留于翰林其後歸省于家三年復北上豪邁自負不隨俗類仰見逐勢射利者切齒欲折其角逆濠方煽亂能禍福人復以利餌縉紳獨應占倡言其惡激臺獻徵錄 卷之八 壬子

諫劾之功者以是陞要階應占每見執其牙牌曰何從得此其人感謝曰劉先見劉先見云其泊臨清也時方議大禮或驟遷或黜或戍或捷以斃應占拊腹遶舟行自相答問曰能黜以捷乎曰不能驟進乎曰不能能黜乎曰不能曰是三不能不歸將何之及奉例外補也應占自計與用事者有年誼或有場屋雅禮遇當異於眾及見于朝房立交一二語或坐之隅乃咄咄自悔曰癡男子乃以一官受人侮耶知厚者相率留之竟不能挽時盛暑旅邸湫隘又恥與人接而胸中磊砢日取醇酒澆之頽然獨醉蓋自是有酒

疾矣既歸日蒔花卉雜置山石與所厚高談縱飲夜分不為止族屬數千指能以才略聯屬之無少長智愚豐齊皆歸心焉豪家有侮者以身任之雖勞且費不惜復居市之南樓隣黨而約之曰犯吾界者羣攻之聞者相戒勿犯或謂之曰仲尼之徒乃為桓文事耶應占瞋目曰喚豎子為桓文不愈於為戰國乎予扶疾南歸應占過語輒移日常從容問曰曩辛未之夢也曰廟上流芳並千古今落落如此誰當為流芳者予曰在德義不在爵位吾郡之人物必稱忠節稱廉介稱道義而高官豐貴不與焉至或有遺臭矣吾與子患不芳奚患其不流應占由稟語曰吾不能剛制于酒又以無嗣比女色此齊宣之疾也故雖善不能行予握其手曰蒙菴讀書萬卷獨不聞兩斧枯樹之危乎加餐可以養生寡慾可以種子子東軒公之金注也胡為自輕如此應占感其言為之止酒出宿于外蓋幡然有意矣既而酒伴強之飲且諷之曰不近女何由得子嗣醫不能効疾亟猶屬其族捐所佃官地構祠以祀始祖族人皆掩涕辭色不變既革矣太淑人號泣問後事井井有條雜戲謔竟不至悵感云嗚呼以君之才與位與年宜展矣而遽廢既廢矣

東謂將復起中丞劉公節疏薦之矣而竟不獲展然
觀其嚴田捕盜之略亦可槩見也已田之覈也有田
者胥忌之應占獨曰吾田連數都不爲少矣然終夜
以思終不可以一身之私而廢一邑之公其後謗誦
四騰當道亦眩矣草書數千言以達少參朱公統辨
析利害粲然如指掌竟賴其力以濟西盜方熾應占
揚于衆曰吾佃連數都竟無一棄者是何羣公之衆
也無縱交通無避淵藪諸賊奴如狐兔耳衆畏惡
其語掩耳走然貧弱至今誦之銘曰瞻彼豫章風而
揚噫飲之以冰霜棟明堂噫中道而撥誰爲之殃噫
廖徵錄 卷之八十八 五九

三峰嘯峨蜜湖洋噫尚千百年莫之毀傷噫

朝列大夫湖廣布政司右叅議後江楊公言墓

碑銘 張時微

余嘗讀載記見夫忠而獲譴信而見疑流離擯斥甚
或齒劍以死蓋深心傷之夫祿爵者士人之始願也
生者恒情之大欲也舍所願欲而徼其所不欲不以
華袞毀操不以嚴誅改舌豈其性獨爾殊哉亦誠有
所好也方後江楊公之爲給事也適大禮議起廷臣
不當 上旨元輔去禮卿去諸曹言者去繼而諫臣
杖百司杖文學侍從又杖且戍且死而二三儉人方
奮袂躍纓橫肆醜詆以鑽 上心此其時猶烈焰之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八

五九

不可撩沸鼎之不可探也而給事中則披肝吐赤侃
侃無所避忌不惜喪其元又何有於祿爵哉推此志
也卽有嵒岨之行君子猶將諒之而況譏曰不根卒
從放免以死悲夫按狀公諱言字惟仁系出河南太
一府君驃騎將軍後有從宋帝而南者家於慈谿是
爲大方橋楊氏至諱子春者永樂間贅鄞畧湖之祝
氏遂籍於鄞子春生時祚時祚生灝灝生明彝是日
拙菴公奉政大夫四川僉事則公父也公生而爽慧
稍長客試之對卽應聲就對輒多奇讀書日數行下
弱冠遊學官遂籍有雋譽開門授弟子經蓋屢滿其

戶矣正德丙子領鄉薦庚辰舉于禮闈辛巳賜進士授行人使于代而代王故好學以公名儒賓禮益甚隆也公乃爲諸生說易諸生卽翕然師事之其後以易舉者凡數輩復命未幾而代亂王出奔朝議求所以安代者莫如公宜公往而代安王乃歸國嘉靖乙酉遷禮科給事中時方以大禮故臣僚更相水火而張公穆桂公萇陰脅公使附已不與乃屢疏抗議大

明

陛下考獻帝而祀之觀德殿明親親也不復

躋於太廟以干正統明尊尊也斯協諸義而協者也

獻帝雖有是德非若周文武之興王創業也而欲襲

世室之名舛矣我

太祖

太宗既正祀世室而復

參以獻帝可乎至以獻帝爲所自出之帝是前無祖

宗也以獻帝爲禰而宗之見近無敬殺也諸所云云

皆爲不經

陛下前既罪賢士劉惠之言而今乃納署丞何淵之言前既僉禮卿席書之議而今乃拂書之後議臣不知其何說也臣非不知陛下順旨則喜逆旨則怒不逢喜而逢怒豈臣之情哉義有不可卽殞首闕下必不敢奉詔臣謹昧死以請已又奏書曰先帝晏駕時江彬挾遂軍四萬圍爲不軌内外洵洵矣元輔楊廷和不愛其死以密謀誅之頃刻尋定

策立之計此社稷之勲非止開國佐命者也卽使有罪猶當十世宥之今以奸人之言既褫其爵矣又逮其子若壻矣乃又聽百戶王邦奇之誣而盡逮其鄉里此何謂者臣謂若編修葉桂章輩有憤非辜非卽縊耳夫以未彰之罪而殺旣去之臣豈國家養士之意乎至言費宏石瑄之陰私曾無左證尤大無謂也惟陛下下財察之若以無籍暖昧之詞成師保大臣之獄能不爲聖世一大累哉書奏上大怒刑鞠于午門至折指慘矣而終不易詞謫判宿州已乃稍遷溧陽令蘇州府同知南京刑部郎中改南京文選

獻徵錄

卷之八

六

司益稍稍起矣而忌者傾之又謫夷陵州知州稍遷

荆州府同知四川僉事湖廣叅議亦又稍稍起矣而

忌者復傾之遂籍籍以歸此所謂忠而獲譴信而見疑者非耶公之謫也所至剔奸興利澤化浮洽溧則祠夷陵則祠諸久近不同要之頌德無已也當其入蜀也舍于驛中夢祿衣郎進曰忠良胡爲乎來哉詰旦谷之則葉桂章以被逮至而自縊語其狀甚肖昔公所論救語獨縷縷者益其感哉其歸也則溧陽馬氏有怨而風南臺乘章擊之其所論則分守武昌事而公則未嘗一語武昌也天官考功郎傳君願知公

者也爭之不得而謂公曰盍自白乎則歎而謝焉公性篤孝友仕不忘親有甘旨不遠數千里致之餘祿雖微盡以歸父翁置生產與伯季共沒齒無間言視女兄弟之嫁者猶在室視兄弟之子猶子有無相通戚休同之諸子有資行者延師以教成而業於膠庠則資之不匱家居角巾布袍崇尚約素曰吾以爲子孫倡耳諸以豪侈相矜高者必痛誡之曰吾死不願女曹有此行也公生弘治改元戊申十一月十有三日卒于嘉靖壬戌二月二十四日享年七十有五公卒四年墓且宿草矣公之子持戴數以隧道之文爲

獻徵錄

卷之六

三

請余疑其欲諛也而宿諾者久之已乃斷於心曰文以徵信耳奚諛而可遂據其可信者而著之篇銘曰虎豹九關時弗憚乎而濁大聲以呼羊腸九折時弗憚乎而獨叱馭而驅彼含沙同影者豈其無所而獨公乎是庚嗟乎嗟乎弦直者曲乎玉潔者汙乎子哉後江奈何乎斯人之徒興

朝列大夫湖廣布政司右叅議吳公子孝

皇甫

鬱鬱蒼蒼有山曰陽玄廬帝錫永祔寵光此延陵吳仲子之墓也公諱子孝字純叔別號海峰晚更龍峰自延陵而降世爲長洲山塘里人生而穎悟絕倫考文端公愛之甚五歲占對七齡賦詩敏出過庭美由卽席且機辨響捷長於典謁遂使字父謝愆呼友起敬云李文正程篁墩並爲學士一代偉人文端公時爲編修攜以往見戚深器之至弱冠博覽得於兼行玄思成於宿構將濟世匡時乃著說守以見志焉隨

獻徵錄

卷之六

三

任留都喬司馬座客常滿至則盡傾王新建門不妄通見輒嗟晚名益振於諸生間矣壬午舉應天越巳丑皇上臨御之八年也天下士舉於南宮者三百二十人吾蘇十有六人公爲之首及賜第選爲翰林庶吉士上方稽古禮文銳情經術延攬俊乂殷潤皇猷有若吉水羅達夫會稽楊汝成陳約之西蜀任少海熊叔抑東魯李伯華上黨吳仁甫江左唐應德公與余十數子者數緯國之華星挾天之藻雖駁馬之輩相得而快甘泉之遊然終澤之屬交嫉而興洛陽之譖吳氏後曹給事與公於開庭王中郎忤宰於省

聞曾湯二曾皆批龍鱗而抗萬言視鴻毛而輕一死其餘數歷中外蜚英聲騰茂實者莫可勝原我明得人於斯為盛矣然不克久奉清班超踐崇品命之所遭亦略相似也先是文端公喜業紹於池毛履途追於鐘漏由南部尚書乞骸東歸避賢者路嘗哉公初授台州推官便道過吳獲展家慶因欲陳情奪於父命而止居台三載擢廣平通判夫以藝苑之英出為理官以臺諫之器置為郡尉大乎常格人共駭惜恬不為意恪供職司折獄平反越號神君典牧蕃息趙稱良吏以恥視刑案不對馬曹徒守文牧而不閉吏

獻徵錄 卷之八

四

局者哉文端公聞之移書嘉勞亡何以廣平最拜為南文選主事至則堅請侍養竟蒙予吉酬其初願孝哉乃竭力娛親大構別業昉平泉以治園擬東山而營壑臺榭亭館之華林竹花石之盛甲於吳中園有踰者郊莊開驛賓客饗臻鄰架儲書子孫絃誦他若賜金築施懸車許借雖文端雅量能成其志者公也里人慕其風口生男當如吳仲子今三賢堂所集後學彬彬向化皆公造焉壬寅文端公八十有三薨執喪毀瘠恤典加隆備其哀榮從公請也乙巳起家攝禮部精膳主事尋陞光祿寺丞去羨裁冗著為甲令

所減大官之費歲以億計自是寢有列卿常伯之望以忤剛毅介直奸面折人過兼之持論峻激不為脂草澳忍忌者毀辱其短政府銜之銓司希旨出為湖廣右參議分守下荆南道提督太和山公歎曰天台武當世謂福庭靈窟何幸兩為仙吏他日盡死牖下魂魄當遊二岳間也奏惟行部齋服謁祠殿則延眺於鹿門致慨於峴首口龐公叔子獨何人耶太和歲例出納悉委所司乃稽其藏籍記之權璫斂手銷銖莫敢私者陰者憾焉庚戌察吏坐譏免官廉吏可為而不可為信哉由是浮湘江遵鄂渚下赤壁邇采石

獻徵錄

卷之八

五

而還如平屈原懷買傳諸作辭多不載閉關卻掃葺其先人之廬鴈咏其間家隣虎丘每花辰月夕或杖策攀躋或操舟沿汎狎魚鳥以留連從林園而忘返辛壬癸甲之歲師旅方殷饑饉相踵凡備倭輯盜禦早防潦臺省造門咨訪規略多出公議較若指掌賴以輯綏終不自言家居數載余亦自滇免歸把臂甚驩命酒慰勞相信益深凡有述造示余商確評定之玉涵集余所選次并明珠集皆為之序昔左沖假寵於士安沈約邀賞於元體其槩一也追昔彈冠京釐策馬交馳聞鷄蹴起當是時入思論道於東觀出思

銘勒於西域乃今徒以雕篆爲伎鉛槧垂鑒
朽豈余二人之志哉所期共保玉體俱享黃髮癸亥
之春忽染痰疾步履稍難言語遺誤竊爲憂之七月
八日避暑虎丘再宿疾作返舍危坐揮藥不御中旦
長逝矣距生弘治丙辰正月十一日春秋六十有九
天胡不稍假俾臻古稀也悲哉公配顧氏封安人所
生五子長曰尚朴以文端廩應拜京職次尚文郡學
生又次尚默尚潔尚遜俱太學生潔先公卒孫男八
人亦皆駿發所締婚媾俱鼎族云公善誨諸子逮孫
並爲儒流一洗統習雖所室別開銅盤異饌將以勵

家徵錄

卷之八

七

之而龍翔桂挺方之荀賓友于觀摩之力也小有過
差不爲譏讓潛目改省無傷和氣焉公豐頤便腹朗
目修眉聲如洪鍾每酒酣耳熱引目微眄掀髯宣吐
謔浪唾咳文采煥發聽者咸避其鋒歲時伏臘薦享
虔肅至敦睦宗姻蒙舉火之惠矜卹孤寡殯分宅之
仁人有緩急力能解紛事有不平慷慨爲理援善
類捨護瑕疵皆人所莫能及也所著有說守問馬集
仁恕當日錄玉涵堂集明珠集平胡論及序記碑銘
若干卷行於世重修宋史殺青未就以俟後人字學
廣歐稍變戈法詞宗晁吳尤長小令下筆輒成倚馬

可待得之者列開府之屏題載山之箋照乘掄輝徑
尺非寶也卒之時朴承諱自京數千里徒步來奔蒙
犯霜露不挾月而抵帷堂一慟幾絕孝行若此公有
子哉越明年甲子閏二月十日偕弟儉等奉公柩權
厝於陽山文端公賜塋之側俟吉乃葬彭徵君狀其
事王岳伯著爲銘互闡幽光都無遺絢矣謂余與公
卒爲相知司直兄子復嬪於儉兼有世睦之好屬余
表之夫萬石孝謹公儼其醇大丘長者公駿其風顏
氏義方公迪其訓河陽拙宦公戒其多子長史才公
纂其緒少陵詩律公嗣其書從公游者易名於蓋棺
稽法於史氏謚曰貞毅不亦宜哉系曰延陵亮節千
載以遐德徵匪墜季仲之間鴻筆色採刊石永堅余
表其大揭之名山

家徵錄

卷之八

七

湖廣布政使司右叅議雲龍蔣公勸能墓志銘
餘姚蔣氏自諱彥祥者始故江右南昌八元至正中
刑餘姚州事因家焉入我朝至嘉靖戊戌澄江公始
登進士上州倅公七世澄江公諱坎歷官臨江知
府有子六人其第二是爲雲龍公公諱勸能字汝才
年少善文子于補邑弟子員尋以貨入太學丁巳余
從先文恪公之南都遇公於臨清始識公辛酉公中
順天鄉試乙丑登進士授行人公冲雅有儀見人色
溫溫然又工於專對嘗使秦藩唐藩所在人敬慕之
咸謂必入臺省會當路有忌姚人者止擢祠祭主事
是歲降慶辰也庚午晉主客員外郎遷澄江公艱
歸公酉起補精膳萬曆甲戌奈從公後備員主客是
時書中多知名士方共訂讀書約欲兼通今古先讀
經濟錄吾學編次乃讀左氏傳班范諸史經濟錄者
新安人所輯明興以來諸名公書疏也而吾學編者
鄭端簡公所纂我朝史也今書日一卷古書半之各
以意加評點十日爲期公退時集署中各攜所讀帙
來直會者一人朗誦遇有疑則共相辯論余因得聞
公餘教公沉細不爲枝蔓談衆紛爭時公默然聽之
間出一語折衷慨中的余深心服焉乙亥擢精膳郎

中丙子出爲湖廣右叅議分轄衡永寔駐節永州未
與廣西界峒徭爲患時道州甫披擄公詢鄉民知有
徭老者爲之謀主乃集兵爲勦聲而陰用恩惠撫之
於是徭老懼諭其衆歸所掠公因召來與語爲除其
罪曉以禮義又立社學簡其子弟教誨之鄉人悅服
而廣徭攝公威德終公在楚皆斂跡莫敢擾承以徭
警嚴夜禁犯者輒斬首奸民或乃曉遷卒報其私伺
殺者死間里以安公內明而外寬其政以慈惠爲本
不屑屑求名然仁澤及民者寔多永屬邑零陵易治
以附郭稱繁官全設而祁陽在郡東北民狡悍多盜
官乃不備公請捐零陵簿以益祁陽兩邑至今便之
零陵有要人氣焰甚張宦楚者多屈意奉之屢以事
託公公不爲意因構公已卯公丁母太恭人艱歸遂
中白簡時直大計余在驗封而考功郎者公之同年
友也爲緩頰解於相君相君內已有主乃佯曰此人
無大過第才不任刺耳遂從錮一級例辛巳直指復
加重劾時公離任已二年又計榜旣揭何深求如此
莫測其故直指臨江人澄江公舊守彼郡疑或有宿
怨未知然否然公自此不仕矣永州龍興寺有息壤

柳子厚嘗記之謂隆然負碑甕而起者步四步高尺

五寸始爲堂也夷之而又高凡持掃者盡死由是人

豈敢夷子厚曰南方多疫勞者先死彼時掃者其死

於勞且疫耳土烏能神余亦以焉然公在永州時彼

要人冀攘此寺爲宅郡邑皆唯唯獨公持之不與公

歸後數年地竟歸彼土功興執役者八人一日盡死

未幾彼要人亦卒宦永者貽公書曰使公早與之則

向時彼已死無能害公矣余與公相共驚異按古籍

息壤有二一甘茂盟處一卽此所云鮫竊以堙洪水

者未知孰是觸者死前後皆符然則理誠不可窮柳

獻徵錄 卷之八

公以勞疫當之者亦臆說也初余同公在禮部時寮

友皆相契者情好甚洽余初入仕不悉世故妄謂仕

途多賢可時時得師友及後徙他署則不能然卽禮

部至今亦皆謂不能如他日之盛然則昔所值誠爲

希遘是時余邑三人尚有鄒方伯國材今諸公皆躋

顯位不亦享榮名獨公抱憤懣以沒可爲太息公每

與余道舊故未嘗不歎感念也公家居惟好讀書

所著姚邑賦爲人所稱有詩文集若干卷公生嘉靖

甲午十二月七日卒萬曆辛丑九月十八日得年六

十有八娶宋氏在官時妻憂行人賄賂封澄江公

中憲大夫禮部郎中前太僕人配宋封安人

通議大夫湖廣按察使羅君銓墓誌銘

楊士奇

正統四年五月湖廣按察司羅銓文衡卒於官羅之先

家撫之宜黃元初有仕爲吉水州學錄者遂家州之

東坊學錄孫再可再可孫繼道繼道子景泰少遊江

淮遂居山陽娶范氏生二子文振文衡也文衡自幼

敦茂不好狎共書冊不去手稍長充邑學生旦夕克

勤所造詣日出同輩有永樂辛丑登進士第宣德丙

午擢廣西道監察御史無幾丁內艱歸杜門謹禮謝

絕賓客服闋改廣東道時風紀頹弛朝廷陞通政

使太康顧公爲都御史奉勅選留賢俊罷黜不肖臺

憲一新節獨數稱文衡之才且良曰御史不足久

淹之也文衡襟宇闊爽而靜專厚重明於理勤於事

慎於法審於情雖未務必求至當同輩有室未通者

咸就質之部御史有疑未決者咸召咨之凡各道擬

奏刑獄率經文衡閱牘乃進一一爲盡心而未嘗有

矜色廣東民墾兵後荒田厚獲境內屯卒欲殺之不

得而忿結衆夜竊所獲民覺起逐之卒棄走其三人

失道溺死按察司論民三人抵死獄上文衡言於顧

公律竊盜棄財走上追殺者免罪矧溺乎公從之民

皆不死常州奸民告富家謀作亂所連甚衆奉命往按之皆妄遂抵告者罪其明治獄多類如軍千禮法者不肯默然刑部郎有私忿相訴聲徹堂上堂上官不能制文衡曰是可長乎遂劾奏忿訴者皆降黜堂上官以宥免會湖廣閣按察使有旨令廷臣舉端重廉能達於大體者遂以命文衡公議翕然稱允既至獄有繫囚二千五百久未決數日發遣殆盡人皆服劾弊剔蠹不怒而威時民間微詞繁夥有司往往舉錯踰制文衡憫其非得已也率從輕典惟受賂無所寬假每語其同官曰內執法獄議或失中有大理

卷之八

七

爲之平外莫爲之平何可以不盡心景陵令楊季安廉正不阿見嫉於州州誣其罪於鎮撫使已下楊獄文衡爲白之復楊官而正州官之造誣者罷之都指揮陳震縱私不法奪造御物解宇爲私居糾止其罪其武臣率陝威厲民前之持憲者異與莫能戢文衡一裁以之若武臣者咸誚其嚴卒不爲動歲饑近邑流民移集城下躬出撫輯捐俸倡寮屬出米食之齊

所遺舉倡家乘機買貧民幼女習歌舞稔歲父母倍直乘贖不得文衡聞知惻焉下令不予贖者罪之凡歸五百餘人奏減各郡驛馬千二百匹遞運所夫七

百餘人以舒民力未卒前數日猶力疾草奏言都司官係一道武臣儀表不可濫授今都司官犯賊率循例罰役復職武人微幸不知戒儆反爲得計作過愈甚乞自今如係軍功陞者但犯賊罰役後復其職發守邊總兵帶管操備聽調如非軍功係保舉陞者犯賊罰役後降復原職庶幾有以警肅下人從之所至虎同官如兄弟未嘗有間言永蘓之操始終一致春秋四十有七而卒卒之日湖湘之人如喪所親中外縉紳君子皆有喪良憲臣之歎

奏

卷之八

七

湖廣按察司按察使俞叔嗣行狀 高仲嗣

維我高之先蓋涪川人云初我祖義當洪武初徙處
祥符遂爲祥符人云義生清清生謹謹生我父珣珣
乃生我兄弟伯嗣叔嗣云叔嗣字子業初叔嗣之生
也母甄乃夢人擊門大呼高車者三母甄驚謂予父
曰妾將產矣厥夢若此妾殊震焉父笑曰此吉祥也
已而生吾弟云蓋叔嗣弱而穎特我父乃私心獨喜
是年提之官當是時我兄弟各無恙而相者獨奇吾
弟有匿犀因熟視予父曰君第三子貴當不可言願
先生無以常兒畜之也生五年而父條因以詩書教

叔嗣

卷之八十八

七

之乃隨聲響答而父條乃大驚謂我父曰君兒果奇
義相者果非欺其後遂購求奇書乃日誦數千言生
十六年著申情賦一首幾萬言當是時我乃與弟從
鳴皋君游而鳴皋君遂因杯酒以其賦傳云諸公遂
乃屈其座人蓋我大梁中諸豪由是皆流嘆以爲弗
如也是年秋試乃以文奇不中式生十八年而文始
中式云此正德己卯年也嘉靖癸未舉進士始爲工
部營繕司主事調吏部稽勲調考功陞稽勲員外郎
郎中乃論事頗與時忤遂病歸歸三年起仍前官云
久之又與時忤陞山西布政司左叅政久之陞湖廣

叔嗣

卷之八十八

七

按察使其在山西也仁恕明斷其巨者剖疑獄十二
事儒生栗應宏刊其事晉父老咸稱其神月及按於
楚五月而政平夏大水乃禱於山川諸神歸而病病
纔九月卒楚人皆流淚泣始君應聘較文盡得當世
知名士其所著有高氏讀書園集彙編集考功集晉
陽題篇散不及收者猶多由是著名海內其所交游
皆當世之賢豪長者事親孝事兄恭出入中外十餘
年其遺家人問安時時不絕家書必流淚封題常曰
兒不得視瞻左右予與吾弟別蓋七寒暑書每至必
口凡服食如何也吾流淚思君初君之未卒也其書
來言曰予生年未四十狀便如五六十翁矣子髮短
將半白矣書來未十日而聞其卒天平天平天禍予
兄弟果如此耶先是君送友人鄭人京持杯欷然淚
下霑衣鄭驚起謝曰公胡淚流如此也而君乃把袖
噓歎出聲曰予無見公期矣由是諸僚皆驚以君爲
不祥語也嗚呼人間胡不祥之有幾耶君號蘇門山
人語人曰吾慕孫登之爲人也娶袁氏累封淑人子
二公偶年二十又七歸葬我祥符鄭門原嗚呼予乃
恐其行之泯滅而不得傳也於是狀其事而頓首太
史公門伏惟有以采而志之吁其不朽已

又

霍韜

渭厓子曰高子業與世人交人謂之世亦宜嘗錢送中丞巡撫於江之潯潘泉同僚曰盍遠詣子業問候吏曰往年詣此旋也子業旋舟返不借遠詣初入襄陽有撫民副憲者聞子業至出迓徐吏曰盍姑遲待之子業曰予僚長也解纜去已而撫民副憲來子業接之于于如也山西有同僚論事與子業忤疑子業中傷一日集議僚厲聲曰某與某有怨子業笑不答其人復厲聲曰某與某有怨子業復笑不答僚有傍解者曰予聞高君時時稱君之長也僚乃釋然夫

廉律錄

卷之八十八

七十六

遠送中丞同僚曰厚也子業曰吾止諸禮也僚長不候副使謂憲副地道主也出遲不候禮之節也同僚忌且怒不辯不報量也不知子業謂子業傲實非也渭厓子又曰凡人文學優者政理恒拙自詭曰不屑云子業官山西有代州生江棹與鄰之人爭宅址將開陰刃族人致等匿二屍圖誣鄰人鄰人知不問全界以宅棹埋屍室中數年棹兄千戶棹狂殺其妻棹囑妻家訟棹併誣棹殺致事棹拷死無後棹與弟爭爭襲棹訟上撫院付子業鞠焉子業問棹曰致等屍在所棹對曰棹殺致埋屍其室不知在所曰棹何事

殺致棹愕然對曰為棹爭宅址曰爾與同宅居乎對

曰異居曰為爾爭宅址殺人埋屍兄室有斯理乎問吏曰搜屍棹室未也對曰未也乃命搜屍棹室掘地得二屍于棹立所刃跡宛然棹伏罪州人曰十年冤獄也石州豪吳世傑誣族人吳世江世澤姦盜拷虐死二十命世江更數冬不死子業覆獄牘問曰盜賊祇布裙一縠數斛世江有田若盧富行劫何也世傑曰賊餌色姦問婦柳曰盜姦若對曰姦也曰何時對曰夜日夜姦何故識賊對曰世傑教我賊名世傑伏誣殺人罪祁縣千長趙遠捕盜起家萬金嘗縛村民

廉律錄

卷之八十八

七十七

野寺誣為盜得貨遠僕更汙民妻慮僧發覺致民縣獄妻列狀上官遠曰民不死禍且及乃設謫給縣官縣官懼聽遠入獄磔民死擲屍獄外上官止治遠僕屬罪薄遠罰子業曰安有屬殺人而長若主不與者乎卒正遠罪渭厓子曰世言儒不能獄謂腐也子業通儒能獄不足多也惟是豪民殺人取賄如趙遠誣縛齊民家累萬金吳世傑構一誣詞殺二十命有司不察反右焉如是求怨魂不結疾疫不興災變流行豈可得也故為論次子業察獄三事例焉俾有司知職典之重云爾

湖廣按察司副使靳義傳

實錄

義字厚禮河南淇縣人洪武中以太學生任北平道監察御史永樂初出按北京糾治貪墨決疑獄滯訟皆得其情吏民畏服日恒蔬食毫髮無取於下時皇太子居守北京賜魚米以旌其廉且語左右曰靳義可謂真御史也未幾陞湖廣按察司副使首舉正按察使吳公悅都指揮王王奸賊之罪風紀肅然及是人覲以疾卒於京

廉徵錄

卷之八十八

廿八

湖廣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慎菴彭公疏墓表

李賢

公彭氏諱疏字毓敬其先鄱陽人宋哲宗時有諱忠泰者官於吉之安福子孫因家焉代有顯人至諱六者國子生未釋褐而宋亡遂隱不仕子孫相戒終元之世無顯者公之高祖祥翁曾祖芳遠祖古清父欽樂皆業儒欽樂用公貴累贈奉政大夫修正庶尹廣東按察司僉事母李氏累封太宜人人生子六公行三自幼卓犖受業於古廉退山先生蚤有時譽永樂甲午首領鄉薦戊戌登進士第觀政憲臺時營建京營大臣以公才可集事奏委督起應天諸郡夫役有司服其廉令出無敢後期者吏受賄者置於法夫道亡者當械公以誠感之曰能自首者免於是首者十人九漂水有虞真素以才力自雄為梗公列其惡狀真計窮而出公曰爾所以安於豐產者皆君上之賜也獨不知為報邪真叩首媿服自後無敢亡者明年以山東大役緩於運木復委公督之令甚嚴眾為公危公如期而還時侍郎李友直統其事嘉公能而延譽之公之名益著明年冬以親民職重擢公知政和縣御史李宗時巡銀場懼公不容其家人奸利乃妄致

廉徵錄

卷之八十八

廿九

以論
林氏
天下
管學

其罪謫徒沛中公處之泰然自得洪熙改元用薦者授臨清教諭乃作新士習具有程法諸生莫不悅服感激奮勵多底成才公在師廕凡三典文衡揚文貞公高其學行薦陞翰林編修公曰是職不易稱也益勵學志倦雖空匱不恤預修五倫書及宣廟實錄同事者服其精勤正統改元賜勅命文林郎時朝廷留意人才乃簡儒臣學行淳正者十三人授以憲職提督天下學校公與選中陞廣東按察司僉事既蒞任立教條嚴考課歲歷郡邑開導諸生凡黷舍廢缺者增修二十餘所書籍不備者咸刻而傳之嶺南士風爲之不變科目之盛幾於中州復兼督農桑黜陟官屬奉法不撓人服其公朝廷嘉之賜諡命進奉政大夫大修正庶尹尋陞山東按察司副使仍理學事景泰初罷提學改任湖廣奉勅贊理廣西軍務公益孜孜不憚勞涉未幾引疾致仕太宜人猶在堂公得奉歡膝下已而居喪營葬一循家禮處兄弟間尤篤於友愛相接怡怡如也立義塾以訓子孫暇則徜徉山水間自謂無樂以易之如是者五六年忽疾作不能言昇至正寢精神不亂意欲永訣乃秉筆以書有曰丙不見已外不見人又曰保躬全歸始終不移書畢

而卒天順戊寅六月也距生供武辛未年六十有八公爲人剛毅嚴肅雖燕居無惰容然孝友忠厚出於天性接人意誠而禮至尤謹於奉禮先塋在四遠者歲躬展省平居言論一出於正義有不合雖小不爲所當爲者雖違俗忤物爲之弗顧也於書無所不讀爲文雄贍追古作者所著有備忘錄慎菴等集若干卷藏於家

按察副使田君汝耕墓志銘

崔銑

君諱汝耕字勤父汴之祥符人弘治戊午年二十有一與子同舉遂業太學勤父博聞善辭又飭操檢三原馬伯循稱之曰見人之有技而不驚規人之過而溫乙丑又同子舉進士已以憂歸服除授行人選給事中是時劉瑾竊政瑾誅閹嗣其所行朝紀聿紊官惟附權潤已勤父挺立其間絕請請攻詞賦予既交舊而雅好何舍人仲默每過予兩人浮白吟詩慨時自憤曰引裾請劍者固丈夫許國爾顧事不當其會而情不中其款殺身無益章主之暴嗟乎嗟乎迹與獻徵錄 卷之八 全

心違命與世左是以西山有餓夫也然勤父遇事斤斤自信敢斷決值端揆虛位爭進者類禦徒然勤父上疏言當用大臣以忠諫去位如韓文等遭旨斥然不憚職又勅武率時源恃功淫縱遷江西提學會事江西雖號文邦士習謏恣尚請託提學官校試列第不合素所評輒吹讒徑去善宦者先陰訪衆議叅以今試者列名下之勤父惟據試文勤父雅好秦漢諸家書刻行史記往以舉業舉者勤父病其腐置下列又遵勅諭賢知府伍文定同知曹琥四人及教官十二人及退居御史安鼎及進士某俱上疏薦又勅知

縣及教官不職者十餘人憲臣及僚惡其侵官乃共升謫當考官時南臺劾之調山西方謫起共欲擠入不測然止言其乖方他無可摘也古所謂因貶見褒者歟自山西遷湖廣副使皆理獄清屯田修水利摧庾儲事靡不飭前後乞休者三乃得請時年四十五既還汴力田養母杜門讀書誦聲琅琅聞戶外病六經庸學傳注紛如靡統字稱句品思纂輯成一家言僅畢周易而已詩暨古文集若干卷勤父授行人在正德戊辰選給事中在己巳治刑科遷江西在癸酉十有一月調山西在丁丑二月遷湖廣在己卯閏四獻徵錄 卷之八 全

歲歸嘉靖癸巳三月二日卒勤父閑居者十有二年

湖廣按察司副使伯兄九峰公應垠行狀

屠應垠

屠氏故陳留人宋南渡時徙浙蓋昆第二人其一過錢塘居鄞一止嘉之鹽城後鹽城分爲平湖遂世爲平湖人自宋歷元子孫居積巨萬任俠有氣稱豪里中 高皇帝時凡里中諸豪悉窮治無所于貸而屠氏遂被錄徙竄盡沒入其貲吾始祖曾一公以出贅楊氏身僅得免未幾楊氏亦被錄吾始祖以他姓故復得免今乍浦演武場廣袤約二三里許猶相傳屠氏故居遺址云曾一生亨一亨一生澤民澤民生

秋徵錄

卷之八十八

八

湘湘生機六世有隱德而至吾先康僖公始克自振樹以昌大其宗時屠之居鄞者亦積至巨族弘德間先公位司寇鄞之伯丹山公位冢宰兄弟並列上卿焜耀當世於是當世稱著姓則江南有屠氏焉先公生子六人兄最長諱應垠字文伯居近九峰自號次應垠應圻應坊應垞應埏兄生而穎異先公鍾愛之凡一時巨公名士多遺事其門下韶訖聲譽藉甚弱冠領正德丁卯順天鄉薦舉辛未進士當是時賜宴恩榮諸公卿士咸與奉禮法兄竟被酒詞中頗詆及上相公卿士嫌其傲不遜是年進士選儲翰林兄以

秋徵錄

卷之八十八

八

故不獲與選授禮部祠祭司主事時先公請老家居兄得陳情予告歸省還改兵部職方丙子歸居先公艱執喪無踰禮已卯服闋收禮部精膳員外郎尋遷祠祭郎中人有建議毀京師諸淫寺事下部議議者多惑幻冥禍福立異有滑疑之心兄主其事一夕發檄遍京師盡毀諸寺無復艱慮其遇事剛毅類如是時武廟崩今 皇帝入承大統秩郊社禋宗廟殷祭上下羣方諸神以幽贊神祇百靈暨上 兩宮徽號諸大典禮兄與有勤勞秩當遷而少年多銳氣不能踴躍逐事守尺寸承奉大吏乃竟謫爲揚州鹽司判官鹽司者泉貨之藪也大賈富集諷刺易與況快快抱恨心日與泉貨爲伍其勢不克自拔士大夫咸竊稱焉兄至則執半守憲統御輕重未嘗與時俯仰以獲贏利以故富商不得持貲奸吏以待急輕賈不致亭次售賤以滯時公私兩利上下平準於是商人無不誦兄德者而兄廉聲日益起甲申擢鎮江府同知鎮江郡大而區沃且當東南之衝輻輳百物最號難治而同知者又非守若也才益難自見兄則審利病平煩劇區處中理不以位窘其才鎮江人翕翕稱之乙酉擢僉事按察河南攬轡矯矯肅然澄清之意殆

無伍也獨與其僚王公應鵬及其鄉大夫李公夢陽相友善一公者海內聞人也一日與李公登梁臺則顧相嘆口嗟乎此非中原故都哉方金人之南也羣醜鳥集酋虜狼越使宋室諸臣慷慨抱節因中原安土之衆豪傑憤恚敵愾之志北向陳兵人勇百倍則河洛不足言而燕雲可併復也顧乃畜縮疎望望風長竄神鼎陸沉君父淪沒豈世運固然哉夫亦寡謀失慮國無人之故與於是李公嘖嘖賞之又他日過夷門則顧謂王公曰嗟乎窮達有命顯晦有時數奇哉侯生才智不讓儀秦而蹇厄過之微信陵君則已

徵錄

卷之八十八

八十八

矣是命也夫夫信陵君之好士也大梁墟中今過之亦有執轡恭者否乎且人之於世生死瞬息無幾也所不朽者名耳今吾幸覽古之遺跡益以重懷功名之未立而後之人無所於聞也豈不傷哉於是王公則又嘖嘖賞之是其激烈慕義之志蒸蒸然必欲揚名當時垂功後世以故挈綱振紀禁奸輯良執法無少屈撓而士豪世家反目不敢視擬跡不敢行然稍尚操切雖同僚長者或意有所先則輒自爲之無所咨詢由是薦紳中多不協于玄擢湖廣屯田副使其爲政如河南時務抑豪右便窮困治最有聞乃竟以

故河南謫被論當調用時特旨致仕則衆咸歎焉以爲有所作大臣陰傷之也而事從中降亦莫可曉夫其廉以遠利詳以理賦嚴以督奸恤以柔民皆爾然可觀使嘗寧者矜其能寬其罪則業亦偉矣司於淺宦不能彈試可慨也兄爲人簡易高諒不羈與人交坦坦無他腸然亦倨慢且峭直又好譏人短長故多所致怨至其孝友天性篤至先公卒時諸弟圻以下多幼兄躡踊大慟口嗟乎父之誨羣子也躬自講授窮晝夜孳孳弗怠蓋俱欲教育爲聞人

徵錄

卷之八十八

八十八

湖廣按察副使沈公啓傳

王世貞

世宗朝際閩海之賈於船者挾島虜以通我奸民詔故中丞朱公澆治之朱公嚴於屬守吏鮮當意顧獨賢紹興守而紹興守亦慨然與朱公合筴思盡剔其奸弊守固以三尺奉朱公然內調劑之不使盡聽法而又不欲以已見德當事者爲中朱公以快諸奸民因併中紹興守遷爲湖廣按察副使矣竟用守事罷守固紹興所稱循吏沈公啓者也沈公雖失官然不失循吏聲以老壽終而諸子孫數十人亦多顯者嗚呼沈氏之天定哉沈公字子由蘇之吳江人自其誕獻徵錄 卷之八十八 公

時而母吳夢若麟爲薦者廩生公弱而父見背爲諸生閉倚有聲嘗構失產勢家且訟且讀書訟勝而書亦就舉應天鄉試更七舉始成進士授南京工部管繕司主事亡何而世宗皇帝當幸楚所從水道則南京具諸樓船以從具而上或改道耗縣官金錢不具而上猝至且獲罪尚書周公用意疑之以問公公曰召商需材於龍江關急驛偵上所從道以日計舟可立辦大舟而歸直於商不升而歸材於商不難也已上果從陸得不圓水衡周公乃大賢公矣中貴人請修皇陵錦衣朱指揮者往視之而尚書

宋公請公與偕往朱指揮謂公竊有請也錦衣故嘗遷部曹而指揮秩高於曹郎請以俟坐公唯唯朱指揮大悅有間公曰竊亦有請於公高皇帝制皇陵不得動寸土違者死今修不能無動土而死可畏也朱指揮色攝曰請如教已見中貴人而公具以前語對朱指揮復從傍曳之乃見爲飭垣屋以報所省復巨萬萬宋公益賢公不以官稱而恒稱爲先生當三載考北上宋公錢於郊曰主事固不當餞自爲國士耳既考最留主事刑部轉員外郎郎中時尚書爲開公淵積已賢公而公後先所承詔獄三十餘事獻徵錄 卷之八十八 公

亭情法間至損上威以信所守而聞公亦時時從中調護得不罪無何用能舉爲紹興守紹興轄縣八獨會稽新昌蕭山田與賦左累其長至賄產以償公平其額而殺之里俾輕而易完蓋久之人人稱便矣郡田於山多苦旱至廬櫛比苦火又濱海苦蠶爲虎者公禱於神輒應至虎復無渡海去其他政績往往類是而買船之議起蓋舶客許棟王直輩挾萬眾雙嶼諸港郡要緝紳利互市陰通之而持中旨恫喝公且授疏稱曰公弟上必郡受其利而公得善遷去公持不可要薦紳怨之刺骨公所以調劑朱公不見德

而與朱公俱中者也公副使湖廣時督撫侍郎張公岳屬紀功卽請從軍中往張公不憚曰往至不遺也戰危事而一旦巨測奈何公起謂曰故事也卽不在行而以級請賞誰爲辨者遂與監軍張副使偕之軍所卒狼跳挾一酋至此黑苗酋某也公絀之曰黑苗酋某久著勇而此僅遊寇必許也監軍不自得引去俄而黑苗酋某復出抄掠監軍乃前謝曰公定德我時官兵利級賞多所縱殺公令生獲口與級同自是全活者衆矣張公亦遂賢公且有薦而公已用紹興守罷公前後四爲南北曹屬守邵監司五受獻徵錄

卷之六十八

九

其大吏知而五公者皆海內稱名臣碩佐其賢公不啻口出然不能勝其郡之要縉紳與一二用事者至使與苛墨選吏俱罷可歎也公旣歸築室仙人山結詩社以自娛快出入儉素若不爲官者其教子弟治經術孝弟力田斬斬有法不輕出入公府而使者于旄以時至詢卽爲露見利病佐其守攤稅已佐其令築城度行而有私損弗恤也性好義急人之難甚於已嘗與計借還道過其師廬生癩傳其從者舟人藥舍之矣公要之所戰舟且夕謹視湯藥未抵舍而愈瘡竟不染也公博覽無所不窺諸經子史陰陽律

歷水利洪範紫微堪輿家言而尤達於易所著有家居稿南北稿西臺淨稿越吟稿楚吟稿鷄窠嶺稿由廠志南船志牧越議略吳江水利考杜律七言註晴意便覽若干卷公年七十有八至七死視履不哀四丈夫子一爲鄉貢士二爲太學生十三孫一舉經元二太學生五爲郡邑諸生十曾孫俱舉諸女三輩十人皆配字名族所謂天定者此也 贊曰蓋沈公嘗爲十二議議海云其集中自舩難起當事者以重屬朱公朝報可而恨夕不得致之迨朱公稍欲爲所欲爲諸惡朱公者朝報開而恨夕不得去之夫以朱

獻徵錄

卷之六十八

九

公才大吏人所望而佐之以沈公而俱不免何也築室道傍三年不成厥亦有居其罪者哉蓋又十餘年而舩禍大作乃稍稍稱朱公晚矣卽沈公十二議始固落落卒之邇策著筮何異焉然朱公矜峻重名節厚責士大夫而深誅小人卒之義不受獄吏辱以死沈公恢恢雖晚達而蚤困其所以施於後者宏矣

副使張公合墓志銘

喬世寧

公名合字懋觀雲南永昌衛籍上世江寧縣人自高祖傑成永昌遂家永昌歷三世而生志淳志淳爲南京戶部侍郎張氏始大公侍郎公少子也母狄安人爲侍郎公副室生公京郎公九歲能誦古文十歲能屬文賦詩稍長卽善書工畫一時以爲奇絕年十三時兄合貢如京師公賦萬里別贈之右圖左書書兼篆隸分行諸體諸名公見者皆嘉歎稱傳焉嘉靖壬午舉鄉試第一往侍郎公鄉舉亦第一滇中以爲盛事而公年又財十六歲耳後十年而舉壬辰進士授

獻徵錄

卷之八

七

戶部山西司主事尋改兵部職方司癸巳以狄安人憂去丙申服除改吏部稽勲司久之調考功司是年復以侍郎公憂去已又有嫡母沈淑人之憂甲辰起復考功尋陞稽勲司署員外郎蓋一官十三年不遷云是時公資望益重稍遷卽至卿次顧當道率多忌公乃竟外補福建僉事陞貴州叅議至湖廣副使而罷其治行在湖廣尤著會言官有不悅公者而忌公者又陰附之竟罷公歸歸卽病病無何卽卒蓋嘉靖三十二年也距生正德元年壽僅四十八歲嗟乎既奪其官又奪其年是天乎先是侍郎公好書公更好

書所至卽訪古奇書重賄之不卽手錄之積書至萬餘卷自少時薄舉業不爲直欲博極載籍究古豪俊之業而有司爲公建綽楔也公力止之以書白侍郎公曰是不過矜炫里中誰不知吾者與令人題名吾里中孰與吾自題名于天下也此其志益可觀矣乃今不究其施也傷哉公稟性純和與人交情儀殊厚終身不道人短長處父喪哀毀幾死修墳諸儀制種種精良公又以勞瘁病幾死今制大臣祭葬未三年者賜之半婦繼夫亡者不給侍郎公未三年而得全給後沈淑人又得給已又得廢其孫梧皆公上疏懇

獻徵錄

卷之八

七

請哀切上竟特恩允之斯誠孝所感非邪公家自昔產故厚公兄弟析產也各自讓以爲足願又不留約契爲子孫計今人兄弟能此邪公一意爲文不爲詩詩存者無多文稿數百篇與所作盡皆流傳縉紳聞公可不朽于世矣

顏先生鯨傳

郭正域

公諱鯨字應雲母唐未字時夢負人婆娑自月中下
于懷彌月夢如之俄而公生公穎慧悟絕人兒時從
蒙師學慨然志古聖賢往往離訓故自為悟解洞窺
性理又秉心高亮規行矩步不狎阿隨人以澄清天
下為己責嘉靖己酉舉于鄉捷聞聞母唐疾戴星徒
跣渡錢塘蒙雨行百餘里兩脰朱殷抵家母尚能飯
浹旬終傷弗逮顯庸也毀甚廬墓二載守空山隣虎
豹人不能堪丙辰舉進士丁巳授行人辛酉授山東
道御史巡青疏救京師民困其略曰今日商困已極

獻徵錄

卷之八

七

外象房歲派八千九百有奇而糜費二千八百有奇
京六諸倉歲派一十二萬而糜費四萬御馬三倉歲
派十八萬三千有奇而糜費七萬刳肉盡矣有司徵
解後時商價滯留幾五七年丁年應役白首拘囚此
當給散權要取盈窮苦公是以有財力者鬻充官
技投庇中常而中人薄產沽藥賣餅之家逃亡不免
就死無地乞令戶部自行糴買一切商人盡行報罷
更做先年減額疏上商因始甦富人馮漢者帖定國
勢貸子錢清卒沒漕糧梗漕政定國方有能于上
巡漕使者公莫敢發公方在事軍民投牒故伴不為

理漢意公庇已果持定國書來見即時出所苦公
訊皆伏論殺之其年疏請裕邦儲飭漕政一支折銀
謂國家歲漕四百萬約歲用三百萬而以百萬為贏
做古三年九年之意比歲議調議折漕輸僅三百六
十餘萬請以折銀給散官軍人情利銀而倉儲存粟
是因凶年改折之故獲累歲全欽之征也二恒班軍
三任監兌四查稽悞皆稱旨施行又請維舟之役不
論遠近四月過淮五月抵灣自鄒縣抵灣每舟一與
小舟四聽漕卒自運淺而剝深而止一省糧耗二省
夫力故事錦衣衛卒驕悍給餉之時擇請倉廩惟便

獻徵錄

卷之八

七

公下令集軍京軍一體惟官自昇不得自請又為議
罷海運癸亥按河南四方冠蓋貂璫旗校絡繹道途
閭里愁苦乃汰省冗費中使相戒毋入洛境兩河以
蘇伊庶人典樸者生而兇回走金錢京師內結毛尚
兩貴人張王二常侍外及臺省樞要分宜父子尤力
為地上所為立報所疏請立下又多布健兒飛騎自
河北湊京師為耳目招集亡命商洛懷孟間礦盜鳴
鏑之雄為牙爪諸所為不法罪惡萬端日伺上春
秋高調中朝有故即發監司莫敢誰何先是公將之
中州詣徐相國請曰有如輜車銀矢卒起兩河誰為

仇威寧王伯安徐默然良久曰彼內探耳目與衆矣寧夏南昌之甲錯實批之公曰正德時奸諛在朝人情皇恐今天子攬綱結綱何勞可乘試以嫌疑離內交何所不貳以鈞鉅獲耳日何所不濟以生死奪羣黨何所不孤數校尉足辦矣願損七尺爲國殛之徐公大喜手加額公馳至河南以叅知耿隨卿往卿僞儒多奇略謂公曰雒陽所能縱橫數十年承奉王鑑有心計凡公所爲彼力能破之隨卿故謀其人謬爲心膂是可說而下也公屬隨卿往說之一夕卿潛詣鑑見鑑而無言問亦不答第微視鑑嘆息

獻徵錄 卷之八 生夫

而已乃相對坐久之垂淚起頓足不休鑑心疑問故卿乃屏左右曰若死期至矣伊瀟敗矣馬將軍奉密旨以京軍入洛爾名在黨惡且奈何因出檢示鑑鑑故信而不疑相與伏地泣卿曰吾無以脫爾請爲若父于御史御史得君輸心共計且以君有徙薪功寧獨無死鑑遂潛與卿來見公正色斥鑑所輔王諸不法狀隨卿從旁解之公曰爾第反罪爲功保無它鑑頓首唯命遂與鑑約凡府所議輒以報始定擒庶人計公念貴人常侍爲庶人中訶疏上格不下卽下諸河北飛騎旦夕且報庶人先矣乃奏記徐公徐公以

間說諸大暗中援送絕御史溫如璋洛陽人備知騰騎主名潛以授公因爲上書大司馬楊公言狀楊公爲檄五城及河北監司同日逮捕無一人免由是京師事庶人不得聞時庶人護衛暨所招亡命尚萬餘橫行洛城中公念郡國不可無兵發兵則搖人心適汚寇起公檄郡國集兵東大梁則住汜水扼虎牢西商洛則住武關南汝寧則守熊耳北懷慶沁濬則扼河津各集部伍乘城列隘以備汚爲名召王鑑齋騰數千入王官以散其黨遂上疏劾庶人抗旨矯勅淫虐康回僭妄不道之罪十請亟正法上可其奏遂下

獻徵錄 卷之八 生夫

庶人鳳陽獄國除沒入其貲公念兩河苦庶人虐煇宗祿乏供數百萬諸官女多強奪民間護衛多亡命請以金錢補祿糧賑兩河軍衛補缺伍官女散民間得旨報可而羣璫以無所乾沒造蜚語上聞事幾殆徐相國馳報公勿堅持爲身累累公不可曰從中官是滋蔓也某本以百歲從事外而可爲兩河赤子且甘之後相國往說陳王二常侍事得寢景王之安陸其府牙越界奪民產爲庄田衆民重科魏國亦佔產樹爲碑假欽賜名公榆景藩五人置之法仆徐僞碑成遣其人境內肅然其經理河工

五百里內往

役五百里外輸銀其河去城而遠卽小有侵謁聽
自流不與爭利而填人力于巨浪也又疏陳中外時
事及錦衣列侯中官諸弊狀先是錦衣總帥得辟召
諸校諸校受諸俠少金爲署名籍中作妖書左道誘
富人子弟習之復相與發其罪以爲功得陞賞列侯
奉使所過候館騷然諸藩苦之諸藩中使進奉輒駕
龍船所過橫苦公請校尉缺從大司馬銓補錦衣不
得自署冊封改用文臣諸藩進奉遺屬吏不得用中
貴人遂爲定制新鄭令某貪酷爲時宰所庇得遷州
守公按其事論黜以此見忤故事臺省拾遺不及長
吏自分宜攬柄併拾郡縣公力言其非謂新進小生
姑試乃可況比來有司試事關係豪強輒懷規避謂
台省偏聽浮揭懷怨之人以此恐喝州縣傷義甚矣
事遂得寢時德安接壤汝南多蘊盜宜大總督駐懷
來去邊遠黔沅專兵柄漸不可制公請改德安屬鄖
陽移宣大總督駐陽和而雲南置撫臣得專制皆報
可戶部止事海公瑞言事切直上怒杖濱死下錦衣
獄且論死先生偕給事中馮成能冒言于朝曰諫臣
不能言而部臣言之已可愧死奈何坐視令主上
教直臣乎時相感其言海公得不死九月提督北直

隸學校以立志主靜克己諸條頒示諸生士皆顧化
又爲拔沈鍊子襄貢京師以旌忠臣所至旌賢表行
獎恬抑浮勸學興禮是月上封事發廠衛奸欺先是
都督朱希孝受富人金補校尉諸校列要郡連上產
千百計不供縣官賦抑小民代輸大興令高世儒爲
平賦法令羣校均差希孝劾世儒梗令甲侵勲衛
上可其奏莫敢爲辨公疏爭之略曰明王不私倖臣
良臣不顧市利緹騎盡富人子不占賦而賦獨病貧
民今爲貧民請命世儒無罪罪在緹騎上怒謫安
仁尉公單車就道儒生泣送不能別亡何陞湖廣寶
慶府推官南京武選主事上政府書言時事有大可
畏者四曰闕宦漸盛曰征求太煩曰入任太雜曰大
禮大獄太枉政府建之明年丁卯陞南京吏部文選
司郎中湖廣提學副使所頒條約一如北畿取士先
德行試文重實學以小學課儒童貞魂隱德先賢後
人表揚振拔殆盡尤弘獎好脩每超恒格示不以雕
蟲也遊陟名勝必偕諸生雅歌論學色笑溫懇使知
向方於是才華者恥不實敦行者恥不文士習文章
爲之不變夷陵王篆以相門客爲考功郎願指當路
囑祀其父鄉賢祠公嚴詞卻之九月在武昌視總憲

篆楚王舅王朋橫惡爲給事中辛自修論列朋行金數萬賄京師不赴理宦楚者以朋爲金穴公獨置之法論戍邊王及諸大夫皆爲朋請公不爲動王爲酒宴三司天寒各餽衣爲楊先生却不受同官有慙色後朋竟以賄免又稔惡竟爲中丞汪道昆論死出對理一日宣言曰悔早不從顏大夫戍也官楚者數十

年獨大夫不受我賄耳楚人益信公神明武昌夜失

囚公聞報起視堂皇立發十餘檄沿江巡司詰朝次第就縛兩臺有疑事必就公質顯陵在承天部中護

衛中官及官校皆挾寵靈轢害小民往御史包公思

獻徵錄

卷之八

一

上

一創之捕就理輒誣奏御史震驚陵寢大不敬上怒逮包公廷杖之戍邊竟死公至是請臺使者追諭于朝屬陶別駕密擒其黨窮治無所撓二年戊辰在武昌斥伍大夫員不得祀四月校士湖南五月宿雲溪館悟格物之旨謂大學一書皆言仁體天下國家皆身也修齊治平皆明德也物者物有本末之物也格物者格天下國家爲一身修齊治平爲明德也格此則洞識仁體而見天地萬物之理知不至乎修齊治平在此矣遊南岳著祀南岳文如春陵祭濂溪先生過寧遠晉舜陵辨謂蒼梧爲三苗奧區人跡不到

舜年百有十歲胡爲至此三代前西北羸而東南縮彼欲以身過化不知耄期而倦勤崩葬九疑豈不思蒲版帝鄉禮宜歸葬若曰天子家天下不計委骸而傷民力直以此身付之萬物中視爲平等不知有我此無我之說也九月至長沙偕諸生遊岳麓大合一十三校之士郡邑大夫諸學博士會于岳麓席地傍列陳詩雅歌發明心體十月還武昌大會楚諸生于濂溪書院論孔顏曾孟著原性訂學諸篇後試恩貢以忤時宰左遷山東叅議公初以書抵執政有宰相位極人臣所患不足者道德功勛既修世廟實錄

獻徵錄

卷之八

一

核楚事開潛德崇真儒時宰以爲異已遂以試貢士修執公了無愠色時海中丞荐公異才可大任執政如弗聞也亡何新鄭秉銓王夷陵以父故素銜公從勞贊之假大計去其官公林居介特不問生產奉餘散宗黨窮交衣麤食糲著述日繁建宗祠儲義租論禮教爲人道本而時俗偷薄棄蔑悖古乃本儀禮曲禮參考先儒格論斟酌時宜期于可行又爲家訓數十條令子孫世守之萬曆五年丁丑正月集同志講學于慈湖書院著慈湖定性規一卷又著銷兵聚兵及金塘不可開議時政方任刻深慈令險于取名嚴

田加賦公力請之當路得按成藉母有所加又爲
劉趙兩家寬獄丁亥歲海饑設方略以救荒老羸就
食其門者如市復與理鹽使者講齟政得失慈之窮
民以負鹽爲生官一切厲禁之窮民無所得生公請
令民得輸稅給粟肩負貿易無過七十官收其稅弛
其禁公私稱便又與邑令議處積逋及查變產隱產
之弊民以不厲更議建江梁浦橋二役以惠行輪皆
居鄉厚俗好行其德之事也十七年己丑著易學義
林書成嘆曰昔孔子五十而願學易其讀責之繇鼎
革之際三致意焉蓋玩之終其身至韋編三絕今吾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八
竊有志焉吾藉以卒歲矣若有前知者公歸田十有
三年會今 上收召遺佚科臣鄒元標姜應麟中丞
傅好禮首疏于朝白前權貴淹厄狀請破格擢用嗣
後臺使歲列荐剡前後凡十有八疏而當事者意不
在公也竟以常格題照先朝直諫厲汝進例用湖廣
提學副使予致仕死之日士民哀之如喪考妣停春
罷市未幾其門人祀于慈湖學使者祀之于郡邑里
人建專祠請中丞表焉蓋公論定矣先生生于正德
九年正月己亥卒于萬曆辛卯二月丙申得年七十
有五子三子望子忱子恂皆有名世才 史氏曰嘉

隆間儒者多談理性衰末韋帶百十乃羣比其行事
何刺謬也遂使篤論之士攘臂而仍之矣乃縉紳先
生亟稱顏先生窮理似王伯安剛直似海忠介清直
似薛文清卓犖似劉忠宣而位不滿德所至以粹直
見擢何哉不容然後見君子則庶乎不見是而無悶
者比其晚歲舉盈庭之議爭之而不得秉政者非不
知其賢而莫與立矣蓋譚道之士特立獨行不覩影
余者先生弗可及也其在孔門則四科之列靡不合
矣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八

嘉

湖廣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南山黃公潤王墓

碣銘

楊守陳

山環吾郡而其南若金哦諸峰尤峻秀先生樂之故自號南山而學者稱南山先生無異辭先生嘗仕有官階矣而不稱其官獨舉其號而先生之者崇其道也先生之道性於天而成于自修其學以聖賢爲一鵠以知行爲兩輪嘗曰學聖人一分便是一分好人又曰明理務在讀書制行要當謹獨此其所以學而道也方其少時已負文行之譽及其壯強益修耄老不懈德足以于衆功足昭於時言足立於世其可謂

徵錄

卷之八十八

古

有道而甚文者與先生諱潤玉字孟清世爲鄞人曾祖長卿仕元解浦巡檢祖啓翁隱鄉授徒父良以先生貴贈文林郎行在交趾道監察御史母嚴氏贈孺人母史氏封大孺人先生方五歲倚母病夜不就寢家人已稱其孝六歲就塾坐立屹然不與羣兒同書過目輒成誦師奇之十歲行道見遺金不拾途人悉嗟異歲十二聞郡守王公璉舉鄉飲酒禮於郡庠往觀之默識其儀歸書于冊師愈奇之歲十有三時改示水樂命江南富民實北京其父當行先生詣官請代官少之對曰父去日益老兒去日益長官異

而從之踰年抵京受廩北城外十里所沙漠沍茫無入烟先生與同役築室城北間傾貲給犒賦禦國齋蔬以爲生人不堪其劬瘁先生安之稍隙輒肆力於學以已心爲嚴師而漸造於賢聖擇然後語揆然後動京有富翁僅一女招先生寓宿其家而同賈先生辭或問之曰瓜田不納履其慎行若此里中子弟多從之因數且學間爲文辭不作組麗新刻之語而理致淵永人喜誦味之補郡庠生京闈鄉試擢禮經魁會試授建昌府學訓導丁文林公憂改訓南昌府學蔚有聲績用薦拜行在交趾道監察御史出按湖廣

徵錄

卷之八十八

古

罪斥藩臬郡縣之不職者至百有二十人威望赫然英廟卽位以學政衰弛命廷臣舉有學者爲憲臣以董之楊文貞公以先生薦遂陟廣西按察司僉事屏浮薄獎賢俊士風丕變時寇起軍興都指揮吳某妾掠子女萬餘口先生劾而歸之副使李立入民間死罪且數百人亦爲辨出之萬口稱快南丹衛在萬山中瘴甚戍卒歲死或饑爲奏徙于夷曠之地人感之至今士孺人憂改湖廣按察司布憲亦嚴巡撫都御史李實張甚藩臬皆折節下之先生獨無加禮而連黜墨官三人又皆其鄉戚也故發憤誣奏先生不

諸刑律先生弗辨也左遷和州含山知縣浚麻湖以復逋稅闢蘆場華其積弊徭均訟平民咸悅之請老致仕尋以子隆貴封承德郎南京刑部廣東司主事閒居閒出日惟玩味經義無厭足平生著述甚富以朱子嘗欲編禮記附儀禮迺取儀禮分爲四卷而以禮記比類附之不類者附諸卷末亦各有義意又以五禮獨缺軍禮因取周官大田禮補之而以禮記諸篇載田事者附焉別爲一卷通五卷皆爲之註釋總曰儀禮載記附註以小學四書諸經註家或遺或誤俱經書補註以大學中庸皆皆淵奧撰學庸通旨以

蘇德錄

卷之八

百七

禮記深衣制十有副鄭氏誤註爲裳而玉藻長中繼掩尺注亦誤撰考定深衣古制以四明新志蕪穢撰寧波簡要志以道德經陰符經古註皆昧各爲之註嘗因安遠侯柳渾問古兵法爲註孫子其他備論理事曰南山錄雜著詩文曰南山稿皆藏之家居二十載壽八十有九而卒時成化丁酉五月二日也嗚呼詩有之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老成人之重於典刑也尚矣吾鄞風俗自古樸淳大里之高節董溪之純孝可徵也宋慶曆淳熙以來諸老傑出表以馴行開以正學既駸駸於古矣有國初士猶修德行彞名節

尚道學而文藝仕進不甚貴之逮於今則文藝日以盛仕進日以煩而向所謂德行名節道學者或莫知省於是老成人凋謝盡矣而先生歸然若魯靈光之獨存後生小子有志于古者尚可憲而乞焉今亦已矣噫可痛哉先生性剛介寡交游其所稱許者四方若李文毅公時勉薛文清公瑄不過數人而鄉邦尤鮮獨與守陳祖考栖芸先生雖顯晦不倫而以道德相契往還間人見兩先生皆偉貌豐髯莊重嚴毅畏之若神莫敢卽所談惟性道之原文辭之奧未嘗一語及世故守陳少撰杖屨侍側聞緒言爲多長與隆

蘇德錄

卷之八

百七

同舍講學且久逮先生歸老尚時獲親炙之故知先生爲深宜隆之以銘屬之也先生室范氏封孺人贈安人繼室徐氏五男長性承新訓導次教次道宣義郎次隆以進士累官四川按察司副使兼授文雅政聲彰甚次達國子監生孫男二十有七曾孫男十有九先生位不滿德而年齡之高子孫之顯且衆若僕之矣況又有不朽者在乎

奉議大夫湖廣按察司敘事姚君文瀨墓志銘

邵寶

湖廣按察僉事姚君諱文瀨秀夫其字自號都東野人晚更號學齋世爲信之七陽人其先有自立者徙貴溪東山至本正始膺貢爲太學生君曾祖也祖添德父明以鄉貢進士官監察御史陝西按察僉事配王氏生君年二十領癸卯鄉薦甲辰省試第二廷對賜同進士出身授工部都水主事督造淮安運舟改刑部陝西司調常州府通判遷工部都水司主事督浙西水利以病告家居起爲刑部廣東司主事擢今

蘇徵錄

卷之八十八

五

事一日設導河夫二日發濟農粟三日給修開錢四日開議水局五日重農官選六日專農官任鑒鑒皆經久計朝議行其四事君巡行兩度雖極險遠忘其勞繪水道圖集水利書其自著又有事宜一編皆行於時及歸大巖下益事著述提學命下輿論允協君慨然以作人爲任條教甚悉大要本聖賢之學而參以時制痛革浮靡考校一斷以公自謂毀譽不入請託不行賄賂不通聞者以爲不誣甲子之試凡中式者皆公所擬侍御包君澤歎服其精而公不及見矣君性方嚴純正平居寡言笑在官無貳志在家無嬉

蘇徵錄

卷之八十八

五

容友諸弟兼有情誼接人敬人亦敬之臨事剛毅充其志雖死生在前弗顧也自始仕至卒每公暇端坐手一編儼如儒生諸書皆有辯論或欲更訂大學章句公謂宜守程朱定本至其獨得時又自附當仁之義非有識者不能知也

湖廣按察司僉事封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

子太保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楊公春墓

志銘

新貴

正德十年乙亥春正月二十有二日致仕湖廣按察司僉事封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楊公卒于家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石齋先生之父也先是四年已巳嘗有微疾先生疏乞歸省上慰留不允特遣太醫馳驛往視又五年甲戌先生復申前請仍不允而令有司以禮問慰至是訃聞痛哭以不得見爲恨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八

墓

上疏乞歸守制上遣司禮監官弔慰賜白金五十兩禮幣四篋寶錄萬貫白紵十石爲賻令奪情視事先生再疏陳情優詔勉留若曰內閣事重卿其抑情輔治以成大孝猶疏請不已乃賜勅令馳驛奔喪葬畢卽來仍命行人護行有司營兆諭祭加常制者二蓋寵重輔臣任賢崇德其異數如此某先生門下士供事內閣又忝從先生後雅辱公愛方驚悼不能爲情願辱命銘墓其何敢辭公姓楊氏諱春字元之別號留耕其先楚人元季避亂入蜀遂家新都曾祖諱世賢祖諱壽山俱不仕考諱玟貴州永寧州吏目俱

贈如公官初永寧公由縣學生應貢入國子監就遠

仕卒於官二子繼沒公之時尚幼隨母熊夫人護三

喪歸會苗賊亂出入間道區別外內入夜則防護嚴

密或竟夕不寐雖在逆旅肅如堂室旣歸熊夫人脫

簪珥裹葬事指公曰先君嘗言此兄在何愛吾家不

振捕縣學生性穎異日記數千言顧弗克得師自取

家舊藏周易讀之晝夜研究閱七月遂食官廩名頻

起成化元年乙酉領四川鄉試越十七年辛丑始舉

進士時先生已官翰林爲檢討公將迎熊夫人就養

以不得請引疾歸熊夫人目已既至是復明時時趣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八

墓

北上公不忍違居久之孝廟嗣位乃赴選弘治元

年戊申授行人司正前此多叙遷未有徑授者王端

毅公爲吏部尚書謂公老成遂授之司正徑除自公

始適有旨考察京職公第諸行人履悉合公議行人

職掌舊制如冊封宗藩徵聘大臣之類多爲諸司所

攝公悉奏復之秩滿耿文恪公署公上考且語吏部

屬曰此吾太學舊門生也知之故真五年壬子丁熊

夫人憂八年乙卯服闋欲乞致仕親友強之出擢湖

廣按察司僉事奉勅專督學政過家值子廷儀得鄉

舉又不欲出親友復強之乃以四月十有四日上任

或謂是日俗當避忌公笑而謝之卒不顧作士以爲
行爲先歲時考校鑒別精當凡所甄賞多捷科第時
誦其明歸志素決巡撫都御史暨諸藩臬以試事留
之既放榜即疏乞休致又一日遂行時十一年戊午
冬也家居越十有八年乃卒先九日立春九賦詩手
封以寄先生又親書二少子讀書規條蓋康寧如常
時而旦夕不可作矣遺命棺葬先塋母自擇遠地及
起高墳母乞卹恩其訓諸子若孫者皆以義方公生
正統元年丙辰十月十一日壽八十配葉氏有淑行
先卒贈一品夫人子男七人長曰廷和卽先生也次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八

五

曰廷平鄉貢上曰廷簡早卒曰廷儀太常寺卿曰廷
宣亦貢士皆葉氏出口廷曆國子監恩生曰廷中公
諒直純厚孝久出天性熊夫人素嚴事之甚謹惟恐
意拂竟以養志聞二弟少孤撫教周至皆克成有家
女弟遺腹生爲擇今太僕寺丞麟歸之公所親教
士也葉夫人卒終身不復繼室治家嚴甚閨廷整然
無敢輕出入者雖諸孫燕見不命之退不敢退教諸
子必舉先賢言行爲說雖小過亦不貸嘗曰修身正
家吾人分內事居官能推之國與天下乃爲實用先
生旣位端檇猶以書諭戒宜一禮法自檢勿侈勿怠

勿苟徇人意其論太常亦然與人交有信初若難合
久乃益爲人所敬愛接引後進寸長片善稱揚不容
口未嘗及人過失新都自公始治易其受業者乃相
繼取科第不絕學博而邃在太學時嘗與天下名士
卽饌堂爲文會辯析疊疊有據衆咸心服焉四方從
游者多踵接爲顯官志存濟物縣南橋圯鄉人病之
出俸金數百兩修治蜀藩義其舉助成之又患城守
弗完當預爲之圖會孫慎狀元及第藩臬欲建坊表
公固移以繕城大庇閭邑之赤子城成流賊果至趣
來保聚者數萬人皆得免於兵禍平生不習術數而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八

五

言輒奇驗湖湘人往往傳其事以爲神嗚呼公之福
履盛矣令子秀孫旣多且顯魁元卿相勲業文章並
萃于一時公皆及親見之又享高壽累承封賜麟袍
玉帶全歸考終豈惟蜀中無亦天下所僅見也雖其
先世所積深厚然公之純德陰功宜必大有過于人
者

湖廣按察司僉事左公經傳 喬世寧

左經字載道弘治己未進士初知永年訓太康以憂去後補屯留以忤劉瑾謫武進教諭久之瑾坐經屯留時通賊責罪米二百石輸常州倉瑾誅陞知汝上會劉賊起掠聚至數萬人所過輒攻城城多不守去汝上數十里休營汝上大震經選布壯士城上親介胄提劍登城定約東守備甚設垣之賊精騎六七人來城下嘗我經遣數騎馳出射走之斬其尤饒驍者一人懸其首城上賊聞之大駭又覘知有備急引去無敢近汝上者以功陞順天推官遷大理寺副往厥歲徵錄卷之八十八 有

衛中校尉率執平人誣逆謀自以為功法司受成事莫與辨經訊驗無狀盡釋去不問諸校尉卿之時時訶伺經卒無可中者無何陞山西僉事以憂去服除補湖廣僉事罷經長七尺聲如鐘有文武才性坦直闊略遇撫按不能為世俗周容語又質峻多忤人故官止僉事寔不寃其施云晚年盡覽百家言好談說莊老卒年六十一

湖廣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丹泉楊公公墓志

銘 許應元

楊公諱祐字汝承一字晉卿世為蘭谿楊塘著姓曾祖永政徙嚴之建德祖蕭田丞大昇再徙錢塘於是為錢塘學生已而棄去教授間里間夫人邱氏是生君君生六歲能為詩歌十歲受父易學十七補縣學生十九當嘉靖元年領浙江鄉貢入京師道鄒魯之虛過稷下周遊渤海之間登郭隗之臺慷慨悲懷有統桿千古之意已而罷歸治一室河壩散列羣籍流覽其中而專覃思於經術於是君之學益深博矣八年登進士第試月初生賦天育驃騎歌改翰林庶吉士明年除知興國州考薦輒最入為刑部員外郎遇謫出知濮州稍遷濟南府同知十八年擢江西按察司僉事復以謫符次家居歲餘調補湖廣按察司僉事二十二年七月凡年四十暴疾卒於官先是江西巡撫今司徒王公薦君文行卓偉宜令董學宮當有以風厲人士其後湖廣部使者又薦君器用堪兵備皆報聞及卒士大夫交相弔曰嗟乎楊子在何不可為者今已矣初弘治間海內淳耀縉紳先生翕然興於學風時俗類蘭陲厲振逸務撫先秦西京之畫而繼

唐宋當是時北地李獻吉尚型范而信陽何仲默貴
幼眇號稱復古天下嚮風焉大江以南文章奧區也
於杭則故翰林修撰江君景孚參議吳君維新及君
先後崛起雄視中土君初與計吏上京師也吳君嘗
論叙送之以爲賈生明國體而匡衡推經術紹嘉哲
軌其在揚生君亦獨喜自負爲文章奔放凌轢若馳
車九折之坂而河決金堤莫之禦也其議論雄辯勇
決颺起泉涌卒然聞之駭汗愕視至公才用更自天
性他人縱嗣已獨奮前鏘發穎脫旁不見曹伍然終
以此見忌疾羣擠偶培蹶益騰距豈非琦璋卓詭不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八 頁六
琴之士哉君嘗自詭仕官居職無以愈人使得當一
校之任卒先士大夫能使人趨死不顧乘邊守塞雖
不敢微一旦功然虜不足畏也時時以謂余嗚呼今
則死矣借令無死其所自樹將不與古所稱豪傑者
並驅乎雖死遭尤被謗退處岩穴固當托志儒雅成
一家之言附於作者之後而今之所著白特其至微
淺者耳君在兩州皆有惠愛民思而碑之其在荆楚
尤得士民心君卒卽爲祠以祀所著有端居與國西
曹鄆城濟南西江湖上荆南諸集余欲爲會梓成書
未果也君所至學士輒從以講業晚稱丹泉先生云

湖廣按察司僉事陳公吾德行狀 葉春及
萬曆己丑冬十一月壬辰奉政大夫湖廣按察司僉
事陳公卒于位公名吾德字懋修先世莆田系出宋
太師冀國公說元初有曰倬者總管惠州因家廣至
孟珙生封兵科給事中南岸公文鳳娶封孺人黃氏
生公十歲能誦千支卦名納甲書卦九九之法有強
暴惡聲常及門顧奇公名公指峨峰曰山尖指日公
谷海闊涵天謂若雖銳吾能容之其人嘿然已酉選
補邑諸生庚戌下街獄起公隨給事公會逮郡縣獄
職案館者三年伯父又以饑繫會疫作人期不入公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八 頁七
復入侍上書主吏得條諸輕罪頗繫活者衆矣壬子
鄉薦第二人先是督學使者嘗署臬事論下街獄私
某子甲惡公守正不撓及行部得一生所爲文奇之
已知爲公則大恚應鄉書又大恚里人曰何恚爲文
亡論三年皇皇將父以及其伯籍令應孝廉方正舉
第一可也癸丑下第屏迹公府鍵戶發藏書讀之聖
賢載籍古今損益國家典章靡不研究乙丑成進士
授行人奉使授蜀汶川王冊建豐城李尚書堂皆無
私交隆慶己巳進工科給事中當是時東粵盜賊如
明飾虛公執空文以罔 朝廷乃自督府上下相遁

盜賊日多公上八事明賞罰復兵防議舟師禁調出
補假貸嚴虛冒慎撫勦郵忠勞 上從之蓋自海內
寇亂皆藉民舟戰守東場之敗參將魏宗瀚盡移入
南渡港指揮李茂材力爭不能得酋一本至熾盡茂
材死之此公所切齒也庚午元日日有食之鼓于禮
部公上疏曰男教不修陽事不得適見于天日爲之
食婦教不修陰事不得適見于天月爲之食是故日
食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
則后素服而修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陰事帝后恐懼
如此其至也何況臣子六經曠遠國家儀注具存往
歲七月望救月中軍都督府公卿大臣多從僕御亂
行無禮雜沓喧阗俄頃而散齋夫庶人馳走宜不如
是臣竊恨之元旦禮部救日三事在前百僚在後御
史侍儀鴻臚贊禮昭昭白日非復暮夜厯雜如前大
臣自攜茵褥肆然安坐臣欲告之不敢出位詩曰敬
天之怒無敢戲豫又曰不覲于人不敬于天昧先聖
之經忽聖朝之法慢天道之尊蹈戲豫之失皆大不
敬元夕月復食矣請先戒誓御史不舉臣謹糾劾以
懲怠慢臣聞春秋之義貴元慎始元旦元夕日月交
食天心漸切 陛下下修省之詔躬減省之文章甚

應天以實請居法官戒荒寧罷遊宴凡娛耳目悅
意一切無益勿復爲之臣工承德天休可迂勅禮部
戒誓救日月無敢喧阗自此始命作鰲山道中貴
織衣浙江式十餘區公謂民力已竭加之水旱中貴
人至將不勝莫若徵改未完便與同官嚴用和上疏
皆從焉五月攝戶科適有買珠之命與同官李純如
諫皆免爲庶人公擢官歷七日也 今上卽位都給
事中賈某薦公忠直不宜久處閒巷召爲兵科給事
中癸酉四月至京師卽劾中貴人鄭真傳內旨官其
姪錦衣總督劉壽奸賊不宜召用忤太宰楊博等
獻徵錄 卷之八 五九
已推尚寶少卿楊柳之而江陵新相國整博見疏
則令所善鄉人王篆給事中張某論意一日見于上
廬江陵謂公疏善倖濫宜不止此公對不敢風聞中
人也江陵不答是時江陵學言事者多承風先自乃
敢言公自以非宰相私人不附禮部主事宋儒與兵
部主事熊敦朴交惡購敦朴欲疏江陵與王篆江陵
遂令部尚書譚論劾敦朴謫外公並劾儒江陵與公
不白已憾之矣十一月成國公朱希忠薨行金錢求
贈爲王驗封郎陳某與六科並劾不可公復上疏力
爭江陵大怒十二月癸丑慈寧宮火公復疏陳五行

休咎江陵詆曰安能腐儒語也辛酉朱希孝直廬火
丁卯大內又火戊辰乃下其讖明年二月庵出守矣
至饒正風俗作人才廣厲學官置既士之田談經校
執誘進聖賢之道焉條教立父老正二頒行于民間
勸以爲善去惡之意其善惡皆有籍行之出于至誠
莫不回心顧化禁溺女舉女名以公姓或以縣減網
罟之徵定湖港之稅革浮羨遠貸利故事外府不籍
以待太守公盡移入內府不私出納鍰金把握易貪
夫便之則以積貯陶天下所不給也春夏之間商舟
輻輳故征于官吏多侵漁巡功因而掩取至是以屬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八 百五

呂希周授方略微得二人卽府之將作也江陵已憾
公御史劉臺劾其授成國金十萬出公饒州持經者
受顯禍憾益甚樂平進蔗欲因中之宣言 上怒蔗
府不可食當逮太守以下如此則林連騰部光祿萬
尚書爲言乃止第收治縣人而詔切責太守倫兒竊
建昌玉帶則以售于留都江防同知龍宗武偵得上
操江都御史王篆傳致其文饒州巨寇公坐謫馬邑
典史親老不欲行屬馬邑失因詔書問尉安在得無
之任違慢乎公恐馳至鄭州御史某又劾公在郡時
違禁講學擅用庫金指買學田亦俸金耳移疾蘇門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八 百五

明年大計江陵遂欲以此黜公考功郎鄭某不可竟
削籍公兩黜無愠色田家冠優游里中澹如也癸未
江陵死都給事中余某薦遷某府推官同知皆以親
老不赴甲申二親幸以天年終丁亥詔起同知紹興
至則歲侵奸民乘時並興爲亂公職詰盜殲渠魁二
人而撫其饑者郡中清居五月還湖廣按察司僉事
分部武昌巨寇劉汝國虞孟新倡亂久當事者往往
坐視幸脫身去公下車毅然請討別部欲專功寡謀
債事賊勢益倡公率師詣壘擐甲督戰士無一不當
百已丑春三月大破之劉汝國虞孟新就禽餘奔遁

無脫者上功幕府冬十二月自黃州行部歸武昌道
癸二日卒年僅六十有二公長髯偉度望之知非常
人性忠誠壹心許國正直不能阿徇故用輒斥將大
用之不幸逝矣公始罷歸于有司未嘗通竿牘一鄉
利害則急之庚午羣盜充斥邑西梁村雲鄉二壘反
爲賊窟自營嚴野公請材官鄧子龍屯守復臨江之
戍至今賴焉辛未鳴夷由厓門入犯人情洶洶閭左
悉起赴敵公父子輸粟餽糧鳴夷乃遁里中惡少年
計以七月七日爲變公密語守令朱別駕預待不得
動明年春大饑結他鄉千餘徒起會之於是勸分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八

五十二

粟亭中賑困乏亂遂已既鳴夷由新寧犯邑西界
棘與鄧子龍計畫河守賊不敢度會朱別駕自五羊
歸受方略舉兵西向賊走出許酋數十艘入內海劫
略鄉人奔城舟塞河下白有司居以間曠而慰藉之
于是時鄧子龍從征藤岡矣則移書總兵張元勛召
子龍元勛自直指楊標標曰陳公通竿牘急矣乃促
巡海副使劉穩屯香山而令參將晏某從海上破賊
相戒不犯外海嘗登皂幕山四顧徘徊欲因倉步舊
城益以新會古博平康新興雙橋置縣招流亡復里
甲庶幾帶牛佩犢之衆盡緣南晦不果以爲恨語在

端州志雲居海隅以嚴爲禁往盜視之玉石不辨列
欄自守吏兵掩捕一如昨風公微其欄有名藉者書
于間書以後吏兵不敢動而存活者衆士以科第少
謀徒學公曰母改作爲也建文昌閣于左而引紫水
入泮池科第自此盛邑負山環海內狹外寬議者欲
城其外公亟有子當道無任有金憲何某至乃號焉
白沙先生若節婦烈女祠皆新之有毀節婦祠祠司
馬者移書責之曰司馬法不宜祀吾粵奈何徇一人
之私而拂天下公議月吉與里父老會民讀法語次
尋繹閭里化之先是劫質者多寘舟宿屏處俟贖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八

五十三

此賊不得藏比伍中劫質衰息事關利害名教爲
不啻饑渴皆此類也丁丑自昌邑歸朝夕得奉給事
公太孺人甘毳太孺人體羸未嘗離側就等八
母安之甲申春太孺人告逝其冬給事公亦遯京毀
肯立倚廬讀禮饒州取者相望于道總管故居在廣
州甫宜巷長子居之三百餘年嚮于他氏公贈而別
焉墓失百年公未嘗不中夜興嘆會方士挾驗鬼術
游里中謂公青泉白石一水雙牛是總管公墓也蓋
其象果得之碑隱弗草語在大司空陳紹儒墓表
太母殯謝前山見夢苦蟻啓殯三蟻適至改葬二

圖此皆仁孝心通于神明非苟而已梁氏紳守志白而旌之爲立後弟卒棺衾墳墓必厚曰令吾他日無以加也族人貧不能葬者爲之賻不能娶者爲之俞其厚于人倫如此冠昏喪祭惟古禮是循昏無舉樂喪無酒肉歲時率子弟拜家廟無出門之祭諸子有過必正色相對竟日不語改之乃罷登第二十餘年無私財惟給事公之令今不重味衣不文繡必儉約爲家人先皆贏侈靡然雖里人必法語之亦不收不從也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

之八

古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九目錄

湖廣二

知府

蘇恭讓

張崑

俞璽

王得孚

劉璧

張舉

王鵬

姚隆

尚衡

王鑒

何宏

馬駢

李本

何鉞

獻徵錄 卷之八十九

一

李元陽

程廷策

程金

葉逢春

國知

注

劉叔慈

子恭

判

俞允

陳鋼

丁旦

雅官

郭淮

知州

樊繼

王勳

彭簪

楊茂清

知縣

陳芹

朱訥

姚翼

陳克讓

縣丞

周舟

教授

廖謹

教諭

李德

李德

俞

訓導

凌震

黃傑

錄終

梓行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九

湖廣二

知府

漢陽府知府蘇恭讓傳

蘇恭讓薊州玉田縣人時以聰明正直舉洪武十三年任漢陽知府恭讓為人豈弟處事慎密其為治簡而明嚴而不苛笞人雖至百而民不怨漢陽為府密邇布政使司凡徭役科徵之事視武昌倍於他郡故政繁而民困前守多奉承取容無敢言者恭讓每遇重役必詣上官申理事多減省民賴以安先是有趙獻徵錄卷之八十九
庭蘭者徐州人知漢陽縣愛民如恭讓有不便慨然以身自任朝廷嘗遣使下縣取陳氏散卒他縣率多以民丁應數規免已責庭蘭獨為民辨明以故民得不擾十餘年間漢陽之民言郡守則稱蘇恭讓言縣令則稱趙庭蘭云

荊州知府張公鼎墓表

張

湖廣荊州府知府上虞張公以疾卒於家戊戌子七月二十三日也公初舉永樂辛卯鄉試明年會試授宣城教諭時學校敎弛士習墮下公嚴立法程懇懇焉為陳說朝廷命官立敎之意推明聖賢之道以誨迪之滿考楊文敏公薦於朝陞當塗知縣當塗在畿內號劇縣賦繁役重公為之裁省求其敝弛而更張之暇日從二卒循行鄉落視其作業以懲勸其勤惰姁姁然如家人之子而災為之卹利為之謀於治家事事苟於民未便於厥於聲且必求其

獻徵錄

卷之六十九

二

張西節

城門戍守悉命公督察奏疏劾冒禁者既得旨悉

以法不少貸有婦人王晏奴者誣殺其夫繫獄十八年御史獻之不能具獄而亦不為辯公廉得其情請是朝釋之公為御史未二載陞鎮江府知府鎮江密邇當塗務尤簡以公才治之事不勞而理民不待喻而自化又二載以外艱去服除改泉州部符即其家授之泉州大而民罷公稍濟以益州有大道民感於隆廢不由公卑騎造為民悟且曰道復闢泉人士作詩頌之浚市河通舟楫毀尼僧廬舍百餘區即其地改建社學里豪王大觀輩數十人糾結為州里患侵漁公賦有司莫敢傳問民訟之布政使石公以其事屬公公召之即至論使自新盡輸其所侵賦自是稍知斂戢會石公行部復屬公致之其人見石公悔曰吾豈為石布政來耶公知其終必為患以石公教數其罪杖殺之一郡稱快而大觀子稠竟仇公與其黨潛走京師誣公以他事公適入朝聞之即自詣獄上命廷臣按其事至泉泉人頌太守賢者溢達道而其事果誣奏上即日釋公又移知荊州而竄稠黨於北徼公治荆無異於泉而政尤嚴明蓋自鎮江至是滿九載因疏乞歸而荆民方懇請留公上重

獻徵錄

卷之六十九

三

張山節

違民意增秩三品還公於荆而公念母老沉鬱不樂
久之感風痺疾因後疏乞歸上固不許而公竟援
詔例棄官歸矣歸見母_王止泣曰兒自今復得爲母
之子也於是篤孝養不衰又四年而疾作以至不起
公自爲校官以至治劇邑典方州操履三十_王如一日
以爲居官之法教化爲本而刑所以弼教也故所
至以修學校爲首務其治刑訊決如流詭誕之徒望
其容儀輒沮塞不敢吐聲氣卒無嚴刑峻法而遺愛
常周於民當塗之民至於今思之遇公鄉人必談公
善政至疊疊不已且問公安否何如有繼以泣者觀
獻徵錄卷之六十九 四 吳山館

此所以知公之爲政矣公諱崑字廷瞻其先世灌州
人宋南渡後始居上虞自太常丞泰來十傳而至奉
化丞與賢與賢生原道原道生九功舉明經歷宜春
教諭與修永樂大典生子孝先公考也母俞氏

鄖陽府知府俞公蓋墓碑

王 鑒

中議大夫贊治尹前知鄖陽府事俞公葬在桐廬之
黃蔣山正德七年少傳王鑒刻其墓碑曰公諱蓋字
廷臣成化中以進士拜監察御史出按真定等府中
貴人_王本家豪徵民田前御史率賄章兩端莫敢辨
公毅然割其田還於民且劾奏恭不法獲其黨惡者
數人治之時恭方幸於上衆莫不爲公危事且不
測竟獲免出按江西九江外戚王氏萬氏勢方烜赫
其下恣橫境中吏莫何問公執而械之貴戚斂避吉
安知府許聰以剛褻_王上與臬司相訐奏事下公時
權貴必欲置聰死公持平不阿忤權貴意謫判澧州
至則檢閒田數十頃以業貧建義倉儲穀以賑饑大
築堰陂溉田可萬頃環百里無旱憂巡撫上其績_王
知茶陵又知陸安州時流民嘯聚於_王之則變緩
之則爲後憂請諸重臣合奏須才識如公者乃濟又
擢公知鄖陽博詢民隱寬猛並施學校城池祠壇解
宇方秩然修舉而公忽遘疾乞致仕歸矣行至武林
卒成化甲辰七月也春秋五十有五公所至喜興除
利害疏滌冤獄吳橋民趙綱家屠於盜莫跡其所由
起公以御史至其地綱見夢於公厥明捕盜六人下

獄人以爲神平生博學工詩尤工書人以爲得晦翁
筆法公卒之十四年仲子諫以進士拜南京監察御史
史記公階中議大夫贊治尹

卷之八十九

水

武昌太守王公得孚墓表

湛若水

甘泉子曰語云太柔則滅太剛則折豈其然乎蓋
孔子嘆未見剛者張也懲焉得剛剛則明明則斷斷
豈易得耶若寧國涇川中憲大夫武昌太守王君得
孚者古所謂剛者非耶公以丙戌進士爲戶曹受檄
平物價則中人不取犯決鳳陽河南之爭田千萬畝
而軍民不敢以混欺發十三年之盜銀於倉地以稱
神明非剛毅而明斷者能之乎守武昌解督責催租
之令剖獄流行民教風振士民敬服立三等九則之
法以均田役而公私稱便凶年給粥以多活餓殍發
獻徵錄

卷之八十九

七

奸僧之殺人以有其妻而兇爲僧折妖僧繼脫之橫
行撫按二司而奏毀其坊牌誥勅焚其妖書卒擒而
斬之革守備太監之以進貢漁民奏罷襄府之營造
以恤水旱相仍之患擒妖術道士李孜省於南京戮
於京師年甫四十有九不遇時則飄然拂衣致仕而
歸不少爲不義屈不可謂非剛者也然而公直行其
志不少顧藉敢於任怨而怨多歸之蓋自負其高才
人莫已若平生惟敬信白沙陳先生諸名公而世之
人不皆白沙諸名公者皆不得公之敬故在家在邦
多所不合而怨尤生焉此公之高才所以不大用而

或蒙以不韙之名也及其曾孫廷幹始以奇童能文
年十七取進士第官大行人而公之才德遂因以顯
於邦家邦家之人遂服公之終善而食報於後昆也
公卒嘉靖九年十月十八日距生宣德庚申十月三
日享年九十有一生男六鏜鏞鉉鏞銳孫男十五
人曾孫十人蕃衍矣而廷幹以大行人顯進進而未
艾斯其德之徵歟

獻徵錄

卷之十九

人

湖廣永州府知府劉公璧墓志銘

弘治甲子十一月湖廣永州知府前按察司副使劉
公以疾終公諱璧字良玉別號守愚青之壽光人曾
祖希閔祖吉父拳皆有行弗仕公溫厚穎爽中景泰
丙子山東鄉試成化壬辰授元城令下車問民疾苦
與其便者審戶爲九則凡徭賦重輕視以爲差約期
完稅無一人敢後措置耕牛種子以贍小民流移復
業者千餘戶偶大雨衛河水溢幾沒雉堞老弱幹止
未寧公備加諭勞賑于遂不爲災有訟者兩造既具
因化誘之皆引服用是遐邇稱之比上考父老持水
獻徵錄 卷之十九 九
鑑以送曰某等且老未見治邑平明如我侯者公謝
遣之戊戌召入權廣西道監察御史甚持風紀嘗監
收內庫公稅關節不行未幾奉旨巡按大同宣府地
方閱實邊務宿弊洗刷殆盡時出師征虜寇勅公紀
功號爲風力庚子簡陞河南按察副使未行遭母喪
平辰起復改湖廣按察兵備靖沅等處至則實行伍
時操練明賞罰士方賴之尋以鄉人被誣事連公左
遷鶴慶軍民府同知適署府篆復商稅之舊私入盡
革督賦戶無他費苗人遮道呼曰公惠我公惠我楚
雄有鹽井二而課帑平訟者累年公受委往勘命竭

其井取新南煮之量鹽定課訟始息其政行他境如
此弘治己酉以疾乞休不允明年陞知永州府操爲
益勵百廢舉興永文廟雅樂久亡公曰樂不備奚禮
之云乃具器教習之祀事以成減鹽稅令一引入米
升於府庾以充屬賦永有藩國嗣人不儉公抑之成
仇事竟白一旦浩然嘆曰吾其止乎遂致仕歸樂田
園間不問時事惟日訓諸子力學懇懇弗倦性至孝
父母相繼喪歲時享奠必用文公禮鄉人化之嘗獨
坐一室靜觀物理超然若有所得如是者十餘年忽
遇疾不起年六十有九

故錄

卷之八十九

岳州府知府張公舉傳

張舉樂城人世以農爲業至舉始讀書卽刻志績學
師事學官講求唐虞三代之學迥絕流類既聞京師
多名公碩儒乃聚糧負書徒步至都下從京口楊舍
人一清問道德性命之說侍立終日未嘗倦倚諸儒
咸異之客居甚窶日捉一油罍詣館宿乘間請問辨
難古今舍人惕然曰士未有如此篤信者也成化丁
未擢進士授戶部主事初監京城明智坊諸草場及
巡象馬牛等房卽剔姦惡悉論如法賄賂不得行
時倉場多儲貂璫督收半歸囊橐多供張設樂以娛
獻徵舞卷之八十九
部官往往挈肘結舌舉獨不受自攜菜果裁度饑渴
雖所乘馬鞍終日不與少秣歲以爲常內外憚之無
敢犯法者後監宣武諸稅日往稽閭出其不意諸課
始入公家門官患之請於大司徒大司徒教下執不
從乃泣訴於司禮司禮曰主事爲誰對曰張舉司禮
曰是甲馬張乎汝慎避之復督天津運軍採秋青草
舉身督率復廉知運官姦貪墮廢冒廩及督運總兵
故縱不問諸事上疏論列請寘於法不報然上下皆
稱其鯁直會岳州知府缺東山劉大夏方求爲守舉
到郡考能激汙首罷民所不便十餘事郡前湖水多

魚故事守以下得有之至是米嘗舉綱歲辦鮮貢裁
取足用有餘悉付漁戶爲課家貧親且老俸悉以供
養妻子米嘗衣執綺食重肉天資挺直不能依違詭
隨數與監司因事曲直詞色凌厲上官積不能平亦
屢訕辱之輒憤嘆曰張舉亦男子也何至爲富貴下
人哉卽遺書欲求去會御史復出行部有所意望簞
捷主簿一人至死舉仰天慟曰以吾忤物之故乃不
能庇其屬哉方草劾欲上求直其事不勝憤投筆而
卒其篋惟俸錢數兩及衣衾而已後東山過樂城親
謁祠下涕泗交下蓋慟其志不獲大用云

獻徵錄

卷之八十九

七

衡州府知府王公鵬傳 祥符文獻志

公諱鵬字萬里祥符人也曾祖彥禮仕元爲萬戶祖
于敬有隱德父鑑以公貴贈奉政大夫修正庶尹濟
南府同知公蚤失怙賴母張氏宜人教之弱冠補邑
庠生克自奮勵讀書成辛卯領鄉薦卒業太學弘治
己酉授山東青州府同知都御史王公霽巡撫山東
知公廉能俾修府屬歲負花布數十萬足時布價翔
踴公遣人買之德州諸郡負省銀若干而獨先五府
以完王公深加獎勞公復言府屬城壕外多餘地
豪右私占乞委官勘報給民耕種秋成官民均分足

獻徵錄

卷之八十九

七

以濟民食而備荒賑王公嘉之通行六府得地數十
萬畝歲積穀數萬石再獎勞之復偕巡按御史文公
瑞薦公守已愛民政蹟超著得旌異焉癸丑以母憂
去任士民父老擁泣攀留如失怙恃丙辰服闋補濟
南府同知益勵操守巡撫都御史王公儼檄公預買
戰馬事竣稱其居官廉慎幹濟得宜獎勞繼至徐公
源謂公端謹有爲俾署德州倉監兌公至廉知舊用
木斛率大入小出虧折累民其害甚鉅乃取工部所
發鐵斛比造木斛出入惟均奸弊一洗代日餘米變
銀八百兩貯於官徐公嘉歎庚申巡按御史劉公紳

言公操履端謹處事精明詰戎御史張公遇言公持身無玷治理公勤連得旌異癸亥以課最擢湖廣衡州府知府下車首詢民隱以洗冤澤物爲已任郡獄淹囚六百餘人皆數年不白公卽爲申理犯大辟者復數十人公察其多枉力言於恤刑廷評傳公習得平反者十人獄幾於空弘治乙丑孝廟升遐公進香至京師不說公者謀改公他郡公卽上章乞休下吏部勘久之不報公再章乞益懇乃得俞允致仕公既歸閉門掃軌不與人接正德甲戌公孫紹宗爲儀賓顛風毆死郡君違公於獄削職辛巳今上御大寶

獻徵錄

卷之八十九

十四

沈寯叙述錄

知衡州日重修學校名賢祠堂科目坊牌獄監重務及大小公署橋梁完舊益新甫及二載府治煥然衡陽縣學立石記之廣西土官岑璿謀叛征勦土軍過衡協濟軍餉時府藏空虛鵬將本府各項無碍銀查計給餉禁約上軍不得入城作浮橋以濟軍旅巡撫都御史韓公重見之遂加獎勞

荊州府知府姚公隆傳

府志

姚隆字原學國初籍留守後衛家金陵舉弘治進士初令浙之新昌時歲旱民多流莩設法賑濟多所全活數辨冤獄有懷百金謝者力拒之不受陞禮部主客司主事轉郎中出守荊州威惠並行明年大水人附高阜大樹日夜磬磬隆命人駕小舟千艘以濟之仍各給以米活者數千人是冬大雪羣者塞途又命人搭席舍於江岸以庇遠來赴食者而於近境爲粥以啖之活者亦數千人又明年修築黃潭等處決堤曲盡規畫雖工費數萬緡皆不取於民時取佛

獻徵錄

卷之八十九

十五

中官過郡從者殺人捕而抵罪中官恐以奇禍隆弗爲變政績大著歌謠載道忽罷歸民皆扶老攜幼攀轅號泣至不可前爲祠肖像以祀之立碑曰去思歸家不入城府不道時事有田二頃僅供朝夕處之裕如也

漢陽太守尚衡傳

夫賢者於世固以利益百姓佐天子起太平也其功行至不細矣然往往莫之盡烈夫嶢嶢志士不屈多擯斥死予於是蓋有激焉述漢陽太守君傳漢陽太守君者姓尚氏諱衡字一中同州人也身長六尺四歲能誦古詩十七授尚書爲州學弟子二十而孤善事母又善兄弟嘗讀書華山雲臺觀教授學者三十人舉於鄉後舉進士拜工科給事中嘗出閱山海關諸路邊餉邊人誦焉乾清官災乃上封事以爲天子不能慎位如初故至此凡十二條 敬皇帝下詔求

獻徵錄

卷之八十九

十六

直言乃復上四事尋又奉詔陳四事其後 天子作延壽塔祝釐兩宮又上封事其辭曰臣聞大德必壽建塔延壽無是理也 陛下初卽位誅戮妖僧罷法王去佛子此盛德也臣愚以爲事既惡於昔必不好於今必有左右之人希恩信怪妄傳神異誑惑 聖聽故至此也漢明梁武帝貽笑後世陛下法堯舜邁湯武而欲踵二君累大德臣愚爲 陛下不取也夫多言取禍自默保身臣豈不知也然寧使臣無此身不可使 陛下有此過惟陛下察焉 天子覽奏改容爲能其役尸部尚書似鎮其子受賕事覺乃劾罷

鍾遷吏科右給事中未幾遷戶科左給事中出閣同諸路邊餉是時虜大舉入寇 上命保國公朱暉都御史史琳率衆數千人擊之師久無功於是劾奏焉 皇上新卽位又上封事二十條多直言極諫蓋往時已忤當路乃又若此遂遷浙江左叅議浙俗健訟日受數百牒剖決如流連歲大饑賑貸活數千人嘗入賀萬壽聖節會劉瑾用事當入見瑾瑾惡人高幘或勸其勿高幘者不聽其自立類如此遷浙江左叅政復改山西分蒞河東道居平陽平陽多藩邸其下多馮藉以攘取民下車禁止盜王常聚衆西山乃獻徵錄

卷之八十九

一七

計擒殺常散其餘黨後乃移守冀寧道道在省城財殫事倍又遊民蕩子侮法敗風固將有以爲也會流賊入寇河東薄太原甚急當是時城中官軍先已守備澤潞諸寨城守人當一門君獨在南門南門者盜衝也又移檄指揮賈彪設伏盤馱坂下賊由是懼走入冀南君跨馬欲追擊之然無兵不果會官軍歸自澤潞君受臺檄卽往追賊賊聞乃自壺關遁去巡按御史素不善君劾君玩盜宜寘於理君亦自太原奏訟寃然竟左遷漢陽至漢陽旬日疽發背卒

武昌府知府王公鑾墓志

黃佐

鶴庵王公墓在某原葬以某年月日其子範輅雨營兆域豫來請銘嗚呼孤忠大節高年遐福如公者豈非鮮哉當 毅皇帝豫大已極藩支開焰焉奕熹灼人皆挾妾婦媚以事權貴人乃權貴人猶弗憚則賂遺之於是權貴人始說更相薦達驟至大位有忤之者輒搜奇禍於時蒼梧吳公廷舉忤開幾寘於死胡義毅公世寧忤藩人又幾寘於死最章章者也比予守太史時則聞鶴庵公忤開且忤藩疏終養歸凡百權貴人無善之者竟罹苛劾以老於是惻惻爲公長

麻徵錄

卷之六十九

七

行重貽欲冀公死大杖公不死竟得直還任直遂云繼運南旺假官樊麟倚關豎廖鵬詐爲詔書馳驛往返川廣閩浙人皆不敢詰公獨庶知其偽搜得賊贓萬解京僂麟於市由是羣小皆側目晉都水郎中歲計有贏盡歸之大司空趙公璜嘆曰何都水羨餘之多也內府物料羣不逞憑藉江彬錢寧及閹人劉養執筆橫索雖堂准至司公一切止之查算果得目支伏於是各省獲免官銀數十萬兩有張朝者托請黃席爲乾沒計堂已准收公駁送逮朝寘於法刑官相謂曰此詰奸射鵰手也逾年出知武昌舊有虎患至則引咎告神虎遂滅迹民服其精誠以土瘠用廣乃節省解戶盤費遂出爲令清出侵欺冒支官糧萬七千石治指揮劉良等罪軍政積弊爲之一清鎮守閩人李崇儒進貢魚鮓科斂無厭公連疏劾罷之總兵軍門賡畫亦裁革其馬匹供應於是民困以甦有司亦得不擾政聲遂爲湖藩冠會商船告稱一茶二稅公考稅課經營始末謂楚府當退還武昌建議自當道未敢議行公卽引證條陳懇疏於朝至再於是稅課竟還武昌藩司以權稅責成於公公移文辯之楚府指摘其語謂公欺罵親王知勢不可留遂陳

歸養弗俟命行矣抵家承歡久之封君安人相繼終公曰人子至情吾獲少伸雖三黜何恨焉與之清戎御史馬紀素銜公不下已遂誣奏麻鐵銀兩那移未明公卽疏辯得白丁內外艱服闋詣銓時宰剛愎憾其不私謂竟以擅回籍碍例奏罷之南科撫巡屢薦不行公亦恬退自樂建祠修譜友於兄弟訓儉以助廉潔每語人曰大丈夫蓋棺事始定苟豫知明日死今日不可作惡也人以爲名言旣而閹焰日消楚藩亦降大戾公年高德邵子孫森立人咸謂有

獻徵錄

卷之十九

主

天道焉已酉十一月卒距其生成化癸巳一月壽七十有七

德安知府何宏傳

縣志

何宏字道充廣東順德人正德二年舉於鄉授通判學正待人和易然尚氣節不可撓屈文廟分獻據與州守夏邦謨爭論請於督學督學竟直宏也諸生令居舍中月課之又爲籍書勤惰微疵督學至則以名聞講行四禮弔死振乏人人感勸以父憂歸服除補泰州學教如通州歲饑巡撫發廩遣弟子監之曰何先生弟子必不欺也其見信於人如此遷六合知縣縣當孔道民棘於供億宏均其役稱畫一焉闢浮屠禁奇袤淫靡之習斷獄明允不畏疆禦卽上官未嘗少徇有貴戚與豪民訟久弗決刑部以宏往遂決之溧陽民坐殺人拷死相繼不白御史下宏遂白賞具獄上御史田頊三反宏三執人謂必獲罪矣頊竟薦之曰縣令不爲御史所撓可不謂賢哉人以是賢頊也擢南京江西道御史六合人爲立生祠吏部非人宏上封事逮詔獄尋赦之遷德安知府未幾以妻子喪致仕

獻徵錄

卷之十九

主

鄖陽府知府馬公騷墓志銘

王崇慶

公姓馬氏諱騷字世用號曰梅軒曾大父弘毅大父彬私諡曰卓行居士父忱號東山母杜氏宋元時家許州之長葛縣至正兵亂高祖德以儒生攜家避地中修山今遂爲解州夏縣人德祖自卜瑩域謂所親曰吾子孫當有以文學名世者卓行府君夙稱好義嘗出粟貸饑不責息度無以償并取其券焚之蓋正統時也故老至今能道之東山翁薦進士於鄉比南官曉揭在乙榜會母老因就祿養署教富平再歷清澗東平皆循循善誘後判武定州事卒膺爵命爲工

獻徵錄

卷之八十九

三十一

造益弘深矣弘治丙辰登進士第初授行人奉使耶未幾選工科給事中馬端肅公見其文驚曰黃黃未之或先也尋轉左給事公旣爲諫官儀觀日整進退悉中禮度孝宗皇帝默眷愛之視他諫官爲異旋復奉勅清屯田於蜀事竣因取道歸掃會迎遺詔哀臨乃卽家庭設几筵北向長號聞者感動公在官言事多不蓄諫草公之仲子嘗間得其遺稿讀之如論李廣之黨宜窮治外戚之權宜禁戢諫官吳舜之狂直宜包容皆時政之要者武宗皇帝卽位有白金文綺之賜旋擢刑科都給事中正德戊辰廷試掌

獻徵錄

卷之八十九

三十一

科給事中從子貴也公生氣宇魁梧眉目疎朗幼穎悟與常兒異篤信好學出於天性父母懼其勞也間或止之則藏燈於器以俟親察復讀誦如初故其所業輒終身弗忘云方東山翁之歷三學也每誨諸生悉如族子弟或以他故出卽令公攝講是時公年纔十有二衆以其年少易之公卽正色作曰文中子曰首北面古之人一字稱師諸君未之聞耶由是衆皆敬容謝過年二十一以儒士領鄉薦時成化丙午也明年冬始娶孺人郭氏卒業大學從莆田黃公瀾華亭錢公福受學焉咸器重之立文會以友天下士所

會綵父宿同驛館不與交一語綵聞之以爲慢已會

時宰夙憾公遂乘之搆毀出公淮安府推官公既視事怪獄吏日報囚病時方大疫乃躬造閹獄間疎放流徒以下幾數百人大辟申救而獲生者三人揚州民以所假姻家金首飾器令家童送還途觀優戲忘而失去匿入淮淮人不知也留爲備一日遇故主詰其由給謂淮人迷以藥穢其金執之使不得還遂訟於官治淮民罪宜死大以爲疑曰楊淮地咫尺既取金乃復留備其人殆不近情因取成案所具藥俾獄盜服之殊不驗蓋淮民被拷而誣服藥莫竟刑責云爾因咨於當路竟釋焉他如鹽城張生忠元夕遇豪

獻徵錄

卷之八十九

縣路

獻徵錄

卷之八十九

五十五

受山館

家婦於隘巷家僮爭道毆辱生羣生不能平明日相率詣豪家號婦衣報之豪家富且健訟生遂黜公知非生罪且廉其貧出金爲生贖罪又一日有蕭尹者被誣逮公亦遂白其誣尹後官至中丞公保全之力也其他平反多類此公嘗荆杖示罰而民自服施藥惠民而病多痊行部不盛張騎從而老弱歡迎觀者如堵郡守華公璉適並出見之因嘆公以爲平易近民不可及也後改官過淮百姓聞而出迎者相望於道郡有何烈女申進妻徐氏嘗懼辱身不從淫暴以死公至爲表其墓而立祠且撰雙烈記以規士夫之

失節者先是流賊逼境公規畫嚴密賊知淮口不可渡竟遁去時陶恭介公疏薦於朝有操履端方才識通敏之語至委公儲備軍粟旬日得金凡四千有奇士民告保留公者無慮萬餘人瑾黨既誅海內以公當復舊物宜殊擢然僅轉同知松江公既視篆松多富室由是畏公之廉欲不得肆數年迪稅一朝完矣都御史王公力薦之會丁外艱歸中途得邸報有擢守饒州之命公既歸哀不廢禮服闋再補守鄖陽其聲稱猶淮也鄖陽在萬山中路多隘公因過而默計之及蒞政量罪人情法可贖者俾修鑿之不爽尺寸由是遂成坦途有罪人陳文臯者忿鄖民負楮貲訴置取償民母觸柱而死誣文臯重獄公察之文臯卒免焉他若創浮橋葺廢坊育賢養老振學課農敦風正俗屠奸剪弊鄖陽之人無近遠皆忻然是時楊公遂菴知公久歷外郡勞績爲最方擬大用會免歸弗果蘇有顯官者公嘗以法及其姻黨公由是遂歸先是有說公宜少貶從俗者公正色曰窮通顯晦命也君子如命何公平生以直道忤權貴用是仕路蹉跎然天下公論亦以是重公則公之所伸者亦多矣嘉靖九年卒得年六十有五公交友重信義在太

學有楊俊貧而卒旅公捐金助以歸葬於濟南公嘗
與其兄主燕醫張圯氏館圯卒而無子公復為買地
以葬仍以居授其姪後在松邱背疽幾危一夕夢圯
來視疾明日尋愈人以為圯之冥報云平涼倖吳君
綱罷歸飄泊江湖公賜之弗厭廣西僉憲沙君立逆
瑾索利羈於家貧困失措公過徐州見之怡然動容
挾以如淮倒囊資焉嘗使蜀館稱多怪人莫敢入公
徑入而居之因夜坐觀書忽壁上如人持挺而擊者
三公觀書如故不為動居父憂廬中罄不扣自鳴燈
下見鹹影如斗公亦處之如常崇弗能干自松歸疾
獻後錄 卷之八十九 三十六 吳山館

江會大風陡作舟師震懼無人色公從容仰天祝曰
吾平生或欺君虐民舟當沉否則風亦當息俄而風
恬浪安須臾數百里矣詩文一以自得為貴初得王
文憲集沈如默會者及聞東山翁與客談韓文退
卽了大義故公為文章雖出入古今莫可涯浹然命
辭立意則本之二家居多所著有梅軒集六卷手簡
一卷藏於家

長沙守李彭山先生本傳

張元什

自新建公倡道東南四方之士興起而從之者無慮
數百千人而彭山季先生及門最久稱高第先生敏
慧絕羣尤刻厲好學弱冠領鄉薦尋丁父母憂終兩
喪不入閨閣自是家居者十二年未嘗一日釋卷每
讀一書必竟其顛末乃已或有疑不憚屈已問辨上
自經史下逮星曆及數地理兵農之學靡不窮究然
皆務該博未窺領要既而師事新建公獲聞致良知
之旨乃悉悔其舊學而一意六經正德丁丑成進士
時年三十有三矣稍自以學未就不欲仕新建公勸
之仕乃出自建寧府判侍御史自侍御史調揭陽
簿稍遷弋陽令蘇州貳守南京儀部郎又自儀部謫
判辰州尋遷貳吉安終長沙太守先生數歷郡縣所
至輒有聲其平訟獄寬絲賦賑饑捍患績甚衆然皆
他有所司所能至當利害是非之衝他人所縮首畏避
禁舌不敢吐一言者先生挺身危辭無少避也在建
寧時值宸濠反江西新建公方發兵討之而建寧有分
水關自江入閩道也先生請於所司身往守之會巡
按御史某以科塲事檄郡守與先生並入守以書趣
先生先生復書曰建寧所恃者有吾兩人為人心所

係耳設因科場棄去不爲地方計是棄人心也他日
欲復收之寧可再得且兵家事在呼吸而科場行遊
動計四句今江西勝負未可知土寇生發匪測微吾
兩人其誰與守卽幸而無事當此之際使試錄列吾
兩人名傳播遠邇將以爲不知所重貽笑多矣拒違
按院之命孰與誤國家事哉守深服其言竟不往其
今弋陽也安仁桂公復召入相道經弋雅重先生一
見握手求教時方忌新建功將奪其爵先生爲言國
家於人臣錫典固不宜過越然顧其人何如耳爵上
公加九錫分茅胙土誠不可施於溫懿操莽其可斬

獻徵錄

卷之十九

五

于周公乎桂公之憾然先生任凡再謫而卒以謫
罷其以御史謫也坐論救御史馬明衡朱潮馬與朱
所陳處 慈壽太后及 肅皇帝兩宮間事已下獄
且不測公獨抗疏救之舉朝以爲難其以南儀部謫
也時方排講學者鄒公守益爲主客郎與先生日夕
講論不輟會鄒公以疾乞歸當事者搆以微事黜之
并連先生其在長沙政尚嚴錮擊豪強不少假借豪
家苦之競爲蜚語入京師中先生竟以是去先生在
官凡二十餘年所至輒聚徒講學學不倦在揭陽
時新建公始建敷文書院于南寧侯先生主教事士

至者以百計先生爲發明師旨提關啓鑰中人心髓
士翕然宗之南寧至今傳新建學大抵先生力也在
辰州時辰故新建所嘗經寓地其於良知旨士往往
有聞一聞先生至執經者滿庭廡先生爲擇辰陽書
院居之親爲講授士多所奮起保順兩宣慰相仇殺
變且作先生遺尺牘論之事遂解辰陽之學者至今
猶訟而思之其在吉安講學于青原山時講學者多
以自然爲宗而厭拘檢先生懼其失因爲龍惕說以
挽其敝大都以龍喻心以龍之驚惕而生變化喻心
之主宰常惺惺其要歸乎自然而用功則有所先聞

獻徵錄

卷之十九

五

以質諸同志或然否先生亦自信其說不爲動既
罷官歸則載書攜諸子就居諸禪寺誦讀其中手自
校讐迄晝夜寒暑無間者凡二十餘年所著書有廟
制考義春秋私考讀禮疑圖四書私存孔孟圖譜樂
律纂要律呂別書著法別傳說理會編詩說解願易
學四同凡十一種爲卷百有二十大要以已意近發
師說遠會聖心節解條貫悉歸于一而後已非特經
義爲然卽曲章政令之出于古爲今人所不及見者
有垂于理采心掃除之必歸于一而後已既又窮九邊
老河故道東海運籌舊蹟別三代春秋列國之疆土

川原則又淮泗歷齊魯登太山又歸而自江入閩
 者踰年見聞既廣學益精進其書往往能決前人所
 未決之疑粹然成一家言當世號稱博洽如唐公順
 之王公愼中皆以經學相推尚其所至與所居士多
 厚此師先生而先生亦以此教人皓首而益勤迨卒
 之年益七十有九矣疾且革猶進門人講易于榻前
 聲聲如平居時先生磊落不羈表裏洞達卽有過不
 爲掩覆嘗斷建寧獄當死者三已著案後覺其誤大
 悔之比擢去悉爲記達諸司令後斷者得據記以解
 其訟過之勇如此性剛介不可干以私朋友有過或
 獻徵錄 卷之八十九 三十一
 面折之至不能容然與人夷坦無圭角喜引掖後進
 有一善亟稱之不容口人以是樂親之以理卜禍福
 或奇中于數年之後至以堪輿術家之言蓋者特爲
 說以闢之家居不問生計篋無餘帛廩無餘粟先生
 不以爲意惟讀書談道怡如也不嗜酒然喜餽豆觴
 邀同志與登泛挾冊以往詠歌講說盡日忘疲處家
 庭多閑略教諸子亦疎其節目使歸自得至事伯兄
 東所公問視膳寢出入必告雖皓首一如童時其慎
 密又如此先生歿且十年而鄉之縉紳若諸生益追
 思之相與建祠禹蹟寺西林實先生舊著書所以祀

先生又置田若干畝以供歲祀先生名本字明德別
 號彭山越之會稽人

獻徵錄

卷之八十九

三十一

湖廣常德府知府何公鉞墓志銘 王以旂

嘉靖己亥八月一日常德太守何公卒於家公諱鉞字勲伯別號東谿系出姑蘇之吳江洪武初曾大父文廣以湖右徙實京師遂為應天江寧人大父澄隱德弗耀父瑄善天文景泰中徵入欽天監以公貴封監察御史母李贈孺人生丈夫子五人公行四自幼穎異不羣嘗見伯兄曆算即能通曉大義父喜欲令專習李公曰天文終術家耳是兒豈可以術拘乎乃令治詩入郡庠累試上等文譽蔚然正德丁卯領鄉薦辛未登第除行人奉使楚藩固辭餽贈有廉介聲

錄徵錄

卷之八十九

三

尋擢浙江道監察御史直道正言遇事略無避忌時武廟欲以城中積慶鳴玉二坊為演武習射之所公抗論此必左右近習假弄威權侵奪民居以為第宅園囿不報事竟中止丙子奉勅北直隸清理戎務兼閱軍器刷卷事多干涉近貴公奉法惟謹剗剔姦蠹殆盡兩陳地方事宜力救建言下獄御史張仕隆輩悉得寬減戊寅奔父喪守制如禮服闋改山東道兩浙缺巡按公首應簡命至則清理冤滯摘發吏姦嚴禁和買鋤治豪強彈壓貪汙不職者數人藩臬郡邑罔不敬憚今上入繼大統內外文武大臣迎立者

輒受爵賞靡叙公具陳不可貪天之功以妄取定之名時論翹焉嘉靖壬午秋浙當鄉試公責在監臨罔晝夜經理凡貢院內事無鉅細咸有程規一時風清弊絕榜中多稱得人先是未得應試生儒連羣求售公因加嚴覆考有不稱者示辱扶出其徒深銜之反行誣毀公亦不校明年春擢湖廣荊州府知府賑饑恤災飭吏為民一一如治家事遼府宗室繁衍祿米常苦不繼比徵至又為有力者倍取公必查處均給衆咸稱服荆南分巡駐府事多諮而後行公與語數不合一日指小過遷怒於公公拂水而出曰吾豈

錄徵錄

卷之八十九

三

能誦事上官邀譽耶即解組歸家適調守常德之命下矣撫按以公才不宜遽遂高致檄催旁午公辭弗獲再赴常德審釋淹禁議併武陵涿羅二驛民困以紓由七旬述職應朝部院考留供職無何疏人拾遺故事不謹聞往公獨奉旨致仕亦異數也已而公論昭白有勸公奏辨者公曰病夫安命素矣辨之何為家居不妄交游寡言笑子孫臧獲侍側肅然每耕獲時山莊觀農經月不入城府士大夫有願見而不可得者嘗書於庭曰俗學通知回首晚病軀渾覺難可以見公之志矣公不喜飲惟與故舊彈

志德九行詩命學從律奇中常自信直道可行世在
位下雖稱人中論又古今人物事變未嘗不侃
侃如也所著詩文自出一城幅清嚴可誦家藏有景
錄稿百十卷

荊州府知府中谿李先元陽行狀 李選

萬曆八年中谿李先先生年八十有四月二十日卒
于家其嗣君中書舍人傳方紀草內閣西省還時承
乏刑科是年臘計開中含君和與泣涕數日令詩南
奔選追送之中含君以選遊先生門下所知素諗屬
之為狀義不敢辭先生諱元陽字仁甫世居點蒼十
九峰下十八溪之中因號中溪其先浙之錢塘人祖
諱順者仕元為大理路主事愛戀山水遷官不赴頃
之中原多故遂家焉順生福福生通酷嗜內典嘗著
華嚴疏抄四十卷禪宗以為檀場通生連連生山善
獻跋錄 卷之八十九 五
治家產業益厚然世好施予至山而所及益廣鄉間
稱為德門山生壽壽生讓于先生為大父端方簡默
施亦不吝必不使受者知之嘗製教魚盆家人將烹
鮮先投之盆中取其浮者畜生者於盆久而苦其隘
則挹而放之江湖其性仁愛如此先生之父諱玄號
蓬谷言若訥行若鈍睦隣遇族則恐或後然皆隱而
弗耀也以先生貴封監察御史妣董氏贈太孺人太
孺人夢龍負目久懷者一夢先生遂以是夢命名
云先生為兒時不與羣兒戲視師友好讀書及弱
冠應舉人長成後不與羣兒戲視師友好讀書及弱

王德間維揚朱公應登者以文名督漢學於軍生考
場中見先生莊整秀偉因降及席舍視其卷乃驚歎
曰此館閣奇才也遂首入郡庠及爲諸生力學稍暇
輒登城睥睨見山海風雲藻思悠然煥發爲文有奇
氣決疑義皆出人意表凡天文兵法諸書過目洞識
其要居常求靜地默坐欲究性命之奧且謂世儒口
耳之學未盡得其旨歸後中雲貴鄉試第二人俞憲
潘公棠明遠樓雜記云場中糊名時取李元陽文冠
多士後乃以張含易之赴試禮部下第入國子監順
天近地諸生多從講授每作舉子業欲先生因其文

獻徵錄

卷之八十九

手本

而導之先生信筆揮灑一題數首各成理趣寓郎有
高樓日日登之默坐至忘食忽一日午坐有悟自云
天堯流行之寶今乃見之再應試中第十四人座主
爲吏部考功郎三原馬理太爲不平蓋初取爲會元
也提其文曰非巖穴老儒不能有此作在三代之世
當應聘而起豈意科目中得之廷對風掀卷汚墨學
士溫公仁和董公玘得卷歎曰負此奇才矣選庶吉
士第二名二公雅重之嘗曰李子文似老泉詩似杜
大學生本齋謝公選菴楊公月再試有詩題難各作
一首及見先生詩自以爲不及發糊名楊公顧謂先

生曰此子當以詩名天下自此名動京師
忤權臣出捕分宜到任數日卽赴江西科場事竣
太孺人計分宜舊俗凡縣令丁憂里出布銀縣貳先
斂以俟先生駭曰何以汗我力却之出示令民自領
散歸途惟貨衣物以爲費江右縉紳每向人譽之服
闋補江陰會鄰縣靖江海寇劫庫官吏遇害賊猶未
散先生整旅教演水操賊乃遁去操江巡撫潘公珍
以國士待之特薦于朝其地通海當要害乃建城樓
嚴兵衛增所未備民賴以安有被盜者尉以囚來囚
亦自謂盜矣先生曰釋之衆皆莫寤後得真盜果如

獻徵錄

卷之八十九

手本

先生所慮會邑以爲神明又有溢其妻而以自殺告
者先生詰之立服巡撫顧公徵通負甚嚴各縣死者
動以百計按部至常州民莫不疾首先生曰通多不
可卒辦且以完報巡撫素信先生得免刑者二百餘
人自是一邑心感不用刑迫爭自輸納江南厚俗獨
稱江陰矣諸如此類不可殫述客有以濂溪明道二
公在州縣時善政爲言者都憲夏公從壽曰此十餘
事只先生數月所爲耳先生以廉節著名發奸摘伏
不避強禦舉孝表藝興利除害政嚴而有惠愛小民
自以爲得慈父去之日流涕遮道者百里餘爲之立

生祠勒去思碑述善政百餘事先生既遷戶部中事與翰林常州唐順之浙陳東屠應堦吏部郎山東李開先蜀任瀚熊過閩王慎中作詩會時號十才子時選宮僚大學士夏公韶之皆不赴吏部亞卿霍公韜門無私謂知先生作縣有賢聲改監察御史先生上疏其略云昔周成王既卜世三十卜年八百然觀於周禮其經緯國體人事微細無不具則知王者必修人事以稱天所以命之之意不舉歸之天以急人事也終曰陛下始卽位以爵祿得君子近年以來以爵祿畜小人大臣愈不懌然先生獨立不阿自不知與

獻徵錄

卷之八十九

三

人合否也巡按八閩將出京大學士招飲手出官名納公袖謂宜薦剡也比至廉知其貪黷皆入劾疏京師人曰三十年來僅有此疏耳所至風靡一省鄧清監臨丁西塢屋得人最盛閩人皆曰一榜皆好古之士拔出流俗者前此所無後此所未及也初避嫌不自出題試錄則盡出其手識者評爲天下第一至今人爭誦之上議幸承天上疏乞止上怒欲撻之是夜臺臣悚懼不能寐先生獨解睡達旦候命三夜皆如此內外稱爲直御史後扈從出京聞大學士所選官寮皆江南富室即下省有疏劾至承天又進皆

爲中官所匿大學士議外補未決會荊州知府爲閩宦格殺乃奏曰荊州要地不可闕守選得御史李元陽堪任遂傳奉陞補先生久知荆襄之間四百餘里無井無泉暑月徒役擔負每以渴死至卽捐俸穿數十井又作石池以飲馬荆地濱於大江古堤既圯七州縣皆爲藪澤巡撫顧公璘發庫銀八萬責之司水利者了無成績先生毅然爲之甫替而堤成蓋前此所未有也顧公歎曰大禹之後一人而已荆人名其堤與井皆曰李公先是江之南游有數村約萬餘戶先生謂村當徙於江中沙洲不爾當爲魚鼈人皆以

獻徵錄

卷之八十九

三

聞此億兆之人蔽野遮拜數日不絕者因荆人立生祠遂勒碑紀之未幾及公起廢先生罷官先生自歸里以來不營生業薄於自奉而厚於施子如婚嫁喪葬饑寒寬抑以至橋堤道路列爲三十二事日以爲課蓋先生爲人神情高秀宅心物外急人之急愛人之憂自少至老未嘗少替至廢家產而不恤平生未嘗一日廢書不觀嘗讀佛書謂格物致知之學惟此剖析無遺惜吾儒不之究也於宅後作默遊園郭外依三塔崇聖寺作纓江艷雪二臺鑑湖綠野二樓日處其中與禪衲討論真如屢月不返先生少時目擊

獻後錄

卷之六十九

四

日不然胸次靈明洞豁物莫能攫知在事先人以爲有仙術先生曰天宇泰定耳何術之有先生爲人誠實樂易洞見肺腑一與人交雖百負不棄平生口不言人過雖童稚以愛兄之道來亦溫然接納傾筐倒庋無復餘地其教人曰惟一誠字何事不辦中年大有所得著心性圖說荆川唐公順之念菴羅公洪先皆以爲卓見鄉人有爭及爲不善欲質於其間或至中途自相悔罪而返曰寧至訟庭愧見先生修撰升菴楊公愼嘗與坐終日每出謂人口見先生之貌如臨水月令人鄙吝自消聆先生之語如聞洪鐘令人

獻後錄

卷之六十九

四

曼山錄

無加於此矣先生所自井井命極理之誠必濟世安民之法年八十餘聰明矍鑠每登高涉遠少壯莫能及儀觀秀整望之如神仙然卒之前十日召門人子弟至默澁曰示自今數至十日寅時吾當謝世吾嘗以一死生外形骸為念今其時矣至期端坐此家人列侍勿當前鳴言畢而逝

獻徵錄

卷之八十九

四

史

唐守程廷策傳

汪道昆

歲癸丑辰州與計偕過余閣下襲而不揚啓折而前自適君伯玉邪余小子則海陽程廷策也問其字曰汝揚汝揚給以而試郡中時廖太史公出佐郡得孺子策大奇之既籍諸生相中貴人禮白岳曰諸生長揖心兼之比入幕謁先師據坐命講汝揚抗言上英主惡有掌國子魚朝恩且若奉命視工非視學也卒遊席罷講郡中以此知名幸而面汝揚今第矣既第則吾郡同升者七聚飲家忠愍舍中余故以酒豪遞為壽皆辟易余大呼曰主司昧矣寧有不任鄉飲

獻徵錄

卷之八十九

四

史

而任公車汝揚睜目曰伯已張吾請合從以距函谷余酌大斗而醺心壯汝揚夫夫故恂恂乃獨豪舉始授戶部山西司主事既最而奔母喪居父喪服除補陝西司主事署廣東司員外郎歷陝西司郎中先後監諸馬房牛房象房主都門告緡監十庫監兌江西監運大通橋監太倉庫既入署兼攝廣東司廣西司山東司所至議沿革獎便宜小者上部尚書大者入奏枚舉其著者則雲中告急諸軍待餉而譚上發帑餉二十八萬有奇莫為主運汝揚奮往次薨城驛廣騎遮道邊塵蔽天乃連車為營環營為壘衛上懸

縮偶語扶之百行開卒...
九江推修雲中勞固辭不行舉同舍郎王應...
尚書與語曹避轉餉君獨行曹平九江君獨請何以...
自言策無狀比及三年將檄所部寵靈為父母地...
神樂觀失倉糧額若干石當坐太常卿以下十有八...
人汝湯按籍核之則累歲耗當如是爾蓋幼侍考氏...
食借著畫几上學書既習九章復學握算考氏謂九...
章賈者事何學為對曰童習書數固當異日者幸為...
計臣當以此主計汝揚故善算以其狀白尚書尚書...
然之請太常得免陸太保炳用事貸商人柯鳳金市

獻徵錄 卷之五

忠

汝揚宣言太保奉三尺無寧以收責坐不辜炳聞之...
色沮而釋繫考癸亥十月朔不周風振郊關占為虜...
徵亟治賦虜大入掠通州以西 上以吳恭順孫司...
寇監崇文門程度支任城守警日急各門堅閉而登...
陴汝揚以門接通州安能以城下為壑乃畫地分部...
列旌旗布戈矛張弧矢總千山立騎者周巡畫則踐...
更夜乃畢作謀言虜近三舍避者千百億爭趨門勒...
諸材官門內懸組表三道道旁夾鉞以詰入者左詰...
而左入之出者右詰而右出之貯中堅以備非常皆

井井內外申令三五乃啓門入者魚貫從泥無所撓...
塞既則九門沮者畢至無留行守者傳餐士以精騎...
以芻材官以精朝則鷄鳴而給卒旦而周夕則日入...
而給丙夜而周羣而不驚信地不失跬步虜遁去旬...
有五日始休都人士多程郎具艾武材顧出為辰州...
守永順保靖二司餽故守旅幣充庭守讓而卻之吾...
第寶不貪爾入境則興學校贍諸生勸農桑舉鄉約...
簡畎僧通化居嘗以水旱禱而雩皆響應郡故患虎...
為文檄之神募力士捕之殪者十有二融風至旦日...
豹入南門占為火徵下令亟修火政禳之壇燁殆將

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四

震于其隣火星星然五門有備乃熄是日武陵火特...
甚馬底驛災民間乃呼神君籍籍稱三異矣蜀開府...
徵土司兵二萬征土夷守持之彊必不可發是嘗以...
禦倭赴調其為害甚于倭彼且伺徵發多貪婪聽之...
左矣彼中宿將不難以全蜀奉土夷罷之便所部當...
守議從之巨璫出填郢都得請徵辰州香稻米入貢...
守曰是產五寨若索之寨而郡輸之有苗懟縱騎啓...
蠻端不用命守又言攷之食禁是米故作膨脝藉令...
糝王食進之即有問守曰所聞大恐覆奏罷徵故...
守...
述視若遺慮百廢不舉叩之故猥云力詘輿贏

至則繕麗譙繕堽庫繕城郭繕學宮繕城隍廟繕
祠王支成祠張督府祠建辰陽樓江南築退
馬亭郡齋後盧谿歲有殍出俸餘餼羨設粥賑饑屬
周從事任之全活萬計籍上獄獄使者平反數十百
人谷開府以奔喪行疏守量移內郡父老千眾詣所
部請留所部且議留業已拂衣就道矣年未及艾家
食餘十年當道遞推轂之堅臥不起郡縣賓鄉射率
以疾辭竿牘不及有司紹介不出境外其嫻恤壹稟
於天性恥自封年十五嘗從父畫水庸便宜倡里人
築鳳林堤辰州爲植出舍溪上會大水漂民舍且流

錄微錄

卷之八十九

四

尸辰州召丁夫掩之祭以型缶亡何大疫病者三千
餘曹辰州惻然皆得就木山寇晝行劫勒里中少年
禦之人謂戰者且于城茲小試也旣而修始祖墓
飲世祖祠除首壇道葺先世亭以便行旅嘗獲金橐
遺旄陽道中則之賣藥家通昔飲慮失亡金者故託
于酒人語且應酣遞邀塗人分席不能飲提耳強軟
之舍人酒窮倚席以待頃之號泣者至果亡金舉家
未發歸其人掉臂不顧始奉使歸觀中道治吾宗進
士喪已入都西鄉同籍者百金以贖有頃歸再從兄
參軍渡海喪辰州故以諸生失期劉博士燭朴之五

既貴師事劉益謹雅以大度多辰州劉擢臺郎廷謝
而仆卒不起辰州旣爲之殯時奉使命當行留一蒼
頭護其喪埃其子至乃發出居郡購辰谿令楊威喪
歸則倡衆立常平倉以賙不給問家人產悉謝不知
秉心恂穆儼若無懷葛天之民至其發慮出謀猶之
省括中命旁綜百氏尤攻甘石家言卜衰旺審機祥
較若觀火公私多暇率自著書故有讀易瑣言中星
圖孝經忠經註行于世六都黔考星官筆記三才萃
見及諸集藏于家顧絕口不及綺語要之天授則有
明徵先是孫宜人有身封主事公夢朱衣魚服一人

錄微錄

卷之八十九

四

排尸入年十二卿雲見里中茹入學舍後山喬木千
章六龍見木末蛇蟄而起出塞熾妖狐夜自辰州赴
武陵逢遇游龍伏虎屏而退旣厭世見天使奉簡書
來迎市童臥病呻吟見一皂衣迎使君者啗索食
童惶急又一皂衣者踵至趣俱行大呼曰使君駕矣
其時辰州驟哭聲起童乃甦妻黨一少年疊於孤病
五年不解昔夢辰州坐大府掠狐數之爽然起語家
人祀辰州彌月亡恙藥之語怪夫非共見共聞者哉
往辰州語余昔在弱冠往往夢據高位簿責鬼神御
風周游窮寓內時郡城南無郭旣築乃符夢游跡其

奇庶幾乎通於神明矣先是辰州卽世郡人祀之誓
宗宗人祀之祠里人祀之社又十年論定博士弟子
三老豪傑請祀之鄉賢人言辰州以儒則闕以宦則
拙以經國則務自盡以居家則負俗務躬行身隱乃
託玄言遷僊乎遊方之外聞余游心西極紹介調余
吾將中天爲臺太虛爲席積翠爲戶白雲爲扇卽司
馬以問法來殆將無所置足反走爾居亡何乃見倍
適來適去寧詎能必之要之適來亦幻適去亦存吾
以是問辰州仲子涓涓唯唯速肯宜契辰州涓從
伯子潞季子淳奉辰州喪葬其山以母孺人吳柩

狀敘

卷之六十九

甲入

程漢陽金傳

汪道昆

自世宗斥不令其後諸執政率獎廉直厲官常
今文告日煩吏治日下要之吏者不爲厚利則爲名
高彼其營營爲厚利不遑恤名墨吏也營營爲名高
因而罔利奸吏也當世以墨敗者什七八以奸敗者
曾不能什二三固宜其下滋甚抑或嚼然而不滓罔
然而日章善矣甚者蛻舉乎汗漬之表利無所利名
無所名借曰不彰闇然自是善之善者也吾郡固多
士吾獨善程漢陽始漢陽舉于鄉蓋與不佞同籍故
尚書馮公爲督學使從廣衆目漢陽笑曰噫德良亦
廉徵錄 卷之六十九 四九 吳山陰
懸耳庶及彊矣未艾也往者人或少德良而持子短
奈何行縣而得老生德良卽懸何老也于時漢陽年
未壯公直以其懸而彊之越六年始成進士爲嘉靖
癸丑余守司馬而郡中在都市者十餘曹則皆推轂
漢陽卽得邊郡易耳使在郎署不亦發礪齒腐乎
哉亡何除南京工部主事始入部卽主筦庫故事自
部尚書至諸郎吏率取辦筦庫而隸視之奇羨則以
待部尚書廢勿籍漢陽不可卽出入至二百緡可勿
籍安用籍爲部尚書業已目攝之無所於 律 爲
諸郎具竿牘其隸錢漢陽務以其身屏之卽一

錢無所取給諸郎以例來索則取諸舍中應之

諸郎目攝漢陽罷勿索既出督儀真厥兼視漕漢陽令諸開啓閉必以時諸沮撓者必以法會龔御史愷王副使一襲各藉其鄉寵靈橫甚至輒啓開不可撻役夫而漢陽輒縛其舟人拘之市由是諸疆有力者皆辟易毋敢干時江西大賈豪儀真故通諸蠻酋長會督府徵蠻兵至諸酋長主豪家籍督府令集舟載兵境內騷動市人赴部訟豪狀部且捕豪豪抵鄉人萬考功書為豪請漢陽卒收豪以狗謝考功丁巳春考功署漢陽浮躁時太子太保王公都太宰詰考功

獻徵錄

卷之八十九

五

夏山館

往葛少宰獨多程郎何故見坐考功佯以漕司移司空文為解量移安吉州同知時鄭端肅治漕其移文則暴戶部郎中王尚禮儀真沮漕狀無預漢陽考功獨藉口甘心耳始入州境輒格督府令罷材官募州兵既而作長沙武河間其嚴招入壹如居部主筦庫其操法壹如視漕即循資遞遷所部未之奇也安陽郭公居太宰選部請以河間守柳州公曰程郎守固當胡為乎西鄢及公釋部事僅得戶部員外郎服除官如故有頃進貴州司郎中司主餉薊門其嚴出入操法亦如諸會諸郎與諸曹爭朝列主漢陽諸曹

由此目攝漢陽未之奇也執政方攝吏部瓊州守敗州人抵吏部願乞一良二千石振之攝公謂諸曹無如程郎乃補瓊州守選部則又以程郎未始有子何置之海外而南為尋徙漢陽余適填楚且得代疏略曰臣習漢陽守金康直乃今置之漢陽漢陽都江漢司最爾不及一大縣金可臥而治矣承天守先帝湯沐其重什倍漢陽乃今虛無人請徙金守便是時余疏七事悉納之攝公方出劉御史補承天議坐格所部輒以此規上指謂當事者不急漢陽漢陽沈沈其嚴出入攝法如故頃之上計吏部將以鹽筴

獻徵錄

卷之八十九

五

授漢陽余謂所知者曰公不識漢陽邪奈何予鹽筴所知者告曰漢陽信賢然老矣余曰否否公直以其多貲且斑白邪漢陽既倦遊計畢輒納繻闕下改南轅而東余宜言曰相公楚人奈何令楚中失一廉吏既問而知其為漢陽也屬吏部易繻而趣之漢陽余遣漢陽書公行所部尋上漢陽考即公薄二千石獨不為若翁若母博金緋地下乎及漢陽上程書所部置他郡後而郡中獨余一疏格不中覃恩他郡業已被恩漢陽不無快快會肺病作輒投効歸上知其不可留予致仕其年五十八耳始漢陽籍諸生未及

壯卒之得調未及者先後並以老耄此延陵相者之屬也藉第令老公孫弘馮唐何稱焉漢陽父業中從至煩質劑兄鉅個儻自負宜不易從漢陽顧善事兄卒化而循禮弟早夭其孤寡悉仰給漢陽中年畜兄季子爲後婦子具在食指益繁以故歲奉多不供久而滋甚客至輒典筭衣供具筭屢空客聞之相戒勿過嘗從所親謂米價所親之漢陽艱然曰旦日誠絕糧然終不以其故受外來餽所親或交以筐雖束帛報必相當既自漢陽歸惟是先人之四壁在伯兄業已卽世諸兄父駸駸貧漢陽既困自支復苦諸兄

家傳

卷之八

五

燈夜歸余調之曰漢陽倔強海內無兩終不聽顧鄉曲之譽日益起而郡守相則以鄉射賓漢陽人言天子既幸辟雍令郡國皆得以秩節養老是冬十月漢陽始耆月之下丁與懸弧會郡大夫方代天子饋餽爲壽漢陽漢陽樂矣余從諸鄉大夫後觴漢陽鄉大夫曰富貴而歸故鄉則古人侘之矣夫士或修之鄉黨壞之市朝或伸節于市朝而情行于鄉黨兩者亦猶乎乞墻掩耳之類也富貴何爲顧外之可以藥市朝內之不可以蒙鄉黨比于稅駕其孰如漢陽貧至其攻苦而甘之終不以奇節自見其在宗族鄉黨亦胥積久而彰觀其深則有恥不辱者其人也彼其取節焉者抑或浮慕其硜硜淺之乎觀漢陽矣古有惇史鄉大夫職之司馬知漢陽深是在司馬不佞

家傳

卷之八

五

余童時見葉後舉先生手明經行志一口不訛奇
衆亦稱奇脫其前池今葉公諱也後因歲試諸生
高等或傳其文至南都與數卷俱先公隱其名示
余獨深服公是歲爲嘉靖戊午公試浙江中式也明
年試禮部不第退而發憤文日以愈奇問焉古序記
雜體皆有詣乙丑之禮部試余在京師每過公必出
文觀焉或相遇則爲余誦之莽莽多恣肆獨以已運
又更奇是歲舉進士除軍國推官務文自如時時進
獻徵錄卷之八十九

行他郡然鉅族多不便隆慶戊辰遷撫州通判威少
聲喜進諸生如故今湯禮部顯祖在諸生中未有聞
也公獨異之湯生名由此起辛未會有薦公文似華
州者執政奇之擢都水主事是時萬安朱公爲尚書
獨以文重公有操觚必以屬公章奏不論也郎署少
事爲文益力名益起篇章播于縉紳間凡文略皆讓
公先登或一役而辭魚麗進皆出公手其文以太史
公爲宗思速或立豎子卽授然不甚爲詩在寧國時
又講新經之學及爲郎集諸講學者月爲會皆一時
知名

除虞衡尋晉都水郎中冬官數年且文且講學
出爲廬州知府與其佐不相能赫號競出因兩傷滿
歲徙下遷令壬午徙鄧陽復與佐忤漢水大溢漂民
居出倉粟數萬石賑之已發乃報時至鄧方月餘拊
摩廩厯苦矣乃與忤者猶生異議未幾遷後舉公憂
歸逾年遂中劾丙戌報罷公居官少醞籍又不屑下
人好爭是非守廬州時適他郡使者有所按廬州不
會公公卽大怒面盛訶詆之他如此等甚衆以故所
至輒齟齬諸工部曰葉叔仁素負氣又長筆扎意不
快尺牘輒發當竟以此躡矣果然惜哉家居不廢書

獻徵錄

卷之八十九

五十五

然不若曩時矻矻嘗與余觀新建公贛州手牘謂余
曰彼方宦未忘能心故精作莊子解下關謝客數月
鄉人猶皆以好書目公張司寇嘗謂曰公殆有書癖
性坦率不刻意家人作業售田宅者或詭其直不過
也寡合家不延客人招亦不往官府非時不見自諸
生已然迄不改公諱逢春字叔仁欲矯性以和齋自
號父後舉公選戊戌進士工部郎中有文名母羅氏
封宜人祖父牛軒公景賢常應舉不第精易學其系
出宋觀文殿學士葉夢得宋文章家所謂石林葉氏
者也公文所在爲集不十餘種行於世他藏家者尚

多公生嘉靖壬辰正月十四日卒萬曆己丑八月三日得年五十有八

卷之六十九

卷之六十九

五

德安府同知羅先生性傳

楊士奇

羅先生名性字子理以字行羅故泰和儒家宋有詩盧溝主簿曰伯詩嘗割股和藥起親疾縣表其所居坊曰旌孝者先生曾伯祖也曾祖伯霖祖見可父穀禎先生少孤貧自奮於學苦志畢力博記精思夙夜不懈既冠遭元季兵亂走避巖谷崎嶇困窮未嘗廢書卷性耿介一言一行必端不與俗人接雖至戚或涉邪行輒絕之然口未嘗言海桑先生陳心吾嘗稱先生及楊子淵有冰玉之操洪武初詔郡縣立學御史劉昭先知縣采譽望聘先生及子淵鄒彥高三人獻徵錄

卷之六十九

五

為之師時號楊羅鄧四年中鄉貢進士明年赴省免會試授德安府同知先是有寇號糟李萬戶者以衆入府治劫殺郡守以下掠庫藏官捕其衆悉就戮獨糟李逸去久不獲詔捕益急踪跡所過宿逮繫數百人諸邑騷然先生初下車民有負一囊詣府言糟李實死矣此其遺骸也問死幾何時矣曰一歲曰始死時曷為不言又驗其鬚髮皆在而皓然白也曰糟李年未四十此安得是耶答而逐之悉出所繫數百人諭之曰朝廷但欲得糟李耳糟李旦出即汝等莫是日寧家何為不自愛禮膚乃甘受楚毒而庇一

賊耶能從吾言今與汝等斯十日獲賊卽汝皆良民
衆叩頭曰府公欲生我敢不盡死力乃悉縱之七月
生縛精李至庭下民皆以獲賊勞而遣之命下賊民
鐵造軍器時共亂初定商旅未通郡民猝無所辦先
生居第後治蔬圃得窖鐵萬餘斤民爭趨求售同官
亦勸以售民先生曰固天以濟民豈爲我也悉以代
民充賦有餘皆入官庫錄兩不私焉其米藥之操愈
厲而郵民之心寢食不忘爲政以寬恕爲本惟賊吏
無所假應城縣吏劉仁盜官麥事覺府逮治之仁懼
逃匿會按察僉事朱逢吉過德安仁出誣告先生他
獻徵錄 卷之十九 五八
事將就鞠湖廣叅政陶凱吳雲按察副使劉某聞之
馳召逢吉還謂古曰君不知德安有羅同知耶廿七
府之賢守哉三人其可以枉忠賢哉岳州馬知府沔
陽彭知府及先生三人逢吉卒白其誣而正仁盜麥
之罪在郡四年閔知府皆先生總之秩滿詣京師坐
檀用草木染軍衣爲陳寧所劾謫戍西安行家無數
百錢怡然就役不以得失置意既至西安之達官貴
人皆敬禮之而安於處賤未嘗一毫干人郡諸生從
之受經後多舉進士去是時四方老師碩儒在西安
者數十人吳中鄒奕獨曰合吾輩所讀書庶幾羅先

生之乎蓋先生學甚博爲文章切深詩古體宗漢
近體宗盛唐書法鍾元常年及七十卒士奇少孤五
歲先生取而教育之有父道焉明年官德安又挈以
行又三年先生有陝西之役屢遣書督其學又廿年
而捐館當是時所以誨不肖者雖不能盡記而爲道
之大要不敢忘也恒竊私念先生所以修諸躬施諸
人者皆當追配古人而今之人知之者寡矣謹述其
槩以傳手錄一通以寄其子賓畿蓋又欲其子若孫
皆能不辱云

獻徵錄

卷之十九

五八

湖廣辰州府同知劉叔慈傳

劉叔慈廬陵人博學有文外和易而內廉介初為沅陵知縣以愛民為務致勤緩撫縣介溪峒先是民多困徭役竄山谷叔慈至計其丁貲而役之加以撫綏民悅流徙者悉歸復業有事訟不治以法為開諭再三心服而後遣之官市物於民未嘗急索民得從容應命而免於價滿之患陞北京行部員外郎時置行部未久且兵饑相仍之後庶務叢脞而工曹尤甚凡中外造作材物率取具焉董作役者皆中官氣勢不可近六曹官往往被箠繫叔慈以廉勤獨見禮於事

獻徵錄

卷之八十九

六

獻徵錄

卷之八十九

六

湖廣鄖陽府同知周君子恭墓志銘 羅洪先

聖人之道雖至近學者苟非忘已而無累於外固不可以造其微而質弗美志弗切不能學也美且切矣其時力不足亦無以幾動忍增益之功故學可精而不可期道可求而不可能此朝聞所以難而聖人之不數見復何疑也殆余與七泉周君師谷平李先生先生之旨統括包並不涉蹊徑以俟人之契悟君處三三子中獨以為名節不立不可以範俗也於是取所聞以自重其身又數年出而友四方之賢增其所未高則又以為議論不一不可以決趨也於是持所見以自居其學已而為郡政譽大起則又以為內外不違不可以適時也於是據所行以自信其心信吾心以行之其於為郡也亦何異於天下視天下事若無不可為者將出而小試而身病矣數月謂余曰吾今乃欲根未能除靜機未嘗入也吾幾不免罔生嗚呼今之才能如君者幾何人即有之固不能自致於道即嚮道稍信所行必不能一旦自見其短以為悔恨使不即死得踐言必且屢變以求其是不止於此也明矣然竟死也豈非大可悲哉或人因君卒咸疑聖道至大固弗若一行易完也解之曰僅健食力

者細民也如爲朱頸必收效遠而失美多固孔門取
狂遺意也此正可以觀君君姓周名子恭字欽之幼
有異質觸目而心解聞言面機生能超忽於衆之所
難而脫落於人之所執喜於用奇而恥於持下爲文
酷似其人有司駭之竟不第然名駿駭滿江右以增
廣生舉嘉靖辛卯歲貢第一歲貢故不以增廣生實
自君始明年卒業大學後連試有司又不第辛丑授
湖廣永州府通判至官廉儉逾儒生嘗奉父戒菴公
母黃孺人行肉食或不繼卽行縣蔬食蒞事事已嘿
坐或走學宮說諸生經義其他行罷建措一就已意
徵錄
卷之八十九
大率在慈惠省約人稱爲周佛子署居江華主治盜
賊多瘴君數數往久之得羣盜出沒道路與攻守之
宜躬蹕屨入徑洞撫諭廖道堅等廖感泣聽命嘗以
策干當道當道信之卒殲九疑郡盜魁鄭大義等數
百人道州蔣居鄉哨守疎遠增靖邊管戍將屯兵調
發有紀楚大饑臺省遣糴萬金君執不可比再至移
通郡在官之食以應分授其直纔六十金上不挽令
下不病農人服其敏檢郴州廩藏上議易陳化滯可
省歲粟文治僧訟當沒貢請市田增祀濂溪食其裔
孫之貧者君之官於郡多此類也居五年當道上治

狀越次擢德安府同知治如州歲餘以戒菴喪歸當
道廉之給喪費免喪至京師公卿以下問其來爭相
引重欲留內例不可補鄖陽府同知未上丁黃孺人
憂擯而病明年癸丑卒于家年纔四十有八君旣康
儉賻而後能喪

徵錄

李

俞長沙允傳

林大春

明興二十有七載 天子臨軒策士得張信而下百
人有俞允者字嘉言松江華亭人也官拜楚府紀善
改魯山令尋遷禮部主事奉命使楚坐還報失期謫
判長沙故今稱長沙公云初長沙公少時為人疏節
倜儻不羈然能力耕以事其父父性樂施予嘗與道
者俱一日有道人者羽衣策杖而過之因止宿焉父
命侍食備以美器道人輒置其一公殊不為意遇之
如禮明日道人者出遇少年行博於市旋博得一器
以歸其器絕類昨頃者曰器固無恙如是蓋道人業
已預知有此姑以試公耳乃公固不為動而少年者
輒恚憤益急與博徒十數輩求博道人道人每與之
博必得奇勝於是少年窘甚不敢鬪咸竊驚異之公
因笑而問曰而技可學乎曰子有奇氣異時當奉大
對為 天子命吏是不足學也遂別去公悟乃始折
節為儒補博士弟子是時江南甫定經學失傳公獨
得三傳於蠹簡中玩味久之欣然有得乃以春秋舉
畿內高第至是果舉進士歷前官如道人指其後之
長沙貶所未至會道病暴卒已而復甦先是公病既
革以易善待櫬于沙門七日矣忽有醫者買藥而至

獻徵錄

卷之六十九

李西

吳山館

或戲之曰寺有死者可復生否曰可入取青囊一粒

納公口中有頃得嘔數聲竟起不死於是家人大喜
競以金帛酬醫醫無所受詢其姓名亦不答也第云
長沙有白鶴大仙廟盍往修之俄失所在眾皆駭然
然後知其為白鶴仙神也而或以問公公始為言疇
昔事謂我實神遊其地而未嘗往也往而復還而未
嘗生也其靜定如此及至官訪之果得白鶴廟重建
焉居七年以壽終後六世孫汝為者復以毛詩舉隆
慶辛未進士假守潮州為予道其事林子曰余少客
吳越間嘗聞吳中人士往往談長沙公始終遇仙事
獻徵錄 卷之六十九 李西

私心異之及得其孫貳守公所為事狀始知公蓋儒
而自託於仙者其於死生之際視若夢幻亦可謂有
守能不亂者矣而論者又謂圯上之遇濟北之祠卒
成帝師以光輔有漢而公官不過為郎位不過別駕
以為公憾不知公於死生能齊矣彼區區得喪何物
者且以賈生之賢尤不免于長沙之悲而公乃不聞
其有幽憤之辭投湘弔古之賦其視賈生處此似為
適之由此觀之其迄于今以有胤嗣也宜哉

長沙通判陳公銅傳

顏璣

公名銅字堅遠南京人也其先本建安人宋紹化節度公申之實丞相秀國公升之之弟有子澤以言青苗貶明州遂籍爲鄞人國初有名端始以醫徵籍太醫院家南京子某實公父也醫有奇効京師詔曰陳君制何待二生公願異大醫公曰兄學醫當復入神公不愛學醫獨愛讀儒書族伯郁憲公廉勸太醫公乃遣之從儒師全克明授詩經遂舉成化己酉鄉試舉進士不第授黔陽知縣公性豈弟治事通大體初至縣稍民丁稅多寡均定儒役招復流離闕曉出數獻徵錄卷之八十九李本
千畝給無業之民置養濟院衣食無告積義倉粟俾民不恤荒歲省刑抑訟杜吏爲奸居一年庭無煩冤野無凍餒公曰民可教矣乃置社學修孔子廟興孝弟禮義之教楚俗居喪擊鼓夷歌乃論歌古哀詞民一嚮風老者語子弟曰微陳公汝其終于哭乎公曰民可役矣沅湘二江合流縣城下數決壞民居公作小舟數十艘募民采石焚堤自南門抵西門亘千丈水乃不溢縣南山間有三里厓路狹甚石堅不可鑿辰沅諸路軍往戍靖州夜每墮崖下死公督郵兵積薪烈之淬以醪醢拓廣其路丈許外緣以索行者不

害掘地得古義士張捍碑及宋令饒敏學寶山書院碑乃建書院於赤寶山下祀二公於後寢將圖新縣治忽大水漂木數百至乃底績又建面山草堂休沐也公民憂惶禱神雖老羸者亦拜稽竟日曰願以餘年報公病愈過市婦女子望之皆曰公貌得無少損邪鄰縣徭夷與民爭田不決監司檄公往公聞譬切至咸踴躍服與公出山嘗過他縣道旁小兒結雀爲嬉問知公名兒相顧曰公必惡我等戕物命悉縱雀去官滿當代民上狀乞留監司不許公行駕小舟獻徵錄卷之八十九李本
送於江者數百里爭獻蔬菓公品取少許還之殺羊豕設祖道禮成頌惠無不攀泣歸爲立生祠豎去思碑曰以無忘仁人於世世拜長沙通判察吏民所苦苛禮冗費悉刈除之決疑獄出冤民民祠于家監修吉王府程工節用倍省其費王嘉公忠廉屢賜金帛皆謝不受議復岳麓書院初渡江有僧來迎公曰安知迎予僧曰夕夢緋衣使君來訪書院故址是以來公喜輒砌得故甃識曰陳某造適同公名益大喜乃白吉王得故殿材成之祀晦庵南軒二公於中弘治丙辰奔繼母喪歸得疾卒長沙人間之無不泣下乃

請諸監司從祀於岳麓書院公居長沙黔人歲遣子弟一人來問安辛之數月鄉人過黔者云公卒黔人痛哭罷市後邑令以春秋祠山川後一日祀公於祠歲爲常至今長沙與黔人來南京者多就其家乞公像拜哭之公弟鏡官亦終武昌通判以廉謹聞子四長沂官翰林侍講文學行誼並有聞論曰人嘗言叔世民誕不可率以德一切刻深爲治何其濤哉通判公循循守道遲久化行而漸於匹夫匹婦之心要不可以智製廟食百世有以也士大夫學道致身與卓茂侯魯中牟並傳盛矣何必高位哉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八十九

六

山館

丁別駕旦傳

澹園集

余師天臺耿先生督學南畿以正學風士類其文行異等者不以夷之儔伍中命有司以禮敦聘入試時楊君希淳詹君應麟郭君忠信王君敬臣輩不過五六人貴池丁君旦其一也君字惟寅別號海陽父魁母王生于五人季爲君生而穎異氣骨朗峻音吐如鐘髻亂中動應繩墨斬不可犯而事父兄則雍雍如也怡怡如也惟謹少長昕夕承兩老人懽婚嫁喪葬一切倚辦焉孝友之聲譁於一時聞鄉先正李古源有賢行爲啓以贊終身師事之尋師於鄉東廓王龍獻徵錄

卷之八十九

李九

溪錢緒山歐陽南野諸先生所聞益淵博遠近之士負笈而遊者不可縷數君一以師友所講釋轉相授受大江以南蓋靡不知丁先生者監司守令屢相接於戶君談學論政隨機以應至孝子貞婦沈於下里者力請表章之小民冤抑不能自白語次間爲伸理不令其知也間有知而懷金謝者斥去之甚衆隆慶改元詔舉恩貢當屬君君輒避於姑孰以免久之當歲貢上矣復讓之徐宗梓而以身後之其恬於進取類此君雖貧士而扶顛振乏每傾囷不恤如殯逆旅劉生及銅陵吳生其著者也歲壬午始以明經授湖

廣衡州府別駕君不以一官自菲薄任其守興義倉修社學諸剔敝釐奸者甚具亡何督儲之會城監武棘業勞瘁甚而又冒風雪省天臺師於黃安山中苦寒疾抵任而卒得年六十有四貧無以殮衡人甚悲之君學於洙泗濂洛以下鮮所不窺薄神情妙傳獨得之東越與西楚為多居恒手不去丹墨燕閒之晷動必成書其邇源模範不怠羹牆曰思師錄溫國既老同氣彌敦曰恭友錄政有三要語具箴規曰名相行略臺省寶鑑守令寶鑑諸論學雜著詩文藏於家者又數十卷嘗作逐虎文虎屏跡作禱雨文雨立澍

獻徵錄

卷之八十九

七

作驅山鬼賦鬼嘯聲遂絕此有貴於文者詞藻可無論已君氣岸絕出有不可干之勢而禮讓則如慢如偽退然不敢先見義如責育之不可奪而處父師間然如一無能解之人談玄析義霏玉灑灑而行事縝密一無可指議所稱鄉先正歿而可祭於社者君是也子紹轅紹軾紹輅紹軾舉進士為翰林檢討收拾遺文略無放失而謂余素與君善屬為傳嗚呼君於是為有子矣

永州府推官郭公淮傳

郭一鶚

永州司理府君諱淮字達遠東泉其別號云府君性端恪淳謹恥問家人生產長善繼封翁省齋之志遭家多艱銳意制業擅一時文藻弱冠廩食郡庠十年中式弘治辛酉榜闈中座師初奇府君首二場卷欲以解首畀之已主試者閱至策場力稍衰乃中二十八名明年上春官即又中乙榜第一謂選人得四川忠州學正約士以行誼為先遇士之無家者壯而無室者多捐俸助給遂用是大得州士懽心士信愛之已擢延平司理無何親篆南平將樂兩邑清查帑藏之餘出以倡修李延平先生祠南劍人士翕然歸崇正學之化且服府君冰玉操持僉謂庭有懸魚之風已服闋補永州司理當道廉知府君明慎用刑無留滯大湖以南事更數十年不決者悉命府君一訊盡得情狀府君多所平反不務為深文苛求凡列郡經訊斷者自以為不寃即如東安邑中有江湖劇盜名一枝梅者以劫人定畫梅而識之示人不測不敢捕也府君業嚴督捕役獲在獄不踰時一枝梅又犯劫它邑被劫者以聞府君亟索在獄者視之其髮頭如故也府君退而潛思曰異哉斯盜乎胡然身在禁

獻徵錄

卷之八十九

七

內畫梅以驚恐人又在邑外意必掌禁人潛得盜
密約盜黨乃索一枝梅爲戎首可以行劫分子可以
激人告圖脫先罪若計東安寧得有兩劇盜兩畫梅
者因以榮感訊盜者耳目其巧爲盜而自脫固爾立
取禁人與盜兩嚴詰之如府君意指府君遂重辟盜
弁辟禁人咸服其辜聲聞上楚上楚至今以爲司理
公神明之照云視篆祁陽祁僻在山谷中有巨蛇卽
柳子所稱白質黑文者歲出爲山氓害甚則日嚙數
十人人惴恐不啻如南山之猛虎府君爲文躬祝山
鄉廟神明日巨蛇數頭無故斃山麓山氓歸德府君
廉徵錄
精誠格神乃獲免于搏噬之害理永四載當事者薦
牘無歲不下府君心念大安人春秋高更念有弟潮
州公樂至公方宦達于時盛滿造物所忌遂力請當
道終養不俟報而拂袖歸矣歸舍十年乃卽世顯督
先贈大尹府君于學而息產一以聽之豐孺人與子
兩山公每置酒高會鄉族一遂潮州公侃侃明發府
君終宴席不出一語在座惟聞欠伸之息靡弗以長
者推之且卜有後裔彌昌焉間嘗閱府君手澤所遺
從宦邸貽書潮州公談創居一事輒曰與民同脂
以自潤寧霜宿露處之爲安其介特恬靜類如此晚

歲令兩山公創別墅湖頭採名花卉徧植其中暇則
與諸昆季酣飲浴和分韻賦詩徜徉有餘適也子弟
間侍府君坐必述古人忠厚事規勉之終其身人無
間言

廉徵錄

卷之十九

七

知州樊繼傳

陳

樊繼字景昭句容人由邑庠生升太學起家學職正統改元用少師東里楊先生薦為興國州知州下車卽訓民以綱常之道擇其從違而勸懲之喪祭諸禮悉依文公所定不用浮圖未三年民化翕然庵觀寺院私剗者悉掣去驅其男女歸俗州治環水春夏為民病率民築堤以障之傍植蒲柳中構橋亭以便憩息民因名其堤曰樊公堤立碑志焉州有虎患禱于神數日兩虎自闕死其他善政尤多廉介公平始終一致居七年引老致仕去之日州民耆幼男婦送者數千人莫不垂涕為立去思碑

知州王勲傳

郭朴

王勲湯陰人少為諸生納粟入太學銓授涑水知縣慈於撫字明於聽斷衆稱其才正德初宦官用事勲歸葬其親者有旨令衆閭會葬所過州縣競事奢媚勲恐厲民止備牲醴數事逆瑾聞之忿怒欲立加顯禍時閭人有家於涑水者屢以勲清廉為解瑾俾邏校入縣署覘之室中蕭然惟衣帶掛壁婦子紡績爾瑾始信其廉竊以肉帛勲分給里甲一無所留詭言曰令衆感劉之惠也時優伶有進戲御前者一鬼躍舞於途諸達官過之鬼恬不畏忽傳呼王勲來鬼獻徵錄卷之八十九王勲避之問何故鬼曰官不要錢神鬼皆怕由是勲廉名徹於內廷矣特蒙旌獎且令吏部移文為天下諸官式擢知汾州勲堅持廉操終始如一無何去官歸來躬耕食力不履城市幾三十年始卒崔文敏公嘗謂朴曰王汾州之廉介苦節不可及也向者面語云兄若終於予前當為兄作傳崔舊贈勲詩曰地僻雲遮屋臺高月作鄰昔為強項令今愧折腰人勤力堊中榮生涯壠上耘明廷知已少誰復問沉淪惜崔沒先勲二年也予嘗著三士數蓋述勲廉介有士行云太守剛者流質樸矯顏俗終歲衣布袍朝夕飯脫

粟抗厲綱權貴惠澤洽鯨獨歸來耕石田蕭然一茅
屋佳史今已亡誰哉聞高廟

獻徵錄

卷之八

七

知州彭石屋簪傳

王時槐

彭簪字世望安福人正德丁卯舉于鄉爲衡山令十
年多惠政民生祠之移倅常州爲政務大體不事表
暴善唐荆川順之攝篆宜興却例供百金或以爲病
後來者簪曰後令賢必不予非不然吾亦安能以其
身預爲不賢者地邑民因事至庭輒論以孝弟忠信
已又取聖諭加註釋及先正教民語總爲論俗要略
遍布市村令家曉而人習之擢知靖州一月拂袖還
石屋稱石屋山人邑學上大夫郡縣長吏部使者莫
不願結一日之歡至相謂曰有不造石屋山人不爲

獻徵錄

卷之八

七

俊夫也以是長者之車日交于道羅大史念菴數數
乘筍輿訪山中簪第以田家茅粥糲飯爲供具僮僕
或私語謂貴客不宜爾公笑曰貴客乃以求鮮腍來
耶築玩易草堂及臥雲亭于石屋之上東廊鄭先生
特築行窩聯就草堂時時引入石屋中劇談移日崖
壁處處置盃興到取酒就酌爲小大癭樽令客自占
量因以授之樽罄則止亭傍鑿小沼深淺各半魚輕
重繫小牌識之客至驅魚淺水視浮牌惟意所欲取
賓客至者莫不盡其惻款鄉族糾紛得公一言立解
山居十二年石忽隕自爲傳誌祭文邀同志人別答

張御史鰲山書謂予今日歸矣乃沐浴見廟端生而
逝念菴先生京之曰吾始於衡嶽志見其探奇扶幽
囊印以遊以爲曠達之倚也已而聞其慕義拍勢買
棺以逝以爲剛狷之士也已而聞了巖之義讀志歸
之簡瞻其容雍雍耳聽其言洩洩耳貞而不矯達而
不肆則昔之知公者未也先生所以許公者蓋不淺
哉

湖廣沔陽州知州楊公茂清墓碑銘 張時

楊公名茂清字志澄別號芝山世爲鄞人至栢芸
生者公曾祖也諱九疇贈吏部左侍郎隱居教授不
踵非禮人以太丘叔度稱之博涉墳典刻厲於詩寔
啓楊氏文獻之傳栢芸生三子長諱自懲號梅讀亦
贈吏部左侍郎嘗爲泉州司理以資祿養非其好也
亦善詞賦與父競爽名聞海上而栢芸梅讀二集至
今並傳於世云梅讀生三子長守陳禮部尚書號鏡
川欽守卹南京吏部尚書號碧川初兄弟自相師友
繼取高第流聲執林嘗對掌兩京翰林時未之有也
康徵錄 卷之六 五 芝山 楊
碧川公初娶金夫人不予復娶於鍾年四十五而芝
山公生方在襁褓端默雍容家長老已逆意其非凡
矣稍長步履應對儼若老成旣十年而碧川公綰符
南翰攜家以從公學書課誦漸露其奇已而出就外
傳其所從執經師僉以偉特期之已而爲郡學生已
又以碧川公廢爲太學生曹耦推譽顧屢試不第先
喪金夫人繼喪碧川公及鍾宜人泣血悲慟裏事靡
所憾乙亥需次銓部授南京鴻臚寺司賓署丞時太
鴻臚劉公乾以公謙恭雅度兼有文章大異流輩對
事暑不容口曰此唐裴李宋范韓之後也孰謂任

子無奇哉在散職者凡九年茹疏服做以寡約自持
視貴遊公子崇奢侈奉篋如也秩滿考績陞直隸
池知縣池濱大江使傳往來如織民好訟難治公
乃因土俗相時宜廉民情稽故牒去所不便而與其
所便芥月之內上信下服俗用以熙有古循良之風
焉于時涇縣有王璜者通青陽富室周鑑金而欲陷
之預構一丐婦蓄之鑑至索金輒殺婦誣鑑訊者以
鑑富為嫌莫之白也御史以事下郡郡檄公往按閱
其獄詞曰知見何不指近而以五十里外麻客乎璜
既被毆軍地又何能辨麻客姓名以之為証乎又云

獻徵錄

卷之八十九

全

史

其妻伏璜背護璜又何能毆及胃腸死乎已乃訊証
人稍稍吐實詰旦至屍所益審居民則璜門有溝溝
布朽枵為橋陽出婦與鑑爭墮橋而死璜乃語塞而
鑑得免石隸楊翁生二子長子之子標次子死而婦
與僕姦翁逐之僕復潛至其家翁不直斥為姦也而
以盜撲殺之時標往青陽為親故寄僕家謂標寔殺
之也而翁則訴已當伏辜當道不聽竟以坐標翁屢
以訴公密偵其事得之而當道亦以標富憚於平反
公承檄則連青陽與標酒者十餘人問而訊之如出
一日乃生翁收賄而實標後三年道經其家其妻

女羅拜于道且攜一小兒告曰此標出禁所生也
公則楊氏斬矣又貴池王武業皮為生嘗與劉廷
為伴一日廷璋懷假銀及首飾數事約武渡江貨皮
武方缺食見廷璋至而喜其夕醉以烈酒殺而取其
貨與其妻昇而沉之江其情頗賄公廉得之妻當從
坐公乃釋妻而坐武曰吾憐其二子方在襁褓耳銅
陵胡生弘緒者韓太守試冠諸生有一家奴挈妻子
而逃弘緒訴媒氏之匿之也蹤跡所在相與執縛之
其奴先是病矣比送獄當夕身死其家亟陳于官而
客戶江西人其同籍也紛至為証御史按部訴之

獻徵錄

卷之八十九

全

史

以下公公覆訊之曰所謂鎖縛者實以送縣非私家
也況奴先有病乎遂原胡生會科試且追風夜以獄
牒上胡生遂得不坐而中應天鄉試其辨冤釋滯多
類此也由是八鄉黎赤率從化導賢能懋著檄委無
庸日在邑迄不煖於席時巡撫陳公鳳梧書其考曰
善守分足徵家學節用愛人不愧此心巡按葉君
鑒曰行已克敦古道治民無愧循良交薦於朝歷任
六載旌舉凡十數甲午陞山東沂州知州諸部俱有
聞之難曰豈有美如貴池而與之億惡地者哉去之
日蕭蕭聞者數事士大夫灑泣祖帳庶民

扶杖擁道遮留曰奈何奪我父母也乙未至沂河
齊之瘠壤也濱海沮洳十歲九歉遺貧公賦勸以萬
計鑿山煮海荏蕕之盜武相望也前政因循政者踵
接公撫字多方徵斂有法積負漸除民以寧居凡一
年而以才更沔陽道出貴池父老商旅逆之江潯摩
肩踵履翼舟輿而趨曰何幸復見吾父母乎至有掩
袂泣下者時郡丞李喬木在縣曰是不有新令乎而
鼓舞於舊令若是孰將邀之孰將遏之乃知昔人去
後之思墮碑之淚非虛語也丙申至沔卽其所以治
池與沂者參而布之而治行炳然於全楚矣比三載

蘇徵錄

全

考績恩贈鍾氏爲宜人當是時賢聲益懋顯擢且至
公乃嘆曰夫仕凡以爲親也生則致其養沒則榮其
號非以章殺私其身也今母氏已被國恩吾何求哉
且白首而殉祿貪人所以自阱也知止而免辱哲士
所以全身也吾其休乎乃力請於當道引年以歸其
歸也緝祖父之墓敦宗誼飭家教課子姓於戶外事
一無所問與鄉老南江戴公輩爲耆英會嘯詠風月
白首無言少履矯捷望之若仙每監司行部及部邑
長吏無不折節賓禮春秋飲鄉率尊之爲賓其以
慶俗也

其生也

寧鄉縣知縣陳芹傳

陳芹字子野景泰中隸籍羽林前衛家金陵自幼穎
秀過人十歲能賦小詩領嘉靖甲午鄉試屢上春官
不第乃往來天台攝山之間日與黃冠緇衣爲方外
遊壬戌乃就選教諭崇仁陞尹奉新調寧鄉非其好
也三上書求歸歸而絕意世事起遶笛閣五柳齋於
秦淮水上日與儕輩臨流觴咏居家十五年未嘗履
公庭及設時政所著有子野集鳳泉堂稿忠孝說義
行於世郡守姚汝循嘗評其詩清婉幽澹有陶韋王
孟風度書小楷則鍾太傅入室弟子畫則長於寫生

蘇徵錄

全

受山

江陵知縣朱公誦墓志銘

崔銑

嘉靖甲申冬予罷南祭酒北歸過寶應訪于友參
朱君升之暨其弟文學拱之于湖濱二君衰經出
頽哭曰不肖喪父銑與相持哭明日二君造舟次出
一編曰不肖孤應登應辰惟所不朽先君者先生是
圖予還郡又四年乃次二君所敘述者系以銘朱公
諱誦字存仁揚之寶應人高祖八三公勝國亂時以
雄富居西村宗姻避難者咸附之曾大父彥明大父
宗泰父璿皆不仕然負行能公幼而詰靈十歲能詩
正統間民渾朴不好仕宦公年十三父令坐肆治買
獻徵錄 卷之八十九 八十四 漫山詩

一歲間市賈金品俱不習父怒曰爾日何爲公曰第
誦書爾父曰能日記千言乃許歷試之果然聽爲第
子員期年父沒公獨與母居成化丁酉舉鄉試六上
春官不利乃就選得知鄆縣縣一歲中一切供應費
萬金郡太守姜昂自訂會籍削十費之七置郡庭公
固請下籍于縣行之歲終會乃又省三之一姜曰小
官府怨不避難能也倭夷來朝實利與中國關市守
臣怪倭久留鄆趨有司牽海舶行倭掠短兵諍呼出
卒夫數人死公馳騎入其曹語譯者以袖福約三
日關倭乃定增修錢溝七堰水不暴田歲則豐不

負稅糧是時鄆貨人掌銓善作威僮奴百人從恣刻
害鄉里官多曲承公憐抑之竟被擠改調長楊長楊
三里之邑公治民外彈琴賦詩怡然自得榮王就國
用蜀舟萬艘有司亟掠舟得百艘止公問左右夜中
何風曰來從東南公令馳赴巴陵索之三日報萬艘
完又奉臺檄入施夷豐解其積年讐殺監司賞其才
又得前治鄆狀交薦之改江陵江陵以丁夫車馬爲
大費公詢知邑故用漢邇更法使窮詰主者出匿錢
萬緡并計若干錢每歲費若干仍覈其數計之果有
羨者以母愛去既免喪遂不仕母嘗就養宦所後願
獻徵錄 卷之八十九 八十五

留寶應公每瞻望悲慕遇珍饌泣而不食寡妹貧亡
歸育之終身公生正統己巳十一月卒于嘉靖甲申
六月係男三人曰藩曰夔曰莊公體道懷文嘗謂友
人曰文主揚道不限世代豈必專師馬遷詩欲近情
且兼唐聲豈必止范漢魏升之傳公奧旨早與吳郡
顧璘徐禎卿倡古文于東南是時北部李夢陽武功
康海汝南何景明咸在朝廷大弘斯道六子者探古
發玄震耀宇內公既聞升之困忌口亦棄官歸拱之
及曰藩皆賦軼羣材日侍公坐補齋中談名理商榷
古事或扶公御小舫往來東谿田廬賦詩體物父倡

之子和而孫歌之銘曰位之不伸德則孔有既文其躬又遺爾後璋璋洋洋蔚乎篇章具區之藪伊誰與京

獻徵錄

卷之六十九

六

廣濟令海屋姚君翼傳

茅坤

海屋君者予外父高郵州判官姚公旭之子而予婦之弟也君始生有爵入帷中久之君故名應爵已而改名翼字翔卿別號海屋君少多奇氣高郵公獲君晚故最愛君予於諸壻間以能文名故亦愛予屬子兩人爲兄弟交予與君少共師事唐一菴先生已而予釋褐後力攻古文辭間嘗從武進唐荆川公遊君亦復改事武進公當是時兩先生竝海內名流收召後學君皆師事而學之得其雋然君多廉隅所至持桀驁不失尺寸絕不與世俗相浮湛茲則君所獨稟獻徵錄 卷之六十九 茅坤

行輩或數目攝之而非必盡出於兩先生者君旣謁武進公亦稍稍爲入室弟子盡得其所折衷六藝以來文章者之旨而君亦稍稍相馳驟頗起而肆焉以森豎而霆擊矣歸輒試高等稱爲高才生然獨數有試者屢卒不第君亦厭去不復肄舉子業予官書郎及按粵州按河朔時時來歸時時勸君赴公車君不應郡縣大夫及他按節使君時時遣吏人招之君且逃匿山谷間不出矣年四十九始及貢爲新在訓其訓新淦也不特世所稱譽經校藝而已輒出故所師事兩先生者砥諸生諸生翕然適于鄉李進

士樂出爲新淦令雅知君君復以師道抗顏其間兩
人深相結納聲籍甚君又別囊少所爲文章之類者
數十萬言流布江以西諸州郡間江以西諸藩吳撫
按使者交口君故書君之最以聞天子者屢且謂
君當備侍從不且爲國子博士矣已而無他援特徙
爲黃州府教授然府教授故無從司訓超擢者亦異
數也又未幾徙爲廣濟縣令方其訓新淦也以故通
判潘九思多鄉行當按故事沒則祀於鄉之社而潘
之子若孫第孱弱君抱牒以關說於李祠之鄉賢祠
而又別有盧生者高士也君復帥諸生躬候之而以
獻徵錄

六十一 漫山館

賓飲於學之宮當是時淦之人始知慕潘與盧而又
兩推令與訓爲名高及君之過廣濟也則又移故訓
新淦者奮袂其間聞縣行且屬審戶始入界未及抱
吏部牒輒檄召縣父老於庭而三舍之令各疏戶之
上中下之次以聞時縣父老亦以新令到出受約束
絕不知君所指注者爲審戶也故遂各以實聞君按
三舍所疏參相覈以故甲乙若鱗次縣數負稅歲報
僅什之七君以縣貧並習爲窳然亦以故時令所
爲征榷者無法也於是按緩徵量月日而時入之而
稅亦卒以辦言又厥故所按里爲供張者幾千金而

漢並罷去之縣之俗數以族屬相婚姻君下令曰除
故婚曾及產男若女者免科外餘不得違令違者並
坐罪以差已而又聞布衣吳自守稍能服行古之禮
者也於是單車就其廬風勵百姓百姓大悅時吏人
無遺廬庭無留獄君數以垂午退食而臥故扁其舍
曰臥齋蓋倣漢汲長孺之遺也當是時君之聲滿楚
上諸州郡間然君之氣多岸楚賢二千石若上海潘
公允哲名御史若豐城李公枋稔知君故數並書君
之治與行以聞而他岸視君者亦或陰以睚眦君楚
之賢士大夫若耿中丞公輩相與分庭抗禮爲莫逆
獻徵錄

卷之八十九

八十九 漫山館

交徧爲聲稱諸公卿間而他相異同者亦或喁喁焉
郡君矣君於是亦勅宦遊卽上書免官去歸來乎茗
上僅傍南城屋數楹圖書數卷客或過之蕭然四壁
立時時脫故袍帶貰酒間或籍請文者之家以投轄
爲歡耳甚矣君之家特以宦落也然而君之家雖落
其所好讀古先秦以來百氏之書不置問手錄左氏
春秋國語下逮漢魏晉宋齊梁陳周隋唐五代宋元
迄我朝之文而鐫評之凡若干卷而君之所自爲文
間亦尾焉君曰歷朝文選君又別錄武進公賢十所
爲文或猶中君旨者附友所自也於是并君所著爲

一編署曰師友淵源錄晚尤好易故題其讀書處

玩畫齋嗚呼君之風槩若此抑可謂超曠不羣者已
其事父高郵公與母仲孺人以孝稱沒而寢苦枕塊
毀且骨立傾家葬之走千里請武進公文以銘其墓
其他冠婚及春秋蒸嘗竝綿葛古曲禮卽如諸陵忌
聞君解官後猶不忘青衣角帶若入朝時高曾祖禰
四親忌君亦如之嗟乎君躬古道類若此非漢獨行
之遺者與君忽一日前揖予曰予所故師事兩唐先
生守其教不衰君所稔知者今年且六十有九矣恐
一旦先君填溝壑不及今請一言以自遺於世能無
獻徵錄 卷之八十九 九十 曼山館
露零草莽已乎予嘉君之爲人又聞其言不覺嗚咽
索款不自已輒爲撮其生平而傳之者如此 贊曰
師道之喪而學士之放辟滌濫者衆矣海屋君獨能
佩服兩先生之教以提其躬及官博士綰縣印綬卒
之經術飾吏業燦然聲施上章投劾炯然不滓詩曰
既明且哲令聞不已其近之矣雖然君儻春秋高日
艾月垂肅武公年九十而不忘儆固在君未帶閒衣
尼不云乎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也善夫

興寧令陳公交墓志銘

嚴訥

訥之姑之夫敬軒陳公諱交字汝同今之古人也父
曰知足翁封兵部郎中諱克讓娶於劉封安人側室
曰周曰章長子東麓公諱言仕至撫州知府周所出
也章孺人一夕夢吞斗間一星遂有娠以弘治丁未
十一月十一日生公而行居四公生而朗秀不凡知
足翁鍾愛焉旣就傳卽儼然自持舉止不苟其所嬉
戲惟密書先聖賢名號日禮祀之而尤獨繪陶靖節
像佩焉同學姚生私購淫書共流輩竊玩轉相手錄
公奪而火之衆皆慙且大恚公曰吾恐壞人心術耳
獻徵錄 卷之八十九 九十 曼山館
郡倅桑淪齋公聞之語於知足翁曰此盛德事不謂
兒童能之也年十七游鄉校所相與論文講學者皆
一時豪雋而浮薄之徒則絕不與處學旣自得文采
炳蔚部使者每試輒置高等旋食餽廩 世宗登極
之初舉于 屢試南宮不第而章孺人冉冉老矣公
重違親志遂計選得浙之永康縣令永康舞智難治
而公一以誠待之不事鉤距士民相孚不忍欺公道
通五省冠蓋相屬駟傳供億往往告匱公一切裁抑
縮費十四五民得安堵而過客則不便之矣有以毀
言告公公不爲動曰吾寧解吾職耳何忍趨合於時

務以悅人而為吾民病哉俗產文多溺不非公
之禁活文甚衆巨寇湯民範烏合為亂公挺身往
之立散其黨疑獄淹久公悉為剖決多所平反有干
請者公據理執法一不阿徇竟以此為權貴人所嫉
孽而調知湖廣之興寧狂獍出沒為患公單騎禦之
渠魁十餘人皆歸降號之曰新民歲大旱微服步禱
於江濱請邑不雨而興寧獨雨民喜相謂為陳侯雨
上官亦異之命建靈雨坊紀其事先是積穀數千悉
發以濟民饑而民多賴焉故事率三十年一伐山水
而巨商汪姓者欲賂公如往例公固却不許竟移文
獻徵錄 卷之十九 九十一 曼山館

不惟不預且不省聞知公薨仕時人有勸公
官者公曰猶欲事君而外欺之非臣子之道
需得則名器濫而吏治不振豈清時所宜有哉其
於掛冠亦坐無所藉為先容者寧其志之不伸而不
肯徇焉以輕失其身也嘻徇介公事知足翁甚孝
知足翁疾公額天願代知足翁恍然夢神與語曰念
汝幼子懇告姑假汝數齡周之遇章孺人也凌窘少
恩而公處其間亦多難堪者公含忍委蛇孝敬不衰
周後悔之而竟得其心公惻章孺人之茹辛也先起
承志務悅母心不但滌瀝之供而已知足翁余公少
獻徵錄 卷之十九 九十二 曼山館

身親重公敬之如賓燕處不眠教子以義方而亦不失其和公端肅方正性本天植平居雖見諸子未嘗不冠雖屆盛暑未嘗不衣雖當急遽倥偬而此心不擾卒業南雍時有鄰女翁之明日為徙其寓而亦不以言於人鄉人有冤獄公曰於當路脫其難後以女為謝公正色而拒之聞閭之中絕無媵妾見人畜雙俸心惡面斥不少假貸平生惟好道潛心篤學案上日置經籍展玩之而諸子百家自非詭於道者無弗閱焉所著有五經註釋及心說主一稿皆其所心體而得之者公年八十餘而疾作二子請禱公曰修短有數何以禱為曰惟誦韓子佛骨表程子定性書文山正氣歌以自怡疾革其子泣請遺命公曰吾使若等為清曰吏子孫斯吾之所遺乎且若等知反本乎吾陳始於漢太丘氏七世祖存一公自金陵來教授蘇州遂占籍常熟累代業儒而世善相承至汝祖兵部公恢弘雅度為名公所重號偉男子若輩做人懷無貲厥家聲思益光之耳因命啓篋視有簿子五皆平日手錄名儒粹語曰此以付吾孫可令熟識之而他則自數敝服外一無有也言畢而逝是為隆慶己巳五月五日

新化縣丞周舟傳

實錄

吏部考功主事周舟洪武十四年復為新化縣丞舟溫之永嘉人性明敏有治才初由進士授新化丞在官以廉勤稱門無私謁吏卒不敢欺驗民貧富及丁稅多寡第為上中下籍記之遇有賦役隨輕重使之故民不擾而事易集至于獄訟文牘務皆躬理之吏胥不得為奸罷諸役作民晏然安業由是流民之歸者益眾滿考課最陞考功主事既而縣民蕭俊等詣闕言自本官去職縣政復擾民不安業乞令再任上命吏部俾復為縣丞仍命禮部晏賞而遣之

陳德錄

卷之八十九

九十九

教授廖公謹傳

黃佐

廖謹字慎初南海之葛岸人恬靜力學凡經史百家之書靡不淹貫不妄交游以澹交名其齋永樂中學士解縉出爲交趾叅議嘗遇謹與之上下其論若蟹絲炙殺出之不窮縉不能有加也亟以名儒稱之爲謹題西樵讀書處有曰反身循理懲忿窒欲敬之敬之如金如玉稷契皋陶何書可讀蓋以聖賢事業期之也當是時讀書山中名聞公府識與不識皆曰廖五經廖五經云以明經舉爲四會訓導後轉通山教諭以教績著聞性樸實不能諛上官人或以俚語笑之爲古必謂泥古不通也乃作古必解以自嘲其文曰有孤魯先生與結吉先生同遊于廣漠之野衣大博之衣冠章甫之冠昂昂然飄飄然若遠去世俗而人莫知之者有方外之客適邂逅焉始而睨之中而隨之終則逼而近之曰先生之遊何樂乎結吉先生呀然嘆曰子豈能知我邪予之遊自樂予之樂耳復又何求客乃揖而前曰夫知進而不知退者非禮也知方而不知圓者非智也知易而不知險者非識機者也知有己而不知有人者非識時者也今先生博極經史而莫適其逢出入仁義而莫收其功周情孔

獻徵錄

卷之八

九

獻徵錄

卷之八

九

史山館

思千態萬狀而莫變其通獨不見今之人乎不以文而惟其人不以其仁而惟其親下以其直而惟其順若先生也久典泮芹寂寂其身名不爲顯行其孰聞德不見施孰知爾真乃不知此徒大言於斯文易亦自反遂以更新不古則必乃以我爲嗔邪孤魯先生乃驟爾答曰君子之於所知也則當有言其所不知則當闕而不宜汝談何易矧知其然夫君子進退義爲周旋方則易險中而不偏萬變曲折正以行權若乃肆口騰舌翻雲覆雨隨圓不方趨趨旁午此乃狂狎小人之行豈君子正大之矩也邪故寧不合而

可攻而心難移是宜乎人之不我與歟然此心亦古
人之心則其人亦古人之徒也茲願受古必之劣而
不願隨阿曲以諛使有識者吾將質而問諸彼大
方者其將以予言爲何如客既就去先生亦返乎所
居之庭除久之陞南安府學教授致仕卒其教人以
執禮爲先羣從兄弟皆受學者終身莫敢與鴈行立
從子惻宜德癸丑進士至通顯事謹猶執服役人以
是高之所著有濟文集藏于家

荊州府學教授陳先生觀墓志銘

陳衍

先生諱觀子瀾字也姓陳氏曾祖諱嵩祖諱宜父諱
盛皆不仕母潘氏先生自少警敏讀書過目久而不
忘稍長爲邑庠弟子員益肆力於問學爲文才思英
發出其倫輩洪武庚午卽以詩經領舉於鄉明年會
試後期補太學生又明年應詔選校官授福建延平
府儒學教授面聽 聖諭受襲衣楮幣之賜歲滿調
任湖廣之齊安郡凡七踰年以母喪去服闋陞國子
監助力請補外 太宗皇帝嘉其廉退除武昌府儒
學教授承樂丁酉領聘爲應天府鄉試同考官癸卯
及宣德丙午預考江西福建鄉試比去武昌武昌諸
生百二十人相與言於藩憲三司願留先生卒業三
司皆爲上請不報以嘗力請補外遂不還調荊州府
儒學爲江西福建鄉試考官先生所過四學嚴立教
條務爲諸生講說經史毫分縷析諸生不至心領神
會不止所在上官咸加禮遇學校之政日以修治每
歲秀士薦於鄉貢於禮部者出先生之門必多所至
考試皆稱克公衡鑑平居化誨諸生之暇輒爲詩文
以應四方之求其任荊州歲滿遂引年致仕歸日與
鄉鄰故舊往還賦詠爲樂而諸生自遠近來學者日

益衆正統辛酉復強起同考應天府鄉試時余叨典
文柄先生精力雖邁而識見則卓越他人不能及
爲人端重謹畏動有典則而文章亦工麗可愛於
若先生者校官中豈可多得耶

獻徵錄

卷之八十九

下

教諭李德傳

黃佐

李德字仲修番禺人博覽羣籍工文詞尤邃於經學
明毛詩尚書洪武庚戌以明尚書薦至京師上親
策問賜徐大全等出身有差德預焉授洛陽縣典史
繼遷濟南西安二郡幕非其好也政暇過覽帝王遺
墟登高作賦發其胸中磊落之氣人爭傳誦嘗著論
謂西安南陽皆天下大形勝所在建不拔之基者當
擇而都之江東非其匹也士林建其識歷職郡邑十
餘年年薄暮矣乃自陳不能吏願就教官得爲湖廣
漢陽教諭當兵革初靜養舍翳蓬藿中生徒僅十數
獻徵錄 卷之八十九 一巨 曼山館

輩皆野獮不可與語德盡心訓迪之言諸有司羅致
民間子弟之俊穎者館穀焉自是絃誦駢馳人知向
學矣秩滿改任廣西義寧縣學其俗尤陋德立法凡
遇家有吉凶事當告假者隨貧富以楮幣賙之孜孜
勤諭使約束鄉鄰不得爲惡習俗日美科貢漸盛當
道方薦達之而德以倦遊南歸卒于家德爲詩多效
長吉太白孫贊笑之曰子真混元皇帝遠孫也德乃
力追古作有易庵集行于時序者以爲跨晉唐而躐
宋元云少嘗自號采真子著論如子書晚更潛心伊
洛故世稱有理學者必曰李長史子孚字能詩

崇陽學諭俞公繪傳

王激

先生越人也名繪字本素姓俞氏號愛榴子少負意氣爲父兄服里正役輸糧後海時有閩寇先生統民兵有斬艾功不自叙年方二十有七狀貌甚偉邑大夫見輒奇之曰此非凡夫乃命補校官弟子員始習文字邑少俊以其晚學頗易之先生不較益自奮不數載薦于鄉爲養就訓導郡有閩經歷者薛文清公高第也名禹錫由國子監丞以言事落職先生日與講明正學提學陳公士賢方以古道勵士於先生雅相愛重每稱之曰若人體用之學非章句學究與獻徵錄 卷之十九 五

識時措大而已特章薦之沮于時例弗召以年資還崇陽學諭身教益嚴崇陽俗信浮屠先生著閑道錄具述求福出淨土之無益于得者開化之率士人習文公家禮邑俗大變旣致政家居四十年不苟出謁崇陽士人思之以正德甲戌祀于名宦丁丑浙提學劉公舉入鄉賢人以爲允爲舉于時赴禮部試過沛貸沛令馮公千金令實先生同郡人先生官歛時馮下世矣遺金還其子珏珏以無券弗受先生曰貸金無券馮信我也若遂弗償負馮多矣使馮復生其謂我何爲文告其墓固與珏乃受廣西嘗聘典鄉試有

以金賂取應者先生賦詩慰遣之其人愧謝去任惠州過贛按察僉事陳公壯以卒送之道經南康卒尹曰過窮乃陳姻家也尹信之厚致贐先生曰吾陳姻卒給君矣固弗受其平生取予不苟類如此雖司教聞朝政得失未嘗不憂喜 憲廟時羅倫懋以言被謫先生在歛抗疏請以已官贖倫等罪天下壯之其孝弟友愛尤出天性達于家邦至本無瑕 錄云

獻徵錄

卷之十九

五

黔陽縣學訓導凌公震墓志銘

劉麟

嘉靖乙未春二月二十有七日我友練溪凌先生卒先是聞先生疾造其廬而問焉視其腹膨脝如抱甕然而聰明無改生理則已去矣反與語惟念生平道義以舟車不足不得數相過從爲恨因告曰數日前曾賦詩語諸子爲予一誦末二句云吾鄉本是無何有此去誰知西與東相顧一笑命子飯予宛然壯遊風度嗟乎麟始至吳興得先生一再聚卽開心引喻由是麟藉以問過今末路爾爾先生之益爲多嚴溪亭陳練塘孫太白施菁陽邵康山輩皆自先生而結知求如先生之規益則未也先生端直高雅不爲時好所存所發務趨於道然輒晦獨深時人亦不盡知垂老作訓黔陽黔去吳興八千里先生素多疾無何致其仕而歸今天不憖遺全而歸之可謂與道偕行者也獨念夫名門華胄以京兆公中丞公進退治朝先生承之文學行誼不忝前修而所遇僅此可哀也已初先君之喪卜葬得名山在茗城之陽先生止之曰葬法毋近勢家吾黨宜守其戒麟遂舍去卜於僻壤未幾麟承恩詔起於家歷官御史大夫撫畿元生戒子曰此官任重責備君志意少布可歸也

之甫二年三上疏而歸此先生赴黔陽馳書曰吾念歸殊切予贊之曰歸可也乃爲君告於中丞鐵橋黃公公謀之提學少華許公曰適有收書事可便其行也因命之及聚首曰使事畢吾不復爲黔陽行矣麟曰善遂具書請老嗟乎若先生可謂聞善若決江河者矣夫人誦法前軌行之者鮮若先生可謂知行並進者矣狀稱先生曰議論平正志行潔良困而不失其亨窮而不失其達和而不隨高而不亢聞者莫不嘉先生之行而信康山之言嗟乎今蓋棺矣郡無直諒決疑辨惑望之何人吾哀將何時而已乎先生諱震字時東別號練溪其先安吉人在元有諱時中者任秘書監少監贈集賢直學士輕車都尉吳興郡侯時中子懋翁翰林院直學士逮壽四府君始遷歸安生均德均德生賢洪武戊辰浙江鄉試中式任武岡州知州考最陞應天府治中居官剛正不阿無何改知鄭尋又謫均有隆平侯者自荆還薦之曰可大任宣宗皇帝作招隱歌以徵之入見命階司馬又命掌都察院事並辭上嘆曰汝欲學疏廣耶朕遂汝高志御書賜老堂三字褒而遣之賢之子晏如業儒敦行精六書之法尤工李斯大篆二王小楷

召入中秘與修永樂大典書成拜吏行給事中遷太
科都給事中尋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掌院事舉劾
不避餘案憚之時與都御史顧佐齊名雖登顯融而
索無長物至以書抵家令賣產以供既卒訃聞於
上遣官諭祭給驛歸翰林侍讀鳳陽苗衷誌其墓
如之次子叔治夫人出夫人廣東瓊臺宦族今戶部
侍郎唐公平侯之姑敎早失怙贅于閩氏遂籍烏程
數子三先生其季也生而穎異有俊才博綜羣籍曉
析百家長遊郡庠同遊之士莫之或先又能樂志甘
貧事父母先意周旋甘旨之具不煩二兄此尤卓冠
獻徵錄 卷之八十九 五
鄉間居常坦坦不爲町畦鄙瑣之士或與先生接自
能消其邪心善古文尤長於詩文涵畜縝密詩清婉
悲壯一時名士未識面輒已誦其篇什有練溪集若
干卷先生初以鈎索富間稱雄比中歲幡然守約務
實一其歸趣嘗曰道學不在多言只人倫日用之間
盡吾心焉耳又曰君子小人在實與不實之間而已
先生每試必冠多士及科場輒不利以廩次貢於南
宮選授今官鐵橋黃公少華許公重先生之學到官
月餘即命提督寶山書院選拔名彥俾授學焉先生
入院舉立條陳說倫理之懿啓迪性命之微勸能

懲情取中庸大學諸書日與之講刪文章規格親爲
點竄一時士類改觀俾科第得人若進士危君嶽輩
寔倚先生造就之力北歸掃迹城府杜門自養圖書
左右聲靈不倦興到則獨步林壑尋芳討勝風度悠
然清修之範近世罕聞太守石梁萬公治郡方嚴絕
俗尤精鑒別至鄉飲大賓以爲非先生不可恐不可
致乃特遣教授陳祥麟躬造敦請一時盛典觀者噴
噴逮嘉靖歲甲午先生苦脾胃之疾黔陽之歸已十
手于茲明年春終於正寢距始降成化辛卯三月七
日年六十有五

獻徵錄

卷之八十九

五

黃忍江先生傳

欽定向

余束髮爲諸生，偃蹇黽序，蓋十年所。更庠師凡六七大都，如出一型，其不爲子雲所譏刺者，眇矣。嘗觀里中諸寒士，擔簦徒跣，爲俯仰計，良苦辛也。歲時贖家累族而謀，則又以無能修儀爲楚，或稱貸拮据以往。至學宮前，頭岑岑加重，足僮僮不敢前。既候之署閭，人預探有贊已，乃出見，見則往往以怒容盛氣臨之。已納贊，則手受納袖中，默以指度，臆非稍如意，始降顏色。相遇否則怒，益熾設諸難，督過若責債。風通然諸低徊，逡巡曲辭，竅說第得免譴訶，以出則自幸矣。

獻徵錄

卷之八十九

七頁

乃富室豪族子弟，至則輒款狎杯酒，交歡甚至。諱沒媒褻，無復夷等而富室貴族子弟出，則揚揚捫腹都騁奴橫行衢街間，覩朋儕旁若無目，流視之而已。余每慨然太息焉，不謂禮義相先地而陵夷至此極也。乃晚而始遇忍江黃先生，先生故未嘗爲嶄絕奇異之履，恂恂然貌若不勝衣，言若不出諸口中，介而氣和色溫，而語簡與人無封畛，而中鑒井井。余友彭公輔故孤寒士，先生一見輒器之，謂余曰：「彭子有仙風道氣，子得友矣。」先生遇余兩人，至輒留坐，竟日談壺壺，無倦。余兩人亦樂聽先生語，每至深夜忘歸也。先生

生嘗謂余曰：「吾初授官，命下時，一旦念之不寒，官以訓導名，豈漫哉！卽字義從言從川，朝廷欲吾諄諄以善言語諸生，相切劘也。而導字又從首從之，從寸則又欲吾首躬行以倡諸生，不可踰尺寸矣。非徒言已也。」顧名思義，厥任艱哉！先生故博洽多聞，從先生游者，咸虛往實歸，欣聲聞所未聞。憶余嘗病，先生爲述范仲淹示子書曰：「青年何苦多病？豈不以攝生爲意耶？門戶纔起，立宗族未受賜云。余聆之惕然，悚蓋省古人之愛身有以也。其志遠矣，又嘗述宓子之治單父也，其抑競崇恬，蓋感楊喬之喻云：而及時

獻徵錄

卷之八十九

七頁

時爲余稱引其鄉先正若虛齋之操履、次崖之風節、淨峰之長厚，其行事甚詳，竟日無一庸俗談也。時邑庠士餘五百人，賢者孚不肖者格，貧寒者依依若怙，而貴富驕蹇者亦戢戢斂斂，飭先生故未嘗一厲聲色也。其時條長鄙且悍，日爭腐鼠相詬詈，而顧獨嚴先生不忍忤，一日有緇衣欲葺梵宇，持籍丐助於先生。先生曰：「嗟，吾亦孔氏之守祀也，吾目擊吾孔氏之官不足受靈而不能謀，而顧爲若謀耶？邑令聞之，乃亟爲葺理殿廡云。」先生言不辯而中類如此。尋陞海寧掌教，行邑之士紳弟子不戒而退送者，無能數焉。

馬塞途先生瀕行留衣一襲遺代已者寓相傳意
代先生者雖不能盡繼先生志然亦感先生意指示
諸生不為虐矣先生陞任後越幾年而余弟子健補
弟子員弟時猶髫也釋菜歸而邑邑無歡余詰之曰
父兄覩汝髫年得汙游為榮矣而不色喜何也弟曰
吾嚮以學官仁義府也而今殆異所聞矣吾始偕諸
士謁先師繼升堂伐鼓拜揖禮成庠師儼然升座吾
俯首而待意初愆必有發教吾方延跂以聆乃庠師
旋從中座起掀髯信眉而揚聲曰若等公堂幣金尚
不具何也今而後不辦者視吾夏楚諸士慄然而恐
獻徵錄 卷之八十九 一百五
吾為之赧然汗下矣若斯而謂為仁義府耶游之不
足榮矣余曰咨小子後矣惜未得侍余忍江先生也
余益重感恩焉先生任海康凡幾年聞海康士德先
生如余邑相率建祠生祀之後先生思告歸余時典
學南畿也聞之寓書部使者屬遂先生志先生歸而
嫺友周元孝氏來督學元孝故亦出先生門者鄉人
士相率屬元孝當優遇先生聞元孝之校士於泉也
敬謁先生先生猶儼然以師道臨之更不一語及私
元孝以此益欽先生余鄉人士相傳以為美談云余
茲承之來意先生尚無恙將操几杖而度也

何而先生之訃聞嗚呼悲哉余少年在氣聞先生
論慷慨奮起私心謂即不敏當亦少自樹不負先生
乃今髮種種而齒鼎鼎而猶然支離悠謬若此不已
重負先生哉嗟夫忍矣先生諱傑字一貞泉之同去
人學者為忍江先生云

獻徵錄 卷之八十九 一百五
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九

歷代史綱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九十目錄

福建一

布政使

吳好德

蔣雲漢

蘇葵

魏啓

范輅

吳昂

參政

參政錄

卷之九十目錄

彭森

任勉

姜昂

參議

鄭澍

黃鼎

按察使

陶屋仲

高從禮

副使

張斌

杭濟

華景

周賢宣

蕭東潭

何鰲

胡廩

陸和

王懋德

冒鑒

王金

辛訪

辛紹宗

宗臣

僉事

陳祚

蕭顯

潘珏

胡憲

卜大同

任彥常

鄒賢

葉忠

參政錄

卷之九十目錄

目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九十

福建一

布政使

吳好德傳

吳福字好德浙之鄞縣人由進士擢禮科給事中奉使琉球遇颶風中貴人以下皆謀禱于海神福惟戒舟師謹檣柁而已使回與修永樂大典出爲江西按察司僉事入爲禮部員外郎與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成陞陝西布政司右叅政九載陞福建右布政使致仕愛吳中山水之秀遂占籍於蘇卒葬烏龍山

獻徵錄

卷之九十

一

丁憲完憲性至孝母喪過哀事庶母尤孝謹嘗以居屏謙諸弟僦屋自處郡人杜瓊贈以詩有今日重逢薛傳中之句後薦授高郵州訓導終伊府教授

福建布政張公斌傳

祥符文獻志

公諱斌字質中祥符人也幼醇篤嗜學中宣德己酉鄉舉明年庚戌會試乙榜授陝西鞏昌府成縣儒學署訓導事舉人端嚴範士正統己未秋九載秩滿給由銓部選送行在都察院理刑甫半暮考中庚申冬十一月欽授行在浙江道監察御史癸亥冬十月三載滿考甲子春三月母喪守制還汴丙寅夏六月服闋改除雲南道監察御史己巳春三月六載秩滿兩考俱稱職是歲冬十一月勅往密雲協贊軍務景泰壬申九載秩滿例當代而邊事孔殷時鎮守密雲古北口迤西等處署都指揮僉事張興等奏稱御史斌又理關塞備禦有策獄訟公平軍民倚賴遇警督兵截殺累立戰功乞留御史斌仍在密雲整理邊事俾醜虜畏憚保障畿輔制下銓部稽例議覆部擬陞正六品協贊軍務如故待事寧回京不次擢用上允之天順戊寅冬十二月英廟念公久勞于外召還朝命鄒來學代尋擢公福建布政司左叅政成化丙戌正月太監柴昇傳奉聖旨今各省布按二司堂上官關員數多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三品以上官各舉所知一二員明著才行實蹟并堪任正貳

以聞銓部仍會同內閣從公酌量定以職事。後有犯貪罪連坐舉主於是太子少保戶部尚書馬恭襄公昂等各保舉參政副使郎中等官王銳等五十二員各堪任。布按二司正貳官銓部會同少保吏部尚書張華益殿大學士李文達公賢等遂擢公本司右布政使。己丑夏六月江西福建二布政司左布政使關員先是御史戴用建言公舉薦以求實政奉聖旨方回官還照正統年間例保舉銓部行移在京府部院寺三品以上官俱詣內府公同保舉輿論僉同乃以江西右布政使林鶚補本司左而福建右布政使張斌亦補本司左云公適在闕下以右布政使入賀萬壽聖節明年庚寅春二月抵任公時年六十五矣乃鑒止足之義引年乞骸骨歸而巡視福建都御史滕公固留之公請之彌堅浩然還汴與里居諸耆俊爲嘉樂會優游林壑考終於家

福建左布政使蔣公雲漢墓志銘 楊廷和

公諱雲漢字天章姓蔣氏世爲重慶巴縣人大父諱友才父諱福以公貴封戶部主事加大理知府母張氏累贈恭人大理公精于醫有遺奇疾者每自遠舁至門求療公常虛外舍居之親調匕劑止愈乃去不責其報至今言醫者稱之公以天順元年舉進士授戶部主事成化五年陞興化知府丁母憂改大理府十九年擢貴州左叅政以父憂去弘治元年改廣東未幾遷福建右布政尋轉左十年上疏乞歸又明年其子恭自中書舍人轉吏部員外郎馳恩進階正奉祿徵錄 卷之九十 四

大夫正治卿十八年以尊號恩再進資善大夫蓋優游林下者十餘年乃卒公在戶部時爲尚書年公富所知事有難處者必以屬之嘗監收畿內芻粟乾沒者無所容乃揚言欲徂擊公所親或勸公少假借者公笑曰我命在天豈此輩所能害也執不變繼往徐州監倉夜夢白面大耳冠巾者來見曰我薛公之神也贈汝劔設有他虞擊之言已忽有鬼物擁隨公如其言擊之輒仆既覺莫知所謂明日舟經濟寧下聞爲急湍衝覆見者謂不可救矣頃之公手擊舟底聲聞于外人趨救之舟卽自正乃知爲神所佑其在

興化政尚寬簡獨馭吏不少縱後治大理亦如之
理徭役故無成法吏緣爲奸貧民病之公量其貧富
爲之等第因以稅役輕重乃均春秋丁祭頗用秕稗
公考訂儀式製祭器又延樂師教諸生肄習乃成禮
遇水旱禱輒應所至皆有惠澤及民詳審精密寧其
身之不究于用而不欲愧於其心寧在我無赫赫之
名而不欲逐逐於近利廉介之操始終如一大理有
紀指揮者嘗以寶玉首飾置合于中遺公公峻拒之
絕跡請口即不受盡一落視乎公曰既不受奚視爲
後在福建夫人病革移外寢偶爲穿窬者盜白金若
獻徵錄 卷之九
干父之外郡捕獲皆廣東興隸之資名識具存人以
此益信公之廉比致仕同官者贈之辭又使人出境
強之亦不可曰使可受何必踰境也莆田陳郎中仁
營建議謂如公之清節宜加寵異以示勸懲時雖未
行其言識者避之公天性孝友初自大理報政于朝
會貴州缺參政或以擬公輒又爲公少之公曰吾父
老矣往年吾母沒以官遠道不得親視含殮至今抱
恨今得此於吾鄉近是吾願也吏部聞語驗即奏
爲之既抵任踰年表入賀因過家爲
又留兩月大理公卒公實在側人以爲
獻徵錄 卷之九

二庶弟先爲先世所遺田宅器物悉推與之曰某以
竊祿可自給也居家訓子弟過嚴及待人溫厚有容
不見入過行有不得於人亦不辯但求在我者而已
無事則盡日端坐每讀一書終篇必掩卷默誦務得
其所以言之意首尾貫徹乃更讀他書晚年尤喜學
易聞其言者各有所得而退

獻徵錄

卷之九

大

福建布政使抗公濟墓表

湛若水

於乎是惟澤西先生之墓甘泉子表之澤西先生者
故福建布政使致仕進階資善大夫抗公濟世卿也
都憲雙溪公淮之兄太學生封之考也始祖曰邦愷
自宜興東霞埠來徙百濟里曾祖曰敏祖曰敏考曰
倫倫以公封稽勲主事妣曰王氏贈太安人厥弟五
曰淮瀾漢河湊生景泰壬申正月八日卒嘉靖甲午
閏二月八日壽八十有三配封安人王氏子惟封華
附鳳皇山祖塋之原公夙穎異十歲能詩塾師驚曰
他日必大就長益超悟學日淵粹試必冠于庠生主
試累嘉焉壬子應鄉薦癸丑登甲科諸老先生曰其
達矣遠矣爲稽勲主事裁節餘糧清稽黃務冢宰屠
公曰才矣進副考功協恭同寅考覈臧否堂尊曰允
矣甫正稽勲以親乞歸暮夜千金峻拒鄉人曰吾寧
愛此尤物也耶吾寧忍撓吾素知者之法耶君子曰
廉矣既還副使督學于閩崇雅黜浮士習丕變爰署
司篆情法兼得庭無繫囚撫按交薦之曰能矣賢矣
嘗輟衙之抑不以閒稍轉右叅提秋試多拔名士漳
賊方興督餉進征往來彌歲預遏賊謀以克應乎人
曰誠哉賢矣能矣分守邵武民大和會戴之如父左

蘇敬錄

卷之九

七

蘇敬錄

卷之九

八

系河南分守南陽地濱湖廣流民豪梗開示禮法割
斷無滯執法以抗藩王曰殿下不宜以讒殺人叅政
不能以殺人媚殿下曲白釋之尋轉右轄簡省徭賦
民以不擾君子曰仁矣惠矣久之堅疏乞休拂衣而
歸兩遇推恩進階資善大夫敘迹丘園罕入城邑鄭
御史慕聞舊知也覓見不得餽金不受嘗諭子封曰
人顯達卽聲色甲第游佃是好我寧有是耶古巷子
曰其清德雅操足敦薄俗矣迨共居恒制行立身事
親色養得一口甘旨必進焉而後食花晨月夕與弟五
人觴咏湖山卽席聯句怡怡如也宗族敦睦義塾是
訓婚姻喪葬有助不給君子曰敦孝友矣卒之前日
偕弟渡頭花下聯詩飲酒盡歡而罷期遊蓼我明曉
攬衣撫床問霄否囑治具忽噤而逝君子以爲善正
終矣甘泉子曰吾觀於狀而知抗氏之德其盛矣乎
夫達德之基也才德之幹也允德之信也廉德之辨
也能德之固也仁德之惠也清德之操也孝友德之
順也正德之終也達以基用才以幹事允以信道廉
以辨義能以固志仁以惠物清以操已孝友以順親
正以終命君子有此九德者可與爲世表矣

墓以告來裔

福建右布政使蘇葵傳

順德縣志

蘇葵者龍頭人也字伯誠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
編脩弘治丙辰次當同考會試柄臣屬其私人葵堅
却之遂謝試事被讒出爲江西僉事提督學政公明
壬子服馬鎮守太監董讓作威縉紳奪氣葵守正不
能從如讓誣葵葵之法司盛洪等臨治南昌洪欲刑
葵諸生數百出困人陳葵而去事竟得白增修白鹿
書院置學田收四川裝不能具其兄助之乃行四川
主受之知江西至福建右布政使卒正德辛未江西
學副使李夢陽請入白鹿洞先賢祠曰公昔省方
力德祀功祀二者公並有之

福建布政使司左布政使華公和神道碑

邵寶

正德辛巳冬十二月十二日福建左布政使華公以
疾卒於家公諱和字文光別號梅心更號雙梧居士
其先本春秋宋卿族散處四方其居無錫者蓋遠矣
在南齊有孝子寶者其族之望也未有曰榮者以仕
居汴至其曾孫原泉當南渡時始復居錫之隆亭勝
國時友聞提領州稅璞辟晉冀屯田總管茲爲都功
德使司都事皆未顯若功德之子幼武鄉稱栖碧先
生先生之子宗釋韓子與叔叔子宗隆則皆隱而望
於鄉焉蓋自宗釋徙鶴湖三世而業益盛宗隆之子
封戶科給事中聽泉翁守莊娶楊孺人而生公實始
以文科進封及父母位至二品前此未之有也公性
嚴簡卓榮器識英重弱冠入邑庠卽謂天下無難事
敏而力學初講業於長史漢成楊先生繼聞今致政
少傅守溪王公以翰林編修居曼洞庭山中遂與錢
郎中世恩過太湖卽其墓廬而學焉凡二三年文譽
益起學亦滋博弘治壬子發解南畿越三年丙辰試
禮闈得魁選旣賜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每開太師爲
大學士宜與徐公學士四明楊公升并然同輩亦

不能無忌徐公既致政公當授官得戶科給事中公慨然曰吾於是得言天下事矣會已未會試主事有起物議者公奮然曰此而不言尚何待乎遂入劾疏詔付于理乃并連公言官力爲公救而廷議亦多歸公孝廟知公直諫而重於國體既免所劾者官亦遷公南京太僕寺簿去國之日贈言者若干人有擬之唐子方者公至滁陽首去輪馬踰期之罰又禁隸卒勿藉於鄉野山麓歸箭于僧以茗遊客有屬吏詭常例以賂公公法而戍之滇南曰吾其以懲官邪公暇課諸生以經學皆謂得師三載遷寺丞又三載擢獻徵錄卷之九十

爲重矣倣棘得解元黃佐人歸公試丁卯艱歸棄堂食不取凡若干金事見去思碑未幾擢貴州參政以陝關改四川會詔取大本公率衆入梓潼諸山或以險阻之公曰君命也不聽適驟而至並而立者越宿羣木浮間而出人歸公誠分守西川守備內臣欲通茶於番以規私利慙金僉公公怒而却之茶議遂寢歲丙子鄉試又稱得人郡守有先爲御史負風裁名者寮長將以罷議黜公昌言止之而不受德君子曰古人之道也臣福建右布政使於是軍士以食缺告譁羣情洶洶公至曰食缺之故吾知之矣支不折食固獻徵錄卷之九十

福建布政使司右布政使狷齋魏公啓遺愛碑

張時徹

新建魏氏系出宋屯田郎中伯莊公之後是爲洪都世家公諱榮字喬儀別號狷齋生而朴茂劬學寡嗜欲舉弘治乙丑進士歷官南京行人司副員外郎郎中出爲福建右叅議轉左叅政右布政使中外敬歷凡二十年致其仕以歸初公之官司副也值逆瑾用事矯誣如火方灼乃抗疏論時政得失瑾大怒欲逮致重懲公解之曰是無他乃其地散無以自見姑欲賣名耳瑾意解乃得免自是杜門讀書日與白下諸生誦說先生所成立不下數十人其在北部吏事精核衆所難決者必咨於公鐵柯劉公德興孫公書其考至數十言公以此得掌南銓公之入閩也會大盜起古田縱略旁邑遠近繹騷所司上變告棘乃徵兵討之兵既集賊退保巖谷我師追擊失利當事者或謂杉洋爲盜藪欲勒兵屠之使賊無所舍藏且易以有功公獨持不可曰古人以殺一無罪爲非仁今千家之市豈必人人保奸者哉且渠魁未得而徒取此屬以爲功其非所以示武而昭德也巡察公感其言乃屬公經略之公馳至其地分兵屯要害以防奔突

簡徒振武徐道邑中之耆徑入賊中諭之曰倡亂者周馬良也若能縛之來歸誅止良耳不然則諸道日集若屬且孥戮矣於是賊稍稍解散良窮而出降民用帖席巡察公奏公功加俸一級時寇亂甫平當事者稍用重典繩下一時羣吏爭尚嚴急而公獨持平雖以此無赫赫名而民實陰被其賜屬郡田賦欺詭無算莫可誰何乃議爲均田法下所司行之戶有著籍而賦有常經民至於今便焉先是公嘗行部歷延平郡中不雨者踰月公齋沐禱壇下頃之澍雨如注上有祥雲一道逶迤里許公行雨中獨不濡見者異之又行部過一邑邑令送部使者出境公召簿尉前問令安在簿尉以實對公曰是邑小而無城盜所窟也萬一乘虛而集誰則任其咎者於是簿尉免冠謝輒徵民兵二百入衛是夕寇果至縣縣門反閉聞分司有人聲疑簿尉所在趨往劫之公聞變盛服坐堂上令壯士伏廡下大開諸門以待賊賊逡巡不敢入於是振袂一揮兩廡之卒鼓噪而出賊倉皇反走自相蹂踐以死市民乘勢爭執挺刃向賊乃生致賊首一人衣帶間得一小冊則羣盜姓名也循名求之賊無遺黨亦無寬其誠度沈遠率類此公居常

言若不出口至其力主杉益之議義形於色有毅然
不可奪者卒使古田之民全活以數千計非所謂仁
者之功哉乃公深厚不伐初不以語人人亦鮮知者
久之同事者以失策謫公古田之民始知公之隱德
也相與泣而言曰微公若其菹醢久矣況能長子孫
有田有宅耶我享其利而公則受其咎何居於是相
率立生祠尸而祝之越二十年餘而公子及齊君奉
使入閩閩人士及公之門者迎問起居聞公之歿也
則又相與匍匐哭祠下乃更樹碑儒學以永去思某
之待罪來歸也及齊君適蒞郡數枉過山中爲道公

卷之九十

十五

遺事且再拜請曰先子之績邁矣不肖懼民情之未
暢也敢丐一言之辱於乎愈瘡投珠免殉結草此特
纖纖細者報稱猶爾而況活數千人之命不啻什百
此者乎然則血食於編萌而光施於孫子雖百世莫
有替也已遂不辭而爲之碑因以祀享之歌綴焉歌
曰孰釋爾兮戈矛孰奠爾兮衽席彼洵美兮魏公弛
厥威兮布德秉我耒耜兮中戎蠶織乃室乃家兮以
飲以食公歸兮不留怙我民兮詞極垣斯兮門斯儼
新祠兮奕奕薦椒糈兮瓊漿醴鳴金兮戛石白馬兮
朱棠爾兩旌兮導戰公

右布政周公賢宣傳

王時槐

周賢宣字仲含萬安人歐陽文莊高第子也第進士
授繕部主事權制稅搜刮弊孔商民咸稱利藩校有
小艇百餘潛行劫掠號滿江紅者盡收之繩以法往
來無便遷郎中會建三殿取材川廣公建議材料積
而不用侵損實多奈何復苦諸省之民中貴人難之
公不少遷屈竟得請故事大役一興中貴人視爲利
窟蠅集其中相緣爲奸公酌估精覈羣閹側目竟出
爲延平守至郡以厚風俗正士習爲首務時時引博
士弟子誦說經義而一歸於實踐士喁喁向風屬島

卷之九十

十六

夷弗靖烽火相望山澤亡命棄隙竊發公用間謀募
敢勇潛掃其穴寇患悉平考績擢海道副使民德而
尸祝之有永懷祠有崇報祠有安貢堡生祠有撫安
碑有遺愛碑其爲海道會倭寇逼城公帥師敗賊衆
於漳浦民用無恐廣賊遁諫入漳公卽帥舟師親躡
行陣大破其巢還良家婦女勝者二百餘口是時兵
革倥傯德公方率諸士講道芝山書院辨義利崇正學
訪修潔之士躬禮其廬享參藩政立條編法民甚稱
便遷按察使特抑豪右之惠苦小民者尋擢右布政
會有修碑者假拾遺劾罷公既解徵與同郡諸君子

結社白雲之巖訓迪後進不爲奇僻語惟根諸日月
俗常使人自求自悟以是賢愚各獲其益嘗曰生生
之謂易天地之大德曰生此聖學宗旨也素恥干謁
而邑有大利病則未嘗不盡誠以告邑大夫每信而
行之鄉人多賴其德焉

獻徵錄

福建左布政使質菴范公輅墓志銘

呂坤

公諱輅姓范氏字以載別號質菴初號述咎子正
三峯柳州桂陽縣某里人也生有奇質長益英邁
正德辛未進士第仕行人是時諸所差違多徇干謁
而職司其居者顧或不與君卽上封事引明前典至
以冗員自讓侵官諷人于是使事復舊風采摠著嘗
使蘭州再使崇府皆禮成卽返無所滯留冢宰遂菴
楊公稱其學識氣節度越等夷甲戌歲按南臺理刑
明年授雲南道監察御史首言建儲以安宗社謂
先帝御極榮王留侍宜瑾亂法致之去京今當妙選
獻徵錄 卷之九十一 十八 吳山樵
宗室備儲貳位俟有青宮然後分茅至宋韓琦懷孔
光傳以上仁宗而其馳騁騎射服習戎陣不御深宮
孤立可畏諸語聞者縮舌是時軍官簡文王忠怙勢
凌辱監臨主事至捶殺其隸人太監黎安構隙寧淮
二府至折撻其長史南京守備劉瑯貪婪暴虐至令
都人罷市切齒刑曹郎中聽富民析產之訟至受墓
婦之金而徇偏私公皆歷疏指劾乞正大法南都稱
快其論納馬姬事比擬過直尤人所不敢言者也丙
子冬奉勅清理江西時逆濠虐斂方熾有勸公還
者公引埋輪事以行至未數旬卽論濠優泰蒙

居如王宮繼論濠令三司朝服慶賀歲旦典禮乃
劾太監畢真附醜仇正濟貨無厭都指揮郭宇傳
諸司消息罪狀重多且請 武廟或出郊原嚴警蹕
敦扈從以防不虞當其風采人或北范滂云然真宇
皆濠黨也濠真使人遮留公奏各先誣奏公離間骨
肉誹謗宗藩公巡歷至贛被 旨拏解繫獄拷掠幾
斃值 聖駕北狩釋迨七月後送法司議罪復值
聖駕南巡又淹繫經年始謫龍州宣撫司經歷爾乃
脩崇禮信均平賦役又使知送死之道以感化四夷
未幾逆濠及真瑯相繼以叛誅論者謂公有曲突徙

獻徵錄 卷之九十

十九 曼山館

薪之功文薦十餘疏辛巳 今上登極諸復原職送
者填道泣別名其厓曰滴泪厓閏月卽陞漳南兵備
僉事四閱月又陞饒州兵備副使蓋殊擢也饒州東
湖盜之淵藪也公議設官兵于康山以控制又禁遏
淮府羣校之恣橫乃修饒城及萬山東鄉二城創置
安仁一城皆經畫有式出納明允而又築湖堤以壯
學宮增漏澤以掩貧飢焚庫皮以祛積祟威惠大行
信義昭著盜戢民安屹然一方有郡守垂禮因公面
詰遂生荆棘且嘗見忌鄉宦輒與讒謗流布遐邇言
自論列浸及于公公卽懇疏乞歸雖撫按交留柁虞

亦皆不顧未幾一巡察使奏調公南贛以便行事
巨監司改調屬官宴然綱紀解矣遂三上疏得 旨
致仕饒人刊遺愛錄以傳公歸杜門課子當路故知
片札不通三年一日也已丑尚書胡公永清薦起公
密雲兵備副使尋轉木司討鎮賊有功獲賜金幣是
冬陞陝西叅政分守隴右駐劄鞏昌協勦西蕃板兒
等族再荷賜金七閱月陞福建按察使過家省母朱
夫人承歡月餘母忽違病不起居喪哀毀數日不食
服闋巡撫汪公瑯薦公與唐公鳳儀爲全楚長材乃
甲午春復起山東按察使撫按交薦秋陞浙江布

獻徵錄 卷之九十

二十

政使藩務叢雜乃未明振衣日中退食形神頓瘁
申陞福建左布政使七月蒞閩精神頓減思慮不
十月途中風痺卒于正寢嗚呼傷哉公和厚清直遇
事敢爲勇不可奪事母至孝獄病中形之下若嬰兒
孫女極孺 孺養一甥于宦所捐積俸貲立置家廟
序刊族譜同族人之不能婚葬者叔侄卒于金陵貧
醫其子公賙之以還又 其喪鄉友許君愷卒于塗
度窮爲殯殮至于辟薦名賢如恐不及雖處鄉州盜
盜亦皆有策然則御史之風烈潘臬之樹績豈偶然

福建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東潭蕭

墓表

是爲福建左布政東潭蕭公之墓在墨潭將軍山先墓之原其系出螺陂宋侍郎定基之族侍郎政事得荆公之文而益傳後侍郎數百年而有公其歟歷中外與侍郎正相等而政事所施有古良吏所未嘗者卽無荆公墓上之石其可虛乎自公起進士爲南京刑部廣西清吏司主事三年以承德郎進山西司署員外郎未幾卽眞爲奉直大夫轉郎中以薦出知州知府失上官意調瓊州歷中憲大夫廣西按察副使右江兵備廣東布政使司右叅政按察使福建右布政使尋轉左三年上疏乞骸骨遂致仕近世郎署被薦卽不補郡守郡守惟瓊州多不遷而又以他調來者必不得藩臬爲藩長積資二十七年無有訾議卽當次九卿又執肯曰致其仕以去觀公進退若此其政事大略見矣在刑部時以持法律忤近貴有聲故閩佛保謫死挾禁物費無所屬而火者徐美發其狀大閩高隆者思沒入之公得狀密遣邏者逮美以貲物至封藏于官高聞之怒使人來曰若爲郎中侵司禮監職事何也遂返我不者我且論奏若不顧官

公不應高言之尚書直郎中高益不勝忿上

公待理久之不得白會考察京朝官高復以浮言中傷賴尚書力救乃免又歲餘適尚書改北京都御史始上章白其冤而公以無事當是時使公爲摸稜語卽不及禍或畏禍見幾微亦不爲尚書所庇尚書者嘉魚李公承勛蓋名人也公既爲李所知又數數言之予朝顧得岳州以行岳當孔道困于供張公一切罷損而日斲斲民事常德滕逸盜十二人藏華容屬公跡跡既置獄未及訊而十二人者于鄉貴飲公求貸公不知也或洩于公公笑而不答明日出十獻徵錄卷之九十一
二人于庭曉之曰汝怖死求貸于某乎使汝實爲盜吾豈以一飲廢法使汝實不爲盜吾亦不以一飲自嫌故有出入汝慎無受誑也已而迄無左驗列其狀上下盡釋之公治獄用情不以喜怒輕重手無深文微名大抵皆此類也公爲岳州勤苦矣而巡撫都御史者以私怨銜公宗垢不得則第以爲儒緩不宜于岳改知瓊州至瓊值黎佛二之變往歲瓊人利黎田而懼其逼聚兵護耕歲四更番卒五百人兵寄溪峒半疫死而黎數出攻劫莫制至是佛二殺官吏處村堡勢張甚督府欲以大兵威之公曰虜係未歸而忌

之是促其死也吾且觀之兵而携其黨庶可乎乃遣人招降十八村至則厚其餽勞善諭之察其尤雄桀者倍與衣物寄心腹語令歸所虜生口別授方略密擒佛二以自效佛二素雄桀手挽強三百斤人莫敢近降者既受戒慮賊逸無以解口乃陰導官兵設伏諸隘而身給佛二以走俟稍倦分負其刀弩諸械喉走隘至則伏發因成擒佛二既得以大兵縱之諸酋恐奉約束輸稅者四百餘戶歲省防兵二千計活疫死者幾百人永淳令激源里賊爲變且薄賓州公在右江以兵請于督府不聽因自計曰此斷之我者

麻徵錄

卷之九十

圭

曼山館

也既謀其虛實出沒而是時思思土兵適罷古田之役遂檄以從更摘他兵佐之據險深索殲潘公廣韋公抱等一百七十有奇俘老幼六百籍所捕獲給軍餉而出其羨以報督府督府口雖壯之實嫌其異已不以捷聞公在瓊擒佛二無所序至是復見沮抑一不爲意且欲乘勝以兵臨八寨招藍昇降八寨本南丹屯地爲獠所據朝廷分隸土酋羈縻之然恃險遠數出爲患至是藍昇聞淥里之捷自懼禍及因請內附當事持勦撫守三說不能決公上議以爲受其降而襲之兵威鑿而疑衆信其降而忘爲備法弛而

貽侮先以撫守二說俟有他變徐制其後可也於是納其請以屬思思密建屯砦遣官列戍梗其出入而右江漸以無事陽明王公田州之役既降府爲州慮岑猛嫡孫芝切不可立立其季子邦相爲州官頭盧蘇爲土巡檢統其衆邦相忌芝爲後患而蘇素驍悍利立切且樹黨思兩除之蘇覺喉芝母携孤走軍門爭立而自與邦相相拒既殺邦相迎立芝諸土酋與猛庶子邦佐乘釁構亂朝議令土酋自相擒治而督府先有所入陰爲蘇掩罪蘇益橫嘗以兵衛六千人聲言見巡按賓州營城下御史引病不出諸司倉猝

歐敬辭

卷之九十

二十四

曼山館

噤口公曰蘇罪人也何敢爾遣千戶持符逮蘇蘇懼退營十五里囚首隨符來公辭色俱厲宣朝廷威令令自計蘇益恐怖請輸通賦斬首虜自贖至叩首丐死久乃許之因勒獄辭列罪狀停各首官職爲請命于朝督府不能奪是時議者以猛獠難制欲割隸土酋以其積威可劫又自保分地無外望可恃爲安公執不可且謂之曰朝廷以流官制獠非不知其勢輕也亦欲用夏變夷不忍化爲異類也今八寨固屬土酋未嘗不叛而田州用兵富貴安保吾豈不能斥疆土而顧以藉寇兵乎議者始詘先是岑瑋以思恩

叛朝廷既誅璿更置守而璿之餘孽金者潛他境至是諸故酋挾以邀我擁衆二千人南寧城下沈參將希儀慮爲變召以好語款之俾來見公公令候于賓州而密語沈曰金在則無思恩無思恩則廣右必危此不可不除也且其腹心楊留在賓州爲募兵已往附金金來而留應之是尚有賓州乎今日之事在我與公公膽智而達變吾所不逮惟所命無避也沈知無他腸乃與公計欲徐徐以他故散遣金衆而後圖之公至賓州擒金牛五軛載酒五十罌就給之金大喜沈給之曰汝欲得官胡不納我與兵備公金乎

蘇傳錄

卷之九十

十五

金訴貧則納帖子爲證沈復謂曰如兵備公何金曰聞兵備公素不愛錢小人不欲沈欲堅其意則以目瞬之曰弟以帖子來沈納于公公笑而密焚之亦更以好語時時款金間出漫語相調金既仗公不疑會御史巡柳沈與公說金相隨而沈卒擒金于柳卽又以殺金爲留功而謬賞以張之留愧見給又恐爲諸故酋所圍旋憂病死此事載唐荆川所爲沈紫江戰功序中序中功多歸沈故公語不盡載然非公沈故不能副任也公嘗以兩事忤督府似少愆其與沈圖金機發則轉意爲公若其敏捷者是豈儒緩者

爲廣閩藩臬議加賦決疑獄所執者尤衆公平生喜誦胡文定教子書故其爲人一主於恂謹篤茂與服寢食兢兢如寒素而當官行法不敢失尺寸以徇人至論人必取其長而諱其所短少時爲里中惡少所凌幾不免比貴以衆人遇之無所修怨兒子輩聞其事因以探公絕口不言爲誰氏也公年六十有七素無疾卒之日殊整暇

獻徵錄

卷之九十

十五

吳方伯昂傳

戚元佐

吳公名昂字德翼海鹽人六歲孤性端穎嗜書就學於里中朱先生問學日進已聞海寧祝先生萃者履方篤行以員外郎予告家居教授生徒四方學者多從之公短褐草鞋從一老蒼頭負書走數十里及其門就河濱濯足更儒衣冠以進謁者以告祝先生大驚曰此非可以常人目也既見拜而請曰昂魯人竊慕先生不敢請願受高足弟子學先生曰生來晚書舍盡滿無所置生唯室旁一牛棚幸無牛生寧得居乎公曰唯唯無不可於是祝先生益大奇吳生

謝徵錄

卷之九十

壬午

令人駭除塗墍便可居公遂解衣雜塗人共作不日就舍時祝先生持教最嚴常映戶以察羣弟子公在羣弟子中最苦外被一敝袍而束一敗絮襖又時時見老蒼頭寒則解而更相衣甚或週走于室中跳踊以敵寒威而日夜誦不輟其精悍深造蓋統緒羣弟子所不及也歲暮辭祝先生歸快快有赧色先生曰吳生去不來矣彼僅謂束脯不備也小禮不大妨孰是中止而令業不得成耳乃齋米二石布二疋遺贈吳生爲歲計事且要明年當復來也公曰吾事先生如此其淺鮮耳先生爲是者徒心營昂也不以此咤

力學依先生異日者悔何從乎除夕家庭啐酒螺

事已卽徒步詣祝先生北明祝氏諸族人少長濟濟拜元旦慶而吳生儼然在列祝先生大駭曰而安得至乎公曰先生所以愛昂者備矣士感知已可奈何由是感憤激發日鏤心鉛槧學大成弘治乙丑舉進士年三十六矣授宣城知縣宜城人弗善耕織公教之耕織民大喜邑當孔道多過賓過賓聞公清約無敢勤館人既三年更新建則寧庶人宸濠所居也方宸濠未敗時坐擁王號驕橫莫制日張爪牙索民租甚刻民不能堪遂結寨丁家山以拒之寧藩大獻徵錄

卷之九十

壬午

吳山館

謹曰新建人反諸大吏在會城者莫敢言公獨以爲民率有激而然不可以反名乃昌言而進曰始吾有疑于此民之敢於抗大王也乃今知此民非有反于大王也愚者徇財以忌生情者勢極而生變此可以理法散非可以威力驅也乃入丁家山呼父老曲諭諸父老皆頓首唯命而寧藩獨懇懇然謂公偏佑新建人也已而歲大饑公立抽補法以賑而全活者幾萬人未幾華林盜起又日夜調集兵旅以掩之境內以寧尋轉南刑部主事以持法謹不徇於上官請告歸歸六年起南武選員外郎擢福建按察僉事福寧

有訟要殺夫者獄已成公閱其詞証疑有冤私

神夜夢一兒據人腹初不甚解乃日踪跡四方而里

中有名杜福子者曾與其父行賈公偵而知之大喜

日杜福子殺人明矣神所告也密捕福子至一訊而

服妻得以不冤死古田礦盜起又擊捕追襲獲其渠

魁周馬良餘黨散去及進山東按察副使遂乞致仕

歸久之復家拜山東按察副使數月轉福建叅政當

是時杜文襄公驟入吏部日夜訪人才而公名冠當

時故察舉于沈淪之中以植之亦以感厲當時人士

也公入閩皆故遊地才志易展多佳政士民愈益喜

欽敬錄

卷之九十一

主九

晏山齋

歲庚寅侯官囚逸獄持大斧利刀橫行官署首戕其

方面肝腦塗地甚慘獨公以父忌辰愍慕不出得遠

其害人謂德孝所致云已而進右布政使司官頗嫉

之蓋藩司故多羨金公廉無取又峻卻人餽人惡其

異已而腹誹者訛訛矣公自揣不能諧世俗知非久

宜器踰年因譙樓震引以爲咎卽上疏請致其仕疏

三上許允歸之日士大夫設祖道父老攀轅留者幾

萬人至不得前旣歸遂不復從章縫游混迹農漁意

甚適人或狎之亦不較一日駕舴舺入郡城會郡中

諸人南行觸其舟兩措大怒邀公葺葺公素貌侵

又眇其一目布衣龜帽局促舟中舟中又無繁華供

具逆揣其爲農庄人欲道辱之公曰二少年秀士耶

老農誤觸舟不足辱藉令舟壞當代爲葺但老農囊

無錢能携至西門湯別駕家當貸以供費如其言往

湯別駕一見訝曰呀公玄遁久矣何以至此因顧兩

生曰此海鹽吳老先生君知之乎兩生微有慚色坐

定公具以告別駕曰泛舟於河兩相觸卽兩不能慎

也偏責公不可如公先達渠又寧敢責乎公曰兩君

子初不勝恚幸寬之至此又敢祈宥請以白金二錢

爲榜人油麻之費於是兩生慙然汗下惶遽告退公

欽敬錄

卷之九十一

主十

晏山齋

愈益恭必欲致其金而去明日兩生扶服謝過不已

公慰遣之公晚年不涉世故及歲饑數爲請賑海堤

爲患特疏於朝得專勅水利憲臣經理迄今賴保障

云卒年七十五所著周禮音釋藏于家往于游于祝

氏祝先生孫世德受學于予世德諸父舊與吳公同

業者皆已宦成而歸時時道吳公遺事予故詳言之

如此又聞祝先生死吳公奔赴喪次寢苦枕塊擗踊

號哭如子于父尤見其不忘所本云

福建左布政使何鰲傳

何鰲字子魚弱冠魁南粵登進士第知慶元縣慶元在萬山中礦悍難治豪猾持吏長短鰲至取首惡誅之與民更始治甚有聲 召爲監察御史佛郎機以素頑黠假以貢爲名兩臺不許遂治區脫東莞之南頭潛至京師見部不拜朝欲位先諸夷鰲與御史丘道隆奏驅之出境人謂鰲之不胥而夷鰲有力焉按湖廣持大體擢守松江副使浙江改徐淮兵備定驛傳約法歲省數萬築堤自沛至徐延亘百里河不爲害人以此歸德焉參政福建左布政湖廣道卒子愚

獻徵錄

卷之九十

三十一

吳山館

貢亦進士官福建都

參政彭公森傳

黃佐

彭森字伯森南海人少孤貧以俊材被選爲郡諸生所服衾衫破缺以紙紉而補之有司見而憫焉爲給燈油飲食使力學森以是得肆力於書援筆輒萬言皆中規矩永樂甲午鄉舉第一明年登進士授山西道監察御史陟福建參政始未第時聘同里女蓋卑賤人也及得解其家以寢辭親戚復以女貌陋止之森不可竟成婚恩愛甚篤生子皆賢而有文有舉于鄉者君子曰婚姻之禮以嗣萬世也非以論財也男女之居室以正家也非以漁色也近世鄉俗粧奩奢賦徵錄 卷之九十 三十一 吳山館 上侯不如色衰愛弛脫輒召咎皆森之罪人也森文藝獨居官無聞焉論其夫婦大倫則今之庭式面目人有所短寸有所長

福建石叻以胡公廩墓志銘

楊溥

公胡氏諱廩字致恭先世居安定宋南渡徙寧國高祖景仁再徙廣德今五世矣曾祖應榮祖子大考士通皆隱終祖暨父以公貴俱贈右副都御史公年甫一紀而失怙母淑人口授孝經論語輒能通大義出從邑博士授經重以慈訓之嚴刻苦就學每歿廬墓三年永樂初升太學歷事內廷擢工科給事中嘗攝通政司事太宗皇帝每嘉獎之九載陞交趾按察僉事仁宗皇帝以其久任近侍特留之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推恩封贈階嘉議大夫宣德中出師征獻徵錄卷之九十

交趾命督廣東漕運復命往巴蜀督軍民採材木既還改授福建右叅政秩滿以老疾致仕公居近侍每有建明同列多推讓之職都憲奉法嚴謹風紀以振督運廣東採木巴蜀措置有方人不勞而事集其在閩藩蒞事尚寬簡吏民懷之所至有施設蜀民貧者親死多暴露命從儉葬之福州城河久湮廢不通舟楫命疏之建伏波將軍祠創程明道先生道南堂凡可以化民勵俗者靡不用心致仕居鄉里以睦族教子爲事正統庚申四月癸巳以疾卒享年六十有八疾亟呼諸子侍側索紙筆書二詩以訓戒之

泰政任勉墓志銘

錢溥

昔我高皇臨御之日欲盡變胡習一以法繩治求受郡縣寄而得以全歸當時已無幾而況享耄耄保榮名而安故里以考終如吾郡自先生蓋一人而已先生幼岐嶷厲志篤學自郡庠生升甯監擢甲戌進士第授番陽令當時賢令得五人而旌異之先生居其一滿九載陞知蘆州會番民請闕請留移守饒州府以前守在改同知饒州府事薦爲福建右叅政入爲右軍都督府經歷考察南直隸官吏出知徽州府以事謫滄州者八年復以薦起知蔚州丁母憂服獻徵錄卷之九十

闕知睢州年近七十卽上疏乞骸骨歸壽八十有九卒初先生宰番陽思前令所以亟去率因襲苟且拂民情而壅上德口是法所以逮已也卽大書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字於廳壁訪邑有德學爲民所信鄉者爲四門老有事相與酌輕重而去處之有不便者或黏匿名文于縣門先生命守之曰是教我也俾勿壞後潛自毀去婦有新寡訴夫兄弗育已先生曰汝欲它適乎乃判其背衫曰餓死事極小矢節事極大後婦終守節它娶聞之亦無有忒志春秋一一丁祭羊豕悉科于民先生曰是豈崇報意哉歲令里社

分育而獻之饒者為令暇則坐學宮與諸生講解

授如嚴師鄰邑樂平傷屍証逮苦甚郡以檄先生即

微服得其情兇者款伏枉者得釋溥家食時嘗聞其

政及今閱天下郡志而饒果詳焉始知嚮所聞者不

誣善美煦士類方憂制中聞溥與北郭陸潤王競志

于學一日棹小舟從陸抵溥家盡索所為一覽之出

謂所知曰陸宜處錢出乎餘二十年來吾二人出處

頗定先生知言哉先生既歸日引諸孫授經史被野

服課僮孥耕郡大夫歲禮為賓弗預有達官過其門

往往閉弗納與知者談及今古事猶言論侃侃如壯

歲徵錄 卷之九十 三十五 曼山館

夫先生資稟豐偉長身玉立言動弗苟超然負出羣

志年雖耄而不衰惜乎材僅見於郡縣不得大展底

蘊而使斯世得盡見其所有為憾所著有微菴集若

于差存于家先生諱勉字近思松江人

福建右叅 公昶墓志銘 楊維新

公陸氏諱和字孟昭蘇之常熟人曾祖善卿祖子

父公佩以公推恩贈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母徐氏

封太宜人公少就學好為詩始規溫李尋步杜李王

孟諸家聲馳吳下或勸之仕乃入學肄經作文輒中

渠簾取景泰辛未進士歷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仁

恕明敏以文學佈法比常提牢牢重囚皆三木加鐵

索而臥之床偃仰展轉不得也鼠日夜嚙之血涔涔

流公見而輒求狸奴十數畜之牢鼠竄伏囚德之至

死破命按事于河南于山西肯一訊得其情議罪咸

允還奏稱 肯在部治獄率類是故亭三法司常有

大獄當會奏各擇其屬之尤典之公在其選每奏衆

推公草立就皆蔚然成章鮮不歎服居久之陟參福

建奉勅巡海道董兵餉先是有商率羣舶通諸夷遇

他舶無問官民皆掠之殺人浮海上如筏數歲莫能

捕公至即奮然曰是賊且不制脫倭寇突至將奈何

遂練兵發艦跡其所在擊擒之併其醜皆伏法戍卒

所居曰玄鍾營者久而弊兵器亦多朽窳皆為繕葺

若新漳泉二郡水嚙郭為築堤防捍倉庾諸宿衛

詢而盡剋之閩人服其威惠俄以讒罷歸時甫六

高者而止所著有室窗秋臺閨海雲泉諸稿藏于
公和易闊達有智龍精力奉母膏盛饌甘醴命侍兒
爭琵琶以侑歡去之二弟皆爲輸粟取散官榮之與
人一見輒如故泛愛善諱所識列侯貴戚近臣遊士
甚衆迂饒慶弔之禮鮮或失公隙常與游陟詠觴以
爲樂有醪率主之必益以已錢立治具加數倍每歲
元夕率張燈合伎樂燕客動數十人連數夕方已爲
人扶顛起廢周乏拯危常不計事利害貨有無爲之
殞死無所歸者數喪費尤鉅然視其曹無廢事察其
家無厚產世用是稱之而譏者反以是藉口其鄉先
蘇徵錄 卷之九十 三十七 曼山館

達有握重權者嘗屏人與客語時脫戶外恐有耳屬
他客莫敢進公直入謂曰明公當大公至正以倡百
寮何至屏人私語鄉先達赧然無以應公飲不能數
盃自食無珍味余嘗延數客于座或傳公第有校尉
徵賦喧其門客皆曰孟昭素持廉烏有是有之必其
館客也問訊果然其鯁而約又若此

福建布政司左叅政姜公昂墓志銘

王 鏊

公姜姓諱昂字恒類生而端重介特不苟言笑數歲
刻礪讀書成化辛酉占應天鄉試明年登進士第出
知棗強一意愛民凡所決遣皆自以不寬門無呵卒
獄無滯囚三年召試監察御史時方士李孜省得幸
公率同列疏論之命杖於午門外以親老乞改南京
河南道出理福建戎籍擢知河南府值歲大旱公至
則雨隨之洛人拊舞每晨吏白事退終日閉閣觀書
鞭箠懸不用時母夫人年八十以懷土屬疾疏乞近
闕徵錄 卷之九十九 三十八 曼山館

郡便養不許疏復再上三上至乞降府佐或教授它
日除邊遠自効乃改知寧波寧波聞公至同官皆減
去輿馬華飭俳優雜劇不一陳於前日本人貢過郡
望公迎戢六年復以母老歸養進福建布政司左叅
政不起且上疏乞終養母卒服闋部使者奏起之而
公卒公於取予尤不苟在官日買肉少許奉母自食
蔬菜子弟學書不得用官紙筆非歲首未嘗燕客不
受人饋貽亦未嘗餽貽於人權要請託一切報罷以
是人多不悅而亦不能毀也姜故汴人扈宋南渡家
徙崇明之西沙元時徙崑山之惠安鄉今爲太倉

人高祖諱仲和元海運千戶高祖諱源祖諱麓考諱
承贈文林郎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母曹氏封太孺
人

卷之九十

十九 曼山

福建右叅政王君懋德御金傳 王世懋

王叅政懋德瓊之文昌人也舉隆慶戊辰進士出南
京比部郎出爲金華守前後無善去者而獨君以廉
察擢江西按察司副使已晉福建布政使司右叅政
瓊管在海外而君父封公良溺與君母偕年八十餘
君爲吏十六年於外矣君無子多餌燥藥攝建南篆
歸而得消渴疾先是延平人有病此者以溺甘爲死
候君試之甘度不可起乃請歸余輩以君不可涉遠
固留之君慨然曰懋德之違定省十有六年願徼福
諸君萬一生見父母死且瞑不然卽死道路吾志猶
存微錄 卷之九十 曼山

南首也於是僚友爭致臚而君固推不受余謂君不
有父若弟在乎君曰吾瓊故魚米鄉家粗自足而吾
以十六年所餘月俸佐仲產爲二親養安所事諸君
臚且吾不留而亟行懼以歸覲爲閩人累也余聞而
心竊敬之君至延平不能前竟卒卒之日神爽不亂
爲書謝僚友誓不受裝費余時以君死不患無財患
不遂志古人主有聽臣下薄葬以全其志者卽爲請
於兩臺使者已之何如藩長不能斷聞於使者使者
以爲不可遂循故事括六百金遣使傳護之渡海
則授金於封公封公不曰吾子業有成言吾

奈何沒六千金以傷吾子之義吏固請而封公周
卻竟令持歸僅收其奠金曰爲我謝諸大夫老且
海外無能報也初君之辭職及遺命不受賻有言君
無子不爲老父窮弟謀爲非中也者余獨以爲不然
及是益法然而泣且歎曰嗟乎有以也夫海外之區
黎黎之與居而父子爲廉若是豈偶然哉夫君父子
卽號有中人產非有陶朱猗頓之富能土苴六千金
者身死而義故賻贈送至數千里外非所謂嗟來之
食此也而君之父義不以汙其子此非獨君廉也乃
其父廉有先之矣向使君疑其父有濡忍之志將爲
獻徵錄 卷之九十 四十一 曼山館

少子殖者亦安肯以堅辭卻哉余時欲爲君父子立
御金亭且紀之碑會有入賀之役而人亦無爲從史
者遂已顧緇衣之好有懷未吐私爲立傳以示同志
者述焉

論曰今世學者務明性命至薄辭受爲小節世懋竊
原原焉昔在西晉太康之末豈清談是乏而錢神獻
嘲遂以亡國廉頑之於義大矣夫恭政君學優服官
死而臨義猶曰難之矧其父志不由學而年在戎得
顧不尤難歟我國家崇尚廉恥薄海內外罔不奉與
世懋是以知周曆之長也

福建布政司左叅議鄭公湜墓表 方孝孺

太祖高皇帝以神武雄斷治海內疾兼并之俗在位
三十年間大家富民多以諭制失道亡其宗獨金華
浦江鄭氏以孝義聞天下特受褒賞恩數甚盛或爲
人所誣輒赦不問權其子弟爲大官每指以風切當
世而鄭公湜尤先帝所器也公諱湜字仲持洪武
十四年奸人誣告其家以交通賊臣事甚危公兄弟
二十五人存者幾二十人而五人爲公之兄仲兄濂
先以事在京師吏逮捕急四兄欲行公奮曰有弟在
其忍使兄陷刑辟自詣吏請行至京兄濂迎謂曰吾
獻徵錄 卷之九十 四十二 曼山館

家長當任其罪弟無與公曰兄年耄弟當任其責非
兄罪二人相爭入獄旣而太祖聞之召二人至殿
前勞勉之卽赦其罪賜湯沐酒食詔拜公布政司叅
政吏部奏叅政無缺員特設叅議之官以處之遂授
中順大夫福建布政司左叅議賜冠帶襲衣復命舉
所知因薦同郡王應等五人後皆授叅議有聞于特
公治福建吏民熟公家聲相誠勿犯豪將病民者公
與之爭可否帖帖畏服南靜縣民爲亂誣誤者數千
百人部曲多掠其婦女爲奴公皆言于諸將縱遣去
共不敢譁商有二人劇盜殺其一而取其財共一人

得脫訴于官捕盜在獄驗屍無有不肯承公夜取盜
鞠訊因縛置于庭歷下俾聽其語夜半盜顧庭
空無人果私語始知其沈屍井中明日詰盜以沈屍
處盜驚伏聞人神其政十五年正月二十日以疾卒
于京師享年五十有六公之先自宋同居至祖文泰
在元中世家始大考鉉封從仕郎江浙行中書省左
右司都事母張氏公少奇警受學于太史宋公公稱
其長才貌姿魁偉識度卓卓負氣有爲其事長待人
理財御下皆有方所創條教皆可爲子弟法今年
天子詔修先朝實錄公從弟前庶子濟爲史官與其

職徵錄

卷之九十

四三

夏山館

聯事柯因以文爲請孝孺昔年二十餘從太史講學
青蘿山數至公家拜其長老于堂上退而從公遊與
諸公子姓相與論難甚樂也今去之二十年長老多
已亡公之子姓多強壯爲老成人或已天逝而詢公
之墓木則已拱而其亦衰病無所用於世矣嗚呼富
貴不足恃惟爲善可以獲天之祐少壯不可常惟修
德可以垂令名於無窮然則後之子孫追惟公之遭
逢聖明以昌其家以永其令名其可不思所自也哉

福建布政司左叅議冒公鑒墓表 溫仁和

始予壬戌舉進士拜先生於禮闈未舉之先夢于鄉
人李鴻臚鑒携酒張樂於子廬予出見揖讓而駭之
李曰吾爲子開樂子獨異耶既三越月仲春予得舉
於先生先生刻予經義一篇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
德矣先生名寔與李鴻臚同李字和卿先生字廷和
其應如此先生始號復齋更號東臯晚更得菴世爲
揚之如臯人始祖致中仕元爲兩淮運司丞高祖仲
彰祖永宗咸有隱德考諱瑋號澹齋始爲邑諸生累
舉于鄉弗利行且貢適以例輸粟爲國子生先生生

職徵錄

卷之九十

四四

夏山館

於成化乙酉始三歲澹齋翁口授五七言詩即成誦
六歲授讀孝經諸書翁往梓縣學每戒曰我回汝背
誦訖方就食翁午不回亦不敢食七歲出就外傳道
經市中母太宜人闕常問曰市何所有先生曰行時
俯首記誦未暇他顧也幼而敬慎如此八歲四書即
成誦十三歲授禮經於侍御馬公繼祖始治舉子業
十四歲隨澹齋翁讀書縣學縣令內江向公猗來視
學見而奇之謂翁曰爾有子矣爲備禮送之入學特
建仕學書院命先生讀書其中提學御史上饒婁公
謙臨縣試取科舉得先生卷復奇之許入試場屋歲

化庚子當太比先生從叔政官南京戶部主事妻公語戶部公先期取先生過京讀書待試嘗泉見會同館中公目先生曰汝海濱騰鳳也是秋中鄉試主考泰和羅公西涯李公見先生於燕次各以所簪花爲先生簪之尋舉進士不第肄業南監妻公召諸生爲行冠禮是年告歸親迎弘治癸丑乃始舉進士預宴恩榮有詩曰十分榮豔皆休羨努力前程事兩般蓋志在忠孝也尋以省親歸明年授南京刑部主事嘗致書二弟云刑官難爲世有深文峻法以及無辜或者任情爲輕重通賄爲出入假權以報復其儒者又

獻徵錄

卷之九十

四十五

曼山館

不能鋤枉以植直甚可恨也適有告姦者獄成不服訓問至先生先生以數言折之得其情尚書戴公喜謂先生曰初獄能得疑獄是可知其政矣未幾以澹齋翁喪去京毀幾絕喪葬一本朱子家禮行之服闋改授武庫主事弘治壬戌充會試同考官轉本司員外郎陞車駕司署郎中尋實授時諸邊缺戰馬舊例淮揚備用馬止納折色至是欲令納馬計其廢數倍於民先生立草疏上之得復舊例時有中官守備南京倚逆瑾奏討馬五十匹給五十隻先生曰是何過多如此遂革減其半瑾銜之陰伺先生舉劾卒無所

得而免尋陞福建布政司左叅議分守建寧道既寧有異母兄弟爭家財連年不決甚苦楚先生委曲論以禮讓禍福遂和解如初建寧行都司都指揮聶賢和買軍民貨物妄受詞牒私役軍人先生突出遣私役者各還伍又以法例諭諸眾和買妄受者俱屏息汀州大茂山劇賊肆劫掠先生遣人諭以威福賊首來降乃給業與居地方獲安後分守武平處囚將樂有追賊驛卒三十餘人病且死先生呈巡按御史賀君泰賀批免追仍發千戶所防禦一年先生復呈賀曰此輩尚堪忍死以禦賊邪不待報卽釋之且納致

獻徵錄

卷之九十

四十六

曼山館

仕終養稿于賀遂告致仕歸先生事母至孝往年迎養母太宜人於京師出入起居無一時一事違母心珍味思以遺之勝日思以樂之太宜人病先生躬侍湯藥憂形於色太宜人卒先生亦竟以憂勞遂不起嗚呼痛哉先生雅性澹泊每危坐一室圖書左右聲色侈靡一無所好而事母之孝治家訓子之嚴卓不可及其處人如和風霽日藹藹乎可親至於臨利害決義利則迅不可奪每食止一二味非和藥酒不入口寒暑朝謁或燕會每挾衣食以行時自酌用之嘗曰吾有母在不得不慎也故雖素臠而神完氣詡壯

感者或不及在林下十有三年足不履縣庭口不道
世故鄉里族人咸敬尊之

狀徵錄

卷之九十

學

雲川

福建布政司左叅議黃公朶墓志銘

隆慶二年六月十四日薨黃公卒于寢邑人無遠
邇倪旄識不識莫不嗟悼之以爲善人云亡長者之
風不可復作已公性恬簡動必循理與人無競接長
者恭恭焉如不足接幼者疊疊焉如有就溫而有辨
詳而非苛人莫不以善入長者歸之是以其歿也嗟
悼之若此云公幼甚奇善屬對出語輒驚人年十六
補邑庠生游楊文恪公門公試之嘆曰奇才也幸自
愛自是折節讀書工苦茹淡厚自掩匿于世味泊如
也甲午舉于鄉爲亞元登丁未進士第授丹陽尹丹
蘇徵錄 卷之九十 四十八 曼山館
于畿邑爲最劇公先德緩刑條教明悉凡可裕民者
罔不爲之事集而民不擾日惟菲食敝衣若寒士然
祭酒姜維善丹陽人也語予曰黃公飲丹水爾當道
卽有不悅者處之自如久迺信服居三載麥秀三穗
士民頌德公讓弗居遷廷評報至方早猶露禱致雨
去丹日民戀戀若去慈母焉廷評職持法諸司不如
法輒駁之悉心推誠多所平反未嘗以法徇人暇則
從大宗伯南野公講明正學不事辯議默造其奧所
謂不言而躬行者歟予筮仕得侍公時終日不出一
言或宴會言笑晏 默坐無情容性不嗜酒飲止數

行夜深始散傾座甚笑不服爲有德人也丙辰晉閩帥
憲僉督屯沿海屯多湮于豪公悉繩以法吏畏豪懾
屯課日增福興漳泉有警奉檄兼攝多方防禦屢挫
賊鋒繼轉閩藩叅議分守延邵汀漳時閩寇日熾又
結粵寇爲援三省騷動奉 旨夾勅時督府絆于海
防公身任其難筭若素定迄奏平蕩提戈出旅險阻
備嘗日暑櫻鋒捐糜不恤前後力保孤城十數皆壁
守月餘寢食俱廢間出犄營使不得逞賊竟殲夷後
興化城陷人謂黃公在無今日矣軍行清肅無玉石
俱焚之慘有商誤被執廉得其實立出之全活數十
人

獻徵錄

卷之九十

四九

曼山館

命督撫巡臺交章薦揚以功奉 銳賞者三惟不事
脂韋以趨時好功竟隱而誦忘行歸即杜門屏跡經
史自娛而已公諱肅字文輝父簡軒任龍巖學訓端
軌節士卒于官祀于庠再贈如公官

福建按察使陶屋仲傳

陶屋仲表言臣父昔在方氏部曲洪武初以故官走
鳳陽時臣幼弱貧苦賴兄撫養至于有成其後以
爲鳳陽軍吏今臣叨蒙 聖恩備位司憲欲推祿養
以報生育之恩使父母兄弟得復聚處實戴生成諂
許之屋仲寧波鄞縣人初以國一生擢御史彈擊不
避權勢 上雅愛重之故陞爲福建按察使時福建
多滯獄吏寅緣爲奸屋仲至治賊吏數十人盡革其
宿弊又與學勸士撫卹軍民俸祿雖厚然自奉儉薄
有餘悉以施貧者其清介類如此是時布政使薛大
方貪暴自肆屋仲劾奏之大方有詞逮屋仲至京事
既白大方得罪詔屋仲還官閩人迎拜爲之語曰陶
使平來天有眼薛公不去地無皮後卒於官

獻徵錄

卷之九十

五十一

曼山館

福建按察使王公金墓志銘 孫 堅

正德甲戌先忠烈公爲山東按察使余以童子從侍時臨賴王公爲副使以故得識公子守謙乃嘉靖壬寅守謙遊京師乃知公以福建按察使入 觀卒京口且二十餘年矣按公諱金字曰良世爲許州臨潁人父曰相母邢相父曰璽冀州判官璽父曰睿合州知州益世閭至公益顯云公少嗜學長游邑庠善舉子業督學憲副車公某州守邵公實皆器重之辛酉舉於鄉明年登進士第授工部主事晉蘆葦廠有中貴人庄產輪納輒撓法公獨守正不阿奉 命榷稅

獻徵錄 卷之九十一

五十二

吳山館

浙江定估以至眇者爲準奇羨不入浙人至今稱之改刑部主事進員外郎有明決聲擢浙江按察僉事分巡溫處二府時鎮守太監劉景依勢作威大肆誅求會各道守巡官送災青文冊索餽千金否卽彙福百出公不爲動溫守營餽物以俟公聞之怒曰今日之事以爲民也奈何先割民媚一官豈耶竟不餽劉劉亦竟不能有加於公於是名震兩浙旣乃歲饑發倉賑賑活貧民數千人臺使者薦蹠交上擢山東按察副使頗理驛傳悉剔宿弊人人稱便值流賊猖獗制少同馬委公軍門用事多所裨諫以致有成功

兼管臨清曹濟兵備境內恃以爲安此余在山東時所觀記者也擢福建按察使故事本司諸費責辦庫役公曰是導奸也一切禁止任三月省費數百金剔蠹直免額聲載道朝論將大用之而竟已矣公歷官十五年捐館後囊無積金家無拓產生成化辛卯卒

正德丙子得年四十有六

獻徵錄 卷之九十一

五十二

吳山館

福建按察使高公從禮墓志銘 陶望齡

予所同乙酉舉仁和。高君諱從禮，字質甫，號曰青崖。以明年丙戌連薦禮部射策高等，除刑部主事，進廣西司員外雲南司郎中，積秩出守臨江府。居五歲，擢福建按察司副使，主屯鹽，尋以藩叅治閩粟，遂拜憲。使治兵於漳南，益予同年生九十人，而望高多職事。雄貴無踰高君者。歲丙午，奉表賀萬壽於京師，過里中方，客中暴疾而沒。當君新貴時，人謂其詳雅沉厚，大臣也。及歷試有蹟，長外臺，名譽隆起，又愈謂當然。而奄忽中隕，悲夫！君平居嘗銘其產曰：「恕能養德，儉能助廉。赴事欲勇，宅神欲恬。」初爲西曹時，方遣使出讞，選及君，君深自陳讓，至於再。四西曹郎劇使無甚出讞者也。或怪謂之曰：「公何讓之固也？」君曰：「昔歐陽永叔居夷陵，行視架閣，有積牘焉，枉直乖錯，不可勝覆也。退而以獄矢，故終其身精法審斷。予書生方師吏耳，敢專使命，上之以瀟事，怒李公材也。言者強諍，上持愈堅，法吏皆震怖，憂不可測。君曰：『聖主可用理奪，乃操筆爲奏。』曰：『材用夷敗，緬不無闢國之功。』據揭申文，自抵罔上之罪。又曰：『臣子報功失實，死有餘辜。』君父宥罪，矜疑人將效命。天子視奏，已爲

獻徵錄

卷之九十一

五十三

吳山館

露竟獲原解君之於用，可謂恬矣。臨江之咀有龍池，

羊腦者，南筠界也。巨姓主盜，盜殺入燒廬舍，操車馳往縛其帥，焚巢以歸。有羅氏者，擅貲養客，將爲亂。君復用奇計收之，民賴以安。龍池羊腦之人至今祠祀焉。樵事之興，君官閩省，會爲臺司，所倚中使者，運日動腕，君輒持關鍵逆牙以制之，竟嚴憚不敢恣橫。間開罪庠校諸生，徒聚譟於衢，窘迫莫可脫。君譬令執罪人以自解，而以兵護之歸。衆乃定，奸人妄奏言：「福建鹽使司多滯引鬻之得十五萬金，乘傳磨來商。」龜皆憂擾。君時主鹽法，挺身疾辯羣小皆挫服。爲檢麻律錄。卷之九十一。五十四。吳山館。緩四千有奇而止。閩貴人言於二臺，請以私票行。齟號曰：「抵引皆許之矣。」又賴君力爭而罷。紅番以頗來求市中，使以聞。君盛言無啓夷心，生方來惠，閉關謝却之。番乃引去。君於事任可謂勇矣。臨江據津塗，常以富人主客役役罷產率破壞更疏踐時諸富人皆行貨營免吏用舍視貨厚薄郡民皆愁苦之。君至官悉罷遣役者以公錢供而使吏主之曰：「簡客者守也。」先是傳煩而名爲節省，官損郵直而民陰率私錢佐之。無所告。君上牒請悉遣還舊額，清江鎮百估之所會也。故事官市民徒與半直與又後君在郡五歲

未嘗遣一卒適市僚屬感師之鎮人安焉鎮故有社
倉哀八都之粟立司正副以領之監守稱病君聽民
出義廩分五庾令自爲守官無所煩民以恃賴清江
之祠遺愛者二前守戴公德孺以兵從新建伯討逆
濠者也一乃生祀君而俱浙產君之於政可謂儉於
用恕於施矣此四者皆大臣具也君家貧少孤贈公
臨革命曰必爲儒用成吾志後與母居分燈誦績每
至丙夜鄰媼竊憐之爲資膏火日中無烟塵蒲案席
怡然不屑也後顯仕至藩牧常兼視數道佩組紛若
所治贖鍰未嘗私一銀或以爲言君曰今視吾矣冷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曼山館

時何如卿君體臙腰不任帶然生平少疾病至臨事
所守挺然壯夫不能及器望宜公卿少疾宜壽而年
不登艾位不究材悲夫

中順大夫福建按察司副使辛公訪墓表

何喬新

公辛氏諱訪字咨道其先本魏侍中毗之後世家真
定之陽曲曾祖友敬避亂徙許之襄陽城遂占籍焉
祖諱達以子貴贈承德郎戶部主事考諱謙以公貴
封文林郎南京四川道監察御史母蔚氏贈太孺人
公自少端重不妄語笑年七歲父兄授之書不數過
輒成誦巡按河南監察御史趙公遇諸途奇之召補
邑庠弟子員公篤志問學文詞典贍邑之耆宿皆器
重之正統丁卯中河南鄉試第三名景泰辛未登進
士第觀政吏部益務進學公退未嘗釋手時于先公
爲吏部尚書好誘掖後進一日召諸進士試之命題
以光武賜隗囂書唐人送李愿歸盤谷序公所作詞
理淵永先公亟稱之會都察院奏御史員缺詔吏部
選進士勤慎者補之先公曰勤慎莫如辛進士者遂
擢廣東道監察御史糾憲繩違克振憲度 康定皇
帝念西北邊兵戍守良苦勅公齎金帛往勞之先時
使者憚臨邊不親致賜故將校多侵剋賜物者公馳
至延綏榆林召集戍卒稱詔慰勞而賜之人人皆霑
上恩丁孺人憂解官居喪足不踐公門服闕赴京

同儕多願居輦轂下以便進取公自言親老願
臺以便養家宰王公賢之改南京四川道益以
自持風裁凜然都御史蕭公深雪之獄之疑者多以
屬公都憲軒公督南京糧儲持法甚嚴御史鮮當其
意者獨賢公且曰吾老矣堪代我者惟子而已天順
己卯秋應天府開科取士蕭公命公監試主司欲取
其所親衆以主司官翰林不敢言公厲色曰大比與
賢顧可徇私邪主司赧然而止遷浙江按察司僉事
抵任錢塘仁和二縣循故事具供張什物送官舍公
悉却之或以故事爲言公曰辭受惟其當而已何必
執微律

卷之九十一
五十七
曼山傳

拘故事也處州頑民聚徒千餘盜採銀礦衆議發兵
討之公曰兵刃既接必有死於無辜者乃揭榜諭以
禍福衆皆歡呼而散公暇輒詣學宮進諸生講論經
史金華舊有麗澤書院以祀呂成公歲久寢圯公命
有司新其祠宇又以何文定公基王憲公栢金文
安公履祥許文懿公謙承朱文公之正傳奏請立祠
鄉邦春秋致祭以風勵學者桐廬大姓連姻權貴怙
勢恣橫部使者莫敢誰何公獨捕治之當道交屬且
脅以危言公竟抵之法繇是忤權貴意有薦公者輒
沮之刑部侍郎曾公訪察浙江諸司以不職出者甚

衆獨稱公廉能力薦于朝陞福建按察司副使
初巡視海道瀕海大姓私造海艦歲出諸番市易
相剽殺公捕其渠黨寘諸法而沒入其艦事連達官
窮治甚急其家訟于御史誣公激變良民或勸公少
緩其獄公奮曰吾寧執法而死不忍賣法而生也自
是奸民屏息海道肅清未幾文林君卒公聞訃號慟
幾絕卽解官北歸僚友致賻皆不受既襄事負土築
墳于種松栢有助之者輒辭曰人子所當自盡也嗚
呼公之治行如此然官終四品年僅四十有八不獲
大用以究其志此君子所爲痛悼也居恒恬澹寡慾
廉微律

卷之九十一
五十八
曼山傳

官南臺時未有子或勸之買妾公謝曰吾妻已產女
矣安知終無男耶居官二十餘年常祿外一介不取
於人其自閩奔喪也延平太守與公同年知公貧厚
具貲幣將賻焉公知之過延平稱疾卧舟中不起太
守不能見而去平居癯然言若不能出口至其據法
守正毅然不顧慮雖萬夫莫回也昔孔子謂未見剛
者或曰中振孔子曰相也慾焉得剛嗚呼剛之不可
多見久矣若公非所謂剛者歟其所以剛者非以其
無慾歟予嘗與公同官于閩故表諸其墓庶幾有聞
其風而興起者

福建按察司副使胡公憲傳

馬 附

胡憲字時臣揚州興化人少補縣學生無寒暑陰晴事日一至學宮好事者常候之不失時刻君為人誠篤敦重不妄嘻笑性孝友同列嘗誑憲若翁怒子矣君歸長跪請罪父怪問具述友言父曰兒愚若固給汝矣即面父四拜謝過他日又有誑者仍前長跪父愠汝復聽誑誑耶君曰兒誠罪奈何貽大人怒父曰然則吾不罪汝勉之起四拜如初比娶婦戒其婦勿爲時世妝閨中相敬如賓相與數十年無嘻笑戲劇之態散學後入一室披覽誦習人莫窺其面每出道

藏微錄

卷之九

五十九

吳山館

上必行邊旁諸遇少皆起引避之醕酒言道上者見君來屏氣立道旁不出一聲望君行且遠至不見其響仍初舉弘治己未進士馬端肅公讀君試策奇其語直召見君恂恂儒者也授監察御史七日上疏論朝政得失極言竭論皆天下大計兼劾一三大臣不職其論戚畹張某中官李廣吏部尚書屠某都御史王越李憲柄國者不悅下君獄時戚畹某論刑部白康敏公令必致之死地端肅力爭之得不死落職補藍山丞未上遇恩宥進宜陽尹當是時憲之名聞天下士大夫自期以他日居言路必以直言自效者八

必擬之曰汝便是胡憲也端肅公累言吏部得

坐是補南京都察院經歷先是諸道率有事于憲久不行君至檢舊章復之諸御史頗不悅然素知君直無何悉知君君既去他代若者不敢望君竟廢正德中進廣西按察司僉事專董學政君動以身教崇雅黜浮敦重行檢所至凜然人不敢干以私試畢詣學傳籌名諸生以叙上講書史令人人自以所得自陳誦舛謬偏重謇訥不出者君溫言諭之爲正其舛謬倫其輕重使人人各厭其意而去立爲程法君亦依程法夜張燈觀書至丙夜不輟君取士詳審精密

藏微錄

卷之九

六十

吳山館

銖兩不差夜復該覽載籍用志不分終以是致疾正德五年卒于官朝命進君福建視學副使而君已不見矣君忠孝之懿之于天性而更一級居一官則又克清克穰果敢方直之風明白正大之體往往發于先同著于終始而無優劣全缺之限官中每退食私第妻子具服與君正堂相見君坐茶至妻起進茶再拜就坐妾乃進食旁立不動竟食無遊辭飲側之容盛暑家人終不見其裸露其諸細行衽席衾影之間皆可語人居官不營產業既死而家落所居老屋宇累父老于幼有志者所深悲也予少已知君名長

而君已死以爲興化固多名公卿求其內行修
獨之功無愧古人如君者恐亦不可多得也表
天所開著爲小傳備郡衆之缺

後錄

卷之九十一

六十一

福建按察司副使韓先生紹宗墓碑 王九

黃河太華之間有賢大夫蓮峰先生卒其子儀封知
縣邦彥浙江僉事邦奇工部員外郎邦靖國子監生
邦翊卜葬朝邑南陽洪之原而太史呂子纂述令德
播爲嘉銘納諸玄室矣惟是墓道之碑有關無以宗
親表賢別貴賤之等而紹來裔示後世于是謀之九
思九思少時習聞我先君言言先生才氣古豪傑茂
以過也弘治中幸謁拜京師而先生往時教授華山
下而受經之徒尊而仰之也是故稱蓮峰先生云先
生諱紹宗字裕後同州朝邑人也姓韓氏先生生未
辟而孤三歲而有智八歲行墮洛河水下一巨人扶
之出無恙問之狀貌蓋頰面長鬚髯父老驚恠之疑
關雲長云十歲讀書日記千言益受尚書十六而爲
學官弟子副使伍公見其文奇甚甚愛之呼曰韓生
二十三舉鄉試試進士乃不中而歸乃就華山雲臺
觀授經三年士遠近至者益門下多文武之才而又
浮渭而西登畢郢上郿城覽終南太白之勝又西至
于岐山之陽陳倉之口所至士多從之遊而文日益
壯益二十七而舉進士云進士授刑部山東司主事
主事五年而遷四川司員外郎其年再遷郎中復

司而雲南廣東二司者事劇甚部尚書特委攝然又或攝他司而終始刑部凡九年其所聽斷平反者甚多益數十百事不盡書書其大者都指揮王章者之守備真定也益橫甚虎而冠者也巡按御史柯忠勳奏章亦誣奏御史郎中往勘而章恃其有內侍出謂道上執賓主之禮郎中怒鞭之道上三十遂核其罪免官當是時真定知府者亦有內侍而入謁若郎中微持其陰事乃復長跪謝無狀死罪幸使若寬之不可竟奏抵于法太監石巖者鎮守大同而都御史許進爲巡撫惡之兩家相訐奏奏下給事中

獻徵錄

卷之九十

六十三

同郎中往勘往勘而嚴罪有端而許公無有給事中御史以爲亦宜微入許公以塞口郎中曰天乎乃有狂人罪而避已禍者固不肯獄成嚴深疾之舍給事中御史不奏奏郎中言郎中黨都御史罪于是天子震怒逮繫郎中而遣他官往勘則許公左遷又郎中竟亦無罪當是時安遠侯者好結客客與遊者皆貴近用事有氣力者侯與都御史某者不相中具奏北闕下郎中按問而侯賊以鉅萬身所殺傷數十人奏請抵法天子不可如是者三而是時彭公詒爲尚書曰郎中力窮矣乃自具奏然不竟罪侯者

諸客之力其後京師有一僧善太監梁昉而稱曰僧一日某伯者出而僧正衝其前導捷僧倚梁昉奏伯繫獄而自從昉匿不出也郎中追出之抵罰而京師爲之語曰伯繫獄僧入窟掘逃僧韓郎中頃之又有樊舉人事樊舉人者蓋壽寧侯之門下客也壽寧侯貴振天下而其人負勢以逞謂無奈何何益勲戚貴臣一切奏狀皆出其手然駕空亡事實至是奏下郎中郎中具知而詰其主奏者勲臣曰誰能爲此奏乃具以實對曰樊舉人爲此奏于是攝樊舉人是時樊舉人匿壽寧侯所甚深乃百計出之出之而下

獻徵錄

卷之九十

六十四

獄數日矣乃郎中一旦出門見地上一卷書取視則俯書樊舉人罪狀宜必置之死不死不可郎中笑曰此樊舉人所自爲書也詰之果服同寮咸請此畏笞誣服年何乃自爲此郎中呼樊舉人出使背誦其書背誦不訛一字同寮驚問曰何乃自爲此對曰韓公者非可搖動以勢斬生則必死今言死者左計也幾生我耳郎中曰不然若罪不至死于是發戍邊未去而壽寧侯雖心惡之然無如之何朝審囚徒中有亂義男婦者死冢宰三原王公疑其太重以問主者不能對郎中前對曰義男犯其父與生男同科有之乎

家宰曰然則亂我男婦者獨奈何弗死也家宰
知郎中乃愈益重之遂欲起并異等以風厲部
大理寺丞缺員擬遷郎中而員外郎王嘉慶者蜀人
也與郎中有郤乃以他事奏使下獄而主問者御史
又故爲稽留以故不果遷其後遷爲福建按察副使
副使既至而都御史左遷齊魏參政于捷人市中適
過見之怒攝參政于魏參政懼暮夜令其子亡匿歸
未幾而鎮守陳太監者其舍人羣奪屠者肉市中捕
獲一人而詣舍人者走匿不可得吏捕之急太監怒
呼諸舍人者出數之曰此新韓副使也若等不聞之

狀教錄

卷之七十一

六十五

邪且若等何如魏參政于遂送抵罪而後又有鎮守
鄧太監鄧太監者無故管一吏死吏舍人訴之按察
使御史按察使御史不問至副使副使問而太監者
盛具接殷勤之歡窺伺副使于他事則答于死
吏則或答或不答而笑因以困鄧既出名衛指搢至
而曰往時太監管吏死者行杖人皆若衛卒其急捕
之來不節多復見我及捕至且治而爲太監謀者令
行杖人赴訴御史言未嘗管吏死又令太監多下吏
舍人者金而教言吏實病死非受管死于是御史下
按察使而太監遂無事然終以此噪副使也其後副

使代管海道捕海寇急而寇王某者覘知此隙
書與捕者因誤遣太監而云韓副使受我金生
太監得書卽以此奏副使是時都察院戴公珊爲都
御史知副使而署奏聞上竟亦無事知州白某者尚
書之弟而受賄事覺人多不敢問問罷之又通判湯
珍者嘗爲吏部其人辯有口而與知縣高遷相訐奏
詞連巡按清軍語御史布按二司官而勸事者給事
中郎中至而獄久不決而決于副使而湯珍高遷皆
免官罷其在福建凡七年而郡縣吏以法問罷及所
聽斷平反者又甚多亦不盡書亦書其大者如此副

狀教錄

卷之九十一

六十六

使官涖福寧道而三年不代者蓋難其人僉事王公
實自請代之代之而神形瘁矣問下人曰我就與韓
使君下人曰無忝顧韓使君微開暇耳僉事投筆笑
曰幸甚誠如是足矣邦人聞之曰往年右布政與副
使分治雙門河也而才智弗逮也慙憤病幾死乃今
僉事來代副使乃又殊瘦矣其後僉事至工部侍郎
終畏副使巡按御史四人者相繼論薦不次擢用吏
部亦屢擬按察使皆不果尋以母喪去歸會朝覲黜
陟晦明而給事中許某者嘗以舉人授徒按察司滋
爲姦利副使聞之立叱出使去有此隙乃藉鄧太監

言受盜金事劾罷副使後十餘年而黃君河清者亦
閩人在吏部復薦起副使又不果而副使之子邦奇
爲吏部主事乃陟封中憲大夫云而八十餘年正德
己卯四月二十一日以疾卒所與識者遠邇嗟歎皆
曰傷乎蓮峰先生已矣有流涕者壽六十八歲先生
爲郎中時得贈其父顯如子官母張氏封太宜人而
太宜人之貞節則又嘗被旌也先生傷贈君之弗逮
也而所以事太宜人者益甚至太宜人病嘗失明醫
藥無所不致至不愈先生夜夜籲天爲祝拜甚苦一
日有醫從外來自言我能愈請鍼之鍼之果愈已忽
獻徵錄 卷之九十 六十一

不見蓋神醫云此與墮冰而神挾出者皆世俗耳目
不聞睹甚怪異希有之事縉紳學士亦往往所不道
然先生之直節正氣動天地昭日月格鬼神固宜有
之乃獨不幸而爲人所譏沮橫斥老巖石死不究其
用斯固烈夫志士所爲痛心而扼腕長太息焉至其
子僉事員外郎又皆以直廢

福建按察司副使卜君大同墓志銘 碑

往予視學浙中每喜得材賢士以需世用於秀水得
卜君吉夫所爲文奇之已又見君卓然有志望賢之
學其在衆中稽經評史不苟爲異同或羣議競發君
常持以靜徐出一語決可否莫不殫然當於道予則
益喜指謂其守曰此當爲國器時予所望於君甚厚
君嘗夢詣國子有泉湧上出遇故太宰恭肅周公謂
曰泉上出及物象也汝志之覺而感奮遂自號監泉
以贊入國子嘉靖丁酉領順天鄉薦明年舉進士授
刑部主事慮囚江之南以平稱歷員外郎拜湖廣按
察司僉事督下江防先是議者言自九江入楚斯黃
漢岳會于洞庭江流彌亘千里而遙盜負濤浪行劫
甚且攻剽州縣有司莫能制宜立上下江防置憲臣
便詔以君往于是時事皆草創而地又當皖以淮楚
之交吏各私其入法易梗而奸不易詰較之上江防
尤難君既按行謠俗去民所疾苦飾封守立里保審
形勢定經防乃移文鄰壤爲陳一體之義及拒成之
利因與約關白勿違異按捕勿格失弗察者與同論
令行期年羣盜屏息部使者連上其治狀稍遷廣
布政司叅議時征苗久弗克君至慨然曰兵貴先知

其情以形合之知勝而後戰定策而後進是爲知兵
否則以兵試者也因著征苗圖記總督張公得君意
意合而君亦提湖兵會沅水上遂以平苗由是聲益
起會海寇挾倭作難海所在皆震而閩爲禍首時論
推君才擢福建巡海副使客有問海事者君應曰倭
所處聯絡海島譬如颶風掣電猝絕之難特備在我
耳夫禦外者必內固今不吾固而與倭逐是馳颶擊
電鮮克濟矣乃趣駕至海上簡卒伍謹烽堠控險要
大治樓船積糗糧以待賊又輯備倭圖記授吏士言
甚悉初閩人多入海與諸夷市而漳泉爲甚縱弗禁
廢錄 卷之十 李元 夏山館
則法廢禁嚴則奸民失利而倖亂往往導賊入或且
攘臂羣起以張賊勢最號難治而海禁兼完利權下
者既多自敗其名潔廉者又率避弗肯爲以故海防
日益廢弛獨君毅然任之既修飭內治諸所興革一
切與民爲宜民咸安其政賊亦知有備終君任三年
弗犯閩而屢寇甌會吳越間攻掠城邑數千里被其
毒至動天下之兵不能制獨閩得君晏然君卒後二
年乃始告警君生正德己巳卒嘉靖乙卯年纔四十
七嗟乎以君所夢與予向所望於君皆不止此而今
顧止此何也然君雖未竟厥施其所注措已足以立

於世里於後人可必無憾而憂時艱者方欲得材賢
早立之士如君者布滿天下以共圖弘濟乃復失
一人嗟乎予豈獨爲君惜哉

獻徵錄

卷之十

李元

福建按察司提學副使宗君臣墓志銘

王世貞

嘉靖庚申之二月宗君子相卒於閩其遺言曰死葬我金陵而是時太公爲南北部郎也則以櫬之金陵棲焉亡何太公出守蜀久之歸揚之興化則又以櫬往曰金陵去家遠誰能及歲時以一盂粥澆墓也蓋君歿而亡三尺之息也傷哉天乎又久之太公謂其少子培曰葬女兄百花洲百花洲者距邑不一里遠而水環之君故所讀書處也謂世貞通家子誌而銘之按狀君諱臣子相其字嘗自稱方城山人其先世獻徵錄

卷之九十一

七十一

漫山

居吾吳郡尋遷盱眙最後遷興化遂爲興化人而興化之宗有問者則自太公周始也太公娶某宜人始祔君而輓夢若月星雲霞者至再三卜人曰是子也而文已生君君爲人秀髮眉豐下日光爽奕傷射負氣豪雋自喜當其踰陂時習戴氏禮已竟一日戲曰而屬文文成多奇語太公異之爲益授君業俾卒遂以時義名十國試諸生第一自是連試輒第一而又十餘載始成鄉薦明年成進士高第授刑部廣西司主事太宰李公默見君文而奇之詞爲其屬得考功故事吏部郎曰相貴絕不復過他曹郎而

君日夜與其子相與公實及不佞世貞游益相切磨爲古文辭考功署中自公令外多不復酬往而君少年驟貴顯諸曹偶不無目攝之矣君亦以湛思故略血謝病歸病良已築室於所謂百花洲者而讀書其中不復問世事居二載李公復入政府移書趣君君不獲已爲強起有遷人陳丞者緣父舊出百金裝君不悅曰丞爲廉吏惠吾邑吾不啻百金數也而乃用邑金潤我何也丞謝過罷去自是驢贊俱絕補考功之三月而調文選爲文選一年遷稽勳員外郎君強敏於職不廢亦時時佐其長有所推進而其好爲古文辭日益甚會李公與相嚴交惡見法而君又嘗賄故楊忠愍公楊亦糾相嚴生論嚴恨君甚幾欲用考功令斥之有救者獲免然亦竟出爲福建布政司叅議君取道省太公於金陵遊燕子磯爲文記之復偕子與遊茅山題詩刻石愀然長嘯有終焉之志太公趣之任恒改日徵之以不辦具裝故太公笑曰吏部郎貧乃爾耶則何以使比部郎代具裝出月俸三十金子之乃克往君至而旋有倭難當守西門鄉氓襁負求入者幾萬人君戒門者內之或謂賊且近奈何君曰吾在不虞賊也入甫畢賊至衆

德夫色且下君行求得善火具者百人置要害間手
曰金人爲勞且約曰俟吾鼓而俱發不然毋動也賊
輟城無人凌睥睨上魚貫其後君度賊已集鼓之火
其累百發洞中賊死者無算遂以潰去督府檄君護
糧兵歸兵出省欲縱君令語之曰吾日一酒食猶若
若不歸伍宿吾不止寢也夫法不能貸若矣狼兵惜
君威名竟度嶺無敢譁者君兩佐文武試其所著策
論若序傳禁林中以爲式久之遷其按察副使督學
按君每出按部校士生堂皇上取試題爲程義以夕
夜旦日開卷以又次日進退諸生無不人人厭服已
出所爲程義示之又無不人人厭服也諸生貧者
調學田租贍之不給則爲損月俸減供具繼之以爲
備君既精強於其職而兩臺使者諸司道大夫用名
重故造請文事填委君又以其間劇意騷雅謳吟非
雨夜不已遂寢瘖日以至乃稍次其生平著述凡十
餘卷梓之疾革衣冠坐牀事手書三詩於帙飄飄然
有衝風凌虛意已擲筆而逝計聞兩使者哭於臺諸
司道大夫哭於其署博士弟子哭於學士女哭於巷
曰誰爲社稷宗君也則曰誰爲贖宗君師我也則
又曰誰爲爾父母我也御史獻科下諸郡祠君

名宦春秋祭勿絕君於詩好建安及李白杜甫於文
好司馬遷北地李夢陽然自以其才氣勝之不屑屑
取似也其橫放雄厲莫可得而羈斂高者凌太虛秀
者奪萬色務出意氣之表以自愉快寧暇而璧寧蹶
而千里至於論說千古成敗慷慨擊節寧爲籍母寧
爲季此豈局踰轅下老土壤者哉乃其孝友潔廉一
試於閭稱循良首差爲文士吐氣矣君得年僅三十
六娶於陸無子求當爲子者於培子而未也嗟夫雖
然以君大者校之亦壽且有後哉

獻徵錄

卷之九

七十四

晏山錄

福建按察司僉事陳公祚墓表 吳 寬

宣宗章皇帝之臨御也知人善任小大之臣各當其
一庶事既康四海益治時則有若監察御史陳公祚
出巡江西乃獨爲聖學之慮具疏馳奏大略謂帝王
之學先於明理明理在於讀書蓋聖賢嘉言善行載
在典籍皆足以爲後世法若非素加講習則於理
未盡明雖有生知之質高世之見欲其行事之悉合
於道者鮮矣 陛下倘有聖德惜經筵之典未甚興
舉講學之功少有程度故所講者雖得於此或未得
於彼雖知其一或未知其二而於聖賢精微之蘊古

獻徵錄

卷之九

七十五

晏山館

今治亂之由豈能周知而洞察乎而所謂學尤貴乎
知要知要則治功易成而効可得惟宋儒真德秀大
學一書其言明白懇切凡聖賢之格言古今之實蹟
無所不載 陛下欲致太平舍此書不可願於聽朝
之暇命儒臣講說非有大故不可間歇使知孰爲邪
佞之可遠孰爲民利之可興孰爲民害之可革古今
若何而治若何而亂政事若何而得若何而失必能
開廣聰明增光德業而忠賢以道義輔德者愈見於
信任邪佞以奇巧蕩心者自見於疎遠天下之民受
其益已有以嗜欲邪佞等語若有

所指者疑焉他日以問侍臣或叩首爲婉詞以對
謂祚緣於忠愛所發無他 上意稍解先是有旨械
公赴京并籍其家比至竟不忍加刑特繫之獄 英

宗卽位察公忠直復其官盡還其家屬云公諱祚字
永錫世家于吳曾祖翠山祖正父子敬母顧氏公幼
卽不羣弱冠補郡庠生永樂初詔修大典以善書預
選非其志也明年遂以春秋領鄉薦又二年登進士
第入翰林爲庶吉士時方重進士科卽拜河南右叅
議爲政持大體惠愛在民嘗與臬司官交章言事謫
均州太和山佃戶至則躬自耕作其勞苦有人所不

獻徵錄

卷之九

七十六

晏山館

堪者而處之裕如同謫士大夫遣子弟從受經一爲
講解不倦凡十年 仁宗卽位念謫者才多可用詔
吏部選起之公在選中會 上晏駕不果用 宣宗
初年仍命憲臣卽均州郡試之公策第一吏部覆試
復第一特擢山西道監察御史公在言路愈自激勵
一時彈劾貴幸爲之斂跡出巡福建糾貪黜庸自方
嶽而下不少假借所至尤恤民隱福州屬縣民苦上
官和買破產不足供公廉知其弊卽日禁之民大稱
快歲滿還朝奏開白塔河漕粟事宜悉見施行未久
河成阻塞勸督工役者 上雖曲宥其人而在廷多

公直既乃有江西之行而繫獄者幾五年始獲復官再巡湖廣風力愈勁部下肅然既而言遼王不法事

上怒甚復械赴京論死未幾事竟驗卒直公原之

因改南京雲南道益務建明戶部侍郎吳璽奏舉主事吳悅悅有過不得舉璽被劾鞠獄者因以私憾附

致其罪悅亦不勝拷訊而死公歎曰獄重事也法司故為深刻乃爾今災沴薦臻職此之由乞坐其人以

變亂成法罪大理依阿宜併罪之奏可以犯言

幸皆不坐仍勅天下法司一遵律斷當以徇私深文

為戒秩滿用大臣薦擢僉福建按察司事閩人素知

獻徵錄卷之九十

公至是相戒不敢犯法諸軍衛廩民者公痛繩之民

益安焉分巡興化漳泉等郡郡舊多神祠為考其建

置之由諸不載祀典與非古節義繫名教者悉除毀

之其廟學壇宇出官帑一新士民感之為記刻于石

久之起沙尤諸郡驟然公時移疾不出刑部侍郎

薛希璉巡撫閩中知公賢強起公為力疾視事者數

月閩既無警辭曰某自蚤歲即涉仕途雖庸陋無補

苟有所見不敢不盡今年幾七十且病無能為矣因

疏請致仕時同官以起起言朕斥去乃獨得許而歸

閩人雖不悉去公而公榮之歸自號退谷社

門却掃日惟以訂經籍立家法為事益年七十五而終公為人風神整峻音吐剛厲平生雖疾惡少容然居官遇賢能吏輒薦舉之尤號有識鑒出巡時兩值鄉舉如湘陰魯文甫陽柯潛賴公監臨得不枉抑後皆知名於世云

史記卷之九十

福建按察司提學僉事任公彥常傳 陳錫

任彥常字吉夫別號克齋學者稱曰克齋先生其先廬州合肥人國初屬籍南京江陰衛遂爲金陵人幼游京庠刻苦有志蒐獵羣書爲文章辭理並到天順壬午以絕經試京闈時大學士博野劉公典文衡見其卷驚曰此奇才也拔置第一人梓行其文及揭曉物論翕然成化壬辰第進士授南京戶部貴州司主事陞廣東司員外郎又明年陞福建按察司提學僉事體悉士類甚得其心弘治紀元致仕歸入府師生遣人赴京保奏保連一十二章不報從容林下十有餘年而歿所著有克齋稿若干卷

卷之九 七十九

福建按察司僉事蕭公顯墓志銘 李東陽

公蕭姓諱顯字文明號履庵更號海釣以山海衛學生舉順天己卯京闈第二試禮部輒弗利越十四年爲成化壬辰乃得進士第甲午擢兵科給事中有武臣中官怙勢求賞者公批奏尾駁其功生是賈然弗卹也承州有巫矯邪神自東方來京城男女爭負土爲築祠宇公抗章劾之并禁私祠巷觀等數事言極剴切畱不報外間傳言禍且不測忽召至左順門令中官諭遣之人始知事後數日詢之則巫已逐矣然權幸人嫉之不置辛丑遷鎮寧州同知時方作草書蘇轍錄 卷之九 八十

手開朝報付其子趣治裝仍終數紙乃罷鎮寧非人所居至嘉定衛居焉夷公每獻饋流官納則喜拒則疑且恚至相戕害公孫謝理諭皆敬服無敢怨者越八年爲弘治戊申稍遷同知衢州府勾稽戎籍取非法刑具悉焚之而所得隱丁甚衆他如撫娶娶修學舍士民賴之越三年辛亥擢福建按察司僉事領屯田事勸督交至民相率輸納歲無畱遺又一年以爲壽聖節入賀刑部尚書曰公昂欲有所薦擬親戚有力者亦樂爲之援公不復顧戀上疏徑歸歸數日而命下乃治別墅與騷人使客遊衍其間有乞書于

文者未燭終卷遂得日肯而賦詠不輟乙丑 今天
子卽昨以恩進朝列大夫正德丙寅辛續未屬猶憂
及時事宜日占對句課其孫其至死不亂如此距生
宜德辛亥奇七十六公所編蓄未盡見于世顧以劉
文安公爲主司而得易魁以三原王公爲吏部而得
薦爲方面則其人可知已山海本用武地舉科第攻
詞翰皆自公始公詩清簡有思致所著海釣集鎮寧
行稿歸田稿若干卷其爲書尤沉着頓挫自成一家
卷軸徧天下傳至外國後來者殆鮮及云

福建按察司僉事鄒公賢行狀 王 思

公諱賢字狀才姓鄒氏先由宜黃徙永豐再徙安福
世爲士祖諱什魯考諱克家父諱思傑三歲而孤賴
母謝氏苦節卒成其學以公貴封大理寺左評事母
歐陽氏封孺人公年十八始就學業春秋以經術著
其始也受學于劉忠愍公之孫秉菴先生續繼而遂
代栗菴主師席嘗病學者或務新奇或勸陳說不得
聖人作經之意迺與諸生論辨窮極根本發其大義
及諸言行而履之甚確曰此吾夫子正人心之書舍
忠信而可以苟讀者未之有也諸生翕然信服屢滿
獻徵錄 卷之九十 八十一
戶外莆田黃公視學政與諸生講析理學雅知公一
日謂公曰孔子與顏子語終日而論語止二章惜也
公對曰問仁者天德也問爲邦者王道也此內聖外
王之學聖人之蘊盡是矣黃公矍然稱善弘治乙卯
領鄉薦年四十有二矣丙辰舉進士奉命修大臣禮
于闕已未授南京大理寺左評事其獄獄多忠厚惻
怛之意有勲賞于干法公怒杖之其人號曰獨不念
我先人乎公曰吾以爾爲不念先人也若能念之固
善爾先人以法定國是而爾乃顛覆使其有鬼爾尚
得食粟乎民張姓者死無後其塔托言有遺命使後

說
行其
今元

之族人訟于官官之長主婿而公主族人退復爭以
手書發明神不歆非族之義甚辯乃卒從公壬戌應
詔上疏條陳六事其三事曰近見內外問刑衙門凡
遇木大拘執姦夫姦婦而後設者比依罪人已就拘
執而殺者處絞夫本夫之殺之者義也雖已拘執而
擅殺之然其情亦可矜也合無今後比依夜無故入
人家已就拘執而擅殺至死者律庶幾情罪協中而
刑可以為勸矣大臣議是者于令 太皇太后之喪
先皇帝未忍盡從吉仍宮中哀經終三年制公疏
乞定為典禮傳示萬世以洗易月之陋又言文廟從

張律錄
卷之九

人
手

祀之禮如顏子曾子子思子乃先父食為未安乞推
今日不忍之心別議廟制乙丑又應詔條陳憲綱律
例七事其二則時估鈔法之弊曰鈔法刑贖罪各贖
銅錢若干貫是 國初兼以銅錢估贖而非專以鈔
估贖明矣後來鈔輕而錢猶舊宜斟酌錢鈔輕重之
中以估贖定罪今止因鈔輕而錢亦為之紛更往時
估鈔千文為贖今則千文估八十貫矣往時監守盜
錢千文止杖八十今盜錢五百文者遂得斬罪往時
常人盜錢千文止杖七十今盜錢千文遂得絞罪矣
何輕重懸隔如是耶大抵不在密而在適中今監守

盜銀五錢亦斬盜五十兩亦斬中人盜銀一兩亦絞
盜一百兩亦絞果刑當罪罪當刑乎此徒傷民命而
不足以懼眾也乞會議將錢鈔相兼估贖庶不失立
法之本意皆不果行丁卯繼丁家艱庚午服闋授福
建按察司僉事專理汀漳兵務時逆瑾竊柄責方面
官入幣以辭公謀于所知曰吾平日攻苦食淡有目
不見權貴今歸即歸耳安能為衣食俛首乎竟不往
至則減里甲供應之煩重官軍擾民之法舊有土巡
檢義官以捕盜有功為上官所任後或倚眾害民甚
則規官府之謀私于賊欲更置之慮其煽變輒止公

張律錄
卷之九

人
手

熟計之乃令屬邑各立千百長選精壯有力者為千
夫長咸聽令于官有事則更名率其屬分隸追捕于
是其權始分奸不得逞武平縣北連安遠西接程鄉
其間老虎戰大帽山最險阻為賊巢穴剽掠不時公
撫以恩信招脅從者三百餘人又率知縣陳思誠擒
斬巨賊傅秉容黃友勝并其黨一百五十餘人又擒
斬餘脫賴維華等一百五十餘人其後協同姚憲副
謀鄭少叅殺擒獲鍾惟興等一百一十餘人維時年
五十七矣偶病風痺乞致仕拜章即行厥後李御史
如毛上其功有白金彩幣之錫公性寬洪率直任實

不立機穽居家敦孝友與人交洞見肺腑遇義當爲
輒廷折面爭無一介媿阿意善觀物變論事善敗及
人休咎久益徵無遁情者始學時會家有區長役勞
費百出公曰是不可以戒吾父迺往代役趨伏公庭
以經紀賦事夜則篝燈讀書其刻苦自厲如此既仕
遂推田業畀二弟質贊顧其季貴方學誘誨尤勤父
母老且病不能就養乃節縮常費悉寓歸以供甘旨
命家人躬蠶得絹歲遺以爲衣前後遭內外艱喪葬
祭一據于禮置先祠祭田四百餘畝春秋祭享必躬
奠獻不肯以疾止待故舊甚篤初游果巷門姚翁嘉
瑞一見奇公以諸子托師友焉比其沒公爲位哭之
賻卹其孤易世而愛不衰

藏德錄

卷之九

本五

曼山館

福建按察司僉事潘公珏墓志銘 潘希曾

公諱珏字玉汝姓潘氏其先閩之三山人唐末逢辰
者上書闕下不報避亂于歛徙婺源之桃溪遂家焉
厥後世有聞人譜牒具存曾祖諱虎祖諱勤成父諱
炯贈文林郎蘄水縣知縣母齊氏贈孺人繼母胡氏
封太孺人公賦性醇篤自幼劬書十歲作詩有驚人
語十有二歲從鄉先生張文輝受尚書歷五寒暑學
成會戶當遠役而母病兄弟皆弱時署府事閭閻歷
以御史左遷公持詩文謁訪閭才之遺補邑庠生免
其役天順甲申也是年冬齊孺人卒戊子蘄水卒斬
水初得疾爲公兄弟析產以水田若干畝佐讀書既
終喪公請於諸兄合費肆力問學作風樹圖以寄哀
學士覃墩程先生守制休寧公以所學往質之覃墩
恨相見之晚曰君名進士也成化癸卯領鄉薦連登
進士乙巳奉檄督賦南畿明年授湖廣蘄水令公至
縣閱倉粟得六百斛駭曰令爲民父母而水旱無備
奈何爰下令諸贖刑及訟紙咸入粟縣治門中兩旁
建倉貯之號阜民倉越二年大旱盡發倉儲以賑貧
乏簡下戶丁壯分隸上戶俾得傭作自給多種麥爲
來年計復勸分助賑以濟不足是歲饑不爲害自是

藏德錄

卷之九

本六

曼山館

修葺更建倉縣治之北號聚民倉前後積粟
石久益賴之縣之南門渡特舟以濟水涸易以
木梁歲費百金不免覆溺之患公合二年費爲浮橋
經久不病又以廟學湫隘闢而新之作與士類每爲
講授成材甚衆邑故多盜公令鄉民聚居列柵啓閉
盜乃沮義官劉洪者實黠盜其子恥與同惡洪殺之
事洩亟遣人分捕并獲其黨十數輩既而司府將脫
之公具獄請對卒如公按初荆府致幣于公公對使
封貯官庫別以禮報之嘗使人諷公欲婚其子公不
可既又以所作畫來賜公爲啓事辭謝於是王知公
廉律錄 卷之九十一 山陰
不可干矣久之王以罪廢公無染焉治新凡十二載
秩滿當去賦別思詩士民遮道共立去思碑李教諭
復取別思詩梓傳之名甘棠集弘治戊午遷金華同
知率如治新而職專清戎尤慎勾稽未嘗徇權勢爲
官有蘭谿民誣姪夜毆叔殺其叔妾縣官治姪死
其冤累年莫辯公閱成案見其初驗屍時不云何衣
冠此必就寢所計殺之也豈有婦人裸而救鬪者
耶詰之果服坐叔故殺罪而出其姪巡按陳君不悅
曰獄屢經臺憲矣何若是矛盾耶公爭之陳不
三載奏績便道省太孺人于家有歸志還次嚴州

牒告繳部檄郡人士相率挽留而上官亦弗許尋就
職乙丑武宗卽位公入賀陞福建僉憲奉勅督理
屯田明年正德改元公上任考簿書革奸弊豪猾侵
剋之徒悉寘于法屯政漸復一日監斬夜歸病不能
寢食歎曰戮人不當其罪而力不能救何以仕爲乃
遣人上京乞骸骨時逆瑾擅權所知恐其得禍勸止
之尋以鹽法忤中貴人中貴人陰主去公戊辰吏部
書公年老致仕瑾猶坐以他事罰米百五十石時公
六十有三得謝爲幸云歸數月太孺人卒居喪執禮
休沐十有五年足跡不出山惟赴鄉飲避寇兩至縣
廉律錄 卷之九十一 山陰
耳優游林泉文詠爲樂夜課諸孫誦習不倦訂輯譜
牒作勸善碑於道側睦族化鄉之意老而彌篤嘉靖
改元今上皇帝以尊號覃恩進階中順大夫其年
七月二十九日公卒年七十有七初號雪竹入官曰
澹翁晚更萬卷山人人多稱澹翁先生云所著有甘
棠集三觀稿晚遊錄澹翁稿雲萍唱和展驥集桃溪
族譜凡若干卷

福建按察司僉事葉公忠墓志銘 王 度

山南葉公既沒且葬墓有宿草而不識是歲戊戌以內艱歸其子應魁持門人省元張君志淑所爲狀乞銘其墓前之石以度昔嘗獲交於公知公爲深按狀公諱忠字一之宋丞相夢鼎之裔有諱桂者登淳祐進士徙邑之湧泉里元末有諱庚者爲朝奉郎再徙入城世居巾子山之南公因以爲號云高大父仲安曾大父貴通大父涓俱以行誼重于鄉厥考時賢令字化多惠政亦自高皆山翁云皆山翁配應夫人汪公英敏不類凡兒鄉先生器之後應庚午諸中第

康徵事

卷之九十一

十九

夏山

二辛未連取進士授重慶推官比之任撫署郡事郡適藍鄒之變恃公以不恐時陝人彭公澤爲總制一見稱爲奇才檄致軍門議事壬申城長壽以公董變役民謹趨之折獄不爲深入用法之意而弗撓訟疏若流白晝宴坐老吏吐舌以爲不及當道自總制以下書最者莫比既三年有詔檄取來京拜江西道監察御史上疏力勸 武宗懲學端本任用老成言甚懇切戊寅奉命按治江西南四郡鋤奸剔弊極豪屏貪吏人士相顧顏色以爲數十年所未親已邪宸其變起遠近騷動公外示安靜陰實爲備立檄數百言

誓死無二事定民爲立祠祀焉初 車駕幸邊公

上疏願速回鑾以慰中外之望不報尋復南幸言者輒罷去公詣行在中前奏竟不之罪駕幸金陵錫宴羣臣親問葉忠何在時論榮之庚辰仍命按治江西適皆山翁卒遂不果行 今上龍飛之三年服闋詣京復補河南道御史兼署各道本科事一時重事多取裁於公尋以崇先之役公往監其工凡二年稽覈出納爲國惜財諸司無敢乾沒其間公內外數歷後先無慮數十百疏其允行者若蠲免江南水旱租稅之半放出高墻庶人五百餘人放官女百餘人詔捕

康徵事

卷之九十一

九十

夏山

成陵萬言鄢景和家衆生事者若干人訪拿妖僧師空降出內侍崔文等官具人所難言用是結知主上驟發有大用意然自是人亦忌之丁亥例當考察京官當道竟以中公 上覽奏謂輔臣曰葉忠如何亦在此中命下畱之前此未有也公感激勉出就職尋拜大理寺左寺丞寺之長葉清陳公璋老吏也凡遇重獄必注目問公以爲何如已而大臣樹黨相傾言者復以前事中公公上疏力乞致仕 上不允調福建按察僉事便道歸家遇寒疾弗治庚寅三月卒距其生成化壬寅八月年四十有九所交多一時

亦此
京系
見前

知名士若陽明王公而下若干人而力扶陽明於衆
毀中其心誠謹矣所註有南巡行臺諫垣等稿文學
行業可以考見云

獻徵錄卷之九十終

獻徵錄

卷之九十

萬曆二十一年
福建二

引除

知府

胡嘉昌

芮麟

張瑛

張寧

潘琴

王弼

孫衍

張遜

葉信

金賢

鄭宣化

推官

王仁

黃直

知州

卷之九十

史山

劉孟雍

知縣

沈璧

邵旭

教授

徐興祖

陳思賢

潘松

訓導

劉閔

目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九十一

福建二

知府

胡延平壽昌傳

楊士奇

胡延平名壽昌字子祺以字行歷官至延平知府有
事政人敬之不名字之故稱延平云延平吉安吉水
人宋資政殿學士忠簡公銓十世孫父某生延平時
其父有大星墜舍延平自幼已屹然負巨志初受學
同郡龍原同吳莘樂兩先生皆愛重之吳先生以女
妻之皇明兵初已下吉安而新淦寇猝至民陷於

獻徵錄

卷之九十一

督從者千餘人寇去總戎者恚將盡殺千餘人延平
曰吾不可坐視即謁總戎言從寇非民所欲不可盡
殺將軍奉命來為弟民耳今不察輒盡殺千餘人失
民心矣總戎者怕盡釋千餘人不殺洪武三年詔郡
縣舉文學士縣令丞舉延平應詔既集京師尚書考
察最上者得十八人以進延平與焉是日太史奏文
明之祥上喜曰唐太宗一世文學士十有八人豈
朕得於一日哉皆以為御史即臺賜宴延平數言
持大體不肯瑣瑣苟有陳說嘗上書言今國家宜從
鄉閭中據古今說事情累數千言未幾朝廷得廣西

傳近臣治之 上曰前上 胡御史其人達於六

體可遣也投廣西按察僉事延平至廣西問察民
遇罹於法者必有哀矜不忍之意時尋適為按察使
持法嚴急屢出語諷切同僚延平獨曰法貴平嚴失
平矣不為動行部慮囚必平氣悉心訊之使盡其情
即服辜猶三四覆訊不厭曰是欲其死無憾也故所
至獄議殊死以下不當者咸得直融州石刻有元祐
黨人碑立命碎之三年改知彭州益務修惠政利民
灌縣故有都江堰秦李冰所鑿渠引江水溉成都諸
郡田兵興堰壞諸郡田蕪廢前之繼修堰者必伐石
錮鐵費動以萬億計至是堰壞眾難之無敢復言修
堰延平至曰土木可以固豈必鐵石哉即為畫白于
府紳白省省難之延平再三言益割切省乃聞於
朝從之命下省以委延平而責成焉延平曰得二千
人足矣悉疏決淤塞度所用伐竹為籠實以沙土又
伐木貫籠並緣壩堰岸江水乃復溉成都諸郡田民
大利之延平書其法於牘以貽後人又修彭州壩口
諸堰盡溉彭之田初堰廢井泉隨之竭民率苦出負
汲十數里堰復民乃復便井飲始教民知學民益知
延平之愛已也皆聽服其教居三歲獄無囚先之流

亡者此州有賢侯相率來復故業終延平去州民戶
及賦入之數視初至增益數倍時彭兵禍解未久
暴白骨彌望悉命收瘞之是夕夢人羅列拜堂下者
不可勝算庭故有枯槐數十株延平至皆復榮又有
羣鵲來巢時下馴近人及延平將去羣鵲噪於庭數
日去乃已三年陞延平知府其惠愛一如彭州時察
郡政有病民者去之廳事側有淫祠數爲妖前知府
徙舍避焉延平命毀祠更作室其上居之妖頓熄益
修飭學校躬勵士子築祠祀李先生佃務以禮化民
明年百廢具舉民皆敬信焉忽得疾數日猶視事不
輟左岩曰公宜少休延平曰一息未絕曷可以息
君事一夕其家在吉水者復有人星隆舍是日延平
沒於官洪武丁巳十二月也年四十有五郡之人爲
罷市奔走泣弔如喪所親延平二子長曰直次曰廣
今爲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侍讀
贊曰余家距延平所居僅百里又姻家王子啓先生
與延平同上京師爲御史同爲廣西按察僉事又同
入蜀爲州守余以是多知延平事延平爲人長身魁
梧偉然而莊重不可犯其初至廣西廣西人望而畏
之及承所設施則皆愛之以爲父母後遷延平延平

人已聞其寬大長者而初下車其豪猾之民恒好
更亦皆竦然斂跡矣夫嚴不病下寬不宿蠹延平
任德意何嘗不威懷並著也余故具列其行事以傳
於世

建寧府知府芮麟傳

福建建寧府知府芮麟字志文宣城人洪武初以太學生授台州知府明於治體吏民畏服嘗註邊防父老泣送境外交遺之金麟一不受既謫戍邊後以薦授建寧知府歲饑民困發公廩賑卹又勸富民分粟貸之民賴以濟郡有上下關衛分兵戍守小人倚爲奸利商旅苦之麟疏其弊以聞罷戍兵更置巡檢司鎮之作新廟學及朱文公祠考亭書院暇則親詣學與諸生論說經史政化行焉秩滿赴京師以疾卒時麟父亦卒於郡舍喪不能舉民爭出錢賻之麟爲政寬簡有古循吏風且好學不倦尤善楷書云

獻徵錄

卷七十九

史山館

福建建寧府知府張瑛傳

實錄

福建建寧府知府張瑛浙江建德縣人正統間由刑部員外郎知建寧時延平盜起瑛率衆斬首五百餘盜遂平擢本布政司右叅政仍掌府事後高陽里陳倖仔聚衆劫掠瑛復率衆剿捕與季父俱被害事聞遣官諭祭贈嘉議大夫福建按察司按察使官其子熙爲縣主簿弘治五年十月知府劉璉奏請立祠歲於瑛死日致祭以爲忠義之勸從之

獻徵錄

卷七十九

本

史山館

汀州府知府張公寧傳

太學志

張寧字靖之浙江海鹽人景泰甲戌進士授禮科給事中蹇諤自將遇事即言宛平縣以買辦繁重奏乞踏勘大興宛平鋪戶均平坐派寧奏法出弊生踏勘莫若節省以甦民困丙子順天府鄉試內閣大臣陳循王文以其子不中歸咎考官寧奏元幸私其子而為暴才稱屈失大臣體難居內閣乞令能歸聞者疎然英宗復位勵精為治因災變日御齋宮用祈消弭寧會六科乞詔在京衙門將稅政苛法所當改變更雍者悉舉奏行其有不盡不實許言官劾奏皇

上尤當專慮澄心嚴恭寅畏靜存動察默感潛孚凡

可以上當天心順而從之隱微冥漠一念轉移望深

上

留意上優詔允答大監吉祥忠國公石亨侍迎駕之功竊弄張甚事關禮科舉奏無避上以是知之稱其不可多得朝鮮國警殺毛憐衛郎卜兒哈父子朝廷將往問罪而難其人忽內降差寧與都指揮武忠皆往既行得遼東奏兩夷仇殺勸諭急差追留取便進止寧時大遼東拜勅言君仁臣忠敢自便乎即語鎮守等官調官軍肅陣直前既至導揚威德陳警禍福君臣感悅相視霜愕仰若山斗益重朝廷有人

憲皇嗣

位首勸經筵進講大學衍義部院缺尚書等官言宜

取巡撫都御史王竑李秉回京從宜任用有建言請

以天縱二字加號孔聖寧言孔子道大德尊所貴明

其理以行其道被之天下傳之萬世不在封號求勝

於一字一名可得輕重時用其議罷之兵部保寧與

翰林修撰岳正堪任侍郎都御史以與當路有卻得

旨陞汀州知府至汀先教化後刑罰訪諸屬民弊政

革之勵學有規造祭器八百事費不及民表節義恤

孤獨禁游惰在任幾一年以病歸時年甫四十一巡

撫

按御史劉珂張穀尚書李秉侍郎葉盛黎淳並奏起

之皆以疾辭尚書王恕道郡城特造寧敦勸之卒不

起閒居三十年絕迹不事工請高風峻節足以敦薄

俗願後進素負經綸景泰天順間為諫官第一云

福建興化府知府潘公琴墓碑 李東陽

溪先生潘公諱琴字舜紱年二十四舉鄉貢在
學者十年三十四登進士第歷南京吏部稽勲主
政兵部武庫選職方員外郎郎中擢福建興化知
府以 詔例進階亞中大夫凡在官二十九年家
居三十八年年九十而終潘氏譜傳爲唐望族有諱
忽者自餘杭徙莆田今分景寧縣所居地名沐鶴溪
越若干世矣曾祖諱聖祖諱鉞考諱沆號善齋處士
以家教聞母封安人公生在永樂甲辰六月二十八
日幼警敏蚤經學尤博極史籍爲文章典則有古
風致性嚴重不苟合其舉鄉貢在正統丁卯舉進士
在天順丁丑官南曹在辛巳以後至成化辛卯乃有
興化之命建社學毀淫祠禁端陽競渡元宵放燈舊
俗每以片言折獄庭無留案籍廢寺田以贍公用鉅
細出納皆有籍記可覆按蓋我外舅蒙泉岳公先守
是郡執法行政積怨成謗竟致其官以去繼者方以
簡靜獲譽公實再繼益大爲施設不避權貴人始譴
而終信自己亥致仕以來口不道世事足不至公室
惟教子姓及鄉後進文學尚德隱然爲東南重難
元毫神采精健不異少壯時所著有竹軒稿七

史詩一卷忽夢人贈以詩曰吾將還造化矣會小疾
即移正寢戒婦女無敢近及晡而逝則正德癸酉歲
除日也公羣行悉備尤敦孝友創祠宇修宗譜闢祭
田修累世祖墓自爲贊記族子翰林編修時用今稱
南屏先生者公實子教竟以學行被薦大鳴於時

興化府知府王公弼墓志銘

林俊

公諱弼字存敬號南郭王之先錢唐人五季亂始祖棄卿之黃巖寧川家焉南門自鉉徙鉉生全祿全祿生阜阜生桓是爲公父鄭重宜朗爲和州判官有名以求養親致其仕以公恩封刑部主事母劉妻丁封安人公第謝遷榜進士知溧水溧巨猾席勢武於鄉無誰何問公募獲論死溧人稱萬口爲快有湖可田公督民隄果田中貴人視馬有歲賂公言非公弗與循以至今三年入爲刑部主事轉員外郎差諫山東大獄還拜興化府知府或爲公難則曰第視之旣至廉徵錄 卷之九十一 十一 晏山館

則曰是故秉禮之鄉視深易與則盡出古意爲之律身必端布令必信制度必節祀典必嚴科貢必厚郡孝節必舉必旌或扁其門曰三節曰雙貞曰一鄉善士或臨視其家或設賓榻如陳蕃孺子然飲射宗儀禮登降拜跪盡日無惰容俗婚喪過修俠子尊賭博家爲落公設牌正副定中式書勸戒文使時開諭弗變伺舉以懲五伯攝人狼假爲虐公立三限批明書期日授訟者自付被論執就理後期有咎民得無擾賦稅更徭吏胥多舞智公身自處分使受成案無所與事苞苴杜絕俗吏喜爲公必俟藩司具名

下方與覆實類風大沮狡僮盜墓松山伐遂諸豪石私牙僧通海舟販糴穀價遂翔貴公皆禁治之守臣更驛法非人情公譬止不可疏復其舊溫文進鈔漳州守者白遣民兵自益公曰莆瀕海宜以自防遂勿遣養濟院居河上游先是欲遷輒格不行公釋厲壇之右立屋園井厠視舊特軒敞以餌其便則立與移出悉故屋焚之平其地立射圃端午競舟長訟耗費禁者之要領迄未能息公使自實盡市以修橋梁私匿逮及社人無縱弊源頓塞前政多因循學校壇宇公解木蘭陂陽城斗門堤堦路道多圯則爲之募廉徵錄 卷之九十一 十一 晏山館

忠惠祠岳蒙泉祠李守衣冠藏彭忠安陳太常卿賜葬則又爲之漏澤院隘則別增之他若牌坊亭碣不可勝載費盡出積餘民無所與爲知公牘叢委笑語捐揮每旦日視事日中則庭無留人坐公堂聞古書息治理書天下最莆百餘年之守宜未有先者故公安於莆而莆若不可一日無公德者感罪者愧無怨去而思來而喜病而禱而卜沒而祠而碑請衣冠而葬風謠盈耳哭者聲必哀盡焉實弘治戊午十月也公形短無中人而神觀英爽明炳幾先迥脫凡累隱

如古君子自期天下視爲國器仕餘能自力爲詩
如公厥亦指無多屈矣

狀徵錄

卷之九十一

十三

延平府知府孫公衍墓志銘

楊原

延平府知府孫公弘治辛酉後七月十六日卒於官
前此公以天旱禱雨却益走雨中衣沾濕透體得疾
遂以不起悲夫念公官南京與予並舍居錦衣巷朝
夕得相親益公銘余不得而辭也公諱衍字世延一
字延之其先汴之杞縣人高祖伯璣元末避兵來吳
遷家華亭生子曰仲弓有隱操曰清叔國初爲御
史慷慨負氣節仲恭生士達爲鄉善士士達生諱璵
字汝瓚號抑齋以舉人分教廣信人才多所造就贈
南京兵部職方司員外郎則公考也母贈太宜人任

狀徵錄

卷之九十一

十四

氏系政勉之女公自幼穎異弱冠領應天鄉薦久之
丁太宜人憂服除久之登成化戊戌進士第筮仕深
州知州間數月丁抑菴憂癸卯服除補信陽州先後
爲巡檢御史泊布按二司交章旌異弘治改元戊申
陞南京兵部職方員外郎辛亥陞車駕郎中丙辰陞
延平知府深州畿輔近地貴幸之家莊田羅布日事
瓜併公據理處分暴橫知戢民始得安其業沔陽漁
稻之鄉商賈軍衛強食巧取公明左券定市價民始
得享其利他而勸農興學扶弱抑強尤加之意在車
駕中官假進貢索馬快船無虛日公每裁抑之因而

理成大獄 上命三法司案治於公卒無所及
檄稽政匪政釐革宿弊最多在延平屬邑有盜殺人
劫財匿山谷間以良民余中抵罪公訊知其冤遂照
行密訪果得真盜出余甲於獄監生羅乙家巨富武
斷鄉曲華人至死公收捕之異時解京料價多爲勢
家包攬負累重徵公令編戶自輸歲辦完民亦無擾
歲徭役皆手筆親定推見纖悉人服其均俗多爭競
公曉譬切要剖決詳明訟漸衰息民婚嫁往往以論
財後時尤喜焚屍皆嚴加禁止復設義塚以處貧乏
郡無志書公謂延平人物如楊時羅從彥李侗諸儒
獻徵錄 卷之九十一 十五
皆伊洛的傳志可缺乎乃禮聘黃僉事仲昭修之而
於諸儒事蹟采取獨備卒年五十有九公官凡四轉
皆以進表復命賜燕錫幣者二膺五品誥積階至中
憲大夫公篤孝友喪親毀瘠甚事其兄履迎喪至官
下平生讀書恥爲無用之學每謂囚徒庾死多以機
氣鬱蒸所致必令掃除徃杆以致其潔未第時兄奸
黠吏胥舞文索錢心甚惡之故臨政尤痛懲此害
書星壁曰勤以補拙儉以養廉慎以補過惠以得民
以自勵在外任務循吏自期在汚陽之人所至以公
在謂公必能庇已至必見公見輒依依不忍舍去卒

於延平延平之人無不哀之爲詩文明潔清麗見公
黃僉事仲昭所評往年公與今儲少卿靜夫過予偶
相與聯句覺公才思俊逸自是見公所作皆稱是所
著有雪岑稿藏于家雪岑蓋別號云

獻徵錄

卷之九十一

十六

福州府知府張公遜傳

邵寶

公諱遜字時敏姓張氏自號鈍軒累官至福州知府世爲無錫人曾祖均佑元萬戶祖定父文簡以公貴贈涿州知州奉直大夫協正庶尹母錢氏贈太宜人公幼有敏識十四歲充縣學生二十四舉應天鄉試明年會試歸益力學越再試乃入太學卒業文譽日起遭父喪服闋又再試乃歎曰命可知矣且仕以行義又何必進士之科求也遂就選授福建同安縣知縣時同安缺官六年帑有隸銀若干兩或謂公悉取之公計日而取以其餘充備旣耀本民稱其廉期年而政成縣東海上有五戍戍長擾民且弗受禁公至而止內侍某族大而驕人告侵其園田公立正之一時荒政公爲稱首公曰此何足稱荒在備耳乃卽縣治及鄉建倉勸分以廣其儲擇耆老有行者司之至小不廢民業宗發以豪干法走避嶺下族人往往負稅有死於獄者公簿其丁升分勾別日卽稅完等以治邑高第擢福寧知州福寧亦濱海多盜公選能者責捕之軍豪張某素負力撓法至是斂跡餘悉帖服乃定役法民七軍三井井不紊未數月以內艱奔歸服闋改涿州涿州在京師西南爲天下衝衝使者絡

應接不暇而地多宦者家尤號難制前守以

屏政公處劇以預處勢以直不激不促久而安之凡守之務次第修舉安州監生張錦以人命誣其守宋某逮者三百人數年未決撫按以勘檄公公至安數語而服任丘謝令某徑捕張指揮某下獄某訟之且欲搏之死撫按曰此事須張某又檄公勘亦數語而服公暇修郡志質於官詹陸公公歎其敏旣而有福州之擢民老幼遮留不得則脫履以識思焉至福三月理舊務未完者千餘事發解戶以官物私販者五百餘事舊收十邑餘錢助附郭軍需公卽革去更定庫徵錄

獻徵錄

卷之九十一

十七

曼山館

庫徵錄

卷之九十一

十八

曼山館

晉曰人有恒言吏莫難於三知謂府也州也縣也而公皆歷之人唯見其易不見其難也且南園北燕風土殊異而在在宜公公豈有異道哉書載簡牘詩永豐弟公咸有焉某嘗過涿知公所以爲州者觀於州而府縣可推也使少假之年厥績之懋當不止是是可惜也吾故詳著之

卷之九十一

十九

十九

葉泉州公信傳

徐澤

公葉氏諱信守泉時當正德癸酉間閩勢張甚奉鎮闢者爲某每行府守以下並易章服罷組繡知閩者入據館守率佐以下入班庭雷再屈膝拜俯伏閩從儿旁徐起答之以次畢守與佐屬左右列以待得命乃退就府舍小不謹或拒所括輒得禍問至校逮從闕廷斃杖下而佐以下闕則自縛答以爲常於是所至府無不人人惴恐者至公乃令四徒肩輿入閩館馳道上不下又令前導者呵以入故事用驛舍丞唱門吏始得入謁至是丞猶循之公大怒自道土縣徵錄卷之九十一
令廻輿南面停而答丞以數十丞不勝痛號呼祈免一館中無不灑然改色者闕大沮下塔而迎公謝無狀明日遂去然猶索例所輸千金於府佐佐白公取庫金滿千遣吏齎記與之闕覺又大恐悉謝不受去於是諸旁府聞之稍稍梗闕閩中闕勢大衰息公倡之也始公爲工部時同舍郎某以墨聞公從之飲醉沃手先同舍郎次公公詫奉盆者易水曰是水汚吾手同舍郎故善諸闕至是乃竟構公自泉徙蠻微竟敗公於思南而公當副大理時以抗禮忤逆瑾瑾銜之誣公罪矯詔杖公闕下幸不死謫州濟再三起僅

後守泉此在他人宜廢食矣而公雙之愈方此其
邪而羞忍恥不見化化倪倪出人下用俸以易一
太守也謂不出天性哉

主

知府東園金先生傳

顧璣

先生名賢字士希江寧人上世本籍永平曾祖
初始徙江寧先生性資穎敏魁岸闊達有巨人度
學易於吳公彥華之門窮探妙解有聲於時晉江
氏著易說行海內乃與董生林輩推衍傳授盡其精
微以之發科登進士第乃歎曰聖人精蘊盡於易矣
而妙用見諸行事則在春秋學者不通春秋終不達
聖人之用遂取三傳及諸家之說研究異同發所未
發著紀愚若干卷其自序略曰昔壺遂問於司馬遷
曰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自周道廢孔子知時之不
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
儀表達王事而已矣夫平王東遷周室雖微遺法尚
存禮樂征伐尚或自天子出及齊桓主伯天下宗齊
而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矣漢梁之會羣臣主盟降自
大夫出矣陽虎作亂季斯又降自陪臣出矣此
春秋之大勢天下幾於無君經不容以不作也若其
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狄崇仁義黜詐力尊君
卑臣貴王賤伯程子所謂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衆人
皆可得而知之至若有功者或不錄有罪者或見原
如齊桓達王志而令世子反或許之鄭文承王命而

昔首止乃致譏焉晉厲弑於臣而書國蔡昭弑於
而書殺晉昭微令欲示威也而或取其功吳師從魯
欲謀楚也而或進其爵桓公無王定公無正權衡獨
燕於聖心是非不徇於衆見此則程子所謂微詞與
義時措從宜者也學者非深於道其孰能識之哉或
曰仲尼之意發於傳左氏述事公穀研理廣發於諸
儒大備於文定盡矣紀愚何謂而作也曰今夫山草
水生之而樵者不能盡採今夫水魚鱉生焉而漁者
不能盡取聖言淵微義理弘博傳者雖多而各有所
得採之益深推之益廣譬之飲河者各充其腹而源
不竭此紀愚所由作焉夫先生之學識其大者如此
故其達於政事恒以王道爲心不徇俗矜張以希近
譽初爲仁和知縣事上以誠接賓以禮御衆以義范
事以勤文而無害寬而不弛竟與杭守楊孟瑛疏復
西湖數百餘頃民賴其惠召入爲兵科給事中時閹
瑾擅國流毒薦紳先生獨持大體不亢不隨嘗勘淮
安獄正知府某罪明周給事自殺之冤雖拂瑾意而
莫之能害他如論宗室寘鑄逆謀議所輔平寇利害
於時都御史有治軍無狀濫殺無辜者並見奏黜君
子謂之有識服父喪再起轉右給事中時瑾既伏誅

蘇徵錄

卷之九十一

三

錢寧繼起亂政以事見銜求補外避之遂出知大名
府下車以後清濬禁止橫政繩長吏之桀驁辯黠盜
之牽誣民以安堵乃繕城浚池興舉百度修子貢祠
又以狄梁公寇萊公有惠於郡爲建祠置祀刻元城
劉公語錄以興學者地瀕黃河民罷障塞乃建議請
疏支渠分殺其流俾無泛溢爲害臺臣是其議而不
果行郡藏有贏金三千兩不登於籍吏言之先生先
生曰吾不忍厚私以負國家遂白御史籍之官入覲
言官有不悅者漫詞誣劾乃改知福建延平府先生
曰官非吾志矣不往則跡不明因之郡受事者七日
卽上疏乞骸不俟報而歸旋得請致仕日與朋舊爲
樂公卿不先加禮未嘗往見後致以興起後學爲念
講析疑義終日不倦讓舊業於諸弟子仍出歸橐之
餘治其家室婚嫁其友王大僕章歿嘗貸白金百兩
以上往哭之卽曰嗟嗟欽佩毋念吾通以恤而後於
是義聲重一時嘉靖戊子大禮成推恩進亞中大夫
年七十一卒於家子男四大車大輿大輓大輓大輿
鄉進士有文行大輿府學生善詩並稱於鄉
論曰六經道之綱也苟舉其綱萬目咸正今仕者治
經用世往往桀糾耗亂而乏治理以文不以道也金

蘇徵錄

卷之九十一

三

先生學易與春秋皆盡其微斯身心與之化矣故治
民則惠司言則直豈非綱舉目正之效耶夫然後知
六經可貴而聖人之道果濟於世用不誣也

徵錄

卷之九十一

五十五

史記

中順大夫福建邵武府知府御南鄭公宣化行
狀 焦 竑

余觀世潔廉剛毅之士百不一二見蓋竊歎人才之
難也卽幸有其人矣又不及躋於臬任以沒豈所謂
潔廉剛毅與夫高爵臚仕者常相避邪抑羸于此
必縮於彼其不能兩全者亦其勢邪御南鄭公歷官
二十年聲寔奕奕而得遠小郡以去又僅僅五十而
卒此余所以傷直道之難而不能不爲當世愛養人
材者惜也公諱宣化字行義別號獅南先世溫州樂
清人以武功授龍江左衛百戶貫籍金陵高祖敬弱
獻徵錄 卷之九十一 五十五
冠能詣闕陳母周氏守節事詔旌其閭曾祖時祖登
父文竹坡翁受室徐氏繼配喬氏以嘉靖乙未十月
二十七日而生公公幼而岐嶷從塾師授句讀輒通
記行立絕異諸兒弱冠補弟子員讀書新泉精舍晝
誦夜披蹤跡不踰戶外辛酉舉于鄉乙丑成進士明
年授袁州府推官公材猷通敏其鞫讞若手權而游
移於一衡之上不爽錙銖部使者屬廉諸郡邑公剔
蠹平枉咸極纖悉中機宜其卓卓在人口碑如訊南
贛三巢之俘誠平豐清二邑之界均豐城數千石
之浮糧其大者也滿三歲清臺諸司疏薦檄獎不一

再命曰是當立 天子左右職諫垣明目爭是非
不其陟冢司贊大吏進退百官乎乃隆慶己巳遷
營繕司主事以行人多謂南曹非公所宜處而大司
空林選齋公則大喜得公蕪江故有冬官分署當南
北衝其所課竹木鱗次而待稅數軼難勾弊不可詰
大司空乃推擇公公嚴立權法掃除其竇穴根節使
大猾無所容權所入一委於縣籍記循環覺察秋毫
不以自縊辛未晉郎中尋調南兵部車駕司司有二
大務其一軍衛船役故以年限貧富苦不均公題請
割羨補贏具有條式其一船馬銀羨餘或闕出騰物

獻徵錄

卷之九十一

五十六

議公特置籍鉅纖登載出納同寮佐判押記注互相
稽察主粟無漏缺屑越之處二事至今踵行之癸酉
今皇帝卽位覃恩封父竹坡翁如其官母喬太宜
人其年調南驗封無何又調南考功甲戌丁太宜人
憂丙子丁封郎中憂已卯服除補武選司郎中一歲
中武弁襲世業者千百人五歲大計吏應殿最者萬
二千有餘人公爲郎值計吏期首疏罷吏胥若衛官
供辦其考選先得其材品性行復參酌諸司評語而
下上之其諸孽廢之胄必爲之覈其勛績別其支派
勘其歲月應格然後行公歷南北諸司既多且久而

於繕司駕司選司尤繁劇其所規畫可垂永久者
種不可悉計然觀其大者蓋公於南北司之務井井
矣辛巳出守樊川樊川地僻民淳人謂公可臥治耳
公至則大修學官指授諸生以經義月品第激勸之
以爲常先是邵光泰建四邑糧歲輸郡庾中給軍食
後爲泰建隔絕山險轉輸艱有司盡徵折色而邵光亦
改納折色三分之一行之久而弊滋軍士所得於公
者與其市於私者兩不相值兵民交病而倉廩亦且
虛矣公具書上官言百姓納折色不便狀明甚於是
始盡復邵光二邑之稅給軍士半年食士皆踴躍驩
呼曰太守活我勞中丞出填閭始大才公欲亟薦之

獻徵錄

卷之九十一

五十七

矣時勞方藉中朝勢以倚訖人俄怒建寧令輒謬以
賊罪劾之公嘆曰吾可以已故廢至公邪因與爭甚
力勞不悅竟劾建寧令罷之而并罷薦公以此其後
中丞趙公出教俾郡縣行保甲練兵士講求銷變弭
亂之策公甚厭世之具文希指者特上書止之語載
集中公非謂保甲不必修兵士不必練而銷變弭亂
之說爲無當也公嘗作樊川圖說謂樊川所屬四邑
唯建寧悍鷙剽疾易動難安儻得強幹梓白之吏可
幾而理若邵武民情稍淳無甚大梗可易治而光澤

六符圖之險泰寧馮四塞之固亦易守矣吾所爲
學育材富民足兵者皆銷變弭亂之本非如今所謂
修保甲練兵士皆銷變弭亂之文之謂也公昔年當
道意旨而惻惻無華之政亦足以觀矣在江川甫二
禩甲申正月七日與寮友飲於郊疾作卒於鄉紳士
若民若兵衛驚駭嗟悼走弔哭櫬還哭送不絕聲既
去立祠範銅俎豆之邑博士弟子具其功行請贈公
學官公爲人事父母孝庶弟三人鞠育教誨之不遺
餘力言貌溫溫樂易而大節所繫則毫髮不以假人
利害禍福臨之不爲變自爲袁州歷曹至郡守俸
獻徵錄 卷之九十一 冬天
入之外一無所取卒之日官舍空然臺史監司佐其
費然後得以襯歸在袁未嘗誦法殉權貴人意車駕
留都亦不以桑梓故撓至公之武選時江陵以首揆
專國柄與其黨王少宰相結勢傾一時江陵一日出
片紙欲以錦衣某掌某事公入固陳不可江陵怒起
公前止之畢其詞去少宰有甥先世以百戶冒襲副
千戶公殿罷之公雖以此不可留而其名聲藉藉動
京師故邵武命下人相語曰是昔爲袁司理持法不
撓者是昔爲南北兵曹不私親舊不畏疆禦能忤張
江陵王少宰者故其爲郡不勞而事集不擾而人安

不徇上官以保甲煩細民以非罪加縣令亦其威望
聲光所以服于人者素也夫以公之名實使天下
年其建立注措尤不可量而竟以是終蓋不惟潔廉
剛毅常崎於人而又以此崎於天嗚呼可悲已公配
馬氏封宜人子一元偉年八歲未聘女四長適太常
許公孫天貴次適孝廉下君子鼎吉郡學生次適鴻
臚姚公孫履素郡學生次適大司寇顧公曾孫夢蟾
甲申某月日公從弟宗化少從公學者相元偉卜兆
觀音門外棗林岡之原將斬名筆志坎表隧而以狀
屬余愧余淺薄不能發其精微粗摺拾行事如右俟
獻徵錄 卷之九十一 冬九
立言君子采焉

福建汀州府推官王公仁墓志銘 尹鳳時

君王氏諱仁字得仁以字行別號曰一敬本謝姓家江右新建邑之古源系出晉太保安之裔子姓繁衍盛大蔚爲衣冠望族傳至永亨元季避寇匿端友王宅所遂姓其姓娶喻氏則君之父母也君德性淵宏資質重厚體貌魁梧音吐洪暢甫五歲母喪哀哭晝夜不絕聲稍長從師受學書一覽即成誦不事嬉遊而勤中矩度弱冠代父兄爲百夫長調度措置咸中理千夫長安宗可奇其能遂以女妻之再爲百夫長督漕運事隨集而民不擾遂爲有司所舉薦宣德獻徵錄 卷之九十一 王木 吳山館

間授汀州府經歷九載秩滿着民方仲得等千餘人保留藩憲疏以聞授承事郎食七品俸仍掌司事後本府缺推官六邑耆民黃啓宗二千餘人復列名赴上官言其存心公平獄獄明允乞授前職以慰民望上官轉達於朝遂陞授推官其在汀凡十八年方其始至汀禮部員外郎許敬軒奉勅爲太守以嚴厲待僚屬見君議論正大剖斷公平遂委心聽信汀州衛軍素暴橫民被其害民人楊卯生被賊殺且劫其財咸以爲暮夜莫知賊爲誰君曰殺人非細故不可以不究遂呼其婦而問曰汝夫系與何人相厚善婦曰

汀州衛軍人支繼安鄧普堅交最厚且得財賄人適在家遂執二人訊問卽引伏百戶王能殺死卒王勝詐騙民財皆舉正其罪自是武夫健卒震懼不敢肆有內臣至郡索白金君曰郡僻小而民貧所產無異物且妄取民財明有禁例彼大怒欲撻君拂袖而出言欲聞於朝其人懼遂行未幾委清軍長汀岳老人等十二名坐埋沒當謫成君以其過誤而寬宥之後奉銀三百以致謝峻拒卻之弗受間以公私務詣上杭舟年回龍灘險而水駛舟覆者相繼舟人告以暮夜昏黑不可行君怒曰吾行無私意天地所共知遂行若安流人以爲鬼神相之也在道見民攜老幼號泣而行問之則曰差役重而富人倍取息不得已而徙他邑以全生君歸卽榜示禁革其弊且勸豐家巨室出粟以預賑貧民復業而全活者甚衆朝廷命大臣巡行郡邑勸民出粟以預備賑濟藩憲官召君計議與同至各郡施行會病而歸正統己巳延平沙縣反賊鄧茂七遣僞都督陳政景率衆圍汀州上官以君歷練有籌略命統民兵協同官軍出戰賊敗潰去咸欲入山以搜賊君曰民避賊匿山中今復加之以兵必溢及無辜無以副 聖天子好生之

獻徵錄

卷之九十一

二十七

吳山館

心宜招撫以宥其罪鎮守都指揮馬...
不許妄戮一人違者以軍法從事官軍獲生口老嫗
三百六十餘人意圖功賞誣以爲賊黨欲斬首以徇
君白雄此皆良民避難者豈可殺哉悉辨遣之還家
雄得汀民與賊交通姓名欲按籍行誅君沮以脇從
罔治且求得籍焚之賴全活者不可勝計既而將樂
賊寇寧化君聞卽召募壯勇躬出備禦不五日衆至
一萬與賊戰于益洋賊敗走追奔十餘里斬首百餘
級生擒數千人民吳彥勝等被勦在賊中遂携妻子
七百餘詣營自歸悉宥其罪而遣之還其鄉賊復聚

獻徵錄 卷之九十一

壬午

晏山館

將樂之常平君以許令吳彥勝率其先被賊勦從者
往常平偽穿都御史余八才家誘擒鄧茂七姪鄧受
其姊夫楊受生等三十六人而歸擬率衆趨常平揭
賊巢穴會疾作而止病且革吳彥勝等籲天乞以身
代死時推寧化縣丞陳陸與義男王遠侍疾衆欲與
君歸郡君奮曰吾若一歸賊必長驅豈可乎哉起坐
帳中呼陳陵及諸夫甲而語之曰汝等務盡力以殺
賊慎毋退縮吾生不能殺賊以成功死當助汝以滅
賊無一語及家事遂卒時正統十四年六月二十六
夜也距生洪武庚午五月二日得年六十明日王遠
扶柩歸吏民聞之皆巷哭盡哀諡曰忠

推官黃公直行狀

吳悌

先生諱直字以方號卓峯幼負奇資善屬文十四歲
邑庠生正德丙子中鄉試庚辰卒業北太學適武
廟駕幸留都先生遂奮然具疏請留視勢弗及遷
書院謁當國諸老如楊公廷和毛公澄陸公完等見
其言詞激烈莫不歎賞稱許既歸聞陽明先生倡良
知之學于虔州先生徒步往受學焉癸未會試場中
策問極詆講學之非先生與南野歐公獨闢聖學力
排羣議之失編修馬公得卷以爲奇士廷對賜同進
士出身觀政吏部疏陳六事曰隆 聖治保 聖躬
獻徵錄 卷之九十一

壬午

晏山館

敦 聖教篤 聖任勤 聖學務 聖道六月乞
恩養疾留中不報是年授漳州府推官勵精民事馭
吏嚴急寮家祇畏無敢縱肆居官俸入之外毫無所
取日惟餽粥蔬食家人不能堪而先生清操愈勵一
視府篆兩攝縣事修廢興墜不殊家事朝望與諸生
研究理趣課試文藝竟日無倦用法平反惟允權實
緝敏無干以私視篆浦泰鼎新學校創號舍六十區
羣庠校之士肄業其中親課試浦泰科第之盛爲漳
最先生以辨江東冤獄致忤長官且時方以逢迎爲
恭先生獨以禮接不隨俗俯仰不獲原於當道則以

為倨其稍知持正者則未嘗不高先生之行而嘉其
卓異之政漳俗尚鬼先生盡廢境內淫祠變賣以
橋梁吉安劉公按閩讒媒搆先生者欲以變賣淫祠
坐贓羅織甚密先生處之怡然無幾微見顏而拘於
福之鎮撫司福郡之士多來論學如今度支持部屬
公森郡守王公時中尤相周旋焉按使周公迎公
意欲坐以人已辨問間白晝雷鳴始從未減得以科
罰送部士民投牒爭留不得號泣奔送如失父母赴
京道經曹邑留於徐公達官舍重念儲貳國本所係
乃具建儲疏以請朝廷震怒逮係錦衣獄人皆為先
蘇徵錄 卷之九十一 三十一 曼山館

生危之先生任獄惟論學談經吟咏其間已而聖
意稍回劄示輔臣有不深治之旨事下刑部尚書
胡公世寧題覆謂其性徧執古而近迂事每憂時而
過當措財修理求以代民均出而不避嫌疑帶罪陳
言自云為國忠謀而涉於狂妄但盡法拘常有司之
職有過無大明主之權乃謫判沔陽州抵沔執法益
堅守已益固當道信重之委攝崇陽縣事先生崇正
學節浮費抑權貴薄征輸宜民善俗人以此之張詠
未幾以外艱去崇沔之民奔送如市先生居喪動遵
古制三年不御酒肉不與宴會四方之來學者不下

百餘人壬辰服闋北上適編修楊公名論冢宰汪鉉
方士邵元節并建編修程公文德侍郎黃公宗明先
生力為論救疏引戴記敬大臣體羣臣為論甚切疏
上天威震怒有黃直這廝累來奏擾着錦衣衛拏送
鎮撫司着陸松好生用刑推究的實來說謫戍雷州
先生忻然就道高涼守石公廉伯請以矜式多士高
涼之士多出其門不一年皇上冊立青宮覃恩海
宇先生得歸田里杜門家居談經論道不入公門至
於事關利弊輒為申白無所顧避居家貧甚夫人李
氏躬織紉以給昕夕喜文藝恒手不釋卷下筆數千
蘇徵錄 卷之九十一 三十一 曼山館

言理致明備為詩豪壯雅淡所作者有望萊集還江
崇易說遺言錄諸書均可以傳

福建漳州府龍溪縣掌縣事知州劉孟雍

劉孟雍江西南昌人以賢良擢龍溪知縣縣地前山接境山谷崑阻有陳永定者負險為寇鈔掠傍縣累歲不能制孟雍至以計掩捕之先是為邑者多貪闇不職吏竄跡為奸徭役不均民富者幸免貧者不勝其困多竄徙孟雍覈其戶之虛實而等差其役流民聞者相率來歸勸農務耕禁淫祠寬刑罰衛善抑姦邑以大治秩滿陞安州知州龍溪民相率奏乞留之授知州職還治龍溪永樂十八年卒

獻徵錄

卷之九十一

主事

受山館

建安縣尹沈君璧墓志銘

歸有光

君姓沈氏諱璧字惟拱自號如川曾大父諱昱諱朴考諱壽中弘治八年南京鄉試未仕卒君年二十餘中正德二年南京鄉試遂父子相繼以易學名君之試也同考官得其卷以為絕出持以示他教官會持卷者坐口語所取卷悉落第君卷獨在他教官所故得薦於是試禮部者四乃就鄱陽教諭未上以母老改建昌之南豐南豐學者得君之條教爭自奮勵起為進士蓋南豐曠三十年無登進士者矣久之陞建安知縣君為人伉直所事太吏以為儒館多假借之及為縣見趨走庭謁上下候伺顏色自以為不能欲謝去上官由是知其人也卒強留之楊文敏公之族籍累世貴顯撓吏治前令莫能誰何君一繩以法豪右皆帖帖汀漳饑布政司檄州縣市糴轉輸之君曰民暮旦且死必得米是索之枯魚之肆也第解銀而米尚隨之矣即解銀米商果隨之他縣糴者皆不及事其不逆上官意求便於民多如此也御史行縣未至十里所停舟欲拷掠人索獄具不得方盛怒問官皆累息君抗言曰即至治所而不得則令罪也奈何責之中途且非非榜訊之地御史即自媿屈

曰令言乃是也無何御史來守蘇州語其屬曰沈建
安非汝嘉定人乎汝曹皆學此人不忠不為良吏也
三載將入覲過家遂留不往監司方列狀薦之聞而
歎曰咄咄沈君負我矣君少孤與寡母幼弟妹相依
倚乳然也既得舉家益貧太孺人春秋高之鄱陽為
祿養而前教諭未滿君方待次太孺人客死竟不得
祿養還又遇盜掠之湖中幾不免及為吏元清苦終
以不屑意而歸蓋生平備歷艱辛而其志意不少屈
云春秋六十有七

獻徵錄

卷之九十一

三十四

同安縣知縣邵公旭墓志銘

王樞

先生邵姓諱旭字以升號竹泉先世宜興人三世祖
尚德遷仁和因為仁和人曾祖貴和祖廩贈大理評
事父琮慕菴公天順中進士歷官四川按察司副使
母陳恭人實生先生先生有至性稍長受易補德
清縣學弟子員累試高等年三十遂以貢補南京太
學上舍嘉靖壬午謁選吏部授知閩之同安縣同安
嚴邑先生至同安甚理時漳寇入境為患先生擊之
捕獲殆盡賊黨有馬姓人暮夜持千金為某請命先
生恚曰此曷為至也發之皆論死有民陳姓者通黠
胥為偽印先生覈得之論報四境肅然至民有訟則
多溫言喻遣之有不可已者亦為推誠處分不盡法
比歲旱徒跣行四十里禱于某神雨輒至民甚德之
御史諸監司皆籍籍賢先生居二年先生得歲次度
弗任即投劾去既歸杜門角巾不復及天下事矣按
先生蚤失慕菴公十歲事母陳恭人甚孝已復背養
乃泫然曰所貴榮祿以逮親也不逮何施故雖業舉
子而進取之念日益衰云先是正德癸酉先生以國
子資滿當入官顧曰吾有先人田廬皇皇何為者乃
南築蔬圃樹藝其間將終身焉越十載殯之乃就職

獻徵錄

卷之九十一

三十五

未幾歸園愈益治園中有竹泉精舍邀月臺吟風亭
茶床藥壚羅列其間賓至則班荆坐已登亭臺涉園
取蔬治具飲酒賦詩竟日迺罷兄易蚤世與弟晨曠
處戚戚然敦誨諸子梗楷勿効統綺家兒務持本業
故梗登進士居官介履多出於先生晚年養益高布
衣芒鞋不異寒素梗既領南昌與隸來迎先生偶有
所往梗署使候先生先生却走曰此屬徒亂人意竟
屏去雖其厲志執節而修姱雅淑多其天性所自得
云王子曰莊周有云古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不
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發也時命
獻徵錄 卷之九十一 王六

徐教授與祖傳

胡儼

徐興祖字宗起其先閩人五代時避亂來橫陽遂結
橫陽人先生自幼持重好學不倦嘗受書於鄭伯玉
受詩於周可仁受易於史文璣文璣之學出於冰壺
鄭氏有四書管窺行於世先生盡得其學故於義理
尤極精詣至於子史百氏亦靡不研究遂以其學行
爲一時賢士大夫所譽愛因其所居稱之曰橫陽先
生示尊敬也洪武六年以薦授郡學教授其教人有
法諸生自以爲得師衛之守將嘗以郡城北枕江託
潮患請改築當道者來覈其事衆壓於勢心知其非
莫敢出一言先生獨奮然抗說具城顛末及潮未嘗
爲患辨甚力其役遂寢民賴以不勞處有寇嘯聚山
谷間蔓延平陽瑞安朝廷遣將殄除之檄郡丞王全
率民爲鄉導全就先生問計先生曰民愚出迫脅一
時誑誤無由自新若開其生路招諭之來卽爲良民
如此則烏合之衆自當解散渠魁必成擒不然則王
石俱焚虞詡之悔後將何及全用先生言全活者甚
衆二十九年較藝江西入服其公後秩滿赴天官得
致事郡列狀 上聞乞留復故職洪武三十五年二
月十有一日得疾語諸子曰吾至此足矣遂却藥物

有言曰卒先生敦行孝弟待母弟篤於義曰首
無間言與人交久而益篤雖鄙夫孺子來謁接
有禮意未嘗幾微及人過失文藁若干卷藏于家

方遜志與蘇平仲書

人之賢不肖固有定論文章之高下亦然近而作者
漸已稀闊在東南惟執事與徐教授耳徐公之文簡
實典重有渾然之氣然推瞻暢急言極論而不竭者
實惟執事士氣日卑學術日趨於汚下其廢病無聊
無足負荷斯事矣惟執事善自謀以大宣正學上報
國家下慰相知者之望

藏像錄

卷之十一

書

卷之十一

漳州府學教授陳思賢傳

陳思賢廣東茂名人質直好義洪武末為漳州府學
教授以忠孝行誼最諸士隨才造之多所成就
皇靖難詔至思賢慟哭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遂堅
臥不出迎率其徒估性原陳應宗林廷鄰君默曾廷
瑞呂賢即明倫堂為舊君位哭臨如禮郡人執送京
師思賢死之六生咸以身殉嘉靖中提學討使邵銳
立祠祀之

藏像錄

卷之十一

書

卷之十一

教授潘公松行狀

王升

先生諱松字惟喬潘姓后齊其別號也世居宜興
生生十一年而孤越明年遺骸盡於回祿後四
諸從父俱沒一弟甚孱弱零丁孤苦然與寡母居
蓋潘氏之不絕者如綫然先生績文勵行聲震江表
教諸子皆有成立諸孫森森嶄然見頭角雖其位不
滿德不克大行其志士林所共嗟惋而仁者之必壽
與有後亦足以徵前言之不誣矣先生生而岐嶷在
孩提中已迥別於羣兒稍長益負氣豪邁初依姊夫
氏讀書同學生語或侵之遂拂衣去誓志向學不數
年曉暢經史蚤遊邑庠與古齋萬公石菴曹公輩爲
道義交講學會文無間寒暑遂褒然爲一時冠先生
爲人倜儻俊雅疎眉目美髭髯衣冠偉然動止雍容
平生務仗忠義與人一依寬厚曲直短長無所於校
雖在貧窶中澹然不以介意讀書貫穿該博爲文直
寫胸中所見而氣自沛然每試輒先諸士尤以修行
推高一時吳文肅公甚愛重之延之以迪諸子每督
學使者至必首旌以風學者其在庠序中凡周旋登
降之節一不敢苟朔望期會之事一不敢後遇祭祀

後生有喧嘩不謹者輒

獻徵錄

卷之九十一

四十

吳山館

獻徵錄

卷之九十一

四十一

色戒之莫不報服每上官至有咨訪擬議先生
古齋先生議論侃侃交遊中與古翁尤爲莫逆二公
規模稍異而各以所長相資蓋古翁持已甚嚴而先
生濟以寬和故賢不肖之親就者尤多晚更得與荆
川先生遊荆翁以前輩風流無出二公右者故其居
宜興也交契獨深而各置兩家子弟於門下事母王
太孺人三十餘年周旋委曲至老而忘其寡與貧也
孺人病最久湯藥必親晝夜跪伏於床前凡數月當
膝處衣盡穿及卒哀傷幾絕居喪三年一如禮制服
闋乃得中鄉試人皆爲先生喜而先生方痛恨王孺
人呻吟艱苦不及見言之輒嗚咽不能止庶弟栗生
而弱且出繼先生撫而教之如同母少嘗讀書於外
郡女昏夜奔之先生以禮謝遣明日託他故避舍卒
不以告人此尤古所僅見者家計甚薄而性好施與
纔有一金輒思與人分之親戚中有以急來告者必
傾囊相給無所顧慮至已或不足復稱貸于人未嘗
有所悔也居家參酌古禮與時宜之不欲爲皎皎之
行自表亦不屑屑家人產業惟掃室焚香讀書靜坐
而已其教子弟以容忍爲先其教之之法務在浸潤
而不遽加譴訶其言曰子弟固不可不教但成敗

有定數徒傷至情無益也其教人子弟亦復如
性不喜華靡而好整肅所服雖浣濯之衣亦必使潔
積儉如所居雖環堵之室亦必使無纖塵至置一硯
一几亦必各有條理居疾病中不見其囚首垢面時
也嘉靖辛卯始領鄉薦時年四十六矣再謁春官不
第遂爲祿仕計初署任丘縣學事時任丘李序翁當
國士風最盛銓司方慎擇其選而先主甚當相國意
先生聽其素養以教人先行誼而后文藝復柔委曲
以身爲準一時士子及鄉大夫莫不翕然稱服其於
貧兒束修之類一切屏去不問察諸生中有貧不能

獻徵錄

卷之九十一

聖主

自給者捐俸資之以爲常其有聰明志操過人者則
招致而館穀之更爲之延明師以誨之凡成就者若
十人相繼登仕版者至今未乏也有司有疑事必咨
訪而後行待之真如師傅禮尤得上司意有事不用
文移而往往以簡投之若東甌項公與槐謝公尤加
尊禮延入府中纂修實錄禮貌與都諫樊公並
凡得薦揚者五獎勵者十七俱以古賢爲擬三年銓
部舉最典先生已居上第而俾尹新城新城在京師
南門當孔道其民多軍校內臣之家尤號難治先生
恬靜簡澹邑既簡而歲又當朝覲將迎送贈晝夜

額領民力刳敝不能支知不可久居遂乞休監司不
許乃上疏祈改原職於是遷福州府學教授新城
小邑然其常例在衆人以爲本分當得者亦不下千
數先生揮而去之其政略去瑣瑣而簡易寬平一以
愛民爲主百姓愛而親之有富民犯重法者往往以
賕屬上下累年不決先生至不煩刑責而服人問其
故曰此非可以尋常利動者吾死期已至夫復何言
既至福州福之士固已蚤聞先生名一見之後人人
自以爲得師福八閩都會士風頗尚華藻先生敦誠
確以先之其於周恤簡拔作養之事視任丘如詳焉

獻徵錄

卷之九十一

聖主

福之學凡四爲諸生者凡二千人莫不翕然向風師
道爲之大振由是藩臬監司交敷獎勵而士夫之縉
章繪軸且徧官墻矣時侍御古林何公方以直節顯
名當朝下車求賢獨深致意先生至以兄稱之而不
官及其逮捕而行猶丁寧執手不忍別夫以八閩之
廣御史之重寧無一人可厚而獨與屬吏之卑者爲
相知非深有契於中而若是乎凡主司考校諸生必
先暗示先生論列既定而後發之人皆駭其明內午
典浙江鄉試所錄皆一時名彥若今之文宗方泉趙
公通使練川湯公此其尤顯著者也而方泉公以故

人來督南畿學在常情誰無覬覦之私先生三年中無一字奉起居故方泉公以此益重先生居數年以老乞休章凡數上不允九年任滿始得遂歸志送者填溢郊關莫不泣下福之多士復相與謀建生祠於學宮之旁以祀之既歸就道矣而又得魯王府紀善竟辭不赴先生非薄是官而不居浩然歸志因已決矣蓋先生在學三十年州里莫不敬愛之宦遊二十年諸生小民無不親戴之達官賢士無不尊重之然而徒享其名而不享其實坎壈終身志不爲少展豈非命有所限歟先生既謝事來歸且暮與一二故獻徵錄
卷之九十一
四
人詩篇暮局往來酬酢時或閉門焚香讀書翛然有遺世獨立之意其爲詩不事雕琢但寫景道情天趣自別也先生故有足疾庚申春舊疾復動嗣此覺精神稍減起居飲食微失常度厥子闇等勸之醫藥先生笑曰死生晝夜爾誰復可免者吾年已耆耄生順死安服藥何爲後漸不喜飲食終日晏然而臥時引清茶自啜如此者數月問其病則曰並無他故但不思飲食耳古有神仙辟穀吾殆幾是乎言笑如平常久之日就衰耗顧謂諸子曰吾聞人死必昏曠吾病已亟而此心更明白此何爲者問應之曰此無他吾

平日養得正氣至此受用故能清明耳夜分乃卒一語不及家事問後事則曰稱家而已毋違禮可也先生生弘治丙午卒嘉靖庚申享年七十有五

訓導劉閔

正德元年九月授莆田處士劉閔以儒學訓導閔性孝友慎言動守正不渝早喪父貧不能葬旅殯於里人之園三年不處內不御酒肉祭奠皆極誠敬事母甚孝時物未奉母不敢嘗晨昏定省出告反而皆如禮母疾衣不解帶撫摩通夕鄉人皆敬慕之提學僉事周孟中嘗捐金以助其養副使羅璟令有司立社學構養親堂延閔爲師知府王弼復置學田歲取租五十石以資其費母卒毀瘠廬墓弼將以前田贖之不受歲凶弟婦欲求分異閔閉戶自過感悟復合其篤行如此巡按御史宗彝饒塘援詔例欲以經明行修薦閔懇辭知府陳效請遂閔以學職榮之乃有是命

卷之九十一

四六

長山

九十一



河南一

布政使

李禎

豐慶

沈杰

蔡潮

孫存

參政

鄭居貞

李崙

獻敘錄

卷之九十一

一

閻仲寧

顧福

吳愈

秦文

潘鑑

丁致祥

劉友仁

王慎中

樂護

參議

問欽

王億

按察使

姜綰

李璽

李攀龍

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九十二目錄

引除

蕭省身

程泰

劉挺

楊子器

陳壯

陳束

顧璘

章時鸞

僉事

江暉

文皓

史英

劉俊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二目錄

二

吳山館

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九十二

河南一

布政使

河南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李公禎墓碑

錢習禮

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首下明詔搜揚側陋思得天下材智之士以共新治道而尤嚮用儒術永樂癸未

廷試取士四百七十二人世稱是科得人為最盛河南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李公昌祺其一焉公少負材

器志於用世繇郡學生明經取進士第簡入翰林為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二

庶吉士性素介特至是益自檢飭達官勢人未嘗謁

之私第會修永樂大典禮部奉詔選中外文學士以

庶纂修公在選中例凡經傳子史下及稗官小說悉

在收錄同事者僻書疑事有所未通多質於公推其

該博精力倍人展入酉出編摩不少懈退復以其餘

力發為詩文應人之求者皆典瞻非苟作隱然聲聞

館閣間書進被宴賓擢為禮部主客司郎中部凡四

司主客視他司最煩劇官難其人公以明敏濟之不

怠剴治其間庭無留事退視其私一室枵然無長物

俸不足以供費泰然不以屑意堅苦勵節時流少自

修

蘇比尚書呂震有巧佞材倚被主知狼復自用事！
嚴憚下人羣吏莫敢仰視慢易僚佐少忤其意者輒
中傷之衆皆側目而視公特異有所承稟色辭俱溫
始終不少衰駕幸北京 仁宗以皇太子監國兩命
權知部事行在吏部奏藩憲員缺 太宗命簡兩京
朝臣有材望者補之 仁宗舉公等若干人應詔宴
于禮部予道里費至卽陞爲廣西左布政使朝野榮
之廣西地極南徼溪洞獠獠時出剽掠邊氓苦之公
至而威望凜然徂伏深阻不復出爲民患境內宴安
政務修舉尋丁外艱去官吏民皆追思之服除入覲
獻微錄 卷之九 仁宗 王

伏臘不充處之裕如居雖密邇郡城足跡未嘗至公
府中長於政務有所本決極言無隱因其言民陰
其惠者居多病間輒書不去手吟咏自娛遠近有
文者應之不倦一日疾革遺訓二子惟以力學修身
爲言餘無他語儵然而逝時益景泰壬申歲也距生
洪武丙辰年七十有五公諱禎字昌祺別號僑菴世
家金陵宋南渡有諱義者仕爲郎中扈從隆祐太后
南上留居吉水之烏江弱冠爲文藻思溢出蔚有老
氣不惟一時才俊若禮部侍郎曾公子榮輩相與頡
頏名聲不相上下鄉之老成人亦皆駭其文識謂必
顯于世平生所著詩文若干卷藏于家嗚呼昔之所
謂大臣者委身徇國夙夜憂勤以任天下之重違情
其私故宋杜正獻公身至大拜歸老無屋以居寓於
南京驛舍范文正公晚參大政妻子僅給衣食至其
卒也家無以爲喪公任牧伯身寵家溫固其宜也而
乃僦盡厥職空乏以終其身所謂貴而能貧操之二
公夫何愧焉嗚彼顧利冒恥不爲公議之所右者其
賢不肖何如哉

河南右布政使蕭省身傳

實錄

蕭省身江西泰和縣人永樂初科進士預修永樂大典授刑部主事早暮勞勤而廉介自執上官林之仁宗皇帝監國進郎中歲餘超陞河南右布政使時河南仍歲旱蝗省身一務寬恤郡縣承風民川安之每事存大體略小過吏民服其長者洪熙元年考最例給誥命省身陳父年八十餘願以給父上嘉而從之封其父如制後有應給誥勅願先給親者皆省身例而得省身有雅量能容人過而不能自容其過每有小失輒赧然面赤而圖改焉人以是多之卒獻徵錄

卷之九十二

四

年五十一

河南右布政使豐庶傳

實錄

豐布政公慶景泰初以給事中諫南城及易儲事甚剴切逮繫詔獄七年英廟復辟陞河南左叅政論周府內官不法事上嘉之陞右布政使廉聲大著風裁振于郡邑一日行部有一知縣簠簋不飭聞至大懼無以紓解乃以白金爲燭傀之踰數公初未之省也旣而廳子以告公佯曰試然之乎廳子曰然而不然也公又曰不然則還之耳次日從容謂知縣曰汝燭不然盡出之以易可然者自今無復爾矣知縣大恐輒棄印綬而去終亦不明其爲銀燭事也論獻徵錄

卷之九十二

五

泰山館

非當官之師法乎

河南左布政使程公墓碑

程敏政

成化庚子秋予居先少保公之喪聞人傳河南左布政使吾用元以七月一日終于官爲之驚且曰噫器宇間學行檢才識在一時負公輔之望如用元何可多得而遽至此豈造物者之乖乎是歲冬予以賜葬恩入謝遇其櫬邵伯河下旅次不能爲禮唁其孤而別暨予南還則用元葬矣孤旦奉邑人前監察御史康君永韶狀請銘其墓上之石嗚呼其尚忍銘吾用元也哉惟程氏自東晉新安太守元譚以善政爲民請留始家歛篲墩至梁將軍忠壯公靈洗起兵獻徵錄 卷之九十二 大 泰山館

拒侯景廟食于郡忠壯十三世生唐檢校御史中丞濞又起兵拒黃巢凡再世有全郡之功其居祁門善和里者祖中丞長子檢校戶部尚書仲繁用元所自出也居休寧陪郭者祖中丞李子欽州兵馬先鋒使南節予所自出也故予之族於用元爲近尚書十八世孫德堅國初以行樞密院都事守景德鎮是爲用元高祖曾祖汝楫祖景華俱不仕父顯起鄉貢進士官至韓府左長史進階朝列大夫母齊氏封宜人用元受經所得最深又旁通諸經史正統中長史公教諭河間任丘而予 以尺籍隸河間進教諭

予好雅愛用元以爲是必允其宗者歲丁卯

南畿鄉薦登景泰甲戌進士第觀政戶部乙亥奉獨師宣府總帥厚餽悉卻之都憲葉文莊公方督餉與語大悅天順改元授戶部江西司主事已卯陝西時尚書年恭定公待部屬嚴甚獨禮用元以績最聞賜敕命督餉淮安一年代還上書乞歸省從之癸未會試用薦充同考試官儀曹奉內幣踵門用元力辭免禮部尚書姚文敏公嘆曰超出流輩遠矣朱幾進福建司員外郎督負徵於天津諸處成化改元晉郎中三載復以績最聞賜誥命是歲用兵遼東遣用元給軍實師賴以濟庚寅遣視山東災上書言四事曰存漕運以防民飢整兵備以衛民生減養馬以安民心增接運以紓民力事多舉行比還擢廣西右叅政安南以地界不定數近邊用元冒險往定之乃已理募修墜政漸以成壬辰以齊寧人憂歸而長史公繼卒喪葬一以禮拓先祠以謹時祀輯先德爲世芳集以傳服闋改河南右叅政奉璽書專理國儲定轉輸遠近適均法以便民又以其暇時葺二程夫子祠宇以風其士人戊戌晉右布政使明年晉左

已亥 一方晏然欲自引年

其未上而疾作矣所部黠然聞者愕眙以爲善人之不幸距生永樂辛丑年六十爲人恂恂謹恪口未嘗及人之過巧佞者或竊笑之然其中涇渭極明有確然不可易者平居恬澹寡嗜好疑若不柰繁劇而所居官理不急不徐喜功邀譽者不出其下益人陰被其惠澤甚多而世亦未盡知之爲學不事詞藻雖時賦詩寫竹以適其適而緘其稿諱其名終不以自見也其不自伐如此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二

八

河南右布政使沈公杰墓碑 王 鑒

沈故汴人其先以醫扈宋南渡來家蘇之長洲思嘗書良惠二大字賜之故吳中稱良惠沈公元有醫學提領諱瑛提領生彥才平江路醫學錄生德輝浙江行省醫學提舉提舉生日彰日彰生潛皇明御醫博學工詩歷事 仁宣二廟考守以公貴封奉直大夫歸德州知州妣楊氏封宜人公生而多病十歲始入小學學賦詩鼓琴繪畫篆刻曾無仕進意年二十始銳意經史學大進成化庚子遂占應天鄉試甲辰第進士出知河南歸德州州當黃河衝隨塞隨決公至相度源流地形高下乃於城外五里許築長堤捍水樹以榆柳又開白柳等河河水由之入淮隄民始免墊溺飢歲民流作粥以飼老弱少壯給之行糧使歸畊且給之子粒牛具戶口日增鄰封有訟久不決公立決之兩皆意滿而去部使者上其績賜之誥命入爲右軍都督府經歷出知廣東南雄府以事不赴改授浙江衢州府衢多水田雨則溢晴則涸公大興水利濬陂池築堤堰修復魁星等閘民田得灌漑而城中無漂溢之患又徵常平倉創歲飢減價以糴收成增價以糴豐凶有賴倉無紅腐初宣聖有嫡

在衢僑於齊民公始命復其家疏於朝得世襲
經博士又奏起樊尚書瑩崇飾先賢趙清獻祠爲政
知所重皆類此事聞進階中憲大夫尋擢山西左叅
政又進河南右布政使河南民曰是故歸德君耶惟
迎之未幾歸守制吳中屬逆瑾亂政坐罰米三千六
百石官有不快于公者因疏公老疾不視事公不辯
諉曰言官言是吾老矣遂卧不起居吳下十年年七
十一卒沈世以醫名吳下至公始以文學登科第致
仕方伯跋歷中外二十餘年弟燾入翰林位至春坊
諭德譙鄉貢進士吳人華之公體貌癯赴義則勇所
至輒除利害汲汲若不足山西不當事河南任未久
故政不大聞其在歸德衢州興滯起廢膏枯沃瘠遺
愛定多至今民思之亦可謂不負平生所學矣余故
撮其大者表之墓上後之人尚有考也

河南左布政使劉公挺行狀

劉玉

公諱長字咸卓姓劉氏宋汴梁人始祖諱藻臣靖康
南徙二世祖諱功甫任萬安丞遂占籍邑之橫街世
有明德高祖諱昭年曾祖諱俊英元季弗仕國朝俱
贈刑部尚書祖諱廣恒卓犖工詩翰考諱述勳贈
武選尚書郎妣彭氏封太宜人公有異質見者武
目成重選補邑庠弟子員爲文辭刻勵宏肆課試
先其列成化癸卯領江西鄉薦弘治庚辰登進士第
二甲癸丑授武選主事時大司鈞州馬公以嚴蒞
屬獨公筮仕深爲所器雲貴旗役冊同官欲盡革之
公稽較數日存者過半馬公喜曰活者殆萬餘人矣
武弁世蔭例雖有常而滋久滋多更或緣以爲奸怙
恩附勢者又或以情尼法公持以公平蒞以精審不
以利回不以勢屈不數月銓度以清丁巳北虜有警
少司馬李公奉命閱邊庭議以公爲輔李公卒大同
公身任其事修城堡選將令出兵于私復以充行伍
竣事而歸馬公喜曰是可大任矣已未陞員外郎署
郎中事癸亥實授郎中公屢涉皆武選始終康慎
望隆一時僉議超拜公屬丁內艱弗果戊辰服除補
祠祭已而儀制文選有缺冢宰靈寶許公大宗伯太

原周公俱屬意許公以周公先進遜之故改公儀制
尋遷光祿少卿始公居武選多忤權貴人至是逆瑾
用事多譖之旨錦衣使陽銘宿怨銜之尤深然卒不
能害而瑾反稱之已巳冬奉命勘邊陽軍屯慈出瑾
意然竟為同事者所誅藥庚午春取歸會同邑蕭姓
者過番事敗瑾怒欲連坐鄉人公出補湖廣右參政
至則分守湖北勵精旬宣威惠甚著辛未擢右布政
使協心于公庶事咸理于申轉河南左布政使值寇
據甫息王師凱旋宴犒送迎勞費百出當事者縮手
袖間公至處之有方優裕周悉上下具宜不見聲色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二 十一
眾服其才於西春感疾既愈然益勤於政迨秋增劇
遂不能起公為人精確言笑不妄而臨事詳雅接人
謙和居家敦孝友為古章句步驟柳州有絕似者作
字類顏甚偉晚益奇易學尤精鉤深剔微卓有定見
居南雍及武選時從者甚眾一經指授輒領鄉薦登
甲科陳本初汪器之其尤顯者居官勤政品崑自將
最為鄉憲安成張公司徒安陸縣公家宰樂平喬公
所知交游士夫稱之如出一口湖藩巡撫洎南科道
常交章薦不幸不克竟其所施命也夫生天順戊寅
卒正德癸酉春秋五十有六

河南右布政使蔡公潮行實 蔡雲程

先君諱潮字某別號霞山五世祖興三府君部
元末海上多兵患徙居臨海因家焉世以長厚稱於
鄉考貽庵府君某仕閩滄峽大使以先君貴贈徵仕
郎兵科右給事中妣杜氏贈孺人成化丁亥六月寔
生先君于京師旅舍先君自幼穎異不羣讀書過目
成誦久益不怠早失恃甫弱冠貽都府君亦謝世孤
苦自立世元宗初業詩既成更業春秋浩博精詣
於學靡所弗窺並學西蜀吳公伯通吳江趙公寬每
歲試輒優異以國士相期舉弘治辛酉鄉魁乙丑會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二 十三
試魁改翰林庶吉士丁卯拜兵科給事中明年戊辰
分考禮闈所拔多名士在諫垣慷慨敢言中外想望
風采迨逆瑾當事建議閱驗天下府庫虛實遣言官
中貴人雜出意在擊搏漁利海內搔動先君奉推擇
當詣閩務惜元氣存大體同事者始老落落終翕然
服從閩人莫不歸德至于今稱焉庚午轉右給事中
辛未遷湖廣按察司僉事未幾書督學湖湘至則著
條教揭學則先行後文力振士習校閱精嚴弗爽毫
髮湖湘人士隨才造就聞風者莫不興起思慕垂
十年于茲皆知門下士也乙亥轉貴州右

議貴西南荒微蠻餘叢最兵革相尋清平苗寇據
蠟山以叛勢播全省先君毅然往鎮其地至則往
猖獗圍城數重乃殲慮經略誓以守為之計道轉
餉而餓卒蘇濬泉枯渴而古井出百計支持竟蕩
平太宰唐公龍時以御史按滇道清平日擊其事破
格論薦有曰獨當外患顛危不異於睢陽竟保孤城
功烈似過於張許人以爲允迄今諸苗帖服邊隅底
寧立生祠俎豆不忘既而不肖往督滇學轉參貴藩
每過其地士民遮道問先君起居稽顙稱謝曰若翁
寔生我也自鎮遠距省城凡七程重岡複嶺崎嶇嶮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二 十四

故有橋名朝天跨交溪悍流適燬于火民以舟濟
危震駭公私爲病因板號遮留願復舊觀爲之憫
弭節數月解衣爲倡聞者爭先樂助卽日掄工備杉
成筭視舊倍加完美垂成而後行論者擬諸端明萬
安橋云范汴凡注措悉務寬平幕僚有疾者貧不能
歸領月俸助之兩河四通八達之區盜賊充斥下令
郡縣道周悉種植榆柳諸木縱橫各以行列不惟賊
騎難於出沒且薪蒸亦資民用汴人至今賴焉未幾
具疏乞休因移書一二知舊戒賁奏者必得請乃返
維時撫臺潘公頃巡撫譚公續交章保留弗可得蓋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二 十五

絕旅行數十里無所依止乃爲之十里創亭翼然相
望迨今過者莫不感頌會奉天殿災詔市木川貴間
勞勩居多少司空陳公雍撫臺鄒公文盛上其事爰
被內帑文綺白金之賜予申轉福建右叅政奉聖著
督儲至則躬犯炎冰徧歷諸郡運方略靖海寇嚴徵
令給軍儲泉漳兵民樹大事碑通衢標表功德其在
他郡相地險隘輒爲梁涂菽以亭宇大者別萬里林
間鹽田谿設北嶺飛鸞雲嶺敷化諸皆昔稱魑魅魍
魎之窟一旦蒼蔚悉屏化爲康莊學士四明豐先生
熙爲記其事丁亥轉河南右布政使道出建陽郡郡

自閩貴以來疏凡五上矣旣歸徜徉山水陶寫吟咏
道然樂以終日性疎于殖財施人則不知倦親戚故
舊以匱乏告者靡弗賙之久不能替者輒賙助之道
路津要故無梁者舸之圯壞者葺之其不染者舟之
舟敝者新之其尤難爲力者如平大惡灘建邵家渡
橋移三江埠疏東泉二井除千百年害而貽之永利
殫心悉謀爲之必濟而後已他如割居址以闢通衢
脫帶金以弼道殫廣布方藥以康疾病凡可以利物
濟人者爲之略無勉強蓋自縣車以來餘二十年猶

庚辰巳酉夏旱尤甚為齋素出禱于外冒暑致疾醫

藥罔效遂考終正寢壽止八十有三足夕也烈風震

雷轟然旋繞所居屋上人咸以為異於平疇哉先生

考友出於天性每惟父母不逮祿養遇忌日涕泣不

休伯氏湘涇旅葬滄峽使閩及叅藩特為起墳置祀

田賦俾得所又標度宏曠不立城府與人不同親疎

少長無弗通其情喜談名理間出雅謔揮麈對客疊

疊忘倦素精經術尤善啓發後先從游者多所造就

好讀書未嘗一日釋卷為詩文肆筆而成求者靡弗

應之短章片簡率寓箴誡不為無益語喜作大書巨

獻徵錄

坊名扁取重遐邇乃若才裕經綸志存康濟見之施

為者有限而蘊蓄無窮故方仕也而推賢之章交上

比歸也而起廢之薦不置卒之日聞者莫不驚悼鄉

人無老少咨嗟涕洟奔走會弔若喪所親非偶然耳

所著詩文數十卷湖州學政一卷判義六卷編次名

三二卷對偶菁華一卷

南左布政使楊公子器墓志 邵寶

癸酉冬十二月三日河南左布政使楊君以

北行卒于衛輝之驛舍君諱子器字名父世為慈

鄉人唐宋來代有顯者至君高祖彥良曾祖斗瞻祖

信皆隱以終父祿字履翁號石田以儒醫名累贈吏

部員外郎母張氏累封太宜人君舉浙省成化丙午

經魁明年丁未成進士除知崑山縣以石田憂去弘

治甲寅起復知山西之復一二年調常熟又二年考

最進階文林郎受贈封典尋召補吏部考功主事正

德丙寅轉驗封員外郎尋陞郎中又四年遷湖廣右

參議尋轉福建按察提學副使一年轉河南右叅政

尋進右布政使是歲以湖廣郴桂功受白金文綺之

賜尋轉今官以卒歷中外若干年年五十六君生有

異質志高而銳於學初入邑庠都御史白洲李公以

按察副使提學兩浙見君諸生中曰天下士也既而

高第主司猶以未首薦為嫌在崑山常熟延禮文儒

討論羣籍以資博洽高平則專以經義教諸生旁及

鄰邑在吏部時嘗倡為五經會非甚病雖冗不輟披

覽同考會試以得士稱提學尤稱精鑒每談治體自

六部達諸鎮能歷道其故及當變通之宜北虜犯邊

唐邊務數十事馬鈞陽劉華容二公皆重嘆許臥
治末多所建白至孝廟山陵方起君聞有水石發
病上疏言之至下君詔獄執不變未幾還君于職君
子謂君言于君無隱情而山陵之議大矣君既葬有
田翁廬墓陽嘉山中至哀猶戚事張太宜人有不私
饒其忠孝大節如此君歷三年因特立政畫然歸於
禮法極力乃已毀諸淫祠而以其材充廟學公署之
用常熟稅入常後期君令先輸者無耗期日通加既
乃以多益寡耗足轉輸而民無敢後矣東南諸水由
常熟白塘入海工侍淳安徐公嘗合四郡疏利之會
獻徵錄 卷之九十一 十九
有深沙當海口潮汐澇淤水患如故君相許浦塘便
率民開之北歲衝流日深水不為患汴城苦遠汲君
鑿井城中數十處皆得美泉又作屋以居織染貧匠
其惠利如此君為者功郎中逆瑾勢方熾會有議薦
某為某官某為某官而擬君翰林者君聞之亟為言
辭於內閣事為之寢當是時辭難處辭為尤艱識者
以是疑君初至湖廣分守辰常道會郴桂賊起遂請
改道自劾冒暑提兵追平之在福建以進表至京師
會轉河南時方以郴桂積勞成疾而東賊方渡河天
又寒甚有勸緩行者君亟與而往印至嵩縣居守賊

方走湖廣君曰賊逼土兵必復向汝州洛陽藩籬
不可缺乃自嵩馳赴之賊至君輟食登城晝夜調
手書示城中人曰不上城及上而輒下者皆斬既而
有將下從賊者即斬以徇城守益堅賊遂引去其臨
事應遽如此山陵之獄以救君為言者兩京科道及
庶吉士進士凡若干人君性介直濟以和易與人交
能以量容以情恕不能以辭色假故人於君無喜怒
而有感愧性惡華侈位至方伯服食如平生時有餽
遺於故舊儀而不貨吾嘗論君學政兼資惟古之師
氣以輔志久而益篤使遂大用當有以副人望者惜
獻徵錄 卷之九十一 十九
也階已及而命沮之然其所建之亦足慕於天下矣

河南左布政使孫公存行狀

胡松

孫氏之先於元爲萬戶七世祖有諱仁者歲甲午自
濠梁徙高皇帝下滁卽郡北孤山之麓家焉以農
爲業仁生子慶慶生子二曰聚曰會聚代仁卽戎累
戰功授永平衛百戶靖難兵起隨文皇帝渡江陞
營州前衛正千戶會力田讀書好禮鄉人稱善人云
是爲公高祖生子和爲公曾人父和生允恭正統丁
卯應天中式戊辰中乙榜銓試嘉魚縣學教諭遷
州府學教授父諱序中應天成化癸卯式累上春官
不第除福建建寧府推官性峭直不徇理積訟有聲
獄徵錄卷之九十二
於聞生子七人公其中子也諱存字性甫生而慧穎
力學強記甫冠督學黃侍御如金試其文最極加稱
賞正德癸酉年二十有二領鄉薦甲戌賜進士出身
授禮部祠祭司主事已而改儀制司三年考績武
皇帝勅封建寧公如其官贈先嫡母李繼封國嫡黎
馬蒲人未幾陞本司署員外郎奉命冊封趙王妃惟
謹贖餽一無所受已而丁生母李憂哀毀甚服除仍
舊官辛巳進主客司署郎中會今上入繼大統大
器有日公上疏略曰夫冠者禮之大也是故古者
爲肆我太祖高皇帝稽古定制詳載大明

禮 陛下龍飛潛邸萬國式瞻今當嘉禮納后之月

宜詔禮官會翰林院詳議舉行天下幸甚上嘉納
之於是聲名聞廷中高麗琉球諸國數貢無度公謂
非體以白大宗伯議請仍舊俾有常絕其私覲客部
例於四方諸邊徵集諳曉夷語與夷字人試其可發
鴻臚寺若四夷館廩餼而敘選之以待四夷朝貢人
文之至名通事與譯字生然隨地廣狹因貢疏密人
有定額不多置歲久弊滋諸率貪緣爲利額外冒進
甚乃甫通籍而棄其本業希捷徑得直內閣或典耶
縣者濫甚公議請以詔令行之黜革數十人已奉改
職徵錄卷之九十三
元詔大司馬武吏士悉允覈光祿寺歲受六安芽茶
供上需稱事者額外恣取民不堪命廬州府知府
龍詒奏言之事下禮部公爲裁議爲中制并請損及
內閣供數得旨報可壬午冬遷知江西贛州府府治
險多盜賊且健訟提督都御史兵備別使皆治其
地事繁劇公明於聽斷而廣設方略獄訟與盜咸爲
衰戢賴于法食廣鹽鄰郡哀吉臨江三府則淮也然
淮鹽貴沂而難廣則賤濬而易故三府希不坐犯
交稱便利焉任未暮癸未冬丁建寧公憂還籍丁亥
起復補知湖廣長沙府先教化而抑強橫郡側清

山西岢嵐書院舊矣山川蟠麓爲宋儒朱張
生講學所由宋逮今興替率以共人公嗣加修
个皇帝御製敬一箴其中增置祠田選諸生秀異
者俾頤講習暇日親臨督課彬彬馬多所造就爲時
聞人者甚衆郡有吉藩先是王奏乞田千二百餘頃
名雞鶩食分坐長沙等八縣弘治已前畝征銀四分
二釐蓋定制繇正德來府中輒遣官校戶斂之官校
又緣爲私利計畝之徵蓋率兩倍其初民大不堪公
請仍舊貫但令縣徵送府府送長史司使類封以進
官校不得肆民大悅是時戶部得請命天下有司積
獻徵錄卷之九十二 王

又昇其屬蜀得僉事劉公楚得公兩賢素知公
一心悉索乃情使輸平且勒石爲界還報稱允始公
之勿從建寧公學於閩見建寧公與老吏論難律意
率至夜分知讀律之難及仕又承其刑守官之教
既知諸大郡歷年久見世所刊律解附例多舛且新
故弗別解亦繁蕪于是更取律之全文大書於前凡
御製諸書若大明令大誥三編及會典於律有互相
發者特書次之欽准條例分類附書又次之諸家註
解節取其要與正德新例法司見行諸比可備參考
者皆細書分註爲三十卷題曰大明律讀法以上自
獻徵錄卷之九十二 王

爲序其略云大明律讀法者讀大明律法也律與經
配讀經者必窮之六經以通其理必考之傳註以疏
其義必驗之諸史以論其世讀律於御製諸書猶六
經也解疏諸家猶傳也諸條例猶史也庸可以不知
乎其書雖未公行至今司刑者竊以爲便荊州諸衛
屯田子粒法管上之郡庾俟轉給迺諸豪猾往往詣
屯輒收其直陰賄吏而以已或他人俸錢潛抵數徒
虛造關領公悉釐正宣法現在刑二年積而贖金罪
殺凡數萬最于楚省都御史公援例奏請獎勞之
會有緣法過其致被口語者戶部休而寢然公之十

然在當世矣於是吉藩諸陪臣忌公將尤用
不刊已又撫長沙往事數說王奏公置對當事者往
往避忌莫爲明宿數年而後歷吏部以其久次也不
埃赴部補公處州府處在舊山中而當甌閩孔道他
守或飾廚傳以稱過客公嫉其然前視事卽爲奏言
其疾苦如均賦役當照里數與調貸逋負料價免派
新造戰船材直及精選甲科以知縣事併疲里以省
其害申明優免則例以釐積弊事多所施行枯故勤
於清事然苦乏水旱卽赤地公爲鑿洋彭峽修治好
溪限月二堰約可灌田千餘頃民惠厥德十縣歲解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二

三十四

錢揮至府故有加增名水脚銀積之可千餘金公悉
還之靡所利巡按周御史首加論薦丙申冬公念生
母久未得贈上疏闕下曰臣前禮部猥蒙聖恩臣父
若母並得封若贈惟臣生母以嫡在停格緣國典章
不敢輒有塵瀆其後正德十有三年七月臣生母故
距今十有九年墓木拱矣臣竊詳法意嫡母在則停
生母之封者以二母俱存嫌於耦嫡故停之以嚴嫡
庶之分也若生母歿而嫡母存則封其嫡庶贈其所
生要似無嫌而可以伸人子風木之恨臣愚昧死不
勝奏乞下其奏吏部吏部議其母李爲恭人

焚黃墓所尋陞陝西按察司副使奉勅整飭臨晉
涼等處兵備甫之任道得除書選江西布政使司右
叅政分守南昌道以明堂大饗禮成贈教授公建寧
公俱大中大夫江西右叅政祖妣鄧氏嫡妣李泊生
母李俱淑人封嫡母黎太淑人已而奉表入賀萬壽
聖節還任遷河南按察使得報慨然有策勲樹功之
志時汴省一二巨室橫于鄉至或殺人前此益數被
秦訐然莫有能寘理者公憤而竟其獄皆當以大辟
以是謗書四塞賴當路知而保持之尋轉本省右布
政使未幾轉左汴人之困公悉知也於是悉意經畫
獻徵錄

卷之九十三

三十五

議省比歲藩祿誤增之數而補其止缺擬裁諸府冗
役民校而禁其濫保關寺以無益俸薪臺隸之給僉
議以爲是壬寅秋山西被虜創甚遊騎至澤潞聲振
衛懷朝議增重總督宣大偏保制府事權河南山東
兩省聽節制公乃列上禦虜方略於督府其略曰愛
養民力以破虜計收用不逞以散虜與出搗巢穴以
速虜歸設伏出奇以挫虜鋒重懸賞格以購虜首許
賞給賞以薄虜毒耀兵防秋以奪虜氣紳道設教以
感虜見先登虛喝以搖虜心總督聯峯翟公大稱善
癸卯伏郵試公先事提調固不預會母黎氏卒於任

護喪南歸以附於建寧公墓甲辰春被考得調時
宅夢乙巳冬服除例當如部公嘆曰以吾之衰
可奔走數千里覓官耶丙午春上疏力陳疾病願乞
首丘不報然自是亦無意于形勢之途矣丁未春再
考被免公方為山鑿沼築臺構亭樹藝花卉竹木為
於覓計乃是歲秋七月疾作竟不起距生弘治辛亥
年五十有七公天性英敏美姿容多才藝爽朗跌宕
善戲謔與之杯酒燕會時令人解頤尤善理財聽訟
雖積年逋負能使無逋十餘歲滯訟一覽而決駭歷
中外逾三十年永邵院大臣方公獻夫等剴薦無慮
十餘疏博學泛覽不名一家為文藻贍流麗書法清
媚公弟環山司徒從其所得文集若干卷詩若干卷
奏稿若干卷居平不喜佚游靡費雖隆冬盛暑筆
書牘未嘗離手不則課奴僕樹桑飼蠶力田耕作
芻蕘蔬蔬雖墮核隕擇寸絲片楮必自綜理又得
僕數人佐之故羨於貲公歸得藉與賓友相娛
此

參政

河南布政使司參政鄭居貞傳 忠節錄

鄭居貞徽州人豐頰美髯從父潛官閩中鄭與泰
洪武中舉明經授鞏昌通判陞禮部郎中文行為時
所重二十三年進河南參政永樂初為河南參政初
李孺之教授漢中也居貞以詩送之曰歸鴻紫鳳雖
羽翮備五采徘徊千仞翔餘音散江海為馬嘯德輝
濟濟鏘環珮天門何嵯峨羣仙久相待展沐暉朝陽
夜息飲沆瀣如何復西飛去去秦關外岐山詠匪邁
野食良自愛終當巢阿閣庶以鳴昭代孝孺亦贈之
文謂其參政河南三年而美吏民以不能留為憾

河南左叅政李公崙傳

何景明

李崙字世瞻臨潼人幼篤實莊重雖祁寒盛暑手不
釋卷成化己丑進士爲廬州府知府清慎自持不
官燭鋤強禁暴興學築堤百廢俱興歲飢公循歷所
屬加意安集出庫藏銀帛令自易食春初價貴始發
倉廩賑濟全活者甚衆所屬起解馬匹令輪流解馬
七戶資之民困始蘇戶口鹽鈔存留令原解價以三
之二給官軍一充府庫君民兩便巢縣大河水急人
每溺歟創立浮橋以便往來自用淡薄一紫衣至八
年方易陞河南左叅政去日遮道挽留者以萬計立
碑敬錄
卷之九十一
主本

碑頌之居家有都御史與同年者遺之木使屋馬不
受比卒貧不克葬其後夫人郝氏不能遣日守臣奏
聞命有司月給米養終其身

河南右叅政閻公仲實墓志

楊一清

予與隴州光甫閻公友三十年知其行甚悉其尤度
越人人者考功典天下諸司官吏殿最黜陟公歷主
事員外郎郎中門庭如水年格浸深且大拜累疏乞
歸田太宰濟南尹公雅知其賢固留之成化甲辰出
爲河南布政司右叅政明年乙巳遂懇乞致仕以去
年纔五十三有錢若水之風焉歸乃築室岍山足跡
不至城府部使者就見則見之不往見人因舊業增
置水田數十畝課僮奴耘耔灌溉歲收所獲以自給
不別治生嗚呼世之人顛毛種種垂死不能忘情于
富貴不得已而去又恒藉官府聲勢以爲重以奔走
其鄉之人波流風靡中如公高蹈者幾人哉予提學
陝西歲按隴州必造公最後相見爲弘治丁巳公送
予岍山之麓立談久之將別屬予曰君自愛恐不復
相見矣予愕然徐應之曰明歲當復來公曰諾竟以
事左負初約今年春予入京師纔數月而公訃音至
矣前日之言遽成永訣嗚呼傷哉公之子价侃皆予
門人哭詣予請爲墓志銘迺按工部右侍郎史公所
述事狀而敘之曰公生六七歲讀書日數千言過目
輒成誦十五善屬文隨父靜樂君任岳陽屬邊報方

殷所司承部徵選官民子弟習兵法武藝以備非常
公與焉未幾盡通諸兵法尤善騎射靜樂君曰是非
所以教吾子也止之令專力於學比遊京師謁明儒
學益進補郡庠生景泰丙子舉陝西鄉試第一年緣
二十四成化己丑第進士既仕有官守猶不廢學老
而家居益大肆力於經籍汎觀約會充然有得發爲
詩文質而不俚根極理致有萃菴集藏於家所儲書
至萬餘卷爲書院建崇經閣貯之增建堂齋延師擇
徒慨然以作人善俗爲己任爲考功隨人才罷鑒別
精當公論倚以爲重尤嚴馭下吏莫敢爲奸時宰好

廉徵錄

卷之九十二

三十一

任耳目廉視幽隱時摘發之以爲明羣情慄慄公嘗
與僚友議及曰爲宰相當如泰山喬嶽察察非大體
廉者以告一日謂公曰外人議我察察有諸曰有之
得之何人曰公爲大臣第視其言當否以自修飭不
爲無補不必求其人時宰素重公終以是許未幾有
河南之遷值歲凶人相食過歷所部存省賑貸暑雨
祁寒未嘗告勞賴以全活者甚衆奔母氏喪扶櫬徒
跣三千餘里居靜樂君喪哭過毀悉屏世俗浮屠陰
陽家之說治葬與祭一邊悔菴家禮自是縉紳家稍
稍化之與人交敬雖久不衰遇貧與喪者樂爲賻助

未第時道出某邑友人爲邑令訪之有驕色急辭去
後邑令以考績至謁公考功愧悔謝罪公曰故人也
待之如初國子生華陰周某卒於京爲置棺斂歸其
喪驛丞李廣客歿于流落京師貧無以謀食鬻其孫
公聞爲贖還之給道里費以歸公之爲德於鄉者類
如此初公既謝事每謂人曰吾事畢矣歲月將不我
延生寄也歿歸也後事宜預圖遂召匠採木爲棺槨
以俟未屬續之前忽謂諸子曰吾某日將往先塋是
日果卒亦異已仲實公名光甫字也葵菴別號也大
中大夫其進階也有名秀者隱居隴州之魚龍川以

廉徵錄

卷之九十二

三十一

孫仲宇貴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公祖父也名璿嘗
作靜樂堂訓子弟鄉人因稱靜樂先生舉宣德乙卯
鄉薦歷南充岳陽昌邑廣昌濟源諸縣教諭以公貴
贈吏部員外郎又以季子仲宇貴贈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公父也贈淑人劉氏其祖母王氏其母也初封
宜人後以子价貴從夫階進封淑人王氏其配也仲
寬兄也仲宇乙未進士累官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今
巡撫湖廣仲容國子生仲寅仲賓仲宏仲寧皆弟也
子五人長价次侃次傲爲醫學典科皆王淑人出次
先

天偉剛室李出也曰鈍曰欽氏年舉人以義
日錄曰鈍曰鈍其孫也六有七其壽也

河南右參政顧君福墓表

李東陽

吾友雲厓顧君居母喪時廬於姑蘇周山之墓予歸自湖南夜抵廬下呼而起因歎世所旌廬墓事多文而寡實雲厓既不自衍當時有司亦無能旌之者後三十餘年知府林世遠始旌於朝未及報雲厓卒矣予故表于其墓特舉其大者先焉雲厓姓顧氏諱福字天錫雲厓其所自號也爲江東著姓考諱賢以工籍隸順天之大興後贈儒林郎光祿寺丞雲厓以成化乙酉舉鄉貢丙戌登進士第歷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調永州府同知遷知吉安府擢河南布政司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二

三十一

右參政分司南陽致仕卒初在刑部聲甚著錄囚山西多至七千餘衆平反者六十餘人前後四十餘疏多見采納每攝他司事事皆立辦勘獄浙江發巨賊七千餘兩時錦衣千戶吳綬勢甚熏灼勘獄者皆往受成議雲厓獨不往會下詔獄遂摘其疵誤出永州受檄決獄至兼有郡有部檄徵芽茶香草雲厓計合藩所徵全數上疏請停之至吉安承大猛後稍濟以寬判理繁錯不動聲氣而條緒具舉張都憲公實周都憲時可劉侍講景元皆慎許可特稱顧君獨不善事上官或以簿書相窘然卽所治校之諸郡不帝兼

之矣陳時政六事時議建之參政報至民兵數千人遮道泣送府及千戶各所留一輶以表去思南陽宗藩軍校多不戢每用理斷亦無怨辭撫徠流徒復業者四千餘戶修諸葛武侯廟及閱武場開拓有加其去也以老疾名蓋郡人在言路者以私請弗獲故陰爲媒藥而其藩人猶惋惜不少置雲厓乃自嘆曰藩不負吾而郡負吾賴幸有三知己者尚存何言哉知己張劉周也雲厓旣歸日與鄉大夫士觴咏爲樂足不至公府手不操書札惟歲時以詩寄予未病前一月猶然嗚呼詎意其遽至此耶雲厓尚意氣故人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二

三十一

潘郎中居客死殮葬之其子鼎方十歲携以自隨比長以女贅之又置田廬於蘇居其寡孤後鼎舉鄉貢卒於京又遣人葬之趙知府禎沒又以次女妻其子錡尤篤倫誼弟祿早世葬北土者二十年亦歸附于祖墓卹其娶俾不貳志今旌爲節婦事其兄光祿丞禎甚謹嫂欲析居卽俯遜於外泣告於兄乃得歸然引咎自責未嘗一以語人蓋難之而廬墓事尤大且著云

河南右參政吳公愈墓志

文徵明

公姓吳氏諱愈字惟謙晚號遜翁世家蘇之崑山曾大父子才大父公式贈承德郎刑部主事父凱字相虞仕終禮部主客司主事脩正強執事母篤孝年四十棄官歸養鄉人私謚貞孝先生母安人陳氏公生正統癸亥八月一日成化戊子以縣學生舉應天鄉試乙未舉禮部會試廷試賜進士出身戊戌授南京刑部廣東司主事已亥丁母憂甲辰復除今司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弘治庚戌陞四川敘州府知府癸亥進河南右參政明年甲子致仕嘉靖元年壬午以登

獻徵錄

卷之九十一

三十五

極恩進階嘉議大夫五年丙戌五月終於家年八十有四公自少開朗書過目不忘嘗詣外舅夏公仲昭閱壁間文累數百言閱已取筆書之不遺一字查既穎異又敏學強解不遺餘力既連舉得雋益精進不懈初官比部即思明法以達于政每退自公輒取獄詞翻閱凡事始章程傳爰論報悉究而通之事至迎解不煩檢會所部兼理畿輔事尤苛劇公省夫敏利庭無留獄析律詳明所當必允苟得其情雖貴勢不避時留守中官驕不奉法會有事當按公持之急中官使人宣言款公且懼以禍公酬對間整語直而遜

卒竟其獄不少訛憾然不為深文內虛遺以司坐死者數人公具獄以比請尚書言情罪既得以比為公曰法如是不可踰也尚書執不從獄上何文肅公當讞閱其牘稱善曰此吳郎中筆也但所坐非正律宜以比言卒改用比律奏之尚書乃悔不用公言由是益任公每公當遷輒奏留之凡一進官皆不離故署會詔大臣舉屬吏尚書鄭時侍郎徐懷聯為公堪長潘臬奏上而敘州之命已下敘去京師萬里俗犷喜訐吏多並緣為姦公始至判牘日以百數吏故驕列數事嘗之公且判且闕隨摘所矯數事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二

三十五

訊吏吏叩頭伏公既精敏善發摘而濟以嚴重有犯即繩以法吏畏民懷訟用衰鮮尤愼刑獄每行縣錄囚必有平反慶符盜正晝劫縣誣執二十七人皆抵死公審鞫左驗惟二人真盜乃悉縱遣二十五人其後果獲餘盜貴州都勻用兵敘當轉餉而道路險遠公調遣節適民不勞而事集出諸郡上有詔錫楮鏹文幣旌之所屬長寧筠珙夷獠雜居剽悍易動公撫以恩信示之禮法久皆懷附然無故不輕調集會撫臣移文發其渠率至省閱習公執不遣曰犬羊之性未易擾伏萬一奔迸不可安輯撫臣不以為然欲致

之已而椎剽剽掠旋不可制公手書之精論之卽後
弭帖益公推誠待物素爲夷獠信向如此土官安
以馬湖叛有詔掩捕而敘實比壤藩臬重臣咸會于
敘公言鼂輕剽無遠謀然器甲精利兵亦矯健未易
攻取不若重圍困之彼中無水不一月可坐而降也
議未決而鼂棄城走將糾諸夷爲亂家相顧不知所
爲公徐曰鼂在吾殿中矣問故曰彼以郡守將兵接
戰勝負未可知旣離巢穴一窮虜耳所轄諸酋長皆
其深讐彼且無以自容又何能爲因遣人禁而執之
曾不血刃而元凶授首及改設流官其醜類不服復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二

三六

肅境上劫郡印爲亂衆益恒擾公親叩其壘好言俞
之曰若等情有欲言言諸朝當有處分何以印爲之
出朝旦失一印復制一印於我何損若持去特一敗
銅耳吾憐若以無用之物自陷罪辟故爲若言若無
以印爲也衆卽委印解散自首事至枚寧公皆在行
間謀畫多自公出比奏報而賞不及公衆爲不平公
曰敘與虜接師或不競敘寔先禍此守臣責也今得
無恙幸矣在郡九年勸農振業興學教民民靖允洽
歲亦比登乃平繇更賦勾考邊儲之侵於民者得四
十餘萬輸將轉調亦數十萬廩不此充以時賑發流

庸來歸戶口增羨郡以大治在河南兼理屯田時田
多爲藩府乾沒及勢家漁取或假中官託覆厭中
調莫能致詰公嘗省鉤校多所緒正在省一年展采
錯事方將有爲而臺評出矣會蜀士有不悅公者復
從中醞釀之而公亦已倦遊遂致仕去公識慮精審
舉動詳緩每計事必要其終斟酌度分劑不少滲漏一
時雖若迂遠而積久考成往往有餘沿牒往來非公
事不輒乘官舫雖遠不給過所官中餽遺一不受亦
不以官物遺人嘗自言在官經費一錢以上皆注籍
今皆可覆其可爲必視法所在故歷官中外未嘗一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二

三七

掛吏議其待屬吏特嚴雖少喜不假于色詞所不喜
者亦不輒肆詆挫不立科條不收聲譽而質行履方
主往出街名者上故所在政事卓卓尤不欲有所附
離初登第觀政兵部部僚有與當路比者雅喜公故
爲引重欲援致要地公謝曰某忝列進士入官自有
本末因緣進取非所志也其人愧謝後當路敗所引
咸坐廢而公無與時已躋公卓識其後益勵不變浮
沈常調者垂三十年晚始邂逅一奮而竟以讒罷鳴
呼此足以占公之所立矣家居出入起居咸有常度
接人和而有辨故雖燕笑融洽而人莫敢慢人有過

不面加請議惟對之不言而已其符子弟亦然然人每以是候公顏色所加甚於質貴也故諸子若孫咸予子自將無少縱弛閨庭雍睦皆毀不聞邑中稱詩禮家必首及之雅喜賓客譙設精鑿禮文祥雅周旋樽俎間終日忘倦晚歲聰明不衰音吐洪暢理言遺事歷歷記憶每對客舉似不必深竟顛末風流雅尚奕奕照人蓋以高年令德爲鄉邑之望者二十餘年嗚呼今則已矣有如公者可復得邪

主人

河南左參政秦先生文墓志

鄭度

先生諱文字從簡號蘭軒後號雪峰其先閩人也自閩徙台之黃巖再徙臨海遂爲臨海人曾大父諱世珙大父諱宗傳父諱盛字彥彬號復齋以先生貴累贈刑部郎中初宗傳無子有青鳥集庭下遺二卵而去已而生二子次卽復齋娶董氏生先生先生九齡而董宜人卒哀慕不能已稍長輒知事復齋公復齋公性嚴毅務得其歡乃已弱冠以舉業聞堂堂然出人士先矣猶與靜學戴先生輩爲道義交益務進修不怠弘治壬子以毛詩中浙江鄉試第一士論服之

歲徵錄 卷之九十二 主九

明年癸丑登進士第觀政二年授南京行人司行人三年轉司副四方從游之士戶外屨恒滿旣滿考得歸省矣未至而復齋公卒哀毀幾無以爲生正德中服闋始遷刑部廣西司郎中時逆瑾之亂羅織京朝官刑曹易染尤甚先生以身殉法不少貸獻獄精明老吏皆自以爲不及瑾竟不能害未幾遷貴州提學副使貴州學政頗簡類兼清戎糧餉等務先生於養士外又有區處方略軍民便之踰年以吳太宜人憂歸服闋仍改陝西先生之兩以憂歸也借宅以居蕭然無長物終喪三年守禮勿越至遇國哀必朝夕臨

儼然如制而止其兩為提學也以身為教親為講解
大要以抑奔競黜浮薄為先兩地士習為之不變初
先生之未拜貴州也楊冢宰又欲以江西嗜之要之
來見竟不從自陝入覲也嬖倖錢寧孫安廖鵬各以
其故來視輒謝不見後亦不能害之在陝二年遷河
南布政使司左叅政陝人咸以先生海內鉅儒置非
所宜處頗有遺論焉抵任觀河洛居民蕭條甚而
武宗巡游調度日急慨然告病以歸撫按知不能奪
以聞于朝有詔嘉其恬退許之於是先生年五十有
六矣餞送者一如在陝時一無所受後先歷官三十
年而一介不苟時之益嚴蓋其天性云先生之歸也
杜門謝客足跡不及公府日惟教養子弟波及鄉之
後進焉自家食以至行人時五經之士各為指授矣
曰成章士爭錄之先生體貌顯重詞氣和平不問而
知其為成德君子其學術甚正而仙釋之說一不入
於心復不為近世門戶同異之習而士益就之自其
出以及歸老上章薦之者比肩而其志獨不奪其所
得者終不與易矣嘉靖己丑卒年六十有七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二

四十

河南左叅政潘公鑑墓志

潘潢

公諱鑑字希平少穎敏劬書總角臺試論孔門諸子
之學甚具御史異之釋褐除南京戶部主事差監浙
江北新關至輒搜七稅司若省州老猾數十置諸理
而罷鎮守無名之需歲二千金稅入出必先有司部
舉凡嚴鉤稅而已關長日不聞縱民往來無所問才
月鈔額告溢則盡蠲小稅稅自某等以上亦各損
舊則十二是歲薄征而鈔倍上下同聲賢之公慨然
曰非吾意也歲入贏縮視客艘多寡比者北方道梗
浙商偶輻輳焉苟以是為率民弗堪矣乃疏其故而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二
四十
歸其羨於大農以佐賑聞者知公識高而慮遠愈賢
之於是巡按御史歐君珠陳君德鳴韓君奕連疏乞
久任公待以不次而公及瓜趣代益急上乃擢公
署員外郎郎中公革部中白直三百人宿蠹一清尋
知荊州改長沙丁外艱補兗州所至戢盜賊平賦役
興學校清獄市卓然良二千石陞山東按察司副使
整飭霸州等處兵備扈駕稱旨擢河南布政司左
叅政坐先奉詔治前驅廷謝後期為御史胡守中所
誣執罷歸縉紳惜之公性孝友始第時中憲春秋漸
高公憂形于色往往終夜不能寐痛母若兄早世間

語及雖垂白猶泣下不自勝授二弟易皆早知名俾
氏舉明經自高安令拜地官郎公猶諄諄戒勉補助
其不及甚力與人交不立畦町而胸中涇渭不啻較
然在南都時涇野呂先生重其爲人作荆人父母篇
爲別而大司徒梁公亟稱公廉翕諸郎吏右都御史
懷慶何公題石尤詳旣免官兀坐草閣發憤經子有
得間書以見志於時族子有私歸女弟惡少年者公
正之不得但書其冊曰吾視春秋狄奪衛女衛告魯
曹狄屈而歸衛女衛受賂復女于狄且曰不可者曹
曹也狄怨魯曹古今人豈不同邪聞者凜然狄衛魯
哉居二年遭繼母喪哀毀遺疾以卒年五十有三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二

四十五

河南布政司右叅政丁公致祥墓志

丁氏諱致祥字原德別號近齋世家常州武進
山雁門里曾大父以仁大父景和父潔以公
贈戶部郎中母宋氏贈宜人公生而凝重寡言笑以
長通經以古文辭名於鄉鄉之巨族爭延致以師子
弟嚴飭規範多所成立以儒士累試南畿始舉弘治
甲子鄉貢登正德戊辰進士第授戶部主事監居庸
德平軍儲出納有方暇與州學諸生講究經義諸生
憬然改聽當正德時天下多事國用匱乏部使四出
公往閩廣清鹽權之匿於奸者數十萬及疏利弊五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二 四十五
事於朝多見采納大司徒屬十有三分理邦計而陝
西署主百官俸給錙銖易生訾謗公爲郎持衡若一
人稱平焉歲漕自江達淮至京多滯部推公督之公
先興復儀真舊閘專堰利者以浮議沮公公不顧仍
集諸名人碑文附以已見爲錄刻之圖永歲可省費
萬計而運遂通擢湖廣布政司參議分守上下湖廣
荆南道有武弁某犯罪希關節以免公竟置之法江
右有客于楚者保長與仇誣以盜似成公廉其情白
之湖南威侵躬自巡省多方賑貸所全活者甚衆武
岡州民率見侵沒於藩府官校歲久莫能決公從容

訓士以利害卽斥令割還之民凡五年詢民虞爬檢
釐革若切於身必去之而後已擢陝西按察司副使
撫民漢中屬界川陝之交流民迺聚易亂公平易率
物釋繁因按賊吏威懷並行部以無事夏秋淫雨災
甚民居蕩析公檄郡縣盡括帑藏諸羨餘賑之焦勞
萬狀民得以蘇於是撫按臺薦薦之猶在楚也遷河
南右叅政已酉入覲事竣以引年致仕家居適意山
水游心六籍自娛歷官三十餘年囊無長物惟題咏
篇什甚富若泰華武夷黃鶴諸勝各有紀述而風俗
民情因以槩見諸集中可考也平生不爲矯狃崖岬
錄錄 卷之九十一 四十五

以自異所與無大小悉任誠推分無失色失口於
人又不以官勢凌諸鄉曲至於談說理道世故人情
若洞燭其然無毫髮之爽故皆鍊聽樂與公游久而
不敢慢易有古鄉先生之風焉卒之日年七十有九

河南左叅政劉公友仁墓表

王慎中

嗚呼予何忍表劉涵江公墓哉辛丑歲予與公同罷
河南叅政予方倨侮自恣馳書于公約遊淇水王屋
太少二室武當山相携而歸公艱然徑歸且報書曰
君報罷猶出內批孰不知爲權重人所爲如吾誰當
爲明者吾歸矣不能從君游且宦其土方見罷而又
往遊焉得毋太作意乎予時已至淇上彷彿百泉蘇
門之間愧公之言徑趨安陽訪故學士崔後渠先生
談數日亦遂歸不復至孟門洛陽矣嗟乎公達人也
既已罷矣何必使人知其爲誰所爲者而公報予書
錄錄 卷之九十一 四十五

其言如彼公平生約已守官儉薄踏苦獨蹈人所難
要欲以見于世而今猥與不肖同罷宜其不能忍也
嗚呼悲夫予何忍表公墓哉然公已沒世予卒以悲
故不爲文誰當明公者予又何得不表公墓也劉氏
故莆之涵頭人祖均長仕元爲漳浦縣尉因以家焉
當 文廟時有仕爲宿州知州名觀者有能吏名賓
公高祖再傳爲封南京禮部郎中公淵公之父也郎
中公娶封宜人周氏公名友仁字是成原所由從故
號涵江以示不忘其始以正德甲戌進士始授南京
戶部主事轉禮部止客司郎中遷知黃州府以母喪

去職起復爲衡州以才調廣州遷湖廣布政司左參政遭郎中公憂起復爲浙江右叅政調河南左叅政撫民南陽其爲戶部嘗監淮安榷稅及持節往使湖廣理賦督發其滯逋以填京庾榷稅故毛細易汙爲之者往往矯厲苛核輒其迹以冀自免督賦所臨遇皆藩郡大吏至者輒弛懈不欲急懼見爲觸公在淮安尤簡易與商爲便督賦故嚴密鉤剔滲匿不以藩郡尊鉅爲忌二事以集竟免汙跡亦卒未嘗有所觸黃州江漢經流之衝民蹙政煩前守日夜治文書不賓客寢食不得休衡州在山谷深奧處田野饒足郡

獻徵錄

卷之九

四六

中嘗暇因習爲偷公兩易其俗爲張置爲黃州政每閒尋周瑜破曹孟德故處酌酒弔之與客汎舟婆娑其適日與諸生考論術業第其得失獎飭之文用大振比公去而以文奮爲時名流者項背相踵皆公所教士也衡州置郡南岳之下顧未嘗一游而設約束布條教起民之蹙雖在郡日少恩施未洽而精采有加焉湖廣浙江叅政主督版冊財計宜爲米鹽公獨疎日閑節餽絕無漏失撫流逋多以寬捨致安集而稽察誅賞公用之不少貸唐鄧之間益用和懷其所治各有以自得如此而其尤難在廣州嶺南土廣民

衆莫如廣州且據會省部使者藩臬監司所治人性各殊難於齊調郡於其時賢貴人在朝最有權望鄉里多附麗之者強則折而弱則靡公持其間而免焉蓋其尤難也公平生廉謹自好居官所至不以細如毫毛或苟而有取其于人不爲苟予性尤闊直朴率無機數曲節旣無以買名譽寄援汲而居官輒得賢聲官輒起由其廉謹不取雖有憎怒者不能加黜而然也然在浙江爲言者所論在河南未幾卒以罷歸則以寡聘遺簡迎將雖其廉謹而終不足以勝憎怒者之勢也嗚呼其可歎也夫公歿二年旣葬其子祥

獻徵錄

卷之九

四七

鶴持其族昆約齋中丞公之狀與林二山中丞公之銘謁予曰願有以明先君者予主廣東辛卯試事公屬在廣州共事院中留都主客爲郎覽壁中陷記摩娑題名得講其風美最後同爲河南叅政又同罷也其言宜可信於是爲表於其墓曰有以自待者必不託于人于人無所託則其享于世者亦不能遂彼所謂自待者皆矯強驚卓恃已而卑物奇跡以驚衆其不能遂意於世固其自待者所自召與公誠無所託於人而任質徑情貌恂而詞愾非期與人爲異有所戰薄於才驚聲角之場者所遇竟若此何也豈材與

不材之間固其所難處耶然公終始所尚無少異而始見爲賢終以得罷予又以感夫世尚之變益三十餘年之間而仕者見容之難易其可觀矣

獻徵錄

卷九十二

序

河南布政司叅政王先生慎中行狀

王惟中

先生諱慎中字道思別號遵巖居士惟中之仲兄也德學爲鄉後進所尊事皆稱爲先生云先世由光州固始入閩實居于晉邑之安平鎮自明軒庭中公而下傳高祖義齋公永堅曾祖瑟齋公瑞昌祖確軒公寔始徙居郡城確軒王父偶儻豁度少游吳越間敦信明誼爲鄉人雅重王賈之名盛于吳中而貲亦大起年三十餘卽有高志遠識欲以詩書之澤光前昌後遂盡捐祖業買地築室郡城中府君方渠公紀甫

獻徵錄

卷九十三

明九

七歲隨携入城確軒公卜居之意蓋屬望府君也乃王父未幾謝世府君年纔十三知追念先世力學不懈弱冠爲學官弟子有文名氣稟嚴威見者莫不敬貌咸意其爲達士顯人也以先生貴初封禮部祠祭司主事再封吏部考功司員外郎母李氏尚寶少卿竹坡李公源之女素閑姆教年十九歸府君相夫誨子有古賢母矩範累封爲太宜人府君年及強而先生登第尚刻志圖進取比四十五歲抑拜恩封始辭泮庠知者猶嘆其屈流澤未艾實府君之遺也而其鍾祥毓粹于先生蓋深且厚矣先生生而穎異四歲

在抱時太宜人教以三百篇之詩輒能記憶成誦五歲就塾師讀孝經論語對偶應聲多奇字八歲能誦古書日數千言十歲能文開悟警敏不煩師解先大夫鍾愛其教督尤嚴十四盡通舉子業從易總虛時中先生學槐虛爲虛齋高弟一時從遊者咸有時名先生其最著也同輩長者皆伏先生教後以爲不可及媿虛謂然曰老夫當退避三舍矣郡侯葛公恒最以鑒識自負一試奇之曰此兒并日當爲天下士督學胡公亦以奇才目先生遂令附學應試先大夫實勞之行乙酉領鄉書丙戌登第傳臚始冠士籍以爲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二

五十

夫談請歸娶 上特命之娶陳澹齋尚諱女澹齋與先大夫友少器先生故以女許焉歸而膺冠帔歲餘赴銓授戶部主事監兌通州時天下承平在仕者皆高重宴嬉以米鹽爲末務有據案執簿稽斂散會盈縮已爲充職先生獨慨然曰國家大計係于轉輸若吏徒保甲習頑誅賄乾沒爲奸利恬無所創非法也弊竇奸萌搜室挾剔積偷宿蠹釐革殆盡且以其餘閒盡讀古五經六典于史之書隆寒盛暑皆夜分不寐卽書生苦刻不能及作爲文章彬彬然史漢人語唐之詩晉之書罔不涉其流而泝其淵遂知名當世

禮部祠曹盡交天下雄俊同時如李克齋遂華鴻山察唐荆川順之屠漸山應駿陳后崗東陸石谿江午坡以達李中麓開先曾前川忭數公才學文章之美以道誼義氣相莫逆而先生尤爲諸公所引重學日富才日益昌文日益有名適當禮樂制作之盛郊禋之典秩祀之儀靡神不舉祠曹職在督視工役出入墮墮勞勩獨甚而據經引義原本禮意以佐尚書之畫又多所論贊郊祀禮成特加賞賚嘉靖辛卯各省鄉試復以京朝官主試先生在嶺南盛稱得人壬辰春以廷對魁天下卽先生所收士林公大欽也

獻徵錄

卷之九十三

五十一

是歲轉主客員外郎 天子嚮意文治詔取才學之臣十人以充史館而先生爲之首權貴人欲致先生使人語曰得一見館職不足定也先生固不往謁乃點用九人獨先生竟沮不用自是朝論嗷嗷有失人之謂乃改先生爲吏部以塞衆望由考功員外郎陞驗封郎中當以大掌銓先生在職其所嚮意持論皆惓惓於抑僥倖崇恬退敘收耆舊振拔淹滯慨然思有所更置時少宰霍公翰方以議禮大臣爲上所眷其用舍進退論議卓偉屬員多不當其意每獨舉先生官氏譽于衆中所謂權貴人旣于先生有宿憾

凡有部議不合輒疑爲所間同列爲霍公所不嘗省復忌其軋已悉力排之會有請封之典先生建議皆仁人孝子之用心本不爲過當事者特不欲其爲文選考功遂坐謫判常州時年二十有七文學意氣之盛方銳然欲有爲于世一旦被黜人皆疑其憤恚不堪先生顧怡然就道無幾微悔色初至郡人謂先生年少文人不開吏江陰令缺巡撫欲檄署篆恐其偃蹇不就先生自以筮仕以來出入郎署踐陟清華不獲盡心於民事以少見其所志且以謫居故倨轔蹇微示不安于位尤非所宜也遂奉檄以行延訪民俗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二

五十二

興學教士百廢具舉閭閻之隱伏市廛之情僞旁燭畢照文飾以經術事至迎刃而解老胥黠吏不敢出一喙邑故多右族豪恣不法舊吏于此者或有所顧忌忍莫敢動時有某姓者怙勢縱淫尤甚先生廉得其狀首寘之獄旬日之內奸帖豪柔邑爲肅然大治屬縣之民知先生判常不知其署江陰也每以曲直越縣請士懷民良有神明之譽愈遠彌思今且尊祀于名宦之祠非德義惠愛入人之深安能久而不忘若此哉在郡僅數月陞南京戶部主事轉禮部員外郎禮部于留都尤閒簡得益肆力於問學窺見本根

獻徵錄

卷之九十三

五十三

剗削枝葉于聖賢之微言超悟默契深造自得發篋中宋儒之書盡讀之有味于歐曾氏之文以爲世人談文皆卑宋人而云馬遷班固不知善學馬遷莫如歐善學班固莫如曾是歐曾之文蓋原本經傳由史漢之豪一變而粹者也先生以此自悟妙得歐曾家法乃取舊所作嘗所自喜以爲漢人語者悉焚之詩亦以盛唐爲宗間出于晉魏風雅旨趣玄妙音節冲融不專守唐人句字而模寫變化遠矣丙申陞山東督學慨然以敦風教齊習尚爲已責規畫條約皆原古者所以十道德之意而作新倡厲以身爲標齊東故習所屬謁上官多用輿臺之儀學官亦循之莫恥爲詬先生痛抑喻戒令以士禮見嘗曰師必自重而後可以教人若輕其師是輕其教也一時學官爭自磨淬轉相訓飭而先生之教昌明顯行至千品騰文字再不覆閱見者咸驚爲神日看百餘卷皆徹首尾批抹點評無一語漏略而高下其等不爽鎔銖盡得諸北牡驪黃之外昔人所傳一目數行下筆翰如流實先生其人矣中麓李公爲先生立傳有云曾寄高等士文百餘日後無一人不發身者甚至有生童試文一篇卽許其終身所造如殷棠川學士谷近滄司

馬皆以童年入試大加賞識遂越諸生超等補增不知何從得之初山東士子見先生所爲廣東錄爭相慕徵先生自以所作雖峭厲雄奇有可喜然不足爲式而所談乃成化弘治間諸館閣博厚典正之格士由此知嚮往其文一出於正凡經先生識拔者皆爲成材美士致位通顯輿論翕然蓋精采動變行於俄頃而士風文體煥然易視改觀東土人士至今談之有遺思也甫一年轉江西參議江西故陽明講習化導之區其老先生多以學鳴世士之知學者不少先生以職事往來白鹿鷺湖間與學者猶訂證發明簡

藏錄

卷之九十一

五十四

上下晏帖寅僚皆倚以爲重在河南屬場屋選士官學後同陳公病不閱卷以屬先生數日悉爲品定及得雋皆知名士人咸歸先生之明陳公不起先生爲之經理後事收其遺文厚爲之賻撫其孤如子遣人護其喪歸葬移書當路恤其家又服先生之誼屬歲大飢大梁宋衛之墟殍齒蔽野民且相食天子爲遣戶部侍郎王公奉宣德意以賑貸全活之士公至檄先生將事先生爲見歷郡邑周行鄉井開陳發粟勸分平糶而賑給有方里胥豪猾不得侵冒鉢髮饑者得食待哺之民條獲更生枯潤什起誦聲

藏錄

卷之九十一

五十五

胡高諫闢辯直謂天下事無不可爲而爲之亦無不如吾意與一時雄俊以名節相矜意氣相勵昂藏峭露如太阿方出于匣使人望之知其難犯而就之婉其難及士譽方隆而忌者衆矣遲不轉徙廻翔中外敷歷世故充養醇深益有悟于性命之微言而豁然獨契其精顧視其昔日所爲皆查滓形迹而融釋剝奪以完本真之作用如玉之琢剝廉隅磨砥圭角惟見其溫潤之光縝密之質矣而世之忌者多以始之所聞見爲疑而先生所獨詣固有人不及知者代爲吏部時以不謁權貴而有郡倅之謫爲江西時又以廉使錄卷之十一 五十一
不奉權貴而有參知之罷則大節皎如雖渥不淄又未可以人昔論也罷歸以來兀坐一室左右圖書屏遠絲竹不以嬉娛爲娛自之祭應酬問遺之外手未嘗釋卷潛心大業力追古作以興起斯道爲已任二時銘幽記遠之文頌績細勲之咏非出于先生則以不得所托而用以爲歉愧海內名流爲親壽及葬志銘傳或刻古書序皆不遠數千里走幣求先生邦君大夫高人逸士贈送寄酬之作亦多所造請凡得其片紙隻字皆珍藏襲什不忍置然先生不苟于作雖勉應文字亦反覆沈思特出新意調高義古他人其

知如何造端而一經玩味又若得其意之所欲言而發其心之所未有故篇出皆足垂之琬琰爲世盛傳如所刻玩芳堂摘稿家居集僅十之二三迎刻於吳中嘉興建州三本亦十之七八然爲海內知言之士贈承誦誦皆謂其獨超匠心振起前哲益先生于文字醇深古雅冲澹紆餘而光晶霍爍奇變百見卒歸於道德仁義藹如也至其考前人之是非正諸家之謬誤皆足以發千古學術之蔽使其人復生將有質之自媿當之可以不慚者尤長于序述表志之體讀其文而其人與事形貌色相神情氣韻宛然如在目睫間自六籍以來上下數千百載凡枕函所列不可殫述皆咀其英華游其閭奧操縱闔闢惟意所適殆天之所畀以任起衰之寄非人力所幾也荊州唐公謂其文論可藉手以見古人二百年來當爲中興其必有得於先生者深矣嘗不遠千里入閩爲友懷公求狀先生亦往會建州遂于武夷山中爲之論著持歸至和陽予與胡栢泉公逆之僧寺荆川忻然曰此行得遵嚴令兄一狀足以追不孝之責而慰先人於九泉矣念菴爲其祖善菴公請墓表得之遂自書入刻其爲海內知游愛重如此踐修邁往之實日新月

益老而彌銳我泉自虛齋先正倡明理學誨導後生及門之徒守其師之說以見于世者固彬彬然盛矣自是而後蓋寥乎其僅存唯先生復修斯道以興於教凡一時後進之士學而未成才而未名者先生咸與進而樂道之以成其學而名其才彼其有學與才亦願先生之進且道以爲得所歸日以所業求質戶外之凡常滿先生亦盛爲引接鼓舞振刷期以廣斯道之傳而易其口耳訓詁之陋抽關啓鑰誘掖開發諄諄不倦隨其所叩皆虛至實歸充然有得四方之聞而興起者多以不及門爲媿雖間居林壑其聲光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二

五十九

物望達全閩從游之盛前此未有也監司部使者行入郡境莫不知有先生造廬承風折節相傾下惟恐不及先生亦不爲踰垣閉門之隘講學問政雅爲傾盡先後薦者凡四章大約謂其文學裕于政事才略宜手緩急有豪傑之氣而養已純有經綸之學而識尤遠居家厚篤孝友之倫化俗倡明詩書之教譚者皆以爲知言迺終于不用此豈特先生之不過耶夫使先生當改官翰林時不見沮爲吏部爲參政時不見謫且罷必晉位通顯馴至卿相有當世烜赫事功無疑也然未必其造詣之宏深見於制作如此之盛

可以傳於不朽則在此在彼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仕不達廢而不復用豈足爲先生嘆哉天性孝友家庭之行人無間言居嘗自念從仕之日早不獲盡力於父母之奉故在河南罷歸不爲愠怒惟以得婉戀膝下爲樂從容游豫州所未歷山川從安陽訪崔後渠談數日方歸道吳越中與諸舊故講學論文意緒灑然入家朝夕先大夫左右下氣怡聲諷諭幾諫惟恐有違且爲結社致客以娛老不謂未數月而先大夫卽捐養先生致哀盡誠悲慟慘愴如不欲生稟受本弱又少小從仕絕不習勞苦事爲先大夫擇葬地日行林壑叢薄間不辭跋躓最後得地於東山之麓費鉅而兄弟不知先生雖宦成而歸家事尚總於太宜人惟中時亦忝一第愛居館粥之需未嘗自營辦蓋惟中兄弟五人皆太宜人所出故同居合食靡有異間而先生友于至性尤篤孝養太宜人十有六年自膳羞服御起居飲食之微志意所向皆求適其節事兄撫弟以家學相切劘汲汲焉欲其有立惻怛慈愛之真周流貫徹痛痒必知如世之所謂推財均產以明爲愛者皆不足以窺先生之大也憶自己巳春惟中將赴銓北上一日侍側先生從容言曰國家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二

五十九

吳山何

治平久矣上下恬嬉民生不習兵革而侈靡流風
威無辨恥尚乖舛恐不能無極重之憂若變起東山
之患必鉅海上逋逃必爲大棘泉固濱海且隣于漳
尤可深慮建州爲閩上游吾嘗有意於其鄉汝其定
計焉予奉先生之教乃卜居建州丁巳罷歸復請于
先生先生益贊之行約游武夷築室九曲深處將躡
躡裏糧一至衡湘登南岳最高頂栖託于天柱迴雁
芙蓉石廩岫巖期荆川念菴數公一聚晤爲快乃太
宜人忽復見背笑焉在疚遂負此心而海上之警侵
尋延蔓一如先生昔日之所意矣戊午夏賊自武榮

獻徵錄

卷之七

卷之七

入郡境諸市鎮居民扶携老稚逃竄山谷間有偶爲
清野之說督責民之不移粟携竿入郡城者先生聞
之拊髀嘆曰是大失計不亟反之將無民矣夫清野
之說乃北邊禦虜策彼塞外荒絕無城郭溝池之險
宜急斂人畜使無所掠若內地郡縣之得以爲治者
惟在郊關之外數百村落保聚其間而後有土有民
以得行其政令使法度明事體不謬宜速集各鄉之
大姓巨室盡還故居倡率里民相度地利據險以守
自相團結拯援使盜至不得突民有固志而後腹心
之地可恃以爲安不然兵旣不足怙寇得安意肆志

齊民橫行於無人之境民復轉徙男女不得耕織
棄其生業將相誨爲盜矣蓋其遠覽前識事機物變
能豫見于十年之前而講畫世故時艱詳而不煩約
而不漏中微中繁若燭照數計其所以然者乃知先
生之才不盡用於當世爲可惜也先生神爽骨清脩
然有塵外之態嘗謂百病皆起于火欲客火不生止
寡口味不食厚飲醇遂經年不啖肉酒僅至齒盤蔬
孟飯飲水至十數甌惟中心以爲疑先生曰我今以
一付腸胃自翻出一部本草汝又何憂焉乃以水愈
疾者十年凡病作卽默坐謝客却藥辟穀止飲冰糲
書收神斂氣以俟其自復病中詠懷有云居常愈疾
少名藥只把看書當品嘗誠真語也後常買精舍於
清源山半嶺栖遲其中禪釋往來者先生與之語慧
寂因果縉紳士友以爲問先生曰非以彼爲可其苦
心練性要自有入門毫釐千里吾徒當自辨之也此
其氣度博碩識略優裕而理明義精施措有條故凡
接于其前者皆無不可與之人而親疎厚薄等差隆
殺之際處之曲中其節念明軒公爲拓基之祖墳塋
庠迫不稱崇祀買山闢地立表樹坊費至三百餘金
不以銖髮斂其族人宗黨自高曾而下才者教之使

獻徵錄

卷之七

卷之七

其有成買而貧者資之使各得盡其生事自先生家居二十年間族屬無失所之人視伯父綱諸孫不啻猶子引掖指誨無所不用其情今姪同讚同任相繼登第發科使確軒公卜居之旨大著郡城之王得自爲宗實先生振發成就之也泉士之才而貧者或居先生之居食先生之食親舊以窮來歸一歲之中待先生舉火者數十家而尤用情於孤茆危難弗克自振者不啻痼瘕之在其躬也賑恤排解靡愛餘力昔孔北海論盛孝章云今之少年喜謗前輩至或譏評孝章孝章要爲有天下大名九服之人所共稱嘆蘇轍後錄

卷之九十二

本主

東坡貽舒煥書歐陽公天人也恐未易遇天之生斯人意其甚難非且使之休息數百年未能復生此人也嗚呼若遵嚴先生其存其沒蓋真有以關山川之運世道之變而非徒一人生歿之間之足云矣惟中自少稟學於先生屬雖兄弟誼則父師顧落落無成慙負恩誨惟冀朝夕侍側得有所稟仰以日進其所聞昊天不弔家難薦臻太宜人之憂甫及祥禪而先生遽溘然以逝山頽木壞典刑永隔情事摧楚痛悼可言竊惟先生之勲業雖大行于天下而德業文章卓然名世有待以不朽然非得立言之君子闡揚而

表章之恐終就湮滅而無以俟來者於無窮此惟中所以撫衷增感而懼其罪之莫逭也輒忘謏陋忍痛

或足以備高明之鑑採

公諱龍字鳴音本亭其別號也公自幼穎異絕倫過目成誦弘治戊午中江西鄉試壬戌中會試乙丑賜同進士出身明年授宣城知縣初至值歲歉道殣相望而郡中督逋方急公與民約秋熟來輸卽以情自白於郡罷追之至期果上納無爽積年逋負一旦盡完先民皆饑相聚爲盜却掠無虐日公知其故單騎徑詣村落中曲加撫諭賊衆喜曰父母來矣何以生我相與感泣而散公遂遍歷各村咨訪疾苦計口類冊歸卽發廩賑濟置大牌數十面上書鄉貫序列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十餘里民以大由南門入既給果從北門而出絕無停留侵冒之苦甚得賑濟良法云公善聽訟剖決如流庭無留事傍郡縣疑獄監司多以委公公虛心聽察務得其情太平鄉民有甲乙素善戲相搏擊乙誤中甲甲歸語其故而妻與所私者夜遂殺甲誣乙抵獄臺檄公覆視之公細閱案牘見甲兩耳後重傷悟曰豈有重傷若此不卽死而能歸家至夜始絕耶此必同謀故殺誣人以便己私者也召甲妻詰之具得其狀伏辜乙得免然其他平反多類是 武皇時羣竊柄用貪夫憑威焰載櫜幣鬻東南諸郡守令悉斂

民錢厚值償之公獨弗禮丁卯入覲京師中途遇發公笥止得四十金盜相顧愕又見公巾服寵賅詢知爲公嘆曰久聞宣城有樂青天乃沒耶還金而去蓋公在縣廉明表著宜民稱之曰樂青天云已巳丁內艱去任服闋補山陽知縣縣當江淮總道官舟往來絡驛額派丁夫牽輓公選義民督之舟無留行大省請謁饋遺之費民便之賊劉六等四出流劫將及淮南公積儲治器預爲防禦漕運張公侍郎陸公彭公相繼督重兵至軍需器械取具倉卒公皆立辦邇集民無擾焉三公多其才能交章薦公徵拜南戶科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給事中在諫垣敢論天下事前後章疏十數上其曰保聖躬罷皇店正名分端好尚新士習皆國家根本計當是時嬖臣錢寧導上巡游怠萬幾弗理勢焰熏灼能立中人奇禍公力言久之不少諱而舉賢能糾兇惡卽桑梓之邦必及焉 乾清宮災公奏請實帑省以應天變言尤剴切京師稱爲鐵漢其載家集時父方所公年逾九十就養南都公屢疏乞送還鄉北歸一年而方所公沒三年喪畢公意不復出築室東鄉田間有終焉之志 今上登極用言者薦起爲光祿寺少卿以公善天文兼領欽天監事公澹泊不

見下居長安中若吏隱然未嘗一至權貴之門少
師石齋楊公少傅鸞湖費公宗伯石潭汪公皆雅
公名先至公署公惟遣人投刺致謝而已公又屢疏
請勵精以贊天道修德以承天眷每因占候力陳修
省他如明時月正曆法皆超覽絕識卓有定見而曆
家相沿既久難於猝更公亦屢疏乞休不允時五星
聚室公建言忤旨又因事劾奏宰臣宰臣銜之屬官
馬能者以私憾公遂乘機誣奏公下公錦衣衛獄大
臣力辯其誣得釋左遷宿州知州卽日就道不謝所
知履任不踰月致其仕而去又二年冢宰西樵方公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二 六十六

登異之歲己丑吏部考公治行爲天下第一尋超陞
陝西布政司叅政督理糧儲又奉命犒邊具有成績
居無何引疾乞休得允致仕戊戌冢宰松臯許公又
特薦公再起河南叅政 上幸承天公分守河北奉
旨整理渡河舟楫而行宮火公以職事遽隨蒙恩旨
免歸公自是得以適意林泉時與田夫野老相親狎
蓄薪蒸修陂堰建橋梁以利鄉人顧於家事不屑屑
經意僅給衣食而已公襟懷夷曠善爲詩歌意興所
至頃刻立就有盛唐風韻每賓朋過從輒命酒高歌
言吐肝膈悠然物我相忘古人風致益可觀矣公府
事絕口不談晚年雖縉紳過訪悉以僊病辭謝鮮得
見其面焉公平生敏達之才卓越之識忠直之辭循
良之節清苦之操切實之學孝友之行可謂純備而
又窮達一致始終不渝豈不謂之盛德君子哉嘉靖
四十二年陽月晦日卒享年九十所著有木亭雜稿
二十卷梓行于世

參議

河南布政司右參議同君欽墓志 王九思

弘治丙辰君之父竹泉先生爲御史京師予爲庶吉士往拜其門蓋先生嘗爲庶吉士有名予故請問焉而是時見君甫十六七清瑩如玉可愛方從司容曹來鳳授胡傳春秋再踰年戊午報君捷鄉試矣予聞謂竹泉先生有子往賀焉而曰當不止此蓋君又游重慶劉衡仲之門而其仲父蓬州守允中嚴督弗懈故知不若是止也正德戊辰果舉進士北方舉春秋者莫或先焉是時竹泉先生以四川右參議家居予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二

六十八

夏山館

在翰林賀君謂先生乃今真有子矣明年己巳秋君被選爲吏科給事中予是時左遷爲文選主事實見其文蓋嘗嘆息以爲俊異者云辛未以竹泉先生之喪西歸而是時予復左遷壽州及癸酉還任吏科乙亥遷河南按察僉事兵備信陽而予已家居皆未能弔賀焉然中懷耿耿未嘗不在君也庚辰春君疏乞致仕詔進河南布政使君參議以歸歸去郭杜數百里謀會不果嘉靖癸未春以予與其仲父允中契也書來請予銘允中之墓尋復以所述樂府諸作寄予予亦聞其爲樂日日甚歡乃己丑秋報君病不起矣

予甚惜之距生成化庚子年五十歲耳君諱欽子明其字居嘗自謂定峰故人皆稱之云君在吏科前後凡七年其始不肖阿附孽寺以此不及于禍嘗抗疏勸毅皇帝視朝爲視朝數日諸凡封駁不避權貴人而同列彈劾諸疏多出其手其中有漏言者當道忌之乃稍遷河南兵備信陽者五年功最多蓋嘗推演武侯八陣圖爲九曲新書刊布以訓戰士募義勇黜老弱修城塹謹烽堠遠近恃以爲安汝寧南陽護衛官軍橫甚擾民殆不可制君請入操王不可竟入操而其患遂息汝寧民兄弟爭田各誣其子不法而

獻徵錄

卷之九十三

六十九

夏山館

其子皆學舉者法當黜君以數語決之而兄弟感悟不爭而退其子皆得無事羅山勢豪張輔者殺其妾之母歿妾母之族訟諸縣吏輔又誣以他事陷獄歿乃以病告君知其狀執輔抵歿信陽貧富兩民爭田里中二惡少素怨富民乃誘貧者殺之而自殺貧者以滅口誑其守曰自相殺耳君按之曰一人先歿後歿者殺之誰也具得惡少斬之以徇劉學恒者汝寧大盜也陰養歿士肆行劫掠無敢言者通賄郡吏伺動止屢捕不獲君乃假以公事過其地執而論之死其黨解散數百人于是遠近駭嘆稱君爲神明相戒

不敢犯君君又嘗擒南召之盜有功詔賜白金十

又嘗奮擊商南山陽諸盜蓋斬首二十餘級擒特號

者渠魁八人餘黨百人詔賜白金采幣擢用不次歲

嘗大旱君禱雨即大雨決境遂以有年大夫士詩歌

之信陽士固多奇然舉者亦甚少君於城外西北隅

建仕學書院擇其奇者居之親爲課業乃兩科而舉

者十有三人焉蓋發轍乎盛矣于是申州之墟盜息

民受風教大行撫按前後凡六論薦起拜可跂足待

也乃蒙蒞非之謫以歸用不究其才識者以是爲歎

君瀟灑偉人也略無幾微形于言面養母以志教諸

蘇錄 卷之九十二

七十

吳山館

弟姪因才而施乃今各有成焉暇則誦詩讀書旁及

羣籍嘯歌泉石其樂陶陶書爲述作類成卷帙蓋雖

未臻耄耄其所獲亦不細矣君家世隴州人也曾祖

諱璿舉鄉榜五任縣學教諭贈右副都御史祖諱仲

實河南右參政進階大中大夫竹泉先生諱价磊落

不羈脩然物表不慕聲利者也母王氏封恭人生四

男子君其次子也方君在身王恭人夢日射懷五老

造其室已而誕君故資稟特異焉人以爲岳之降神

爾也抑異已

河南左參議王公億墓碑

喬世寧

公名億字本一號立菴子上世故清源人金元時徙

洪洞有爲劍南廉訪使者生五子會兵起分散其長

子清負廉訪公畫像避匿終南山谷中後遂家鳳翔

太尉里故今爲太尉里人清善陰陽家傳至其孫福

皆除陽正術福生璞應辟爲漢州判官瑛生澤澤生

公以公貴贈刑部員外郎始贈君隨侍漢州時以謀

勇著蜀漢中後應辟平蜀盜功首都御史秦擬衛鎮

撫乃漢州公恐子孫不歸也乃令辭鎮撫止受賞五

百金而歸歸輒散其金親故不治產久之家益貧至

蘇錄 卷之九十二

七十一

吳山館

公爲諸生時貧甚不自給公益感憤讀書遂舉弘治

乙卯鄉試至己未再舉進士不第以乙榜爲樂平訓

導乙丑登進士第明年正德丙寅授閬鄉令閬鄉故

衝罷邑也會又多中貴人往來百姓患苦之公乃裁

抑中貴人中貴人無敢橫者於是後費省縣稱大治

二年以太安人愛歸服除補濬縣甫數月濬又治未

歲又有贈君之憂丙子服除陞刑部主事歷員外郎

陞山東按察司僉事始至值武廟南巡都御史以

公迎駕臨清都御史多倚賴焉明年分巡遼東是時

太監于喜鎮守遼東往僉事見太監禮與都御史等

又怙寵誇設者公見輒踊道上上坐抗禮喜始
公已歸公清直卒讓之已又自閤實邊備有功都
御史聞於上陞俸一級賜衣一襲銀二十兩無何
又以平泰山礦盜賜衣一襲銀十兩嘉靖甲申陞河
南布政司參議丙戌督餉京師京師有張舉者太監
忠之弟武廟時故都督也嘉靖初以倖陞革罷而
驕縱豪奪如故都督時云先是舉令人攬河南歲餉
侵沒至數萬金舍人匿舉所不出舉出人侍衛甚盛
人莫敢問者公曰不發舉奸狀窮治之即租無完期
也乃召諸吏卒束舉廷下杖訊之舉惶恐以首觸地
獄後錄 卷之九十二 七十一 慶山館
謝無狀死罪乞寬假公益大怒復杖訊之辭驗伏罪
乃復榜笞數十餘狀其罪刑部刑部未具獄而舉死
獄中於是太監忠欲以死警公而舉又善武定侯郭
勛勛又嘗饋公公不受怨之至是勛與忠主令舉家
秦公奏上上大怒下公詔獄給事中張達上書白
秦議無罪及言刑部不正其獄刑部尚書趙鑑意有
觀望宜罪之會鑑奏獄當公無罪上怒鑑遂罷之
再下部議部再執秦議無罪止輸薪於是上罪
刑部各罰俸有差竟以中旨謫公茂海南衛終身于
是京師目公爲愬王而縉紳中談風力氣節者皆稱

王恭識王恭議云明年刑部侍郎胡世寧爲上言
請遣公茂所以彰直節不報居海南五年而當嘉靖
辛卯始赦歸鄉里嗟乎士平居不論涉世變故乃見
風節李膺破柱事人至今稱焉以公加諸張舉者其
風節類李膺不邪而余友曹士奇爲余言公被逮時
士奇蓋親視焉是時兩校尉在傍而公且留客講書
史不輟講罷就繫顏色不動顧家人無一私語此其
度視生歿富貴何有哉是可以任疆陲託社稷之寄
者顧捐廢終身以死君子蓋喟然嘆息焉公受經按
察使李本菴先生本菴質任簡默而公負氣剛毅然
皆用廉高終不慮其子孫故鳳翔稱賢大夫二人焉
余不及見本菴然數侍公於里第親記公行業甚多
不盡著著其大節若此蓋皆關國體者云公嘉靖
二十九年年八十有四

抄本

河南按察使姜君緒墓志銘

儲

弘治壬戌冬廣西思恩府知府岑潯襲破四門其
知府猛于外遂放兵肆掠勢寢不可制 孝宗皇帝
詔總兵者會兵討之且命按察副使姜緒先往撫諭
潯知謀自縊發不聽命倖益甚緒乃提兵自賓州入
直抵舊城破潯斬之獻其首軍中以猛始亂復拘之
武緣於是恩恩悉平緒奏曰岑之先非有功德於民
祇以弄種嗣若子孫乃自殘奪禍蔓生人潯誅猛倖
顧其後蔑有立者宜按馬湖側肇設法官附縣分州
獻後錄 卷之九十二 壬申 吳山館
不變其俗庶邊民底靖寬南顧憂臣緒謹畫一具建
置事宜以聞詔趣廷臣議大率從緒行之自潯外吏
得守其土比年邕管稍無事緒之力也嗚呼姜君之
學可爲有用矣君字玉卿緒其名其先洪之奉新人
中家樂平再遷弋陽祖諱度德平學訓導考諱璧母
汪氏俱以德善聞君少有至性五歲喪父悲泣如成
人八歲就外傳卽知勵學德平愛而奇之長復喪母
撫於野暇輒讀書補縣學生成化戊戌登曾彥榜進
士除知景陵縣擢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首論十朝
宜及大政陳治道十事又論大臣規起復者語頗直

八衛之會典留鑰者蘆場訟選君蒞焉敬其罪遂率
諸御史劾之其人攜撫以解至厯詔使勘獄諸御史
竟坐誣被謫君得桂陽州判官凡五年轉寧國府同
知又三年陞慶遠府知府府邊夷前守率以夷治君
至一新庶政民僚改觀時四境之外皆賊窟君計先
剿其渠魁乃選健兒教之戰無何皆兵也賊盜稍息
初商販者舟由柳江抵慶遠柳慶二衛官兵在哨者
陽護之陰實以爲利君一日自省邇江歸哨者假以
情見迫遽譴言賊伏隄詠君陸行便君曰吾守也避
賊此江復何時行邪麾民兵左右翼擁蓋樹幟聯商
舟徜徉進焉賊竟不敢出自是舟行者無所用哨矣
述崑鄉韋七旋天河韋萬妙皆酋賊世亂邊會府不
能討屬之君悉以計斬之七旋之黨合諸峒賊騎步
數萬來攻城君部署官吏環城守之戰三時賊悉衆
穴城我師罷城將潰君厲聲曰賊計窮矣吾立破之
師稍定乃出公私銀錢詢於衆曰能殺穴城者一級
予千金客熊濤者先登衆隨之緣堞而上奮擊死數
十人賊猶疾戰會四鄉兵至君常約賊來慎且毋戰
宜據險邀其歸至皆如約陳于巔呼聲與城中應賊
賊乃引退亟縱兵合擊之追奔數十里斬首二百餘

級死於崖瀨者以千計由是君之威震蠻夷間東蘭
等州皆歸侵地近賊者多願編爲民右都御史華容
劉公曰王卿文武材使督兩廣功烈殆過韓永熙矣
亟薦之卽拜廣西按察司副使提督右江道峙糧完
壘繕兵益嚴柳慶間羣賊出沒悉斬定之又明年遂
成思恩之績君常語人口廣民毒于蠻賊久矣賊未
靖土官之橫也舍是何以爲治屢以廣事當弛張者
次第陳於會府劉公已去廣多齟齬其議屬有疾自
右江家居吏部重其才起爲河南按察使疾再作遂
致其事以歸得年五十有六卒于正德丁卯夏五月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二 七十一 山館

前期語人曰吾歿於正寢必端坐不近婦人已而果
然初君出謫凡九人深陽繆全之樗淞州劉伯和愷
安成劉時讓遜皆臺中名士大臣諫官多疏留之後
致訟者以他罪繫君輩往往起用樗終莒判愷再轉
僉閩憲致仕餘多流落不偶及君久躋而興成功於
粵衆謂大行可跋埃而僅已于是殆有命不可曉耶
九人者惟遜今副湖憲云

河南按察使李公璽墓志銘 王九思

李氏鳳翔文昌里人也其曾祖寬祖義父安配劉氏
生公季子也諱璽字朝信幼醇不戲在羣兒中嶄然
頭角里中老共奇之以爲可讀書父曰家世爲農不
識毛錐子恐無分何益尋遣受讀里學究卽能日記
千言十二善文章學究驚謝不敢當乃改師而受毛
詩茹先生所十六爲郡庠弟子員二十舉成化甲午
鄉試第一茹先生者亦鳳翔人以毛詩魁于鄉蓋嘗
語人曰季生可進士第筆勢非我敵也然屢試弗第
於是讀書城北僧舍自炊食者數年乃第弘治丙辰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二 七十一 山館

進士予幸同舉然長予十年以上敦德老學顧接引
予甚愛予敬重不敢稱兄稱曰先生尊禮之進士授
荊州府推官決獄平無冤又捕巨盜數百郡中稱之
雷道交章論薦起爲雲南道監察御史嘗出按河南
山東後按直隸諸郡縣會劉瑾用事事多掣肘公一
切任法不忌諱無所假貸獨立不附由此忤瑾摘瑕
指類逮公錦衣衛獄踰月出左遷鄧州判官踰半歲
又降貴州平溪驛丞在平溪一年乃陞襄陽知縣復
起爲兵部武庫清吏司員外郎主教武學一時勲貴
子弟仰德服量俛首傾心靡然向化矣居無何復起

河南按察使司副使折獄聽政務持大體不苛察
以爲明會大旱傷禾禾且枯藝歿民用是戚公授有
司法教民製車車水灌禾竟以有年在河南六年而
正德乙亥會有疾病奏書乞歸田里 天子察其廉
直近於古進秩按察使許歸既歸五年乃己卯九月
一病弗起年六十有七予少時已聞公爲人厚外樸
中通交接無貴賤咸恭有禮與人語吐實不欺不言
人過雖御酒酣醉或從旁飮之言輒一大笑止終不
言口雖訥然親愛者愈益衆門外多長者車轍古云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豈非然邪公自起家至按察使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二 七人 曼山館

家徒四壁立朝夕餬口無餘貲爲子孫地親戚故舊

率以爲言公曰然吾非不慮顧食柰何爲御史時邸

舍瀕水乃種樹當屋種蔬當肉種葦當竹結茅其中

日與卿士觴咏甚樂也赴襄陽過洞庭羣盜操刃入

舟既見無何有相與嗟嘆羅拜以斛米饋謝無狀公

笑遣去比屬續僅能具棺殮予家去鳳翔三百里所

屢期會晤公不果孰意其止此悲夫

河南按察使李先生攀龍傳 王世貞

李于鱗者諱攀龍其家近東海因自號滄溟云嘗其
業成時海內學士大夫無不知有滄溟先生者而自
其六七友人居恒相字之故其爲于鱗獨著于鱗之
先世濟南歷城人父實以貲事德莊王爲郎善酒任
俠不問家人生產繼娶於張夢日入懷而生于鱗于
鱗生九歲而孤其母張影相弔也旦綈纒不足以資
修脯而自其挾策請益塾師爲之遜席者數矣補博
士弟子與今左長史許君邦才少保殷公士儋結髻
配交晉江王慎中來督山東學奇于鱗文權諸生冠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二 七人 曼山館

然于鱗益厭時師訓詰學問側弁而哦若古文詞者
諸弟子不曉何語咸相指于鱗狂生狂生于鱗夷然
不屑也曰吾而不狂誰當狂者何舉其省試第二
人三年始成進士試政吏部文選司其明年移疾歸
久之疾良已同考順天試獲奇雋居多又明年授別
部廣東司主事于鱗既以古文詞創起聲聞其不
可一世學而屬居曹無事悉取諸名家言讀之以爲
紀述之文厄於東京班氏姑其佼佼耳不以規矩
不能方圓擬議成變日新富有今夫尚書莊左氏檀
弓考功司馬其成言班如也法則森如也吾撫其華

而裁其衷琢字成辭屬辭成篇以求當於古之作
而已操觚之士不盡見古作者語謂于鱗師心而務
求高以陰操其勝于人耳目之外而駭之其駭與尊
賞者相半而至於有韻之文則心服靡間言蓋于鱗
以詩歌自西京逮於唐大曆代有降而體不沿格有
變而才各至故於法不必有所增損而能縱其風授
神解於法之表句得而為篇篇得而為句即所稱古
作者其已至之語出入於筆端而不見跡未發之語
為天地所秘者創出於胸臆而不為異論建安而
後諸公有不徧之調于鱗以全收之即其偏至而相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二
角者不啻敵也當于鱗之為主事選員外郎以至山
西司郎中曹事寢以劇守文法無害而其業日益進
大司寇有著作輒以屬于鱗藉藉公卿間然于鱗竟
無所造請于贊不為名計出曹一職易楚歸杜門
手一編矣其同舍郎徐中行梁有譽不佞世貞及吳
舍人國倫宗考功臣相與切劘千古之事于鱗或弟
蓄之為社會時有所賦咏人人意自得最後于鱗出
片語則人人自失也于鱗雅不欲以刀筆見長然其
聽獄最號公平柄臣子銜邊帥不通賄中以法欲置
之死于鱗持不可後其人卒自奮功名致大將俄出

守順德問所以守順德者于鱗曰使吾僕僕道途
嚴容恭鞫鞠臆臆上官之色而進之則俱有所不能
展輿坐堂皇揖屬吏考計延見鄉老問疾苦為興除
脫若承蜩矣于鱗之守順德可一載所不載最則曰
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或未之見也秦記臺使者手自
削牘牘多古文辭語為其名高也者而已之然于鱗
萬畝自濯洗勤於大要居久之政聲流通三府前後
尉薦以慮數十隣郡嚴事于鱗若大府以故得請自
媿志嘗蠲馬牧地垂三千金留永濟倉粟毋灌輸京
師以餉戍卒裁將作供比真定十之二益永年傳於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二
沙河邯鄲界中寬二邑力移郡尉置鉅鹿官亭扼盜
衝又移巡司黃榆嶺為晉趙閼前後爭得之臺使者
毋以難也于鱗又謂京師仰東南餉不時至而燕齊
汴趙邊河百里而近者毋出賦錢皆賦菽粟浮於河
達京師緩急一策也時頗建之滿三載贈郎實如于
鱗官母張為太恭人尋權陝西按察副使視其學政
于鱗謂陝古西京也先朝士大夫北地外多陽浮慕
古文詞而時離之思以實反其始有機矣以何其鄉
人殷中丞來督撫以檄致于鱗使屬文于鱗不憚曰
副使而屬視學政非而屬也且文可徵致耶嘗其地

多震動念太恭人老家居遂上疏乞骸骨拂衣東歸
吏部才于鱗而欲留之度已發無可奈何爲特請予
告故事外臣無予告者僅于鱗與何仲默二人耳于
鱗歸則構一樓田居東眺華不注西揖鮑山曰它無
所溷吾目也繡衣直指郡國二千石于旄旆息巷左
納履錯於戶柰于鱗高枕何去亦毋所報謝以是得
簡貴聲而二三友人獨殷許過從靡間時徐中行亦
能官家劇坐客恒滿工人聞之交相快也于鱗乃差
次古樂府擬之又爲錄別諸篇及它文益工不墜而
走四裔然居恒邑邑思一當世貞兄弟曰大兒孔文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二 今十二

舉小兒楊德祖吾其季孟間哉而世貞則挹損不敢
以雁行進也大司空朱公衡時巡撫司于鱗間迫起
之爲置酒歡甚自是諸公推轂于鱗者接踵而會
今上初大徵召者碩于鱗復用薦起浙江按察副使
嘗視海道篆校覈軍實一切治辦俄遷布政司左參
政奉萬壽表入賀道拜河南按察使中州士大夫聞
于鱗來鼓舞相慶于鱗亦能摧亢爲和圓方互見其
容稍稍進無何而太恭人捐館扶服還里不勝毀病
困久之少間尋暴心痛一日卒年五十七所著白雪
樓集三十卷行于世子駒博學能文章有父風

王子曰世能名于鱗莫能名于鱗所以其旁睨千古
欲凌而上之乃至不得盡廢其遺要之創獲之語煨
煨象表不虛負也或謂其聲不暢實位不配望壽不
竟志以爲恨夫漆園亭杜門著書而寥寥者豈一
于鱗也籍令台鼎足重李生彼夫屈宋兩司馬幾先
得之矣無涯之智結爲大年日月經天光彩常鮮嗚
呼何恨哉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二

今十三

副使

河南按察司副使陳公壯傳

周昨

陳大夫諱壯字直夫，越之山陰人。世居禹會稽行義里。祖珪，號毅菴，被誣誤死。父簡，號居蘭，代成交阨後，移京師。陳大夫卽京師所生。幼時獲賞會陳大夫長軀，秀月不知大夫之賢者也。稍長，乃悉大夫之賢。大夫已不在世矣。大夫生時，骨相奇秀，居蘭公愛之，每抱與人曰：「此子宜當選吾鄉也。」大夫讀書，口有名，年二十中景泰丙子順天鄉試，二十七中進士。三十授南道御史。大夫素有直氣，不能阿世求合，讀書亦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二

公四

務寔踐有用於已思御史。天子諫官天下事多有不足大夫者，御史當觸邪自分，可爲也。不然當推之人走吏部，謝不允時方石謝公鐸、西涯李公東陽與大夫爲莫逆交，相促之行。大夫無遜，是大夫能也。大夫至南道未久，翰林楓山章公懋定山莊，公泉未軒黃公仲昭俱諫，鼇山謫官大夫慨然疏章力救，得改謫爲御史。數年輒上章不絕，其大要從根本之說，直欲置國家於無窮之休，而人有不能盡知大夫者。一峰羅公倫居官南都，知大夫遂極契厚，及持居蘭公喪，大夫與一峰計處喪事，往復周悉。大夫輒身行

之一峰嘗嘆大夫之勇真可愛也。扶柩歸山陰營葬

事卽結廬墓山不復與世交涉，居三年人有不知

陳大夫者，成化辛卯夏服闋，敕居錢唐，配張氏卒，繼

娶徐氏，徐出大司馬貞襄公孫女貞襄公子鉉特立

與俗寡，偕見大夫每加敬焉。且曰：「浙士居喪如古禮

者，吾見二人少保于公及今，陳大夫御史耳，至京復

以母徐老乞南道，便養上書論中官汪直尚書姚夔

留守未儀言皆剴切，激厲有益，治道乙未太孺人徐

卒居喪一如居蘭公時，復起爲御史，遷江西按察僉

事，大夫念父母卒後雖官不爲榮，遂乞病歸居鄉卽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二

公五

史記

如鄉人不復知爲御史時，布袍蔬食于清江之浦，作
鷗沙亭讀書，其中爲老焉之計。大夫踪跡寡出，非公
事未嘗入城府，然風采凜然，鄉人仰之。善者足藉不
善者足畏，有司亦嘗懼大夫知不敢輒移曲直。良民
善果玩心高明，見道益切，祀先訓後皆足作世典則。
弘治丙辰南京吏部尚書張公悅薦大夫起爲福建
按察僉事，辛酉擢河南按察副使，非大夫素意。雖隨
職必有發明而剛直之氣不衰，且復有仇大夫者矣。
刑部尚書林公俊爲都御史時，特舉公自代。然要天
下四海之廣而知大夫者寡矣。癸亥遂乞身還時年

六十六歲至甲子仲冬卒於家

贊曰陳大夫進則爲忠臣退則爲孝子其讀書不爲無用矣今人類讀書取官乃不能皆大夫豈其皆云讀書而寔未嘗有所得邪觀大夫平日諸友如楓山如定山如一峰大夫亦自不能不賢矣大夫旣能讀書又能取友其賢固不可及也世之欲賢者舍二者其何以哉

陳後錄

卷之九

六十六

河南按察司副使劉公俊傳

石塘

劉俊字君佐真定深州人也景進士初授青陽府推官鞠獄詳允不避盤錯每行部不治裝亦不列榜從衣大布蕭然匹馬如書生至則趣對雖強梗桀驁無敢不惴伏挾毫無所容私吏庶凜凜大稱廉平尋召爲御史風裁益振擢河南按察司僉事遷副使所決獄多人所避難弗任者則陽推曰非劉公莫治君佐亦寒寒自負聞事風生無少回屈有罪者度不可行私卽首服每分巡大梁河內等道一道肅清歲當代姦吏酌酒相慶是時進士多出補州縣上司禮之視他爲優其州縣亦自謂行當被召故往往爲急政立聲名或倂肆自如甚者苞苴公行不自重惜俊曰凡州縣皆吾屬也政均以品則可矣若分析太明是使賢者馳其志而不肖者傷於寵政蠹民救恤必由之故卽屬吏一視兼聽惟以法爲準不可寬貸後多去爲要路者亦時有然若亦由是謂其知大體其後有劉某者河南人也弗悅俊造爲飛語伺科道當轉請如官遂註名合虐以奏詔下公卿議大司徒館公頗議俊名曰是青州故廉吏劉俊邪頗聞其節愈厲奈何有此事遂震然慙慙直不修飾邊幅在

獻徵錄

卷之九

七

官終日閉門不通一謁有善客至時或對飲惟蔬菜湯餅而已必求盡醉指大樽曰吾興在是非泔洽不可獎善疾惡皆越常格率意而行卓詭絕衆以致仕終于家

陳傳錄

卷之九十三

八

河南按察司副使陳公東傳

張時徹

約之名東其父智人也偶儻有大志頃弗業歸家兄學士輩輒逡巡長揖私念曰有兒不當如約之爲兒也顧獨穎慧絕倫日誦數千言試之輒應聲就數又奇中其父大異之遂決貲破產延高師教之予時弱冠舉于鄉流聲薦紳間乃使客致勤殷東願得師事爲弟子者會予業游吳中期旦日就道遂謝不往而約之則從他師游率老學究語狼瑣不竟根旨約之顧心易之其師與諸學徒講說經義約之則卧弗聽也乃汜濫百家言上下屈宋班馬之間向褒以下弗論焉海上詩書之士於是爭言陳生矣會稽中峰董公幼故奇童也有女待年于家曰吾女慧甚非得奇男子者弗字徧視里中兒卒無當意者一日吾甬川尚書過中峰相與遨于禹穴之間從容言尚婿事甬川曰夫富貴所不知之卽欲芝草琅玕者陳生殆其人手乃驪舟甬江之上呼陳生視之而陳生乃垂髫被儒者服繩趨而前面如玉澤病如漆黑望之非閭閻嬰兒子也董公乃雜難墳典丘索及諸莊周呂覽言則滾滾對不塞試之詞賦食頃輒辨語盡玄秘也董公乃目左右取日書以來親爲期

陳傳錄

卷之九十三

八

史

日而遣之已乃挈至京邸董公曰爲程業課肄之
之唯唯奉命惟謹然心弗好也偷取古人書意所
會者鉤纂精微時時論撰發舒淵意於時陳生名聞
國都矣已乃舉進士策大廷 天子親覽其文擢居
高第授翰林庶吉士讀中秘書益厭薄時藝弗治游
神垓壺之外以極宇宙所止每篇什一出諸學士競
締觀之曰斯捕神彈鬼之文手而約之顧施施自得
不自貶改乃調祠部主事已復改編修乃日與屠文
升唐應德田叔禾王道思三數子者更相過從考鏡
鴻濛陳說藝文侈論欲議至達旦不休倦則便相枕
臥率以爲常而諸高貴人竊慕其風時枉駕過之輒
閉門謝不納又私有所彈刺籍籍聞口語於是始虞
廩危矣時當道被 皇帝隆遇朝士咸奔走之約之
獨不面每歲時上壽不得已望門投刺輒馳馬過之
當道街之入骨積不能容乃注湖廣僉事分司辰沅
辰沅五溪故區而苗蠻之所都也深山叢菁犬牙阻
兵時時烏合攻剽內地緩急不可控捕而約之乃罷
裁闕狹宣布威信取綱程飭厲之苗夷稍稍稽首聽
命自餘訟獄賦斂皆治巡撫東橋顧公曰嗟陳生老
更殆不如矣道所理悉聽操切勿復開白而約之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二

九十一

受山館

終不樂居上書乞骸骨其略曰臣僻在海隅無所比
算不悟微時之幸遭逢希闕屢晉清班從侍華轂瞻
尾益七年而外遷今官爾來又二年矣宣布化理庶
效區區以報洪造豈意數奇命薄卒與病會怔忡症
許竟夕無眠火熾血虛潮熱不罷如此不止將周任
陳力之誠何一旦膏塗異土誠可於邑伏望解臣官
職生還田里以保餘年者不報時吏部闕尚書而兀
厓霍公與甬川張公爲左右侍郎計曰陳生偃蹇甚
矣必徙之會山東缺提學輒注擬以上而內閣欲用
其所私客力持之約之竟不果用已乃稍徙而聞也
獻徵錄 卷之九十一 九十一 受山館
余時爲僚握手郊勞見其色翠然黑也就而與語氣
鬱鬱不能舒曰約之得無過夢手顧而不答固問之
徐曰束之有懷先生識之矣約之每出治吏檢括案
牘窮日夕不休與學士先生接周旋欸語無不人人
滿意比歸休舍輒仰屋慨嘆憤悲踟躕家人莫喻其
故第左右羅古圖史置酒一壺且誦且飲飲輒數杯
下已而忽大嘔血須臾可數升病瘳矣余乃撫其背
曰大疾者非他悲憤積於中而強以酒澆落之中氣
轉結痰火上攻針石不能達矣弗戒且有大患約之
頷之曰愛我愛我於是絕不復飲病亦漸愈居數月

而別余乃訪約之於家則飲酒猶昔也曰夙疴幸舒
不爾輒弗覺時余曰雖然忘疾苦時耶既而約之
徙河南提學余亦待罪歸隱退使往訊報幸無恙一
日蒼頭忽至以書逆醫曰束身被狗馬過不付量勉
強赴職事會科試且迫坐肩輿一晝夜馳三百里諸
郡之士三月而畢乃今病不能支旦暮且歿矣奈何
惟執事憐之而醫故王籍也素偃蹇無狀乃卑辭厚
禮俾從事挾之行比至而約之疾已革矣猶張目視
曰東沙念我東沙念我遂瞑而卒會道思僚於藩枕
之肱而哭之乃與吾鄉周大卿經紀其後送其妻孥
獻徵錄 卷之九十一 九十一 受山館
以歸所著詩文若干卷唐應德刻傳其詩論曰歿生
有命富貴在天豈不信哉夫此一陳子耳豈宰懋之
而不能害比兩侍郎之知之也而不克舉何言其它
乎夫以陳子之博洽高融洞古聖哲之微言明習吏
事其所厝注井井矣此與僕邀膚凡無所比數者奚
啻天壤已也彼其脂韋比周改錯幸合胥以揚鴻漸
之翼而卓黃髮之期而陳子徒以執方履繩所在齟
齬至憤恚而歿年纔三十三耳而妻子又無憑之業
則豈非定命之不移者耶抑或慘刺刻深抗引大峻
天忌其然乎

呂相
氏諱英字廷珍世爲蒲州稷山縣人曾祖諱
仲禮祖諱伯善父諱貴以公貴封河南道監察御史
公登成化戊戌進士初授棗強令未視篆俄報賊騎
至令人即日擒之後冀州盜相繼反獄公督剿平之
於昇賊不犯境棗強人好誣訟公切諭之凡布禁五
千餘條尋有酗酒不孝者公使其族人勸戒之其人
遂以孝聞圖公像朝暮拜謁焉其督課學校周恤歲
兩尤爲懇一時復業者百有三十一戶五百三十有
二口遂增設興仁社以居之其與完聚資喪者五百
獻徵錄 卷之九十一 九十一 受山館
餘人出係買藥以療瘟疫者蓋千有餘人若夫上官
橫科不便於民者公皆拒不聽及去棗強人立去思
碑成化末陞河南道監察御史嘗奉命清理長蘆鹽
法國課充足巡按蘇松常鎮時周駙馬兄爲蘇州同
知貪聲大著公卽據法首黜之他奸究皆望風屏跡
尋又巡按徽寧池太其俗懼嫁女之難生女多溺死
公嚴法以禁之在臺中諸僚有所論列多言各有所
托如江西言有某公四川山東言有某公其于公也
獨謂山西無托公曰英大有所托顧諸君不知耳衆
問爲誰公曰托天天有仁心不受賄賂人有敬畏則

天命可保衆改容謝他日臺中糾一勢要疏成已印
鈴矣至午門前猶豫不進適遇公問曰何以處之公
慨然曰疏至公所宜進不宜退遂進之翰林學士泰
和曾公彥嘗稱曰剛明公正素厭人心云當道知公
者薦司都憲格不果遂陞河南按察副使丁外艱
去居喪依於禮著修職盡忠藁二十五條自是閉戶
讀書自娛都憲卽墨藍公章遺書曰士大夫不遭瑾
毒手者史公數人耳翰林學士清平張公天瑞常以
理學稱之平生無私書每曰已不容人燭知人亦不
從已自謂愚庸又自謂無用號庸菴拙菴以自況凡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二

九南 史山傳

有所得卽錄之成秩名曰就正一得諸藁其言多主
居敬窮理平生不食兔肉有餽生兔者輒命放之以
其父兔屬故也家居每夕必焚香告天祈君福壽又
祈雨降以澤民初公性純謹嗜學手采峻絕爲邑庠
生恒以薛文清公自期待寧大叅以桓榮稽古之力
勵諸生公曰聖賢事業或不能若金紫何足掛齒其
持守之嚴官府多不能識其面故其言之所至如此
其粹云乃嘉靖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索曆日展視
於本日上加一墨圈於二十七日上加一墨圈子
姓輩問故曰吾於此已矣及日果

卒距生正統十四
年享年七十八歲

河南憲副顧橫涇先生堧小傳 陳舜仁

先生請介端毅人也仲兄東橋文章事業一時名流
之冠先生韶年崛起一往便詣時稱江東雙玉云先
生姓顧氏諱璵字英玉先世蘇之吳縣人有名海者
還人遺金名重搢紳間卽曾大父也幼有異質聰敏
絕人畧時就塾師學愛其穎秀舉破意試之應口而
成出人意表塾師驚撫之曰非常見也比長益刻勵
日誦數千言爲文宏肆藻麗年十八補弟子員每督
學者校士輒首先生莆田黃公昂書天下奇才表先
生門其賞識如此正德甲戌舉進士授南京工部主

獻徵錄

卷之九十三

九南

史山傳

事旋改兵部雖居桑梓而直行已志請託問饋一切
謝絕值 武宗南巡部事叢委先生悉心經畫諸所
措注皆懸合機宜督修官艦數百艘費皆出於民先
生爲差貧富擇廉幹者主其事一時皆辦而衆不知
役大司馬白巖喬公深倚重之時 上游幸無常所
欲擇通敏有識者侍左右備倉卒顧問衆推先生一
日 上注目久之曰女管船官邪先生頓首 上謂
侍臣曰此甚爽俐可着充護衛官遂護蹕還時東橋
公與掌銓者有舊欲一見先生終不往父雙榆亦論
之不宜太峻先生跪受教曰窮通命也禮無私謁與

其以從命爲孝孰若以不辱親爲孝也庚辰陞南京
武選郎奉旨查冗員魏國公子徐某亦在例中某願
修名譽爲之請者甚衆喬公亦欲庇之先生執不從
所親或規之先生徐曰迺天子詔顧不重邪自是
當路者不悅明年謫知許州許故冠帶邑多豪猾先
生治頗尚惠文而時時有所縱合許人畏而懷之胥
吏惴惴部民某不事生作屢與族人構酷訟先生按
致其罪於法當贖金問之曰女何從得金民泣曰丐
於親故耳先生徐譬之曰女既構女族又累及女親
於心何如民叩首服罪先生察其言有悔過意曰我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二

本六

受山館

今赦女女當改行仍以俸金三兩資之其人遂化爲
善良邑中人聞之咸謹呼曰公眞吾父母也訟牒爲
希人復有言先生于喬公者公曰顧英玉佳士以少
年錚錚稍抑之耳言者慚而退在許二年察廉陞溫
州府同知再陞山東按察僉事奉勅整飭沂州等處
兵備沂故多盜先生行保甲法一方遂寧嘉靖丁亥
陞河南按察副使奉勅整飭信陽州等處兵備治類
許而風裁益峻汝南有巨猾交結勢要而陰把郡縣
吏請囑無敢違者先生廉知其狀捕寘于法與部使
者論事有不可輒封還移文同官咸駭愕先生曰朝

廷置按察爲外臺枉法媚人吾不爲也信陽舊有因
若干頃租皆歸私豪前後兵備者以爲常先生
爲官自有常祿此何名也盡貯之公廨適前兵備爲
按察使陰慝先生遂媒孽其短于部使者竟罷歸先
生性剛直高自負許寡諧于世與人交不立城府所
不合意卽拂然起去見人觥觥取容者掩面不欲觀
以是沮撓于時自歷宦以來不以妻子入官舍俸祿
外秋毫無所取歸時甫四十囊資罄然無擔石之儲
先生亦不屑意坐臥一小樓顏曰寒松日讀書其中
客有過從煮茗一進而罷或心期所素慙爲具杯酒

獻徵錄

卷之九十三

本七

受山館

盤中惟鹽豉人相視愕然而先生晏如也嘗曰貪賄
請囑與豪奪武斷雖略有差等皆非知恥畏義者所
忍爲以故退居二十餘年里中罕識其面雖仲兄東
橋公招之亦不往餽之田亦不受渭厓霍宗伯毀淫
祠欲以寺田餉先生謂淫野呂司成曰顧君狷介難
與語君弟徵后之司成致其意先生弗答孟有涯爲
中丞有富民犯罪願納金中丞欲爲先生棹楫費先
生曰顧以我壞公法邪居久之益窘受徒賣文以自
給人多欲爲先生置產者先生以書辭之曰桂玉之
累口迫而溝壑之志常存桑榆之景漸侵而羞惡之

心未喪其剛介之操老而彌篤如此先生家素饒于財比入仕遂困阨親喪售所分祖產給殯葬弟珂早亡盡以遺產付弟喪而獨收養其孤女比笄擇人婿之所交皆一時名勝與東橋文學相頡頏而先生詩尤精悍有寒松齋稿若干卷藏于家

論曰昔者仲尼不得中行而思狂狷至于鄉原乃痛斥之由今而觀殆有激乎其言之也夫鄉原與物無競僅僅自好者耳乃舉世悅之何哉士君子立身自有法度使夫流俗者同聲附和漸漬成俗亦足悲矣又况竊鄉原之跡而懷盜竿者乎橫淫居官亮節卒窮餓以終人鮮不姍笑之貞干道弗諧于俗孔門之思厥有旨也余于斯蓋三歎云

獻徵錄

卷之九十一

九

變通節

河南按察司副使文公皓墓志銘

文公系出周文王支孫以謚爲姓至宋文潞公肅更絳州曲沃太平安邑平陸各一派元季自絳徙垣祖諱普昇好善尚義曾代上官死遇宥復免號樂善居士識者知其後必有昌大者父諱秀號儉齋封監察御史公諱皓字孔暘張孺人婚時夢近居西泉有飛龍入臥內長因別號西泉公天性穎悟七歲解詩文知孝弟講論語三省章卽了大義授禮經於從兄昭十一入鄉校十五補廩提學諸公咸稱爲奇童自是累試爲主司稱賞聲聞冠晉陽諸邑矣八皆期以早第成化甲辰蝗旱人相食家益貧公晝則手書負薪以供甘旨宵則步月讀書不廢舉業廼遊藝于曲沃封丘乙卯鄉試以禮經魁丙辰春連登進士第授山東平原知縣到官卽作諭民詩及民情利病條約敬紳字民一本於誠學校尤切賞善罰惡一秉至公不數月政教大行士類咸就矩吏卒罔干法時有省祭官張氏更契誣人田前官累不能決公一訊卽判一總甲通姦孀婦因鄰人娶其婦遂誣其人爲盜公一訊總甲伏辜又有夜被放火公集同社人詰曰放火之人我既知矣一人跪最後藏首變色訊之卽服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二

九

吳山錄

自是盜息民益安矣有皇親張指揮散私債上司畏勢批追公拘收其契不與追理已未春大旱蝗作公禱蝗入他境縣後具慶堂迎儉齋君太孺人早夕供養庚申二月丁太孺人艱哀毀骨立上官矜其清苦令民購之公一無所受百姓老幼號泣攀送既歸喪葬如制服闋復除真定衡水知縣施政一如平原時一鄉人宿鄰家與其鄰有隙夜擲磚房上告縣訊其鄉人卽伏辜有刺其首流血匿林中出誣其仇家公驗其刺痕乃反坐一新婦惡其夫與隣人子通姦舅始告縣訊莫得情公令吏隱空房中後繫婦隣子

廉徵錄

卷之九十二

一百

晏山館

默相語實吏出逃不能飾清河民成化時投獻德府莊田千頃百姓累年秦辦成懼親王莫敢判公承委勘按實田歸於民政開比平原益著自是上官委署別郡邑及修邊修河盤糧審役者無虛日撫按交薦者五稿勞者十七所得采幣盡貯庫公用甲子給由考最進階文林郎父母繼母妻封贈如制次年八月銓部行取赴部除雲南道監察御史遇恩詔加儉齋御史服色正德改元上耕籍田與錫宴於南郊十月巡視東城條陳保障地方便宜民情數事上可其奏及考最實授于時逆理竊柄羣工側目差遼東

清查邊儲凡同多賂瑾以免禍公清查無遺窮瑾始盡奏劾終猶未都布按三司等官若干員一無所贖瑾遂銜之時有新城民孫恭恃其子爲內侍阿附瑾以自縊子誣奏人李玉打死沉屍於河公往勘實止擬威逼瑾益惡之以守正亦不能禍元日與慶成宴三月監試奉天殿五月肅儀太廟皆禮成敬肅帝侍內外朝班封章彈劾者居多人咸以老成正直目之七月差南京照刷文卷一乘至公諸司稱服瑾方恨公陰遣人伺察于南京亦無可訾繼聞儉齋君憂哀毀幾滅生服衰復命奏奏國公以下千七百餘員

廉徵錄

卷之九十三

一百一

晏山館

奔喪如制服闋起復除河南道監察御史劾閣都張家宰附逆瑾事特論稱快名益重於西臺遂推掌本科不復外差五月復上進君子退小人以弭災異疏上嘉納之侍講經筵劾中官進茶遲慢不報十月以計平流寇賜賞紵絲衣一襲白金五兩疏辭不允復上保民息盜以固國本事六條曰擇民牧惜民財禁民奢節民力除民賊去民蠹時中官用事言多中傷遂畱中不出凡掌三法司例宜擢大理丞公以言不行懇乞外補銓部方選才望老成人治河道擢授河南按察司副使督理河道公至汴勞心乃事河夫五

百里內者赴工修理五百里外者納銀買料遠民無
奔充之勞近民無追徵之苦法令畫一民不告勞工
有成績遵道咸賴焉其折獄聽政務持太體不可細
大梁道陳州民兄弟五人讐殺姐夫於塲園構公里
戚人衆數年不決公訊其殺人夜各在何所其一人
曰某五兄弟同飲於某家公曰莫非適謀殺人事乎
遂驚服人稱神明魯山寇以白蓮教惑衆剽掠官民
皆前人養成大禍公單車至境計擒王昭王靠山首
惡百餘棄市餘皆解散民繪像有之當道恐妨已
遂隱其蹟不上聞公竟不自伐其能署堂印帶管提
獻徵錄 卷之九上 五 聖訓節

學清軍等事三載宜考績撫按以河道缺人奏留弗
果鎮守中官素需索公一不應又值鄉官請謁不行
多遣飛語巡河侍郎不察遂奏公以河道銀兩未明
事下撫按檄二司弔查文卷皆前官獎及報上公曰
吾事曰矣以直道受誣若此時事可知矣亟上疏辭
免弗允章再上懇切獲旨准致仕比歸子武卿等先
於城北爲園構亭鑿池植竹木花草以待至則建家
廟於園東北月朔修祀事睦族人仍以家廟及墳地
世與族人共之名其園曰清樂亭時與門人子姪輩
講課經史暇則酌酒賞花登樓賦詩管淦遇鄉民數

人乘醉喧侮童僕欲捶斥公呵止之翊日皆惶恐服
謝人咸服其量嘉靖改元及上 獻廟徵號公二次
進階正議大夫資治尹居家二十年起居若一日凡
接人禮度一出於誠其待姻族恩禮至周鄉人無老
少識無遺怨者丙申夏夜公乘涼於清步橋方寐忽
見鬼侍數十張蓋設轎曰 上帝請公爲龍王言畢
卽寤丁酉元夜復夢 皇上詔已爲 皇太子師乃
告子姪曰吾今年其已乎夏五月家人暨比舍人見
火光熾於宅園二十一日疾革命著欽賜衣冠中堂
端坐有頃終嗚呼始夢飛龍入而生終夢爲龍神而
獻徵錄 卷之九上 五 聖訓節

沒亦異事也距生時壽七十有八門人因私謚曰溫
簡先往嗚呼公之篤信若樂正子力學若匡稚圭溫
粹若程明道宰邑若龔黃立朝若唐介勇退若錢若
水獨樂若司馬君實惜乎名位未底其極才德未究
其用惠澤未溥於天下天胡豐其才而膏其用哉夫
溫尼父之一德也簡仲弓之可南面也詩曰溫溫恭
人易曰簡則易從易從則有功先生容人之量待物
之洪溫之法也學有本源政有體要簡之功也公謚
之溢美孰若私謚之稱情乎門人之謚爲溫簡宜哉

河南按察司副使章公時鸞墓志銘

陳頤正

萬曆某年某月某日子弟頤直持宜城少參徐大任所爲河南按察司副使章公行狀代其子乞銘以葬子忝從薦紳後飲聞公善政高誼久故不解按狀公青陽世族也其先徙自涇川漆林始徙祖仲和生禧遠禧遠生昇昇生儒號挹清軒以五經教五子其第四子以春秋貢不仕贈鄒縣知縣諱標者則公之父也以正德庚午正月十三日巳時生公初贈君夢金甲神授以孟子小象置膝上遂誕公而公弘毅剛大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二

一

善辨論盡事理英氣勃勃不屈有孟夫子風後遂以孟泉身號云贈君久困場屋屢不舉性嚴善怒公與長公崖重勤祇事躬樵汲之役夜則篝燈讀至夜分嘉靖癸巳隨其從兄廉州府推官時祿入太學登祭酒東郭鄒先生之門遂受春秋於淡軒錢先生學成歸以儒士中應天甲午鄉試壬戌就選得鄒縣令鄒固劇邑土荒民逃幾不可爲公至勤勞撫字招集流亡買牛勸之耕織而邑爲樂土時河淤漕阻天子遣朱侍郎經理其事開府濟寧朱公令沿河官集議公首倡開南陽新河用其策底績論功朱進官大司

空公衢州府同知司空又奏改公兗州管理河務加按四品服俸隆慶辛未大計舉卓異者賜宴與幣九月擢保定知府壬申九月用給事中維遵薦陞河南按察副使督築黃河南隄公往來相視不避風雨舟居經年遂中濕兩髀痛劇乞休歸歸四載河道吳尙書復奏起公勉強赴命會吳公卒公病亦作遂復告休歸不逾年而終嗟嗟惜哉公歷官十三載妻子不入官舍惟携一僕自隨其由兗州之保定保定之河上也往返惟敝衣笥二行李蕭然在官廩俸多捐助公費所餘三百金置義田五十畝以贍同祖子姓雖

獻徵錄

卷之九十三

一

二子食貧孺人受封釵釧未備下顧也又建宗祠修家規以享先維後倡化戚里絕謁公府卽古純德何以加焉狀所述脩矣而予以脩員棘寺復覽郡國訟牒見公折疑獄活覆冤數條又古所稱神明者其能及而惻怛生全之意益出法外御史樂尙岳家居寢疾微得其奴妾奸狀與婦議撲殺之妾聞告奴奴厚賄一屠夜入殺御史夫婦而密洒血宿仇趙某之門及道已乃佯驚大呼集眾跡之樂無子奴妾卽計趙大辟趙不厭亟訴行公覆鞠公一見疑之密詢奴與屠屠論屠母訊之立得盡伏辜而御史之冤雪趙氏

之獲解得徒劉尚賢嗔其妻父王儒及母田氏苦諫
賈儒防秋伴爲相省固留宿時田氏弟萬庫傭其家
即與同寢尚賢密起石碎其首持刃破田氏寢室門
直入田氏出後戶潛匿遂殺三幼女置之門外而去
捕得疑一時縱殺必有黨加訊因言與同博魏滿
良霍之盜牛拒捕致然不知實其仇也二人者遂
坐大辟而公至覆鞠謂所殺雖多惟一壯男子先被
暗斃餘俱幼女何假衆乎且構仇有跡同盜非情遂
解脫之關頭王大臣率衆夜微遇其比鄰老婦孔氏
偕夫省姻戚回乘醉詰問相詆且詰縣告強姦其婦
縣令素嫌大臣即以奸未成論徒大臣有怨言孔夫
懼復赴上告以擒婦入室強奸已成論死公廉知費
起醉罵又大臣一妻一妾有子太學生豈容任其狂
悖若是遂因奏訴行鞠亦解脫之至於重哀無辜能
先事保護不令顛踣鄰邑富民潘某爲莒州禦人盜
所口及移文逮鞠公念一就逮無生矣藏其文不出
旦集諸曹吏各里胥謂曰吾欲得通縣淳良若輩能
公舉乎應曰諾遂以次問及潘即交口譽公又謂曰
卽吾欲旌此一人達諸上司若輩肯相保任乎復應
曰諾公遂呼紙筆取狀衆愕然從命莫知所爲也既

得狀卽傳文中巡按御史御史悉公指遂以盜討公
核實公始召潘示之而潘大驚叩額出血謝微公子
首與處妻子奴戮矣此子以職事知公者而在然在
得定其政縷縷予未能悉也其福鄒民尤深家各皆
以祀聞公卒之夕有夢鄒民千餘迎公赴任者蓋
其精神所注必享血食茲土無疑公先娶阮氏生置
之繼娶馬氏生世創女適南陵汪冀治孫男二人守
節備卒於萬曆己卯八月十三日葬於青山祖塋
之側

食事

河南按察司僉事江公暉誄

有序 邵經邦

夫麟遊致瑞不能延世之永鳳簪挹輝而豈馴騶之
及奚其不可虞哉蓋理有常存質無竝立象垂經緯
而景星慶雲忽焉間出勢窮嶽河而醴泉芝草解其
長生矧夫特靈而爲人曠今而爲美者乎若乃璿璣
璵璠之徵玉凜璧瑩之潔隼孤鴻介之行鶴鳴鳩飼
之仁疇旣無匹踐亦寡蹤眉胡于今述其有古是使
皇矣祕寶至哉愛文百紳擗膺凡冠限泗矧余知己
有哉嗚呼哀哉有明故翰林院修撰今陞河南僉事
蘇徵錄

卷之九十二

一百八

吳山

狐踪潛斂鴻陸言旋口碑賢於蔽蒂斷淚幾於峴山
尤有格心之間侍經之舉詩幄方親頤昂倚寧然而
直躬自任矢心無貳弱不嗜進壯而遺榮朋輩負慚
時論稱惜故能注情背日行義頃昆忠孝不妨出處
皆得尤復率禮不越績學有恒勵隱不遺幽玄竟造
題或命其終日談藝崇朝行酒合歡素歌自狎余亦
常從事焉及乎鳩營之拙盲畜之劬廩無餘積筭無
見查奈何宜室孔艱弄圭未遂單單孑身形影弗類
嗚呼哀哉質本豐腴是膏肺疾癰升魄降瘁於寸晷
嗚呼哀哉爲誄曰 大聖藏天哲士凝神至人無生
蘇徵錄

卷之九十三

一百九

一見

士弛箴諫曾是不慙俾民大亂嗚呼哀哉膏肓之疾
和忝瑟琴鸞絲無調蕙帳無溫濯矣先生莫虞其載
懋此樂只壽彼保艾尚有綏承以著其代嗚呼哀哉
顯顯文昭世曰大賢廟食虞庠歷已有年先生繼之
有輝其前玉耀重淵珠媚層川逝矣千秋永懷斯言
嗚呼哀哉

執苑卮言

江暉字景暉文昭公澗子也以翰林修撰爲按察僉
事年三十六死有文集曰宜爰子集按山海經曰宜
夷之山多水無草木不可以上有獸焉其狀如狸而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二

二

有髮名曰頽自爲牝牡食者不茹取以名集別無深
義暉好以奇癖字作文初若不易解者解之得平乎
耳王稚欽有詩嘲之云江生突兀揚文風千奇萬怪
難與窮博物豈惟精雨雅識字何止過楊雄古心已
出丘索上遠古或與神明通求深索隱苦不置一言
忌使流俗同令弟大篆還鐘鼎絕藝恥作斯邑等生
也爲文遣弟書一出皆稱二難竝縱有楚史不可讀
滿堂觀者徒張目少年往往致譏評生也不言但捫
腹君不見好醜從來安可期豪傑有時翻自疑伯牙
竟爲知音惜下氏能無相璞悲請君實此無易甌聖

人復起當相知讀此大略可見

焦氏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九十二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二

史

集大史紀國朝獻徵錄卷六

河南二

知府

方徵

李驥

李相

衛英

宋伯華

同知

陳恕

通判

詹俊

推官

劉光文

知州

項巖

任良翰

用同知

周原

知縣

卷六

引除

書

孫鎮

魚侃

金文

張健

史記勲

周秀

卷六

張公素

霍恩

龔起鳳

典史

曾泉

教授

吳勤

姚達

王

周吉

沈孚聞

薛貞

獻徵錄

卷六

二

西吳郎文煥

吳興茅元儀

錢唐徐象樞

刊行

同校

目錄畢

河南二

知府

河南懷慶府知府方公徵傳

郡志

方徵字可久號介菴大琯六世孫洪武六年進士選入武英殿授刑科給事中兼齊王府錄事志節甚偉太祖一日晚朝謹身殿退顧徵問知有母在次日賜白金五十兩給驛蹄省嘗侍游後苑聯句有詩和聲學士有歌迫還京改監察御史奉旨廣西山東公督回月餘陞懷慶知府時因星變求言首言風憲官以

獻徵錄

卷之九十三

一

激濁揚清為職今乃計其事蹟多寡定為優劣故不問旌拔廉能專務羅織人罪多徵賦罰此大患也又言朝廷賞罰明信乃勸懲之道去年各行省以用空印罪其官吏而河南參政安然山東參政朱希俱有空印反皆陞為布政使其何以示勸懲哉其餘皆關係時政上諭旨安然率齊東海軍民內附朱參政鄉里舊人有才幹故議功議能而擢用之且爾言羅織人罪者何人多徵賦罰者何官宜具實以聞徵指河南僉事彭京事以實之于是降沁陽驛丞十三年以事逮至京卒年三十一

徵列名宦

衛輝府知府孫鎮傳

孫鎮字希武合肥人洪武中為諸生以經明行中制科卒業太學除戶部度支主事通敏練達嘉之賜鈔若干緡以旌其能頃之上以課程事進坐部官諫不宜連坐以傷國體語多峭直遂謫戍漢南已卯春廷臣郭資等論薦召復其官應制賦禁檮詩稱旨拜衛輝知府毀淫祠徹浮屠興學課士教民樹畜驅蝗禱雨神率效靈壬午靖難兵起衛輝當南北之衝鎮夙夜防衛民賴全活靖難兵南下守備內臣倡謀迎附鎮堅守不下迨文廟登極以抗節不附者置之法乃謫戍山海歷二十餘年宣德初御史王紹首薦赦回至京師除上饒丞不就卒于京邸別號冲玄子所著有冲玄稿若干卷海鹽鄭端簡公聽作遜國諸臣列傳備錄其事

獻徵錄

卷之九十三

二

河南府知府李君驥墓志

楊

君李氏諱驥尚德其字也先世居青州曾大父
大父輝祖始徙沂之刻城世業儒考諱詩康好書而
樂施母某氏有懿行尚德甫六歲而失怙自幼穎敏
嗜學從鄉先生遊已超出倫輩稍長爲邑庠生謹言
行動問學師友敬愛之洪武癸酉以詩經領鄉薦入
太學歲丙子朝命拔太學生才貌魁傑者十有八人
俱授給事中尚德頂馬任戶科時關市譏商旅者往
往發其囊箚窺覷爲奸尚德奏罷之尋坐事免官已
而被薦起知新鄉縣縣當四達之衝往來屬道尚德

廉徵錄

卷之九十三

上

處之事不廢而下無苦間命其妾舍置農具以撫輯
通逃來歸者至數千人庚辰以內艱去民相率乞留
之者至於數四永樂初服除改知東安勸課農桑緩
輯流亡事有病於民者輒請于朝罷免之邑故荒蕪
多艱嘗有發婦訴其子爲狼噬者尚德禱於城隍深
自咎責明且狠茲於其所今刑部尚書施公憲東安
人間而異之爲紀其事而揚于縉紳間既而行部待
郎李公景暨素所知者父章薦之遂擢刑部郎中鞫
獄詳慎人無冤抑嘗以崇教化重農桑卹民省徭重
版籍育賢才保養年上寬恤馬政擇守令汰冗員禮

廉能抑倖進通鈔法十餘事陳于朝多見采納才

生事謫保安 仁廟嗣位詔求賢工科都給事中吳

懿首以尚德薦召還擢監察御史操履益堅未嘗以

經患難而渝其志循行郡邑以簡賢革貪爲務又陳

經國利民督農事察民情備邊儲省營造及海運河

方驛傳芻牧几十事 仁廟嘉納之嘗自語人曰予

今叨職耳目當知無不言以盡分內事若掇拾人之

短長以沽名則不爲也暨考最蒙恩褒贈父母如制

仍賜歸焚黃及還朝適簡廷臣爲郡守遂受璽書出

知河南府既下車求古循良所以用心者而推行之

廉徵錄

卷之九十三

四

如興學校時地利均賦役弭盜賊審度量之類皆罄
心力暇輒閱書作爲箴銘以自勵家居雖几席必端
嘗曰細事既正則達之他務無往不正矣公署後植
松竹梅第退食盤桓其中因曰彼三友而益我一夫
得非四友乎遂號堂爲四友郡大疫捐俸市藥貯之
廳事遇民有疾卽與之賴全活者衆歲旱躬率父老
禱于嵩嶽雨應期而至徇郡民訟不平者咸求決焉
莫不心服而去守河南逾六年一日與賓客飲四友
堂談笑中瞑目而逝正統元年夏六月也僚友耆民
相弔哭者皆失聲享年七十歲

開封府知府魚侃傳

魚公侃蘇州常熟人也舉進士爲部曹郎以能治劇遷河南開封府知府開封居會省而所領三十六州邑最號繁劇且俗羯獫不易治而公一切以惠文彈治之於上官無所阿私甚且避匿不敢進旦夕所進惟脫粟鮑魚松菜而已滿考稱疾歸公既歸家益貧妻子不免飢寒而節操益勵臺使者有所饋遺不受既病久困牀褥妾以一甌粥啖之輒呼曰廉官何不食肉糜竟歿不能具窆窆時同邑有錢斯者官至布政使亦廉而故有父產時人爲語曰富不受錢錢斯貧不受錢魚侃

五

懷慶府知府李君淵墓志

楊士奇

李氏家泰和西郭文溪之上其曾大父宗明大父雲龍父又新有孝友之行母蕭氏生君諱淵字永懷自少端重謹飭嗜學入鄉校從師授春秋經業成上北京太學永樂中選治刑都察院以才能稱擢東平知州斷斷以持已愛民爲務常祿外非其義一無所苟取而勤于公旦暮治事不少休視民如子訓之勵之諄諄無厭倦意非甚悖不輒施笞罰徭役必驗力厚薄民皆悅服州城之東有大村墻源出泰山雨溢數爲民患奏發民丁築堤捍之患乃已州及所轄五邑地曠多蕪廢課民墾闢倉廩充實歲歉賑貸咸有備祀典祠壇公府廟宇整飭一新增修學舍明教化有稱齊魯之間前之爲守者得罪去後以有復李君用召還民懷之不置羣訴于朝請復之從之車駕征北虜詔山東西民隨軍給餉運道遠多歿李君率東平民行撫綏有道訖完民以歸在東平十餘年始終一致正統初詔廷臣舉郡守禮部尚書毗陵胡公舉李公遂陞懷慶知府命下東平之民爭輓留不可扶老攜幼涕泣送數十里外既至懷慶一用所以治東平者治其民民欣欣戴君如父母懷慶有兵衛素

挾勢厲民李君隨事裁制不動聲氣而兵帖然不敢以肆在懷慶三年郡人以安上下交譽之無間言李公惇厚溫裕孝友如其父處人以誠能赴其急不以貴賤貧富而移其守嗚呼今其已矣享年僅五十有

七

卷之七

七

七

開封府知府金公文墓志

潘琴

公金氏諱文字尚德別號履素世爲麗水人少穎異甫八歲能習歐字十四能詩文侍父游宦京師學于學士劉文安公析疑辨理厭服羣輩弱冠入邑時草寇攻圍郡城御史李公俊募奇勇士百道圍守公應募建策多所裨畫賊常以所得箭反射城中衆不能禦公爲去其枯綴銅函於弦而射之賊不知所爲勢遂窘比寇平衆皆自占公固辭不受力奮于學景泰庚午領鄉薦明年第進士選入翰林爲庶吉士藻思穎拔公卿奇之癸酉拜行人出使四方詞翰語廉廉錄卷之七

二見者嗟讓三載考績敕進修職郎九載陞刑部員外郎未幾郎中缺員司政久滯公剖決如流一月之間發遣殆盡司寇陸公深所獎譽保定有疑獄事干貴戚久不決衆推公理之事辨而人無後言越考進階奉直大夫協政庠尹公父按察僉事時蒙推恩加授奉政大夫修政庠尹職如舊母高氏配洪氏皆爲宜人繼擢本司郎中考妣連喪與弟尚義尚友協理喪事易戚兩至小大叶宜成化庚寅秋復除刑部貴州司郎中壬辰奉勅審理南畿刑獄平反者二百七十有奇有受誣得雪者以沉香木肖公像而祠之真

定頑民上封事官民被誣者累百餘公奉命鞠之

日而情具奏徙其人於邊而已在刑部始終十三年無私請托之議察案稱之無異詞丁酉陞河南開封知府開封爲中州大府政務飭午公從容處之府獄舊遠府治卑濕逼隘疾死者歲六七十人公爲徙之府廨其患遂息時累歲淫雨害禾黃河崩坼百姓薦飢流離者不可禦公憂惶至不能食乃親履災所驗實圖狀定高下爲奏免其賦又奏便民七事詔皆可之公素剛直不能與時俯仰當道忌而銜之會諸道覈官或潛以公名附章末乃得詔與致仕時年纔四

歲徵錄

卷之九十三

九

十九知公者無不爲之太息公聞之不待報卽忻然治裝歸和陶靖節歸去來詞以寄意公于兄弟中友愛尤篤尚義喪偶以有子不欲再娶公密與尚友爲聘致仕太守俞公之女旣諧而後聞之尚義爲御史好直言時值星變公知其必不自嘿乃作東甌童子篇以諷止之比尚義被逮謫戍遼東寓督府防察甚至衆皆謂公不宜往視公日往酣咏寬釋至就道涕泣抱持不忍舍觀者多感泣尚義卒視其子祺若已出審獄時宿一驛有御史後至與較坐至不肯以公所領勅度聽事公密疏以聞以爲階則臣大夫也御

史郎官也以事則皆勅遣也而彼乃悖謬若此

是其言御史竟坐左遷又嘗疏論軍民交訟必兩委官同訊彼此因循事終不決實緣以售奸者甚多請自今止以有司見訊者就鞠之皆見施行以爲永式公天才縱逸詩文援筆立就平生著作甚多在山西有陽稿在兩畿集審理奏稿爲三卷曰好生錄道中藏珠二卷曰獄餘興曰履素閒吟曰東遊稿與尚義得味二集曰墳笥和聲旣謝事治別業去城西一舍許扁舟往來遺落世事隨所得爲題咏曰

歲徵錄

卷之九十三

十

潘榮公晚號鏡潭主人得年僅五十四

開封府知府衛瑛傳

石瑯

衛瑛字某平陽洪洞人擢鄉進士釋褐真定通判平易循雅事無專成人未之奇也兩遷至開封知府銳意修政務在全安小民使得其所開封爲東南要衝且在省下賓客車從輻湊百事填委瑛既視事一切不急之費蠲省十五六民咸便之撫按官或有所下令度不可常行卽入具白狀從容陳說故上司初以爲慙直久始諒其忠信不妄也當是時天下郡縣爭爲媚調所在張金鼓飾輿馬伏謁道傷唯諾必謹得不呵責頓首幸甚百姓利病率不爲陳甚至匿水旱

獻徵錄

卷之九十三

十一

不以聞惟恐失名譽其苞苴暮夜益潰濫不可言瑛獨以平正自持直而不挺謹災告窮用紓民力或有所忤謫譴時至輒徐然曰吾凡以惠人爲本耳寧卹其他乎由是上下咸稱其賢治行爲天下最然終以無援竟不得遷居開封九年以河南參政致仕瑛在官不以妻子自隨歲所支俸錢皆付庫吏掌籍衣服車馬非敝不更造至今汴民猶謳思之

太史氏曰瑯伏讀大誥洎律令諸書凡貪吏皆至大辟家屬被徙垂統建法之意良深且遠哉自後禁令少弛吏爭爲侵漁竭澤咋枯上下恬不爲怪且相率

稱能賂章于朝淫刑肆毒下民益困繇是能吏出而廉吏廢矣 國朝廉吏軒輊之後有楊繼宗其後有布政使張黼河南按察副使劉俊岳州知府張舉與瑛僅數人云清脩苦節非人情所甘宜鮮得哉或猶誣爲小德是助桀也已

獻徵錄

卷之九十三

十五

開封府知府張君健墓志

劉龍

君張氏諱健字君重世居石州宣化里兄弟四人君其季也童時卽嶄然露頭角見者謂張氏有子受易於里人辛君文淵張君禮俱明經進士呼爲小友退居鳳山研窮載籍作文素不屬稿語輒驚人時副使馮君清攝提學事嘗命題面試數百人置之首選丁卯薦于鄉明年舉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忤逆墮逮至京師以義命自處竟不爲屈調衛輝府通判興境內稅事務爲綏輯歲額登而民不擾恒河水漲溢壞民居承委治之疏壅峻坊曲盡其法水患以息瑾敗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主

復戶部主事督儲天津值流賊奄至勢甚猖獗兵備副使陳君天祥提兵禦之君爲居守登城督衆晝夜不息卒保無虞薊州莊田累經奏消有司弗能決君銜命往助躬履疆畝一一爲精數歸其侵於民權勢斂迹人皆躋之河套虜入寇關西大震長沙彭公澤冰鹿鄧公璋相繼總制軍事諸鎮皆空廩請餉之使相屬于路君召商易糧粟搜積通不遺餘力轉輸千里士無餓色會蘭州大侵氛者枕籍君發粟賑之親啜以粥活者甚衆事竣東歸蘭民遮泣去則思之勒其事於石繼延綏報警復以老練從統軍都御史陳

公天祥給餉邊八閩之喜曰此前張石州也吾輩行憂名益籍甚尋擢開封開封中州省治非郡縣四十餘文移旁午揮遣如流尤以撫字爲事事有不便於民必重革之雖疆禦弗畏飾吏以儒崇學政養士風終底成效諸生有弗能自給者輒周以粟至恤其婚嫁力爲之所郡齋故有亭亭下有池辛巳秋忽有連盛間人以爲瑞而公乃不久逝矣惜哉卒嘉靖壬午年四十有六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主

開封府知府宋公伯華墓志 子慎行

宋公名伯華字汝含青州益都人也其先居昌樂故元時世爲千戶國初始祖君用徙益都君用生開國生瑜瑜生臣仕東強主簿主簿生公父延年以治爲秋奉諸齊言春秋推爲第一其後仕南京禮部司務以公貴贈兵部主事娶陳封太安人公少敏惠有才質從父受春秋旁及諸經史能日誦數千言爲文詞儻閒多奇氣年二十未諫學官學使孝豐吳公覽其文異之輒選入闈遂舉高第嘉靖戊午歲也其後十年爲隆慶戊辰乃第進士授宿遷令河隄大決漂

獻徵錄

卷之九

十六

殺人民生者走按水上無所得食公慨然太息流涕曰予民何罪令請以一身當之乃盡括贖錢出秩金躬駕小舟就民所止計口哺之口第忠須臾母死吾爲請於上矣已乃大發倉粟按籍賑貸寬賦弛刑氏忌其災居三年課上考薦書十餘台爲兵部車駕司主事萬曆改元命大臣行邊用推擇從閱晉代時使者初出邊臣震悚大將以下橐鞬迎謁不憚誠體而陰有內主所殷最不至境而決公獨假以禮節目稍餽問遣一無所受而盡核其功罪白大臣舉刺不少掩蔽過人曰獨家司馬不可干以私也歷職方員

獻徵錄

卷之九

十六

少郎郎中所任職辦不肯撓法尚書雅重器之萬曆其年擢淮安府知府郡方治河大與人徒塞焚伐輻輳旁午又直孔道送往迎來延見吏民或達旦不寢然其治法務持大體不爲細苛拊循凋瘵與之休息御史以爲不任奏欲它調主爵廉其實詘御史會河工竣論工以三品服秩居郡如故歲庚辰郡國上計中丞臺以故事封傳符護行其時方嚴驛禁喜事者爭有所舉發以應政府東省中丞劾棄傳者數人公生鐫六秩而淮安慮囚不中程復鐫二秩議者皆不能平公夷然不爲愠也歸息里門與朱侍御文甫

豐肌偉幹容止甚都詳慎精核能任大事器度弘大
喜愠無迹材長者也然亦自以性緩慕佩弦之義故
稱鑑弦天性孝友居贈公之喪擗踊號泣水漿不入
三日奉太安人未嘗越宿外朝出暮歸必問寢
食節乃退平生廉謹兩守大郡嘗不滿千金居鄉無
尺號干長吏其與人接色溫情溢盎然可親道逢醉
人語從者以告笑命車驅之奈何與醉人較從弟
有怨家詣公門下有妄惡言亦為弗聞也他皆類此
公生嘉靖己亥三月十日卒萬曆乙酉九月十三日
得年四十有八公嗣繩武奉馮殿講狀來請銘因憶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十七

予初登第時與公接棟而居相得莫逆嘗謂公博大
雍容有公卿之器而以二千石終為世惜之然觀兩
漢以來宿儒鉅卿率多用循良著績與其時名將相
並垂不朽何必尊官哉殿講稱公醇謹類石相治行
類劉寬雅量類黃叔度予不謂阿也

河南彰德府知府史公記勲墓志 孫鏞

史公諱記勲字稽叔周史佚後也漢史崇封溧陽侯
不知居何地隋亂于孫來浙諺曰江南無野史蓋皆
同所出云宋南渡右丞相直翁浩其弟洵數傳至
士德始徙餘姚居江之南曰史家步後四世孟通
明初舉耆儒授乾州同知又二世梅隱公盛徙邑城
龍山北生昭大名通判誠軒公簡則公高祖考也曾
祖考兩京公鵬廣信同知祖考舜涇公桂國子生贈
翰林編修考垣樞公銓全椒知縣以公績最先封南
刑部主事後贈彰德知府妣錢封安人太恭人云大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十八

恭人刑部員外郎緒山先生女以嘉靖壬子五月三
十日生公公早慧即佔畢常先其羣輩丙寅補邑庠
生從季父編修公修業雲間業領進萬曆己卯中浙
省鄉試庚辰避季父同考不試癸未登進士授南刑
部陝西司主事丁憂遷貴州司郎中南曹獄簡然都
城人易生口語事決諍議已沸獨公所斷無異說
服則從諸名士談理學討文藝已丑遷湖廣德安知
府時鄴郡旱為災流民轉徙德安亦騷動公以寬政
恤之民安業 景藩在故小天下有采地數萬頃德安
居半 景藩絕悉歸州邑及是潞藩請得之而潞

上 今上母弟也中實挾長信之勢將踰額頗焉且
重守歷年官已征租土民惶懼荆西道奉檄下公覆
之公按籍履畝寸皮而鱗大銖粒無益藩使或詠以
危言不爲動蓋駁議者再三卒如初籍仍止與見租
事遂定郡有守禦所其千戶將席修鞭法漁于士伍
公曰此蠹軍興者也因版正其敝請之憲司斥千戶
賦法如故直指薦爲二楚治平第一庚寅邁垣樞公
報歸癸巳服門補四川重慶倅在四南隅去都城可
萬里土饒而禁網闊前守或姑擁腫鞅掌之文書積
滯民怙俗而玩令貨取弗訖而訖行法公一以明作
獄徵等 卷之五 九

施之宿姦欲跡水兩月完積案八十餘事有疑獄匿
其姓名久弗決而鞠立白巨室子或不得於繼毋出
居外舍貧窘無訴比父卒竟不得歸執喪涕泣門側
其父亦進士公將往弔乃陽言曰若某不爲喪主者
太守不往其家不得已聽令入比公歸遂逐之出一
錢不分公乃召其諸弟至庭中諭以禮法仍捕豪奴
罪之以威黨尊行乎其產母子迄和勸經術時集郡
諸生程其藝能自是皆彬彬有文登省榜者視昔爲
多是時播州宣慰楊應龍方與黔中七姓夷爲讐凡
夷性讐則相殺其俗固然而應龍強七姓弱每恣睢

殘虐之兩省聞見殊在貴州恒右七姓在四川恒右
應龍以是王爭不決而應龍調庭內頗有不法其所
統五司亦每苦應龍侵漁然亦止魚肉其黨而已實
非有背叛朝廷意若初時寒其涓涓一獄吏事耳
第此酋富藏益能以賄中人在事者或沒於賄又不
能爲地則輾轉爲詭辭以應而我材官及諫卒輩受
命往諭告或偵事輒索貨不已彼益厭又諸土酋率
愚贗不識文字每倚中土工筆札者爲之謀主此諸
猾利其構怨則故造不根說鼓動之執其命每不
欲寧謐又直指奉三尺行部見七姓五司所訴應龍
獻徵等 卷之五 十

罪惡很籍則憤怒必欲齊以內地法貴州尤甚而中
丞習知夷情謂此彼自相讐殺但思威陰陽之卽得
何爲以隨珠彈雀以此兩執法持論又每相失人之
瑕之益開則直指說勝公至重慶時中丞某公已力
主勦奈慮不深以冒進敗而應龍猶詭謂不知謾爲
好辭謝罪某公旋被言去執樞者懲於寧夏朝鮮之
役不兵聞敗益疑懼欲仍以勦鞠畢役卽 中朝諸
公亦多謂然顧此酋見獄辭屢移易無究竟時恒慮
有他又念唐末來八百餘年中原幾易姓而彼據穴
自如要無終絕理正巖峒深鳥道厄縣度我兵必不

能入而其六爲川中冠每征勦必首徵發數十營
軍功皆仗爲鋒益驕曰是無奈我何漸懷不軌公端
其情得之堅執勦爲是力自肩任當事者慮爲便陽
推公治行謂不宜生還方甲午遂調河南彰德而應
龍止罰四萬金概職用其子朝棟嗣事卽號爲正法
論功敘錄矣公治彰德如前兩郡寬猛不用郡中清
理趙藩宗支盛祿不繼或逋至歲餘其來已久至及
時又不能無先後貧宗日譁於庭公定以期歲四給
給必人人足額不加意孤嫠者藩宗悅服歲歉請蠲
賦萬金易和漕粟數萬石發贖錢糴果食餓者境內
饑而不害丁酉遷太恭人艱歸公以葬兩等入卜吉
因習堪輿家言已又習陰陽家言皆識其槩卽專家
莫能難居惟讀書課子無世俗侈奢之好意斤斤常
若有獨是不與俗同間里中往來亦簡間有吟咏然
不甚苦致力戊戌中口語既秩一級播酉雖淨伏罪
竟不出罰金已亥遂大決裂中外咸主勦追論前事
兩省中丞皆削籍藩果以下或謫或斥直指乃白公
前被調非是云以主勦故因徵四方兵傷其穴殲之
應龍自殺妻孥伴人都人乃皆服公之卓識公體素
弱庚子春忽患脇間減食飲乃習靜錢塘西湖上數

月竟不愈及秋歸九月九日卒得年四十九公敦內
行篤於天倫在南都聞大母管人孺人喪世寓書垣
樞公曰曩祖考發喪皆季父主之記勲今已服官祖
妣喪願爲大人主辦垣樞喟之曰汝曩幾何而爲此
大言耶識者善焉後垣樞公相館太恭人哭之慟勸
不止公曰大人得無念亡弟諸孤乎父遺業請悉與
之蓋垣樞公止二子公爲長次公早卒有三遺孤皆
幼太恭人聞公言雖不輟哀然意則稍慰咸里咸頌

開封府同知陳恕傳

鄉志

陳恕字達道開州人鄉校以德行稱好性理學景泰庚午舉人適歲凶編民輸糧視于木府恕念偏涼門人險尼出資與坊扁銀傭饑民鑿平爲坦途再歲不稔爲專門師以糊口嚴教條不倦諄諄以踐履爲主仕至開封府同知于民下士折獄立斷吏抱牘聽命不敢近案一語嘗于道中遇數人鳴從若責游者恕曰此巨盜也邏致之果得其實稱神明河汴屢決請府發帑羨躬督築塞保全腴田數百頃九年考滿乞骸骨歸吏民泣送者塞路行李蕭索人不識爲宦者

秩微錄

卷之九十三

七

歸惟乘一寒驢入城有司重其賢贈銀五兩卽市鐵鐫文廟祭器積善行義類此

懷慶府同知周秀墓志銘

藍田

正德初宦堅逆瑾竊一羅織縉紳大夫士中以參議海內側足而立然聞濟南周生者名士也遣人來招致或勸之勿往公全笑曰是非爾所知也乃往見之瑾問以象緯曰左傳云天道遠人道邇問以兵謀曰虞書云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問以術數曰有漢陸弘夏賀良儒生之覆輒也遂大忤其意留之旬日遣歸公全蓋知瑾有逆志久矣後瑾果敗或曰予之見瑾何也公全曰吾不往見則禍及吾伯仲矣于時伯子公度令寶坻仲子公慶守嘉興公之往蓋其

秩微錄

卷之九十三

七

迹類陳太丘云後公全令蒙城宦豎丘德守鳳陽大肆誣求公全毅然弗從以狀聞于漕臺德乃誣搆之曰蒙城令秀違制被逮赴錦衣秘獄拷訊幾死已而謫清豐丞君子曰周蒙城之拒德可謂剛矣乃知昔之見瑾亦非柔也若蒙城者不茹不吐其大節可以觀也已公全年六十三以嘉靖甲申三月十八日卒公全諱秀故蘇州之長洲人曾大父諱秉一國初可於京四爲國子助教靖難時守城門有活人功大父諱鏐舉進士歷官都督府都事爲讐所誣罷去後以薦起爲山東運司經歷而歿於歷下子孫遂占籍

爲歷城人父諱溥山東解元爲元氏知縣以文行
一世學者稱書樵先生後以公全贈承德郎上元知
縣母范氏贈安人生子三人伯子程仲子導皆以春
秋魁於鄉而仲子復舉進士季子卽公全也以詩與
伯子同榜有司表其鄉曰三鳳又表其門曰四世魁
名由是歷下之稱世家者必曰周氏周氏云公全少
學於家篤於孝友父子兄弟自爲知己枕籍墳素軼
出旁行數落躡蹠虞初裨官鄉先生尹恭簡公重之
曰周元氏不亾矣及隨計偕上京師一時名流若少
師楊石齋少傳喬白石及我先侍郎勞山公皆所行
輿與之交聲名籍籍士子從之游者多取高第若蔡
侍郎天祐黃都憲臣其尤著者也公全久困場屋乃
就部銓得蒙城甫三月而被謫在清豐時巡遊多事
枵腹奔走得疾又幾死嘉靖初白岩爲吏部乃薦之
上元留都之下素稱繁劇公全處之裕如未幾復薦
爲懷慶同知然公全病已復作又與其守不合遂鬱
抑以歿所著詩文號曰甕山集若干卷藏于家銘曰
歷下之阜濼水之步纍纍者丘四世其祔元氏季子
其才孰賦其進孰尼孰測其故乃篤其後世其竹素
銘其幽室以永其譽

汝寧府通判詹俊傳

詹俊字用章當塗人祖諱正世居青山之下俊幼好
學受易于陶安洪武四年被徵授河南磁州同知賜
冠服銀帶到官書公勤廉謹撫教安懷入字揭坐隅
以自勵時兵革初定民復舊業俊勞來安輯之勸督
耕桑興學選師明飭教令舉賢薦能決剔弊蠹盡力
居多焉民有訴掘地得藏金爲衆所奪俊立衆于庭
諭以義利衆悉還所奪民德俊懷金謝之俊拒之曰
我不欲衆昧義而趨利乃躬自營利邪民愧而去嘗
董民餽饟潼關天塞道中車牛多弊饟虧則解所服
銀帶易粟代民輸民歸製帶償之俊曰吾得紓民憂
何愛一帶不受降縣歲蝗自爲文呼天哀告蝗遂出
境嘗早作歌以自責大雨卽至三年陞汝寧府通判
嘗治解舍役夫得窖錢以內俊俊曰此汝所得何與
吾事悉畀之洪武九年以疾告歸磁州之民老壯遮
道舟挽留涕泣不忍別道經新蔡卒遂葬龍潭之

懷慶府推官劉君兆元墓表 歸有光

懷慶府推官劉君以嘉靖年月日葬于上海縣之左溪後若干年其子天民具狀請余表於墓上劉氏之先自大梁來居華亭曰亨叔亨叔生仲禮始徙上海仲禮生慶慶生四子長曰銑次曰鈍銑坐法被繫京師鈍陰乞守者代其兄今出得一見家人而歸死鈍既繫而銑歸給其父母云鈍死乃得赦歸鈍久繫而其兄不至京師士大夫皆知其冤為餽食飲久之赦歸家人驚以為鬼物母泣曰兒餒欲求食吾自祭汝勿怖吾也鈍具言不死狀乃開門納之銑倉皇從實

獻徵錄

卷之九十三

二十七

中逸去遂不知所之鈍生王璵璵為建寧太守玉以其家衣物寄官所不令有擾於民璵卒為廉吏玉子充汀州通判充子兆元字德資即君也君自少舉止不類凡兒及為諸生常試高等嘉靖四年中應天府鄉試先是其所親有誣害君者及君得舉則又曰吾固稱德資聰明今果然矣君益厚遇之上海俗奢華自矜眩君獨閉門讀書雖兵燹風角占候之書皆手自抄寫時從野老散髮箕踞樂飲不自表異計偕還渡江登秣陵諸山呼古人名舉酒與相酬不醉不止也嘉靖某年選調懷慶先太守已遷去會中使衙

獻徵錄

卷之九十三

二十八

命降香王屋山民苦供應多逃公君攝守能以權辦濟使者告成事而去君嘗慮囚一女子呼冤君察其誣繫獄已二十年遂出之武陟富人以女許巨室因借其資以致大富而壻家後貧遂結諸豪為廷欲離婚君責令歸其女而疑富人家多女婢即歸惡非真女乃問有老嫗嘗識其女面有黑子已而果非與女君怒欲按籍其家竟以其女成婚君為人寬和至持法雖宗室貴人請乞不能奪也尋以病去官至淮陰道卒臨卒於邑曰吾始與唐元殊飲酒諧呼寧知有今日耶我死於此無親知故人為訣男未成女未嫁負用世之志而不施命也夫唐元殊者君從父在汀州元殊同學相好時偕遊二老峰皮冠挾矢從僮奴上山以酒自隨酒酣相視大笑人莫能測也後元殊過海上時不見已數年為道平生慷慨泣下當炎暑置酒且歌且飲酒酣裸立池中傳荷筒以為戲君既困於酒且為水所漬竟以是病一日臥單懷官廨見一女子徙倚几旁以為其婢也呼之取茗恍惚不見自是神情不怡因請告還而卒時嘉靖某年月日年四十有九子男二人天民天獻天民自傷少孤類余書之如此惜其獨存而放於孟酒之間然所施設一二已無愧於古人而不盡其才可悲也已

釣州知州項公疑墓志

祝謙

公諱疑字伯高姓項氏浙江金華人也世居溪下界通濟橋祖壽欽考文昌俱隱德弗輝妣李氏文昌於洪武二十五年以貨殷富移實南京占籍應天之上元居龍江復成橋樂施予多以棺槨助喪調卹貧困不望其報公天資淳厚器宇凝重自幼不好逐里中羣兒戲舉止老成長幼咸異之嗜讀書不待督勸而勤永樂間以民秀選入應天府學爲弟子員習毛氏詩學日有進第曰富克幹蠱以治其家公養親有託克畢志問學晝夜恒居郡齋惟期望休假乃一歸省親就養十年秋丁母憂權厝都城之南服除詣銓曹正統四年奉命隨監察御史按巡廣東有能名六年使還釋褐直隸真定府通判在保定易州山厥督閫部官夫採運薪炭以供國用公廉勤端慎子惠下人待以誠信課工必均其力輸納必寬其期用是樂於趨事國用無虧人不告勞九年春丁父憂官民保留例不許扶柩并啓母輓歸葬金華婺女鄉馬海坂之原服闋工部尚書陳公恭總督易州新運具奏保公

廉濟十一年冬乃轉山東青州府判仍舊督運十四年移山厥於滿城事甫新創規畫得宜景泰四年滿九載秩五年以最績陞河南釣州知州公宅心平易學學愛民民皆悅服每懷止足之戒天順改元春有事來京陳辭請老遂獲休致之命聞者賢之公體貌豐碩冬感寒嗽喘逆醫久莫療以明年月日卒于京師春秋六十有五嗚呼公朴茂沈篤表裏如一待人溫然可親處事介然有守外無鉤距內無畛域信乎君子人也謙自垂髫讀書社學卽被公知時大理胡卿巡撫南畿勸學廣士公言謙於卿召爲府學弟子

祝謙

墓志

三

公諱疑字伯高

河南州知州任公勉墓志

錢溥

高皇臨御之日欲盡變胡習一以法繩治之
受郡縣寄而得以全歸當時已無幾而況享耄耋保
榮名而安故里以考終如吾郡任先生蓋一人而已
先生幼岐嶷屬志篤學自郡庠生升貢監擢甲戌進
士第授番陽令當時賢令得五人而旌異之先生居
其一滿九載陞知瀘州會番民詣闕請畱移守饒州
府以前守在改同知饒州府事薦為福建右叅政入
為右軍都督府經歷考察南直隸官吏出知徽州府
以事謫滄洲者八年復以薦起知蔚州丁母憂服闋
知睢州年近七十卽上疏乞骸骨歸壽八十有九卒
初先生宰番陽思前令所以亟黜陟因襲苟且拂民
情而壅上德曰是法所以速也卽大書孝弟忠信禮
義廉恥八字於廳壁訪邑有德學為民所信鄉者為
四門老有事相與酌輕重而處之有不便者或粘匿
名文于縣門先生命守之曰是教我也俾勿壞後潛
自毀去婦有新寡者訴夫兄弗育已先生曰汝欲他
適乎乃判其背衫曰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後婦
終守節他發聞之亦無有二志春秋祭羊豕悉
料于民先生曰是豈崇報意哉歲令里社分齋而獻

之饌著為令暇則坐學官與多士講解改授如縣
知邑樂平傷屍誣逮苦甚郡以檄先生卽微服往偵
得其情兇者款伏枉者得釋溥家食時嘗聞其政及
今聞天下郡志而饒果詳焉始知嚮所聞者不誣善
獎煦士類方憂制中聞溥與北郭陸潤玉競志于學
一日棹小舟從陸抵溥家盡索所為文覽之出謂所
知曰陸宜處錢出乎餘二十年來吾二人出處頗定
而先生知言哉先生既歸日引諸孫授經史被野服
課儻孥耕郡大夫歲禮為賓弗預有宦達過其門往
往閉弗納與知者談及今古事猶言論侃侃如壯夫
先生資稟豐偉長身玉立言動弗苟超然負出羣志
年雖耄而氣不衰惜乎材僅見于郡縣不得大展底
蘊而使斯世得盡見其所有也所著有薇菴集若干
卷存于家先生諱勉字近思其先四明人高祖松鄉
先生仕元為安定書院山長有松鄉集行于世曾祖
子良受趙文敏公薦為兩浙都運司照磨始徙松江
祖伯威父季倫郡禮大賓俱不仕

余觀自古仁聖賢人至春秋戰國仁心慕義無窮也
于秦漢索然矣如趙相介桑下餓夫叔敖埋兩首施
皆頃刻細微事不難爲也卒受大報何可勝道哉余
自秦歸中陽郡中士大夫時時爲道太守任公在潛
江之事故得傳而論之以爲傳任公諱良幹字直夫
號南嶠廣西桂林人也積學修行守先王之道十餘
年而舉廣西鄉試赴禮闈不第就官湖廣潛江縣學
諭學諭五年是爲嘉靖十三年甲午適陝西鄜縣王
邦相者先是攜其幼子六兒往投已縣劉主簿主簿
獻徵錄 卷之九
王姊夫也至則不禮焉會亦失官歸王不得已乞與
同舟又且病主簿恚之至潛江欲下諸水屢不得死
乃推而棄諸路旁逸去父子匍伏行乞市中居無何
父困亡獨乞間行乞公所且告之故公哀之曰嗟子
母不得計將父子同死誰爲還鄉知若者哉遂窮詣
困處致置藥館穀備至王病且死泣數行下公亦泣
曰若無愛吾爲若治後事歸若子乃買地葬立石焉
收六兒于家與公弟同臥起令學書報書于順天府
通判爲王族兄居無幾何亦卒書未達鄆而王氏以
主簿歸意見殺訟起成獄則通判之父爲王翰林

九思得遺書篋中六兒手模在焉或疑書詐其母劉
思子垂死見之泣曰吾兒其指缺此當是也使次子
持金至潛江取子當是時公已行取赴京行時誠家
人王氏來取子無留一錢也至則家盡却其金而厚
遺之母子得全主簿獄解公爲人剛明傲儼而心慈
愛其在申興廢舉墜自勵冰霜至其表尚書孫顯之
墓買張武之棺而恤其家配僧尼恤貧士陰德種種
益其天性然也方公爲申陽守祖母尚無恙父母適
始衰之年其子又已髻矣斯其所謂有先後者乎

磁州同知周原傳

周原字彥廣直隸太平府繁昌縣人洪武乙丑進士授辰州府推官調吉安時闕守貳原獨署郡事以廉平爲治政務修舉獄訟疏決無壅滯民有負冤積歲未白者皆白之不旬日囹圄爲空後坐累免復用薦起爲山東蒲臺知縣有商被盜疑其主人者已誣服原覺有冤爲緩其獄而察之果得真盜入服其明飛蝗入縣境原禱于神一旦大風雨蝗盡死歲以大稔改紹興新昌知縣治如蒲臺歲滿陞河南磁州同知永樂二十年卒于官

職徵錄

卷之五十五

主事

河陰令張公素傳

張公

張公素字玄卿別號檜泉其先爲吳人父景濤嗜詩書工楷篆豪邁特達僑居京師三楊學士欲薦授中書辭挈家南徙占籍淮之山陽寓居清江浦公年總角志趣不羣性資穎敏通五經大義尤長于書旁通陰陽醫卜之說雖專門者所不及貧遭父母喪力所得爲一準于禮領成化乙酉鄉薦爲太學生以天下士自期大司成王公見其所爲文器重之五上春官不利謁選授河陰令初到官適歲大侵餓殍載途又承凋弊之餘百蠹孔棘憂形于色亟求拯拯之方曰是不可以他求也爲之在我由是簡訟獄罷追呼節厨傳平市價禁和買停權稅裁靡文息奢風征徭之缺且亟者不可已者勸民以次而辦其可已者已之得用一緩二之道與民休息民賴以安歲餘病者輿困者蘇民津津若有生氣由是士教以一農教以畊畊然大治庭無敲朴之煩齋有垂簾之靜隸卒倚其杖于壁兩兩立左右結絲網資用有太古之風焉嬰之皆推誠心本直道無一毫詐僞以罔民之意至于勵清操甘苦節不改儒素尤人所難者邑有廣武山政暇邀一二邑博於山酌咏此又俗吏所不暇及者

上司聞而嘆賞將薦之于朝翻然嘆曰化行邑吾
道可槩見矣何必天下哉因和陶靖節歸去來辭以
見志遂連章乞休踰年得請即日飛行囊橐蕭然如
逆旅中人上司蓋賢而嘉之給舟遣驢以行百姓依
依如失慈母磐石而大司徒游河石玲瓏遺愛碑以
繫去思歸臥村中三十年踪跡未嘗入城府田園廬
舍不改其舊若未嘗為宦然日以文墨自娛有掄泉
集敘姓千文和靖咏史詩咏物詩各數卷藏于家冲
淡典雅有陶靖節之風卒年八十有九子雍字堯化
號淮川弘治間以壁經發策南畿未就逮正德年復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三十七

以經明行修徵逮補尋乞終養又弗就踰十年厥考
椿泉養終焉定跡深棲終老弗起鄉人賢之稱曰淮
川先生卒年八十有一著華塵埃芳馨草野不其惜
乎

河南西平縣知縣贈光祿寺少卿王公佐墓表

劉龍

河南西平知縣王君汝弼死於官守弘治乙卯君領
山西鄉薦與予同榜故壤地相接而相與為厚君個
儻有大志素以才賢自負謂功名可立致天下事皆
不足為稠人廣坐中言論侃侃稍欲自見眾為傾聽
既屢屈禮闈受汝寧西平令始至即惠愛為政招徠
失業撫輯其居者汲汲不少暇邑無廢事獄無滯囚
時稱廉平會齊魯間盜起肆行劫掠遠近騷動君曰
盜且至不可無備築城浚池大修戰守具教民日習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三十八

武已而延及河洛聞西平有備不敢犯嘗公出道遇
羣賊欲辱之毅然持正不為屈賊曰壯士舍之第取
其馬而去久之勢益猖獗擁眾數萬奄至城下大呼
曰納我館之出而子女發而金帛則可以免不然且
屠邑君曰是尚可以為邑哉是亦何以令為哉乃誓
士民晝夜嚴兵固守且戰殺賊數十人有酋領躍馬
出君引弓一發斃之賊不忿趣攻益急時官軍皆遁
駐不敢為援凡三日力竭城陷被執竿之旗首使其
黨射君瞋目大罵幾絕復置之地少蘇則挺刃於頸
抑人就跪君罵曰我天子命官爾通誅逆賊恨不

能於有死而已。膝不可屈，遂殺而裂之事。聞朝廷嘉其節義，贈光祿寺少卿，諭祭一壇，廕孤爲國子生。令有司給棺斂，傳送還鄉。思至渥也。方賊鋒之銳，郡縣瓦解，解有棄城遠遁者，有盛其供張宴犒，開門迎款者。士氣不振，聞者大以爲憂。君慮之甚熟矣。先是遣室李攜其子歸家，曰：「不可使先人無後，則以義命自處，分於必死，不待城陷而後決也。」自是諸路聞風死者，相繼城守皆堅，賊奔竄無所於得。今在河南僅殘孽百數，埋伏延喘，搜原剔藪，指日底定，未必不自君發之也。故予始聞君死，哭之以詩，有張巡不爲綱常獻後錄。宋之平三九

計郭令難成社稷功之句，誠知士節如此，賊不足平也。使當時握重兵者能遣一偏裨往援，則城亦自不陷。君亦且不死，雖其身幸獲免，卒獲有立，亦未必烈烈如今日。豈天將啓太平，固欲死君以節爲豪傑倡，首使人人自効以爲反正之計，與論者以睢陽旣陷而援至，謂天以全節昇巡遠爲唐氏興復之基，正此意也。以此防民猶有都卿佐之位，素負時名，當閭閻重寄，顧擁強自衛與賊連和，養成大患，幾不可救者，卒之神人共憤，歸卒國憲，械死於獄，視汝弼之死，其得失爲何如哉。均之死也有輕於鴻毛，有重於泰山。

汝弼其慮之熟矣。予固備論於此，使他日史氏書平賊之功，知有所本，以附睢陽之例。若夫世系履歷葬事之詳，有太僕志銘在，予可略云。

宋史

卷之九十三

平

河南上蔡縣知縣贈光祿寺少卿歸隱節

恩祠堂記

李夢陽

贈節祠者贈光祿寺少卿上蔡縣知縣霍慶祠也正
德七年冬十有一月賊掠上蔡攻其城陷知縣霍
死之其妻劉亦死之事聞 天子震悼詔贈知縣思
光祿寺少卿贈其妻爲宜人製文遣祭建祠賜額
觀管萃樹石表間備矣曰以其長子汝愚世茂
指揮同知次子汝魯送監讀書使文武各紹之國
之遇勤王死事侵而至如此嘉靖七年同知君以署
都指揮僉事來掌河南都司印往縣省謁祠歲久

缺

卷之九十一

七

把謀撤而新之未能也乃伐石立碑以垂不朽於後
人初闢瑾竊柄天下詢譟靡寧於是大盜乘之扇眾
起亂烏合雲擾屬久安備弛民不識兵所突崩燒聚
屠邑煙燄相接賊乃乘勝勒降吏多棄城走者霍侯
固武胤知兵乃增陴塞陞繕甲實庚申令嚴約慎選
謹謀泣而誓師曰今日有死而已退而訣諸妻妾泣
而曰脫城破妾爲死霍侯曰起臺衙屋後賊至汝登
而望之潰汝則死之已而賊果一騎來勒降曰大王
至矣盍辦牛酒犒侯聞之怒執而戮之徇於師曰吾
不貴踐躋徇奴決不共一此天賊聞之乃大怒悉眾

而圍之原禦之力竭而潰賊執之妻見其潰也下臺
而經不死解諸心舉之入死侯之被執也詎時與
怒髮上指妻曾愕顧失色氣爲之憤將釋而用之侯
不屈以刃挿諸口脅之侯叫罵愈厲遂遇害頸斷無
血白氣縷縷若騰龍乃其面猶生也於乎壯哉或問
上蔡之事李子曰道莫大於忠忠莫先於節節莫貴
於義義莫外乎勇四者人臣之要經而君子之大行
也上蔡兼之矣夫以身殉國忠也之久而不變節也舍
生取義義也白刃可蹈勇也一死而四懿具者是上
蔡之行也曰若是則中庸不可能者何曰禮有之矣

獻

卷之九十一

七

君死社稷卿大夫死職守吏死封疆帥死戰陳邑雖
小有社稷焉宰雖卑受之職矣四境是治封疆守焉
起兵拒寇身固帥也故戰陳不死是謂弗勇封疆不
死是謂弗義職不死謂弗節社稷不死謂弗忠夫上
蔡者一死而四懿具者也禮有之矣何也中者正謂
禮者也故天下有必死者以有必禮也孟子所謂與
民守之効死而勿去曾子所謂得正而斃者是也自
教之衰也民見死而不見義於是乎不忠不忠則二
心矣二心則不節不節則無恥矣無恥則不勇於是
視面於平時而甘心於患難虎視鯨威而鼠竄偷生

者不少矣雖然亦久矣安賊之起漁陽也使非二石
張許者則天理不遽熄而人心不長矣哉於乎上蔡
無惡四公矣然夫婦偕也義一之然歟抑刑于寡妻
者素邪侯名思字天錫其先盧龍人也高祖成以靖
難功陞燕山前衛正千戶曾祖旺調茂山祖敬父贊
皆世其官母李氏成化庚寅六月二十九日生侯茂
山弘治辛酉舉於鄉明年登進士第拜山陽知縣丁
父憂起補安邑丁祖母憂起補上蔡死年四十二劉
宜人生成化壬寅七月廿二日死年三十並返荆軻
山而葬實有司管其事立石隧道傍樹坊門間成

陳徵錄

卷之五

報往勸來顯章昭典矣而祠則春秋祀之賜額曰愍
節云贊曰哲人死義能掌斯嗜貪夫苟生臨難則避
惟是哲人死而猶生烈為秋霜皎為日星生為俊豪
死為神靈惟是貪夫有視其面彼豈無死死猶蔡薦
見者唾罵聞者鄙賤維帝降衷均恒同若一念之分
堯仁桀虐或如鴻毛或如喬嶽惟毛惟嶽我自為之
處峻則高居下者卑巖巖霍侯萬夫之特懷武
英聲懿德單師奮泣孤城抗賊孰曰彼眾我視如蟻
孰曰彼強視如狗彘刀頸可斷不斷者心膽氣為虹
奔雷為意怒為之颯憤為之露上帝是訴羣魔意擒

夫死於君妻死於夫代匪乏賢雙之則無天子降
錫贈蕃優血食茲土有恤其宇禴蒸是承清酒肥粢
威儀儼嚴景光輝耀白馬悅來朱旂大霧尸風冷冷
若色若笑殲妖戡厲我氓攸保

霍上蔡墓表

高叔嗣

嘉靖八年秋守河南都指揮軍事盧龍霍君錄其考
上蔡知縣劉宜人死王事事河南高叔嗣讀其書其
奏曰給事中臣瓚言河南巡撫都御史臣璋巡按御
史臣鰲言上蔡破賊殺其知縣恩裂尸四置縣門其
妻先自罄於室 武皇帝曰其贈光祿寺少卿劉贈

陳徵錄

卷之五

宜人錄其子下有司治祠屋共祀事其碑曰賊斷上
蔡頸無血白氣縷縷若騰龍面猶生其傳碑同而與
奏絕異人曰霍氏不忍其酷故傳避之碑蒙其誤始
賊人上蔡城上蔡人相與謀脫霍使一人衣冠偽走
喊呼我知縣來賊則羣執以去以其間使霍可亡去
霍不肯傳皆漏不載傳不可信要之死不可諱徒使
後萬世人疑者當以奏為正於是采上蔡遺事勒石
墓上遺事上蔡始為山陽設法省六餽私費為安邑
不受富民請初富民翁獨死其妻私其貨於養子乃
逐其養子歸其貨于其族以食其妻罷山民之為吏

四

喬世鑑

四六

史 105—273

儀封郭雷毆妻歿獄久不成陳州孔某以負債人繫上官故知君名卽下二事蘭陽君一訊卽郭雷抵罪孔某亦得決平貴勢者數爲言已又行賄至君盡置不理人大稱快焉尙書周用知其能檄令修河未幾河卽就功會御史與縣丞有故以丞有間言于御史御史乃面折君君亦執對種種有狀人以是自爲周憊然自以峭直不容數乞休會有以沁水論君間住乃大喜歸作得失吟以見志因自號宜休子君居官過清苦或勸稍爲子孫計君輒大笑不應歸有東郭下田百畝卽爲園日讀書其中著讀易初筮一川野

獻徵錄

卷之九

聖七

稿二書已又自作像贊自經紀其終事其達生苦此先是中牟訓導何漢清者卒于官無子君厚賻歸其喪新鄭令洪勲以百金託君遺中貴侍膳者無何勲逮詔獄君撫其妻子還之金人尤服其高義云余與君同舉于鄉謂君古之遺直也顧今吏習率喜周容君獨孤介守一意故竟以直廢余益悲憤歎息焉然君去中牟時中牟士皆爲泣下祖送者數十里不絕治沁蘭各一年乃沁蘭人至今思君也余益以是多君

杞縣令龔君之鳳墓志

王世懋

嘉隆間吾鄉有廉吏曰龔君起鳳龔君廉天下莫不聞然官不踰縣令而斥斥而病且死死而幾不能棺棺十餘年而弗克葬里之人至相戒曰欲爲清視龔卿而獨同年友太守張君仲起最深知之嘗謂君吏齊之後一人故當君疾革時仲起倡爲殮已殮而妻子不能祭仲起倡爲產最後爲杭州守將行召其子廷謨等而告之曰若忘而父之在溪土乎謂鄉人吳某有義故宜助吳唯唯謂君從兄邦衡宜爲狀邦衡諾爲狀而志銘則以屬諸世懋曰子同年友之能者嗟乎誰非故人哉且仲起義不獨有之世懋卽不文又烏辭謹按狀而志之曰龔氏其先汴人也自宋殿中侍御史倚從高宗南遷始居崑山有銀杏之祥家族遂以繁衍七世祖桂徙城北之駟馬涇最稱甲族有爲山東布政使者曰理理弟珪生綬綬生武岡州守震則君之祖也父曰淳太學生以君貴贈大理寺司務君少孤以家難依外家周太守居故又爲吾州雙鳳里人始冒周姓名江已改今名字瑞周戊子中應天府鄉試猶周姓壬戌會試始復爲龔吳俗貢士多晚就選人君特年未四十以中乙榜卽授定州

學正者本以貧仕然為學官絕不受餽遺而應
月俸自給風度凝然諸生皆莊事之今司寇公時
為督學使者署考最諸博士州故以屬視學官君獨
爭曰此非令甲胡屬為吃不為屈守謫官驕惠君不
為禮思中之卒不能諸生試有司數不利謂有肅神
祠厭勝其前者君為請於監司而撤之諸武師不能
平以兵禦君亦率諸生應之御史聞其事檄府庠在
卒直君為撤去是歲州舉二人皆以為龔先生毀祠
力也其應聘典試中州故事監臨御史考第之君獨
不肯曰以師聘而以弟子試何居不受考御史顏君

獻徵錄

卷之九十三

四九

鯨惡之抑為同考官比閱卷士皆從外簾取君又怒
曰士可外簾取者胡聘我為拾落卷佳者數爭之顏
君者亦快士顧奇君稍與商甲乙蓋諸省試官君獨
稱得職云自是君與顏君為知己也頃之以薦人為
大理司務會 穆宗登極羣恩司務品卑不得封父
母君糾同職上疏乞恩遂得贈父如其官大理寺胥
史應役者例納銀卿所卿為脫役以親信代會其人
貧不能辦屬君徵之君不為徵卿怒答其隸君亦輒
答堂吏卿恚甚自劾且劾君無堂屬禮家宰楊公心
善君而重違其長謫君為嚴州府學正慰而勉之君

視學篆信五月遷為杞縣令矣杞嚴邑也君置
赴毅然以為國養民自任諸所興革多一意行已
無所顧憚獄囚三百君鞠多寃者一夕盡遣之止留
十二人即司府勾捕執弗與及它檄有弗便者輒罷
之吏恐不敢署君張目曰乃公自為之不以累若竟
牒職往歸德府豪李恣睢殺人賄其令為脫死監司
以君有廉平聲檄覆訊之未至二十里令出迎謹甚
囑君毋竟至縣密遣吏囊千金致之君大怒以囊提
吏額流血被面而去已竟窮治伏其辜人大稱快縣
故有馬夫價五百金或謂令得乾沒君輒庫貯之以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五十一

供往來驛郵之費其居縣自月俸外即薪馬多歸之
官日出二分銀付小吏具飲食所從兩僕人不勝困
皆遞歸官舍蕭然夜自樸被闔門而寢其於苦節皆
人所不能堪獨君性不強自信或所設施不能盡當
其守即設施當而不能婉其辭以故多與上官迂御
史蔣君行縣君供張儉甚寒月鑪炭竭弗繼銜之出
俸金自贍以風君而君故自如縣司召君謂曰按君
嚴重可令坐折足牀乎君曰茲瑣事令安從知監司
皆掩口笑御史故久於杞欲徵君陰事而不可得乃
徵汴官吏皆集杞考剝以疲之最後謂君知若廉吏

卒不任劇何吾爲君調簡可全也君對曰令卽不可
擔一肩行李去耳調何爲者其意如此御史乃竟狀
君不及君聞卽治行杞故事有賢令去諸父老率其
子弟盛儀從擁令游閭巷乃聽去至是爭集堂上而
游君不得已從之縣齋不扃而出萬衆嗚呼各手斡
香行歌前導卽委巷無所不到如是者累日不肯休
時府倅來視篆者見之愧歎而已君業以民力故簡
上官得罪去至所治辦一毫不取之民以是民深德
之乃釀三百金追五百里外送之君麾去不受而周
王亦聞其賢且貧爲裝百金亦不受竟蕭然一肩歸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七

矣其後同年王學士元馭過杞小史出應客客試問
若龔令何如小史應聲泣對曰今實賢寃去耳乃知
君有德于杞人久而思之如此然司府不便君者實
快之且謂君驚禽易彈卒中以蜚語大計被斥人益
爲君扼挈而君更怡然徹所居舊廬以償逋負聞小
圃灌藝其中間引二三後生伊吾敝袍以自給御史
劉君行部問君賢而獎之加禮幣焉其詞頗悉君出
處之槩亦故事所無也居四載疾病後事卒無所備
里人有無行者市義欲爲君治棺君病且革忽張目
呼曰我卽親螻蛄母爲以其棺汗我其行誼之死不

苟蓋天性然也仲起聞之往面與訣爲治棺而哭之
已又告諸同志者鄉之搢紳先生暨予兄而下咸有
助凡三四十輩而元馭自京師聞之遙致賻焉其妻
子以君有貧於世懋欲不賻余不可卒從諸君子後
君乃經紀匍匐愧吾仲起多矣時監司舒公王公暨
府倅吳君等聞之皆捐俸爲助而祭以文藉所得爲
賈由四十畝寡妻弱息得無饑死皆非君身在時物
也君生於嘉靖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卒於萬曆二年
二月初二日享年僅五十有一云配陸氏子三廷謨
國謨聖謨君生而長身玉立清夷寡欲不知有人間
世甘脆鮮麗之奉仕宦不達宜其得天而壽乃竟止
是悲夫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七

河南汝寧府光州商城縣知縣沈君

王世貞

萬曆十年壬午秋七月而沈君之父封工部公卒月
年癸未小祥之又三月而始成葬葬之一日而君忽
暴中風仆於塋益戚毀之極而重以勞遂滅性也於
是君有四弟五丈夫子其處者號之嘘之其任行者
狂走而問醫藥不及則又狂走於梓人得美材焉以
治君後事而君之最少季工部君仰天哭曰天乎遂
奪我伯氏哉則又曰吾曹不肖忝爲先公子而伯氏
遂得趣侍公地下尊螻蟻也夫我乃不能且夫伯氏

獻徵錄

卷之九

王世貞

之死死孝也明年與其孤某葬君於某所而又
哭曰伯氏二十一年而薦於鄉四十三而始成進士
僅一爲令四十八而以先公計歸四十九而棄我於
乎是何成之晚而奪之速也於是手草君事狀以屬
余而俾余爲之志其墓君初諱今聞後改乎聞字貞
儒嘗自號翼亭後亦更號芷陽其先爲吳江之名族
至王父啓仕爲湖廣按察副使以材守著聲信子諱
理出後於仲大父岱娶黃安人而生君後以工部君
貴封如其官有文學風采善談論而不廢爲長者君
十一歲而封公授之書俾默志之則已得五百餘字

稍長強記工屬文下筆輒就嘗受易於張先生能挾
其秘以故遂用易魁諸生爲第三人而其於禮部試
輒報罷然君之脩經術與制舉業益勤當按察公之
卒而里中無賴子搆君于有司數起獄相窘君能不
廢業而因以冒城旦家言且哲於公府事既成進
士刻登科錄當以生齒聞而君其實數或謂減不過
三歲而可以預館選卽母選而更五歲以當給事御
史選母害也且今諸進士誰爲不諱齒者君曰甫仕
而遽欺吾君可乎於是君之齒在百人後而列第四
人不顧也其爲令得光州之商城商城雖山邑而獨

獻徵錄

卷之九

王世貞

當淮祭江黃之會衆民相聚而數以椎剽相雄高
痛以法裁之下令曰盜集而十里之內不合圍者皆
抵罪里中惡少年爲非而不覺察者罪如之有犯亾
所縱舍咸惴惴相戒而邑大豪多入貲司農少府假
表冠文其賤令之官輒相率投謁通姓名而重其幣
歲時刲羊豕射虎豹糜鹿雉兔之類以獻稍熟則爲
具張樂慚令過而鳴焉其又熟則狎令而借其威福
以役使弱小令中悔之則已盡得令長短有所挾持
度不聽不已君至預約東典謁一刺之外而以他物
人者榜至百客入見伏謁咸施唯唯而退寒暄外不

敢再致辭君又能察伺豪過失卽燕處恐悚家若
一令小民鼓腹而遊豪門所遜邑既遠大府鮮約
束隸卒之精名於官者一而私籍者十有所勾攝則
應聚而往穢食徧於隣里君一日而汰者六百人下
今日被汰而入令庭者必成其入丞尉庭者如之且
謂羣吏彼隸一而十之民十其害使若爲所欲爲卽
千今也必成不貸汝於是吏洗手而奉三尺令庭烏
雀下矣賦額故九等而其最上上者往往數姓爲一
戶人自戶者雖富而亦下中之君悉令人自戶而後
第其家爲賦等以故無弗均徵輸者例先易而後難

獻徵錄

卷之九十三

五十五

君於難者急之易者緩之必如限而後已民悅服
所規上下其賦遂起爲河南諸郡邑冠司計大吏取
而式之當事者希權相意行丈田令於天下州邑概
至君獨持不可曰今爲民不勝賦使我多取饒而寡
取瘠瘠者多賦額必減減乃德意也今不能寡瘠者
而但多饒者以取盈而奉好利之孔且夫令不能廢
百務而寸寸度之貴勢之爲彊而姦猾之爲巧胥吏
於中市焉弊且饒寡而瘠多何丈田爲不得已俱勒
從舊貫稍平其太饒者以故商城之田與賦獨不溢
令別以他治狀旌獨不得旌丈田而君行意自若無

別悔始君之在公車而冒城旦言傍及吏弊其爲今
若承爛綴之而已生而善治生則凡所稽考厚實
納便益教民蓄水灌田種粟芋其窪者植麥茨選種
之屬一如其爲農事暇則考課博士諸生經術文流
不倦一如其誨子弟事而其民亦戴之如父母諸生
奉之若明師至兩大試婁中選如嚴邑君亦兩奉檄
分校所得皆知名士前後治商城可四歲餘薦剡其
騰上尚書尺一旦下而已憂歸矣君性孝友贈公雖
甚愛君而御之嚴有過則賜譴責恂恂受之其待諸
弟撫其存者而恤其死者最少季則爲工部君君之

獻徵錄

卷之九十三

五十六

舉於鄉工部君猶未生而後同賜第蓋所師友於君
不淺云慷慨好行義食酒至斗餘酒後耳熱意氣豪
舉無前而晚節溫然自克使人欲傾家釀予與君托
姻婭久卽所聞始而鄉人之善之者十五然不能盡
得志於月旦旣而善之者十九又旣而公弗善之矣
迫君卒而吞嗟涕洟以爲君不死其爲萬石太丘無
難也嗟乎以君之才而屈於年其可紀者僅一令而
已雖然王渙不亦一洛陽令耶而樂府至於今歌之
不衰安知商城之不祠君而其能言者不被之樂府
也又安知百

世之後其後以子志銘而稱君若洛陽
分也所著周易日抄十一卷行于世

汜水縣典史曾泉傳

正統四年七月河南布政司右叅政孫原貞言改汜水縣典史曾泉先以進士擢御史緣事黜降來官水留心民事遍履田廬勸借貸以濟乏絕索勸諭以示勸懲率民墾荒田伐材木貿易貨財以助運田新軍需官有儲蓄民無科擾積其羨餘贖牛以助農造船以紓輓運置館以給顛連之不能舉者三年之間政化大行俗淳訟簡男耕女織家給人足民感其惠爲立生祠以奉之今沒已數年民猶思之官及本官輒嗚咽流涕使天下之爲邑者皆若而人則望

蘇徵錄

卷之九十三

五十七

實旌之

河南開封府儒學教授吳公勸行狀 胡廣

先生諱勸字孟勤先世自大梁徙居於荆至宦海南康子孫居廬山之陽至諱哲者爲永新簿因家焉祖諱文振考諱師尹字莘樂學者稱爲桂江先生元名進士迪功郎永豐縣丞母龍氏孺人以元至順庚午八月生先生幼穎敏方學語時乳媪負之行庭外先以手指地媪莫顧行而過少焉仍經其處復以手指地乃視之得一大錢媪意其欲之取以爲弄指錢上字推媪手置案間由是皆異之七歲時日記書數千言背誦如流十二三於五經羣書之文咸能成誦

蘇徵錄

卷之九十三

五十八

十七八下筆爲文章詞藻煥發卽欲角藝場屋桂江止之曰我在爾且止先生曰兒欲遊戲耳非謂有所進取也弟仲謹英邁俊秀俱負才名人謂之吳氏雙鳳云元末兵亂寇盜竊據互相吞噬先生謂弟曰苟如此何以自生乃以弭盜之策獻元守臣納速兒丁言懇惻切中時弊守臣不能用但曰儒者徒能言耳先生曰盜如是民旦暮不保我豈爲是言耶守臣歛容以謝卒亦莫能用鄉閭日益亂歲戊戌避難於洪時陳友諒兵至洪被圍先生立膝王閭觀其勢甚熾乃言曰使有守賊安得至斯聞者皆壯其言欲薦於

司徒道童先生曰城破在朝夕我豈能坐爲魚肉乎
向王司徒道先生由間道歸歲癸卯我太祖高皇帝
遣師平吉紀律嚴肅先生曰此真王師也向者賊
鼠寇竊惡能有成乃往見總帥時淮南郭公奎爲參
謀相見轅門卽傾蓋歡如平生相與劇談論遠旦不
能寐遂出所爲詩命先生爲編正郭公深相敬愛就
署先生爲泰和令先生以親老辭洪武初大徵天下
名儒先生被徵至京試經學第一銓曹欲置先生於
館閣有旨弗治經者入襍流銓注治經術者俱職教
職以高下分等第三年有成許給傳來朝先生以高
獻徵錄 卷之九十三 五十九
等除武昌教授比至日與學者講明問學於聖賢
傳剖析與義反覆開導懇懇不已諸生才質高下咸
底於成後多歷顯官有至中書參政者有爲國子祭
酒者莫不感德曰此吳先生之教也先生待學者有
如已子其父母曰我能生我子而吳先生能成之我
子吳先生子也當其及三年有勸先生趣駕就道先
生曰吾安於此他非所願人莫能強居數載以從弟
平湯同知孔麟故得解官歸先生將去弟子各持饋
贐先生不受弟子皆泣曰先生卒教我舍我去無以
報其誠而以是爲贐願先生勿固却之有言曰先生

素不苟取遂皆持去及歸惟窮簷盛故衣及錢數緡
而已先生家居遠近學者接踵於門凡有舉必有先
生門人洪武戊辰楚王遣人致書於先生曰人之有
子必得師教之今余諸子未得賢師以教肯典教郡
庠知有學端謹今聞閑居鄉里特遣人招致府中教
諸子讀書勿辭先生往至則特以殊禮居凡十載先
生小心慎密教世子郡王經開論諄勤務盡誠款時
蜀王尤敬恭有白鄂來者必問曰吳先生安否湘獻
王嘗致書問候有詩曰清才美德冠時儒辭翰欣看
逼褚虞自愧謝才思見面故憑海鶴寄音書又曰螺
獻徵錄 卷之九十三 六十一
浦回舟喜遂歸故園松菊想披離醴筵薄設待君久
同賦淮南招隱詩此其略也若其它詩詞稱譽不可
殫紀歲賓興四方交聘以司文衡楚王念先生高年
勿欲令馳驅却其聘幣而自遣以幣如其聘數皆是
者數矣三十五年 皇上蒞祚纂修 太祖高皇帝
實錄召入史館既畢荷賞賚 上閱其老弗任煩勞
優以閑職遂除開封府教授先生訓導學者雖老弗
倦周王自召侍講進待以賓禮賜坐命弗拜贈予尤
厚世子尤加崇愛每見不稱名惟曰吳先生共龍榮
如此永樂三年二月二月卒於官享年七十有六王

及世子不巳遣官致祭賜葬於金明池俸
於鄉配孺人蕭氏賢著閨門克相內事先十年
生學問博達於羣經子史靡不究析雖隆寒
不釋卷至老不倦爲文章溫淳平易不爲險刻峭厲
之言作詩古體追漢魏五七言近體春容渾厚有
唐音臨紙援筆立就若不經思及徐讀之雖巧思者
其能到寫字有晉人風格不擇紙筆俱得其妙常燈
下書小楷片時可數千雖年少者自歎弗及性至孝
友事繼母惟謹待寡姊盡其敬處弟極其和弟沒撫
育諸姪教誨婚娶不失所田產悉與之謙已接物不
獻徵錄 卷之九十三 李十
爲崖岸雖小夫傭奴皆知敬愛見人有善稱道不已
見人有惡嫉之如讐喜飲酒無賓客終月不飲若值
親故傾倒連日不辭胸次軒豁未嘗有分毫塵滓每
於廣席掀髯論辯一坐盡傾常思其先世自廬山不
忘所自來故號曰匡山樵者居鄂又號曰黃鶴山樵
晚更號曰幽翁有匡山樵者集黃鶴山樵集幽翁集
六義齋集若干卷藏于家嗚呼先生才德兼茂學究
天人而弗盡所施終始一教官而已此尤不能無憾
焉者然君子視其在已者爲無歉則其係於命分有
難必者固無所容心焉先生安其所處雖不得位其

造就人才爲國家之用者其施豈不大哉矧遇賢王
尊重禮敬雖漢之申生白公又何以加且以壽考令
終斯其有過人者夫復何憾廣太夫人爲先生女弟
廣八歲時先中憲公見背賴先生教誨粗獲有知後
竊讀於朝日侍先生於史館益得以究所未至義在
甥舅情連肺腑用述先生之行以告于立言君子庶
幾於志有所徵云

教授薛公貞汾陰門表

薛瑄

河津古河東地我先世自得姓以來卽居之鮮有
寓四方者故族屬蕃大不下數百十家沒而葬於汾
陰之南坡者封樹繁繁焉我先考教諭公旣卒於河
內官次其年冬孤子瑄扶柩還鄉里明年爲宣德元
年葬于南坡之先塋前三日自他宅啓先妣齊氏柩
以禮祔又二年瑄服除入朝授廣東道監察御史瑄
竊惟先公先妣鞠育之勤教戒之嚴慶澤之深而貌
未不肖乃有今茲之光榮先公先妣旣相繼卽世而
欲以微祿致滌髓之奉固皆無及是以獨居靜處追
慕音容展溲歔痛心泣血而莫知所措因念昔之
君子追惟莫親而不能目已者必有纂述之詞勒之
金石以發揚先德若柳子之紀其先侍御歐陽公之
表隴岡是已顧小子瑄曷敢自附於前賢然念大恩
之莫報抱終天之大戚而所以表述先德之心出於
悲思繾綣之餘而不能自己者亦竊冀其萬一焉是
明撫取先公歷官行已之詳敘次如左先公王於元
季甫七歲先大父卽授以四書先公誦習晝夜不輟
比十餘歲皆能暗記不漏一言旣而以選拔爲縣庠
弟子員益肆力於經史子集諸書時國家肇造典章

獻徵錄

卷之九十三

本主

四

獻徵錄

卷之九十三

本主

百度以元季科目文字過於冗衍而古賦乃詞章之
流遂定新式皆從簡約而古賦易之以論文格旣新
士多病於舊習而卒莫能變獨先公以經理衍爲舉
業卽合其程度先進老生皆推讓之而後學小子有
所述作學官儒師必悉令先公爲之刪潤焉洪武甲
子行科舉法先公以書經應山西鄉試一往卽領薦
明年爲洪武十八年試南宮授北平真定府元氏縣
儒學教諭年二十九矣時建學未久士荒於習先公
以身率之時束以敘條比及九年而諸生行業可觀
者衆官滿赴闕 太祖高皇帝詔吏部擇儒官可備
顧問者吏部以二十員名上而先公與焉每旦禮官
引入敘立於丹陛內百官退乃退 太祖高皇帝嘗
御奉天門命諸儒臣講五經先公講書大禹謨音暢
義明克勤宸聽及罷流輩咸推遜焉凡三閱月乃授
河南開封府鄭州榮陽縣教諭其先校官以教無成
績罷去先公深念教法囑弛無以稱育才意乃擇諸
生之秀者列之別室爲定程法以嚴督之餘亦因其
資使進於學先公率以五鼓而作終日爲諸生盡所
以誘勸磨礱之道或至日中未食亦不知倦也如是
有五年諸生業已就緒以北方罷學又官四川馬湖

唐平夷長官司吏目其地古西南夷去中國紀遠
殖輩皆幼先公携持以行水陸間關萬里
則人皆夷獠雜類野無良田率芟山而火之則耕
獲苟以給食江流迅暴每盛夏水漲則舟楫不通
旅殆絕官無廨宇俸無儲積先公不以其地僻惡介
意欣然結茅以居資以衣食克已守約一毫無所私
於人或至食不繼累日怡如也先妣復能薄衣食安
貧淡以助其廉於上下以賄交者一切閉絕惟於民
事則盡心焉若饑渴之於飲食故人雖夷獠亦皆心
服而樂道之永樂紀元詔諸改官者悉從舊明年冬

獻徵錄

卷之九十三

六十五

復任榮陽舊生卒賴成就而資任用者比跡相望任
滿移官王田勤誨如在元氏榮陽時固無怠人才亦
不減於昔九年爲永樂十七年徙教鄆陵丁先大父
憂去官繼丁大母憂家居五年起復爲河內教諭到
官未久 仁宗皇帝御極朝京師歸道病與至任卒
洪熙元年三月初一日也享年七十有一矣嗚呼我
先公自讀書應舉入仕一聽之自然未嘗少屈以干
人歷官三十餘年教人治民必勗必盡不以秩卑
薄而分外有一毫僥冀心是雖不得大行於時而
持施措亦可槩見矣先公天資謹厚簡澹寡欲即

不妄嬉戲在庠端坐終日出入造次以禮自持
老當至於變色每休假歸入里門恭謹過甚見老少
咸接以敬讓無毫髮矜傲能鄉里父老至今談先輩
在庠序有行義者必舉先公爲首其在元氏迎太父
母就養極恭順之道俸廩餘資一錢尺帛皆歸之太
父母室而已無私積於宗族尤極念恤於子孫尤極
慈愛事上恭而不諛處僚友和而不比奉身極儉一
裘纔或數年不易食取充腹而不屑於滋味衣取雅
潔而終身無文繡器用粗朴而不求華巧衾褥用人
布爲之不厭所至廨宇因其故而無所增飾雖或文

獻徵錄

卷之九十三

六十六

樽隘陋風雨不蔽而居之裕然囊篋不問有無惟於
爲學爲教則汲汲若不及至白首皆然與衆會集或
縱酒喧曉已獨默然靜處若無所聞者性不喜酒飲
不過三爵教人以身先之每日常以雞鳴而起未有
至旦而出者教瑄輩爲學以正心脩身爲切要瑄少
性急易怒嘗大書于牕曰暴怒猶有亦宜戒之瑄自
是痛自克治而不敢恣戒家人衣食以省儉或見飲
食稍豐必輒蹙曰汝等不知農作之艱難而乃如是
其爲學以義道德爲本經義以先儒氏說爲主爲
文詞以理勝而不爲浮靡論道以三綱五常爲大而

和怪之說無以于其思嗚呼我先公處心制行
爲學之正自少至老無所矯易又可見矣重以太
母義方之訓培於前先祖嬭德之賢助於內故居易
履順保節遠尤永終官祿歸祔先塋誠所謂善終者
矣而小子瑄又以庚子河南鄉試忝登辛丑進士第
始仕卽叨清要所謂鞠育之勞教戒之嚴慶澤之深
誠不可誣而罔極之恩旣無所報用敢僭撫歷官行
已之實流涕頓顙表於墓次以明我先公承休於躬
行慶于後者尙未已而我後之人當恪恭孝思永永
自先德以求無忝所生云

序徵錄

卷之九十三

李七

教授姚公達墓志

陶琰

公諱達字文達姓姚氏世居絳之王村曾祖諱肅祖
諱實一父諱方世有隱德母宋氏生公幼岐嶷異凡
兄讀書過目輒成誦平居沉默未嘗出一妄語弱冠
游郡庠遠近知名且孝友天至事父母得其懼心處
兄弟怡然相愛有漢姜氏共被風中歲父母以豕指
繁碩令析烟公不得已勉奉其意於是土地則取其
磽瘠者宅屋則取其隘陋者人或爲公有不滿公曰
此皆吾父母所遺物使吾兄弟能有之卽吾有也鄉
人逮今稱公之德不衰成化中父母相繼卒公哀毀
歲徵錄 卷之九十三 本八
幾不復生泣血三年飲食不御酒肉成化丁酉以詩
經領山西鄉薦明年試禮闈以乞榜授陝西宜川訓
導至則教人以正心誠意之學每以身先之不期年
而士子皆有所矜式蒞任比三年直歲大歉乃泣曰
餓殍盈市野未知吾家兄弟何如卽遣男偉抵家攜
兄姪輩居宜川資俸以養九年滿改授宣府萬全等
衛訓導衛素無儒學生徒儉五百人皆性資粗鄙誠
可謂化之難及者公請于當道始新學官置學田每
旦坐堂上進諸生講經史及武書懇懇忘倦是以建
學甫八年而京闈中式者二人襲父職陞階至叅將

遊擊者三人指揮千戶百戶三十餘人故諺語曰陞陞文武臣多出先生門巡撫宣府都憲三山陳公欲以殊績聞于上薦公會試拘於例不果有生徒連姻國公者恃勢競貢誣訴於都憲甘陵馬公遂下公於獄公守正不屈而邊閫重臣皆稱公德於馬公竟不罪且獎勵之同寮訓導郭鼎以疾卒於官貧甚不能促裝公捐俸金贈之又請諸撫巡移檄各衛贖金若干俾得還鄉實公之所助也秩又滿縉紳士夫祖餞於門外且為詩卷留別門弟子戀戀不能舍相率送數百里灑淚而別之京師曹以績最陞河南考城獻徵錄

卷之九

九

焦大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九十二



焦大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陝西
布政使
孟麟
寧化龍
參政
陳觀
平思忠
陸溥
王光祖
趙雲翔
參議
李泰
賀欽
盧襄
按察使
王英
副使
謝平
劉安
張原明
周軌
李岱
祝泳
于璵
王徽
戴恩
潘高
何自學
莊觀
白侃

劉瀚	何景明
王鳳奎	邵蕃
徐聯	唐市介
章襄	劉從學
葛革	劉效祖
黃卷	梁承學
沈敬原	梁策
盧學禮	石繼芳
薛綸	
命事	
陳徵錄	卷之九十四目錄
林嘉猷	呂益
劉道立	張璉
知府	
戴浩	劉昭
郝鑑	曹琥
府同	
朱光霽	
知州	
李英	施文顯
柴廉	吳懋

知縣	
孫墜	王命
教諭	
殷奎	
訓導	
蕭岐	徐聰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九十四目錄終	
陳徵錄	卷之九十四目錄
	三

陝西

布政使

陝西布政司右布政使孟公麟墓志銘

皇上自興邸入正大寶剗宿弊溥鴻恩起羣英一新
庶理曲阜孟公西野以福建右參政家居奉詔復陝
西布政使公感激疏言二十事曰端聖學任輔臣
勗大臣選諫員信詔令順時序隆儉德遵律條省工
役黜貪殘崇褒賜敦師儒重撫按慎守令悉細微飭
清節詰兵戎久將令儲倉庫禦盜賊明達剗切多見
錄錄

採行衆於是知公之可用者未盡而又冀公之復用
也未幾公竟以疾終於家嗚呼惜或公諱麟字瑞魯
別號西野姓孟氏其先自楊州徙曲阜塔於臧氏因
姓焉至公弟司寇公始復其姓曾祖諱貞考諱紀儒
學訓導學者稱樂山先生以公貴屢贈工部主事員
外郎妣李氏贈安人加宜人後以司寇考洎祖皆贈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妣洎祖母楊氏皆贈
淑人公方姪樂山公得奇夢有金梁玉柱之語彌月
公與司寇公同蓐以生資凝重性開爽早克自樹爲
文辭下筆濳濳見者奇之癸卯領鄉薦甲辰登進士

第授工部都水司主事監稅餘杭衆稱廉平博學

司員外郎又陞郎中督修益王府第計公費同事者

斂手受成歸視司事規畫有方貪商猾匠計無所逞

丁內艱服闋改都水司提督南直隸水利六事於凡

侵河防占官湖者痛懲以法勢家不便陰爲之媒孽

改虞衡司在部凡若干年始終一節兩膺勅命由承

德郎晉奉直大夫以資望擢山西右參政兢兢効職

再擢陝西右布政使以前任勘鹽事左遷浙江按察

司使轉福建右參政巡屬督速頑者爲梗器者和之

故公致其事以歸公居官清慎委身許國第以方直

以徵錄

時未究於用家居孝友耽經史所著述平淡有理

推以教人多成就者

布政張原明傳

朱睦㮮

張原明字孟復儀封人也正德六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陞郎中清嚴明慎江彬錢寧嘗以事謁原明悉峻卻彬寧街之十四年 毅皇南巡衆情洶懼變於是原明與郎中陸偉等合疏入諫意指近倖盡感上怒罰跽門五日杖三十奪俸六月及彬寧事敗原明補四川按察副使今 上嗣位旌其忠原明特加正三品俸事陞甘肅行太僕卿布衣張紳獻書闕下言原明李時董玘輩宜屬以軍國大事不報後數年原明累遷陝西左布政使以疾乞休詔進光祿寺卿徵錄 卷之九十四 上

卿孫鹵舉進士嘗尹高平有卓異之躍擢禮科給事中累遷吏科左給事中所上數十疏皆切中時弊雖批鱗弗計也

陝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甯公化龍墓志銘

余繼登

甯公諱化龍字文明號雲田保定新安人祖志太父節俱以公貴贈封中大夫山西布政使司右叅政祖母麗張母吳俱淑人公生五歲始能言比就外傳一意問學十一能文十四補弟子員十八廩於庠萬曆丙子舉於鄉丁丑第進士戊寅授中書舍人已卯册封周藩辛巳以考最封其兩尊人壬午陞工部都水司員外郎視慈寧宮養心殿諸工程夙夜勤事有尚方膳醴之賜旋以大慶恩加封其尊人如其官甲申獻徵錄 卷之九十四 四

督理京城街道卽以其年權稅荊州公至荆主在禁奸節費通商惠民比得代課無溢額橐無私裝荆之人士爲詩歌以頌之丁亥督修胡良巨馬二橋日與中貴人處調停節縮不激不隨工竣賜白金文綺晉虞衡司郎中加俸一級公主虞衡一切規畫厝注誠心爲質爲大司空所倚辦聲稱藉甚己丑陞山西按察司副使備兵赤城赤城密邇虜巢青把都安兎諸酋環其外而史車二夷處其內爲邊陲重地公爲明約束嚴號令懲偷惰之習清虛耗之蠹凡所經理悉綢繆大計謂龍門虜衝獨石隔遠裨將一人難於兼

自於部使者增參將一人分守其地庚寅史車
出塞議者紛紛遂至易置諸將吏乃移公適
公無幾徵見詞色卽候代猶日督將士嚴兵保境
寇至者未幾史酋率所部寇龍門公督游擊杭大才
與戰於唐子衡擒酋女所捕虜斬獲甚衆詳見督撫
疏中公旣至潼關念關地據黃河上游控制三省秦
之襟喉急以暇日塹土堙谷練兵積餉關若益雄而
盜賊屏息壬辰陞山西布政司右參政理屯糧賑通
負滿三載陞陝西按察使適當計吏其臧否一裁以
至公至盟於神誓不欲以愛憎爲毀譽戊戌陞山西

獻徵錄

卷之九十四

五

陝西布政司右參政陳公觀傳略
陳觀字廷賓洪武中應明經少負雋才通經史百家
學善屬文遭元季亂輅迹丘樊不干仕進自號莒峯
畔隱子與鄉人方時舉郭惟貞族人本初等二十二
人作真率會會必選勝而游分韵而賦兼申之規言
以道義相切劘有靈山文會集行於世明興詔郡國
舉遺佚觀應經明行修科辟本府儒學訓導觀素以
文行爲鄉里所推及補郡校官抗顏師席諸生翕然
宗之多所成就開四歲有應詔薦觀文學者卽被召
命至京師朝謁觀踞眾人中獨頎然首出而貌復舊
獻徵錄 卷之九十四 六
高皇帝額問曰彼頎而哲者何人也觀出對上
試以王猛捫髭論稱旨不數月擢陝西布政司右參
政觀在陝歲餘奉公愛職以廉謹稱一日上忽馳
符徵之時非輯瑞之期而赴召入覲縉紳榮焉及陞
見上諭旨曰爾可侍吾左右觀頓首謝於是日與
宋學士濂等侍上備顧問至脯廼休出勅大官再
賜食觀既過天顏上益察其恭誠嘗命撰鍾山
賦應制立就上嘉之於是有意大用觀矣無何聞
祖母哀奔歸賜之錢幣益異數云服除赴闕未及改
拜以疾卒年四十有九觀起自卑僚持承簡注衆莫

小佇其顯庸而觀乃卽世士論惜之觀持身守官動
皆不苟而於清白一節尤其所長見孫或從容問陝
產金其鑛何狀觀驚曰吾待罪藩寮幸不挂吏議足
矣何金之問耶故其卒也妻子困甚子熊以貢入國
學領永樂乙酉應天鄉薦上春官卒

七

陝西布政司左叅政周公琮墓碑 楊溥

監察御史周軌其先大夫叅政公之事行泣拜金
曰先考歿於王事葬既有年而墓石迄今未有銘不
肖孤竊聞先考嘗得識先生敢以請余固嘗慙叅政
公之歿復悠軼之情乃敘而銘之公諱琮字仲方世
家鄂之崇陽大父諱均叔元宜春山長父諱德先以
業儒世家母李氏父幼警敏稍長游學邑庠篤志進
修遂居太學居上舍洪武癸酉擢試刑部郎中尋真
拜階奉議大夫戊寅遷浙江布政司左叅政居三載
以母憂去官永樂初調河南未幾調陝西己丑冬奉
命偕戶部侍郎左獻揔軍餉於邊事竣還遇寇與敵
死之定永樂庚寅三月廿五日也時年四十有八公
爲人端重諒直當官處事以義爲制不以利害動其
中故所至有爲自諸生起贊邦憲推謙詳慎多所平
反人以爲難及爲叅政三任皆名藩而陝西尤爲重
地公治十年所部吏民咸便之及以軍興出督餉事
決策前進不憚艱險期以大丈夫功業自効而不幸
以死嗚呼惜哉軌亦清慎有父風自太學生擢令歸
安用知者薦徵入爲御史

參政平思忠傳

平思忠吳江人初爲縣小吏永樂中被薦授禮部主客司主事進郎中時文皇方事招懷主客務方殷思忠有精力事皆立辦尚書呂震特器之俄以事下獄北虜入貢他任主客者皆不稱旨震因以思忠爲言卽日赦復其官時以給事中楊弘弼爲陝西布政使清強有力者伺察之遂拜思忠陝西參政未幾爲人所誣謫戍北邊會有詔市馬西域以思忠管官主客多識賈胡詔釋其戍給冠帶隨太監劉馬兒使吐藩諸國而還後卒於家初郡守况鍾官主客與思忠有

獻徵錄

卷之九十四

九

之分至是數延見思忠執禮甚恭且令二子給侍曰非無僕隸欲使兒輩知公爲吾故人耳其見敬如此然思忠居貧自守未嘗以事干鍾人尤多之

陝西布政使司右參政李公岱墓志銘

王雲鳳

正德庚午冬余謝病歸山樂平李公來會公以刻鵠琮事曰琮狼黠人也初守南南京欲陷縉紳不測之禍以立威馭縉紳細誣訐臺諫數十人謫以去勢益張又連訐諸司官俛首就逮冤鬱不伸念余幸蒙恩爲言官不可坐視然人方縮閤莫敢誦言攻之異時一二雄鴆敢言之士皆以時不可爲解一日余騎馬出門墨墨獨行忽遇郭御史者告之故郭欣然同議乃歸疏琮大罪數事合同官上之琮遂下獄以死

獻徵錄 卷之九十四

公爲言官所論列關於朝廷政治之大者雖多惟蔣琮則當其寵幸初隆之日尤爲人所難余別去數年而公病又數月而計其子天衢以教諭沈盤狀請銘乃逸其事公之告我有以也夫按狀樂平之李先世爲平定五代祖諱唐自平定來生五子次子諱從善公之高祖也曾祖諱李忠考諱寧皆稱長者而祖尤爲人所信服年九十以壽遇詔冠帶考以公貴封南京刑科給事中進封南京光祿寺少卿妣劉氏封孺人進封宜人公諱岱字宗岳生而穎異長能文魁其儕輩家貧嘗躬枵曰以養親夜南敗鄰人之垣若有

藏物家人欲取焉公聞而止之翌日其家始覺得錢
數斛邑人有受金縱盜而情可原者縣令與其人有
仇欲致之死翟清者被怨家誣死公皆營
辦得出登成化丁未進士弘治二年拜南京刑科給
事中直聲上言檢身求言敬大臣謹天戒諸事多
見采納尚書鄭時不職內官張廷縱恣殺人都御史
秦公紘爲安遠侯柳景誣奏公倡諸臺諫言之奉竟
得白時罷去廷寘於法又言前威寧伯王越不當貪
緣起用公內炯弗襮謙抑簡靜爲言官數年不形矜
色至有檢覈勘問之事人必稱平十年遷南京光祿
卿徵錄
卷之九十四
寺少卿每歲上供天鷲鹿腊皆以樊籠生致於洞庭
嶺海五六千里之外民病之既腊或不堪充慮公於
太宰倪公因災異陳言及之止徵其直上供法醢每
歲酒人綱送用舟八十餘艘役夫爲奸且不時至公
爲之籍使有統紀弊遂絕又爲籍以稽錢物出納增
糧以蘇庖人之困而餘子前爲光祿者率以暇逸自
諉公每日事事諸廢皆興見者改觀正德三年考績
至京時劉瑾用事大肆饕虐公卿而下皆不以略通
多至數千金少亦數百金公無所覬或曰君禍至矣
公曰命也奈何竟出爲陳州守居無何吏部薦公爲

太僕少卿瑾識其名乃令致仕公不戚而喜於是士
大夫歎公有守云瑾誅公當內遷乃外補陝西布政
司右參政未行丁父憂卒年六十有八

陝西布政司左參政陸公溥墓表 邵銳

予同年友錢塘平野陸公以江西左叅議權陝西左參政行至靈寶而卒爲嘉靖戊子五月也年才四十有五平野爲人冲淡雅素退然書生也至論大事決大疑慷慨激烈屹如泰山喬嶽使天假之年其豐功偉績當與古大臣齊驅並駕而僅止此悲夫歲甲午予以僕臣歸農乃平野墓木已拱宿草斯零矣悲夫悲夫雖然當 毅皇帝時寘鐫謀不軌逆瑾內應齊魯魏賊從中起天下益岌岌矣公筮仕職方相大司馬運籌決策動中機宜大司馬不能一時舍公羣

獻徵錄

卷之九十四

十一

克竟以次授首易危爲安公益養之素矣豈尋常微幸機會者耶既而 大駕將南征公與同省諸郎伏闕諫止廷杖幾斃予家居得邸報爲歎歎久之今想像其意氣猶恍然在予目也公可謂不死矣予又何悲公諱溥字元博別號平野丁卯舉於鄉明年戊辰成進士授兵部職方司主事壬申考績封母胡妻吳皆安人乙亥丁內艱戊寅起復補武選司員外郎已卯進武庫司郎中尋改武選辛巳考績封父清河今如其官贈母封妻皆宜人出爲江西左叅議 今上收元詔蒙先朝諍臣加俸一級甲申例賜封君服如

丁亥假事歸省戊子改官陝西二子相視以子綴公未行乞表其阡嗟乎公世系里居與駁歷政績之顯著大參公志之詳也予可以無及特表其大都足信於後世者如此夫士平居放言高論奮迅激昂古今不少讓假令與公較似不及至臨事變若彼者則已厭畏若行露矣疾風勁草不其然乎與公同枚者江翰林暉仁和人可謂抗之二難云

獻徵錄

卷之九十四

十一

陝西布政使司左叅政祝君詠墓誌銘

羅光

君諱已丑進士中有碩然偉丈夫豐頤環鼻而美髯
舉辭選訥不問可知爲剛正恢弘人者衡陽的嶼祝
君也余少時喜與同年談學君嘗師事湛甘泉先生
向余無支語慨然若有餘思心竊奇之以爲他日磊
磊縉紳間必是人也是年授戶科給事中壬辰轉兵
科給事中在言路七年竟以方鯁忤時倖臣請內府
曰權代俸戶部許之君疏不可擅損上供竟廢閣癸
巳星變有巡撫黨執政者故指事應爲解君應詔力
獻微錄卷之九十四

廿五

破其奸其辭曰瑞曰德應變緣政起古之明訓也某
本市井無賴輔臣汲引驟至顯融不知圖報敢以瞽
史飾辭榮感聖聽罪在不赦執政懼面詰曰子何獨
無舊詩君拱手曰某不敢以門生私先生負天下執
政心銜之無所泄會甘肅諸夷入貢誣訐撫鎮大臣
聽之罷州威嘖之懼激禍禍議不能決乃命公同大
卿少卿蔡君某往驗將陰中之比驗覆君以所計坐
諸夷羣心不復株連事遂解執政計沮而君出入邊
境目擊險易虛實之故數數論列如燒河套復屯田
諸議又爲當事所忌乃棄其未返詆吏部出爲太平

知府三載骭髀視昔不變巡按子貨馬虐民且挾有

司爲利君怒將執之而巡按又惡其直已嫁不根語

劾君事下巡撫君兩疏其寃竟得遷仍上遷兩淮鹽

運司同知未幾補贛州知府贛境多盜督府憲司蒞

之憲司嘗令賞捕盜者其其賊不實乃屏人謂曰

吾知某非盜若奈何枉之瞋目視捕者捕者搶首不

能對具吐實立反其獄憲司不勝忿與巡按共擠君

君再引疾求去上不聽尋陞四川按察副使備兵

松潘是時西南夷騷動君乃兼程往視出鳥道徧歷

林峒撫視籌畫條其病利與巡撫王公大用意合二

獻微錄

卷之九十四

十六

年松潘無事擢陝西布政司左叅政而疾漸作無何
罷歸是時土風尚通君所持乃直信已意不少貶其
齟齬無足怪也君雖屢挫然矻矻民事惟恐一日蠹
食在戶科嘗論賦斂里甲數事行之民間衡卒輪戍
廣西邊衛多瘴疔追逼日密公私兩困君疏罷之全
活甚衆初至太平禱雨雨至蝗不爲災減額郡供應
即督府憲司無所避至今額人德之自罷歸即居岫
嶼不復往來城市城市人亦不知有岫嶼關說僞禮
不至庭戶嘗與余爲衡山盟間數歲必遣人問訊今
年復書不再月而君逝矣君名詠字鳴盛其先郴州

公諱光祖字子孝大名魏縣人也其上世出晉黎城
五世祖鳳穩遷於魏之方里鎮鳳穩生資資生玘玘
生文皆隱不仕文生贈御史公璠璠娶於申生二丈
夫子公其長也申封太孺人公生有殊質玘諸生間
經行甚著嘉靖癸卯舉京兆省試其明年甲辰第進
士授夏津知縣以外艱去服除補陽信其治兩邑皆
以行能殊絕課最東省送召爲監察御史兩邑之民
思之皆尸祝焉公旣爲御史巡視都城以法繩貴

狀後錄

卷之九十四

十一

陝西布政使司右參政王公光祖銘

于慎行

公諱光祖字子孝大名魏縣人也其上世出晉黎城
五世祖鳳穩遷於魏之方里鎮鳳穩生資資生玘玘
生文皆隱不仕文生贈御史公璠璠娶於申生二丈
夫子公其長也申封太孺人公生有殊質玘諸生間
經行甚著嘉靖癸卯舉京兆省試其明年甲辰第進
士授夏津知縣以外艱去服除補陽信其治兩邑皆
以行能殊絕課最東省送召爲監察御史兩邑之民
思之皆尸祝焉公旣爲御史巡視都城以法繩貴
不少假貸大將軍鸞憚之謹飭門下毋犯御史出按
遼左虜嘗一入塞將吏受公指畫多所斬獲而以遼
帥某不奉法上書劾其罪狀帥遂誅死故相嵩虎帥
而心嫌公則遷公汝寧知府會吳中有昂寇簡二千
石才者往則調公守蘇州未至而寇去吳轉掠江淮
以北則調公守登州公歷兩郡所在惠政流聞士民
德之如其邑吏久之乃擢爲湖廣按察副使備兵辰
沅再擢陝西右參政分守涼州兩居塞徼威聲遠播
蠻夷懷服是時公資望益重稍遷卽至開府顧以母
太孺人老家居不能從日夜念之數有歸志亦會爲

忘者所中遂自免也公天性孝友內行淳和居官所餘俸入多推以與弟光考不問其出入口以歡大孺人其瞻施宗黨族有義田里有義塾有倉以賑有城以藏魏人頌之初公姊子鄭柱史與行同古士口公平生甚悉至是以承烈求銘迹公素所蘊積有長者風乃其所居官彈劾不避城社身可摧抑而志不可撓烈丈夫也異日者邊事敝甚其故在刺察之臣與守吏比而謾上飭劬爲功遁誅得實令上不聞輒敗如公之刺遼帥安得有謾上者卽邊事安從敝也

卷之九十四

七

七

陝西布政使司右參政于公瑱墓志銘

于慎行

子冲姓于氏名瑱字子允授更名達真因字子冲其先文登人也徙家歷城爲邑右族幾傳至太公溥太公故溫厚而以儻好遊稍減其產娶索夫人舉壯子前死以史夫人善室最晚乃得子冲子冲年十二三時魁梧豐下矩步方裾狀如耆宿資質殊絕目所暫覽無不覆記爲博士文業名伏一時嘉靖己未故大司空朱公開府東省爲郎君可大除舍求諸生年相若者與同研席學使孝豐吳公曰吾有兩于生晉國士也請置館下而子冲及子從府中執業矣其時可大年十一歲子冲長二歲子又長子冲二歲皆以總角操函伊吾應和輒能上下千古劬及百家交相得也居三年而別子舉南官子冲可大復遊任城邸第文聲交進相擊揖大河登雲龍山上忼慨悲歌而子方卒業詞館得子冲所爲歌詩恍然自失謝不及遠矣蓋是時子冲已從其邑李滄溟先生遊李先生於當世士少所許可獨進子冲與語若將以不朽托之而一時名家如王長公輩亦從李先生所識子冲而奇焉子冲雖爲諸生名已噪海內而子乃始操

爲聲病宜其遠也子冲既以萬曆癸酉舉東宮
都試明年竣試禮部以太公病馳歸提至而太公
後三年丁丑乃與可大同對廷試彼時可大聲名亦
燁然公卿間矣會有詔選吉士衆謂二君者卽不事
射覆可知也然皆不被選而子冲與同時名士沈箕
仲屠長卿輩相倡和爲歌詩名滿闕下卽沈屠諸君
子亦無不避席揖子冲者子冲以射策高等選爲澤
州知州澤州河東支郡不隸大府而得自治其屬如
大府二千石職也子冲自諸生時浮湛閭里習知民
事一旦試爲郡精核文法洞察情僞所興建便宜釐
革弊蠹皆老吏所不能爲戚惠流通上下懷服治行
爲第一居五年召入爲兵部員外郎會上相閱山陵
行出倉猝主者慮不能辦以子冲材任煩劇拜爲山
西僉事備兵昌平入曹未滿歲出爲方面故事未有
也昌平陵下小鎮戍士不滿數千二三奉邑故皆赤
壤無可供億車駕三歲中四出千乘萬騎紛屯原野
而子冲無困苦色予時從在豹尾中每過子冲卽卮
酒從容達夜終不聞吏士前白事也而馳道鉤陳掃
除供張從官羣臣卽次如歸無不出子冲所者其能
以整暇任重如此時羽林七校及漁陽上谷中山將

士夾道爲營惟子冲所練毅騎錦繡相翬旌旆悠
甲於諸營從官咸指目問之交稱兵使者材也子冲
善董將軍董將軍者名一元兄弟更爲大將精騎射
有才畧而子冲亦能馳駿馬挽強命中居閑輒相與
戲地爲營壘羣材官健兒角射殿最賞罰以爲常或
其獵平原血懸麋兔熾火草間酌大白而啖之歌而
相樂也諸材官健兒亦皆相習以射爲戲不數年昌
平得教士數千有古幽并年少風矣大司馬知子冲
材可任衝邊請以爲山西按察副使備兵薊州薊州
者古漁陽塞也地居左輔當虜所入道備兵使者往
往卽拜開府故以屬子冲云子冲至而董將軍亦從
上谷移屯北平塞下與子冲同事相得益歡稍稍取
戚將軍所建後所廢墜者一切補苴規恢軍聲大振
而會董將軍爲忌者所中解卽罷去以張將軍來代
張將軍者上谷人亦嘗與子冲同守昌平一日馳而
失輜墮子冲笑顧從騎前掖將軍也射又負子冲所
因內愧恨之至而與子冲相左中丞臺有所欲護子
冲竟置之法中丞亦恨子冲張將軍出故政府門下
心知中丞指而力能中之政府主爵弗能難也遷以
爲河南參政曰極知其才望特少抑之耳子冲在北

邊久雅欲有所建樹及徙內地官雖少進實無所施
 固不能無鬱邑去之明年值萬壽聖節奉皮壁入賀
 因以母病請急罷歸歸之明年朔方軍變東師兵
 臺諫爭薦子冲從告中召起補今官然不遂用之行
 間而以爲笏道亦非其好也念欲上疏謝不出子馳
 書勸之曰國方有難不得以親爲解送趣裝而西行
 至河內輒病瘧疽痛數日渡河又沒其所乘善馬心
 甚惡之西至興平疽大發臥故人李公舍使使上書
 未報而子冲卒嗟夫以子冲之才無論位遇乃所就
 若此惜哉子冲爲人沉雄跌宕器識絕人規畫事機
 皆有人略不爲踴躍之算其才縱橫險易無所不宜
 而不能爲浮文小禮以適人耳目平生尤慕俠節卽
 邑里少年聞雞鳴鞠鳴瑟踴躍之娛亦無不與其間
 而不能與俗士俯仰雅以文章自命睥睨千古客談
 藝文其側輒白眼仰天爲弗聞也平生所心服者惟
 其師李先儒一人而已其爲文脈規意象本諸李而
 不純用其體稍按事實更爲平易歌詩沉雄廣雅卽
 未至李而能不失其法要其所已得業足稱雄一世
 而著述未廣少所流傳爲可恨也子冲同邑所善卽
 上子利子長者故太僕少卿鯨也長於子冲

而屬甚卑子利則同舍生此兩君名聲輟藉卓然不
 皆子冲所厚善而子長與子同年遊亦甚歡欣
 與據其行事紀之云子冲卒數月可大以高官奉
 官適居田里過而哭子冲與子別去子冲生嘉靖丁
 未卒萬曆壬辰得年四十六歲

狀後錄

卷之九十四

書

陝西布政使司左參政趙公雲翔墓誌

公趙氏諱雲翔字元舉諱峰其別號也自前世爲平陰人代有隱德父諱廷寶累贈陝西按察副使母蘇氏累封太恭人凡有四子而公爲長公生而迥秀不羣績學上文號爲儒士隆慶丁卯舉山東省試明年戊辰第進士授文安知縣視事踰年察能調遷安威惠流聞課最左輔召入爲戶部主事司推滸墅監允湖湘皆以賢聞復改兵部歷武選職方郎中贊襄區畫事有成法大司馬倚重焉擢拜陝西按察副使兵備榆林治餉理戎軍聲大振三年秩滿晉本省左參政徵錄

卷之九十四

廿五

政備兵如故以太夫人年高疏求歸養撫臺梅公固留不可會丙戌大計言路有忌公者臨期竄入其名有詔賜罷而公已解組歸矣制府部公聞之大憤曰以趙君之賢中考功何等法也疏訟其冤詔下按臺核狀未報而朔方兵起諸大夫將以邊才薦而公病困遂不起矣公爲人魁岸豁達豐下甚髯舉止闊大不爲小文雅善談說捧觴揮麈雜以諧謔終夜不休有味乎其言之也論事當成敗與邊圉大計咸如燭照事無難易迎刃而解人所憂顧一笑有餘其在文安築隄障水民不爲災嚴備盜奸寇竊遠迹邑多中

貴操縱失宜舉能梗化公一切解去邊幅接以恩禮而法紀明肅無所假貸中貴感且畏之無敢以私干者遷安地近制府在遼薊之中徵發迭迎急如星火而公從容辦治如取如攜民弗聞也時奉檄行視塞上利病及將吏功罪核報如法奸惡無隱而未嘗馮怙作威有所侵冤故上下信焉其在上郡套虜執邊尉以請願得受賜如代雲中邊尉無以難也公聞狀馳詣塞外召諸酋長諭以威德使奉初約酋長嚙不敢對受職如故一軍壯之其居家庭孝友嫺睦門庭藹然田產貲財若無常主三弟居積溫厚幾與公等獻徵錄

卷之九十四

二十六

其處鄉曲降穎折節不作貴態故人父老握手道舊歡如平生人亦忘其貴也夫其韞藉識畧風采行誼卓然一代之英而不究其施且以中壽沒焉天道謂何耶平陰爲岱西奧邑山川完密風俗淳美二三大夫皆以名德著聞而位不大顯咸謂蓄極而發所鍾必厚故吾於公有深望焉乃亦若此止焉何耶

陝西布政使司右參議李公墓表

天順壬午某月日陝西布政使司右參議致仕蒙陰李公以疾卒於家壽七十有三成化丁酉其子戶部郎中炯然謁予表其墓按狀公諱柰字時珍姓李氏其先隴西鉅族八世祖讓元金脾千戶始徙家蒙陰高祖彬卿曾祖敬元迪功佐郎判益都路沂水縣簿祖燁考昇皆隱德弗耀考後以公貴贈文林郎四川道監察御史妣倪氏封孺人公自幼岐嶷如成人長游邑庠治春秋深得聖人褒貶大旨齊魯學者多師尊之永樂庚子領鄉薦第二登宣德丁未進士除行人司行人所至宣布德意誦詢善道克舉厥職以薦授南京四川道監察御史務持風裁糾舉不避權要

墓表卷之九十四

主

南京守臣不法公率同列論之爲之少戢尤惡貪暴有王御史者嘗納賄公按之或曰彼同僚也盍少假公曰御史爲朝廷執法不敢以私親廢公同僚耶工部王員外尤黠貨每以賂免及是爲人所訐公卒按如法刑部徐郎中素刻深有法不當死者而枕殺其母子二人逮赴鞫治徐與公有舊冀得寬假竟以酷刑坐罷由是有鐵板李御史之號蘇豪民擊人碎其首而宛公鞠之衆皆證非枉豪以尸無傷弗承公厲

聲曰爾殺人而陰易其骨將誰欺耶豪色動一訊而伏乃知彼賂守尸者以他骨易之也衆驚爲神晉人那小四其里有富室同姓而戎籍者賂里胥移其籍於小四復拘補伍小四按籍當行屢訴於藩臬臺省莫爲直公查遠年籍冊事始白於死獄尤慎重囚婦王季奴隨其夫罰役北京夫道亡季奴獨攜幼子還巡司詰之謂其殺夫也季奴不勝拷掠遂誣服械送南京法司錄其無冤將棄市適公監刑閱其案不見其夫體所在且察其容色若甚戚者問曰得無冤乎季奴泣曰冤誰復肯辨耶分一死耳若求平反必更

墓表卷之九十四

主

加拷掠又不知幾死也公疑其情不忍行刑同事者曰法司已有成案何用疑公曰死皆不可復生奈何局於成案而輕殺人耶後於他所獲其夫季奴得不死時荆南張都憲純掌院事凡他道滯獄弗決者必以屬公吏抱牘至見有公署字不更視曰李御史所錄必無冤也其見信如此正統丁卯滿九載進階文林郎戊辰春累宰抑菴王公薦補陝西參議旬宣所至務以宣上德訪民隱爲急事有便於民益於國者靡不盡心爲之明年督理河西邊儲邊士賴焉王都督敬爲總戎注意兵備黃河迤西惟涼州兵號最

精王以公盡心國事深加禮重在河西及期當代會
還報益急代者逗遛河東弗敢進左右勸公趣駕過
河以避公斥之曰吾荷國恩叨寄一方而今邊徼有
虞宜以死報國奈何去之竟候代者至乃還先是朝
廷以虜勢猖獗命陝西守臣預爲防守時承平既久
武備多廢欲委官簡閱之衆皆憚行公毅然曰主憂
臣辱今國家多難正臣子盡節之日可避勞耶乃請
自行往來秦隴延慶間晝夜不遑寧處一卒一矢必
躬簡閱由是士馬精強兵威大振偏頭關戍卒乏食
委公督運轉輸千里餽餉以足守臣以鄜州路當金

漢書

卷之九

湯曰豹之衝恐虜騎突入議設兵防守朝廷可其奏
衆亦規避公復請往既至繕甲兵練士馬築城浚隍
晝夜防守一方以安慶豐民甚饒有司不敢擅發過
公至責之曰民以食爲天七日不食則死矣爲民父
母忍坐視其死耶即令發賑之民有通賦積歲不完
有司嚴刑督之公嘆曰民困故不能輸耳奈何以刑
因解其繫從容諭之同官笑曰彼頑民督促之且不
肯輸顧寬假之彼肯輸耶民皆感激相語曰此吾父
母也吾屬可不勉而使之貽譏諸乎於是爭假貸以
輸卒無負者故西人號參政孫毓田戲

曰君爲御史人號鐵板今爲參議又號李佛何前剛
而後柔乎公曰御史尚彈壓參議貴撫循官固不同
政亦有異可一槩施耶孫服其言景泰壬申才逾六
十卽上疏乞歸朝廷許之既歸築別墅於寶山西麓
日與故人賓客談笑觴詠爲樂教子孫讀書課儻奴
樹藝以自娛優游十年易簀之際神氣不亂遺命炯
然曰吾遭時發身官至方面得保首領以沒固無所
憾但念國恩未報汝今忝科第他日當盡忠所事以
補乃父之不足卽吾死瞑目矣公爲人恬淡寡慾於
世利紛華泊無所好性孝友蚤喪母事父能順適志
意既沒哀毀逾禮及仕以祿弗逮養語及輒號第載

漢書

卷之九

時忌日祭必盡哀撫幼弟極友愛弟嘗鬻其田產爲
贖遺之既而又鬻又贖終無怨意弟卒撫其二孤無
異己子悉力爲畢婚娶宗戚故舊有貧乏賑之恐弗
及與人交至誠不欺或有過爲之掩覆有片善則喜
談而樂道之尤喜汲引後進督儲涼州少暇卽進諸
生爲之解析經義教爲文章學者爭自濯磨涼素乏
科舉次年歌鹿鳴而升者三人公造就之也自奉甚
儉約居常食不兼味嘗營居第子弟務求堅久公曰
苟蔽風雨足矣何過爲千百年計哉遇人窮困則矜

一女子欲歸公爲侍婢公卻不納卽出券焚之
其女好其家子公改改哭盡哀如喪父母持券
介爲其子時非其義一介不取鄉布鉅豪少以不
義致富雖年愛禮賢士素慕公賢以厚幣招之公辭
不往或監之公曰吾聞君子不飲盜泉之水况不義
之物而可受耶居官所在有冰蘂聲嘗使藩邸外國
賜遺甚腆一無所受道經順德里人張時爲郡守延
款數日見所持囊中意必遠方珍物探視之乃黃連
數莖林公素苦目疾故爲之備也致仕歸所積不足
充道里費身後惟遺書數千卷而已退居林下而心
不忘朝廷每聞登一正人行一善政輒喜形於色否
則慨然不樂者累日鄉人愛慕其爲人一言一行輒
取以爲法其訟不平者是非曲直惟於公取決行不
令義者不畏有司之戮而惟恐公知之邑大夫既有
所不通必造虛咨訪藩臬重臣及四方賢達過其邑
者未嘗不求見黃忠宣公嘗曰士如李時珍當於古
人中求之大司徒楊公亦謂公名實相符無愧古人
人以爲名言平生著述有春秋管窺王霸總論藏於

陝西布政司左叅議王先生徵墓表

李東陽

先生姓王氏諱徵號鍊齋尚文字也以應天府學生
舉景泰丙子鄉薦天順丁丑禮部會試丁外艱登庚
辰進士第授南京刑科給事中調貴州普安州判官
擢陝西布政司左叅議致仕後用詔例進階中順大
夫以卒其爲諸生已受知提學孫御史鼎爲進士預
選庶吉士內閣李文達吏部王忠肅二公試春兩詩
百餘韻奇其才以限年不果用爲給事中上疏言經
筵宜講治鑑以考得失大臣有小過宜優容以存體
貌武臣多僨事宜先黜木兵不職者以端藻鑑內臣
寵眷宜稍爲減節廣可使常保貴富 憲廟登極大
婚成屬有更易先生率同官追論司理牛太監王首
罪併及內閣欲中以危法 上素寬仁竟不深罪乃
有普安之謫地極險陋先生不鄙夷其人導以禮義
士官有嫡子當襲爲族人所爭以賄請先生斥使去
卽日具勘狀歸之有武官貪縱事覺先以生魚假廩
人以入先生曰此非地產必出某氏將餌我也卽案
其不法數事鎮守內臣爲請竟不能奪居七年爲吏
部敦迫上京既復謝病去又十餘年入 孝宗朝言

華者論薦不亡朝廷知其名時王端毅公爲吏部
起爲參議延安民驚不共稅先生以理開論不施
朴徵以萬計邊河諸郡歲苦衝決勞費不貲先生謂
若以所費疏其上流可以永逸已而果然蓋雖遷謫
沉滯不爲怨懟而隨事補益乃如此然自是已無意
仕進於後得請惟日謳吟述作與諸名勝茗酒爲樂
雖達官貴人未嘗報訪貧無餘貲舊所畜書畫或以
貿易爲活不介意所著有辣齋稿引笑集史疑若干
老詞意清遠作者鮮及吏部侍郎儲靜夫誌其墓謂
先生剛大若不易親接之者無不意滿坦易若不屑

蘇徵錄

卷之九十四

世故而遇事明決莫之或欺豪爽若不受羈束而讀
誦終日疑然一室未嘗厭倦儲雖晚進亦稱知己君
子曰不誣子韋世守文行舉弘治己丑進士爲庶吉
士當留官休以父老不忍違養就南京吏部主事
既服闋以母老就南京兵部其孝可稱論者又曰王
先生有子矣王氏本出河南考城元季徙應天之江
浦曾祖諱仲祖嗣宗皆有隱德父寧贈普安州判母
胡氏贈孺人繼母楊氏封太孺人配俞氏繼楊氏皆
國補人再繼徐氏繼恭人側室吳氏封太安人韋所
生宣德戊申十一月卒正德

庚午七月以其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葬其地曰長泰
鄉祖堂山之原在郡城南三十里

陝西布政使司右參議王公微墓誌銘

儲 確

正德庚午七月七日陝西布政使司左參議致仕進
階中順大夫辣齋王公卒於南京之私第享年八十
有三遺命子韋曰子平生故人鮮有在者晚得儲靜
夫號知我墓中之石汝其往請銘於是韋列公世次
事行遣使以書幣來請確旣進使者問而哭諸次因
慨公之銘宜得宗工鉅儒顧諉諸確確以病戒筆研

蘇徵錄

卷之九十四

久且陋不足以知公尚敢銘耶重惟屬纊之託而韋
再以書趨語哀甚卒辭不可謹敘而銘之敘曰公王
氏其先河南考城人元之季徙江浦國朝隸錦衣衛
始爲南京人公諱徽字尚文辣齋其號也天順丁丑
舉禮部進士以外艱庚辰始廷試對策數千言援據
古義論及時事讀卷者擬及第都御史寇琛嫌其語
直抑真第二甲第三人選庶吉士試春兩詩公做柏
梁體頃刻賦百餘韻李文達王忠肅相顧幸得人會
詔限年以選公不與兩公甚惜之除南京刑科給事中
憲宗皇帝初臨朝公率同官言五事大略謂古

音得失載於前史乞經筵兼講通鑑綱目無所隱諱
朝夕取爲法戒諫官之言有可採者乞戒有司勿廢
滯權倖者不得假托以中傷之選任大臣宜隆禮貌
大罪不可宥小過不可辱庶人知自重而名器尊近
年將領多以私昵進驟本兵者非其人先黜尚書昂
擇人以進退之則將可得最後言禁近之臣宜悉遵
舊制使無它與否則始雖愛之及其敗而治之非保
全之道其言尤備 上皆嘉納之踰數月適中貴人
謫至南京公諗其故倡同官曰是可輕貲乎操筆具
疏一日而就一曰明刑罰以正朝綱二曰監往事以

獻錄

卷之九十四

王五

防後患數其大不遑之罪四乞宣諸法因指斥執政
者之不職曰必如是斯可以善後奏入聞者皆爲震
懼有欲以危法中之者給事中御史爭上草論採賴
天子仁聖仍其秩俱調遠州判官公得普安州普安
貴州邊徼也公至興學諭俗其習稍變始有舉於鄉
者上官龍塞元子當襲族人爭之都御史視公爲予
奪以賂數千求助公不納即日勘任之白千戶者富
而害卒誦之獄數年不決卒誦都御史曰須王判官
來乃白千戶覘公何如以生魚數頭假廩人以入公
曰若地無魚其出白氏乎卻之按其諸不法者竟抵

罪判七年秩將滿父老上書留爲守都御史
公也不聽去之日遽道泣送焉歸南京三年尚書尹
公曼頗屬意遷公考滿託府丞昂從吏之公至京請
休致尹公曰給事望重它日人究出處責在戎矣請
不已以例聽公且歸凡十有三年弘治初王端毅公
居吏部始薦公拜陝西左參議公爲一起分蒞延安
聖田均徭民平邊給踰年忽有所不樂遂謝病歸當
路於陝者爭留之公堅不可奪已時年六十有三也
公失資超悟刻意問學考古今成敗治亂務求其要
自諸生已慨然有當世志孫御史鼎馬府尹諒皆奇

獻錄

卷之九十四

王五

之京兆特月給緡錢爲學舍費及居言路冀以次論
利天下事一再言遽被謫故天下士誦公之言皆高
其識壯其直一時侍從臺諫若侍郎葉公盛編修陳
公音相繼留公資章至十數上不已自陝歸登門不
出聲聞益重名碩之士多以公傳擬之論治每誦張
宜公語無求辦事之人當求曉事之人論上習惟以
廉耻不修奔趨日下爲極可憂嘗曰今仕者以剛方
爲刻怠緩爲寬學者以持正爲滯恬軟爲通文者以
典雅爲膚淺惟刻爲古健皆後生所宜深戒唯與林
待用夏廷章間從公遊聽其議論輒相咨歎不及公

之而究其用考公平生尹公似知矣而不克薦王
公薦矣而用違其長大學士商公奉召過吳武功伯
訪以亟起公爲規商公屢薦之亦竟不果甚哉遇合
之難也然公守義篤信不肯少貶以苟合可謂無愧
其言者矣公文章師韓歐詩效王維劉長卿筆札道
勁鑒別古器若書畫尤稱精博有辣齋稿史疑引笑
集若干卷傳於世子卽韋以進士改庶吉士授南京
吏部考功主事賢而有文其最公行有曰公嚴若不
可親接見之者多得其歡心豪爽若不受窘束讀書
一室凝然終日簡澹不煩於事然孝友慈恕百務整
肅微錄 卷之九十四 集
悉坦易不盡人情然忠信明決人莫敢欺蓋得諸家
庭入無間言者

陝西布政司參議賀公欽傳

公名欽字克恭別號醫間先生世縣定海其先戍廣
寧後屯爲遼西人少穎敏沈厚好學偶得近思錄朝
夕翫讀成化二年舉進士爲戶科給事中見白沙論
學嘆曰至性不顯寶藏猶霾世卽用我而我奚以爲
用卽日上疏解官去執弟子禮事白沙旣別肖其像
懸室中事之甚謹奉陵初薦授陝西參政治商洛
以老病母憂上疏懇辭且陳四事一曰資真儒以講
聖學二曰薦賢才以輔治道謂新會縣歷事監生陳
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誠當世之大賢爲士夫之
模範錄 卷之九十四 主人
矜式宜以非常之禮起之或任內閣俾參大政或任
經筵使養君德三曰遵祖訓以處內官謂內府監司
局庫衙門載之祖訓內官條其職掌不過灑掃供養
關防出入等事而已近年如王振喜寧舒良王誠曹
吉祥牛玉汪直尚銘梁方陳喜輩或陷主虜庭身叛
賊境或主易儲君禁錮南內或謀爲不軌賄易后妃
或邀功啟釁流毒邊徼或恃寵招權納賂不貲或引
用左道蠱惑上心或導進淫巧盜虛府庫此其陷
君誤國蠹政殃民昭昭在人耳目宜深鑒已往之弊
罔不可使職掌奏牘得預大政外不可使鎮守地方

學步其權則非惟國家無疆之福亦宜言無疆之福

也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謂陛下紹基之初舉行朱子喪葬之禮但初政之施方發其端而頹敗之俗尚仍其舊禮讓之化未行淫穢之風日甚乞申明正禮之當行革去教坊之俗樂疏入報聞允公辭正德四年逆瑾括田眾人驚疑思亂義州以守臣貪故遂先發聚眾縱火劫財大擾然相戒曰母入東街驚賀黃門公聞往諭之曰渠輩既知悔即不殺人可解鎮城當有人至爾輩直拜跪求生慎無殺人已而撫鎮人果至須臾有言軍至且勦者眾復呼譟曰賀黃門無

獻徵錄

卷之九十四

三九

謾語又趨跪公里門公曰城中擾亂至此鎮城馬得
不發兵雖至爾等第不殺人必有爾無恐眾遂定城
中不傷一人公不務博覽專讀五經四書小學靜思
默識反身實踐冠昏喪祭遵用家禮每教人讀白鹿
洞規小學集、由是興於行義老更好易究心象數
手不釋卷卒鄉人祠之凌溪釣臺子士諮鄉貢士博
學篤行嘗陳十二事論王政不報辭疾歸終身不仕

陝西參議戴公恩墓志銘

孫承恩

戴氏之先汴人從宋南渡居臨安國朝初再徙松之
上海故其著姓最遠元時有諱善卿者為海運萬戶
善卿生德三仕元至提舉德三生產文產文生聲伯
聲伯生暄暄生春以進士為考功正郎陞順慶府知
府有聲天順成化間春生諱則考功也公諱恩字子
充東瀛別號少穎悟儀狀端雅與弟慈在黌校俱以
優稱舉正德辛未進士授北京工部都水司主事監
浙江抽分事還收支營建乾清宮物料未幾轉員外
郎督運營建大木戊寅進秩郎中階奉議大夫奉勅

獻徵錄

卷之九十四

四十一

專理儀真至臨清河道庚辰擢陝西參議未上官以
疾懇乞致歸公為人外若散懶而內實機警明悟其
監抽分也值歲課不登人謂難為之處公曰吾寧以
是獲戾不能効培植吏也御史王竟封特為奏免其
職營建也出納物料總理慎勤有白金文綺之賜感
激賦詩淬勵先是通木以民夫所在勞擾不堪公
疏請用近京軍番替人頌其德其職河道也興舉廢
墜剗滌蠹弊重開實應裏河增修谷亭上下埧閘驛
傳多空虛復苦權勢橫索無紀轉益不支每公使至
輒輒稽謂不得發公悉為之處漸見規制 毅皇帝

之南巡也郡縣吏往往棄印逃譴公獨與總理河道御史龔公弘經畫供億送迎百務斬斬坐毀勞損因有歸志比得請時方五十有三乞身於未達於功名之際矣夫仕者多徂於不知止卒以此君子之所惜而常情之所忽也公於出處非賢哉公在少時即負志不羣思繼述先德以科第踵美尊榮其親贈厥考官郎中母江氏贈宜人及歸政歸益振拓先業檢緝遺文所以光前裕後者弘且遠矣天性直率任情脫畧晚得重聽疾不能款曲人頗以簡伉病公然實然他也公生成化庚寅十一月卒嘉靖戊子十月年七十

四上

陝西布政使司左參議盧君襄墓表

文徵明

嘉靖十年辛卯閏六月八日陝西參議盧君卒於家年五十有一先是君為武選郎中有兵官矯揚喜君以職分臨之遂為所誣逮繫詔獄有司畏其人莫敢申理賴朝廷聖明卒白而出之尋有陝藩之命時君已被疾抵陝聞其父御史公之計疾遂加劇至家數日遂不起嗚呼傷哉君諱襄字師陳國初有為青州府通判者始徙居吳之橫山遂為吳人高祖亮實曾祖立祖士誠父綱以長子貴封河南道監察御史

獻徵錄

卷之九十四

四上

母孺人陳氏生君兄弟二人長雍仕終四川提學副使次即君自幼穎異讀書不煩督率稍長受學於提學君既而卒業於高安令周君振之已又為都御史徐公仲山所知徐公撫山東遂攜以往比歸又遊王文恪公之門遊道既廣造詣日深弘治甲子以儒試應天不利歸補郡學生丙子再試遂中高科有司錄其經義以傳嘉靖癸未登進士初授刑部主事改兵部職方主事丁亥陞禮部祠祭員外郎成了再陞兵部職方郎中尋改武選君初官法比即思以政事自見克勤其職暇輒檢閱故牘求其傳義論報而覽之

故折律詳明不少孰縱然亦不事深文有竊盜四人
法不至死御史掠治當以三犯君閱實以初犯抵罪
或以成獄爲嫌君曰避嫌而殺人忍爲之助乎卒諭
出之故雖不久而所平反爲多其在本兵尤留意戎
政嘗奉使校閱邊關及閱馬近畿所至訪材官謹亭
微展采錯事尤多緒正又嘗奉命典試江右讐閱明
審取舍惟公凡名流久淹場屋者悉見識拔一時稱
爲得人君立朝未數年凡閱三部皆在本科本科者
凡諸曹章奏悉從關决君所在職辦諸尚書並器重
之然亦操切價執不爲時人所喜其橫被口語亦以
鳳徵錄 卷之九十四 四三

是也君長身子立而矜嚴自持羣坐中不妄出一語
而其中予奪分劑未始少失尤善廉事有所齎畫必
中事機遇政有缺失或民間疾苦必具疏以聞如言
維揚賑饑西北邊備及江南農田敝事皆經遠之謀
非徒苟焉圖塞目前而已雅性喜學家居時每得異
書輒手自繕錄既仕益勤雖薄領叢沓而不廢佔俾
爲文專腴明暢能達其志詩尤精詣不苟出出必求
過人所著有五塢草堂集所編集有石湖志石湖文
畧盧氏世譜他所纂輯多未成書君文章政業皆以
古人自期視一時曹耦莫有當其意者使天假之年

其所見當不止是顧方精進有爲而遽及之可哀
也已君家自彥實以來世業農至御史公始讀書欣
投鄉里而君兄弟相繼起進士皆至連率顯官又皆
以文學政事著稱可謂盛矣會未幾時皆以盛年卽
世吾不知造物者果何如也余交君兄弟僅二十年
見其始出而仕仕而歸以及於死始終盛衰如電露
奄忽能不有樂於中乎因表其墓著其志亦用抒余
之悲云爾

陝西參議潘君高墓志銘

徐階

嘉靖丁巳正月八日陝西參議春谷潘君卒年四十有四君自幼以才顯名年十九登進士第授大理評事當是時朝多賢士大夫文章政事各以所長相高而其篤志好古者則又相聚以講良知之學視文與政以爲不屑爲而彼亦詆此以爲僞勢幾不相容君盡遊其間論雄詞辨莫可窮詰諸前輩相視以得君爲重於是君名益聞然忌者亦益衆每諸司有所建白其詞稍不襲故常輒譁曰春谷筆也出之陝西踰年以前大理罷官其祿食僅九年年二十八耳君既

獻徵錄

卷之九十四

四十五

罷論者咸謂處君太過君亦痛自懲思盡屏去華藻以就精實士大夫乃更賢君凡持節蒞晉者文章以薦竟格於例不果用嗚呼若君者其信可謂生之難而毀之易矣昔歲己亥予與東郭鄒子荆川唐子念菴羅子同被召爲宮僚獲徧交一時名士而君與焉其冬君入闕明年予以憂去三子亦相繼罷黜今予幸登朝而三子者猶未召君又已作土中人予安得無惻然於中也君諱高字子抑春谷其號先世居廬之合肥國初有諱興者從皇祖起淮泗拜山西寧化所副千戶遂爲寧化人興孫銘以功遷正千戶銘

孫璟生五年而孤其母節婦施鞠育之既長能其官數考軍政第一君考也君方姪時母王孺人夢蛟入懷晤而生故君才與貌奇偉豁達措諸施爲排難解紛濟難應猝人所不足處之有餘乃其在陝西釋繫因均賦役搏擊賊吏禁戢豪宗特其可見之淺淺者而位與年皆止於此非命也夫

獻徵錄

卷之九十四

四十六

陝西按察司按察使王公英墓表 吳寬

元入中國棟之其末世政益弛俗益壞天下悉變於夷而澆薄奢僭大抵與賈生之論秦者無異我太祖高皇帝起而救之用重典以治頑民由舊政以修廢事一時口給心計號多才能雖多舉用輒見剪除其卒在位所以輔世而長民者莫非質直惻愍之人而天下之俗遂還于厚若故按察使王公其一人也公諱英字俊伯蘇之崑山人初從鄉校貢入太學以諸生選授監察御史久之高皇帝察公可用特命署都御史事而大書敦厚王英四字揭于殿柱以勸

鳳樓錄

卷之九十四

四

公懼首服不能隱其罪至待寮友和而正寬而有容其所設施人皆取以為法固有千里之外聞公之名而感慕者公平生不立聲譽居官凡四十年得其事行蓋若此然足以見公之為人矣予觀國初多鉅人長者如漢之石建周仁張歐輩豈惟有益於時用能保其身全其家傳其子孫其淳厚之風遠矣公既其人迫去世已久凡與之處者猶不能忘故靖遠伯王公驥剛毅少容以與公舊寮也追念之不置嘗致手札問訊其妻子所以周卹之者甚厚葉文莊公於公為漸後輩拜公遺象贊之為名賢而至于今邑人尚能談其居鄉里時一二事曰公一日行道傍有負鰥者倚公墮水中怡然攝衣而歸他日復遇于道其人知為公也棄所負而走公使人追還之嘗微服入吳市門時適有韓禁門者執公為庶民宜有罰公笑曰吾官人也門者不信取冠服示之始釋其縛公亦不怒邑令盛設酒饌邀公辭之竟之鄰翁飯或怪之公曰鄰翁貧治具不若邑令之易且官府吾可輕入其門耶蓋公平日未嘗有私謁至人有以私事干者輒遜謝之曰吾不能爾其他事大半類此此益可以見公之為人也故書以繫之

鳳樓錄

卷之九十四

四

陝西按察使何公自學墓表

薛瑄

何公諱自學字思學其先闔人遠祖諱瓊在仁五季之則爲尚書僕射瓊子輝爲屯田郎中始家金谿爲金谿人公曾大父諱伯啓大父諱宗哲父秉煥號綠水翁比三世皆修已行義晦迹弗耀綠水翁娶曾氏有婦德生三子長卽公也公資性夙敏舉止異凡兒綠水翁知其必有立入歲卽遣從鄉先生游讀書數遍輒不忘江西按察司僉事行部至金谿選鄉學子弟可充增廣員者得公大喜卽拔登邑庠時年十五矣公遂從孟司訓授書經益肆力於學比弱冠已

獻徵錄

卷之九

墓表

自習熟諸書世所謂舉業者綽有餘力間爲古文詩章尤渾厚清新有作者步驟公試鄉舉一往卽中前列登宣德丁未進士第初任刑部河南司主事公以賁之象曰明庶政無敢折獄故折獄於庶政爲大於是早夜以中正明達自勵盡心獄事時稱明允如辯冤獄白能等事蹟俱入史館編錄值朝廷選刑官之能者分理天下滯獄公首被推擇得閩浙公既奉勅以往雖山郡海邑惡瘴狂飈有所不憚必親至其地爲疏理其繫囚二藩旣大以遠人得昭雪而蒙其惠者甚衆公竣事還未至而已馳聲京師適宦官三

載例得推恩綠水翁封如公職曾氏封安人公復上章乞歸省詔許之且賜以楮幣公并以所得恩賜白金之類悉歸奉二親一毫不入私室一時之榮慶孝義動於里閭正統三年公爲廷臣推舉陞廣西按察僉事其地乃嶺表百越溪峒猺獞不時竊發剽攻甚則禦之以兵雖得少靖而民已病於餉運公於所分巡地必大示威信猺獞雖蠻然亦知畏服因得減征行之擾其編民亦雜夷獠不通道理每構訟輒爲講張詞不可究詰動引百十人連歲不已公嘗偕奉勅卽審錄所部繫囚其勤慎如在閩浙時夷獠積年久

獻徵錄

卷之九

墓表

滯之獄咸得伸理既而丁綠水翁憂營葬一如古禮復廬居墓次者三年釋服調除山西按察僉事其憲體益謹而尤能興學以教人表廉以厲貪時大同方宿重兵以防控荒外利害繫於守將公常巡部至其府作書勸其守將當協和共事者以濟邊功後來事多如公所料人服其先識未幾復丁母憂人憂歸家山西巡撫及三司連章以謂山西邊事方殷古有金革變禮之制宜奪情何某以任事詔從所請公復官未幾月詔陞陝西按察使公既履更法司事任益詳開於大體洞達其細微及長外臬司凡端澄聽折衷

拔剗剔之政以次行之令修於庭戶風行於方岳事
方就績竟以暴疾卒時景泰三年正月享年五十有
六余猶記往年公過余河汾出二書其一卽勸邊將
協和共事者其一與冢宰論進退賢否之法甚備公
又語余曾爲執政者言當起退休老成者某等用之
於手使此三者得行於時其有補於世亦豈小哉

陝西按察使來公天球墓誌銘 餘姚邵菴
公諱天球字伯韶號兩山始祖廷紹宦卒蕭山遂家
焉祖儀隱德弗仕父主事西庄公雍慷慨有大志公
十三歲而孤臨終掌寫讀書二字母忽我言汝必橫
金以高我門公矢不忘事嫡母王氏生母孔氏十九
歲充弟子員丙午以尚書薦越庚戌登錢福榜進
士試政司空明年委督姑蘇司空孔公墓弘治九年
除工部都水司主事蒞呂梁放舟俱有日期權勢莫
撓以分司隘于民居弗稱王臣分蒞之所區處面鏡
黃河背峙梁山以書餼糧事期壯哉漕河通濟之保
障矣又鑿義井立社學脩河塘植榆柳政暇事南
河及蘇東坡沉石洪詠秩滿赴部考最績詔推封公
父西庄公爲主事母爲安人十二年調刑部廣東司
十三年陞本部江西司員外郎益精法律差徃獨石
關等處勘問失機人犯叅奏叅將劉軌以下皆斬罪
十四年陞山西僉事叅奏晉府徐庶子多不遵法罪
其尤二三人甲子監晉試得士徐紹先銀鏡等皆內
翰澤州奉國將軍截耳訴寃與巡按謝公朝宣叅議
自傷支體奉 旨發高牆禁錮終身以例其餘時
武宗登極瑾賊擅權懷不與東揖之恨適儀賓人司

以公擅加刑責瑾乘機差三法司會勘一無所執瑾
不平再奏更下大同巡撫崔公巖御馬監太監朱秀
復勘如前劉公著調別省韓瑀革去冠帶祿米三年
方得暴白同年方公良永以書慰公曰秉性方剛動
與物忤執法太嚴多遭全毀時以爲名言巡撫魏公
坤何公鈞謝公朝宣弓公元累保公以廊廟之材永
襲之操堪以大用正德五年以韓瑀事調陝僉屯田
六年議陞大理寺少卿不報總制才公寬巡撫黃公
寶以關中重地時事多乖須得公保釐又報四川流
賊入漢中府界公即起撫勦不以官別省而尚任陝

東坡集

卷之十四

李

事爲戒會保留陝藩符劉亦到尋陞陝西按臺兩峯
洪公鍾行委監軍紀功統總兵官閻綱及邊兵土兵
共一萬六千員名入川皆出公便宜區處公至竟夕
不能安寢追圍七月計擒賊首藍五等以凱獻上
喜望書賜獎當夜東哨犬嚴逃突寥麻子一支勢復
慘烈越旬月百計誅勦總制洪公四省巡撫會保公
久勞戎事未霑一級之賞奉 旨陞本司使仍在軍
前殺賊賊平回司視篆一洗案牘訪拏貪酷時癸酉
監試得士吳縉許宗魯王朝川輩皆爲名臣適河南
鎮守廖堂調陝公發其索每縣地高銀并日索西安

給銀十二兩呈巡按劉公天和指叅問廖先馬檄
誣奏奏下反將巡按等官解京公嘆曰西賊易平廖
賊難平憑城依社也又鄉宦當道者以十金寄公繼
戎衣十四襲雖四倍其價不充公返其金謗作公不
爲辨總制張公泰巡按成公文馬公溥交章保公剛
方持重堪以大任正德八年推陞延綏都御史不報
又推河南左方伯亦不報公曰兩擬而不報吾有以
處之矣入覲面陳自歷仕以來苟盡厥職比因討賊
日夜衝冒嵐瘴手足麻木時賊未平未敢乞開荷蒙
聖恩陞臣前職扶病營事又因沿途感冒前疾復

東坡集

卷之十四

李

發狀望容臣休致奉 旨賜允公曰時行時止吾其
到岸之無矣九年兵部尚書彭公澤復保公持憲嚴
明不宜許其引年當起用不報 今上入繼大統進
榮祿恩階常與士友適意於湘西二湖間乙酉次子
應山膺鄉薦公以自慰家構南山堂引江風與山月
以自樂生于天順戊寅八月二十八日終於嘉靖丙
申五月二十八日享年七十有九葬縣前山名陳家
麓

副使謝孚傳

謝孚字以誠號易軒其先自京陵卜居姑孰遂占籍
當塗焉祖德明在元時由諸生受辟從事本路至江
浙行省擢除江南行御史臺照磨丁時多艱厄卽棄
告身歸隱父與甫亦以隱德聞孚自少穎悟拔出讀
書強記治易有玩索功故以名軒永樂三年領鄉薦
明年登進士第賜勅諭歸鄉以成德業五年徵回除
陝西道監察御史潮州百家畚恃險奔突搔擾屬邑
太宗文皇帝命孚與都指揮趙德勳捕孚乘傳至
潮升了招諭復徵近地官軍勦捕一方用寧時有事
獻徵錄 卷之九十四 五十三
北方糧餉 行在都察院復以孚督運口北事完
扈從回還 陞陞陞福建按察司副使丁內艱起復
調陝西按察司副使所在有明允聲中貴蒙附石有
事於邊道經咸陽三司設宴接款時孚掌司事獨不
跪蒙怒甚孚言 朝廷重方岳欲其表式下僚也不
得行其志則已豈可自屈於人乎竟不成席而罷正
統三年九載考績力求致仕歸卒于家年六十三以
子審貴贈中議大夫贊治尹

陝西按察司副使莊公觀行狀

張楷

明理屬詞謂之學成已成物之謂道篤行孝弟謂之
行三者一理而已能盡此者吾於友兄莊公見之公
諱觀字居正歛之莊村人年十四執父喪有禮弱冠
游郡庠才識穎敏讀書過目成誦同輩皆推讓之永
樂辛卯以春秋應鄉貢明年會試中乙榜分教浙之
義烏公素明理善屬詞造就弟子有法歷三科得秀
士八人皆爲世用滿考優等陞辰溪教諭一以教義
爲者教其弟子文風翕然未幾丁內艱起復赴京擢
國子學正弟子居座下者皆知明理屬詞出而從宦
獻徵錄 卷之九十四 五十三
悉能推公所教以措諸用正統改元新制每省以憲
臣董儒學治大臣各舉所知大司馬王公驥以公薦
擢陝右按察僉事董八郡秀士以督其成公首立教
條次嚴紀律務期成德達才之効陝西疆里散闊山
川險阻公不憚勞苦歲一躬蒞必得其實以故八郡
士子爭先奮勵以學成名立爲期若咸寧楊鼎之占
會元與蘭縣黃諫鳳翔劉俊相繼及第入翰林有名
其他第進士者屢科不缺咸著英譽若都御史王竑
任寧之類子嘗與公同出行部曰學校以明倫爲先
文章末事耳郡縣遵其化雖夷狄之俗皆尚廉恥公

德所致也諸生有聰慧出衆進益學業者則喜形于色愛養如至寶語予曰西人得此實翹萃者也吾獎之以礪諸子俾各觀感以盡力其造就人才類如此九載秩滿例得陞秩今少保吏部尚書東閣大學士王公時以都憲出鎮關中恐公之去而士子失望特爲之具奏陞擢本司副使仍董學校又三載是爲景泰改元奉表赴京遂上書乞骸骨既得請則挈其男女還鄉公自筮仕卽迎其母宜人赴義烏恪盡孝道又陞辰溪母歿哀毀踰禮復以其餘葬無力者十餘喪今引年歸老益篤孝義念兄疇同祖同弟與同相

狀敘錄

卷之九十四

五十四

繼嗣嗣孤幼穉公斥餘俸分給之教育無異子有餘則濟里中貧乏及修橋梁道路以利衆入而於家廟之制則拳拳焉務勝他族歲時祭祀必備禮物極誠敬亦爲他族所稱公之曾大父天錫祖廷璧皆隱德弗耀父永寧以公貴贈奉政大夫陝西按察司僉事母張氏

陝西按察副使劉公安傳

李濂

劉公安字元靜世爲大梁人曾大父貞博學工文辭元至順辛未以茂才薦授國子監學錄大父士謙讀書好客嘗於所居東偏構軒扁曰延賓每客至必設酒留欸劇談今古疊疊忘倦父榮公直學于鄉曲以公貴贈文林郎山東道監察御史母陳氏封太孺人公體貌敦厚少厲志節入開封郡學爲弟子員治周易夜必衣冠危坐誦讀達旦久之大有所得朋輩咸退遜以爲不可及登永樂癸卯鄉舉宣德庚戌春會試南省中乙榜授山東金鄉縣學訓導克勤誨士部

縣志錄

卷之九十四

五十五

使者薦之擢山東道御史公慨然以功業自期明憲綱究律令劾姦洗冤振揚風紀事有難處者都臺必屬公無弗竟者嘗奉命巡按南北京畿風裁峻整公在道九載景泰庚午春以大臣薦擢山東按察司副使用法平恕恒存欽恤之意至遇渠惡巨猾爲民厲者則不少假貸由是吏畏其惠聲稱籍甚逾三載丁內艱還汴天順戊寅秋服闋復除陝西按察司副使應詔陳時務三策一曰從祀謂我朝開國以來養士百年豈無真儒可續道統之傳請勅禮官推訪著書立言扶翊聖道者列諸從祀以風厲來學二曰軍務

謂邊方軍士衝冒風雪不勝寒苦合議罪犯收贖照
例米粟革換兼納頒給軍士爲禦饑凍之需三曰水
利謂清寧上下凡有泉源去處宜疏通入河以濟舟
楫其廟可其奏次第行之甲申公年踰六十懇乞骸
骨與沐中二三耆舊詩酒倡酬以樂太平壽九十
論曰余聞沐故老言憲副公歸田時囊無餘貲
惟舊屋一區弗敵風雨敝衣糲食出不能具驢車然
其壽獨高又曰憲副公清修好古晚歲嘗采輯古今
詩文之粹者若干篇分爲六卷題之曰資蒙寘諸家
塾以垂訓子孫今家世衰微而其遺事鄉邦無知之
者余蒐訪百至久弗能得茲姑據所聞書之無亦復
其湮滅亡傳焉爾

徵錄

卷之七

五

陝西按察司副使白君侃墓表 葉盛

天順二年廣東珠池之役合六郡兵民之衆而中貴
十五人者儻從官校寔多且其時巡按監察
御史白君言之中貴人以爲珠固不敢稽也今西賊
久流如民疲何中貴人感動官校怙勢虐民能廉
得其實責之中貴人自治由是且慚且懼爲之斂跡
中貴人有欲屬參吏者君不從曰參吏有簿巡撫旣
出巡按承之巡按乃可爲巡撫欺耶未幾予來自廣
西聞有愛御史者嘗以太剛媒禍爲言君聞卽正色
曰侃未學初仕患在不能剛耳言者愧之嗚呼予治
廣者六七年直道守正不屈不隨如白御史者可多
得哉然君之可稱殆不止是其巡按南畿時以六事
爲言一正心身曰古者帝王誠意正心以修其身是
以天下和平享國長久後世之君天性之高稍知道
者亦能小康僅至中壽其他率多驕縱自恣凡蕩心
喪志損身敗德之事靡不爲之是以喪亂相仍身多
夭折也 陛下屬春秋鼎盛血氣嚮隆當以古帝王
爲法後世人生爲戒其二勤務學人主不可以不學
而學不可以不勤宜天運頤德重望明識政體老成
儒臣處之便殿從容論講裨益聰明脫此時不學後

徵錄

卷之九

五

雖欲學焉殆恐不如今日之易進且專也貞觀正
陸贄奏議大學衍義三書甚切治道尤乞留意三曰
賞罰至公所以法天道後世如漢祖唐宗亦皆史冊
有書可爲後法邇者近習交結事露亟寘之法天下
聞之無不悅服所望於將來者愈堅此心一賞一罰
悉出乎公則治道可成四曰初政二詔利興而害革
軍民頌歌無間遠邇且聞大內珍禽草木悉已放除
外方貢物多已不納非徒言而不能行矣繼自今惟
在乎守初心行初政而已五精選練夫國之安危在
將戰之勇怯在兵祖宗承平甚重乎此如曰將非精
狀敘錄 卷之九十四 五十九

求士非素練難矣宜令集議京師各邊副總戎謀
贊文臣分營都指揮等各精選得具立條式俾彼
此相制上下相維一意操備而又嚴其侵漁役占之
禁庶得實用六曰石曹二逆禍將萌也臺官亦嘗有
言而反爲排擠如御史耿九疇御史張鵬楊璉之誦
降是已 先皇聖明九疇尋卽召用其均霑未及之
人宜加收用以伸公道以慰人心 上覽奏深用嘉
納悉付施行旣而代還掌道事牛玉得罪南京給事
中王徽等跡其悞事之因并及李賢忤旨調外君率
其同官上言徽等初心一忠愛所激而遽加斥逐之

天下之人將以爲不樂人言顧忌畏禍弊將不勝況
今日拭目維新之治而乃首斥言事之臣於太平盛
治不能無損雖未得報時論莫不韙之君諱侃字廷
直姓白氏太原平定人曾大父德興大父勲洪武中
舉孝廉官至楚府審理正父琦有年德爲鄉耆老以
君貴封監察御史母石氏君景泰甲戌進士浙江道
御史應天等府及廣東兩巡按外又嘗巡視太倉督
捕中城賊盜巡理紫荆等邊關有勅書寶楮之賜超
陞陝西按察司副使以軍務邊儲往來延慶者再某
竟卒於榆林邊人哭之如喪所生其爲人孝友忠信
狀敘錄 卷之九十四 五十九

家有寡嫂官下歲必寄衣家素饒每寄書誠其子弟
凡鄉人舉貸不必計利有無在太學號合偶得遺金
十兩詢其主而還之居官恒自誦曰公以處事私意
一毫無地入廉以持身誠心兩字有天知書粘私室
之壁去則揭之其自勵如此故所至有水蒸聲

陝西按察司副使劉公瀚墓志銘 李永陽

公諱瀚約之其字別號樗菴先世本汴人宋南渡有
為黃州統領者徙建康後有諱順者權茶平江路遂
居長洲高祖諱元善元季集義兵保障其鄉祖諱
德讓國初為沛縣儒學教諭祖諱仲興贈中書右
考諱鉉累官翰林學士國子祭酒詹事府少詹事贈
禮部左侍郎以學行聞於時文恭其賜諡也公少為
蘇州府學生景泰庚午領南畿鄉貢卒國子業有名
其舉進士在順天丁丑試政禮部領詔至揚州府府
僉金二錠公峻拒弗納列郡皆相戒勿僇縉紳繪却
獻徵錄 卷之九十四 李
全圖賦詩以頌之其為大理在天順成化間讞駁詳
慎官奉勅錄京畿及江西重獄平反四百餘人出賑
河間諸府饑民籍名給粟者十五萬其為同知八年
專理戎籍多所釐正鄰郡懇訟者踵相查為知府得
專制鉏強抑暴民甚安之部使旌于朝章至八九上
為副使益持憲體會邊徼多事督餉不乏資望日積
而達致事以去西安府僉金為臚郡之曰不問致仕
與在任同時弘治己酉也居鄉十七年足不至公
室無與同者語精法比達政體通古文歌詩而終身
不自伐德未屬呼諸子孫至前連家孝弟忠信四字
訓之猶恐不置壽八十有一矣

何景明傳

喬世寧

何先生者信陽人也名景明字仲默號大復山人今
海內稱大復先生云生有異質穎記殊絕八歲時
能賦詩為文章諸老生見者爭傳誦稱為神童年十
二以父仕臨洮府驛丞乃隨侍臨洮守李紀者聞其
奇召置門下甚愛幸賢之為延師授春秋居頃之即
善說春秋歸又受尚書長兄景韶所甫數月即以尚
書魁河南省試當是時年財十五也諸王公大人爭
迎致一見候車常數十乘所過人觀者如堵既入京
師遊太學祭酒林公又甚愛幸賢之歸則壽贈焉于
獻徵錄 卷之九十四 李
是名盛傳海內猶鳳鳴麟出世人驚觀也年十九登
壬戌進士授中書舍人是時北地李獻吉武功康德
海鄭壯王敬夫歷下邊廷實皆好古文辭先生與論
文語合乃一意誦法古文而與獻吉又駿發齊名臺
壘時事尚節義而鄙榮利並有國士之風焉往學士
為文自六朝以後日益靡靡敝矣國初尚襲元習寬
正以來駿發如來矣至弘正間先生與諸君子始一
變總古其文類國策史記諸類漢魏盛唐子是明興
詩文足起千載之衰而何李最為大家今學士家稱
曰何李或稱曰李何世為一代之山十云花中書時

自館閣諸縉紳與四方學士人人願見先生又願見先生詩車馬填門巷不絕而先生德性醇明言儀雍雅恬淡笑間詩文立就作字復秀拔奇勁迥出常格一時聲傾都下然顧高潔不妄交游錢寧欲交謹先生間持古畫求先生題先生曰此名畫無汗吾題留十年終不與題是時寧賜宗姓最寵貴弄權先生頗奴視遠之會乾清官災應詔言便事乃極言邊軍番僧義子數事義子者斥錢寧也疏留中不出師御史客死京師權倖廖鵬者購之棺謂可結縉紳謹也先生曰御史生不苟受奚爲受汙地下邪乃約所知某購金飲之竟却其指後督學關中會鵬弟鸞鎮守關中恃勢益橫請參隨者遇二司不下馬先生執參隨者趨于市責數之乃諸參隨者始人人敘過矣先是逆璫魏忠賢權則移書許太宰引正大義獻吉與義御史詰奏又移書楊太宰直獻吉獄少師李西涯疏上乞休會有兵事又授古大臣義爲書諫之三書皆非身事而抗言專斷語法時忌議者謂憂國憐才者人莫加也顧獨以不能干謂守中書十年不調寔然志在經術世務終不有功名事其省故關中士亦以經術世務如其所自志關中士習文藝蓋自是一

大變云是時世寧侍先生正學書院先生說五經義與諸家訓詁多殊私以爲諸訓詁不及也古天文地理陰陽律曆家皆能究其指意常言彼有是有不是欲取經訓與諸家書刪繁折衷成一家言顧三十九而卒志業竟不及就也豈命數然邪抑詩文蓋泯神秘固造物所忌邪嗟乎嗟乎而志狀則言先生使滇南不持滇南一物持父母喪不終禫則不酒不琴性不喜華麗不治產祿入盡散親故臨卒時餘三十金篋中此固世俗所難在先生猶其細者始先生崛起汝南人卽以爲班固崔駰陸雲王勃之流也夫數子獻徵錄 卷之九 李

皆幼慧英特才藻雄麗者故人以比先生至先生德量風節數子又安可並論哉世多言修士少文才人行劣二者益更相笑也乃先生則獨稱全才可不謂振古豪傑士邪所著雍大記三十卷何子十二篇詩歌千餘首書疏騷賦序記銘贊雜文數百篇盛傳當世名可萬世不朽矣次子立舉癸卯鄉試立子洛文復少俊皆能世其家學喬生曰世稱何先生詩至名傳四夷不虛也其節行人不盡傳何哉及讀何子十二篇又歎有王佐才而蚤死不遇悲夫余故述先生行事采其關國體大者令太史氏有可攷焉

陝西提學副使王鳳靈傳

王鳳靈字應時耕原人其先日王發者依舅氏姓吳弘治中有御史吳玉榮卽鳳靈伯父也 毅皇帝十一年鳳靈借兄鳳儀舉于鄉俱從吳姓明年丁丑鳳靈舉進士授刑部主事始疏復王姓云鳳靈生有異質日誦書數萬言輒終身弗忘爲文章以氣勝其起家比部郎年甫弱冠乃明習法理如老吏宦官張銳都督錢安等罪當死詔減戍且許贖金諸法吏咸愕然鳳靈獨疏論之其略曰此等非逆瑾爪牙則錢寧羽翼非交通宸濠則結好江彬蓋必誅之賊也今以獻徵錄 卷之九十四 王四

賄囑轉移 聖慮臣恐奸雄伺釁皆將謂私交可無誅亂政可不殺而獄可賄鬻肆無忌憚天下之毒可勝言哉疏奏竟如法司議給事中陳洸者罪有顯狀世廟以議禮故庇之鳳靈疏言曰議禮者自議禮犯罪者自犯罪何得援此以掩彼也臣聞 先朝開國靖難及諸迎立元勳豈無寵利動觸刑章卽如議禮諸臣深係 聖心而或處極盈之會犯不韙之科陛下亦將與衆棄之而不得私如洸之罪又奚待持不決之疑諸曹咸爲之悚然謂公言直如議禮諸大臣何鳳靈毅弗顧自是無敢復庇洸者矣其練達

守法類如此年末三十出爲襄陽太守未幾以母喪歸服闋補淮安淮稱劇郡鳳靈至視無難者問民所疾苦清徭賦擊豪猾數十輩更創郡縣學又闢龍溪書院廣徵屬邑士與肄校其文藝爲之筆削刻曰同文錄又引淮水入泮以開科第之祥故其門人一時登科第顯庸者甚多淮故患水鳳靈首疏五事以疏泄重農爲先又因頻歲旱蝗連上秋災夏蝗等四疏請蠲秋糧雜賦出餘鹽銀數千以賑民復疏停馬價懇惻數千言俱得請民賴以甦嘗鑿淤河辨疑獄緝治巨盜卽古稱廉明何加焉在淮五年擢陝西學憲

鳳靈錄 卷之九十四 王五

淮人卽龍溪書院爲生祠祀之未抵陝遭謗歸起補霸州兵備佐翟相行九邊又督城沙河議省費忤柄事者故疏留五載始遷廣右大叅未赴忌者以考察竟罷之鳳靈性伉直好激論天下事以此多忤人功用惜未究也其文章名高一時所著有淮陽急稿及諸奏疏字法王右軍人珍慕之今淮諸生稱曰筆峰先生列循吏傳鳳儀亳州學正子一貫舉鄉試亞魁海豐知縣

陝西按察司副使邵公蕃墓志銘 李本

吾邑以德行文學表見於時躋穹齡而裕後昆者東里邵公其一焉乙巳秋本視篆留院便道歸謁公公尚能儼然周旋爲本道親故不倦不意別未幾而公先逝矣豈惟我親故者之傷士類莫不嗟嘆云公諱蕃字文盛世家吾姚東隅族屬蕃衍先多顯達人父驥母韓氏公生而魁梧偉特有奇氣學步語時迥然不羣三歲失怙知悲哀事繼母潘氏能竭力孝道六七歲便日抱墳籍以爲學過目輒成誦是以學無所不通尤深於禮經年十二爲舉子業通三場聲名藉

獻徵錄

卷之九十四

七

藉以起老師宿儒莫能以校得失年十五督學張公生首取公入邑庠生自是每試必居首無能易者咸化癸卯舉於鄉明年甲辰登進士第知建平縣建平窶而敝民甚凋瘵且訐訟滋漫緣以爲奸就難理公至早作夜思務求安輯之道乃清以律已公以御物有利罔不興有害罔不除衆瘼悉蠲羣情大洽六年而政績顯著薦交上皆曰江南治行第一弘治癸丑行取授山西道監察御史公益秉義奮忠毅然有澄清之志矣於是巡醴長蘆則肅憲度搜蠹弊言利歸於國商稱其便者莫加焉於是提學北畿則嚴

立規條崇文興行言公明兼至科第得人者莫如焉

戊午丁父憂辛酉起復補四川道是年又丁繼母憂甲子起復補廣東道乙丑監會試所在踐職綜務厥猷融茂丁卯陞陝西督學副使表正化導如在北畿時查革民人冒名援例生員他邑補廩皆不避權貴爲之逆瑾興平人絕與見銜之戊辰吏部推公擢四川左叅政瑾從是疏中令致仕瑾被誅臺諫交章薦公如巡按御史劉公天和都給事中張公瓚皆以公抗奸去國志烈秋霜宜叙秩時楊公一清爲冢宰以公代以督學時頗更其事謂形吾失也衆疏竟寢不

獻徵錄

卷之九十四

七

復起用士論惜之公遽尸華門一疏食飲水數十年終日危坐一室間讀書談道之外一毫不與焉知與不知者莫不嚮往之郡伯玉泉張公敦請至郡爲鄉飲大賓時年耄矣八邑之人多來觀者雖麟鳳之瑞不是過也其仇之沮之者何在哉公孫漳嘉靖癸卯以禮魁於鄉明年甲辰登進士第知六合縣政譽赫然皆如公公得親見其後賢若此則天之報公者又豈不多耶公生於景泰癸酉六月卒於嘉靖乙巳十一月年九十三歲

陝西按察副使徐公聯墓志銘

顧 炎

公徐氏名聯字成章長淮人其先本南曹人自
撫始籍於衛父景春以功累官戶進階武略將軍始
母李氏母高氏生公沉毅簡遠學詩補郡學生弘治
乙卯舉鄉試丙辰第進士官必法行必端不苟交接
為衆嚴憚拜南京大理寺左評事明習法比獄多平
反嘗率同官劾罷刑曹薛智亂法者一時無敢高下
其手歷九載轉左寺副司遷右寺正乙丑陞河南按
察僉事整理信陽兵備其地當四省交會多山谷盜
為奸公靜鎮仁煦察見善惡不知難治以母喪去位
歲餘錄 卷之九十四 李 聖山
有姓遮泣郡縣致聘咸不受已已服闋復授前職得
巨盜盜賂鎮守太監廖堂求脫公執不變廖欲中以
他禍竟不得間而止陞陝西布政司右叅議時吏部
尚書張綏當權有欲為營私第者假官政檄取帑積
公擲地不從陞按察副使理肅州兵備適有邊警乃
置家口於鞏昌單騎即戎指授方略虜不敢近出是
謹斥堠厚糗備精簡閱軍聲大振乃禁諸將侵漁及
絕入貢哈密土頗番諸夷私覲內外帖服方經畫遠
圖辛未得瘖疾遂乞致仕清修苦節視平時加峻居
五年卒于家蓋正德乙亥九月九日也年五十有七

公為人孝友忠信篤厚自其母喪哀毀如喪武略
公時少受學從兄訓導公海終身帥事維謹同母兄
繼以誼誤戍威遠公遇於逆旅畢力贍護攜其子女
赴官教育之及請老歸復還故居與兄友愛益篤第
嗜好仕宦垂二十年圖書之外無長物每去任凡有
司器什必按籍檢還信陽嘗有小器貯藥出藥還之
為文有典則晚益深造非御公牘手不釋卷所著有
畏齋稿若干卷藏于家

康 錄 卷之九十四

陝西按察司副使唐公希介墓志銘

徐浩

公諱希介字景賢世爲太原之陽曲人景泰中進士
月十有六日公生而穎悟絕倫三歲知字五歲知書
十歲知爲經義一時稱奇童云遊中丞貞菴陳公之
門肆力探究志在遠大不以程業拘也未冠補郡學
生試輒高等庚子舉於鄉爲易魁丁未擢進士選授
翰林庶吉士二年改工科給事中隨事建明直聲大
振久之特被簡命稽省真定等四鎮儲備公躬親閱
實盡得宿弊以開於是權倖見嫉以他事中公謫四
川石砭宣撫司經歷萬里遠竄怡然就道旣蒞任承

康徵錄

卷之九十四

七

曼山館

檄署仁壽雙流二邑公不鄙夷其民植善錫惡俗用
丕變又檄視州茶政廉發私隱黜吏枕硯稍遷漢陰
縣令縣有鉅猾杜某作姦犯法持吏短長所居窟穴
湍阻捕吏莫敢蹤跡公密設方略擒而斃之繕完城
郭百廢具興再遷知揚之通州州臨海有漁蒲鹽泊
之利盜劫出沒司檄巡者歲入其賄陽翁陰縱民賈
交病公至揭賞購示以威信盜望風散逸境內獲安
河堤潰決撫巡檄公董治公內籌規畫外別勤惰旬
月之間嘉績亟成庚申擢陝西按察司僉事督餉榆
林邊吏有乾沒稽緩者公糾惡繩違吏餉不乏邊氓

有爭田久訟者公兩室其侵怨仇立解時人望

淙楊公總制邊務議增置茶市以贍軍賦公條客牛
宜二十三事石淙公并施行之且貽書以謝其欽重
公如此未幾改四川僉事尋擢陝西按察司副使榆
林兵備仍兼督餉公愛養士卒約束裨校戎乘肅睦
邊威赫然軍府多贏積中官欲私取公執不可謹籍
以俟調發中官銜之構諸逆瑾瑾矯制逮公三木長
安市長子淇擊登聞鼓訴冤罰輸居庸米三百石復
其官瑾猶覬公往謝公堅執不往乃嗾御史劾公不
勝邊防重寄有詔著致仕公天性高朗每懸韋自警
獻徵錄

卷之九十四

七

終如公者可謂無憾矣

君諱袞字汝明別號介菴君幼穎異不羣雖長治學業爲庠生然志以古賢豪自待早失怙恃家甚貧而苦節危行恭其兄而友弟甚至常病俗儒不知經術剽竊爲詞藻耳故博學精思期以致用旁究釋典了其大意嘉靖改元以詩魁鄉薦明年舉進士出身選試山東道監察御史久之實授累疏論時政劾長吏卽卓然有直聲然君猶往往追悔以爲逐時沽名謀國之忠未純也四年巡覈四川貴州軍餉事竣東還得告八年卽其家起督南直隸學政君旣拜簡命益自淬濯以立師道不作樹桃李念先德行而後文藝進退多士一無所徇士習爲之一變於是聲聞日弘十年廷議削夫子王祀君力諍之不可出爲福建建寧府推官得謁練氏夫人墓四載遷松江府同知福良威奸二郡人至今稱之十五年入爲南京職方員外郎尋晉武庫郎中十七年改考功郎中司南京考察有御史怙勢貪殘張甚首黜之遂倚時宰誣奏欲中公以報怨而公論方偉君不可奪乃寢十九年冬得陝西之命君嘆曰吾老矣隨行折腰仰面以事人必重得禍不欲就其兄固強之乃行期蒞任後卽

從初志及秋會虜深入山西君當署潼關兵備番然

曰誼未可去也卽出繕城堡整甲兵日忘其勞爲戰

守備秋寇退而代者至乃以疾白兩臺以聞卽日擢

學出關吏部移文留之不及宰執有銜君者因劄爲

民二十四年恩詔始復冠帶當路交薦卒亦不用君

性澹泊又以親不逮養平居食不重味恒以儉素飭

其子居鄉嚴謹人不敢干以私至關國風民利未嘗

不割言竭力生平不習家事而手不釋卷其爲詩文

聯鍊琢蹈襲自成一家所著有學庸口義隨筆瑣言

古文筆札若干卷

獻徵錄

卷之九十四

陝西按察司副使劉公從學行狀

公諱從學字時敏別號屏山生有異質方解語即好誦書不與羣兒作俗戲成童隨先大父之金縣俸堂且廉薄公竭力奉甘旨而自不厭粗糲服則日誦千餘言先大父奇之始教之作文即領大意後先大父謝政歸田適督學濯菴馮公會考公為首遂登正德丁卯鄉薦試禮闈弗捷業大學已卯秋銓兵部司務公嚴以督責羣吏勤以註誦公文嘉靖甲申適廷臣議大禮各疏力爭公奏曰義隆正統情盡本生頌之詔令聖心亦既慰矣奈何欲去本生之稱非先王

獻徵錄

卷之九十四

七

之禮啓後世之議豈不為聖德累乎奏入留中公復奏曰本生二字何違於禮何損於孝去此二字則援立之恩繼統之義俱而無存矣奏入復留中朝罷上齋居文華殿金獻民徐文華倡言於眾曰昨諸疏留中必欲改稱孝宗為皇伯考則大廟無考正統有間矣何孟春曰憲宗朝禮部尚書姚夔率百官赴文華門跪哭爭論慈懿皇太后葬禮憲宗從焉此國家故事公倡言於眾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乃遮留諸朝臣於金水橋南曰萬世瞻仰在此一舉今日有不力爭者當共擊之俱

赴左順門跪伏聲徹於內上命司禮監官諭之曰

此禮朝廷自有審處羣臣咸曰必得俞旨乃得及午掖門大哭聲震闕廷上大怒械繫而廷笞之丙戌春陞戶部員外郎行查京庫及九門錢鈔時與內官同事公守已清慎執法不撓吏部考績曰才識宏深性質謹厚閱歷寢深聲稱愈著丁亥春陞郎中奉勅總督遼東糧儲關防慎密餘銀分毫必記於官一時官遼陽者如張公問行陸公杰麻公循咸服其老成戊子冬奉旨九年考績赴部己丑春復補廣東司郎中庚寅冬得給誥命辛卯乃奉恩旨焚黃祭墓王

獻徵錄

卷之九十四

七

辰陞陝西布政司叅議分守隴西道及過先大父舊治金邑父老擁留之隴為邊郡地瘠民貧公澹薄自甘束薪粒米不取於民州縣官不得以私謁伸冤理枉付之公道俸入之外取一錢規矩之外行一事斷乎不為也臨筆地方大虜壓境邊攻墩公督率官軍勦斬獲首級奪獲達馬夷器奏聞上嘉之賞銀十兩紵絲一表裏時嘉靖戊戌也鞏昌府同知李暹口稟站價銀五十兩送本道公用公叱之曰朝廷錢糧自當作正支銷即時付府守冠子天與作正支銷此丁酉歲轉按察司副使奉勅整飭甘肅兵備抵

任績敘跡邊境安堵不逾載有歸令移檄撫按公
遂浩然而歸官軍哭號遮道至不得行時開往參將
芮綱餽贐五十金公令千戶楊錦却之視四品之秩
不以爲貴二千石之祿不以爲富棄歸林泉飲水甘
於列鼎縕袍榮於華袞既抵家山林寄傲不遇公門
終始完名無少玷缺嘉靖甲子仲秋偶感疾卒壽八
十有一云

八

卷之二十四

七

陝西按察副使葛君覃墓志銘

語曰長算屈於短日嗟乎功必次而弘時才必久而
累績故人直多艱靡拒天損古志士深悲之吾磁葛
延之父操廉蹈勤約已奉國而官副使年五旬卒已
夫其抗志踐古展藎立名期而勵者將若何而極也
磁又有御史王泮忠清乃延之伍亦早死悲夫吾鄴
生尤丁天損之虛邪延之諱覃祖玘父義母王氏嘗
封郎中及太宜人延之明朱詩正德甲戌舉進士令
樂清三遷官至南京戶部郎中守平陽乃憲陝西延
之有治才理簿書詰囚要精明立可辦吏不得爲奸
獻徵錄 卷之九十四
在樂清堪輿家言建署背吉地故令無遷官者宜改
治延之不從減武官濫役民遭其構不動在平陽辟
廬生又辯其屬之誣皆忤上官蓋其操廉無可指瑕
故遇事斤斤執典天性簡言笑交遊每日兢兢律身
恐越繩墨論者謂宜濟之弘裕然循其習性無變配
張氏亦封宜人五子逢春逢夏逢吉逢時逢辰一女
嫁張涵延之以嘉靖甲午九月二十三日卒生千成
化壬寅正月十四日逢夏爲郡學生著名塲屋間將
以乙未十月望葬其父余受託銘墓乃法先漢賢士
文體簡存要略且續郭乘銘曰彼庫樸樹乃林夏屋
胡短棘者大服四馬葛生履張甫授伊廓而返冥冥
時堅已約往恤人瘼而問弊驛而石截截而詞揭揭
水登白潔

陝西按察司副使劉公效祖墓志銘 王一鶚

劉憲使名效祖字仲修別號念菴其先出山東濱州始祖四當文廟時徙實都下占籍武驤左衛生八公八公生能生二子長通次達達以明經爲御史大夫通生寓卽封君娶於彭生三子公共伯子也在機祿卽喜弄圖書御史大夫謬之膝下早善屬文年十二彭見背衰毀如成人禮十六補博士弟子員嘉靖庚子領順天鄉荐時年甫十九已而御史大夫歿家中落公養封君志盡菽水歎又能周旋於二從父間封君疾日夜侍湯藥籲天願代封君不起哭幾絕人

狀徵錄

卷之九十四

王

人望推轂之癸丑應內召乃柄臣有銜杜金吾公爲杜倩恐入臺省有左右袒陰阻之浦侍御之言之始授戶部廣東主事卽視九門未幾奉璽書勅粟梁趙問輩之督亢備雲谷緩急事將竣又勅督所歷逋負則次第催科商民便之丙辰報最封父如其母贈安人已而督漕天津戊午陞廣西司員外郎旋陞雲南司郎中職市金珠爲內供時上用主豐臺省建白主儉公籌益濟虛權可剔否大司徒據之以請如調劑然比歲烽火無警各營草日腐累商公議散之諸營而見貯者給商以直人人誦便蘭州度

狀徵錄

卷之九十四

王

支蘇郎中以不預支倉儲被誣劾爲雪之蘇得無恙以故大司徒楚中方公閩中馬公成亟稱之清苑高公以諸司事盡奏觀草分宜父子每見其疏私重之欲羅之入幕乃婉爲謝遂陞陝西固原真備副使行不入辭別不具饋固原於平涼岡寺地夫步武岡卿某有內援日庇牧卒如私人卒每縱橫有問者輒撼以危產公不爲意徑執之置于法郭公宗臯請戊原州請間一歸葬母諸大夫但佯應公大言曰成者以失柄臣心吾儕可錮人以媚人乎況雲臣非將大

中丞裴公行塞歷平涼朝王就席次以通蘇請裴公
難之既罷遂誣以舉爵壽王緩屬不敬欲上其罪公
聞之乃曰嘉禮有注責在藩相所不預具焉用彼哉
當先繫璫矧王以糧故於杯酒責望如國體何璫語
塞既而諸王孫遮道以挾則請姑面允去裴又否否
諸王孫聞公責以危言身護裴以行王與諸王孫乃
知朝廷紀綱森然如此一日虜忽闌入花馬池城下
元戎提兵出無乘城者公先登鼓諸老稚備矢石虜
覘有備竟解去城以完癸亥大計爲忌者所中當東
歸原人扶老攜幼號泣車前者聲震四十里歸則聞
日涉園日日陶情觴咏問少醺作樂府數闕擊節歌
之乃肆力修詞大業與海內詞客或結社或飛筒優
東爲詞林盛會諸大夫或就而問政多所指畫語不
及私會王大成變有欲以奇禍中素隙者事屬白金
吾白詣決策則握手示曰族人徇人毋論非丈夫所
爲如冥冥何弟訊罪人自得其情白如其言大成伏
辜幾中者得無恙京兆大梁曹公念京畿首善地關
專誌欲徵載筆督府北海劉公以薊門邊乘先聘之
因而如檀州作關鎮志凡三閱歲以是得縱遊諸塞
上所至輒有紀公一日聞主上問其姓名因賦詩

日更生雙鬢已蕭騷敢謂文章擅彩毫
承明主問因緣不是鬱輪袍萬曆己丑二月卒距
生嘉靖壬午七月年六十有八著述有四鎮三關志
十二卷春秋窻稿二卷劉仲修先生詩集若干卷文
若干卷塞上言一卷盛世宣威清時行樂二卷燈市
謠長門詞二卷雲林和稿空中語短柱效顰閣中
笑裁冰剪雪都邑繁華蓮步新聲共七卷行於世

獻徵錄

卷之九十四

全

唐庚集

陝西副使黃公

傳

卷之九十四

黃憲副公卷初官比

部出補

陝西副使

公

已晉憲副即解轍歸歸年才四十有五耳公歸蓋創
與明農云春夏間家衆悉驅之田作而獨與其配操
杵日炊釜作飲食躬荷而饒之嘗假農具鄰舍鄰舍
于欲昇送之公曰母此何時也假我具即德厚矣奈
何又妨汝務遂自肩之如田焉公性故孤介悃樸而
逸興甚豪雅嬰情山水間山嶠水溪靡不遊至或乘
敝輿或策款段或曳杖躡躡脩然咏嘯飄飄若仙焉
去城邑四十里而近經歲不一至至則市童撫掌
執轡錄
來之九十四
公三
呼相指曰黃公來也蓋識其與公居常好
客客至座已徐起臨庖服積鼻衣治具具無兼味治
畢乃盥手更衣出即新嫺上客率以爲常余一日借
周元孚進士侯公公歡甚縱談名理因及疆場事奮
然有請纓之志移日不輟已有婢從屏間稟曰烹雞
熟矣請剖公曰少需蓋劇談方適無間也有頃婢稟
如初公又曰少需如是者三而公談益劇乃命婢曰
汝姑自割既共饌出載助狼籍不爲意也公間起入
室余從之闕其室一榻蕭然不啻僧舍已余時若冷
然噓以清風洒然沃以瓊漿也退謂元孚曰吾與子

今幸遇皇世矣相與嗟嘆不置云耿子曰夫亦約

其躬爲古節行者類多齷齪迂滯不能事事彼
節爲名高者也其真涵其性特矣公率性之真從
之安孟子所謂人有不爲可與有爲者非乎藉令
誠重用之請纓之志計能償之不虛也余又嘗聞里
中前輩若鄉劉周李董阮諸公其風軌大都如是顧
所及觀記者惟公因憶父老相傳宣正成弘間里中
民物殷盛間巷熙熙有以也乃今里中身有完服面
無菜色父子兄弟相聚而無愁嘆聲者蓋鮮曷哉
吏治之日媮也吏治之日媮則士節之不立也士節
之不立則古道之寢微而紛華之爲甚也即吾一
鄉而天下可類知已嗟嗟孰謂公履爲細謹哉公蓋
古道之碩果矣余茲重有慨焉爰拾公一淺事爲
外傳云

獻徵錄

卷之九十四

公三

陝西按察副使梁公承學墓志銘 于慎行

梁公諱承學字師顏東郡名家也其上世居冀州武
中有士成者占籍爲聊城人士成生無爲知州棟棟
二子智能智生舉人璉能生南京戶部主事璽璽生
新城知縣相是爲公父其後以公貴再贈奉直大夫
戶部員外郎初配李氏生承祖繼配王氏生公其後
皆贈宜人公生有殊質六歲而孤家又貧獨從母宜
人居攻苦誦習髫年學成楊襄毅公校士東郡才之
嘉靖己酉方十有八歲以易舉山東省試聲動齊魯
聞其後數上春官數罷益發憤不少沮竟以隆慶戊
辰成進士有同姓中官方貴用事議與序族公正色

獻徵錄 卷之九

公

曰吾誠不知系所從出顧安得妄附人以邀寵澤謝
弗與通座主少保殷公聞而重之除陝西延安府推
官公雅精法家指然其讞獄以平恕得情不欲核刻
搏擊取小治辦爲名一日聞獄中囚有八歲小兒投
石戲誤中七歲兒斃吏增兒年論死公廉其狀立貫
之府中卒出顧金錢照磨答卒卒後病死吏當故勘
平人律公曰卒爲奸利非平人照磨答之固當奈何
中法亦減死論他所平反如此類尤衆至品第郡邑
吏胥不肯狀無不精當而大指取寬厚不求人細過

居秦中滿考奏祥十有三疏計且召入而柄銓九

故嘗撫陝有所嫌於公乃擢爲南京工部主事時論
屬之在南曹時嘗疏瓜儀河道理沿江蘆課咸有能
名後以修孝陵工加俸一級滿考奏績改戶部廣西
司九江權稅序當遣公郎中有所善欲往以公改北
爲新任不當遣同曹咸爲不平公曰使職等耳何必
九江竟無一語已而所遣者以墨敗人益服公嘗司
庚天津出納平慎進山西司員外郎再進浙江司郎
中改雲南司雲南司者專主漕政於子部爲劇司徒
澤而得公公握籌推會區畫劑量悉中肯綮督倉尚
獻徵錄 卷之九

公

言欲扣漕舟盤剝之費奏爲羨餘運卒聞而大譟尚
書恐夜召公公具陳不可狀爲草疏平亭之奏下運
卒乃安言者疏倉曹郎使竣令御史核殿最下戶部
議諸郎愕莫能對公奮言曰郎御史各以職奉使相
顧顏郎郎不稱使大司徒在是何與御史竟寢其議
先是議者以江北田荒奏遣憲臣一人督吏民開墾
三年命公往視狀公馳至其地徧覆穀土荒墾民人
流亡具得其實以報甚稱上旨然亦陰取忌矣故事
郎秩八年以往當陞叅政公平生潛於進趨無所內
交主爵以爲才任治邊擢陝西按察司副使備兵鄜

望修飭武備西邊大治嘗以大田奏若詔主
名又嘗以閩邊勞受金幣賜聲稱大振宜君
聚撫臣欲發兵捕公謂此皆凶歲饑寒救死不足
府軍吏不見嶺南蚤夷事耶遣郡邑丞尉持檄往
之賊感泣立解散撫臣意沮會其年關中大侵至人
相食公設法振貸多所全活而為忌者所構反以為
救荒無狀有詔改用公因拂衣東歸遲回不欲出久
之故人多趣公北上乃裝詣闕行至武城而病亟返
舟抵舍數日卒萬曆丙戌二月庚午嘉靖壬辰三月
獻徵錄 卷之九十四 本
得年五十五歲公為人濶達有度重厚簡朴不為小
文天性孝友內行甚修事兄及寡姊恩禮備至於族
人親戚多所贍給交遊無間窮達緩急賴之有長者
稱于生曰江北故鮮大族如梁公五世科第為吏可
指數耳然吾聞其家蕭然如諸生大夫以來田廬無
所益稱清台東子孫矣治獄多平反以尺檄解散劇
盜仁人之利博焉緩輯譚卒出於頃刻若正言御史
即吏之職慨引義懦夫動色斯已壯矣予觀公諸
子皆賢備有文昌大其家不可涯涘用其所不足於
後儒人道耶

陝西按察司副使沈先生啓原行狀 潘國棟
嘉靖甲子比士 上用言官議兩畿分枝選京秩有
學行者充之於是寬川沈先生以南屯部郎校尚書
得十有三人不佞某亦幸與焉異日宜猶著績為時
名流者項背相望人以是多先生之鑒獨不佞脉脉
靡所樹先生間發成就之始終備至蓋二十有五年
如一日也昨某濫竽一第先生色喜貽書錫勉即某
淺薄不能副期待之百一庶藉模楷以自免於訾戾
而先生逝矣嗚呼痛可言哉先生弟啓南將相兩孫
彥先生嘉善思賢望祖塋之次以世系生卒行事屬
獻徵錄 卷之九十四 本
小子布狀將圖所以紀諸幽者小子則易敢辭先生
諱啓原字道初別號寬川其先汴人宋南渡遷會稽
洪武中始祖庭芝自會稽徙松江遷善鄉宣德中以
遷善鄉諱嘉善遂為嘉善縣人庭芝生瑾字子厚始
贅居秀水之長溪子厚生璠璠生淵淵生度世以孝
弟力田起家度生東園公復是為先生大夫用子貴
封徵事郎刑科給事中東園公生石雲公謚即先生
考舉嘉靖己丑進士由行人授給事中仕終湖廣參
議石雲公配盛氏贈孺人繼盛氏封孺人是為先生
母後並以先生南曹郎考績石雲公加贈朝議大夫

紀一 人亦曾封恭人初石雲公數艱子力

學先生先生生而奇偉當庚寅年五歲會石雲公

僕代滄事竣還京留先生侍東園公于家臥起雖

有於人度東園公甚喜之及石雲公轉山東僉憲

則先生年十二學日就緒自是更延高等博士弟子

勉之如一山王公文湖盛公皆先後受業歲庚子督

學蒙溪張公校士得先生大為稱賞以儒士應試省

闈歸而補邑諸生益折節好學復集郡中時髦為會

于水東別業及文湖書院乃丙午舉于鄉年財二十

一也丁未庚戌癸丑三下第歸五七年門佐石雲

公治大母喪及公家遊江右所為攝理家政井井矣

日則經史諸家大肆觀覽至于麟經則有集解馬

班則有集覽即堪輿醫卜諸書靡不尋其宗趣父子

家人自相師友所考究必詳且至蓋先生性敏志篤

功夫深密宜其博而有要也癸丑石雲公自江右歸

卒于家甲寅東園公亦逝先生喪葬事事致於禮會

倭亂暴起以軍興加賦閭里騷然督撫公破禽徐海

等于平湖奏捷還郡城文武將吏暨召募土著之兵

皆在饋原行糧日費二百金不貲縣令念閭里空乏

盡減餘以佐之不五日告竭先生他事

與語令忽忽仰屋深念先生曰公何念之深也令曰

非他時文武大臣及募調諸兵在念有能其五日費

則某之責可追已先生立曰原當任之令躍起拜先

生亦拜即夜歸率幹僕數人持千金畀之問者以補

難初徐海未禽連歲剽掠嘉湖蘇松間先生倩臂力

販徒散以飛舸日團聚長湖大溪中躬指授進退之

法重債其直而諸販徒亦自感奮一日倭果操南巨

艦由平望入鄉而南近家不一里遇飛舸從傍夾擊

之因逆還北逃至晚先生大犒之顧鄉之親友曰吾

以此舟得免一鄉害較所費孰多此舉也始以團聚

而脫倭奴之禍又以脫禍而收販徒之心知者自見

服先生才可以大受也已未成進士廷對策文詞

雅楷法工緻咸謂上第不忝及發卷閣部大臣果

報一甲第三人矣會以他故移置二甲十七名故至

十七名者為選首於法得北曹郎以前一人欲為選

首過先生曰使若以序次必首選予得州守矣幸若

安之母難予先生曰選之先後例也予豈有所謂哉

予固不敢以君之過而爭亦不敢以君之過而讓賞

聽其自至及期前一人果挾分宜執下銓部時冢宰

遂駕言以親知故為先生嫌而欲首前一人選王

力言于冢宰曰因親知而印之不可因親知而却之亦不可執不肯首前一人卒並授南曹而先生爲屯部郎先生怡然曰南北等耳況予性簡澹南曹甚宜我庚申蒞任值分司儀真者爲臺中劾去大司空廢公曰是役也非沈郎不可先生抵真州大反前政於關時其啓閉於舟疏其往來於椿輕其陪罰於商任其通販於賈免其徵繇而浙直白船例不得由關先生具呈大司空弛其禁瓜儀里老甲戶至肖形尸祝之蓋所攝僅四句耳會新任者代遂歸蘆蘆政盛政差奉旨有劾印其體視臺中乃前是者自爲貶損故

歐敬錄

九十一

奉行者後而豪民占洲場負稅課不可勝計金錢累鉅萬積逋至三十年先生一拜命立詣所轄申明職掌而又上請大司空曰奈何上下欺蔽第以國家利爲奸豪索資也宜具奏移文撫按嚴督各屬于是人知先生意旨遵守益謹追徵補解月不下數千計前未有如先生之多而體貌亦未有如先生之重者癸亥轉本司郎中尋考績得贈考妣如制而其配錢亦封安人乙丑調南儀制司金陵多佳山水暮置綺室而禮曹又清暇先生率二三同志于燕磯棲霞間

讀詩箋娑甚適人見以爲悠然送目而先生之

韻慶遠矣內寅冬遷四川叅議明年丁卯奉盛亦人行抵蜀所轄爲川南道時天全土官高定楊時譽相讐殺當事者莫知爲計先生至移檄諭之其中宣揚朝廷之威德追述先代之功勞鼓舞世傳之忠順宛竟起覺之緒端諄諄數千言示以禍福利害令其改圖二家感悟謂先生不卽奏勅而拳拳論解使我輩如前搏噬能免禽滅哉於是鈴東部夷解散黨與一聽先生約束而邊民臥始帖席矣他如申鄉約嚴保甲慎巡警禁私渡行之內地者人咸稱便而豁鹽井續增之課銀定番僧賞犒之限制尤爲無窮利云皆

歐敬錄

九十二

所陳公實所嚴公撫蜀兩列薦剡謂大用可指日埃也歲已巳以盛恭人卒于雅州官舍扶柩歸某甲之江游先生涕泣交頤令余不忍舉首眎以別癸酉服闋適子邪領鄉薦北上先生偕之甲戌補山東叅議其分道在濟南而省政之當議者有稅糧牧馬二事先生甫至議稅糧徵解自有成規而郡縣所行不一有照舊總收僉大戶分解者有分倉徵收經收人領解者有各里自收大戶類解者有總立櫃頭各戶自投納者非畫一規擬總收之銀差佐貳首領類解郡中卽以羨餘充道里費其解銀大戶盡裁之止米麥

存身大戶收解而催督責之里排監收屬之大戶
權設之公堂種種悉爲經畫議上撫臺著爲令而文
書之弊竇塞小民之陪累減一省皆受惠矣牧馬之
役濟交東三府獨當之而青登萊無與先生閱其不
均酌令彼此通融以疏民困議上馬院亦爲令丙子
秋遷陝西按察副使治關南當四通之達驛傳爲累
錢糧不支會撫臺董公下先生議先生歷考道路之
衝僻供應之繁簡至馬驢夫役一一斟酌至今遵其
例行之丁丑子郅成進士上又試進士之杰者今
讀中秘書邪得首擢先生聞報嘆曰夫子家世耕讀
康徵錄 卷之九十四 九
有何修爲而受國恩乃三世哉吾其歸矣適撫臺委
勘城垣弗果行先生詣各州縣躬閱略鳳縣褒城
因其地形量爲修築三城悉爲巖邑先生力也十月
按院巡金州守道缺先生并署篆遂赴金州不五日
撫臺亦於是時巡鳳縣金州去鳳縣爲里二千而遙
度不能兩詣乃以揭迎之撫臺謂爲慢已因以他語
中先生奏既上先生翩然登舟無幾微見顏面歸塗
泛洞庭登太和每於山川名勝輒低回留不能去曰
吾少不能爲少文之遊幸所歷多名山足償吾願歸
而自號岷峨泰華主人識西蜀東山陝右也北抵家

年自調用當事以先生清望久著輒議補先生先生
徐念曰夫人堂之樂在適然全其天真吾自登第抑
首者二十年茲得寬假又何能以七尺軀僕僕爲人
類門部且機穽已蹈尚不覺悟將令溪上之鷗笑人
也遂絕口不談世事亦不復通謁貴顯惟日相羊長
溪之上芟葦先人林園誅茅治屋爲偃息計爲堂有
與閒存石爲閣有柴芝蘭風爲齋有止觀徐子爲臺
有紫雲香雪爲亭有蒼玉點易栽花種竹野服葛巾
親朋來往如山人而已性澹朴無所芬華飲食之奉
雖精潔未嘗過豐見富室窮水陸之珍必曰古人飲
康徵錄 卷之九十五 九
不過三爵食不過五鼎陶然醺洽矣何乃暴殄至此
哉披服鮮整然非紉濯數四不更至于繕築棟梁棧
題至竹頭木屑經紀毛密斧斤無剩材布算無遺策
卽匠石氏心計不如也或有以逐十一之說進者則
閉目搖手曰與其悖入而濫費孰若節費而寡營辭
受取予無大小壹稟于義有請托輒遜謝之脫寬狎
不自毅然爲之申理雖動遭物議不惜也聞人善極
力播揚不善必隱之有以實叩者則日經目之事猶
有未真況捉影捕風者吾敢信乎與人交無所不容
始或以他事見欺既而敗露先生知之如弗聞也者

茅盾南少而孤先生愛之甚置臥內與同課誦至漏
下三四鼓不勸族多言先是東園公置義田若干為
昏喪資先生復以其餘贖與人給之每 人率蠲
十之二三貧交疎昆弟人人得所欲以 當役疾
日無貴賤大小爭趨祈禱願以身代所 屬厚
與接至屬續後弔者無不泣且悲焉平生珍玩貨珎
聲色狗馬略不屑意而所篤好惟圖藉上自金匱石
室之藏以至古今集悉購無遺或少缺略借 儲書
家務繕寫完好乃已舊有萬書樓三楹為石雲公藏
書處至是所積滋多復為樓貯之名曰芳潤淨几明
窗 卷之九 九 山館

憲悠然開手不停披讀食俱廢雖樂收藏不拘拘
朱元舊刻惟求紙版精明足供披覽人有惠先生書
者啓封忻然即百朋不啻也平居不耐酬應或談經
史評法書而閤人持刺以進蓋未啓緘眉為之攢矣
卽當路諸公多門生故吏先生絕跡不入城不投謁
然當路推轂人才必引以為重先 視之泊如也
所為詩冲澹夷曠氣韻和平一 夜推敲務
求是當文則疏澀縝密詞足發意所謂仁義之人其
言詞如也蓋庶幾近之所著有詩文二集公移雜著
藏於家先生為人儉約自飭而賑窮周乏雖多無所

人溫溫而義有不當輒投然不可回奪平 叻似不能言而工古今詩賦經史如倒囊出物
出而愈不可竭其用未盡酬於世而其文章議論
又未施於郊廟朝廷第為士民閭里所歌誦其所歌
誦者不過以為有惠政與篤行為君子長者之遺風
而已未能信其可大用者為何如也嗟乎使先生調
官時迴翔不去居家不堅臥不起必能致通顯有當
世事功然先生去之決不起之堅皆有深意其出處
去就靡不當於義而斷之以勇豈苟然哉凡材敏者
類能馳騁乎事功而非負學術者其出處去就未必
 卷之九 九 山

當於義先生得其難而易者可知已小子於諸門人
荷知特深握手深語進以為可教顧於先生之沒未
能奔哭以少效執紼之役惟是講聞事行最深且久
敢謀諸先生之弟擷拾大略次序如右以自附於門
小子之誼俟銘先生之墓者擇焉先生生嘉靖丙
正月 日卒萬曆辛卯三月二十有四日享
年六十 配恭人錢氏子一自邠丁丑進士翰林
院修撰先先生二年卒

陝西按察司副使梁策傳

陝西按察司副使梁策河間鄆陵人性至孝七歲母病將不起旦夕焚香泣中庭請以身代持香謂城隍廟伏地涕泣幾絕一黃冠授藥一莖僅寸許曰煎湯服之服卽旋已亦不知爲何藥人謂孝感致然時謂孝重就外傳手孝經不釋嘗曰政本在此居官者當置一卷於座右何國家設科不用此也慕黃香之爲人習溫被扇枕稍長法曾子奉親百凡先意承順常若不足十七商鄉校二十四籍鄉書孝聲藉甚行部使者往往移檄書物色抗辭逃避三十四中嘉靖乙亥徵錄

卷之九十四
五十六

丑進士居都下心脉脉不肯拜官封郎中切戒始授工部營繕司主事歷員外郎中居郎署十年三請告省親留封宜人侍養未嘗以隨陞四川成都知府嘆曰我必不能叱馭如王陽矣抵家蒲伏封郎中前號泣以請封郎中大怒曰盡力王事非孝乎爾好孝經不憶始於事親終於事君耶猶伏地不起舉杖欲擊方起而戒途抵成都數月而大計計畢疏請終養時封郎中封宜人年皆七十躬調甘脆未嘗任侍兒一茶一湯必跪進徹則必請封郎中老益好遊日遊於所知之家寒暑不廢每至漏下數十刻秉燭坐待聞

人報至趨門迎掖入寢室候寢定而退質明出沐至寢門問侍婢安否安則喜稍不安節憂惶廢食衣不解帶人言修虔太狃山可致親壽徒步往十步一下拜千有餘里不知勞二人壽並八十封宜人歿哀毀如禮既葬日廬墓側墓歸侍封郎中封郎中病脾不能離席調飲食跪榻下手舉匕箸以進踰厠衣躬視澣濯如此者年餘時季子歿配封宜人無祿皆不問封郎中歿既合葬廬墓側日以筐承土首戴加墓有慈烏數百集廬下僅舉卽飛而前導馴擾依人服闋不離去墓所贈紳先生曰如禮制何再拜泣而徹

卷之九十四
五十七

廬墓第一排衣幘頭人呼曰梁孝子我厚漢摩恕葬我葬我語曰園丁剷地得石果摩恕墓爲文祭而葬之初成進士部送遠左軍餉故事餉無如額者此餉獨如額遠軍懷牌動地主帥盛筵再拜曰近世所僅有也營繕部董火工往年錢穀盡中官處分闌出無算乃一切禁革大忤中官日圖中傷之陰伺無所得改度支郎督維揚餉裁革一切冗費揚人感嘆不容日晉郎中大工成敘功當陞尙寶以中官中之陞知府親終當補官有司具徒御不行直指英縣林孫章屬中丞新都吳文章列奏行以聞詔補山東兗州府

時倭夷蹂躪朝鮮登州戒嚴南兵三千戍守自督府曰
是卒羈旅也瀕海多健兒與衣廩而日練之皆精兵
矣彼利得衣廩保室家豈不勝召募督府稱善數月
得兵數千值大水歲稔請徙南兵就食有收處餉遼
米數萬斛貯海上散饑人使者俞允徵足謀則餉米
盡泔爛餒人填溝壑無算也一胥爲妖所憑聞而怒
曰何物妖敢爾檄城隍治之胥夢妖曰梁孝子驅我
我去矣明日無恙居無何陞陝西按察司副使力疏
投閒居喪絕不茹葷中外歷官十餘年俸外毫無染
指交際應酬一切取足於家自壯至老急於周人父
老徵錄 卷之九十四 九十八

孝子祠

黨母黨妻黨隣里隆殺有等歲以爲常婚喪不舉莫
不加以意衣赭衣呼庚癸昏寐叩門無不應應必滿其
欲而去遠方宦學尤所加意送往迎來無虛日人有
片長嘉樂稱羨其拂意者未嘗形色辭孝廉仁厚悉
悉根諸天性非由勉強鄉人慕德孝不能忘醺錢立

陝西按察司副使盧公學禮墓志銘

于慎行

盧氏其先潞城人也徙于東明則自士元始五世而
及遜菴公九錫配恭人蔡氏是生憲副公公諱學禮
字立夫趨庭其別號云盧氏故以服田敦德世爲茂
族贈公乃受尚書隸邑弟子籍因以授其諸子而公
少負異資疑然魁岸爲博士家言敏捷有法度博聞
強志名稱超然隆慶丁卯舉京兆第再上春官萬曆
甲戌將復詣試而值母恭人病或勸盍且趣裝公愀
然謝曰安有親卧牀簣而千里赴名有如闕于一訣

獻徵錄

卷之九十四

九十八

何以爲子竟止不行頃之遂丁內艱丁丑北上乃成
進士筮仕南召令踰年聲績大起天官偉其才望奏
改臨汾三年報政勅封遜菴公如令秩母贈孺人未
幾以外艱去職服除乃稍東阿泮歲召爲兵部武選
司主事再遷車駕郎中以望擢兗州府知府三年報
政詰贈遜菴公如守秩母進恭人已復丁繼母憂服
除補守襄陽會播州兵興供億徵輸多所勞瘁又以
權使暴征爭不能下方有歸圖旋晉陝西按察司副
使備兵洮岷間命欲謝不往所知咸敦迫之爲一持
節莅鉅又與勅使爲忤竟拂衣歸歸不數月璵病病

終于正寢公爲人誠長者也貌獲而修
地旁無城府接人辭色雅雅情義藹然而凝重不佻
口若鈇于辭然于世故民情談說娓娓曲中肯綮至
竟日夜不倦居職廉儉無所紛華取節靜寬和爲理
繁網疎目恥言細苛而比猷精詳綜理靡密猾胥不
能欺也事使之際不爲崖異而動有執持亦無能撓
其法者益純然古循良吏矣南召僻小邑然在山谷
陝塞中多礪盜公日夜拊循小民樽節裁省與之休
息因以嚴飭烽燧盜不得發境內無虞臨汾平陽所
治煩劇爲尤公居是邑獨久外寬內敏不嚴而辦諸
緣飾文具者不及也吾阿號當路邑其繁不及臨汾
其衝倍之公不滿朞月政通人和誦聲交作赫然最
魯中矣充爲東方大府方制二千餘里介在兩都之
中故稱望郡公以三邑之政移之于守風聲所樹二
十七城罔不蒸蒸如在宇下兩臺諸使以疏言治狀
且十餘上天官考其治績表爲某省憲副候命未下
遂以憂歸故再補而後遷位雖尊顯于公資地稱淹
久矣猶以不能爲容拂衣而老仕林惜之而里人當
公之卒識與不識皆爲歎息泣下至空市走弔則中
心誠信所感矣方公守宛子已家居公因誦修郡志

年書成捐黃金梓焉而其中紀公政績及邑不及
焉以有事過也今公已告終方議俎豆之典則郡政
可績成矣然于稽漢循良傳召父爲上蔡長第言視
民如子無所臆列及守南陽述爲民興利事甚備而
曰治如上蔡朱仲卿愛利之澤諱于鄉鄰及北海太
守覆言以治行第一微而不著其事實此兩君皆公
所嚮慕者固云詳互見亦所設施久近便否未必
兩宜矣今公爲吾邑邑稱良長吏及爲吾郡郡稱良
二千石不易地而兩奏成設有傳國史循良者取二
志而徵之豈非西京諸賢所不及備者與

陝西按察司副使石公繼芳墓誌銘

馬琦

今上十九年寧夏降虜呼氏反觀察副使石公及於
難制府魏公督諸鎮兵討賊賊嬰城守上以制府
稽天誅逮繫之於是巡按御史劉公上疏言先後諸
臣死事任事狀請釋督臣學曾責成功而贈故副使
繼芳官上怒制府未解疏入留不報是年秋賊出
公柩乞緩師踰月賊平長君嶠泣血扶輿以歸明年
四月葬於祖塋之次公字克肖別號岱宇世爲益都
人高祖瑛瑛生銘銘二子曰存仁存禮存仁生琚琚
娶某氏舉二子長曰繼節公其次也自銘而下皆以
積學能文章取科第公生九歲而孤與其兄瑋瑋相
倚盡發父書伏而讀之且讀且泣志意如成人甲辰
同爲郡諸生乙卯同舉於鄉長公仕至汝寧郡丞公
亦舉上春官不第領倚氏學博士部使者檄三晉
皆以石博士爲師居二年擢桐城令會城青浦郡御
史御史計大江南北無如石君才請移石君令青浦
桐城民走詣闕下上章願留石君朝議覽以石君予
青浦桐城民不得請歸而肖其像祀之爲之語曰陳
父石母陳父者趙人子也公爲政先自檢御不失

陝西按察司副使石公繼芳墓誌銘

卷之九十四

五

尺寸

卷之九十四

五

左右凜凜一歲再考覈之有罪立取付法
訟平允善鈎距語次躡尋具得其隱伏亡敢詆調比
邑事多待公而決罪人失出與非罪而離于法公皆
平心案之盡反其獄詞歲數百人初城青浦召父老
與計事人各盡所欲言議既定豪右爭欲就其部立
邑要說萬端爲飛語以撼之公終不爲易建城建學
宮公署及市肆衢路皆先爲區畫事已而質之不愆
于素士民始服亡異詞政成召爲司隸叅軍司隸號
爲親軍故事叅軍畫諾而已公視事引當否執持甚
力衛帥某及兩千戶以重賂私授校尉官公上章市
其事謫兩千戶皆調外衛諸武人目攝憚之五年遷
度支曹郎監河西鈔關及大通橋京糧廳所居辦以
吏不得爲奸司農宋公亟稱其才乙酉擢延安守公
治延安用嚴爲理而時有所寬貸大略如治桐城青
浦時而獨持大體不問細事與百姓約曰邊地苦寒
非盜賊殺傷人及猾吏爲奸利不受理故郡守視事
日夜不得休號最煩劇公坐堂上延見吏民治簿書
從容退食嘗有餘閒及公入覲佐者代視象日不暇
給如故乃嘆才不及石公遠矣制府疏請以公爲行
太僕少卿故司農宋公爲太宰矣持其疏不覆曰

幸非所以待石君乃擢觀察副使監寧夏兵撫河而
難作哮拜者降虜也積功至副總兵招故部落數千
人勢橫其故中丞及監司折節禮下之不敢問公與
中丞党公計曰是狡胡有輕中國心急亦反緩亦反
反遲禍乃益大乃稍節收其權以法裁之公請增牙
兵備非常事未集而哮氏反公至死無所屈撓聞者
哀而壯之公內行淳備居官廉無餘貲性警敏有心
計善論事事無難易以咨公立決其治主執法然務
合人情所至多釐革然必先有所寄若爲他事發者
後乃及其本謀百姓日由之不知也再治劇邑守邊

獻徵錄

卷之九十四

昌

郡聲名絕出一時去而百姓歌思之居寧夏八月而
嬰難嗟乎公豈獨守令智監司愚自古降夷立功名
見邊兵虛實未嘗不爲禍始獨其規摹有小大舉事
或遲或速耳假令如劉石安史有強力邊臣早以計
畫剪其萌芽卽不就彼計不俟百全而發中國其亦
早知而殲之一國是卜豈爲一人公卽死賊亦早誅
公死何憾哉公生嘉靖戊子四月二十一日卒於萬
曆壬辰二月二十八日享年六十有五

陝西按察司副使薛公綸墓志銘 王家屏

余爲諸生時則聞天城薛汝爲氏有儒譽心慕之已
赴省試集同郡士識公於稠人中揖而與之言契若
雅素嘉靖甲子公以國子生舉順天鄉試余亦以是
歲充貢籍又同舉戊辰進士交益親因與締婚姻之
好焉公歷仕郡邑踐剔中外所至用治辦顯而余竊
祿二十年尺寸無所自効才能不逮公遠甚乃公竟
先余罷復先余歿也傷哉按狀公諱綸字汝爲號幼
泉其先揚之興化人國初諱士秀者以從戎徙河曲
再徙天城衛遂家焉士秀生鎮鎮生玘玘四子春雲
雨雷雨雷無嗣春二子長經次綺雲卽公父以公貴
贈某配柴氏是生公及纓薛氏世力田以農致饒後
稍受賈居鹽筴維楊而業儒則自公始公生有異質
少與伯兄經同受書塾師所伯兄未及旬公已數行
下比伯兄一再讀則公已成誦掩卷不復省其爲文
亦然縱橫數百言立就文藻爛如也於是伯兄自謂
力學不如仲敏謝去治家人產佐公讀公學益專以
弱冠補衛學生兩試省闈不利會虜大入攻當路塞
贈公夫婦並遇害公泣謂伯兄爲丈夫子不能挺身
入虜磔臊羯奴雪父母之恨地下寧能處危巢坐待

邪之禍以殄吾宗耶乃盡以家乘屬伯兄而輕
東書游太學從日門胡先生講業刻厲苦攻更
不返卒成進士筮仕長安縣縣麗會省寇益雲集簿
牒叢委公至檢宿案次第籍之晨坐堂皇呼吏抱牘
上須臾論報輒蓋徐起升輿走謁官長嘗日中昃始
還賦訟待理者累纍擁縣治召入鞠之須臾決遣又
輒盡於是豪猾吏咸吐舌噤不敢置一詞旁近縣訟
多願就公質成者治行稱三輔第一焉歲辛未奏最
當徵大司馬以公邊人特言於銓省擢兵部武選主
事武選吏視武人子若居重貨非厚賂輒引他例鑑
其級或除籍不敘公躬嚴選簿鈎校功次有朝擢
驟夕受官去者所全甚衆又條上制虜安邊十數事
其大者優冒弁以儲將材而罷入貲之例練土著以
實行伍而息勾軍之擾復屯鹽以充餉而紓召買之
累繕城堡以固守而停不急之工言鑿鑿中窾大司
馬譚二華公奇其畫擬調公職方會開封守缺藉才
者願得公遂領郡符以出至郡剗削繁劇答解刃理
恢恢有餘一如長安時而彈壓疆藩摧抑豪右嚴重
有加焉於是治行復稱河南第一歲己卯秋試諸生
阿直指意攻冒籍詞連督學公不直諸生會督學窮

治諸生急其父兄貴有勢者遂以此遷怨公謀擠之
整而甘心矣壬午擢陝西憲副治兵定邊營市羣虜
索賞而謀莫能止公前叱言撫賞歲有定額若等肯
約而索豈以來歲當不復貢市耶虜衆望見公儀貌
魁岸驚若神人咸應聲懾服終市事無敢譁者督府
邵文川公甚倚重之將遂薦公開府而向遷怨者業
撫開封事嗾給諫某論公解任待勘勘無驗部覆調
用未幾值政府鼎革之際楚人噓江陵餘燼以攻晉
人首大用冢宰遂波及公若以鄉曲故見庇者不勝
則復嗾楚人按關中者論公定邊事乃公任定邊纔
兩月耳尋端不能得竟乘大計蜚謫罷其官既罷士
大夫交書唁公公怡然自得也曰某幸席先世之產
兄耕弟買資某於學以有今日於某足矣敢薄山林
時薛氏不析產已五世鹽筴在維揚者季纓寔理之
以是公子姓婚姻田宅奴婢南北居半數往來省視
以爲常余每規公人豈鴻雁也而南北僕僕不
憚煩耶公復好客喜酒池館之則之問所至觴
具設焉間用聲伎余皆不謂善公倡樂之要以公長
才大略鬱勃而不得宣非託於奔走經營飲食燕笑
無以澆胸中塊礪發舒豪宕之氣余所謂煩乃公

所謂快耳余甚愧余陋而慕公之達宜有得於養生
之指乃一旦疽發於股竟以不治此余所爲痛恨於
公之罷且切也公內行甚備而昆季敦睦克紹五世
之美既貴不渝尤人所難爲昆季入貲而拜爵經鴻
臚寺庠班纓太醫院吏目則昆季皆衣冠矣昆獨子
晉詩書也歲大侵道殣相望約昆季發家廩以振餓
者計捐三百金以上號於衆曰此吾昆季農且賈之
積也於是季昆又皆以仁義聞鄉閭矣爵不獨私其
身不獨私其子富不獨行其德其篤於倫誼如此
狀後錄 卷之九 古本 慢仙館

吏事錄

西按察僉事林嘉猷傳

忠節錄

嘉猷名昇以字行浙江臨海人師同邑王琦琦
累徙雲南族姻無敢顧者嘉猷徒步千里追送泣別
人高其誼後與鄭叔貞負笈六千里至漢中師方孝
孺時學於方氏之門者踵接而孝孺獨以得二人爲
喜曰匡我者二子也洪武末以儒士校文四川建文
初薦修高廟實錄入史館爲編修遷陝西按察僉
事嘗被召入燕邸得其隱知二郡王素傾世子以告
孝孺孝孺言之建文君遣錦衣千戶張安持書詣燕
許世子王燕燕內使黃儼因問世子計且得行世子
狀後錄 卷之九 古本 慢仙館

先發事遂戕靖難後坐方黨逮至京死之

陝西按察司僉事呂公益傳 李 濱

呂公益字伯謙別號梅菴世爲祥符人祖仲賢父傳並以長厚稱公性資闊達正統元年丙辰入邑學擢藻綴文冠羣士十二年丁卯以書經領河南鄉試景泰五年甲戌登進士明年乙亥授陝西道試監察御史是歲九月昌平侯楊俊爲家人楊榮所奏劾既著於是刑科都給事中王鎮等浙江道監察御史費廣等會劾之詔下都察院鞫問諸御史皆難之時左都御史蕭公維貞乃以其事屬公竟抵俊于法十月奉勅印烙直隸鳳陽等府馬匹時廬州府無爲州等

處連歲旱蝗

虧損馬三千九百餘匹小民窮困弗能

言

償公爲上疏于朝得蠲免丙子八月實授本道監察御史天順元年丁丑五月巡按廣東時都察院右都御史耿公九疇欽天監掌監事禮部右侍郎湯序各奏稱在外大小問刑衙門見監輕重罪囚或有冤滯上千天和行移巡按御史會同三司官逐一審錄有可矜疑者具奏未減公星輶遍歷郡邑夙夜清審多所平反而廉欽化州等處蠻寇猖獗攻劫城邑荼毒生民公會同鎮守左少監阮能副總兵都督同知翁信按察使方員左叅議熊鍊都指揮僉事孫旺等督

兵進勦身親矢石掃平巢穴已卯三月得代回京十月勅往直隸通州直抵山東東昌府緝捕寇盜明年庚辰二月地方寧謐還朝三月石亨姪奪大同都指揮使廖傑不法事聞朝議行巡撫都御史王公宇勘問適宇議事回京患有疽木愈公被薦代宇往問傑疾辜六月勅在京巡視九門并提督北城八月德勝門奏各山軍民不知何故驚疑移居入城公奉旨詣西山一帶撫安人民九月終事定還朝仍巡九門辛巳十一月提督通州糧儲并巡視李家莊等處草場壬午六月六年考績十月督捕真保定大名等府寇

狀徵錄

卷之六

二

稱祀事先生市下車首謁文廟目擊廢墜乃下令修
建斟酌損益曲盡其制有圖哉于厥家成化間吾郡
守河東張公岫奉檄修學咨訪格式適先生致政里
居出圖以示守持圖白于臺省咸稱善因如式更新
云又曰汴城倉西街先生之舊廬在焉汴人呼倉西
街爲呂御史街云

卷之九十四

古

陝西按察司僉事劉道立傳

記志

劉道立字成已成化庚子舉于鄉明年成進士授朝
邑令值歲侵多方賑濟全活甚衆有刺客殺人而逃
誣及無辜已成獄數年公至獨疑之忽白晝若有神
明附耳曰景陽殺人柰何誣無辜公怪之陰遣人密
偵果得所謂景陽者一訊而伏由是邑中號爲神明
尋擢監察御史立朝剛正不阿時劉瑾用事勢傾中
外公獨毅然不屈面折廷諍爲時所重出按真定丰
采栗栗墨吏望風解印綬去後陞陝西僉事丁外艱
復除陝西尋丁內艱復除廣西致仕起山西尋調陝
西俱僉事未幾致仕前後二十餘年未嘗攜妻子之
任公性剛毅鎮靜易事難說有古君子之風焉

陝西按察司僉事張先生璉墓志銘

崔 銑

明興造士用經純哉懿矣士鮮服行惟用致宜高才
逸志斯修詞業乃至矩唐汚人之詩先生幼有遠志
自經而下程氏朱氏是宗傳餘皆置圖書累數千卷
嘗曰稱理制事各適當然是謂明經理云理云空滯
云乎哉經云經云口耳云乎哉先生行方貌莊言論
侃侃必信已直一介弗撓登弘治丙戌進士出知尉
氏改宜揚課農興學旌良恥否流亡者還健訟者息
入內臺爲史逆瑾銜其直罔以罪卒無驗止晉河
獻徵錄一 卷之九十四 五十四
南僉事提學闍奴廖鵬陷之改陝西河外收糧都御
史張甚貧而懷先生及御史成文裁以法制某不堪
誣峨先生於總制總制聞于朝有旨覈驗某卽實以
上再命官鞠之某大用賄下先生于詔獄凡三年臺
臣數論列誣乃明是時內閣公素嫉天下名士輕已
翻右某坐先生不遜除名嘉靖初登用屈滯併有讐
先生者在當路沮之成公再起爲副都御史矣先生
屏居山中讀書談道考訂古義得失正德間士厭明
文沿宋靡泛之習欲振起之乃宗秦漢之作式氏大
興先生弗是也曰是書更步錄互而妄者倍焉荷說

詞達趣經學將晦自六經四書程氏朱氏外無用師
焉已耳先生諱璉字伯純山西澤州人曾祖斌斌生
瑜瑜生先生考希廣用先生貴封知縣先生著書曰
遠言曰舜澤記曰文集總若干卷

獻徵錄

卷之九十四

五十五

西華昌府知府戴公浩墓志銘 豐熙

華昌知府戴公諱浩字彥廣熙其號致仕家居一
十有七年進階亞中大夫十有九年郡大夫食封讀
法在賓位者二十有四年熙兄間觀禮明倫堂見公
歸然如靈光修眉皓首進退甚詳又聞公長輩宗時
論以尊祖睦族正倫務學之道一無抗越置義原義
塾生教死瘞暇日登樓嘯咏有默菴集和經庭吟藁
成書或游戲繪事以自適子益陽丞模連城教諭檣
緯有父風皆吾父執友熙以故稔聞于公之沒痛切
梁壞已而其孫鰲同舉于鄉又同舉進士號最密今
鰲爲南京刑部郎中擢尋甸知府則公沒三十年久
矣鰲父則檣也自郡庠貢貳教興化進主連城封奉
直大夫南京刑部員外郎初公以永樂庚子領鄉薦
試春官不第宣德間拜山東東昌府通判九載用薦
擢知廣東雷州外艱去服闋改永州椿年丁內艱再
改華昌年幾七十上疏得請老既發在道民請開借
畝復之還至潼關會天順紀元循例致仕可謂終始
完潔者在東昌職兼徵租洵河之役夙夜劬公有巨
商并覆齒爲拯殮移文召商屬完其貲浚臨濟腫復
寶諸緘付邑藏久之一中貴過云故所喪物言驗給

之人服其廉居雷鋤役翼良繕築海堤涵不病鰥寡
昌者邊塞也故刈敵甚公至和尺飭武虜無一迹值
歲大侵矯發邊儲三萬餘賑饑奏曰請以臣一人之
命而活千萬人之命優詔原之天亦降霖歲用大熟
關山孔道寇劫商賈爲怕公設機織之泉布以流所
至以愷悌道民東昌秩滿民歌曰于別駕公實惠吾
儂廉慎忘躬能使年豐及華昌殲寇餘羣商集庭呼
曰君侯守邊惠政無前我道我行蕩蕩平平公笑遣
之其去雷去永民率攀留擁輿揮淚者性誠孝始
生七日父以稅長坐成營州獨母鞠之每與念二親
兩睽輒泣下宦東昌時遣人代戍北迎父南迎母會
養課最復贈父如已官階承德郎母安人有喪斥浮
屠禮純用朱氏居常謹飭雅重子姓侍側申申如也
與契分者談至或忘寢既耄不杖燭下可細書望者
目爲地行僊云生以洪武二十四年沒以成化十九
年九十有三

臨洺知府劉公昭墓表

廖佳

公劉氏諱昭字克明約禮居士其別號也其先自
城至曾祖伯元徙今上黨大父文益父文益父文益
耀母李氏繼牛氏咸有令德公奉出也穎異於七
歲從大父鄉飲郡庠太守荆山黃公目其資稟不凡
曰此兒後必爲公輔器蓋今讀書年十五補郡庠生
受業於郡博士三湘易先生之門稍長益勤不懈遂
淹貫經籍爲文章沛然溢出蓋是時已嶄然見頭角
矣宣德改元以禮經中山西經魁明年會試京師登
進士第觀政刑部練達治體爲大司寇所器重正統
獻徵錄卷之九

東

辛酉擢給事中於南京封駁章疏一秉至公糾舉六
卿不避權要時宦官監收倉糧民被其害公卽陳言
獎用以革皇城門禁頗無畏憚公劾奏嚴出入自是
使人有過位色勃之謹而公之名重兩京實自茲始
正統戊辰用大臣薦陞知臨洺曰爲政臨民不急先
務則失本末輕重矣故下車之初學宮之類敝者董
工修葺以勵人才田野之未闢者令民開墾以重農
事鄉治舊缺鐘鼓二樓公捐俸市材增創之不越月
而成民不告勞蓋其興廢補遺靡不類此初郡科日
繁累乏人公蒞事以來相加獎勵故自庚午至丙子

士領鄉薦升者彬彬輩出矣景泰壬申歲太旱郡缺
食流亡者衆公百方撫綏既設法勸借以賑之復割
俸煮粥以濟之特濱死而賴以復蘇者不可數計屬
邑民訟不能決者請公一言折之而不情者往往處
親自服故刑獄多所平反民以不冤郡有歌之者曰
野有饑民惟侯活之我有田疇惟侯闢之古人謹獄
惟侯平之有此三惠孰不懷之聞者以爲實錄云公
在官七年不赫赫以立威不皎皎以沽名惟砥礪名
節動恤民隱曰吾惟求盡其在我者而已故其沒也
環千里之內無間軍民皆悼惜之曰安得撫我復有
獻徵錄卷之九

東

如吾劉公者耶公生洪武丁丑春秋六十

府知府郝公鑑墓碑

王雲鳳

君諱鑑字廷重先世長安人金有諱濟賢者爲河關路總管子孫遂居河關曾祖諱志剛祖諱祥思南府知府有善政考諱瑜渭南縣丞以君貴贈御史母朱氏贈孺人繼母丁氏封孺人君幼好學誦習舉子業雖貧益勵鄉人徐佑得舉回同學者皆避去君獨具幣跨驢迎之成化癸卯領順天府鄉薦甲辰登進士第授天長知縣民有貸而不償者誣券爲僞爭于庭君曰吾倦且休矣取其券令盡字封而去君闕券字無異詰之曰券字非爾手筆耶誣者愧服民不知種

獻徵錄

卷之九十四

五十二

麥公給種教之麥乃大獲至今天長有麥以檄理釐政于儀真平心處之無不稱便弘治辛亥遷南京雲南道監察御史丁宋孺人憂服闋改南京廣東道巡視南京諸衛倉場搜姦剔姦人皆憚之奉勅清戎躬閱故牘積歲隱沒之弊多所釐正大司馬馬公嘗謂君曰聞君清戒數增于舊而人不寃行將上君積于朝以勸天下之理戎政者矣又命巡視鳳陽等郡貪吏有望風解印去者上疏欲起用致仕尙書秦公絳爲朝論所解壬戌遷慶陽知府慶陽邊郡久不治民多穴處不知桑麻君至明章吏胥之姦究徵輸之弊

百事一新且召工陶瓦甃治屋廬教樹藝暇則飾公

署學校民有殺人報父仇者君據法當赦憲司不從

後臺議卒是君治爲諸郡第一正德丙寅年四十有

九卒君孝友剛直尚節槩恤故舊渭南公卒於官君

歸葬一切如禮時思南公二母氏皆在堂曲盡奉養

之道事兄撫弟友愛獨至登第後盡以祖遺田宅與

之同年主事蜀人盧錦與中貴人構隙坐廢道遠不

能歸君時尹天長適至南都見之遂與同舟至縣僦

屋居之遣邑子弟穎秀者從之游擇士人女爲之伉

儷在慶陽宗藩若邊將以綺帛餽者一無所受君居

官二十餘年仕至郡守俸祿之外一無所增教子以

讀書爲事卒之日貧無以爲葬時維總制楊公知公

爲深令有司厚贈其喪而歸之

登昌府知府贈光祿寺卿曹公琥墓表

費宏

烏呼是為贈光祿寺卿秀山曹公之墓公資稟剛毅志行高潔所謂能自樹立不與世浮沉者也當武宗之世錢寧以嬖孽上冒國姓權傾一時士大夫畏之如虎庶敢正言不諱以發其奸者正德壬申今中丞王巖周公克之為御史心嫉寧上疏歷數寧罪遂謫為嶺外驛官無恥者猶以好名詆之雖得罪公議不顧也而公獨直前論救謂嬖倖當速忠直當容竟以明比為罪由主專左遷河南府通判寧以為謫近

獻徵錄

卷之六

命下未一日又改調雲南尋甸公怡然就道未嘗沮喪尋並移黃州未幾陞廣信府同知歲丁丑乃擢肇昌府知府將之任道病還卒于家及寧敗今上紹統前此守正罹害之當褒卹者所司具以名聞於是巡按御史王君仲修刻公見斥之故上憫之加贈公官遣廬州府長吏諭祭其墓公之所負雖不獲大用於時然直節正氣不物以腐者固可垂之百世而無已也公諱璣字瑞卿別號秀山姓曹氏為舉人其

繼諱貴從高皇帝起兵以功累官至指揮僉事

以善教稱姚高氏生子二人其長為南安教諭環次號即公也公與南安兒時皆穎敏異常少長通經學古文譽日起弘治辛酉與南安同舉于鄉乙丑登進士第觀政戶部奉命至遼左犒軍歸授南京刑部主事丁虞城及繼母汪氏之憂終喪改戶部主事既外調所在皆以廉勤著聞其在吾信尤拳拳民務是恤便不便當行罷者可專專之不可則懇于當路期必有濟時逆濫及鎮守中官假進獻郡中茶葛諸物符檄旁午緣倚寧虐箠動天人尤莫敢輕忤也公言此非額望也與以狀申臺使且將疏諸朝期必寢

獻徵錄

卷之六

百世

乃已豪及中官聞之皆自沮是歲郡乃晏然天旱又率吏民竭誠禱雨大雨如注郡人歌之署事未及一年惠之及民者無算守缺民幸公補之會公入覲有鞏昌之命民間之莫不悵然曰何為奪我公而他界邪使天假公年才得盡用則其澤且咸于天下矣胡為奪之之速邪公生於成化戊戌年僅四十公性孝友養繼母如其所生善事南安南安卒公自闕還公叩關迎候緣道號哭聞者莫不酸楚其學以砥礪名節崇尚忠義為本平生甘淡薄務勤苦登第時有司例外饋贍一無所受歷官中外逾十載無一毫私

一瓦之覆以遺諸孤其卒也賴郡守向公文軍高公之節爲之經紀喪事乃窆葬云嗚呼俗之偷也久矣士大夫貪慕榮利以失得爲患惟勢所在爭趨之蓋隨類穴窺曾是不恥而反以爲工巧焉公於波流風靡之中乃能黨正擊邪甘貽禍窮豈不誠難哉况挫之而愈勵真心雅操一初終而征變邪夫一世甚短萬世甚長彼偷合苟容者高都濃饗非不足以取快目前然自公視之不啻如穢蟻何足爲重况蓋棺論定公議終不可掩焉得如公之死而不朽乎

蘇東坡

朱文公集

墓誌

西安府同知朱公光霽墓誌銘 李元陽

公諱光霽字克明號方茅先世澤人國初戍籍應天既而移成蒙化遷家焉父恒齋諱某中成化丁未榜進士茲仕畱都廷評娶晏氏生公公幼穎敏不與羣兒戲父母異之及恒齋歷官爲貴州憲長適陽明王先生謫居龍場命公與二兄投學得聞良知之說自是知俗學可厭冷然有薄富貴輕勢利之想父命母摩舉子業癸酉領雲貴鄉薦上南宮弗利嘉靖壬辰授重慶府通判自奉清約催科撫字犁然當于人心蕭頌滿道聲望大起有僉事發銀買簪時公視府篆獻徵錄卷之六遂持銀入白曰通判自幼但知讀書未學造簪也僉事且怒且慚而寢撫臺善習人府任以下皆屬鞭笞獨遇公以禮退謂人曰朱通判非常吏也會有獄變人危之公捕獲無遺上官相顧稱其能公獨事有齟齬積歲莫決者皆徹公使治公片言而決以之難獄系訟皆之重慶矣丙申遷知綿州州多勢家私役州民乃其常俗公至悉除之一日有稱尚書府家人徵州夫裁田者公曰公田乎私田乎其人曰雖私田舊規也公揭律令示之其人不悟而索愈固公呼吏聞其罪囚使領曰此數百指可爲裁田用矣其人曰

恐不可公曰吾亦以爲不可聞者哄然其玩世狂
如此故其爲政直遂不阿累爲臺臣所嘉三年遷
安府同知時有修復河套之役百務填委公酬應各
有攸當益爲監司所喜因使公在邊七年之內七度
防秋曾無失事織造貂璫擅作威福吏大小望風跪
拜公獨不爲屈膝貂璫銜之偵伺其所爲無隙可中
乃已其治獄明允多所平反長安人擬之爲包孝肅
委署華州朝邑蒲城諸邑所至有惠政關中御史楊
公爵不輕許可獨致書謝公謂公有益生民公勤勞
既倦累乞致仕撫按諸司惜其年勞再三勉留公不
獻徵錄 卷之九十四 車夫
告而去飄然長往竟歸曰下尋復還蒙化西安太守
欲全其官遣吏遙送給由文憑公曰豈有旣吐而復
噉之理時邸報以陪黜僉憲公曰卽爲僉憲宦味只
如此耳堅不赴時論高之公爲人慷慨有大節寡交
游惟同郡雷御史覺軒永昌張陽同成都楊修撰升
菴大理趙中丞雪屏及予數人乃其所厚善也里居
歲久淪綿人如任冷山少叅孫豐泉太守皆致禮造
廬慕其舊德巡按劉公扁其門曰耆英歷官十餘年
歸家蕭然家徒壁立予分田數十畝始能卒歲然日
誦陶詩以自娛樂不知貧乏之切骨老之將至也庚午

七月朔旦謂諸子曰予了上天玄機回造化真
際此文明盛世勉修忠孝大業吾無恨矣語訖而
逝公生以弘治壬子卒以隆慶庚午

獻徵錄

卷之九十四

車夫

公諱英字子奇其先北平大興人洪武初曾大父
遭亂南徙始占籍祥符大父義號玄真父跋輩足爺
咸以敦厚稱公自幼聰敏力學遊開封庠以易中景
泰丙子鄉試丁丑會試乙榜弗就庚辰奉足爺翁命
授陝西鳳翔府學訓導立教嚴勵士類有造而實
亦以攝教為得師間委攝別邑輒以政聞郡守
侯公雅重公優禮之時也改都御史妻公

張楊二公同鄉戊戌二公乃以婁女議公婚遂歸焉

成化庚寅九載秩滿擢尹山東之昌邑壬辰丁內艱

獻徵錄

卷之九十四

事九

甲午服闋時都御史鈞陽馬公文升撫治陝西薦公
才可治朝邑介之至則樹良法刻夙弊鑄鐵人嚴門
禁庶政修舉無私者丙申例考三載滿過巡撫都
御史青神金公子俊旌薦公已亥擢知涇州朝邑之
人立去思碑會巡撫榆林都御史楊公浩薦公為管
理邊糧通川而先已授涇守矣涇俗鮮戴綱中公諭
之戴民果翁從亡何足菴翁歿於宜邸公扶柩歸汴
服闋改知徽州巡撫陝西都御史鄭公時以更賢育
民上言乃調公乾州路當衙宴迎送無虛日公竟以
勞瘁成疾卒於官時年五十四先是朝邑薄產巨民

薛莊殺死薛美逮及呂興曰非公曰因姦殺人惟恐
人知呂興何預細審之果然由是呂興得釋遂圖公
像舉族奉祀焉成化丁酉歲旱春夏不雨公齋戒禱
於城隍不三日而甘雨降禾乃熟丙申黃河泛漲淹
沒東鄉水至城濠城幾陷沒公設法賑濟築堤捍水
鹹地淤為沃壤水退民爭之紛紛莫定公親詣賦
勸冊分撥強不得以凌弱也公修建朝邑城池
增垣官署倉庾五六百間以漸而成民不知勞其政
略見於去思碑者如此

獻徵錄

卷之九十四

事九

信陽州知州施君文顯墓表

邵 賢

信陽知州施君既卒且葬其子庠生逢原請予
墓上之石子時在浙藩受其狀而諾之越十有二年
予以侍養歸自戶部始克最公事行之著者載之
俾歸刻焉若壯時與鮑菴吳公同里閑且同游庠序
日相講習自經學外博極羣書文名竝稱於人公亦
雅重君後屢屈禮部惜君者往往援公爲言既而就
選得同知許州人重惜之君在許實與予同官予政
暇輒與辨質所疑君曰此在禮法云何前輩某某嘗
有論云何或所行同異子酌而從事故雖一州之小

藏後錄

卷之九十四

墓表

有大議出焉於是南京工部侍郎海虞徐公方爲藩
及巡撫嘗致君而客禮之相辨質如予蓋君爲貢士
家食且久獲遊先達諸公間故多聞如此弘治初修
憲廟實錄河南省臣徵編纂官於屬獨以歸君君寓
相國寺合諸郡所上督諸生數十人校錄而筆削之
編成論者謂有史體許屬邑臨穎稱狡郢城稱野君
以武御史檄先後掌其事各以俗爲規民漸底訓監
司才之已酉歲京運祿米先定價不足於納郡縣避
嫌莫敢言者君言於巡撫徐公俾給時直民免重費
太康縣民地百餘頃與藩府莊比藩卒據爲莊地奏

下撫按屬守巡官臨視民負冤至輒集衆以訊

未決君最後承檄往民抗如初君徐諭利害且示
偏意民喜躍出舊籍民抵其境度而疆之民不食其
藩卒無辭徐公患織造絲直爲奸人所漁特檄尹往
市于湖州物美而直省其羨歸于公於是清譽日著
徐公會巡按御史上公狀會信陽缺知州遂自許州
擢信陽壞接湖湘軍民雜居故稱難治先是井進士
若故京朝官不與而君以州計招初頗訝之君至召
舞法吏先諭後治令出肅然衙職肆橫成習君處以
禮法不少假借若其同官有隙君復爲分解卒致感

藏後錄

卷之九十四

墓表

服屯卒占民腴田聞君風悉還之有選人寓平常逆
旅民姚琪者豔其妻謀死而奪之鄰人訟焉君得情
於其幼孤竟抵姚罪君兼通醫學在許嘗黃藥施民
民病貼危而起者有之在信陽亦然凡此皆吾所謂
事行之著者烏乎君子之於學患無其實苟實有之
則前雖或屈而後不能不伸要之知已有無是繫抑
亦有天道焉如施君者所負不止此而卒此焉止非
天其孰爲之雖然君之名在在浮于爵位人亦不能
抑也同亦天哉君諱文顯字煥伯別號膚菴其先毫
州人南宋時始居蘇之長洲縣國初有教授某者三

至君父忠娶夏氏生君三歲而夏沒君鞠於祖母
潘氏年若干以府學生舉成化乙酉鄉試自丙戌至
甲辰會試連不利以經學授徒凡若干年五十二
始官許州八年之信陽又二年乃老年六十二後年
七十四以疾卒

獻徵錄

卷之九十四

直隸

漢州知州柴公廣傳

祥符文獻志

公諱廣字文博祥待人也少游開封郡學誠實不苟
與朋友約風雨必踐每遇文廟春秋丁祀必易服齋
戒以往年四十四妻溫氏病卒公曰吾已有子矣誓
不再娶景泰間應四十以上例貢入太學始仕四川
鄧都縣知縣廉介有守遇歲大旱公禱於神曰此令
之不德所致乃省已過理冤獄不三日甘澍霑足先
是邑無城池公嘆曰城池所以衛民也茲役非令得
已於是申請上司役民興工平地則築牆山岡則栽
樹城郭完整是時土民趙鐸嘯聚倡亂勢甚猖獗公
率邑中壯勇之士以身先之遂擒首惡地方底寧於
是巡撫都御史汪公巡按御史江公會薦擢漢州知
州公之至漢州也修學校建輿梁均賦役政績著聞
亡何乃引年乞致仕而鄧都漢州俱立去思碑公既
歸築室陳橋集北日誦內典施藥濟人埋枯骨飼幽
鳥凡鄉人婚喪不能舉者倡率鄉之仗義者共爲津
助公鰥居五十餘年室無婢妾弘治初鄉士夫高公
之行乃連名具呈於巡撫都御史海虞徐公恪行縣
查勘得實奏請旌表以勵薄俗壽九十七歲卒於家

柴氏

知州李元陽墓誌銘

李元陽

嘉靖甲子十二月四日順慶府通判陞階州知州高河吳君卒於順慶官舍貧不能歸自撫按潘臬而下皆悼惜之賻之又遣官護之郡士民執紼十餘里民有願昇舉長送至家者君姓吳氏名懋宇德懋高河其別號也其先山東寧陽縣人有諱驥者國初扈大

麻徵錄

卷之九十四

重刊

理遂爲大理人高六父諱信曾大父諱瑀大父諱大經封文林郎父諱堯獻以正德丙子舉人歷墊江通山知縣有詩名母熊安人丁丑年八月二十八日生吳氏自封君而上世以忠厚字於鄉及君考中式人

存金銀百金還官帑上官異之屬郡缺守君

凡一切利害應罷行者無不悉心力而爲之未嘗攝署自苟而郡中望君亦如真守然是以君雖佐郡而專理退日爲多惠澤及民亦與日積聲聞加于上下他州咸有借寇之願于是委署雅州又署廣安州所至以廉惠稱撫按交薦于朝甲子陞階州知州君

麻徵錄

卷之九十四

重刊

曰體力漸衰豈宜久役乃疏謁上官求致其事弗許益坪以政書則獻合省之獄夜則校合試之文而諸司乞詩乞文以卷冊交投者盈案蔽床時方七月揮汗應酬裹以章服客退輒拈筆作字卷冊既稀君之鬚髮盡白皤然非復舊人與疾回郡已伏枕不支矣病且革家人亟召寫真君取筆自題其像曰爾貌蒼然爾口訥然履仁義如坦途付死生于適然嘆澤之水湛然月之光皎然非無非有打破鴻濛混沌天置筆而瞑時年五十初君中歲學仙知其難成乃閱佛書從余游於禪衲之間一日告余曰禪卽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將非孔顏樂處耶心齋坐忘墮體黜聰乃其法也自是嘗默坐終日時有洒然自得之趣時已絕意仕進後爲友人所強踟躕久之乃去嗚呼孰謂君去我而竟不歸也郭南執手之別乃爲永

訖耶嗚呼痛哉君平生以不欺自命交游間咸謂君無一妄語蓋天質之美其生而成者乎至其爲詩辭當在國初高楊張徐之間所著有南雲集行劔子乘槎稿葉榆檀林志行于世屬續之際有文草如牛腹女子不知收藏以裋裝載漫漶不可復尋矣君嘗曰世人托文字以不朽愚意不然當別有不朽者在此觀之君固不賴此而存矣

康徵

卷之九十四

墓

知縣贈少卿孫公璽墓表

崔鉉

正德六年蜀盜寇漢中略陽漢中開道也邵御史章公章集省憲議略陽知縣嚴順儒扶風知縣孫璽而多知可使遂檄璽往城略陽扶風君既至略陽下令順恥之教邑人賂扶風君金求勿城扶風君不聽日周行相地勢布民築之期一月成城未屆期蜀盜卒至城三面成東門觀者始立城中兵適調他所嚴順曰城必不可守易亡扶風君又不聽順故令也城中人聞之譁欲亡扶風君抽佩刀斫坐儿曰敢言亡者如儿乃盡出城中弓矢力令士賈輿隸人持之蘇徵錄卷之九十四 墓

登城礮石積城上如阜水沃德披之障矢小甲統十人總甲五十人官與士統之曰令爾守南城曰簿爾守北城曰典史爾守西城曰東城未堅惟予守曰爾士爾甲賊如陷城戮爾父子妻爾女火爾室傷爾齒爾寧勿傷心義生勇勇則無敵曰凡我官存亡視城民胡可棄天子命吏勿奔曰爾士爾甲晝傳食夜張火鳴柝爾甲執予扇傳命斷者刑舟人違令發篋上舟獲之割舟人耳鼻以徇閱三日賊弗克攻欲去會賊執告急人殺之發公移知城中寢賊悉衆環攻之攻東城自晨至晡不下有徒賊戴木峯趨城下礮石

下破腦而死已而順奔城陷南城入執扶風君扶風
君罵賊賊傷殺之七月十四日也賊大掠三日去順
渡江還牘報曰與扶風知縣同奔而逝水蕩扶風知
縣尸都御史怒責求尸棘順大窘與簿謀取江濱一
尸棺之還其鄉其兄弟暨子暨族人啓視之多髡而
殯體非扶風君也乃走京師投匭辭事下御史王廷
相治乃得實奏上制贈光祿寺少卿賜祭蔭子紹卿
爲國子生嗚呼順非宿憾君惟恥其無能語曰伎心
慙于戈小忿必敗大謀扶風君死信烈矣漢中非荒
裔也猶待辯而核否則上下罔於順而不知自蜀盜

廉徵錄

卷之九十四

重刊

起至扶風君死時已數年是時蒯盜寇中域桃源盜
寇江西虜數入邊值世久平文臣短於謀武臣短於
勇長吏習於奔初聚強陷民於城下得尸肘繫縣印
知爲令段牙也朝廷創聞死事者嘉之贈太僕少卿
蔭子爲錦衣百戶世襲已而子所聞上蔡令霍恩西
平令王佐裕倖郁采與扶風君事甚偉夫迫而死偶
而死畏而死激亢而死彼猶有驅之也志定矣功修
於素節堅於危而安真丈夫哉扶風君宇廷信山西
代州人明春秋深慕荀息之爲人少舉於鄉初城再
令扶風有治績死時年四十七其兄理弟珂從子太
守紹先紹卿子紹卿具衣冠招魂葬可代州東門外

風翔令王君命墓志銘

余繼登

王君諱命字欽甫別號鶴程真定饒陽人嘉靖甲子
與子同舉于鄉然而未識也萬曆丁丑于讀中秘書
始識君于長安見君壯懷慷慨有烈丈夫之風焉明
年君水子次女爲子婦子以地里遼遠未應而同年
劉君兩峯章聞說百端至卧子寓所要之不得已許
其許自是會君愈數愈悉其爲人君負氣自豪意不
可一世子謂君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而下之時
舉禮自卑尊人之道砥君君始不謂然而後乃折服
也君善飲飲如長鯨之吸川大白數十可立盡子謂
獻徵錄

卷之九十四

重刊

君爛腸之藥胡可常也久之而君亦不復雄飲矣君
家裕而自奉簡亦慙不以施人予謂君損有餘補不
足天之道也行道有福君深有味于予言漸損特以
周其鄉人若君者可與並爲仁者也丙戌春子女歸
君之子王生亮芳未幾君遣生來予宦舍從學于貞
復楊先生生聰明沉靜日兀坐一室讀書之外無所
嗜好子笑謂君此千里駒也當不至如君久淹公車
矣戊子生入爲博士弟子踰年君繼配李孺人卒娶
趙氏女爲妾趙慧而善媚既盡君遂恃寵無忌閭竊
君所藏金賂諸戚獲既久而中外咸獲無非爲趙者

生體何意不敢以告但乘間言古云朽木不可爲
柱平人不可爲主父何不宜繼也君領之旋以語趙
趙大恚恨始厚賂諸賊復爲魔鎮符不效則市毒置
食中以毒生與于女子女食少但病卧得不死生食
多病遂甚不能言然猶能于牀褥間頻首指口求飲
趙某不與遂死趙喜得計益以厚賂滑納他人彌月
子爲子君弟順菴君爲君備道其事而君不悟也比
趙死前事悉露檢視藏金悉歸烏有蓋君始悟而悔
恨無及矣先是君舉三孫皆相繼夭至是遂無嗣君
才高既不售亦無意仕進會有言惟積德可以育子

獻徵錄

卷之九十四

捐

惟仕宦可以積德者君欣然授牒銓曹除鳳翔令因
搜其家餘金豪而之官比履任一主于節愛盡減諸
供應不以煩民直指行部至僅具廩餼且自言邑居
貧甚今不能加賦以飾廚傳令當罷去直指大駭既
而廉君治狀語諸守巡曰今古人吾儕當共調護之
俾行其志君以此益長意自信邑之驛騎每爲往來
者所倍取或倍索其直折辱之君乃置籍于座右按
牒而給竟無敢多索一馬者歲所省凡若干金郡邑
歲時公宴舊皆倚辦里甲猾胥因而乾沒其中君省
見年諸役悉令歸農而計費較直平市之民所省復

若干金公用器具一切出入司之者不敢問時苦隨
累君白于守自掌其籍計籍以出計籍以入終歲不
損一物所省復若干金而站糧之新派丁力之加派
者悉從豁除矣兩造具君但判其曲直不科賄賂
俸所入別貯之日詢民之耕不能具牛種織不能具
機柞者貧不能婚嫁者選官租久繫不能償者咸以
多寡周給之俾各安其生某邑有尼以妖淫敗俗君
爲逐之出境而詢問風俗表揚貞節禮敬士夫作新
學校以端導民之路邑之審編舊必浹月既竣而告
者紛紜以爲常君裏糧躬歷諸鄉隨民所聚以次審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官

之八日而畢民不費一錢無不懽然服其公者郡東
雁水所注每募漲行旅阻絕君出橐中金辦材鳩工
旦暮往督之未兩月而石梁成詳見初橋碑中大都
君視民如子稍有痛癢卽思爲爬搔之撫摩之視官
事如家事靡利弗興靡害弗除薄于爲身而勞于爲
民苦于厚下而儉于奉上蓋三載如一日關以西語
循良者必舉君爲高第戊戌入計卽騎乘皆自其家
備之蕭然僕隸數人而已旣而攜君秩一等陝之藩
臬上人皆錯愕從役爲之號泣予詰君曰故君曰吾
不能善事上官負罪實多大人長者時或見原獨恤

舟便者移檄治衣費可五十餘金吾妾意使者奉命
謂民非以剝民也未有以應不意其不大人長者也
今勝具在疏言于朝當與兩敗矣然寧入傷我吾無
傷人吾實以拮据病困緣是得歸幸矣于聞而喜曰
君心如是富有佳兒君既歸竟不能道諸胷中意忽
忽不樂疾遂作于聞遣書慰君曰君勿以功名鬱伊
夫利澤及人之誼功聲聞長世之謂名此兩者君已
得之于風民無庸介介也比書至而疾已篤至八月
六日遂卒距其生嘉靖癸巳享年六十有六耳傷哉
于聞君家食時渟泚大溢水沒城城不浸者數版饒
獻徵錄 卷之九十四 馬王

民皇皇無以爲計有婦人呼于市曰必王春元祭之
時饒有兩王春元問主名指曰君也君聞殺牲爲文
登城望祭祭畢而水落迄不爲災或以問故婦曰渠
東斗星也翌日復問其婦惘然不復憶矣人咸異之
又君治鳳時秋禾正茂忽有蟲如蠶而微小色正黑
緣苗食之徧四境皆然百姓告君祈君拯救君卽
爲文率衆禱于神詰朝而蟲不掃竟亦莫知所往
鳳士民爲圖頌之君嘗以治 乃瘳成危病醫藥罔
效夜夢梓潼神告之曰服補心丸乃愈覺以語醫醫
言非對症藥已之既復夢如前卽和而服之遂愈嗟

精能感神而不免惑于一婦誠至俗見蟲而不能
稱過懷客豈非命耶君父文學舉嘉靖庚子鄉薦今
延津有惠政民至今尸祝之

教諭殷奎傳

殷奎字孝章一字孝伯其先自華亭徙昆山少從楊維禎授春秋嘗應鄉試不利遂謝去洪武四年以薦赴京試高等例授州縣職因老母請近地便養忤意調陝西咸陽教諭盡心教事在任四年念其母不置鬱鬱而死年止四十有六門人私謚文懿先生奎文章精審有法尤深於性理勤於纂述所著有道學統緒圖家祭儀崑山咸陽二志關中名勝集陝西圖經婁曲叢稿支離藥渭城寒語奎二子璧字孝連箕字孝揚俱明經篤于孝友奎卒璧間關數千里迎其柩

蘇學錄

卷之九十四

馬四

歸其舉秀才試廣西會事終太平府推官

周是修先生岐行述

周是修

先生姓蕭氏諱岐字尚仁正固則其所類于齊而門人因以私謚也蕭氏世居郭西之柳溪里溯其先由六朝齊宗室曰叔誅襲封西昌侯食邑吉州縣和故家譜猶稱金陵蕭氏建隆中叔誅之十一世孫純以明經仕至殿中侍御史弟景大之五世孫殿純學生七世孫森功書經中嘉定甲科以直言忤時相左遷衡山丞先生其六世孫也曾祖斯可字古山學行純正祖靜安字與道志節清曠治園亭池墅自娛父方平以書記死于文天祥厓山寨先生生泰定乙丑四歲而母亡五歲而父入廣零丁孤苦承祖靜安公之訓幼穎悟恭謹自知讀書為文誓不失先業甫成童以書經有聲場屋既不偶於有司且知元季運否又以祖父母衰老未能棄離卽退晦自守恂恂鄉黨間敦睦典則稱於人人每醉歸袖手促步過市無少怠容父老指以相語曰此君子人也翰林楊公吟窻倚之以兄子妻焉比壯博通羣經尤長於四代之書講貫洞徹識見廣遠如巨海長河浩浩蕩蕩莫獲窺其涯涘四書習更精熟每臥誦以勉諸生終卷不失一字士林推之性端重不喜譁謔嘗宴會

垂老者中帝酣暢或舉杯相屬曰吾從身後碑
先生是托先生拒其酒正色曰須好爲人庶不問吾
筆也一座爲之改容世變以來禮法廢弛閭里宴集
諸少往往誼譁恣肆動至連禍有識者多畏避不敢
赴聞先生在則忻然相卽曰一簞先生足可鎮席矣
先生待諸少不惡而嚴語稍不當惟正坐不應諸少
入恃或隆冬而汗四方來學者誘掖論道不倦一言
一行足爲儀表以故及門之士莫不涵養造就戶外
之屨常滿而邑里後進薰其德而善良者亦不少也
與人文無屑屑責脩愈久而敬不衰事祖父母孝愛
客故家大族遇盛宴有珍味不一舉筋諸生承意輒
臺饒于家楊氏亦克恭婦職奉順唯謹脩物致養及
釵釧無所靳惜靜安公暮年失子而歲時盡歡年皆
九十而卒當承重之責歸厓山之骨雖亂離造次不
少忽於禮衰慕常如初喪焉楊氏以連年重憂成疾
而卒既而世運更革柳溪之居蕩于兵燹長子忠被
虜於寇繼娶栗原羅氏亦詩禮名家距邑西北十五
里羅氏伯兄允道嘗偕赴鄉試力致先生於其里因
家焉國朝廓清大興文治苟求俊乂悉會京師於是
老師宿儒彬彬輩出先生語兄尚魯曰蕭氏一門

我與兄耳今諸幼皆未成立不可他圖也一往不復
則祖宗墳墓何所托乎語畢涕泣交下自是累舉不
就洪武壬戌春詔舉天下賢良共論治道有司強起
之先生以其子遵稍長足紹基緒且時之儉民告訐
蜂起動以逆誣奏乃幡然曰既生爲丈夫子何可無
益於斯世哉歿行震驚吾不忍見也安民有辭吾將
應焉既至京首陳十便書其略一曰審察誣告謀叛
者以便良善二曰禁止實封者以便人倫三曰免池
塘之稅以便耕種四曰早計撥秋糧以便會計水脚
五曰早行移折收以便民間預備六曰雜料隨土地
賦徵錄
所宜以便價直七曰雜造不必團局拘監以便民自
爲八曰罪坐所由以便同寅九曰依律科斷以便當
罪十曰考嚴生員以便學校書奏復懇陳民無寸鐵
之刃而授叛逆之名誠可痛也 上嘉納錫宴石角
門明且召入親授潭王府左長史先生以年老不欲
任煩劇辭至再四竟忤旨謫教雲南楚雄府受詔就
道明日 上念其忠言在耳而又憫其老也遣騎追
至乃還入見復得旨留京師朔望一入覲居歲餘一
夕夢神人引至一室有古書篋篋之類指示之且曰
先生就此得歸家矣覺而異之是歲秋九月乃有

西平府學訓導之命既至學舍則皆如夢中所謂
因長嘆曰何莫非命也自是安於教授嚴條約以身
先之學者信服屯營守帥皆遣子從遊善於施學
就雅飭益其與人爲善本於至性故自大江以西經
生進士多出門下名播省憲當大比之歲聘幣交至
必以主文正考官爲請先生亦樂領之且曰掄材爲
國正吾儒者補報事也二十三年校文湖廣得舉人
六十四名二十六年校文福建得舉人五十四名二
十七年奉詔考定典籍始至賜宴奉天門趨朝賜食
十日入對屢獲稱肯宿食會同館往來翰林國子凡

獻徵錄

卷之九十四

惠不

四閱月學士劉先生三吾祭酒胡先生季安論義多
所推重已而得歸老之請宴餞奉天門賜衣被靴靴
給道里費比歸則傾竭行囊集士友營樂丘于近里
之楓山因語鄉黨曰吾且老矣若等宜守律虞朱勿
犯條例今上神聖聰斷動必加法不汝貸也樂丘
既成復自誌而銘之因寫真而自贊之曰吾以此見
祖宗於地下差不辱矣二十九年正月初度日親友
捧觴爲壽先生曰吾益衰矣今年又大比其能免於
考試之行乎三月浙江使者果至而先生以六月二
十二日戊申得痰疾自午及酉無一語家人事之

先生坐曰吾其止於是乎言終儵然而逝享年七十
有二子二人忠字用文以被虜爲臨洮百戶何遇督
消息不聞先生自平涼歸而用文適入覲邂逅道左
且哭且慶遂獲送南焉履險如夷君子莫不以先生
爲積善之報焉遵字用道篤於孝行治喪始末一依
文公家禮蓋率先生之庭訓也所著述累千百篇初
有正固藁在京有京華藁入平涼有歸來藁在湖廣
有鄂渚藁求墨跡者所至填塞常曰吾爲文不肯諛
人片言但移置別一人便用不去有五經四書要義
傳于字又嘗取刑統八韻賦引律理爲之解併爲一

獻徵錄

卷之九十四

惠不

集或問之曰二書本不可同日語先生胡爲合而緝
之答曰天下之道本一而爲用則有二曰得與失而
已出乎聖學必入乎刑統吾合二書將使觀者知所
擇也凡其著述皆有關於世教一有不經輒祇排攘
斥不少許可海桑陳先生讀其文而序之曰先生養
高龍門三華間清修苦節種學績文不求聞達而亦
未嘗不達殆古之不顯亦式者歟尤不信鬼神邪怪
之事鄉鄰有疫癘無憚晝暮赴救之曰此人家均稟
不正之氣故均得一証鬼安在耶當時學者望而愛
之知先生不可奪之節仰而思之以先生有不可

之德相與卽先生之名齋而私謚爲正固先生云嗚呼先生間關歷落以有其生辛勤來歸以底于道有文學以淑後進有德義以敦薄俗使論道安民之際得以在朝其所立豈不彰彰矣乎而卒不得遂其志豈非天哉然進言足以便民綸材足以爲國著述足以傳世敦善足以垂裕於先生又何憾乎況於易簣之頃正大光明得非知幾於天者耶

廉徵錄

卷之九十四

墓

潯亭徐先生聰基志銘

李夢陽

先生姓徐氏郟城人也名聰字聞博嘗亭潯上於是稱潯亭先生先生力行篤學苦節清脩以廢孝聞母病思櫻非時無從得先生泣禱而行彷徨叢薄間得櫻以歸母食之愈人大異之稱徐孝子夫冬林之笋冰溪之魚固非時者也精誠之至氣變以之故巢幕之雀避舍之蛟君子不謂之怪也斯亦足以知天矣今例第不以孝文則第孝子乃爲諸生攻文文文又弗第也乃以貢爲醴泉縣學訓導云李子之西也嘗往來奉天之墟是時訓導罷矣乃土人猶往往能獻徵錄

卷之九十四

墓

道訓導行事李子聞之則慨然而嘆曰吾不試故藝何使渠非小試之安知不目其爲兀兀之腐夫訓導之訓其徒也先行而後文制外以兼內講肄以端其習考覈以程其規標的以大其業宏博以遠其思抑揚以處其志夏楚以鼓其氣久之士懽然若失也勃而變已翁而從翻然而革訓導乃忻忻喜曰吾志其行矣於是構齋植竹栽冠委裾講唐虞周孔之緒而乾州學會官缺檄訓導往攝之久之而乾之徒猶其徒也於是人始知訓導敬重之謂之才醴泉饒錢參政者出帑金千楸訓導賑之或問錢奚捨縣而任學

也銘曰人也孝廉孝則不忍人廉則不愛金饑婦有
 剝藷食者縣捕之將磔之市訓導見之則泣曰不能
 使之不饑而能使之不貧乎非情也夫剝藷救斃耳
 而今磔之是以斃易斃也令釋之人聞之愈敬重訓
 導謂其才乃使攝其縣事縣以之治於是豪人懼歸
 我侵田于學志行矣無何免去或咎之訓導直晒曰
 子謂我兀兀腐夫邪其亭澗上也年向衰矣猶聚徒
 說先王顧益篤即大寒暑罔輟也晚病目省延接矣
 至遇經生學子則顧繾綣竟日李子曰予之南也嘗
 度澗矣於是又獲知澗亭先生云而澗上人蓋至今
 麻律錄 卷之九十四 夏主

卒正德辛巳年八十七歲

稱恭儉鯁直篤行耽學必肯先生先生宜德乙卯

焦大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九十五目錄

山東一

布政使

萬觀

陳振

參政

王晏

左登

李崙

張潛

史學

任環

參議

賈恪

劉寯

按察使

石渠

副使

周鑑

彭祐

夏寅

劉士奇

陳士啟

謝憲

熊桂

王玟

敖璿

馮敏功

張繼孟

張繼孟

張繼孟

張繼孟

張繼孟

張繼孟

張繼孟

張繼孟

張繼孟

王和

李惟聰

王臬

沈鍾

戴冠

羅循

韓廉

牛鸞

張鵬

陸錢

李日章

吳嘉聰

呂高

溫如玉

張應治

食事

胡子義

崔碧

獻教錄

崔碧

李彬

劉時敦

楊璉

張嘉謨

李紀

王燁

趙勲

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九十五

山東

布政使

山東左布政使萬公觀墓志銘 王直

公諱觀字經訓姓萬氏世為南昌人南昌之族萬為盛自五代以來多顯者公之曾祖德遠祖漢雄父倬皆不仕而皆以行誼重當時公自幼聰穎異常選為邑庠生登永樂辛丑進士第 太宗文皇帝欲老其才而用之俾歸進學尋召為福建道監察御史克謹憲度凡所治諸事無不當於理翕然稱為賢御史 朝廷嘉之以所居官贈其父而封母李為太孺人且榮及其妻未幾陞嚴州知府嚴之民雖稱易治而亦不期月皆化為良善水行露宿無復有警郡中多大山田少民貧公巡行勸課山有可耕者聽貧民耕鑿而俾富者助之民食以足郡學傾圯首出俸資率富民新作焉諸縣學舍有弊者亦脩葺之增廣生員躬自督率者亦爭奮以承公意由是舉於鄉會試於

部對策於大廷中魁選者相繼而出爲顯官
先生祠久廢公復作之置像其中示其後人居守
祀事表節義恤孤寡歲造段匹多於他郡則請計民
力爲準而減之遞運船多而過使少歲治船爲民病
則請減其半地少蠶桑而絲稅多民弗便請以銀代
輸猛虎爲害禱于神而虎斃居三載除弊興利無遺
者及考績來京師吏部以聞詔賜誥命以寵之時
天下郡守拜賜者僅三人公爲首母太孺人無恙迎
至郡朝夕率婦子備物敬養焉後以憂去郡人奔詣
上司乞留不果度公服除疎上章闕下願復得公
獻徵錄卷之九十五
爲父母衝發之民慕公者亦上章請之適有旨平楊
要劇郡非萬某不可詔遂以公知平陽會運歲歉
公私皆匱公篤於事神恤民歲屢有獲流亡未歸先
是百工赴役京師者皆後期工部下有司遣人送之
械繫如罪人有死於道者公憫焉後再遣時召而諭
之曰爾以匠藝當赴役而自取譴累人以惡人待爾
故械繫以苦之今我以善人待爾去爾桎械令自往
爾能誠信奉令乎衆皆懼曰謹如教無一人敢後者
堯祠廢公奏請新之芝生於棟或歸美於公公曰吾
知脩祠而已芝非吾事也滿九年考績公卿交薦陞

山東右布政使下車七日卽出視民瘼野有蝗督有
司捕之且度禱于神蝗遂息齊民素健訟牒訐填委
公閱其尤者自治之餘以委理問計日疏決獄爲之
清陞左布政使山東地連北京會有虜警民大恐公
拊循慰諭日夜勞悴使且耕且守民賴以安然軍國
百需皆趣辦其應務尤難未幾公遘疾猶勤事不懈
踰兩月疾益甚貽書都御史洪公及諸同列曰觀不
幸不得相與俚力報國家諸公慎自愛洪公等聞
之皆傷悼奔視問其所欲言公惟拱手曰永訣矣遂
卒無一語及私景泰元年十月也享年六十四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五

山東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夏公寅傳

顧清

夏寅守時正後改字正夫華亭人幼而岐嶷有巨人志日記數百言稍長益肆力於學正統戊辰擢進士景泰初授南京吏部主事日取羣經及百家言讀之發爲文章淵闊與審脫去流俗自成一機軸聲稱蔚然由稽勲郎中拜江西按察副使專董學政其教以崇實學黜浮華爲本知人善鑒士經其賞拔者後多知名彼文山祠碑白鹿書院修陶侃讀書臺以風勵後學江西人至今稱之陞浙江右叅政處州民有苦虐政走聚山谷者招之不聽曰須夏叅政來乃可寅檄至卽散還其家丙午進山東右布政敬簡以容愛民節用有屬以作者不聽曰勞而不怨乃可弘治戊申二月卒年六十六

名以諸葛武侯范文正文天祥自期特留心當世開朝廷政令善喜形于色或有他則不憚終日嘗踞論國家之勢在離合合則安離則土崩今兩京并建其勢宜常合以制天下徐州地連山東饑饉無聊宜在賑恤臨清乃南北咽喉或暫梗焉爲害不小宜選大臣有望實者鎮守二邦訓兵屯田示天下形勢廷議是之爲出白金四萬兩

陞徐州命都御史賈俊鎮臨清吳中旱饑有司莫不古寅授書巡撫發廩二十萬石糴十萬石三吳獲以濟他所論列若文廟禮樂之數正風俗立紀綱崇文化作人才之類皆切于政本雖不盡用識者燧之平生誠心直道無黨無援自筮仕爲郎二十年爲副使十六年未嘗以淹屈降志嘗謂人有三可惜此生不可借此日閒過可惜此身一敗可惜世以爲名言所著有紀行集備遺錄政監東游錄史詠等書並行於世

陞徐州命都御史賈俊鎮臨清吳中旱饑有司莫不古寅授書巡撫發廩二十萬石糴十萬石三吳獲以濟他所論列若文廟禮樂之數正風俗立紀綱崇文化作人才之類皆切于政本雖不盡用識者燧之平生誠心直道無黨無援自筮仕爲郎二十年爲副使十六年未嘗以淹屈降志嘗謂人有三可惜此生不可借此日閒過可惜此身一敗可惜世以爲名言所著有紀行集備遺錄政監東游錄史詠等書並行於世

七

山東右布政使陳公振墓志銘 張邦奇

公諱振字時起別號主靜世居鄆之半村祖諱均得
隱不仕考諱叙仁以公貴封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
史母謝氏封孺人公生而靜慧成童遊郡學有聲成
化甲午領鄉薦辛丑登進士授知吳縣陞河南道監察
御史福建按察司副使遭父母及大母喪服闋復
除雲南副使陞陝西苑馬卿尋患風疾乞骸骨章已
在途會有命徙官遂以山東右布政使致仕公歷仕
幾三十年官至二品致政之日室處翛然疏懶僅給
家居足不踰戶閭口不及時事姻親舊故鮮接其面

歲後銘

卷之五十五

八

如此者十有二年以正德庚辰二月二十日終于正
寢爲吳縣政平訟清門無私謁爲御史綜理畿內馬
政巡按江西山東皆著風采然不以語人親故莫得
聞其詳所上章疏子弟不及見其草單言而危行好
勝者莫與之爭明於界分以法度自防絲毫必執無
少假借于家于官截如也而心迹不二始終不渝忤
且嫉者無所投其釁逆瑾竊柄方面而下以事之京
者多執其門不肯者希恩澤而賢者祈脫禍公起
家艱赴部貧無以贍謹惡其獨不往懷之未有以發
也既復除雲南備邊使公以爲日矣所首獲麟
南徵書清壁素無失公其金銀乃得達先馬卿

山東右布政劉士奇 順德縣志

劉士奇者龍江人也字邦正舉進士主事刑部錦衣
千戶陶淳枉法殺人言官請逮治不問士奇再請竟
法之轉員外郎議禮與諸臣伏闕哭諫杖不死遷
郎中山陝兩藩與有前訟奉命臨訊論如法出守
梧州梧州有關之征軍饑委輸時有奇羨士奇不爲
羽民多竹舍失火巡燒輒數十百家士奇患之表火
道度數家障以崇墉災乃止在郡七年超拜廣西左
叅政江西按察使有某甲者一家九人文致強盜幽
囚數年士奇鞠而釋之右布政山東以病乞骸骨歸
士奇廉家無餘貲或傳士奇常欲市覲問其妻妻曰
何不書清字與之杜門八年卒

歲後銘

卷之五十五

九

參政

參政王公晏傳

陳道

公諱晏字士寧鳳陽府盱眙人父諱成甫母葛氏當元季隱處鄉閭間安貧履善用能免于亂世公生而岐嶷不凡稍長勵志問學不苟言動儼如成人我太祖高皇帝選天下俊秀儲太學公以通詩經預列既緣親老得告侍養之暇行業滋益用薦者拔縣學訓導教人多有成就連丁二親喪洪武二十九年改洛陽典史公特廉秉直不隕穫于權勢有中貴因事過邑欲有徵求陵鑠吏民頗急公論以理法勿聽廉得其私裝將檢盤之其人飲謝以去河南司憲者以其才能薦乃陞滋陽知縣公益自砥礪勞心愛人如不及時憐邑有蝗爲災公齋戒禱天蝗不入境內太宗皇帝御極之明年山東叅政戚公疏公治狀遂陞刑部郎中公執法平允獄無冤滯尋調儀曹被命之江西督造海艘公嚴于統攝綜理有法用能集事財費且減十之二三上巡守北京時東官監國公一日當封稱旨每召見輒賜太官酒饌永幾陞陝西布政司參政布政使嘗宴僚佐用聲伎爲樂公止之不可乘間而出已而事聞達及于公與凡在坐者悉

繫京師法曹按治間俄有內批特有公復任舊召諭之曰汝第去我意汝無他項爲上前陳之耳其受知可謂深矣公在陝撫治民遊弗亟催科以秋糧後期左遷山西叅議滿九載始陞山東右叅政時永樂二十年也公嘗督開運河濱岸有梁山泊者在勝國時塋垣皆焚以巨石公悉取造梁庄諸閘共事者初有難色公曰此非名賢其事不經無補風教今先務爲急吾知紆民力耳邇鄆其他耶公之謀事同方而敢于爲義此類可見時擬公將有大拜適仁宗皇帝在位踰年而上賓故未蒙倚用宣宗皇帝繼統又五年公七十旬有四矣乃乞骸骨歸鄉里無幾終正寢公歷仕四朝餘五十年冰蘖之操有如一目不蓄侍妾嘗言酒色爲三害吾自保無惑所不能排遣者氣耳然公之氣亦非世俗挾私以求勝者其爲兩邑所至民德之如父母公去任則挽留不忍舍至解脫衣靴以爲甘棠之愛晉以先塋在八仙臺下弗能日時展省命工繪卷置行篋暇輒披閱之其孝思誠切如此

山東布政使司右叅政陳君士啟

陳之先五代時大理評事諱暉自金

泰和人自宋以來子孫蕃盛皆儒爲詩

有仕者由科目進者六十有一人而至

雷旣以字行遂別字震之其曾祖文瑞元

學訓導祖存道安遠縣儒學訓導父煥章

蕭氏萍翁四子伯士瞻洪武壬子鄉貢進士

薄仲士悅叔卽士啟季士勗士啟髫髻時已

自樹立甫十歲從學興寧君習詩律已文采

二習舉子業治易經與朋友論議能自立說

未冠鄉大姓延教家塾前輩與之辯析史傳

讓父坐累謫遼東中道喪其從者士啟聞之

萬里省侍疾餘置居室及其養百需咸備奉

母及左士記理家事時公府徭役悉論產之

氏產在里中甲乙數士啟雖年少兄弟協力

不肯墮人後時與寧亦坐累謫五溪治裝遣

學父兄者嘗接迹而奉母盡孝養既父兄

卒終喪永樂元年興賢詔下邑大夫舉士

江西鄉試明年中禮部會試廷試賜

楊

出身觀政左軍都督府時成國公掌府事得士啟歡

甚間暇輒就講論古大臣賢將所以事君使人之

士啟亦樂爲盡誠禮遇加厚召入翰林爲庶吉士脩

永樂大典辯博明敏同列推其老成翰林編修周

言于朝陳士啟才行有爲有守超擢禮部祠祭郎

中校奉議大夫究習典章謹于職事呂震爲尚書屬

官諂附者率得近尹昌隆不爲諂附以罪去之卒擠

以死同列以是惴惴士啟獨任直道不苟徇或舉尹

戒之荅曰人各有命吾恭勤於職以聽命耳枉已媚

人以求容不能也呂雖惡之卒不能害丁內艱去服

獻徵錄卷之九十五

關還舊職無幾陞山東布政司右叅政士啟寬厚愛

民於事必盡心而襟宇闊達不察察以爲明不苛急

以責效待下常采其所能而舍其小過妖婦唐賽兒

惑衆爲亂坐失覺逮繫數月釋復職數行所部督徭

賦不嚴期約民得自便故事集而不擾青州歲歉郡

具饑民之數上聞朝廷遣使偕士啟如數賑之

粟比至而饑民之數倍增使者再議奏俟報士啟曰

民命在旦夕若再奏俟報旬浹間餓死多矣請發奏

卽出粟脫有罪請自任不敢以累遂獨具奏朝廷

從之所至民有爭訟郡邑未決而伏馬首以訴者從

家語理論之皆帖服三載考最賜誥命授中大夫高煦潛謀不軌稍覺士啟適至肅州聞之暮夜馳歸語三司同具密奏罪人既得士啟從陽武侯兵部尚書錄其餘黨撫安人民遂同御史給事中清理山東諸郡軍藉之其姦者無所容枉者賴以直茲爲人果確爲政廉平循理而行無所矯拂未嘗務名而所至其民愛之平居友于兄弟睦於親族處人和易愈久而不變宣德六年八月卒于官春秋六十有六

十四

山東參政左公璵墓志銘

倪謙

公諱璵字世瑄姓左氏世爲江右南城宦族以月經中永樂甲午鄉試登戊戌進士第觀政都察院辛丑拜浙江道監察御史壬寅丁父憂起復改湖廣道正統戊午陞廣東左參議景泰辛未九載扶藹陞山東左參政癸酉以目疾乞致仕天順戊寅得疾終于家公少聰悟好學甫七歲補郡庠弟子員成童母嬰疾跼危徒跣走禱于華蓋山止歿哀慟柴毀旣冠從鄉先生御史聶宗尹受春秋經先生見其端厚穎敏曰此吾鮑宣也以女妻之父嘗患背疽時年八十衆醫莫療公已出仕喪耦適以續姻還乃禱于天願以身代忽遇遠醫至療之獲愈人以爲孝感爲御史時嘗奉命按治陝西平反寬滯繩糾貪墨風采甚著代還受勅命進階文林郎封贈父母及室時都御史顧公佐總憲臺綱振威望獨器待公凡疑獄難決者必以屬之尋督處州銀冶趨利者衆恒美兵爭效公痛繩以法莫敢犯嘗有虎爲民害公捕絕之復奉勅考察浙江官吏激濁揚清旌良斥暴輿論允懷其在廣東時清理軍政姦僞莫售嘗往瓊屋招諭黎僮悉聽約束漳潮寇發公以兵機亂者者罪之餘皆釋去廣

分以... 日猶... 公印... 率... 又從...

造船以禦之寇平與有功績湛復受諸命進

大夫封贈如制其在山東時總督民賦公得

賦民悅甫二載謝事去其居鄉里比數有儀

舉眾以濟全活者甚眾鄉人德之... 裕仁讓和易

可親以清約自持不為斬絕之行歷官中外幾四十

稔所至興利除害惠澤在人奎思世人飾誇辭而寡

實行因號訥菴以自厲所著有訥菴稿辭旨溫醇務

於析理又嘗編次晦菴刪定古文孝經及春秋吉要

藏於家春秋七十曾祖諱明叔元三公府從事祖諱

彬卿平樂... 父諱彥彰贈監察御史廣東參議

母周氏累贈恭人

右叅政謝壽傳

謝壽字鵬舉字之子器宇軒豁自幼警敏刻志問學

眾以大器期之正統戊午補郡庠生尋領鄉薦登進

士第拜河南道監察御史侃侃立朝務持大體督

察鹽課于浙江風紀大振無敢私販者有豪宰子弟

怙勢犯之悉置於法併劾罷其官君子壯之時處州

盜起奉朝命躬入賊巢諭散其黨與徐策擒其首

獻一方遂寧有文綺寶鑑之賜陞從六品俸尋陞漳

州知府至則以興學禮賢擊強暴束吏胥為務復嚴

立保伍法責保首月報所轄生業及出以某事歸以

某時苟通番為邏者所獲即保首併四隣坐罪郡乃

無事考績為入郡最屬邑并隣封官僚軍民恐遷去

郡赴部使者乞留之至五千八百餘人丁內艱轉保

定知府嚴明果決吏畏民懷作興學校士風聿變陞

山東布政司右叅政益感激奮勵誓竭忠貞凡疑獄

艱務悉斷之釐之無不當人意者諸進中憲大夫以

疾力乞致仕歸恒持禮法自重非公事官府無一迹

日惟偕親朋陶情於山水之間暇則携子孫栽花種

竹以增園林之勝而已弘治壬子以疾終于正寢壽

七十有七

大中大夫山東布政司左叅政靜菴李公

表

張弘道

公諱翁字世瞻別號靜菴臨潼人高祖德曾祖昇昇
生祖思忠思忠徙居咸寧生父某以公貴累贈中憲
大夫母張氏贈恭人以正統甲子九月生公卒弘治
甲子六月享年六十有一公生有賴資年十八克西
安府學廩膳生文詞勃勃莫之敢並大為郡守余肅
敏公所重嘗贈以詩曾有向關中識白眉之句以書
經中成化乙酉鄉試已丑進士初除山西屯留知縣
屯留難治在王文美法上欺官府下虐良善十數年
來獄訟錢根皆出其手吏供使令官聽調發公至先

張徵錄

十人

縛其主文按其奸弊得十餘人悉墮死而縣治始清
法令不擾強梁畏如神明良善親如父母在縣三年
一毫不取廉名四振自燭不點他可知矣至興學校
脩禮樂正風俗時婚娶治行為天下第一陞戶部河
南司主事轉山西司員外郎郎中在部十二年除積
弊革奸猾錢穀出納一毫不爽一時居部者無出其
右名勅京師陞瀘州府知府治瀘州如治屯留而法
令稍寬詞訟兵甲錢穀無不克舉賑荒救饑所活萬
餘人民不憂旱蝗不入境立家焉之法定鹽鈔之價

創以以免民溺廣積穀以備賑貸撫按交薦聲譽
赫聞河南布政司左叅政去任之日婦女痛號百
姓遮道立碑頌德甲寅丁外艱居喪三年不出門戶
丙辰服闋除山東布政司右叅政未及丁繼母憂
復迴守制服闋將起而病作不起嗚呼惜哉公貌不
踰中人判大事決大疑重如泰山沛若江河有一介
不取之廉有萬方無敵之勇故近山銘公曰行不嫺
影殺不媿余近山與公同為李介菴門人介菴關西
夫子也許襄毅亦嘗謂人曰人知李世瞻有伯夷之
清而不知有管仲之才當時以為的論公於子不甚
教獨嚴擇女配人問之公曰人各有性心各有志非
故所能強也強之不從則害天性矣女配不良終身
怨焉故於平田既覩其行又試其藝曰公輔器也將
來必大成遂以女妻之今果然矣人以此服其藻鑑
云治道妻祖山東德府紀善田公銘於公為姊夫嘗
述公之良治道得聞焉故知公之詳而表公之切觀
者幸勿與納賂而厚誣者同而弗信焉

張徵錄

卷之九十五

十人

山東左叅政熊公桂墓志銘

公名桂字世芳南昌之新建人也弘治戊午以書經舉於鄉已未進士明年以父喪去服除授大理寺左評事尋陞寺副寺正武宗初太監劉瑾用事以峻法繩下嘗倚詔條凡藏匿軍丁罪及隣佑五六家以肆羅織部屬承望風旨誣累嘗百數十人公建言詔令權宜惟一時可行祖宗成憲則百世當守乞毋輕變枉致冤濫上是之由是得免者以萬計屠都御史欲殺一指揮非其罪公駁回五六次將聞于上乃止瑾逆謀敗露黨與洶洶大臣慮有變促成獄

法司多出入瑾門下者不無觀望駭愕失措莫敢先發公毅然承之不終夕成招盡得奸逆之情其外應凶焰如宸濠亦不肯以親王少諱也嘗治安化王獄其夜不收三千人擬同謀併坐家口公曰同謀幾事也株連三千人且及家口慘矣力與辨明所活不下萬人任凡六載巨細務在平反大率類此庚午陞徽州府知府在直隸號劇郡民剛好關公下車一以安養休息爲已任期年而政通乃節縮浮費修橋梁興學校表忠節於教化惓惓焉姚源鄰冠流劫婺源界公焦勞于外多方禽禦微得安堵治績燦然最東南

諸郡嘗得海翁紫陽書院舊址乃復于釋氏掄士學者唐韋鄭佐胡宗明鄭逮程旦戴鍊黃訓輩八十一餘人講道其中資以俸餘又買田千餘畝給祭祀及來學者爲久遠計國朝守令不握兵官軍又不得擅調正統間設民壯爲守城計迄于成化又增添之地方有警則徵發捕邏而有司驅迫又有不可勝言者徵民甚苦之不肯就役公爲審丁粮定額役法至今稱便時冗食日增內供白粮出蘇松常者勢不能給詔諫聚斂之臣飛派於徽又方新乾清宮取材於徽當浙之半公委曲曰上司至於涕泣得減其半

以蘇民困任甫三載屢下詔書旌其賢能進秩中憲大夫推恩父母皆特馳封滿六年丙子陞山東叅政徵民不忍其去境上咸樹碑以志思慕至山東分守東兗道一夕河決曹州兵備吳副使忽驚斃公夜馳數百里往視之水勢甚暴乃齋沐臨河祭告

貪酷官吏數人水這少定得築塞之膏謁闕里恠祭器不稱王祀度所費可千金會民有發地窖得錢數百十來報計之適足用遂命工鑄造規制乃備戊寅督運至京師貴人歲常包攬利入本色以便侵漁公力言于上得納輕齋省費不下數萬山東人咸

頌之未幾奔太恭人喪宸濠憾公作劉瑾招狀發其陰謀幸公去遁賊急焚其居第年五十有八公神氣秀發狀貌豐偉學見本領故剛大之氣經濟之才雖甚韜襲終莫能自晦也惜乎未躋大位而不盡見其設施豈數果有短長耶抑世道之有升降人固莫知其然也公在大理有駁稿在徽有治徽大畧及平生奏疏詩文號石崖稿若干卷藏于家

山東布政司左叅政張公潛墓志銘

王九思

公張氏諱潛字用昭自號曰東谷其先河南太康縣人也乃以徭戍隸籍陝西岷州衛曾祖諱文信贈右副都御史祖諱善封右副都御史父諱錦官至刑部尚書左侍郎侍郎公後徙秦州公復徙華州定居焉乃今爲華州人母淑人劉氏生五男而公爲長生而穎秀清瑩如玉甫八九歲能日記數千言口占詩對答應如流稍長美筆爲文輒吐奇語侍郎公送之學士西涯李公所從受尚書李公奇之甚蓋嘗語人曰韓退之驚怪張童子不易得也乃今復有張童子也成化丙午秋公十有五歲矣西赴鄉試不偶乃益淬礪自負不凡弘治壬子遠菴楊公督學關中編試諸生謂關中有三才子蓋慶陽李獻吉洵陽張光世其一公也其年秋三人同舉而獻吉發解云公再試禮部而丙辰春自禮部入對大廷俱在高第其年冬授戶部山西司主事出納錢穀關節不通剔抉弊蠹邪寒暑雨無少懈情部尚書稱其廉能秩滿三載吏部考其績上上未幾擢員外郎辛酉侍郎公告終公解官歸墓三年之喪畢哭禮部成制司員外郎正德

丙寅 天子新即位將幸太學例遣官往召衍聖公孔顏孟三氏子孫會太學觀禮禮部以公應命召之遊闕里觀孔林登太山以望東海爲平生之大快云未幾擢精膳司郎中凡 朝廷大宴會及宴勞回表綽畫節制禮無廢闕費絕侵漁是時劉瑾用事公深用避匿踪跡不通或謂公曰公鄉人也不往且有禍公笑而不答其卓立如此已巳冬擢廣平府知府廣平附畿內四三年來權奸肆虐民不堪命乃畿內盜起流劫郡邑不可撲滅公多方捍禦郡中賴以無事既乃按行屬邑撫循安輯之省其財力均其徭賦黜

獻徵錄

卷之五

舞文之吏清久滯之獄申庠序之教興禮讓之俗郡邑熙然治矣逾五年癸酉起擢山東左叅政是時工部尚書無錫秦公爲布政使與公皆名士也相得甚歡凡旬宣督餉之務相與諮議而後行人方冀其大有爲也乃明年甲戌考察庶官有忌公者與萋菲之請公聞命浩然西歸曰自求無歎而已又明年乙亥太淑人卒秦州公竭力營塋三年喪畢始徙華州居之公風流蘊藉人也善吟咏書華州山水佳勝足以自娛又常往來武功與康先生游對客命酒談論古今時出雅譚聽者灑然如臨清風

山東左叅政王公珣墓志銘 孟春

公姓王氏諱珣字邦器別號西溪世爲澤之陽城人自幼厚重不凡長承庭訓習舉業補邑庠生聰穎過人一時儒者咸推讓之累試不售公志益篤弘治戊午以書經領山西鄉薦已未登進士試政刑部丁父憂守制居喪哀痛踰禮服除授戶部湖廣清吏司主事屢承差委臨清德州居庸通太等倉監督收放糧斛所至夙獎一清軍民悅服司農卿郭城伯公洪洞韓公俱一時偉人少與可者咸以廉靜稱之三載考最獲 恩典馳封如制丁卯太安人卒于宦邸公扶柩回安葬先是公以不獲祿養父母爲歎入仕卽迎養母太安人於 京師曲盡孝敬母氏熙熙然享

獻徵錄

卷之五

天年終服闋陞刑部雲南司員外郎尋陞山東司郎中時逆瑾擅權專尚嚴刻同僚多以酷暴逢迎公獨將正不阿法司以平恕明允稱瑾惡之欲中傷未幾公獨陞陝西按察司僉事時川陝用兵總督軍務左都御史洪公累聞公賢能卽取軍前贊畫多致克捷洪公甚重之瑾事敗調河南按察司僉事分巡汝寧道值巨賊劉六等作亂擁衆數萬雲擾中州勢甚猖獗逼近汝城人皆危懼况有 宗藩在汝九爲可慮

公殫心竭力爲捍衛之計乃集衆誓曰賊徒雖衆皆
逆天道逆天者亡汝輩無懼也我奉命來守此邦死
生與汝輩共之千餘人大遭挫劫奔潰孤城賴以保
全宗藩獲免震驚衆欲慶功公曰賊雖挫魁首尚
存若不急請兵勦除非特汝城難保恐中原亦未可
保也遂密遣人具奏疏入天子震怒亟命將出師
屢致克捷雖曰官軍之力公調度之功居多公又廉
知賊黨趙秀爲汝人其母久禁獄中卽釋之秀聞知
感泣思報適賊首趙璠等七人與劉六等會兵秀急
走報公公督率部下官軍追襲一舍地盡皆擒獲并

卷之九十五

七

金帛等物解送軍門節該湖河二省撫按總督軍務
左都御史彭公報云獨守孤城屢抗巨賊其功尤爲
可嘉等語時紀功官吳玉榮者意望納賄公口竭力
圖報盡職也納賄要名欺罔也吾何敢欺耶時同事
將官皆蒙陞賞有差公正賞白金彩段銀牌等物以
旌其勞無怨尤意無何紀功官以賍敗公功雖不錄
大節愈張禦寇有碑後鑑有錄百官不能泯也甲戌
陞山東按察司副使整飭密雲等處兵備兼管永平
等衛所州縣屯田詞訟公盡心竭力爲之地方有賴
丙子薊州歲荒公發倉廩賑濟活數萬人時虜寇犯

兗孫帥衆犯邊殺害衆將等官公同撫按鎮守等官
命討平撫按憲臣交章論薦兩蒙綬幣白金之賜
實復進山東布政司左叅政分守遼海東寧道公以
誠信撫之除奸革弊境內肅然時有海西夷人進貢
道經開原守將誣執爲賊盜撲殺報功天子遣官
按覈公承勘據實回奏撫鎮俱得罪公以剛正不撓
之氣遇事無所回互人多忌之公曰知進知退天之
道也吾以布衣致位三品腰金衣紫足矣遂解組以
歸公忠孝剛正本於天性傷父早逝常懷風木之悲
迎母宦邸曲盡孝敬之道今大冢宰襄垣劉公爲編
錄微錄

卷之九十五

七

修時與公爲同年約諸縉紳皆以榮壽詩章爲賀處
兄弟友愛篤至鄉人以孝友稱許又嘗創建祠堂以
奉四代神主此尤其孝之火者退休林下十年杜門
不出雖鄉飲盛典有司敦請辭謝不赴不爲人勸託
公事有司自敬重之享年七十有五嗚呼若公者可
謂生順死安烈士夫矣

山東左叅政史公學墓志銘

王鴻儒

正德六年盜起雄雉踰跟於河朔山東數千里永平
日久所至莫敢嬰其鋒山東左叅政史公于時視河
金鄉羣盜猝至公與僉事杜丙謀曰縣城卑不足恃
以守徒死無益蓋退保濟寧集兵觀釁乃去金鄉入
濟寧選調銳士七百餘人指授方畧出與賊遇多所
擒斬兵勢以振會言路劾公等退避逮繫詔獄遂
皆除名是時陷城比比後多蒙宥而公等獨得重坐
蓋朝廷欲明軍法適會其時也八年春召二子謂
曰昔年且六十數已盡矣函山乾原吾將營樂丘焉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二十九
南陽士懋學吾友也今官南都爾爲我索墓志於懋
學吾無恨矣二子驚曰大人何爲出此言公曰此常
理古人亦有爲之者不足怪也夏四月十五日與客
飲散登樓閱書忽疾作遂不起予聞而大驚與公交
幾三十年中間離合不常自忝今命方期會以整
平生豈意公遽至於此公之先有諱崇者以功封溧
陽侯子孫因家焉父塤以公貴封戶部郎中母沈氏
封宜人公少岐嶷髫年賦詩落筆有奇語從兄文冕
見而喜曰此吾家異日亢宗子也遂親授以經居半
歲文冕去世公感其識拔勵志於學時戴恭簡公提

學南畿一見以爲奇士歲化丙午舉于鄉丁未中進
士第弘治辛亥授戶部主事差典外廐易牧尋同中
官及臺諫勘侵地于南城近郊監漕通州檢甸服田
災督儲淮陰一歲當代淮人上書借留從之丁巳陞
本部員外郎戊午陞郎中奉勅總餉遼東時邊庾
多虛悉心計度察近裏餘積役弛刑徒用轉般法漸
以實邊又奏出京帑庫銀三萬餘兩多買粟豆積儲
下爲備未幾虜大入軍賦有餘將士豪健虜不得志
而逃已未三載考滿再受詔命父母與妻並受封
焉是年聞父喪明年遭母喪宅憂五朞哀毀盡禮甲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二十九
子服闋復除本部郎中乙丑奉勅理漕事軍民咸
肅綱運不阻清戎京輦不避權近入爲公危之而公
自如正德丙寅陞四川布政司左叅議奉勅總理
建儲丁卯以例裁革戊辰改福建庚午陞山東左叅
政未幾盜起而公坐貶焉公資稟和平溫粹樂善好
賢不言人過勤於問學本朝諸名家文集訪收無遺
下至公文吏牘因簿樂錄有關世道無不採摭當代
故實問無不知與人交外無敬慢而中有親疎果其
所厚終身不渝處家孝敬勤儉既歸課耕治田建始
祖塋母先世祠堂續譜割常稔之田以供祭祠墓凡

其良志以期仍志于石命宗人世守之其教子嗣
失其良心恒置卧榻之側逮授室而後異寢蒞官二
十餘年廉介公勤如一日爲文渾厚博洽不事彫飾
所著有埭溪集二十卷金淵節孝錄深陽人物記又
若干卷俱藏于家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二十五

山東布政使司左參政教公璠墓志銘

俞寬

古人定交以盛衰存亡爲節而敦本植倫之士必以
此自考見云余自始進持服家居則聞浙中有恤刑
而賢者爲郎中教君及後上天官補刑部郎則又聞
署中有恤刑而賢者爲郎中教君時君固爲郎中恤
刑浙中也余恨不及見旣君以恤刑竣事還署署中
故事僚長貳自公見外豈以齒叙進退別坐而容色
言語不免有所以長長貳貳者存乎其間君獨脫去
凡習裏外一誠無所以長長貳貳者存乎其間以故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二十五

僚友多就之初君常物色余意或魁岸奇辟要駟關
畧不可近而余以管知君故方傾心君君覲之積旬
日乃信余而定交也居三年君遷兵備副使去余亦
尋罹罪譴而君兵備太倉州太倉州與吳錫近邑往
來必過余其容色言語加于余者忘其爲遷人也余
亦自忘爲遷人與君上下議論握手嘆時事如在署
中時不意別且五年而君逝矣君居官穎達博裕而
不爲魁岸奇辟之行明潔貞毅而不爲要眇闊畧之
談所至能任大事持大體頗不爲浮俗是非利害所
奪初還署會言官論順天鄉試不公法當治無何又

有論甲辰榜大臣不當私其子者 夫子屬下詔以
其事君如詔會僚友按治之自侍從而下逮捕者凡
若干人中外恂恂有悻色中官莫測 上意又日全
徒校持手版旁記所按狀以待 上問諸曹有色動
者君按之自如也有詞臣不受訊者竟訊之有御史
不受繫者竟繫之諸所承伏悉具實以報報兩上
天子以爲平也悉是之茲役也以疑似得洗者先後
凡若干人觀於此而君之任大事持大體繫可一已
署中故清約至不能具茗供故事辦之莞庫者或因
而浸淫其費則莞庫者又因而尅取歲報之羨以克
獻徵錄 卷之五十五 三十一
君憤曰非法也且知其弊而遂巡之與自尅取等耳
乃禁而更與僚友約月出俸錢以給君于財利雖微
必慎如此君既兵備太倉州不逾月州獄失守逸要
囚四十餘人入海且爲亂君不白當道亟發兵捕之
而海賊素馳突又倚新囚爲援勢張甚君既撲滅之
不妄戮一人先是江防都御史嘗具疏請兵兵不及
發而平賊之蹠上于是 天子嘉其功錫以金幣君
以非大賚賜不敢辭乃以幣衣其母而以金易田一
鍾用貽榮于其後人君按太倉州不專尚嚴而持法
一如署中念已有兄弟交訟者連數歲不能解君將

出之法其入聞之星馳數百金造君廬求君之弟而
殺濟焉弟乃厲聲叱之令亟去不去且縛于官其人
並還因以告其鄉人而余親聞于其人者也嗚呼此
非操履素定即吾心有不能自信者况兄弟乎又在
千百里外非啻暮夜抵門可以自決者也君之平生
於此可想見矣君諱璠字貴之自號蒙泉居士江西
臨江之新喻人

獻徵錄

卷之五十五

三十一

整饬松山東布政司右叅政兼副使

光祿寺卿任公環墓志銘

徐階

嘉靖癸丑倭夷寇東南于是時天下承平久更與民不知有兵革賊至輒奔以潰復巷任公同知蘇州府訓練所統民兵與力戰而躬介冑策馬以先之自書其姓名於腹背手足曰死戰吾責也雖然先人之遺體不可棄也茲用以識庶得收葬焉聞者咸感泣公又與其兵同寢食或連日夜粒米不入口或露宿草莽植立泥淖中未嘗稍自異所得俸直及諸上官之半醴悉分與其兵由是兵亦日奮敗賊於上海之八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五十四

團方戰時冠拔劒擊公賴庖人某身蔽公以免公猶被三創既而守太倉以積勞疽發于背公子爾幸請公還郡就醫公叱曰吾誓不與賊俱生幸吾疾愈而賊滅當與若共太平之福否則有臣死忠妻死節子死孝而已歸以是語爾母吾不能與婦子對泣悽悽間泯泯以沒也會報賊至公遂裹瘡出海繫之怒濤如山南人習舟者皆震眩失色公意氣彌厲手執櫓舟師請之成大敗俘斬百餘未幾賊之公沙敗之保山賊之南沙賊望公旌旆輒遁去

步

步

步

步

城聚保而門鎗不得入民相抱號哭聲震原野公泣

曰城池視百姓重等耳柰何棄之亟命啟門而謂其

守曰賊入者某請任其責活十數萬人明日賊至以

計敗之許門乙卯賊復大至復大敗之斬首六十餘

級詔進公副使賜白金文綺廕一子為潞州衛

左所副千戶世襲丁母趙夫人憂部使者及諸士民

連疏乞起公詔責公大義而特贈公母為孺人以

慰公公不得已受命明年倭寇平疏乞終制詔

報可仍陞山東布政司叅政以旌其功又明年丁嫡

母張夫人憂海內士大夫方望公服闋出為國家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五十五

排大難立大功而公以前勞成午疾作遽卒享年僅四十於是士大夫又莫不悲公用之未竟與朝廷之失士而蘇松之士民則相與為祠祀公給事中蘇人徐師曾請於上贈公光祿寺卿然其父老猶相與言曰未足盡報公云公諱環字應乾復菴其號世為潞安人曾祖增祖仕父翔以公貴贈文林郎滑縣知縣公生正德己卯幼警悟不凡年二十三舉山西庚子鄉試登甲辰進士知廣平以才優調沙河丁父憂改滑縣沙河當南北之衝疲於役甚公首為省厨傳罷誅求以次釋冤獄毀淫祠凡所興革必視民所

便沙民大悅其治潯如治沙歸具一邑生祠記及德
政之碑辛亥徵至京師公之族有與宗室婚者故以
例佐蘇州配李氏先是公以其母屬於嫡不敢爲妻
請封公歿爾孝以請始特封宜人子男二長卽爾孝
郡庠生次爾節今襲千戶公爲學先行誼尚名檢始
爲諸生時大書壁間曰營私者無上虧行者無親又
曰充海關天高之量養先憂後樂之心必如是始可
以言士故其歷官清真介特迥然異於時流而忠義
之績在蘇松者尤著

獻徵錄

卷之五十五

七

山東左參政馮公敏功傳

王世貞

馮公者其官山東布政使司左參政也而治潯事卒
而贈太僕寺卿予誥尋以公滿參政考其父爲大
中大夫亦予大夫誥參政法不當贈贈法不當得誥
而今得贈及予誥者潯河南告成天子大推恩任
事臣獨公寂久而前後功又寂高以卒故其甚其
被恩澤有大臣所不敢望者嗚呼馮公可謂過矣公
諱敏功字元卿其先居海鹽改隸平河已而徙郭中
遂爲平湖人王父遂平令度父汝弼舉進士授行人
擢工科給事中直諫謫叟吏大邑令晉守吾太倉
再晉揚州府守中軍辭罷以公考最封按察副使得
卿如公階者也公生而明穎通古今文籍十六補邑
諸生十八從其父太倉與諸生偶異若凌尚書雲翼
徐太僕驍靈副敎張憲副大詔相切劘爲制科業而
不佞直參公同商參其未公是時秀眉美姿馳筆而
長驚母能當者還爲諸生試輒冠其曹偶屢學宮然
大試輒不利時楊州公已謝事歸而治生又以其羨
瞻宗黨公一切佐之三十始舉其鄉第三人上公車
報罷亡何烏寇來迫平湖前是平湖城矣往往多資
公力而至是復佐其令憑城爲備禦計甚詳寇去而

有授兵乘間爲度劇者今以爲倭也懼甚公校甲衆夜坐立睥睨間而明而辨兵乃愧退鄉人辟亂入城城人虞不給時臬使方按部中謬傳且逐之羣使所公聞而往以片言折之解當是時徵公幾叵測凡三上公車乃見收射策高第明年授禮部祠祭主事詔選良家子充後宮公在行獨不擾坐主拜相者所親道士以公役騷擾道路公伺其歸而責咎之相怒甚召公訴曰若不知我門下客而咎者何也公正色曰咎橫道士耳不咎師門下客也卽咎師門下客而爲師少懲橫者以爲弟子罪未敢聞命相頗盡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王

亦然竟未有以中也尋進主客員外卽奉 莊皇帝卽位詔而南道遷其司郎中還遷江西布政司右叅議分守南康九江部公行部至南豐而潮兵調者以餉不足方大掠公召其長好謂曰而與我鄉人也故爲而言一反手間名爲賊 天子檄大軍至糞粉矣餉不足吾爲若治餉其長悅公乃料倉粟庫鏹次第屬於舟而使一郡作導之選精勇尾之咸慙不敢動屬方議均田而公所部多山高下饒瘠異狀公使善計算者周行阡陌間計畝受稅毋得伏匿又爲之平亭其役畱籍南康未三歲以才舉拜山東按察副使

徐州兵備兼治漕河南至而河決睢寧繇白浪而入青陽決者六皆巨新安左右決者七差小其水不制睢寧之陸漚爲湖漚口而上故河百餘里以南盡爲陸淤泥半之漕艘之阻者數千計漂廬舍人畜無算公甫至受計大吏調士民晝夜併作與其下分功任難無何決塞各就緒漕舟漸通而大風雨彌旬水暴漲諸塞潰漕湖與河一來攻邳公時按部邳下令士其門水勢重不能禦公卽解衣裙囊沙而塞之諸從官吏卒市人爭效公闔沙皆滿水遂巡解公乃行視諸決口皆就塞僅月餘而水復漲敗聞家口以

亦徵錄 卷之九十五 王

西半戈山左右堤百餘丈公又築之自是隄土漸堅實不受侵矣會徐州靈璧諸邑舊堤潰公又受計大吏所獨治者南自曲頭抵青田八十里北自陸灣至呂梁四十里所與監司曹郎合治者直河以下南岸幾千丈又自茶城隄華戚山曹築單堤一百六十里以遙衛漕河之開者諸經畫成築捷木薪土之費與護視斥墾約束惟公行之取精監司曹郎咸取則焉公素壯盛當其治河時往來寒暑無間鰲臍臍臍見者莫辨識歸還河南左叅政公於職不專治河而其地與事亦故相關撫按聞而喜曰吾可高枕矣而

少年喜事者欲從加口穿葛墟微赤良城等山抵
北大湖中界兩長堤爲運道以示奇徵公與諸
之公念諸山道約二百餘里多磐石礪砂不易鑿
湖相連十四不易隄民力之幾何而費用之持不可
乃寢而喜事者意未已別欲繇海通膠河其視漕稍
徑而中皆高嶺巨石東土瘠人疲不勝役甫舉事而
驚潰者再矣乃移公山東公議以膠工不易興且不
易尹即竟亦終塞縣官故不乏金錢奈何悉捐以填
無用而勤此數十萬人力也撫按臣采公議以聞時
柄相獨擅國前後授指於喜事者怒而下書切責人

徵錄

卷之九十五

四十

爲公危曰內意堅且實才公以治河顯而弗以治
河終之禍且及公公嘆曰吾豈不念禍爲國家計重
斗堅不可奪遂舍公他屬卒如公言費至十三萬金
而無尺寸利柄相稍惡沮用廷議罷之然猶謂人馮
參沮加今又沮膠者何也懲昔執掌故倦耶公尋歸
職職所治稅糧時久已困不給爲平亭其額募墾荒
土流民占籍者萬計已而念楊州公老病乞休歸朝
夕侍湯藥楊州公得公而喜爲加餐以何竟卒始公
失其母屠淑人戚不廢易已失繼母徐淑人易不廢
戚然當在壯時體猶爲之柴瘦而楊州公用老母之

服令其園池亭榭之樂其卒也公親視含飲
當塋日送舟千艘人無憾而公業五十餘矣孺慕
薦雞骨支牀幾不起服除久之薦者相屬乃從田間
起仍故官改佐漕運公時苦宿病未平人或難之公
奮曰賴上恩得治私今不以爲不肖而屬之大寄
吾何忍負且嚮者親身也親已背矣身當爲朝廷有
遂冒暑抵淮淮之南故有邵伯寶應高郵三湖相連
巨浸漕舟過者往往多漂溺因議濬內河通之御
大夫王公延瞻疏上得請而公至任其轄巨者與
凡部羅君共治公於河事故心通而役者皆習公能

徵錄

卷之九十五

四十

至以大集公益不愛其精力水陸奔走且旁治賦訟
覽訊譟輒至丙夜不休五鼓卽起以爲恒尋馳督漕
舟自徐而濟凡七晝夜遂昏瞶不復省已而稍蘇還
進醫藥微効復出勉治事病寢劇見其婦曹與子相
對泣猶呵曰人孰無死吾幸獲以勤事死何恨叩之
家事張目不答而趣羅君至曰內河成於國計甚利
第太過湖湖善潰而隄薄萬一如瓠子數百里魚鱉
矣幸爲別創堤衛之已而顧其子曰吾死死必有傳
女却而歸諸官羅君色慘沮謂公堤吾職也母足多
諸君子幼何以語我我爲任之公徐曰有家弟在

君別而公以萬曆乙酉季夏望日之午整衣冠端坐而逝春秋甫六十子一卽伯禮補邑諸生以佚文者公性孝友揚州公嘗卒遵盜公已冒鋒刃而出之愛其弟敏効尤篤事相師產相讓也與揚州公俱善治生而至饒乃能以義散施不吝平湖之人至今感稱公父子

弇州生曰馮公所謂能捍大菑禦大患者非耶淮之人相卒而祠祀之也公於居官它功績甚多不志志其治河者於國不爲利則抗悍相棄其官而不之惜利則鞠躬盡瘁至死而不爲已真純臣哉玄冥之勳官而永死何以異也乃國家之報勞臣厚於汲昌而薄於王延世蓋哀之矣

參議

山東參議賈公恪傳附子定

祥符文獻志

公諱恪字惟恭別號林居子開封之通許人寓居祥符高祖堅宋河所令曾祖思忠元臨洛鎮巡檢祖贊國初鉛山令父輝封陝西道御史公自幼穎敏越人初名篤提學憲副歐陽公哲見而奇之更今名自里塾選補邑庠生刻意問學雖嚴冬盛暑手不釋卷正統戊午領河南鄉試第二名明年登進士第授行人將命四方人皆偉其才丙寅選授陝西道監察御史丁卯刷山西文卷自三司以及郡縣凡匿卷者皆被劾治罪官吏懾服已已勅理浙江銀課時處州寇發嚴設備禦民賴以安尋奉命巡按浙江薦能廉鋤奸頑洗冤澤物克張其職景泰辛未蒙恩封其父如已宮母妻俱孺人是歲冬丁內外艱服除改江西道兼攝廣東道事乙亥巡按宣府興屯田練軍旅凡安邊之事皆悉心力爲之不懈既代歸適英廟復位慎選老成分任方岳命京職各舉所知東魯許襄敏公彬爲翰林素知公賢乃以薦擢山東布政司右參議召至便殿宣諭德意賜寶鏤千

買道里費公懷陽厲以求報稱戊寅兼理遼陽遼陽餉癸未督修闕里林廟具有成績先是公按宣府曾劾奏僉都御史李公秉由是有隙成化丙戌秩將滿會秉當銓曹考察遂坐以不謹放歸田里或爲公不平公笑曰行藏有命何係於彼乃浩然歸汴與鄉耆致仕都御史婁公良鄭公寧方伯丘公陵張公斌叅政楊公鐸副使劉公安僉事呂公益和公維輩結社賦詩爲樂夏則往遊通許別墅避炎歊優游林下者十年餘乙未八月卒壽六十有八

子定字仲一別號一菴叅議公之仲子也幼耽書有

自得之趣弱冠就鄉試主司閱其文動目然卒迷於鑒別歸結委心亭劬書不倦成化辛卯舉鄉薦乙未丁外艱戊戌登進士第庚子出刺絳州絳人有屠者偕侶遠出拉諸谷中殺之將私其妻不可又殺之乃鬻其女以逃事久不明公根株其實誅屠者辛丑大饑疫公參酌古今爲救荒八事行之悉驗總賑少司寇何公喬新大加稱賞下其八事於列郡利濟甚博晉地宜粟約絳人饑不得伐粟粟熟饑者仰之何公始入疆問曰絳粟何以獨完民曰使君有約弗忍違耳垣曲絳屬邑有寇聚山澤公乘其新合

行急擄之獲其魁須從平陽太守李公琮入山撫餘黨至委仗卽農初饑民棄子女轉死溝壑日遣人伺諸途聚而養之凡所活數百巡按御史宋公德閱視各有餽餌在握歎曰民之父母固如是已弘治戊申丁內艱歸暇日編輯守令政規庚戌復除易州易多山近畿內養薪蒸所出經樵百年山童林空公爲立良法民以不罷永樂初始建北都民有獻粟粟者久之歲以爲常乃列園林登耗之狀以聞得減其半甲寅以考最擢山西按察司僉事適巡撫都御史張公敷華訪時政公曰如高平繫通薪直者田業已盡濬城園土中永無出期不若通簡邑民物其丁產稍殷者俾十分出一分償之又欲令州邑簡其民淑慝之泰甚者識以善惡二籍歲終則勾稽其實而誅賞之又言山西統屬視他省爲少而晉代藩封國在焉即日滋祿微無極彼解澤晉寶與穀同利三藩之祿盡併鹽粟均輸爲便多見採錄丁巳正月公卒于官得年五十有一

參議張繼孟傳

張少參公繼孟字子醇公以禮部儀制司郎中陞山東布政司參議年未五十致政歸居林下家徒四壁立居旁建茅屋三楹鑿池爲橋植竹數竿扁爲一笑亭日鵲咏其中禁足不出客至第肅至階送亦不出門卽朝貴枉訪止折柬相答于勢利紛華泊如也嘗言作人須要有趣對俗客嗒然無一語遇學士大人有道術者與之譚說名理揚榷風雅聲塵不倦令人灑然不能遽別前輩一時如西涯相公蒲汀尚書皆海內宿望常聯輿過訪公或留坐所具脫粟之飯園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四十七

出蔬果盃酒三五巡卽止諸老宿自公第出輒喜見眉宇相謂曰吾儕遇張子醇一飯勝侍別家盛筵矣其爲人愛重如此楊方伯守魯旣第筮仕揚州府推官瀕行候謁請教公謂曰只要做得人好不論做官做得人好時充軍也得爲民也得夫當後生筮仕初卽爲此厲語不爲忌諱楊公亦終身佩之不愠爲不吉語古道如此年八十卒卒之日至無以爲殮其子以訃聞於諸同年在京宦者得贈若干金始克襄事云

山東參議華嚴劉公寓墓志

吳興

公諱實字振道別號華嚴生而穎異在提地市人已知其不凡長就外傳明詩經精舉子業弘治壬戌遊邑庠正德丁卯與兄孟齋公宸同領鄉薦成化己丑進士第明年授徽州祁門知縣部民程氏有辭獄已成公訪知其寃翻成案力請兩院脫之養馬之家有強梁奪其驢者成顛疾公得其情追而還之顛遂愈孺學久乏科第或謂學前民房參差官舍傾圯使然公則以學校爲首善之地士類所聚遂捐俸改葺民苦坐派解外軍需公蒞任切如痼瘼在身卽爲白當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四十七

道征爲稍緩流寇接境委官領義兵遏之賊聞道遁近壤公奮臂率民兵扼要害擒渠魁數十餘黨悉遁散士民爲立碑發源今缺當道更公署其事發民歡迎祈民進泣已卯陞南京刑部陝西司主事庚辰轉南京兵部車駕司員外嘉靖改元轉南京刑部河南司郎中獄多平反欽天監天文生貪富家有賁緣奪其業者禮部大堂允之郎中賀公鐸執法牒公公亦如法斷忤大堂意致禮刑二部上疏下三法司議卒如公所擬朝議大禮上疏爭論執政不能破其說丙戌陞山東布政司參議分守遼東千戶哈英罹罪公

誠心體訪知其寃寃活之由此忤世謝事百姓請察
院擊門保留不能及直道難容公又何愧焉時公年
正強脫然林泉且曰孝友乎家是亦為政日與兄弟
色養太孺人楊逾十年楊卒公居喪哀毀至裏事
思一語及太孺人輒涕泗潸然自是角巾私第不入
公門暇則著書立言櫟發其平生識見所著有潛夫
一班集行于世

四十一人

按察使

山東按察使石公渠傳

潘垣

石公渠字翰卿別號天全道人世為泰州人祖希永
高邑令改掌山陽縣學教遂占籍清河縣小居淮之
清江浦公穎敏超卓剛毅老成舉成化乙酉南畿鄉
試登丙戌進士擢刑部主事遷員外郎平允守灋陞
山東按察司僉事分巡遼海東寧道兼管糧儲遼陽
倉糧腐爛者半首按究官吏奏黜為民州衛貪婪者
聞風落膽有改行自新者即加獎籍以勸其進人皆
感服在遼陽數年撫卹官軍禁革奸弊邊境賴以安
堵擢本司副使改巡他道一日郊行遙見人影出沒
林木中近復不見命部卒搜叢林中得頂包僧十餘
人解其包有物在焉鞫問之昨宿尼寺殺商人而奪
其貨驗尸賊皆伏辜奏毀其寺尼配諸鰥夫癸卯山
東大饑奉巡撫牟都御史檄齎銀五萬兩糴穀江南
太平府渡楊子江風浪大作舟幾覆人皆號泣公歎
神色不變焚香祝曰此行為救數百萬民命渠何足
惜神其鑒之言未既風浪頓息載穀而歸上下胥慶
分賑饑民賴以全活未幾陞本司按察使審核重囚
日有平反案舉貪廉憲體直肅雖老吏進呈文稿

輿論莫敢仰視黜姦猾舞文者數輩今行禁止丁未
會朝 觀考察主其事者頗有宿憾必欲置之散地
先期有聞遂拂衣而歸置萬柳莊奉二親正德丙寅
恩詔進階一級病卒年七十一

山東按察使周公鑑傳

周鑑字孔明正統乙丑進士選授監察御史出按江
西大學士陳循子所爲不法鑑按置大辟還其園囿
田廬子女若干陳切齒伺以中之無所得已風部遷
雲南按察司副使終陳在政府九年不遷鑑所至汰
墨理在仍開寶泉壩積水溉田多至數萬頃後以通
考過家行江中凡覆其舟僕有周濟者絕木從傍出
斧舟得鑑尚端立無恙所資俸金僅二百畝衣數襲
貯革囊中驛吏自水底鉤以還鑑鑰識如故衆驚以
爲神尋陞山東按察使乞歸與布政李正芳僉事董
獻徵錄卷之九十五
應軫相友善三人者有雅望縣爲建耆老堂于治右
有大政及事疑而不決者必咨而後行之

副使

山東副使張孟兼下傳

方孝孺

張孟兼者名丁金華之浦江人也孟兼為人侃侃自許涉獵書史頗有俊才為鄉里所稱會天子詔徵中能士郡縣以孟兼名士擢國子學錄禮部主事遷太常司孟兼固負自能為文常奴視同輩而是時談意伯劉基以文章有重名與翰林學士宋先生俱為天下所尊信基氣豪不肯安下人而獨喜稱孟兼嘗為上言今天下文章士第一為翰林學士宋濂臣基次之不敢辭又其次則有張生孟兼其餘臣知也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五十二

孟兼為基所稱愈自高然他人弗服也或稍慢之孟兼輒怒嘗以文示其鄉人視之無言寘袖中曰俟夜熟復之今弗悉也孟兼陽為好言曰須刪綠之可也退則大怒其鄉人發其所短揚言於眾罵之且詆其文曰彼猶蠻夷山谷中縱為人求前懸而後曳左修而右歛視國工所製何敢望哉其鄉人自如不與較既而孟兼以謫輪作鄉人不及喧及以赦出復官乃賀孟兼怒罵若見人失官則棄背不一視及復官乃更謬為卑讓賀我若真細人吾何以禮為偃坐不起迎送其傲睨好面訐人皆如此人以是不附之每為

宋先生言先生易不於上前薦我先生亦才為之去有選會上欲用越僧證問先生嘗見其誰所有且索之以觀時證為書與孟兼論性命因言太常丞張孟兼所有之詔先生召孟兼以證文至上覽畢顧孟兼謂先生曰張丞卿門人也先生對曰非臣門人乃臣里中子耳且為文有才甚謙意伯劉基稱之上熟視孟兼曰生骨相薄仕宦徐徐進乃可耳母驟也未幾除孟兼為山西按察司僉事孟兼廉勁疾惡抵司糾撻奸猾無所貸株連徒黨相援引每一事株流數十吏民見張僉事出行部皆凜然墮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五十三

膽如鬼神聲聞朝廷陞副使移山東而山東布政使吳印娶鍾山主僧上親選拜官妻用金帛寵之甚厚印以見知人主自尊重禮節少簡孟兼自負其能無敵且印新用又僧也易之印候孟兼由中門入孟兼以為印雖位大然我風憲司不當由我中門召牛卒省之月朔望入學謁孔子畢令諸生執經講說孟兼故以語侵譏印印不平時初刊大明寶鈔印不令使兵民更自至庫賈錢民而孟兼謂此詔印印擅行之是違制也騎馬入布政司譴筆僚吏問罪且言得上封事言于朝其僚吏皆大懼勸印即上封事

孟兼見陵侮然孟兼封事終不上也上覽印言以爲孟兼凌我任用臣不遜治咎之孟兼既辱愈憤嘗捕爲書封事者欲論以罪印復上書言狀請去位孟兼之橫否者且爲所擠上大怒曰彼乃敢與我抗耶吾今乃與爾抗遂械孟兼至闕下廷詰之命衛士捽髮摘拳墜死特論棄市詔印曰吾除爾害矣善爲之初孟兼遷副使山東自陳父老大夫爲之請假上許之孟兼歸至家縣令丞皆門謁奉酒牲爲禮孟兼坐受其拜不荅麾酒卻之鄉人皆勸其少遜讓和以下人孟兼不聽及于敗或憐之或快之以爲宜然孟兼中寔無愉賊之心祇以尚氣好高人以故爲人所陷才能者人所欲得也苟無謙遜以奉之而挾以驕其爲身害奚怪哉孟兼之才使能克已下人雖不幸未必死而欲辱大其勢而眇畧它人謬矣法雖過嚴其底于此酷厥有自哉

蘇轍集

卷之九十五

五十四

山東按察司副使彭先生勗傳 葉盛

先生彭氏名勗字祖期別號春菴宋御史中丞思永十二世孫也系出唐安定王後吉州刺史玠始居廬陵山口六世祖司農少卿少英從文天祥起兵勤王始遷今永豐故今爲永豐人曾祖貴德以書經試不偶乃業醫濟人家有種德堂蓋期待其子孫所以識也祖景忠父叔敏先生生有異質七歲日記數百言嘗從鄉父老人入佛寺獨不拜寺僧強之不從反叱之曰彼佛裸跣不衣冠我何拜爲人大奇之父聞私語之曰爾能力學以繼前人聞乎卽應聲曰吾能之於是遣從里儒曾以南游大通經術年廿六登永樂乙未進士念親老乞教職就養得南雄府教授在官凡得一美衣食必先奉親諸生化服其爲教以經書熟讀講解爲先作文次之每選諸生之尤者聚一室同飲食躬爲訓導至終其任不替造就甚多雲南鄉試聘爲考官驛舟抵廣南界有稱臨安府生求見贊以黃金先生笑却之三日復尾其後因怒叱左右擒其人不得旣至方鎮諸公禮待甚厚凡場屋事一隄先生言是聽乃知黔國公展都帥昇二公以考官多私是科則各使人僦舟獨先生嚴不可犯故爾九載赴

部以急關仍除建寧教授績效如南雄有許
者以書為權要所愛因中傷官民人誦事之
副使王增刷卷來臥疾道中許一女孫飲人家
輻於生員游亨門亨歸怒毆其轎夫許銜之即
氏父子魔魁入証且以其居近童五郎祠為証
亭叔父七人重罪俱就其平民因神而下獄者
餘家且以增素敬先生恐先生直其誣弄讓先
得見一日官吏聚揖增言茲事不在人畏其威
然先生獨立而言游氏非巫者五郎非邪神初
禁城人也事載郡志大人勿信讓眾駭愕而退
少選

縣志卷之十一

五

召送志轉乃大愧悔盡釋無辜增亦卒正統元年
以少傅楊公士魯為召拜監察御史提督南畿儒學
師道卓然教條畢立寬嚴得體一時東南士風翕然
振起已未延試三甲魁選悉出先生至今論南畿提
學必以先生為第一嘗辯嘉定縣民朱行等三人非
謀殺人建平縣民陳良二陳文三等十五人非強盜
衆服其明教官有持身不謹者即就黜楊州安慶知
府不稱皆劾罷之又幾九年以內艱去起復拔授考
功郎中先是司府州縣及雜職等官考滿當黜陟者
必經納贖亦從私罪降用不報為私過者有

罰先生謂此不合公罪不降律巡檢倉庫
等官犯笞杖罪者不論其功績即於原授資級降用
先生謂此合從當陞資級降底不違定制而前官文
過譴然相攻以為行之年久即為例不宜遽更部堂
為大閱洪武永樂中已行卷牘一如先生言諱者始
服至於吏胥歷役多弊言者方多法以繩之得罪者
相繼先生謂法出好生若不為定規易守將提撓不
已乃自入奏詔可之俾部堂議條例以進考功為之
一清獨趙侍郎者怙勢自用與先生不合嘗面以言
謗之先生應之曰曷所知守成憲以合公論耳若徇
時子位非素志也建奏先生學行雖優疎於吏牘宜
調為郡不報已而竟用賜補山東按察副使士論不
能平王文端公雖知重先生而亦莫能主也未幾
有已已之變廷議以先生可用乃勅簡練軍壯固守
城池督造軍器送京營於是不憚出人之勞雖荒星
絕島必親歷以伸寬宣澤為已任屢抗攘外安內之
疏直言不隱如是者又四年以老疾自陳不許巡撫
者再為之奏始得歸時景泰癸酉年僅六十四先生
正學直道確然自守壯老一致不為流俗所惑南雄
學後舊有小祠肖一女子中坐每稱之云靈甚學有

縣志卷之十一

五

五

弟子恒設祭先生初至家人詹暴卒有爲之私禱遂
安明日先生令積薪祠前躬寘火焚之後屢見光怪
有勸復之者拒不納怪亦尋息嘗奏言釋氏云凡人
平生所爲之惡皆可脩齋懺脫道經有云不忠君王
不孝父母姦私邪淫之罪亦可誦經而卽滅爲惡則
不天討幽有鬼神而曰齋醮可滅豈理也哉且脩齋
起於梁武設醮起於林靈素固非盛世可傳之典誠
世之大害宜漸除之及毀去天下不係叢林寺院停
給僧人度牒勒令年少僧尼還俗禁止勅立菴寺脩
齋設醮庶治道可復所至拳拳以名教爲事若建寧
朝文定陳九峯真西山輩勸尊賢堂秋祀之官如漢
五更桓榮大司農朱邑吳將周瑜宋范文正公胡安
定歐陽公朱文公游定夫元高郵守李齊等墳祠皆
爲脩建又嘗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非孔子刪
述六經垂憲萬世則其道無傳所謂集羣聖之大成
也濂洛關閩之學非朱子註釋六經而裒集諸子之
言則其學不明所謂集羣賢之大成也今 朝廷於
孔子至矣而朱子建寧舊宅有祠無祭子孫身服徭
役誠非所宜乞定議褒崇幸甚疏入公議是近年增
人從祀者多大賢之後累加恩典先生有以導之矣

所著有詩文若干卷山東郡邑通志勝覽等集藏于
濟南書傳通釋傳學者又嘗集朱夫子以下讀書規
範名曰讀書要法若干卷門人葉盛曰先生剛方正
直道大而才高觀其在學校在執法在考功皆有成
蹟而獨不爲時宰所容大都可知已使當時處先生
而得其宜則所以發揚經訓丕變斯文不猶有可望
者乎昔張子厚浙東按獄明道先生特疏懇留彭先
生則既冒不開吏牘之詆矣乃猶以一察官之亞僕
僕走塵埃中迨老且休不聞有明道者出一言留之
先生亦不遇也哉先生亦不遇也哉

訓使鄭公敬傳

黃佐

鄭敬字德聚東莞人少秀異明敏讀書雖易於記憶然每誦必百遍乃止夜誦非三鼓不休取正統壬戌進士授南京湖廣道監察御史尋改道江西廉節自持曹無滯牒同官憚之六載陞江西按察使以貪事改河南雲南滿考將之京土酋知其行索循故習贖以兼金異貨家人或勸之受則大怒叱之曰我司風紀二十年享有常祿猶懼弗稱況敢暗昧改節以欺天平成化丙戌陞山東副使食少事煩方踰四袞而髮盡白即自陳致仕歸卒于家年五十八其卒也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六

幾無以為欽人皆稱之

山東按察司副使王和傳

子念

永平志

王和字以節還安人成化戊戌進士知館陶縣布愛舉滯再知金壇加謹於昔召入為御史贈父政為四川道御史歷巡兩京在南道巡視鳳陽洗刷夙弊劾戶部尚書張鳳在北道劾西廠太監汪直并奏革西廠聲動朝野監試山西號得士解元張潤後為尚書陞山東海道副使巡察不避寒暑而青州盜平瘴疾卒于官生平廉介剛方不移於時好卒日貧不能歸葬按察使陳璧哀數百金為賻始得襄事焉于念字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七

廷重弱冠領鄉薦登正德辛未進士授戶部主事歷禮部郎中往南京縣令郭禎具六十金為餽驢堅辭之巡按許翔鳳為立進士坊謝曰邑民貧矣寧忍為予歛怨乎竟寢在南京值逆濠干紀監朝陽門城守軍事平賜白金綵幣陞知九江府值濠亂後百務廢毀漸次修復而民不知勞調程番奏開士民生貢額使夷知向化却土官千金饋而竟莫之法居鄉益以廉靖自守事具孝養友兩弟推先業畀之惟以餘俸市地百畝自給家居二十七年足跡不至官府絕不言公事惟喜吟詠能鼓琴逢勝日嘉山水必邀賓遊朝夕饌呼不倦居喪制行朱子家禮士大夫家化之

山東按察司副使李公惟聰墓碑

公諱惟聰字自愚河南杞人也生而異狀碩首豐背厚面腰腹方闊身長七尺力舉千斤望之屹屹然躍馬擊劍儼捷如俠士性質氣猛趨義若奔甘淡服勤邊滯如不及少習朱氏詩夜誦畢則入室習劍懸枕作壘爲攻擊之狀讀古兵法有妙悟成化乙酉舉于鄉後屢上春宮或獨行無僕荷杖跨驢惡少駭散丙午選邳州知州河漕荒田公相地勢之宜走潦開渠抽棘辟畝歲八倍常流民復業蝗不至境上官驗而稱之弘治壬子河決黃陵治河大夫劉忠宣取公

墓後錄

卷之九十五

本主

供事河久未塞公忽悟卷埽法蓋先於岸上作臺後密置兩木於下背環繫索臺上作埽堅築之長七十丈高二丈乃抽木下埽於水其激流則并下二埽又以草束土密其隙河則東注不溢作堤延袤六百里公以四十日成均分合工毋敢買佚奏功晉工部都水郎中改繕鄆梁木湖南與申北虜大入寇大同兵敗死晉公山西按察副使大同兵備公比伍閱精十抽一拔制兵長短互用馬步錯行因藝執器不強未能挑牌防矢戰車立藩畫則治武夜則固壘旗鼓號令聽聞相辨自率三千與同辛苦又修邊城續斷刻

復外曰大邊內曰小邊皆十里一警中含小警或三
大警守兵五十人小亦得半由是士躍馬騰烽燧不
舉又三年改山東副使管遼陽屯田又悉究其病源
梃奪權貴皆受約束並遼麻田益市牛耕鑄鋤鉏
副給農之具能自具者丁壯與勵歲益田若干頃造
冊送府恐防射沒督公自畫疆界手竿尺寸又欲做
古井溝遠畝澮暇則便耕作警則阻馳驟值官不
果正德丙寅又以急命往宣府飭兵虜畏而不敢至
公年七十致仕

墓後錄

卷之九十五

本主

山東副使王公臬傳

于樵述

先君諱臬字汝陳正德丁卯鄉舉丁丑進士初授兵部車駕司主事諫武宗南巡忤旨與同事者午門跪廷杖有差以外艱歸服闋除兵部武庫司主事以母老乞南曹一職以便親改南京戶部四川司主事尋改南京吏部考功司主事晉稽勳司郎中出知東昌府以母老陳情乞便養改寧波仕至山東按察司巡海副使東昌土曠人稀召人開闢編戶有土民遷民之異田稅多寡初無定則而豪猾因得以上下其手富者種無根之地貧者納無地之根先君因民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本十

具奏奉命爲之丈量先君生長南方洞知量田之弊全由委任不得其人故本以利民而民先見其擾或反有因而爲姦者而民重受其害也遷于所屬得知縣張四維等分任其事而躬親按校之周一州七縣未嘗費公私一縑而宿弊頓清均田之後熟地或三四畝納糧一畝荒地或數十畝納糧一畝四方遷移者聞風復業先君身率諸屬存恤安甯戎爲之處給牛種禁州縣科敷之不時者本府夫役除高唐恩縣莊平陸路應付外沿河復設有聊城臨清二大汛每歲該關接遞牌夫一千五百名臨清縣舊例

銀六兩五錢總解州庫逕時願募年終

爲無藉棍徒包攬一身常兼數役空名影射姦弊銀一半走遞聽民自便不得抑勒遇有使客往來先儘見在人夫差撥如有不敷給銀願募嘉靖七年冬會計一年之間以有省夫銀三千八百餘兩八年新審均徭具申巡撫每夫減去銀二兩五錢河下接遞出給印信長單上水下水夫有定數遇客不得多索夫役不得脫逃問卷馬公以舊巡臺經過縣官送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本十

夫頗溢常數馬公輒發還曰以成賢太守之美少師楊文襄公一清與先君書曰蒞任以來清簡牧愛士民歸心惟遇往士夫間有不樂者大要接見稍踈及人夫接遞不滿其意耳夫要衝之地往來旁午安得人人接見之裁省夫役屢有明旨皆不足恤然亦不可不知在善酌處之而已郎中劉正書東昌府遠播且停止河工一疏活數萬生靈之命部堂爲羨服盛公回客于吾兄則帖服于奇徵則政訏此所以二兄以此敗而吾兄愈有名也前任海道副使馮公鍾書曰海道團操軍書所載付之兵

柄責以截殺中軍之設操厥之為慮遠也奈何以
小說而廢一旦有警何以待之又云議處車大等事
尤見老成至慮先君往真率待人坦易而于事未嘗
苟同平生不欺人一語坐無箕踞行無左右顧遇意
所不可若戾屬不可犯而度量寬洪能容人之所不
能容先君生成化丁酉十月初九日終嘉靖癸丑十
一月三十日年七十有七

歐陽修



山東按察司副

志銘

引

公諱鍾字仲律姓沈氏其先長洲甫里人音
曾祖以成祖孟新以人材微不就洪武中從間右賓
京師始占籍上元父原本敦德循理以公貴贈禮部
主事母舒氏封太安人公昆弟凡五人兄鑑長山知
縣洎鐸錦皆出前母母弟鎰兵部主事公生岐嶷絕
羣童時得長山君題紙於棘院見星有好風好雨即
悟天道當究從雲間夏公正夫學閱所為文窺訂
言喜為作吳語曰是即文矣為諸生應天惟堂鼓鳴
獻啟錄卷之九十五
乃一出舍古聖賢書諸史無不讀者所業不苟狗舉
于時好天順庚辰登進士會選科道不赴曰恐言未
足利天下授驗封主事請便母養改南客司扁所居
齋曰思古日劬書其中倭人入貢嘗奪入市物公給
賞至禁之無敢登岸署司儀制值萬壽聖節六卿
例一人奉表賀時章恭設公為禮部侍郎有所執論
莫肯行同官無可否者公從容一言即為趣裝崔莊
敏公為冢宰時知公名欲見之屢使從公借書公檢
付而已卒未嘗往見益里公公道誼友有若章公懋
羅公倫者凡九人故時有十君子之號陞山西僉事

提學並教實薦之內舉起仍舊秩除湖廣理刑林

遂擢副使提學尋以山東學政不舉特改公往歲餘

上書乞休致不許因號休齋以見志書再上乃得報

即日南歸年五十七家半致仕尹公出餞賔有平生

負正氣之句既至上元以其子寶迎奉居江夏公也

易不事表襮心不留髮私家之有無不省孝友天

至官資入必跪進太安人不寘私僮弟未舉時朔望

謁文廟必徒行赴部而以所乘馬送之長山君有二

子不能養日三餽食逮終其身仕餘三十年一無所

干謁西涯李公嘗謂今之不識相門者公一人耳直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李太

道性成至接人則和氣藹然聞人善稱道不置雖不

解飲酒燕會未嘗不終提學三省身教大行故一時

多實材所至詩成輒大書道勁盈爬竟壁無傾斜在

江貝居開校古今名集時有批評客至語世務憂形

於色忌辰齋祭老猶號泣如嬰兒云享年八十有三

所著文有思古齋集詩有晉陽楚遊等集門生李泰

政人賦復併刻之總謂之休翁集云

山東按察司提學副使戴君冠墓志銘

樊鵬

君戴氏諱冠字仲鵬號遠谷先世江西吉水人父誼

中弘治戊午鄉試累官至趙府長史娶程氏贈太安

人生長子巾次即君也君幼嶄然自出謹禮客太嘗

婆娑嬉遊長從吾師何子於京師苦學至困疾輒益

弗懈是時長史公仕獻縣學君每省視往來途中口

誦不輟途人皆異之數年盡得何子之道嘗讀其文

曰彼有善不善何子稱曰戴生妙悟諸人弗如也由

是名聲籍甚正德丁酉舉河南戊辰登進士第授戶

部主事

卷之九十五

本

授

下是上疏曰臣聞立國以人聚人以財祖宗以來

百六十年倉庫積蓄未見其有餘軍國經用未見其

不置海內虛耗物力頓屈此何故也今宣大陝西諸

邊數有警報戶部運送之使相繼告急之不絕加之

北直隸河南山東徐淮之境水亢為災小民逃亡不

知陛下亦嘗少念及於此乎臣惟古人論理財皆

務去冗食臣見京師勢要之家子弟家人苟竊爵賞

錦衣官屬萬餘次者係籍勇士投充監局匠役不可

數計實皆所謂國蠹也昔國家漕運每歲四百萬所

大凡供所出尚有贏餘近年水旱相仍所入不及前數而歲支過當槩計此輩所費三分之一 陛下何忍以赤子膏血養此蠹乎又曰臣聞兵貴精不貴多邊軍生長邊土習于戰陣今一遇有警便遣京軍彼居則惡其奪食戰則恐其奪功烏肯盡其死力也哉虜退京軍掣回矣宜府兄調官軍三千餘名累經臣下論列堅不肯從不知 陛下何所顧慮而不從此乎又曰臣聞天子藏富于天下者也若務鳩聚為帑積之積是匹夫商賈之計比年逆讎既貶所籍財產不歸之有司而貯之豹房遂創新庫夫供御之物內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七十一 受山館有監局外有部寺不知此庫何所用之疏上大忤貶廣東烏石驛丞是為正德十年烏石居七年種蔬自給益肆于學嘗赴廣州夜行海賊入舟君惶懼投水若有人捧出者三乃獲生嘉靖改元起戶部員外半道陞延平知府延平幾年適當入覲君弗治行一日肩輿出城隸人問何之曰直從北路歸爾一郡大驚其廉直如此尋改蘇州數月拜山東按察司副使提學未幾任遭長史公之喪服闋而感風病積久不

山陰縣司副使羅公循傳 子涉允

先考府君諱循字逢善員外公之仲子也為人通碩廣穎巨目隆準方頤美鬚髯長尺餘吐聲如鐘剛嚴慷慨急於義而厭猥屑自幼從大父經歷公授尚書未幾公入國子監而員外公素貧常不能得師府君乃發憤自開一舍晨夜誦讀不輟同舍生嫌其異已遂與觀望 劇戲府君給曰我固畏夜行已而舍外數有怪同舍生避去府君顧益自喜得專誦讀十四五為文章即有繩準長老輩見而奇之於是長史李公勲許妻以女是為李宜人李公為新野訓導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七十一 文操筆立就李公喜延二師為解尚書及諸史傳踰年乃婚新野去漢中白河數百里府君因羣從往來遂留為諸生白河諸生間有南人至懼其壓已也黨惡少為誣訟府君直之官罪坐訟者卒不得誣而俗故以酒食徵逐不喜詩書府君日與高會飲酒夜則程書雞鳴乃罷楊文襄公一清為督學公事試府君驚曰此非白河生比告故則又自喜曰我固能知之今當不失選選他年必為良吏也遂指日以戒諸生諸生慙曰今日乃為南人所屈府君聞之是年引疾

不計弘治乙卯舉鄉試第三人上春官不第楊
延為其子師已未登進士第觀政刑部諸進士第
者率假貸餘僕馬服舍府君布袍蔬食不異平日
時尚書閔公珪侍郎白公昂皆精濶家令諸進士試
閱獄日幾狀府君時時持刑書就長人問所疑有所
註獄一一取長官可否閱狀已即又代閱諸進士狀
已而代長官署獄事莫不當濶遂以刑名聞于時辛
酉授南京刑部廣東司主事廣東司主京城內外獄
訟號繁冗府君剖決無滯凡五月以員外公憂歸甲
子起復補工部都水司主事管徐州洪故事役夫輓
蘇徵錄 卷之九十五 七十五
土供及漕索漕舟羨米而民舟則子募錢官為哀分
懷墨者陰減其算甚則指他費盡沒入之諸舟爭道
日起訟府君至首罷漕米總役夫以甲乙而什伍之
民舟先後次步入所募數役自甲乙持籌往已事
受錢于舟還等而休終則微始官府晏然常以暇日
治隄防水復植木其上以固之役夫往來不知道暑
三年聲譽大著戊辰代歸適武庫主事缺有力者爭
欲得之是時許襄毅公進為冢宰謁者踵至公曰吾
已得人比奏下府君也府君謁吏許公謂曰爾知所
以得此乎汝能絕外交故以颯颯進者也已已署車

駕員外郎巡視皇城是時逆瑾當權而武庫
微行中官義子出入禁內府君故虞其變每有伺伺
防守嚴門析埃鉦嘗立馬風雪中鬚冰結衣領上不
敢懈庚午陞員外郎署武選郎中瑾私人多在武衛
武衛陞罷必關白始行弘治間有已華乳母官三石
人援瑾求復府君駁其不可復者五事以為內降非
制名器宜惜議出劉公大夏不可輕改且恐啟倖門
糜歲給奏竟寢會考選武衛而金吾右衛指揮張某
等二十餘人為瑾爪牙府君罷其管事尚書王敞以
副入告瑾大怒罵曰汝老悖獨不知張某等可用耶
蘇徵錄 卷之九十五 七十五
敞曰郎中輩為之敞不知也則又罵曰不能制郎中
安用尚書為敞請曰幸無怒即更奏為敞歸召府君
怒曰汝後生不曉事乃令我輩受辱萬一召禍汝獨
得免乎即濡筆蟻奏府君走前持奏曰勿毀成牘但
示姓名足矣敞不得已以別楮書二十餘人投府君
府君退召書史數十人將別為奏上當是時瑾氣焰
傾中外稍違意即置之死府君分必就逮其存初奏
與所書別楮翼自明也後四日瑾敗敞拂曙入部口
嘶聒向府君索初奏上之以脫已且日謝爾早見不
令毀奏也瑾既誅敞亦罷去同官以是多府君是時

天下初盜賊起松江爲甚辛未春有詔
守令要害地以弭亂楊文襄公爲家宰故知府
乃爲屈常調擢鎮江府知府鎮江當饑饉凋敝之
廩不餘粟藏不餘錢解無完舍百務就弛府君嘆曰
是尚可以應緩急乎爲之去奸胥縮浮費捐官洲清
夙弊積贖金堯垣壁備弓弩明年巨寇劉上等自南
京流入境鎮江郭外居民皆奔城而指揮使閉門自
守君聞之罵曰是誠人耶爲城將以衛民未聞棄民
嬰空城也乃斧局鎗納之迨夜乃止復爲旌幟江
上諸山復以小舟載砲石發葦洲中爲疑兵府君自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七十四

乘城鳴枹鼓令老弱各執戈矛擊釜鉦助軍勢呼聲
震天地寇遙望不敢逼未幾朝廷遣四將軍將北
邊軍來而總督諸大臣十餘人且至凡軍行芻糧器
仗舟艦駟馬犒賞費盡取之府諸僚佐多避事引疾
府君日初出伏謁諸司致供餼受命今日晏始徧出
則促辦諸費不就寢者四十餘日鬚髮爲白已而狼
山奏捷上功賜大紅衣一襲府君初屈常調爲守至
是又能弭亂而諸寮中憚其方嚴不得聘其郡人貴
顯者又以請謁不行交構騰謗文襄公不能辨復以
才堪保障調淮安前守劉君祥嘗辱於寇而諸將

破不其角君一以寬厚休養之始錄囚縱釋九十
人訟者令持詞往逮至則自相引證情服則薄譴毀
其詞以去於是獄無壘繫御史驟見疑之此得以爲
庶幾囹圄空虛之效上治行諸郡第一癸酉擢山東
按察司副使奉敕整飭徐州淮揚等處兵備徐州
既習府君行事令下不嚴而肅是時宸濠懷不軌沂
邳間私販橫行府君以南北咽喉不可無堅城壯軍
遏其衝乃跡境內諸盜面授將士方畧往必成擒所
得衣糧錢帛甚衆則爲召募武士凡射穿札力舉重
及超乘抵距者悉得應募旣與歲給而旬日輒再閱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七十五

試試有重賞於是遠近聞者莫不景赴久之得武士
數百人一可當百會河決西岸城有圯者乃益發其
瑕壘鑿石爲堦而崇厚其墉乙亥以繼母李氏憂歸
比去積穀數萬銀五千六百有奇布帛雜物稱是府
君旣歸而代者掩爲私囊於是武士皆解散去戊寅
起復補密雲兵備密雲去京師百餘里異時武皇
帝出遊日至其地兵備官被戎服擁橐韃伐迎界上
有所幸卽令前導趣馬行且跋曳中官益馳驟相逼
或以馬箠詠朴爲戲必入陷中官乞憐乃復騎而其
地去古北口邊五十里中官監軍事者肆武斷股削

士之困甚有警猝不可用府君聞之嘆曰此皆非所堪也今顧得之其命矣夫雖然五以奉 璽書行事不出尺寸力何以報 天子即日就道是時鎮守太監張信驕橫嘗密請敕得節制兵備官聞府君氣岸不相下必不利已乃入疏以兵備官爲冗員請省之撫巡臺臣爭不能得府君上官止一日而報者至遂促裝曰此私幸也不復待次吏部棄官歸寓縣城終歲杜門以詩書課子當道貴人訪之門者託辭以謝卽縣令多不得見已而曰此非所以長子孫也則又返鄉之故居自居鄉日與田夫野老談耕牧事晨夜令小童取芻飯牛養魚或視春稻食糝秋至耕者告獲率子弟開廩執槃散籌汗津津下不自止鄉人見者笑曰憲副公乃親農人事耶府君應曰我固農人不知憲副者誰也蓋辛勤十餘年家始足食丁亥吏部用薦者復除山東按察副使倣且至府君嘆曰吾亦願有所爲顧今老矣臂之棧舟已有定步又向風波行耶引疾力辭吏部以府君辭甚力因不復強已丑長子洪先舉進士及第第一人爲書以戒曰吾無厚德遺汝汝倣祖宗餘惠蒙 天子厚恩何以自處今而後勉爲完人以圖稱家始以進

士談給事中上姓名第三公卿賀者踵至明日奉得之者同年張某也張爲中人養子事以賄成有相告者府君不對其後當遷員外郎而競進者又讓之諸曹不能平嗾府君曰曷自明府君曰彼之進必以賢也主事年久且爲員外郎何汲汲耶於是時論鄙二人而益多府君嘗會試時身故貧一日亡其囊中厨褐同舍唐君鵬內不自安物色其人給府君訪之比入坐唐故戲探其囊出褐示府君曰是不類君家物耶府君目逆曰汝母戲言唐又持褐相辨府君趨出向其人曰物固相類唐醉語也唐歸怒曰君失褐不取何也府君曰不然吾失褐不甚損彼張惡名尚得爲士人乎唐始避諱云云如女白河嘗從商舟泊襄陽旅舍有來奔者府君佯若不論意促之出曰此非子宜畱也其人吐實則忿怒脫走比舉鄉試出棧道郵亭亭長告曰惡地不可畱也強入之夜半戶開月色中美女婷婷來坐榻上府君意其奔也不之荅送熟寢少頃從者作魔語起問之已爲鬼物所侵迺視戶戶固局也明日以告亭長亭長曰此妖殺人多矣而莫能動公公福德未可量也此二事較之魯男希文何所軒輊

山東按察司副使韓公廉墓志銘

孫陞

嘉靖丁未十月二十三日山東按察副使致仕韓公卒于家公諱廉字守清其先蓋相州人宋忠獻公琦之裔有名亞二者從宋南渡籍餘姚故今子孫世爲餘姚人高祖裕七大使曾祖大中祖孟珉父衡娶于柳以景泰甲戌十月一日生公幼穎異長游邑庠有名舉弘治壬子鄉試高等丙辰進士授任縣知縣任土隘人瘠轉徙者半公加意拊循省刑節費民繇是父母之相率歸附縣故有契稅當事者往往乾沒公

歲徵錄

卷之九十五

主人

減額積貯以城圯鳩工繕城城完民不知役三載政成徵爲廣東道監察御史行之日老幼塞衢攀轡車不得行已爲立石紀績乃後盜起攻任縣城弗能克民咸公遺惠復紀之石繫思焉爲御史首上選正人崇正學疏上嘉納之印馬南畿陳馬政二事至今稱便正德初上命御史按福建風裁凜然漳南盜肆侵掠督師勦平賜白金綵紵當是時逆豎劉瑾擅權欲以壁孽冒功賜之禍福公不爲動乃籍他事畱再巡異在必獲公抗持益力瑾矯詔調高安縣知縣已又搜舊牒摘微過詔下貶官者三猶叩之幾

禁獄甚困將甘心焉踰年瑾誅事白除通州判官遷潞州知州以憂去服闋補知泰州晉河南按察公事山東副使兵備天津調辰州府知府公屢仆屢興馳驚南北至是蓋志意倦矣上疏乞骸骨會今上登極特獎恬退復副使致仕公乃開別園植花卉日與耆舊觴詠娛樂非飲射讀法足不履公庭鄉人咸敬重之行部使者至餘姚必造其廬問焉年九十有四公襟度高朗視天下事無一可撓情者方觸逆瑾逮禁獄人爲公憂公則曰死生命也憂何益處之裕如傳稱達者齊榮辱一禍福其信然耶乃竟不及于

歲徵錄

卷之九十五

主人

難乃又以壽考終天道福善公之謂矣陞先忠烈公與公鄉榜聯名友善約爲婚後各舉子女乃締盟焉知公特深乃志而銘之

青州兵備副使牛公鸞傳

牛鸞字鳴世獻縣人正德戊辰進士任益都令時劇賊劉六等轉掠山東驢曹濮蹂躪過所過城邑望風奔潰獨鸞與樂陵令許忠節公遶東西遙應屹若巨鎮鸞尤臨機設變出入鬼神號稱異特賊嘗縱兵圍城三匝鸞日夜距守賊斂兵退鸞曰此特自完計耳不一大創賊必復來乃駕子弟兵及諸亡命驍賊戰大王橋身被四矢扶創疾鬪賊遂大奔斬獲無算賊自是不復東矣事聞擢按察司僉事整飭兵備青州開署自鸞始尋遷副使仍理兵務嘉靖初顏鎮賊王賊徵錄 卷之九十五 八十

堂豪俠好施聚衆山谷每戰困衆脫之鸞挺身突入賊中賊覺驚奮亦大呼賊衆披靡未幾就殄山西馬五寨賊首陳卿者據山作亂數年不靖鸞奉 詔移兵平之卽其地建平順縣鸞累平劇寇聲望赫然而懷奇負氣不能腆膺爲詭隨態世亦以此嫉鸞尋謝病不起終于家

山東按察司副使張公鵬傳

張鵬字搏南贛州同知獻之少子幼穎異有志聖賢之學正德辛未舉進士授戶部主事督馬廠効功官私貨影射之弊計光祿 奏革內官需索奄豎側目擠陷得楊公一清石公珪直之獲免監兌湖廣特請勅而行又行奏 請重臣沿河總督漕運至今水賴權臨清稅除革羨餘轉本部正郎督餉遼陽復屯沒公鹽課足兵食邊境以寧 武宗東巡權倖朱寧勢焰薰熾守臣懼甚鵬奮然具劄前陳聞有諫回鑾而斃者衆鵬阻之叱田事危而默不忠約議而違不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八十一

信獨詣 行在上之值中使奉 皇太后旨促駕旋事寢居二年乞致仕養親章三上始獲允遂以剩錢萬緡貯庫而歸嘉靖初起用老成勉強就道抵京特例先謁執政次朝恭鵬竟不往內閣公孚敬銜之補兵部車駕司郎中退寓僧舍日與林公俊諸公講論心學大司馬王公廷相高其行數到寓所與相議國是尋陞山東副使時監司熊者受賄欲脫一二重獄鵬執法不從竟寘極典遂乞致政百姓遮道乞留抵家杜門不出關圖粵臺西吟讀其中有張姓重獄巡按李公鳳翔巡道汪偁求明于鵬皆不答被罪者懷

平金托解叱之走正德嘉靖殞霜殺稼罄廩賑濟
見載道每月九日聚衆給米賴以全活者甚衆
山寇迫縣城署縣梁簿惶怖幾欲自縊鵬力上議固
守募兵拒敵城卒得全遇聖節天變必正衣冠行禮
卽隆冬不廢觀風使前後薦舉皆以疾辭林下四十
載足跡不履公庭年八十歲於書無所不讀尤精於
理學作詩文大都平淡不爲藻績俱不存稿歿而吏
部尚書李公默志其墓有司祀學宮隆慶元年纂修
世宗實錄已經史館移文該省討其病故年月採入
立傳

廉東錄

卷之九

八十二

山東提學副使陸公錢列傳

張時微

陸錢字舉之副使倂季子甫能言母楊淑人命之以
字百試不爽稍長慧智開發一目輒數行下爲舉業
文精恪典雅大爲時輩所宗已卯舉于鄉庚辰會試
中式辛巳廷對擢甲科第二拜翰林編脩讀書中秘
益銳志問學盡覽經史百家儕輩素以才名著者皆
詘下之尤砥礪名節以古人自期待時議禮諸臣故
傾心於錢欲引以爲重錢卒不應其人以爲少已遂
銜之會預修武皇實錄成進修撰已而大禮告成
議禮者秉燭修宿憾遂出爲湖廣按察司僉事職江
獻徵錄卷之九十五
八十三
防時其署新設除戎禦侮薄書文牒皆創爲之而飭
叙振刷憲度井井諸僚竊相與議曰嗟陸君老吏殆
不如矣已而稍遷江西叅議職司糧儲輒能釐革宿
弊盡徵諸所逋負又酌諸郡之贏縮驗物產之登耗
而損益上下之人皆以爲便已又稍遷山東按察副
使職專學校自言曰尸祝代庖自今得少展其志乎
乃明章程嚴品式正文體其雕蟲靡麗則黜抑之期
不詭於大道所至敦尚孝弟分別義利才雋有篤行
者引之若肺腑士習爲之丕變他如斥異端之祠以
崇祀先哲乃其教之大者山東舊無通志喟然嘆曰

海岱山川之宗也孔孟人物之望也六經文章之祖也惟茲一方之志而天下古今之事備焉志何可廢遂考古誦今補遺正訛窮日夕不懈比踰年志成而武則病矣遂上疏乞骸骨其畧曰臣自入東土海罹愍難一年而喪女二年而喪妻雙柩在次幼子在抱又不幸有狗馬之疾願徵洪造丐餘生疏入不報遂卒武性資溫厚和而不流口未嘗言人之短而剛大之氣侃侃不阿犯嚴誅之戒曾無回忌卒坎壈以沒云

歐陽修

卷之九十五

十

山東按察司副使李公日章墓誌銘

徐階

公諱日章字尚綱今天子紀元之歲與予同舉於鄉其明年同舉進士每飲酒酣輒歌李太白所爲梁父吟將進酒諸篇慷慨言曰士君子必有空宇宙起今古之度然後能不動於物以大有爲於時有如登百丈之樓凭欄而望東海攬三山於几席納百川於杯盂斯其爲度也幾矣乎因自號曰海樓後三年拜刑部主事有巨璫謁公欲有所逮捕公曰越百里而逮人非法也中貴人怒以危言恐公公終拒不聽還員外郎郎中出知襄陽以才徙長沙先是大鴻臚于入屢招輒叛叛則其所焚掠益甚公曰此我驕之耳遂身督兵往討縛其酋斬若干人降若干人事聞賜白金文綺郡故喜訟稍抑之卽肆爲誣誣太守往往貶法以徇公獨不撓至其獄詞則老吏猾胥相環視莫能損益一字由是訟頓息能聲聞四方遷山東按察司副使章聖皇太后梓宮南祔顯陵當是時舟之先後行者以數百計吏之奔走執事者以數千計公私之役遠近至者以數萬計公預籍其數而爲法授有司令餉以人給夫以舟限俟於境者無後

期出於途者無稽程費大省而事集居踰年丁父憂
會大計天下吏有忌公者騰飛語中公銓司不及察
罷公政士大夫意公素剛必且抗疏自明公笑曰仕
宦存行志耳志苟不行卽列侯將相曾不足等海中
之一區其聚與散交於吾前而吾目猶不屑一顧也
矧足動吾心哉聯諸縉紳之家居者以爲社日賦詩
較奕徜徉林壑間見嗜進者必指其口曰能吸盡滄
海之波乎見戚於退者必撫其背曰悲哉溺於苦海
乎公守官廉傾其囊得百金作狎鷗亭於所居之後
因題所著詩曰狎鷗亭稿當其脫落塵鞅傲睨一世
蘇徵錄 卷之九十五 全十本

眞所謂白鷗沒浩蕩可望而不可馴者蓋公所謂空
宇宙而超古今之度其隱見不同均之無所動如此
嘉靖癸亥距生弘治丁巳享年六十七

山東按察司副使吳公嘉聰墓志銘

孫陞

吳之先長沙湘陰人也自唐荆南節度使師道以
代有聞人至國初有名受者從戎山西振武衛屯
田塞下世籍焉受生廣廣生亨亨生安安生璉璉成
化丙午鄉薦仕至山東轉運同知轉運君配趙姪有
奇兆而生憲副公公諱嘉聰字惟德別號鴈山性孝
友方數歲時曾祖暨祖以老壽在慶每晨先曾後
祖轉運君喜其孝且知禮受尚書於安陽王尹尹閱
其文曰傳吾經者此子也弱冠領鄉薦尋舉進士初
獻教錄 卷之九十五 全十本

授豐城縣知縣挾奸剔弊均役募通葺月境內大治
土寇嘯聚于瑞州麻嶺治塘諸塞勢甚猖獗至勤天
兵公往督戰相機力敵搗其巢穴總制尚書陳公金
巡撫都御史俞公諫巡按御史萬君實交疏其功
賜白金綵幣考最擢守曹州是時黃河下流潰決公
刻期築坊爲民捍患大學士靳公貴爲文紀績于石
調守臨清州去之日民遮道攀戀如失慈母畱冠履
縣之城門臨清兩京咽喉武廟時中貴出鎮掠買
商賈誅求有司雷燭甚熾公以禮繩之又法制其瓜
牙始稍稍斂迹撫按刻薦擢刑部員外郎將之官會

江西逆變初靖朝議擇守南昌以屬公地瘠民

網凌縱庶官尚未備公兼攝之時覈宸濠逆狀

未上卽援筆屬草不終日而定勅下守臣擇宗裔可

續藩祀者 諸王類有請求人懷異議公秉裁決推

弋陽王與情暫服歲大旱移檄屬邑誠免獄疏壅務

引咎露禱雷雨大作仍步以歸百姓懽舞郊迎歲復

大稔江隄大圯豐城當其衝南新橫罹其害僉曰惟

吳公可任公乃悉力規計不煩財力旬日而大役

告成興萬世利邑人祠之名曰吳家塘云巡按御史

唐公龍力薦其賢擢山東按察司副使兵備徐揚嚴

虞徵錄 卷之九十五 公本

殘酷之禁重梏尅之罰訟減盜息百姓安堵奔母趙

恭人喪躃踊慟絕侍父轉運君疾衣不解帶藥必親

嘗父竟不起哀毀如喪母時先後五載蔬素衰經寒

暑遘疾不入內寢服未闕被誣休致中外惜之公獨

灑然弗介于懷屏謝聲利陶情詩酒而已于官司未

嘗干謁其有裨民事邊防者輒入關白不遠嫌疑平

生議論侃侃依忠義令人聽之有激烈氣人有大事

大疑恒就折衷見恒出於常情所不及無弗駭服而

退然爲人所忌嫉往往得謗亦以此卒於嘉靖辛五

年僅六十有六惜哉

江峰呂提學高傳

李開先

呂君名高字山甫號江峰鎮江山在江上有峰而高

名與字號因以類取之耳其爲丹徒人也自其父宗

美祖經曾祖昂以及始祖子實葢七世矣母太宜人

鄭氏以弘治乙丑十二月十九日生君幼卽聰慧不

凡年十七補郡庠生戊子年二十四舉應天鄉試次

年己丑舉進士選授戶部主事卽爲堂卿儉菴梁公

材所倚重創管太倉有王鳳李慎太監少監等數人

尚未裁革事多齟齬難行君則調停其間弊端翦而

公法不廢外而運官旗甲內而經歷倉橫無不仰賴

虞徵錄 卷之九十五 公本

之者余繼亦有此委與君同事倉務甫畢卽相與和

詩論文日有長益而楊印祿仲璵李漳野新芳左右

臯思忠王南岷廷黃梓谷華更相琢磨可謂一時之

盛也已而改淮南監視常盈倉初以爲事間可得肆

力讀書文名由此日起調轉兵部武選司主事值大

同戍卒稱亂 勅往遼陽募兵足以壯觀而資任本

司員外郎蒙推恩封其父母再陞車駕司郎中時則

驛傳積弊不可勝計又勢要求索難支君榜其事于

驛門卽催力者不爲忌浚以王公廷相以左都兼尚

書臺綱振肅尤留意人才忽一日謂余曰部郎寺屬

中有負盛名而可繼前脩者乎余應以如呂郎名者其人矣浚川曰詩文吾所知須政事兼長方是全才余應以取呂正不獨詩文耳未久聖駕南幸張方山衍慶以都御史被逮乃以浚川帶管清道刊布告示題覆奏章正車駕司事也日夜行一二百餘里如窮三站二百七十里亦即一日行之事體未熟才思稍鈍者即時獲譴况往返六千里閱歷六十日耶浚川初猶閱稿後則惟聞肯意而已及抵京欣然羨余知人意將薦君于朝乞大用之以還官疏不果上而稱不絕口數蒙綵幣金帛之賜山東提學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九十五

員缺余初任吏選即推君以副使往至則行政有要取士無失雖一時有不得意及記題不真者惟斟酌其平日分量去取之不過刻也士有卓異者拔入湖南書院親自督課講明正學務得真才兩次鄉試中式者優等居多署臬司印數月雖瑣務且照及之重大事無不結絕者吏畏民服雖積年訟獄悉來告審及訴之撫按願乘時批審者多矣錄文舊多出提學手君之時文精瑩簡當業御史經乃置而不用顧于二千里外求唐荆川之作而亦不過一半篇錄成以一冊寄余且貽之書曰錄中無僕一字不敢冒他人

之美其間紕繆處必為禮部之所系駁是又往年余光也蓋先是嚴介溪嵩深恨葉御史彈劾假此報復之摘其辭之似涉譏訕者以聞上大怒械致御史并藩臬之有職事者繫之獄罪謫有差而御史竟死杖下臺中悞以為君從吏之也甲辰外考楊虞坡博慮其不安言之冢宰許松皋曰呂某歷官行已俱無異議今次考察母及之松皋應曰然已而邸報有名虞坡向松皋扣其由松皋言初擬無事衆御史必欲黜之惡其曾害道中人豈非寃之又寃哉歸後日與南郭錢少參亮輩酌酒賦詩過遊金焦諸名勝不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九十五

但與世無求亦自忘其曾為官也十餘年極盡林泉之樂偶感寒疾汗下不快不數日遽卒時則丁巳六月十六日也年止五十二所著有湖南訓規所輯有校藝錄戡定三城錄其江峰漫稿余將序而刻傳于世云

山東按察司副使溫公如玉墓志銘

王世貞

公之成進士至歿凡十有八年爲行人則一使荆襄爲御史則一按嶺吳越再按秦三仍按吳爲按察副使則治海道所至皆卓然有聲績而其却荆人金也荆人至今能道之其按嶺而場人暴中倭不登課公申飭舊制爲稍通融期限以蘇其困立保甲法參而伍之俾人自爲守搜捕姦猾及邏卒之因而牟利者課自是驟登額逾於承平時而公所治繕理城隍築海圩閘堰數十百計其按秦益自標樹風采至則論陳徵錄

卷之七十五

九十三

同州守某寶雞令某等貪酷狀遺戍制籍有差守令望風解印綬去猾吏大豪一切受法不寒而栗公類求邊所以計婁紉者前後凡二十事條上之報可公又行刺得某大帥蠶食吏士佐虜爲虐某裨帥不畏大帥而畏虜狀悉劾罷之至督撫重臣亦有緣而誦削者邊吏大惴無敢飾情以見益治軍車聲實俱振而虜亦竟公代無敢深入公又上宗藩七事若補祿根肅關支正體統嚴門禁尤其要者其仍按吳則益熟于其利便而於職得兼治大小諸吏有熟公者轉相告報母爲撓溫公三尺爲而公以爲吳所重於天

以賦而其利之最大者水則抗疏委能吏主母伏田田母伏賦賦而不田者蠲之田而不賦者蠲之且督諸治河官以農暇開濬水稍稍受賄又論罷副總兵一人武吏益戢吳以大治然則以公治秦嚴鮮所縱舍而公不安於臺矣其治海道而屬登萊與遼之亡命交匿於諸島時時出剽掠以自益議謂擊之則慮起兵禍勿擊則二郡騷搔無已時公用楊守起元議外揚軍聲以脅之而使指揮湯詔等之田橫王世祿之長山裴虞度之崆峒李承賜之劉公千戶黃汝忠之抗灰諸島召其豪長者諭之

陳徵錄

卷之七十五

九十三

自與若期一月來受署爲良民不者溫公大軍立賊汝矣衆皇恐咸來謁公拊循之爲上書二臺編保甲給田起稅通互市開關梁禁爭鬪島山彬彬約束比內地矣屬暑郡大旱公齋三日而禱立澍公既露禱雨中又以暑故不爲雨具寒內侵遂得疾其民相率狂走告神曰大夫爲民請雨神幸予民而予大夫以疾非類民今敬爲大夫請命果小間公念統不任疾疾又不任事卽自劾歸且就道已而曰吾守土臣也敢去事歸乎強疾以待甫得請而公革矣然猶手書諸郡邑母汜祭母賻祭吾不而享也賻是死而像我

也公溫氏諱如玉字孟醇別號少谷其先世以成
 河南之桐相王父淮徙籍鄆遂爲鄆人父文林公
 娶於左孺人而生公文林公之爲諸生甫著也而公
 十四亦補諸生郡守許某奇公才欲擢之弗果明年
 有孫提學者按部試公以爲第二人旣見而笑曰吾
 欲冠若以若少疑之今果然自是凡再楚試皆不利
 而最後我先公巡按楚公遂與薦歸及襄陽得文林
 公訃蓋絕食七日而抵喪所撫棺大慟曰天乎誰令
 我以一鄉書易吾父也公之舉進士而喪王父淮已
 又喪左孺人毀瘠時有加自是得心腹間疾矣公之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九十五

一爲御史三按部又一爲海道皆名持憲其居鄉絕
 不通官府其居官絕不通家問以故病三月且死而
 其家不知也公生以嘉靖戊子卒以隆慶己巳得年
 四十有三世貞曰公婁爲執法大吏所至有聲績豈
 偶然哉早禱而澍卒以勤死合於古祀法矣乃其臨
 歿而約束郡邑毋令汙我爲也此何下結纓易簪哉
 蓋公之舉於先公也差殿而始按吳越先公屬大故
 棄葬諸知名士咸自避晦削門下籍而公走使二百
 里而來以金昉繕墓不佞兄弟蓋三辭而公三進之
 門吾爲吾之師而已夫是以無虞於松楸而會先

帝賜詔洗雪公復從休中丞潤上書謂予故御史大
 夫贈諡不報不佞兄弟以謝公公曰甚愧上書五
 吾之師而已公之篤於倫理類如此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九十五

憲副張先生應治傳

王傳

張應治字體徵號冲泉世居秀水之太平里洪其祖張信山通名版籍厥後世以仁壽朴茂爲里中白眉歷至曾祖正生世華華生用是爲封君寬厚仁明人推爲長者少通儒術既而棄去拮据家業舉三丈夫子伯應潮季應濂俱庠生仲卽君也君生而姿骨玉立修髯楚楚自矜以穎異名讀書洪洞巷遇異人一見目爲偉器甫十五爲弟子員逾年受知于今宗伯松坡畢公進席食屢應棘闈志益刻勵嘉靖辛酉遂領鄉薦將入計公車而行橐未充或告君以宿獻徵錄卷之九十五 述索之可壯行李君歟曰家世寒素倖微一舉奈何爲此急白封君封君欣然取宿券焚之明春成進士初授行人兩奉勅往典楚鄒府祭葬事三費穆宗登極詔君典事之外無私交雖星軺數往一切餽遺拒之不受故制詞有發雋賢科清修博雅宜勞使職英譽交騰之語再晉南垣君方爲諸生時遇大計議卽已慷慨論列知識有過舉輒赤頰相正嘗指心謂余曰使異日酬知遇亦如此矣及授職知無不言不阿權倖諸所獻替當宁彈射要塗者疏凡數十上其最鉅者如請正官闕除巨璫二事正官闕

老當穆皇帝時皇后引疾遜居別宮兩都洵謂有他變君掀然冠髮上指急捉筆草疏一夕而成數百言皆鯁直激切人所不敢言者上覽之下旨切責諸垣得相繼交章已而鳳駁返正固聖明之轉圜而君之力非眇小也除巨璫者留都內官監邢保憑城倚社實與馮保聲勢相藉侵尅匠工銀三千餘金諸匠控訴無路君受命巡視遂更相憫曰張公來覆盆睹天日矣紛沓陳告一朝而得狀四百餘紙按實將發邢覺急緘金珠珍錯密遣囑君君益怒趣疏上之邢輩貨輸黨百計謀中君疏持數日不下時華亭察君忠嚴類君言第發部議部以宦奸當究言路宜申邢充淨軍一如君勘于時內豎憚君風力莫不欽迹初疏未下時省僚有爲君危者君曰言分也倘吾言得申大奸盡發卽獲譴談笑赴矣時論以此壯君嗣是復屢劾當塗者俱稱旨朝例科官三載稱職進京秩時以聖壽蔭輔臣子君具言非制諍甚力又以新鄭拜相未協人望聯疏論列作意竟除潯陽守潯陽軍民雜處君初視篆衛軍以乏餉二載脫巾呼噪君查國初以潯陽安慶均重地各石額糧萬石後以安慶被兵暫撤糧協濟相仍三

十年當事者重于改革君議復初制力陳數四上官
難之卒抗言曰天子命臣以專城之寄今擬安置悍
直阻抑不行當自疏以去就爭耳臺院始上其議
天子嘉納衛餉得如初澤地衝民貧乘傳至者無虛
日支應者往往覆庄君議條鞭于上官民困得甦府
治近江巨盜出沒君沿江創烽墩分兵戍之更設法
緝捕無一敢窺境者隆慶之季江右大侵流民相携
入境有議驅之者君說曰聞流離襁負而至奈何棄
之即令發廩以賑主者以未得請為言君曰賑饑如
救焚必待請則往返間已成枯魚矣有咎獨我任之
可也隨至隨給莫不沾濡流民賴以全活者千數萬
士多貧首捐俸置義田若干以資饘粥月令博士校
秬以間每從中次第之士彬彬興起成名者甚衆君
廉明方正率下有體僚屬以至五邑之長靡不廉厚
易慮性喜典籍簿書之暇日賦詩談藝有欲媚
藏金碑記中以獻君覺震怒不旋踵麾斥之人
威名長吏有稍自點者輒自投劾去廉公之聲已
入觀邑請以例進君悉屏去曰古有兩袖朝天者焉
用例為舟抵潤州輕舸詣家則跪請封君曰兒為守
無狀無能為道路資封君又欣然喜乃悉括其羨租

易八十金以行北大計廉能考最今 上面論曰
等皆好官朕都知道當益體朕心修為乃戰令內
擊金幣以賜又 命大官列宴慰勞僑至凡郡牧七
人君等二途超擢臨清憲副臨清當西北孔道軒
驛驛且迫微赤白囊交馳君下車首簡部伍汰老
弱修城築壘為備密于潯陽州歲以兵戍邊率為長
守君心知其苦且慮兵力單弱以其衣糧饒裕諭令
自輸其羨官為補助添募丁壯四時番休往戍啁啾
呼便而武勇由是益壯遂刊為定例經畫數月稍稍
就理而疾作矣先是守潯陽以多故綜理周悉夜分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九十九
不休比時脇下結一核矣行部未竣漸升漸大偶遇
近官齋指以告余余曰此奇疾也奈何君拊膺曰余
非不知勞劇然業已委身奚遑自恤第獨老親在念
耳相視泫然已而竟鞠躬盡瘁以死惜哉居恒恂恂
出而蒞官則英爽勃發揮霍振厲體素癯有告以自
愛者君微哂而已至問及廬畝則艷然投袂曰丈夫
無纖毫報稱 國家營營為馬牛計吾弗為也故歷
官司憲蕭然故廬吁嗟仍舊當易簀時從容賦詩有
去住不殊君親未報之句 無一言及私何其壯也嗟
以神直節彈素心為舊人以為難為舊君獨
處掃如若節為舊士固無憾余影耳曾不售何論哉

食事

山東按察司僉事胡子義傳

忠節錄

胡子義一名志遠刑部侍郎子昭弟也為縣令或違訓導歷蜀府典寶山東按察僉事聞兄子昭死起世丹稜蜀獻王聞而憐之令削髮為僧子義遂體辭有子二人生數歲子義曰吾兄無後天不絕吾姓二子當免於難竟棄去莫知所終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十百

山東按察司僉事崔公碧墓志銘

詳言

山東按察僉事崔公卒于官將返葬故鄉其弟理奉公行狀請銘于其兄同官河東薛瑄謹按狀公諱碧字仲玉永平昌黎人大父彥名祖妣齊氏彥名有隱德鄉人嘗被兵無食彥名以其家積穀千餘石貸與乏食兵息取券焚棄一無所責償父配母齊氏生四子長即公次叔琮次叔璘次即理少有美質大父母父母特愛之遺充縣庠弟子員習經史舉業中永樂十五年鄉試登辛丑進士第宣德初拜交趾道監察御史立事舉職強幹不屈籍籍有聲逮國家推恩例封父得文林郎交趾道監察御史母齊氏封孺人時公大父母俱高年安好無恙父母又皆顯受褒錫公嘗衣繡歸省于家祖子孫三世一門壽慶光顯鄉邦以為榮正統紀元調行在江西道監察御史明年為廷臣薦擢陞今職分巡部屬剔濯奸垢振挈紀綱事以無墜竟積勞成疾以卒正統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也享年四十有九矣先是公有疾因念木木人已卒大父父母俱年老在故鄉不得朝夕見愈憂思不置遣理往迎之既而大父父母俱弗克來獨理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十百

遷人至公輿疾迎郊外相持感泣不已疾遂增黃
初聚張氏早卒贈孺人再娶劉氏泰州同知浩文
女封孺人公存日嘗命理之子善聚後已公沒理如
其命善聚甫四歲幼不任事理奉公柩歸以正統五
年四月初二日葬于故里司家庄鵲鳳山之先塋
銘曰胡豐其始胡喬其終命實爲之嗟嗟乎崔公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二百一

山東按察司僉事李公彬傳 李 濂

李公彬字以中河南祥符人也祖延中積官至
右布政使父謙 勅封文林郎行在山西道監察御
史公性峭直疾惡甚嚴持論慷慨耻浮沉詭隨承
癸卯領河南鄉薦宣德庚戌登進士甲寅授行在山
西道監察御史正統戊午 命按兩淮鹽法 陛辭
上疏曰禮鹹寔寔天人互成或刮于地或風其水而
淮南鹹利寔甲天下其部轉運司正佐官監守財賄
責任匪輕宜選廉正之士爲之臣茲行多乞詢察有
貪黷實跡者必劾罷之乞 勅銓曹此後除補務求
廉徵錄 卷之九十五 一百三
佳士往充其員果有清節著聞一體擢用則人不厭
此官而鹹政修舉矣上從之由是諸鹹吏自度不爲
公所容者咸望風解印綬去壬戌 勅清戎山西公
單車入晉移檄軍司曰某嘗究軍旅空乏之由矣寔
因本管官剋削影射俾隸行伍者皆寡弱而役私門
者皆富健先是止提尺籍勾稽徒勞無益某今惟密
訪平素投托都指揮等官門下服役者罪之令代寔
行者行伍其自首者宥隱蔽不悛者罰由是山西軍
旅填實無復敢給役私門者癸亥丁內艱守制還所
管關改浙江道監察御史 辰擢山東按察司僉

事三載當考績適巡按御史闕員 廷議借留代巡

按御史決囚景泰辛未入覲 闕下受 勅諭于中

懇乞致仕歸天順甲申詔致仕五品以上官進階一

級授中順大夫成化戊子卒享年七十有三公嘗自

言曰吾自筮仕以來皆典憲臬謬以平反冤獄振厲

風節爲已任居官二十年未嘗有枉于法者此心敢

對天日云

論曰余聞李僉事仕宣德正統景泰間歷官內外臺

執憲繩違必行其志殆古之所謂剛者歟退休休林樾

晦迹養高與參議趙公公璧郎中賈公從矩運司同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王青四

知蘇公士英別駕孟公至善布衣趙公仲晦爲詩社

友倡酬飲燕過從里閭榮羹秫酒絕無華靡縱侈之

風嗚呼前輩風流不可復見矣漫識于茲以示邑子

山東按察司僉事劉公時教墓志銘

林俊

劉氏諱時教字用行別號素菴曾祖得賢元季避地

自平江徙內江之中江居焉傳友義傳鑑是爲公文

封承德郎刑部主事母曾封安人劉世德隱承德公

尤孝讓以載植有家六子伯氏仲氏有仕階意尤獨

公乎異責所必成公亦力取自副年二十五魁于鄉

又四年甲申第進士爲刑部主事轉員外郎又轉山

東按察僉事分按東充究終訟積數百事逮數千人

就繫動數三歲公裁決決月而盡訟爲之衰濟南北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十五

旱先期民禱獨租平糴藥疾食瘠招流而瘞殍力且

匱獻計巡撫以亟請于 上得發米二十萬石銀四

萬五千兩錢五百五十餘萬民賴全活東人安公公

不東乎薄也甲午巡淄川疾作猶強歷數縣至長清

與還越七日不起年三十九察使王君琳提學楊君

琅檢其笥敝袍數襲俸遺無十金

俞事楊用章璉傳

朱睦㮮

楊璉字用章祥符人也成化十一年進士授丹徒知縣會中使如浙所至縛守令置舟中得賂始釋將至丹徒璉選善泗水者二人令著耆老衣冠先馳以迎中使怒曰令安在汝敢來謁我邪令左右執之二人卽躍入江中潛遁去璉徐至紹曰聞公驅二人溺死江中方今聖明之世法令森嚴如人命何中使懼禮謝而去雖歷他所亦不復放恣云牟都御史按部丹徒以索饌器不得誣以亡事免官璉奏辯得白擢南京監察御史郎中李諒以事謫靜寧知州持尚書黎淳陰事率家人竊取公帑物淳不敢詰璉并劾罷之給事中某等言事忤旨衆懼禍出巨測璉疏救之曰諫官乃天子耳目若以盡職獲譴則天下事誰復敢言者是陛下自塞其耳蔽其目也奏入上悉宥之總制兩廣都御史秦紘劾安遠侯柳景不法諸事勘實得旨景罷紘亦致仕璉奏曰景之罪既明是紘之劾不謬也今俱免者何也且紘忠實有大畧不宜擯棄從之隨起紘爲戶部尚書璉又奏建宗忠簡公祠於丹徒如岳忠武杭州故事給卒守墓春秋祀饗上俱如所請云弘治初擢山東按察僉事以疾卒年四十九所著有紘齋集數卷

山東按察司僉事張公嘉謨墓志銘

許宗魯

公張氏諱嘉謨字舜卿居城南因以自號其先成都人也高祖才甫任易州知州國初謫戍寧夏曾祖春祖恕父翼中成化乙酉鄉試仕終山西岳陽縣知縣母李成化壬辰某月某日生公於岳陽比有知卽耽嗜筆研書史舉動穎異不類常見弱冠爲寧夏衛學生耕讀自力志向遠到乃從故兵部尚書胡公汝鵬授尚書爲文奇駿弘治辛酉鄉試中式明年壬戌中進士錄皆刻其試文爲程時岳陽公夫婦老壽公歲徵錄卷之九十五

乃上書請終養得請歸也養備至人稱以孝時乃開門授徒一時英髦多出講下正德丁卯岳陽公卒已服闋授兵部武選司主事公家食時稔知武選宿弊事事躬自檢覈吏姦不售選人大快辛未盜起山東侍郎陸公完督軍平勦公與主事王崇獻皆以才畧贊戎務初官軍之東也日尾賊後行止視賊故賊益猖獗功無所成公乃獻議陸公謂當出奇以遏其鋒審勢以奪其氣若徒尾其後是驅賊以自戕也何損於賊何益於民陸公定之會賊犯濰縣陸公以偏師屬公公提師行一日而按兵不進賊易公不爲

公 其怠也卽夕疾行掩擊大破賊斬首二千級賊

遂奔河南不復犯山東矣是時從征諸將忌公功

公復慷慨談論不自秘由是諸作力請回部未幾陞

車駕司員外郎癸酉蜀盜滋橫 詔超兵部尚書彭

公澤往征之彭公疏請公與行公告彭公曰蜀地險

阻用兵爲難今王師西征賊心震恐勢必不支若順

流而下則荆湖之憂方劇矣公若分兵屬僕由漢中

取道以扼夔峽公以大兵取重慶以廢賊則成擒矣

彭公深然其策後卒奏功知公策凱旋陞山東按察

司僉事兵備濟寧酬蜀功也已而沂州礦盜竊發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一百八

宗藩弗戢撫臣疏奏移公兵備沂州公持法厲禁無

避忌由是忤觸 藩邸赴愬于 朝丙子冬逮公下

詔獄在獄數月乃得白然竟由此罷去公旣歸退

居城南別業事親教子授徒力田如素士益二十年

不移初志嘉靖癸巳公偶爲詩書壁間云年來慵懶

謝交游日接盧醫扁鵲流可歎明朝更分手短橋新

柳雨聲秋人見之頗訝其無謂不數日臥病甫七日

卽不起凡得壽六十有二平生好書學篆隸行草各

得其妙詩文敏捷亦成一家之言所著雲巖集西行

山東按察司僉事李君紀墓志銘

王九思

君李氏諱紀字維之興平人也少年神骨清聳入爲

學官弟子受尚書不數年學成舉成化丙午鄉試年

二十四矣其後五走禮部竟不第弘治壬戌以父母

老于是不得已謁選爲鹿邑知縣鹿邑城復于隍久

盜賊橫起竊府庫劫掠富民往往有之君至不兩月

先爲築城城完乃下令捕盜乃均徭役撫寒餓勸農

桑理獄訟久之民安盜由此息矣乃旂學校課諸生

彬彬然考德問業充乎其有得焉久之教化行民俗

成歌頌興矣于是撫按及藩臬諸公咸謂邑小不盡

其才奏移祥符乃鹿邑之民亦北走乞留未及至而

命下矣啟行之日民無老幼貴賤爭走攀送有泣下

者然自壬戌抵甲子泣政財兩年耳而民仰慕之深

至于正德己巳猶磨石書其德政爲去思之碑焉君

至祥符人見前令無能保終者咸爲君慮蓋縣附藩

省今日跨馬受約束于所轄少不可卽訶叱甚則鞭

朴之又送往迎來飲食常失節至于獄訟租賦之事

幕夜始據案舉燭了理漏下二三鼓以爲常此非大

有才氣鮮不仆者君于是先其大者急者賦詩以爲

者種種有緒矣掃門一錢不八久之猶大受約束
所幹者從而禮貌之加舉焉猶夫送往迎來也飲良
以時猶夫暮夜了理公事也多暇與賢士大夫飲射
之若是者三年會 武宗新即位君亦政成于是北
上考課既歸之明年丁卯召入爲雲南道監察御史
戊辰春巡視通州諸倉未幾以父喪歸庚午闕瑾事
敗君以同鄉井左遷知縣大學士野亭劉公陳雷人
也雅重君請于吏部得陳雷云是時諸郡盜起守令
多棄城走獨陳雷以君完今少保幸菴彭公總制兵
馬奏君治行爲河南第一在陳雷三年而癸酉秋擢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百十
寧海知州在寧海一年化頑民擒巨盜威惠流海濱
矣撫按諸公又以郡小才不克盡奏移臨清南北要
衝送迎無虛日又鎮守太監兵備副使閻厥諸主事
供億繁費且盜賊後居民凋敝處之亦甚難也乃以
委君君出自祥符以其盤根錯節之餘舉手揮之卽
迎刃而解聲稱藉甚吏部兩以僉事擬君不果踰三
年丙子以母喪歸喪畢稍遷前軍都督府經歷一年
擢山東按察僉事奉勅提督畿內屯田其地多權貴
侵漁小民君不顧一切繩之以法乃嘉靖壬午竟由
此起謗君乃投劾不待報經歸君自曾祖彥才祖英

夕壽家世爲農至君以文學興在祥符績最得勅封
其父文林郎祥符知縣母繼母兩張孺人及配康孺
人皆贈封焉君入爲御史時瑾尚未顯用事甫一年
而君以憂歸予知之固未與識也比瑾敗咸謂君無
故乃一御史祥符人爲舉子時君甚愛之乃號于衆
曰如李某興平字破不得遂有陳雷之役然未久而
御史者帶酒不四十死無後而君蹤跡明官至大夫
詩享古稀子孫勃然興焉天道果何如也此亦足爲
妄言者之戒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百十

山東僉事樗菴王公燁傳

王 樗

公諱燁字韜孟世爲金壇人自少讀書卽以古人自程度刻苦勵行舉南畿鄉試第二嘉靖乙未進士爲吉安推官治獄明恕因事以禮義勸導兩爭者皆悅服建昌缺守其同知驚甚不可近所司以公視其家曰彼得王某富有改王某得彼當益進歲滿遷給事留省風采凝重雖同官亦畏憚之數言事皆剴直嘗一蒙 憲旨而卒以犯大僚見擯落云嘉靖初 世廟欲追崇所生張永嘉諸人以議禮合意驟見擢用於是 上留意稽古禮文之事並建 南北郊親耕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五十二

親蠶諸禮繼舉則夏貴谿附贊爲多遂用張桂故事自都給事中擢侍讀學士以至宗伯入閣中年 上謂意禱祠之事謂可以永年則嚴嵩先意承順尤極佞巧費案乃宏之第其妻與逆濠之妻兄弟也以不結附逆濠頗得時譽而嗜利險側不下于嵩三人者公皆首論之而其論嵩尤切并及其子世蕃時嵩之姦未著而世蕃之惡人亦未盡知公在吉安蓋得之先見而中其隱曲故嵩尤恨之未有以發叙還山東武定兵備僉事以任滿赴部踰限奪職舊格所無出嵩旨也遂著爲例公在山東嘗儼御史行部而副使

之難道病公入調御史曰吳副使病甚危不可委

下人非某往視不可遂辭御史而行至今東藩之猶道之而服其義焉公事親孝然有弟惡於象慈非可感嚴弗可繩竟以是鬱鬱成疾死仕宦有年貴產不增於寒素時婚嫁葺廬多稱貸于人病時蕭然一榻布被蔽體邑令因問疾見而深嗟重之近世講學者競右陸左朱號爲於言語文字之外得直截根本公弗爲動曰吾敢斷之曰皆放心臨終語人曰聖賢無自是之學問古今無自用之豪傑同也范楷子正親喪三年不入妻室公禮敬之終身唐治時雍躋直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五十二

若于卷行于世

公之黨字葵伯姓趙氏先世出宋支系自金附
今番禺人也少秀整碩長好學博通經史
郡學諸生嘉靖戊子舉于鄉辛丑銓授江西瑞金
瑞金爲頓小邑隕于閩之汀州使傳旁午供給繁
泰和安福勢豪多以寄庄優免土著民久患差役
不堪命公申請均繇始得蘇息節省浮費興起學校
瑞金素乏科名弟子員戴汝器公所授經也舉中
式龍南信豐饑孱載道委往賑濟有活者衆署他邑
事一如瑞金循良之聲出于他邑不啻若瑞金民矣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百四

江西巡撫都御史張公岳巡按御史魏公謙吉交章
薦之先是安遠有黃鄉賊洞路通閩廣萬山巖險征
剿莫及賊葉氏世其巢穴曩設軍門奏給千夫長
印使之羈束乙巳冬千夫長妻曾氏代夫主洞二十
冲幼姪葉經糾衆剽掠提督南贛都御史虞公守愚
奏征之官軍敗于賊殺一千戶一縣丞勢張甚於是
兵備副使薛公甲謂虞公曰事迫矣非趙瑞金莫辦
此賊幕府召問方畧公曰賊方銳戰必敗也今聞賊
亦自困且厭其首亂者可往詢使自縛虞公壯而遣
之遂挾四小隸單騎入洞初名賊猶未信列兵露刃

夾道擁視公推誠慰撫曾氏相率跪服手縛葉經及
便化肆掠者數十人以獻餘黨悉降公又諭曾氏曰
官軍征汝奏聞十朝今雖縛姪而二子不詣軍門何
以示效順曾氏卽出二子付公曰二豎子之命在公
矣公曰二子卽吾子也當是時諸邑聞瑞金縛賊且
得曾氏二子歡呼道路公以二子入軍門觀者萬人
無不稱快虞公不待奏報卽以便宜赦曾氏二子送
郡學觀禮公再入洞築城寨設巡司而黃鄉賊無不
歡呼樂業者是役也不餉一軍不廢一矢百年速誅
一旦歸命非公籌畧豫定得其要領能不戰屈服耶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百五

幕府奏功論賞虞公特疏薦焉丙午考最獲封父桂
如其官母梁氏妻鄧氏爲孺人葢殊遇也其年適以
治行徵入丁未選授南京四川道監察御史舊規內
閣引泉時漸不如制且役辦無名竊盜攀指最爲民
患公疏五事禁無名之差役革官司之借辦罷竊盜
之工價嚴巡捕之考覈省引泉之煩勞世宗皇帝
下其奏南京守備諸司爲之斂戢武職犯法憲臣窮
治波及無辜幾至激變事聞覆議參劾之懲其首惡
餘皆薄治上俞允之壬子遷山東按察僉事巡東

光南二道執法詳明存心忠厚審錄獄囚決配
罪之冤抑者免齊魯之間稱明決焉歲大饑人相
食巡視拯卹不遺餘力豫檄州邑告賑卽發不待報
可民賴以生者萬計抹荒之策一如龍南信豐矣
事三年所巡按巡鹽劉馮孫場四御史前後論薦于
朝甲寅以憂歸遂家居不出公爲名令尹御史而按
察尤有聲五十懸車論者惜其位不究德云所著有
遺集五卷藏于家

外史氏曰余爲諸生時趙按察以御史歸見泰泉先
生先生方授余經離席立侍先生顧趙按察曰御史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百十六

好官須做好人趙按察盤辟伏對曰敬受教表參議
者分宜氏婿也與趙按察舊同官強之起曰君但行
外舅必能爲君地久次可中丞也趙按察謝曰君意
良厚第煙霞已癖夢不到長安陌矣夫趙按察砥礪
名節如此其得下泰泉先生者豈淺渺哉此可以觀
趙按察也已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九十五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九十六目錄

山東二

知府

方克勤

趙偉

段堅

李發

高佑

施峻

唐維城

宋訥

通判

何景韶

知州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六目錄

盧熊

吳履

范希正

傅皓

郭容

趙惟勤

吏目

鄭華

知縣

貝恒

歐陽銘

白鸞

陳文偉

堅成

吳廉

桑介

教諭

在宥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六目錄

二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九十六

山東二

知府

濟寧府知府方公克勤墓版文 宋 濂

嗚呼自我齊國文公紹伊洛之正緒號爲世適益衍而彰傳道受業者幾徧大江之南而天台爲極盛時則有潘子善氏林叔恭氏趙幾道氏兄弟以及杜仲良氏如此者不能遍舉皆見而知之推原體用之學敷化弘治而風動於四方重徵疊照於斯爲至流風遺俗迄今猶有未泯若我愚菴先生方公其殆聞而獻徵錄 卷之九十六

知之者歟先生諱寔勤字去矜姓方氏其裔出睦州玄英處士于宋初十五世祖廿四府君某始遷寧海戾城里曾大父重桂鄉貢進士大父子野父炯元鄞縣儒學教諭母葉氏宋丞相夢鼎從曾孫女也先生幼而端凝五歲知讀書自辨章句十歲暗記五經諸老先生嘖嘖愛賞目爲神童年垂弱冠徧窮濂洛關閩遺書尋鄉先達授受源委凡涉性命道德之秘窮研探索寢食爲之幾廢因喟然嘆曰爲學必合天人而後可舍是非學也至正甲辰嘗一踐場屋言國家利害峭直無所顧忌有司不敢取賦然東歸益閉戶

潛心於一卦一爻必欲驗諸事爲至於天文地形禮樂刑政及制度名物之屬亦辨析歸於至當會海民爲變江浙行中書檄吳江同知金剛奴募民爲水兵先生詣金剛奴謂曰民計窮而爲盜未爲盜者亦挺挺欲勸奈何授之以兵是謂增盜非禦盜也金剛奴怒不答旣而水兵果於中道殺護吏逃去從盜金剛奴踰垣走折一足始悔曰吾不從方先生言以至於此未幾侍御史左荅納失里至郡招諭劉都事基爲之副先生上書陳勦殄之略不宜姑息都事聽其言而不能行遂致郡縣陷沒民罹塗炭先生發憤入山

獻徵錄

卷之九

七

風占雜述姻連督憲之先生上 臨兩詣執政內辭執政奇先生材命就銓曹試考覈入格名列第二上特命知濟寧府事階朝列大夫錫之冠帶以行先生至官爲書一通懸於康衢諭 上愛養元元之意民有所不平詣府自言禁吏胥不得呵問日引耆耄坐語訊以得失郡學官缺孔子廟堂頽圯聘前進士爲師弟子員有未備者選補之役浮屠以葺廟堂廟南鑿爲泮池傍列兩序開射圃於廟北造弓矢樹正鵠日一再視學親爲正句讀較中否屬縣之內社各立學學凡數百區學子繫籍者二千人兵後號爲最盛始有詔民闢廢田者闕三載乃稅吏微近功不俟期斂之復以田定其科錄民益憤田不增闢先生與民約定爲簡書列爲丁產爲上中下三等復折爲三每有徵發恒視書爲則吏不敢並緣爲姦歲且暮轉戍衣千燕時有令役民舟者有誅別郡以牛車從事天雨雪牛僵死于道破產者十八九民請以舟就役僚佐畏令難之先生曰吾知從民便抵法非所辭也卽載以舟具白山東行中書省義不問郡倉絕糧省檄民七百里轉粟青州民病不能適漕運者自淮安輸濟南道出郡境先生欲就輸郡倉而俾濟南

獻徵錄

卷之九

七

致青州告於行省弗聽卽以照戶部戶部奏可行省
臣愧之郡城壞故事築以兵指揮使挾貴人勢當五
六月聚民萬餘治之民不得田哀號而卽工聲聞數
里先生奮曰民病不收惡用二千石爲密聞中書同
官疑且得罪不敢署名先生獨署之胡丞相惟庸以
聞卽曰詔罷先是不雨先生袒跣徧禱羣祠涕泣
臥祠下誓不雨不還至是詔下民躍呼而散大雨
如注是歲五穀俱熟民歌曰孰罷我役使君之力孰
成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自是連二歲
三禱皆有年五年秋隣境盡蝗先生省愆變食稻首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六

四

告天夜聞空中薨薨聲燭之乃飛蝗蔽天而過郡獨
有年民有赴愬者隨事則決大者答辱小者諭遣之
不留案牘尤慎於庶獄月錄日省不使久淹或文有
未具時作糜徧食之夏秋之稅每命解卒持繫高下
出其手或至累旬不收民競指倉爲寗先生令民自
繫解卒斂手不敢出氣遇將西成預移文與民期民
爭來輸不遺一吏而稅常先登江西浙西二行省運
糧百萬濟寧水陸數千里先生視如部民不使有錮
鉢怨讟舊比每斛益四升以裨蠹耗先生憫其遠
言於朝獨之府召州縣官屬皆役皇隸往索賄

脫先生下信符置郵無敢不至者信符之籍以
布中分之更托月日稽違以蘇先生私藏之錢
有程一自己出復行其法於封內壹以信符召民
得并力耕桑極負來歸者相望於近初赴官時戶僅
三萬稅萬餘石三年之後稅以石計者十四萬四千
七百戶亦增至六萬有奇二州二十縣家有積粟野
無餓莩羊牛雞犬散被郊坰富庶充實至於社稷山
川諸祀先生修崇壇壝嚴飭器服或樹名木於周垣
之外一如儀制無有所闕水驛在西門內卑陋汚濕
居者弗寧先生料棟材木候農之隙更作於城南庭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六

五

堂室房弘敞逾昔冬寒河凍驛舟不行令舟人伐木
爲炭穿土穴藏冰因其餘力以成事功泗水經郡城
南通淮江北引河濟地勢高瀉構石爲牐而時畜洩
之魯橋東林二牐歷歲久壞石填河中舟道難之役
牐丁緇壞石治灰而甃之故以鞏固儲糧火屢爲災
教民爲陶瓦管屋百餘間中戒火令編民居爲曹伍
遞相救恤其惠遂止大將軍魏國徐公達副將軍曹
國李公文忠統士馬十萬之燕駐郡稍久要官勢吏
爭索糧芻相膠葛于前先生依序酬決無不如意一
軍稱能永嘉侯朱公亮祖將舟師數百艘北征六

舟膠不可動魯先生曰即起五千夫浚河否則以軍
法諭日且暮先生不忍煩民泣禱於天夜二鼓天雨
黎明水起數尺舟竟去莫有言者先生為政以風化
為急務以德勝佐貳始雖倨慢先生委誠待之卒自
愧服武夫悍將不知禮久亦化哉在官縱無事終日
冠衣坐堂上召諸吏授以書詩法律或公牘堆几羣
辯方譁先生片言折之各心悅而去性不喜近名常
自誦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至害人吾不忍為也府
庭之間不陳桎械革鞭懸楹間示不妄罰省憲考績
為六府最八年春入朝 皇上以為善治民錫燕餞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六

曹使踐其舊職瀕行獎諭有加且曰政成當顯用卿
秋八月知曹縣事程貢嘗以不職被咎心銜之上封
事言狀 詔御史楊某廉按楊程故人恐程坐誣罪
易民服港索先生過事踰兩月無所得乃捕府中卒
吏盡繫之榜掠無完膚無一可問者楊更與其吏謀
誣先生用倉中炭葦時十月固未嘗附火而葦則苦
公宇垣實無私用者先生不與辯遂就逮民號呼填
道隨行百餘里者將千數先生次子孝孺上書政府
大臣願以身為軍贖父罪不報竟謫役江浦會空印
事起史又誣及之孝孺復草疏將伏闕上訴而先生

京師九年冬十月二十四日也壽僅五十八一
先生面白如玉鬚眉秀整不妄笑語動容周旋必
禮法兵亂負母逃入深谷兩踵血流遇二弟訓育備
至終身未嘗失色與人交率真任質不事表襮不以
久近為冷熱立談之頃洞見肝膈南冠過郡者必以
米糲饋之不能步者僦舟車送之萊蕪承陳川欲迎
母為養厄於無貲出錢五千助之同列以事奪祿買
布帛給其用且日延之對食久而不衰脫逢其飲醉
投案大詬而去待之益恭及酒解來謝陽若不知者
曰昔之夜吾亦醉矣不識君何謝也生平奉養簡素
賦徵錄

卷之九十六

七

不服絛綺御一布袍數十載不易日不再肉不治官
事輒却肉不食所守廉甚絲毛不取諸人每行縣以
物自隨杯湯不肯受兗州守因童進二木瓜筍魚十
召州吏還之鄉人有為饒陽令者以燭雁倩書力却
去乃已初至官時祿米一斛可易金三兩以軍食告
乏月取十斗為食餘悉歸之 或尤其迂不恤也晚
年益加畏慎畫所為之 自於天俯仰皆無愧
作榮辱利害恒視之若 一星然不廷古所謂體道成
德之人先生誠庶幾焉

一 流果若干卷

一 孤自念齊

之夢始一百七十又九年而其學寂微希世民
徒剽掠為談辯誇多闢靡者務組織為篇章文公所
以扶世教淑人心者率素為空言故其臨事之際仰
嚮俯拾唯恐利不入索至有庸夫賤豎之不屑為者
嗚呼可嘆也已有如先生聞風而興乃能誠求實踐
參前倚衡儼若上帝鑒臨涵養既純發舒自其仁民
善俗之政至今人人能道之夫命雖止於斯而其率
性會道無愧於文公者尚嗒然弗誣也

麻徵錄

卷之九上

八

州府知府

偉墓表

陳清

公趙氏諱偉字士圭

忠菴世為路望族曾祖彥舉

祖友諒皆隱德弗耀

考子和甫益大其家聲所宋

氏公生而岐嶷不凡

和翁教之小學四書悉能成

誦年十三遣入郡庠

弟子員勤於所業正統戊午

取山西鄉試高第丁

歲入選銓曹拜河南開封府

同知開封大郡也公處之綽有政聲時少保于公撫

臨其地嘗奏保衛輝懷慶知府未及行景泰辛未接

丁內外艱至乙亥服闋復改山東萊州府如前職萊

民聞公至咸舉手加額私相謂以為得此賢父母也

公蒞政如在開封而心益勞功益著聲益宏甫二期

用廷臣薦陞青州府知府實天順戊寅四月也明年

己卯夏旱飛蝗入境公率屬虔禱於八蜡之神已而

甘雨大澍蝗種盡斃歲大熟越辛巳政通人和公視

府第及廟學壇壝類多傾圯乃設法措置工料陸續

拓而新之官不知費民不知勞青民有一家坐三人

以死者公憐其絕後活一人以延其嗣忽一夕夢其

父祖匍匐而至謝曰延吾之後公之惠也吾亦唯祝

公之後繼續而益大之耳在治八載罔倦於勤成化

歲適當朝會之期公自上疏乞歸既得請優游桑

梓日以教子耕讀爲事每歲時日鄉飲芥水皆一至
公府見里有貧乏者賙給之婚喪有未舉者資助
之如是者幾十載一疾奄然而逝時成化乙巳享年
七十有六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六

萊州府知府段公堅傳

何景明

段堅字可久蘭州人生而剛方早年讀書即知由正
學希聖賢人以伊川擬之中景泰甲戌進士天順己
卯知山東福山縣修政治隆道化刊布小學令邑人
誦誦敷申五教動以詩言福山地僻俗陋於是翕然
丕變海邦島嶼風風乎絃誦之風焉既四載陞萊州
知府壤接福而俗等政教一如治福者召譙郡縣及
學正屬賦詩啟諭勉振事用未期萊人大化以憂去
服闋除南陽屬吏被化感奮思體國勤民視萊更加
病近世以讀書媒利祿階富貴士鮮志聖賢之學乃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六
倡鳴周程張朱與古人爲學之意召郡學及屬治諸
生親授講說士志行勃然以變自茲鳴世者輩出又
以民俗之偷由未預教乃取屬治童蒙及其良心未
繫初志學書院教之刊小學孝經論語崇正辯文公
家禮教民俗言諸書授之講習又於書肆收儲五經
性理大全初刊二程全書俟有志者給授百姓習聞
薰液純實同性禮讓同俗逾世而風猶存又初節義
祠取列女傳論祀有差自是毋儀婦道閭閻可觀其
爲政持大體不立赫赫之威不急功利凡所思措規
模遠大而毀譽榮辱無一動心其勁節直氣勢力莫

折而抑強豪去貪剝察民隱進巫尼疏究獄請
輕徭薄賦與民休息郡人戴之如父母其敬畏之至
若家有一段太守者然惠澤究下以直道不能取悅
於上竟不得大用致政歸郡城與過屬地攀泣不忍
舍卒於家郡人聞訃無弗泣下者遂作木主於志學
書院之企德堂祀以少牢後四十年郡人思其德澤
又別立廟以祀有容思集榘軒語錄行於世益其學
本河東薛文清公永伊洛之傳故見於治行者如此
祭酒王鴻儒議曰使南陽之人知有正學而不知有
俗學知有王道而不知有伯道知有關雎麟趾之化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六

而不知有桑間濮上之風皆先生始也當以學修人
紀之功歸焉陸淵之贊曰學術本於至誠政事純於
王道以廉耻忠信爲四海九州之宗以文意禮樂爲
一邑兩郡之教柴昇著祠堂碑彭澤著墓表年譜張
景純著行實其詳可攷有子曰吳翰林檢討

萊州府知府李君蔡墓志銘 李東陽

君姓李氏諱榮字從質其先望于隴西元季有諱成
者居鳳翔國朝永樂中徙河間之任丘爲鉅族考諱
海登陝西鄉薦累官山東東昌府學教授贈儒林郎
光祿寺丞生四子君其長也生而凝重不浮儒林公
遂易學歷湖劉泰幕間多所造就因以授君君補縣
學生提學閩御史禹錫賞所爲文試必居首游從至
四十餘輩任丘士多業儒傳易者實自君始成化甲
午舉京闈戊戌登進士知上海縣賦訟叢沓持以鎮
靜和而不狎每有鞠問人稱爲明以外艱去民遮道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六

攀送有下泣者服闋被徵復以內艱去服再闕擢光
祿丞越六年當弘治壬子遷少卿南京工部解 御
膳供應物至卿胡恭者以鄉人不爲檢視典守者因
出空文後事覺恭坐貶連引諸僚佐君以承時事出
同知青州府家人咸怨恭君曰命也會二弟連喪曰
此亦恭邪又六年戊午擢知萊州府值歲屢歉撫熙
凋瘵理疆界均力役捕劫盜六千餘人時勾稽屯地
戎衛欲移患于民或議牧馬于萊又有獻地衝藩者
皆力爭以免招徠流徙與屬縣期約視多寡爲殿最
旬月內復業者至數十人民稍饑輒發粟施附活者

尤衆暇則修葺學舍集諸生勵以行業萊人刊刻石
頌德焉越八年不調君以子時已舉進士爲翰林編
修乃上疏乞歸吏部言其恬退可嘉宜進秩以示勸
特陞山東布政司右叅政致仕明年得疾就醫京邸
數月又明年病劇時亟欲歸省會 孝廟實錄成有
日又朝廷將行黜陟之令君手書止之自制棺歛處
分家務曰無以爲吾兒累也時憂甚弗暇他卽亟具
疏以請踰月乃獲命比抵家君已逝七日矣君夙敦
孝慕每見儒官輒加禮遇曰吾父嘗爲是也世所遺
田宅悉讓諸弟羣從子女皆爲婚嫁處已慎密澹然
無徵錄 卷之九十六 十四
無所利有治事才而爲寬厚所掩又耻自衒故鮮有
知者時亦用家學顯才器甚偉所進未可量云

高府高神傳

高祐字天錫上海人本王氏父鉉贅於高因從其姓
成化丙午以鄉貢士授泉州同知泉多山谿民倚險
爲梗祐訓以德義首惡皆從化積歲逋欠不督而集
凶年貸民粟以山鄉遠召從化者總授而分給之遠
邇稱便每出山民扶老携幼送迎者屬路嘗道漳州
宿山間有負豪家債而憤其逼者聚千人期旦日殺
豪豪亦號召爲敵祐知之俾館人往諭以福禍片言
而散其感人有如此者一日令所部市茶其人密置
銀二錠以進祐啟之笑曰爾謂我有求邪卻還之屏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六 十五
其人弗復接丁外艱歸部民送者千數爭攜金錢晚
膳皆不受至泣而退歷廣平東昌二府操履如一晚
居邑西一室蕭然晏如也時鄉人議士大夫有三婦
之喻獨曰君爲節婦云

青州府知府施公峻行狀

徐獻忠

施氏爲興著族唐宋以來代多名賢通甫生彥明
彥野生士良士良生知福建永安縣謙謙爲公之曾
大父有清民功至今以名宦祠於永安永安生瑄讀
書樂善瑄生封刑部主事鏗娶董氏封安人生公公
諱峻字平叔以明經發解浙省登乙未進士授南刑
部廣西司主事還本部員外至郎中陞知山東青州
府瀕行通遇考察爲人所忌去其官公在刑部久以
練達掌勘本科其氣堅直剛明一意守法不少出入
雖權勢不顧也其初石塘聞公爲尚書凡難處務在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六 十六
調停公議不合卽欲投劾去有鄒夢鶴者罹罪在形
影間當司以其父方總制三邊故寘於法後官相承
遂不敢出公卒業南雍時備聞其事竊深歎悅後履
任遂淪雪之應天府經歷鄧鶚挾勢招賄依托城社
久矣公竟寘於法且其在僚輩間以詩名自信重感
不合程度直以其意訾之以是交構其短長推墮之
不惜也人殊爲公不平北道御史桂公榮奏南考察
不公奉 旨祖宗定制難以再更止降考功郎中一
級調外人以爲足相當也公自少有器度其才宏暢
通達處骨肉間每事敢力任爲諸生時祖塋爲勢家

抄力恢復之置田贍其族之貧者排難解紛不遺
力諸義行甚多獨其性狷急聞人非行或至面發
之以是有不堪者然其崇慕隱德表暴良士固終身
不息也詩家在唐雖隨時上下其格調渾厚體裁平
實固一代之長也後世不以取士遂失其宗旨各以
其資所近者爲能公獨有所造詣固雅道中與之一
助也居家不事產業歲中多種秫田以備酒材閉門
却輒對時撫化飲酒哦詩之外別無公事相晤其內
沈安人佐助蒸管料理家事凡公所欲爲悉先其意
雖族黨疎遠食指衆多乎惠周匝咸多沾潤客至樽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六 十七
俎修潔不問而辦公以是倭間自適無內顧心年五
十有七

青州守唐公維城傳

馮琦

唐公維城字邦翰閬中陽人別號兩峰其先出荆楚宋質肅公介後也轉徙入閩家莆之龜塘勝國時遠祖廉以人材辟中書舍人祖慙有隱德徙居城東父時雍累官別駕所至以清謹稱公生而穎異長傳涉經史攻聲律為人慈愛和易不立城府貌若不勝衣與人語惟恐傷之嘉靖辛酉以尚書薦于鄉明年島夷陷興化郡公上春官罷歸城潰之夕率家人夜縋東山畢盡而後下賈傷幾廢期年病良已乙丑成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與真州課稅丁卯權蕪湖關先是關課多苛羨號為利藪公規度定稅以徵解屬邑令曰以是相參也公性耿介持身凜若霜雪在郎署兩典利權秋毫無所染人稱其廉稍遷尚書郎辛未出守吾青為政務寬大詢百姓疾苦躬自循拊之平反冤獄以數百計見罪人被五木為之泣涕不得已始行法焉其無大罪即鞭朴不妄施也下車適大旱禱雨雨輒應是秋有年嘉禾合穎喪有五岐者會有詔開膠萊河公以為工大難遽就令百姓棄耕桑執畚鍤徒勞費下益力陳其不可青郡故不養馬有白青郡當養馬如濟南公抗言青邊海斥鹵無所

獻徵錄

卷之六

十八

獻徵錄

卷之六

十九

以車以不養馬故賦稍重今復益之是重困也至欲投劫去事皆得寢郡租稅三十餘萬徵收吏或稍為低昂公請準輕重為權置衡府庭令民自允而輸之胥吏不敢近方岳善其法檄州郡著為令時議急催科執以課吏殿最公以賦不中程停勒常轉公終不為易曰杆軸空矣民不堪命寧使守一人坐之政暇進諸生講業程稅識拔無虛士正身率物士亦彬彬慕效以名檢自愛百姓化之幾於無訟公府闐寂如學舍云乙亥秋公寢疾郡人玉帛走望皇皇如急父母州縣集邸舍候起居一夕隕星府治僮馬皆驚趨而視公已屬續矣公既卒百姓哀號罷市人吊公布衾襲牀無異黔婁士民為治喪歸夾道焚楮帛哭奠相屬不絕公夫人鄭氏婉淑有至性先公數月卒郡人德公作公夫人主於郡堂後春秋無廢祀焉歲丁丑先君歸自雲中夢公持玉環授之曰以是為而子而而舉子名之曰環明日夢公復來謂先君曰吾為郡神且滿舉公以代期以某日故以環聘公先君漫應曰諾遂病下血斗餘日忽忽與公對語公趣之急先君曰有老母在身未敢以許人也公曰若爾則與

我環先君從几上取授之子環暴卒先君霍然病已
嗚呼異哉耳目之外所不敢知要以生而爲總於茲
上沒爲明神亦其理也余爲童子時與鍾給諫片家
知於公公試士余方治裝將從先君於京師公啟扉
以待曰不得兩生無庸試也使人趣召余余至乃圍
扉試已給諫與余皆尚等進而與之語溫溫如家人
基嘗讀宋史至韓魏公以兩蘇病爲展試期嘆古人
憐才至此然亦由魏公德望重而軾轍才足以副之
假令今時有之異議蜂起矣以公識拔兩生視魏公
心豈異耶古人薄感恩重知己獨於紀述即知已不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六 二十
敢徇公歿二十年而青郡人思之比于召伯官二千
石五年家如寒士也居不數椽田不數畝跡其終始
可謂清惠矣

充州府知府宋公諾墓志銘 于慎行

公諱諱字子重河間故城人生有奇質九歲能屬文
父封郎中公故諸生也而公甫垂髫亦爲諸生郎中
公從邑先達受經所聞師說歸以語公無不解郎中
公竊自喜嘉靖乙卯舉京兆其後十年乙丑第進士
高第授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咸有能名同舍郎
主藏有所亡失詿誤及公謫四川忠州知州忠去長
安幾萬里險遠矣公慨慨叱馭往抵任五日召爲南
京戶部員外郎未至擢爲郎中居無何以久次拜知
永昌府視事五月以內艱去服闋除知鄖陽郎中永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六 二十一
尚公才任治劇徙知河南視事四月聞郎中公病甚
解印綬自免去而丁郎中公艱外吏法無予告又
升獨十不得歸養免輒致仕久之部使廷臣爭上書
言故河南守良吏以將父棄官其人才可用有詔起
知充州公往居三府不甚久然所至廉平執法名聲
流聞及守充幾三年得盡其才治行愈著充屬二十
七城直兩京道吏剝民敝徵發釋駮公既熟其利病
務爲拊循安息照以豈弟至所與除鉤校無不精核
仰有號敝奸法輒繩以重典不少貸吏兢兢奉要束
毋敢飾情以免部使上疏言充治狀者牘相踵矣至

是肆觀閣下主爵計畢述職且以高第擢公而
及大故廷中諸卿大夫相與嘆惜之公爲人僞偉
立容貌甚修坦夷誠懇不爲矯飾然亦直自遂卽
於意不當未嘗少有所詘其才博大通敏遊亦有餘
論事衍衍洞於指掌然常本人情無迂悞語未第時
甚貧竭力奉親甘旨無缺及後貴迎養宦邸朝夕侍
食職事鞅掌終不少廢有同胞三弟悉推父貲讓之
子女婚嫁又佐以私財故人子楊生孤貧召置家塾
與子同業貌督課之生後學成爲名士他所周卹孤
發尤衆公之先山西屯畱人洪武中五世祖德成奉
獻像錄 卷之九十六 二十二
詔徙故戎德成子一公一公生雲雲生鸞皆服田有
隱德或推擇爲吏亦不遂而至封郎中公郎中公諱
良壽娶封宜人王氏以嘉靖庚寅生公距卒得年五
十有六

通判

亡兄通判何景韶行狀

弟景明

亡兄諱景韶字仲律成化丙午 人選巴陵知縣遷
東昌府通判兄性狷介與人不易合顧能事父母必
得其懽心少時家父遣之讀書曰讀某書某日爲我
背誦至日持書來誦之不遺一字父嘗不悅候父已
寢跪于門及父夜半偶起出門見之驚曰爲誰也兄
曰兄也父曰何夜半至此也曰父不悅兄不得寢父
曰兄如是胡有弗悅也始爲舉子下帷講誦日厭疏
食諸友生患貧多貸人貲兄曰爲士而貸人貲後將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六 二十三
必取償於官卒不貸人貲既屢試弗第家父曰女能
績學卒不能進士必女命也仕以行志而已志行吳
必進士旣而爲巴陵令人曰巴陵難稱也令巴陵者
蓋未有終三年任者也比至則廨舍蕪穢不治吏不
典列民不服役也曰是不可以弗爲已也乃版書政
條懸縣門民始相顧曰令給予然亦稍來集從役以
觀兄察役者悉寡弱役且重也問之皆廛居無業者
也而其強富有力者則皆居數百里外負山咀叛令
約令不復能制也故弱者役日重兄曰爲令使弱者
苦強者得免而何以今爲也釋弱者於是諸富強有

力者曰聞新令善吾奚可叛也乃相率來請役凡邑中墮廢盡以興治往時監司諸使者經巴陵以去委積輿皂常滯留不得去而今日走道路不能給又不得少坐堂上視事至是館無留節獄無滯訟民又見令時置酒召客與飲莫不服且異也居六年將考績民赴監司雷之曰令茲行必遷遷則奪我父母也願以終惠我也已而果遷東昌職專子簡而益有餘力常作書景明曰東昌頗無事日可以讀書課子甚樂也但苦薪價入貴耳居六月疾作竟卒東昌僚屬士民咸哀哭之卒之日年始四十六也家父生四子長

蘇徵錄

卷之九十六

七十四

仲兄次景陽次景暉景明爲最幼也皆受業于兄景

賜舉鄉試景明雖庸劣無所成立然知讀書舉進士

是兄之

天速死

何敢忘吾兄也謹

世

求太史論

沒世

知州盧公熊傳

盧熊字公武其先本武寧人宋季徙家於吳再徙崑山父觀字彥達讀書有至行門人私謚夷孝先生熊元平爲吳縣學教諭洪武初以故官追遣赴京母卒竟歸起復爲工部照磨尋以善書擢中書舍人遷充州知州爲政務愷悌不求赫赫名州初罹兵革人情凋弊適大帥李善長營魯王府浚兗州河熊撫綏供億事集而人不擾俄以簿錄刑人家屬事坐累死先是熊嘗上疏言州印篆文譌謬忤旨至是竟得罪熊

蘇徵錄

卷之九十六

七十五

少嘗從學楊維禎博學工文詞尤精篆籀所著有說

文字原章句鹿城隱書蓬蠋憂幽石門清溪等集別

有蘇州志兗州志孔顏氏世系譜總若干卷子彭祖

字長嬰洪武末任湖州武康丞永樂初薦授禮部主

事坐事謫阜城爲民尋徵詣行在冠帶聽用以疾卒

彭祖幼傳家學不事藻麗而求以適用爲政亦有父

風彭祖孫瑛字克修宣德五年進士官刑部主事傳

學上書尤工書竹

山東濰州知州吳德基履傳 宋 濂

吳德基者名履葵之蘭溪人也其父景奎故爲儒鄉人師尊之酷好爲詩游山澤周方苦吟而雨至雨霽其衣弗知也德基少受學聞人先生夢古學春秋後適有奇材長通諸史爲文辭願學司馬遷班固景如書九工行草得之者藏去爲榮元季教授鄉里名動一時國朝取發李曹公文忠爲浙東省左丞聘德基爲郡儒學正李公數與語知其才辟爲椽稱疾而辭有司舉于朝爲南康丞南康俗悍其民以爲丞儒者也易之德基自如數月皆周知其情僞有所發之一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六

二十六

縣驚伏德基乃更以寬化之視民如子民有訴召使前與語弗加咄叱民或援丞裾相爾汝弗責也有徵調召其大姓坐之廡下好言誘之聽人人自說便否由是民愛丞如父而吏卒不能爲姦民王瓊輝仇里豪羅玉成執其家人挾法笞辱之玉成兄子玉汝怒集少年千餘人圍王氏家劫奪家人歸且縛瓊輝連道筆之至家解衣筆殆死乃釋去瓊輝兄弟五人庭訴辭指出血誓與羅氏俱死德基念成獄當連千餘人勢不便乃召瓊輝語之曰獨羅氏圍爾家邪對曰千餘人曰千餘人皆辱爾邪曰數人爾曰汝憾數人

累千餘人可乎且衆怒不可犯倘不顧死盡殺爾家而就速雖有司有法汝悔何及邪瓊輝良久曰吾恨羅氏欲快吾憤爾惟明公所命德基乃捕操筆者四人於瓊輝前杖數十血流至踵命羅氏對瓊輝引罪拜之事遂止兩家皆叩頭曰公弭我事德甚弘咸願有所上獻德基却去縣令周以中初至召民轉輸至郡不得躬至鄉召之一民逸去命卒督之不肯伏走入山罵令曰官當在縣何以至此爲令怒吏卒因以語動令欲誣一鄉民圖賄利獲六七人下獄扁鵲甚嚴卒方往捕未返鄉民大賊德基計民無罪自出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六

二十七

巡獄叱卒釋之卒以它辭解德基槌碎獄門遣之曰若無罪還告父兄無恐乃往告令令怒曰民無道衆辱我君乃釋之何輕我至是耶德基曰犯使君者一匹夫爾其鄉人何罪且法乃天子法豈使君解怒具乎令意慙乃已其俗好淫祀有蛇出戶限民恠之以爲神至奔走祠之德基罪神至十人投其主江中爲丞六年去知長沙之安化去三月他吏用法急南康民作亂命師計平之死者過半南康民泣曰我吳君在寧有此禍乎安化鄭古三苗其土豪多糾民爲兵既盡下萬夫長易俊原得恃驍勇與麾下數十人通

山谷保險自固郡邑患苦之江陰侯吳良
侯已移檄旁縣兵且集召德基計事德基曰易
未有反狀奈何激之使生變乎不若先以計致之更
反用兵未晚也否則出兵無名民先受其害矣願君
侯熟慮之侯曰今之言然吾爲令徐之德基乃屏車
卒步至山谷中抵俊原家家空一老人出對容德基
謂曰易俊原出見江陰侯則無事矣今不出大兵且
至一縣民皆爲糞粉然殺一縣父兄弟者易俊原
非縣令也老人曰俊原必出惟明府哀憐之德基謬
曰俊原或未肯來得其子及麾下三四人先往可免
獻徵錄 卷之六十六 上八
矣明日其子及麾下至如德基言兵止不發既而盡
致其麾下惟俊原一人度兵勢孤乃招之曰君侯願
與俊原相見俊原喜詣軍門請見遂縛送京師事平
民按堵無擾江陰侯檄取故兵之爲農者民咸自疑
驚奔相告勢甚危德基屬耆老論曰侯所取者兵
民無與也籍其願爲兵者數人而止長沙郡令造戎
本德基力爭曰吾邑民貧而俗暴恩之且理其去
安可責以事功如他縣乎令格不奉命其罪小奉命
而致亂其禍大決不敢辭小罪而蹈大禍也郡從之
凡有徵徭皆不使之與越三歲入朝擢知萊之濰州

軍民畜官驢四十四匹萊守核其孳息狀與籍不合曰
驢當歲產駒今幾歲宜得幾駒乃何少也欲責欺罔
罪而徵其償諸縣皆已勒民買驢德基獨戒民勿償
守怒問德基濰不償驢何辭也德基曰民實不欺矣
烏可責其償 國家富極海內爲吏者宜宣布德澤
爲民除疾苦寧少數匹驢耶守語塞德基因畫下便
者數事守不敢復言并諸縣已償者皆罷之山東民
願以羊牛代秋稅者官從其言德基與民計羊牛後
有死瘠患不如納粟便獨收民粟他縣牛羊送陝西
民驅走二千里皆破家郡以濰獨完令役千人部送
獻徵錄 卷之六十六 上九
鄰縣牛德基列其不可曰有牛家送牛雖勞不敢怨
使人代之脫道中牛死誰當代償耶力爭不奉命德
基爲吏不求威名以愛民爲先尤重獄事凡有訟召
受訟者面直之釋其怒乃已不忍置民於獄獄屬空
常有追需於民不務速辦稍緩其期約故物價不湧
民視他所費恒減十二三所至民樂其簡易而感之
以爲愛已居濰二年會改濰爲縣召還濰民遮門抱
其足泣拜曰自得吾父濰民膚無笞癢令舍我去願
得復履事之以慰我思其得民心如此德基至京師
遂謝事歸將行辭其友翰林學士宋濂濂爲德基交

世狎時亦致仕將歸呼德基謂曰若願受長者教乎
德基曰唯何以命之濂曰天子官汝五品秩乞骸
骨歸恩甚大汝知保之之道乎德基謝曰願卒教之
濂曰慎毋出戶絕世吏勿與交吾之教子無以加于
此矣德基至家如濂戒君子多其能受善言云太史
公曰世俗恒謂儒者少功願非儒者爾湯之興以伊
尹周之興以周公此獨非儒者耶何其功之大也彼
世之儒者其號則同其誦說則同其所操守者異於
伊尹周公者多矣豈特少功哉謂之不足用可也然
其間有足用者不可誣也俗吏以嚴急督責爲足用
濂錄 卷之九十六 三十一
謂儒者爲懦緩債事而不知得民者非儒不能也以
予觀於吳德基恂恂不大聲色而衆庶安其政既去
而思之視世吏之督責者果孰多耶德基之政固世
俗之所笑者而其心誠愛民有足取焉古所稱平易
近民豈弟君子非德基之謂耶所謂難與俗人言其
此類耶

曹州知州范希正傳

范希正字以貞號恕齋直隸吳縣人宣德戊申舉賢
良方正拜曹邑令蒞政嚴明果斷有方畧歷任九載
邑民詣闕請留陞從六品俸級仍知邑事歲乙丑
山東旱饑大理丞張公驥奉勅撫安先是希正勸
借富民粟數萬石選有操行者收賦倉廩是歲賴以
活者幾千人驥上章請復設曹州且薦希正爲中
上允之初希正爲邑時述職民懷其惠爭持金帛
贈遺皆不納有里長陳彬伺希正獨居懷金潛入投
于地疾趨而出時無吏卒無能追及希正收其金明
獻錄 卷之九十六 三十一
旦出召彬彬惧而逃召其父至庭諭之曰大丈夫不
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情行卽領汝子昨舉遺我之
金其父赧愧領金而出正統甲子述職賜璽書獎
勞給路費而還及是作郡召里老論曰昔陳彬持金
遺予不憚路遠然雖誠終爲私也今予復新州治露
坐荆棘汝以予意道之出遺我之金助此公事誠爲
義爾耆老道意彬卽應曰我兄弟分異三載前金貯
而不分俟侯陞任乃復遺侯今當如命耳由是與彬
同志感其德者莫不慨然樂助有持金來助者希正
必會條屬入之公署學校壇廟靡不營建城池街市

摩不區畫規模宏遠制度精密觀者咸嘖嘖已
朝廷追官馬州有嘗遭水患欲遠窺者希正集甲
論之曰予之字汝猶子也當各安其生各保其家
當區畫為汝買之由是設法買補者九十餘疋事易
而集民不知擾江西吉水人有在曹縣認無首屍一
軀作兄告邑人謀殺縣經年莫能辨復訟于憲司連
坐者五十餘人事下希正密遣人往吉水勘其告
人與已死者姓名俱無實乃具詞械送憲司告者中
途逸去餘人得雪在州再考引年致仕去州人思其
功立祠祀之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六

三

濟寧州知州傅公皓傳 祥符文獻志

公字孔賜別號鵬坡居士祥符人也公天性篤
實外和內剛少苦學夜誦徹旦以書經舉景泰內子
河南鄉試第二人上春官不第卒業成均成化辛卯
銓授順天府通州同知寬厚平易得吏民心在任八
年民惟恐擢去戊戌通州守闕員百姓老穉千餘人
叩關上章乞擢皓為守會使者交薦銓部稽其勞績
又當遷遂擢通州知州通州密邇京師寔水陸輻輳
之地勲戚宦寺田莊居太平素號難治公一切裁以
法凡驛遞船馬饋遺非度者悉寢不行諸權貴干索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六

三

弗遂中心甚憾然媒藥之無所得竟亦不能害云鄉
郡邑有冤獄弗白者咸起愬使者願下公聽斷使者
如民願屬公輒服 公盡心民事嘗上疏論戶口食
鹽民鈔歲輸官鹽無給不報公因通融里甲立取
法郡中至今踵行之不廢有清軍御史者按郡捕得
逃伍者親識仰繫之獄遣行以代公嘆曰無罪而代
戍豈制邪緩之令以情奏竟免公為守十有二年弘
治庚戌考績加朝列大夫俸級改知濟寧州通民泣
送數十里戀戀不 恐舍去濟寧亦衡郡政務繁劇公
癸丑公年六十三請老歸升又七年已未公卒享年
七十公前後與開國二千有三年流槩無聞終治

寧海知州郭公容行狀

王雲鳳

郭公諱容字子仁渾源州人郭之先爲東勝望族洪武中東勝沒於胡有思榮者內走渾源遂占籍焉公曾大父也大父深父兩世以良謹稱于鄉而公以儒爲河南儀封尹公生於宣德癸丑就傳卽莊重不逐羣兒戲弱冠補州弟子員成化乙酉登名鄉書屢試春官不售僑京師友天下士公銳意樹功名既家食拓落其魁壘之氣卓犖之才鬱無所施而所以自期待者不少衰則訪求天下事而納之胸中時一對客抵掌高談援據古今出入經史霏霏如屑或論不合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三十四

已則面折之人雖不堪不少假盡言乃已然直諫素著人亦不甚怨焉癸卯夏天子召見便殿訪以黃白之術公謝不知是歲冬除山東寧海知州單車以赴民有豪猾任姓者恣爲奸利前守莫能制鄉人畏之私相戒語避任虎公縛而杖之餘黨解散州濱海陋無禮教婚嫁爭財女不時歸公定爲條約亦貧者足帛蠲酒官給焉每得亂吏治者俾輸本目贖民死不能葬者資以棺具養濟院布粟以時頒暇則接視問以疾苦公嘗謂守令之責實兼教養於是條具利民化俗十有六事請於監司行之識者知公志非小

就者也甲辰冬中貴人奉命祀海神門欲稅金以謂於上郡邑將從之公聞而嘆曰一至此哉中貴人將至疾馳逆諸境上言境內往歲雖產楚今日漸微渺得之甚艱置稅則朝廷未必得分毫之利而百姓受無窮之害况後課額不足又將取足於民或有他虞亦今日啟事者之責也或以餽金獻公斥之復以危言動其左右之人中貴人猶豫且心憚公稅卒不行乙巳督餉宣府感暑疾還至京師寓舍卒得年五十有二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三十五

知州趙惟勤傳

趙惟勤山東曹州人字業甫號修菴少負奇聞以人自期許弱冠魁嘉靖丁酉三上春官不第出遊獲鹿鹿地逼邊疆慄悍多盜公爲之蠲苛賦削冗役挫強抑奸民賴以寧歲款勸借豆粟煮粥以活饑民行取時有欲以五百金爲公賂分宜者公堅辭之遂知平定州先時府守道經獲鹿臥坐索受窘得報喜形辭色然猶未敢發無何丁內艱去守計行以落職矣公聞之畧不動顏曰向以弟幼不能迎二親養旣又不能翼母大事今幸老父在柩何不效菽水恨無獻徵錄

卷之九十六

三十八

四十餘日焚香祝天願以身代而父竟不起公居家三十年不妄入公門家貧尤好施予爲諸生曾以約婚娶舉業師蕭志學喪撫其孤又憫曹風日偷關遵化堂以伸鄉約視在獲鹿時悉俸金助張騰等事尤難七旬而卒公仕在世廟中年至萬曆八年邑奉祀名宦又十三年而州祠鄉賢

吏目

東平州吏目鄭華傳

忠節錄

鄭華字思孝浙江臨海人洪武丁丑進士初授行人奉使川廣有令名建文中註誤謫東平州吏目或問判官靖難兵起謂其妻孥曰吾義必死奈親老汝少何妻泣對曰君能爲國妾獨不能爲君乎華乃稱疾舉臂携家托其友無錫丞趙次進馳還東平時州長貳盡棄城走華獨率吏民死守憂勞病甚水漿不入口者三四日北將朱能攻陷東阿分兵取東平華曰守土之臣義不苟生請據山東又不至乃力疾戰不獻徵錄

卷之九十六

三十七

屈死之時年甫三十台州祀華於八忠祠

知縣

東阿知縣貝君恒墓志銘

楊士奇

宣德元年十一月東阿知縣上虞貝秉彜卒自寮屬下暨史胥邑之耆老皆會哭至慟自邑至於遠鄉民男女老壯素服奔走哭拜縣門之外者日數百人於是其家無一緡之蓄其僚以下相與出貲治棺斂畢東阿之民皆欲挽留葬之而其子不可曰幸奉治命必還祔塋于鄉先塋其敢違哉於是東阿之民相率致詞於兵部尚書張公曰自貝大夫治吾邑吾邑之人旦作暮息各赴其所務無淪於遊惰壯者以時給

職徵錄

卷之九十六

五十九

猶賦老而弱者佚於家爭奪之風息長少之分明無悍吏猾胥之迹及門歲未嘗有水旱疫癘之憂皆貝大夫惠也安得復有若人者而為吾邑哉今將歸塋矣公出吾東阿而賓顯于時必能致顯人為貝大夫不朽之圖亦庶幾釋吾儕之懷也公以告士奇士奇雖與秉彜平生一再邂逅然嘗過東阿日睹其民所以愛戴之者矣夫生而愛戴之沒而懷德欲圖其不朽即古循吏何過焉按翰林侍讀李時勉狀貝氏其先河南祥符人宋秘書少監守亮從高宗南渡始家上虞四世至建康軍食判欽世生廣德軍教授襲

廖又四世至元醫學教論文忠秉彜曾祖元調

父肅秉彜諱恒以字行自幼有志卓立好學不倦稍長喪其父能謹於禮而奉養祖及母及撫諸小弱弟咸盡其心舉永樂甲申第二甲進士出身初授湖廣鄒陽知縣縣僻而俗險前之名能治者率以嚴求覈寬馭之而導以禮義其民咸化相戒毋貽羞賢令於利一介不苟取歲餘以祖喪去官察佐以下致贈贈忠卻之而吏民不忍其去有流涕者祖喪未終繼喪母謹楚祭之禮一如喪父服闋改東阿知縣東阿當南北要衝素苦過使往還共給之費秉彜規措有方

職徵錄

卷之九十六

五十九

物具而不擾簿有挾私怨緣飾人死罪者秉彜曰盡以重報之簿愧而止隣邑盜劫入匿其家中家傍耕民得之而解后被劫者識其故物執民訴官民不勝考掠竟引伏秉彜問而疑之然非其所當理不得有為會有商人過東阿被盜來訴秉彜併隣邑盜盜隣邑劫盜皆在耕民得免冤死民有兄弟爭競相告者曉以大義使退而思之兄弟皆悔謝乞歸改過獄有殺人賊未決而兩目俱盲秉彜就審之視其容色若甚戚焉者問豈有冤乎賊曰罪當死無所冤枉

紀無繼其遂命其妻侍疾後縣人
生丁秀當歲旱躬禱之而立其祠引咎自責
散其屬豐建議於朝請平糶以濟計從之仍下其
議旁近州縣通行之祀與壇廟及學舍以役
之為縣者率苟且行事秉彜率丞簿以奉以媚
威作新之有暇詣學進諸生與之講說是正所業而
月日程之令鄉社皆立學時循行田間觀民耕種以
驗勤惰邑西亦有深春夏涼水無所洩泛溢浸衍近
深之民恒廢耕秉彜相地將開渠納諸大清河召民
役之與其佐議薄持不可曰法不得擅役民秉彜曰

卷之九十六

四十一

以利之也有罪請獨加我不相及渠成得沃壤教千
畝耕之卒亦無事旁邑流徙來歸者甚眾緩撫如子
車駕征北虜命河南山東西民丁隨軍供饋餉郡
邑各遣官率之憚行者往往為規避計秉彜毅然曰
天子親征臣下可避勞耶即泊裝就道民聞令行
皆忻躍以從動息飲食與民同甘苦訖師旋車阿無
一人失所者在官雖小物必思及民營繕有餘議廢
鐵敗皮朽索故紙之類悉存之工匠閒暇令煮皮為
膠鑄鐵為杵搗紙索為穰貯之庫會車駕巡幸北
京勅使督建席殿所貯悉濟急用而民不以為勞其

第六體堪任風憲者徵命已下縣耆老百餘
陶乞雷從之九載考績上京師時仁廟監國
知口在東阿得民心特陞秩正六品俾復任民間秉
彜復來踴躍迎拜數十里嘗坐堂罰役京師時有令
官役滿即復任民競移代其役凡三罰役民三代之
不厭而愈力其得人如此秉彜和厚樂易於物無忤
而執守甚堅喜飲酒既仕遂疏之勒於公務日中而
食夜鼓而寐盛寒暑不自逸卒為常其享年五十
有七嗚呼古之賢長民其民思慕之不已者多見於
祠祀祠祀蓋有不及百年而廢者矣如東阿之民於
秉彜必欲託諸不朽此其用意豈朝夕之謂哉

卷之九十六

四十一

臨澧知縣歐陽君銘傳

王 五

公名陽氏諱銘字日新一字仲元泰和人也自少志
奮力學嘗游清節書院受業於戴義高繼登門之口
康宗武之門老師碩儒如楊公望兄尤受正之口
相與講論切磋由是博通經史爲文清麗典則思者
決河元至正丙申以詩經中江西第十名兵亂道阻
不果北上教授里中學者爭師之我 太祖皇帝定
鼎金陵江西內附歲乙巳詔求賢才江西行省首薦
公明年徵赴京授江都縣丞兵荒之餘民死徙十七
八間井蕭然公至卽移文旁近凡江都民轉徙者皆
贖徵銀 卷之九十六 四十二
還本土勞來安定出於至誠其貧不能耕者勸富人
假種糧貸牛具使力耕公家徭賦處之各盡其道必
使事集而民不擾於是流移四歸邑稍完復民有繼
母告不孝者公察其貧不能養委曲開諭母子泣謝
而去卒以慈孝稱嘗治廨後隙地得白金百兩役夫
以歸公公曰此天欲以紓民力也會部符徵漆使者
督責甚急時縣欲商旅未通歛於民不能得他縣皆
大擾公命以所得白金俾民市諸京師而納焉居官
有暇卽進諸生講先王之道或行田間視耕獲實勤
而戒惰一縣戴之如父母甫三歲陞臨澧知縣云江

都江都人相與扶掖送至境上涕泣不勝去時臨澧
亦新遭荒殘疲瘵公勞來安輯之如江都勸課農桑
寬省徭役既一年稍給足公曰兵荒所以相仍者由
民不知教神無所托也今幸稍定二者可緩乎卽興
學校築山川社稷壇與民從事於詩書俎豆之間民
知公爲己也皆欣然從之初公來臨澧時副將軍常
遇春方畧定郡縣之未附者過臨澧兵士十餘人入
民家取酒不得相毆擊譁動一市公出遇呵止之不
服固笞遣焉且往見將軍白之軍校先走告軍門口
知縣毆卒幾死且罵將軍不戢士常公命公至詭之
獻徵銀 卷之九十六 四十三
曰汝何敢爾公曰軍固王師民亦王民也民被毆擊
幾死軍士顧不可答邪此軍士之過也知縣雖不賢
其敢他有言言常公意解乃獨責軍士而釋公由是
申嚴約束無敢譁者後信國徐公往往征沙漠道臨澧
軍校有知公者曰是敢抗常公健吏也因相戒勿犯
公亦迎送有禮自信國以下皆賢公所爲臨澧古大
郡俗喜奢詐經亂益難治公廉靜平恕上下化服縣
以無事洪武四年朝京師卒焉公丰儀秀整冰清而
玉潔其天性寬厚樂易有古仁人長者之風平生不
妄交游非儒紳君子不接也其仕與處言行多可紀

者今沒已五十年一時老長凋落已盡知之者
直公之外孫曾讀陶淵明所作外祖傳而悲之
欲記公行事而恨不能詳維楊張氏傳人孔
居安慶從先公瓊州府君游而直又與楊州進士
禮為同年吾泰和之賢歐陽允堅嘗官青州故從二
三子得公在官時所行數事如此謹述為傳使後之
人得以考覽焉贊曰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故漢
之董仲舒公孫弘倪寬皆以經術備吏事治效有足
稱者其不然者苛刻擊斷為能姍姍姑息為高而治
道微矣觀公之為縣力農桑興教化去貪以利物禁
私以庇民卒能反惡為善易弊為強非孔子所謂
道愛人之君子歟然則雖以方漢之諸公何過哉

卷之九十六

四

四

章丘知縣白君鶴基志銘

王雲鳳

弘治戊申孟禽使大同予亦以事至同館十寺經史
天下事無不縱談孟禽美儀度善笑語外和而內定
言論悠然有餘味予歸而語諸太原王德華德華遂
理學德華曰孟禽我知之吾與言理不吾謬孟禽還
為監察御史後為曲周縣丞為章丘知縣予亦往來
無定居然每念朋友落落未嘗不在孟禽也辛酉予
試生徒至寶雞孟禽以母喪家居予就訪焉談復移
時因論南北差役之繁簡不均百姓田畝之多寡不
均予曰均則天下治天下之大每患不均治有所偏
而亂生孔子於天下曰平均之義也故又曰天下因
家可均孟禽曰嗟乎天下何時而均乎予別去方圖
再會而孟禽至語笑嗚呼以孟禽之負挾而未究其
用謂哉孟禽姓白氏諱鸞祖諱和父諱信封監察御
史張氏封誦人孟禽幼穎悟善書記識成化丙午貢
於鄉丁未賜同進士出身觀政工部虞衡司督修代
主墓於大同費省而役速為御史所至舉廢滯抑
巡按山西按察副使為太僕寺卿尋為太僕寺卿
而禽嘗不故禽嘗有以構其間者光祿寺卿孟禽
於朝孟禽亦以卒孟禽事聞上命法官治孟禽
罪薄例貶戍乃諸將承孟禽不以為意也抵官盡力
民事若未嘗為貴近臣者以薦遷知縣喪父歸母亦
喪士戍服闋不從起癸亥十月以疾卒年四十有六

卷之九十六

四

四

山東安丘縣知縣陳公文偉傳 郭正域

陳文偉府學生膂力過人常五更之田間猛虎撲地而來兩手搏虎肩兩足蹴其勢虎死後應會試場屋人以右手抵牆頭左手持同事人履肩而出幾千人火勢迫迺揖後立者曰吾力止此矣遂名動天下後之山東安丘令流賊百餘人掠庫公勸羣吏第謹薄書諸寶藏吾無慮也羣賊大掠庫金去良久問左右曰賊去幾何曰三十里矣勸左右以一騎一彈來馳赴之問諸賊孰爲首者彈發左目中之又再彈右耳中之賊大驚伏地請死公曰好爲吾送庫金還羣賊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六

四十六

雅命公以一騎尾其後抵縣羣賊請死公曰吾何有衆賊奴各挾三十遺之公自負拓弛意不以見功御史竟以縱寇論劾免官罷歸生二子寵完完中鄉試

懷平縣知縣堅公晟傳畧

堅晟秦州人以歲貢知山東博平縣事嘉靖年流賊弄兵四出攻掠所在州縣望風披靡守令皆棄印綬逃去賊勢愈倡剽掠博平公屬耆老輩而誓之羣姪堞礮戈鏃一切守具纖悉具備期以當賊賊且至公與妻子別曰吾屬所以不蠶而衣不耕而啗者汝輩知平凡此朝廷爵祿小民膏血也養多年原爲今日耳爲臣死忠我固甘心死孝死節汝輩當自計可速趨井畔計城破我當死汝輩卽投井中無相負也不則賊汚垢之且刺殺之矣妻孥涕泣誓如公言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六

四十六

公毅然出衆率衆固守賊擊東公東應之擊西公西應之賊計窮舉火燔城城樓幾爲之然公頻地呼天風大起火返及賊竟旋滅前後相持數十日賊卒不能難公而公亦不能難賊遂逸去城按堵如故事聞于朝晉秩賜金民爲建祠祀之睢陽故事抗守孤城迄今烈之今觀堅公籲天固守欲共妻孥各死其職何其雄也至風起火滅尤大異事豈其精誠之所感致邪此亦可謂難得矣

卽墨縣知縣吳先生廉墓志銘 劉 勝

先生諱廉字介夫姓吳氏湖州歸安人遠祖慧明者自姑蘇洞庭山徙家歸安之菱湖鎮遂爲鎮著族時名慧明以前居湖庭者爲山吳居菱湖者爲水吳先生之族則水吳焉曾祖用禮祖孟和父昂皆潛德弗耀昂號默直先生生而好文弱冠補邑庠弟子員志苦思精根柢領要每試輒擅優品藝翰風誼駸駸居老宿前無何感羸疾損累歲三易由是學滋攻旁貫玄秘更得攝頤術曰何玄登儒何儒岐玄鈐括一我用體同源我哉真我遽詮未詮因以我自名其齋門獻徵錄 卷之九 木

之徒從之遊者謂爲我齋先生官師紀行蹟勳加首注鄉長切相率禮重前後試場屋凡十有二卒不遇諸靖壬午以貢上春官甲申入業成均未幾會同舍犯嫌走還不獲獲先生誤譴及先生不深辨因乞歸久之聞湛甘泉翁司成均復入業甘泉翁見而異之雅敬愛焉劇章檄爲館士倡戊戌謁選授知卽墨縣蒞官約已黜情專意愛民節用縣故有供款悉斥廢頽解僕僕宴宴立揭書庫屏上與其樂于身說若無憂于其心與其益于家孰若無損于其民其子往省之謂曰吾有牧任當勞民勸相不爲私營汝母

我爲也子以故不滯行謹唯如命值歲饑經理勸亟亟爲民請賑適修泇河之役主者銳甚不能回先生切惻民瘼積不發濟卒主者持之嚴先生格其徵使曰吳知縣頭可舍官特餘事耳 朝廷命我牧民可視其就死地乎又通員停積一時徵計使輟相釋下益苦之格不與致邑入其使搆激語詣以木偶人先生因爲詩以自嘆曰老大粗更事疑非木偶人不應方寸地時展一分春祇自懷甘苦憑誰盾盾真歸田何日擬斗粟未全貧遂飄然棄官歸邑士民留首載道攀泣擗膺樹屨脫烏富累贈帙有帙中詩曰

獻徵錄 卷之九 木

自君之去矣九四章歎戲痛悼皆士農工商蓋邑之人也轉相廣和聞者與悲又盡天下士如卽墨也先生治卽墨秉誠馭下與民如家人不判貴分禱雨雨至驅蝗蝗息侍御藍北泉境之賢傑然傾載云嘗擬古循吏今純儒也比歸家索故止率履益滋稽文述古或酬事據輿下筆能洵湧老而彌勗與壯髦相頡頏甲辰湖郡公創社峴山奉先生杖屨往有司隆飲鄉校褒然虛先生左然多避不赴先生自就傳時印飭脩滄童好性孝義侍默直寢疾朝夕吮疽割股摩不至喪三年踰哀膳制母陳早世先生年方十四怵

時感思迄老饒思事繼母湯亦得其心有似父而
卒先生喪如其子然厥一孺人卒有挈孺資求續
絃者謝不再媾先生所至不言而飲人以和見饑寒
訴急每極但不遑其自為終其身不謀蓄封質願慧
皆鑒辨人儀致否臧答休多後驗又達醫問奇中卒
之日豫訣期訂果正稀坐口占一絕云草莽荆榛不
婦行山前山後路皆平牧童短笛橫牛背自在還家
丹正明乃瞑是為嘉靖庚戌二月生成化壬辰年七
十有九所著有臨中醒語及詩文若干帙藏于家

滋陽令桑公介墓表

嚴訥

公諱介字于石為處州別駕公季子幼敏能讀父書
弱齡卽卓犖不羣一甫弱冠廩於膠序必宗經傳談
周孔益疊疊焉朝吟而夕夢不置也已輒試不售應
貢卒業南雍大司成方齋林公甘泉湛公先後掌國
子公則又臺臺焉條陳十二策如祀周公完六經等
議皆青衿士所不能言者兩公交器之雖其時不盡
行而公之負才楊志卽便欲舉萬物於鑪錘興雲霧
於湫壑者也歲辛卯舉於鄉再上春官不售迺調選
授滋陽令令僅三閱月耳其措置有昔令所累歲不
能得者公銳焉圖之念民貧使車旁午一切上官之
供亟言於當塗請以款充二十七州縣均之豪倚宗
藩橫斂田廬子女者法之至罷馬役歲祿之橫征活
饑民以千計皆政體也以故民恨得公晚而豪者不
能無怨於公公嘆曰是使陶公千載之上笑人寂寞
也遂拂衣歸上官知其雅志不能俯仰奏改大河公
曰吾願附陶翁耳竟不仕以老公性好吟其有感觸
併欲爲而未遂者恒托之詩乃其器度坦直喜則笑
啞怒則叱咤憂則吁戲無委瑣態故發諸聲律獨騁
心機隨文合節耻前人謬孟習所交歡者心修正之

士如其人相與商確古今纚纚弗休非其人即語客
林立樞中如無有也而性至孝友事父母恭甚於其
沒也請於 朝祀淪齋公於鄉焉附柳州主於廟而
祀焉草溪南園二兄有恩也終其身父事焉以行誼
文章訓諸子若孫公之生平如是而已所著有吟史
和陶等集十六卷與文衡山磨吟集二卷俱梓行於
世未梓者又有理學會通五經問答膚言諸書

歐陽文忠公集

卷五

教諭

濟陽縣學教諭王省傳 附于忠節錄

王省字子職江西吉水人洪武五年領鄉薦至京詔
免會試命吏部次第擢用省以親老乞歸養尋以文
學徵 太祖親試稱旨當殊擢省自陳才薄親老乞
便養得浮梁教諭丁艱起復改睢陽凡八年又改濟
陽請難兵至省爲游兵所執從容引譬詞義慷慨衆
皆省省歸坐明倫堂伐鼓聚諸生謂曰若等知此堂
何爲名明倫今且勿多論只說君臣之義何如遂七
哭諸生亦哭省以頭觸柱死女適邑人周鳳岐從之
葬 歐陽文忠公集
省卽墨簿開靖難兵至濟陽女逆之父必死泣曰吾
父必不生矣請于夫遣人往凡三往竟得其遺骸歸
後有司祀之學宮子祺爲縣司理判亦抗節死云



山西

布政使

張賢

謝佑

林應標

李國士

叅政

彭通

李寓

獻徵錄卷之九十七目錄

樊英

郭桂

華津

王獻

叅議

黃常祖

李景繁

韓邦靖

按察使

湯奎

丘陵

張文奎

李僑

曹本

祝顯

丘璠

張敏

王納諫

栗祁

王璠

胡琮

徐永達

引除

辭使

朱瑄

馬憲祥

程紳

劉涇

趙祖元

僉事

劉珏

暢華

孫璽

獻徵錄卷之九十七目錄

知府

張賢

知州

何忠

王汝績

李愚

知縣

吳傑

學正

曹瑞

吳道寧

王九峰

胡賓

南逢吉

孫博

喬岱

張時

二

教諭

張敏

目錄終

七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九十七

山西

布政使

山西布政司右布政使張公賢墓碑

公姓張氏諱賢字思齊子鄒道安里人也居縣北衝道村家世業農父諱宣配王氏貳室劉氏生公公自少磊磊有氣節嘗讀書里塾既又棄去躬稼穡久之年滿三十矣一日爲里中人所困公豪邁人也氣霍霍不能堪乃拊几嘆曰嗟乎丈夫當自樹立羣小侮我齊民耳不學何爲乃復取舊書讀之尋入爲學官

弟子從師取友朝夕淬礪或時廢食寢踰數年而永樂乙酉舉鄉試矣其性敏而志篤如此屢赴會試不第調選授吏部司務薦陟驗封司郎中云公在部剛廉自持權貴不避關節不通親友僂遺一無所取部中呼爲板張蓋言其節之堅也三載考績諸贈其父如巴官母俱贈宜人云少子細徒步入京師省問公見之怒曰農務方殷汝來何爲此中何所有而汝來也居旬日遣歸戒之曰勿復來也當是時國有戎事山西例輸餽踰期不至朝使往督者或以才庸罷或以賄敗當道忌公者欲中傷之乃以公往公至執其

并惡者數輩痛懲之乃定期日不輸者如此罰晉人
前此亦聞公名見其威令如此威服懷爭訟之無敢
後者果及期完矣事竣返命 天子嘉悅超拜山西
右布政使比視事令出而人信不戒而民集威惠並
流遠邇悅服以為數十年來旬宣之政未有如此者
長子紀徒步入太原道過曲沃曲沃令見其良苦以
一驢送之既見公公怪其跨驢也詰之曰奚從得此
紀不敢隱其實對公怒痛筆紀還令驢仍正其罪云
公一日浩然歎曰老且至吾盍歸乎當是時吏部方
以都御史擬公疏未及上公投牒而西民既歸林下
舊廬數椽僅庇風雨布袍疏食無異寒素秦藩一叅
議公部中舊僚也見其用乏以其所餘俸米輿送之
公固謝曰田入自足用此君養廉之資不敢拜賜仍
遣之與歸嗚呼此豈直子郭之罕覩哉居嘗教子孫
曰資性可讀書者教之讀其不能者盡歸之農慎勿
為吏壞身心厨門戶也閱數載老疾卒餘資僅具棺
殮葬村之西北隅祖塋方臥病時語其二子曰身後
毋納賻傷我節毋作誌表虛譽失我真毋聽人言作
石獸器物侵我墓二子于是奉其遺命不敢違

山西左布政使丘公陵傳 朱睦㮮
丘陵字志高蘭陽人也宣德四年舉鄉試第一明年
授咸陽教諭遷平鄉知縣凡所施設不憚勞苦邑有
漳水暴悍衝決數為民害地旱且無城郭陵築城又
築長堤數十里以障水民得播種堤上復植雜樹以
固基土木之變民恃以無恐故至今以其堤曰丘公
堤云山西歲饑流民入境陵拊循之給以閒田使食
其力民歸之者千餘戶先是廟學傾圯陵撤而新之
又為諸生嚴立課程時加考閱其俊偉者則別館之
日給薪米膏燭以易其鹿邑之鄉社十二亦各立學
擇師以教之於是絃誦之聲達乎閭里在邑數年諸
廢皆舉值家艱歸民攀留不得乃預計服闋之日詣
闕請復任從之又數年 景皇帝即位以廷臣薦擢淮
安知府天順四年陵入覲以政績卓異特賜錦衣寶
劄仍命張宴禮部以示褒勸累擢山西左布政使成
化初季秉為吏部尚書執法不阿學士彭華從子求
京秩不得慨秉吸同鄉給事中蕭彥莊劾劾陵坐逮
乃上疏奏辯事白彥莊兄官陵亦致仕後二十年平
鄉百 思之為立碑出貲相事者如市淮民亦追念
相率設主於名賢祠歲時致祭焉又擇諸善政民誼

思集刻於郡中陵性清約未嘗有班矣之類好讀書老而不倦所著有嬰教聲律二十卷共卷集三十卷藏于家子幹山西布政司左叅政

道碑銘

中奉大夫山西布政使司右布政使謝公佑
公諱佑字廷佐姓謝氏世居安慶桐城之清淨鄉曾祖惠一號添錫祖仕慶值元季世亂有棄時入鄉劫掠殺人者公從容論止解其所縛而縱之賴全者衆世稱其有陰德逮入聖朝天下平定卽鄉之朱清波葺舊廬以居樂善好施鄉人號爲心善先生父永富母王遭疾刲股和粥愈之人謂之孝子妣錢氏有懿德生二子長俛次卽公也公天姿雋爽幼有巨志父早卒家貧錢躬紡織以拊之嘗牧牛田野間每袖書於牛背上讀人咸異之甫成童縣尹欲舉民秀坊廣學校生員時贈知州章公某封員外郎黃公子清俱爲庠生共舉公族長之子以充族長度子弗堪集族子弟問孰願爲皆默然公獨應曰吾願往母惜之爲泣下公慰母曰見得爲秀才不忿於牧牛乎遂補庠生寓員外公所拜爲師員外公教之習字肄業公遽知用功日進一日竊朱書欲求生富貴須下死工夫十字於几員外公忽見陽斥而陰重之教諭冷公肫初至選公聰敏者數輩注意訓迪日授書數千言公讀不過二三十遍輒能背誦冷公深期待之諸生

退假日多事佚遊公獨理課業於史志諸書無不精覽丁詩賦及駢儷之文不泛交際遇益友必執費以求講訂知州公愛如已子供其所費不靳習詩經患無師傳賴南昌朱孔修先生引拜吉水尹司正先生得經義百餘篇以爲式自是融化成文越三載經書豁然通貫宣德乙卯遂領京闈鄉薦正統丙辰登進士第親政刑部邑自國朝開科以來無登進士者登進士自公始舉邑咸歎慕之丁巳授本部陝西司主事獻獄公恕已去以疾辭歸辛酉疾愈赴京壬戌春調戶部四川司主事蒞政有能聲命解官銀萬鎰赴遼東糴糧以實邊陲陞署本部廣西司員外郎景泰改元賜勅獎美贈考如公官妣封太安人妻封安人迎太安人就養官舍已巳秋比虜入寇以公有風力改監察御史奉勅出鎮大名練兵保境以爲京師聲援公至修城垣造器械附流移訓士卒號令嚴明百度振舉軍民帖然事定還朝陞署本司郎中復奉勅往督山西邊備接濟大同宣府事還與實授未幾陞廣東布政使司右叅政天順改元復賜勅褒美加封贈其父母如制尋陞河南左叅政戊寅陞山西右布政使公蒞官慎勤存心仁厚凡所設施務使民

實惠前後志操始終一致兩士提調科場士類悅其公道咸化丙戌年方五十有六苦風疾具疏懇乞致仕歸家杜門養和不下世務奉觴壽母樂其天倫爲人器宇軒豁脫略羈束絕無町畦發言談笑一座盡傾好評論人物窮其底裏人多服其至當文雅淡詩有唐人風致書簡得歐蘇體有宦遊蘊藏于家晚於祖基作室爲佚老所鑒池穴魚開圃蒔蔬周垣植以嘉樹客至則開宴堂中觴詠爲歡或散步園池以爲適已丑太恭人以壽終公哀毀喪葬一依文公家禮不用釋名二教鄉人化之庚寅春至邑中訪故舊獻徵錄

中奉大夫山西左布政使蒲山張公文奉墓志銘
許宗魯

嘉靖己酉十一月六日山西左布政使蒲山張公卒于家公源出山西五臺縣後遷介休縣再遷河南靈寶縣元末諱善者始遷陝西洛川縣善生嚴巖生福生封文林郎戶馬副指揮貴貴生山西保德州知州郁郁配贈太宜人綴氏生義官文翼繼配封太宜人任氏生公公行居二諱文奎字應光蒲山其別號也生有至性聰敏過人而篤信力行不事華飾始受學于鄉之孫先生年十二能文章遂赴楊公督學試錄錄卷之九
補縣學生員歷試學臺皆列首選正德丙子以詩經舉于鄉明年丁丑舉進士試政吏部已卯授刑部廣東司主事無何丁外艱嘉靖甲申服闋復除江西司丙戌晉貴州司署員外郎其在部署躬勤聽斷據法原情不撓權勢不侮寡弱稱明允焉某年陞四川按察司僉事先時芒部弗賓叛服無常公理其事親涉夷境論以革流復土事由夷民歸化時蜀地屢饑振施惟殷乃遍履荒遐若渙若貴至皆再三不以難苦避遜適有貴宦謫居行頗不法公繩約以憲略不假借致有流言以蔽其賢已丑考察量移山西按察司

理屯田是年始受主事考績之封保德公秩崇從左階緣任從夫階誥贈封俱宜人公與厥配王受勅命王封安人云時參將某違例占種人不取詣公按勅不貸屯政就理尋以賢能膺薦再奉璽書飭兵石隲武備率簡獎已考績晉四川布政司右叅議是時向所繩者通撫其地公援例疏請迴避因有論辯詔命所司停勘公乃覽歸田里即泔然自休構亭敷授曰吾嘗爲蒲山人矣丙申事白奏上左遷一級丁酉派註直隸廬州府同知往添註官多不事事公力政不息墾荒復通郡乃大治戊戌晉湖廣按察司僉事督理江防已亥 上南巡與都公職除道建航供備行宮所事克舉 上嘉其勛賜衣二襲白金三錠是歲 尊聖皇太后稱恭顯陵公設梓官自劉家隔抵石城驛川途無警真獻如制乃又以法檢束從官往來道途事集而民不擾使者以聞復資衣一襲白金二錠庚子晉江西按察司副使職清軍伍兼理驛傳公按籍稽勾酌宜裁革二政允修若其發指揮羅某之奸息妖人易盛之亂尤爲顯勛壬寅晉四川布政司叅政癸卯入蜀視事乃草州縣庫役之供應罷西路夫役之輸銀催科撫字寓仁于政民愛畏焉某

年晉江西按察司按察使江西爲南方之大省宿號
難理先政在民見公至欣迎載道公持守不阿貞
肅有道憲度攷觀未幾晉山西布政司左布政使歷
官既久廉節愈厲惟攜二童侍行俸金亦以貯庫太
華加耗裁損公費覆露廣過晉省以寧然以不通請
謁不事逢迎久居不遷丁未以內艱西歸居憂讀禮
無愆孝思至是卒卒之先數日夢乘白馬而行又夢
雪中曉縛覺語其子曰日且大雪吾其死夫已而果
雪沐浴正冠奄然逝矣公性沈毅而慈仁任事不退
待物不刻故論者謂其有仁者之勇然志存經濟用
不釣權談治道者惜之晚年好神仙服食修煉自謂
有得恒以仙官自泥公退燕居凝神內照泊如也往
歲予臥病公自蜀中寄致黃庭經一帙副以手書云
吾誦此經大有神驗子能持誦萬過諸病可蠲因致
長生之道予心信而感之謂公能是道也而竟止此
其故何邪然乘馬雨雪之祥自刻反歸之期殆亦有
所得已

徐觀淵

徐觀淵字公應標傳
其地學士若係系出端州登嘉靖癸未進士授禮部
主事直署司隸詰之再應標伴不省坐誣服受杖
並繫人間之曰幸得爲同舍郎情親遇小利害輒抗
辯是市吏也且奈夷人姍笑何久之進王者復至司
隸召至府出二人令譯者通其意夷熱視應標數搖
首見九川撫掌領之誣始得直然應標終不欲令郎
中獨坐而已得幸解也於是同朝人士凡稱應標長
者而不直九川也後出爲江西僉事累陞至廣東按
察使訊獄有取夷舟覆漂物者爲怨家所中寘重刑
先後廉訪使視爲已成事不復再鞫應標廉其狀輒
云此非刺客流坐怨家誣服而文致者不深核之也
見出之轉江西右轄遷左轄時袁州相嵩已專政矣
江西歲出籍錢數十萬市上方物輸之少府故事率
聽袁州子培其明倫之徒司之以故籍錢空帑而京
師主進者不見持一錢入應標至嚴塔袁應樞復以
爲請袁以林謹願此特畫諾聽之不意其拒之深也
銜之又歲中無名錢先是諸左使既括之爲問遺袁

州具應標誠慎封識筭庫據數以爲旨云此左使陟
開府道地也應標笑謝之坐是謂山西時晉府以子
錢盤食諸王子祿諸王子至不能厭標威應標至召
教授庭議之曰若不聞馮驩標則縱抵孟嘗君所一
窮客也尚能令薛民親孟嘗而游揚其名今朱邸無
食客之費而宗室非薛民之比若專輔導乃不能如
一門客力乎詞色俱厲教授蒲伏謝無所容自是散
必召諸王至庭以次授之晉府積空券無所舒
乃撫他事誣訟闕下袁州相受晉邸金猶以前街
已達可其奏應標嘆曰吾獨不念主客時尚能激
不辦事乎遂趣裝歸年五十六卒于家

應標

世

山西布政使長清李公儒志銘

嘉慶乙亥五月之七日山西左布政使長清李公至
于家公諱係字子高少讀書仙人臺下故自號仙臺
子公生而穎異年十六遊鄉校古郵余公自翰林出
視學學少許可獨大奇公由是傳譽輒與然起然弗
第者久之則益肆力於學學益粹癸卯申辰連舉進
士授平湖令平湖賦廣而獄煩號難治公爲令務以
三事自持其治賦緩急得宜民不病而事集其治獄
有冤濫久不能決者訊得其情立釋之民皆舉手呼
曰李父李父云已西吏部課天下有治行吏若干人
徵入京師故事赴徵者先至多得臺諫公名在選中
得徐徐行不急進取至稍後授戶陝西主事是秋
虜突犯居庸公倉卒奉命督餉昌平出納惟謹改兵
部職方可主事當是時虜數擁衆入京師詢詢廷議
創外城爲衛工竣公與有勞焉賜金幣虜再犯紫荆
關公又倉卒奉命往日夜運籌督戰虜乃却捷聞
上大悅再賜金幣進本司員外郎閱諸邊馬政若戎
務深獲將士心甲寅進武選司郎中革冒濫嚴選法
吏胥不能爲奸方島夷之亂闔延也帥府徵餉四
民既弗堪而急等某復尚前急置衣督丁壯而城爲

守賊未至衆先德矣於是舊守罷去越人請于朝願
得諡練如武遠郎者在既得諡則兼程至務爲持重
令丁壯悉歸田毋擊刀斗郊市晏然賊亦竟不敢犯
平均輪節浮冗痼瘵頓甦而給餉帥府亦竟不乏帥
府又欲發會稽礦佐軍費公力陳其非便數事頗忤
意旨而事竟寢新昌諸令議設險捍賊上狀公亟檄
止之大都謂倭奴從華人行掠多不由孔道山蹊小
徑豈能盡設敵臺要當以人爲守耳乃下令練鄉兵
設伏出奇賊覘知竟皆避去凡公所以惠安吾越者
其鎮靜善處類如此至風化所關若滄淫飲博有犯
陳律錄

卷之九

十

必峻治之卽請託交入卒不少貸其於民間之貧富
良暴士類之妍媸黑白無不了了卽猥瑣事毫髮不
能隱居越凡六年雖爲大吏所推阻而士民久益信
戴之不忍一日舍公去庚申進按察副使備兵寧紹
蓋復從越人之請也島夷橫海上爲篇至壬戌猶未
靖我兵旣益練乘間奮擊逆孽盡殲公折衝之力爲
多部使者上功詔賜金褒異進山西左叅政甲子進
四川按察使土酋薛兆乾以龍州叛掠青川諸邑公
實策撫臺俘斬兆乾赦其脅從更置龍安郡亡何妖
人蔡伯貫煽亂旬日至萬人殘破銅梁諸州勢甚熾

公與撫臺定計先伐謀散其黨且擒其首
平當兩寇之亂驟起徵公全蜀搖矣丙寅進浙江
布政使未至復進山西左布政使山西三面距虜
無寧居公保陞三載流亡漸歸邊境賴之然竟以賊
介不悅于當路而公驥馳逾二十年髮種種亦倦遊
矣戊辰上計當關輒投綬歸築園城南灌花理釣澹
如也獨當世知公者惜其施未竟耳庚午春忽得痺
艱步履癸酉以今上登極詔進一階猶朝服扶杖
望闕叩頭謝又二年而卒公性孝友髫年失怙恃輒
解執喪禮及祿仕痛親弗逮每一進秩必跽奠敬獻
秋數錄

卷之九

十五

不能禁以伯兄有勸育恩父事之與人交白首無替
里中稱長者其爲人志端而識遠慮精而守恪所見
一定雖貴育不能移故仕輟所至荐更變亂而功迄
有成其他宦蹟某特據狀以書非且擊也若在越時
所指注則所然賄蓋自有識以來三十餘年前後部
守如公者誰幾人哉以是推之如狀所載其皆信而
可信無疑矣

通奉大夫山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李公國士

墓志銘

濟園集

余舉於鄉實與公同籍主者爲鄆汪先生得公卷大奇之拔爲第六人錄其文以式公名藉藉四方莫不聞卒之親身端謹才猶茂著無愧所獎拔而世亦因被汪先生以知人之名不虛耳公以昨歲七月終於家子文明持朱宮諭狀而乞銘於余余知公深其易辭按狀公李姓諱國士字汝志別號正屏先世爲洛陽人曾祖英始遷爲亳人英生杞杞生虎山世力農有隱德虎山公舉子三公爲中子生而端凝不與羣

康徵錄

卷之九十七

十六

兒偶八歲過月食家人求之不得公乃於後圃端拜若管護狀人心儀公非凡器矣澤州孟公守亳試公文置之首補諸生家食貧受徒自給事兩尊人色養備至甲子試恭簡耿先生所曰夫夫也江以北益無兩者是年果偶於鄉癸酉丁外艱益以行誼自砥州師欲一望其顏色莫能得也別駕孫視州篆來訪見公皆臨欲爲廣之公深遜謝乃止有托居間者多至門不敢發言而退沈公爲守來問政公謂政先節省而已沈用其言而亳人之戴德者比比矣丁丑舉進士得豐城令豐城巖邑也民苦煩苛公持法堅而以

化其俗聽斷無重獄鞫訊自赴無招保償銀自投無奇羨清田畝得隱匿者萬計課士賞識皆一時名流無不服公之鑒也壬午將入覲適母計至公一痛幾絕倉皇垂橐歸豐人尸祝之挽家往送墓側哀號不已一切應酬都絕服闋北上以治最選刑科給事中待經筵疏言治河恤軍二事上可其議故事省中有疏先白政府公曰倘關白而有所撓將終不得言耶竟以是與政府左而歲而出爲浙東道僉事公輅車所至風清弊絕戊子台州大旱父老訴於公公與約兩日富有應公精禱于關祠是夜雨隨澍上虞

康徵錄

卷之九十七

十七

今蔡叔遠者爲鄉官金某所持奉旨鞠問金謂令與公爲同鄉以語侵公公抗聲曰吾爲朝廷治亂民不知有鄉官也金乃伏罪大學士潘公晟子復泰幼悍僕與內戚構積於外公置構禍者於理而入其子潘得有後者公力也晉四川參議所轄烏撒土官多悍戾相讐殺公力禁止至於清驛傳追積通正風俗蜀人至今誦之晉陝西副使清西安四衛隱糧萬餘石爲臨洮行糧介胄士馬一時緝補以數千計火落赤洮河之警卒倚辦焉兩臺多藉重公再晉隴右參政議到公欲寬功罪輕重得當人咸悅服所興革皆

去散安民之要則通開萬里險阻亡所避計於
所捕斬甚衆捷聞賜金幣加俸一級督撫薦調臨
一時同事者多致開府公僅進粵西總憲人曰幸少
委覺得大展布公曰有義命在持法凜凜無少徇楊
中丞秀疏稱州如山門如水蓋寔錄云旋晉右布政
分守蒼梧猶人與編民開曉渠甚咸議移兵以討公
但遣一幹吏諭之猶人盡伏辜所全活節省者不啻
思明之役調發兩省兵七萬公部署其事轉輸亡乏
兩臺因撥公監軍時暑雨瘴厲人爲公危公出其不
虞越日而抵太平賊聞之氣奪公論以脅從罔治之

卷之七

十

意陽者三萬四千人進佑自裁斬獲餘黨八十餘獻
誠者千計語具定西錄中是時威名大振而經費無
幾者公本謀也晉山西左布政使藩祿邊餉積弊一
時乃直指難公抗直欲暗議公而無可摘者輒以老
吏部力擬讓而公拂衣歸矣歸絕口不及世事嘗
語子曰吾歷官三十年未嘗枉一事未嘗私一錢
凡歷任不爲前人玷不爲後人危爾曹其識之性儉
朴微衣糲食終身不改至人有緩急必爲盡力鄉社
幼甥撫養三十年如一日諸生將積修脯置少田宅
盡分給兄弟事伯兄如父存及賴之友人吏守教貧

而無子以女妻其猶子以教世好故人侯國嘗竊公
公謹避之及貴侯亦貧公固時將周其困人尤以爲
難里中待公舉火者數十家故其歿也州人思之不
置弟子員羣然而請祀之晉宗則公之感深也公淵
停山峙聲如洪鐘守已不侵一介而推以與人則渥
執法不偏一毛而權以濟變則通該居鄉足以礪俗
流官足以起蔽自宰絲入仕四拜制勅三奉一璽
書印未盡柄用亦不爲不遭已生嘉靖甲午八月廿
四日卒萬曆戊申七月初十日享年七十有五祖父
俱贈如公官祖母牛母張俱贈夫人元配劉繼王俱
贈夫人先公卒副室王三子長文明中書舍人次文
幟原生次文友庠生孫男十天賜天秩文明出天胤
天水天慶天祥天開天祺文幟出天孫天符天申文
友出曾孫二之蘭之禎以己酉九月廿四日卜葬城
南八角臺之東墓宜有銘銘曰稅嚴而偉其尊若神
敏而寬中易知有親提攜楚蜀彈壓粵秦大電清霜
以布陽春丁禮義彰於書符馬人龍戶松嶺羅施
居者懷惠照惕其成功成身退求多奚爲譙城之郊
有丘穹窿樹檟夢如輻之梓松千秋冥冥往卽爾宮
佑子若孫俾熾而豐

山西布政司參政彭公通傳

黃佐

彭通字萬里南海人蚤失怙恃勵志讀書工爲詩隱居教授從之遊者常數百人洪武四年由儒士舉銓部以名入見上親問之拜給事中參劾封駁嚴明有威同列皆以爲勝已時上方嚮文學多擢近侍宦左右俾應制焉通詩思敏給上稱之嘗賜贊善大夫宋濂以醉學士歌通預廣和之列九年三月與方敏等十六人偕轉監察御史嘗奉命巡京郡薦達賢能攻擊貪暴有能聲用事者遣人以金帛賂之通辭不可其人強之受通欲以問乃已久之陞山陰縣令政司參政通車赴任能以公恕濬積弊河東運司官匿羨餘不以實聞廉得其情遂寘于法朝庭賜寶鑑旌之有吳印者官至陝西方面本五臺寺僧也以材辯受上知嘗諸殺按察僉事張丁其家入橫肆諸藩臬事之唯謹偶以事干通通直其罪且斥屏之條其事以聞上不之罪也尋引年致仕卒于家通爲人恭謹外柔而中實剛直爲政若不事纖察者然所舉劾無遺失故能以功名終

山西參政曹公本傳

于慎行

曹本字子善滕縣人漢曹褒之後也父思明嘗夢數人以車載篋至門問曰汝曹某耶思明應曰是也其人開篋取人支體與之曰此棘人支體也思明受之一人後至謂其子曰曹某當得一侍郎兒何故以棘體與之其人太驚曰吾忘之然侍郎皆已散盡奈何至者顧視篋中良久曰此不一侍郎耶遂復與之已而本生天資穎異志操不羣國初以貢遊太學官北平布政司都事永樂改元以勞遷刑部主事累官廣西按察使所至有聲洪熙元年陞兵部侍郎在部四年邊防經略力居多左遷山西參政

參政李公竊傳

李竊字邦傑華容人宣德壬子鄉貢王統癸卯補都察院司務憂歸都御史陳鑑奏奪情起之已陞南京武選員外郎出補彰德知府成化初晉山西右參政致仕竊爲人廉直敏慎嗜學工書故所居輒爲人所重始遊胄監祭酒趙琬大學士王文允敬愛之爲司粉上封十四事內斥選法太宰王直侍郎何文淵項丈躍俱深憾之泊守彰德趙諸王每出郭禮祠遊獵數百里外竊上封言之 天子遣內侍逮其家湯陰王對簿降初褒獎竊仍命竊禁約諸王諸王官皆獲重譴已前後獲盜數千咸晉陽人晉陽人怨竊刺骨湯陰令尚璣者以貪著名竊屢斥責辱之都御史賈某受其餽庇焉遣人廉竊過摩所獲竊持盜堅入率爲雋危竊弗顧也後自山西歸卜居黃湖山石田茅屋而已足跡不履城市居數載卒

山西布政使司右參政祝公顯神道碑銘

吳寬

祝之先蓋以太祝之官爲氏或曰山黃帝之後以國氏春秋特稍見於鄭衛漢有九江祝生宋多爲之江閩最著逮元有曰碧山者自松江來爲清江都漕運萬戶府經歷陞平江路總管英邁有文卒葬吳中子九鼎遂著籍長洲九鼎生子潛子潛生景章皆不仕景章生煥文材敏行修在國初以瞶疾不在察舉惟務樹德是生公公諱顯字惟清少有大志以治易名郡學中爲諸生師然不喜躁進有司屢勸駕輒不行宣德乙卯領鄉薦猶不赴省試正統己未乃登進士高等時詔大璫察進士中有聲者四人教內書堂小豎衍邀公入閣下公初未知其故比至乃將試以詩而去留之公不應而出既而選授行在刑科給事中務持大體雖多彈劾不肯許入閤門曖昧嘗受有密察在京寺觀無賜額者有青龍寺極弘麗僧言其巨璫以密旨所建詞色倨慢公不聽立請毀之丁卯副駙馬都尉石公璟封荆世子及都昌王二妃無幾丁內艱歸適有土木之變 景皇帝詔奪情以都御史起復不奉詔服除乃復前職尋陞山西布政使

太倉許專督糧儲時大寇之後倉府空竭饑民流散而兵輸方殷公晝夜規畫招亡捐存因時立制凡征斂出內條法委曲不加賦而公私皆給由是廩庫充實朝廷久不他遷賜諸進階朝請大夫贊治少尹本司右參政仍專糧事如故公以晉俗少文思振以儒術舉禮義興學校無所不至臨汾陽曲二廟聖賢塑像金元遺制左枉乃更正之為文釋奠以謝不虔畢陶祠墓在洪洞其傍近地里傳舍舊皆以神名名之乃葺墓建祠題曰有虞士師祠而禁止觸犯又作二賢祠于聞喜以祀裴晉公度趙忠簡公鼎新明道

集賢錄

卷之六

先生祠于澤州以伊川先生及郝左丞經配廣遷俊秀以充生徒下教周密大意謂教人與治人不同貴在隨材成就必令條品資質以為程課庸下者毋強以文辭第使學書讀律異時不失使任正冠服飭威儀勤察試親為講授諸生呼為祝夫子而不官後多成名為顯輔者公吏學精甚律令條例通練如指掌疑情滯獄立能剖決而又明慎矜恤每多平反天順丁丑汾州妖人作亂僧稱李天王年號天福公一聞變飛檄戒守禦嚴備毋輕動自戎服馳赴之既至賊就禽獲十六人餘皆脇從而所攀援逮千餘人三司

等既不能戢惡而顧又戕害耶不可象曰然則抵應以盜聞耳公曰盜何事以年號為哉爾上規免尤不可也乃以十六人為謀反已行上奏得旨一如公議嘗監決淳縣囚七人令先詣御史錄之謂已允當至公導諭諄複中二人因歎泣更鞠得其寃以語御史御史不從更言公導囚脫死公移疾以緩之御史來問疾公曰某不忍殺平人病心耳因陳其狀御史悟乃論囚減死褒陵某甲贅壻後生子已而甲與妻子悉死遺孫鞠于壻迨長爭財交訟二人皆踣悍多歷

集賢錄

卷之六

非私

年所不決公至不施鞭撻令各盡其辭公曰吾知之矣壻之專制足以當撫孤之義然由孫之鑑基乃始成善賈之功若必欲直於官徒廢業耳吾今為若翁定之因令籍其產將程其事力而分歸之先焚香呼甲名述壻孫曲直壻遽前拜曰公言是某則非矣孫問之亦躍謂壻曰大果非耶壻曰非也孫曰丈數年對官司未嘗自謂其非今既得明公而云然某唯欲得此一言耳丈知其非某獨不知耶因相顧乞罷訟終身不校公為立帖籍畀之皆感泣而去錄有武斷于鄉者誣一人數不勝公廉得之會巡至惡子又

評以死公召屬吏父老謂曰斯人之冤不難雪吾恐其雪之之後更受陰害耳吾人為處之因論徙民於他地而置惡子於邊徼莫不稱善其他政類此不可殫紀凡周巡道里之間往往駐車延問民瘼封部多名山大川及古聖賢宅里祠墓輒登臨謁奠賞賚賦風流粲然居大參又七年年甫六十遂疏請歸田一時耆俊勝集若徐武功有貞劉愈憲珏杜東原瓊革日相過從游衍高風雅韻輝映鄉邦歷二十年而公最後乃卒時為戊辰癸卯享年七十有九公在給舍藩省皆得推恩其親父累贈朝請大夫贊治少尹

山西布政司左叅議

李東陽

上言布政司左叅政樊公英墓碑 李東陽 公姓樊諱英字世傑默菴蓋所自號其先臨潼人 諱斌以成籍府軍前衛居京師生公有奇質受 尚書于布政洪公弼弼多士士為所造就甚衆公其 最者正統下鄉舉順天鄉試景泰甲戌登進士第并 監察御史凡所建白皆切治體巨盜張保掠真定民 甚苦公往捕并其黨命之通州倉宿弊甚劇公舊居 郝京倉事得諸弊有所釐革眾咸愕服曰勿給樊御 史云順丁丑石亨擅權朝野奪氣公與諸御史劾之 出知鹿縣未行而復戍寅巡大同宣府二鎮威令 大行辛巳巡南城有張剛者橫鄉邑怙權臣門達以 自庇鄉寡婦富而無子剛謀奪其業訟之官官莫敢 直達以屬公公不聽竟繩以法達怒嗾剛誣告諸不 法事逮入都獄達適典獄因文致成之坐除名罷歸 戊戌乙酉 憲宗皇帝卽昨諫官論達罪惡因白其 誣陷數人達既謫死公復為御史以父憂去服闋 入臺有御史被薦為都御史者與論弗愜公劾而 其被薦者湖廣風裁益著賊吏有解印去者棄鄉饑流 民掠且萬數公會積粟穀為賑貸具乃廉其渠魁 以曲直福禍使歸閭井久之遂定都御史羅公荒

其事以聞已丑擢遼東苑馬寺少卿時馬數耗不滿百公置朋市法越五年馬至四千匹戊戌遷長蘆都轉運鹽使河間真定饑上命廷臣出賑官無厚儲公先後出運司銀七萬餘兩佐之活者甚衆丁未擢山西布政司左叅政甫上得未疾適當稽戎籍力疾至平陽徧歷諸縣得戎工脫籍者若干人勸民出粟若干斛以備賑勞疾篤甚比還司遂弗起壽六十一有二

山西左叅政丘公瑯墓志銘

王鴻儒

山西左叅政丘公瑯墓志銘 王鴻儒
公諱瑯字仲玉姓丘氏其先家東明曾祖諱仲和者徙蘭陽今爲蘭陽人父諱陵字志高宣德己酉河南發解第一人明年中進士乙科授咸陽縣儒學訓導歷陞山西左布政使致仕卒于家其儒術吏治皆有稱公成化己酉以邑庠生中河南鄉試壬辰登進士第乙未授南京吏科給事中戊戌己亥連丁外內艱壬寅終制起爲南京工科給事中丁未遷陝西布政司左叅議進階亞中大夫奉勅督理甘肅糧儲弘治辛亥還司乙卯遷山西布政司左叅政分守大同府戊午還司以聞十一月病卒于官舍距所生正統壬戌得年五十有七惟公賦質沉靜加以自少家庭涵漬無統綺傲放之習又素富墳典博探廣覽食事俱忘穿穴古今貫給百氏雖僻書隱事雅號洽聞者第步梯崖略而已公或觸其端輒歷歷舉數百言不遺一辭其博學強記如此歷官中外幾三十年其建白施設多上當君心下充民欲在南京日前後疏二十六事剴切明暢未嘗或觸聞罷甘州先聖廟春秋祀與惟泰俗樂公以爲褻遂飾廟貌釋雅音金石絲竹之器多自考定禮樂用諸神人胥悅肅州隣極邊

三遠擅阿黑麻戕殺哈密都督罕慎遂經書
拏苦喀城且徵苦喀赤斤蒙古罕東等衛頭目
參馬等詣肅州宴嘗撫諭及安撫哈密殘破夷人都
指揮阿木郎等一千員各給與農具牛種夷人用謹
朝廷寬西顧之憂內地停輓輸之勞復其處三年
他所爲不能盡舉由是觀之則公之政事從可得矣
其所與交皆天下名士然死之日家無餘貲歸無室
處人尤以是高之而亦以是悲之

卷之七

七

亞中大夫山西布政使司右叅政郭公桂墓

王九思

公自平陽知府擢山西右叅政分蒞冀北督邊儲未
久疾病乃上疏言 陛下過聽不以臣桂疎淺使待
罪漆省居邊亭給餽餉職專位重隕首無以報邇者
臣桂不幸有大馬病且暮且死願從 陛下乞骸骨
歸故里卽死無所復恨惟 陛下留意哀憐之幸垂
察焉臣桂頓首頓首死罪既得報一日乃遂不起蓋
正德丙子七月九日云叅政郭公者諱桂字時芳咸
寧縣鮑陂里人也蓋其上世有爲御史者冠鐵冠人
獻徵錄 卷之七 七
稱鐵冠郭家家藏仕宦者畫像而傳以爲元時人也
然不可考矣其五世祖曰道原明洪武初舉人材爲
河間府經歷而生子恒恒生琮琮生錄錄配楊氏生
叅政公公二十六而精通毛詩舉鄉試三十三而舉
進士爲知縣安丘安丘民王愷者富而橫令至啖之
以利旣乃鉗制不得動乃長揖不拜令心內忿然無
可奈何至是愷使人逆公以利啖之公拒不可怒斥
之去至縣而愷自來謁乃發其事鞭笞之愷懼與其
兄弟謀害公陰中以禍公以罪擒殺愷愷兄弟徒爲
邊氓未久縣翁有訟其子盜金者且罵母公知其後

且也而謂翁曰丞歸而發姐夫筒中可得金果得之
于是翁大感悟知其為姐為之也乃復愛其子也公
省趨郡謁郡大夫而縣中囚徒乘隙反獄走匿不可
得攝縣者懼追告之途公曰當在其地古墳坎冢中
果然然其他政事明斷多此類也宜起起為御史會
議不果稍遷湖州府通判督糧儲湖州府通判督糧
備者未有能自拔超遷去者蓋多以賄敗公獨以廉
而又綜理周密能祛其宿弊人莫敢犯之備運輒先
期完稱為能而遷為泰州知州有三虎一曰鄧仁一
曰祁清一曰蘇容公至而鄧仁祁清以姦事發覺死
蘇容獨存存有以為言者公曰姑待待其自至乃一

蘇容事

主

日姦事發覺至州門曰死矣公曰死即蘇州門下塞
之三日出屍出屍乃死然其初實詐不死也其待惡
民如此可畏也而于好民則子孫視之惟恐其或
傷之于是州中遠近歌頌相戒不敢為惡惡犯教如
三虎死居無何轉鎮江府同知位尊而無權有分職
職清戎蓋千孔百瘡其他政令可否惟郡守時時視
郡守顏色喜怒不敢多一語公則不然視理不視郡
守守亦察知其為人善待無敢易之其始人見其理
戎務也老吏猾胥斂手縮項弊端塞絕也然不知其

蓋嘗督撫事建議訟決疑獄而人力更屈服翕然
響之惟恐不為郡守其後遷為郡守乃不干鎮江于
關封焉于是鎮江之人無不咨嗟歎息也惜其去輒
爾然不可得也至開封旬日會母喪以歸歸未久而
父亦卒喪畢起復為平陽平陽山西大郡轄州縣多
而是時海內多事盜賊起百姓凋敝又多藩邸下人
諸勢侮法無敢誰何者公至而盜賊息州縣平藩邸
各歸其下百姓安堵久之而才食足歌頌興焉公曰
民可佚也于是新嘉廟竟廟成增修舜禹廟亦成戶
部尚書韓先生者洪洞人也年八十餘家居賓客非
其人不可見也乃安車入平陽謁謝而曰老人無所
求強為百姓一行未久擇參政去不幸疾病乃五十
九歲卒其在安丘也三載考其績稱無過及當道者
論薦例當封于是天子下詔即封其父錄文林郎
安丘縣知縣封其母楊氏配于氏俱為孺人

亞中大夫山西布政司右叅政張君敏墓碑銘

正德十三年戊寅四月十一日山西布政司右叅政致仕張君時勉卒於嘉興君第主事其率君嗣子惟來請予文刻之墓道予承乏館閣時習聞君名有以身殉國之義法宜銘乃不忍辭初正德庚午川禍盜起鄧藍廖喻諸賊首勢猖獗甚自夔達蔓延保順諸郡管連十餘里衆號數萬兩川震動君時爲馬湖知府總制洪公鍾聞君雄武有謀略特屬任之君請以兵自當一面曰賊雖凶獷然皆烏合之衆易與耳進遇於通君門鎮君麾衆大呼直前無不一當百賊

康徵錄

卷之九十七

五十五

不迫斬幾盡溪水盡赤自是賊氣沮喪所向有成鎮巡倚以爲重巡撫都御史林公俊上其績鄧旣就擒其黨廖陳輩復糾衆爲亂君曰洪公謂渠魁已伏誅餘出脅從法宜撫定若一槩兵之恐玉石俱焚非天兵弔伐意然衆莫敢任事君爲兵備矣乃獨請往遂單騎入賊營賊露刃以俟君曰吾爲活汝來寧畏死也因宣布德意曉以禍福衆感激泣下陳賊首詣軍門聽撫散其黨二萬餘人廖憤陳先受招棄夜刦營將并害君君笑曰吾不怖死但恐大兵具至汝輩無噍類耳賊爲之吐舌時淮自浙來省得報冒鋒刃入

是皆願與君同死君以宗桃事重趨之出歸書

宜急進兵攻賊毋以予故遺地方患又與其家人以口以死勤事予之分也汝第治裝歸賊尋悟送君出營嗟乎川蜀藍廖之禍烈矣小官末職死賊手者弗論方憲官之遭荼毒者亦不啻數人君提兵數年崎嶇危難至犯賊鋒刃必死之地而卒保其身以就不續雖勇略過人殺君忠憤誠切有以動神明而感盜賊亦惡能爾當時鎮巡交薦至欲以風憲重職屬之事雖未果而溫旨慰諭璽書褒勵白金綵緡之賜相望亦可謂受知明時矣君既出營偶墜崖傷足乞致

康徵錄

卷之九十七

五十五

任不許復起治兵事旣而都御史彭公澤來代洪總制尤知君因問平賊計策君謂賊旣撫而叛非實有降意特借是以老我師宜及公初至亟集兵勦之可絕後患彭公竟用其言平賊君漸江嘉興海鹽人也諱敏字時勉世業儒洪武間曾祖景福檢校河南開封府從征雲南戍大理因家焉祖樸雅知兵法總鎮縣國公奏授國子博士俾敎武臣子弟封奉政大夫南京戶部郎中祖母金氏封太宜人父正舉雲南鄉試第官主建寧知府致仕歸仍定籍嘉興母呂氏封宜人君少負奇有才名鄉舉亦自雲南會試數不偶

治已未始拜蘭州知蘭州密過虜巢虜時剽掠州民苦之君嚴議察奸細至趨擒獲斬之自是虜不敢輕入州氓多家村砦城中惟藩邸軍衛人素侵暴百姓輕州官君乃一切裁以法民始安生屬河漲壞梓橋民以皮裹渡多溺死君度材鳩工親臨督役數日橋成民不病涉善聽斷摘人隱伏多曲中遇事敢爲膏勸牧地之久爲豪右所據者盡追復之還官遷西安府同知專督儲餉期歲完通者五十萬而民不怨擢馬湖知府再擢四川按察副使奉勅整飭綿利知州兵備盜平進山西布政司右叅政遂致仕越四年卒年僅五十七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七

七

山西布政司右叅政華君津志銘邵寶
君字濟之別號寒蕭姓華氏世爲錫人其先有孝子實在宋有榮皆以仕徙居于汴至原泉避亂徙居隆平族始蕃衍又五世至友直元常路總管總管子瑋嘗以處士舉於集賢院號曰清逸其子希顏以文行爲鄉望所著有東湖集君五世祖也傳汝立諱至君祖俊字景榮出贅山山錢氏因家秦塘之上辭分業而自立遂成厥家有子三人其長爲君之父璿字伯和配蔡氏生君兄弟五人君行居三敏而知學弱冠遊邑庠二十六領成化癸卯鄉薦越二年丁未登進士第授湖廣松滋縣知縣操勵自躬庶政斬斬時有奸人挾王府勢強取於民君執而法之江益壞民慮君爲之防民賴以安滿三年撫按旌異政遂以風憲召聞母疾取道歸省比至陞刑部主事以松滋之旌封伯和文林郎松滋縣知縣母蔡爲孺人君在刑部遇疑獄反覆叅鞠盡求生之道決囚淮揚諸郡平反爲多屬有疾請告歸遭文林公喪哀毀在次不越戶限起復改戶部主事出納惟謹嘗監通州倉有怙中監勢請事者君拒之固中監銜之尚書顧公虞其中傷君也亟調監七馬房倉其嚴猶通別

三年署員外郎奉勅勘田湖廣常德府究理屬虛既行而有後命遣人追與之牒至則君由水道還矣其人既還報而君始至衆爲君危之瑾見於左順門顧而謂曰華先生汝來何遲也盍亟往事事乎竟無他言未幾署郎中二年陞湖廣辰州知州遭蔡孺人喪起復補廣平府時當兵荒君畢精經畫凡無益之費不急之務悉罷之又請蠲常賦外民不能共者數事惟學校所須不以乏省太僕丞有欲牧養馬民免地稅錢十之五者君曰民累于馬甚矣以君所免猶不紓困如征其半民何以堪遂以其事白巡撫都御史獻徵錄

卷之九

轉聞于朝悉復其故屬邑邯鄲城每山水秋至輒爲之壞民病修築君曰山水挾西河橫流舍河而他圖雖勞無庸乃改河上流北注之漳水勢既分城乃無墊貴戚并民田於清河征斂太橫民訴於朝事下之日君削其數什九民歸君德議立生祠君止之三年以異政被旌詣進階中憲大夫贈封其父母妻皆如典尋陞令官分守河東道搜剔利弊罷行惟允發私賄以正官邪禁戢豪強視廣平尤力居二年上疏乞休不許會車駕西幸境內一切供應之事夙夜調度者二月繼聞再幸之報巡撫都御史偕君至代殯

力繕備又越二月疾作返臥司解月餘遂卒年六十一君于謂君簡而惠共三介有君子之道

維王氏其先幽人後徙長安為長安人曰鵬飛者什元判同州同州子御史中丞贊著名于時嘗代郊祀錫以爵服今畫像固存中丞子擴擴子涇陽海嗣祖涇陽子鐸是為公祖鐸子超王教授琮是為公父以公仕諸事例封吏部考功司主事人誦誨字獻可別號蒙谿初公生有於竹封君安人篤愛之許安人故宿儒子也能誦古詩及故事公解語安人口授之輒隨口成誦封君安人益異之封君曰我族固代有聞人是子當紹先中丞業比長修容挺立方願聘耳

墓誌銘

中

特類中丞且時時取中丞家傳及文集誦習之若符其志者時封君司教延津公從侍肆學不擇昏旦凡諸經史子籍無不遍覽授不為世俗學也學成歸試于司學還巷楊公司學公駭奇其文錄為縣學生員弘治壬子中鄉試三試禮部不第乃遊國學友名流談古道博綜羣籍旁達世故一時無出其前者壬戌登進士宰相素知其人臨清河渠為天下要衝而挽大舟人叢集為姦公私病之故授公工部都水司主事行部臨清治閘事公既治閘乃為立條章嚴約束一日時啓閉二日謹蓄泄三日急貢獻四日重漕

運五日第公私六日程緩急七日備材用八日具夫役九日繩姦情十日戒凌暴於是閘事井井無不便頌正德丙寅秩滿獻績是時太宰公選選司屬遂采物議調公吏部考功司主事成廣督員外郎已巳再晉驗封司郎中公既為天官屬乃自謂曰是為百官之表進退之門已不正何以率天下法不嚴何以殫人材於是翻閱往牘悉復舊章自侯伯以下皆令庭參而考課嚴驗特嚴以公倖路塞絕請託抑沮諸以事至部者咸嚴憚公由是蠹積於人庚午竟以時宰之故波及左謫易州同知在易奮勵自樹不以外內

墓誌銘

中

年志時巨盜流劫畿輔間畿輔郡縣城郭多不完總制都御史幸菴彭公檄督修匝月以完獲又令料理軍實軍實乃充壬申晉河南按察司僉事理屯河南寇亂之後屯多荒蕪乃為反侵占給牛種時征斂減加耗杜侵漁三年屯政底績乃又以賢攝分巡時郡有豪黠附權武斷折人肢體官司坐視三年莫能執公攝事下令執豪即就縛伏法纔一日耳郡獄繁囚多至千數公按牒剖決不三日獄幾空虛河南民比獄訟咸願之公為語曰神明神明云乙亥丁丑安人升君後先卒凡居愛五年已卯復除河南僉事兵備

會革不果行庚辰改四川按察司僉事兵部

人稱父母嘉靖壬午晉副使分司川西川北夫其巡

任凡不便於民者悉罷除之雖拂巨室怒長官忤察

吏皆不之忌人或謂公曰蓋自圖公笑不應事事如

故其區處南川事宜凡數百為書凡十帙舉切時政

薦之而察多短長黃言只文交眩視聽癸未遷移雲

南兵備臨安治臨安猶治叙瀘乙酉量移山西尋晉

山西布政司右叅政由滇之晉道出故里遂臥病而

卒施未竟也嗚呼惜矣公性剛大不阿而心獨誠厚

事封君安人極其歡心居喪痛世俗之倫也特為盡

禮于封君訓言雖數十年時時道之且以詔其子姪

其處宗黨恩禮次序秩秩如也其志在天下毅然不

遂有古人負荷之勇由此以譽亦由此以忌且魁岸

語故庸人或少之而達士尊焉至其奮迅無禦之才

堅固不渝之操洞朗旁達之識遠古玄秘之學固一

亞中大夫山西左叅政南澧王公獻墓志銘

許宗魯

南澧者用世才也諸所履歷底有成勛其有裨於治

無右於修復海運之功然其忌於人而棄於時者皆

坐是余故詳焉始南澧由御史晉山東按察副使巡

察海道謂其政莫先於海運者其為議曰國家定

鼎上游漕運為重會通河建萬世之通利海運備一

時之權宜二者可相須而不可偏廢也承安習故似

若不急思患豫防顧不為首務哉弭節之日備閱圖

志延問耆老乃得元人之故道以及膠萊之新河嘆

目嗟乎海運之方我知之矣夫自安東放舟遵海而

行靈山峙其西浮山勞山介其東薛島陳島石礁林

立橫浮海中險阻難越故元人放洋自三沙以達登

州西北至於海倉又北浮於渤海始達于直沽避此

空皆曰可撤下從事議者紛然南澧直任不謝
言曰天下無不可舉之事亦無不可成之功民可
樂成難與圖始苟能足國裕民吾負謗奚恤於是擇
吏授規訊口卽事焉靈神督戒有衆斤斧肆力火
烈具舉馬濠之石焚如而爐海水流匯麻灣以通河
渠奏工矣計其言十有四呈其廣八尋有奇其深半
之於是江淮之舟達於膠萊官不費財民不知勞公
私賴焉計其經始及於旌勛凡三閱月耳土人德之
立石頌功已而復事新河之役濬淤夷險立防之蓄
洩浮梁以濟渡設吏以司守規畫垂成卽有山西之

獻徵錄

卷之三

四

命於時制使疏請衆庶輒留不報而去河工由之中
廢論者惜之先時工作寮友有不協者移書紛更南
澧舉措不問其人銜之逮其居憂於家乃嘆言者誣
以妄興海運迄無成功疏奏報罷南澧復嘆口嗟呼
事之成敗在天人之出處有命吾何庸心哉然海運
必當復萬全之謀必不可忽吾死不敢易此念也更
著說以告世人噫其亦見定而守固者歟既數年臺
諫論薦休廢首列南澧亦以海道被議而言是公論
之不沒也南澧筮仕爲御史分曹南臺持憲不阿論
奏不訛其請釋人臚職廢唐及論置州郡添設鎮守

二疏尤爲人所稱說初使山西清理軍伍稽察按
寃心所事卽行陣充足淹弊釐革其再按山西也時
值薦饑且罹虜患下車卽請帑施賑民籍以生乃其
周邊方之處置而武備修急學校之敘養而士風振
別部吏之臧否而官常飭嚴府庾會計而錢穀裕諸
所設施憲度斬斬其決晉藩策封之疑以杜爭端陞
潞安州治爲府以弭宿患尤人所推論者總其先後
論皆經國遠猷裕民至計若崇聖學設總制繩黃內
侍之違法劾席尚書之庇私糾常都御史之急事參
郭武定之侈僭種種多故海內想望其風采詳載家
傳志不悉云按王氏之先固於渭南蒼頭鎮諱受卿
者遷安文武陵寢徙居畢鄆原下遂爲咸陽人有諱
瑤者國初爲官寮然皆諱牒無考不可論其世次
至諱十者生子士榮士榮生整整生才初授散官封
文林郎江西道監察御史加贈中憲大夫山惠按察
司副使配岳氏封孺人加贈恭人其子卽南澧也諱
獻字惟臣以居澧渭之洶自號南澧

獻徵錄

卷之三

四

山西布政使司右叅政栗公祁墓志銘

于慎行

東巖栗公者諱祁字子登世爲山東夏津人大父以上隱德不顯父節爲邑諸生以公貴贈戶部郎中母蕭封太宜人太宜人之賦栢舟年甫二十有二公蓋生三歲而孤也稍長就外傳文日有聲燁然爲名士嘉靖辛酉舉於鄉明年壬戌第進士授徽州府推官徵俗故黠奸氣閭里小不相下輒聚徒格鬪或有所殺傷人投諸水火則詣吏訟常十餘年不決吏甚苦之公察其情謂此難以法彈治顧常爲好語三覆勸

獻徵集

卷之九

譬之民反輸寫心腹有所感動老吏嚙指悚服乙丑擢南京戶部主事推稅杭州杭州物力華侈號爲金穴公益以清操自矢月俸之外魚鹽蔬米無私毫毛越中士大夫皆慕而歌誦之已擢本部郎中滿考詣闕隆慶辛未以望拜湖州府知府下車卽移記與吏民約太守爲天子牧養百姓輕徭平賦相與休息不多爲條款以消其耳目令長以下皆體此意守湖三年政和役簡民無擾焉決獄惟務平反不喜以微巧文中人曰吾爲民父母奈何撓三尺法以罔赤子然豪舞文吏銖兩之姦又無不止發矣郡海水災民

六部吏謂部使上書蠲其十之三又潛卒故代他衙卡餘艘請還其籍軍困以紓往郡多錢穀若貴人檄會歲致羨金若干爲筦庫費公悉謝罷之湖人頌公至不容口尚書潘公每爲人言吾自兒時至今所見賢太守無如栗公矣乙亥擢山西按察副使備兵懷隆去郡父老疾車轂泣送不下千人懷隆者在上谷漁陽間號當路塞東南設陵寢自虜款關少烽燧然治兵者常重其選非不識練習不使在故以屬公至則大修築邊公行視故亭障徒取文具雨至輒壞乃躬立春鍾間勞苦吏士所築殊險固稱雄又以

獻徵集

卷之九

其暇秣馬訓兵修屯屯具士毋敢解甲以矯軍中有訟不甚裁以文法惟笞而遣之曰寒辛困極矣日負土石操戈寢所入不盈庾時慷慨告饑一傳爰書卽三月廩立盡使當虜奈何以故所居塞整辦過於他道吏士戴之居三年貢市告成有詔賜白金文幣卽拜山西叅政兩臺交章薦公大臣閱邊還報稱公司大用而廷中議遂以公開府北邊矣一旦構小戾卽不起惜哉公爲人豐頤重厚舉止雍容美文詞平恕不苟馭下取寬簡而持已獨嚴所至有廉名自筮仕往來蹤跡多在江左每歸北惟圖書數卷嘗自稱曰

今為試右職率務積家裝為子孫計多藏厚亡反
受其殃或喜善玩好不惜千金購之不以賈怨不
子持之曾不博一飽徒為人指笑何益嗟乎有味哉
是言足知公平生矣公生嘉靖丁酉卒萬曆戊寅得
年四十二歲

獻徵錄

山西左叅議黃公常祖志銘 彭 韶

正統末鄙人郡學獲見前輩風致及其時禮俗
老成朴素遠浮薄恥言人過居室服用多因仍舊故
婚姻交際略備儀文而已安識驕侈而以相訕相慰
哉郡志所謂俗幾鄉魯實於縉紳故老有賴焉時若
會元陳公舜用郡半方公庭訓鄭公季述及澹軒黃
公四五人皆朝野鉅望黃公於居室終身不桺一椽
尤為舊俗繁重奈不數年前輩淪謝素風漸微似聞
後生耳濡目染去儉入奢君子每為之慨嘆若公遺
行安可不傳示於後人哉公諱常祖字邦經先世居

獻徵錄

卷之五

四

涵江管經濟美為閩大族曾祖林元涵江書院山長
祖佛不仕始遷城西梅峰峰下父震號梅東又遷義
井以公貴贈奉直大夫工部員外郎妣蕭氏封宜人
梅東公精易學為莆士師公少習之始遊郡庠又從
林三復顧在軒二先生治尚書學復卒業殿元林綱
齋之門修詞知名遠出流輩雅為莆守周公琰所器
許已而公應貢升太學生舉永樂辛卯京闈鄉薦明
年壬辰榜三甲第一人授行在刑部廣東司主事曹
事繁劇因得練習滿三載陞員外郎彌加詳慎嘗有
遇天書者五日不得報懼而自刎詔旨疑有他完鞫

其居停婦將抵死公原實平反以免丁內憂服闋工部尚書吳公中董營建奏爲其屬採木于山西湖廣時督促嚴急公爲上爲下悉心殫智事集有緒民頗得息肩有御史周姓者共事不法公糾罷之事竣秩且滿受誥命封贈父母援例省祭榮歸于家人思周守爲知人既選用少師楊文敏公薦陞山西布政使司左叅議并晉地瘠民貧值歲凶多流亡公奏乞招徠聽免徭役三年悉復業平陽界上有盜聚千人爲害公推誠諭之不旬日皆降附正統十年滿大載致仕歸年方六十三公形神清明動止穩重性孝友丹

肅宜

肅宜

肅宜

肅宜人嘗病革祈以身代而愈後數年母沒築墳于鳳凰山掘地三尺許得甕器五銀牌一上刻使司字有署押蓋昔人所定壽穴未及用而公得之教諭林有瞻爲福地記時公未佐藩後果符署刻人以爲孝感所致堂兄順美等沒無嗣公爲之殯葬嫁其孤女既老羣處里社未嘗以齒爵自異是後行人方公源深等繼歸故里刑部員外郎劉公玘時尹書邑請合會元諸老入會號曰耆英與守張公淵立坊以表之郡故事未有也 憲廟登極公進階中憲大夫優游城居二十餘載至成化丙戌三月卒年八十有大

山西布政司左叅議王公璠墓表

碑

公姓王氏諱璠廷瑞其字也陝西鞏昌府寧遠縣人國初有以人才官某縣者後遂居之高祖謙曾祖仲榮祖興咸隱弗仕公之父永昇舉景泰癸酉鄉貢授河間府知事以公貴累贈奉議大夫戶部郎中母賈氏贈太宜人河間四子公其季也公穎敏不凡河間奇之遣與其俊彥者游公弱冠河間當考最嘆曰吾觀四子惟璠也偉其將以材顯乎髮吾種種尚可僕僕人下乎遂辭職去歸其鄉命公入邑庠戴恭簡公以按察副使督學見而器之會同舍生侵學傍隙地

肅宜

肅宜

肅宜

衆悉於官以齒推公爲先公素伉直領之事閤不行衆更詭爲文投之縣代署公名非公意也尋覺發於巡按視原文有公名何出爲掾戴公聞之曰吾識王生豈爲是者哉然莫能救也是歲癸卯當鄉試戴公乃牒縣以掾入試遂得舉白達事至是凡八閱月耳明年甲辰登進士第河間疾且革聞報喜曰吾願畢矣尋卒公聞訃奔歸伏地大慟以祿甫及而親不待有終天之恨焉築廬墓傍手植松楸置祀田百畝園奉繼母徐氏之京授戶部主事監督臨清水次倉中貴剋剋萬狀酷流諸郡公力與之諍某月間

縛奸僇輩二十餘人皆寘於法時有真部使之稱進
員外郎丁內艱服闋進郎中奉勅總理遼東糧儲兼
管屯種於是邊費每告乏公杜請託謹權量尺布斗
粟必親稽焉閱實至得羨若米千萬數考以稱最奸
商射利不遂者朋誣于廷公疏上其狀下御史臺治
而法之凡百十餘人故事征商額外有楮價充公用
公悉罷之既還朝補貴州司奉勅償運漕河時值某
藩之國河道壅滯公夙夜乘小舟巡視衣不解帶者
四十餘日上便宜數事詔皆行之人以爲便尋擢山
西布政司左叅議分守冀北道冀北古雲中地匈奴

獻徵錄

卷之九十七

五

出沒不時戊辛餽餉恒虞不繼公多方調遣邊鎮荷
爲重壬戌朝正考覈羣吏鈞陽馬公在銓言方以公
爲材而濠梁顧公以都御史叅會竟以臺評罷公爭
之不能得屢稱于人先是山東叅議某者以分守在
遼東與公不相能其兄司徒公每平之公之被黜人
謂某有力焉公初被黜上疏自序其課績所得詞語
大意謂外銓籍而信流言蒙名士以重謗請下臺司
覈寃屬藩府暨鎮撫臣亦有上疏留公者詔命之辨
公再疏撫臺評之失云云且謂臣猶出婦借得復歸
亦無顏與娣姒相見請雪其寃而許之退事下臬司

公三疏請稽報不時上之故語益峻切會孝廟崩事
遂寢逆瑾竊柄時有勸公赴愬者公笑謝焉曰吾以
吾行之不白故忿而不言今就傍途吾之心事誰與
白者言者愧而去公在京師久之南游至江淮愛揚
爲文獻地又以女歸兵部儲郎中洵可依以家也遂
卜今居未幾以疾卒年五十三論者謂公天性亢爽
痛厭世之齷齪忍垢者事多直遂名以是得而謗亦
隨之然夙負幹局尤習吏事使寃其用當必有所樹
立而僅止乎是知者惜之烏乎孔子曰人之過也各
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吾於公有感焉公自爲諸生

獻徵錄

卷之九十七

五

伉直自許羣議攻人輕於一諾遂蒙不韙至落士籍
及居官未使知有國法不恤毀譽當商利交征之時
獨搜刮弊端以買羣怨察人淵魚亦或有焉而心則
共且勤矣論者媒孽而指撻之公抗章自辨至于再
三詞氣俱壯逮權奸當路一言投隙立可甘心於人
乃退然止縮雖或勸之不爲動也公於是時寧忍一
時之憤而不欲傷朝廷之大體寧受終身之玷而不
欲壞士夫之大節此其心爲何如而凡前日所謂
過者可一言以釋之矣然則所謂觀過知仁者吾不
於公有感乎

山西右叅議李景繁傳

朱睦㮮

李景繁字邦泰，饒封人也。幼而好學，器度不羣。治朱氏詩，成化五年舉進士，授陝西三原知縣。三原多大商，鬻販淮揚間，貨累數萬，每昏喪費千金。景繁禁之，使如制，適民歸者，復其田廬死者，給以棺居。數年，稍遷大僕寺丞，改工部營繕主事。二十三年，遷虞衡員外郎，尋轉都水郎中，管漕河時，漕塞自儀真入淮，凡三百里，舟膠不行，有詔命都御史暨郎中治景繁獨任之。募夫八萬人，初漕邵伯湖，楊子橋三汊河，廣皆六尺，次漕廣陵驛，東廣倍於三汊，次漕朴樹灣，廣三畝，微錄卷之九。

五十四

倍於初次，漕儀真瓜洲，堤上見東南多沮洳，區間土舊者，各五景繁行瓜洲堤上，見東南多沮洳，區間土人此何所也？曰：江湖之匯也。景繁導之，自古割港，劉家灣入漕渠，曰：今漕渠非得巨流，濟之舟終不可行。如值江湖時，開壩開窓，江北走已，卽塞之，天復大雨，漕事成矣。土人曰：河亢而江下，非壩障之，則河水悉倒流入江，漕渠益淺。都御史而下，咸謂李策非善。景繁曰：江水故平潮，至則悍激耳，潮退亦易制也。遂下令有司具土，暨石潮至，大決壩，開江水奔漕水聲，洶洶如雷。景繁乃塞壩，閱數日，會大雨，漕渠水潮。

岸海乃大行河經徐州盪州，將曠居人震恐。又作石堤，河不能爲害。弘治六年，遷山西右叅議，理儲景繁行塞上十年，而餉運不闕。擢四川右叅政，以疾乞致仕，歸。論曰：余聞國初導諸泉合洗汶泗沂之水，以益漕，漕不告涸，後百餘年而泉源涸，匿者過牛故，清惟資於河，河水濁而易淤，是以屢通。案廷儀之治泉，雖重，忤人弗計也。邇泰導古割港，劉家灣潮至決壩，開俾江水奔漕，漕於是大利，非見明勢力不極於聲議其功，豈易成邪？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李公之謂也。

胡參議瑞璣

文徵明

參議胡公瑞字文德蘇之長洲人也成化初舉進士為江陵知縣縣屬荊州荆既重鎮而江陵輔邑地大物繁民慄悍易動吏數令政不治公疏舉博謀隨事經理稍用法剪其豪猾不令得肆遠王以近屬橫甚其下公校惟埋圍奪尤多無賴公一繩以法無所貸王不能堪日夜思構公時時饋食藥以金錢庶幾公一顧得以劫持公既端介不可測則相戒斂戢終公去嚙不敢為暴湖襄盜發朝廷籍土兵討之夷獠諄護素無紀律推刃劫奪所過警擾公大具牛酒先事飭其渠率俾為要東而身自餉終皆厭屬逾望以次受竊去無有譁者居三年徵入為監察御史以事左遷知黃之麻城亦湖南劇邑民習聞公江陵之政惴恐守法公顧其民淳質可以導化乃不事搏擊一意拊循俗佞鬼鮮知禮義乃毀淫祠表章節孝時時進其父老儒生問民所惡欲而罷行之民用悅服俗以不厚稍遷常德府同知廉方自持頗不與羣僚狎比或言於守曰同知故京朝官豈能為守下守嘆之公不為意俄而守為上官所持公審畫導利卒用計脫守守嘆曰胡同知仁人也而幾失之自是非胡同知

廉徵事

卷之九十七

七

廉徵事

卷之九十七

七

與計事大璫自漢還道出湖湘所至管擊官吏責索賂遺公故不為禮徐召選卒隨以出若將檢其案裝者璫懼急引去他日有詔括金諸郡檄牒旁午公持不卽下僚屬相繼進說恐聞詔得罪公曰常德郡貧歲且儉矧金非所產又何賦外有徵乎卽罪罪主者不以累諸君也已而詔罷不徵而他郡先有徵發者聞常德事甚愧在常德數年以母憂去再起同知處州處故有礦穴官守之民或他處發地得礦中官卽欲奏籍於官公不可曰愚民偶有所獲既非故穴其出不常萬一籍官則有常課一不登則將取足於民民且獲重困我在豈可使吾民重困乎卽上疏言先王之政取於民有制蓋不欲盡民之利也況與民爭利乎其言明切懇至朝廷卒從之在處期年屬時缺守而倦遊矣命滿考赴吏部遂乞致仕時王瑞懿公主銓彭惠安公為吏部侍郎素皆知公皆欲慰薦公而公去意堅決遂為論奏增秩以朝列大夫山西參議致仕先是公在處州彭惠安以都御史巡視兩浙處為屬郡常以邑子為丞者屬公公按黜之惠安不以為忤反益賢公及是去尤甚惜之戴縉者公同年進士又嘗同為御史雅相厚善其後戴為權璫

公舉附驥貴公遂去之而戴念之不衰及公浮漚外僚數致意欲援用公公絕不與通他日以事至京戴方爲刑部尚書顯赫用事蹟公所寓躬候之亦避不見蓋公修正疆執不欲附麗匪人故仕中外餘二十年潦倒僅以一郡倅終老林下一時論者或有遺望而公自視乃無不足生平寡與既歸益事稻門庭寂然郡邑大夫往往不知有公弘治間有爲科守者雅外延禮郡彥於是諸郡彥共請公爲會偶其人被酒許語公卽起馳去悲曰吾本不見時人無事輕出乃爲鼠輩所侮自是掃軌滅跡雖故人親戚亦罕

未

親按年七十九終於家 論曰傳不疑有言太剛則折而蘇氏非之以爲此鄙夫患失之言也夫剛亦貴有以養之孔子曰張也欲焉得剛惟無欲乃能有養耳以余觀於胡公歷仕郡縣靖共正直必行其志卒用受知當路使其時不卽引去必亦馴致大官可以有爲而剛方嫉惡必不能脂韋取容萬一爲小人所構將舉平生而失之於是乎剛則折矣夫以蕭太傅顏平原之賢又皆爲君上所知而卒皆不免議者猶以其老不知去有以致之然則胡豈獨能剛哉其所

以養之者深矣

山西布政使司左叅議韓公邦靖墓志銘

王九思

五泉子者諱邦靖字汝慶同州朝邑縣人也姓韓氏蓋自稱曰五泉子父曰蓮峰先生諱詔宗仕爲按察副使母恭人閻氏蓋弘治戊申正月初一日子時生五泉子是夜恭人夢五色雲中奏咸韶之音已而玉女十餘持蓋擁一童子入室覺而生五泉子五泉子生而靈異三歲而能誦古詩百餘首四歲而能通孝經五歲而讀論語語文王至德篇掩卷若有思者蓮峰先生問之對曰卽如是武王非矣八歲而通舉子業

卷之九十七

五

十四而舉于鄉二十一而舉正德戊辰進士予與武功康德涵愛其才推爲庶吉士不果明年已巳拜工部虞衡司主事乃奉部檄十庫監收庫宦官不爲禮五泉子自坐前席宦官怒給曰部尚書至因起撤坐五泉子詰之答曰公無與庫事者止一飯耳五泉子曰然則吾當去矣答曰當署案五泉子曰豈有署案不與庫事者乎竟前席坐署案尋又兼收黑密廠主校者宦官厚燕接殷勤之歡五泉子不顧自起視秤分毫無所假宦官雖怒甚然無可奈何未幾相分浙江市舶去矣先是相分部使者往往避嫌乃重取於

帝以自白五泉子乃下令曰非巨本若竹木
成者不稅稅課舊領府幕官乃奏議寄布政司不
與府幕官以部使者侵漁而府幕者易與耳又奏抽
分司刑獄宜下按察司以防出入詔皆可故事抽分
司饒鎮守太監歲千金是時鎮守劉太監者又谷大
用之黨五泉子固不與金劉太監怒久知其爲人不
怒愈益敬之會宦者從京師來倚其近幸索抽分錢
甚急劉太監從旁勸曰幸無求韓主事我嘗有以贈
公也及代久奏乃課額不足部尚書及工科給事中
皆以法劾五泉子亦自劾求罷會國老有知其故者

獻徵錄

卷之六

李

賴以無事壬申春南北畿內山東河南諸郡盜起
天子命將征勦工部官例一人前除當前除者數人
皆懼不敢往言之部尚書有泣下者次不及五泉子
部尚書知五泉素勇可使數目五泉子五泉子毅然
請行後亦有天幸不害北歸遷員外郎都水司出奉
部檄清查直隸山陝諸路歷年班匠銀兩既見其民
貧乃奏議罷徵是時急於用財不許後以乾清宮災
竟罷之而天子於是方以災異下訪求直言者五
子歸上疏曰夫民者樂安而思治惡危而厭亂向
昔之際甚可畏也陛下即位以來朝政不修經綏

固御盤遊無節狎近羣儉摧折骨鯁之臣閉塞諫諍
之路百度乖違庶事叢挫府庫空竭間閭流散盜賊
災異荐至迭興危亡之形已成社稷之憂將大頃者
乾清宮災陛下下詔求言天下之人莫不祈望以
爲陛下翻然改悟轉危爲安也然徒事虛文不修
實政臣下章奏罔有施行而部官黃體行乃又以言
罷去天下人心莫不沮喪以爲陛下遭此大異乃
復如此是悔悟無期而治安不可望支離不可收也
夫親離者家散民離者國搖故漢儒有土崩之言先
哲有搏沙之喻伏望陛下以社稷爲念將各官章

獻徵錄

卷之六

李

奏採擇施行前後言官待罪之人并黃體行取回錄
用于以收既散之人心迂將來之福澤天下國家不
勝幸甚疏上天子震怒下錦衣衛獄給事中李君
鐸率衆論救之乃奪官爲民其後御史師君存智范
君輅給事中徐君之鸞皆奏起用不果辛巳秋今
上即位起爲山西左叅議分守大同於是感激奮勵
單車就道華奸平獄權家餒跡然分守道故無印由
此多弊乃奏議請照提學官事例給關防不報是時
天子修定策功封爵太濫而高山陽和諸衛軍士
舉例開墾草場數千餘頃皆爲豪家占種乃前後上

論列又皆不報未幾大同歲饑人相食又奏發內帑賑濟不許爲之憮然泣下輟食將再論之或曰君之心盡矣不從者責有所歸也獨奈何自苦如此答曰言而不從自謂已責已盡而委咎於人此詐臣之自便而釣名者之爲也復抗疏論列累千餘言不報侍郎蘇公乃奉經略邊務嘗奏疏薦之而曰臣見在參議邦靖穎秀夙成操心平正問學博洽議論淵源使之提學必能率士裨輔治道巡撫都御史楊公志學給事中俞君集亦奏薦之皆不報五泉子慮舊疾復作乃上疏乞歸于是都御史張公文錦奏留之而謂宜陞本道兵備副使以慰軍民之望然歸志已決乃復上疏報未下卽行御史朱君寔冒奏疏薦之而曰邦奇邦靖學問自相師友名節交相砥礪乞將邦靖病痊起用邦奇者苑洛子也吏部具奏上報曰如御史議西歸之日軍民遮留道上以萬計號泣不忍舍去五泉子亦爲泣下而諸靖癸未二月初十日挾家於是鄉孔子廟將縣令拜先隴惟見於祠堂神傷壽母與諸兄弟燕會終日甚樂也乃十八日病積食不豫苑洛子爲迎醫甚衆乃愈益病四月初十日六冠如平生呼苑洛子曰我其逝矣十九日必大

雷雨卽爲我戒衣余又曰先君之歸在是月二十一日我強待之好作忌辰也十九日果大雨苑洛子爲正冠然已不能語而搖首苑洛子泣曰待二十一日乎乃首之及二十日而苑洛子復問曰歸在明日乎不應苑洛子痛泣曰吾第力不支矣又首之已而果卒距其生蓋三十六歲云配安人屈氏生一女無子以族子仲譜後自五泉子卒後太恭人泣之不已苑洛子廢寢食泣蓋其平日孝父母者甚至終身不違顏色蓮峰先生病寢處其側者四月餘及卒哀毀幾死其事伯兄縣令君邦彥及苑洛子及處其弟國子君邦翊極兄弟骨肉之愛有朋友忠告之益又嘗爲其姊李孺人吮疽鄉人蓋嘗立碑表其孝友云而其愛民之仁律已之廉食用之儉細行之必矜臨事應接之敏其事皆可書者不具書其在浙得代歸而同年趙推官者以屈安人病無子買女婢遺之拒不受趙曰此越女有色者笑曰政恐若此耳此人所難能者書之爲世惜法銘曰予在京師見五泉子七言絕句詩類杜子美及罷歸爲予誦其古歌辭浸淫唐初逼漢魏矣觀朝邑志其亦文章之洪麗乎夷考其行蓋曠世之無全德之士也乃不壽死焉呼天耶執

按察使楊公墓傳

楊基字孟載其先蜀人大父宦游江左而基生吳中遂家焉穎敏絕人九歲能背誦六經著書十萬餘言名曰論鑒試儀曹不利會天下亂歸隱於吳之赤山張士誠時辟爲丞相府記室未幾辭去又客饒介所王師下江南籍錄諸陪臣基以饒氏客安置歸濠旋徙河南洪武二年放歸尋起爲滎陽知縣謫居鍾離久之被薦爲江西行省幕官以省臣得罪落職六年又起奉使湖廣召還授兵部員外郎出爲山西按察副使進按察使後被讒奪職供役卒于京基尤工於詩初會稽楊維禎客松江往來吳中以詩自豪基嘗於坐上賦鐵笛歌維禎驚喜與俱京語所從曰吾在吳又得一鐵來矣若曹就之學優於老鐵乎也至正洪武之際與高啓張羽徐賁齊名號吳中四傑所著有眉菴集

山西按察使徐公永達墓表

楊溥

公徐姓諱永達字志道世傳唐侍御史有功後曾祖仲明祖景讓考子昭世有善譽母苑氏儒家女公幼學敏悟好讀書入鄉校習舉子業洪武丙子秋中河南鄉試魁年甚少人多奇之明年春陞太學戊寅授陝西同官縣學教諭後調湖廣之宜章以外艱去服闋調鳳翔之寶雞永樂庚子以薦驛召至京授翰林編修侍皇太孫讀書甲辰宣宗正位東宮陞右春坊右中允明年得推恩父母妻室宣宗卽位陞鴻臚少卿使交趾陞卿庚戌調湖廣按察使以內艱

去

未之

去

乙卯奪情改山西賜璽書遣之公居鄉校居太學知導師取友所與交接者皆敬愛之典故三邑自謂師道不易稱禮致宿儒講明經義以求精到從游之士多底成效居顯要者有其在寶雞九年考滿諸生奏留之嘗爲四川鄉試考官去取有公論總修陝西誌書事有條理人服其學識陞翰林侍經筵再遷春坊職輔導從事惟謹在鴻臚恪守禮典奉職無虞調湖廣山西達風憲大體効奏苛暴擒捕奸貪不避強禦公孝友母老不能就養請分俸於家恩賜金幣必先奉母居喪守禮處兄弟和睦居官守廉嘗持節

王國行冊封禮王所與鞍馬金幣襲衣皆辭不受奉使交趾諭酋長者三所贈貨實直千金毫髮無所取官舍蕭條無異寒士及卒棺資不能具壽六十有四配張氏克甘清澹公無內顧之憂嗚呼士君子遭際為難歿世有聞焉尤難公以經術由師儒薦登禁近出掌一道風紀足以行其志遭際四十餘年操行廉介始終不渝夫豈聲音笑貌所能為哉士論居官有守者未嘗不稱公宜有聞於歿世也予故以是表其墓云

獻徵錄

卷之九十七

墓表

山西按察司副使朱公瑄墓表 吳 竊

弘治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山西提刑按察司副使致仕朱公年八十三而終公有子思仕于朝為刑部郎中持制服將歸欲得墓文以葬其寮友顧君大寧輩偕來以請予與恩以同鄉故相過從久不能違也恩既歸始以江西布政使葉公所為狀託其友太僕少卿劉君永致其意曰公葬期迫矣待此以刻乃視其狀敘之朱故通許人也當宋中世之亂從駕南渡以松江地僻可避兵難始擇華亭之七寶鎮家焉曾祖道華祖士清父慎恒慎恒娶陸氏生公諱瑄字某別號飽菴幼有高資總角能賦詩有奇句稍長益善記覽入府學為弟子時廬陵孫先生掌教事適周文襄公以巡撫至而提學御史為彭公二公問弟子之穎敏者孫先生首以公對試之果然公初習春秋孫先生深於詩者更授以詩甫三月即通其義正統三年遂登應天府鄉舉及選其父適自盧龍戍所歸父子相見其歡未幾公當赴禮部試曰吾常以親寓遠方不得日侍左右為恨今復忍違遠乎竟不赴又十年始登進士第明年授陝西道監察御史時有北虜之變京師戒嚴朝廷命諸將悉兵往禦公以御史

軍中紀功臨行語其妻王氏曰吾今不能顧家矣
汝亟歸奉吾親吾惟知有王事而已即日戎服就道
諭諸將士以當奮勇死難之義衆皆感激三日虜知
有備而遁有詔班師蒙宴甚厚京師既無事公奉
旨出巡應天等六郡有知太平縣白玉者連姻中貴
怙勢爲害公廉得其事卽按以法一時奸貪斂跡屬
吏肅然於是周文襄公與公猶同行郡稱歎不已歲
滿代還都御史陳公鑑知其才俾掌三法司事俄丁
內艱服除擢山西僉事屬吏有不法者聞風而去尤
累平反冤獄再清軍伍明恕不苛無隱沒誣枉之弊
才名益起凡分巡官缺公輒兼領其事一日至大同
有中貴親幸者入其境上下驚駭莫知所爲公出郊
迎之與語其人竟斂威而去值大雪欲射獵爲樂公
曰軍士凍餒不堪必有死者况道滑不便馳逐獨不
自愛乎遂止一時邊人不至驚擾者公之力也再丁
外艱服除復任山西人多爲公不樂而公處之自如
成化五年始擢副使又二年慨然上章請老年五十
五耳人勸之不顧歸與親友徜徉園池間賦詩飲酒
相娛樂每以善言訓誡子孫宗族所以力學治家之
道延師儒于塾鄰里子弟有願學者皆來受業後多

有成材者自少無兄弟惟一姊與其夫俱蚤世遺孤
子女四人悉爲嫁娶且與治田宅不使失所他所周
卹人者尤多公自登甲科受官幾五十年而家居者
幾三十年中間用其子郎中秩滿進階中議大夫贊
道尹公有六男二女孫男十二當國初其祖士清爲
邑烏溪大姓趙惠卿贊婿趙以富榮於一方士清逆
知其家必罹法出居于外以避之後竟保其家人莫
不賢習之

廉徵錄

卷之九十七

本支

山西副使吳公道寧墓志銘 何瑋

嘉靖十年十一月致仕山西按察司副使吳公以
終公諱道寧字世安先為浙溫州之潭頭人國初徙
居南京父維成化初任溫縣教諭嘗夢於黃河中流
蓋樓因曰吾當於河內起家遂占籍河內焉公自幼
篤實無妄言成化丁酉中河南鄉試禮魁戊戌登進
士策授鹽山縣知縣迎教諭公以養政暇定省教諭
公每取古語以訓曰但存方寸地爾與子孫排故公
居官恒以慈愛為本節民財力為先至於徭役一事
尤加用意故復業者接踵而至百姓愛過父母二載

縣志卷之九十七

七十五

以政績卓異陞監察御史彈劾激揚風裁凜凜弘治
初年河內民奏開廣濟渠不果行是時公巡鹽河東
適勘鹽引十萬應否充給河南官軍俸糧公曰俸糧
吾省利廣濟渠吾府利均為國家利吾兩成之達諸
河南撫按後渠成溉民田甚溥巡按具定等四府貪
酷望風解綬先是開州有巨寇為一方深害交結權
姦莫敢誰何公設法捕獲戮諸市曹人心大快弘治
十一年陞山西按察司副使奉勅整飭鴈門等三關
其備創築寧武新城設寧武所及沿邊堡寨俱募軍
充實武備一鄴邊人不賴後以疾辭歸惟以耕讀為

事每訓子曰汝祖三十以後始發憤讀書或夜無日
就月色讀尚能明禮經中式刊文汝俱年富燈火

須苦幹正宜努力諸子或不能背書即捲卷朗誦

過曰我年六七十尚能背誦汝後生反不能耶諸子

感奮力學守中遂登進士第正德初廣濟渠通塞不

時公因泝流窮源相度地勢直抵五龍口嘆曰使渠

由此而行數世之利也今不二十年而塞益創始者

夫地利耳遂達諸當道建廣濟舊渠三四里許另開

利入渠曰舊渠如此故失利新渠如此乃得利刁民

百計沮撓往返五年而後渠成水利至今賴之濟水

縣志

卷之九十七

七十五

國初建府城東流入河公因開利入河見其南流曰
此古蹟也豈可興今利而忘古利哉達諸當道修築
橋六座新流從上瀆流自下二利並行而不悖林下
優游三十餘年身體康強未嘗有疾年八十五六時
每遇別墅花卉春佳秋禾告成不杖觀覽往返步行
數里臨終不及已事第謂諸子曰汝等不須憂貧但
教子孫讀書為上策耳

中憲大夫山西按察司副使馬公應祥墓誌

王九思

公諱應祥字公順其自謂曰岐湖山人其先山東高苑人也有諱帖木者洪武中以總旗扈泰王就國隸籍西安左衛乃遂爲西安馬氏帖木生子道原有子六人其第四子昇生倫倫生公公自幼穎異成化弘治中爲咸寧縣學生授易笏及羣籍不專記誦而妙契古人作爲文章秀麗奇特獨步一時督學泮梁鼓先生與其進上饒婁先生訝其才金華潘先生賞其文益嘗策試三秦人物批其卷曰英風凜凜氣凌霄

獻徵錄

卷之九十七

七

漢弘治己酉果舉鄉試第二人丙辰舉進士觀政戶部其年秋齋犒金甘肅有以羨餘言者公叱去秋毫無所苟明年丁巳授河內知縣河內素稱難治而是時又乏善令久庶事一切賴廢租賦至數年不完前令苦治竟不完公曰百姓人耳獨河內異耶乃加意撫循之不率教者治之不妄笞一人具攷戶數高下之則躬爲編坐奸吏猾胥無隙可進自是租賦完徭役均百廢興詞訟希少豪民斂跡矣暇則課諸生今工部侍郎何粹夫尚未知名公許以爲聖賢之學台副之器也通渭王宗器先生守懷慶而河內附郭縣

也嘗召公飲食歌咏問民所疾若以弟呼之公禮蓋謙然意有六合輒盡言不少避君子以爲各得其道戊午春九思以庶吉士送幼子道河內入其竟民咸樂道之至其庭吏縮首立如植視其室服食器用泊如也乃賀曰可謂不負公字予曰敬夫充吾志須吾民子孫世世思之斯其可耳當道方有旌薦乃明年已未夏以母喪歸百姓走送涕泣竟日乃始別去三年喪畢辛酉冬改任徽郡歙縣郡考亭故里雖稱文獻然俗好氣健訟好交結貴人爭地數尺乃起訟連歲費千百金求勝不勝不止又豪家大族搖動禍福

獻徵錄

卷之九十七

七

公至持之以靜事求可不枉道徇人久乃自定民有據險不輸賦者且五十年公出榜招之曰不來輸賦乃坐重役示罰于是諸租賦無敢後期至者郡有殺人者久不可得乃以付公公先期齋戒禱越國汪公祠下曰神許我得其情則雨是夜果雨翌日斂死者棺事中諸人羅跪乃一鼠自棺出鑽跪者一人末底尋忽不見公念曰此神示也乃指其人曰殺人者汝其人色動推究果服又郊外殺一人未絕公命移之縣大門內許人縱觀之乃一人嗟歎其側者久之因扼其吭迷絕是時公已教隸卒覘舉措矣覘者以告

執而抵于法蓋殺人利其財不絕恐或出語故
家扼吭耳於是縣中稱為神明歌頌之今少保臬
彭先生故參政廣東何子敬相繼守郡咸禮重公巡
撫都御史巡按御史問勞而舉薦甲子冬北上考績
比歸之明年乙亥吏部以風憲起公贍饋一無所受
學士經生隱逸之老以其德政諸詩歌聯為巨軸
附之行行李正德丙寅春公行未至有命授吏部稽勲
主事丁卯調文選是時權貴用事公既無干謁亦不
矯激惟知自守既乃厭棄求歸尚書許公勸畱乃止
已已考績上上於是天子勅封其父承德郎文選主
事贈母安人褒嘉之尋陞稽勲署員外郎是時張尚
質為尚書欲超拜公公不可張怒陞公湖廣按察僉
事督學寶左遷也庚午春公蒞湖廣會當鄉試而湖
山闊遠兼之卑濕公且病且愈於是校定諸士不能
徧歷或合數處羣試之場屋事竣方施教約乃明年
辛未言者以公簡出為辭遂改督屯河南然鑒別之
精予奪之公諸士實心服焉于其去也咸惜之而言
者乃爾不知其何說也至河南數日復以繼母王氏
之喪歸癸酉喪畢挾其子平畢姻京師有勸公部見
復官者不聽而還甲戌春部徵收公兵餼陳睢在陳

雖一年積贖罪米粟千石及數百金儲諸府庫立之
卷籍以為官需至于黜貪汙之吏革濫稅之關咸令
赫然行矣乃乙亥秋有詔罷陳睢兵備帶銜河南聽
用公浩然而歸而是時封君病見公喜甚吏部尋檄
公督屯河南乃封君竟老病卒公得以侍醫藥躬殯
葬無遺憾焉已卯喪畢復改山西督屯是時屯田子
粒負欠三四年併徵實難公謀諸撫按許他物相準
即以給諸士卒甫三月完十六七撫按咨嗟歎異共
獎其賢庚辰夏以三載考績告行其實托以西歸也
既歸之明年辛巳擢山西按察副使公尚堅臥親朋
勸進至口石不起如蒼生何公以天子新卽位不
敢虛首努力復行既至未久入賀萬壽聖節卽上疏
乞休遂自陳睢後嘗兩上疏不許至今乃許之公先
是買田長安城東為歸畊之園築望楸之棧建獨笑
之堂引灌漉之流構弄月之亭奇葩異草珍果之植
負簪之林紛列雜布簡遊樂焉未能也而今乃得之
喜可知矣歸未久嘉靖壬午繼母杜氏又卒既葬乃
與嗣好日遊城東飲酒賦詩公每賦詩搜抉奇巧不
為人所已故平生文章詩所得不多然類非世俗所
能也至其愛親友弟肅然無私好賢疾邪擇交寡合

通達治體學堪經濟風流慨慷然物表蓋世之英
三秦豪傑之才也然一僉事十三年不得調既調卽
歸歸五年乃遂不起距生天順戊寅七月壽六十九
歲痛哉公乎竟若是已矣

陳徵筆

卷之九十七

山西按察司副使王九峰墓志銘

王九思

壽夫子弟九峰字也蓋嘗目謂白閣山人云先大夫
中憲府君諱某配太恭人劉氏生子四男子壽夫其
少子也成化己亥六月初一日先大夫仕爲保寧巴
學教諭生壽夫教諭舍中是時吾祖高年府君迎天
于巴聞其啼聲喜曰兒當貴我老恨不及見也壽夫
生十年而弘治戊申先大夫官滿攜歸鄧杜里舍又
二年庚戌先大夫復教諭祥符壽夫隨太恭人入祥
符其年秋予禮部下第亦至祥符壽夫乃遂從予受

陳徵筆

卷之九十七

主七

四書又二年受易及子史性理諸書弄筆爲文章詩
輒吐奇語又四年丙辰先大夫遷教授南陽府壽夫
隨入南陽乃從張文粹先生受易又二年戊午予以
庶吉士送幼子還故里省視南陽壽夫乃遂隨予歸
試闕中是時遂庵楊先生督學闕中極愛之命以儒
士入試秋闈乃不第復入南陽卒業文粹所明年已
未乃隨先大夫丁外艱歸虎谷王先生應韶友張文
粹益嘗稱之至是求督學闕中按鄧首問壽夫得其
文大喜命爲學官弟子遂攜入正學書院與高陵呂
仲木輩親受其業乃舉辛酉鄉試壬戌不第歸乙丑

復不第乃入太學尋復歸省而正德丁卯予在翰林
爲檢討召之至京晝夜督課之乃明年戊辰舉第二
甲進士其年冬授河南道試監察御史明年己巳監
稅蘆溝橋木物其年夏得實授監察御史奉勅巡視
居庸諸關乃親蒞其地閱其險阻簡其行伍利其器
物時其練習而凡衛所諸官怠惰者侵漁其下者箠
戒之不已則參治之其主將才而廉若貪懦者舉劾
無所嫌避幸邊徼無事得代歸視事道中乃先大夫
書告被疾例不得歸省自移病乃始得歸其年辛未
秋也明年壬申予亦罷書州歸先大夫乃愈益病而
獻徵錄

卷之九十七

主本

癸酉冬乃遂不起于是壽夫以憂家居至丙子春乃
除服北上授浙江道監察御史云而其年巡按順天
諸郡郡多貴戚近幸豪強撓法掣肘不可逞壽夫蕩
然一無所問旌廉去貪畿內大治明年丁丑得代會
滿三載考其職稱于是與其妻仝氏受勅封焉而先
大夫太恭人以予官授封故不及也其年秋駕幸居
庸諸處壽夫率同列諸君子前後三上疏極諫明年
戊寅點視團營諸軍尋又點視皇城四門又嘗攝他
道事勤勞甚苦而年資又甚深咸以爲得美陟矣乃
已卯秋稍遷金華知府云在金華四年明禁令正風

俗清儉訟裁省浮費興作善類鋤去奸惡而主之以
誠持之以廉行之以公終之以慎尚書蘭溪章公既
卒而家貧孤少爲疏請月給米二石其始至郡人或
易之久乃漸服既去多思之者于是漁石唐虞佐報
書曰吾郡乃今始知有壽夫也嘉靖甲申夏蓋嘗考
績三載吏部以爲績最無過舉御史旌薦者多例給
誥于是贈父中憲大夫金華府知府母封太恭人妻
亦封恭人云未幾擢山西按察司副使受勅兵備偏
頭關諸處其年冬蒞代州會當道遇非其禮有去志
尋聞太恭人病甚于是投劾徑歸蓋泄官未及三月
而代人念之至今以爲可惜其才也歸未久乃遂寢
疾丙戌夏四月太恭人棄養而六月壽夫竟相繼而
逝纔四十八歲耳嗚呼痛哉其古文詩存者無幾與
奏疏數篇刻諸木題曰白閣山人遺藁

廣雅錄

卷之九十八

主五

山西按察司副使程公紳墓表 李舜臣

程公既卒於易廼郎舉人鳴伊吾婿也奔赴於易廼迎其喪以歸遂乞銘于提督四夷館人常寺少卿安德盧君將葬也乃復伐石而葬之將刻其大事以示國極舉人以謂余曰茲事也翁其圖之何則知吾父者莫如翁也按志東演諱紳字伯書東演其別號也世爲青州樂安人生居南坊一世曰勝二世曰恕三世曰琮俱隱操不仕四世曰王仕爲真定縣丞配王氏以弘治甲子九月十六日生東演東演生有異質未毀齒已孝敬如成人長而學能文嘉靖丁酉領鄉薦

山東鄉薦明年戊戌舉進士迎母京邸以父不逮養爲恨已亥除知山西長治縣事會長治旱甚東演行禱雨城南歸未及城雨大作百姓歡呼歲則大熟壬寅擢爲刑部陝西司主事斷獄必以情罪疑者雖詔獄亦與平反大司寇聞公深器之三年奏最得贈父如其官母封安人適陝西榆林兵備缺銓司以東演名上詔以陝西按察司僉事往蒞之懲債帥別宿靈軍餉用饒所有羨餘二千餘金盡令貯庫以資犒賞無何丁祝安人愛歸督撫楊公薦有異誠爲國恐難其繼之語居喪哀毀欲絕廼基側理封樹爲其父

君坊至傾囊不吝起復補河南僉事首令有司

古社倉練鄉兵一一自枝閱大盜李邦珍亂中州河洛洶洶獨所屬二十餘處賴以無事壬子大饑出社倉粟吳管數萬計又因汝水開惠民準利被數縣靈寶有巨獄久不決東演一訊而釋者千人于是撫按交薦爲異等癸丑遷山西布政司參議守河東道蒲州城西逼黃河河侵勢甚危東演亟築之數月告成事蒲人誦其德以爲萬世永賴者焉蒲俗競侈靡婚葬非大備不舉往往往暴露廢室家申嚴禁約月餘喪葬合子女者數千家舊藩忝不與戎務巡撫王公謂麻錄

開戎務孰如東演因檄守要害賊畏威不敢犯守城堡二十餘處悉爲保全伏兵及首級一十九夥邊將戊卒咸以韓范稱之人爲之立生祠歲時奉祀廷議嘉其功于是東演晉山西按察司副使奉勅總理紫荆等關保定等處地方兵備蓋將大用之也先是東演陞秋山西勞極病矣茲復念紫荆畿輔重鎮日夜營戰守具務在萬全廢寢食者久之忽痰作不救鳴呼若東演謂鞠躬盡瘁而後已非即東演生于弘治甲子九月十六日卒于嘉靖乙卯七月十九日記蔣氏處士蔣淵女在室以靜惠聞年二十適東演

老而孀謹事如嚴父服食必致精潔非其手出不敢進朝夕慰藉未嘗頃刻去左右處姊姒和而有禮東溟早登第爲名大夫相力居多生弘治乙丑九月九日卒嘉靖癸巳正月十八日得春秋二十九歲人繼配崔氏封安人子四長鳴洛先東溟卒娶年三長鳴女次鳴伊鳴南鳴高伊山東壬子舉人娶吾女鳴洛鳴伊俱蔣出鳴南爲高俱出文二俱幼未聘孫女二長聘鄒平省元陳其德子更次爲宵元蔣永築十奇銘鳴伊女也茲以嘉靖丙辰三月十三日合蔣夫人葬于城西祖塋之次謹撰其大之刻在墓道以

公勿毀

獻徵錄

卷之九十七

公

中憲大夫山西按察司副使胡公賓志銘

余嘗覽鏡中州文獻之傳蓋自兩程兄弟崛起以明以來一時聞而興者若張謝劉呂諸令哲賢智之士皆燁然有以表見于當世然一遠師門講習漸異故伊川歸自涪陵有皆流于夷之歎而他日寤歎獨謂尹氏彥明爲能不失其正斯亦足明執德信道之弗易矣其後晚出者往往流于空虛而不足以涉事耦變以成天下之務信有如東萊伯恭之所私嘆夫學不足以涉事耦變而成天下之務此豈儒者之學也哉自後浸微熄時有同異至元曾齊許氏幾矣然于大本一貫無聲無臭之微論者或有遺說焉近世若月川曹氏之醇慤柏齋何氏之貞介浚川王氏之辨擇要不可不謂有志聖人之學者然皆果於自信而近乎墨守則於千聖以來真機正脉猶覺不能無一戾片縷之隔也嘻斯其可易而語哉比蓋見吾漢南君焉君資材英敏鋒穎露拔疑若難於並駕仁者乃取文當世退自省發憤排思惟耻于虛襲而又弗固以滯足以適天下之用而成其務蓋嘗寄我中庸大義章說洎孟子養氣測語要之獨窺其深而又不能於聖哲之訓是亦足與聞乎斯道矣惜乎方見其進

見其止安得不令人重感於材之難成而易折而道之弗易以明且行耶以余之不敏雖亦竊有志焉然擇弗精而行罔篤蓋實自省而惴惴而君之諸子不遠數百里緘詞肅幣猥以墓中之石見屬且曰是先君治命意也嗟呼死生存歿山川悠遠余安敢不文辭耶公諱賓字汝觀其先江西人六世祖號八公者始徙光而家之因占籍焉八公生添祿添祿生志高志高承樂癸卯舉明經訓導黎城尋告歸曾祖諱滿雍崇禮諱有父風大父諱球貢受四川雲陽縣令稱循良父諱用中沉毅方正操行學力亦不遇貢受斷

蘇徵錄

公甫

水縣學訓導卒贈徵仕郎兵科給事中如公官奕世訓謹表於汝墳公生而穎異自亂兆已能屬文年十三選充儒學弟子員卽有聲諸弟子員中考常異等領嘉靖辛卯鄉薦錄其文以式多士會母疾不欲上春官贈給事公強之再不得已行會試中式稱疾亟歸母夫人尋愈乙未廷試賜同進士出身戊戌授行人奉詔大名開封諸處開讀已亥祭葬建安王庚子拜兵科給事中以謂兵馬國之大事顧令作役而諸監工官利其逋逃虐使之誅求日急軍政日壞因上疏存恤京師馬駟習爲姦利賄通太僕諸役局易

民所俸馬更販鬻馬以大耗辛丑虜大掠山西延臣大臣有武備者一人往經略之時被推三人各有難色公草疏率諸同列論其臨事避難不忠狀詔罷遣有差廷中懷懷推重尋議畿輔保障全恃大行而真順懷諸郡枕太行不可無備宜責諸路撫臣豫馬兼勅戶部宿軍餉咸切機務是歲畿內大饑粟踊貴草庖者多公疏請和糴得發粟十數萬賴所全活甚衆壬寅間父病漸水卽上疏陳情赴蘄水父捐館財八日哀號幾仆扶柩以歸襄事如禮甲辰服闋復受兵科給事中時有詐僞璽僞撰武臣貼黃者事覺詔遣

蘇徵錄

卷之九十七

公甫

公治其事公檢內外貼黃悉覆其弊端疏請遵舊章注專職置底簿定揭毀四事積弊以祛人服其識丙午詔冊封岷王餽遺一無所受考績轉吏科右給事中時都察院副都御史闕員巡撫僉都御史某欲緣以入公抗章歷指其奸職不可任上是其言丁未春考察山東布政司某時宰庇之尋推撫遼東公疏語其罪語侵時宰宰怒輒抵公罪左遷亳州判官無幾徵勳頗面比至毫躬敦儉朴帥先僚宋暇日與諸生發疑論難稽古考德旁邑聞而來者雲集講下居歲餘得量移南京太僕寺丞丞固無事時與余坐卿卿

庶子泉商論學術嘆士習之益卑所關繫世道至不細或相與切磋砥礪庚戌擢山西僉事會當防秋急詣繁峙激厲將士督修城堡嚴守備大爲總督許公默齋所器重壬子冬聞母夫人喪即日奔歸乙卯起除陝西僉事兵備寧夏兼管糧儲先是糧不宿儲至失時翔貴丙辰又大饑軍告急公爲稍增估直以致之期月致穀十數萬斛賀蘭山東故無城堡虜得恣出沒擾人病耕公按尋前人基緒嚴督僉功延袤可數百里虜不得馳民狎于野鎮人劉西崖太參爲文頌之晉本省布政使司叅議分守關南駐金州去

廉徵錄

卷之九十七

八

寧夏之日軍民環泣遮留至不得行公爲泣下去至金在萬山中居民獮悍百務弛廢公欲事立痛繩以法檢行縣廉得漢陰白河兩令不法狀按如法諸邑肅然敬憚之民有趙打虎者生征紫陽山賊功不賞怨望調征倭不行公悉械致其衆宣示威福激以忠義咸願箝自贖乃各笞四十隨第行功賞趙因感泣奉惟謹盜爲屏息境內無事時誨諸生衍衍忘倦宛如判毫時丁巳春陞山西副使去金之日士民泣送如去夏而諸生中至有羸糧追送四五百里外者夏五月取道過家上塚與親賓讌集共歡世方望其大

而意倦於行乃七月疾作八月二十有四日卒公之朝猶強起整衣端坐詳定殯議訓戒諸子其情爽不亂如此公爲人莊重立朝無所附麗在諫垣侃侃正論見憚同列閫門視草務在勿欺一日草劾布政某鴉聲甚惡至墜廳事公竟上之其搏擊不避禍患類若此居外藩務持憲體引大義不詭隨臺史意旨故臺史不甚汲引之然公論著性尤孝友恒以父日不及養而母老養不能迎故數任不攜家常憂弟賢多病爲分俸置產令自適雅厚族黨時推其餘以相贈與朋友交重然諾有信義不能姻葬者率助

廉徵錄

卷之九十七

七

之好德如始聞善卽拜以故海內多士多樂與之交嗟乎公以奉職持論遭讒被斥財一振起卽復長逝懷濟世安人之略而弗竟其施抱鞠躬陳力之心而迄已焉位既不酬其勞而年又不副其德君子不能無感於天夢夢也

山西按察司副使劉公涇墓表

隆慶元年冬故山西按察司副使次山劉公卒且踰年其孤某某千里緘書以父友某大尹狀投余請余表其墓時余方在告且駭且悲自念余知公二十餘年雖病不克爲然公生平大節誰當爲之表白者遂力疾書之以授其子俾鏡諸石云按狀公諱涇字某別號次山其先常州靖江人也國初諱某者從征進北編伍懷慶衛故今爲河南人父某母某氏以正德庚午生公生自祖父以上世業耕讀至公始起家遺士余初校士禮閣得公卷脫去浮華而體要具存心奇之既數從燕見訪公家世父固朴茂長者公少承父訓長游柏齋何公之門講性命之學乃知公之惇厚不浮得之教師者固多也既入史館讀中秘書者三年學益進既授貴州道監察御史初奉命清戎順天故事謫戎者非簿類編發遠方歲煩清勾類多通逃無補軍政公職清戎時胡虜寇掠士伍空虛公計以寇方在近且徵兵於遠而畿輔之民顧使之謫戍遠方非所以實畿輔壯根本也乃疏請發戍遼薊還益新軍而民免遠行疏入報可迄今施行時上役未休工部以順天所屬積欠料價數多請兼委清戎

俾嚴督輪辦公復奏以民新被虜患方急撫摩傾以數十年之通而責之一旦人將不安執政避之事遂寢公之臨事敢言有補國是者多類此後按滇南適求國公保勘裝爵之後時權奸構扇人心皇皇沐氏幾搖公至則鎮以安靜廣綏懷釋疑貳約束一新故事遠方選用頗輕官不得人易以階亂公奏請視內地參用進士又念遠方文教頗微民不知禮請增廣解類以作士心人遂悅服事畢復命諸所舉劾小大悉協輿論方圖建白中途乃擢知鳳翔府公念地震之後民多蕩析乃加意拊循事稍煩民者悉爲破除

獻徵錄

卷之九十七

八十九

暇則進士子課教之士民始欣欣有生色未報政以父憂去民間公去如失父母奔擁扶送者百里不絕服闋補任登州公治登如鳳翔先時遼東餓賑濟爲難建議者請寬海禁聽民市糴于登萊後遂聚衆商販勢不可止至有挺刃相戕者公憂之上書政府恐以一時之權而啟異日之患政府嘉其慮不在近市遂止在登三年晉山西按察副使整飭潞安兵備分巡冀南嘗與防秋駐師雲中八角堡時虜入犯激衆固守以身爲長城屹不可動虜遂遠巡退去朝議方擬公可屬大事言者不察誤以公前保沐國公事

山西按察司副使南公逢吉志銘

馬自強

公之公殊不辨遂落職歸夫沐氏累朝封爵俾鎮南
夷不幸繼嗣中微當事者顧視以為奇貨因其隙而
搖撼之沐氏誠不足惜獨不為一方安危惜耶公不
妄附和獨持大體而更以蒙詆必有能諒之者矣余
嘗謂學不必仕惟有聞于道仕不必顯惟有補于國
眾不必信惟無愧于心公少學於柏齋何先生以知
自立既奉進士由史館授御史所建白率據經遠既
補郡守公不以為意撫民必賑其急計事必防其微
既督臬司籌邊事尤能身扞虜衝公之服官亦何負
于國乎卒被浮言公略無怨尤惟建家塾教子弟與
康徵律 卷之九十七 九十一

朋舊吟咏自適語云余心之無瑕何恤乎人言殆公
之謂矣余嘗以使事至懷慶造公之廬而訪公父公
父恂恂焉訥訥焉若不知子之既貴者所居僅數椽
器物蕭然此可以知公矣余初識公時有子四人其
二人以先公卒豈天之報善亦不可知耶悲夫悲夫
余故備書之庶後之欲知公者有考云

康徵律

卷之九十七

九十一

當是時公以總角同瑞泉公受常公學而友其子並
有過羣之譽焉後公舉於鄉第三人時大復何公試
公文獎曰奇才也計當魁禮已果然先瑞泉公先公
八年成進士為戶部郎至是出知紹興府公會試不
第同奉焦太宜人之紹興並師事陽明王公瑞泉公
以直黜陽明致書曰關中自橫渠後有所振發興起
而進於道德聖賢者將必自吾元善昆季始故二公
所化誨至今渭南彬彬多文學有用之士焉公以易
舉進士高第授禮部儀制主事瑞泉公即世公勸其
卒疏乞歸葬疏以上會有開封命得取道襄事公在

禮曹時陽峰張公鍾石費公存齋徐公相繼爲
仰贊太廟明堂諸大禮以備一代獨偉之典而當
肅皇帝意其屬草多出公手在禮部七年文選郎忌
公才出知保寧府無何選郎被劾下獄劾疏中首舉
在公爲證保寧任罷又公私冗奸不可詰公振偷例
蠹故張新與之更始暇則課諸生萃諸校之儒而
督教之一時得人爲盛舉人傳太者有隱操上官率
不爲禮公獨式其廬而問焉諸驛傳徭役里甲民兵
悉有定畫義民史俊輩以捕盜爲盜誣論死者十一
、究十餘年莫雪者公一訊雪之萬口歸明在保寧

廟徵錄

卷之九十七

九十五

四年獨用嚴治巨室銜者造飛語中公聞陞雲南督
學副使命猶以守入覲會有佐前銜者遂改知歸德
府歸德以州陞又新造當三省之交其難倍保寧公
治歸德如治保寧陞兵備鳳門鳳門者三晉阨塞巨
鎮也往兵備以督撫總兵在日唯飾具需遷公獨慨
然曰陣法不習匪我制虜虜寔制我今之邊弊有甚
於此者乎於是論三關將士如令甲習之又按志盡
復其演武場爲豪家據者當是時三關未分部也獨
數巡行三關外軍聲大振一日山下有牧虜數十騎
望見公于旄來知有備輒強云其爲虜彈如此又嘗

上備邊便宜五事詞多觸忌諱執政不之喜格
弗上乃考察川前飛語罷時長子軒舉進士爲翰林
吉士後奏銓部主事績上書詔許公以原官致仕贈
李宜人爲恭人自是凡以考績得復父原職者自公
始公事父母孝師事瑞泉公竟其世無異財哀產則
盡以父兄所貽讓孀嫂遺孤嘗損地十數畝爲義倉
輸粟以振族之乏者石疊李中丞公憲友也嘗約婚
不果及李卒公喟然曰夙有言余可幽明負耶遂許
之乙卯關中地大震兇徒乘之鳴張四掠勢如燎原
公乃糾邑壯士得數百人激以大義諸壯士無不人

獻徵錄

卷之九十七

九十五

人奮也是日擒殺倡亂者四境以寧富家被掠子張
進英夜持數百金匿公所會進之與其在抱子俱亡
金無歸也公果原封首官曰其以此助孔廟工當道
義而表其里以風示一方建美泉書院收訓其子姓
門人接引後學如弗及已邑不歲公焚券數十又
輸粟數百石於官賑全活者衆鄉人德之公骨氣鋒
稜峻潔而剛明果斷故其行誼種種合道至臨事變
屹不爲動升沉等之浮瀝爲兵備時有窺當塗意勸
公通問者公曰出處有命吾惟信心俟之可枉已徇
人爲耶嗟嗟以遠蓄如公使稍自抑以求庸於時所

樹立詎止是而顧不然吾於茲益足以見公矣公年八十猶能夜作細字出入不杖風神軒軒若霞舉穆廟嗣服進階中憲大夫今上嗣服復進階中議大夫贊治尹詩文帝盛唐兩漢所著有姜泉集越中紀傳若干卷藏於家註解會稽三賦刻在會稽郡中享年八十一

蘇徵錄

卷之九十七

山西副使趙公祖元志銘

陸可敘

趙叔子伯一數千里走京師以其先憲副南巷公壽銘爲請曰先君子棄諸孤七年於此矣唯是寃窆之事無以藉手敢告予自垂髫時獲侍公而予女兄實歸伯一氏義不可辭謹按狀而銘之公諱祖元字宗仁別號南巷娶之東陽人也曾祖曰以忞祖曰濂父曰謙宋以公貴贈刑部員外郎母曰吳宜人贈公善教子至誠產購書而公故奇穎自負遂周覽六籍若諸子百家言尤精經生業每試輒屈其邑諸生唯邑諸生亦靡不人人心遜也遂以嘉靖癸卯舉於鄉明年歲進士而公雅志厭薄吏事疏請得教授江西之吉安吉安故稱人士淵藪而是時羅太史洪先鄒祭酒益皆以講學家居公率郡諸生日就請益無不灑然自奮者居久之遷國子助教又二年遷刑部主事尋轉員外郎以執法格用事貴臣得仇直聲又二年出僉山西按察司事丙辰地震河東蒲州境覆壓過半盜乘之蠅起抄劫晝行公設方略解散其黨而悉籍其金錢之無主者數十萬官貯之置用新其城堽境以無事俄遷江西參議公治之如山西秩滿復遷山西兵備副使丁吳宜人憂以歸先是公族弟太

蘇徵錄

卷之九十七

九十五

史記 廉女歸太保陸炳炳以貴倖帥緹騎勢甚

布嵩以下咸目攝之故炳炳而太史斥公及其季刑部員外郎新菴公皆坐黨罷矣而論者亦遂以是併訾公呼悲乎夫世人夸權驚利抵間投足豈復遺力而讓進哉以故嚴陸方貴幸時諸蠅附士率踴數資被顯擢而公歷官二十餘年僅止副使公歿而諸子蕭然食貧至貿資稱貸以償所遺子錢而公又故與太史不相取齟齬至歿身也由此觀之世人耳論豈足憑哉而狀又稱公事吳宜人至孝遇邑族廉直不阿歸罷二十年有以自守泊如也要皆不足槩公故

獻徵錄

卷之九十一

九十一

為辨其大者如此

劉珪傳

劉珪字廷美長洲人宣德中郡守况鍾簡名宰子待
擢珪在選中珪言有志於學不願為吏鍾嘉其志遣
補縣學生遂領應天鄉薦授刑部主事遷山西按察
僉事提督屯田年甫五十懇乞致仕珪性孝友恭謹
未嘗失色於人然操履清白人不得以私干之至於
好學之心老而不倦尤工唐律對偶清麗當時稱
劉八句行草師李邕畫師王叔明皆能得人筆意所
著詩曰完菴集

獻徵錄

卷之九十七

九十七

山西按察司僉事孫博傳

石琦

孫博字約之河間景州人也。偶儻有志節。通毛詩。博極羣籍。尤精語孟。酣飲沉潛。著爲論說。深得聖賢之指。諸儒競傳誦之。釋褐爲歷城教諭。登進士。授禮科給事中。論事不避強梗。聲振瑣闥。成化庚子。汪直用事。立西廠。博奏有所黜陟。或徑自捕繫。鞫內外注考語。乘間聞奏。有所黜陟。或徑自捕繫。鞫內外恐懾里巷。細人爭詣廠。汚蟻官吏。權柄下移。謁私門行苞苴者。益大起。博上疏論。直盜弄國柄。作福作威。使君相廢職。漸不可長。疏入。上令毀西廠。直大恨之。

獻徵錄

卷之九十七

九

會北。勢寇雲中。直與都御史王越保國。公朱永受詔。北伐。將團營軍五萬人出山後。直乃奏用博紀官軍功。陰欲中傷縉紳。危之。博曰。論諫吾職也。榮辱生死。命也將安避乎。遂行。既抵雲中。虜勢猖獗。每出戰。輒令紀功官隨行。營博雖書生意氣。峭拔。兇整。繡襖。雙兩石。孤馳突萬衆。間如健將。時或聚議。機務益侃侃。雄辯指畫。利害不少挫。初直始心敬之。越下從。時時救護。得不死。師還。論功。陞山西按察司僉事。博既禁閹舊臣。又襟韻疏暢。居法司。鬱鬱不得志。會當道時欲有所指擿。遂乞致仕。還鄉里。茅茨蕭然。未嘗有

戚色。日役蒼頭課田園。或遇故人賓客。樂承不倦。且仕宦至景州者。猶時時勞問。弘治甲子。知州馬某虐毒民。博諫之不懌。遂以事侵之。博發憤詣京。師論其罪惡。及人命十餘事。得賜詔獄。問。遣使者詣州覈實。知州度不可解。乃佯爲謝罪。置酒毒。飽聞者莫不憤嘆。初公且死。囑其夫人曰。吾以孤直不容于朝。幸奉先人之業。得休息田畝。教誨子弟。百無所恨。今乃爲羣小所害。命也。夫我死。勿埋吾屍。庶幾朝廷覺悟。得爲百姓除暴去亂。吾且含笑地下矣。遂死。馬後竟伏誅。太史氏曰。先子按察晉陽。嘗與孫公爲寮。宋瑤兄弟又嘗侍几杖。質問九經。親見其爲人。卓犖開爽。有古國士之風。然慮事不欲爲太深。又不設城衛。故始以此立節。中以此去位。終以此致死。語曰。直如弦。先道邊信然哉。

獻徵錄

卷之九十七

九

山西按察司僉事暢君萃墓志銘 康海

君諱華字子實其先臨汾人也曾祖和甫商遊於秦子孫世爲隴西人祖茂永樂甲午舉人拜陽谷令公祀于鄉賢祠父祿以國子生拜孟津簿卓有政聲改簿祥符後又以君貴贈承德郎刑部主事母蒙氏封太安人君資性偉異六歲卽知學有奇志祥符君曰子有官不能行志有祿不逮養親生子若是胡以卑官役役于人哉遂致事歸而君爲生員極爲遠菴先生所重從學者日至其門果領弘治甲子鄉舉閱年祥符君卒君哀毀過禮終制舉正德丁丑進士拜無錫知縣興滯補弊庶事畢舉撫按交薦其能嘉靖癸未擢刑部廣東司主事論刑明允戊子奉命決獄畿內平反實多尋陞刑部福建司員外郎己丑復奉命審錄平反一如畿內有疏論條例繁難未報丁內艱歸服除庚寅陞山西按察司僉事值岢嵐寇發官莫能制撫按以君往君往不旬日渠魁悉殄脅從盡釋撫按以功上賞段二疋銀十兩撫按又以河東道累值凶荒請勅專以公分巡河東道弭盜安民時論偉焉有倡白蓮教者君取其人至以禍福禮義諭之其人感泣卽散去後倚氏有爲此教者誅戮不可勝言

人乃知君曲突徙薪之恩博矣僉事三年撫按歷交上而陞遷且適君曰年將六十西山日薄盍歸乎來于是累疏乞休勅下吏部吏部以爲暢華廉能素著累次告休情非得已 上始允之

山西按察司僉事喬公岱墓志銘

李開先

喬公諱岱字希申先世棲雷縣人也諱大堅者以元亂避地於章丘今爲章丘人云大堅生明德明德生木邑人稱竹軒先生正統辛酉中禮魁官鄭府左長史木生奉先邑人稱松菊先生成化辛卯亦中禮魁官秦府右長史奉先娶楚氏生公公生而內頰外秀眉宇疎朗神采煥發弘治辛酉公仍以禮經魁多士先是有夢兆三世魁名至此始驗矣然俱第五人且當辛年亦異已壬戌第進士除行人司行人以公差歲徵錄卷之九十七百十
過歷下時尹冢宰方謝政閒居遙望卽嘆曰十年前已知其有今日且眼見君家三世矣差滿選授四川道御史出按兩浙鹽政頗有攬轡埋輪之志鹽場有當事者飛章劾退數人時逆瑾盜弄威權侵牟鹽利以不副其望降謫太平府教授科條整肅校誦精詳太平之士咸稱之曰眞嚴師而具法眼者也及遷鈞州州判流賊勢正猖獗數萬精騎一時至城下州乃宗藩所居民庶而富賊必欲破之以取其石公乃率衆登陴抵死拒守閱八日始解嚴月餘陞永城知縣其火之後城隍殘破庫藏空虛將欲修城浚隍苦無

以爲償工費忽羣卒懽呼走報曰城堤掘土得銀多不可言乃往取之共有萬數自是城隍堅深樓櫓嚴壯繕甲整戈操習武事人人有更生之望不復轉而乏他矣年餘以才可投繁調轉廬陵知縣縣號健訟難治多方詳審兩造單詞勿聽狂時善于把持者率逃之外境縣稱一治撫按交薦縣治與永豐封土相連亂寇蜂起攻掠鄉村破散儲積居民四走無敢攖其鋒者都臺洪公檄下屬公勦捕乃用計設奇悉就擒滅捷音奏朝蒙有獎勅銀牌之賜方其未至縣也旱而且風已五六月矣秋禾乾瘁民有憂色視篆後歲徵錄卷之九十七百十
雲如結市如注四郊霑足偃禾盡起間里慶幸而歌曰前在永城天賜銀而城成今在廬陵天賜雨而禾與茲有以德及人故無往而不天也年餘陞廣德知州尋陞臨州府同知專理軍政屢爲清軍者倚任以爲今之古能吏也凡承委務竭心力逃軍之巧於影射者無不勾稽解送嘗云例雖有悞無除免此弊端所由起也司府後湖冊籍久將爲虛具矣其每事不苟類如此三年將考績關白所司已得請矣會松菊計至奔而還家以喪禮自閑服闋上京欲援尹繼祖事例奏乞德府長史同年有李孔教者碎其疏且姓

之曰君已世魁又將世官耶公曰向者在道同邑一時四人繼而一人懷忌相次遷謫只今同鄉猶不扶持當路似有潛毀不如陪遊獵于王孫步塵蹤于賈傳也大部有知其淹者推陞山西按察司僉事命下適國有慶賀事容臺榜示外察在京者各具吉服趨朝公買一豸衣雀縫人連夜紉綴因手之太息士尚記正德初年降官將行其原排擠我者遣一悍僕持拜簡索借豸衣曰今已無用何不付吾主人翁耶幸蒙洪造今復衣豸衣索衣者磨滅久矣天道好還豈非士大夫之永鑒哉公往山西提督屯種帶管河東

廉徵錄

卷之九十七

四

道平日長于刑名又歷任歲深事無巨細莫不迎刃而解州縣吏民有事案下者或不解行囊即決斷歸矣矣未以母老休致其從兄繼志亦官崇府長史若補三世之數者詎非奇之又奇哉

僉事孫公璽墓志銘

唐順之

公諱璽字朝信嘉興平湖人也其先世徙自松江之華亭所居南有九峰東有盛溪因自號峯溪道人弘治辛酉舉浙江鄉試登正德戊辰進士除興化知縣四年陞揚州府同知幾年陞南京宗人府經歷尋丁外艱服除陞山東按察司僉事提督京畿屯餉調雲南僉事坐撫按請愆奏逮二司是時公已陞山西參議矣仍落山西僉事乙未朝覲之歲以老罷歸最前後仕途二十八年歸十年而卒年七十有一嘉靖甲辰六月二日也公為人寬厚持重內剛外和其所居官不擇劇易不計利害智巧所避毅然任之其有蹉跌亦不爲悔嘗言興利易而除害難然除害所以興利也其在興化興化豪徐恩與其宗人交賂權貴猾賊邑中恩以白衣入粟補興化所于戶籍所印而所中諸世千戶反悞悞出恩下不敢喘令丞左右亦多爲恩耳目者率常把令丞陰事令丞欲圖恩懼不能制得反噬公始至恩繡袍背持刺上謁公拒卻之然亦未遽誦言罪恩也而邑人亦無敢告言恩者乃稍稍以輕罪笞其一二宗人以風指百姓百姓乃敢告恩最後得其謀殺道姑攫財事遂密擒恩獄中考按

廉徵錄

卷之九十七

五

盡得其宗人諸不法狀因繫殺恩而宗人坐死者數人邑中爲清公始至邑歲饑倡公廩代民輸自是孜孜民隱平徭清賦耆老長孤居數年邑以治稱去之日邑人攀擁不得行公之公不已伺公去卽持金數千走京師賂閹宦瑞朝反其獄且中公奏下巡鹽張御史正德時諸閹專而瑞尤有名所謂瑞也御史顧望窮索公過失數月不得則令公與豪冢同囚繫困辱之乃爲書抵御史其語深切抉摘御史隱曲御史得書大慙慙竟引疾去後代者至踰年其事乃白而爲揚州府同知揚興化所屬郡也

廉徵錄

卷之九十七

百六

其功嘗以僉事奉命丈皇莊草場地土清其地之濫奄戚所漁奪者悉歸之民薊州銀冶盜熾餘乘利據險爲患公攝兵備選能吏馳上山寨榜示禍福各自縛詣公公罪其首餘謀逆復業及徙雲南分巡洱海道麗江土官川蜀爭金沙江警殺公會勘其事土官以土金賂同勘者久伺卒莫敢賂公由此解警奉約束如故大同經兩亂後卒伍驕悍少不畜意輒負怙跳踰以爲常公以山西僉事巡大同盡心撫馭人賴安堵頃之吉囊入寇斬首多以贊畫功賜金自爲令卽力薰大豪及在薊州洱海大同倥傯盜賊蠻夷反側兵戈之問而勘地土時則尤以一文吏與貂璫肺腑爭氣力上下公處之未嘗不辦竟以不能俯仰故不至大官在山西嘗衣豸衣見巡按巡按怒以爲慢已因考察中之遂以罷自知縣徙同知自同知徙經歷也亦坐不能曲事鄉大夫之有力者故卒爲所擠尤不喜通權貴人爲山東僉事時以屯田居京師久之永嘉張公爲相故交也同年桂公爲冢宰未嘗一私伺其門以是往往齟齬于世至其清修之節則人亦不得而疵也總兵某嘗問餽寶帶鉤不枚封而還之雲南夷俗巡守行部輒有饋獻納則喜

廉徵錄

卷之九十七

百七

拒則疑且患公拒之卒無敢疑止患者大理經歷
鄉人故潛置蒼石文書麓中假公移投入公亦潛還
之不發其事平生自俸貲外無所取其俸貲亦多以
散諸宗姻族卒之日篋笥敝衣而已性尤喜詩自罷
歸居閑則詩益多有雲山履歷稿藏于家公之先諱
某者居華亭國初被薦署縣學教諭事至公之祖諱
忠自華亭徙平湖者也父諱軒封宗人府經歷母張
氏贈宜人子女各一人子植舉進士為刑部主事植
始聞公病脾疏請歸養歸踰年而公卒將葬植來請
銘余以未及識公固辭植曰公先君則知子矣先君
每誦子之文而得子之為人恨老不及見子此行蓋
先君意也因涕泣因請嗟乎余何足以辱公之知而
亦烏能有述于公也哉于是按公之壻禮部員外郎
錢萱所為狀與公所上張御史書論徐豪事而次序
之不敢增損焉懼失實也銘曰噬嗑膳肉或遇之毒
終利用獄盤桓居貞有育其屯卒困于臂嗚呼古稱
巧宦四至九卿公豈其拙我則是銘

廉徵錄

卷之九十七

百八

記張僉憲時龍門之戰

林大春

張僉憲名時字宗易保定易州人也少與楊大常繼
盛同學楊兄事之嘉靖中先後舉進士楊拜南京吏
部主事稍遷員外而張君方待次公車會北虜入寇
長驅薄都城下京師戒嚴君倡言于當事者請與虜
決戰時不能用虜退復來以入貢為名大將軍鸞上
言請令塞上得納胡馬因稍易以繒帛塞南侵之望
詔許之其年楊適入考調兵部客于張君所遂草疏
劾鸞誤國不道以稿示君君曰此疏正不可少第必
無聽如聽之將令為之當誰屬乎楊曰請以屬子某
有死以報國而已君勃然作色曰大丈夫死必濟國
家事豈徒死耶因私往見陸太傅炳說曰大將軍議
開馬市楊員外以職事宜言主上幸而見原大善有
如聖怒不測使漢有殺計臣之名為夷狄笑竊為大
將軍不取也此其責宜在太傅太傅深然之乃疏上
下楊繼盛詔獄責問坐謫邊尉不得死後歲餘鸞伏
誅楊復召還兵部甫至京十九日又坐劾奏嚴氏父
子事論棄市先是楊既之邊君亦尋以憂免至聞楊
召還諫死獨恨弗能救又復自念業已往即救俱死
無為也因為之發喪于易水之上而服焉且為力有

廉徵錄

卷之九十八

百九

後或問君與楊子異乎答曰昔者伯夷太公兩人者同歸周豈其志不同哉然而孟津之會尚父鷹揚夷齊叩馬彼固各有謂耳其後六年丁巳服闋卿主事有詔令大臣各舉才堪邊寄者以聞於是卿中三疏薦君調職方主事其年奉使徵兵入衛西自秦中還上邊事因言故將某某可用從之已未遷員外郎尋出為山西按察僉事備兵獨石是時邊戎久空動倚客兵為援其實首鼠伏匿不敢戰所過騷然不寧邊民苦焉君乃始請罷客兵復屯戍稍益募壯士教練之久之西北傳舉烽言虜酋黃台吉且入寇君私與部將計曰虜入必先掠龍門龍門者宣府之右臂也龍門失守虜必乘勝南下逼近紅門此其為患不小乃自選騎卒得七百餘人趨援龍門俄而虜果大至凡數萬會日暮分屯夾道為營營長可數十里君復私計曰虜至不知我有備且賊雖衆屯夾道狹難猝聚可掩擊也因出死士數十人夜襲虜營營中大亂首尾不得相救盡獲驛馬牛羊以歸台吉聞之大駭黎明悉衆來攻龍門君令集民間車環以爲營以五色綵繒盡龍文衣車上山城中老弱守之而以精騎自將而前與台吉戰大破台吉兵于龍

門之野我兵銳甚往往馳殺入虜壁斬騎將騎墜刺殺之有捕虜者謂台吉言我累歲盜邊屢我抗今若此固憤不肯退及遙望見後車車盡五綵龍文勢甚壯望之如山業思爲遁計適城中樵夫爲虜所得問得虛車狀虜乃大笑復奮我兵猶殊死戰不可敗相持至暮所擊殺無數我兵死者亦百數十人虜因罷去卒保龍門林子曰余觀張君所將破虜士僅七百人可謂壯矣豈李陵所謂荆楚之奇材劍客勇士耶何其能以少擊衆如此也往余在京師客從塞上來爲余言張君陣龍門事甚備余故悉記之大抵君平生與人忠遇事智見義勇其待士也嚴而有恩臨難不避以身先之此其所爲能得士之死力有以也論者謂其輕敵寡謀致顛越于我師又却客兵不用以至無成功竟下兵部議坐貶

太原府知府張公賢傳

李 濂

張公賢字堯臣別號任真子祥符人也曾大父子初大父敬父揮世服賈善厥家母段氏夜夢神人送袍笏金帶至其舍覺而生公公自幼聰穎過人務學勤苦每旦昧爽起朗誦經史竟日不絕聲夜則閉目默誦不近燈火或諷其夜讀公曰吾見爲學者晝嬉游間輟而乃夜費膏油非徒欺人亦自欺已吾不爲也治尚書知名郡中有道士相之曰子甲科中人也必貴顯年至五十不必仕可惜無子公年二十五領河南成化丁酉鄉薦戊戌辛丑會試俱不第卒業太學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七

七

癸卯冬十月汴藩左布政眉州吳公節張宴饌省城諸舉子赴南省試而孫致授錦雅與吳相善亦在坐吳私謂孫曰諸子明春登第者幾人孫曰以錦度之無可決料者曰何以知之曰諸子役役人事間功疎而文澁無已其惟張賢乎斯人尚在太學未歸耳明年甲辰三月春榜報至省城會試者止中公一人由是吳奇孫爲知人公既登第以戚里弗內補出知山東之單縣時邑人有在京爲權要官者厥子暴橫里中強奪人妻女財產前令莫能制公至擒縛之榜笞無完膚竟正諸法邑內肅然將三載母歿守制還汴

胎關改知海豐僅八月父沒守制還服闋改知山西之襄陵境內有山泉可灌田久爲臨汾勢家所據襄陵人不得占其利公奪返之邑人立生祠祀公弘治丁巳擢陝西慶陽府同知在任九年興利除害不畏強禦法所當爲者生死以之入莫敢撓都御史楊公一清周公季麟咸薦之乙丑擢四川順慶府知府公下車清理累歲滯囚囹圄空虛事干權勢難結者當道必以屬公公亦不辭避分守張參議官發贖罪紙下岳池縣製造川扇民苦于賈價公聞知移書已之宦怒中傷公公遂暴其事巡按胡御史賜賜具奏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七

七

以聞時道瑾用事傳旨兩罷之正德庚午瑾誅而楊公清時爲冢宰素重公復起爲山西太原府知府公之至太原也慈直如在順慶時虜犯太原居民震恐有陳憲使者同諸寮夜飲宗室第公單騎往叩門呼曰虜患孔棘非燕飲時也矧時例有禁爲法吏顧昧之耶坐是不合于當道乃謝病歸時年五十竟如道士言公恣懷寡容平生以輒熟諛語爲深恥人有持詩文示公者公指摘瑕疵盡言無所諱人多怒而去曩正德辛未公在京邸汴舉子會試南省者幾四千人以公爲舉業著蔡咸誦場中作質公公悉不語

已而曰士貴實學諸君藝未精何敢與天下多士角
後生多罵習之既揭曉視之果無一人登第者衆始
服公之藻鑑云里中爲語曰言不謬人張堯臣公卒
年六十有二無子所著有二渠巴語名賢珠玉今板
刻亡矣

獻徵錄

卷之九十七

目錄

政平州知州何忠傳

何忠字廷臣江陵人舉進士爲監察御史有能名承
樂中以言事陞政平州知州忠聰敏有政事才居官
廉慎不妄交處爲御史持正論莫敢于以私當言事
時忠以疾家居衆御史以所言事示之忠爲增損皆
切于事情爲州民心翕然安其政雖深谷蠻酋素頑
猶者亦樂于趨事後以計事至布政司寧橋之敗賊
乘勝進逼城下人心惶懼成山侯王通詭謀與賊和
爲書遣山壽家人遺賊謂朝廷宥其罪賊果信引兵
退先是密遣人奏事俱被賊遮畱至是賊以朝廷宥
罪遣頭目陳渭老等奉表謝恩通遂遣忠及千戶桂
勝託以奉還地方與渭老同入朝實欲土達賊情請
益兵征勦至昌江內使徐訓泄其謀忠等遂被拘畱
賊素聞忠剛介有學識數以甘言美職誘令從已忠
不聽後以刀鋸臨忠曰從則生不從則死忠瞋目視
賊大罵曰我天朝臣子恨不斬汝以歸報朝廷肯從
汝反求活耶罵不絕口又以刀逼勝勝亦不屈忠父
子及族同日俱遇害時宣德三年五月忠初被拘卽
賦詩以死自誓云

知州呂昭傳

呂昭字克明，崑山人。嗜學教行。洪武中以薦授徐州訓導。上疏言民事，稱有改浦城隸丞縣多荒地，昭以富饒資市穀給無產者俾藝其地而不責其償。縣以富庶承樂中陞沁州知州。父老持金為贈，皆謝却之。然僅至杭已不能顧舟狼狽而歸。比赴沁道出徐州，天寒尚未挾纊，故所授經弟子共為買一毛裘。顧一驢以往，其子且既舉進士，昭遺書戒之曰：進士美官，然不能廉終非吾子。尤亦不飲汝祀其廉戒如此。旦字賓伯，初任河南按察司僉事，以事去職，後以薦起為建昌府推官。正統間致仕，性亦高潔，環堵蕭然，未嘗以貧窶為意。及卒，不能喪蕭山，魏文靖公驥遣人買棺斂之。

徐州知州王公汝積墓表

薛瑄

孝直大夫知絳州王公汝積，沒之四年，為景泰四年。其子佐奉狀自江西走京師，謁余請表諸墓。按狀公先世居鍾陵，其大父諱忠，宋末為金谿場官，因家焉。今為金谿人。自曾大父復茂至，其考處士仲允，此三世皆韜德弗耀。處士娶林氏，有婦行，生公質異。凡兒處士識其他，曰：必有立。童時即遣從邑庠，良師友讀書，砥行為儒者事。公果能專心一力，進修不忘。比一薦即榜前列，春官會試，得分教福建政和，公以師道自勵，勤于誨人，出其門而登仕版者甚眾。九年教有成績，至小師大臣薦其才可治民，遂陞知絳州。絳在周為晉國，在漢為絳侯封邑，其地包汾隰，土廩民繁，蠶薄稅重，人鮮知教，而徙于訟前，守不數年，率以事去，未有滿考者。公至州，以謂人給則教行，知教則訟息，因行其土利，有未興者興之，視民業有偷惰者，董之不數年，民業饒給。乃大修孔子廟，並廣學宮，篤興禮義，教養具修。絳俗日變，爭訟衰息，獄至空虛。公尤善處事，先時事有未集者，督以豪猾吏卒，因實錄為奸民茹其毒。公即有事，但書片紙為期約，布告鄉甿，民相勸趨下，不知擾而事亦集。州租率歲遠輪陷。

邊軍有和惟徵銀易米公則布帛穗表諸物任民
齋持取租辦而已人甚便之境有蟲類蝗將害稼
禱諸正神蟲害隨息有行劫者出其境即掩捕如
人服其明其他善政甚多不能悉紀大者如此公在
官九年考績當去者民相率將詣藩臬乞留公因止
之則相與刻石以紀其政蹟行有日暴疾卒其子佐
既經奉柩歸以其年某月某日葬某原生于洪武丙
子三月十七日景泰元年五月二十七日卒享年五
十有五公初娶何氏再娶吳氏皆先卒後娶胡氏子
男二并二女長政蚤卒次即佐也爲縣學生公在絳
時先遣其家歸金鄉胡氏聞公計哭泣喪明妻貞子
孝又知公之放行于家也公爲人性坦夷不爲防畛
篤于孝親追遠與人交始終無失其知絳州時嘗校
文山東唯視其優于理者取之後登進士楊于是年
舉子爲多人以公爲能因盲以知人山右多聲妓官
以音樂佐酒取敗者相踵公速客不用綠竹惟禮飲
終宴不諱其雅致尤不可尚已於戲人才爲難有才
而驗諸設施爲尤難公之才見于教人治民均有成
效如此謂將遠施而止於斯豈非命耶雖然公自筮
仕以來將三十年克致完節以沒有子克襄葬事亦

廉徵錄

卷之九十七

直隸

可謂無憾也已公二子皆從余學故知公尤詳既按
狀并取所未載者述其行實事業表于墓道以告來
者

王汝績政蹟碑記

薛 瑄

絳州者民段祐德等纂其守王汝績曰守絳川人也
發跡儒業累官來知是州其爲政急于教養而緩于
刑罰州學廟廡堂齋庠隘敝漏守皆廣而新之修學
政以勵士子延師儒以教民間子弟風化之美延及
旁郡民以事至州者告以敦本節用孝弟禮讓之道
雖氓之愚且賤者懇懇誨之不倦此其教人之大者
他不能盡記也處事無小大必敬必慎尤篤于信以
接下凡有徵集不遺人至鄉第書片紙付里甲與民
爲期約民勸趨其期無敢緩者里間宴然無追呼之
擾犬不夜吠民不見吏者有焉絳地瘠且隘守勸民
耕稼蠶桑以時悉墾不食之地使種五穀以是收倍
沃土民之衣食饒給夏秋二稅遠輸者非陸載所及
近入者有加耗之弊守處之有方防禁有法故租不
後期民不知擾境內嘗有蠅生將害及禾稼守禱以
虔誠蠱害隨息絳俗勇于私鬪忿不能勝即投井死
其親屬厚誣與鬪者或至破產守督禁立絕民皆稱

廉徵錄

卷之九十七

直隸

便州境數年盜賊殆絕忽有行劫數人守悉掩置之
法人服其明民有遠年流移四外者聞守政寬仁皆
扶老攜幼歸者踵至守加賑恤使之樂生興事此其
養民之大者不能悉舉也民有爭訟細事非有大惡
當治者即懲責諭遣之狂獄空虛者累年嘗有穿窬
小盜或欲深治之守不聽一當以本律此其緩于刑
罰也余謂教養刑罰爲治之三要汝績皆知其緩急
而先後舉行之是宜民感厥惠求文鏡石欲垂聲譽
于永久也余不敢溢美惟次第旃祐德等辭便刻之

秋後錄

卷之九十七

七

蒲州知州張公廉志銘

薛瑄

天順二年七月十七日致仕奉直大夫蒲州知州張
公卒於其家之正寢八月初其長子鼎以公狀遣其
弟鼎來乞志銘葬按狀公諱廉字惟清世爲陝西西
安咸寧人公高祖德用仕元翰林學士承旨曾祖思
忠祖公諒考秉文三世皆蓄善弗耀秉文娶范氏生
公有美質自童穉時已不好戲異凡兒父母鍾愛特
甚方十二歲卽遣入郡學從師友習舉子業二十二
領永樂癸卯鄉薦入太學僅三年以才中時用不次
選擢刑部照磨未幾改除山西臨汾縣丞佐政有聲
秋後錄 卷之九十七 七
蒲州判官用保陞知州事蒲爲大州事劇難治公
既止職蒞事乃剗剗積弊以身率人自家及官皆有
檢飭條法教民作業以時與民以信凡賦調不督而
集極力扶植柔善于豪強則重加繩抑不少貸尤知
爲州急務修舉學政如有不及寅恭祀典壇場祠宇
悉皆修治蒞事數十年無非法一事以擾其屬縣于
嘗使川蜀道過其州見其廳治落落無事惟聞誦讀
聲問之則曰課吏讀律使知畏法且不暇游惰耳若
公者可謂能其職矣蒲去咸寧甚近時公父母俱衰
強乃迎致就養極其娛樂及二親先後沒世俱葬祭

文禮又可謂能於艱時蕭之軍民合詞
保雷又可見其爲人所愛慕焉及謝事去時方年五
十有二家居惟教子孫與宗族朋舊過從爲事他無
所勞其心又可謂能安于退休者公娶王氏生三子
曰鼎曰鼎曰鼎鼎嘗從子學中癸酉鄉貢方待會試
於家年五十有七嗚呼公之行已始終無玷如此是
可銘已

狀徵錄

卷之五

有主

晉州知州李君愚傳

朱睦㮮

李愚字克明蘭陽人也弱冠舉於鄉授澧州知州以
禮讓喻俗不規規於簿書期會之間一郡盡化之成
化七年茅岡宣慰等上夷乘剽千斤之亂出沒剽掠
每過州境戒儆類勿有所犯其威革強暴類此州
俗女子年踰三十始嫁愚檄屬邑俱宜依期婚娶其
貧不能舉者亦宜設法資之一歲中完娶者二千餘
家巡撫都御史吳琛聞之以束帛勞異罹外艱歸服
闋改知晉州值歲凶愚賑饑恤匱不遺餘力是年大
水復至愚乃上疏其畧曰今 陛下致治之道至矣
獻徵錄 卷之五

有主

救災之法密矣而水旱屢見者何也或者官人未節
而天意有在于此未可知也臣聞男子生而願爲之
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一有拂鬱則憤懣之氣
必干天和昔一婦含冤三年不雨矧多于此者乎考
之春秋傳曰大水者陰氣盛也若今歲雨水爲害或
以陰氣使然耳嘗觀唐史太宗因旱出官女三千人
我朝 英宗皇帝卽位之初亦出官女三百七十人
此其驗也伏望 陛下援古人已行之蹟酌今日時
科之宜稽察官女年貌老弱量爲節減務使在內在
外人人得所則陰陽氣和神人胥悅而天變可回水

早自弭是 陛下太造之仁徧浹海宇國家太平之
福亦永保無疆矣疏入 純皇震怒逮繫京師頃之
上感悟詔釋愚出官女五百餘人愚既還職益自
振勵會妖賊桑冲作亂愚以計擒之 上嘉其能特
令榜諭後數年致仕歸子鉉內黃知縣愚卒六十餘
年提學副使采大器始祀于鄉賢祠論曰昔漢嚴安
徐樂上書言事頗寓規諷而史氏承之究其終無它
表見今李公愚之疏可謂嬰逆鱗矣視嚴徐孰爲難
易又兩守僻郡咸有治績而世無知者亦可慨矣

獻徵錄

卷之九

七

澤州知州陸公偉志銘

楊鼎

公陸氏諱偉字仲奇別號質菴人世祖金當宋南渡
由汴至杭於錢塘家焉後遂爲錢塘人公生而端凝
重厚爲童子時已毅然自立雖長者不敢有犯年十
三郡守孫君選補郡庠弟子員試之作對矢口而成
孫君謂此子器宇不凡異日必有聞于時不但以其
藝而已自此治戴氏經大肆力于學所爲舉業經義
不下數十冊領成化乙酉鄉薦值家中替開門授徒
資以爲養二親相繼下世哀毀幾滅性既而累試禮
部輒報罷久之謁選天曹時三原王公爲冢宰試公
居第一授山西澤州知州州罹洊饑人至相食公
發內帑沿門賑救區畫纖悉不懈晝夜金活以數萬
計于是人人畫公像而生祀之州多宗室分封和買
吞併之害其來已久歲時祿米後輪屏及官吏率以
爲常公至悉裁之以法世家大族鄉曲困武斷間左
苦陵轍者皆禁不得肆與夫請託一切不行因相與
街之嫁禍於公喉宗室誣奏數事下三法司勘讞詔
使初至惑于浮言幾中危法州民無老少填塞街巷
爲之稱冤使者繼至始廉得其實事乃白比去猶怨
公母以訛自沮時鄰封大同有獄久不決司空才

公微公訃之公盡得其狀發捷如神才公驚喜報

手曰微子何以折斯獄遂為忘勢之交澤州有寧山

衛軍民雜處恒患弗靖公憐之以威彼此帖然總鎮

中貴歲有祇候之索所屬爭先取容公徇不與既而

政通人和視民可役廢可興乃葺州治新館學明道

程先生嘗為晉城令州舊有祠公謂先生豈泛然名

宦僅循吏而已哉遂重修其祠至於漏澤園常平

諸倉曰路曰橋靡不畢舉然小民雖甚德公而前之

怨家與訛造謠為害未已公乃嘆口人當自知止足

不然必速顛濟乃力懇當路致其事而歸州民攀輿

數十里不絕車至不得行多有泣下者公慰諭而道

之時弘治辛亥也公歸惟以教誨子孫為務每夜至

二鼓方就寢家庭肅然宗族不能婚娶里鄰不能殯

葬者已雖不給亦汲汲以周之間與鄉之不仕及倦

而歸者徜徉于西湖孤山之間與唱送和有歸田錄

傳于時居常最甘澹薄子世味漠如也每遇士當以

立志為先以涵養為要否則大本不立一事不可為

矣公性不喜酒年至耄耋燈下細字猶能讀之喜吟

詩有精藏於家作字不喜行草與里幼家間亦真楷

正體遺言子孫仕者以忠孝恭謹

謹者以勤儉守家享年八十有九

壺關縣知縣吳公傑傳

杞志

吳傑字漢甫正德己卯舉于鄉性行孤介律身廉潔
不苟同于俗既第猶躬耕不輟母亡貧不能葬適流
賊至居民皆逃公獨守母柩不忍去賊至嘆曰孝哉
此子戒勿相犯後為壺關令甫四月儲穀二千餘石
衣粗布之衣食脫粟之食其清苦尤為罕儷故人有
欲以私薦之者公力卻之曰使我賢也薦不必公使
我不賢也不必公薦後卒于官至無以為斂同官有
賻之者其妻曰吾夫生平不愛一錢豈以死而易哉
竟不受

獻徵錄 卷之九十七

百七

山西霍州儒學學正曹公端傳 黃佐

永樂中以理學鳴者河南澠池有曹月川先生正主
端戊子鄉薦已丑乙榜授霍州學正壬寅改清州教
人以踐履為主日事著述有四書說詳太極西銘通
書釋文孝經述解性理文集儒家宗統譜家規輯畧
存疑錄夜行燭等編其事父母養志愉色飲食衣服
惟務精潔及遭喪五味不入口寢苦枕塊始終不易
既葬廬墓六年建祠堂以事先又建義祠以薦外族
之無後者不用浮屠巫覡詣縣上書請毀淫祠年荒
勸賑全活甚衆屢舉同僚之喪貧不能葬任者瞋之
獻徵錄 卷之九十七 百天

客死者葬之學徒從教一於禮義郡人皆薰然而化
甲辰蒲崔二州弟子上章競畱之霍州先上得允宣
德甲寅卒于官正統中河南僉事姑蘇張敬泗池知
縣胡復立特祠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九十七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九十八目錄

四川

布政使

周瑛

婁謙

陳鑒

參政

袁江

郭緒

吳巖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趙淵

參議

張如宗

喬縉

田鐸

韋商臣

按察使

龔鏊

馮亮

副使

楊淳

陶照

崔陞

郭東心

葉天球

楊成

朱貞

虞臣

石祿

歐陽瑜

張後甲

馬應龍

馬應龍

馬應龍

馬應龍

馬應龍

馬應龍

馬應龍

引除

東思忠

黃
熒

沈琮

張
翥

虞雍

呂
種

張仕隆

劉天民

富好禮

吳達

顧
腫

章美中

李貴

趙三聘

傅光宅

僉事

陳侯

張善胎

厭徵錄
卷之九
人鼎

11

知府

盛果

高公

沈海

同知

蘇士渭

通判

王
禎

知州

王佐

知縣

胡壽安

張
緒

主簿

時
植

教諭

鍾誠

訓導

詹英

藏板錄

洋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九十八

四川

布政使

四川右布政使周公瑛墓誌銘

林俊

周出清江上廊石族公諱英字梁石號蒙中子白賁道人翠渠其最後號也父諱舉贈奉直大夫知州尺籍鎮海長于莆神鑒臞古博學善文往往有奇悟景泰癸酉爲司主聶大年所知置魁亞又與陳公公甫賀公克恭友善危論高氣第進士出知廣德州賢旌獻徵錄卷之九十八
授誥然猶歷九載始南京儀部正郎又三年撫州又五年移簡鎮遠夫以清華論思之選臺省之屬曾無公一席之地必州外之久淹之南冷之府困之至居夷而極矣王端毅公爲上宰進公四川大叅尋右轄端毅去公亦服憂潘太宜人既望七之年無用世志矣言者薦公可用孝廟意有所屬而公以老請遂進資善大夫致仕尊號例進子贈公政用寬繼用嚴繼復靜服舉之教民有禮課士有程不舉女有禁祠山有辯陂水利著政本第輪納著政均立保甲著政原鎮不鄙夷其民文教之修亦發端于此矣

四川左布政使楊公淳墓誌銘 呂楠

公諱淳字重夫號繡嶺舉正德戊辰進士仕至四川布政使初楊之先世累出華陰縣有百戶君者徙澄城生政政生敬祖皆居澄城段庄里光祿村明興有諱仲微者始徙臨潼縣安業里仲微生和和生讓成化未輸粟千餘賑救貧乏乃生子彪贈浙江道監察御史彪生欽是生公者也以公初官累封工部郎中加四品服色母王氏封太宜人公垂髫時恬靜寡言雅有志向酷嗜詩書時祖業頗豐公一志于學不爲富奪祖子諸孫中特鍾愛焉謂此兒其大吾門乎弱冠受詩于季父運使石川翁以儒士中弘治辛酉鄉試既偕季父僉憲樺東翁叔父同業于大學公既登進士後觀政兵部授江西道御史時宦官劉瑾索求科道瑕疵適央大辟衆皆推避無肯行者公毅然請行大中丞屠公喜其勇敢能任事也而瑾惡其同鄉不附已諷當道改公工部屯田司主事庚午安化王叛王師于征公爲之先事前行辛未被差荊州撫分竹木時川中多盜商販十減四五兼以發粟請証觀歸旁午公一切遏抑不行時有青龍之說其有能汚也秩滿陞本部管膳司員外郎督臺基等廠尋差遣

東查盤軍器甲戌陞都水司郎中管理通州南班
道浚決潢汚築復隄防一時糧道稱便京儲頓增時
中官方橫舳舨往來陵轅州司需索無算闔公退避
有號二劉者使西域取佛其船百艘所費萬計聲勢
赫熾沿河州司懼不敢支公移檄擒治其前黨衆歛
迹而去 國初工部尚書宋公禮治河有大功禮費
議祀以宋居中有司奉行違錯又進都督于其中公
具奏改正且修葺其祠宇纂王端毅公之奏議丘文
莊公之詩刊爲漕河紀事以永宋公之功又嘗發庫
帑羨金以修 孔廟其地舊有徐君墓乃延陵子掛
劍處也亦築祠立碑以表其賢三載再補虞衡郎中
未一年陞湖廣寶慶知府南楚風浮俗又尚鬼公乃
首興學校延經師以開勸生徒四擒妖巫徧毀淫祠
始則詞訟盈庭一判數千繼旬百人再旬十人期月
之間浮風丕變巡按唐君薦其剛正清明惠德安風
有某妻外適而娶妾者其妻生子尋其父不認告之
公公用古水盆法破其鼻流血于盆中并取他隸血
于盆以辨同異其民遂抱子而泣歸處其妻如初又
嘗 奏革岷藩過用桐油船料數萬及強占居民田
產數千并擒治其發遣之人岷藩上章誣奏事下湖

廣問其叅語云知府楊某矯枉過直以讒
親王疾惡大嚴因公取怨于官校究其立心行
之迹無非守職愛民之心罪固難辭法應請用得
旨乃調知鄖陽府才七月陞山西副使奉 勅
理馬等關兵備便道歸家適封君遺疾公侍湯藥
月 而 君卒人以爲孝思所感也起服除湖廣郴
桂 柳桂楚之南徼也地雜苗夷俗多寇盜有禪
光 衆衆數千肆行劫奪公皆捕平之行蒙 賞
賚嘉靖辛卯陞四川叅政次年陞本省按察使次年
陞本省右叅等陞左轄公在蜀威茂諸邊將常因蕃
獻微錄 卷之九十八
夷入寇多殺無辜以邀賞賚公累檄諭以禍福勸戒
切至諸將感悟在臬司蜀藩知其廉贈兼金一百撫
臺贈金八十皆不受貯之庫其爲叅政時常視篆當
放支銀五萬或曰此可得羨餘公終不肯放支公平
生以清忠自勵慕趙清獻之爲人俸祿之外一毫無
私公子弟有誨其置產業者乃厲聲訶之曰汝弟勤
耕力學我不爲汝所役使也見着綺羅者則曰此大
物也汝等可易用乎甲午冬聞太宜人訃公毀悼幾
不生卽日奔歸自是遺榮養素居室蕭然己亥五月
十六日丑時有雷震聲異常卽攝衣起危坐有待

其意是夕衆又見星隕于居之西北隅次日龜
賓談笑間少覺不快遽不起矣嗚呼痛哉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五

蜀山

四川左布政使公

公諱謙字克讓江西上饒

弘化丙戌進士拜監察

御史督南畿學政以躬行踐爲教士類翕然風動
時中官汪直新幸勢炙手可熱公絕不與接直甚銜
之使邏校文致其短竟莫能得已督北畿陝西學其
爲教一如南都弘治壬子晉四川左布政使提調鄉
試監臨者重其雅望簾內外諸務盡歸之以勞苦觸
疾卒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六

蜀山

四川布政司左布政使陶公照墓

屠應竣

公陶氏名照字時明稱一菴子其先宋十六世祖以將仕郎龜蹕南渡九傳至菊隱君始定居秀水之鴈湖人稱鴈湖陶云菊隱君且歿戒子孫弗爲元官於是子孫業農者終元之世曾大父鉅大父濟父松母張氏 敬皇帝時公甫年二十餘與兄煦同舉於鄉繼又同舉于春官于是人又稱鴈湖二俊云公始拜都水主事以母憂起改刑部錄囚薛淞蘓淞者嘉接褒也親戚賓客交通焉人爲公難之公至有犯悉寘獄徵錄

卷之九十八

之法未幾出爲廣東僉事廣東故多蠻獠豪滑時大咨唐大髯者起惠潮梁閩琛者起清遠皆號萬人公察土兵陳朝亮者才也乃召朝亮入授以進止畏糧逮捕不煩帑藏廣中悉定戊辰以父憂起改湖廣庚午拜四川叅議時藍鄙作亂蜀人驚擾先是公過新都新都者道衝而無城公慮無守卽日命城之城畢而寇至人賴以安竟以平郕功授從三品俸加賜金綺壬申以副使備兵威茂威茂古羌夷也邊郡瘠耗而守臣徐叅將者性鷙酷日鞭撻軍吏於是羌夷聚數萬衆謀奪叅將公單騎出撫諭威福衆泣拜解

公念于叅將公乃繩其部下以愾羌夷心

亦自薄其官遂居疾鴈湖之上者數年庚辰復官河南時制河南以憲臣監小灘兌兌常不足往往取足於官歲不下數萬金又總部京儲者率逾年不完賁償民間幾亦數萬習弊滋甚公所至立規畫謹簿書抑豪右節浮靡秋毫無犯公私兼裕焉乙酉陞雲南右布政使陞四川左布政先是爲雲南時有盜稱大眼者鳩衆橫行嶠峨間阻險深入歲不能下公至卽平定之于是 詔復賜金綺公性斤斤簡勅言不出

卷之九十八

口未嘗面可否人至所歷乃表表以武功見相士失外寧有旣哉在四川以繼母憂去又二年遭讒罷官家居幾十年迄無怨語嘗謂人曰布政縮司錢穀謗翁翁易起人眩廉自飭而吾于徐弗以外讞當逆瑾時人有官不患不能顯而吾優游舊僚要之無疚耳與鄉人處油油煦和無問賢不肖善振施族人賻恤其死喪人咸德之平生無怒容雖臺輿載獲弗嚴斥也公子培議姻于子公病亟予就視于閨中公視予曰嗟呼天固以予子滑先生也繼又曰予內子死矣劉者和而婉劉保其內先生禦其外培猶有父若母

也予敬諾時甲午九月十日耳越六月公薨卒年止六十有七

陳先生墓表

茅坤

嗚呼若予友陳雨泉先生者其殆古之遊方之外者
歟或謂先生繇明經舉進士歷官尚書郎而督學而
屯田而監兵而叅政而按察而布政使始致其仕以
歸而予之表其墓於陽山之麓也嘗按故官爵以書
而不膏第揭而書之曰雨泉先生嗟乎予竊疑公泣
官似漢循吏甘貧似獨行其他所澹宕而夷曠似方
朔似元亮及敷棄官爵以去則又稍稍似梅福似兩
龔不矯名不遠俗不令人喜亦不令人嫉其中固不
得而故指者方公之以工部督繕司主事而權木荆
州也稅不登故額尚書令廉之不取讓其守湖南也
故二千石私以軌法陷無辜者衆公盡原之及屯滇
中榜書其故佔者許毋坐令獲自首已而又括贖金
以偏募他田者田者稍稍來屯浸益廣天子嘗詔
雲南計輸黃金萬公特便宜半令雲南府而餘以錯
餘他官司已而民不告病而金亦辦督每以公詢督
兵十萬討叛酋他藩臬使並藉行間公獨巨募謹烽
燧遠斥檄治文書轉餉餉若宿將然公之當官視職
大都類此然而公故貧其由監兵入衛駐白羊堡也
有司或按故事橐羨金以獻公怒而出之已而再過

蜀之諸生及故吏或走數百里外餽遺公公竝卻不以受署蜀藩久之篋庫者間以例告羨金系萬矣公笑曰若知羨爲故時例抑不知不以羨爲故吾例也蜀人至今誦之及解官歸伯兄累二十年來諸按節使所餽若干金歸于公公又謝不受歲時伏臘或不辦公亦無愠色故廬僅一椽大於斗榜之曰已寬往往主賓相嚮意豁如也族中諸昆弟貧則又解橐中裝百餘金半以瓜分諸子而亦半以給族中諸昆弟此皆世所難能者方督學時公試諸生糊名按甲乙以授諸州縣不以故一時高才生後先麟次顯名中朝矣或以書贊謁公公又謝曰嚮者吾第知文不知君今者君知我矣我又不識爲君何也王廷尉領西曹時嘗過公舍公留飲久之供具不以出公顧問童子童子曰傘且饒矣復間瓠中酒幾何童子又曰請君衣過市賞之廷尉適大笑兩相過鄰舍即以飲而別公之澹宕多類此其解綬來歸也里中豪慕之推牛饗公公時時謝病不以赴間過所從故舊或浮屠黃冠者流公又時時對席便坐脫巾漉酒淋漓宴酣相莫逆公故好奕奕不登品然亦好飲飲僅一二升然命之觴輒觴授之奕輒奕及醉且敗公亦自爲

顧影相笑人人盡懂不以間公於詩文隨興所落不爲古調亦不爲俗韻於書法爲最工小楷篆隸出入晉唐其他行草及方尺以上豐媚綽約有驚鴻游鵝之態人士或請之公既醉輒裂繒而書不以拒當是時人人自以附公綰帶交又或謂公漢長者不設畧整多易與及後其立朝仗節則又斬斬不可犯嘗以河南按察副使臺叅御史也御史驕甚公恥隨他察貳抱檄庭趨獨濡遲不爲趨已而中幕繫解公又低徊奮袖前結御史衙公甚且以危言諷之公亦嘿然不以應已而御史以公違限論報公亦飄然上書自爲免官去穆宗皇帝初御極詔名故從先帝遊者還中朝行且柄用公矣公又以布政從蜀拂示以歸嗟乎公之生平類若彼而中之凝峻又若此非公之大雅不羣有所混于世之耳目之所及而又有超於耳目之所不及翻翻乎異人者流與嚮使漢之循吏獨行與方朔元亮梅生兩龔而下共公分簪較之村各天授或相等夷或相倍蓰吾固未卜也苟自其中之淫而不緇圓而不滯者論之則其幅尺之間雄雌雌孰短孰長又安在其爲古與今邪善乎閣學申公所嘗銘公墓曰不惠不夷九原可師而公之自

謂亦曰吾生平有二長吾性雖剛而無忤忌故於人不爲難耽一也性澹泊無他嗜好二也然亦有四短憚煩一也健忘二也力竭而止三也不爲諂佞四也聞者領之以爲實錄予嘗按國史故御史陳公祚於公爲高大父當其力諫 文皇與 宣廟時死且什九猶侃侃不已蓋古之司直也予故考鏡先哲公所從來者遠矣公名濤字子兼嘉靖戊戌進士於予爲同年予故知公爲最深公累官數矣然亦數以棄去非公所自將也予故別稱之曰雨泉先生云

朱徵錄

卷之九十八

李濤

系政袁公江傳

李濤

江字自岷祥符之新興村人自少資性超異讀書過目輒成誦不忘弱冠落筆有警策語年十九領天順壬午鄉薦時東平梁御史觀巡按河南寔監臨鄉試有剽僉事瑄者與梁有隙疑公年甚少而一舉輒第暨同榜祥符人唐昭杜明皆指爲梁所私併劾之 英廟覽奏勅法司提解御史觀僉事瑄舉人江昭明俱械繫至京下館閣復試咸入格得釋乃罪瑄惡秦觀復職江等舉人如故明年癸未春二月公入南省試通文場火詔改秋八月會試既揭曉河南壬午榜止中公一人厥後唐乙未進士杜戊戌進士而公論益白云乙酉公年二十一始聘致仕左布政使丘公陵之女爲配初授戶部主事監督徐州倉糧出納嚴慎時有中貴人倚勢乾沒公奏黜之自是後無敢肆者成化辛丑母吳安人歿公守制歸居于汴城東之百餘里舊廬足跡不至城府而提學僉事廣安吳公伯通同年也數命駕往造翌日始還癸卯冬南畿撫臣劾兩淮鹽運使白行中不職罷之乞擇公廉素著者爲運司之長公服制垂滿銓部扣公閤期擢兩淮鹽運使明年甲辰履任公規畫課程次第疾徐

一以至公行之貴戚飲跡商電咸稱快焉運司有聞
知王某者出納弗度公移書戒之曰嵯政吾惟總其
犬綱而已出納各有司存執事虛出實收有監決守
似非明哲保身之道某叨廁寮采敢布腹心王懽謝
自新卒免困蹟丙午冬入覲戒行白堀河巡檢某以
黃金實酒瓶中餽公陽曰此秘方藥酒也可卻病延
年公筭而遣之巨商劉武錦衣舍餘也暮夜陳黃金
二錠爲贍叩首畢拋金連出公追還曉諭之以治更
元戊申廷議各省通負孔多乞選補嘗賦之官公被
薦擢四川右叅政督理糧儲簡書嚴重公兼程之任
便道過汴累世家產頗豐裕公悉讓與諸弟若姪而
自置宅一區繞值二百畝爾既抵蜀巡行郡邑無少
休息滌祛奸弊殫厥心力未歲餘察出隱蔽官賦及
風通在民者若干萬實屬徵完盡解戶部大司徒題
奏旌獎以風勵天下之職餉者公驅馳勞瘁疾作或
有勸其自逸者公曰某既受上知敢復愛其身乎未
幾疾大作竟卒于官得年五十公坦夷無物平生以
清儉自將歷官三十年典司財賦無所點污顧年僅
下壽用不究才君子悲之

論曰甚矣哉利欲之移人也往余過維揚聞兩淮都

轉鹽運使司爲分司者三通泰淮也爲場者三十淮
南二十五場則皆煎淮北五場則皆曬而鹹鹺之利
甲諸天下漢吳王濞鬻海致富卽此地云是故司鹺
之吏往往沉沒蓋其通商鬻窩之弊其來已久歷數
運司之長自袁公以前多以墨敗而陞遷者寔自公
始公爲運使六七年力修鹽筴之政廉聲茂騰顯陞
方岳可謂連綱之卓詭者夫鹺司利之府也鹺之歛
散紆急由其掌握而商人奔走之故不爲所動者鮮
矣嗟乎吏無良而漁商以自腴及債乃賴輒快快恚
曰職守累我也豈不大謬哉

職徵錄

卷之九十八

十六

四川右叅政崔公陞墓志銘

李夢陽

嘉靖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奉大夫四川右叅

崔公于家年八十有八歲矣先是其子南祭酒銑
抗疏才致仕歸是故公之終所事無憾焉君子謂祭
酒能子矣公諱陞字廷進號南郭學者稱南郭先生
其先樂安人也有諱大者生彥和彥和生剛趙庫大
使後累贈中憲大夫延安知府大使娶于蔡後贈恭
人以正統十四年十二月十四日生公于安陽乃後
遂籍安陽公童時會父失官貧兄五四各出自營獨
次兄父母居日一食然猶糲也而公於書顧益攻久
之惻母蔡憐之泣謂曰兒從兄賈不易效邪公弗聽
顧益攻書年廿六李給事中者見之焉遂女以
女後封淑人明年為成化乙酉公舉于鄉已丑登進
士第拜都水主事改武選以父憂起改主客又以母
憂起武選擢職方員外郎出知延安府陝參政數歷
中外凡三十餘年公既以蓬華力政青雲巨才洪識
遠越倫輩而水蘖奮勵無殊夷約遂能輝前裕後慶
流于子孫至今相人訓學誨德必曰不見南郭公少
時貧邪今人凡少貧至貴顯必焚而公主客時番人
有踰請者業賂鈞樞者許之矣日趣上議而公執弗

徵錄

卷之九十八

十七

曼山

名番人夜持玳瑁奇香各十餘斤餽公斥之出曰

聲其事遂寢公雖歷三部階五品然儼屋而居競競
如少時出則一瘦馬青布袍耳僮日出拾馬通淑人
李雜諸薪手爨之故自為郎官識者業以台輔期之
矣先是星變求言公與餘于蘇章同奏豎閣干政妖
僧蠱惑援比儉士竄逐忠良所致又言兵部尚書王
恕今之伊傳不宜置之南京奏入不報而他言者或
頗及官禁秘密上為之怒於是書言者六十人姓
名于屏擬升則細其級不則遠惡地於是吏部故遲
公獲免孝宗卽位乃有延安之命邊郡瘠耗習狃
而俗夷公至立規畫固局繕謹簿書節浮浪省遊宴
時出入退果菜私園乃清疆場覈徵稅平徭役鋤豪
橫招流逸墾荒開實廩庾乃始葺廢墜療疾疫敦行
布惠黜邪崇禮興學誨徒咸饗譽名實先是成化末
郡大饑民太半亡殍中山谷中公蒞郡復者十六七
會屢豐斗米數錢耳斯不足觀政邪公嘗見宜川知
縣唐來馬鞍驚曰鞍如是華邪廉其價近百金曰有
一鞍百金者邪遂收按之不盡獲其貪狀黜來又仕
文祥者延之巨猾也見公而實易之每大言曰程
誠好然貪官也聞其自少貧吾起大獄必使之不窮

徵錄

卷之九十八

十八

曼山

之必關節而公伴若不知者已而有發其
人章者公鞠之然罪不至死遂生之議者謂公內明
而外容剖大決難靡動聲色頗似稚圭亦相之山川
之鏗歟而不知履堅秉貞識體負器自即定矣
在郡七年擢四川右叅政弘治丙辰監營壽王官於
保寧役者數萬人費嚴而力舒戊午逆申王干境民
無擾者人稱之公行部勾稽既詳額又喜廉減否與
僉事曲統齊名蜀人語曰崔參曲僉吃如雪山嘗如
松茂得量疾久弗愈已未秋遂致仕歸歸三十年至
是卒公恭儉出于天性少壯隱頭一耳故能劬案疏
廉儉錄 卷之九十八

橋文錦布祖輪與蓬茅器無飭銀服無裁綺家居檢
書課農灌溉花竹年踰八十則日焚香靜坐精神內
瑩聰明長存出入不杖卒之日顏面猶生也雖天界
之還如報公者然祿位未極議者每有蒼生之憾斯
非命而何邪嗚呼傷哉銘曰積之豐用之嗇中折其
翼井渫終食象賢有德有瑗有寔妥公茲域聚靈發
祥虎變鸞翔英英洋洋後其大昌乎

四川布政司右叅政郭君緒墓碣銘

邵寶

君諱緒字繼業姓郭氏開封之太康人其先蓋出周
號叔遠莫可考已其居太康則元季時開封通判估
之子二翁始二翁子魯國初爲御史臺治書司在豐
行苑馬寺監正子浩娶王氏生子果六歲而浩卒王
刑部郎中傑女也寡居守節育果以長歷六十餘年
以貞節旌果娶楊氏生子三人君其季也君生七年
父母繼沒祖母王復撫教之君幼端簡沉默提學憲
副劉先生昌見而奇之進爲邑庠生君遂勤苦自勵
廉儉錄 卷之九十八

閉戶不出遇歲歉嘗以所得廩米分給族人與人接
莊不可犯成化庚子舉于鄉明年辛丑連得進士觀
工部政有事楚府能禮却物饋楚王賢之既而授戶
部湖廣司主事督督運銀二十萬兩于陝西既給軍
而主者以羨告君曰羨以正支法也歸之藩司弘治
戊申陞署員外郎蓋於是監水次倉者再監馬坊倉
者一皆有善聞癸丑實授員外郎時宣府缺總儲郎
中尚書山陽葉公言于吏部疏君名請陞署郎中奉
璽書以往宣府諸鎮歲用糧草不下數百餘萬每招
商則奸豪風聚時有持都臺某書謁者君叱不得售

甲寅實授郎中歸蒞江西司戊午陞雲南布政司
參議雲南去京師萬餘里君中州人僉謂非宜君曰
分也過家置妻子獨行抵任日事事不弛鶴慶地山
水暴發漂流廬寨君見途號者哺之野暴者瘞之民
謂君仁入理蒙化諸土官侵賦銀數萬益久且隱君
訪而追之其分守所至克殄久叛巨盜楊才輩數十
人民謂君義且勇先是迤西有夷曰思六越金沙江
界據地若干里積二十年拒不受撫至辛酉歲勢益
猖獗鎮巡合議以勦請事下公卿議撫之便 孝廟
重用兵從之有詔簡藩臬貞毅臣以往乃以君與按
察曹副使玉同行旬餘抵金齒於是廬參將和統軍
距所據地二程許而次遣官持檄往者皆被留不報
廬還軍至千崖遇君語其故且戒勿迫君曰吾受國
恩報稱正在此如公言若臣節何苛蘇武入匈奴十
九年尚得生還况此夷非匈奴比萬一不還亦分內
事也或謂君曰蕪君以黑髮去白髮而還君今白矣
將以黑還乎君正色不答是日曹有疾君單騎從數
人行旬日至南甸巖突不可騎乃斬荆徒步繩橈以
登又旬日至一大澤憂都土官以象輿來君乘之上
霧下沙晦淖迷躓而君行愈力又旬日至孟賴去金

沙江僅二舍君爰次手爲檄遣官持過江諭以 朝
廷招牌之意夷人相顧驚曰中國官今亦至此乎
發夷兵率象馬數萬夜過江抵君所持長槊勁弩露
機刃環之數重有譯者泣走報曰賊刻日且焚殺奈
何久七君曰爾譚雖微者亦世受國恩不以死報乃
爲間邪因拔所佩劍指示曰明日我渡江敢復言者
斬衆皆股栗君因賦詩見志思六既見微於禍福明
甚又聞君志決即遣其酋長數輩來請聽令及餽土
物供具君悉却去乃奉宣勅榜且與語云云大畧先
敘其勞次伸其寬然後責其叛罪思六等聞之皆俯
伏立下請歸侵地君曰此固我 聖天子意也宜言
許之皆稽首稱萬歲歡聲動地因詰廬參將先所使
人出以歸君廬曹得君報馳至賊已撤兵歸地受紂
書矣是夏五月君歸至會城鎮巡以下皆極稱與或
謂君曰君豈令公後邪可深入夷中而簡易如此鎮
巡以狀聞詔予奏事者官一級餘功伺覈以錄餘謂
君且有殊擢越三年君考六年績道陞四川督諸
政蜀財賦弊最天下君至甫一歲漸克濟用
蜀極邊內地轉輸勞苦備至率數石而致一石
議歲資米價銀往今以半糴而存其半

銀惟時酌給省費而便行之果然又一年正德丙寅始以雲南功加君俸一級丁卯君進萬壽表至京師因請致仕歸明年戊辰六月十有八日以疾卒距其生正統乙丑年六十有四君所爲詩有學吟稿撫夷錄藏于家君忠確簡儉孚於家達於政予以同官故知之久矣而臨事不避意氣壯偉復有如金沙之行者皆稱士者使不辱命非君謂邪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三

四川布政使司右叅政郭君東山墓志銘

毛澄

君諱東山字春瞻郭姓萊之掖縣人生於成化庚寅二月九日母贈孺人侯氏方娠夢吞鵲卵已而生君聰悟不凡四五歲讀書善屬對多驚人語父贈御史靜齋翁創司訓阜城君隨官邸先少保公見之異焉後以子妻之卽子女弟也暨靜齋教諭清河捐館君年十一扶柩哀毀幾不生長游郡庠學業日充弘治壬子舉于鄉丙辰登進士知浙之山陰縣以誠信臨下事叢沓必盡一日始而人竊管其嚴數月羣心帖服矣未幾遭侯孺人喪飲奠一於禮起服除潯縣政參視山陰益茂城濱衛河雨溢漂沒田廬君露禱神祠水退具以災告命蠲其稅且給帑帑賑之民困賴之以蘇部使者文薦其爲畿內良吏第一癸亥召入內墜理刑明年授陝西道監察御史首論英國公某者非將材侍郎許進可當大任識者趨其言天象覓復極陳敬天法祖親賢遠姦及權倖交通法律數事言甚剴切觸時忌詔奪俸三月掌院安福張公等曰真御史也尋覲東城太倉及清室以爲盜竊備錄蠶洗草甚多正德改元

籍善頗賞於陝右三邊行伍咸體實惠丁卯出按
大二鎮前延者以直道得稱人皆爲繼者危君至
度肅然不失體虜犯獨石宜兵長緒乃趣其進而
大同兵犄角禦之虜遂遁追斬數百級捷聞賜金綺
如是指者五逆瑾亂政邊儲成一覈實勅君廉之有欲
苛察迎合者君曰吾知盡公以副 上命爾利害非
所計也代還瑾以不通賄銜之時巨端開三版偵事
勢焰薰灼其昆弟所養率冒名尺籍以徼功君在鎮
紀驗一切裁抑之邪黨憚陷逮君詔獄被咎免官歸
杜門謝客日惟閱農課子徜徉山水間澹如也郡大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主五

夫迎致弗往有疑事多就質之壬申起廢擢四川按
察司僉事搆賊廖麻子倫趙橫甚巡撫者順其情處
之臨江市君巡川北道曰此豈弭盜術邪不得已防
衛出境後賊復叛朝廷命左都御史彭公率邊兵討
之君上平寇八策曰鵠賊非盡勦不可君曰渠魁當
勦而脅從者當撫之仁義兼舉斯王者之師乎彭公
乃檄君監諸軍師出由德陽至劔州累致克捷則潰
君料其勢必走潼川卽發兵起江賊果至半渡擊之
俘斬甚衆經秋林嘯聚千餘君從便加兵望風解散
次射洪遇前賊親督行陳斬右披長不用命者以徇

諸軍股栗奮勇縛其首蠻端公轉戰至牛山及
溪連有倖斬賊亂徑走安岳彭公復檄君兼巡四道
君分路出兵鐵爐溝獲趙妻孥及共輜重賊狼狽不
支轉而奔北君乘勝長追備歷險阻甚至行滕鐵澁
與士卒同之賊計窮乞降地方以寧是役也凡三閱
月馳驅殆萬里十年之寇一旦平之功亦偉矣彭公
見其籌畫深加嘆賞然終以初議不合功歸總帥而
君不與焉君亦未嘗形於言蜀人繪圖賦詩以紀之
丙子擢副使撫治東達適燹夷普法惡煽亂君代川
南道事會兵討之躬冒瘴癘直抵葛魁諸寨擣其巢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主六

穴元惡授首其烏蒙部諸寨亦隨宜撫輯之奏上加
俸一級仍蒞東達東達地連番夷民性頑犷君教之
務農業興禮讓少有悖肆者繩之以法曰汝輩獨不
見喻瘳焚夷事乎衆感動漸變舊習戊寅擢右叅政
入賀萬壽 聖節中途疾作嘆曰吾昔累蹈危險幾
殆而竟以成疾吾盍休乎遂上疏致其事而歸始君
之力學博究經史及諸子百家言中罹坎珂肆爲歌
詩樂府沉郁有則及退居山林乃嗜遠遊參同契之
說晚年幅巾深衣幽尋遠眺未嘗一日去酒或謂有
晉人風致不知其特托此以寄興耳往與予及二三

老訂忘形會君志氣豪爽弗替一夕忽憾微恙而終
享年六十有一君頎然偉觀動止有矩言論侃侃中
於理孝友本之天性蚤孤事侯孺人篤至有旨味必
先以獻歲時祠堂具饗從事姊適楊氏娶居服食
悉周之久益不懈教從朴輩以前修爲法曰立身無
負所生以貽先世羞其庶乎至諸女亦口授內則俾
知大義平居喜怒不妄發人莫窺其際每端坐澄慮
豁然若有所得曰學以涵養本源也徒敝神於支流
抑末矣故君之履堅秉貞夷險一致而不渝故素者
蓋有以也夫少築精舍于東巖下因號石崖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三七

四川布政司右參政吳君巖碑銘

周用

嘉靖三年南京刑部尚書吳公之子巖以四川布政
司參政奉表入賀及安慶遇疾乃命趨京口進舟而
南未至家五十里以卒寔是年五月九日年四十九
耳君字瞻之其先有諱千一者自淮揚間遷居于吳
遂世爲吳江人千一而下五世爲贈大中大夫太僕
寺卿諱伯昂大中生封承德郎南京刑部主事諱

有孝行贈如其父承德生尚書君卽尚書之仲子也

君起家縣學生正德二年中應天府鄉試明年第進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三十八

士拜行人楚王薨禮部舉君治其喪祇肅將事楚人
以爲能重其國六年以遷爲工科給事中七年遼東
夷人寇闕下懇所在殺其使來告邊事詔君覈
其事君馳至遼東廉其實曰是邊吏利單弱與以竊
殺爲首功者今茲法不信其將不免起邊隙遂抵以
罪諸夷人頓首以朝廷不外遠人願歲修朝貢于我
不絕九年正月乾清宮災詔求直言君上疏乞視朝
講學建儲斥養子出番僧遣邊兵罷中市凡數十事
言甚剴切十三年卹使者持牒四出督民逋或因以
爲功遂并與所管蠲除一切取盈民不堪命君奏乞

徵還又乞遣大臣治東南水利宜鑿白茆故道引太湖
水而注之海 天子每從其言十六年 今天子
卽位君由工科都給事中拜四川之命專領糧儲既
至則問歲所出入躬晝夜治文書盡得其調度與諸
守令約不得以廉耗病民時時出行部徧鄉下邑無
不有君之迹居一年姦利衰止公私以饒蓋君少服
尚書之教雅謹尚書久仕南方君從其兄山能以恭
順見親愛家庭雅誥義兼師友久之志益堅業益修
考行觀藝恒衰然居人先由是入朝爲軍臣低昂公
議出佐方伯牧其西人莫不卓有所樹立蓋其得於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王

父兄者爲多

四川布政司左叅政葉公天球墓志銘

呂 枬

予讀漢循吏龔遂黃霸傳未嘗不痛想其風於來世
今觀汪太僕所狀叅政葉公守東昌事將無同乎東
昌劇郡管州三縣十有六路衝南北旱澇屢災科征
頻仍至難理也公曰守爲民而設民以食爲本乃先
舉常平法豐歛凶散儲粟數萬次立團甲以爲
團團有長凡丁業出入皆有籍稽次立三役均派法
上役重者移中役中役重者移下役下役輕者移中
役優役避者還本役乃辛壬之間齊魯歲歉聊憐尤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王

甚趙城饑人日至數千公命吏籍記如宋富鄭公救
青州法分處道庵僧利及隙館空宇先出俸金易粟
復勸富室捐粟乃并發所儲常平粟庀瘠者與粥能
動履者與糧不能耕者與牛不能種者與穀未流移
而饑者亦量與賑凡活人至二萬在平土人屬鄉遷
民屬屯屯初任意墾田盡畝報糧後地狹糧重棄地
轉徙或貪售地以存糧遂至貪者有糧無田富者有
田無糧公請行魚鱗圖以量田得實地萬有千餘頃
今凡田有糧凡糧有田冊藏于官帖給于民其沙鹹
惡地聽民自理於是歸業者千餘戶歲亦大熟累年

通稅不督皆完郡北有減水關蓋洩聊堂萃三邑流
入運河者也歲久闌圯淫雨漫漶廣沒民田公請
以椿草折銀復建之害由是息郡有二衛衛官頗縱
公曰當道劾罷渠魁兼懲悍卒衛始帖服不敢侵民
獄中係三死罪情實可疑力請開釋守巡意乖公曰
冤婦致旱况茲三囚殺人媚人球豈敢為卒與平反
公每鞫重罪通宵不寐嘗讀歐陽公龍圖阡表感所
書求生事揭之座右以自警惕故庭無眾牒獄無冤
囚隣境雖有他盜亦皆竄息不生浙運過郡官卒閉
閤留滯數日公命閤吏放行官卒遂聞播吏幾死公
廉徵錄 卷之九十八
收官卒痛朴遣去尋督漕運俞公怒而詰公曰知府
而責運卒邪公曰知府止擾吾土者耳頃俞公進掌
內臺授巡按孫御史意 奏調簡登州賴太宰喬公
素知其賢得已蓋公篤志斯民雖勢不避則於其民
生養安息將無不至古所謂民之父母者乎乃又撤
淫祠葺儒學誨生徒正婚喪表鄉賢獎孝士明列女
風厲化導不啻一養而已將孔子語冉有以庶富
者公亦庶幾乎故巡撫王公上其績于 朝曰學不
泥古政事適變通之宜才足經邦庶幾得損益之
流離復業而戶口漸增徵先施而通亦

之 不步卓異之績顯然云初公舉甲戌進士
主事即差監太倉時內宦惡勢橫官縱卒使漁武
運官公縛卒寘法以理折服而又革姦社弊糧
運稱明其督運宣府雖北地和寒毅然不辭收納平
允耗無增多比至交盤羨亦不減乃以明懸戒約理
輸繼絕中貴綱絲遂使常盈諸倉通負十萬民咸歡
輪比竣事還部中貴感別其用柴草場之直以葺埠
岸革壩上諸馬房之包攬以杜失火利害禍福尤不
休心他日 武廟比狩車騎萬數芻糧告乏公即馳
至部中畫招商之策部尚書石公慨然從許而公又
廉徵錄 卷之九十八
拒權勢之請絕冒中之人民商樂輸供億不缺一日
榆河百騎突來蓋卽 駕也公伏謁道旁時 武廟
方厭接文臣遣騎來詰衆皆危懼而公不失措騎回
奏曰乃管倉主事即昨疏請回鑾効太監郭某而軍
中所稱糧芻平者也 上領之釋不問未幾郭聞卒
以貪敗比公還部部尚書楊公深知公賢凡各司郎
中或缺命公攝而公亦誠直自將事有不可抗論必
至有勢豪中鹽秦下公執不可藁三呈堂及 武廟
南狩凡部事擬議參決必宜於行則東昌之政此其
已久試矣初公生而警敏讀書輒成誦年十一從其

少封君游姑蘇端居旅肆終日誦讀見者驚異封君所至多交文人才士作為聲詩公竊學之輒有可觀年十七授禮記於仲兄太守孟齋二十提學陳公琳選為縣學生二十七援輸粟例入胃監終滿蕩城石公司業竟陵魯公皆奇其材又八年果與進士公受性孝友其事封君及母游孺人咸得其懽心於其重義輕財尤先意承之封君疾憂形于色躬調湯藥衣不解帶哀毀過禮公諱天球字良器姓葉氏號礪齋一號硯莊徽州婺源人

勸懲錄

卷之九十八

三十三

四川布政司左叅政趙公淵墓志銘

金賁章

公諱淵字弘道初授行人時聞登竊柄君請改教職便養弗許庚午奉使金陵竣請告家食者數載甲戌復任不乘就臺諫乃請使楚隨遷右司副便道歸省轉左未幾復遷司正部檄浚至辛巳始就職甫五十日出補四川按察司僉事按蜀不崇威不獵譽條冤蘇困表俗化夷孜孜如弗逮嘗攝學政數月而士之好進者不爭向義者感稅明年癸未監察御史陳察楊材薦改督貴州學事察士之貧且賢者從而衣食之其情弗率者薄罰而告戒之嘗云聖人謂柔遠人

勸懲錄

卷之九十八

三十三

案之為言不可不深味也乙酉遷雲南布政司左叅議守洱海時征廣西猛寇君介兩省間整兵食屬防禦區畫井井賴以成功有武定土舍鳳朝明者以其母命匪正而弗從也於是子母昆弟迭相構仇震擾邊境官府莫敢誰何奏贖公移積十餘年不結撫按以屬君乃毅然往論不用尺兵明疑走匿以其幼子隨予弓出謁弓皆引滿君笑而拊之擬論利害俾及而來其父明猶弗至君復深入千弓伴發君安坐若無人焉明乃出伏階下惟君命唯惟始得以情法云

作諸處胥特以寧人謂君似子儀單騎之風事聞凡
受白金之賜君念父鶴翁年耄力請休致當道薦
以大用凡八疏丁亥遷江西提學副使便道歸省越
明年始之任江右素多明達士君校藝之餘廉察志
行拔其尤聚諸白鹿洞相與講明晦翁遺教時或徇
梓廬阜尋濂溪故迹想像光風霽月之懷謂象山當
時喻義喻利之說眞學者入門第一義特舉以發諸
生一時俊彥翕然向風會南道有信浮言劾君者聞
之笑曰是豈誣我耶乃相吾歸耳越三日丁祀畢遂
中前疏浩然而東居無何遷四川左叅政復兩疏乞

狀教錄

卷之九

三

休也允復起之蜀乃首建正學書院以祀遜志方先
生君自爲記居數月父鶴翁訃至朝聞夕發兼程抵
冢踰蹕幾絕奉柩居涇山食糲啖蔬三年不入私室
旣免薦剡日至勸駕益勤而所樂不存終莫之奪也
丁酉歲卒距成化癸卯得年五十有五君修髯隆準
舉日成威而天性長厚望之若峻就之可親二弟異
母曲意取歡諸姪早孤撫過備至處宗族姻故情禮
周洽而恒若不足橫逆突加不怒而告以有過則惕
焉自訟若無所容其身不以已長先物而聞人一善
則樂道之若不能及或遇嘉賓客賢子孫談世故語

道理則竟日忘疲或遇田夫野人笑語林麓若不知
有軒冕蚤崇名節攻文詞作大書及聞濂洛風旨頓
有欽束靜居體玩默若有得而省躬克已希賢求益
之心進進未已憺乎天不假之年也嘗謂程門惟龜
山善涵養克已須上蔡欲合二家精粹語刻之尤好
玩易欲以所自得錄遺後人皆未及也惟所著詩文
若干篇藏于家

獻徵錄

卷之九

三

四川參政楊公成墓志銘

曾鈞

歲丙辰季冬月蜀參政水田楊公卒于家越明年丁巳將卜塋嗣子文雲等持苑馬卿玉田盧公狀請銘於予予與公同舉進士予司諫留都時公職駕齎情誼彌篤茲公變適予叨收少司寇登親親之召曷敢辭按公諱成字全卿號水田其先楚桃源人始祖庚三生寧寧從文皇帝靖難以武功授山西鎮虜衛百戶寧生伯玉伯宏而絕公曾大夫福嗣前職福傳海海傳寬自海歸隸南京留守寬公父也配李氏生公公少而穎異稍長命業舉子卽有遠志生十三而獻徵錄卷之九十八 七七 喪山銘喪母氏兼值多變公益勵學晨夕罔怠弱冠遊武庠考居上上司馬器之尋以世官讓其弟武改遊京庠學行卓異京兆南渠王公尤多之乙酉舉平鄉壬辰登進士第官南司馬部歷武庫車駕武選至選正郎以公貴誥封父進文階如其官母李宜人追贈亦如制公蒞政京師密邇族屬嫺黨公義不違親情不弛法處之曲盡其善僉無後言名由是著庚子擢守嚴州嚴土多山寨田俗尚勁悍務裔較利公下車首罷牛鵝之鬻民間孕而生女恒溺殺之以省裝費公宣揭厲禁多所全活癸卯居父喪哀毀骨立感容

肅協諸禮丙午起復守萊州時萊民阻饑皇皇於催科公至親爲開災懇請監司得蠲歲賦軍衛兵食皆苦愆期公爲籌畫以時給之兵民感切五內已酉擢廣西副使駐節府江夷落羣集頑悍弗馴公惟御之以誠以德率服夷性夷有欲謁公者公慨然見之不疑夷出謂人曰鐵面劍眉真憲相不可犯也府江用是弗擾甲寅擢四川左叅政公治益嚴靜無何乃求退休雖撫按慰留詳復其歸志竟不可奪公性賦慈和崇儉素無嗜紛華取與必以義事庶母孝處弟武咸式逮從弟盛極其友愛俸餼班諸昆季不爲私畜歸二載索居歛跡以全高或偁伴山水多賦咏如燈影細搖窗外月鷄聲忽報屋頭霜可馳驟唐律一夕病中所賦有白石清江一酒樓黃花無語對人愁之句遂自知其不起仍扶坐析處家政縷縷維繫至易簣時終無所亂竟以正終嗚呼鄉稱孝友邵善循良持風紀於憲臺敷德化於微省以至勇決進退之機智達死生之理特競末流世鮮全善由今觀之公其庶乎有道之士歟公享年五十有八生于弘治己未卒于嘉靖丙辰窆于新亭鄉艾田村之原

四川 張公如宗傳

張如宗大名人，才簪小興州。父原政始徙大名，如少家貧，力學以端謹。熙寧為鴻臚寺序班，轉光祿寺丞。正統時嘗奉詔巡行，真定諸郡縣問民疾苦，狀會諸郡縣蝗如宗設法捕之，督徵川陝茶馬，還罹四川叅議于倫。登天順丁丑進士，遂投劾還。改皇日，嘗躬鋤蔬灌園，以自給。倫官太原太守，便道還省，郡太守過候留，與飲，倫腰黃金手持饌，上饌鞠躬待命。如童子禮饌，既具，即退立廡下。太守邀倚席，倫退走，不敢當。如宗謝曰：「幸君侯過敝廬，老夫第主之，吾兒特將酒耳。」郡太守惶恐起去，迺不得已始賜食。廡下竟不收廁席，其方嚴之教類此。去田園十里，數騎驢往來道中，田間父老人人得親隨之，數諷孝弟力田，人人感悅。衆或比之漢石氏父子云。弘治中入祀鄉賢。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三十九

四川布政司叅議朱公貞傳

陳 鎬

朱忠字惟正，別號息軒。其先泰興人，宦遊錢塘，家焉。祖繼入國朝，為黔國沐公重其學，行請于上，延為塾師。教授錄始家金陵，父傳以家學嗣。居席生四子，貞其仲也。幼警敏，異常兒。甫十二，即辭父母從國子助教張山觀先生授詩經。張去任，復從禮部主客謝公廷輔授書經。學日益克，乃遊京庠。景泰癸酉，領鄉薦。天順丁丑登進士，第除河南磁州知州。時朝廷遣中官取異魚磁地，所產不多，民苦逼迫，同僚議逃避之，曰：「不可。」乃秉誠請于河神，異魚湧至，民賴不獻徵錄。卷之九十八。如十。按時南陽李文達公在位，聞其善政，薦改鄧州本州及所屬新野內鄉二縣之人，與本省閭鄉及陝西一虛驛夫更易走通，大為土著所欺害。至即上疏乞各下本土應役報可。自是民享其便，成化丙戌荆襄剽千斤作亂，朝廷出師討之，所過官民受其害，將次鄧擇儒學生員有餘，局者令各具衣巾分主其事。至則叱辱無所施，且極力營辦軍用，不乏害弗及民。是年以憂去任。起復陞南京刑部郎中，仁恕明允，三載考最。尋陞四川布政司叅議，奉勅總督松潘等處糧儲，舉措以便民為務，而撫禦有方，剽掠遂息。惟黑虎寨

顧不服乃與總戎等官密謀勦捕闖境以安
聞賞與將埒遽以老具疏乞歸軍兵攀送縉紳供張
為別觀者榮之既至家葺田廬為怡老計暇則與林
下士大夫為真率會蓋優游十有五年年七十又七
而歿平生保重遺體不妄交際雖遇童子必以禮居
鄉居官與物無忤而好施樂與舊識者稱貸久不
能償召其子以參與之去祖塋數里別置地以葬臧
獲之亡者其存心長厚類如此幼工楷法晚變為行
益妙所著有息軒稿若干卷

蘇轍錄

卷之九十八

四

四川布政司叅議喬縉傳

朱睦㮮

喬縉字廷儀洛陽人也少穎敏學士薛瑄見而奇之
授以毛詩及太極西銘諸書成化八年登進士尋以
家艱歸服闋授都水司主事督理山東泉源初漕由
魚臺至臨清行洗汶泗沂四水其地復有泉百七十
餘道會於四水而分流於漕渠為腴凡三十有六設
守津吏以司啓閉為淺二百二十各有津老以時疏
治然歲遠法弛諸泉湮塞或為豪宦侵匿漕運屢屢
告艱縉行郡得湮塞泉四百有奇侵匿泉二百有奇
合六百餘泉會於四水漕運大濟工部以蹟奏改兵
部職方又二年遷員外郎弘治四年出補四川布政
司叅議時馬湖府知府安鰲殺叙南衛千戶曹明奏
檄數下鰲賂當路獄久不具縉至一訊卽服未幾貴
州苗蠻叛焚掠州縣命都御史鄧廷瓚帥三省兵討
之以縉督餉苗誅有文綺寶鏐之賜久之縉不調仍
坐治泉之故縉知有怨者遂上疏乞歸年七十二卒
所著有性理解惑河南郡志及族譜若干卷

蘇轍錄

卷之九十八

四

四川布政司右叅議虞公墓志銘

毛澄

公諱臣字元凱姓虞氏其先宋公相雍國公允文有
破虜功立廟賜田於吳子孫因之自蜀徙吳曾祖茂贈
通政司左叅議祖祥兵部右侍郎父震以公貴封奉
直大夫兵部郎中母周氏繼母陳氏贈封皆宜人公
童子時善屬文補邑諸生先達葉文莊公一見即加
器賞許妻以女始業禮記後以書經領成化辛卯鄉
薦戊戌登進士第授兵部車駕主事奉命安置來降
夷人於廣西所過不擾選員外郎又遷職方郎中弘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四十五

治戊申告歸養病起除武庫郎中以父憂去官服闋
復除職方又調車駕丁巳遷四川布政司右叅議公
在郎署幾二十年遇事守法執正不受私謁雖上官
貴近意有所忤弗顧也以是寡合於人然人益重之
在蜀二年即上章乞致仕一時蒞蜀諸公自撫按而
下高其志節皆出郊以送撫按又贈長夫六名以示
優待公固辭不受於是益稱善歸索蕭然凡途中故
舊有以土物餽者一切拒之比至家當道命有司建
歸榮坊於其里邑士大夫修爲詩歌吳中傳播以爲
美談公仕無留資家事落然無纖毫愠意日惟讀

羣賦詩以自娛歸田二十年足不至公門承貳

有不識其面者鄉飲禮請僅一再赴不復往憲使
部至崑墓公名欲一訪者輒辭謝之始與鄉士夫結
會後亦謝不預惟時從親戚故舊稍知辱首爲鷄黍
會以致歡適笑談每至夜分酒半醺叩几高歌若不
復知有人間事者正德歲元以恩遷階中順大夫
庚辰卒距其生正統壬戌享年七十有九遺命戒其
子以後事皆法古禮斥異端卒之先夕猶講孟子仲
尼亟稱於水章詞旨甚悉蓋其素以義理養心能不
亂於死生之際固如此君爲人器度豐雅言溫而氣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四十四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四十四

克孝友敦朴澹於世味平生手不釋卷喜評論古今
人詩文娓娓不絕其教後生務欲黜深奇而尚渾厚
以古之作者爲法所著有丙辰奏草二卷竹西亭稿
若干卷述古錄漫錄回文體詩各一編藏于家

四川右叅議田公鐸墓志銘

王鴻儒

正德二年後闖臣擅命紛更建立寬治無辜財籍家徙虐燬熏天衣冠之禍極矣時四川有叅議田公亦罹羅織正德五年秋八月也初弘治年公以四川蓬州知州擢廣東按察司僉事奉勅清理屯田鹽法十七年陞四川未赴以老疾請於部得致仕間居已五年矣正德三年闖忽差官四出檢覈庫庾使之在廣東者以公鹽法案贖未明屬巡按御史查之七月公被建未就道而闖臣敗或尼公行公恐誣讎不明夾意南邁時年八十二矣至九江遭疾卒於舟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四十五

中臨卒猶呼其姪禮曰我必不起汝當持文至廣東終事不然吾死不瞑目矣公諱鐸字振之號西麓其先西安渭南人祖輔元季任四川行省叅政國初避兵徙今澤州陽城下家焉父琮任寧城驛丞以公貴封戶部廣東司主事母粟氏封安人公生而資稟英特及長遂大負文譽時輩推服成化戊子領山西鄉薦戊戌登進士授戶部廣東司主事陞浙江司員外郎河南司郎中弘治二年四川饑公奉勅督糧五萬往賑之事竣復命以誤遺勅中語調蓬州知州時州方經賊後前爲守者里設巡視鄉正與老人

兵吏下鄉調事名曰安民而實病之公下車一

能去民用以安是歲六月不雨公蒞政甫三日即

禱於社引咎自歸是日大雨如注遂以有年公

吏六人民稱快而寇盜猖獗甚至入州城行劫

以法緝獲巨盜六起又增築壘堞申嚴門禁盜遂

絕州濱江溪民多病涉乃建大小二十四橋三溪

山高而無路乃鑿里許爲途民免陟者十五里州東

南江有洲八十餘頃居民樵採牧養者所資豪右侵

以爲業公奪而復之民流他方遣人招懷諭以免役

三年仍令恣耕山地不增糧額民復業者甚衆間取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四十六

前賢行實切於憂倫者圖注懸旌善亭朔望令教讀聚童誦習以時講於州俾父老聽之監司行部訝無投牒者審知其然甚嗟重之每謁文廟畢必與諸生講論經史辨疑導滯通而後已廟廡傾壞重爲修營務堅朴可久不事華飾自禱雨至此以及去州之父兄子弟俱建碑紀之在州八載吏畏民懷政聲彰徹都御史及御史薦章六上遂有廣東之命在廣存大體略細故所治清遠廣海二衛獎以清革公之爲政如此銘曰秦晉蜀越以家以國鮮不爲則是惟公克庸告來葉

四川布政司左叅議石君豫墓志銘

康海

君諱祿字君錫別號蓮峰上世南陽人也七世祖勝國時爲荆襄總帥佩金虎符因論計不合棄官來商洛而居華郡臨渭三川其後族屬蕃衍更臨渭爲石鄉云昭生遠遠生閏閏生著明精於武技不樂事進有子曰巖君曾祖也生三子某璞秀璞以義勇起家官昭勇將軍騎都尉錦衣衛指揮僉事秀爲鄉之善人受高年爵生四子其季曰輝是爲封君明法律有力絕人以豫爲磁澗通運大使娶秦氏生君與其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四十七

弟爵君幼穎悟英邁不羣長補郡學生有文名弘治戊午舉鄉試明年已未登進士第爲南京刑科給事中倬有建論陞山西按察僉事緝姦剔蠹風采凜然撫按交薦之會有封君之憂已復除山西僉事去淹滯之獄慎囹圄之政處馬邑定襄饑饉之害平寧武之圍山西人深賴之復有秦孺人之憂已卽改除四川時僉人蠻作亂都御史馬宗大以委君君親冒矢石討平之又爲立州建官以杜後孽坐是陞四川布政司左叅議君曰仕宦何時止乎會當塗者有言卽幡然以歸歸七年爲嘉靖甲申六月以驟感痰蹶而

卒據其生成化丙戌三月春秋五十有九予與君同試於鄉同宦於朝雖南北不同交特厚君心志坦夷不拘小節與人言盡布心意居鄉井恂恂謙退若弗知其爲達官貴人者此其過人遠矣君在諫垣時會災異條陳八事曰明體統戒逸欲崇敬畏親賢臣遠佞人抑外戚厲官守減力役復有詔求直言君又陳十事曰親經筵以弘聖學察賢否以明黜陟公賞罰以服人心儲鈔糧以實軍資擇將帥以固疆場罷營造以蘇民困開言路以決壅蔽久巡撫以便經畧慎守令以字黎元敦節義以勵風俗皆依事據理克中時宜予竊有取焉後君在四川每經武功必握手話舊數日而別據君之能以爲必躋顯碩乃止於是私甚惟之泊予頓年遊華觀君躍馬大馳飲食起居若少年人恒自以爲難能顧亦復止於是於戲傷哉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四十八

江布政使司左叅議韋公商臣墓志銘

張時微

之生不幸有三而貧無祿不與焉生而婦節不立
一不幸仕而無功德於民二不幸身死而泯滅無聞
三不幸若吾友南荅公其始免於是乎公姓韋氏諱
商臣字希尹南荅其別號也其先湖廣岳州人宋南
渡時有諱嵩者仕武康尉因占籍長興是爲長興韋
氏九傳至齡以子厚貴贈知縣後舉成化丁未進士
初令貴溪調麻城陞黃州郡丞以考績過家卒焉清
修豈弟有古循吏風卒之日貧無以爲歛郡守何顯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四十九

高其節爲營殯瘞云公其仲子也生甫十五年執喪
哀毀動無踰禮時前母兄竟臣析公令自食值歲大
侵饔飧不繼而咀糠茹草怡如也顧益奮勵攻舉子
業乞乞不少休不數年學成遂以正德庚午舉于鄉
嘉靖癸未登進士時甘泉湛先生在朝倡明斯道
爲學者所宗公往侍教席毅然有希聖之志甲申授
大理右評事會言事諸臣多繫詔獄下大理讞奏
公自念曰國是固非小臣所敢知若評刑則吾職也
默默苟祿其將謂何於是上疏抗言劄切忤旨謫
常州靖江丞時言官懼譴稍稍屏息而公獨振奮不

顧諟者以爲難比至靖江持廉秉公察舉民瘼散白
蓮之奸黨建久廢之學宮清理徭賦表揚貞烈風蒸
蒸動他邑丁亥春量移德安府推官應山有鉅姓被
誣大辟者憲使張觀閱其枉也而寬之撫臺與張有
夙憾駁公覆訊必欲反其書以中焉公直據法論報
身當其怒弗恤時又有龔友昌者亦被誣久庾公一
訊得其情竟從末減郡中稱爲神明己丑冬陞河南
按察僉事分司汝上條章振飭風裁凜然永寧巨寇
董氏強嘯衆爲亂地方洶洶公卽率兵討平之捷聞
聖書嘉勞爲伊府莊王無嗣濟源王入繼以宿忿害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五十

殺其妃及其戚屬四人當事者右之傳從輕比寬久
不雪公廉得其狀悉論如法奏上報可其他搜剔吏
蔽屏斥貪污搏擊毫強平反冤獄寬恤里甲撫處流
民均撥京操興舉社學諸政皆鑒鑒可紀撫按交章
論薦胥以公輔期之蓋聲聞日奕奕起矣先是大梁
諸郡縣以虛稅丈量冊籍已定而朝貴頗以增糧爲
已累奏議毀之部檄至公力持不可且請當違制之
罪於是冊竟不毀又河南諸宦家類出錢以質田土
及期不能償則遂占業恒收其入而貪民代輸租庸
率多逋播公下令嚴禁若子母相當者輒勒還之臨

趙黃門者與同邑趙僉事構怨仇殺三人公方署總憲杜趙皆來謁乃令閹者却弗納而杜之兄時爲通政參議數致書君弗聽立捕治之復有首豪民播教窟群盜驗實論死詞連鄉宦黃彬彬見以危言相傾脅公怒卽折辱之以故諸權貴銜次骨騰蜚謗於朝乙未春竟以考察論罷時公已轉朝列左叅議矣余時聞之拊心詫曰隨夷而謂距屨龔轡而謂寤邛有是哉會衆論譚不平科道兩會疏論救而給事中薛宗鎧戚賢沈誼御史戴銑各上疏申救之公一不爲意歸而明農課子與郡中諸老結觀山之社倡酬爲樂聚羣從子姓考德校藝訓迪益甚嚴也時節輒合燕以敦雍睦暇則高臥一小樓不下或泛扁舟之別墅鴈咏自適意泊如也公天性穎異力學不倦研精經學汎覽子史百家言而砥節礪行夙夜不少懈樹勛澤物尤其素所蓄積其在靖江德安俱祠名宦河南建生祠祀之此足以觀德矣家素貧乏又居官不私一介旣其橐篋無可以爲生者乃極力樽節督率家人晝夜拮据僅以糊其口而服食菲敝有寒士所弗堪者君子以是多之平生孝友尤篤事母胡安人閒盡其歡常恨祿不建養言及輒嗚咽流涕教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五十二

育二弟唐臣蜀臣手其句讀朝夕督課之納室管產恤其私迄於白首無間焉第剛毅狷介嫉惡太峻多不理於口然終不爲悔詘古所謂寧爲玉碎毋爲瓦全非公其人哉

四川布政司叅議歐陽公瑜傳 王時槐

歐陽瑜字汝重安福人自少端慤鮮嗜慾從陽明先生學雅見器異將別請益先生曰常見自己不是此吾六字符也公奉令承教終身力踐之既舉于鄉歷數科不就公車曰有老親在王天下不與易也丁外艱守制不處內者二年既葬廬墓側虎每環廬而號不爲動服闋授通州學正萃諸生講論剖析最微及門之士多所成就值州守缺署篆數月雪冤抑獎良善輕罰節貴民甚安之陞南博士去通士立碑紀其德政比至南雍大司成松谿程先生故重公與公爲忘分交公又以所學授南雍士如其在通州尋以博士被內名入京不見權貴或諷以薦賄可致清要公曰吾平生所學謂何竟得南大理評事蒞任釋大冤十數尋晉本寺正陞雲南僉事起艱補廣西清積贖逋娼優禁龍舟密捕眞盜釋冤獄二十餘人所至相與尸祝之尋奉勅整飭左江道兵備南寧土官故驕悍爲地方患然善伺上官意指一中其餌遂束手不敢動而獨不能伺隙於公以故慄縮不卒逞其私未幾陞四川叅議遂拂袖歸山公在官二十餘年所至士民感德其去也莫不哭而送之蓋公以至誠待物

設城府故雖無赫赫之名而思之者久益不置公歸意講學以典起後進歲時會聚雖隆冬盛夏無不赴其所開導力守師說不爲奇僻語至其謙虛受人則後生來學有所陳說亟稱實不密以性寬厚鄉人或侮公至詆辱之公絕不爲校其自持甚堅少時或有欲敗公守者致妓館中餽其門去公然燈達旦動以羞惡之心感泣具道其不得已之故及明敗公守者歛衽謝公燈瞳瞳未滅妓含泣道故其人乃媿謝君子伯公宦遊廿載恒產不及中士年九袞守身恒如處子蓋得其近似矣至其好學不德拳拳焉開示以視民瘼若痼癩在身而言之惟恐不盡斯蓋公之大者云

歐陽錄

卷

五十四

四川布政使司左叅議張公後甲墓志銘

顧起元

公諱後甲字丁也上世爲山東滋陽人始祖林以力士傳宿衛從 文皇帝北征累功至鷹揚衛指揮僉事世其官遂家金陵七傳爲昭毅公倜儻有義決喜通賓客工詩舉武進士娶朱淑人生二子長都閫公次卽公也公生而嶷峻韶秀異羣兒而體羸善病父母絕憐愛之年十四始令就塾師受毛詩時公則已日誦千言若發穎豎嶽嶽曹偶間矣迨補博士弟子所屬文務根極理道不以輦輓爲工攻苦甚造次手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五十五

一編弗置踽踽弱不勝衣劬書未嘗言欲也萬曆丙子舉于鄉爲其榜之第七人明年上公車得雋禮部庚辰成進士調選爲楚辰州之推官公精心爲理用法平而不苛念辰民舊苦滯獄諸所訊鞫論報窳日夜爲之案牘無宿留者諸生某以事忤豪右文致傳獄公亟釋之後以孝廉舉民有手斃女而誣人大辟者頌繁十年往矣公卒爲白其寃五開卒戕戕長當道號統憂蠢動公走健卒逮渠魁法之其黨立解散亡諱者署篆所至必爲民計長允開社以課士積穀以備賑均徭以蘇困其可爲聲今

一再分校棘園所得盡知名士爲法曹六年徵爲郎

計部奉命督御馬草場往中貴與買人多謬飭筐篋市驢因挾以穴利公一切峻拒之弊乃大剷已出而監樵清源清源地綰南北賈船鱗次緩則虞嗇課急則虞蹈脂潤名公至首訓商若第以實輸稅耳吾不爲淵魚察也諸商熟公旨走市如鶩是歲河涸而樵鍛顧險往時大司農才公復以公司雲中餉使出納吏胥易緣輕重爲奸公嚴覈之母敢上下其手又謝絕長安諸貴人之爲鹽買關說者一時餉政修舉邊計賴焉久之以疾請告歸旣愈起補繕部時以營建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五十五

徵木姦商多飾小爲鉅牟羨利至不可訾算公一一引繩而程度焉中貴人數以不任斲相恫惴公弗爲動居數月晉爲四川按察司僉事治川東時方有征播之役公籌策行間機宜輒微中客兵橫所過郡邑如螫公以檄喻之人人銜枚而過民不知有兵也已部議才公移備兵于楚兩臺爲疏請得留治川北時部使者涖聞中而公以入 賀行有日矣乃一夕馳至立決諸務颺發霆斷亡不中窾者賀還值歲大旱公露禱雨隨霑川人頌之亡何擢叅議復治川東川東民聞公且至爭負戴數百里迓公而公以疾作浩

然衣歸矣當是時公髮始艾即霜露之恙何不已
乃亟于縣車眠朱紱猶脫屣歸而丹顏如渥身被金
絳望之翩翩神仙人也人固謂東山不能久卧公豈
謂竟以是終哉公至性孝友髫年昭毅公病疽泣爲
吮血弱冠太淑人塋發於背籲天悲禱至長跼終夜
比奉諱哀毀踰禮既第南宮以兩尊人不逮養不忍
遽膺珪組也兒時有鮮衣輒解以奉兄既貴先所置
產悉推以讓之且爲代償所稱貸者戚屬有急或婚
葬不能舉輒出貲佐其費生平衣無重綺食無兼味
任真守素泊如也居鄉未嘗以刺通公府有緣兩造

職徵錄

卷之九十八

五十六

求緩頰者必正色距之顧時時陰爲地方畫便宜事
且行矣終已不言其德奉常劉公攝府事舉鄉飲酒
禮固延公不得已爲一出副其意士大夫有慕公造
廬者財一爲報謝此外杜門却掃自二三君子文酒
賞度外人莫能窺其面也公爲人溫栗而敏練與人
處和氣滿大宅而動止有常不失尺寸至寄情玄澹
夷然穆慎卽至啟手足而神志無怛蓋其中之所寄
遠矣豈矯世拂俗以就聲名者哉余自守史局歸歲
時從公游竊窺公意存忠質語謝臧否韜藉風雅而
闢迪檢押嘗心儀之乃狀又言公天性寧過爲厚強

爲忍甘爲迂不作薄俗豁刻崖異之態斯又可謂善
言公者矣

職徵錄

卷之九十八

五十七

四川按察使龔銓傳

龔銓字子諫江西南昌縣人出舉人授兵科給事中
推雲南按察僉事秩滿詣京以諫議謫役尋起爲廣
西僉事復調廣東薦陞按察使所至以廉潔自將盡
心所事多所建明咸切時癸年七十一乞致仕詔允
之至是卒歷官餘四十年家計蕭然無黍稷積平生
剛介直諒不以富貴累其心官雖泯憲臬未嘗尚嚴
威尤人之所難云

龔銓

卷之九十八

五十五

四川按察司按察使馬君應龍墓志銘

康海

君諱應龍字公濟其先鳳陽人也後世移居河州世
爲河州人高祖曰英曾祖曰志祖曰文考曰全俱稱
長者娶王氏生三子君其季也生君時考已七十餘
君生七歲卽好讀書手不釋卷考甚愛之又恐其勞
母曰兒欲讀書是心誠悅於學也乃復斬之邪發蒙
之明年卽習尚書日記數千言不踰年而旁通易詩
禮樂春秋下筆成文雖老師宿儒咸自以爲不及十
七入州學諸提學皆以爲佳士而遂菴先生獨奇之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五十六
曰此子所就不止科目也虎谷繼遂菴取君緝學書
院予時已領鄉舉過長安虎谷輒語予曰馬應龍書
院諸生未能或之先也弘治乙酉果中鄉舉第二正
德辛未登進士高等除戶部江西司主事值流賊劉
七等寇河南上命文武大臣討之君督餉焉賊平
賜銀十兩紵絲一表裏以勞之又踰年蜀盜尚未平
於是命都御史彭公澤代尚書洪公鍾總制西征軍
務仍以兵部員外郎張君嘉謨與君叅軍督餉未幾
彭公舉君與張君皆生長邊方熟知兵事宜令贊畫
軍務必有後助乃以延綏臨鞏洮岷兵馬付君自爲

一君遂有中江之捷斬首益數百人兵勢漸盛後至漢州提督軍務都督時公源與陳副總兵官同遊擊計事間報賊至城下諸公方猶豫君奮然提所部兵往勦之大戰於三渡水親輜輳賊一人令士卒奮奮擊所向而靡斬獲幾四百餘級而中多渠魁於是軍中皆以文武全才目君捷上 上賜君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陞俸一級班師後又督糧宣大乙亥八月陞本部山東司署員外郎明年陞郎中等奉勅總理遼東糧儲收支皆有法正已格物積弊若洗居一年軍民胥悅信畏若神尋以病乞歸調理 上許之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五十七

居鄉三年所學益進比辛巳復除本部福建司郎中行取北上道過武功與予語奇君可以大授因賦詩贈君君至京乃數上言邊事 上悉允行之嘉靖元年壬午陞山東按察司副使整飭霸州等處兵備距京師但百餘里正德以後浸為盜賊淵藪地又多中貴泊勲戚莊宅上無完器倉無積粟豪家兼并侮法吏不敢捕桀民肆掠邇不能獲君至肅貞憲度振揚威武創修城池建置營堡大易舊觀於是民有畏志而吏漸捕邏漸獲矣於是汰冗僊選精壯得勇戰千人給以利器厚以糗糧訓以坐作養以銳鋒又積粟

餘石以備緩急不數月間石泉房景玉陳等巨等大盜七百餘人洎窩主盧進胥銳二十餘家先後俱獲而姦豪白鉞白景方等處以重法不通請謁由是民志惟熙吏守不整可謂承平之希和矣其他明冤獄摘隱昧不可勝紀地方之民皆設位祠祀於家則君之所以獲乎其心者豈勝音笑貌能邪巡撫都御史孟公春以君治狀上聞 上以為難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君宿有疾疾在霸州五年加以公事旁午乃間作間瘳建丙戌章九上乞歸 上皆答以優旨不許歸冬十二月疾方劇忽有四川按察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五十八

使之命拜命又二月為嘉靖丁亥二月五日而君卒矣於乎惜哉君生成化甲午至是年五十有四君臨終時語胡安人曰吾平生心事惟武功康子知之果死當令汝良求銘吾墓於乎痛哉君嘗私語予曰夫當磊磊落落自見於世一涉顧吝非夫也聞送喪者君卒之日篋篋惟有俸金若干餘可謂趨不淪志者矣豈非所謂丈夫乎

四川按察使馮公亮墓志銘 陸可教

子嘗公華陟其嶺下瞰蓉峯之麓有屋歸然鱗次
稀比公會顧而異之曰是宜多產材杰詢之則
為其公族也蓋馮氏以甲科歷膺仕者數人最
為其公族公其一也而公又最賢于賢耳習焉又
嘉而年而公二子鴻臚君於京師則以志銘為
請予按公而益知嚮所耳習於公者不虛也公諱亮
字執夫別號貞齋其先世自山東徙居義烏元末有
嘉興路總管名道通者再徙金華之赤松洞遂為金
華人三傳而為處士公以玉以玉生傑為名御史有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五十九

辟卒廣東按察使廣及娶名宦鄉賢似有和聲生賜
為彭澤令以仲子洙貴贈主事長子治生來安令璣
娶朱氏生三子其仲即公亦以公貴封兵科都給事
中朱封孺人公生而穎異比長治經義蔚然有聲試
輒冠諸士嘉靖辛卯舉於鄉壬辰舉進士令潤之
徙邑瀕江於南北孔道最為要劇民疲於往來供億
甚苦公以身任怨汰其十七吳中諸郡邑素苦白蠟
解役會歲大侵而役不蠲公力請於部使者以贖蠟
代輸故鄰郡流徙載道而潤安堵如昔最聞攝兵科
給事中俄轉禮工左右復陞兵科都給事中疏言

理餉建城堡治濠塹以備虜數事皆鑿鑿可施川
中貴人某成國公希忠寵焰煊都城公前後疏其不
法皆得請權貴歛跡尋陞河南參政會歲復大侵至
人相食公極意賑恤捐俸為郡邑倡所全活無算是
歲入計以治行異等賜文綺錫宴南宮尋擢四川按
察使按諸貪墨吏無所假貸望風解綬去者數人尤
加意獄事日夕手爰書獄牘至達曙已寢遂以此得
瘵疾再請始得歸且詔銓部俟病愈起家而公行至
夔州歿矣嗟嗟公僅四十有四年使天假之年其所
建樹可勝道哉公素不問家人產而持已特廉河南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六十

人計時東白羨金萬餘公即不自入不可為饋遺費
耶公叱去之曰安有行苞且馮公者歿之日夔守為
檢其橐中裝僅餘羨俸數十金而已其廉乃益著云

商州按察司副使東公思忠墓志銘

康海

公諱思忠字進伯上世鞏昌人也高祖良惠以總管守商州值紅巾亂令二子挈家居華州一居朝邑曰吾受土地於國義當死守汝等往茲樂土慎哉毋以忘予先人之孝矣於是二子如命以往而總管公竟死於官今華與朝邑其子孫各繁衍興盛至有數百人云衣冠詩書蔚爲關中華胄非天所以報其忠邪居華者諱德名至華則辨土音藝爲家人業不數年既饒裕富有見諸貧乏者及婚喪者輒賙恤資助之

康徵錄

卷之九十八

李二

華人咸喜以爲鄉有長者可廕庇已也生子有昇博學篤志得深履固爲州學生學者咸敬畏焉其率履正俗之事鄉人化之如堊黜浮圖循家禮其風弗今衰也後以貢爲商河丞仁以撫民介以律已民至今有遺思可謂達不離道者矣初配郭氏生公公生而岐疑少而穎悟十二從商河公遊太學每祀則齋潔入廟凡俎豆樂舞之屬莫不備問而具識之退而曰禮云樂云固如此其所用心豈尋常能測哉讀書爲文雖長老莫不畏避西歸時已值弱冠被遴爲州學生中天順壬午鄉試成化丙戌登進士拜刑部河

康徵錄

卷之九十八

李二

司主事剖斷明決不避權要三載考績於是封商河公爲刑部主事而郭爲安人焉尋轉雲南司員外郎郎中考最進階奉議大夫而商河公贈郎中郭安人封太宜人恩數頻仍雖國恒典而遇者每艱此亦足以占商河公與太宜人之賢而公之孝道顯明準於天而獲於人者誠不可誣也吁盛矣哉被命審錄畿內刑獄平反爲多惡有所畏寬有所白今其子孫衆庶而樹立卓犖豈非天所以報其忠如是哉公若刑部以端正自居因情亮事曾未一用慘酷刑具而犯者自不能不以隱曲備對嘗曰獄有微旨非敲朴所能致也每於招稿面題曰得情勿喜及據案正法則又曰罪疑惟輕一時危疑之獄皆以公爲決於是吏部兩薦公爲府丞不報遂轉四川按察司副使整飭松潘兵備聖書曰番賊出沒聽爾相機勦殺軍民利病聽從便處置公至立約束謹烽燧內修政事外樹兵威諸番部落畏威懷德不敢侵邊然松潘孤寓萬山而諸番部曲環列蜎嶮中留一綫之路爲轉輸往來斗米之價每銀數兩方辦故布政司計邊輒數倍他邊而主藏之吏或多爲伸縮侵盜監司在彼又以荒服俗獎因循罔稽由是吏奸民苦日甚一日公

是苦心勞意滌弊正法倉庾之積陳陳相因矣又
嚴戒尅之禁正私鬻茶有有序暇不令生士有飽
食官息科歛蜀方之兵駸駸生氣焉公又於大石佛
嘴鑿山開路以便轉輸人至今宜之成化甲辰惡匪
族逆命公出軍勦之直抵巢穴斬首四十餘級上
賜公白金彩幣乙巳小寨番竊發公又出軍勦之斬
首三十餘級所獲軍器頭畜無算曰此士卒之功也
悉以賞之捷上又賜如前於是軍威大振諸部矢
心歸順其酋長及朔望輒來京受約束蜀中士民僉
公爲西北長城矣是歲十一月八日公以疾卒於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李三

官距其生正統辛酉享年纔四十五爾嗚呼惜哉

四川按察司副使黃公熒阡表 林俊

易黃公熒敦實既營樂丘自誌之又屬意其友
俸表焉嗚呼是俗所深諱而不欲言者况豫之耶夫
生寄死歸達者所易視而諱者未之竟竟也死生亦
大矣任情死生於仕止得喪何如耶公以成化壬
辰進士尹玉山起爲南京監察御史偃僕抑抑與下
予意新臺官過矯屈爲是何也公丁先御史南澗憂
服除改北臺三奉 璽書巡長蘆鹺司迤北漕道四
川雲南貴州戎政酬接開都周詳商畧無徑斷語私
服充養之素官六察殆非宜然也旣之僞者奪燥者
息陰賊慘狠而激訐者消沮聲迹泯然事緩急奇辦
固有以孚而移之前後論列事爲多官賢否治得失
十餘事尤荷我 孝宗敬皇帝嘉納公固不察察人
細過固持其大也在雲南有趙都司辰者驚悍不可
馴獨帖帖憚公巨璫遺財當事者避餘烈公從容一
語覈其數非剛而善用能之乎夫豎目張聲嚼嚙太
罵凜然若生風臨小利害輒隱忍循默猶自謂老成
得重厚禮然乎哉予親見公南臺及雲貴時事道玉
山又得公之流澤故政嗚呼今之官如傳舍謂一令
三十年猶有存記如許耶公爲四川按察副使能望

起顯叙方有階入 賀過家拜母林太孺人眼食
無異然已八十而九公曰惡自而致其情哉遂疏致
其事所以致悅太孺人者纖巨曲至又四年太孺人
年九十二方終公擗踊欲絕是日鳥百數遶屋悲鳴

廉徵錄

卷之九十八

本五

四川按察司副使沈公琮墓志銘

梅純

公姓沈氏諱琮字廷器先世汝南之平輿人至高祖
興始遷居毘陵宗族日盛曾祖福值元季江南兵起
乃歸於國朝從征四方屢効勞勩彭蠡之戰遂死於
陣因得賜地都城南之鳳臺岡以塋其冠服故子孫
今家於南京大父庸洪武間再以軍功授旗手衛百
戶父旺尤篤於忠孝當開國初兵戈甫息人猶罕習
禮節而能卽知報本追遠爰建祠堂以奉其先人故
到今家世襲其餘風才能輩出有自來矣娶萬氏以

廉徵錄

卷之九十八

本六

永樂庚子正月丙寅日生公公生甫數歲而萬母蚤
世日處嚴侍下自少輒能耽書史既長從布政謝
公輔學易每有新得正統甲子由應天府學生中南
畿鄉試又四年戊辰登進士明年已巳授監察御史
景泰庚午奉勅督浙江銀鑛區畫有法浙之人至
今猶才 事滿績以舊典例得推恩父旺以是亦
受封文林郎監察御史母萬贈孺人既又奉勅清理
京畿及中州齊魯等處畜馬公推誠教戒所至不擾
而牧馬日蕃後理湖湘刑獄尤多平反比還巡按兩
廣威望益振乙亥居父喪天順改元起服陞四川按

蔡司會事時蜀地多盜公在外臺多方捕獲人始安

葉朝廷屢賜文綺以旌其能歷九載復以舊制受誥命授奉政大夫二親之贈亦各如其秩松潘羌夷自成化初嘯聚爲患歲已丑會議公在蜀年久爲彼所重宜陞本司副使以填其地疏入上允其奏授璽書以往公受命與都督宰公協心殫力修城練卒不數月間遂平黑虎等寨事聞降勅褒嘉亦有文綺之賜公自筮仕至是垂三十年乙未堅乞致仕歸後數年朝廷以言者追錄前功命與宰公各陞一級公以是進階大中大夫資治少尹時謂公去官已久而直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六十五

六十五

者乃復及此亦公論也家居日惟故舊賓客相與樂若參議貞施待詔靖諸公皆其同社也未幾諸公次第亡去惟公康強不羸至八十有四而卒

四川按察司副使張公昂墓志銘

張邦奇

公諱昂字仲明別號棟莊主人又曰寓菴姓張氏曾太考諱延良贈江西道監察御史大考諱楷官至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博學善詩文嘗奉命經略東南卒饒巨寇功著國史考諱應麟亦以詩鳴從軍三陟有功授寧波衛後所鎮撫母虞氏封孺人公世居慈溪建都憲公始卜居鄞城平橋之南公生有奇質貌古而性剛自爲郡學弟子員已侃侃然能自樹立成化戊子舉于鄉壬辰登進士第授知鉛山縣勵心勤力事求利民所立規條簡便有法越數十年不能易有巫能役鬼物咒咀殺人立有徵應一時咸畏事恐後公擒至庭榜笞百數卒無所傷夕而大風楊沙石蔽天遶屋錚錚若鈴索聲衆益駭懼以爲果神人也籍籍請釋巫公弗顧卒致之死縣城南有溝西洋廟頗現靈惟旁郡男婦相率祈禱充斥道路公惡之毀棄神像墟厥殿宇置便民倉焉而并撤淫祠數十以聳公解移文道路告諭以禮秩滿擢南京監察御史糾劾不避權要譽傾一時威寧伯王鉞挾其武力偕保國公宋永太監汪直兵部尚書陳誼將挑釁北邊公

曰是爲國家害不小抗章劾之詞連內閣司禮

內外大臣皆銜之未發也會守備南京太監薛琮聞

公名求見不許且勅琮釋放軍伍琮乃誣奏公擅作

威福遂左遷南京通政司經歷久之以魏國公薦轉

四川按察司僉事查理鹽法蜀中鹽利最饒先是理

鹽者率以賄敗公搜剔敝蠹一新以法有都指揮使

陳某富而無子惟塔一人嘗樓一處子匿于家事覺

墮之河以絕踪死者之父訴於巡按御史且請必屬

公治之御史曰是理鹽法不得與獄訟其人曰陳都

司家黃金至十餘鉅萬非張憲僉孰能不爲刑啗洗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六十九

小人冤邪乃移公按問一訊得情而御史卒通厚賄

撓公數四不得則別委官推之竟移坐其胥之僕云

公旣羈碣不能與世合再疏乞致仕不允而遷公副

使守備建昌黎州等處時同事馬太監信用術士周

慧以其善黃白術將進之朝公聞而驚曰是唐之柳

泌也卽擒慧置獄而劾馬之妄事乃獲寢公猶錮慧

極邊以杜後釁居歲餘度終不能容於時乃和陶潛

歸去來辭引疾歸老於四明之棟莊時年甫六十環

堵蕭然出入不能備騎從家人糠粃或不贍而超然

容與日事經史自娛嘗歲大侵大臣賑饑浙東聞公

寢甚遺五十金堅拒弗受利害禍福不待解遣而自

不能膠其中雖於俗不屑苟同而對衆坦坦不爲吟

陟冒懷如冰玉不可點染其表姪憲副余君本每侍

公才嘗不勗以道義病既殆猶張目謂曰努力哉乃

今人才自勵者少若能扶持一日是培國家元氣于

一日也蓋立身爲國之心至死不亂嗚呼豈不英偉

卓絕大丈夫哉公生正統癸亥九月卒正德庚辰九

月年七十有八

始予讀先漢等史見諸循吏事有政通神明精感天

地者未嘗不太息欽想以爲後世所未有也乃今於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七十一

慈谿張公而復見之公名鼎字仲明都御史楷之子

也成化中始以進士知鉛山縣初縣有賣薪者嗜食

鯽得薪直以其半市鯽命妻烹而食之一日自市歸

乘饑恣啖少時腹痛而死鄰保疑妻毒殺之執送官

拷訊無他狀獄不能具械繫踰年公初蒞任嘗白晝

登堂忽都門外有綠袍烏巾者冉冉而入左右悉不

覺也行及案前長揖入迎之坐乃曰公母懼吾非人

實邑中某鄉之土神也鄉有冤獄未白知公精明果

斷必能雪之公問其事神曰吾鄉民某甲之妻以殺

夫繫獄此人本中蠶毒而租非婦罪也公欲驗之但

置鱗水甕中有昂頭出水二三寸者必殺人試烹以
啖他囚而死則其事白矣言訖不見公異之詰旦名
闔境漁者命捕鱗得百斤如神言試之得昂頭者凡
七設釜於堂名此婦面烹之出死囚於庭與食纔下
咽便稱腹痛俄仆地死公謂婦曰汝冤白矣遂釋之
徐訪其鄉果有神祠視其像正所見也又甲嫁女於
乙抵乙門揭幕視之則空輿而已乙謂甲欺已訴於
縣甲又以戕其女互爭執前令建縹從諸人鞠之皆
云女實升輿不知何以失去令不能決公至偶以勘
田均稅出郊初太祖平陳氏過鉛山定其稅額偶積
餘稅如於數百畝間有蔽至數石者以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七十一

是公往看視行至邑界有樹大數十抱蔭占二十餘
畝奏均之
歌其下不堪禾麥公欲伐之從者咸諫以為此樹乃
神所棲百姓稍失瞻敬便至死明府不可易視也公
不聽移文鄰邑約共伐之其令懼禮不從父老吏卒
復交口諫沮而公執愈堅期日率數十夫戎服鼓吹
而往未至數百步有衣冠者三人拜謁道左曰吾等
樹神也棲息於此有年矣幸公垂仁相捨公叱忽不
見命夫運斤樹有血出衆懼欲止公乃手自斧之以
為倡凡三日方斷其樹樹顛有巨巢巢中有三婦人
墮地冥然欲絕命左右掖而灌之以湯良久始蘇問

何以在是婦曰昔年為狂風吹至此身在高樓與三
少年歡宴所食皆美饌時時俯瞰樓下城市歷歷在
目而無階可下少年往來率自空中飛騰不知乃居
樹巢也公悉訪其家人還之中一人正甲所失女自
言在輿中為妖攝去其訟遂解公以其本修公辦數
處而所蔭地復為良田由是悉毀諸淫祠在境內者
無遺獨鄉落一祠民秘之獲存他日公以事經其地
夢神懇曰公姑恕我翌日名鄉民責令毀之神忽降
于鄰邑小民曰吾被張公毀廟無可寓寄公正人吾
不敢他顧借片地暫居公主祠可復也汝不吾從五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七十一

日內必及禍民初不信未三日果頰懸吐逆神乃降
衣人羅拜為之立廟有道士善隱形術多淫人婦女
公陰至廟鞭之了無所苦已而并其形不見公托以
他出還馳詣其居縛歸用印於背然後鞭之乃隨聲
呼咥竟死杖下邑寡婦惟一子採薪於山為虎所啖
鄰居惡少欲以事難公代婦書牒使投之縣稱欲得
虎抵罪公視牒笑曰奸民欲窘我乎與婦期五日來
乃齋戒作文祭城隍大略言神為一邑主不能禦災
捍患而縱虎食人今與神約五日内必驅虎伏辜否
則撤其廟而更置之後五日天未明夢神告曰虎至

起佩弓矢升堂命啟門有二虎入伏庭下
守之者公厲聲叱曰吾良民之子而汝食之法
當抵死二虎有非傷人者退一虎起繞伏虎一匹低
尾而出其一不動公素善射拔所佩箭三發三三中
其首因命隸卒亂鞭殺之召婦人歸以虎屍自是所
在喧傳目爲神人三年以政最擢監察御史今致仕
家居杜門謝事足不入公府隱然爲鄉邦重望君子
惜其位不滿德云予聞得公事於其鄉人因此爲記
後之傳循吏者或將有考焉

庚巳編

慈谿張公昂令鉛山先叔父天池山人記其神政先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七十三

君錄入庚巳編矣後其二子薨蔚來吳又舉逸事爲
先君言鉛山民俗惡薄婦人夫死輒嫁亦有病未死
而先受聘以供湯藥者獨傳四妻祝氏夫死不嫁舅
姑欲奪其志弗從先是公立二牌於庭諭婦婦有願
守者跪節字牌下願嫁者跪羞字牌下署其牒各聽
所願舅姑以此給婦云若守節須聞官以婦不識字
使投愿嫁牒公判從其家長乃謂婦曰父母命汝改
嫁汝安得違之婦曰唯唯必待吾祭亡夫始從命舅
姑卽許受聘至日設奠痛哭潛投後圃池中死家人
尋覓見衣裾露水上乃得婦屍遂以土併屍填其池

是邑中大旱百方祈禱不雨公先移文城隍約三
日雨不應乃齋宿神府夜夢婦人衣縞素泣拜陳寃
具言其居止姓氏公寤卽躬至其所召其家人詰責
皆吐實赦土見屍顏貌如生哭之慟爲文以祭未訖
而大雨如注平地水滿尺因罪其舅姑及同謀者卽
殮葬如禮欲疏其事于朝有楊尚書者沮之不果乃
建祠立碑祀之有妖僧羊角禪師號能前知且善呪
死術有怨者往賂之僧削木爲札書其人姓名年甲
以實羊後羊死其人死矣以是遠近神之前後縣令
皆畏憚不敢問公至任某年有老婦訴僧詛其子于

卷之九十八

七十四

方赴人飲死席上公受其詞僧已知語其徒曰張公
此際正躊躇矣公乃出獄中死囚令擒此僧卽償其
死僧又知之曰張公遣囚擒我今至矣其徒勸之
僧曰不可公正人也行將安之且吾數已盡殆不免
矣旣而因至遂縛僧到縣治士民觀者如堵皆言僧
不可犯公不聽杖之至百僧了無傷而杖隸俱號呼
稱痛公釋其縛謂曰汝能咒杖者死復咒其生吾卽
活汝試之不驗遂收于獄某夜大風撼屋宇公曰是
僧所爲也乃正衣冠而坐待曙升堂呼僧出厲聲詰
責攬其衣縛之以界方拍案僧股栗脇下墜一珠紅

光閃爍又墜一小冊乃妖術書也公名同條至取二物焚之將以斧劈其頭僧曰待某自死遂死公恐其詐使昇至獄中掘地瘞之壓以巨石三日發視屍腐矣

後錦山丁洪至張公家言此僧有術亦曉其術然但能病人不能死人也

四川按察司提學副使盧君雍墓表

邵 賓

監察御史盧君師邵既擢四川按察副使奉 聖書提督學政取道省其父 封御史公於吳將行暴疾卒又明年癸未封君以其子應圻塋於西牧山之原其弟兵部主事師陳以使事歸乃立石墓上以其所自爲狀請予表之予嘗聞君子之論君也由其言于上者謂之貞臣由其行于下者謂之才臣由其潤于身而表章乎古人者謂之文學之臣按狀君初登進士觀政都察院也於羣衆中獨留心吏事凡章程法比皆習而通之時都御史三山王公見其所擬吏牘驚曰此法家言老吏所不及因薦試河南道御史巡西直門繼巡東城于是 武宗方銳意北狩督宣府建行宮急而都御史某附麗承望其勢張甚君上疏請罷行宮之役而斥某邪穢庸劣不宜任用言極激切廷中聳然比既實授清戎至東光見長寧伯某侵奪民田橫斂子粒往往建繫死詔獄君上疏極論請釋無辜而還其侵地皆從之或言長寧貴戚權倖君清戎有職可得位君曰風聞言事御史職也況目擊其事不可忍也巡按初至四川首劾巡撫都御史

其弟陰附當路黷貨殃民莫敢指斥後雖坐他事建
黜亦以君言故由是一方肅然人謂得巡按大體是
故謂之貞先是巡城者務繁科條以鈎撫爲能所關
衆多家人細事君曰御史所治止是邪悉縱不問所
治惟宿奸巨蠹要束詳明發擿敏利譽籍籍起河間
早奏請免賦減科謫盡出所儲藏錙貨民全活甚衆
四川地遠慎獄之久淹也檄所司月報而時遣發之
朝使方取材西南又邪人迎佛亦道境內屬歲饑民
不堪供輸君材擇周慎而晝夜拊循之民得不擾妖
人某子甲善幻術能剝腹出腸胃喘人微利又能吐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七

火燒民廬室民益驚畏求罔不獲或捕之輒說校以
逸殆不可方物君密飭各郡同日邏捕術窮皆伏其
辜某郡人乙慄悍強禦椎埋自恣君虞其陰賊多黨
捕急或生變乃先揚好言卒以計擒殺之健爲之慕
順灘溫江之三渡皆湍急善溺舟君擇材幹吏委以
鑒治人知其去險即安而不知勞費是故謂之材君
天資有大過人者性尤嗜學平居手不釋卷程文若
擬古詩詞清潤圓融不事刻削而新意層出少受知
于太保吳文定公太傅王文恪公都御史瓜涇徐公
入朝尤爲太師李文正公所喜有相見之晚之嘆

所著方舟聯舫二集 奏疏詩文總若干卷藏
家抄治所至以餘力建學申教大興文治薦賢士大
夫不可起者必造其廬禮焉死者弔祭其墓尤樂表
章先賢嘗建董子毛公二祠及浣花三陳東坡遺直
四書院家居時請立石湖書院祀宋范文穆公又求
其遺像及所書田園雜興手摹勒石以文穆故居湖
上君與隣焉用是致景行意遇古蹟及山水奇勝處
多所題詠是故謂之文學夫三者有一已爲人望而
况兼而有之乎且貞而不迂濟之以敏才而不浮持
之以重文學而卒歸于雅將之以德蓋不惟成章而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七

已殆知所以裁之者故雖未見其止即其所至亦可
以稱于天下矣君諱雍字師邵某甲子舉于鄉登辛
未進士凡在官若干年卒是爲正德辛巳九月九日
年四十有八

副使呂公紳墓志銘

汪 偉

公諱紳廣之永豐人登弘治進士正德初任刑科給事中中以忠諫獲譴余實親見之 武廟卽位踰年宦瑾盜國柄擅威福以刼制天下驅逐不附已者于時內閣劉公健謝公遷輔導 孝宗皇帝致太平受顧命楊前朝野賴之同日罷去臺諫相顧莫敢先發君一夕草疏上之人服其敏及讀疏詞氣剴切事理明盡罔不感動有泣下者于是傳錄風行四方瑾銜之甚嗣是稍有論列者既而留都臺諫皆有言瑾大怒矯詔皆逮至京并君獄治妄言罪乃痛捶于廷桀

卷之九十八

主

夏山館

除其名瑾伏誅乃起爲雲南按察司僉事尋陞四川按察司副使聽訟明決屢伸冤獄士民稱頌西番僧摩 旨迎活佛所過有司望風迎奉沿途騷然人無籍竄入者迫千人至蜀索庫藏銀以萬計未有處會武宗皇帝訃報紳時司臬事謂茲兒獲罪 先帝所遇殘害新政必誅宜急收之或欲減其所索銀物繼之出境紳獨勒兵擒其首惡置獄中請 旨俱逮至京遂正其罪灌縣江都大堰圯決淤蝕數十年軍民受病紳奉勅往視疏濬淤塞鑄鐵爲梁以捍上流潰既于萬餘頃俱爲沃壤蜀民大悅稱呂公堰

卷之九十八

主

李

夏山館

去番賊寇淮茂等州兵憲呂公希曰以失機待罪操戈或潛伏要害竊發屢敗我軍紳揮指揮何定授以方略期進兵遂獲渠魁餘黨悉平紀功申奏 詔賜內帑銀兩段足內閣楊公廷和姪舉人楊愷倚勢殺人紳按其大罪十數事抵於法楊以書請貸其死竟 從嘉靖二年春齋表入 賀萬壽卒於途嘉靖年本縣祀入鄉賢祠

四川兵備副使張仕隆傳

朱陸聲

張仕隆字仲修安陽人也性警敏書再經目不忘人奇文奧旨覽即通解弘治八年中鄉試又三年喪父制開奉母携弟妹卒業太學明年試又不利與三原馬理集友講學士隆獨持議曰諸君日端默戢戢可謂能閑其心矣要須於事為驗其實身與世為二理與事相乖非聖人合外內之道也十八年士隆舉進士授廣平推官治尚明嚴吏民畏之正德七年拜監察御史朝臣各為朋比或託門生或以鄉里故知附大臣大臣亦利其偵事而飾已私也士隆惡之光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八十一

晏山館

祿卿李良事少師劉健甚謹健喜愛良由是得美遷又以女字健之孫健以直諫為劉瑾所逐良詐言女死乃他適士隆上疏効良且曰使今大臣知彼小人終必相負蓋早絕之而遑遑乎延正人也良竟坐罷去八年巡察河東鹽法運使劉瑜貪而善文權貴士隆劾罷之革豪右嚴取贖均支給鹽政大振賑則建正學書院聚徒授經又鑿青石槽開茅津皆為大衛民甚便之九年正月乾清宮災士隆諫曰陛下前有所逆瑾之橫後遭竊盜之亂既不知警方且與居無度暱近匪人積戎禍於渠中陛下之憂誠內微也

遊外見煙燎內廷大興土木權豪競尚華侈親信

臣取貨于外又扣軍糧皆名進貢織造龍幄利害靡極鄙猥無聞使之巡撫納銀指揮授之政事盜伏而虜發民竭而兵罷守法御史如劉天和則就建張璩則死詔獄間間之苦禍機之畜皆不知也今宜痛懲前弊更宜克慢絕淫早朝親政講官說經師保論道究精一之傳考與王之故以表率天下褒衣博帶之雅孰與市井狡穢之羣廣厦細旃之樂孰與邊徼凶危之隊不報明年巡按鳳陽織造中官史宜酣酒作威大括民財荷黃挺二日上所賜有拒令者杖殺之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八十一

晏山館

無論自都御史以下皆不敢禁士隆奏之且列其賄若干十一年還守道事有張順者京大猾也隨中官守雲南毆門子死潛回京避之雲南守臣移文建之甚急乃出以二隸押送至桃源重貨二隸竊取淮上丐者斃之二隸告順死勸實給文歸已三年矣士隆問案疑之密廉之數月果得順坐殺二人罪士隆大悅時錢寧大有寵賜姓朱而廖鵬附之初鵬以中官廖堂為兄鎮守陝西而其子鐙用事鵬復謀入德衣賜事為兄鎮守陝西而其子鐙用事鵬復謀入德衣賜事傾財納結自師保元臣相與接濟

率諸餘疏其罪且曰堂來鑾往兄甫罷而弟嗣任鵬
內鎧外父制中而子擅利鵬毒河南以起內盜鎧毒
陝西必召外虜朝廷豈無他才專用一族兩省亦
有何罪口受百害邪鵬寧大恨罷職御史薛鳳鳴殺
人爲巨盜被逮又夜自殺二婢子置朝門外懷牒訴
冤鳳鳴素事逆瑾致富又凶愎甚當案者即遞去累
年不決都御史彭澤以獄付士隆及許御史完掠治
取服鳳鳴知事急貨錢寧以其妻女往要之寧受鳳
鳴慙爲上奏乃下士隆及完獄七閱月士隆謫晉州
判完謫定州士隆既之晉州教民耕桑如齊民要術
縣政錄
卷之九十八
李幸
復和錄
之法蔽果倍人民用殷富是年漳水決數縣咸災士
隆奉臺檄往塞之績成遷知州今上卽位誅竄奸
宄仲雪究抑士隆復御史所司忌士隆才擬遷知府
太宰石琚曰凡官居者悉以資深超用而謫者罷者
猶以淺資拘常調是侯者常伸而忠者常屈也何以
勸善乃得漢中兵備副使其地居終南太白間西南
連蜀東接鄖山截業羅立山中長廣數千里有良
田美隄長林茂竹文狸麝豹通逃者往往擅以爲業
歲貨軍官與通則吞併弱小藏大盜伺便出掠又好
報讐殺人急則生變朝廷特置都御史鎮之士隆至

首按軍官極貪用良賊有王大王二閭仲良結同回
爲患官不敢捕所在皆立親識急則投匿號曰賊主
士隆召主諭之曰汝能擒賊卽汝功吾賞若否則吾
軍軍焚山汝等與存者幾何矣皆叩頭曰幸公活我
願效驅使居數日各獻賊士隆又取賊主恬惡者十
餘家破滅之遂大安乃堰響水溉田千畝立隄防溢
又修雲霧水未成而卒年五十有一

縣政錄

卷之九十八

李幸

復和錄

四川按察司副使劉先生天民墓志銘

李開先

函山劉先生者諱天民字希尹濟之歷城人城南二十里有函山因以爲號焉祖璟以監生任寧縣丞父緒以舉人任高邑知縣母張氏妊十二月而生先生生八日母疾無乳庶祖母章氏棄其子獨乳之蓋預藏其子之天而先生之才且顯也六歲病瘧延綿至九歲遇一嫗以針刺十指愈出就外傳日記千百字弘治乙卯父畢業太學携之讀書京邸卽通經史兼諸子百家言文筆滾滾命之題頃刻成篇十五歲遊

藏徵錄

卷之九十八

八十五

郡庠提學陳矩菴一見奇之每令侍食於側正德丁卯鄉試中式甲戌第進士聞父病乞終養未至丁艱丁丑二月起復除戶部福建司主事五月調吏部文選司主事吏部用人慎重非久試不調調亦不卽文選先生華實相附乃得之到司卽著調選便覽四卷雖有益吏治但時不能行已卯諫止武皇巡幸罷謁五日廷筮三十庚辰三年考滿階承德郎贈父如其官母爲安人辛巳、今上踐祚前是以諫罪者僕陛俸一級先生首與焉嘉靖壬午、本司署臬、

癸未六年考滿實授員外郎

中二彥甲申七月泣諫大禮復 廷筮三十郎中余

寬調文選未履任謫戍先生繼之大推小補秉公竭誠剔滯撥淹登良黜劣遠近風動余在文選後先生十餘年慕先達之行事尋舊緒之茫然往往于故牘中見其批駁遺墨猶足以知其政也老矣候選者咸言嘉靖初年先生之敏夏虞中之執皆文選出色也大抵賴 聖天子新政臣下凡有注措易爲之力且有光耀焉給事中陳姓者素短先生因著補衣見郎先生斥之仍假以進君子退小人爲名上疏指摘先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八十六

生乃對品調壽州知州給事中趙漢等御史戴金等八上章論救不報抵州屬歲饑乃禱災賑乏通商惠工撫字勤勞民無菜色撫按交章論薦一十四次鋤強植弱不聽請託州之大姓及士夫無不敬戰戊子十一月陞南京宗人府經歷已丑九月陞南京刑部廣西司郎中庚寅四月陞河南按察司副使分巡大梁時 上命刑部錦衣衛審河南獄囚重刑者一千五百餘人得平反者幾七百人先生之力爲多退而語人口吾之遺子孫者只此足矣河南訟獄之繁大梁爲最先生一訊無不輪服至有匪嘗云不意

乃有此霹靂手憲度之清三五十年来僅見此
有渥不輕易許可者先生亦自呪曰吾能使公署
無一事屬吏無一錢惜不得按察使欲耳先生時有
盛名而連發此言後果終於此官其識也其歟
未幾爲胡御史所論壬辰五月以才力不及改四川
去汴之日士民號泣聲留車不能發日夕纔得出郭
甲午有聲其屈者將處以按察使當事者以改調未
久難之乙未考察遂以冠帶閑住先生聞之略不爲
動已而遇恩詔致仕日集賓友徜徉山水間東山
之興不減安石而識者屬望再用亦比之安石云一

獻徵錄

卷之九

八十七

曼山館

日會余酒筵越席執手問曰君善聚書書解有幾種
耶余曰三十餘種且戲之曰先生方以聲詩擅名胄
此何爲無亦蔡傳外有可復取者乎先生曰吾以治
書發身童時曾著禹貢迥洪範解疑等論病舉業
之拘也近更有論語古解川中亦多見之余曰國
制業舉者蔡氏與漢疏并行不知疏廢何時沙之訓
詰宋之講解以今觀之殆猶以鬼載麗以影隨形均
不可缺只以宋論之東失之簡少穎失之繁陳上
舍失之碎其他各有得
印之吾心耳先生曰
不有金仁山王耕野吳
耶余曰分章無踰於金

乃小斷細解王吳二氏亦多合者三氏之失抑又多
於宋儒先生曰吾意亦如此幸勿令人聞之因陋守
殘者必惟我將并忌之矣以說經恐觸時忌然而卒
不免焉雖作釣魚人亦在風波內矣仕路嶮巇如此
哉先生家居七年至辛丑巡撫李谷中上章論才堪
起用命未下而先生無病卒矣詩文書翰爲世所推
尙晚年爲詞曲雜俗兼雅歌者便之蓋雖假金元之
音以洩不平亦可見才之優贍無往不宜也自少至
老有風調善談吐庶幾乎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者黃
方伯海亭嘗謂余曰同一事也他人言之或無意味
狀徵錄

卷之九

八十八

八十八

曼山館

但自函山口出人無不傾聽者飲酒多而不廢事次
日亦不病酒所著有愧菴集刺書稿遊蜀吟南行稿
草蟲吟田間集并前所云禹貢洪範二解

四川按察司副使富公好禮墓志銘

徐階

春山富公以正德庚午與子叔父谷雲等君同舉天鄉試公時年二十餘方面豐頤聲如玉樹而意閒雅飄逸予以童子從旁窺視之竊敬且慕焉後子稍長間以府君命侍諸先輩公待予獨厚辛巳公舉進士拜工部主事權木荊州閔二年予亦遂幸泰竊又五年公以服闋改刑部會予免先少師喪復官翰林益得從公游故於公習焉公才高其於為政初若不經意而所措注詳練精密卒莫能易之初試於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九十八

荆荆故利藪司權務者往往遭怨謗以去公條所不便於商及舊制所宜復者為奏罷行之聲望蔚起自刑部郎中出知重慶盡取民所出賦役哀以為籍而事為之限使民自輸於官奸人至環視不能有所乾沒自重慶還副使飭兵建昌隨山堙塹起海塘堡為陸道數百里以避澧水之瘴先是建昌權臨井以餉兵其後監下邇而兵據有臨井之利於是稅廢而餉存當事者雖知其然然莫敢奪公令計所當受餉糗雖稅相准乃頓紆故時論者以公為有定見又力於毀譽得失之際能無所動其心也當是

出守遼郡公不怨尤及道江漢下瞿塘歷巫峽峨眉青城諸山顧其僕笑曰吾嘗數夢家萬山中茲豈偶然也在重慶時蜀王與都司劉永昌計奏不法若干事詔遣給事中御史案之蜀既大藩而劉又素兇狡二人以傲公或謂公勿往公不應至則一斷以法僅十日獄具奏報可在建昌發屬吏之貪酷者其僚以為請弗聽則讒公巡按御史御史惑之會當大計天下吏公即棄其官歸所過登眺詠歌若以遷至既抵家不治生產數出遊湖山經月乃返返未月又買舟以出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廢觴詠即獨處亦未嘗不怡悅與人處未嘗不盡人或負之雖至再三終不校益公多讀書尤喜談神僊氏之說其所自得者深矣公諱好禮字宇超春山其號厥初洛陽人從宋南渡始家華亭曾祖禎壽官祖綱父洪洪以公貴封工部屯田司主事贈副使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九十八

四川按察司副使吳君達墓志銘

羅洪先

君吳姓名達字近光別號雲泉舉嘉靖壬午鄉試已丑進士出身授兵部武選司主事會 郊恩進承德郎請便養改南京兵部職方司轉車駕司員外郎進郎中奉勅督發南直隸江西湖廣坐派料銀殿工成加俸一級滿考進奉政大夫以才堪治劇出爲福建興化府知府滿考擢四川按察司副使奉勅撫治重夔兼達州兵備無何以母老棄官歸君生而剛嚴方介負氣寡合善任事事可疑弗顧可爲弗沮人莫櫻獻徵錄 卷之九 人 左一

其鋒有嘗試者輒窘自救不暇以故所至有聲初至武選例當入內府查武官黃籍籍繁浩關人恣奸病恐見察則多方誤我君入舉內令序坐內令久秘不傳關人固已服其練達會校人竊籍被執詞相連諸關恐達尚書所丐免誓不取有他武選火尚書以下皆得罪君已改南京得免兩京以南北爲重輕君意誠在毋不擇官不知竟以自全也南京守備魏國公與兵部尚書爭道尚書不勝忿密問計君曰彼擅役管卒豈制耶尚書悟發其事魏國果屈還卒數千然以此銜君君聞之卽疏其諸不法事有詔奪職

此銘直隸吳君達墓志銘

國初曰我拚一鐵券殺吳其如搏鼠爾爾同奮威危之君 不動時有僞印獄久不服君遣人私脫因簪示其妻曰爾夫不勝苦業已吐實令汝抱印去矣遂死此管取汝信也妻果不疑出諸印榻下獄遂服主驛傳舟車馬船頭陳某特資千公卿避役君不可走京師賂關人以特旨免君曰不獨一陳某也令兵馬司定諸船戶差遣以貧富爲籍衆爲語曰通 朝廷易憾吳郎中難江南郡縣役遣江淮衛水夫爲土猾所把費數倍君請入直于官附綱運至部分給之軍民兩便凡工役諸直出納舊多羨日藏吏銀工得鈞獻徵錄 卷之九 人 左二

機利至是痛割其弊無相染者每歲嚴舟上供慮閹人張其數以便私賈會計仍行不聽濫取會同館官馬私乘不禁取律語刻木懸官馬首借者凜然豪貴屏跡吏部將起資相待爲忌者所尼補興化以劇郡難之是時母年高不可往留妻子侍止隨二僮至官囊篋不緘嘗卽臥內延見賓客賓客見其寒素無敢言私民健訟難治君聽決如流頃刻遣數十事各中情實死囚爭傷無驗疑其隱於賄命燭水不得納鹽自臨濯骸果得傷且左失二肋語囚曰毆者右手人則左傷隱傷失肋非驗而何有自殺妻而誣其讐云

耕田爭水被毆死他吏上獄明年君慮囚追憶其時
大霖雨因詰之曰得雨爭水何爲竟坐殺妻誣不行
郡中惡少數十人善速訟或投緇火燒人屋攫財市
中夜盜數起謀其姓名寘之法訟益衰少每聽訟嘗
手執券或延問他疾苦殊休暇鄉士大夫以爲異問易
服旁窺之無不嘆駭訟已歸贖緩各縣庭無留人日
晏走學官爲諸生談經義校試其文精鑒不爽君雖
勤敏然存大體不苛細李御史行郡喜杖人內殿下
吏畏罪多竄君豫戒隸隸不聽卽面告御史某已成
隸令勿杖內殿恐多死人傷盛德乃敢復爾命釋去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易他隸御史故憚君聞言錯愕唯唯明日引避於是
興化獨無死御史杖者王御史禁乘轎各郡多稱報
君月上役輿夫若干王服其不欺禁隨弛嘗入觀
一無所齎歸而藏金爲同知所侵故不省第緩矣割
期俾得自計卒不損君故不畏強禦至於興利除害
尤勇健有法先是病旱禱雨民請祠山中神曰聖君
者君許之爲文祝神期三日必雨否且有後患如是
者七日不用君諭民曰徒邀福而不卽文物靈也當
爲若等除之焚其偶大雨適至衆驚服莫敢譁幻於
是詢南北兩洋水利奪其闕於橫民者建石堤章源

港爲東山口開以時蓄洩塞西湖港尾斗門咸
田蕩涇洞刻石紀成屬之守者旣疎以萬連歲大
獲異麥穎禾海寇數至多爲疑兵走之且曰此番
船所拍也戒自今毋得輕入其後倭入南擾海上諸
郡一如君言嘗指倭爲義塚收棄骸且罪久不葬與
水塋者去郡之日民追號若失父母在達州罷有司
供張日省數金貪吏歛縮關市通和會與御史忤旬
月解去御史遣人追謝巡撫都御史以擅離奏皆不
顧間居十有二年當道數四論薦君視之泊如也君
爲人守道理不動聲色而意常烈烈蓋自少時已然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七歲學舍暮歸爲掠者負走閉樓中假寐給守者夜
且半起緣屋匿焚圍中邏弗能得比曉乃問途歸諸
生旅見總制陳公公臨諸生咸以君抗言降色舉
鄉試未嘗輕謁縣官縣官有所請亦未嘗不盡利害
性修潔不能受浼卽居官一蔬果不輕取得業僅足
粥部使問郡邑交際皆謝不納室無所貯行無
與馬臨終遺言囑宅以償所貸妻子環泣正色麾之
曰毋亂我我縱留終不能庇若等也倏然而逝孝友
淳厚踰于常情達州歸母病癰不解帶者月比年
壽九十有一君年五十餘衣毀至嘔血處尸

惟所取弟適死杭州泰喪如其子少從兄還學敦事
之終身如其父遷子繼祇天哭之慟未幾還復死君
素壯實少病至是號哭奔走卜地忘寢食至羸猶以
不及視寔為恨與人交務成其美赴急甘有如夙
負荷拂所好雖知厚不得望一面也君為人好學博
聞恥為章句少受易于蕭教諭濬臺嘗識達陰陽卜
筮之說稍長旁通醫藥星卜諸技及國朝典故勲戚
世次邊圉險易論斷一出已意不苟附和為文雄渾
簡核尤長於歌詞草書吳氏先世縉雲自吉州助教
彭年始徙清江遂為新淦人六世為澤潞同知克敏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李五 曼山館

又三世為邑諸生時雍君高祖也曾祖咸濟祖春阜
父昌舉鄉試卒湖廣穀城縣知縣以君貴贈奉政大
夫南京兵部車駕司郎中

四川按察司副使遠齋顧公仲墓志銘

呂本

公名諱紳字曰翔遠齋其別號也其先山東人宋
建隆間有諱澤者宦餘姚愛慈谿山水之勝徙家焉
入國朝科第代不乏人傳至贈生文文生銓公父也
以學行著稱曰西嶼先生封工部都水司主事公生
而岐嶷不類凡兒稍長篤志好學弱冠遊黌校聲名
籍籍嘉靖戊子舉于鄉壬辰舉進士授工部都水司
主事分治南旺諸泉至則釐革宿弊疏濬源泉使夫
必受直而漕無滯艘公私稱便奉勅查理山東藩臬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九十六 曼山館

及諸郡賊罰益前此所未有也公秉公持法風采振
揚士論翕然歸之時西嶼公在署忽棄養乃扶襯歸
塋如禮庚子服闋補兵部武選司主事尋擢員外公
卽於九邊習勇忠義之士皆廉訪籍記每佐其長以
易置無不當癸卯擢河南按察司僉事駐節潁上兼
攝徐州兵備道徐潁地跨江淮多巨猾劇盜號難治
公從容料理案無留牘下地方寧謐故事江北直隸
諸衛更番赴京操備率五之一公稽軍伍逃亡空虛
乃奏減五一之例豪惡毛至剛古奪民婦女田產恃
雄貲無忌公竟捕之置於法類壽間盜多株連不解

公丁令曰以姻連坐者勿治即日歸農者無數撫
交薦方期大用適以舊在兵曹查黃註誤左遷許州
判官轉真定通判大名同知復擢河南僉事時鄭府
橫恣不法公悉緝治之遂斂跡彰德宗親王守道白
畫謀殺其兄御史入賄欲從未減公廉得其實堅執
不可御史銜之誣他事中公公與許辯御史竟落職
而公亦改福建未幾丁繼母陳氏憂乙卯服闕補雲
南未抵任子適視篆吏部知公淹滯獨甚擢福建布
政使司叅議時倭賊猖獗而福寧尤急巡撫王公詢
特以公往剿之公馳至其地凡可以禦備之者無所

麟徵錄

卷之九十八

九十八

曼山館

不至一捷于秦與再捷于大金間峽三捷于州城之
外斬首三百級餘俘馘二百有奇賊大挫逃遁地方
底寧撫按奏聞上嘉獎賜以白金文綺庚申擢四
川按察司副使去閩之日福寧士民攀臥感泣立祠
祀之四川松藩故維州境外地也軍夷雜處判服不
常公至動中機宜形格勢禁一發即就戮有奸軍周
尙武者陰蓄異志公訪知擒其首十八人如凡上肉
餘黨悉平因條畫五事嚴責成以馭兵威遠權事宜
以防奸制變復舊額以賞夷安邊完通餉以足食養
兵設官撥以典司出納巡撫羅公崇奎謂疆圉大計

公于此乃疏請行之而公以西土寒甚不遠千里
堅請致仕歸隱六年而卒公敷歷中外逾三十年所
至力見言者多思並行固濟世之才也但履歷屢起
竟徘徊焉未嘗止士論惜之公心懷忠信氣稟溫
和雖已為僉論拘若儒生及當官遇事則持法毫無
假借如至剛王守道周尚武等事真所謂凜然不
可犯者焉若莫不欽服公孝弟儉約尤出性生
章先顧置墓田待母之兄弟與已之兄弟恩愛曲至
以至宗族姻黨故舊皆盡其力之能為各有所濟友
人鄭朝濟者父子客死清平公萬里歸葬其骨此古
人所難若其自奉則布縵藜藿終其身而所以教子
孫者讀書為善之外不問焉若公者世豈易得哉

麟徵錄

卷之九十八

九十八

曼山館

四川按察副使章公美中傳

王世貞

章公美中者字道華其先常熟人父封評事公徙石湖傍爲吳人而公生則已警穎九歲善屬文稍長居寢讀書石湖寺至丙夜不休寺僧異而飲食之問游丁翁邸丁翁知公非常人則又飲食之爲折券曰富貴幸無相忘也公亦竟弗謝去當推擇爲子弟員試於邑第一人自是連試輒高等而屬評事公卒家益貧所授經諸生修贊輒以分諸昆弟母異儲久之舉鄉試又六載成進士拜大理寺右寺評事守文法母害滿三載考授文林郎尋遷左寺副公好爲繁修獻徵錄卷之九十八 九十九 晏山錄

自矩寡合退曹做一牝馬羸至見骨曰吾蚤暮亡貴人造請安事千里也即有賊撰口囁嚅索管滌側理竟佞矯之苛矣居無何擢江西按察司僉事分部豫章豫章故多顯貴人而相嚴時亦在部中凡相嚴所受幸盛奴中外咸黨指使陰喝郡邑若取寄來往郵置視以爲下厥公獨禁弗予馬奴志即榜繫之嚴使者爲請弗得自是嚴氏奴多取間道去而公所據職卽宅顯貴人居間亡所假借豫章諸侯王有藏匿亡命者公遣謂之曰法自高皇建也大王萬歲皇帝耳孫而身恃之使者以宗正條收王之舍人于

王亦終能匿之邪立出亡者人或謂公太峻得無虞

身耶公曰吾虞此三尺耳不能爲七尺計民舍公馳而拜之反風火息已逐捕豐城盜賊其魁餘黨解散兼攝七道篆一切治理流聞前後臺使上書薦公者凡十三輩而會公入賀萬壽所謁報相嚴無加禮相嚴復用前事內銜之持不肯下凡五載始遷廣西參議廣西故西南夷地多獠獠錯漢民而居奪攘矯虔日尋于戈人不覩老公以法整櫛之威惴惴受吏盜陷太平諸郡公先諸道兵檄其衝捕虜首百餘設伏夜搗實利徭降之士兵當調發而北禦倭公戒毋後斯後期如明法已又戒吏毋尋前例受賕受賂輒以故兵吏交惕息赴約恐後公以其間修明學官令風諸弟子矜裾其魁結彬彬矣而公所按部出入嘗若冒瘴毒寢以成疾數請告會遷四川按察副使填松潘公念疾無已時而徙地益遠益忽忽不樂遂遁歸里不復出時年僅四十四云嶺東譚大初者與公分道江西偕往相嚴所揖其子弟中貴人不拜還出其治廣西又後先得代而廣西士民謳思之曰譚公爲政若霜日章公嗣之守畫一公之歸也譚公已前請休里踰一舍所迎置酒相勞曰拙宦跡類固當

公竟於歸耶不候蓋先為日矣公前所置田宅以與諸昆弟既歸貧不能著業至僦它旅舍以居束身為儉約奉母外食不兼簞而佃入奇羨用資服黨緩急歲時損粟恭翁子曰甚愧終約不能如韓王孫栗自吾力耕出耳公於守令有造請絕不敢謝亦無有以沽聞請者其為人若嚴冷抗手軒目寡言笑或以貴倨目之而中實冲然不自足於詩近體宏爽開壯有開元大曆風書做祝京兆得大令遺筆然自謂日力寡眾體未備云隆慶初中丞林潤御史董堯封相繼上公名報聞意且將大用之而公卒矣距其歸益十年而公卒後譚公復起妻遷至尚書王子曰當隆慶初不及用章公而以死惜哉夫士居約乃凡節義公競競守三尺炙手若熱逝不以濯退而食貧其甘如飴蟪蛄之音不入於耳賢哉章公既令公出而驟顯如譚公亦奚所庸出也易云介于石不於日貞吉公庶哉近之矣

陳徵錄

卷之九十八

十一

四川按察司副使李先先生貴墓誌銘

呂光洵

自嘉靖乙丑讀書翰林居京邸見朝士往往相聚為講學之會而其著者又往往得美生之稱美生或謂有富路者主其會故然時太史李賓客先生亦間與一二同志講學然竟出為四川憲副先生任翰林已十五年外補非其宜也則私益怪之無何先生未之官且乞養歸矣然後知向之聚講蓋妄相附會者所為非必當路者誠主之而先生則真以學之不講為憂非欲附當路者之意也先生名貴字廷良南昌豐城人冢宰古澹公諱裕為高祖思州府太守翼愚公諱榮為曾祖登仕郎守貞公諱環為祖鈍齋公諱閻為父先生生嘉靖壬午十月十三日丙申年十五即入郡庠壬子舉鄉試第一人連登癸丑進士選入翰林讀秘書書乙卯授編修戊午滿考封鈍齋公如其官母劉氏孺人已未以劉孺人喪歸癸亥復官翰林丁卯隆慶改元出為四川按察司副使以鈍齋公年逾七十請告歸辛未年五十矣以二月二十四日卒先生幼穎敏書過目成誦初下筆為詩文即跌宕成老出其上稍長精心法本之必重義法詩法亦

陳徵錄

卷之九十八

十一

言儲蓄者雖有悟即日務靜養非禮不行及在
館卽編集古名臣相業日自省覽慨然欲身任天下
之重既入史局益講求天下治理自鍾律刑賦兵車
陣法靡不綜覈著爲圖論已未乙丑兩校南宮士有
爲郡縣者手編濂溪明道橫渠紫陽象山五先生政
績授之曰治民當法此無愛民之實心者治終不古
若也蓋志甚大材甚高未少出其端緒而爲忌者所
構失當路意歸未二年而當路者去繼者方議起先
生而先生逝矣人無不爲先生惜者然先生嘗語洵
曰方癸丑將選館時李西野宗伯欲介予謁嚴相公
獻徵錄
卷之九
子謝不往亦竟以入館命固非人所能尼使也嚴於
先生爲同鄉且不肯一往謁及嚴旣去國睹忤嚴者
悉被顯擢而先生又獨自免歸以先生所守若是卽
令尚在又安知能必有合耶起不起於先生意固未
足爲輕重也乙亥九月十八日卒年五十五先生所
著賦訟序記表誌論議詩詞讀經史雜記合若干卷
藏于家豐乘思齊錄及五先生政蹟似梓行于世洵
自南官爲先生所識拔濫入翰林先生之曰官于此
此有三隆文聲以起世譽上也爲承以愜時好次
也下乃守廉恥待歲月耳雖然爾必爲其下者嗚呼

言若在耳而先生不可復見矣

獻徵錄
卷之九

七
史
史山館

四川按察司副使趙公三聘墓志銘

王家屏

萬曆壬寅六月廿一日四川憲副使趙公卒于家
家嗣國史檢討用光輟直奔還痛不及貤舍殮也日
夜馮棺而號其季父寬譬之勉以大義公涕草狀
介書使於余問銘焉余時臥病奉諱惻然悲也嗟嗟
天民遽至是哉憶昔釋褐從公知縣公兄字惟公少
余二歲而才志高邁百倍於余仕不應獨淹退不應
獨發余之視顏於公者多矣乃今又先余逝也余何
能勿悲而忍銘公乎哉顧知公莫若余則何忍不銘
公之微錄
卷之九十八
五十五
曼山館
汝河津趙氏自晉獻公滅耿以其地賜大夫夙姑國
有諱思忠者四世而生盤盤生軌饒於貲而喜施
嘗以凶歲捐千金發粟二千石哺餓者他所助昏喪
緩急之家尤衆里人至今誦之軌生九成仕順德府
照磨能世其德以公貴贈奉直大夫禹州知州娶周
宜人生三子公居次諱三聘字天民號任齋公生而
韶秀重時里胥攝更夫者問於門諸兄走匿公請往
見令婉孌盤辟容止甚都令奇其質試以文立奉詔
曰此異才也賜之筆札而厚遣之更夫事得解年十
四補冠庠生爲文醇深爾雅同邑暢生紹川一見

伊年遂與暢偕舉於鄉其年受室柴兩上春官
成值贈公病歸侍湯藥不解帶者累月歿而銜哀茹
素毀瘠有加服除登隆慶戊辰進士當館試業在選
中以束於額止授山東益都令過家省墓取道大名
兵憲某欲文驩公邀飲不以禮公艷然曰將賓我而
屬我耶拒弗應某大恚乃撻公枉道擅用傳籌殺篙
工事劾公對簿而篙工寔不死薄謫河南布政司照
磨甫五月遷江都令再踰年丁徐宜人憂喪之如贈
公服闋除河間府獻縣公凡三領縣皆麗郡冠蓋
如雲簿書叢其前若山委公出則戴星入則設燎窮
日夜之力應之館無留賓而案鮮宿牘且能推其餘
力鈎考旁近縣事得其情也嘗衆謁上官問及鄰邑
疑獄其令噤不能置對而公對之甚悉上官偉公才
自是旁近縣獄亦無不移公論報者前後疏薦公十
九能聲日益上聞而勞亦日積寢病絡血矣戊寅擢
守禹州又六年所入拜司農郎督饒遠左以功賜御
府金者三增秩俸者一已丑擢四川按察副使備兵
川東會翰檢君魁省闈公喜自慰曰嗟呼吾向者淹
恤民社心力必殫而不敢告勞也乃今可以休矣遂
移疾歸歸而構閒閒亭於郊園携賓友觴咏其中隆

然適也翰檢君既成進士官詞林以辛丑奉使道
某年用 東宮慶典進公亞中大夫資治少尹公拜
受策書荷以爲榮翰檢君當報命公起居幸健無恙
曾未浹數月而溘焉逝矣距生嘉靖戊戌壽六十有
五公服官二十年其績効所表見大半在吏治即精
敏任部劇而不爲苛瑣大指在拊循百姓振救其蓄
害勿使擾之而已江都苦繇賦而公行條鞭法獨善
民便之爲作歌咏其事獻縣苦河溢公爲疏源導委
俾水有所歸民得不虞昏墊中州苦盜公行保甲法
什五相司其後妖黨煽亂株連數郡禹州獨完民相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五十七 晏山館
與戴公若父母建祠祀焉乃操下特嚴墨吏猾胥錄
兩之姦不貸逆旅主人苦客客憩之公重罪之里市
豪頓戢臺察監司所使人帖勢而橫一切繩之以法
遂無敢譁騷境內者維楊多大賈往地方孝廉下第
率過而謁令求薦館買人所覬挾令之重飽金錢去
公峻謝不與通曰吾不以身爲市儈佐若曹罔利也
醫某侍公疾語次微餽公以賂公訶之曰勿多言視
疾耳奈何輕以身嘗乃公三尺平山人張鼎文者以
詩文游縉紳間頗于公事老居禹獨不敢向公吐一
詞故事縣令齋用恒倚辨筦庫公所至痛自裁損常

祿外毫無所需當去任庫貯贖鍰若羨銀多者數千
金悉籍記以付吏丁丑癸未兩朝京師諸守宰爭走
津要苞苴塞途公行橐蕭然恥以貨財爲禮時有修
維揚卻者萋菲於吏科都諫所謀螫公竟無如公之
清約何也公在獻增葺單家橋顏其橋曰五節以旌
貞女之烈在禹檢故府圖籍編次州志以備信史皆
有裨風教而禮賢愛士體貌更優已卯壬午兩校省
闈得人尤盛其入爲司農郎值變輿謁山陵中貴人
騎而從者部當宿芻藁以待公畫地以域止中貴人
域外按次給之迄事無譁者監九門鹽法日與大璫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五十八 晏山館
其事儼然以正臨之諸胥隸蠹黨其中者搜剔殆盡
其監饒遠左帑金漕粟應手輒發曾不淹時士氣倍
厲廣寧北有牽馬嶺道迫陘騎過必下或議開之以
度諸乘障者公曰此一殺之路我能往虜亦能來開
之不虞廷虜入室乎其後虜果從其地內犯衆乃服
公先見謂公不獨習吏事且習兵也於時大將軍李
寧遠公每出塞得首虜功輒推公轉餉力而督府顧
冲菴公數咨公密議復特疏薦其有帷幄勞請加四
品服以示優異事雖中格而譽望隆隆固已出諸邊
使者上矣比歸勅建宗祠以歲時率族人薦蒸嘗唯

諱季秋學官釋奠必祇謁先師元正若聖旦必朝服

北向拜祝 天子萬壽其於在三之誼老而彌篤如

此始公從贈公順德受書衛先生所後過順德先生

已病拜省牀下經紀其家而去而雙洲衛先生者則

公里塾師也仕三河尹卒於官公為位哭奠遣使迎

其喪歸時起居先生夫人而以女妻其孫即屈年輩

勿計也拊弟姪响响然慈而不廢檢括處知交過常

面折而事已輒忘鄉後進從公講業者躬謀其藝之

上下勸勉之起為高等弟子掇科第者彬彬盛焉至

問遺女兄其困乏貸妻族多金不責報而饑寒憐

獨若靳生守中郝生承祿並以溝壑之急託公為歸

仁衷益然又若自高曾以來傳家之心法得公引之

而愈長也僅充其志雖盡入荒膏沐之有餘乃僅沽

浹三數州邑而止所作以蒸雲出雨沛施公木竟之

澤者非翰林君他日事耶

少司提學副使傅公光宅墓志銘

于慎行

公有許多才士以予生平所友有五人焉年皆差後

以吾長者歷下于子冲氏少予二歲髫則為舍舍生

少則聊成傳伯俊氏與子冲同庚自未第時相與不

甚狎不甚早及甲戌分校南宮得臨邑邢子愿氏年

又稍後無何臨胸馮用韞氏以弱冠入詞林同朝最

久而具故同舍生蒙陰公孝與氏同用韞年相若晚

乃出其門下此五君乃一時海岱之英而吾皆得以

世誼交之惟子冲稱弟他皆降禮相與考德講藝遊

心竹素之林可謂甚盛而今棄予逝已過半矣子以

一耶歸田明年子冲為陝西大叅沒只十餘年用韞

位至常伯而沒又二年伯俊罷蜀中學使歸歸月許

沒也今惟孝與在詞林子愿以罔卿在吉與吾跂而

相望若三星耳伯俊碑光宅伯俊其字別號金沙居

士上世山西洪洞人遠祖居敬國初徙聊城六傳而

及米脂則大父也米脂公三子季曰學易號肖岩公

舉嘉靖辛酉省試下仕而以公貴累贈中憲大夫重

慶府知府更曰中憲公中憲公娶汪公湛女累贈恭

人即公母也一夕夢瑞光室寤生公

宗遂以命名公生四歲誦詩十六經術通明學使袁
安節公識之隆慶庚午舉省試高等入遊太學試冠
六館萬曆丁丑成進士授靈寶知縣出而聞中憲公
訃也徒跣奔號哀毀踰禮服除補吳縣吳稱江南首
邑財賦甲天下蠹弊爲多公所蒐核釐革併及秋毫
而用仁厚處官一切拊循煦命恥言文法以閒延進
諸生論難經藝獎拔名流後多顯貴乙酉召拜河南
道監察御史首條便宜六事皆見爲納按行二關疏
薦故薊帥戚繼光衆論快之廟堂意弗是也有詔讓
公公方受命按晉因請告歸辛卯還臺次富按浙而

獻徵錄

卷之九

五

御史宰晉王君以劾太宰左遷公疏申救語侵太宰
太宰浙人也臺大夫因請改陝公辨題差事例又侵
大夫大夫益不能下而公平生雅遊多厚招文士一
御史阿旨下令大索山人遂得公舍客成之坐註改
行人司正公亦不爲悔也曰客不負吾乃吾負客耳
無何奉使岷藩道中還南京兵部郎中而又聞太泰
人計也其時公年長矣一痛幾墮頭須爲白服除結
廬河上矢不復出里長老皆前勸語乃以戊戌詣闕
補工部郎中兼攝三篆內工河漕歲費不貲凡所綜
理籌畫財省爲多署中受成而會稅璫馬堂橫權臨

清其徒與市人鬪射殺市人市人因焚其署守臣
民亂問公曰此璫所自致發難不在民也疏白堂激
變狀因請誅其記史鄭惟明惟明者大猾而竄籍戚
里翼璫爲虐故公劾之疏入不報而附璫者謬謂公
爲侵宮側目視之矣已亥播酋作亂詔發兵誅少司
空重慶趙公言于朝曰誠得傳郎爲郡當與于十萬
師吏部請以公往至則諸道士馬大集璫上公爲治
粟轉輸出納均平民皆安堵師無後憂制府長垣李
公倚之軍中謀畫多所贊決寇平請釋脇從及他枉
繫全活以萬計若文吏有功見調皆爲請錄已出藏

獻徵錄

卷之九

五

金錢繕治城池學宮並數陳聖諭月旦讀法人大洽
辛丑滿考察能奏調成都而值故播改郡計非素重
臣無以填之乃進按察司副使分巡遵義所部皆新
邑也兵後境多暴骨祭而瘞之遺俘畏誅小反督兵
擊定播境遂平而安氏故與播構黨侵其裔土舉以
入黔公謂國家一統在黔猶在蜀也顧播方以逆命
見陷而安氏據其故土國紀謂何制府新城王公因
請按輿圖歸蜀持衡未決而以望改督學政其時大
比期迫星馳八郡不數月而竣省闈入彀皆所甄拔
也甲辰大計前所側目者則乘間中公至傳曰簡公

笑而曰無傷也吾固已日夜治裝歸矣抵舍而病以
其年五月二十九日終于正寢距生嘉靖丁未得壽
五十八歲公爲人才氣倜儻風神閒曠儵然物表姿
也孝友樂易情誼周洽于人無所不親少從從兄受
經貴而師事終身不敢與均茵席先世田廬推以予
弟不取其分羣從子姪量材授貲使修生業而集其
儔少肄之家塾朝夕親督課之又嘗置腴田五百以
奉兩庠膏楮內外戚屬待之舉火者亦無慮數千指
矣博聞彊志貫串百家落筆千言詞采流麗詩在唐
盛中之間望儔逸書模黃豫章體蒼鬱有致海內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貢生

珍之所著有典曲吳門燕市蠶叢諸草行于世夙慕
方外之遊于內典玄宗無不深詣談說名理指畫世
故揮塵懸河風生四座而切近事情不爲虛論聽者
爲之醉心平生傾身爲士無識不識裏糧而赴者所
至如雨無不人人滿志卽嘗受其施後負之者意亦
不爲衰也其才博大通敏無所不宜居恒慨慕勲名
銳然有志當世而以任眞毀迹卒爲修卻者所笑
者惜之嗟大名迹之間果足定士品乎哉

四川按察司僉事陳君傑行狀 吳寬

君諱傑字汝翼其先汴人後徙家于吳自大保而上
代有隱德入 國朝有建昌丞者君之叔祖天瑞也
天瑞仕猶未顯主君之伯父少保僖敏公鑑始極貴
僖敏力擢臺印時門戶赫奕爲吳 上宦家第一其
子姓允盛君生長貴族居諸子中獨以問學爲事從
里師鄭鏐受周易晝夜講誦弗怠學既就鄉郡邑將
援例薦于 上適監察御史廬陵孫先生以提學至
聞之曰是子秀異當自取科第以世其家奈何憑籍
氣力去作官耶寢其事而從史之學君感激奮勵益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貢生

探索於經史諸書景泰元年應應天府鄉試以第十
四人薦司文衡者且錄其程文一通以傳四方三年
中禮部試遂登進士第觀政禮部五年拜南京河南
道監察御史階文林郎天順四年遷四川按察司僉
事爲御史時數斷疑獄嘗有墜馬死者家人指爲一
人所殺其人被掠不勝將自誣服君覆訊之察其有
冤色廉得死者故與之有怨其家緣此欲中傷之閱
其尸果得墜死狀卽日罷其獄行毀火民有盜其一
木者吏比例禁中物以法當斬君曰此固行毀也豈
禁中乎況所盜者煨燼之餘耳竟以減死論蓋君治

使法竝行故屈抑者多所平反然至于怙終者亦未嘗少貸也南京龍江設提舉司掌鹽課官守商賈往往贓賄上官幸縱其姦弊不問君實巡鹽一商從他人得君家書一紙轉致之輩識君君曰吾家書額令汝輩持來耶咎其人投書火中因痛繩其下以法無幾姦人斂手不敢犯他日謁都御史軒公公曰君非汝家書御史乎爲之稱歎四川僻在西南地雜蠻獠溪藏峒伏爲患無時朝廷亦旣設備歲久人懈備弛賊日肆虐寇鈔城郭殺縣長吏君至成都聞有警率民兵二千直抵長寧茂縣勦滅而因以鎮撫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百五

之至則賊方聚衆數萬據險阻勢熾甚殆不可當君曰賊勢如此而吾提孤軍入不測之地非計之得也乞師于朝上命同知都督府許貴將兵五萬擊之旣破其寨君獨挺身入巢穴追擒餘黨百人獲其馬牛器械無算被虜男女悉出之貴將移師君爲前驅列營大堤不解甲者兩月復破其寨四十餘俘獲並衆賊旣平君建言蜀多小邑國家止立令典然二人或以事去職一旦緩急顧使他官攝之誰與致力就其內江南溪以下二十二縣宜置丞簿一人撫民而烏蒙烏撒東川三縣設總兵去京

習夷情每三載輒考績去往返萬里動至累歲夷人得以乘間竊發宜通九載考之便又長寧戎瑛與鹽寨鄰境而攻守缺人宜免宜賓南溪江安納溪民兵松潘征戍及緣邊漢夷民夫鹽井遠運使專攻守可也他如欲補軍伍設關堡置器械諸事皆處之有法而爲慮遠事未及施行明年夾江之花溪賊再發右僉都御史陳公以君練習遣行君至激勵士卒號令嚴明賞罰必信人人爲用命遂大破其衆旣而漢州德陽彰明以次平所至降者君釋不殺一以恩撫循之御史上其功未報蜀旣無事君書守備策會議貴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百六

還至敘南背岸峯江水惴惴舟觸石破遂及溺焉成化二年四月十三日也年四十五君爲人孝友慈愛伯兄蚤喪趣令其孤漢就學而常資給之初無子子仲兄之子浙旣得三子而遇浙益厚其居官斤斤謹守尤以廉潔稱其行郡雖筆視亦自持廩米稍餘遇郵驛衢路摧壞輒斥以修之嘗督馬政江北歲滿瀕回同官或遺以墨三笏辭不受曰墨幸自足無煩相遺也其人媿歎君本貴富家子位旣通顯以身許國其巡行邊徼出入行陳躍馬被甲毅然一介冒士功業著矣謂宜向大用而接武儋敏而卒至于此惜

哉然君之死不可謂非正命也當王事執掌時見絲
髮小害縮首萎荏不甯出一指力者皆是君獨不顧
前後奮力爲之雖至于死死而盡其道者也夫惟盡
其道而死謂之正命豈不然哉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百五

張善昭傳

順德縣志

張善昭者龍山人也字彥光以舉人試吏部高第得
兵部司務大司馬余子俊甚才之嘗言選法臺官以
其越俎不悅部領官恒三之叙選善昭爲首及
九載超拜四川按察司僉事治屯民盡勸之左選
鳳陽通判轉臨江人籍魏安生等八十人皆練子
寧肺附所謂姦惡者也善昭上封事曰子寧志買古
今太宗謂子寧在朕當用之昭皇帝亦謂方孝
孺等忠臣既忠之矣何肺附外屬尚以姦惡配百年
不宥哉乞復其家朝野壯之籌致仕初善昭計偕天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百六
順癸未南宮火執友劉生琮死焉善昭旁皇數日於
煨燼中得遺骸歸瘞卒業成均同舍趙蘭生窘且疫
妻躬薪水戒門爲絕善昭頻視之生垂絕叩枕謝曰
螻蟻何足累君君自愛比再往生已臥地善昭撫其
心尚溫也曰是謂泥丸宮氣行週而竭乎鼓觸弗洩
者法當生舉而臥之牀斟以湯水越數日愈明年舉
進士德善昭若父終其身其敦義如此居岸本支及
其鄉人居旁無甚凍者餓者無裸莖者環數里忿而
爭者不之公之善昭寬不能自言之公者之善昭亦
各少厭而返都御史劉天夏世所稱賢大夫也鎮粵

獨單車訪善昭信宿乃去孫濬最知名

濬字景川生而秀朗年十五補邑庠生里豪侵其祖墓權貴人爲里豪關說善昭以僉事家召濬能白也濬乃上書直指使者祖墓得歸善昭人曰吾家千里駒也弱冠登進士知建平縣建平劇邑號難治至則進長老問民疾苦而因革之尤重學校節忠節飭范仲淹之祠表王叔英之墓諸所措置篋篋史見謂迂遠以若所爲濬亦不屑也三載稱職待詔考功先是巡江御史賀洪有里中子客遊建平檄濬與之徭濬不聽洪憾之而濬所會治邑豪交構其間於是洪

獻徵錄

卷之九上

五

是此

署濬情不謹改廣昌濬乃上書訟洪違憲綱聽請寄預平徭侵職掌挾懷私忿凌轢下寮洪坐削籍濬改廣昌如故大司寇何喬新先朝名臣未有謚濬爲請易名任子其先名教持大體皆此類也遷禮部主客司主事督會同館是時大司馬王瓊與都御史彭澤有隙澤經畧哈密以金幣與土魯番賈城印未幾土魯番復據哈密犯肅州瓊遂劾澤澤命遣使納幣敬囊欲殺之並逮都御史李昆副使陳九疇澤剛毅敢行屢討流賊有功時議多右澤者濬乃往說大學士梁儲令爲之地儲憮然曰晉漢我尚畏之安得此

獻徵錄

卷之九上

五

是此

事乃卒就之遷精膳員外郎嘉靖甲申七月戊寅諸臣以上必欲稱孝宗爲皇伯考相率赴左順門哭諫不起上大怒收繫詔獄爲首編伍四品以上奪俸五品以上各杖之於是濬被杖死年僅三十有八濬未死猶力創草疏數千萬言大要主爲人後者爲之子期再上及彌留投其疏謂李義壯曰身盡廢獨此心耿耿耳聞者莫不傷之隆慶改元以御史龐尚鵬言贈太常寺少卿濬生平慨慷尚氣節不能容人之過直指毛鳳邀飲語不合遂拳之見義不顧其身嘗言惟吳獻臣可諾比故卒死杖下

曰余見方孝孺練子寧事未嘗不涕泣沾襟也余爲王御史度亦坐姦黨宗家外屬編伍百五十戶草爲善略言者今天子一切宥之豈惟諸臣善昭死且不忤明倫大典聖人不易一時諸臣未免膠柱漢宋要立義較然不欺其志可不謂忠耶或傳滌兒時有妖降於其室爲語它日登第除拜頗驗戊寅前數夕復來止之滌不聽神怪之談搢紳所不道信然斷而敢行鬼神避之若滌不愧乃祖矣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一百三

名山館

敘州府知府盛公泉傳

胡直

方者吳縣人也名景天順間進士授監察御史直諫謫羅江縣令爲政廉明務興利寢害不誰撓而畏而民信之時邑寇胡元昂嘯集稱叛昶者檄諭散其黨遂緝元惡平之不煩隻兵隣邑德陽寇趙鐸者偕稱趙王所至屠戮攻城都官軍覆陷殺汪都司勢恒測羅江故無城昶令引水繞負縣田開四門市中各閉戶藏兵於內約砲響兵出又代奇兵山隈陽示弱遣迎賊賊入室未半昶率義勇士開戶聞砲聲兵突出各橫截殺賊賊不相抹山隈伏兵應聲夾攻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一百三

名山館

殊死關賊大北斬獲不記數俘獲子女財物盡給其民邑賴以完父老泣日向徵盛公吾屬魚肉多矣肖其像今存初昶至邑衙後有廟神素妖左右以例請祀昶弗聽至夕有鷄伏神前如釘置然昶曰神敢妖若此促毀之時前令張尚留至夜神夢張令求解張晨語昶昶弗允張夜夢知前張夢語神曰若何不自訴神曰前者乃鬼卒爲耳盛公威靈何敢干也其爲鬼神憚伏若此昶後陞敘州守而去至今羅江民祀其像於寺歲不廢云胡子曰余校士按羅江訪名宦誰氏署邑者報邑自昶無名宦亦未有祠予檄責之

而學官導士民以盛公事狀上余覽之不置蓋爲之
歛容屬屬然而慕也盛公決策挫賊存無城之邑斯
旣以奇矣廼能使鬼神憚伏其威德此何以致哉夫
行立則人知念動則神鑑然能矯于行者不能矯于
念能逃人非者不能逃鬼譏若盛公事非其素念無
頗不可矯而得也豈不亦至難乎余未暇考盛公始
末粗傳其事將刻置祠中視吾黨士及吏茲上者得
以覽鏡焉

獻徵錄

卷之七十八

五

夔州府知府高公墓志銘

何景明

鐵溪先生高公上世山東人始祖濟南萬戶萬戶生
成徙居河南太康縣成生智建文時爲副千戶永樂
間謫戍信陽遂世居信陽智有孫曰瓊景泰庚午舉
人爲和州司訓司訓有男子二人長鐸次卽公司訓
卒于官公纔二歲母李氏携之歸年十一時與羣兒
戲約于學宮池水上曰我釣鰲亦如此爾指揮劉宗
異之舉于提學陳公選收儒學弟子員中成化甲午
鄉試戊戌舉進士授武選主事崇王請置守備汝寧
馬大司馬以信陽已置守備而汝寧重置難之集司
獻徵錄 卷之七十八 百
屬議公進曰是不難移信陽守備置汝寧俾兼視信
陽則事攝而官可不重置大司馬喜曰主事議便於
是常引與計事稱之曰我益友也公仕宦旣間時有
所憤切乃言事忤內貴人內注其名屏上卒以他事
逮之調鎮遠府通判在鎮遠爲錢都御史所重幣以
邊務洞夷有相仇者使通判輯之不服通判乃夜徙
居他山空設其供帳故所寢明往卧榻已碎通判則
從容束帶出帳前議和事夷覘而神之盡服弘治改
元移山東青州府明年遷鎮江府同知同知嘗委事
江南諸郡著績自鎮遠至江府一年致仕歸

鄉人游讌鴈詠自娛十八年 今天子御極詔進大

中大夫初人屬公以公輔之幹公亦自負旁睨一世無所下以是人又忌之使不得究其用故公之歸也益肆形世外嘗曰仕宦之途我固諳之矣人生苟快意何必至卿相哉公體貌修偉而精神宜朗見者傾

善談辨時出詠譎曉音律能自度曲兼書畫

皆奇健自成一家公既綜博衆藝而尤長于詩詩語豪宕自喜篇章流播時人珍之在鎮江往賓日本使臣使以詩上公和荅章立就使臣俛首嘆服曰此中國詩人也性儻蕩好交游樂于與進門下之客率多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五十五

名士其在鄉益剗岸示坦後進無長少無不與之者而好學耽詩至老不倦公生景泰壬申五月卒正德戊寅八月年六十七歲

廖守沈公海皋表

李傑

有厚德君子曰太守沈公其政教施諸官其勤儉行於家其信義孚於鄉黨搢紳士夫皆推爲達尊若公者豈易得哉公外質直而內詳敏績學種文淹貫宏瞻而不自表暴人罕知者年幾強仕始領成化乙酉鄉舉同舉者或侮之公不與較已而連登丙戌進士第授刑部主事時有疑獄久不決公一訊得其情老於法者自以爲不及也升員外郎中按事福建名重藩臬大司寇以公才任繁劇更公于雲南司理京邑訟事公處之裕如也遷泉州郡守始至辨僞造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五十六

倉印人已憚伏憲司訟有難理者多下公覈實歲亢旱禾稼將稿禱于天有願捐十年壽化爲三日霖之言精誠所感不信宿而大雨沾足以泉庠舊無經師聘興化進士黃乾亨舉子林沂至郡與諸生講解詩書二經義指授以爲文法度泉之文風蔚然勃興登科第者幾倍于前丁內艱服闋再守重慶興學校以勵士氣節冗費以阜民財省徭役以紓民力令家僮歲致杭米以供饗餼郡人有俟食蘇州米惟飲巴江水之謠三載述職巡按御史及藩臬長皆列其政績達於天官期大用公而公竟力乞致政以歸歸則惟

讀書親課其舉業勤於治家條理精密與人交
情誼懇至人亦敬信之無敢慢者雖小夫妻人有善
行輒稱揚之不置里巷之貧乏者知則必矚之見禽
魚之鬻於市者恒贖放之平生所行皆真心實意非
勉強然也年踰八十蒙詔進階三品公諱海宇觀
闡號葵軒蘇之常熟人

獻徵錄

卷之九

四川夔州府同知蘇士潤墓志 曾同亨

莊皇帝改元之年詔天下所司各舉部內郡縣長史
政績卓異以聞江西撫臣士憑按臣朝宗合疏言近
世守令大都尚通變工納結卽簿書則倉卒多虛文
塞責鮮拊循之實甚非國家張官置吏慰安元元之
意臣等竊觀吉水令士潤博學多聞才諳過衆能以
實意感孚士民首建社倉倡富室尚義者各量力出
庾粟以備歲凶一時境內嚮應捐助幾至二萬石一
切聚散具有成式爲一邑無窮之利暇則延見諸生
誦說經義評騭文藝高下不爽絲毫士視之如乳兒
獻徵錄 卷之九 墓志

之於慈母而畏若嚴師其他如建社學革積攬行鄉
約嚴保甲初鄉先詰羅贊善祠爲刻其集以傳興利
除害犁然當人心未可一一指數蓋江以西爲郡者
十有三爲州者一爲縣七十二政績卓犖可稱述無
能踰其右者庶幾古循良之遺焉報聞明年君遂以
今高第徵入爲江西道監察御史拜官首疏請東
官講學又疏舉遺逸以備緩急又疏裁東粵撫臣以
蘇因語皆剴切中時弊爲遠近所得誦已有旨取
光祿銀三十萬兩備內供君抗章諫阻謂江漢之水
不足塞漏卮宜從罷語尤峻直司臺成爲石危賴

仁聖言雖未行置不問旋按長蘆鹽政行小票法通商利民至今著爲潔令巡按順天首勅一州牧侍與援乾沒官帑者貪墨吏聞而股栗中貴人義子憑城社張車騎橫行都中君靡得其黨與盡置之法不少貸自是中貴敬手相戒不敢犯君法畿輔肅然最後巡視京營簡拔精卒伍更置債帥營臣有懷私詭言京軍驕懦不足恃欲召募客兵以御根本君謂北人性勁使思慮素布訓練以時自督其驕懦爲精悍若衆土著而募烏合徒靡養兵之益實用議竟寢當是時君在臺七年所矣會時相張江陵居正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五十九

嘗欲招致君門下君謝不應心憾君而張故與僚少師高靳鄭拱有郅合權璫擠高以去諸爲高煽戚族吏門生相繼斥謫君靳鄭乙丑所舉士因出君爲湖廣按察副使仍風銓司用考察京朝官謫君全州倅聞之怡然不屑也踰年量移湖州司理入之晉四川夔州丞後先六七年迴朔州郡上官多以君自侍從要近下遷不欲煩以吏事乃君一意勤脩職業撫恤民隱勸農課士孜孜不倦歲壬午江陵劫朝政吏諸爲所斥謫者或起田間或拔自下僚有不敗者至通顯者而君適以喪帝缺人望京師諸臣

君以直道久抑共推轂君益不次超遷有日矣而甫入都疾大作未幾卒卒之十年予承乏冬卿而進士蘇君茂相隸事省中問之爲君猶子因知君久未就寔墓石之文尚虛以待爲悽然感悼者久之踰年予得請歸耕進士時以戶部郎使江西以書抵予曰伯父按察府君棄事有日念與平生知己莫如下執事願微惠一言勅之貞珉以垂永久永因並函尊人封承德郎士潛君所誤行實以來予以蕪陋踧踖遜之比予起家領銓陪京進士復以書來督嗟夫當君之令予邑也予適宅先大夫憂家居親觀其行事誠心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五十九

實政一以經術佐吏治不爲貌言飾行以沽虛聲迥非時輩所及心竊慕異之比得兩臺所疏君卓異狀有出于親聽之外者以此益重君會予爲選曹郎因薦君於太宰楊襄毅公以爲吾邑自三百餘年有今以來僅覩眞循良一人君不旋踵遂被簡召官西臺乃忌君及有望於予者遂欲傾君以撼予君既以計典坐謫及予罷中丞者數年論予者猶指薦君事爲言江陵既沒予得因緣兩都言官推薦忝竊逾分而君竟棄志以逝予何能一日忘於懷然則知君而銘君者非予其孰宜君名士潤字惟德別號誠齋聞之

江人系出光州固始由光州入凡自魏始曾太父

祖大父春皆有隱德父封侍御公璟蚤歲治經有聲

已奉於家務不竟其業君生而敏穎侍御公嘗教之

讀詩一再讀輒成誦侍御公歎然喜曰吾家積行累

世矣而米嘗有顯者聞之爲善三世必昌其在孺子

乎九歲能屬文文多驚人語同郡導嚴王君以文名

一代試之大加稱許少治尚書舍英咀華獨得其解

有不拘拘於蔡傳者嘉靖戊午舉省試第三人晉江

用尚書權魁者自君始蓋又七年而咸進士焉君自

少閒居舉止有常度終日端坐無惰容自言士非潛

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生平遇可喜可愕之

事一不見於喜愠其於紛華聲利尤不以動其心其

學無所不獵涉而要以體驗爲實際以是在仕路雖

遭屈抑而確然之守終不可奪蓋其涵養素定非偶

然也君沒後二十餘年予邑及夔門之父老思慕不

置夔門已俎豆君於名宦之祠予邑亦以旦暮舉行

越楚諸邦車轍所至輒遺棠陰蓋見君之誠心實政

深於人人而予疇昔嚮慕之心久而益皎矣嗚呼古

稱善人君子疇於人者偶於天君既中讒播遷州郡

不父顯用於時而年僅逾五又歸櫬于萬里之外所

通判王禎馬記

羅洪先

王夔州公禎濟陽公孫也濟陽死靖難公死賊獲贈

于朝任一子廣吉水稱忠義家莫過之至其戰馬事

有足爲世戒者始公以大學生除夔州府通判纔五

月會荆襄賊石和尚流劫入夔焚巫山縣治是時同

知蘇州王公授牒補賊性柔怯而險猾故託疾不敢

出一兵公忿忿面數之曰汝食朝廷祿所主何事

忍委赤子餓虎口耶卽代勒所部民兵晝夜行至則

巫山已破賊方聚山中索擊之殺渠桀三十三人餘

盡遁乃行縣撫傷殘招潰散久乃得歸居三日賊復

蘇微錄卷之九十八

切屬邑大昌公促王王又不行而崔唐衛指揮曹能

柴成兩人與王素黨結游禍多方詭辭庇之且激公

曰公誠爲國家出氣力肯慨然復行乎公卽聲應

曹柴兩人故酌酒賀更許以身相翼實爲脫王計公

卽日勒民兵夾曹柴兩人赴之與賊夾水陣已而麾

民兵畢渡趣戰曹柴望走公陷圍中自寅及申人馬

疲誤入淖田不得脫賊欲降之公大奮罵賊怒以刃

斷其喉及右臂墮淖中馬逸去成化丁未五月九日

也始公赴大昌道宿木商家夜半賊入且徐公知

賊不敵不敢言是日將歸有賊于道者驚視曰

公耶里爾當三嘯止如其言商密與家人負其
 屍見衣白紗半臂者公也載質土令不復還
 自死所至府三百餘里馬奔歸府門闔長嘶其
 若告急狀守者納之血淋瀝毛鬣盡赤衆始駭公已
 死而賊尤不解追死之二十五日子廣始隨木商往
 殮之面如生不以暑腐然貧甚不能歸盡售行李與
 馬爲資而王意在馬不償直竟徒手得之觀既行距
 殮之二十五日夜將半馬哀鳴特異王命秣者加莖
 豆不爲止王疑秣者給已自起視握馬驟前嚙其項
 不釋口久乃得脫復奮首擣胸仆之地不省人翌日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百重
 嘔血數升死賊既平有司正功罪曹柴亦被譴嗚呼
 自昔相傳義馬事不一二皆言臨難能相濟也若夫
 辨讐怨微隱間切齒碎膚期在必報卽在人猶止難
 之豈公忠義之氣通於鬼神有使之然哉彼欺人不
 見中以機旣得自全復利其所有此其計至深秘也
 然卒不可逃若此世嘗言至靈者人畜之至賤宜莫
 犬馬若也銜轡所制鞭策所驅固有衣冠介冑所不
 逮者至於施報反覆巧發間值奇崛變怪反出於貴
 賤靈蠢之外是孰爲之主而一不少錯嗚呼可不畏
 哉可不戒哉公志狀載此事不盡情實公之孫鑒嘗

澁涕言之余疑未信後十餘年始得實爲之記而鑒
 死已久則授鑒之子植用補狀志之畧且以告世人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百重

崇慶州知州王先生佑傳

楊士奇

王先生名佑字子啓晚號啓翁王出琅琊後繇金陵徙泰和世系具家譜先生十數歲知自重以古人爲歸不混流俗初從鄉貢進士曹隨治毛氏詩長遭元季之亂與兄子與先生避匿平川山中力學不輟兄弟自爲師友稍出遊南昌與辛敬萬石曠達楊士弘練高劉永之輩爲詩友行省平章遂禮致先生爲塾賓聲譽日聞四方江西旣內附先生首舉教官吏部試中經義偕十八人者入見是日太史奏星有文明之祥太祖皇帝喜旨除監察御史賜襲衣又賜宴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五十五

御史臺先生劾奸貪振憲紀風裁勃勃動人廣西平初置官府簡御史往任風憲以尋适爲按察使先生及胡子祺爲僉事子祺曰古刑新國用輕典先生曰蠻夷之人素昧君臣父子之分瀆倫傷化不及此時明禮法以示勸懲後將難制适從先生議先生所分按郡縣吏民悚然三年偕子祺入覲時王師初平蜀重郡守之寄遂徙先生之崇慶州子祺知彭州崇慶承兵革凋弊之後值仆煦稿隨事盡心民稍復蘇坐累罷歸而從學者日衆先生嚴道其施教有方務見實效後生晚望之

徐遜知泰和縣勵精爲治聘先生訓導縣學日躬問政先生曰示民以好惡之正而去其蠹耳遜虛已惟先生之言聽而行之不疑於是五十六年知泰和者其設施當大體得民心民至今稱道之無厭者莫有過遜蓋自先生導之矣先生孝友忠信嚴毅端方海桑陳先生嘗言王子啓壁立千仞不負所學劉尚書子高言子啓真風紀臣包孝肅不足多也郭敬守曰子啓平居一言一話皆可書簡冊

卷之九十八

五十六

年六十有六卒

新繁胡太尹壽安傳

趙輔之

胡侯名壽安字克仁世家新安相傳安定先生之後也洪武庚辰秋領鄉薦入成均歷事天曹歷仕河南信陽令大著能聲尋調真定之獲鹿政益著未再基丁內艱永樂甲午冬服闋復宰新繁視察首詢民瘼事有不便於民者罷之有益於民者舉行之母歲初自巡視鄉村勸民播耕遇田畝荒蕪或垣屋摧壞者詢其窘乏之由必損俸資給常以古靈先生教民之言諭鄉耆里甲俾知親睦安分之道率皆從化侯性清儉在官惟麤衣糲食如韋布士嘗臥一紙帳自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五十七

題句云紫絲步障簇春拳臥雪眠雲自一家雪又不寒雲又暖扶持清夢到梅花其雅淡之情槩可見矣永樂乙未夏數月不雨田疇龜裂侯齋沐禱於神二日果大雨後圃種蘆服數畦使客往來者採之以供盤飮或爲餽遺之禮人呼爲菜知縣其子從新安來省兩月烹二雞侯怒讓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吾居官二十餘年常以奢侈爲戒猶恐弗能全始終之志爾今好大嚼詎不爲吾累乎其子服訓亦甘淡泊侯三宰大邑未嘗携妻子之任或曰子之名固美矣奈妻子何侯笑曰此庸者之見也吾豈無糟糠之義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五十八

亦爲失節之人行止掃地矣言者大愧戊戌春侯將考績囊橐罄然惟畜一馬欲售爲程途費馬忽病命醫獸治之數日弗愈其家人來報曰汝妻死矣待汝歸方殯陳聞哀慟良久曰妻已死我至家安得生我宰公平日粗衣糲食撫民如子未嘗取我民半錢吏不敢欺我里甲無敢擾我俾我民安於耕鑿皆宰公之恩也今赴京而馬病若此我若離去馬必危矣宰公以何爲路費乎我寧負亡妻不可負宰公乃遺書諭其子曰喪具稱家有無日吉則窀穸毋候我歸也侯祖帳日繁邑之民遮泣於道者千數雖婦人小子

如悲親戚民以贖者皆卻之詩僧解定素爲侯所敬以布帛數端黃蘆服十枚懇覲再四侯雅重定惟取蘆服一枚餘皆還之者民匡榮宗等強留雙靴以昭惠愛至今存焉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重刊

張甌山先生緒墓表 德陽令 沈 鈺

於戲此漢上張仲子甌山先生墓也先生官司徒郎
褒然大夫貴矣而以仲子稱者從治命也先生姓張
名緒字無意其先蜀人或云文昌後裔元末有起家
祖勝宗者卜宅於漢川周陂鄉數傳至元方公卽先
生父贈登仕佐郎南吏部司務娶方孺人四十艱於
嗣迺婚副室曾氏產丈夫子七人先生其仲也幼甚
弱幾不舉方母有夢徵遂育焉迨亂而骨隆隆起里
中俠劉大本者見而奇之曰是昂昂千里駒也課之
對應以千年賢聖轉身來之句劉益奇之授意贈君
蘇徵錄 卷之九十八 四百十
欲撫而子之也強之三始冒劉姓名燧年甫九齡
耳居數載潛心墳典嘉靖庚子秋以易魁楚省泊劉
卒先生服三年喪未幾劉氏丁家難弱息單婦乘之
者夥矣思先生爲之庇捏誣事竊先生會先生以直
道貽監守者守者單詞煅煉其獄先生譚笑自若賴
廉憲朱公白之獲免且慨然嘆曰卽以身報劉亦鄙
哉溝瀆事也久之劉氏二孤亡恙蓋先生力哉洎聞
安成鄒文莊公主盟道學卽負笈從之遊聆良知宗
旨而本源之思勃勃不容已乃復張姓易今名斯
與兄紀弟綸縉紳績練輩同被承歡怡怡如也贈君

循二姆先後棄養先生哀號若孺慕耳食者或以狂
目之矣比教諭桐城以正學迫多士士翕然宗之晉
南國子學正吏部司務戶部員外郎昕夕偕耿天臺
定向羅近溪汝芳史惺堂桂芳李見羅材李茹真登
焦弱侯坊楊道南希淳諸君子講論不輟時宰忌焉
從計吏謫論繁昌待諸士如桐城時是移德陽令鋤
強扶善約已愛民暇集諸衿珮講學於樓中僅
一載以弗諧于俗拂袖歸行李僅一簞無長物也
抵舍敝衣蔬食環堵蕭然間有日夕焚香宵往來
江漢上偕見羅先生天臺先生發明修身體仁之學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百里

許見羅先生死復何憾第汝輩學尚未成則未了念
也言訖遂瞑余與里人李給舍宗魯治其喪天臺先
生與疾誅之促以葬期武漢諸同志者其襄其勞蕭
督學良譽適過家素車白馬爲先生執紼且淚簌簌
下一時漢上冠蓋皆艾慕先生風節恨靡能載起九
原也無復昔時耳食者矣先生生平磊落耻與俗士
耦世多齟齬之以故官弗克耀至好人之善急人之
難哀人之窮則皇皇如弗及甚則捨身亡家赴之矣
當教桐城日青衿子有貧不能婚者先生易婢女三
金爲助不令知也司徒留署同舍郎張姓有膝妾逸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百里

而周柳塘思久顧日巖問耿淑臺定力祝虛居世祿
方丹山一鳳耿楚侗定理吳少虞心學均所友事而
商訂也里中士若王生光裕段生然樊生玉衡李生
若愚輩與之爲忘年交而王生交契最密樊李二生
期之甚遽者會見羅李先生以緬夷功爲言者所中
建詔獄五六禩臺省掾之力上弗聽癸巳夏先生聞
余駐漢陽自黃安來手一疏授余曰此老朽捐餘生
代師命意也余甚壯之方擬上而見羅先生之說解
若精神感格然者亡何卽病病革焚香二子遺書曰
生死日暮也吾自師鄒文莊後洞破此關矣况身已

先生思其里人口也伴言于衆曰吾家婢逸矣而
人誤以爲同舍郎也者僉爲駭愕先生曰吾子尚壯
堪爲國家馳驅一污其節鮮不仆者吾老矣代而蒙
詔固甘心也二事古今人能之哉江陵相柄國人多
附之先生以年誼不少屈且責以伊周事業至相迂
靡悔也聞其歿又哭之哀先生志可窺矣天臺先生
稱之曰揮萬金之資產若糞土藐權貴之輝赫若狎
朋見羅先生稱之曰寒素可逼冰霜疏水僅給朝夕
餓死雖不如千駟遺臭却不如流芳蓋實錄云先生
論學以致良知爲主本以修身爲功夫蓋格物致

知而一之者季弟續曾以心嚮學而功不成爲同生
生艱然曰而知易之損乎乾始以美利利天下而窺
至德者必于下濟故進于損也可以語矣矣吾聞之
學道力行非爲利謀靈修篤詣非爲名高執細行之
淺渺妄責報于彼蒼皆市心也何功之足云噫是可
規先生心學已先生家食二十載當於若金省吾公
學曾季似齋公杜蔡青門文範每折節下之且造廬
而稟度焉先生毫不及然也比葬月歲矣季似齋公
擢楚觀察長捐廩粟爲先生樹隧石而司理慎齋殷
公才復捐俸共成其美屬余一言表之余言安足重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重刊

先生哉聞語云銘人墓者多諛泉下人余入楚僅表
衡陽劉岳亭侍御之墓而先生則同志同道誼不可
辭者二先生清修嫺節夷由後僅見矣余自信俚言
也敬付己令公陳君堯欽伐石暨之墓左庶江
先生必有聞先生風而興者

四川梁山縣主簿贈知縣時君植傳

朱睦㮮

時植字良材通許人也父傑知州大父族市政使植
儀觀瓌偉少以志節自負僉事賈定器其方以女妻
之額數試不第入粟補國子生居常感慕欲奮拔樹
功名以見于世正德六年春授四川梁山縣主簿潔身
惠民聲稱籍籍時蜀寇方四北畧漢中東竄郿襄西
薄重慶巡撫都御史林俊率兵討之檄植督餽餽數
加獎諭會知縣闕且偵賊出沒鄰境遣植還至則增
陴浚隍廣儲待募勇敢泣盟于戎曰國家承平日久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重刊

民不知兵賊乃敢厲民違天天必厭禍吾濟協心共
濟懷貳者斬以徇人皆震駭用命十一月二十八日
賊薄境植先伏銳卒於多喜山扼險要自營于蟠龍
溪犄角以應是夜賊至乃大舉火縱兵斬獲數十級
餘遁去慮其復至乃於城周塹原套石起戰樓於城
上躬擐甲胄指使戰守屹爲保障遣使請兵於俊賊
騎旁午于道不能達方四南攻忠州憤敗于梁也退
合陳二兵復北寇十二月二十六日趨城下植繫印
于肘誓與存亡率衆死守梁城三面負山瞰溪甯門
夷坦受攻以身當其危而南則義官曾明守之方寇

建武中命徵弩交下遂少卻抵暮寇營于石馬
四日南城樓墉墮地曾先以貨賂賊得匿去植哭之
曰天也遂遣素倚信者取子寵以隨乃憑堦墻率諸
吏卒固守又二日方寇分翼夾攻復督壯士五百出
搏力戰殺數百賊蹀血被道陳寇繼進悉眾合圍植
知力不可支乃左挈子右揮戈以蔽西門失守遂被
執置寵於地曰吾不忍汝生為人奴死於人手欲刃
之賊遽抱子奪刃褫衣而灼其身植仰天嘆曰嗟乎
植蒞官不九月而與賊拒者幾二旬外援不至民疲
力殫矣汝獨不聞檻蘭廷瑞于京師磔鄢本恕于襄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高士五

陽乎汝猶敢爾我奮殺汝而反見執辱及有位灼何
畏耶方寇壯其言曰汝健男子若能事我妻子當更
完聚其圖富貴植瞪目大數之寇知不可致命卒所
其肩額印在肘奪弗與因并所其首以死時年四十
有七方寇以子界一老嫗復資金帛曰善育之無使
主簿無後賈氏在官解聞植既執經于別室賊至縱
火大劫女九歲哀母死趨火就焚後方寇入城令所
部敢有殺主簿家族者斬卒具實告寇嗟嘆久之仍
令樣其火而所經室歸然獨存越二日援軍始至植
姪孫永壽始來解賈氏訪求植屍初賊退醫秦覃購

得之容色不變昇至解所同殮焉歲壬申正月二日
也老嫗負子道遇其母偕至覃乃館穀育家事已巡
按御史王綸疏聞詔曰時植贈知縣賈氏貞烈可嘉
女赴火死俱旌表仍蔭子寵入監所在給舟送歸塋
後數年梁人感德建祠奉祀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高士六

四川衛儒學訓導詹英

今人但知靖遠啓麓川之譽又或以將畧歸之恐亦未盡爾也攷之正統十四年四川衛儒學訓導詹英言靖遠伯王驥都督官聚等奉命征思恩發不體

上心惟縱已欲行李二三百扛動役二六百人挾

帶綵幣等物密散都司官以邀厚利却敢故違祖

訓擅用閹割之刑以進御爲名實留以用及至行師

全無紀律大軍一十五萬俱從一日起程蹂踐傷殘

畧不憫惜其運糧又不設法每軍運米六斗搬負艱

辛何以養銳以致有自縊而死者又指馱糧爲名派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百四十七

馬一千餘匹不知此馬何施又臨賊境金沙江邊攻

圍不克被賊殺死都指揮等官却將漁戶解作生擒

遂爾班師將地方分與木邦孟甸以敗爲功欺天覲

賞昔唐南詔有警侍御史李宓將兵七萬擊之兵敗

楊國忠更以捷聞范祖禹引管子之言曰君門遠於

萬里言壅蔽之害深也皇上深居九重豈知此弊

乞將驥聚執付法司明正其罪先遣廉幹官沿途盤

校各官行李以謝天人之怒以快士卒之心疏下兵

部會同三法司議遣御史一員沿途直抵雲南同

彼處巡按御史從公實勘明確具聞上以專任驥

等征勦苗寇特原之先是驥等奏捷賜勅獎諭令

還京尋留驥勦貴州蠻寇雖以土木之變得充刑書

而加祿進封之典賴以寢矣疏辭剴切暢疏此訓導

大是材臣其保身之智有足多者惜其終湮沒也特

錄之

卷之九十八終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百四十八

廣東一

布政使

王公亮

吳揚

陳選

林同

陸銓

叅政

楊勉

郭循

范瑛

黃顯

張懷

管見

叅議

王綱

王愷

項篤壽

按察使

林碩

周斌

左賚

謝迪

周宣

吳惠

劉昌

丁璐

羅倚

吳玘

項壽

王溥

楊信民

趙承祿

趙贊

趙寬

毛吉

副使

陶魯

丁璣

劉倬

施儒

胡永盛

張堯年

僉事

獻徵錄

劉仕猷

顧儼

宋端儀

潘鎧

徐甫宰

王問

林錦

陳欽

徐文淳

蕭鳴鳳

顧可久

王叔果

梁觀

黃山

金達

王德

施雨

管志道

目錄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九十九

廣東一

布政使

廣東布政使王公亮傳

公諱公亮直隸華亭人洪武初以能書舉任吏科給事中陞應天府治中念草昧之初民心未定乃封殖煩苛壹意綏輯以卓異聞遷府丞公益自泮礪舉所諳民情吏治斟酌施行之人大悅服永樂改元調四川右布政久之復調廣東永樂十二年卒於官公體貌魁梧舉止都雅居官廉重得六體國朝京兆丞龍獻徵錄卷之九十九

拊民者公爲稱首云

廣東左布政使林公碩傳

林碩字懋弘福建閩縣人永樂十年進士拜監察御史宣德初奉命按浙江見事風生毅然負澄清之志尋遷其地按察使時有中貴人裴可力督運於浙湯千戶者賄結之倚其勢橫郡邑間碩稍繩以法中貴人怒訴於上誣碩格詔出排謫語逮至闕下碩叩頭言臣前爲御史官七品今超遷按察使三品臣惟恐不能報上恩臣實無誹謗語緣臣前巡按浙江人多有不便者今但欲去臣自便耳上爲愀然動容曰朕固未信是以面問汝乎即命釋之復其官而降勅切責可力碩忤左右處雷霆之下卒能自直士論壯焉在浙久人懷其惠終廣東左布政

廣東左布政使吳公楊墓表

張元

太宗皇帝時有名助教曰吳節性者道方行直作
端嚴蔚為縉紳師表公其季子也諱楊領永樂四年
京闈薦薦明年登進士第賜歸丁酉拜工部主事內
艱服闋調刑部浙江司宣德改元封助教以其官母
妻皆安人復賜歸省滿考遷本部郎中己未陞廣東
左布政使甲子廣西蠻徭流劫邊境往撫捕之丙寅
助教計聞乞歸守制朝廷方倚公撫輯不聽戊辰回
司親事而疾作矣遂卒距生洪武丁卯得壽六十又
三公新淦著姓十一世祖仕宋醫學博士于杏林繼
為太醫院正九世祖正道始自吉之永豐徙今何均
石下曾大父貴倫大父仲信俱隱德弗耀鄉稱長者
母某氏公生有美質助教先生異之曰先世種德於
醫甚多食其報以光大門閥者必此兒也比長侍先
生肄業大學晝夜不怠至忘寢食與天下士交游輝
光日新經傳子史不事記誦而穎悟過人為校草辭
必已出不蹈襲前人司業吳公嘗語先生曰今子學
識卓越非常器也領京薦時第名列仁宗皇帝
以儲貳監國召前列者十人見喜曰皆年少奇才也
在刑部所司訟諱特繁夥公門敘果斷且宅心平恕

人無冤難他司有疑獄移公鞠之輒一言決大為
官卿所器治獄暇手不釋卷或請公復欲為進士
公曰學豈間於仕不仕古人飾吏事以經術為此耳
及陟方岳一以承流宣化為已任先德政自後則罰
設施不亟不徐大利害必具以聞而罷行之
間時和物阜帖然寧謐焉朝廷常慮嶺南水旱勸公
處置公奏上德意問民疾苦恤窮困理冤抑勸農
桑興學校召父老語以孝弟忠信之道有能招聚千
石者賞旌異錫其徭役於是民爭出私儲而官廩
皆充矣其撫蠻徭觀風使以公方在海南而屬之右
布政使彭公遠遠年老矣公還即促裝戒行曰水陸
崎嶇瘴毒尤甚遠若者所堪過同僚之有恩如此公
不避艱險至則呼徭首語以禍福卒靡然從化父喪
不得歸公以上不能裨益於君下不能致孝於親色
甚戚寢食悲嘆人與之言不應僚案屢以慰釋之終
不憚以至於卒公賦性仁厚才德優贍得失不動於
中居官簡靜寡默未嘗及人之過或以語侵之受之
不校閣老諸先生咸敬慕之一日少師石首楊公退
朝引公訪以大才公謙讓未有知強之遂以某數人
對少師親筆之冊未幾皆不次擢用狄官貳卿楊公

是日人物或以公問曰澄之不清撓之不濁

原野其陞方伯以少師建安楊公之薦公往謝

建公曰薦賢爲國豈可謝邪陞辭適少師西自揚

公祭掃還揚言於朝曰吳某勤慎富才識宜留內用

豈可外補公歷仕久家政悉其兄昭訓謨訓所綜理

公友愛尤篤子姪有管私者公作書戒之曰家之隆

替係乎公私而已吾幼時與二兄並力一心未嘗私

一錢尺帛汝曹生養不知稼穡艱難不務耕讀惟

營私而婦言之戚恨不執汝告縣官宜速改悔不然

幽有神譴明有國法諸子姪皆畏服一家大小百餘

歲錄卷之九十九

口同居共爨無間言鄉邦稱之有能業舉子者誘掖

獎勵其成之晚復親爲講析而課試之鄉族多經

生學士公之功爲多

周斌字國用昌黎人也景泰辛未進士授御史侃侃

不事細瑣嘗出巡南畿河南陝右諸藩申理冤獄摘

伏如神封父全如其官自英廟復辟之元石曹輩

擁奸乘勢作威福戕逐善類道路以目莫有敢嬰之

者斌爲河南道御史首倡同官張鵬周璫等具其欺

罔萌亂十餘事糾之上震怒逮至便殿俾誦彈章

而歷詰之衆皆怖懼伏地不敢出一語斌神色自若

手持章疏朗讀不少悞每讀至一事輒正色別白之

且誦且對歷陳二凶罪狀明甚至其冒功濫職上

狀微錄卷之九十九

愕然曰彼率將士迎駕有功何謂冒論功行賞何謂

濫斌曰此輩貪天功當時迎駕止數百人光祿賜酒

饌名數具存今陞職乃數千人非冒濫而何上默

然悉收各御史下錦衣衛獄降謫有差斌斥知江陰

縣時諸御史亦皆坐貶而斌當利害際批逆鱗以持

公道能易人所難而首出之以爲望風承旨者戒蓋

其激揚彈劾類如此石暫相繼取敗上從內閣李

賢言令冒功迎駕陞官者自首改正四千餘人而悟

御史言不謬也斌外威嚴而內平易下車江陰士民

聞其風裁敬憚久之愛戴其豈弟嘗爲歌曰旱爲災

史 105-596

知縣禱甘雨來水爲患知縣禱陰雲散天順癸未薦
知開封府江陰攀轅泣留不可得爲立生祠勒碑其
治開封陞陝西叅政去日民如江陰時遮道者萬計
勒石於府治提學劉昌記之治陝奏績成化癸巳陞
廣東右布政使蒞事甫閱月卒年五十有七

卷之九十九

廣東布政司左布政使贈光祿卿謚恭愍陳公
選傳 京學志

公名選字士賢浙江臨海人自少端慤寡言潛修獨
詣不求人知唯以古聖賢爲志天順庚辰試禮部嶺
南丘濬得其文曰此古君子也真第一及相見而貌
不揚濬曰吾聞荀卿云賢聖無相將無是乎授監察
御史會修撰羅倫論大學士李賢起復謫官公抗疏
直之倫雖不復而賢亦竟沮出按江西風紀大振布
按長貳謂每易素服以入公曰此非憲綱體也人臣
覲君服必視其品願獨殺於御史前乎於是皆動色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八

相戒不敢犯已督學南畿念學者不修實行而競爲
浮詞取科第力欲變其故習校士一以德行爲本試
卷明列諸生姓名不爲彌封曰吾且不自信何以信
於人和以故至誠相臨無不感動條冠祭射儀令諸
生以時肄之每按部就止學官徐行審觀周旋磬折
弦歌遶豆古風郁然前後三載變色之言不施於衿
佩而成就興起至不可縷數論者謂自廬陵孫公以
來一人而已成化初遷河南備兵副使尋改提學中
州學者咸慶得師會倖僉汪直被命巡郡國都御史
以下咸匍匐趨拜公獨長揖直怒曰爾何官敢爾公

曰提學直愈怒曰提學寧大於都御史邪公曰學非都御史比但宗主斯文爲世表率雖死不可屈節直見公詞氣嚴正舉止安舒而諸生且集署外不可犯遂改容曰先生無公務相聞自後不必來公徐步而出尋轉按察使政尚易簡釋繫囚除苛細凡諸宿弊一切罷去獨於賦吏不貸自是官屬敬畏父老歎呼載道未幾聞母喪卽日奔歸士民泣送者數千人立生祠祀之服除擢廣東布政使時嶺南苦中人惟剝公乃嚴條約罷和買減徭役爲惠養計會肇慶大水公具災傷狀不待報輒發粟賑之市舶太監章奉徵餉公奏乞免之章怒曰公奏減其數者復縱黨通番番禺知縣高瑤發其贓鉅萬都御史宋旻不敢詰公獨移文獎瑤眷深憾之番人馬力麻者貿貨海口記稱蘇門答刺國貢使眷利其珍奇將許焉公發其僞逐之又有撒馬兒罕使臣泊六灣還國枉道至廣謂將往滿刺加市稅稅入貢所遇震驚公上言此西域賈胡借以牟利耳使墮其術必爲安南諸夷笑不報春知中官戚疾公乃誣撫公黨比高瑤和同貪墨上怒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巡按御史徐同愛鞫之行同愛畏春不敢反異復公所黜吏張紫令誣

執公聚不從行等阿春執聚掠聚曰死卽死耳安敢以私憾滅公義陷正人也行等羅織無所得乃誣公矯制發粟由庇屬官論罪當徒奏入詔奪公官遣錦衣逮公士民數萬人流泣遮留以衛士辟除乃得出省城至南昌疾作卒於石亭寺時年五十八友人張元禎殯以疏綌或咎其薄元禎曰公平生清苦殯以時服公志也張聚乃上言臣聞周公元聖而四國之謫乃致上疑於其君曾參大賢而三至之言不免近惑於其母豈成王之不明參母之不親哉凡以口能鍊金而毀可銷骨也陛下明並日月恩同父母詎圖怙冒之中尚懼屈抑覆盆之下復有沉寃竊見廣東布政使陳選少崇正學夙抱孤忠子處羣小之間獨立衆憎之地太監章奉通番敗露知縣高瑤按法持之選移文嘉獎以激貪懦固監司之體也奈何宋旻徐同愛怯勢保姦首鼠兩觀以致春橫行胸臆汗蟻清節榮感聖明勒官李行承眷頤指鍛鍊成獄竟無左驗臣本小吏以誑誤觸法爲選罷黜寔臣自取眷妄意臣必憾選以厚賄咱臣令扶同陷選臣雖胥徒安敢欺昧心術顛倒是非春旣知臣不可利誘乃嗾行等逮臣於理瀾日拷掠身無完膚臣甘死

額天終無異口行等乃依傍春語文致其詞劾選賊
 其不實擅便發倉曲蔽屬官意圖報謝是毀其美為
 夏姬詬夷齊為盜跖也頃年嶺外地震水溢漂氏廬
 舍屬郡交謬報災老弱引領待哺而撫按藩臬皆罔
 聞知選獨抱隱憂食不下咽謂展轉行勘則民命垂
 絕所以便宜議賑志在救民非有他也選素剛正不
 堪屈辱乃為勘官凌侮憤懣成疾旬日而殂李行幸
 其就死不為醫療又潛遣養子密揭選死於春以快
 其忿宵人佞毒一至於斯可定之屬要在詰奸刑暴
 安取此輩為也大選砥節奉公橫罹讒構君門萬里
 就諒其冤臣以罪人擯斥田野未自給百無所聞
 敢冒死披陳甘心鼎鑊者誠痛忠廉之士銜屈抑之
 冤長讒佞之奸為 聖明之累也奏人不報第以他
 事罷眷鎮守弘治初工部主事莆田林沂疏雪公冤
 詔復官禮葬正德中追贈公光祿卿諡恭愍初公倣
 范文正公置田百四十畝祀先周族名思遠莊迨卒
 族以公其貧舉田還其子戴戴不可曰先人行義戴
 取而私之獨不媿乎人謂公有子云

廣東布政司右布政使左公贊襄表 何喬新
 公左氏諱贊字時翊世家盱之南城曾祖諱友文仕
 元為平樂州學正署南城縣尉事祖諱彥彰以能詩
 名贈文林郎監察御史考諱瑞別號訥庵以進士累
 官山東布政司左叅政以公貴贈太中大夫資治少
 尹妣白氏累贈淑人公幼有至性方五六歲母淑人
 患乳癰其危公日跪膝前吮之癰尋愈稍長就學日
 記數千言作詩語出驚人字畫過動可喜少宰同邑
 鄭公文實兄之訓訥庵曰此兒穎悟過人當使從碩
 師必克有成訥庵乃命公學春秋於太宰姚公大章
 學書於太常卿程公南雲繇是以詞翰名于時公天
 分既高加以篤學未冠博極羣書於經史疑義制度
 沿革罔不窮探而謹識之名儒宿學皆折輩行與之
 友寧獻上聞其名召見使賦玉界尺詩援筆立就王
 覽之亟加稱賀且曰秀才詞翰兼美不易得也以所
 作草書賜之天順丁丑登進士第擢吏部稽勲司主
 事丁內外艱服闋改司封主事尋陞稽勲司員外郎
 郎中政務之暇蒐覽百氏作為文章未嘗少廢嘗同
 考禮部會試取舍各當士論稱之遷浙江布政司右
 叅政巡歷列郡所至勸農興學理冤獄摘奸豪兩浙

荒歉之餘露飢徧野公檄所司殮而瘞之吏部累薦公材堪典大藩不果用成化二十二年秋陞廣東右布政使未赴以老謝事優游泉石先世有別墅在麻源三谷每風日清美輒與鄉之耆舊登覽暢詠或連日忘歸家素元格鄉人有假貸不能償者即焚其券家食時嘗宿逆旅旅舍有自經者眾救之而甦公問其故曰負官租不能辦耳公如數予之不問其姓名其好施多此類與人接衆賢愚皆盡其懽然其所推以爲賢者不過數人君子是以知公非汎交者初公學於姚文敏公又受知李文達公二公秉鈞衡人謂公且大用然公外和内剛議論是非不肯少假借以是爲當道所忌在浙藩九年吏部薦章屢上皆爲同進者所先公恬然無毫髮見顏而晚乃登用而公無意於世矣所著有桂坡遇錄一卷桂坡文集三十卷梅花百詠一卷深衣考正一卷曆解易覽一卷皆傳於世桂坡公少時讀書處因以自號公爲人豪邁不羈至其爲文謹嚴尺崇理致讀之溫然可愛其書兼善諸體而尤精於隸端重奇古得二蔡筆意 憲宗皇帝嘗訪求善隸書者或以公所書進 上覽之稱善

廣東左布政使林公同墓志銘 林俊
公字氏初諱大同後從里辟爲同進卿字也漳之文山世家曾祖塋中祖仲諱先主事經賢父也鄭安人母也秀麗高骨氣定而神閒不爲習俗嗜好道用晦昌事以誠久基遠功而畧近效故恒信於所知而諛所不能知由進士爲工部主事改戶部轉員外郎郎中兩列最書一府勅遺既又有江西布政司右叅議之拜信所知如是焉所不能知有廣西之調既又有浙江右叅政廣東右布政使與左之擢藩服大致然也不舉於彼舉於此而優於職所逾重誦公者無重以信公耶公始遊從祖邑博濟齋繼游從父邑博然庵於湖專志理學久而還之不欲外自異文公禮自氏鄉約奉以終身故所至論行無間二書與北溪文集字義蒙訓並梓傳而廣焉靜鎮躁正辟邪嚴律事火葬之禁毀三教歸一殿修來學雄學遷文山觀瀾書院公之任也新官政澄吏奸汰倉弊按飛酒之豪戶加額之運軍脫伍之戎籍與保定之干權價停屯徵蠲夏稅減柴夫馬匹厨料軍需增月糧罷酒役存活二十五萬口而餘公公用之通也監收監督鎮守皆曰公不爲屈兩廣臺臣藩憲有跪禮公不行卿

貳左轄之階公望復大起不少須以致其政介也格
遺令還之故人觀涉非道卻之休入親與旦天之賢
生有給死有葬陳憲副冷庵之貧張吉士紹齡之死
尤加厚焉默堂之塋視差父弟某侄祺之脫愛無異
視子大宗之祠堂先正林悔雪之祠堂陳方伯選之
墓表又子立焉惠與義也暮年委情林壑輕健若童
子身家重若無官所居樹生異花臭如蘭色如蓮彌
月則落落則公病以死五月初四日也嗚呼物之鍾
異道獨稱君子蘭清修所自況公無是兆邪鬼神若
信之矣生甲寅十二月二十七日配安人徐氏有賢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十五

行子即禮嚴出娶葉女三黃琳蔡烈王翰其壻禮琳
烈皆廕序生孫獻其葬臘月甲子銘曰燕紀刻棘永
頌矣輟腐或櫛拘達乃蟹躁粵有握翰天日自矢蘭
化弗芬我擷其是嗟嗟訥軒志潔行廉洞視底裡虛
明坦謙官以恬起亦以施貧大醇縷脉流風此真悠
途川曲盡起典刑永觀流俗

廣東左布政使謝公廸神道碑 劉龍

廣東左布政使謝公石厓既葬之明年伯兄少傅公
木齋先生自越中走介以書抵龍曰吾弟布政不祿
雖已襄事神道尚未有碑於制爲闕敢以世好屬之
子子其無靳蓋子與石厓以弘治己未同舉進士廷
試策上少傅公實讀予卷少傅公之子太常少卿丕
之舉於禮部也予復濫竽校其文道義之雅不一而
足顧安得辭按狀公諱廸字于吉別號石厓自幼神
清氣爽穎悟過人父簡庵公鍾愛以其多病不欲事
進取公益務操修不懈於學會有司應詔以明經薦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十六

入京師得省少傅公卒業東川劉學士之門居歲餘
大有造詣歸浙就省試中式明年舉進士尋授兵部
職方司主事轉武選司員外郎文移旁午揮遣若流
悉中肯綮大司馬諸公咸委重之正德初逆瑾亂政
忤權少傅公與胸襟少師同時罷去已而遷怒公與
少卿丕亦歸公怡然退處林下嘯咏自適若將終身
今上登極懋隆治化思用舊臣起爲江西右叅議
已遷廣東左布政使人覲還任遇疾卒于途公夙有
遠志久鬱弗施起廢以來益圖奮勵用答殊遇其參
議時南昌民有謀殺兄而誣其嫂者有司莫能訊公

密為蹤跡竟得其狀遂伏辜時稱神明巡撫都御史
盛公薦為九江兵備副使其地為江湖要衝自逆藩
扇變之後凋敝弗堪事多可慮公除其煩苛務為緩
戢民賴以寧建議城彭澤財力之給經畫裕如公私
不擾九江形勢自是增壯修理庠校以作育為事科
目得雋頗殊於昔陶靖節秋梁公之祠歲久傾圮為
之葺治以崇祀事曰是風化所關不可廢也轉河南
按察使風裁肅然獄無滯囚僚友翕觀噴噴歎服嶺
南之擢事先其要裕民剔弊不遺餘力時值大比以
貢院隘陋弗稱拓而新之士就試者從容展布以為
禮徵錄 卷之九十九 七

尚書試英殿大學士

政使陸公銓行狀 戴 鯨
公字選之別號石溪其先自唐宣公後父解弘
治公進士 孝廟時為御史剛直聞川兩按閩魯
再陞副使以子釗貴封郎御史公生而丰姿秀異穎
悟絕倫經史百家言一覽輒記憶不忘長業舉子遂
精思力索意見出自胸臆為文上追先秦兩漢人以
為柳州蘇長公之徒正德丙子願鄉薦嘉靖癸未
以易魁禮闈廷試第二甲除刑部山西司主事時大
禮議起公奮筆署名疏入廷杖幾絕而復魁尋推長
十三司章疏法比精審敷奏詳明若繩藩藩之不法
禮徵錄 卷之九十九 八
議哈密之情罪皆舉朝所不能決者直以片辭折之
而已既而改武選疏革武弁之弊尤多成子隆武庫
員外郎是年當鄉試 天子創制出內臣司外文柄
公奉命往福建得僞為多轉禮部儀制郎中 上方
銳意禮文更新制作創四郊親籍親蠶諸議傳奉劾
牛時任丘李公為大宗伯纖巨悉以委公公亦展罄
懷抱遠稽古典近酌時制敷奏詳妥頃刻立就莫不
當 上心至如選九嬪初旨不許強抑以傷和氣公
謂若此儻民無願者何以答明詔因李公白先述
上意附以禮部禁論毋得規避 上察知之遣中使

得官秩適以才攝祠部圖上祭器不先開白內閣大
作輔臣意乃遷福建按察添註副使實中傷之也抵
任益勵操持嘗櫛海道漳故賊數而利宿也諸射利
奸人多以厚貲餌監司關出為患公峻立禁網剷剔
蠹弊卒不為諸奸餌陞河南察政撫民前陽值歲旱
蝗民多流徙公勞心撫綏復業者幾千萬人中上沿
習率不修帷簿以離重禁公諄諄以禮法訓道間其
凡蠲全活甚眾他如治清河均賦役酌折納平斗量
建四說以決銀礦之議條六事以陳驛傳之宜興利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十九

除弊惠政不可殫述陞廣西按察使時督辦緝賊侯
公丁維處胡藍二姓間相助為寇或議大舉兵盡殲
之公曰堅賊黨而分我兵且順逆難明非計之得也
不若討渠首而釋其餘戎帥是其言督辦畢平旋有
經幣之賜時議征安南兵書毛公秉鉞至廣右公畫
征撫之策毛公多密與定計偃戈莫疆逆酋款服皆
其力也陞廣東右布政使以內艱家居服闋戒行
卒實嘉靖二十一年五月十一日

周氏諱宜字彥通號秋齋高祖備贈工部都水

司主事曾祖渤父休樂昌縣儒學訓導贈監察御史
母王氏贈孀人周之先自光州固始居莆田之仙溪
遷清浦上廬代有令人國朝青紫益盛方伯公瑛廉
憲公軫昔公伯叔祖也公少穎悟不凡充郡庠生為
前輩所推讓弘治辛酉舉鄉薦登乙丑進士第授常
德府推官擢浙江道監察御史丁內艱服闋補雲南
道巡按紫荊等關兼閩實居庸丁外艱服闋補浙江道
出按山西將代奉勅督學畿內三載考績得封贈所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十九

生及其配陳孀人再擢山西提學副使遷按察使叅
遷廣東前後撫按臺凡十餘薦皆以公輔期之踰年
遷廣東右布政使甫任值廣人奪職給事某恚公執
法逮其黨與且有所恃因誣撫公事狀待命於家事
自復以山西大獄逮及得旨落職家居五年乃卒是
為嘉靖壬辰十月十日也癸巳正月三日其子郡庠
生釐次子舉人鯤葬公新興里之雞髻山鯤擬以銘
待余乙未始謁余湖上之草堂出公行實而終請為
公銘任即砥礪公廉及民多惠政雖撫臺勢重不為
所撓為御史出巡邊城有經國隱憂注措機宜簡烈

武廟將南巡猶率同列上疏畧曰古者天子巡遊曰幸人以爲幸也今幸一出而勞費不貲乘機煽虐之徒不可勝紀民共譴何上怒責跪三日時北虜緊急公與撫臣朝夕協慮周防不務苛細終山西帖帖以靖今上御極公止正君心厚國本重經筵開言路親老成斥權倖六事皆見俞納大禮未定集廷議公首援濮王故事或以上意爲諷曰孝皇垂萬世德而弗嗣柰弗憐臣民何推督蠡旬學校條演聖諭以厚倫爲本阪士先行檢而後文藝取文上理義而下辭藻士日執經樞末以聽講論其爲按察明恕平允慮因軋求可生道至廣爬搔弊垢正已率屬而加惠於民民號爲佛子遇士大夫真誠有禮豪右奸法往往不少貸故遭某誣下法司廷訊是日大風霰某猶未引服司寇詰曰天怒人怨某免斧鑕幸矣安可毀及善類耶遂得白會註大獄公嘗督學視篆以遺失原詞爲坐乃罷歸歸而樂意山水口不復挂時事充養完粹動見其和而斂之以寂人莫能窺其際其教人及子弟一以明理道正心術作好人爲規嘗以余憂新學戾經頗壞士習閤推明程朱緒言以正之亟令鯢請

業焉漳南士蔡烈以學見則曰吾儒動靜交養知行並進俗學浮誕所當深戒也爲詩文平正簡雅書法端勁有體格類其爲人海內重之性孝友父母迎養郡舍官理必咨而後行居喪哀而有禮愛其弟宗尤至俸入與共兼誨掖以底於成晚立族祠祭規續諸祖所修家譜家素弗饒而行義甚力至於公私界限尤斬斬弗可踰故歷官二十餘年囊罄而業不增卒至無以爲斂而遺命皆不復及獨語子輩善爲人者再始瞑目嗚呼若公可謂篤教君子矣

狀敘錄

朱東光

主

廣東右叅政楊勉傳

楊勉字子學應天府江寧縣人永樂甲申進士改庶吉士命讀中秘書問學日進博洽能文久之授刑部主事成祖命學士胡廣等編集五經四書大全及性理全書胡廣薦勉同纂修時部屬與者僅二人十三年書成尋陞行在刑部郎中十六年陞行在刑部右侍郎為人丰姿俊偉有聲變才十八年命署山東左右布政事十九年定鼎北京命巡視福建地方考察官吏安撫軍民本年事竣還京以事逮獄二十二年仁宗嗣位釋繫復刑部右侍郎本年滿山東右叅政洪熙元年又調廣東右叅政後卒於官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十一

廣東右叅政吳惠傳

天樂翁姓吳氏名惠字孟仁永樂二十二年進士由行人歷官至廣東右叅政初公年二十未業聚子給賦長恩常隨其米督米京師在途日歌詩自得丞奇之歸言令召與語益奇之舉充吳庠生治尚書庠生以爲朴也故爲漫戲舍中不得夜讀書則莊坐嚮之夜匿火俟人靜起讀如是連日戲者去踰年而願鄉舉明年登進士爲行人兩洞庭舊無進士有進士自公始在朝喜言事出使見有不便歸卽奏聞同時以爲非職多難之公言如舊嘗同給事中餘姚舒某使占城國占城道海七日忽颶作舟危者屢舒不知所爲被髮惶哭以爲必死公色不動自爲文祭海妃有頃颶已以絕域有勞進八級陞桂林府知府桂林好競渡殺人獄連年不決公至則盡解縱斷其俗不得復競渡義寧洞蠻結湘苗爲亂三司方議征進請於朝公往止之曰義寧吾屬也請自招撫不從而征之未晚乃從十餘人肩輿入洞洞絕險山石攢起如劍戟華人不能置足徭人則騰跳上下若飛聞桂林太守至啟于魁得入公告曰吾若屬父母欲來相活無他畏難惟口反覆陳順逆其是初感泣留公數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十四

日歷觀屯堡形勢數千人衛出境獵羊豕境上公
善爲之無遺後悔數千人皆投刀拜遂不反歸報三
司三司罷兵明年武岡州盜起宣言推義寧洞主爲
帥三司咸罪公公曰惠主撫撫三司主征蠻夷反覆
吾任其咎復遣人至義寧義寧徯從山頂覘得公使
具明武岡之冤三司大慚武岡盜因不振義寧人德
公如父母迄公之在桂林無敢有騷竊境上者在郡
十年因圖空虛庭草長丈獄吏無事遣校諸州倉糧
吏部考天下太守第一例陞正三品無缺陞廣東參
政食實俸正三品時柳夷規廣州守將撤軍遠出襲
城下公選丁壯出城奮擊殺獲頗多公貌不逾中人
而有膽氣臨事不惑故所向有功然愷悌誠信人自
親之無類沛也天順某年致政所得俸悉以分宗人
囊無餘資居官三十年唯舊田廬待鄉人不爲吟賦
號天樂道人使占城所賜一品服致仕時時服之出
人山林往來僧寺人見其坦易樂攜酒與飲公亦不
辭還爲之醉醉輒草書數幅散同遊去天順某年卒
於家子鳴翰承翰鳴翰人品豪俊爲文章精絕詩秀
尚音律嘗曰吾文有金聲吾詩唐正音也善小楷行
狎平生有長律數百篇皆親書盡爲人持去王文恪

家居嘗惜其才誦其詩以爲平生益友山中有文宣
昉於鳴翰承翰爲人仗義謹於事兄不私其財愛學
嗙寺悟道泉日暴老嘗之曰此陸鴻漸所未喻也因
汲以餽名人悟道泉有名自承翰始贊曰吾母爲天
樂翁第五女吾生不及見公吾母時時語翁不畏死
不愛錢父子皆能武藝而有文名真偉人也使占城
云海舟遇颶有一大山石擁出如矛戟隱隱殊多人
狀去舟里許祭訖而風返占城國小土城乘障者持
竹槍其主坐馴象郊迎既見疾入衛卒兩行懸結跌
地坐三伐鼓乃享使其人極弱夜鼓以十更爲率絕
域不懼可以不媿古良使矣

右叅政郭循傳

廣東布政司右叅政郭循字循初廬陵人儀觀甚偉
嘗勦有則富才識以詩經授徒多登科第有至第一
者循由進士為刑部主事有盛稱宜德則開西
內皇城大興土木循極諫不可以殫舉至大內則
循不屈乃射傷其顏血流被面乃下錦衣獄正統改
元遇恩復職陞郎中尚書魏源薦陞廣東布政司
叅政勦捕有功景泰元年感疾卒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七

廣東布政使司左叅政劉公昌墓誌銘

成化十六年十月壬午廣東左叅政劉公卒公諱昌
字欽謨別號樓園其先河南人宋有諱岳者由祚抵
徙洛陽元季兵亂避江南居無錫晚乃定居吳城西
之厓蕩里至今為吳人曾祖本道祖天祐皆隱於屢
父公禮南京工部虞衡司主事母計氏封安氏公早
以穎秀被選入邑庠卽立志不羣每旦陞堂退輒掩
戶習肄習常業之外博觀羣典不求人知雖同門
連業者亦莫測其所造正統九年當大比提學廬陵
孫公首以薦薦同列心疑而口訾之及試京闈高學
士穀讀其文語諸同事者曰此必山林老學置之第
一暨徹棘乃一白晢少年耳為之嘆賞不已於是疑
訾者始大覘以服明年會試禮部第二廷對大臣高
其文而忌其直不以進讀抑置第二甲未幾以疾乞
假南還大肆其力於學造詣益深景泰二年還朝授
南京工部虞衡司主事時詔選儒臣纂修宋元史公
與刑部主事崑山張和在選中後史就寢復舊任陞
本司員外郎又陞都水司郎中在工部先後凡五年
會朝廷復勅憲臣提督學校公與張和俱拜按察司
副使以行公得河南再考受詰進階中憲大夫秩滿

河南諸學官請留於朝不報推廣東布政使司左
政使曾惲儲在廣五年內艱歸以疾彌留竟卒享年
五十有七公聰明過人書一目輒能記故博極羣書
又習聞當朝典章及前輩故實扣之靡虛談不休然
性與人寡合不可其意則相對默不出一言有侵之
者但容受而已不見其校也至閱人詩文未嘗指摘
其瑕類作爲文章才思華瞻言詞爾雅振筆可千百
言常若有餘詩律尤溫麗可愛海內稱一時作者蓋
未嘗後公云所著有存臺稿鳳臺稿金臺稿嵩臺稿
越臺稿通若干卷所編有中州文表若干卷縣詩瑣
錄若干卷皆類本朝文章如文選文鑑以彰一代之
盛未脫稿又別有邑志姑蘇志亦未成書噫公雖有
文章盛名每思立言以華國卒之不得其地故自郎
署副使參藩省雖位望隆重非其志也平生知己爲
葉文莊與中今吏部侍郎耿公好問累欲有所薦以
事奪不果此公所爲自悼而論人才者不能不於公
惜也悲夫

廣東布政司參政范公瑛行狀 湯廉

公諱瑛字俊彦別號直軒姓范氏唐相履水之後有
諱平者元和間由劍州徙豐城之山前五傳至諱處
仁遷邑之查村則公之一世祖也宋南渡有諱應鈴
者仕終大理少卿同邑徐鹿卿稱其經術似兒寬決
獄似雋不疑治民似龔遂風采似范滂理財似劉晏
而正大過之具載宋史列傳則公之十二世從祖也
祖諱正芳爲靜海金華二縣主簿以子貴封知縣贈
知州考諱衷登永樂辛丑進士歷昌化壽昌二縣知
縣轉汝州知州三任皆有惠政無媿古循吏而鄉黨
至今語寬厚長者必曰范恭肅恭肅其字云母曾氏
初封孺人再封宜人生公兄弟五人其二諱鏞累官
至廣西按察使在嶺右招徠猛獍最有功其三爲公
自少穎敏聞爽及長不專於學久之感州守公言乃
折節讀書治舉子業不三五年有成天順己卯以邑
庠生領鄉薦庚辰登進士癸未丁曾宜人憂成化戊
子授行人奉使閩浙諸司舉故事致贐盡却之己丑
奉使韓藩上下交驥竟無所受有布政使強公老公
折之以義其人益歎服庚寅奉命代祀南岳比及境
時有鎮守戒行巡撫以下欲往餞之應公鄉人陳希

政致意少待公不可厲聲曰君命與鎮守孰重
聞之馳馬郊迎無敢或役者辛卯授河南道監察
史壬辰巡視京師有倚勢毆人者公置之法都御史
李公爲之求免不聽癸巳巡按陝西專理茶禁先是
三邊缺馬廷議欲資茶以市馬公謂禁上嚴則利盡
刀錐以病商太弛則利歸權勢以入國乃斟酌行之
於是官茶行而邊馬足復條上三邊便宜十八事准
行者過半都御史馬公巡撫陝西惟敬公多所咨訪
乙未春荊州缺知府銓部以大郡難治擇老成御史
以往乃以公名上聞詔可之在朝之士咸謂荊州土
產敏僻

卷之九十九

李

有藩封之親下有軍校之橫中有諸衛之錯布相抗
前守多弗善其去且其地所謂雄據上流表裏襄漢
者一遇歉歲易以生變公亦以爲然甫至郡藩封日
遠人詣府促修造凡用工料價銀餘十萬夫匠數十
萬公呼吏取文案視之奉奏行者十無一二乃嘆曰
此前官畏勢承順耳吾不能也卽移文上下諸非奏
行者悉停罷之軍校陵轢平民公痛繩之快手在官
假威害人罪其首惡餘皆遣之歸農推行均徭法道
路嗟嘆以爲荊州太守如公者數十年前未之見也
丁未陞廣東左叅政時嶺南四郡蠻寇出沒爲患公

分守其地盡心撫循嵐瘴之鄉無不徧歷已酉有奏
公在荊州失於查盤倉糧者公恬然求去巡撫都御
史屏公上章留之不報卒致其事而歸家居足跡不
至官府惟聞一出市與同時鄉大夫之巷處者燕會
數日而返弘治庚申卒公爲人有膽氣遇事不擇利
害爲趨舍議論慷慨音吐洪亮在荊州法令嚴明事
所當爲無所顧忌豈非濟時之才也哉

敏僻

卷之九十九

李

廣東布政司右叅政丁公璠墓表 楊 廉

公諱璠字元美姓丁氏世爲豐城沙湖人曾祖伯正祖維辰父秉操以公貴贈主事母趙氏贈安人公登天順進士授工部主事丁丑以差遣復命除都水成化丁亥以展省赴部復除虞衡已丑以兩考轉四川叙州知府戊戌以三考轉至廣東左叅政云公初在虞衡出清淮揚諸郡匠最號嚴明風采凜凜在都水督六科廊匠事見權璫同官咸屈膝公獨挺立衆中權璫怒欲折辱之公向闕大呼同官挽之而出詰朝自司空而下皆詣謝過欲強公公竟不往先是

獻徵錄

卷之九

主

諸璫時時於工部索匠公往來二司一切嚴拒諸璫有憾言公謂吾當先具以聞自是搢手相戒無敢復至索匠者公在叙州郡學頽圯建櫺堂立號房祭器之缺者足之樂器之昔無者創置之月朔望謁文廟退與諸生論難經史士習爲之一變郡故無志書公請周祭酒洪謨纂修成編至於恤孤賑饑爲法尤善城長寧綜理周密未幾樓櫓整饬隱然金湯松潘有警通判王衡奉巡撫檄調鏢手夷人于戎洪之間夷人圍衛欲加害公單騎馳往衆見之皆投戈於地舉手加額曰我公來吾輩當盡室行叩門謝者三千

人百戶王甲占慶符田數百畝十餘年不輸稅平民具奏聚亡命田舍中堅壁不出近之欲殺人公徐以討獲之籍田而歸之民民爲之畫像立祠公亟令毀之有張乙沒兄之官下物而不以分兄之子者兄之子訴之公公呼乙至令獄中盜詐之曰吾所劫某家某物具在爾所乙拊心誓曰是吾兄爲官時所得也何爲誣我公令以三之上歸兄之子且諭乙曰爾得於兄亦不貲矣慎毋讐其子遂感泣爲叔姪如初叙州當夷夏雜居之地公文教武事次第修舉當道諸公文章薦之公始至廣東同官重其名以潮惠二郡

獻徵錄

卷之九

主

號難治者讓公分守之公毅然而往不旬月行禁止器俗革而邊境寧巡撫朱公復留之一歲且曰二年間置潮惠於度外者實倚公及城饒平仍檄公督視之公一用長寧之法而行風冒雨益加勞瘁與皂每勸公當晚起早眠以避飛瘴公謂其欲就安使以給已不聽城成而瘴已沾體矣成化辛丑奉表之京師便道過家疾作遂不起春秋六十有一公生而穎異精神滿腹夜坐或起行 在外命子弟隨子弟苦之及日復黎明盥櫛以爲常其剛勁之操不羈之志於其得于家處遠有端緒人可無言公兄之幼成

廣左參政黃君顯墓志銘

林俊

易庵諱顯字伯望龍坡烏門黃氏上世見予記壯祖
教論公謬廣元生祠父封員外郎公綱墓志君沉毅
內德外美無足動人起進士爲戶部主事機神開朗
疑難徐折一言而定同事目爲老斷留心政理緝閑
部牘參格例以備知國計委輸京儲而推舟臨清也
部爲之一重戚晚賜第復造君疏止曰臣爲 祖宗
惜法爲朝廷惜財爲某家惜福 孝廟納其言爲罷
役周公經爲戶部尚書擇賢自助得今侍郎邵公寶
與君掌章奏同心在公奏駁無擇柄要部事改觀後
君內艱服除復爲其部員外郎轉郎中與長異意出
爲肇慶知府治以廉平恤孤筑柳豪右行平糴爲民
當怨繩蕉布官市之擾溝黃桐打橋之水不害稼號
黃公清時廣盜幾徧而肇尤盜區獻計者欲屠而盡
君曰吾玉石分之無枉鎮巡屢最其績以旌袁仕者
入衛帥某之賂欲代官養子君持不可會外艱去撫
君治盜坐以酷屬所私諭意賂免時賊璫羅織禍動
遶身家知舊強君曲處無能爲副仕竟聞君業仲辯
自度無能搆憤憤然如夢至杭而返就獄甘心焉一
日忽出君復其職則知御史劉君祥劾仕受賕數十

卷之九

三

卷之九十九

三

事首及君寃君白而仕逮繫捕武昌未數月擢廣
左叅政連推右轄竟以仕吠騰其聲部不獲已更其
任至潮病以弗起正德乙亥二月二十九日也年五
十三嗚呼士固有弗終者矣方仕燦孽時如墮湯火
容玩視耶蓋棺事定數百年短屋歲食僅裕可欺耶
君治肇無繼者治武昌無前者治廣無爲並者斯名
士夫私論與不屬萬口而同者也仕固足信哉君介
特有識崇尚風教包孝肅陳白沙皆爲立祠陳君茂
烈苦行兩許其子以女割田周其族皆所謂難者子
許君可任大事今已矣失君者獨人然哉配鄭氏封
宜人有婦行僅生二女子應軫與三女出唐應庚出
張後君十月不舉丙子臘月甲子附先員外廣化右
臂以葬鄭君岳君趣味者狀甚詳予獨悉任事告失
君者銘曰嗚呼易庵羣和獨指吾無容喙爲予之所
廣屋一漏厥底孔多吹毛刮垢亦如子何青蠅加點
其然其然合抱寸朽吾無子之寃其日其天

廣東布政司左叅政羅公僑行狀 羅洪先

東川先生吉水鄉先生也先生居富溪東而行又甚高聞士大夫間於是學者尊先生率稱東川先生先生姓羅氏名僑字維升生天順壬午幼有奇名十二通文詞是時父通判君爲南京太學生先生因學大學中閉戶誦習貌甚莊諸大學生見之呼爲小先生長爲邑弟子員有文聲是時弟子員拘制業咸有門戶牽綴試目窮年不得休息而南昌張東白公元禎以道術鳴先生往從之居半載盡得其說以歸自是授生徒輒以收放心爲言於是行輩益推先生乙卯舉鄉試明年試春官不第爲南京大學生祭酒創震聞其名特禮之己未舉進士癸亥授廣東新會縣知縣新會廣東劇縣號難治先生治尚風化謂學者溺章句無本實而專內業者輒目爲異端於古人甚特於是表陳白沙公言辭行事令學者誦法朔望坐學宮講論不報諸所行罷多放故事之善者三年民安之己巳內召補大理評事是時閩人劉瑾擅王命用淫刑先生自念刑官無狀庚午歲早上封事其畧曰臣聞人道理則陰陽和今日夕齋戒而雨澤尚滯臣竊以爲天心仁愛未已也夫先王親朝遊觀咸有常

慶故賢妃有鷄鳴之警召夷陳卷何之詩

之化也今陛下日晏不朝戲狎羣小殆非所以大業矣宰相諫官者將以輔政通蔽者也今文法大深誅求大急盜賊白晝殺人流移載道元氣竭矣而宰執諫臣噤不爲語安得不致壅蔽爲大患哉是以驕勦之刑上於大夫竄戍之罪加之耆舊如劉大夏忠藎置之行伍藩蕃謫遠幾無生還陛下置而不問是豈勸大臣之道歟先朝律例裁酌古今咸足以禁奸而懲罪今往往比附深巧隱中善人臣之所不忍也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爛戶今日防患如護巢然防不密則巢傾天下固大器也愛惜預防可不如鳥乎當是時瑾肆虐立威道路以目無敢言時政者先生疏上瑾意疏語隱約咸有所指將處之極刑大學士李東陽力解得免官歸其年秋瑾敗於是御史凌相上疏謂評事羅僑燭事幾之未露退氣焰於方張君子之所難也宜大用以勸忠直明年復大理評事病作復告歸又明年喪母與伯兄獨居者三年己卯宸濠反都御史王守仁起兵吉安討之聘先生居守吉水濠旣擒王奏功疏先生名而前後臺諫亦交薦辛巳今上卽位有召旨先生感激

送數日搬至陞台州府知府先生自辛未病告家
后十餘年蔬食讀書於公府無所干謁及治台權奸
惠良興學禮士歲時循行阡陌舉冠婚喪祭禮教民
布衣張尺賢而貧延之上坐訪民間何所疾苦尺具
以所聞對乃爲尺置僮僕給侍於是台人因多感悟
戎衛食倚各郡餉前守漁其中卽盜取畜出之入覲
治裝咸苦民先生首除羨餉而親行自給無他與於
是吏部上天下守令殷最以先生第一賜襲衣牢體
旌異之癸未二月巡撫延綏都御史姚鏌奏云人君
之道莫大於納諫人臣之道莫大於進諫諫固難也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三十九

而勢尤難者則獨處雷霆之下與首擊豺狼之橫者
耳臣聞 武皇臨御入黨擅權皆逆臣劉瑾爲之魁
也故尚書韓文伏闕倡言旋遭斥逐其後敢有嬰其
鋒者乎而給事劉蕡復言之已而訐事羅僞嚙言之
已而之不復聞是所謂獨處雷霆之下與首擊豺狼
之橫者也今遇 聖明首獎擢以風天下願蒞知長
沙僑知台州皆常調也夫以懷忠盡節之上而待以
常調人將何勸臣伏悲之四月擢廣東布政司左叅
政台人乎號留之不得強脫靴去而郡縣咸爲立去
思得甲申先生至廣東分守嶺西道是時西山諸賊

想先生設擒捕法竟多敘避八月以故事當引年
卽上疏乞骸棄官歸總制都御史張嶺巡按御史能
所奏畧曰左叅政羅僞學靡詞章志趨道義効權奸
而直氣不挫遭擯棄而貞節益堅誠未可遽聽其去
也先生乃復上疏詞旨哀懇而吏部移檄以先生忠
貞在茲延循良在郡省且引年乞休於故事未協使
者但言其意先生不得已復至韶州固以疾辭於是
總制都御史盛其期疏其事竟得請云先生旣歸杜
門固其志對書史者潛心錄探索理道謂學須寡欲
則心中無事平生自處甚儉食無兼味家無奇玩賓
客至具薄食無所計量事伯兄終身怡怡歲獲醵分
給諸族聚調詢以孝友故終先生之世家人解大
違教令者先生早午以學自命故諸制行必謹規矩
爲新會屋山在治境感宋死事諸臣歲泛海祠焉在
台建忠節祠祠方孝孺置祀田若干千午東鄉鄉子
講學青原山中時與往來議論而洪先居喪不廢業
先生以爲不應古禮責以書是時先生方病痰書皆
工授直據禮嚴振無少讓九月丑對客理前語端坐
卒次嗚呼儒者之學至近世門戶各異先生獨遠探
玄覽占昔是尚雖宗旨異同砥礪疎密未敢溢詞然

獻徵錄

四十九

自壯至老凝然樹奇履坦不雜浮鄙其可不謂志哉吉水民俗朴而士負氣於多偉人自先生所及見張獻以諫留大臣謫死劉觀好學棄官貧居袁道守法暴死嶺南劉恒令上邑家無帛錢先生行事視此四人者頗相類豈亦地使然哉語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先人與先生同舉進士皆以行誼相高洪先以故得幸侍側時受成訓悉聞諸懿恐盛美不傳後世何述於是攷先生操向列其行事俾風流遠遺尚有與者

卷之九十九

卷之九十九

卷之九十九

廣東左叅政張公懷行狀

吳 惺

公諱懷字德珍幼聰慧穎異勤學善記過日報止德丙子公以儒士領浙江鄉薦第一會試丁丑十五戌寅授禮部主客司主事減四夷銓價送考貞皇太后梓宮葬茂陵已卯諫武宗皇帝南巡罰跪午門五日廷杖三十罰俸六月皇上繼大統錄遺忠以勵人心公得進階加俸庚辰陞精膳員外郎封贈父母及妻辛巳署郎中奏減新增供應議革高手厨役一千二百名時論建之甲申六月考滿加贈父母兩宮覃恩頒賜誥命議大禮建室執奏罰俸一獻徵錄卷之九十九 四十一

月又議大禮改稱皇考聖母伏闕廷杖三十辛巳會試充供給官修實錄出館與宴乙酉陞江西左叅議監兌吳城龍窟總部南京倉米軍民兩便燒造世廟龍鳳瓶罐一萬二千件先此任事者皆降黜公毅然任之官民不怨當上意仍獎勞焉繳還先任四巡撫未完批詞三口餘紙止行見在新卷清理田糧賑濟饑民均徭新增議處健訟務抑豪強追還夏桂州舊估婁王親逆產巡撫陳洪謨梁材周廣御史徐岱交章保舉巡按朱身符薦堪任提學戊子陞廣東左叅政徧巡僻遠瘴鄉簡別廉朝賢否禁公私索擾驛

近風有司搜船人夫撫處徭役備海賊督採
半留東莞黑船百隻哨守地方取回布政二司扶輻
民壯百名革退鄉宦徭編急募立各府均徭平規則
間革貪汙知縣六員巡按邵國特薦謹畏守法簡俗
愛民孜孜職業僚友犯而不較度量尤不可及辛卯
年孝滿離任中途聞江西建昌刁民王榮奏知州夏
良勝刊刻雅書非毀大禮行江西提問夏良勝先文
選郎中有奏疏名曰銓司存議建昌知府鄭源渙命
工鐫刻之存稿內有吏部尚書喬宇一本功張聰桂
夢心術奸邪學術頗僻不官超陞翰林學士等語此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四十三

亦夏良勝代筆也鄭源渙應朝入京以此書分送時
張桂二公見爲宰輔見而銜之適有王榮之奏遂行
江西巡按勘問擬夏良勝充軍鄭源渙降一級源渙
仍供攀舊任叅議張懷曾付刻此書公復回廣御史
吳麟問擬鈴束不嚴贖米還職都御史汪鉉覆叅阿
附奉欽依冠帶閑住時壬辰七月也公侃侃剛直之
性乃受誣阿附不竟所施惜哉自此家居三十餘年
母以孝處昆弟以和惟杜門著書作詩足跡亦不
入官府布衣蔬食督耕飯牛如寒士然處鄉鄰宗姻
遇禮恭一無所競居官常俸之外絲毫不取居家

官府飢道不役府縣船轉其清白一節始終不
變真可以質鬼神而無媿者十與鄉談爲大賓爾經
拜道王獻芝薦起不赴又奉詔准致仕夫公以孤寒
登高第博學宏材世所罕有文足稱矣蒞官清慎居
家孝友接物謙和行可法矣兩叩天關瀕死曾屬恪
恭職業不避權勢忠則盡矣立心誠篤持已儉約終
始一節信不渝矣公於四教皆無媿焉殆爲天下之
完璧乎公生於弘治丙午卒於嘉靖辛酉年七十有
六

布政司左叅政吳君玘墓志銘

氏諱汴人宋時有諱崇本者從高宗南渡始占籍
之錢塘至國初子昌以貴徙實京師其子孫似家
於浙閩三世誠爲右副都御史贈其大父原敬父士
寧如其官謹義授承事郎以子貴贈奉政大夫廣東
按察僉事其妻莫與其側室周贈皆宜人族乃益大
顯君諱玘字汝瑩別號南岑舉嘉靖癸未進士拜行
人司行人歷司副刑部員外郎廣東按察僉事副使
布政司左叅政始其父三娶無子年五十七周宜人
乃生君故君最愛於父母然於問學不督而能弱冠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爲諸生名蔚然起方伯夏公延置師席時輿論古今
人賢不肖及事成敗有幸不幸語甚相合引爲忘年
交在刑部時嘗同考順天鄉試其所爲文章諸老先
生自謂弗及故海內知君能文然君固知兵習吏事
爲員外摘挾姦隱平釋冤滯精練以敏大廷尉讀君
獄詞必曰吾固知非吳員外不能爲其所治因卽罪
死無號呼不平者爲僉事傷兵頗南蒐士卒立保伍
明法令察盜所出沒根拔苗蕩境以大寧連寇作督
師征之殺二千餘人降千餘人情遠懷以多
卒六百人舉山三十里爲渠二十有一

使籍民舟之賈於海者什五爲綱紀約

其擊之其去爲盜者衆發之不發與連坐海寇頻
性疎爽喜調笑諧謔治園亭西湖之濱與賓客燕遊
其間若樂而忘檢者至持官奉親特嚴以孝慈吏植
柑分巡廨中間遺君君曰此官物吾不可以食盡易
錢輸之庫連寇平都御史御史張宴具金幣勞君固
辭以免周宜人病痢割股肉和藥血淋漓下不絕痛
大夫以食羊遭疾終其身不忍食羊宦遊四方必奉
像橫懸之祭則展拜以泣比病不能言數引手一指
像忽自墜其僕曰得非欲奉以行乎領之而逝吁其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史

可敬也已君生成化戊戌辛嘉靖庚子年六十三初
君至嶺南勤於其治按行郡邑觸冒毒瘴遂患
爲叅政會天子有事安南治益勤既疾革猶日命
史抱文書置榻前臥聽之故以羸卒

公使司右叅政管公見墓志銘 呂

公名氏諱見字道夫石峯其別號也世為吾姚巨族

曾祖鑑父琳贈文林郎母蔡氏贈孺人公性

孝友有大志髫髻如老成人蚤失怙力學思奮嘉

靖乙酉舉於鄉明年登進士第授常州府推官公風

松嚴峻見理速而持事堅權勢不可動攝蒞任未幾

豪強斂迹惟心惟公恕冤獄多所平反春園劉公按

江南首薦之諸當道有疑難事累年不決者必以屬

公公一鞠無遁情崇明劇盜數千人流劫瀕江州邑

遠近震驚公奉操江中丞檄設策勦捕不旋踵殲滅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四七

殆盡宜典逋負數千萬緡致縣令坐累以疑公往視

篆甫下令雖素號豪猾者無不悔罪一時輪納具足

澠視武進無錫治如宜與人稱神明焉所至尤加意

學校以羨餘置學田若干畝士類德之於是聲名藉

甚撫按交薦無慮十數章壬辰徵天下良吏公治行

第一擢吏科給事中公念既為天子耳目凡關繫

國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無不言而明於體要必期

有所濟尋轉兵科左給事中監壽陵大工時戶工二

部建議加賦佐工費公抗疏極陳利害以為不可

上是之仍黜二卿海內陰被其澤及轉戶科都給事

行乞歸已而復起補禮科嘗疏止車駕謁

上詔輔臣宗伯禮科至便殿議朝賀應否衆猶豫

不敢決公議朝賀宜擇日行見 皇上敬天之意

上嘉允之癸卯擢廣東右叅政廣故多貨寶地公半

藥自勵嚼然無毫髮之染無何入賀萬壽事竣以疾

請解職疏凡三上得俞旨病痊有司具奏錄用蓋異

數也公既謝事歸足跡不入公府日以睦族善鄰明

農教子為事時或偕知舊鵬咏琴奕徜徉山水以自

適使屢薦起之不應方葺草堂於峽山之間將耕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四八

老焉而公病奄至矣壬戌十二月日卒距生弘治

辛亥九月年七十有二

廣文布政司左叅政項公喬墓表 羅洪先

聖人之學晦而後儒者之說興儒者之見殊而後聖人之道廢甚哉有見之難而執見又足以障道也修畫之公者識膠不足以研精行業之異者智短不可以廣受嗜古或疎於達變重內或略於迎機于是賤儒與志士始各擅其所長不兩能矣自予束髮出而交四方之士洋洋纒纒以理學談者未始不得盡聞之至徵其所立咸有遺議豈非拘於所見遂自以為極則哉甌東項先生之學以實行為主而輔以理義其始於傳註文義專而有聲也而博極經史融液理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聖九

與不主一家當於心雖下士所言世之詆毀厭惡者不忿忽不當于心雖大儒所言世之嚴奉尊信者不敢從其意以為必當于心而後可以措之行以成吾身不然是所言者皆浮辭也研窮探索潛慕甚遠愉佻動有準繩自起居食息服器之用父子兄弟族戚僚友之間靡不檢飭務合於古人之簡朴敦厚而後已然自儒生至顯貴自平居至行役未嘗一日去書亦未嘗一日不札記其意以為措之行則亦可以筆之書以質於人不然是所行者皆億中也故其視天下無不可處之地亦無不可為之時凡衆之所

難堪與俗之所甚忌者一不以戚其心而同其意意自考其進退者有在也嗚呼可不謂難哉先生舉余同年進士由郎署出為撫廬河間三郡既擢湖廣按察副使以註誤例謫州郡稍起還舊復以誣構下詔獄未幾得復職旋陞廣東布政司左叅政素為同鄉相國張文忠公所知試進士時數欲推轂不聽以故不得上第選庶吉士避不起考部察以南北散要為輕重始除主事即得南京工部比調北會舉主事改御史編修兩不與名又將自武選調吏部考功三辭乃免顧益感激激數上書言時事其後自郡至藩省十有八年淹矣故舊滿銓館多以書相勞苦裁答忠諫不一及已事勢利所在若執熱就深不敢邇濡然在官慮遠防漸不啻治家無絲髮漏算起廢祛蠹不避要途名人其最可述如考荊州貪守下下黜黃陂墨令以按察與撫巡兩臺爭兩臺為誦革勢豪武斷市魁海艦嶺南人戴若父母其他補武選條格創屯田事宜利在久遠辨大廟災不逮守者策虜不能至獻青罷河間立堡議上楚王書頭減煩役平汀廣峒賊以不關軍門隱功無悔請免山畿郡守謁賀儀定河間傳人直道路不困諸如此類在漢世良吏傳中已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五十一

漢平見世之廉靜退抑者衆矣類限於才請
遇或巧避職任爾使其力足以振功伐文足以
張譽望印仗懷矜飾競勝嗜進不迷孰甘黜闇人後
耶以先生修習卽無宦業一時鮮與相亞而所至又
復磊磊若此可不謂難哉蓋其所學雖不必有所師
承而一本於心之精思其所言雖不必有所專主而
一據夫身之歷試永嘉自有宋以來專門理學者數
十人如林塘與之介二劉之厚陳說書之直周文忠
之毅休景文之質許橫塘之政事皆足表著使先生
生當其時上下議論固不知孰爲低昂明與薛吳之
獻後錄卷之九十九 辛
後絕學復低至白沙陽明兩夫子出而道一光學者
苟無先人皆有窺覲先生崛起孤立不肯輕徇以爲
黨援卽其著書滿家亦不肯輕出以立門戶某往以
一二細行相視莫逆邇來議論稍異往復辨精弗明
弗止嘗向某曰吾於制行察理猶可勉爲至於心境
貼服不雜澄湛不亂固若有甚難也嗚呼向使少延
以進其所欲能無有乎不及之歎其所見又安可量
而今則已矣此不足惜哉學術裂而道原隱
而言筌篆法家拂士之漸亡將時過途遠之
也此不足悲哉先生名喬字遷之學者爲

子文煥文蔚文言卜葬竹浦茂山之原且志功行
世歲月墓中可謂善繼有文而厥考鶴山翁後以
誼壽康高其鄉人鄉人以項氏爲丘墓所在必有過
位式車見碑而下淚者使所學不著猶將泯其平生
於是表於石以遺後後之知道者其必以子爲不誣
也夫

參議王性常先生綱傳

張壹民

王綱字性常一字德常躬秉常敬常並以文學知名性常尤善識鑒有文武長才少與永嘉高則誠族人元章相友善往來山水間時人莫測也元末嘗奉母避兵五鴻山中有道士夜投宿性常異其氣貌禮敬之曰君必有道者願聞姓字道士曰南隱士趙緣督也與語達旦因授以並法且爲性常筮之曰公後當有名世者矣然公不克終牖下今能從吾出遊乎性常以母老有難色道士笑曰公俗緣未斷吾固知之遂去誠意伯劉伯溫微時常造焉性常謂之曰子真藏徵錄 卷之九十九 幸三

王佐才貌微不稱其心宜厚施而薄受之老夫性在丘壑異時得志幸勿以世緣見累則善矣後伯溫竟薦性常於朝洪武四年以文學徵至京師時性常年已七十而齒髮精神如少壯 上問而異之親策治道嘉悅其對拜兵部郎中未幾潮民弗靖遂擢廣東參議往督兵糧謂所親曰吾命盡茲行乎致書與家人訣攜其子彥達以行至則單舸往諭潮民感悅咸叩首服罪賊信大張回至增城遇海寇曹真竊發鼓譟突至截舟羅拜願得性常爲帥性常諭以逆順禍福不從則厲聲叱罵之遂共扶舁之而去賊爲壇

坐性常日羅拜請不已性常亦罵不絕聲遂遇害時彥達亦隨入賊中從旁哭罵求死賊欲并殺之其酋曰父忠而子孝殺之不祥與之食不願其誠遂容令綴羊革裹尸負之而出得歸葬 四年御史郭純始備上其事得立廟死所 痛父以忠死力耕養母匱衣惡食終其身不仕性常之沒彥達時年十六云

藏徵錄

卷之九十九

王綱

廣東南參議王公溥傳

王溥字士淵桂林人由進士歷官洪武二十六年爲
廣東右叅議時匠藝之家勢要占役弗克營生溥禁
止之有奉部檄來徵舵木者立期逼取又木多不中
民苦之溥親臨揀閱十取八九先是起運俱由海道
風水漂沒民不勝困公自臨使嶺遍觀險易命有司
鑿石填澗修葺橋道教民造車運之民賴焉先是慶
賀俱設筵宴溥罷之時兵起無糧無籍軍都司盜取
甚亟溥曰國以民爲本今一槩起取賦稅從何出耶
遂奏聞 上是之止起無籍餘皆獲免其弟來廣適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五十五
遇承差何秀同舟和爲溥弟送以布衣弟至以實告
溥曰一衣雖微不可不慎此汗行辱身之漸也即命
還之隨遣弟歸及獻績父老遮道留不可得歷官數
年苟無重衣庖無食饌爲胥吏罷庸誣逮詔獄行李
蕭然寮屬愧饑皆辭不受曰吾豈以忠難易其心哉
比至得白歸卒年二十有六廣人惜之

王愷傳

廖道南

王愷字時舉蒲圻人奉寧令允茂之子也見時即抱
巨人志肆力于學永樂甲申進士 文皇帝靖難金
陵需英哲以需治理廷臣舉愷授知江寧時有務
愷日不暇給愷勅繁錯節處之裕如政聲著命
撫畿甸迪民旋集一日 上問戶部錢穀出納愷即
面對纖悉不爽旣而預修永樂大典晉左春坊左中
允督餉 仁皇于儲宮漢庶人扈從北征陰謀奪嫡
構陷宮僚悉下于獄愷與石首楊文定公泰和王文
端公拘清室中誦讀不輟 仁皇登極同被逮者擢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五十六
置愷而愷適以母艱終制宣德初起復調補廣西
僉事涇城土官盧氏與岑豹爭爵田州蠻奴黃佑強
橫逼主岑紹奔南寧一時獍獍騷起爲亂乃遣征蠻
將軍山雲御史韓偉陳訥同愷往撫愷宣諭威德上
酋效順思恩果化成底于平又同御史陳衡捧檄綏
勞貴州土夷王勲弘樹五年如京師 上嘉其績賜
遊後苑觀元宵燈愷上疏陳六事特賜俞允九年征
大藤峽裏胡有功至漳州建學官炎微置愷正統四
年轉廣東左叅議往撫欽廉叛寇黃寬等事平刻石
于招遠山 上錫之鉞口爾發身賢科擢任京將載

轉官寮陟佐外臺克效勞勩特授奉政大夫修正庶
尹以示褒嘉爾其體朕至意以弼邦治所遺詩文名
雲谷集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五十七

廣東左參議謚恭甫楊公信民傳

楊信民紹興新昌人永樂庚午貢士擢刑科給事中
正統十一年陞廣東左參議旬宣所至愛恤窮困如
保赤子正統己巳以劾貪事被逮起京廣人不忍其
去軍民客旅徯望竈戶萬四千餘人赴司保留者
民何寧等復詣闕奏保遂蒙復職勅守白羊關寧等
復奏賊黃蕭養作亂願得信民還廣則寇賊可弭
上可其奏召還入見勅賜大官飲膳陞右僉都御史
巡撫廣東至廣州時賊眾數萬有民欲入城赴愬官
司疑其為賊間縛之于獄信民命出之即印押公據
獻徵錄
賊萬散布四方信民縱為盜殺人有此據者悉免其
罪願入城者聽令既下信民恩信素孚民爭趨城至
輒泣拜臺下信民亦泣而慰遣之發粟賑濟時官民
爭曰縱賊入城患生不測答將誰歸信民曰吾獨當
之越月餘賊眾纔數百人耳一日蕭養率眾欲見于
歸德城濠之南信民單車出城止于水次賊曰豈真
吾楊父母耶信民下車揮左右却立乃岸烏紗示之
于是賊眾羅拜信民諭之以朝廷恩威欣諾遂令
一人薄漿饋生鯉一信民受之而還剖鯉分送諸司
賊聞而驚曰此吾誅戮之兆也時城日久疫死者

衆信民命瘞諸城北郊爲文哭祭之民無不感泣
信民尋卒城中哭聲相聞者數日賊平民止請建祠
祀之後十四年祠成始啓土時獲孤忠大節楷書石
刻于地中人以爲異云成化五年 朝廷下太常議
乃謚曰恭惠

廣布政使司左叅議少谿項公傳

重份

項公爲東南名都其世家以數十而項與屠最大兩
家皆以八座貴其系多才賢方恭恭起未艾天下莫
不稱之而項公者常撫陝擒叛酋俘誠萬計有大
大功及入朝嘗率六卿暴閹宦注直所任章瑛罪有
奇節而項公之祖先世洛人其始祖宏度扈
宋南歸後其家趙文敏因表其基達卿生永原水
源生邦邦爲吳江丞徙秀水而項遂爲秀水人邦生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六十一

衡兩世皆以襄毅貴贈都察院左都御史而贈都御
史衡者襄毅公之父大夫之高祖也衡生質質生綱
綱領鄉薦爲長葛尹而長葛尹生贈南京吏部郎中
近谿公銓贈郎中簡體惺惺格世稱長者是爲大夫父
而兩太宜人曰陳曰顏伯子士林錄事元淇陳出大
夫與季子太學生元小顏出大夫生而穎異鄭端簡
公一見奇之授所著書十餘萬言俾誦習四決辰而
河懸矣乃驚曰何其童慧也因以女許聘焉而收爲
帷中弟子端簡道於學爲儒林宗遠近多從游其高
足弟子甚衆大大以髻髻居其間既頽語而好深湛

足遂能通經術傳與指洞鏡故典曉暢國章盡得鄭氏學諸高足弟子皆謝弗及也然大夫矜才不遺屬志自苦好茹粗糲服浣紉衣樸約乃其性也故人皆稱其似舅而端簡亦心敬之許爲國器焉舉壬戌進士以父艱居數年授刑部主事念母老乞南乃改南儀制尋請告又數年轉南考功郎復以母艱起北車駕轉職方郎補廣東叅議自登第二十餘年一徙南一予告皆以母故而南司大計北任秋防歷郎署間獨久望獨重而江陵銜之補矣初大夫爲南考功也會新鄭去而江陵專政白上以非時大察焉固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十一

將除其異已也蓋北之遵令承命端瑕釁中睚眦無故見逐者豈可勝道哉而大夫獨持之曰南中事簡而數少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屈抑而周給事姚御史者質直敢言彼所急也嘗輾轉喻意示必坐之而大夫屹不可於是南中皆以大夫能抗勢權保善類而江陵深銜之此其一也及其爲職方而江陵方建馬市自以安邊保圍爲國上勳而大夫獨謂戎狄禽獸心不可恃谿壑欲不可填雖以中國威靈制之外與約法而內修戰備奉約則市不奉約則有戰耳戊戌貪而善詞進則見容備不致動退則戀故賞不

忍失此乃太阿在我有以制之否則授戎柄資盜糧不知所抵矣夫馬市固便而大夫之策尤長所以相成非以相戾而江陵專擅不欲輒爲異同其銜之二也方權帥結政府如父子親抗制府脅樞府有謀必從請必得曩有主兵有客兵間又有募兵實塞下歲糜餉二百萬餘單國計極矣而專飾子女玉帛宣淫導侈固交締親橫彌甚焉而鼎鑪不可問蝦蟇莫敢指獨大夫數因事裁之且帥旣倡率而幕下材官勲冒納貲豪舉亦皆不愛佳冶珍寶往往遊大人以成名用彼此關說察舉未已卽求驟遷驟遷未已復擇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十一

善地而大夫悉擯不用曰以愆賂者於是權帥陰中於上衆怨叢構於下而江陵銜之益深矣此其三也時遼帥功略方振勦害其能虜入不拒或密縱焉勝則以拒堵爲名徵資於上敗則以分地爲解嫁禍於遼大夫謂瑞昌距山海關密邇豈得諉於不聞設使虜一近關以銳師過其前必狐疑不敢輕進以偏將要其後必狼顧不敢深入豈有擁兵自固閉關不出而高談坐鎮者乎乃秦互夫之策俾難規避焉且曰思十年之訓練收一戰之勳名蓋爾之練兵不嘗矣而未發一矢獲一級故直覈其事而深媿之江陵之

公衛也此其四也先是苛禁郵符也雖大吏亦奉
風塵間混商販雜與臺或遭劫奪甚苦而官則用一
騎一役即公事必鑄三階中外愔然孰敢出語大夫
獨疏以驛傳供應之擾與縉紳跋涉之艱要當公聽
並觀固不宜坐視困乏貽患小民亦不宜過自損裁
致傷大體而南粵之伐外既喜事中復行功喜事者
利於刻深好功者加以督責而大夫獨疏以政畏張
急治善烹鮮故撫安新民所貴輕典而輯綏遠徼必
在薄征若嚴刑重斂則今日之議撫反爲他日之興
戎矣識者皆言江陵非忠無才而失於張急昧於烹

獻徵錄

卷之九

鮮不能公聽並觀而頗用嚴刑重罰以至於敗大夫
可謂刺心○砭骨矣乃竟不寤何哉然以江陵之意
忌將有法深於腹腓誅及於反唇者而尙寬大夫何
哉豈其忌之雖甚而理不可奪姑銜而有待哉乃士
番欲圖入寇先爲詐降即其分擁兩枝夾侵關外長
驅數萬突入東昌則彼之降也乃誘敵之兵而其寇
也實大舉之衆不待智者而知矣幸而遠帥率先諸
軍效命所奏大捷實爲殊勲業已獻俘○朝廷奏功
郊廟而江陵歸葬閑事造制焉怒不稟白輒謂殺降
而大夫以國政所關臣職攸繫遂具部覆而義氣既

處情難之至有某須有之語則嘻其甚矣乃遂出
之粵焉凡大夫在職方踰年而諸所建白如止延緩
之入衛限宜大之歲增寢漠北之乞茶謝東夷之要
市革堂壁之增修酌寄奉之交兒歷歷皆有可紀而
文多不載載小司馬奏草中蓋余請奏草而嘆其有
四難焉子與大夫交久見其言恂恂不出口惟恐傷
人引繩而趨惟恐有失以爲是慎默人矣及其躬實
廟議則寒謬無遺事涉軍情則談笑而應迎機運輒
綽武經立○善藏其用者與一難夫不切直則事誑
切直則身危古之遺言也大夫抗論時政不憚貴嚴

獻徵錄

卷之九

七

指斥要津不避威儀予嘗慮之而義形於衷非以爭
勝理發於正非以乖和雖無求容亦不履禍斯有得
於道者與二難始其自引而歸也或以爲痼疾或以
爲真瘡一居斗廬四閱寒暑身不踰閭足不下堂所
親不見其幾微家人莫測其動靜而操觚不輟著書
有餘斯天下之堅忍若與三難當江陵之握權則挺
身力諍及其既逝則絕口不言至曰我自倦游彼非
有擠生不措之自進破可借以爲名雖然獨居眇然
誰世所天下之曠達者與四難在北四難亦可以不
朽矣甚至孝其二親殷皆水漿不入於口絕而復甦

嘗見其免喪久矣偶一談及則霑霑淚承袂霑衣不休有傷心者其伯兄高朗善詞賦終身師事之季弟博雅通古今友愛尤洽視從子如子其家知家無私財仕無私入而好行其德施義粟廣宗姻知識之誦義無窮矣始大夫舉進士以來若使歸若奏最皆得與二親訣躬飯含治喪葬人以爲孝感而大人之子德楨亦舉進士奉使與大夫訣如昔時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又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其大夫父子之謂哉大夫名篤壽字子長別號少谿生正德辛巳五月癸亥卒萬曆丙戌九月癸丑享年六十有六

獻徵錄

卷之九

廣東布政使司左叅議張公簡墓志銘

徐繼

嘉靖乙未十二月十有六日廣東布政司左叅議可齋張公卒按狀張之先臨安人六世祖士翌元季辟地江陰之桐樹里因占籍焉曾祖平道祖大州咸有隱德父紀封奉訓大夫兵部武庫員外郎母沈氏封安人公自少奇穎嶷嶷若成人長游鄉校輒試異等名隱起江東以壁經授徒學者景附弘治甲子頌應天鄉薦乙丑登進士第正德丙寅奉使嶺表採訪

孝廟實錄歸授兵部職方主事庚午遷武庫員外郎典稽尺籍迄無疎漏時逆豎內專鑾輿出幸中外岌岌公博考舊章有羅羣策凡于本兵政務靡不究心

獻徵錄

卷之九

六

會山東江西蜀陝閩廣盜起警報日至朝議以公遷職方郎中公夙夜靡遑批荅不暇時有奏對援筆疊疊千餘言切中事機推補將頌往往得人自是羣盜漸次削平以勞績加祿四品錫之錕幣僉謂當有殊擢而公以執法爲時所忌竟出叅廣藩分守嶺東兼南北二道所至威惠並著得旬宣體會天門蕭灌二洞賊首雷白眉等合兵稱亂南旬騷動公以鎮巡重臣交薦握符攻討乃選將練兵密授方略多得招降脅從之民撫而用之以應虛實以爲鄉導分兵八路

以其吮全師直搗以摧其堅俘獲甚衆上功天府
求及報銓曹以老疾移公致仕公哂曰吾志也亟趨
裝歸上念其功命進中順大夫壬午詔進亞中大
大階從三品時武庫公暨沈安人皆白首具慶公色
容朝夕務得閒暇日開圃鑿池雜蒔花竹每致朋
和而能敬雅好學博極羣書凡天官堪輿律曆星數
之學靡不涉獵爲文出入韓柳詩法唐書逼眞晉帖
老猶于不釋卷云公諱簡字允敬別號可齋生以
乙酉正月春秋七十有一

秋教錄

卷之九

七

廣才布政司左參議益齋趙公承

王錫爵

公諱承謙字德光號益齋姓趙氏裔出宋宗室士鵬
紹興中爲朝請大夫守江陰軍卽其官家焉士鵬十
世孫爲公之祖松雲先生復自江陰徙常熟生三子
其季光最賢號永達母家錢氏故饒於財會罪徙遼
在公其家半子松雲先生已而松雲先生沒錢氏赦
歸永達公以故貲歸錢氏嘗從田家游見饑民相聚
採拾道上爲發粟數百石賑之其立義慷慨類如此
然坐是家日索而貧德公者度無以報則晨夜稽顙
謝天曰願趙公有子已而趙公竟有子四人公其二
也公幼有異質於書無所不窺嘉靖七年中應天鄉
試十七年舉進士拜江西贛州府推官二十一年遷
南京吏部文選司主事二十四年秩滿遷稽勲司郎
中二十八年出爲廣東布政司參議三十二年致仕
公長身玉立牆宇高凝自弱冠遊庠序二十年諸耆
儒老生竊識視其舉止不失尺寸人人自以爲不及
而所親少年或憐其老困一經勸之仕公謝不可蓋
謂試應天者三上春官者四其卒用射策顯名而公
年五十長矣已試吏則奮曰吾庸忍旦暮及此豈

廉復錄

卷之九十九

七

沽望一飽哉。慨見折腰奉曉走權利者。則又奮曰。得失不有命乎。吾老且鈍。終不望爲大官。且奈何。令須眉丈夫。作兒女咕嚕態。故公所至。輒官視事。卓有風節。在嶺州。持法嚴吏。不得闌語。閭里間相告。計者公廉得其構會。主名刑法。罰之。奸黨蝟伏。風俗大改。贛縣尉爲龍南盜。某所劫。公單車部兩卒直抵賊巢。爲陳說利害。賊錯愕。迎拜。立出尉。總督臺南李公奇其材。言於巡按御史御史。故知公檄督視商稅。洗手奉職。公私便之。在吏部。雅自顧籍。不事交俗人。寮友中與澹泉鄭公椒山。楊公語最合。兩公亦推轂公有廉復錄

廉復錄

卷之九十九

七

龍南竄葬之事。其效可睹也。尤公是其議。使使馳檄諭賊。賊爲之斂兵。公固長者。貌若儻。易不備。至其當官治辦。臨大事。密靜有思。蓋皆自學問得之。然竟以齟齬權要。仕不大顯。始自推官。召入會。太常卿董某以他事不悅公。趣南吏部。爲南吏部三年。考滿。嚴某嘗聞其名。使索數百金爲質。曰。趙君良苦。不當爲南官。吾能爲地。公笑應曰。大馬齒長。懼不任公之事。且安所得金。竟謝去。居廣東三年。與御史某某數爭事。不協。坐論免。歸卒於家。公天性孝友。既貴。累贈父。求建公爲奉政大夫。南京吏部稽勲郎中。母顧氏爲宜。人然每歲時。祭饗。容嗟感咽。以祿不逮養爲恨。撫仲兄諸孤。一如已出。與人交。款款誠直。不喜逆詐。亦不解作軟媚語。意所不可。輒振臂奮辭。必信已直。雖權貴人視之。亡如也。守官守身。終始依於廉儉。一布衣或十浣。不易歸之日。杖屨僂然。足跡不濡政府。至邑有大役。如築城量田之類。公出錢佐費。常在人先。鄉黨貧無資者。病不能具醫藥者。死不收者。遇有求則應之。卽傾囊不靳也。疾且革。呼子用賢戒曰。吾以長算屈於短命。夫學不能抗志。而道古往不能展。蘊而立名。此吾所甚恥。兒其卒。隆慶戊辰。得年八十有二。

廣東按察使隨贊傳

隨贊字從禮山東即墨人性果敢有才畧洪武初以元故官赴京授六安州英山縣主簿時陳友諒餘孽王玉兒者以妖言惑衆爲亂殺掠吏民贊集民兵捕之擒玉兒并其黨與數百人獲僞印器仗俱送京師上召見賜宴勞之加賜白金五百兩綺帛各八疋陞知縣縣民有爲虎害者贊移文於城隍之神虎遂死于民被害所斬其首懸之城隍廟門虎患遂息陞通判袁州政簡而事治流民歸業田野墾闢郡人德之立碑以紀善政洪武三年閏五月陞今官

歲次

卷之九十九

七

按察使趙君寬墓志銘

王 整

君字五春禮部會試天下士吳江趙君果夫名臣一一刻其程文傳播中外名聲大起時年甫二十餘尋登進士上第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湘江按察司副使進廣東按察使蒞任甫越月卒年四十有九君諱寬果夫字生而白晳纖弱若不勝衣而警敏絕人自少讀書五行俱下其於舉業殊不經意下筆卽起邁老輩皆推服之及有官益肆力學問自經史以及諸子百家無不淹貫爲文雄渾秀整行草亦清潤時刑曹同官華亭陳一葵崑山秦廷贊天台王存敬皆能詩四人相得驩甚更相倡和時吳文定公在翰林良辰佳節四人輒相過從予時亦往來公所多相賡和君才尤贍下筆數百言衆皆驚其捷服其工吏事初非所長在刑曹久律例通究曉析訟至立解獄無冤滯及董潮江學政能推所學以變其習士無諛聞狹見之輒凡經指授爲文皆有程度不以權勢動搖有所軒輊高下過人坦率不事表襮人以是愛而重之銘曰

孔翠祥鷄其文既翬騏驎服轅中道忽脫始誰啟之卒誰尼之已乎果夫愛其起之

使贈按察使謚忠襄毛公吉傳 丘 濟

毛君諱吉字宗吉餘姚人也性剛直尤嫉惡自在邑校時見鄉人顯宦者歸或挾勢以凌鄉曲而於郡之長吏則卑卑以希合輒毅然形見顏面曰我得志弗爲也歲甲子中鄉試再試禮部皆乙科不屑就歲甲戌登進士第授刑部廣東清吏司主事故事十三清吏司分理在京諸司刑獄廣東司當錦衣衛衛卒伺察百官陰事擣撫得分寸書片楮以聞不復核虛實輒當以罪公卿大臣皆惴惴奉承之惟謹公行請託莫敢違甚至以罪被逮法司亦不加箠君在司有逮

獻徵錄

卷之九

七

至者一懲以法畧無顧忌其人至以俚語目君曰毛君刺時長衛者怙寵大肆羅織勢焰燦人百官遇諸途趨避惟恐後君遇之獨以一手舉鞭彼愕然顧左右曰此非刑部毛葛刺耶益銜之其徒百計求君短長訖不可得適君間以疾談朝參命錦衣衛鞠之其黨走報其長曰毛葛刺來矣乃預簡卒之強忍者掄巨杖待君君至僅撻十又五骨見衆意君必死適有僧同在繫見君創甚而無悲苦容曲事君得不死既而隨衆例得復職衆咸曰毛葛刺自此懲創改節矣及蒞職操法愈嚴未幾陞廣東按察司僉事時廣

城以西流賊殺掠居民殆盡其東幸無事而豪宗大戶武斷吞併積習成俗君分巡惠潮首知其弊痛懲之豪右斂迹及其當代二郡民赴巡撫大臣願再借君一年於是檄再往先是程鄉民羅劉寧者作亂官軍平之其黨楊輝者逃往贛之安遠招集餘衆於閩廣江西之交大肆標掠時官軍皆征廣西君不得已招之而輝等從命復業比君還會府而輝等復起標掠如故君再至賊勢益大輝據上下寶龍峒其黨曾玉等據石坑峒謝瑩據龍歸峒破江西之安遠福建之上杭二縣遠近騷然謀報賊期以十一月二十二

獻徵錄

卷之九

七

日攻程鄉縣治君曰賊勢衆矣與其臨時拒敵孰若先事制之乃命縣長吏密集民壯并召旁近官軍僅得七百人即日倍道行三百里至赤朱坑翌日又行三十里至石坑峒賊數人負米出峒衆欲奪擊之君曰舍之毋驚動賊衆少頃賊知官軍至以其衆三千人陳山下賊衆我寡士卒有懼色君躬擐甲冒鋒鏖於是士卒爭奮自辰至午戰數十合賊遂敗走生擒曾玉及其徒二十餘人斬首三百餘級乘勝破龍歸峒獲謝瑩又明日直搗下寶龍輝衆陳石崖上我軍陳水中相持守之君以賊不得地亟分兵繞出其後

賊莫測遂驚潰前後擒斬一千四百餘人餘黨悉
是役也我士卒不損一人犒賞糧餉皆出臨時調度
不取於官不斂於民又獲白金三千餘兩他物稱是
悉以送官巡撫大臣以其功狀聞未報而君又當分
巡雷廉高三郡人民爲賊所殺虜什七八道路蕪塞
數百里間無烟火君攬轡四顧慨然以剗平賊寇爲
已任既抵所部城門盡閉郡守猶鞭繫城中殘民追
徵不已君至首命止之百姓如獲更生分守都指揮
等官嬰城擁兵賊或十餘人或三五人驅脇子女
以千百數日過城下不肯出一騎發一矢甚或燕飲

廉徵錄

卷之九十九

七

酣歌若罔聞之吏民以賊告輒加箠楚有自賊中逃
回者輒誣以通賊杖殺之自是生民進退失據無復
生路矣君至嘆曰此方之人獨何辜哉是雖一時守
將之責抑亦督責者之過也時雷州海康知縣王麒
君獨奮不顧身爲衆所嫉君獨獎勵之適報賊至大
體等村君時在雷州即移文都指揮出軍擊賊彼畏
縮不敢出君又以大義激之亦不從君即督驍騎民
壯躬抵賊所戰敗之斬首數百餘級奪回被虜人畜
無數賊分三支犯吳川縣君謁知其近河道即命
麒乘小舟出賊不意悉破之得首虜六十餘級其一

吏聞風遁去自是君所部稍寧君以平賊方畧

上嘉其勞內批陞君本司副使仍降勅獎諭委
一方邊務而麒亦陞本府通判勅至君益感激思報
歲乙酉春正月賊東出惠之河源轉掠韶之翁源君
率官軍二千兼程追之斬獲百餘級賊遂西奔二月
新會告急君率都指揮焦用指揮孫璧等官軍三千
人至新會又得民之自効者近萬人明日行至火燈
與賊遇戰破之獲首二十餘級乘勝追至雲岫山去
賊營十餘里時二鼓矣君號召諸將曰賊營後山菁
而前畈田左右皆山隴若敗必趣入後山爾等明日

廉徵錄

卷之九十九

七

分兩哨進據後山我以精銳衝其中爾兩哨左右合
擊之賊可進圖也約以鷄鳴蓐食黎明進兵是夜無
星月遂至後期不得已三哨齊進賊果敗棄營攜妻
子上後山君命潘百戶者帥精壯千人據賊營賊多
遺財物軍士競取之賊據高懸軍士有爭奪者遂擁
衆馳下刺殺潘軍士皆自管門擁出賊自後追之與
右哨指揮閻華遇力戰久之君命某往援某承命不
赴華馬蹶亦爲賊所刺諸哨遂奔潰君勒馬持刀大
呼曰割剗駐衆潰勢不可復君從吏廖振等勸君
宜隨衆姑避之圖再舉君曰吾誓不與此賊俱生今

衆多被殺傷而我獨生全可乎汝等亟走勿顧我
未已賊七八人持鎗趨君君且罵且敵猶手斬賊
斷一人臂力支不能遂被害時三月一日也是日之
雨大作山谷皆震動連日陰晦又八日始得君屍面
貌如生昇歸廣城官吏士民弔哭者相屬事聞贈君
通議大夫廣東按察使錄其子科爲國子生是時仕
嶺南與君同志者惟麒一人麒雲南大理府人正統
丁卯貢士由胄監擢知海康縣至官日以忠義激其
民遇賊至輒率衆奮擊之前後多所殺獲雷人賴以
少安而一時郡守邊將反惡之君奏其有守有爲同
獻錄
卷之九十九
七十七
日陸本府通判未被命而先君死于賊至是有司併
以聞朝命與贈君者同日下贈麒奉議大夫雷州府
同知君死時年四十四麒年若干 史濟曰初君死
時或傳至京師言藩司以白金千兩充行軍犒賞費
委驛丞余文者從公行以司出入已用十之三矣文
憫君死而貧無以爲歸費以所餘金七百兩密授君
僕持歸是夜僕之婦忽出中堂據正席舉止如公狀
顧左右曰請夏憲長來衆家驚惶走告近居沈經歷
沈報僉憲胡希仁亟來視之睨目視胡曰非也頃之
夏至乃起揖而言曰某受國恩不幸死於賊固無餘

能知
金亦
大幸
憾但余文所遺官銀已付某家雖官府無所稽考
某負汙辱於地下矣願亟以還官毋汙我言畢婦忽
仆地少頃始蘇竟不知其所以云予始聞此言不敢
以語人及夏君來觀予詢之果然嗟乎君生而廉勁
不頗既死而英爽不昧如此而世之便已自文者至
或誣君以激變曦君以賊私是尚有人心哉是尚有
人心哉
獻錄
卷之九十九
七十八

湖廣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司副使節菴陶公

墓碑

湛若水

公姓陶氏諱魯字自強號節菴廣西之鬱林人山父
蔭丞廣之新會縣遷知縣廣州府同知按察僉事副
使湖廣按察使布政使兼故按察副使轄治廣西寇
賊父成由典史歷浙江按察副使死已巳金華葉賊
之變景廟嘉其忠義乃命官子魯其得廢叙始此
公丞新會方弱冠廣右徭賊流劫盡雷廉高肇以東
之境破城殺吏戮掠至香山順德庶頑胥興效尤黃
賊胥嚮應胥劫殺無寧日公召父老於庭誓曰賊氣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十九
將吞吾城若父兄能率子弟從我以死守城邑保家
族乎皆曰諾乃築寨堡與民守之中立以捍東西寇
賊之衝築輔城以衛厥城浚外溝以衛厥輔城布鐵
蒺藜植刺竹以衛厥溝人守其土分殊死戰別寨分
兵相援一邑之勢如腹心相聯絡賊至不得犯父老
咸曰吾等保妻子長子孫皆陶丞之功云白沙陳先
生記曰往來西寇之來憑陵高涼以東破關襲城勢
如建瓴至此則截然而止如虹霓之收急雨由是吾
民丘壠以完室家以安難人以寧倉廩以盈燕有歲
時樂有賓客至於今各得其所者則誰之賜乎始者

何物
少子
孫若
此

兵出
賊不
知所
向來
近正
賊建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十九

謂陶公曰孔子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
公練兵於暇日兵知其意如臂指知心惟所使之前
向無敵其兵行兵不與其調兵食運軍械率先期
封檄令至期乃發發則機動事備而人莫測如雷霆
之至不及掩耳又多疑兵故東西多寡賊不知方與
數而疑懼其心賊遁則戒兵勿進賊弛備則急取之
其剛柔操縱在手故賊遇之即殪又無能遁者嘗與
公夜飲俄起如廁潛身鎗門出城俟友索之不知其
出征也故賊雖置耳目於左右其行神速不及知也
功成而人多忌之其薦而稱道之者韓公雍鄧公廷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十九
璜劉公大夏也劉公大夏者與白沙先生為友後為
兵部尚書負天下重望其狀曰公肇蒞新會民尚梗
化效黃蕭養所為結營寨肆虐以禍東土公單騎詣
賊開諭禍福招為良民新與陽江陽春通賊危困則
率義勇保障民以安堵奉檄行兵親冒矢石屢破賊
巢一邑以寧九載當滿去父老乞留權知新會縣事
陞廣州府同知仍掌縣事民益用康風俗丕變總督
兩廣韓公以公功上聞陞廣東按察僉事奉璽書整
飭兵備首建議請立總府於梧州統兩廣以制其喉
舌霍詹事曰百世之功也梧有帥府兩廣乃如兩臂

以護胸腹而兩賊遂不東雷廉高肇民有寧宇之賊
莫川白沙先生曰昔寇盜充斥於高涼百姓凜凜委
性命於豺虎之林公專經畧大著討賊之聲高涼以
東之民倚公爲命及築城之後民喜曰衛我者生我
勞我者惜我公大惠我我何敢忘又九年考最陞本
司副使仍奉璽書專理戎務凡兩廣之地雷廉高肇
潯梧荔浦府江田州之賊剽掠毒虐於西東者討而
撫之諸賊警公害已於是劫其鬱林之廬焚其誌命
毀其先塋害其族黨事聞於朝乃命公徙籍於東廣
公憤不顧家益勵志討賊又九載考最陞湖廣按察

廉德錄

卷之九

使仍奉璽書理戎務於兩廣如前賜以金綺詰命陞
湖廣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副使仍奉璽書撫治兩廣
公自丞至布政使凡平後山平恩平陽江平新寧白
水平潯梧荔浦府江田州諸凡斬首二萬一千四百
有奇奪回被虜人暨撫散向化人十三萬七千有奇
巡撫鄧公廷瓚疏其功於朝且曰魯年將衰而恩信
入人且深若得魯父子相繼統領民兵其可請以世
襲武階官其子荆民俾領兵隨魯殺賊以繫兵志以
激有功上可之下兵部復官荆民歸衣左所百戶
後以功陞千戶公恒言吟寇賊化之爲先殺之不得

已也故公平後山賊卽請置從化縣并學平陽江
卽修陽江縣學平恩平賊卽置恩平縣學他如電
白新寧白水建寧皆如之修江山三忠祠以祀從征
死戰諸民兵曰吾以化殘而勸之忠義也於是民父
老爲思德之碑公沒三十餘年國子生何相上言欲
正公祀典於忠勇祠而凡爲忠勇者從祀焉縣官歲
行禮公平平生所禮於其廬者白沙先生曰公之治民如治兵
爲之起敬而盡禮焉白沙先生曰公之治民如治兵
因應隨機初無定體其治兵也如文士作文奇生筆
端無事蹈襲故能使人畏之而率以取勝此皆公精
神心術之與之運云公生宣德甲寅十一月五日卒
弘治戊申八月十四日年六十有五

廉德錄

卷之九

方伯節菴陶公逸事狀

黃佐

儒生持文墨以自衛而謀則迂俗吏執政刑以操切
而理則罔二者皆過也聞然而學焉然而施焉志舍
章見諸事爲斯則優乎佐童子時日遠先大父膝每
先君侍食輒與論古今諸鉅公嘗曰夫人豈易知哉
方伯陶公雖出恩蔭然積學屬文魁儒固莫之逮也
因及公行事縷縷惜也顯蒙久忘之矣嘉靖丁亥自
吏局歸省方脩郡志卽有陳臬之命大都據邑乘草

次成書而藩臬名宦無所於徵門人同事者今州
吳君昇乃隨所見書之稍爲更定不服精覈若公
其一也及視學西廣修通志時已上疏在告諸生惟
錄今侍郎唐君平侯舊本以塞責於公傳尤畧迄遜
歸而梓行覽之必嘆適大叅徐君健夫過談及之徐
君曰子亦知陶公之嗜學乎昔宰新會遺黎嘗告我
矣公之丞縣也年僅弱冠居無幾何而王尹重至重
汪右宿學也見公英明行事老吏不能欺心甚器之
因謂曰丞嘗問學矣乎公悚然起對曰某從先大夫
在浙曾受業周先生先大夫沒而學殖隨落今業已

秋徵錄

卷之九十九

上

爲吏其柰之何言訖泣下尹慰之曰丞無悲我爲丞
師可乎公雪泣謝曰幸甚願安承教因下拜執弟子
禮尹乃與公約曰每晨後當授丞以經史講解大義
然後出視事於丞何如丞能無辭煩難乎公喜見眉
宇又下拜曰幸甚謹如教自是背誦覆講日有新得
尹亦喜曰始見丞風儀扣承才識已大過人今敏學
若此吾雖叨甲第萬不及也異日必大顯壽爲國名
臣永切毋忘吾言未幾尹卒于官公執喪一如父師
治其後事贍其歸槨甚周且厚臨行謂尹二子曰先
公廉而貧其教愛其過於骨肉如天之德何能報乎

公曰後兄弟儻不能撥巍躋臚勿憚一來或作
其言計數年某必可至方面此時當有以處子
其誠之二子泣謝而別喪未抵家而公已繼爲尹矣
及薦陟臬僉二子學無所成果負笈而來公館穀豐
備使依其族人之在瀧水者已而錄爲瀧水库生廩
簞之皆得貢爲學官云嗟乎公之學行卓卓如是而
碑傳漫不之及何邪世徒知開府蒼梧創祠崖山章
疏文出公手而不知其學術所自嗟乎王尹之教公
與公之報王尹雖古人中蔑以加矣佐方媿不能詳
志公而徐君言又與先大父合聽之豁然惟恐其盡

秋徵錄

卷之九十九

上

也徐君又曰夫子明訓好謀而成陶公用兵如神要
亦學本於此我國家以軍衛民無所謂民壯天順以
後始募之後乃列諸租庸公在新會擇子弟之材武
者爲敢勇日訓練騎射熟其爲人迫將出師將擊東
則聲西人莫能測公署後爲池而亭其中居常不安
橋板夜靜乃呼敢勇之可與謀者三數人焉先度一
人與之謀既反然後復度一人又與之謀盡三數人
之謀而擇其可臨期制宜則出三數人之外雖三數
人亦不知也謀定即發兵兵皆莫知所如往惟視旗
所向或於文移封上殊書示之以故常出賊不意戰

則必勝今則羽檄四馳繪圖擇日將逾歲時然終
士始注鉢幹及往則蓬蓬已翳豺狗矣嗟乎求好謀
如公安可得哉近予同館臬僉李君時言將祠公於
名宦子偶往報謁而出至門乃問予子以徐君之言
告語未畢李君塞予還坐盡之喜曰信如徐君言豈
惟俎豆一邦當芳耀青史亡窮矣彼矜矜科第驕華藻
何爲者哉爲之三嘆公壻余君世亨以余與公瑞瑞
之有連乃偕瑞充弟舉之俾予狀公逸事予不辭而
書之俾刻諸碑陰

三廣公傳

霍 韜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全 事

三廣公陶氏諱魯字自強廣西鬱林人由父成廢爲
新會丞陞知縣府同知按察僉事副使按察使湖廣
左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副使轄治廣西寇賊民因稱
曰三廣公云三廣公父成由典史爲潮江按察副使
宣德間柄臣養亂至於正統極矣已已之變王師潰
於土木七省盜起儒臣益震怖成立柵於潮之金華
獨禦賊衝且招降賊功垂成爲忌夫橫沮賊卒至無
援遂戰死 景皇帝嘉成忠命官子魯魯由廕丞以
至於有功歷顯職故嶺表稱忠勲之後必曰陶氏云
魯承新會 冠廣右徭賊流劫雷廉局肇破城殺官

史載掠男婦四郡無完廬香山順德之頑復襲黃賊
蕭養之遺風劫殺人無寧日魯泣語于民之父兄曰
賊毒痛四境氣吞吾城今爲若父兄謀非戰不可保
城邑非致死命不可戰若父兄能率若子弟而從我
乎若父兄子弟能致死命以共守城保若家乎其
聽予誓父兄曰諾乃築寨堡普民以守以蔽扼賊衝
徑復樂埔城復於城外溝爲濠復外布鐵蒺藜植刺
竹以堅城守賊至則人守土分以死力戰別寨分兵
相援急赴援一邑之民迺遂如臂指腹心之相聯絡
兵稍能戰而賊不敢犯父老迄今言曰邑民保妻長
子孫皆承之功云魯由丞至布政使平後山賊置從
化縣平恩平陽江諸賊置恩平縣平新寧白水賊置
新寧縣平潯梧荔浦府江田州諸賊凡斬首惡一萬
一千四百有奇拯回被虜民暨撫散向化之民凡十
又三萬七千有奇爲兩廣保障寄民生安危凡四十
又五年建議置帥府梧州控兩廣遏潯梧府江之賊
衝君子曰梧有帥府兩廣乃如兩臂護其胃腹潯梧
府江之頑自是不東雷廉高肇民有寧宇是役也蓋
百世之功云魯行兵兵不先知或先半年調兵食或
先數月運械多疑兵多屯寨戍守兵調多寡無常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全 六

賊益不能測連糧聚兵惟曰戊
兵則不進賊懈弛備或遁久不
路兵進賊奔不及亦不能戰而
先知惟檄而署曰某封某日某
即數路如期至賊亦不及備而
能遁亦無誤戮一良常宴客樽
坐客駭愕夸且賀曰陶公神算云魯用兵惟撫按臣
與聞謀議有司不知調兵食民不知兵役功成奏捷
且有忌讒四十年間惟都御史韓雍鄧廷瓚上魯績
于朝且不沮魯亦因成功然亦屢譏危魯沒三十年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七

兩廣賊復熾焚民室廬汙民妻女荒其田不得耕耄
稚流離有司不以時聞賊益熾將危及城邑震驚省
藩乃議征司府議兵復啞啞然無可否或如雜訟狹
胥先洩兵議于賊賊得預為備或遁司府上撫按復
數月議乃奏復數月乃得報征又數月乃集兵比集
兵賊已遁山谷兵抵空巢無賊功戮通賊之良或萬
及千以謬功級括其妻女為汙孥撫按官亦幸功亦
苟倖無戮罰甚則縱狼貓殘郡邑沿海之居民故遁
年兩廣兵與賊未聞兵期里甲已騷兵未及賊境良
民已茶兵退未移賊穴賊已虜民妻女為室胥居曰

復焚數千家矣民俗觀山險之氓從亂無禍為良
猶茶不茶則驗以故多從賊賊亦熾不可禦君子曰
昔也魯也無恙垂五十年粵人賴寧人亦莫念魯之
功乃今懷魯豈可得也諺亦有云桃李不言下自成
蹊以實也魯之功垂諸後人其實之謂乎又曰魯之
功由今乃益著云魯恒言除寇賊化之為先殺之不
得已也故古賢之除寇賊也先除戎器以戒不虞乃
修比閭族黨以正民紀乃修庠序學校以崇民化志
賢之以安奠天下也凡以格民也故魯平陽江縣志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八

即修陽平縣學平恩平縣賊即修恩平縣學使電白
縣曰避寇也即修電白縣學平冠而修學避寇而建
學吏治所云迂也魯曰吾以廣化也又曰表忠烈以
勸為臣也亦化頑也乃修屋之三忠祠復修新會之
忠勇祠又曰禮賢儒所以勸也示民以有趨也邑人
陳獻章世皆焉曰禪也魯獨時道其廬咨政理君子
又曰知化寇以禮惟三廣云作三廣傳

廣東按察司副使林公錦傳

林錦字彥章連江人舉景泰元年鄉貢授合浦縣儒學訓導時蠻寇充斥內外無備錦規畫皆懸合機宜巡撫石僉都御史葉盛異之遂檄掃靈山至則惠無城守始據形勢立排柵設戰守具賊畏備不敢嚮逼未幾以滿秩去民曰公去賊復來我無以保我生逃之山盛乃以狀問請令靈山詔從之許馳驛之官蓋異數也民聞之卽復來歸適歲大饑蠲劫掠村堡無寧日錦單騎入壁諭以禍福附縣二十五徭皆聽命其遠地不服者縱兵勦之天順壬午正月敗賊于

康徵錄

卷之九

七

羅禾水二月敗賊于黃岡嶺五月大敗賊于新庄前後斬獲千餘級還所擄掠倍之已而去排柵築土城徙縣治于中成化丙戌以功擢守康州歲復大饑賊掠清和鄉錦肩輿諭解者千餘人不服者殺之盡其經略還定如靈山戊子擢按察司僉事尋轉副使遂制置一道立數百年長計設團河營以禦西寇新磨營以禦南寇設洪崖營以塞寇出沒之路寇遂滅息庚寅巡視靈山念土城不可以久遂城之錮以碑石高墉連樓橫亘五百丈靈山遂成重鎮然自令至守泉一以教化爲務靈山尚鬼好巫則禁淫祠修學校

勸民力農桑行孝弟治廉學宮羣子弟教之架化龍橋爲多士勸讀海北道作欽之明倫堂估民居以廣孔子廟廡全郡知學者皆錦之教也禮義風行幾可化俗且忠誠仁愛許謨宏議處分漢達軍民及經久可行者前後三十餘年皆爲生民造福計如請立總制府于梧州俾嶺海萬里倚爲干城屹無兇孽其功尤大云

康徵錄

卷之九

七

廣東按察司副使丁公璣傳

林俊

先生諱璣字玉夫丁姓潤州人宋參知政事觀文殿學士文簡公之後祖寧棄建寧右衛經歷隱於鄉自號友陶是生先中書舍人元吉學行高古學者稱易洞先生先生服習庭訓慨然有求道之志十歲屬文有趣尚十八抗顏師席是歲領鄉薦又四年成化戊戌第進士乞假歸潤迎婦張氏明年還授中書舍人與同官烏傷王君汝並名王年長踰倍尊為益友吳文定公原博費侍郎廷言皆丈人行禮若素交陳石齋公甫至京師先生日接道論久而嘆曰石齋克已

廉徵錄

卷之九

九

功到其所學大類象山吾儒須內外動靜交養互發甲辰歲除星夜殞乙巳元日星晝殞俱有聲先生應詔上封事極論治道本末時政得失反覆數千言大要以正心為根本教束宮振紀綱正風俗慎用人重名器蘇民困理財用飭兵備為急務末言方士釋老宜加痛絕疏入留中羣奸切齒伺之無分毫失久之以同官公過連逮出判普安公委北上次辰州聞憲廟訃三日不食孝廟嗣位起三原王公介菴為上宰聞先生至邀坐後堂咨訪竟日明日再邀不起且言今日大本無急正君然非一人一日之力宜早降

上嚮道之志開進賢之路庶本正源清制治保邦可次第而舉言甚切直介菴受之欲引吏部屬為忌者所沮僅判廣信先生以易洞憂去服闋即家授興國知州居八月以錢孺人憂去位服闋倪文毅公當軸收拾名士即家起致仕僉事章公懋為南京國子祭酒先生為南京儀制郎中未四月遷廣東按察司副使奉勅提督學校歲餘入賀道清遠山水暴漲舟且覆先生衣冠祝天度不免闔憲端坐與繼室陳氏一家十一人俱歿惟仲子同與一孺以他舟僅存嗚呼酷矣弘治癸酉三月十五日也先生長不踰中人

廉徵錄

卷之九

九

而信古任道有禹鈞之力至於學狀家學不震不搖則又有百鍊之剛焉誠孝天至伯叔無異財親喪骨立儀禮襲用無遺至身無完衣子女踰期無力為殯娶噫亦難矣位署清局無事樞無言柄將欲一身任世責之重而盡還淳樸之風愛君憂國性真然也教人必先心身四方從學屢恒滿戶外先生必正容端坐澄心定氣使燥慮消息方與開講辨析疑義細入毫芒而文字正大不涉荒怪故門下之士成大名倫大魁青緋中外楚楚焉嶺南教法以厚倫為本格物窮理為務修身而達之天下為期假之數年文教可

知也先生爲政以風化爲先而誠動之普安夷酋
賈禮將先飲以示無毒先生曰何不相信如是飲其
酒却其贊夷酋感畏連約束終先生在不專殺一人
時輸納絕火葬歐冶所授科目于是乎有人有兄弟
爭訟者先生久而不決曰將使自感悔耳既而果然
蘇溪義勇以私隙誣鄰民爲盜斷其舌而汗鬻其妻
女隣斃獄中先生宿驛舍夢若聲冤狀詰旦果得訴
者一訊而服永豐銀冶羣盜時竊發先生巡視解散
同寅坐事先生爲曲處乞印易牒獨執不從曰某平
生惟辦此一片心事君果誰欺邪其人久自悔服遇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事詳緩慎密不以釣名王介菴對人必曰佳士佳士
子長先生五歲始識之同年稠衆中委蛇服豫自是
屬心焉先生亦誤與可左官姚安無復敢送者獨先
生與楊公遠菴數君子致詩先生復徒步十許里爲
別則知已鬻馬爲論列計矣予既復官先生亦就謫
所龍關邂逅因得并易洞舟次益信先生所得之深
又數年過潤則先生之廬不庇風雨予括囊僅助二
金嶺南之行僅賁一公服又數年過潤則先生之廬
幾不可入矣或問先生儒而迂何至一第不治曰有
之單瓢陋巷顏子則然何至女子二十六不嫁曰有

之程氏孝女明道則然在士夫亦有異議者曰有之
開道不識濂溪則然先生其猶幸於今之世無考亭
之難處者抑儒運之衰一至此極而天亦有所陰祐
於不獲己之間爲承桃之地者先生號補齋所著有
補齋集若干卷大學疑義一卷法範正誤一卷四禮
儀註若干卷中庸語孟易說未脫稿又欲繼朱子之
志以儀禮爲經禮記及諸經有及於禮者爲傳而補
以註疏未成書云贊曰儒學不傳得其門者或寡補
齋蓋將有意焉冲澹渾融窮探方索而志之所向不
息不岐觀其行已事君誨人著論大略可見已使幸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九十九

而得及程朱之門淵源之續其殆庶幾焉倉卒水禍
一信始得屍而衣冠端整殆所謂俟命之至確乎其
不亂者斯補齋之終也

副使自菴陳欽墓志銘

兄稿

嗚呼痛哉此吾亡弟諒之之墓也諒之與予生同氣幼同學壯同仕居則相友離則相憶未始一日相忘也今死矣尚忍執筆銘其墓邪然諒之之爲人雖世所共知而詳且覈莫如予非予其孰銘之諒之諱欽別號自菴吾陳氏系出會稽永樂中曾大父諱一廉大父諱嵩以天官學徵赴南京占籍欽天監家君斌娶先妣山陰劉氏天順壬午舉京闈越數日而鏡生明年再試春官授四川鄞都教諭迎祖妣何孺人挈室以行又明年甲申十月二十九日生諒之于學舍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九十五

甫五六齡始就外傳聰明強記稍長益開明家君指授經義領會神速成化己亥與予同游京庠飭躬修詞蚤有時名丙午同舉京闈明年丁未同登進士第試政工部奉使浙江弘治戊申選南京兵部武選司主事署纂考選軍政豪要請託一切峻拒後竟以是得罪幾中而免辛亥滿一考以受職先予得請賜恩時家君方自終養起爲豐城教諭封先妣爲安人娶蔣氏繼娶王氏贈封安人壬子家君始棄職就封如諒之官五月先妣棄榮鎬自禮部解職歸甲寅冬終制赴京諒之改兵部職方主事委守山海關政令肅

清關人至今稱之戊午得代改刑部四川司主事歷雲南司員外郎山東司郎中己未奉命勘事金齒辛酉陞直隸廣平府知府下車有聲久益平協撫按旌舉于朝及獎勸以風示守令者六其治績若興學校正風俗築堤堰均站錢審征徭平孽牧減柴夫定馬價等二十餘事咸有實惠既去郡縣刻于碑以志思號爲陳母乙丑春朝會京師部推方面知府卓異者十人請加宴資諒之與爲同陞廣東按察副使奉勅提學便道歸省家君封贈累陞勳郎中蒙朝廷覃恩服色許與子同遂拜恩于家是冬赴廣條教甄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九十六

別士方嚮風明年正德丙寅十月十四日遽以疾卒于官得年四十三而止嶺表士聚哭失聲縉紳聞之無不驚悼有涕泣者嗚呼痛哉諒之平生嚴毅方正不輕交結所與游皆當世名士于物非義不苟取服官二十年約素如未仕時雅尚文學公暇手不釋卷尤喜汲引後進多所造就爲詩文典則閒遠根于理道字蹟遒勁世多珍愛之所著自菴稿若干卷海山聯句錄四卷讀其詩文孝友忠愛皆可考也子與諒之自登仕始知有別別一二歲所編自菴詩集于山祖濟寧同謁閩里而別

自菴傳

婁性原

自菴吾友陳君別號也君諱欽字諒之陳氏系出會稽永樂中大父諱嵩以占步之學赴召南都世家清溪上君幼負奇質髫髻時嶄然有成人志隨侍尊翁與竹先生教諭信之豐邑偕伯兄宗之精業壁經嫺美有聞成化丙午伯兄發解京闈君亦與剡薦聯舉丁未進士高第所與游皆當世名人明年弘治戊申拜夏官武選主事得補南署余以武庫正郎同省院交有兄弟義君性嗜簡帙手不釋辭翰理政稍暇輒過余仕學軒論訂鑽研不以寒暑風雨間南都宦遊

歲錄卷之九

李士

先正若方公遜志張公純茅公大芳周公德輩忠愍實跡博於記聞且檢閱武階仕版得其義樂之悉錄示同志辛亥春余爲權奸所誣按事者取覈同署人皆以禍避雖章布相善者視余落陷竄不一引手君獨揚言曰武庫克忠王事吾輩知其冤不與理辯僚友義何在欽乘至公一一爲之雪白雖同罹禍網死不恨未幾君亦就逮同居囹圄僅月余固數命是安君亦不色憂怡怡如平時且日聯數律積篋盈篋簡余在獄二年遭疾危甚藉君以不死獄成余坐廢退君職如故由是義聲隆著歷登清要及出刺廣平

政教一新碑厲風發銓部請加宴資之賜百姓留思之碑典學雅爲時重綸紉之命率以崇正學迪正道爲任是職亦豈易其人哉嶺南文獻雖有職典學者愈難其人拔君於郡守中故典所無則君之賢出於尋常萬萬矣嗚呼向使君無出人風節惟以詞墨駕文苑不過江左一聞人耳焉能取重於天下如是哉乙丑冬君之嶺南官所余例復正郎致仕適客洪州偶會於孺子湖多興樓握手出肺肝悲歌激烈觀者爲之淚下十載重會尊酒莫罄平生共榻傾談達曙不能別去及抵任卓然以興道爲已事所以端範

歲錄卷之九

李士

淑人者綽有洙泗餘風伯兄先是典學齊東首誌洙泗振起斯文與君之在嶺南埧麓一律今則大參江藩心與余契評議物理賡詠詩章凡遇余於江右者一如余之遇君於江左伯兄倡道於北仲弟倡道於南不惟士之奇抑亦遭際之奇昔元季動星象亦奇士也不能伯仲優焉或以不壽爲君惜殊不知伯仲之在今猶元季之在漢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漢則不害君之爲壽也審矣尊翁奉終養例蚤以孝顯大丘不能專美於前陳氏多賢夫豈無自哉余知君之久德君之深故撰所知之樂評則具於伯兄之誌銘

公名偉字公奇海鹽人也少讀書多觀大旨覽一人興衰成敗得失之由毅然若欲以身濟之至與人論天下事引義慷慨俛仰風會抱先王之道以經緯其術坐不下堂而以世道爲己任人固知其非凡士矣成化甲辰舉進士行人已而選御史勅督兩淮鹽政兼治河道事時邊離法久支充廢滯後稍變通存積十二常股十八淮當通泰徐沛之中豪腴者多隱占過制貧瘠者逃亡流徙至不得守巨商通賄私挾乃至倍溢引額而頑犢自徒越境興販甚與選人拒敵

廉律錄

卷之九十九

冒死不自顧所司屈於豪有力不得盡法乃至因循罔上而比周以遂其奸撓亂鹽法爲甚公規其宿蠹裁以憲章商民冒禁灶戶詭匿私鹽無速盜公鹽母歸豪有力者一時離政爲清又以所司有阻法者不可不懲疏請于朝自矜犯此者當戍邊上命之遂爲令既而山東大旱兩浙大水民不堪命公曰國寢儲儲日久帑藏非乏財也齊魯吳越惻惻一體非異域也兩淮幸多鹽筴餘金移以活兩浙山東之民亦可乎於是上書請賑報可民賴以生者不可計近稱其仁壽高郵湖地枕水國請大湖南南北相繫

汪洋浩渺非下江淮之險每晴晝空明千艘並行片雲起天未則風激水涌波浪陡作長年黃頭至不得措手唯見帆檣亂折舫檣漂漾商艦遭覆溺狂流號呼莫拯公嘗慨之然念不可與風濤爭神必殺其水勢宜之安流則安耳於是開裡河四十里築隄建閘俾南北通此者皆往來其中名康濟河見國漕重也民至於今賴之以免覆溺之患事竣奉命按廣西廣西與嶺南接壤犀玳珠璣寶玉坡磔之玩牙栗竹簾椰檀金錫之器冠簪帶舄雕飾之巧無足而至所須甚易士大夫非有介然之操鮮不染指其間公

廉律錄

卷之九十九

七

至與諸屬郡誡曰凡我庶官其務潔修以終有以貪墨聞者罪不赦令下信而遵者十之三昧而著者十之四公曰法令不行監司之罪也於是簡諸羣僚得其甚者盡汰之他所激揚真度持繡斧行百粵風俗問民便苦一切興革大者驛聞小者條布內外庶司莫不精白承德夙夜單慮民震動趨化而灘江桂嶺以南盡風偃矣久之擢廣東按察副使公素敏練精于吏治其以御史出爲方面則其事益簡卽上下往來案牘一披閱之不移時而盡判矣人皆服公內辨兄智材周綜核視天下無不可爲也而公意且倦游

德初請老居家一無外事兀然一室終日危坐
登之如土偶人然至其孝友廉靖惇懷有以自持動
引繩墨與物無忤鄉評重之此諸陳太丘云卒年六
十九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重

廣東按察司副使徐公文溥墓志銘

公幼名鳳更名溥後益一字曰文溥字可大讀書
岳寺愛其峰自號岳峰後更號夢漁明所志也公結
穎異未能言輒擇所提者數歲善草書邑令程倫時
給筆札初學易復學春秋皆有成總角出試爲攝學
僉事林廷選所賞且薦之提學趙寬育而廩之游學
信州最見稱于編修畢濟川辛酉以第一應試幾擢
不授居尊君封給事蒙齋喪竭力盡哀事太夫人甚
孝撫二弟有恩意郡守沈杰禮遇甚隆爲議昏封孺
人許氏丁卯以春秋第二人舉于鄉復承尊公弘選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重

重服辛未會試舉進士選南京禮科給事中自奉不
改寒素奉親極其豐腴公退屏客靜坐惟苦學養望
而已凡朝廷大利害事敢言弗憚若附御史高公韶
而劾王瓊及劾陸完李士實若論救侍郎羅玘因勸
建儲又特請建儲若因災異陳二十餘事以匡
躬若薦尚書章楫等二十五人若辨僉事韓邦奇之
冤而極詆中貴若論選舉五弊若請革中人冗員若
陳闕失八事若陳後湖七弊皆犯而不欺直而不迂
天下難之其最難者則在干發宸濠之奸有得於曲
突徙薪之義故給事中孫楫御史唐龍黎貫李素各

爲頌功公以滿寺獲封贈且所言多件乃移疾東歸
纂書院于梧山奉親求道罕所交接人莫敢干唯江
山令吳仲以志稿來請勉爲一訂邑令王思明卽其
幼學之地建岳峰精舍時一往梧山有樓曰聚書軒
曰玩易鑿池種魚廣植花木葛巾芒屨將終身焉屢
召不起今 天子卽位遂擢河南布政司左叅議定
馬之官首陳新政四要又陳地方四事其清稅一事
尤切時弊尚書楊廉比之考亭均潭稅法云且立姚
文獻祠以崇正道設木樂渡舫以濟士民方覲終庇
而公念太夫人乞歸不允輒欲棄去監司勉爲場屋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上
之留事峻遂行都御史何天衢御史王濬交章保留
請移近地便養得改福建尋擢廣東按察司副使宗
戚強之曰 聖恩若此可復辭乎乃奉太夫人以行
廣東沿海潮田最爲民利每苦勢家告訐無休已公
奏請比照江濱蘆洲稍稅之以資用而訟亦可息釐
革戎伍宿弊剋胥墨吏靡不悚惕又上言十事多涉
權要慮貽太夫人憂乃密招二弟託之欲待命于南
雄焉二弟兼程至公素有熱疾不利炎方南雄又最
炎者遂上疏乞休不待命下而歸至玉山已矣嗚呼
公平天何意乎玉山令周崑給事中 乃相與具

棺余歸正寢殯焉所交多名士若大學士楊一清尚
書邵竇汪俊侍郎汪偉胡世寧尤號相知而胡嘗薦
公楊寔選公云公天才逸發不甚屬稿所著有燕程
集留都拾遺諫議稿南巡稿東巡錄梧山集短箋錄

廣東按察司副使施公衡墓志銘

張元

余大父良軒公舉弘治甲子鄉試則南村公同舉試舉正德辛未進士比對制則西亭公同對制一日侍大父道西亭公慷慨奇偉所至輒著稱為賢豪然再出再不究用以歸未必盡命也持娵阿傾規矩益自古易為容矣嘉靖丁酉余承乏泉州推官同官唐通判澤潮人也公故兵備其地唐語余公以陳給事獄持法忤新貴人去先是惡少航海者持鵠鳥之東島夷獲二十金即詆言番嗜鵠鳥甚可射利數百羣聚奔走乾沒無有以貨產易一鵠契成揖讓與之不色

蘇徵錄

卷之九

重刊

各郡廢耕織本業若狂焉公即斥言此鳥妖不可長特嚴禁捕三廉首事數十人盡寘之法闕若干月而定其時徵公且將有他變動官府甲兵即勤未必勝也公諱儒字聘之別號西亭浙之歸安人也以尚書舉浙正丁卯鄉試明年舉會試時逆閹瑾方竊權柄播弄人事號正直者多遭斥逐編戍之禍乃托疾歸教授吳門與太僕都公穆京兆祝公允明翰林文公徵明友善結社賦詩有以自樂也瑾誅之明年為正德辛未人奉廷對得賜進士出身七月授山西道監察御史是時武廟春秋鼎盛無他恙會乾清宮災

求直言公手疏罪災事目奉奉以建儲為言非人敢擬議者不報癸酉巡山海關甲戌改巡應天初山海關西自密雲傳馬蘭營至關千里而遙地逼近北虜為要害屬承平久無烽火之警兵將偷惰宴然不虞而貂蟻怙勢為重稍侵牟之又御史前後持節至不能一歲二三巡其守關用部使者以職守有專不得與民事皆不便公至先以軍所疾苦權貴人章某如法從事乃振紀綱料兵食去墨吏部內肅然及請于朝添設兵備副使若僉事一員與叅將共事軍民皆得統一便上從之事故得代趙應天之命應天

蘇徵錄

卷之九

重刊

鄰歸安公乃便道省母程太夫人已視事如前山海關賊吏若蒙得驗者素懼公嚴重不敢犯公亦務廉實不發摘自神異得體會有都城門卒故出入權貴法當遣戍權貴請之不聽反論奏公有旨逮治下詔獄羅織備至竟無他左驗以微罪奪職得還侍太夫人躬奉養三年既疾病湯藥襄事皆公所自盡公少孤不得追先大夫之養一盡于太夫人雖使驟顯貴一時捧檄東西去中懷慕戀若北山大夫然公自稱不願易也比太夫人喪畢天子入嗣大統詔先朝諸臣以無罪廢棄者復其官遂起公廣東按察司

命事兵備潮惠間潮惠故藪盜擁衆多者至數十人沿山峒結巢穴互爲聲勢官府不能禁多招撫曾無何輒掠略如故以爲事體不宜輕動幸母爲大耳公至會劇賊龔梁鳳鍾大總者復相哨聚公乃捕勒狼目漢達官軍及效順新民各密授方略分道進直抵賊所劇山曰龍川山者旬日間勦平之并諭他賊首吳大王等詣營歸命捷聞賜白金文綺潮人上請于學士倫公以訓伐石頌功焉明年平新口寇又明年平桃子園寇皆斬獲二千人以上遂請設惠來大埔二縣賊于是無所逃遁今惠潮之間民得老老長幼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五

不聞徵發不事金革云乙酉年擢福建布政司參議業行矣總制尚書姚公謨巡按御史涂公相會請量加公憲職卑事于潮惠間而公亦曰我思用廣人比命下得授廣東按察司副使整飭兵備如故庶幾展公才志而鵠鳥事起諸有族方紛紛不便公馳捕佐惡少爲口語以詆莫搖動公卒以公持之堅息此大妖于一方陳給事者與公同年居鄉里間構甚以言事得黨于新貴人雖罷官竟不次授太常少卿乃即其所仇恨二千家訟之朝行廣東覆按諸同官者皆陳競袖手避陳獨難公止以新貴人書至嚼之

美官資之民所以無冤而寘陳于法者公也明遂落職公自始與計偕及是前後二十五年纔通籍七年耳甫筮仕而托疾申而爲民終而奪職皆以孤抗不能于權貴至屏棄然桃子園之賞公已歸田天子不忘前功卽其家賜之不可謂不遇而新建伯王公守仁之平八寨也會江右兵備員缺未有所屬任疏公召以請兵部尚書胡公世寧至舉公自代公之名自是愈重矣居數年與大司馬先湖郡太守劉君天和共商湖中稅重輕不相準多逋負民日以流移而吏課殿于是劉公爲請于朝如議行公鄉諭父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五

老子弟以太守均則意甚便且田一而已旣分官民就官田中一則至十則夫十則之稅至畝一石歲至幾何而以一石輸官勢必不給以至死且徙不已則徵諸其里之人縱戶皆民田稅輕卒至均賠令下無免者此固已事之徵非以他利害相誑也今誠均一則時不便然無代賠之苦又十則田常少五六則田居其太多所謂一二則者亦不多見以重準輕要無大相遠又履畝丈量當無隱匿獨幸者亦足以均諸則而分諸戶苦樂矣于是郡皆應劉公卒得行其志今所謂惠潮大計一書信大計也已又請割烏鎮

邊界立爲縣雖不得施行竟得設通判一員專制其
土諸鹽盜獄訟所有彈壓無爲大姦宄信如公所謂
鄉先生不虛矣所著有學庸臆說等藁藏于家生於
成化戊戌卒於嘉靖己亥年六十有二

蘇錄錄
卷之九十九

賈允



廣東提學訓導公鳴鳳墓表
會稽之陰有大儒曰靜菴先生者其墓賦不凡少仰賴
里甫踰十齡修詞藝文已卓然成章年十七印厭棄
之從陽明王先生游講明聖學窮極指歸體認踐履
不務口耳在諸生中甚爲提學副使趙公寬所賞識
弘治甲子楊文恪公廉爲浙江鄉試考官得先生文
大驚謂學有本原才堪經濟取置第一自是遂以文
名四方登正德甲戌進士選授監察御史時方以言
爲諱先生劾奏兵部尚書王瓊雖小有才多挾私妄
作都督江彬貪穢投托蔓將難圖申救胡副使世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百一
孤忠爲國力剪強藩封章慷慨天下想聞其風采
徒事聲容者比奉 上命巡山海諸關值邊備久弛
將官怠縱先生遍歷邊徼修廢振墜相機設備廣樹
林木多爲覆塹虜騎不敢長驅相顧喙息會傳奉
武宗將出邊捕虎總鎮以下遞相掎剋先生上疏言
陛下不當賤民命而貴異物玩細娛而忘遠圖因
及官司掎剋兵民疾苦之狀留中不報總兵戴欽鎮
守王忻圖中傷之用事者日蕭御史無隙不吐嘗疾
馳黃花鎮啓視倉糧甚磬居半且侵剋累鉅萬守將
盡論如法巨璫溫祥在司禮監有權令二伴折銷

先生三併逮倖治之邊境悚然士始獲餉先是費
多冒奪士卒首功前御史盡爲紀錄先生悉奏有之
江彬錢寧忿然論於先生之前先生曰某地某地相
距幾百里某乃同日殺虜彼此獲功豈能二三其身
邪二人語塞巡邊代還畫圖山川形勢量地夷險叙
著機宜方略緩急有差按圖可議戰守彭都御史澤
上其功且薦可大用王瓊以夙憾不爲覆奏先生亦
初無意於論功復命巡按雲南值左脛爲邊風所中
疾作太孺人憂之遂疏請歸省踰年南畿缺提學御
史乃膺簡命先生素以人才廢壞爲憂至則振起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三十一

條以身範物先德行而後文藝士有可進者先生
色溫言懇懇誘掖語及理道反覆推明其或有不率
教者縱其文擬楊馬詞並莊騷亦在所必黜重以權
貴人請之不聽也其諸官師之賢否生民之利病往
昔之忠賢山林遺逸悉心咨訪抑揚興革究其所措
意直欲挽回陋習躋之隆古而與人爲善之誠惻然
可掬此豈可與流俗道哉故南士有陳泰山蕭北斗
之謠陳謂先提學陳恭愍公選也尋陞河南按察使
仍董學政凡所施設一如南畿臨穎有太臣在內閣
以故怨構誣其鄉人咎生者欲假手甘心先生廉知

不爲處乃復爲其子弟甥姪請記又弗許曰是
憾甚於言事者効先生及廣東提學副使魏允之校
二先生皆當世名儒疏下吏部恐拂臨臆乃移
先生於湖廣魏於江西皆兵備副使南御史上疏謂
二人皆長才願學官大用不宜左調值臨穎去位乃
更先生廣東魏河南仍各爲提學副使廣學政久弛
魏以過嚴獲譴先生繼之不少貶復爲怨者所搆先
生不辯唯疏求解職竟復論改調尋丁太孺人憂年
且五十而哀慕不已蓋寢就衰矣自是遂不復出臺
靖甲午以疾卒于家距生成化庚子年五十有五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三十一

耳于泣請寬命曰爲好人餘一無所言先生諱鳴鳳
字子離紹興山陰縣人學者稱爲靜菴先生所著有
靜菴文錄詩錄教錄杜詩註若干卷六經方次弟有
說列草未就先生環傑廓落廉靖方介終身無膝侍
靜處一室浩然天游常正襟危坐或獨步中庭遇風
月清朗則自喜曰此吾儒受用處也其於出處之際
百折不回雖識者謂其足以大受惜其不爲公卿而
先生之視功名事業則真若浮雲之過太虛也嗚呼
斯世亦何先生者幾人哉先生卒之二十年其門人

武進薛應旂亦以視學過先生第拜遺像而尋宿草之墓焉子勉飭以墓未有表遂屬之余余南考功時西磐張公爲尚書檢差庶寮歎嗟嘆者久之曰士失養於學校而顧藉之於既仕殆猶使不教之民賦也宜其鮮完人矣近時於蕭子雖魏子才之爲提學其人豈易得哉然則二先生之所以取嫉于人者固其所以見稱于世者也昔歐陽公謂宰執可爲而唯翰林學士不可輕授余則謂學士可爲而唯提學不可輕授蓋士習之汙隆世道之升降由此其出也吾未知河南廣東如何今南畿諸士去三十餘年猶者

廉徵錄

卷之九

五

畏先生而不敢爲不善者此其爲益豈小補哉余因表先生之墓而特書其大者

廣東按察司副使胡君永成墓志銘 類江
君諱永成字思貞號項泉吉之安福人嘉靖己丑進士授涇縣知縣能其官四年用薦者入爲刑部主事斷張延齡獄忤旨例謫和州同知稍遷徽州府同知南雄知府自爲州郡而能益者復用薦擢廣東按察司副使整飭鹽運兵備卒于官年四十有九士大夫聞者莫不惜其才而卒之日又無疾於是聞者又莫不哀其促余與君同年舉進士而生于同郡是年同郡舉進士者十有一人先卒者五君於五人稱行矣而又以能顯余因得以久交心雅愛之余待罪歸田

獻徵錄

卷之九

五

君嘗再訪于家所言侃侃多古人風節不欲以世俗瑣猥事入口故余於其卒也不獨惜其才而憐其志不獨悲其促而疑其故又有異於他人之間焉既踰年其子宏宗來請銘余旣雅慕而哀憐之何忍辭然君在州郡余以告去其政事不盡聞大要君之政事必欲其是非斷於已而不能以毀譽徇乎人已以爲雖貴宦尊官沮之不止也已以爲非雖甘言游說

之不能從也以是其能著而人亦多忤涇巖邑也民言訟匿不受捕君爲條教使民知令意不在根株有

在抑來自言即可得理於是訟者無敢置故久之旁

邑求歸平建平王貫五者坐逆黨多誣逮積十餘年
不能決至是獲釋者五人君之大獄主於不誣而已
然頑梗自遠盜賊簡息當是時儉菴梁公爲司徒畿
內儲蓄多不及數恐一旦緩急無所仰下議郡縣行
之郡縣多虛文相給獨涇以君故庾皆實民所隱
稅既不得幸而歲漕所屯厰舍舊在邑者更置灣址
水陸交便比君滿考再至涇歲果大饑施給有序涇
民得以不困嘗署其廩曰積之者誰散之者誰知我
者此罪我者此其爲遠慮又若此去之曰民擁道挽
之不得泣留其衣服以別入刑部爲司寇漁石唐公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所知主視諸司奏牘諸司有大疑獄及當矜恕者屬
令代署奏牘上皆得俞旨及謫和州會章聖皇太
后梓宮南柩所過州郡多以供調弗嚴得罪至和州
官吏無受譴者然自和州至爲徽州以副倖得不事
事時時與儒生舉士遊儒生學士閣君在涇崇獎文
學領其說者射科輒中然其從而學易者甚衆南雄
當江嶺襟喉天順間於太平橋權稅助軍餉而郡司
其管郡不得人往往有所沒入前守同邑劉公實獨
以節介鳴於時時人號曰鐵板君至嘆曰吾縱不能
爲劉鐵板將不得爲木板乎既以權委他倖季一

人以防憲漁得請因著爲例而民間稅額歲虧者復
分其所屬最之會議者言小明路事君復建六難之
說始於嶺南未開時道入東河抵烏遂出信豐至今商
鹽用之而射利者欲從西河入南安小明君之六難
說曰雲馬運路廢小民業一西河在下流移橋關鉅
二減鹽三稅勢須增民料價三新道險僻必多增巡
徽口開道旅江嶺藩籬五西河淺小水利不便六議
者細其說事竟寢自六難出而君益多忤然人亦更
以此多君墮崖之役本以備黎君則曰凡病吾民者
卽黎也何黎之責不此之詔而但欲備黎黎將我有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百六

辭矣且黎亦人也使吾有以處之彼食其土烏庸絕
乎於是籍墨吏之效尤與疆宗之怙勞者必抵于法
瓊限海外往時官其地者自以遠鄉井人絕域懼其
有他又多貪奇香珠翠犀貝諸貨不爲籠罩計不可
滿欲於法故無所操斷君斷斷獨不爲身計民始知
有官刑而名酋如那紅狗黃猪次第且俱送款君方
以效職自喜嘗獨臥署齋晨起衣冠將視事忽手足
不能舉家人請召醫醫曰山每指出我門戶語畢
卒君曰卒無能明其爲何疾者悲矣君未弱冠舉鄉
試而官至是固其夙志也君之爲人其志固已無少
私於己矣其志固已無少私於己矣其志固已無少
私於己矣其志固已無少私於己矣其志固已無少

廣東按察司副使顧公可久墓志銘

皇甫汈

公顧氏諱可久字與新別號洞陽昔越王勾踐封牛
庶子於顧因以爲氏其在錫者則自晉叅軍凱之始
也明興有福五者卜居邑之膠山鄉公之高王父也
力田蓄藏家累千金時鉅猾兪算逞暴作姦福五率
其子壽山召義旅遏之寘懼乃潛奔京師飛文誣詆
父子並逮繫久之寘乃服辜始蒙矜釋歸則盡喪其
貲矣壽山子諱信尚在齠齡賴友人錢氏爲魯朱家
得不死長從賈人往來吳門稍稍復其家業是爲誠

藏錄

卷之九十九

五

軒公後以兄榮僖公貴贈柱國太保禮部尚書公之
王父也生三子季諱榮章號筠軒以公貴贈中憲大
夫泉州知府娶李氏而生公中憲父嘗與片軒伯氏
草堂仲氏各訓誨其子每曰吾家本江東人望纓綬
蟬聯安可不思光昭先德而守田舍翁哉由是諸子
克遵義方伯氏子可學卽榮僖公仲氏子可立是爲
叅議公相繼登進士筠軒頗鞅鞅不豫公曰富貴要
各有時大人第少安焉知羽一舉不凌前翼冲霄耶
歲在癸甲果連第拜行人時 敕皇帝將南狩偕同
官江右熊軾山西孟陽泉南張岳洛中熊榮輩上書

請留畧曰 陛下輕萬乘棄九重忽垂堂之誠而自

馳駿之遊縱不自惜如宗廟 太后何 上怒詔

廷杖之右遷國子學正尋以父憂去位值 今上入

繼大統首錄諫臣擢居瑣闥而公尚在苦塊未承恩

命也癸未免喪起家銓曹將擬前授而錫尹暢子素

不悅公亦應召在京陰譖沮之竟拜戶部員外郎時

追崇 獻皇議起羣下聚訟未有折衷公從同官後

上疏與張桂二公殊不相協復詔獄杖之闕下幸不

奪官乃有微藩冊封之役昔在行人有榮善王弔祭

之役兩遭咎點而臣節不渝君子以爲難丙戌出知

藏錄

卷之九十九

五

閩之泉州以母老乞養疏上不報嘆曰古人迴馭獨
何心哉強承郡檄而泉俗素好鬬訟且怙勢相傾至
則作六條以與民約旬月多回心嚮化者公之折獄
也務在得情而發摘不以爲神故民無冤者公之恤
災也賑貸有方而矯制不以爲嫌故民多全活者至
則興崇學校獎拔士類尤加意焉庠生王以寧兄弟
就僧舍讀書蒼頭與行者忿爭輒撲殺之株連兩生
公一訊出之止坐殿者以寧是秋舉於鄉故士多感
激奮發由戊子舉者凡二十有八人中莊用賓蔡克
廉並以高第顯名三載考績 上方留意元元求所

謂良二千石者入爲公卿銓曹察吏治無出泉州將以太常卿召之客有止公行者曰吾母老矣忍不沾寵命而徒爲身計乎乃就考得上最母封大恭人帔霞簪翟亦榮矣亡何母卒歎曰向使從容言不抱終天之恨乎甲午免喪起家補贛州當閩廣荆楚孔道商賈往來例植其稅以充督府軍需墨吏并農販征之公至自罷之贛民稱便甫三月擢爲廣東按察副使民泣曰天不佑贛遇公之晚奈何不能借公如寇恂也瀕行主藏吏邀公視其醢炙將以德公乃斥之曰昔屬令有餽吾幣於途者謝而遣之汝不聞

獻錄

卷之九十九

五十九

也以公之才晉陟卿貳如漢故事奚所不可竟以護免惜哉姜斐成貝錦之嗟惹惹起懷珠之謗皎行易汗流言難察類如此矣昔泉有丘侍御者縱其家奴搏人於監司之門公按以法雙江聶公持節按閩猶不能奪使憲臣如公則王者三尺法有不信於天下者哉觀其齋空囊而度大使之嶺題數語而謂曲江之祠此與投岸沉水取石走舟者奚異其免官還也杜門却掃絕交當世屏跡公府慶弔之外雖讌會亦不多預時汎舟梁谿之上振策惠山之陽以取適而已性好讀書至老不倦尤好染翰作鍾王書盡得其體文必根理不襲陳言尤工於詩解嘲卽與薛考功惠鄭戶曹善夫談初耽李杜乃撰體畧晚醉右丞爰輯詩說唐太史評公詩有幽深之思多自得之趣當矣所著有在署讀禮溫陵虔州珠崖在澗諸集并賦贊志銘序記若干卷藏于家瓊管所纂山海圖說迄今用之輒效傳爲軍中指南云

獻錄

卷之九十九

五十九

廣東按察司副使張公堯年墓志銘 孫鏡

余初仕爲職方主事與嵩巖公同官知張公最深云
公諱堯年字長卿父曰啟元邑庠生封兵部主事祖
父曰遷處士曾祖父曰瘡正德辛未進士歷官刑部
員外郎其先湯陰人宋南渡徙杭已又徙餘姚國初
時給事中惟一以直諫謫戍雲南洱海衛第三孫皞
留姚越二世至比部公始顯而比部次子達正德辛
巳進士任給事中亦以諫謫戍後贈光祿少卿處士
長子元嘉靖乙未進士仕至衡州府同知至公蓋四
世進士矣公隆慶戊辰登第學政吏部進士不與部
屬銜錄 卷之九
中事自公堂一揖外惟以次詣闕下領所請章疏公
日必早起迄兩月未嘗一乞洗沐家宰蒲陽公甚重
之因授以真定推官真定畿輔大郡近京爲理者多
擢臺諫蓋所謂上缺者也公不厲聲色而詞察最密
先太僕兄時令長垣諸邑多同年友相聚皆曰里中
有絲毫事張年兄必知之彼以何術得耶學院陳公
省開恒山館訓諸生命公董其事所成就名士甚多
趙考功南星曹總河時聘王奉常三餘齋開府壁
上皆其最著者趙君九德公嘗告余曰每暫歸次早
起嵩巖師使者在戶矣辛未遷 諫時楊太子已

去新鄭高文襄以開學掌銓事或中公以口語不
得與權衡部主事無何高公去楊公復爲太宰乃調
公車駕明年爲萬曆癸酉轉職方員外郎甲戌余值
員職方職方員多公署狹余所慰令卽在公堂側而
職方郎主邊務日不暇給諸雜事皆兩副郎專行之
半月互更焉公每出視事余在舍諒聽公言簡而盡
諒者皆警服無敢盡辭者有戌卒奉贖來公曰汝
冒名者也答之其人不悟疾呼曰我非某也我非某
也余聞之笑然不知公其由辨之都憲陶公大順時
爲正郎嘗戲公曰公慎決事有竊聽者在傍蓋指余
也而公又時時教余爲官謂宜勤宜隨事研究司空
有役借卒職方卒不給以直償之工曹移文屬余受
事公曰輸其直不領其役繕作非吾職此由前任者
誤岐非無害余敬諾焉未幾公轉協司郎中明年改
選郎中是歲冬考選軍政公履任卽留心密訪行
伍間錙銖皆得其實黜陟咸當余嘗入朝見中貴人
僂語曰凡武弁月旦無他求但問張武選卽得巷語
亦然名譽更大起余嘗從同邑諸公謂少司寇翁見
海公翁公謂公曰頃面家宰及大司馬皆亟稱君行
將有重託似無須守府矣京師口職方爲大郎無延

考第有宵人忌公構別語於常路適又舊僚候捕少
數人來欲得缺遂擢公河南叅議果亦不守府然非
昔指矣叅藩駐大梁主國課歲一至小灘督運時有
奇羨或遂私用之公不然悉以歸藩帑充經費年饑
藩宗祿不給公叅伍乘除之皆心悅以此中州遠近
翕然稱張少叅三載陟廣東按察副使領惠潮武備
龍川有劇寇鮑時季去邑城二十餘里與礪徒相犄
角出沒不常時有剽奪公徵三大校由東水藍田龍
川分道勦之賊愕出不意皆鼠伏斬勁酋杜九思餘
悉就擒於時士不滿三千役不再旬而數十年據巢
之寇蕩然督府上其功賜白金辛巳京察從郎中秋
貶等調外猶尚以前語也抵家一年代事者欲有所
上下其手取公前征龍川軍費摘其出入數臆定之
以白於直指冀沒其餘直指不察以公在謫籍知其
無內援也遂加重劾余時在考功同官黃君克念中
州人習公行事曰嵩巖公豈有此余爲力爭於太宰
謂當覆覈太宰然之而執政銜公深不可破竟從罷
側余甚媿焉然公不以咎余見余畧不言及飄然若
脫屣也公明達練於庶務善綜核好譚吏事余聞
所叩必悉究首尾酌古今之宜舉其要領所指

被的余每心醉余嘗歎息謂公才最宜爲官其
皆有勞勩無瑕垢而鸞翮中鍛勲績不見於世今
談世務動稱乏才夫有才厄之使困又何喋喋公解
綬時年甫四十六壯心未灰抱子將無所試則日走
四方嘗入燕者再後乃更至塞上若吳楚近區則時
時命舟攬山水採風俗至老不倦問之其於鄉居
常亦勤治生所就產業皆非宦中物性不喜飲里中
宴會多不與惟奉考封公或問聚兄弟爲家人樂善
修容每旦早起衣冠必整潔生嘉靖丁酉八月二十
五日己酉四月九日遘疾卒享年七十三

廣東按察司副使王公叔果墓志

王世貞

永嘉故多賢士大夫然無有如王氏若中丞之爲惠而給事之爲節故自足煥煥而王氏之賢而著者則毋如西華公父子兄弟西華公之父東厓公澈有惟幄密勿勲勳歷中外晚而好行其德於鄉且備享人間之樂以終公於成進士不爲晚爲郎縉雲參名藩不爲拙甫染指而去之超然物表賜谷公叔果始從容出應世以繼公之志於仕宦之日久其歸亦稍後然皆能自操其出處之衡不爲世法所繩束可謂賢也公諱叔果字育德其先世瑯琊及宋有惠者復徙

蘇德錄

卷之九十九

重華

永嘉遂爲永嘉人凡七傳而爲封建布政使司左叅議而父也有二子東崖公仕至福建布政使司左叅議而仲子澈至國子祭酒其通政封則以祭酒貴云東厓公娶潘恭人年四十餘未舉子得異夢始舉卽公公生而英異甫七歲工儷語十三工屬文旣長恂恂如也美鬚眉秀皙體若不勝衣補博士弟子學使者合五郡諸弟子試之擢公第一遂赫然有聲薦鄉書復高等明年罷會試歸讀書山中其學益邃時東厓公方樹先祠輯世譜飭宗法公佐其成而詳爲之說世所傳王氏約者也尋與賜谷公同游南太學時程文

恭公文德爲祭酒而歐陽文莊公德爲太常卿皆以

講學名一時致公兄弟爲都肄長而稱揚之公益有聲嘉靖庚戌成進士時所謂中丞諍者族父同榜同邸舍日從事時政比詳之業以使事歸親東厓公稱觴壽里人豔之亡何東厓公卒哀毀逾禮旣服除棲遲塚舍者又四載而始謁選授兵部職方主事明年與視西內工有金幣之錫復以使事歸省墓而倭事起族從所謂給事德者從義兵與角不勝死之族鳥獸竄公與賜谷公謀曰不早爲儲胥將無族矣亟還朝上書願以家橐爲城堡以捍賊而完其族報可

蘇德錄

卷之九十九

巨野

時賜谷公猶在公車不復詣請與公捐橐而躬畚鍤之役堡成賊有環睨而已至今賴之尋遷其司員外郎聘同考會試所得多名士遂遷鄆中出閱視薊鎮兵時諸鎮旣有帥而昌平復設一總帥臨之名位相頡頏不能有所控御而煩費且不支公疏請從革所省以萬計有請修戎政志者例以史官充之大司馬楊襄毅公請以屬公書成進之曰京營紀改武選郎中武選最爲猥雜號吏數公至當注選與諸寮精覈而次第之吏不得有所侮富察若洗滿六載旅調分宜相相前揖之曰故人子耶蓋爲東厓公言也

公卒不私往以是僅遷湖廣布政使司右叅議
里上疏乞骸骨不許公所治荆西爲永天德安二府
承天 世廟故邸也有 先皇之陵在而德安爲景
恭王初封國兩地中貴戚晚爭挾重魚肉赤子爲業
公一切引之以禮不聽則裁之以法竟公任相戒無
敢犯者詔修輿都志俾公具草上太史公旣上而曰
此 獻皇帝紀也如志何屬同年高長史岱以志體
別創而資其楮筆繕寫之費書成郡始有文獻矣地
故有郢梁岐三絕王墳中貴之守者歲私其藉修費
以千計公悉清裁之應山災公授煮粥法以啖饑者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重刊

又爲繕豐樂驛前後割私帑以贍不煩縣官公念調
陵者樂至其夫糧皆責之鍾祥嘆曰鍾祥之民盡矣
爲請於撫臣俾疏酌道里遠近如兩京中都以爲調
陵節數多所減郵驛少息肩而會分宜相敗吏部以
公舊資重甫一載餘擢廣東按察副使時廣數中倭
吳司馬以公羸弱恐不任軍旅而重其文疏請以內
地學政處之吏部知其指 公歸里聽用公喜曰司
馬知我唯太宰亦知我遂杜門不復出部移垂下監
司守令勸駕旁午公悉謝絕之家世奉東莊公遺素
說而公雅不問產聽子弟息之了不知也日食不能

時二簋實以蔬筍間一吐鰯魚乾脯衣僅布素或三
泮破則縫之姬姜粉黛一不以入目過亦如無日生
不曉名儉寧論奢公府鄉里之讌不恒設設亦取成
禮而已性介慎不妄取予然至義施亦不廢如飭先
祠置外塾廣墓田以教養宗姓之類公有創而賜谷
公成之賜谷公有創公領而屬其子光蘊成之公居
故所城堡而賜谷公家於郡公之郡則郡歲徵犒賁
而已賜谷公時時過從公相與談笑寢處無間十餘
年來友于之風藹如也公一切無所嗜顧獨嗜書無
一日不開卷於千史百家下及稗官黃表之說靡所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重刊

不決第其所專精者六經理性之學居恒謂儒者類
以陸子靜先生言爲近禪不知其非禪也頗取朱元
晦先生晚年之說而合之其創故自程學士敏政然
其所評析加精深而又以王伯安先生指心之良知
是爲聖欲學者惺惺不昧以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若
朱陸之稱性善求放心其作用雖少殊而出於孟氏
者則一性善故知良求放心故自惺惺不昧三君子
之單提直入本非有二端也當是時泰和胡觀察直
八名中考功庭黃 狀御史大夫定向皆論薦君子
相公以爲得實 云然公謝光蘊必誠意盡倫悌

行毋徒區區口耳爲也賜谷公治別墅於陽湖窮山水之勝其偉麗爲江東冠而公亦於半山故讀書處頗增飭庭宇剔洞壑開陂塘間從子姪游一觴一詠陶然自適而已賜谷公不飲而邀客游必甲夜徵聲奏伎客亦豔稱之兩人意各自得也東厓公開大奎至沒而公猶作孺子慕伏臘享奠悲不自勝既謝朝事稱不任然至聞一賢者用未嘗不津津見眉宇也一賢者退不賢者進蹙然有憂色矣故少羸然以斷欲久神轉王談論夙昔不示倦旣感痺疾猶強起具衣冠及欲始就枕謂光蘊兄弟曰夫人生而膠膠

獻徵錄

卷之五

五

嘉縣志十卷半山藏稿二十卷

廣東按察司僉事劉公仕貺傳 正氣集

先生諱仕貺字伯貞姓劉氏其先本漢長沙定王子安成思侯之裔由儒科歷仕唐宋元朝爲占之安福望姓世家湯市有贈秘書監上騎都尉萬安郡伯曰聖功生子四人競偉其仲閑與其兄沔陽太守聞弟武昌學正閤石門令閑俱以春秋應舉閑獨不偶退廣著述爲吉袁諸學賓先生乃其子也先生蚤受諸父教能遊舉場遭紅巾亂安福爲寇據有先生以元故臣不奉號寇將屠其家母張夫人度難全率羣女婦自沉茨潭以死獨先生械至寇所訊曰爾何恃而不我從先生知寇首先吏于沔陽公也應曰吾前沔陽守某諸子也豈汝從耶寇竟釋之避地邑南社洲故姓劉氏舍以女遂家焉天下旣定於皇明先生以門地自負爲倔強者所忌而致諸役卒見辱於邑少令張禧歸益奮於學字其齋曰悠然遊徒日衆稱之曰悠然先生洪武十五年詔舉賢良先生受禮幣入朝上策以求賢圖治以安生民之道卽時條對其大要曰安民在於圖治圖治在於得賢賢才者致治安民之具也然取人之際自沽爲難取之以貌則美其容者或內行之不立考之以文則飽於學者或才用

獻徵錄

卷之五

五

之不足辨之以識則達于務者或心術之多乖以言則佞于詞者或力行之未逮收之以望則隆其譽者或實德之尤病以是五者進人且曰不然況今郡縣進人皆外是五者惟求庸碌之流賢巫工卜之于以塞一時之責不虞後日之弊如是而欲望致治之興生民之安其將能乎臣愚以爲任一人第衆人之優劣于會考之中莫若任衆人別一人之臧否于分察之際自今學校歲貢生員宜令學官審其朋徒郡縣覆之學官其果經明行修然後升之禮部有司歲舉人才宜令縣令審之鄉里郡守覆之縣令共果獻教錄卷之九十九
重刊
行藝淑精然後進之吏部其學官所貢有司所舉每得人則每錄以爲績每失人則每紀以爲過績多來考者有陟過多來考者有降又厚祿賞以勵其廉正信刑罰以警其好墨則內外官舉得其人人皆稱其職治不圖美而美民不待安而安野無遺賢萬邦咸寧不在唐虞而在今日矣 上是其言欲置諸近侍會朝有增設風憲分察郡邑之議先生遂授廣東按察司僉事分察瓊之諸縣瓊在廣海外新內附其地遠其民夷其習謠先生德以綏之刑以威之踰年而奸盡發擿盡神負通輪役愁吟笑歌崩嬴皆巾服操

戈挾弩者且佩詩書大得民願先是分司蒞瓊瓊人輒致水土稱奇物爲寶受則喜以爲不忌已不受則懼而害焉先生一出誠心拒却終不爲害瓊山少令卽前有年諸先生者謂見大慙怖先生遇之如他令今先生人曰君子德量誠非庸見所能窺已而朝議官是日以巡察他郡者坐法貶凡巡察者秩先生以是落爲長沙河泊使尋改東莞河泊道發憤種疾遭風掩舟以沒其同官張仕祥在側乞于官葬之鴉獲時洪武二十三年六月也得年五十八先生平生不務外飾故爲文與詩皆據事實去浮詞有悠然集十卷藏於家
卷之九十九
重刊

廣東按察司僉事梁觀傳

郡志

梁觀字大用當塗人觀爲人廉公方正勤學善大書與李衡交衡有妻妾欲遠行一夜恐盜伺之乃要觀止其書舍一夕燃燈讀書達旦其爲人多類此洪武三十五年由府庠生貢入監除吏科給事中陞四川按察司僉事調廣東按察司僉事分巡潮州幾一載廉介剛果冰獄如神會天久旱觀齋沐禱神雨下如注及于官潮人哀思之塑像于韓山書院以祀之觀雖沒其精爽不迷有所輒應同庠謝孚爲監察御史時領兵平百家會于潮夜宿行臺每夕戶鐫無風自擊卒恬然不之疑一日晨興守門隸卒不來請鑰孚怪問之守者曰昨夜明公未內未往來中道提鑰將門盡開若有沉思者時月色濛濛某等於窻隙見之第無命不敢出耳孚知其爲觀之神也然恐隸卒驚給之曰是我是我一時失記矣至夕鐫擊如故孚乃默祝曰某奉命來靖一方以大用平日之志當加陰相使公私皆美何作此態以相恐又默戲之曰大用博我耳聲遂息明日具牲醴卽書院以祭其後凡有使前夕必夢與之歡笑如生精爽蓋如此子任縣丞

廣東按察司僉事顧公儼墓表

倪謙

公諱儼字廷望姓顧氏曾祖泰祖廷善封中書舍人公叔恭中永樂乙未乙榜任河南滑縣教諭母張氏季父叔謙任禮部精膳主事公之先蘇之吳縣人洪武中中書以富室徙京師因家金陵公幼負美質器宇魁梧有志於學早從里中師遊輒能詩賦工書法若老成人人皆奇之既長侍主事公京師從翰林侍讀學士士謙張先生學學大進累試京闈不偶乃歸教授鄉里遠近來學者屢滿戶外正統戊辰巡按御史齊公聞其賢以經明行修薦於朝召試優等授嘉興縣學訓導教人有法士多成就登名甲科景泰乙亥丁內艱服闋至京適朝廷選儒臣以充憲臺公與焉拜陝西道監察御史以績最賜勅命階文林郎贈教諭公如公官母室皆孺人公持廉秉正糾擿不避人嚴憚之嘗巡視京倉善於立法盜息弊革奉勅清理福建軍政邊軍多有以詭名來擾者逮繫妻孥鄰里累年不絕公究得其實罪其姦而雪其誣民始獲安沙汀民叛賊殺不辜公領兵抵其境誅其首惡餘黨悉平還朝陞廣東按察司僉事時廣賊方熾公至卽往高雷諸處招撫叛民新會楊江有賊數萬總戎

趙公勳之公提兵五千直搗賊巢斬首千八級追獲被擄男婦千餘人牛馬什器無算總戎上其功蒙朝廷銀器采段之賜公在軍中不解甲者累月冒矢石犯霜露以勞致疾乞歸田里遂致仕還吳中公性孝友早喪父迎母就養官舍奉侍甚備少嘗勸於伯父賢伯父卒無嗣每思及輒悲泣主事公嘗選疾幾危公剖股煮液以進遂愈公兄弟三人極相親愛無間爾汝交友以信義相與所得俸資輒以賑施故舊賓客晚結屋城東時會鄉耆故友燕談爲樂或攜尊出遊登山臨水把酒賦詩澹然忘歸世事一不獻教錄

卷之九十九

五

以掛懷抱人皆高之卒年五十五

黃山墓志銘

黃山姓後以國爲氏今世居高安之折柴山者祖吳益州太守建封下逮吏部尚書屢傳至正端贈監察御史生公諱山字允高垂十齡新喻吳先生匯過其家命屬對語奇警謂其父曰此君家驥子也弱冠補府學生志立大節不專爲覓舉計成化十年以易中式十四年丁內艱新昌劉高等來從游公與講學而造詣益深二十年登進士第除行人司行人弘治改元齋詔赦往安慶江西兩廣所歷藩臬府州縣咸饋儀物悉以義辭三年遣祭襄王所賜齋亦辭嗣王

獻教錄

卷之九十九

五

賢之爲撰榮壽永思二記以賜祖父卒公承重丁憂不忘哀慕服闋補前職滿考進階七年夏六年實授雲南道監察御史明年照刷浙江大藩照刷者難其人今吏部尚書致仕屠公巡撫兩廣時雅知其素使廉能故以名進而上特命之其臨浙江不以察爲明吏弊民瘼能洞燭幽隱而行法則以恕凡所按屬莫不懷刑頌德焉九年竣事順道還瑞州適歲歉多盜爲有司設賑卹攘除方畧時賴以濟十年掌廣西道事正月上方篤親親之恩於壽寧侯寵祿之過內臣何文鼎以直諫得罪司禮監太監濫設員中

楊鵬戴義者尤無良眾懼莫敢言於上疏曰

陛

法古道遵 祖訓明於君子小人之辨未嘗輕於進

退內臣何文鼎近侍帷幄臣不知其所言之詳近聞

其觸犯 天威逮繫掖庭而欲致之刑楊鵬戴義江

濁不謹俾處清切之地必致竊弄威權紊亂國論伏

望 聖明察於邪正之辨將何文鼎曲加優容楊鵬

戴義急行屏斥則忠諫之門則倖進之路塞矣疏入

上以內事非所宜言特宥其罪罰俸六月是歲冬

進階封贈考妣及妻如制十一年巡視西城十二年

陞廣東僉事四月過杭舊官屬父老吏卒載道迂送

秋錄錄 卷之九

至馬不能前抵家僅月餘遂不祿矣公家食時事其

父封君敬慎匪懈或有命呼聲稍厲輒曲跪俯首屏

氣聽受疾則躬扶掖視湯藥頃刻不少離居官廉介

發於政事則一以正大行之而特立敢言蹇諤有古

諍臣風初廣東之命下君子謂公宜居諫垣補袞闕

將澄清天下惜其由司風紀亦足以肅清一道然天

奪其年豈蒼蒼者之無信莫莫者之無神耶嗚呼惜

哉

廣東按察司提學僉事宋君端儀墓志銘

黃仲昭

弘治辛酉七月甲子廣東提學僉憲宋君卒於官訃

至莆士大夫咸齋嗟悼惜謂吾鄉失此賢士寔斯文

之不幸也予時方與翠渠周君纂修郡志既相與考

論其行業以傳於儒林矣越二年其子元翰請銘掩

幽之石遂不復固辭君諱端儀字孔時別號立齋姓

宋氏世爲莆之後隸人君幼淳雅凝重不妄言笑見

先生長者應唯進退若老成人稍長攻舉子業讀書

必求通貫爲文必根義理年十六七侍父助教公學

秋錄錄 卷之九

正安州每考校諸生學業必令君預試一時在學之

士皆嘆服以爲不可及又嘗侍父校文江右時御史

天台陳公選監場屋因私試以文亦深器許之既而

還莆著錄郡庠益自刻勵於學成化辛卯鄉舉小試

君偶失利衆爲稱屈君之祖舅學士林先生欲以書

自於當道者君曰此吾學未至縱求而得之亦可恥

也遂閉門講學竟不復請舉甲午登鄉闈第七人明

年會試禮闈弗售闕憲使山陰唐公彬先監試秋闈

君其所取士也遂延置西塾以訓其子一時同寅亦

多遺子弟從之遊居二年秋毫無所干請唐公及僉

憲爾漢章公懋甚雅重之戊戌禮闈又弗售卒
均時助教公已遷官來任君於養志之暇益得友四
方賢士以充其所未至而後進之士慕君學行亦多
執經受業登巍躋臚者踵相屬也既而試事內庫庫
之主者延君以教其弟公事悉不以累君君曰逸已
以勞同事吾豈爲之哉且吾人間日入視事今以直
日盡吾職以暇日副其意不亦安乎辛丑擢進士第
六人拜禮部精膳司主事委司本部及光祿寺諸署
俸糧謹其出納雖部堂支給升合不得多取舊弊悉
革尋丁內外艱起復改祠祭司甚爲部長貳河南耿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高九

公裕太原周公經所敬禮適雲南提學憲臣缺選部
議以屬君偶爲鄉榷所知出以語人君曰進秩之疏
未上而已訖傳於衆口或者以我爲干乞耶遂力辭
不受已而遷主客司員外郎未幾廣東提學缺時耿
公遷選部遂擬君上請以內相丘徐二公沮之不許
蓋徐公初主考禮闈君爲所取士繼進禮部君爲
其屬係丘公爲祭酒君爲其門生皆受知遇及二公
入相君以今昔異地自正且偕衆行禮之外足跡未
嘗一至其門二公疑君忘德故有是沮然所以見
於公者適所以彰君之名於朝著也官主客二年

凡四朝貢之使以方物贊見一毫不苟取其或有
所求請必條舉典故辨析開論往往使之心服以去
嘗委奉安先儒楊龜山從祀神位又委遴選諸親王
妃又委乘傳歷山東以及南北畿擇堪尚公王者皆
非主客所司蓋重君也俄而廣東提學復缺時丘公
物故耿公復疏上君名遂拜按察司僉事奉璽書以
行既至嚴立教法大要以崇本實黜浮華爲主而痛
抑奔競革奸弊以防壞法之源纖悉具備皆鑒鑿可
行所轄諸郡縣方行民快之例富家大族爭欲遣子
弟入學以圖幸免至於各學生徒廩缺亦皆爭先請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高十

補干托紛然甚至有行賄賂者君曰是吾行未孚於
人也於是凡一士之進一廩之給咸秉至公雖忤權
貴弗恤也所屬廣州析番禺南海增城三縣地增設
龍門縣并立學補弟子員時請託之風猶未弭君乃
嚴三學之士產所當析之地者又試其中之堪廩食
者與日立之於庭以廩增之額定於籤數足而止自
是廣之人士深信服之其後新寧亦設縣遂無復有
請託者矣君莅官不立赫赫之威務欲以身表率諸
生考校命題不先立己意一以經傳爲主試之日端
坐堂上俾其從容思索展盡底蘊隨文去取有疑經

傳者雖工不得寘前列學者駸駸乎知所嚮方而不
亦不憚勞勩雖蠻烟瘴毒之地靡不躬歷若瓊崖諸
州遠在海島中前此有九年僅一試者君未及五載
已兩涉鯨波矣巡撫大臣嘉其勤於職務上疏乞旌
擢之而君竟以是衝冒炎瘴染疾不起士大夫交聞
之咸哀悼不已遠近諸生奔走有痛隕仆地者瓊之
士既祀君於仰止祠廣之士復相率請祀君於仰高
祠其感人之深如此君爲人和易實不事表襮而
尤篤於倫誼其主事精膳時助教公遺疾奄奄五閱
月君請告躬視湯藥頃刻弗離左右及卒哀毀幾絕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墓上

匍匐扶柩以歸葬祭一以先儒故典從事繼而吳安
人卒亦然待其弟極友愛諸弟亦感發怡然始祖
祠宇圯壞力倡族人新之又率諸弟別建家廟于居
室之東歲時奉祀惟謹與人交忠信不欺有所謀議
凡是非得失必竭盡底裏無所隱諱龔彭惠安公韶
續修蒲陽志凡有疑多資君以質正予修八閩通志
於諸郡人物悉資君以去取君皆爲極力考究裨益
良多其居鄉畏慎謙抑於物無所忤及登第貴顯往
還鄉閭非公謁未嘗一至郡縣凡世俗紛華之事視
之泊如也君資稟清粹自其少時已有志汎濫羣籍

尚友古人凡猶之先輩皆考究而知其邪正賢否
守青田潘公琴以郡學所祀鄉賢多弗稱典禮乃發
策詢於庠序諸生惟君所對策考論精審潘公大加
嘆賞初嘗著蒲陽科名志晚年復著人物備志善惡
皆錄蓋將以私備法戒且示後人惜其未脫藁也其
在禮部時署清務簡尤留意程朱正學嘗考正宋史
道學傳進程氏門人呂公大臨謂其深潛縝密當不
在劉季尹謝游楊之下又以程氏師友淵源朱子已
有錄以示後學而朱子門人亦多哲士尚未有表著
之者因集黃勉齋以下及私淑有得如真文忠諸公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墓上

凡若干人爲考亭淵源錄又嘗修祠部典故若干卷
在廣憲時前巡撫大臣嘗增設隸兵四人以贍司學
政者君悉取其資新濂溪周元公祠因進廣東安撫
廖公子晦以配享焉公暇嘗修廣東通志畧宋行朝
錄皆未脫藁又嘗編道南三先生遺書及朱子事類
凡若干卷平生著述有宋氏族譜鄉賢考證蒲陽遺
事蒲陽舊事偶錄高科考立齋閑錄立齋稿合之凡
若干卷藏于家嗚呼君之所以修於身施於政行於
家垂於後者卓卓如此世之人皆知之至其耿介特
立之操超邁絕俗之識局於位而未見於行蘊於中

而亦若於外者世之人或未知也惟君之同寅
王雲鳳嘗稱之曰孔時之爲人與之論古人賢
求經史微義則若探囊之豫建瓴之捷而通殷勤
功能於達官大吏之前爭是非辨曲直於稠人廣坐
之中則訥然不能一出諸口此孔時之言也事上惟
恐有過使人若或傷之黑白在胸中而視其貌渾然
若無能寧受不知已之屈而未嘗一啟喙以辨不爲
皎皎之行而未嘗外於君子之矩度中此孔時之行
也討故典闡幽微貫穿上下數千百年若本朝始建
國及洪武庚辰正統己巳三大事其間計謀攻戰忠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高士

一人

廣東按察司僉事金君達墓志銘 景陽
君諱達字達卿號望山其先鄞人也曾祖真祖有
俱贈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父澤累官南京都察院
右都御史母范氏累封夫人自曾祖以間右徙始家
南京爲江寧人君幼承家學治尚書舉弘治乙卯鄉
試連登丙辰進士除陽信知縣厚以存心明以燭偽
敏以集事上下翕然稱賢前令負官物妻子久係幾
庾死君爲償之復厚贈遣之藩王之國道出陽信旁
郡當道檄陽信往供君請得無斂民聽取貯帑官錢
給之又憚民遠役不便令毋行但以顧役錢往故雖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高士

重事邑不知擾三載以治最徵父老遮留不得留輒
以爲遺愛擢太僕寺丞丁母憂服除改禮部主客主
事進祠祭員外郎陞廣東按察司僉事大帽山賊累
年爲患君率兵往征號令嚴明部伍整飭士卒用命
遂擒渠魁林貴等斬首千八百餘級 上嘉之有金
帛之賞正德辛未解官歸時都憲公家居無恙君日
奉左右極其孝敬及卒情禮咸備友其弟通政經歷
君明卿尤極眷愛卒於正德己卯六月八日年五十
有八君爲人魁梧儼饒才知周人之乏拯人之厄
日不服給至人有過亦面折不諱天性孝友追念父

次少及輒鳴咽流涕兄弟同心一德
幸與... 人家世宦賓客雜沓終日應報情禮有加
嗚呼君存日制行若此豈意其竟止於斯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萬壽

金亭潘君鏗行狀

顧

潘氏居廬之六安州六安富淮淝之衝世亂多
故上世譜牒無考五世祖諱震元未千戶總管總生
生萬一萬一生仁三仁三生格恪生岳有子五人其
三曰積舉進士仕天順成化間累官四川布政司左
布政使亦有五子其二為僉憲君名鏗字宗節能言
卽解記誦七歲賦詩輒出奇語驚人十歲能讀史略
論古成敗十六侍布政公入京公疾不脫冠帶而養
周防僕御內外無失才行已緒見十九娶單孺人甫
四十日憂布政公赴蜀道險力請侍行居三歲始還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萬壽
實成化丙午遂舉應天府鄉試逮弘治丙辰登進士
第授滿城令愷悌子育不設厲禁凡徵輸善量緩急
常獲寬省邑有巨猾張某者好敗官政或諷君殺之
乃笑曰獨非民邪吾知自檢而已丁布政公憂去任
治裝不滿一車父老與諸生遮道泣送曰乃今見古
廉吏相隨數百里乃捨去樹碑頌其遺愛居喪哀毀
骨立殮葬有禮服闋除滑縣知縣滑為畿輔大邑賦
重民玩前令率坐廢君下車首聽滯獄風行雷斷五
日而囹圄為空乃理通賦墾蔽者曰民猶水也塞則
潰疏則流於是解勢剔蠹羣然有餘人人以為惠爭

先輸納閏三月而租入大集郡守韓公嘆曰民

可化哉何滑民昔狡而今良也縣籍口賦里胥故

為奸君誓諸社曰所不惠於民者神有顯殛籍成踰

月忽有抱策懇處下者曰某等負公作奸者盡疫死

某幸生願正此籍因許釐正為式人謂君誠信通於

人神初至滑前令擅移官帑銀數千兩籍亂不可稽

君曰殆哉殞身非予其誰掩此乃檢括規畫俾充其

數竟不令前令知也被徵去府人出羨金二百為贖

君曰欺人不誠贖貨不貞吾豈以毫末而敗吾素令

籍之庫父老請立石以識君曰無庸弗無忘今日可

也甲子拜四川道監察御史首論時務大計四曰審

大勢權時宜重將權倡士氣太監高鳳蔭從子君曰

此王振曹欽之漸不可長也請加黜罰奉命勞軍遼

東廉公有威邊將斂手歸上備邊五策曰酌戍守之

宜憫戍卒之苦處將來之用豫未然之戒革科斂之

弊皆中肯綮一日北風寒甚思許夫人年老關溫清

上疏請養得改南京湖廣道無何內降削籍明年秋

七月詔罷黨惡若干人君與焉蓋正德丁卯也家居

以御史罪前後輸米三百石鬻產供命庚午詔復冠

帶文安賊寇六安郡人視君為去留君謂子弟曰我

世臣子當為國擇忠若等宜避地以存宗祀遂

臣設策守城被圍者三日竟得不陷癸酉起

東按察司僉事持法平恕人不以為冤有縣丞楊某

者以貪見黜辭去泣下不已太守李君嘆曰焉有奪

人官乃感泣者哉吾不知潘公何以致此有知縣黃

某者懷百金見謁君曰與尹處及期而不見信吾不

德也若暴尹罪以章已廉吾亦不為黃慙謝去廣山

猺標掠為近鄙患君奮計率兵夜擣其穴諸公首鼠

兩端君曰我任之母憂公等也功成不失一矢衆咸

嘆服有章氏兄弟爭財久不決君開論義利自相引

伏乙亥君年踰五十乃嘆曰顛毛種種矣猶俯仰逐

人後志其終不可行邪遂上疏請老銓司下檄慰止

御史丁君濬曰請小屈以易腰帶君笑曰歸敝廬後

當卉服與野人俱帶且棄去何有於金復上疏不待

報而行蓋入廣往返僅一年耳歸五年遂不可作矣

豈非天命乎君孝友之誠出自天性事繼母許夫人

曲盡顏色寒煖饑飽躬自慰問珍果名醢獻而後嘗

謹於祭先非疾病不敢不親尤重立春之祭曰謂有

僭於禮乎非此則桃與殤不血食矣吾其忍諸祭畢

會宴昆弟子姓務盡歡愛凡臨父母忌日則素服屏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五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五

居不御酒肉善事婦姊俾安其節處諸昆弟及兄
之子內不吝情外不吝力推至宗鄰父母族喪族
親疎有差無不各當其分性寬大明坦能恕人所不
及忘人所不道與人交不設城府又益誠信其爲學
有源委不事枝葉嘗曰古人之學惟求此心今人外
心以爲學故汗漫無歸凡與學士談聖賢之道如啖
飴蜜甘而有餘味也文尚氣骨下筆輒千百言奇正
變化具有繩度作詩冲淡爾雅酷愛陳拾遺及韋柳
古詩故擬古之作恒得其髓初號石湖後因于團山
之間更號團山野人所著有團山集十卷藏于家示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高亮
兒編未成書而卒生成化乙酉卒正德庚辰春秋五
十有六

廣東按察司僉事贈太僕寺少卿東華王公猷
墓表 王世貞

當太僕公之將入給事中時也跳弗肯應曰吾必死諫
死易耳而以貽太夫人憂何辭不許乃入給事中數
上書論事執政固目標之矣而會虜圍寇塞內傳大
都公遂欲死虜而以募兵出歸復欲以死爭權相不
果而遷按察僉事兵備嶺南以去一與其守令議大
盜獄不合臺右其守令卽自劾歸永嘉歸而自意可
無死以終奉太夫人也乃又不勝激島夷難從鄉里
惡少年拒走之凡三載永嘉之鄉兵幾振無何竟敗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高亮

以死太夫人固無恙也且夫士豈必盡用死重哉夫
死不死遇也或曰公殆欲以愧夫封疆之臣而失職
者則又非也夫公知有君親而已矣奉君則君重奉
親則親重死不死遇也公姓王氏諱德字汝修世爲
永嘉名族而其在諸生時美髯眉妍皙若玉雪人固
肅然亡敢以狎進甫踰冠成甲第授東昌府推官丁
父憂歸補大名公之兩司雄郡理以一切治辦譚又
嘗城臨清論功進歲奉而其辨滑大盜獄滑人德之
爲祠祀焉幾十年而始拜給事中卽勸 上簡內閣
輔臣謂文言而不當用強博古不獲要外廉而內濟

欲陰伎而陽爲容者非其人也執政固中應所繇日攝矣而公按光祿卽汰其費三月而得四萬金當虜入公所上十餘事如開北都門入郭外避賊者滅京通倉糧價使民得量受食而又薦材士大夫趙貞吉劉燾輩婁當上意比奏卽報可所募兵山東爲諸道最縉紳大夫交口推公才以當一面而忌者亦時時反唇會新太宰上事公投刺少殺其禮太宰貴倨甚卽出公而公素嚴重諸給事偶坐不能得公一語而公間引其所善論國大計臧否人刺刺不休也故事三司謂臺亡不謬爲恭謹前白事若小吏而公其

蘇徵錄 卷之九十九 夏主

未顧獨捧手而已不爲禮乃至都御史訓公廉檄餘奉爲餉且獎公公曰都御史於法無獎二司者二司法不得受餉下其金籍之公部兵執盜民也民亦謂公兵盜郡守爲民請特未決而都御史意公私其部兵則猶以籍金故公之歸太宰移文留公不得而前太宰復用按牘曰是故強項給事耶以擅離職罷公公所前募山東兵精甚居自恨不得以其兵一當虜而其僉事嶺南數選練驍銳以軍法約束之身入諸徭寨所傷殺捕鹵過當

而從其宗人豪散營財募兵爲募井

斬首獲生以數十計最後公雖擊敗賊然失其豪以是憤悲奮益前翼復豪營而參將鐵兵悔約跳郡援又不至兵旣敗公猶三射殺數人罵賊以死然賊自是奪氣竟不能越公鄉而薄郡矣夫公以烏合之衆素所夷等非有國家一節以提衡其命而能用之至三年而亡時散功雖不終自兵興以來未之有也天子用督臣請嘉公誼贈太僕少卿賜祠春秋祭額曰愍忠官其後一人錦衣百戶世世弗絕嗚呼公之致身不必在官人主之用公不必及身雖若俱稍後者而其交盡而互報則無憾矣公之舉進士宗人有

蘇徵錄 卷之九十九 夏主

與時相連者以書爲公請公審視之削其請而後投生平壯干調雖贊帛必却其於進數避不肯就於退則一拂袖而決此其倡果勇奮節激昂豈復有赴會希邁意哉公之歿春秋僅四十二有子如珪舉鄉進士賢而文如璧今爲錦衣副千戶謂不佞好談說古今節義事俾志其大都於墓道之右餘見羅贊善侯希政志傳中

按察司僉事徐公甫宰傳

公名甫字允平別號鉅

爲武平令再調程鄉擢按察僉事以癸辛公天性孝友童時嘗剪股療其母既長以父產謬其兄又傾囊濟其族之貧者爲人調攝少文議論慷慨常以奇節自負自爲諸生及已鄉舉未嘗以私謁公庭至入義所關卽挺身當之無少避俗竊嗤其慙鮮知之者獨南明諸公雅相重爲莫逆交嘉靖丙辰諸公已及第而公竟不售遂調選出令武平將行諸公祖于郊公曰夫言科舉則無以踰子若他日所建樹則未知孰歟徵錄 卷之九十九 嘉靖

先吾與子期各努力毋負平生也聞者壯之武平當閩粵之界山寇蟠結時出擾城邑吏無寧廨他吏得此輒環顧妻子泣不欲往公拜命欣然攜一僕兼程就道至則問疾苦寬征繇拊循極抑溪流溢將嚙城爲築堤捍之城中乏水爲鑿溪引泉入之新城久圯爲亟完之近賊諸寨舊無城時苦標掠爲築城立堡者三凡數大役費以千計而民不知歲饑爲發倉平糴民賴無殍久旱雪禱期五日不雨以身爲犧牲至期果雨邑中火風烈火益熾公望風拜俄而風反火滅暇則進諸生爲陳說義禮令歸語其家轉相告誡

如是者歲餘遠近化之卽藪澤諸寇亦皆傾心

有不平事往往直于公帖服而去鄉有渠惡將鼓衆賊公偵知擒戮于市其兄弟子姪朝夕服役無怨言李古春梁寧輩者負險以叛者也督府將發兵征之公曰無遽征彼固我赤子特求生不得耳乃單騎詣其巢曉以禍福賊羅拜泣下卽解甲降嘗按車之寧島夷突至州守病不能起城幾陷公以便宜且守且戰城賴以全又以計擒他巨盜徐東洲梁道輝等藪賊一空居武平六年臺使者奏其績疏凡十餘上程鄉與武平接壤知之程鄉人相率走督府願借公徵錄 卷之九十九 嘉靖

督府爲請于朝調公程鄉去之日武平老稚遮道哭恨程鄉奪之來程鄉民聞公至則又悉老稚遮道以迎若恐武平奪之去者於是諸寇聞之亦率黨以至所過民廬舍輒相戒勿犯獨石窟首賊未至公以義讓之不悛則令其黨擒之石窟平公治程鄉一如武平之初偶公出相傳已他轉點首楊六古良傑等遂謀作亂公聞之亟還戮倡亂者謀遂寢當是時公奮身任事不避嫌怨諸武弁有所要不遂者頗短之於督府然賴公名高不足動居無何內召驛聞銓部虛臺左以待公尚不忍以高官棄程鄉程鄉人又相率

走督府乞留公毋北公遂留不行已而劇賊果臻
徵兵至十萬久不能克公不用鉞矢獨開誠釋從懸
賞以激衆心遂俘徐加梯縛林朝曦溫鑑斬首級餘
黨潰降略盡督府疏其功得越格拜按察僉事兵備
潮州仍磨一子千戶潮之境巖箐四塞濱大海土賊
島夷相煽亂公下車或撫或勦降滅賊衆以萬計自
是潮無山寇之患島夷之屯鄒堂也公用所降賊授
以方略搗其巢大兵隨之斬首萬餘自是潮無海寇
之患然公竟以勞瘁致疾嘔血臥床間時聞閩兵逐
殘寇入潮猶拊髀大息以不得復入行間爲恨疾亟
獻徵錄 卷之九 五
乃乞歸潮民慟哭送之公亦於邑不能語歸月餘竟
卒公在武程及潮皆有祠所在村聚又競祠私祀之
水旱疾病輒禱于祠或以所疑質之無不響應諸寇
過祠下必焚香拜乃去其爲彼中所信戴如此始公
誕時室中聞異香覓之有大蛇據床下迨卒之夕復
有蛇自梁而墜香徹几席識者謂公蓋神人云史某
曰當公將赴武平也余時方弱冠猶及一見之視其
容聽其議論竊謂公固正人乃其才特落落耳用之
兵似非所長然公竟以兵顯語其奇有智謀之士所
不能持籌而角者乃知事無難易唯誠則神誠之所

通異類且格別堅固有人心者哉公嘗語人曰妄
念一起輒以指畫其心務令克去焉呼公之檢察心
寇以培此誠非一朝矣其得此于閩粵也豈偶然哉
豈偶然哉

廣東按察司僉事施公雨行狀

陳瓚

公諱雨字潤之號文峰其先汴人也其有舉齋者仕元爲都水庸田司副使治蘇因家海虞四傳爲樂間隱君隱君子五人長鈍齋瓚次鶴溪琳次艾菴玘次淪齋瑾次檢齋瑜中三人並發賢科而鶴溪子曰思玄先生踵諸父興負才豪傲睨當世自茲施氏奕奕稱海虞儒族冠云艾菴爲公曾大父出館施功永功永者兩元孟微公顯之子也艾菴故習儒緣施有醫傳更習醫生竹窻竹窻生夢雲是爲公父幼卓偉有奇志補邑弟子員母楊氏卒毀頓成疾廢書嘆曰且以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五十五

屬吾兒矣時公業工挾藻有聲費校間天水胡公守蘇博雅善鑒識嘗聚七邑知名士論藝大器公嘉靖乙酉晉廩生戊子領鄉薦壬辰舉進士觀議部政是秋夢雲病不起計至公奔歸撫棺大慟曰孤龍勉卒大人志何慶弔相隨之速邪葬祭輒按禮籍三年屢不踰戶服闋拜刑部主事則日夜讀律書析其意義無何壽寧侯張 皇太后母弟也坐法逮繫主事某因 皇太后故少縱之事覺 先皇帝怒下令杖縱壽寧侯者株引數輩爰及公旋謫同知濮州州事悉歸長吏公進贊校士諱經術銳意興古文翁之化歲

丁酉山東當試士撫臺胡乃前守蘇器公者貽藩伯

書曰施濮州今孫陽也坐令相馬羣無留良矣遂還與試事所甄拔盡齊魯材雋稱得士焉時充郡曹單問多少年無賴奔馬鳴鏑爲盜部使者檄公辦曹單事公厲法禁使吏民相告許間里阡陌有非常公府悉聞知居三月盜遂寢比 先皇帝幸承天道東冒濮州長吏郊迎留公視事供饋旁午料理悉當奄校恣需索卽堅拒不爲動民德之東交間語曰施濮州遂遂若書生今遇事彊幹乃爾哉庚子晉南京刑部浙江司主事尋改山東司秩滿奏績例贈夢雲如其

卷之九十九

五十六

官母繆氏封太安人壬寅晉工部員外郎尋晉刑部郎中治獄無枉撓尚書遇公白事輒可之弗再訊曰是精於法律家者癸卯晉廣東按察司僉事奉勅兵備潮惠兩郡素饒富第山海諸寇憑險爲孽民用弗靖公徧歷境內召長老問民所疾苦斥蠹吏肅紀勅法簡兵卒除器械惟戢暴緩衆是務和平賊李鑑擁衆山谷間時縱掠有司莫敢問公時單車過之賊偵公至意公懷可威懼迫暮千人出迎然炬列戰勢甚張公談笑入其巢召鑑爲語禍福鑑匍伏悔罪又程鄉囚某渠桀也其黨嘯聚謀劫囚邑吏以告公伴整

兵應密令一武吏往縛囚從問道至扑之黨悉

去其沉識能應卒銷變若此公居嶺南久今太安人老欲謝歸自稱陶菴子示志丙午秋齋表赴闕下賀

先皇帝壽事竣因歸省太安人戀戀不忍別會按

五嶺者以私隙中傷公公聞曰幸哉吾母子融融樂

也即微人言能去此更向鯉溪閒遊邪日今薛安人

具珍養絕不以家食故快快已酉太安人卒時公髮

已垂白乃晝夜泣如孺子慕者公弟竟無資身謀太

安人屬公善撫公盡畀以先世產且益之公平居好

博聞口哦哦不休自仲子元敬慧而天哭之哀一目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夏元

肯始倦披覽伯子元孝工文詞屢應有司試不售公

曰日者家每云兒利西北時弗可失辛酉令治裝北

遊成均甫至司成公試士伯子占高等旋領順天鄉

薦公得報喜曰日者言信矣公宅舍偏官署苦囂隘

壬戌春卜築城西構樓當山蒼翠屏列雲物幻變飛

鳥上下公每肩輿往開軒坐對意甚欣暢顧目益雋

又病肺歲丙寅歎嘆曰吾祿命固畏丙其不臘矣十

月望夕將就臥痰壅喘不止語不能了了醫罔效竟

卒距生弘治乙卯某月日享年七十有二公世系姓

其從施者又菴命也欬如例疏請復姓不果薛安人

然則子不家示自若米雪謂貴人是盤盤不前或
共貴人飲輒躬躬頓几上其惻惻不作逢迎態率類
此流俗統將之麗聲伎之樂陸博彈棋檮蒲之戲及
諸算之具米雪之數公一周注心澹如也士風靡
靡巧相尚賴公長者表鄉間追淳古乃遽云烈可
勝悼哉

卷之九十九

廣東按察司僉事王仲山先生問墓碑銘

萬士和

錫山王仲山先生卒門人私謚曰文靜或曰於制得乎余曰生尊其德死易其名於古有之何為不可先生以教淑人吳中學者宗之稱曰仲山先生先生諱問字子裕第進士授戶部湖廣司主事復除南職方司歷駕部郎中陞廣東按察司僉事乞終養先生少穎悟天資絕俗然質任自然不事炫飾故外貌若樸徐而卽之而聽其言也溫如秩如雖修飾尚文者不能過其與人交面目清冷初若寡情及投機合契戀

獻徵錄

卷之九

戀不舍卽膠漆非固也其爲學大要以爲積之不久則山之易竭蓄之不極則發之不光與其爲朝華之草無寧爲後彫之松故自九歲屬文十三遊鄉校弱冠舉於應天三十五中會試衆方訝其遲先生曰古人四十強仕何以亟爲猶退處藏修閱三科始對大廷惟其性稟聰明而又沉潛是務故推而爲時文簡潔精密他人累言不足先生片言有餘如成化弘治間程式學者翕然師之又推而爲詩字又戲而幻貌山水人物昆蟲草木皆妙絕一世恭先生靈光所寄隨發洩漏非有意爲之也事厥考樂華公妣錢宜人

務求適意囊無私藏在徐州時欲迎養母不果於身以爲恨其在留都將迎樂華公公憚行命繪扇三十柄柄書一詩月夜思之曰使汝常爲我眼中人及陞廣東不忍遠離作桐江十二咏見志有曰今日朝廷無北伐過門羞作絕裾兒卽日上疏歸先生於君親之際權之既審故能敝屣功名一絲不掛自乞身後日侍樂華公側惟其所欲悉力致之公八十外尚生一子一女先生視踰已出爲之婚配分予田宅一如樂華公之自待其子女也自爲郎時已隆然負縉紳之望更歷南北二部堂官重之同僚仰之隨所建曰

樂華錄

卷之九

墓三

輒見就緒其司糧於徐則權米價之高下以放本折無損於官而軍士便之南京軍丁最苦者馬快船幫甲也先生力言於尚書疏請官自修造而軍累遂息至今賴之甲公歲地方有警部檄募兵先生主調兵食及兵罷不責其餘糧曰爲後日召募地也司餉者徵之後果敗居車駕二歲規條嚴肅蠹弊悉除先生幼師邵文莊公學有淵源比壬辰中會試歸寓崇安僧舍學者雲集執經辯難戶外滿屨其說行于世有日抄講意人爭傳誦素有痼疾兼患怔忡及是調攝遂定人謂先生養德壽身此一歸之助爲多晚年

足不他出門無雜客書數語於屏間謝絕世務自
道德文章之外一不與閒性不飲酒而喜茗若無
蘿小逕每遇風清月白淨几明窗與至舉筆或書
畫輒揮萬數十副如有神助自謂徑丈大字至老有
進凡仕宦過錫者踵門求見往往以疾辭而獨好靜
願潘君與之考訂書史唱和篇什斯夕忘倦其人品
高潔可想見已子一卽吏部君先生極鍾愛之然不
廢督責吏部君亦善繼其志旣上南官進迴養重一
踵先生所爲其精而發施而光非世俗之取辦一
者父子一道難矣況孫曾濟濟將來尤未艾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東

廣東按察司僉事管公志道墓志銘

澹園

管公東溟與余同遊耿恭簡公之門平生銳意問學
意將囊括三教鎔鑄九流以自成一家之言其志偉
矣萬曆戊申七月十五日以疾終於家同志聞之相
嚮哭因奉其主於恭簡師之祠附食焉未幾公仲子
珍手排纘事行屬余爲志銘是其可辭按狀公諱志
道字登之先世隸郡之崑山弘治中分隸太倉始占
籍爲州人五世祖子忠子忠生暹暹生江江生和世
有家法和生鰲以公貴封某官公父也封翁三子而
公爲首童稚中習禮容儼若成人六歲就傳讀書一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東

再過成誦稍長學日益出試有司督學方泉趙公以
冠八邑嘉靖癸亥恭簡師來總學校拔之稱人之中
而授以學甲子奉先師意尋師取友不憚竭蹶一時
如肝江羅先生東崖王先生輩相與討論揚扞忽有
省於中庸明哲之義而以參於古先生之言意豁如
也嘗郡守蔡公築精舍造士檄公主盟公言剴切聞
者多警醒常言士必有遜世不見知而不悔之胸襟
然後可與深造又必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志
弗爲之節槩然後可與立身蓋其自信者如此隆慶
庚午領鄉薦辛未成進士初選得南兵部車駕司主

車大司馬劉器其能事倚以辦駕部故董貢艘衛卒苦積役僅餘皮骨公計生之言於大司馬裁去三百餘艘攤江濟兩衛中資水夫工食之餘而四十衛之困稍稍甦矣他如清蘆均國課募水兵更政悉舉江淮有一二悍卒讐于戶某流言本兵將以木卒充操練私歆血伺隙而起聞者殊恐公夷然不動巨測者輒自解散徐治其爲首者數人而已癸酉今上改元覃恩封父如其官母封安人甲戌丁封翁憂不移時奔歸同官以公所積貯羨金若干爲襄事助公固辭服闋需次都下見江陵父死不歸甚非之以舉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直隸


以此難之出都猶以遵勅論申憲綱請入粵又上紀未盡十二議雖涉外臺而意實以繩政府直指初亦避公風采三越月爲要人累嗾不得已露章劾公然無可污穢不過枝梧其詞以答風旨耳時粵方中寇公履任一月卽奉撫臺檄出清遠督兵條東寇事不下千百言大都主撫而不主戰主善後之策而不主目前之計情形曲折明如指掌次第行之諸寇斂迹矣而得旨降調解任馳歸薦紳父老填道瞻送爲之出涕明年補鹽課司提舉庚辰大計置公老疾中當是時宵人比周相與傾公銳甚而公亦以此名聞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直隸

則一歸平實而公之所詣彌不可及已嗟乎公爲人
取獨立行一意而或至以遠衆誠世議焉然古君子
之心有親戚不知而所蒞之氓知之鄉曲不知而十
里之人信之者于公奚疑公生嘉靖丙申正月九日
距卒年七十有二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九十九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目錄							
廣東二		知府		王泰		王源	
何盛		劉寶		袁濂		陳章	
沈琮		饒秉鑑		郭灌		徐九思	
陳紹		楊斐		戴科		同知	
沈垣		劉彬		程默		徐學周	
楊斐		通判		李銓		杜宥	
戴科		吳晉		知縣		楊護	
同知		道同		梁儉		董遷	
程默		殷貴		焦瑞		焦瑞	
徐學周		縣丞					

彭璩
主簿
徐均
教授
王翰
學正
唐桂芳
教諭
趙馮謙
唐豫
依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

廣東二

知府

肇慶府知府贈禮部侍郎王公泰神道碑

楊溥

世自漢以來有道士有碑有位之士有碑用紀德善勲業聲名爲世昭監故肇慶府知府王公以子官加贈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有道宜位有紀述表之神道公諱泰字伯貞晉司徒導之後其先自金陵徙泰和高祖芳洲妣曾氏曾祖天隱妣劉氏祖臣則妣

隱微錄

卷之十

十

彭氏考竹亭先生元福建行省照磨改吉安路治中妣陳氏繼李氏其先也公天資瓌偉襟度豁達自幼穎悟日記千言甫冠羣經諸史悉通大義發爲文章浩如也常從安成劉雲章受易盡得其蘊諸父啓翁僉憲廣西公往省之由庾嶺過蒼梧憇桂林及啓翁改知崇慶乃浮洞庭遡三峽至西蜀復東遊京師足迹半天下而山川清勝皆在觀覽中一時賢士夫皆得與交游由是志意益恢弘文思益闢遠鄉里老師宿儒亟稱譽之自以爲不及也性至孝家居時母陳夫人病侍疾晝夜不解帶湯藥必嘗而後進考及舉

母疾以官守不及親侍抱恨終身啓翁罷歸無事躬養之終身撫其孤女得所歸處宗族親戚故舊咸有恩意其接人以誠信未嘗言人過失自奉儉約義所當存恤者不計有無謫居安慶恬退自如所與處者無不敬愛嘗曰吾所守者三言循天理而已洪武壬戌朝廷聘賢才講求治道有司以公應詔太祖皇帝召問論及太極公備陳其蘊時天下應詔者五百餘人上御奉天門試經學及時務擢公第一且命公次第其餘上以爲公論授廣東按察司分巡雷州府海康縣試僉事會罷分巡僉事召還吏部請改官上曰江西秀才王泰頗讀書授工部主事時工部尚書趙俊特爲上所眷欲公與之講學公所不知也旣蒞事俊乃諭上意未幾遭父喪去以家故滯於謁選坐是謫安慶者十年戊寅以薦授瓊州知府復以母喪去服闋改知肇慶其屢起屢躋如此爲僉事至則詢民利害興革之上言振寬滯恤孤寡防海寇革海北鹽法之弊開時呂塘廢渠潘良洋田皆切時務其授瓊州父老聞之喜曰是先巡按雷州王公耶吾屬有父母矣守將峯崖州黎叛請兵剿之公適至謂曰此但黎人警殺耳兵發則禍及無辜請以身

任其事乃遣廉吏往察之已而果如公言黎得免兵諸洞咸服凡令下趨承無後者瓊田歲三獲所入甚薄租皆給守土將士將士每棄其乏橫斂之公令民每獲則輸其租民遂免害奸頑之徒憚公嚴明陰植其過竟無所得遂愧服郡民健訟一事或連十百人吏緣爲奸民不勝擾多亡去黎中公論以理訟日以簡復業者萬二千餘口由是郡中無事乃修學政新廟宇學者興起爲南方最郡嘗大旱父老巫福禱之終不雨公曰是吾責也乃齋沐暴露禱之烈日中明日大雨而半舍外尚焦然公再禱之復大雨是歲郡大熟及去官送者十百餘里旣去而思之不忘其政績也改肇慶時年七十有五乃以疾卒于京師永樂丙申七月九日也配歐陽氏繼蕭氏子二人長信仲直由翰林歷官吏部尚書孫男八人積國子博士稊稊种拒稊雅穆詩文遺稿千餘篇

廣東潮州府知府王公源傳略

王源永樂甲申進士選兵科庶吉士授深澤知縣修學官以造士築長隄以捍水勸民及時嫁娶而革論財之俗累上疏言事有旨召用至京陳時政得罪下獄會赦復原職益盡心民事奏免逋負草糧民饑輒發倉儲坐擅發逮理民爭先輸粟贖之時有蝗不入境雨不出疆之誣秩滿陞春坊司直郎侍諸王講說間王他顧源正色曰臣所講者治平要道不足聽耶王為改容後改衛府紀善遷松江同知奏罷負租數十萬石去豪民釋冤獄以母老乞終養母卒居喪盡

獻徵錄

卷之十

刑

禮服闋補郎中出知潮州府賜宴乘傳行下車舉孝廉黜貪墨修郡縣學立社學修廣濟橋除虎患築長堤報政進階從二品俸尋以七十致仕潮人奏留不得祠祀之所著有偉菴集書傳補遺家禮易覽及異端辨見一統志白沙陳先生謂吏於潮者多矣其有功而民思之唐莫若韓愈國朝莫若王源

高州府知府何公盛傳

何盛大興人由舉人為六安州知州景泰初陞知高州府公明剛直抑強扶善興利革弊禁淫祠絕巫術自是百廢修舉所屬奉法又建讀書帷于府學之中以較士設排柵于城外以保障居民時有西寇犯境則激勵軍民截捕有懷寇功云審理正陳演撰保民記其略曰郡城之外西北坊廂民多居焉景泰改元胡虜犯邊諸蠻效尤肆其荼毒高涼地連廣西蠻寇越境必此先至時炭山賊來劫擄坊廂生靈血腦塗地者若干人郡守何侯隱痛不已乃召邑令談公祥暨坊老莫邇等于堂共謀立柵開墾密種刺竹以防禦之衆以工浩力寡恐弗克濟侯曰是非爾所知也遂命民壯率其居民採木為柵掘地為墾繚以竹刺侯躬臨經畫不憚勞瘁僅及兩月而完計七百九十餘丈建鼓樓鳴柝以防晝夜設保民寧江靖江清江四門以嚴出入賊知其然雖連歲鄉村流劫終不輕至迨天順己卯臘半賊聞侯往述職又來犯城荷梯欲從東入阻于刺竹柵墜之檢棄梯而退城廂均賴以安

獻徵錄

卷之十

存

吳山館

廣東南雄府知府劉實傳

廣東南雄府知府劉實，在郡切切愛民，適中官過，有所索弗得，怒叱左右，猝之時候，役夫百餘人聞知，遂大呼入擁實以去。中官慚且忿，忿上言實毆之，實亦言中官酷狀，詔兩逮至。上親召至前面詰之，得狀遂俱下錦衣衛獄。鞠中官具伏罪，實得自將出，乃病以死。實字嘉秀，江西安福縣人。由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歷浙江金華府通判，順天府治中，遷知南雄。爲人廉介，寡欲，不一毫妄取。在官逾三十年，不攜妻子所至，環堵蕭然，敝衣糲食，晏如也。及其得罪，方見知獻徵錄卷之十甫 木 吳西館

於上而遠卒士論惜之

廣東南雄府知府劉公實墓志銘

彭時

公諱實，字嘉秀，號敬齋。姓劉氏，安成邑東竹江人。本漢安成侯禮之裔。曾祖懷古，學行卓異，與劉須溪先生爲倡和友。祖尚賢，考伯武，洪武中以才能徵，未官而卒。以公貴，贈承德郎金華府通判奉政大夫順天府治中母高氏累贈宜人。公早孤，賴母守節訓育，成人年弱冠，補邑庠生。從吉水周學士功叙張貢士篋，永受書經二先生見其聰敏，所業日進，亟加稱許。以書中宣德丙午江西鄉薦，庚戌進士第，尋詔依親進

學。越二載，赴召，選入翰林，爲庶吉士。正統元年，授金華府通判。時金華連歲凶，旱民多鬻妻孥輸賦，公奏寬其征，且設法爲贖。其孥舊俗民貧，親死不能葬者，多棄之。公嚴加禁止，或論有力者收瘞，其俗稍變。義門鄭氏役馬夫于山西，甚病之，公爲奏復其役。至於興復先賢祠，墓修葺學宮，俱處之有方，不以擾民。民深德之。歲辛酉，應天聘爲同考官，簡閱精當。人服其公竣事，至郡有富民以殺人論死獄成矣，公疑焉，密察其情，蓋告者故爲吏實貧而狡，潛殺三人以誣富民而奪之產，非富民殺也。立辨其誣，出之衆服。其明獻徵錄卷之十甫 七 吳西館

決歲亢旱，屬邑雩久弗應。公齋沐一禱，卽雨。所經行地，雨復隨至。一日行縣，始出郊，一狸迎拜于道，行十里許，復引類羣至，且行且拜。公下馬視之，羣狸馴伏良久，乃去。嘗夕寢，夢神語以公署將火，公驚起，至屬事火，且然矣。因率衆滅之，其精誠感召類如此。旣九載，聞母喪，不越宿卽馳歸，居喪哀悴，廬墓三年不家。居起復，陞順天府治中府事。劇民頑公蒞以公廉，凡所分理民，惟趨之事，以先集三載，賜誥有廉介久著之褒。景泰乙亥，用薦入翰林，修書天順改元，復蒞府事。九載績最，陞知廣東南雄府。至則剗吏弊，蘇民瘼。

捐商稅十之八九取其一二以修葺郡學不兩月克
完施爲有叙民忭以悅居無何以愛民故與中使有
違言文章入訴值朝廷勇於爲治欲別枉直遂遣人
逮之民數千擁道泣拜以送既至事將白以疾終識
與不識咸悼惜之實天順辛巳四月十四日也享年
六十有六公性剛直少容行已峻峭意所與者無貴
賤一接以溫顏否則雖達官貴人必面斥之以故與
人寡合或勸之少貶則曰惟聖爲能剛柔合德自大
賢以下未有不剛而能立者自待益不變歷官餘三
十年不苟取民一介終始以廉潔稱所至惟一蒼頭

縣徵錄

卷之十

九

夏山館

執役未嘗以妻子自隨甘澹泊如寒素雖居不庇風
雨與衣服什器弊陋不完一不經意人或迂視公而
公之視人蓋蔑如也尤嗜經史其蒞公堂或出與馬
上輒展卷吟誦公退手一編至夜分乃寐有得卽呼
童焚燈起書之爲文平易雄渾時有高趣草書飄逸
師晉體所著有元史略孝經集解小學集註春秋集
錄持敬錄詩文稿藏于家

孝行知府沈君琮墓表

葉盛

君正統壬戌進士授南京兵部武庫司主事三載進
階承德郎封其父如已之官母妻皆安人旣而進官
爲夔州知府又改重慶皆以喪不赴最後得廣州以
卒然士大夫君子率以用不究其才位不滿其德爲君
惜且以爲君之官可及也君之孝或不可及也天
子亦嘗爲下令大署其家曰旌表知府沈琮孝行之
門其稱爲君宜不以其官而以其行其所以重君又
如此而教孝勸忠舉一而兼得亦豈非明天子之
心哉君釋褐庫部恒攝車駕職方武選事無不治者
廉徵錄 卷之十 九

一時南京名德大老如魏吏部南齋陳祭酒敬宗周
學士功叙皆與君爲文字交而尚書徐公琦以客禮
待之廣州固嶺以南劇郡中使者求珠大將軍治軍
旅適又旁午其間事有甚難而君處之格如其於興
學校美俗化勸農課訟爲它郡最所惜者素稟清
廉頗不任勞勩晚亦鬱鬱不如意以去比去民遮留
之相與泣而別明年病稍加竟卒君沈氏諱琮字公
禮其先哲人徙嘉興之平湖清溪里曾祖達之珍
父昇母潘氏繼蔡氏其配盛氏君卒時年五十君幼
穎悟與其弟監察御史埭齊名人稱兩奇童先後取

高科得官居父母喪相率結廬墓下不肉食者凡六年有馴禽瑞草之異事聞有司以律既卒例不得旌君疏言琮不佞願以及亡弟事雖弗果聞者義之蓋君為人卓有志操論道之行當自其家始孝弟忠信克期以先家庭之問多化服者諸子弟皆秩秩有禮法可觀與人有恩意於平生故舊師友官長尤厚生養死歸或推及其所親至歲時饋遺終其身酷好學問雖臥疾寫誦不廢詩文著述頗多有集錄若干卷藏于家嗟乎古昔盛時官人之法不爲苟且必考諸其家必本諸其行吾於沈君乎觀之有以哉君之爲

獻徵錄

卷之十

十

廣州予濫以巡撫居其上而於衆中特委重君君亦無負予顧予時方以迂愚取厭當道未及論薦之予既再出居庸會它都御史之名林幹者來而君亦以病乞歸都御史卽解其任意固不在君也予也工賴天子聖仁加保全以至于今而君獨不幸以不幸其亦有命哉雖然予爲此文用志于愧亦以慰君於地下焉爾

廣州府知府袁公燦墓志銘

姚 鏞

公諱燦字景輝號慈齋方壯年時以布衣晦迹江湖間爲文超厲卓越不作常語邑人未知公也歲庚子前侍御江西吳公秀尹吾慈一日試士偶得公卷於羣衆中獨驚嘆以爲奇士公由是知名是歲公年二十五卽舉於鄉辛丑連舉進士及觀政工舊日赴都供事唯謹大司空賈公俊私識之既而授南京兵部武庫司主事轉車駕員外郎皆耿直有聲守備中官蔣琮最驕橫嘗囑公以不法事弗聽蔣銜之反駕公以罪繫獄年餘公論皆直公卒獲宥公名自是益彰

獻徵錄

卷之一

十一

徵後改南京刑部江西司員外郎最後改山西司郎中明刑執法稱西曹之最時大司徒孫公九峰與公爲同年又同官兵部知公爲深孫調文選會廣州有缺孫卽言于太宰耿公曰是無以易吾景輝者遂擢公知廣州嶺南大郡前守以贖贖敗事公既至教令一新興仆舉墜每侵晨吏抱文案魚貫以進公爲指摘奸蠹畫一以示須臾而盡吏受成案而去噤不敢出一語廣民喜告訐皆屬目于公公悉召其人訊之立得其是非狀皆匍匐悔罪墜下始而紛訴盈庭繼而訟者益少人弗敢欺公性度簡易率以嘻笑集事

然本剛勁不肯習諛爲可否其所經書苟自信卽
官欲撓之不可得廣爲城控引諸番際大海茫洋數
千里雖物貨阜繁而中有隱憂公爲繕治城郭操練
兵卒時戒不虞衆或迂公其後佛郎機之變人始服
公先識郡屬如新寧等邑半爲盜區公曰是未易以
恩信撫也乃謀之督府次第舉兵取其渠魁誅之其
後始懼而自戢公尤善理冤獄先是有龍游人王姓
者與其甥同貨于廣其甥被市井無賴六七輩掠其
貨殺之沉於海王訟之御史下府理官鞫其事反坐
王以罪王叫號稱屈公從旁踪跡之遂得劫殺者追
獻徵錄 卷之十
其賊皆實悉置於法又有旅客爲人謀而死分其屍
在南門公亦密遣人伺之獲其人乃所嘗與爲仇者
亦正其罪由是治稱神明按撫以公卓異言之朝詔
進公階亞中大夫食從三品俸而視事如舊將以需
大用也正德初旣六載滿績適逆瑾欲以順天府丞
缺償公冀得金三百兩公曰京兆丞顧可以賄賂得
哉忤其意遂致政去去之日民攀送載路其後切切
思公不忍忘公作爲詩文皆自出機軸鏗然可誦退
而家居凡二十有七年日與三數耆舊徜徉於山顚
水涯絕口不言時事亦不翫跡於公府人尤以是爲

公難公沒於嘉靖壬辰距其生景泰丙子年七十有
七其先出漢之袁安子孫遷徙不常至宋咸平中有
登進士第諱元者爲新昌令就居礪山十一世祖諱
壽者復擇地始家慈谿曾大父諱智大父諱孟奇父
諱彬號起菴以公貴亦累贈如其官

獻徵錄

卷之十

十一

雯峰先生饒公秉鑑墓表

何喬新

嗚呼此雯峰先生饒公之墓公嘗仕爲郡守惠澤流
于人聲績焯于時矣予不稱其官而表其墓曰先生
者蓋先生有德之稱爲士而有德功名富貴不足道
也公諱秉鑑字憲章世家廣昌之麟角里曾祖仲實
祖文遠父希明累世不仕而以長厚稱母揭氏公生
長巨室思以文學顯其身以及其親初從監察御史
聶公宗尹受春秋又從教諭羅子濤受尚書發爲文
章詞采爛然覽者驚異弱冠遊京師先冢宰一見許
以國器且作文贈之曰它日竦壑昂霄必子也正統

獻徵錄

卷之一百

十四

甲子領江右鄉薦兩試禮部名俱在乙榜例授教職
辭不就卒業太學時李忠文公爲祭酒士之明睿者
多在館下公獨與彭文憲公友朝夕相切磋學益進
景泰三年除廣東肇慶府同知肇慶地險俗獷號難
治公疏濬宿弊均徭賦繩豪猾惠貧弱境內以安鄰
郡有羣盜侵掠至境上公督民兵敗之斬獲甚衆屬
邑有奸氓聚羣不逞欲爲亂公單騎入其地曉以逆
順衆譴然羅拜而散右都御史馬公昂征瀧水徭公
獻平蠻策馬公善之委公城瀧水上其功于朝陞四
品俸僉都御史葉公盛巡撫兩廣召公詢以時事公

具言盜賊所繇起與平安民之策葉公深然之

其言羣盜稍輯僉都御史李公秉巡撫南畿聞公

薦于朝欲以爲太平府太守不果用尋以葉公薦遷

知廉州府廉與交趾接壤連年用兵重以中貴樛珠

民不勝困公規畫有方民以不勞又什伍其民教以

騎射有寇至輒擊敗之葉公上其功特賜寶鈔綵段

公痛兩廣賊勢日張民日凋瘵具奏監軍及諸將無

平賊方略所至惟事刻剝戰小勝則張虛聲以邀賞

大餉則匿不以聞臣恐數年之間兩廣盡爲盜區矣

章上權貴大怒思有以中之會公督兵餉遠出寇乘

獻徵錄

卷之一百

十五

虛襲城陷之衆咸以失守爲公罪坐褫職廉民千餘
人詣當道訟冤且言知府文吏非守城者況以公事
遠出城陷非其罪也乞還知府以活吾民時當道多
忌之者莫肯上聞公歸家優游泉石以書史自娛又
作義倉以賑貧乏立義學以教宗族建雯峰書院與
翰林修撰羅應魁講學其間成化二十二年十月以
疾歿于家年七十有四所著有雯峰集春秋提要春
秋會傳傳於世

知府陳章傳

陳章字一夔華亭人少貧力學天順壬午舉于鄉會
父喪家居敎授不出者十年御史天台陳選聞其名
特就訪焉已而入太學爲司業耿公所器許成化戊
戌第進士拜刑部主事或問公老儒也此何以處則
誦周元公之言以對曰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將終
身行之進員外郎郎中天津有冤獄逮繫百人詞連
及大臣人不決章一往得其主者寘之法而餘皆獲
釋尚書何喬新尤重之凡獄有疑與稱冤于理寺擊
登聞鼓者必於章決之有不合者必反覆辨析當於
獻徵錄 卷之十 下
理而後已有御史按陝西以疾惡忤貴近繫獄章鞠
曰御史非私也卽罪不至于死貴近愬于 上廷鞠
之議者觀望不敢決章抗言于衆曰朝廷清明茲事
不宜手滑今 天顏咫尺可否在一言而連日齟齬
公邪私邪衆知不可奪卒從其議遷湖廣按察副使
未行坐原從卒犯法以舊官調瑞州府同知盡心事
事人不知其爲謫者陞知高州府時方征雲爐大桂
賊章爲檄招之降者十餘種任事者欲殺章力爭得
止或遂謂其可撤又爭止之乃設賞格遣人四出招
捕有降者勞賜而遣之賊遂解散移黃州府會御史

來勘事彊檄詣雷州病瘁卒章爲人端重言動有則
喜爲詩與李西涯謝方石諸老相倡和 亦以罪又
投荒以歿時論惜之

廣東韶州府知府陳公紹墓表 黃佐

公姓陳氏諱紹字用光所居對百樓山因以自號上世居台之銀城唐建州守請從僥三世孫德徙德生尚書祠部郎慶慶八世孫遠宋進士建炎扈謁南渡逐家越之上虞云曾大父肅大父頊咸有令德父述比莊翁式篤前烈以公貴封御史母嚴氏封太孺人公自幼穎異弱冠舉於鄉壯年登進士授廬州府推官以明允稱會守與倅不相能撫按使廉其事或以僚友爲嫌公不避竟直守時論避之被召詣京師將首擢諫署適前倅謁銓懷懟妻菲或從吏請選郎公

獻徵錄

卷之十

九

不可曰媚人吾弗能也於是拜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嘉靖庚子崇明海寇嘯亂檄留都當事束手武臣失紀公抗疏請懲厲乃咸震警襄力獻功辛丑巡上江西接彭蠡東抵青海賊故出沒置巡牌甲伍上下譏察江海廓清復命疏江洋便宜五事及文武庶僚臧否聞者嘆服壬寅之秋北虜大侵西人半爲屠戮公慨然上疏曰宋時中國相司馬遼人戒飭邊吏今當誰咎哉廟堂肅然自此不能安其身矣癸卯考最將行報擢韶州知府公怡然赴任至則與民更始榜十餘事其大者曰清本源曰申聖諭曰禁侈儉曰

稽積滯曰輯盜賊一郡咸屏息而聽矣乃修張文獻墓新余襄公祠祀章九臯父子以風之乃簡七學弟子員於濂溪書院若明經館爲之師以訓迪之士民風風乎動矣已乃條葺而事釐之俗故髫年納婦爲之屬禁徭役以人丁配糧一石貧民苦之收議丁配糧五斗曲江附郭里甲煩費爲之稽籍分日縮十之七郡堂就圯發帑羨捐罪贖葺之踰月而成民不知費韶民貧而喜訟得其情而捐其贖訟者感化英德有楊金者殺吳福泰賄吏嫁罪蔣效文翁源池成鑑謀殺嫂姪飾僞贖冀倖免公一訊皆伏辜合郡以

獻徵錄

卷之十一

九

吳山樵

爲神明詔西界連州清遠萬山徭人蟠據時出剽剽公稽補徭官召諭賞資申明約束於是諸徭亦皆喁喁聽命令矣乙巳歲大饑公發粟躬爲校給迄無冒得者民大稱便既而四月不雨至於六月公閱之徧雩於山川百源曰某有罪降罰予一人罔以某一人胥而移災於百姓日勤焚香暑弗戒忽感暄而暈時雷震電坐若假寐已復寤言及郡事而卒蓋是月二十二日也嗚呼雨至而公逝公真以一身易百姓之命耶問者莫不流涕距其生弘治辛酉年僅四十有五悲夫悲夫天道固若是乎公性孝友善承北莊

翁嚴訓遇二弟維綰尤篤居常醇謹沉默廩廩剛介不可干以私事有闢繫義形於色居官廉慎卒之日衣囊書篋外無長物遇事審計不輕舉舉必有成交不妄與與者可死壬辰下第將歸一友同舍偶病疫且殆公曰隨衆棄去如此友何獨留治療俟其愈乃行其平生大致類如此

獻徵錄

卷之十

計

楚山館

潮州府知府郭公灌傳

郭一鶚

潮州太守公諱灌字達誠別號一菴生而穎敏異凡兒性峭直端方不輕借人以色笑望之知爲有道長者甫弱冠補邑增生年二十五中式鄉試十年成進士奉採 考廟實錄錦旋東橋稱觴兩尊人前里族人豔羨之已調選授刑部主政寬獄多所平反署員外郎以清介振聲四年旋擢浙江寧波守守一載以外艱歸服闋補廣東潮州守四明之巨室相望潮陽之商舶如織公守兩郡能令權貴斂手舶稅絕不入私囊故兩郡人士迄今尸祝公亦以飭牘之性不善阿當事坐失當事心飄然返初服矣致政之年纔及強仕公以經綸未盡之用施于家政一切繼承先封翁德意祭品儀節未定者家範約條未備者公手自勞畫斟酌著爲典禮世式由之會里有田數千畝兩姓各稱主而苦乏溝澮旁通遇旱澇卽不支公疏濬之導之規摹于是兩水夾流十溝繡錯數千畝穰穰有秋而風氣亦藉以拱衛里族迄今賴焉公晚歲尤工詩文所著有家乘有寶和堂記楷書草書並擅一時年七十五猶日與族之長老里之先達爲五老會會卽以訓兩姓子孫世世協睦爲詞其用意忠厚如

此若夫宸濠之變虔臺王文成禮聘公代署府篆固守城池輯寧難桑俾維桑不知有兵甲當年已具王文成奏績疏中曾有忌文成者并置公功不錄公曾不以介念也夫公才有餘于治郡而秩不足官有餘于二千石而家不足德有餘于里族而慶不足不足者補天之道也久之自定行且睹清白吏子孫漸次顯達以酬公生平是爲闡幽而立之傳

徵錄

卷之十

王

廣東惠州知府沈君垣墓志銘 鄭曉

宣德庚戌析吾縣東北境縣平湖平湖多大族而清溪之沈尤著沈自吳興徙清溪世有聞人太守石窓公琮謹厚有文御史青壁公肆孝廉表宅里參政吾鮑公榮三守壯郡時稱清沈叅議一山公煉方毅秉禮封君洵臯公光明經博學叅政龍湫公所有吏材大尹山陽君聖潔已愛民後先濟美世守家法淵源所漸濡發於君君諱垣字子完號鄂陽高祖吳曾祖封工部主事洎吾鮑洵臯其大父父也洵臯以君貴封大理寺左評事母倪氏吾鄉賢都運使顯女封孺獻錄

卷之十

王

人自幼穎粹稍長沉潛力學端靖簡默不妄言笑治程朱易有名舉嘉靖辛卯浙江鄉試乙未登進士丙申除大理寺左寺評事歷寺副寺正日獻省臺獄持平恕律例有弗當輒照駁參駁追駁甚或圖弄情理制決必平乃已已而奉 璽書錄囚廣西出冤民劉策等七十餘人不爲法縛亦不利法轉獻奏當上畫如公議癸卯陞汀州府知府行至河間聞內艱哀瘠幾殞比抵几延以封君高年故輒婉詞愉色強自寬務慰封君既終喪當之官又輒懇請不欲旦夕去左右封君不聽迫之行不得已至京補守惠州府還侍

封君遲回數月不忍去封君又迫之行不得已攜老僕二人赴惠惠在嶺海間難治君政先風化廣輯學官最諸生修文行嚴御使吏勾校簿案事至立斷務得民情錢穀出入悉以清平黠胥束手不能爲奸郡人皆曰太守敏達曾某豪有力宗黨皆奸橫凌鄉曲持官府短長嘗謀殺鄉人莫敢發君廉得之逮至卽訊詞證明甚弁其宗黨咸底法李鑑者和平劇盜也糾羣偷負險出剽劫君設方略調兵餉言且勦賊乃遣人入巢諭禍福鑑自縛伏罪支附皆解散君亦不窮治郡人又皆曰太守明毅值歲侵民大饑且乾

獻徵錄

卷之一

五

溝壑或聚爲盜君發廩賑贍急爲平糴法通有無民得全活者不啻幾萬人郡人又皆曰太守慈惠君天性真純表裏無貳郡中旱請雨卽雨潦請霽卽霽郡人又皆曰太守治行神固歆之蓋視事甫及期而上下乎洽會郡有利病條上詣督府議道中中丞卒於番禺館舍同年沈少湖大叅素重君制旬治喪擬舍得如禮惠人在會城者相率走哭太守諸僚掄君故篋圖書外無長物也君篤於天倫善事父母曲盡愛敬昆弟相與推盈取缺曾無間言兩兄蚤世撫其後甚勤女兄蚤寡無嗣迎歸禮事之餘二十年君質抱

淳懿不喜紛華世勤耕織饒於布粟務崇儉朴澹衣敝裘自甘粗糲歷官清慎所至資給于家其與人交直道坦懷中無罣吝三族故舊恩禮隆洽周恤補助不吝財力尤遜志好古博綜經史探討理數及論前代治體人材及國家遺文故事言之亶亶有條理顧善韜斂人莫之知茶陵張文隱公嘗曰沈子完舍章篤行可謂慥慥君子非知言哉君生於弘治辛酉同七月日卒於嘉靖戊申十月日年僅四十有八

獻徵錄

卷之一

五

廣東高州府知府徐公九思墓志銘 王世貞

世貞少嘗讀兩漢書樂想其世材之盛而最後頗考鏡大明公卿將相之業以爲無愧色而至於循吏則未有能如朱桐鄉卓密縣者嘉靖中守尚書郎數聞同舍郎稱句容令徐公前後治邑九載其純白之行惠利之政當爲天下第一然所爲第一者以實不以聲當是時心沾沾自喜以異日不卽死而有事乎蘭臺東觀之所撰述苟用句容令應亦何下桐鄉密而忽忽爲事奪已而老且怠筆研矣里居時有慊服而幣見者前給事中貞明則徐公之子也謂葬公若干年而未有誌銘於隧中之石則以慎之故今日乃藉惇史足下足下其毋辭世貞因悚然以許而問狀於給事則曰得句容之政而不能悉也其他則悉之矣給事去補兵部郎遷尚璽丞遂進爲少卿兼監察御史督興河北三輔稻田事而余間以過句容從其父老詢徐公令時狀縷縷不可指屈數大要云老人操髮來所見未有若公者公天人也明年少卿所督方報成而阻於中貴人移疾歸始具狀來請曰悉矣得之句容人矣余亦喜曰徵矣得之句容人矣之始至句容也羸服坐一筍輿延見諸候人恂恂

墓志銘

卷之十

王

所詰難諸候人出相語與中人誠長者第吾邑得

其詰豪而治乎居三日公察一吏出空牒而用印內褒中按得之詰其狀羣吏皆叩首曰爲一某親故某事補牒耳非有賄也公曰吾不治賄治竊印者卒坐之法已曉戒察佐毋得擅攬訟及需賦民錢而捕按其用事胥吏於是人人惴恐於法不敢有所舞公每受訟謀必命其人與親識偕往從和處其不卽和處者面諭使之心腹間一挾之數不過十毋煩置獄然至於武斷力兼之輩不盡法不止也諸所催科受役預爲之期過期而不至者俾里三老逮而笞責之終

獻徵錄

卷之十

王

不遣一隸卒下鄉落隸卒列庭下如木偶亡所資衣食其黠者多自引去公旣益習民富貧與道里近遠諸顧役之輕重必以資其受顧而役者必以便卽田更村雅得用身應毋使宿猾奪之諸賦長收賦於各區故未有定額司算者得上下其手公覈之著畫一於冊以示各賦區雖至椎魯不受惑也邑故有賠賦米四百石公覈其欺隱者應之賦得所歸不爲累他運解費有輕重官故量資之黠豪趣輕而資重不相當久矣公已密得其槩要諸豪祖之神而俾劑之旣定爲聞使拈各以分去毋恨色公恒謂卽天子布

大惠安能入人賜租蠲役第在我曹酌緩急而已緩而急憂在民急而緩憂在國以故終公任無失所者公之悉革一切浮浪費里正結藉邑耳足跡不使至邑門亦不使至民戶門以爲恒邑故稱最孔道輪蹄輻輳取資於民不可計而公減舊額夫三之二馬三之一然無弗給者士大夫過從所餽不過算器食不以貴重故加蓋士大夫安公之質儉弗過望也有廢園廣輪數十畝公躬率吏卒闢治蕪穢秔蔬果鑿池種魚閒養牧雞豕客過宴飲不必他資取諸宮中而用之客更欣然爲醉飽去邑西距二十里東距白土

蘇徵錄

卷之一百

五

五十里爲衝衢車馬所踐塵土坌積可三尺許遇雨雪泥淖至沒股顛仆相尾公積顧役之羨斃石以道之行旅無所苦謳謠藉藉歲江南北侵民至屑論而食而上方祠釐竹宮多遺中貴入方一神三茅山三茅公所治也歎詎曰吾民困至此而公更驅之役或謂應天屬邑八是不可分任乎哉公曰救災卹隣古道也隣民卽吾民吾何忍紆此而因彼按故蹟商引之金宿於府者請之中丞直指以供費公躬爲經畫諸使者攝公清嚴竟竣事不復有所干民忘其役然歲侵益甚穀價踊貴丁中丞發庾米數百石使

蘇徵錄

卷之一百

五

平價而糴取其直於官公曰今流莩載道數百石之幾何而徒以資糴者彼糴者皆豪也於是從時價糴其半還直於官而取餘米煮粥召三老受而分食其餓者居三日報餓者起矣公按倉穀餘尚多使稱力分負以去其山谷間稍遠者則就傍富人穀而取償於倉公居平持法寬而至是獨改峻有十七人禦貨而逞穀者公捕得立置之法曰是非饑民乃夙盜以饑文其惡者咸惴惴相戒道更名不拾遺公於單赤無所不極意而馭豪乃特嚴然不敢修怨於公視諸博士弟子猶子弟也歲時課經術論說文義饘粥膏油之費不乏而其鄙無恥者懲之又方於事上幾用此得罪時應天尹汰邑庾故當有席富人謀之尹欲以席市公謝曰賦長已儲之矣尹有所任直時胥下邑宗吏賄不得酬而詎諸庭公縛而笞之尹怒曰是不有我他日又以永康侯之幣徵教讀呂某公報曰呂某者蓋賈人子不習書不足以辱侯聘尹逾怒而會丁中丞又他有所下治荒者闕略不甚稱公以意格之且不平價糴也而諸生見懲公者中以蜚語中丞恚公甚見辭色三日父老數千人擁而廷見稱公賢泣涕數行下曰徵徐令吾曹有堪滿壑而已中

丞意稍動下膜塔曰今不宜若等故且為移之胡謂
稱也衆遂大哭曰必移令請死於此因極序公校荒
諸奇策與居恒善狀且詆無恥諸生謂彼不自知罪
以小懲而中民父母民誓不與俱生中丞意解入都
以語尹尹曰此強項吏好以抗上自為名移之便會
中丞入內臺有所舉刺而公在刺中嘗及公操直指
使亦報命中丞要之同刺刺僅中考而已事下吏部
尚書熊公浹怫然曰吾故聞句容令賢不減古人今
不以舉而刺耶考功郎邦彥具公前後薦剡語報尚
書書論謫中丞於外而特留公時謂中丞力不能勝

獻徵錄

卷之十一

手

一縣令可怪也然公絕不以望中丞中丞亦內媿不
復及公公既以廉儉著聲其下化之民有華冠而侈
服者出必遇責曰何以見令君為具稍過侈必相戒
令君知之得無不可乎積九載始遷工部管繕司正
事將治行而民強留之彌月不得發爭延請過舍治
鰲炙兒稚挽衣而泣曰公母去我度不可留其長者
曰公幸惠訓我使我奉之如奉公公亦揮淚曰母以
訓而曹唯儉與勤及忍耳儉則不費勤則不壞忍則
不爭保身與家之道也公坐平不嗜肉食唯嗽蔡佐
脫粟又嘗圖一青萊於堂曰古不云乎民不可有此

色士不可無此味至是父老刻公所畫菜而書防
忍於上曰徐公三字經也家肯公像而尸之朝夕必
祝焉已又立祠祠公四五所而其最大者曰茅山謂
公息民於荒獨茅山之役巨故也公之在繕部議當
築外城而城隍有犯陸都督炳圃者都督挾上寵
橫甚人謂避之便公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為孰謂陸
將軍不如霍將軍乎陸噤不敢發圖分為二公出權
荊州商稅舉舊額裁三之一諸聽權者蜩集倍溢於
故公屬其餘於藏曰吾裁而得溢母使後人增而取
溢也事竣復與外城役所分坂最堅而又最速役夫

獻徵錄

卷之十一

手

不告痛遷署員外郎以功實授為員外郎督清源碑
版舟北者毋論勢人達官必使附碑之將作大司空
吳公多鄉戚屬以司空意請皆不免曰此法也法且
自司空出遷都水司郎中治張秋諸漕河道故通漕
者與通鹽者近而不相接以故漕水溢則汎溢為田
患公議築減水橋於沙一使相接漕水溢則有所通
而不侵田少則有所限而不至涸工成至於今賴焉
時司空進而家宰倖臣文華代之尋督大軍平東南
倭所過張甚河渠郎迓送恒出境外幣餉充溢猶不
得一款色而公第遣一介齎謀謂之云郎有事於沙

灣不敢離也文華嫚罵投牒於地而亡何公以資重
得知高州府或謂高雖遠雄郡也公稱名今久獨不
能名二千石乎公曰吾老矣安能役吾身以徼身外
物陳牒於冢宰謝不乏任冢宰以爲高州更新守矣
居一載大察吏冢宰司空比而欲紬公考功郎持不
可乃坐公老令致仕公笑曰老自吾分何至煩考功
令試貴溪山中二十有二年非禮會不入官府跡可
數也守令以時問政公言之無所諱於吏胥弊尤切
聽者爲一舌族貧矣立義田以周之足矣立義學以
教之又擴田於學以給頽仰同年之婦何蔭不能自
獻徵錄 卷之一百 三

雍容竟日居家久提學御史耿君定向按部句容
公政而仰之時誤傳公物故者耿君歎詫檄祠名宦
再檄貴溪祠鄉賢然公彊無恙也句容之民伺公誕
日設醮迎釐於三茅祠下歲時訊問以爲恒公至年
八十五指示微恙卽却醫藥不御曰有正命在寢餽
拱手曰茅山來迎我家人馳之茅山祠告於山之神
而公已瞑矣守祠道士夜夢公朱衣從數騎啟扉而
入嗚呼神所憑依將在人矣豈公以彼土民之專思
而精意有所流注耶公孝友天性重節義不寢然諾
彊直自遂信躬而行四歲失母劉安人未冠失父儉
獻徵錄 卷之一百 三

有爲竭力資之又推以資邑蔭之貧而勵節者公於
自奉儉不以老益簋衣絕泉帛然用施予故窘行視
廢丘之瘠得杜家山斥地招流亡授以牛種教之樹
稅相土宜通水利而率臧獲與之分功而耕皆成沃
壤時給事長矣公慨然謂吾昔用之邑不盡而以施
諸家若旣已習矣異日毋忘用世給事拜受教是故
其居官首請屯田三輔興水利雖不盡究然識者猶
日望之公既有年德貴至大夫郡邑舉鄉飲爭欲得
公祭酒公爲一之郡而已公生平無聲色好晚節會
閭里集子姓童子歌風雅涯洛數章談說義理典故

庵公侃侃自樹立其奉大母周孺人繼母艾安人尤
孝謹屬疫痢大作相傳染衆二母病徂幾不起家人
皆避徙去公獨身周旋其間卒以俱安爲諸生工屬
文博通諸經尤精戴氏禮讀書樟槎且農有耕而乞
火者公時估俾猶未已也嘗蒞一貴少年家塾遇驕
佚子弟朴治之不小貸貴少年狎婁童麗甚故出而
留之塾俾恣其側媚欲以試嘗公公厲色無所近視
以告貴少年曰是夫也鐵心石腸人也一老儒生捧
所習經有饑色豔是少年盛而歎曰經獨爲彼不爲
我公笑曰經非貴富人物也而所覲誤矣公與少師

夏公言同里自舉鄉薦以至調選未嘗輕造其門
夏公之再相罷而道被逮也公獨使一老蒼頭侍
唯謹夏公從檻車中問而得之爲感泣故御史楊公
爵工部郎劉公魁給事周公怡沈公東先後以直諫
下緹綺獄公損月俸索饋而致之故善包御史節節
坐與中人競遠戍公範白金爲巨羅而銘之曰不愧
明時無負此心以遺節然公有所爲以自達其志而
已不務爲名高故少能舉其事者

維風編

徐主政公九思爲句容令其政專主養民自身及僚

獻徵錄

卷之一百

三十四

屬上吏供一切裁省行之三年上吏猶數撓之屹然
不以撼也至六年乃定九年遷去邑舊有二簿一典
糧一典馬糧簿歲啟倉有例金八百四百以啖糧判
四百簿自取公開遂躬往主收判簿不得取例金焉
馬簿歲視焉馬九百餘匹例一金公亦自往視焉
例金遂絕邑舊募民兵四百每兵十金公兩分之歲
更番募止二百一歲省金三千邑當吳越之衝民疲
於供公令官服養鷄雞官池魚閑地圃之實全取供
一不煩里甲歲自碎小而玉數之省者胡嘗萬計其
養民如此右胡正甫余聞公嘗語人曰吾昔筮仕之

句曲也甫入境邑中蒸黎羶屬遮道迎我漸通郊垌
迎者漸夥無慮千萬計或趨前導我或擁後衛我更
審輿我已奉我堂上敷坐坐我座已是千萬人者擁
伏墀下無間倪旄呼聲闕闕僉曰爺曰爺曰爺將悚然
內省曰嗟嗟是千萬人者均之圓首方趾橫目噉勿
我無以異也卽幡幡黃耆亦相率而呼我曰爺曰爺
彼蓋謂我爲父母云爾也若何施而乃能當茲父母
稱哉爲之惕息深念者累夕云吁徐公之感念若此
此所以汲汲於養民之政而九年如一日也嗣陞任
司空卽解綬幾年矣甲子歲余督學駐句曲誤謂公
獻徵錄 卷之一百 三十五

已捐館舍檄祀之名宦祠維時境內蒸黎聞之歡呼
奔趨環而拜伏祠下者亦千萬計猶初任登堂日也
公之得民若此蓋感於此一念云顧今宇內受符爲
令者其入境時蒸黎依依之狀想大都若此目覩之
而悚然念者幾人哉又余嘗喋喋述公是語與筮仕
者道耳之而悚然者可指數豈其目其耳人人殊哉
未之思耳誠思之人人有同然者在也子貞明辛未
進士尚寶司卿

肇慶知府楊裴傳

楊裴建安人進士萬曆甲戌知肇慶府釀和清介政
平訟簡吏畏而民懷之羅旁之役督府令高要市驛
百今往之矣裴曰高州乃有善馬必三四千金高
要安得金三四千而令之市馬百乎卒減十之九縣
人轉饑日至山而罷裴曰至山萬一無獲而以爲餓
必此輩也戒至河反令士自負之力裁浮冗郡中乃
省八千裴節用愛民嘗置十餘條未行而卒時肉子
八月也士民如喪考妣替者亦望府門而哭哀詞至
千餘章輿歸奔送爲之罷市至今談之不啻口

獻徵錄

卷之十

五

廣州府知府戴公科墓志銘

林大春

公戴氏諱科字朝賓筠臺其別號也其先有大戴
戴者以禮經名於漢代有同人至宋亳州觀察使璨
始入仙遊其仲子諸徙居莆之黃石東井數傳爲大
理評事下卞之孫子和復徙惟新里之湖波所謂塘
東戴者塘東之祖曰淑盛淑盛生允勉號逸菴有耆
德享壽百歲卽公大父也逸菴生別駕諱廷璋號竹
居嘗舉於鄉爲循吏娶故尚書彭惠安公女以嘉靖
甲申十月癸丑生公公生有奇質體若龍文逸菴公
異之稍長從別駕公宦游四方遂劃然有冲舉之志

獻徵錄

卷之一

五

時習三禮或難之對曰此吾家故物也奚難及歸學
益進鄉先達王筆峰先生奇其文召置門下乙卯以
禮經領鄉薦高第丙辰上春官主考官少詹公夜夢
巨人衣緋玉手書一卷曰戴子文好覺而得一卷入
殿比折所號果戴也問者多神其事謂巨人或爲彭惠
安云已而天子臨軒召對策上公得與進呈第是
時策上言人人殊惟公以事君如事天對然契上
旨而廷臣所進四人已上卷上覽頗弗稱遂輟弗
更視公名竟置二甲第三說者謂使公策獲徹御覽
當復睹漢晁董故事矣惜哉不遇尋以次除戶部主

事尚書拔之衆令偕予掌故一時章奏多所裁定後
三載考績封贈如制隨奉命督賦東粵與總鎮大臣
處正色不撓下吏莫敢干以私還報稱旨遷員外郎
郎中出知四川叙州府取道河汝從關中入蜀因遊
華嶽終南諸勝處有詩寄予未幾丁繼母郭安人憂
蓋公母彭先逝而郭亦以賢稱至是郭亡公方在蜀
未至會倭夷大舉入寇以攻興化城陷之士家多沒
於賊者乃賊獨以積善署戴門戒勿犯以故獲免然
別駕公亦在繫賊覺而釋之及公西奔還莆則家人
父子相聚如故因遂謀爲卜居計舉家遷楚楚之祁
獻徵錄 卷之一百 三十八

邑寔別駕公故游地故公請移家焉時予亦抱先宜
人之感公特自永貽書訊予意同酸楚相慰藉良苦
居二歲寇平東歸別駕公始卒遂首丘人謂孝感服
閔北上遇子蘇湖之間泊舟江上不能別其年補知
廣州廣州嶺南首郡也號貨財淵藪又積蠹所聚公
至卽與民更始示無驕於貨發奸摘伏如神僚屬下
吏無不嚴憚公者久之有王提舉某者以部使見任
故頗恣肆爲奸利括吏民金以鉅萬計公廉得其狀
收提舉大發其私藏沒入於官提舉懼自經死於是
部使劾奏公激殺命吏諸還候勘會明年春正月大

計當事有害其能者遂疏免公官又明年勘至公以
入廣後部使者按其私竟無所得然業已從計吏生
免士論深嘆惜之公顧無恨意爲具葛巾野服遍歷
嶺外諸名山過湖訪予踰兩月別去時予亦以忤時
宰故避讒家居又值先大夫棄諸子絕無心於世事
臨岐公乃手出本朝制書示予曰凡守史被廢有枉
狀者廷臣得與昭雪此某朝某年之詔也子如異日
賜環者幸毋忘戴子予心識之其後公頗有書約予
重上羅浮而予亦時有問訊約公爲武夷九鯉之會
乃予徒忝薦書旣未能行公臨別之教而又不果於
獻徵錄 卷之一百 三十九

武夷九鯉之往也於心有餘媿焉然亦豈知公遽止
於斯而羅浮同遊之約竟成虛語也悲哉公性嗜山
水所居東黃地一區疏泉種樹以爲未廣乃鼓棹中
流至壺公山下誅茅通道卜築以居復躋攀絕頂轉
而南面得一洞天時往遊焉猶以爲未至也又泛槎
浮海環山四面縱其所之汪洋浩蕩莫知涯涘不覺
恍如身世之在蓬瀛矣然其情若玩世而猶未能忘
乎世故人大吏建節入閩者必造廬見訪或迎至省
府咨吏治問民所疾苦公亦弗拒若意或少懈卽掉
臂不顧其介如此事父祖孝順處弟妹友愛期功以

下親屬雍雍如也然有過必嚴督之以是戴家子弟多循禮度晚建湖波大宗與東井合祠義取萃渙錄是科名繼起戴氏之族望莆中矣所著有遊岱藏羅浮諸名山記及壺中集百餘篇其卒也以萬曆癸未二月僅六十耳林子曰嗚呼公今已矣顧世之論公者謂其立收按部私人於廨舍爲遽好遊放也其不絕當道之請謁也爲慢豈知破柱取張朔古之人有行之者李膺是已廣州政暇不廢登臨至開山代木不煩非謝靈運風致乎不比寒蟬輒有陳託則杜密其人也若公者殆與李杜齊名江左並駕矣可爲繩趨獻徵錄 卷之一百 四十一

尺步之士道哉

雷州府同知劉肅菴彬傳

湛若水

劉朝請彬肅菴先生者維一峯先生倫之友也一峯者狀元及第論大學士李賢奪情起復之非落職者也彬字素彬與倫同師皆九歲及同授春秋於鄧公表年所或經年乃一歸以德業相勵鄉俗目爲迂儒戒子弟勿效嗤之曰羅古人劉古人且有欲破其交者倫詩有浪拍洞庭君山不動之語素彬笑曰君山豈足踰吾交君山靜而不動吾交動靜不違倫告之曰科名文詞皆淨洗而痛決之不使亂吾之念慮一意從事聖賢之學必至於成人而後已榮華與道謬永胎身後嗤胡可以有盡之身而貽無窮之辱乎仕止久速各當其可此孔子所以聖也素彬曰一峯平生故人今墓木拱矣生平不滿五十其出處語默進退如是吾敢負一峯乎白沙先生荅之曰別駕自審去就何與一峯也素彬亦吉之永豐秋江人貌癯骨秀心純正五歲而孤張宜人撫育之時從巫用甕醢關於祠案下謂十五出關時破甕名曰破關祈可生素彬默用石碎之宜人大怒素彬跪曰壽天在天非巫可求天威母德吾自可生母宜安心勿惑異端戊戌年進士第授潮州程鄉知縣痛鄉俗之薄惡徹賄

獻徵錄

卷之一百

四十一

場禁酒肆逐娼優出諸境民以不復破產立養濟院
月給粟帛於境內之無告者廣囹圄之湫隘囚縲者
不至殛死部民王慎者德素彬直其誣軍數年之狂
以黃金十五兩苞香茶中跪送以爲報素彬覺揮之
去曰生汝者吾父母之心豈容報乎巡按御史徐瑄
行部至境聞峒賊潛去居民安堵開院無訟以羊酒
獎勵之立三社學以教鄉之子弟置田入租百石以
充社師之資民益慕德建濂溪書院東爲雲谷書院
以祀元公文公考績赴部老稚追攀道左素彬曰若
等母慮吾行不出半年耳去任未三月鄰邑饒平賊
獻徵錄 卷之十百 四十二
發城陷奔屯程鄉深谷中官民大懼時素彬過家卧
病聞之明日卽力疾陸趨四日及境四野歡喧卽白
行軍布政陶魯軍衆邑小乞散之鄰邑以紓民困陶
擒賊五百餘真偽相半素彬力爭民命不可輕陶不
聽且曰君不亦當立功乎素彬勵色曰吾爲民父母
坐視子弟命絕何謂立功卽白巡按御史雪其無辜
者過半陶大慙謝病不蒞事巡按御史周南葛萱皆
獎勵之如徐然而無有能薦之者九年考績方伯劉
東山大夏署云無能事之虛名有牧民之實惠素彬
既云百姓塑生像於曾井廟又有立生祠於松口之

蓬萊灘尋陞雷州府同知設施畧如程鄉士民亦樂
趨教拓地以廣學校新之靖戎伍之冤抑久弗伸者
雪之以疾三辭乃獲解官而去民謠曰知府似爛泥
通判似豆腐去了劉同知倒了雷州府既歸作小樓
以居絕迹官府 武廟廟位詔進朝請大夫以疾終
於家年七十有七

太史論曰古之談交友者曰管鮑陳雷至矣然未知
以道義相助有如羅劉二君者否邪孔子稱十室忠
信與躬行君子若素彬者豈所謂王忠信而躬行允
矣君子者非邪余昔游白沙見素彬貌極古如畫中
獻徵錄 卷之十百 四十三
人口弗道詞及爲政施設所至響應民慕之如父母
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豈謂是邪一舉名滿天下
而肅菴號不出鄉省用不究其學余故爲表而見之

廣州府同知程公默墓志銘

潘 潢

子木諱某持節新安太守程公元譚四十八代孫世多聞人自篁墩賜宅屢遷東關縣址今居荷池九世禮德裕宋翰林講書曾王父諱志文王父諱宣考諱仁以子貴贈奉政大夫廣州府同知妣汪氏贈宜人子木敏識強記魁梧磊烈有奇氣縉紳巨人口稱譽之弱冠補博士弟子受業方伯羅山程公講戴禮已乃博習易象魯春秋古文尚書偕方郴州行之游學玉岐金焦間開陽明王公名負笈千里師之逾年有得敘華近裏謙謙言若不能出諸口不問可知

獻徵錄

卷之一百

四古

為先生弟子也嘉靖乙酉舉明經卒業太學間從大司成故月中府禮度嚴整不以暗昧少替同舍生大異之戊戌下第吏部銓公第一時元戎怙思奏更選格頗屬意子木將待以不次子木慨然曰吾豈附勢者邪無已必以決去就會事寢除廣州府同知廣嶺外望府守倅輝闕詔征安南兵興費鉅子木使容調度民不知困甫至詢先聖畢昌言風俗波瀾獄訟媚與皆斯學不講之故亟請祀開府陽明王公之功巡按御史以為知大體特薦之黎負險憑陵崖中世為害公建策乘勝畫五指山為十道分官據險錯居民

於其中徙黎山外不數年且為衣冠之域當事者不欲久兵中止士議惜之行部禁培克慎勾稽身先吏卒所至肅然嘗承臺檄閱實韶州庫藏守別蓄萬金咱公以為已地子木廉知之即疏始末議立法坊侵盜監司趨焉故新會令何某以不善事上官被斥公上其賢必追復乃已竟以是忤時罷歸道出南潁都御史秋崖朱公最少許可尤重公以不見疏用自歉厚為之禮而送之子木居恒不跡公門雖所知恥託以子弟曰徒賊之耳晚築天和亭種樹千本悠然從東寧羅山諸名流講學修德期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獻徵錄

卷之一百

四古

疾已亟猶人授子姓一經曰後當從此中尋我莫等為陳言也以嘉靖甲寅六月二十六日卒距生弘治丙辰二月十有三日年五十有九

汀州府通判李公銓墓志銘

梁潛

君諱銓字彥脩姓李氏系出唐西平忠武王之裔有諱某者官於袁其後自袁徙吉水之谷坪族最盛君曾祖公範祖務任父讓翁累世皆不仕而讓翁尤富於貲配周氏生君幼端重如成人性極穎敏稍長與其兄鎮俱有才名鎮舉進士於時或又勸君進取君慨然曰親老矣舍朝夕之養而圖榮宦於身如二親何遂專意以事親為務然由是其名益著久之有薦之於朝者召至俾歷事工部有能名丁母憂服闋來京師今工部尚書宋公聞其至卽以其名上聞俾攝

獻徵錄

卷之十

四七

主事事往福建所至介然不苟取毫髮時參政房公安以為未嘗見也疑而未之信遣二人躡其後察之歷數郡其自持如始至之日漳浦縣縣令懼有逆責密以金餽君君大罵却之發其罪狀而去二人歸以白房公房公大為嘆異由是未還闕而名已聞於京師矣以父憂去官復除改授汀州府通判既至以獄囚淹繫者衆按其無罪者悉出之旬日獄為之空藩省素聞其廉又知其敏於政如此遂檄君督八州治鑄錢匠時方盛暑疫疾大作君為具醫藥給以體粥又為禱於神病者皆愈民歌頌之然凡各郡分部其

匠皆小吏畏君名君又務求以威吏益不自安相與誣搆之訴於朝逮之至君歷訴其情誣者屈服事遂白還任汀州而卒時永樂癸巳年五十有四君為人儀觀甚偉修髯玉立善談論為政疎通簡易常惻然有愛民意其死也民尤悲之

獻徵錄

卷之十

四七

韶州通判杜君有墓表

王 俱

成化五年秋九月十五日廣東韶州府通判致仕江陰杜君病且卒呼其子淵具筆札口占一書貽子曰君知我死假君直筆題墓上使後人觀之知我生不負所學足矣君卒閏月而淵以書來予既弔哭之乃爲之題曰君諱宥字叔寬八歲知讀書十五從鄉先生學易探蹟索微爲文章又據義理正統丁卯大比君以母疾辭弗就母曰汝第往榮親與事親孰大君不得已往畢試有僅自鄉邑來君徬徨顧問母疾曰死且殮矣號慟馳歸踰旬而捷報至則其名已占

獻徵錄

卷之一百

四十六

高等君泣謂所親曰此吾母志也名成而母弗及見奈何復號慟幾絕景泰甲戌第進士拜監察御史出巡西夏貪吏屏息丙子與倪御史敬數十輩坐言事貶官海南英廟復辟起君知英德縣英德俗頑獷素號難治君揉馴之民知向化時徭寇猖獗邑故無城樹木柵爲固君患之期爲之城民趨事恐後城成而寇適至躬冒矢石與民死守糧盡矢竭而圍不解乃選敢死士夜縋城下縱火焚賊所據民廬賊驚潰遁去邑素困交征君裁省之十去七八務誅求者皆慚忿忌嫉而民欣然戴君如父母未幾遂有通判韶州

之命招來流亡客戶占籍者以千數都御史崑山蔡公盛時鎮兩廣檄君寘幕下練士卒給饋餉方倚君爲用而君已冒瘴癘乞休退韶民相率請闕請留君退志益堅不可解比歸勅斷家事閉門養病居一歲疾作欲藥謝醫曰吾其觀化矣遂卒春秋五十有五君平生負才喜氣性簡特與人寡合家居時獨與子及倪汝敬御史三人交莫逆汝敬最先出子在史館時君始舉進士來京師官憲臺翹然羣伍中卒以直道不容與汝敬同謫嶺表予時遭家艱既不及如師魯之從仲淹又不及如承君之贈志完恒竊自媿然

獻徵錄

卷之一百

四十七

猶冀其躋而復奮以相與圖功攸終夫詎知其止於是也嗚呼汝敬之歿予旣爲文以銘其墓今於君何辭百世之下此石不泐鄉之人有下馬膠西者萬一卽予斯文而有考焉以彰君盛美於無窮予雖無似抑亦庶幾無媿於兩有道哉

惠州府通判吳公晉去思碑

黃佐

君名晉字三接豐城人也倬惠五載攝郡署邑者屢矣絕苞苴清壘蹟吏弊拔根芟去而督礦權鹽脂率澳忍者易沾利垢獨君纖毫無所淫焉其崇文教則建先師廟於博羅邑學且造邊豆簠簋諸器秋祭煥然一新皆捐已俸民以不擾復創置暇乏田於首善兩庫以廣多士婚葬燈油之惠至於敬老恤貧旌賢表節鑿濠建橋又其餘事也城罹回祿叩輒返風民憂旱魃禱斯致雨誠且格神而奚人之難治者乎郡治密邇軍衛前此屬兵督屯如匪其人則專事敲相

獻徵錄

卷之十

五

以延歲月其逋負千萬至有皓首羈縻莫能輸納者君承當道督徵之命推度利便簡易通融量其遠近本折隨宜向之逋負者十完八九而輸納者殆不逾日上既不失國用軍需下復不浚兵民膏血僉稱其貞焉嘗引年求去及上命致仕喜見顏色瀝行八邑臚贈水手一無所取始終清潔絕利一源世蓋歎其倫矣時則民有八頌童有十謠軍士皆攀轅遮道復立有曳韓亭云然輿情猶謂必得吾言傳信來而苟乎吾言奚足徵哉亦惟徵諸往事焉耳憶歲丁未蒞詹事府時君自錄事擢主簿當國總官家者則夏少

師也夏以雙妾育於蘇綱者冊爲夫人援引聯袂督府銑者開河奎蒙於邊圉綱視二督爲囊橐而艾侍御朴則巡視太倉出入其門通利孔焉吾嘗詣夏夏出所製漁家傲掀髯得意謂河奎指日可復邀吾和之吾句有千金不數陳平計蓋諷其貪也夏大詬怒將煩君往解吏皂皆言君雖同鄉與夏不相往來是時吾已知君之異於人人矣比夏計噉吾去去之三日前朴與綱坐黃正大事納倉通賄下獄皆謫戍窮荒居無何銑與夏又皆坐邊釁姦黨前後棄市而同鄉依附有卒於震賊者君以滿考得擢上林苑監左

獻徵錄

卷之一

五

丞庚戌秋虜大舉內侵營於良牧署肆其荼慘於是屬官遇害民廬被焚庶昨妻子以及牛馬騾驢財帛芻糧悉掠以去君卽疏請蠲免徵輸旬民賴君以甦自是四署之地薦遭水旱輒爲奏聞停減而禁革奸弊省刑罰均賦役興社學立義家撫流移節冗費疏不一上仁政大敷而惠郡施舍弛張卽其推也猗乎天下國家之大計敗於貪而成功於廉曾謂柄臣所見乃不君逮邪詩曰貪人敗類語曰利令智昏此四海所適以困窮也吾聞豐城東鄉有柏林焉君祖封君居之篤生御史中丞公始謀濟美夫柏有貞心勁質

特立高朋出全歲貫歲寒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儀之較諸草木之彫於霜雪殘於兵刃者其霄壤也夫

番禺縣知縣道同傳

道同河間人其先隸祖族也洪武三年以才幹舉太常贊禮郎十年出知番禺縣性剛毅廉潔番禺素稱繁劇而軍衛尤強黃需求百出佐吏動遭笞辱前令不能堪比同至視民如子民亦愛之如父母堅執公法凡事違理者一切不從由是民賴以安權要惡之未幾永嘉侯朱亮祖至數以威福撼同同不為懼時有土豪數十人遇閭里珍貨輒抑價買之稍不如意即誣以鈔法人莫敢誰何同廉問得實捕其首悉械繫通衢以令衆諸豪詣亮祖求辯亮祖召同勞以酒

獻敬錄

卷之十

五

食徐為言之同厲色曰公為大臣不當為小人所使亮祖不能屈次日亮祖出通衢被械者方曝烈日中哀呼求免亮祖釋之又富民羅氏納女於亮祖其兄弟因怙勢凌人同按法治之亮祖又奪去復以他事咎同同遂歷數其事而奏之疏未至亮祖亦誣同抗訕先聞上不知其由先命使取同首級適同奏亦至上以共職卑而直言大臣有骨鯁風特遣使宥之竟坐亮祖罪二使同日繼至而同已先死邑民甚悼惜之同性峭直器宇魁岸奉母備甘旨與妻子同粗糲布政使徐本雅重同嘗按一醫士罪當笞本

急欲得醫遣卒詣同釋之同曰徐公亦效永嘉侯耶
咎之乃已後同卒於官縣吏有奉其主於家者出入
輒告有事卜之輒驗人或以爲神云

獻徵錄

卷之十

王中

臨高知縣楊護梁儉合傳

楊護象州人梁儉泰和人成化間相繼任臨高知縣
皆廉明寬仁深知民隱恤民如子自前後官未嘗有
也邑致仕訓導爲紀其事楊令承累任苛虐之後政
尚寬簡然能明燭下情事至先得其誠僞善惡必明
審無大害者諭歸使更籌思多感其言而中止者獄
無淹禁而吏無取覓民以爲便事事稱是初若無甚
異政者行之數年民俗大安詞訟頗簡後以謫累去
任新令梁來代之日百姓如戀慈母驢者縣門絡繹
辭不能去梁嘆曰此無所爲而爲者可憫也吾當一

獻徵錄

卷之十

王中

屈楊君以慰吾民之心乃置一帙門下命驢者書名
其上須吏帙滿持以示楊勸納所贖焉已而行車就
道邑之老稚隨送三十里至舟次者殆千人梁驚嘆
問左右竟其所以及歸蒞事政累相傲而尤廉明簡
肅民益信服中舉一事以例其餘若凡民詞非干大
故但批詞尾付告者自行喚所告無不應期而至信
乎如此餘可知矣無何報政天官歸舟溺於鋪前海
百姓聞之如悲親戚時任無一親人父老爲結魂帛
相率海傍招魂回縣至郊外通郭服白迎至縣門通
衢之左立厰安奉皆言無以報賢令恩但循俗人修

七七齋如報父母之事每七布署主齋執事之人一如人家所爲者粟事乃止此雖非吾儒所言尤足以見其感人之深耳吁二令之於民非有期功之親久要之契也且無復望矣而民之報之乃爾誠不知其所以然者也然而今日之民前日之民也而不見其然何哉未可以誣吾人也

瓊州府崖州感恩知縣東湖董公遵傳

凌瀚

先生名遵字道卿師楓山學時吾蘭多君子皆及楓山門爲先生友故先生自弱冠有志卽懇懃力行銳然不懈久淹邑庠江右胡東洲爲督學禮爲浙東奇士雖吾蘭多口皆合謀稱曰眞道學勿異也累不薦於鄉乃就業太學去司南昌府訓邵二泉蔡虛齋督學尤極雅重凡門下名士必令先見先生用剡薦遷掌溧陽教又薦遷江浦令然不能俯仰於時上章仍乞文學掾移近養母顧益遠調海南感恩令踰年以終養乞骸骨詔許之先生天植耿介茹清苦砥礪道獻徵錄

延之謂之曰某大辟情於法順吾爲君理之出死入生數百金樂輸也先生曰貧自甘爾是惡可以汙我遂謝去噫嘻古所謂孝廉人也先生其真無媿哉

獻徵錄

卷之十

平人

吳山館

陽山縣知縣殷君貴墓表

邵寶

君初赴陽山道出江西會予於按察分司三日而別予舉仲尼忠信篤敬之訓爲君誦之君志素定聞余言益自信不疑君平生有天下之慮每論治必曰嚴明其諸區畫無巨細一於整肅兄寬弛之俗痛叱之不容口君自十二入邑庠受經於其姑之夫都御史冰壑盛公退與其外兄江西布政使中齋秦公訂質疑義學日有進然累困塲屋至四十二始膺貢卒業太學其爲文雖時體必參古法曰不如是不能過人評品精覈不隨人高下此皆予所知及是爲政往往獻徵錄 卷之十 五九 吳山館之連州古所謂天下窮處君能不鄙夷其民始至卽爲講律令俾知趨避又大書爲善最樂四字印給之有兄弟爭田者徹蘇清河故事反覆開諭皆感泣去凡死囚必求生道不得已焚香告天而後成獄獄中置一響板約曰冤未達者擊之有所召集書片紙於門皆如期至數月間恩信旁達遠近胥嚮而君以勞感瘴竟不起君病時吏民騰無虛日又走百里求醫連州及其沒也市巷哭達於野君處事接物行以理遂止以理屈是非可否無少隱假與君游者始若難

合終則浹洽至數十年弗替君諱貴字南金別號惺齋世爲無錫人永樂間有以進士累官至雲南布政使諱序者君之伯祖也父縉君其仲子子當觀君論政似崔寔憂時似賈誼勤小物似江祿惇夫婦之愛似白居易篤朋友之義如李若谷落落脩輩中謂之近者什人而九蓋至於陽山而後信焉士之於世修之已難乎之人尤難固如是哉後之欲知君者請徵於是

雲山縣志 焦公瑞傳

上元志

焦瑞字伯賢國初以武功隸籍旗手衛爲千夫長遂家金陵爲人清方愿勅不妄語弱冠爲應天府學生以家督當戶生事甚窘藉受徒爲活然來請業者束修之問必程其學而後受有終歲不受一錢者曰教未有益也累試不第以選貢授靈山令時一條編法已行十餘年有司以僻遠里甲之供如故瑞至首罷之民始灑然有更生之望縣多叢篁密菁羣盜嘯聚其中督府檄節推劉往勦之賊執劉將加害瑞率衆往援賊見驚拜曰此真吾父母柰何犯之遽斂衆去

獻徵錄 卷之一 甫 本士

乃拔節推還俘斬且衆竟不上功幕府故賞亦不及焉嶺南去天萬里仕者率取明珠翠羽以自潤漁利之孔百端悉罷之有牛稅入滋多沿爲縣用亦貯之庫絲粟之費以月俸償之不支一錢縣產熊膽天竺黃花石諸物上司不時需索皆力辭百姓恐失之咸願輸以緩其怒固不從然竟其去亦無取靈山一物者時賊猶窺伺瑞慮武備單弛檢諸兵日訓練之以銀爲射的中輒賞之由是諸兵競勸賊不敢近見邑上多不勤於業躬督課之日夕靡倦月試輒加賞勵由是人人自奮權相柄國賦敏嚴急鄰郡縣爭趨爲

刻深精衣塞道於是歎曰吾安忍以民命博一官乎
遂以疾告歸徒步辭上司不復駕靈山輿矣先是督
賦嘗出俸百金爲民代償去官未幾輸者滿額攝者
盡以返之卒不納曰吾業已心代之不忍易吾心也
歸之日囊餘八金半皆曩時射的也卒於途聞者惜
之

獻徵錄

卷之十

六十一

香山縣丞彭公豫墓表

楊士奇

嗚呼古人所與共治天下者必擇士而任之凡內外
大小百執事之職非士不與是以職修而治興後世
雜刀筆吏與士並用至有謂士迂闊無益於世者夫
爲士而不知道道而不適用誠無益於世然取士
亦察於其內何如焉耳可以什一遂廢千百哉若今
香山縣丞彭公出乎士也其所以修於身施於人者
皆有以發明斯道士果無益於世哉公諱豫字與志
一字叔介吉之泰和人其先徙自長沙宋寧宗時曰
惟孝詣闕獻賦周丞相必大楊學士萬里謝諫議謬
獻徵錄 卷之十 六十一
交薦其才得官不受而去公之七世祖也祖某父某
公自幼已岐嶷異常兒稍長讀書知以明道爲務初
吳文正公以性命之學授虞文靖公以授鄉貢進士
安成劉雲章先生公往從學雲章先生久而益有所
得雲章先生歿益嚴奉先生之教動息語默必由於
矩度手不釋卷茹素飲潔非其人不接也一時流俗
亦皆目公倔強乖刺公旣孤特寡偶而持之愈堅南
雄守嘗辟公教官金州守奏公才行可用徵詣京師
皆以疾辭後數年始就聘萬安訓導以上書言事擢
香山丞香山在嶺南海島之間地遠而俗靡前之爲

縣者率尚猛治公至一務寬施訓以善道久而民益
化服緣海諸衛屯兵暴橫爲民害往往釋民膏腴田
誣以荒廢據占自利郡縣不能制公獨毅然曰此細
民所資以共公賦給私家者且奪民欺上著在國
典有不還所侵田必執不貸兵知公不可犯聞所言
悉還之縣有大猾恒持長吏短長播撼以騁前此縣
長吏皆縮手不敢詰公悉捕寘諸法奸宄斂跡海寇
常劫掠民婦女貲貨出沒儵忽不可蹤跡民苦之公
爲方略教民掩捕訖公去寇無入境者瀕海歲旱衆
禱不應公自外來曰豈有爲文具而能格天者乎卽
獻徵錄 卷之十百 六五

自齋沐致禱越二日大雨霑足明年復旱公復禱雨
亦如之縣民舍火且延及官廨公叩頭嚮之反風火
滅民習不樂學雖已久立學官生徒廩食十數年有
不能通知語孟章句者公稍暇卽詣學督視諸生爲
之啟論誘掖數年有與賓興而登仕者民始知學
之貴在官六年年已七十以老疾乞致仕旣得請未
行卒於京師永樂六年也公居家事親孝執喪三年
不御酒肉人未嘗見其啟齒待族人有恩嘗嫁孤女
振貧乏皆曰此在我當然性簡淡無他嗜好惟寶愛
其宗譜與先世手澤文字踰於拱璧嘗語其子若孫

曰知愛此則能愛身矣國有存其先世及劉雲章先
生片文隻字雖在卑外不以寒暑奔走求錄遇鄉人
子弟必教之禮義忠信嘗以歲更長縣賦里中教里
民復其所生之姓者數家民貧不能輸賦竭已力代
之輸不責償焉蓋公之所爲厚於民者初不待香山
而後見已如使公之見用不止於香山又使士之用
世治民皆如公之香山士之效豈不暴著於天下彼
不爲公者不足言而公僅止於香山而已嗚呼惜哉

獻徵錄

卷之十百

六五

陽春主簿徐公均墓志銘

解縉

洪武戊午大學士徐均仕爲肇慶府陽春縣主簿陽春故春州也瘴癘名崑聞者惴惴每使者當按行託故避去由是縣豪得雄據爲姦利縣官至受頤指少忤觸之輒死前後莫敢忤受頤指幸滿考稱載去均廉知之至縣吏白應往視莫大老叱曰何物大老復白此洞主老病家居宜就見叱曰若化外抑民伍也亟走來見不然且屠戮出雙劍示之大老聞恐懼乘板輿至叱使下拜不得已蒲伏熟視諭遣之卽伺語有異而府符下問之遂繫之獄均曰是其人必且獻徵錄

卷之一百

李太

來劫獄戒吏士操鼓角柵其私衙自帶劍挾弓矢披甲長嘯大老二子果各將其衆來聞之皆懼莫敢前詰朝昇兩大瓜安石榴十數枝致饋皆黃金大珠也均不一視卽麾出械繫大老身送之府中後府官竟受賕大老賊脫歸數至前所饋均再拒之發怒欲捕治大老震慄求府符調均攝陽江縣陽江亦治服而均丁母憂去

廉州府教授王翰傳

王翰夏縣人洪武初以明經薦除本縣學訓導歷陞南鄆陵縣學教諭永樂初周王保陞本府教授入爲翰林編修後調廉州府學倭寇攻城翰率生徒抗敵冒刃而死所著有敝帚集梁園寓藁子礪永樂乙未進士除工部主事陞遼府長史左遷蒙陰知縣致仕歸教授鄉間後士進者多出其門孫玉正統戊辰進士除安肅縣知縣歷陞知大名平涼二府致仕

伏徵錄

卷之一百

六

南雄路儒學正唐公桂芳行狀 鍾啟晦

先生姓唐氏諱桂芳字仲寔學者稱白雲先生其先始祖諱承昉京兆人從宋高宗南渡爲新安太守子孫因家焉父元字長孺號筠軒博學攻古文名重於時徽州路學教授致仕先生甫十歲授業於鄉先達洪公潛夫之門日記經史穎悟絕人每篝燈夜讀音伊之聲達旦雖隆寒盛暑不爲之輟教乎公愛之甚每夜分以杖叩閣戶曰汝休矣勿過於勞也年十五侍教授公游吳庠受毛氏詩於錢公水村龔公子敬卒業而歸期待之甚至弱冠貢於有司不利客金陵

獻徵錄 卷之十

六十八

聘明道書院司訓再聘司訓于昇庠一時名公碩儒若李公青山其二子伯羽仲羽楊公志行丁公仲容李公晉仲陶公主敬接識之頃莫不器重之而商確詩文咸加推讓後主句容杜叔良家塾監察御史楊公弘正以文行薦闕南教職御史曹德昭復催舉遂擢建寧路崇安縣教諭始至生徒星散學宇傾圯於是重修孔子廟庭建齋舍秘書彭公炳元亮爲紀其績築杏壇自爲文以記之師道嚴肅諸生雲集翰林待制杜公清碧擅知人鑑嘗曰內附以來崇安教官當以唐公爲第一人以滿代去御史安公止善再舉

入廣選銓南雄路儒學正未赴丁內艱先生居二喪號泣毀瘠若不能爲生嘗以報親未足買田附祀於西山庵又買田構祠於藤源奉祀事未幾壬辰兵亂斬黃盜起挈家奔竄老幼匍匐僅全性命而已丁酉秋我朝龍興平定海宇天兵東下而歛之版圖先入職方氏戊戌太祖高皇帝駐驛於歛訪問耆儒僉院鄧公念以未升唐仲實名聞召對稱旨有尊酒東帛之賜鄧公嘗以禮羅之俾掌儒學秋丁祀事牲醴蠲潔肅儀嚴整值三獻未終知府魏公均祥飲福受胙而悍卒逆攫其肉以出先生惡其瀆法盪禮立殿

獻徵錄 卷之十

六十九

階上朗讀糾劾之文左右莫不震懾爲先生危而鄧公尤加敬焉退居槐塘上爲宋故相程公元鳳之鄉授徒家塾買田築室爲終老計所居之園前列三峯乃扁其居曰三峯精舍按察司僉事三洲陳浩記之舊友僉事喜山公行部下車延見相與話舊酒酣先生大噱起舞太守李公訥命繪爲圖嘗私謚晉淵明爲酒聖陶先生唐無功爲酒賢王先生自稱酒狂唐先生凡歲時令節先生以圖像祭享設酒漿陳俎豆舉觴浮之不至沉醉不止或披衣哭泣歌笑自放譚者以先生有托而逃蓋狎狂云門人呂旭特著以傳

於居無何驛馬都尉王公克恭太守魏公均祥
攝紫陽書院山長先是書院在南門外燬於兵燹先
生度地於東關縣學旁凡構正祠三楹兩廡十楹門
屋三楹中肖文公傍肖西山勉齋以配享焉宋理宗
朝賜紫陽書院四大字其二穹碑龜趺墮城壕中雖
經兵革而二碑巋然不毀衆以爲復興之兆也至是
先生與荆果驗戊申太守胡公善暨同知何公翔卿
禮延於紫陽書舍開講壬子千戶唐震朱興卜築於
登瀛坊尊以師禮訓諸子甲寅夏復築室於烏聊山
麓故居舊址扁曰文壽堂日以訓子授徒爲念雖蒼

七十一

七十一

七十一

援而游心經史以自娛樂是年秋七月忽嬰卜
左丘明之疾然而雄篇巨帙論議英發氣不少
然以道自任而不以疾廢當時士大夫學者翕
宗之辛亥夏五月患腹疽卒子孫環侍作贊曰而
清風千里白雲蕭然而逝年七十有三先生身長
六二寸美髯雙瞳如點漆面如紅玉氣豪邁老
而彌壯雖遭困蹇浩然也每富貴客廣會酒未酣清
談娓娓議論風生座客傾聽不敢忤視人人畏服而
尊敬之其爲文一以氣爲主辭嚴而理正及其成也
神驚鬼愕意態傑出勃勃如春濤起涌令人歎賞其

爲詩清新流麗出語驚人而聲調格律鏗鏘潤亮讀
之琅然恆聽有武夷臺白雲集略四十卷藏於家先
生生平澹於利欲輕財尚義與人交洞見肺腑不事
邊幅而性孝友最隆於教授公敬愛盡禮先生留金
陵崇安凡遇生辰嘉會必刻期而歸致遠方珍果異
味以爲親獻於諸兄弟怡怡愉愉克勤友恭於朋友
危苦則賙卹之患難則扶掖之以協於義先生行事
之大概如此

按戊戌年十二月庚辰 上自宣至徽召故老耆儒
訪以民事有儒士唐仲實姚璉者來見 上問之曰

獻徵錄

卷之十一

七十一

七十一

震亂以來民多失業其心望治甚於饑渴吾深知之
仲實對曰自大軍去後民獲所歸矣又問曰鄧愈築
城百姓怨乎仲實對曰頗怨 上曰築城以衛民何
怨之有必愈所爲迫促以失人心卽命罷之又問爾
能博通今古必請成敗之迹若漢高祖光武唐太宗
宋太祖元世祖此數君者一天下其道何如仲實對
曰此數君者皆以不嗜殺人故能定天下於一 主
公聖明神武兼數君之長驅除禍亂未嘗妄殺出民
膏火措之於衽席之上開剗之功超於前代然以今
日觀之民雖得所歸而未遂生息 上曰此言是也

我積少而費多所給於民甚非得已然皆爲軍需所用未嘗以一毫奉已民之勞苦恒思所以休息之曷嘗忘也仲實等曰誠如是民之生息可待矣上曰有不使者益盡言之仲實等拜謝乃賜諸父老布帛撫慰之而去

獻徵錄

卷之一百

七十一

史記

瓊山教諭趙謙傳

趙謙字槁謙餘姚人博洽經史時號考古先生洪武壬申由國子典簿謫任瓊山教諭造就後進一時士類翕然從之文風丕變守令爲築考古臺於學右爲著述之所尤精六書之學常著聲音文字通造化經綸圖學範歷代譜讚等書其五世孫宏翰上丘深庵書略云先生自蚤歲勵志聖學東游鄞台尋考亭墜緒歸而兀坐塢山萬書閣博究六經百氏因續武王諸銘并列四勿箴於座右嘗謂士之爲學必先窮理窮理必本讀書讀書必貴識字故曰六書明則六經如指諸掌今六書自秦漢以來千有餘載世莫能明遂築考古臺肇述六書本義以提其綱繼成聲音文字通以極其博及其終也會六經百氏於一心而約之以造化經綸圖又作學範以推所得於人天台林氏序六書本義有曰吾知此書包貫古今卓然特立其有功於先王也大矣西邸顧氏謂聲音文字通功不在孟氏闢異端下門人合脍玉惠仲迪謂造化經綸圖張前賢未發之機啟後學既迷之徑四明鄭氏學範有曰學者以斯爲範當爲名世大儒信斯言諸先生之學無功於聖門可乎洪武十二年太

題命詞臣修正韻先生應聘而出衆以年少黜之爲中都國子典簿時宋學士景濂爲總裁徒爲歎息而竟不能留明年又與僚友論事不合罷去放歌東歸蓋肆力於著述學者翕然宗之二十二年 朝廷搜訪遺賢先生復起時吏部郎侯公庸具奏 太祖曰朕知之久矣朕將老其才而大用之具啟 懿文懿文曰吾識其人宋先生每稱之然其所著書非靜處不能就其以爲教官翰林學士廬陵解公縉又謂與其班於 朝廷之上孰若施教化於蠻夷萬里之遠乃頌教瓊山公爲文送之曰教官聖人之木鐸也吾

獻徵錄

卷之十

七十四

吳山館

當賀聖人於南海之濱又增一木鐸矣先生既至作瓊臺布學範慨然以典起斯文爲已任雖將門子弟及蠻夷荷戈執戟之徒皆知向風慕義而遠方從游者若合肥王惠仲迪肅田朱繼伯紹三山鄭觀尚賓鳳陽孫一仲岳臨川吳均平仲輩爲最著由南海始聞聖學而名世大儒浸出矣翕然文風被絃誦日洋洋鄒魯 太祖將以大用之不果而卒蓋洪武十八年十月一日永樂初年門人吾邑柴廣敬擢進士高等以聲音文字通上奏 太宗詔藏之秘閣爲考文重典翰林諸友自解公以下讀其書莫不悲泣公

既爲墓表諸友各賦哀詞蓋傷其位不滿德壽亦永而又幸其書之有傳也及 英宗纂修實錄以先生爲浙之人物廣之名宦是蓋大人先生頂修之時一以至公示天下非有私於先生也生聞先生臨終手書別瓊之諸友曰予聞之太虛之中不能不聚而爲人物人物又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其聚其散蓋皆理數之自然有不能自己者豈有所爲者也予之此身在太虛中如水在水而今將爲水矣又嘗以造化經綸圖授王仲迪曰觀此以明其理寡欲以養其心調息以養其氣讀書以驗其誠聖賢之域不難到矣

獻徵錄

卷之十

七十五

易與中庸皆聖門傳道極致之言也而先生此圖又所以發二書之秘故其臨終所得如此是即張子所謂存順寧蔡氏所謂安靜以還造化舊物者先生之見定矣大人先生不爲暴白其事則天下後世又孰知先生之學爲可傳乎

六書本義序

潛園集

六書本義勾餘趙先生所著也先生名古則字搗謙好古博雅精於字學國初修正韻以聘至下年二十八耳而自信其說不爲顯貴者所奪竟移疾歸宋景濂學士深知其人遣二子從之遊然不能留也居陽

山萬書閣輯聲音文字通一百卷六書本義十二卷

童蒙習句一卷洪武二十二年召還嘗會解學士於
羣貴中語笑譁然傾其一座要人卒目為狂生獨少
宰侯庸大器之特薦於朝 高皇帝曰朕知之久矣
俟老其才而用之願卒為忘者所損授瓊山教諭以
行先生隨方指授一時名賢流寓者咸相推重教以
大行御海南夫子云踰二歲因進香入謁上其所著
書 高皇帝嘉納下翰林看詳當事者竟為寢閣亡
何先生亦下世矣惜哉先生自謂聲音文字通自秦
漢以來所未有惜不可得家藏本義習句乃國初善
獻徵錄 卷之一百 七十六

本楊生君貺請刻而廣之并屬余序竊謂士於小學
固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也秦之吏人猶能誦爰
歷滂喜漢世童子無不通急就凡將至於今而滅裂
甚矣昔人謂世無一物不識於書而實無一人能諳
其義良可嘆也此編自班揚以迨勝國諸家之說靡
不旁采獄究之如許慎鄭樵世所宗仰皆去短集長
而發其所未備雖去古遠而與文奇字猶可考辨
其遺意學者朋類以求之詰經訂史糾謬破俗皆必
有精焉惡能廢諸君既知學志不後人觀其
所好與漢之通急就凡將者何異余嘉其意而為序

教諭唐豫傳

黃佐

唐豫字用之南海之平步人父奎字景文洪武初鄉
貢授增城縣學教諭博洽羣書鄉人號為唐書櫃有
龜峯集傳於時豫生而穎悟少從翰林典籍孫賈遊
作詩文有古人風度性剛介無諂曲交友克盡義尤
篤於孝作蓼莪亭以寓孝思主事劉履為之記以古
孝子不能過稱之自號樂澹學者稱為樂澹先生時
有平步六逸謂東臯周祖生南軒周祖念節庵劉子
羽芸菴何淮素庵劉子高及豫也皆德行尊嚴衣冠
嚴肅為世所欽嘗相與定鄉約鄉人信守行之其所
獻徵錄 卷之十百 七十七

為約曰嘗讀藍田呂氏鄉約千載而下藹然仁厚之
風尚使然典起余等幸為太平之民可無一言以為
鄉閭規範乎因立為約與鄉人守之庶存古人風致
之萬一也其一曰供納稅糧民之職也收成後即便
輸納庶使役人無違限之愆而鄉里有守法之譽諺
不云乎若要寬先了官其二曰捕解軍役必審其少
壯當行之人不得受私瞞官恐招罪咎戒之戒之其
三曰冠禮當依文公所制行之庶見習俗之美其謝
賓束帛不必如古人之數飲燕之物不必過於華盛
則行餘者自當如漢其四曰婚禮舊俗先一夕燕其

子子必據尊席而坐以爲漸老之宴殊非禮也今後
止許設筵聚親子不當據尊席而坐爲父當依醴禮
命之庶不違古人之意其五曰禮曰父在子雖老猶
立今後爲子者不許坐違者叱以辱之其六曰父母
之喪不得飲宴遠方親朋來弔亦待以蔬素朔望止
設饌一卓奠畢親朋止茶湯而退其七曰四時祭祀
稱家有無須及時爲之忌日之祭當以喪禮處之讀
祝後孝子哭盡哀是日不飲酒食肉居宿於外傳所
謂君子有終身之喪是也其請親賓散胙必待祭畢
而後令人相邀庶不分其祭祀之誠意親賓一請必
獻徵錄 卷之一百 七十八
至無待再三也其八曰禮往來古之道也而冠婚喪
葬又事之大者鄰里親朋互相輔助不可有失如此
則鄉里和氣自藹然矣其九曰子弟當以讀書學問
爲務孝於父母悌於兄長和於宗族鄉黨其衣冠必
須嚴雅不得過於華麗若有賭博破家花酒無度者
爲父兄當禁之勿使其至於大惡傳曰愛之能勿勞
乎念之念之其十曰居處相接當以十家爲甲其出
入務相周知或有出入不明衆必體察之儻爲不善
卽呈於官庶免其累已上所言余等當先力行之不
可徒責人而忘自責也苟或如此爲余等爲徒言矣

蓋因鄉間所易曉者而裁制之使簡易可循也行
一年爭訟蔑息久之頽俗漸革一時公卿間皆重
豫布政參議陳贊懿其文行待以賓禮且贈以詩有
百鳥羣中孤鳳凰之喻及贊改太常少卿去執千泣
別不能舍謂曰卿吾三益也其忍一日違卿邪子璧
亦有文行酷類其父號主一齋遠近尊師之每訓誘
子弟必使端立正坐出入規矩然後以句讀或尤其
迂闊曰文藝末事耳苟不收其放心其何以爲受教
之地邪正統己巳之亂避寇佛山爲其鄉人畫策賊
不能入皆有集藏於家

獻徵錄

卷之一百

七十九

焦太史編年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

陳贊懿

集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一目錄

廣西

布政使

胡智

龐泮

魏一恭

參政

張場

胡堯元

參議

獻徵錄 卷之一百一目錄

林興祖

顧中立

沈龍

按察使

楊世華

副使

劉仁宅

楊必進

趙伊

錢立

伍希淵

陳奎

許應元

周源

朱驥

吳鼎

廖紀

查鐸

鄭一信

金事

鄧觀

邵清

章熙

知府

蔡蒙

曹琚

衡岳

鄭舜臣

郭鼎忠

獻徵錄 卷之一百一目錄

葉禎

通判

桑悅

知州

蔡運

州同知

張鐸

州判官

于濟

熊景

袁泰

李昊

鍾曉

華愛

伊伯熊

伊伯熊

李文利

驛丞

杜常

日錄畢

獻徵錄

卷之一百一十一

三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一

廣西

布政使

廣西左布政使胡智

實錄

智字宗愚浙江會稽縣人永樂辛丑進士擢監察御史巡按陝西夏大雪智疑有冤獄未伸悉按部內諸司獄有繼母不安其室子諫之者繼母誣以不孝智廉得其情訊之遂釋其子宣德間陞廣西副使龍州與交趾思郎州連歲交兵爭地智定以公議交人不致復爭景泰初陞廣西左布政使致仕十餘年足跡未嘗入公門至是卒

獻徵錄

卷之一百一十一

一

廣西右布政使伍公希淵神道碑

伍氏世居吉安之安福元季有性中者以鄉兵討里生子洪國初以春秋舉進士為臨清縣丞是為公高祖處士諱述經者為公曾祖知樂清縣監察御史諱冕者為公祖封刑部員外郎諱體祥者公老也公諱希淵字孟賢少敏悟季父御史驥奇之立為刑部公偁與從弟希閔同受世業一日塾師請辭曰吾不能為二子師也天順己卯公舉鄉貢癸未試禮部彭文憲公以春秋宗一時遼主試事擢公為第四人經義梓行者不竄一字甲申登二甲進士授刑部四

獻徵錄 卷之十一

行使民自相并衛徵科差役必審定丁戶凡所規畫有至今存者獄訟尤所習辭察面折庭無留案典學表善取鄉先達遺文刻于郡齋時集諸生稱說經史以風厲之登上第為顯官者踵相屬每部使舉郡縣能吏必為稱首一月間吏部連擬雲南按察副使及湖浙參政皆不果弘治己酉九載考績王端毅公為吏部方欲進用而巡撫都御史請還公舊治乃擢廣東右叅政諸路習聞公名皆安其教令不敢犯乙卯遷廣西右布政使取道歸省遂丁刑部公憂繼母劉宜人亦喪家居數年公亦謝事不復仕而子符已進雲南右布政使為用事者所中就理浙藩既而用事者敗始得白歸比有後命公已屬疾踰旬而卒公寬厚豁達不設崖谷而中有介辨解紛治錯皆談笑為之雖專城牧長若不盡其用者事繼母甚孝謹撫二弟遺子女皆底成立官所入俸粟為奉養賓祭費餘輒以分子姪暨諸姻族賻賻給給不可勝紀生正統丁巳九月卒王德辛未四月年七十五

獻徵錄 卷之十一

明中奉大夫廣西右布政使提督伍公希淵墓表 莆田林俊

王德辛未卒廣藩右轄提督公也子符亦右轄湖南

留侍未起得自盡于公碑銘二筆得吾師少師西涯
翁吾友少宰圭峰翁二翁名宗工良副矣左轄吾閣
又楊俊表其墓嗚呼其無已是心乎公諱希淵字孟
賢伍出安成顯姓安成擅春秋伍尤正傳公在諸生
與羣從念憲君希閔號雙璧天順癸未公會試禮部
名第四程式之文無涉芟潤名一日震京師傳置之
天下為奇歷刑部屬予辱尾公後繙閱舊牘法比精
練公獨先輩人挾抱直槩同官能道者部之大獄兩
畿之大獄浙之慮囚皆擇能授公公當輒平為司寇
諸老鑒賞薦臺憲薦廷尉丞坐與審錄貴臣爭是非
獻徵錄 卷之十一 四

陽雖公屈而竟行其中同知廣州清戎多襲具文公
搜摘弊隱二十事中其肯綮御史行其式為式郡事
屬公寬伸滯流費省而誼以寂有無公不成府之謠
分捕山後劇賊謀預機先與陶察使魯功為埒部知
廣之宜公也擢為其府知府臨人出政預有以塞其
利孔清其弊源布行其寬大以基教化宜其下以乎
乎其之上人官能連旌憲使諸參連薦廣士民京
師者羣然諱所欲留部知廣之果宜公也擢為其藩
叅政令行于百越嶺海之間人人指為鉅人長德左
官放臣恃若地主若疾得醫風雨得大厦以庇翹族

鄉聚之施亦然立弟之孤祿之入至委而盡獨不事
嬖嬰規規然校禮柄人觸忌諱既遷廣西右布政使
念父員外翁春秋高紆道省林下因得以視藥視飲
視藥以自盡于翁及其劉氏繼母喪既除遂無四方
之志而符亦進士累如公官鄉以為難公亦為之私
慰嗚呼外藩之重至方伯而極矣昔柳公綽與子仲
郢並節度使公同也公綽善事繼母又同柳取進士
四人伍八人公及符及正卿全祖蔭三世柳其或少
也仲郢及玘之到將無同乎伍自御史翁覓員外翁
體祥德厚開先公世引之柳根葉之論殆然至謂孝
友敬忠食之醢醬伍無一日無墓田雲物固在
潤而被龍光者矣表以并俟之

廣西左布政使龐公泮墓志銘

夏振

公諱泮字原化別號片齋山縣學生中成化丁酉鄉試登甲辰二甲進士第簡授工科給事中稍遷刑科都給事中公在諫司久而又事無不言扶理善類五沮格幸進一斥賤異教妄術三災傷二節罷好玩二戚里一出身與中官爲敵怨二几十有六疏可考悉有頭尾每一疏入衆邀邀危公雖長貳皆以爲可不必言者公自不能止若責獨在我又如論駁反活及一事聯名爲副從尙多未計所幸遭遇先帝仁明間多報可卽有未合亦不過詔獄一旨戊午陞福建

獻徵錄

卷之七

六

右叅政近年大理之貳以待科道之交次者公兩擬大理丞于南京皆無成福建亦再止乃得公在閩分守漳泉興福先是福安縣庫被掠縣官利在得盜雜捕平民二十人趣斃之公至及活者三人權其罪盡絀知縣丞簿旣而以才力總督糧事辛酉當入覲李布政適病歿公次當行檢李篋中得銀千四百兩辭不取曰朝覲人事書一部足矣宋儒黃勉齋故宅爲中貴香火院公毀之改彌陀堂爲彌高以祀勉齋壬戌補河南右布政使首革鎮守太監劉瑯及馬尙書家私役錢銀以兩計日省三四十駕帖取洛陽牡丹

疏請罷之司禮太監李榮索古銅鏡器物公曰物非土產官取之民民無以應則累及冢墓卒不與甲子轉左廣西未幾思恩土官有爲叛謀調發旁午具有成績乙丑用病歸御史何道亨給事中戴寶之等交章留公不顧也旣歸詩酒親舊十有二年而卒得年六十有七其先襄陽德公之裔至隋有諱王者仕唐爲總管十三世曰正己宋大中祥符間爲天台尉遂家焉高祖伯靜號石湖居士曾祖叔圭有士行洪武中辟不起祖諱瑞父諱計贈工科給事中公平居坦易遇事振發斬絕不爲左右顧視分所當行貪若嗜

狀數錄

卷之七

七

欲爭利害而趨之不可扼挽壬午十七八歲少知趨向口不爲常兒語嘗爲公舉前人之言曰秦檜秉政三十年只成就得一箇胡邦衡公曰吾輩耳中不可無此等論議夫言必先有之不然安望其相入如此也乃今日益驗公卒之明年櫟卜以某月某日合葬公于縣西芝山之原手錄公歷官行實請銘墓中予不得辭公嘗評吾文曰如我所見子之文比於韓柳氏更若理到雖推許過實要爲不薄吾文也况櫟又以其爲銘固吾責也公在官手不離卷帙發爲詩文視其爲人有諫垣檄垣歸田三稿龍嘉錄名臣論略

若干卷藏于家藏曰前所舉十六疏者若又出姓名指別某事以爲後信可乎予曰得暢御史亭與浙江鎮守張太監計奏一山東副使楊茂元言獨時忌幾於二刑部郎中丁哲斷事橫下詔獄三武備知州劉遜見構藩府四中官何文鼎言家法嚴旨三或寧伯王越營求再入六戒癸乘轎七濫度八燒丹禁中九京師大水十陝西旱乾十一內監請備元青燈料十二傳奉取銅鼓十三侯伯周或張鶴齡縱奴殺人十四論置蔣琮於法十五數李廣十外十六當暢張構許時適有知名已殺大臣視事兩浙反若有助張者并出之非止以見公之難亦使居位者知謹於未死之前於乎有如公者誠不敢不表而益著之銘曰志則難於舉世嘻嘻寒寒匪躬臣實以之若錮臣心山石可移虎豹食牛視其兒時所乏矯矯亦有自持公一不少氣臨殿墀惴惴小人便汗弗支石不能言哉爲之詞百世而下銘公者誰

廣西左布政使陳公奎墓表

嚴嵩

中奉大夫廣西布政使陳公以嘉靖乙酉四月十五日卒於南昌之里第公諱奎字文表始爲諸生學成久弗試部使以年例黜之或曰名士可失乎復之遂領省薦登弘治己未進士除廣濟知縣爲縣有名召爲監察御史時逆瑾用事公往覈甘肅邊儲忤瑾意撫公徵過逮赴詔獄久之得白擢山西按察副使河南按察使山東右布政使廣西左使凡仕二十餘年其行事可紀者衆矣在廣濟廉正率僚屬戒私謁洛號歸訟常伺吏得失爲傾陷計公治其桀驁者數人獻徵錄

卷之十一

九

流吏抱案立不得出一語屢獻大辟可疑者幸破滅
釋之而姦賊之吏則按劾無少貸蓋公施於政者如
此然以性直不能隨世俯仰爲貴要所忌獲不報之
謗言者論公前在河南嘗爲逆藩市馬朝廷下所司
考驗無幾微實跡雖事枉得白而公已倦且休矣屬
疾方劇冠通奉使南方間道歸侍公無他語但教以
守官報國壽制從儉而已陳氏之先爲江州人後徙
吉水五世祖天錫徙南昌天錫生子隆子隆生鉉鉉
生聰浙江餘姚縣簿公之考也贈監察御史聞諸君
予之論曰大夫飾已厲行期自樹遇事敢往有爲乃
一遭污蟻卒黯抑終其身惜哉嗟夫愛憎異情譽毀

廉徵錄

卷之十一

廣西左布政使魏公一恭傳

李德用附

柯維騏

魏一恭字道宗號立峯莆田縣人嘉靖己丑進士授
溫州府推官郡中張璉當路一子弟恃勢慢忽官府
一恭擒而笞之境內肅然民爲立生祠轉撫州府同
知擢刑部員外郎論事忤堂官謫潮州府通判轉楊
州府同知擢廣西提學僉事浙江按察副使嘉靖丁
未一恭坐鎮四明郡而開府朱統以行部至時有倡
議於定海邑海島中築城且列置戍樓朱徑可其語
一恭奏記開府曰是役也非費巨萬更再歲不能卒
業且旦夕波濤撼激不出數年卽舉而棄之無益也
絕不可行朱迺撤守巡二大夫偕一恭同歷海壖睹
形勢旣至朱指畫上下躍然抵掌以爲倡議者言便
二大夫復從旁是之朱迺以面嚮一恭視一恭復持
初議否且欲面難言不便者何狀公轉盼故作望洋
不顧朱爲一恭好乖其意不懌甚已而朱復以大捷
盛帳具宴一恭語諸佐吏曰海上幸獲無事吾曹莫
能效尺寸功奈何以捷聞已而強從宴宴之日定海
令具金花文綺自開府下至材官各有差一恭獨掉
頭麾卻朱目攝之二恭不以爲意朱偃坐席上爲之

廉徵錄

卷之十一

不怡者久之酒數行即罷宴後迺以他事論一恭
疏已驛發矣御史裴紳方言魏有盛名劾且不利迺
遣疾騎從間道追還已進江西叅政廣東按察使山
東右布政使廣西左布政使俱有勞績其未擢左使
也山東廣西士夫羣起吏部爭乞一恭再任未幾卒
于任年六十五一恭起自單族刻意清約累官行李
蕭然無長物過里敵服徒步如寒士平生一毫不苟
取雖交際微物亦固却察索多訾其形人之短一恭
聞之不為變也一恭之後有李德用字于父號弦所
懷江人嘉靖庚子鄉薦授廣東長樂知縣性介而宦
廉後舉

廉後舉

廉後舉

廿二

廉後舉

廉後舉

廿三

廣西右布政使許公應元墓志銘 庚一元
嘉靖乙丑茗山許公卒公諱應元字子春生而絕敏
數歲日誦數百言為諸老先生所賞異年十五為博
上弟子二十而舉嘉靖乙酉鄉試已丑赴試春官太
史倫公以訓奇其文欲寘高列爭之主試不能得志
曰第落之異日以冠多士耳壬辰舉進士倫公復品
之曰西京之文也當選庶吉士執政者知公欲一見
公不往曰吾始仕也而當偃僂鼎貴之門冒謁于進
哉坐是竟不得入翰林出知泰安州然應制諸詩籍
籍傳矣吏部李公開先見之亟嗟服為盛唐雅調焉
州故敝士久不舉公至則闢泰山書院簡才士濯磨
教之士遂連舉文風大振有豪右觸死法賂權貴人
以請公不為撓竟斃之廉白自持苞苴斷絕減節民
力不以媚上嘗有吏僉事者怒其簡薄梓寮吏欲笞
之公從容進曰饋之不豐知州罪也請貸寮吏僉事
不顧公出即投劾自免於是撫按父慰留公而僉事
亦去無何以能理劇復調泰州治如泰安秦人
有張御史者陰鸞常徂伺持吏短長橫州中公至張
伺無所得即惛伏不敢能法居一年所丁父平厓公
之憂以歸服竟擢工部都水員外郎是時江西夏相

國者幸於上詔工部遣匠作治其父墓而夏欲得
名士卽陰推部疏以公往非其志也然職事不得辭
使往且二年益持廉正非公事不交相君相君心敬
之事竣欲轉公太僕少卿公聞堅辭又欲使爲江西
提學又辭其轉爲虞衡郎也董鑄錢治盜平日與中
貴人從事而公端凝自持未嘗與私語中貴人亦莫
不敬公者逮歲甲辰則公爲郎六載矣乃遷夔州府
知府夔者楚蜀孔道交夷漢集兵民民罷事蜩號難
治公馴以廉靖馭以平典時斥其桀黠者法之郡以
蘇息日勸學敦士暇則求三閭大夫杜工部故蹟爲
獻徵錄

卷之十五

十四

祠祀之吊古嘯咏篇什流傳以儒飾吏彬如也而夔
之治遂爲一道最已酉擢四川按察副使甫上而值
執政者新用事求故相所厚簡之而公素不交執政
則以爲故相所厚也又有前使事卽喉言者彈公御
史大夫屠公僑者剛正人也爲抗言于朝曰夫許子
爲郎久之乃出爲遠郡又久之乃遷若此者而猶謂
之干進耶於是素履愈白然猶調爲廣西副使兼撫
夷夷侵蝕郡縣久公患之爲上三議曰貴田主蠲
格更旗軍大略主守隘謹田者扼夷奪之食
重使自居而已事皆施用已又攝兵府江諸

馬巨獯者莫氏兄弟凡三人以雄勇名兩粵間往數
歲嘗大嘯衆破城殺吏討之漏刀去前兵備以復報
而罷兵及是則復出猖甚公懲前事計必得因設方
略陰部勒購土人浹旬而三兇授首江道底寧督府
將上其功公念事聞前兵備且得罪迺力沮不復上
聞者益莫不多公間治獄有觸法當遠戍者而人甚
衆公第諷其一二人餘悉未減御史則欲盡譴之公
曰法如是足矣且戍者皆當發閭左護其行本以懲
姦也而甚病民不可凡公之措意弘厚類是也乙卯
遷遼東苑馬寺卿又掌學條牧政八事明年轉爲雲

獻徵錄

卷之十五

十五

南布政司參政未上而奔太宜人喪已未起補福
建時倭夷整居縱掠諸將守便宜趙超不戰且久公
至則慷慨摩食厲兵以寡擊衆遂大破賊多首虜功
至公終正不以私於當事者事上亦竟不錄也然
公去閩半歲間則後守者嚙敗賊廷入興化塗地矣
上戊爲雲南按察使明年徙今官所在有績廣西父
老迎公益欣欣喜而泣也然公再歷瘴鄉憂民惕夷
貌亦侵尋爲之戚矣歲甲子卒得年僅六十悲夫所
著曰水部稿曰商堂稿所撰次曰春秋內傳列國語
曰史記抄曰漢語今若干卷

系

西布政司右叅政張勗傳

實錄

張勗字勉夫吳縣人父以常求樂甲辰進士爲河南
通平知縣改永平灤州學正勗侍學於灤永樂丁酉
中順天府試授揚州江都縣學訓導秩滿用請試
上國相光祿等題陞監察御史勗以身許國知無不
言嘗出按山西體察民隱密封奏之其言激切有古
諫臣之風而不便若媒以他事必欲陷勗以灰賴
憲廟仁鑒卒保宥之陞廣西布政司右叅政丁母憂
歸未幾卒年止四十有九勗氣宇剛方閭門之間亦
獻徵錄 卷之十一
以之爲矜式

廣西左叅政周公源墓志銘

吳

公諱源字本清別號直齋周氏爲武昌著姓其先
諱壽者仕元爲翰林直學士曾祖諱仲彰隱居不仕
祖諱縉永清典史 文皇帝靖難兵起永清公佩印
南奔將他圖事泄械送京師 上義之貸其衣滿成
典州父諱獻以公貴封監察御史沒贈知府母邵氏
繼母張氏俱贈恭人公少莊重喜讀書弱冠遊邑庠
益親師友勤學問遂有聲場屋中景泰元年湖廣鄉
試卒業太學拜山東道監察御史恒以別白邪正爲
心每言小人過雖小宜遏其微君子不幸而有誑誤
獻徵錄 卷之十一
不可以不拯抹議者謂識大體未幾奉勅清理河南
軍政時姦弊多吏不能革有養乞兒補籍伍指同名
以覲免役者公悉爲正之成化丙戌巡按貴州舉廉
黜貪有大吏爲劾去卒無怨言金竹安撫司安撫金
澄爲叔鐸所鳩其繼母王氏發之銀遂誣王與澄亂
且云有娠王不勝拷掠竟認服禁錮年無驗公至爲
直其寃乃寘鐸于法丁亥丁外艱服闋 上命公
濟大興等縣所活民以萬計招撫流亡三千餘家
揚州守缺吏部以揚南北要衝苦役繁且值
不能堪遂奏公補之公規畫有方供費不貲

知勞時有鹽商賈隆買妾楊氏楊攜韓氏兒祥依隆居祥長誘隆子玘至野外殺之因誣其仇張俊潛入城濠洗血匿刀水中邏者縛以見公祥以刀未獲示卽承公臨濠上忽有飛鷹墮水中公曰刀在是矣今人沒水取之祥遂引服興化有婦人張氏殺其夫朱普普家不知其鄰周坦知之婦遂訟坦役夫繫獄數年不決公得其狀出坦公在揚所斷疑獄如此類者甚衆不能一一記也丁酉以內艱去位服闋改臨江府臨江民好訟株連蔓引動千百人比揚尤號難治公聽決如流獄無滯囚甲辰陞廣西左叅政分守都

獻教錄

卷之七

五

州柳之都指揮王英暴且貪士卒不勝擾譯而出城幾欲爲變公聞之急馳至諭以禍福遣歸營且劾英罪卒乃聽命兩年公年滿七十謝政歸鄉里日與故舊飲酒哦詩爲樂有語州郡短長者輒不應弘治癸亥卒于家春秋八十有七公平居謹厚退然若不能言及居官臨事則精明果斷吏不能欺勢不能屈而其要卒歸于仁厚與人交一以至誠未嘗爲遊詞偶色雖奴隸之賤與其語惟恐傷之故見之者皆怡然無不滿之色卒之日聞者莫不流涕嗚呼公可謂鉅人長者矣

贈右布政使廣西叅政胡公堯元傳 胡直

胡堯元蒲圻人兒時游白石山謁顏真卿祠嘆曰大丈夫歟國血食斯土榮名豈有既乎慨然自許登正德辛未進士授戶部山西司主事督金盞馬房諸倉闕人谷大用者瑾黨也嘗以門客屬公公沮辱之司徒王瓊以谷言責公公曰官至尚書倚若爲水山耶瓊大志亟謀去之冢宰楊一清雅知公以司徒言薄譴高郵州同知州運河故邢溝也水自諸湖入河承下流兼三十六湖之委歲春秋湖水溢害諸田夏冬水涸不可田民苦之乃請倣古人溝洫之法方一里爲溝深一丈大尺廣二丈至興化而止河東故有涵洞石匣如法修之以時啓閉旱潦不能災民甚賴焉州民好淫祀士女祀之東嶽無忌公毀之更爲文游臺祀蘇東坡黃山谷孫莘老秦淮海四賢羣諸生其中攝江都邑亭丁壯上詔侯指揮妻馬氏入宮言官諫不聽乃之疏略曰漢選後官家人子入侍唐納壽王妃職爲亂階上不納闕人史秦督制御服還京所過郡邑賊殺凶辜甚衆公抗疏條其姦乞嚴司訊勅最史泰首都門謝百姓復斬臣首以謝史泰時人人爲公危上寬仁無譴人莫不賢之成寅冬

送江西瑞州府通判明年六月宸濠反中丞孫繼祖
使許遠死之公自吳城聞變微服徒步夜行旦代
道五百里還郡被執寮屬亡去公攝郡事召士民泣
諭之次守無貳遂請兵中丞王守仁即日具疏上
召使人榻前勞問賜食詔擢公爲守備尉馬李蕃
城中乃集兵謂妻黃氏曰吾與城俱亡汝善爲計黃
氏泣曰君其盡忠毋以妾爲念公出黃氏懷印抱女
顧季子宣及家人胡永曰事若不測妾當投井以死
公乃簡壯士盛官儀詐稱迎藩伏兵石鼓潭擒之斬
首九十四級報至王守仁曰微胡通判瑞其不免乎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二十

守仁遂屬以兵使備賊無西公曰濠無西意第恐東
下爲憂耳乃使人聲言瑞兵十萬且至夜城西隅忽
墜城中鼓噪謂瑞兵至矣濠懼修戰守之具甚備七
月朔帥兵趨南京守仁屬公勵壯士前戰于王家渡
偽都督凌十一馳馬向公佯却竟發一矢射死之擒
賊周瑞追戰于八字腦擒殺二百七人師次鄱陽湖
南風急公曰賊衆難卒平乘風縱火可得志也或謂
風無常難恃公曰討逆自天何疑哉乃與吉安守伍
文定部分將士縱火焚賊舟遂俘濠賊平始還郡黃
氏曰吾與君得生蓋天佑社稷耳元以郡承師旅之

後務在拊循爲條款下諸州邑訪故老咨民利病清
獄市輕徭薄賦郊行勸課農桑賑貧恤死施藥療疾
嘗郡中徭費三千餘金嘉靖壬午詔以江西功授廣
西右叅政督總糧儲巡察邊務洛容邑爲賊陷幾廢
公復之建桂林書院買田百畝給筆札膏燭選學官
明經者爲師諸生各以其經受業焉土酋岑猛守田
州以兵力自凌轢他郡劉召者猛逆黨也誘執都指
揮孫震曰必復土目退官兵乃還震耳或謂震輕嘗
賊請釋召公曰震固易敵田州土酋得無陰使召耶
土目復官兵退召必擁震而入思思計之晚矣乃條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舊罪狀白當道督責諸帥難之不從以和召果以震
去如其言中丞盛應期屬公曰諸帥違若言敗若深
知兵其盡力公辭不獲乙酉三月進兵擒賊將李隆
禮陸利廣脫其縛結以恩信使執召轅門贖罪當道
欲致二人于法公曰業已許之其可背乎自是餘賊
多附益自召叛至今十有九年矣公乃深入東蘭邕
地金城諸絕域經畫疆理宣布朝廷威德奏凱還是
年冬中丞姚鏌疏請征猛 天子可之鏌問計將安
出公曰岑施王達爲猛敗失其職守怨猛深今若許
其立功還故職則二人樂用又使人聲言兵十萬取

田州猛必專意泗城乃思使恩堅壁機良三心以游兵劫其村落令猛左顧以禦思恩南寧武緣各整兵旅待潮兵至夾攻之三面受敵猛必能爲也若餘兵四掠以右江兵出賓州左江兵與南寧武緣合思恩兵從後擊之賊將奔突無地歸順者猛之南屏也猛親在焉猛急必遁歸順趨交趾若陰使人結其所親以啗亢之功乃萬全策耳鏐奇之遂屬公鎮南京湖兵至檄公監軍都督指揮沈希儀等五將軍帥八萬分道進令曰擒猛者聽轅門計功行賞賜千金爵一級昇其地黨惡者移兵誅之猛懼謀不知所出裂帛書冤狀抵鏐鏐不聽六月一日公帥兵進攻賊將陸綬號萬人敵猛男邦彥素驍勇公曰此難短兵接也選精騎馳射之綬五易其馬公追之殺七十四騎而後授首邦彥逃猛果謀出奔猛婦翁歸順知州岑璋以其女失愛於猛憾之欲得猛以爲功先是公令沈希儀等察千戶趙臣雅善璋遣臣抵璋所得與猛相讐狀說璋擒猛自效邦彥守要害璋佯以姻故遣千人助之實爲間邦彥納之及兵擊邦彥璋千人爲內應竟斬邦彥猛奔璋招之曰事急矣願主君走歸順三四夕可至交趾猛從之公策猛已至璋所遂以兵

萬人擒歸順璋遣人持羊酒犒師見公謝曰猛欲走安南璋繫之亡去幸緩五日當縛至轅門乃許之璋乃給猛曰天兵已退當爲君奏白冤狀遂爲疏令猛出印印之璋知猛印所在置酒賀猛持醕酒一杯進曰人兵索君急不能庇請自爲計猛遂飲酒以死璋斬其首并佩印遣使至軍門上至所分兵復斬賊將王林等初公聞邦彥授首恐非真進隴客巢窮驗之冒瘴死復蘇猶口授諸將兵事一十三條疾遂篤輿至橫州卒時嘉靖五年九月二十九日知州陳堯恩視其行李唯夏衣數襲圖書盈篋發公內帑殮焉土獻徵錄

民哀之如喪考妣請立祠大中丞石金疏其死國事乞贈官立祠以祭詔曰胡堯元實死國事贈中奉大夫右布政使祠桂林

參議

廣西布政使司右參議林君興祖墓表

楊士奇

廣西布政使司參議林公永樂九年九月七日卒春秋五十有一林之先居光州固始唐末諱靖者從王審知于閩以功封忠烈侯終于閩子孫遂家福清至元諱廷玉隱居不仕生考亭書院山長時中山長生福建行省員外郎子華公父也員外元季鎮潮州又家於潮公諱興祖字伯禎幼穎敏嗜學七歲而孤母陳守節教育之稍長出從明師十四能屬文十五從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師授春秋經日習舉子業家貧教授以養母而能盡孝母嘗坐舅氏累及至縣庭將笞之公叩頭哭哀請代笞縣併釋其母子翌日縣以禮幣舉孝廉上京師授山東蓬萊縣主簿持恭慎凜然冰檠之操三年坐使陞邵武府倉大使郡中歲饑尚書夏公時巡撫福建得便宜行事郡集其屬謂曰民草可憫孰能詣巡撫求賑者方隆暑炎赫衆莫應公曰興祖當行即懷郡牒晝夜倍程以進夏公覽牒從容未有言公懇懇言民命危急仰公如慈母義形於色夏公遽檄郡發

廩所活數萬口郡守丁原振薦公于朝陞當塗知縣

有愷悌之政典學育才表善勵俗而廉潔如蓬萊吏

民戴之滿一載陞代府長史賜勅諭及襲衣文綺當

塗耆老數十人伏闕下乞留不得皆涕泣去公爲長

史夙夜思所以匡輔之道疏陳十餘事又隨事直諫

不見聽朝廷知之召還改工部都水司郎中居無幾

陞廣西右參議時安南逆命朝廷方出師討叛命馳

驛之任既至卽躬詣邊境周視險易繪圖以進且獻

所規畫又請兵之所加止罪叛逆預禁將士俘獲生

口用慰來蘇之望踰年安南平郡縣其地調交趾綏

輯降附振起凋殘夙夜盡心焉一日餘寇復叛公守

盤灘城所招降三十餘人皆在城中寇圍城急主帥

慮三十人生變將盡殺之公曰吾旣許以不死殺之

不信將何以得後來者且三十人何能爲卒不殺而

寇解圍去公在交趾再歲朝京師至藤縣卒其爲人

端重有雅度終日端坐人未嘗見其疾言遽色事寡

姊如母訓育孤甥如子卒致有立其友張禮聞爲學

正死濱州子政孤弱不能歸公至廣西君與其子同

學業成厚贈遣歸後政亦致通顯公居官有實惠及

貧民無不資惟讀書數千卷嘗謂弟其子曰再舉

廣西左叅議朱公驥墓志銘

韓雍

公諱驥字漢房姓朱先世爲琴川文學里人祖以上
隱德弗仕父士進樂善好施鄉稱長者母蔣有節行
公自幼警穎絕人八九歲能涉獵經史十三爲諸生
文有老成句弱冠父命爲邑庠生孜孜力學不懈寒
暑正統戊午領京闈鄉薦隨值外艱家居及毀骨立
後三年壬戌始克登劉儼榜進士公風儀秀雅文思
煥發題詠述作迴出人右而揮毫染翰適勁美麗自
成一家朝士甚器重之未幾上命典遼府喪事克
稱任使王深嘉之癸亥擢大行人奉使所至宣上
轍轍錄卷之十一上
德達下情不愧任使而與人辨論古今人物得失事
成敗利鈍傾座歛聽議者謂其誠有專對之才旣而
敘賢勞進監察御史正色立朝侃侃論事不爲權貴
所屈嘗出按淮南諸處風稜峻整民吏震懾剖決訟
獄筆無停思所至人皆以才御史稱之閱三載受勅
贈其考文林郎浙江道監察御史母妻俱封孺人時
廣西盜寇竊發民不堪命藩臬諸司官皆簡才以早
卓者往任當道遂薦公爲廣西按察司僉事公至籌
畫可以弭盜事宜若干條獻策於主帥奏遠侯柳公
安遠雅信重惟其言是聽以行多所克捷盜既平

公多奇功聞於朝陞公廣西布政司左叅議進
朝列大夫已而盜復起公從安遠出伐籌畫益多
果魁就擒餘黨悉平朝廷知其由遣中使齎璽書金
帛卹軍前諭勞甚至公之平生所樹立章章若此凡
其僚屬與朝之縉紳士大夫率以卿輔期之而公以
公事入京便道過鄉遽疾遂不起嗚呼傷哉公生於
永樂丁酉九月卒天順壬午正月年四十有六

轍轍錄

卷之十一

七

左山先生顧公中立傳

徐獻忠

左山先生顧公名中立字伯從華亭顧氏出自梁橫門侍郎野王郡中名家稱顧氏幾與陸伯言後世手國初居柘林以詩著者名景陽生彥迪永樂間以士徵君英國幕府於先生爲高祖彥迪生仁仁生鏐任早口尉璠生斌中鄉舉任典寧令以循良稱要氏生三子先生其仲也垂髫時補邑弟子領正德丙午鄉薦與其弟中孚同丙戌舉進士授南刑部主事轉北部以望選舉本科看詳諸司章奏者三年後太宜人復乞南改授禮部儀制司郎中逾年補山東按察司金事滿考陞廣西布政司左叅議母老乞終養歸先生自幼穎達書過目即通大義顧文僖公清聞其奇俊以心正則筆正題試之頃刻屬草運於身者皆氣也而所以生則存乎心文僖大異之遂收置門下爲高弟子其在刑曹叅駁詳慎多所平反聲稱偉然在山東力持綱紀屬吏不法者往往解印綬去監司有疑議多取決焉有邑令犯贓先期取赴部請移文銓曹械歸罪之其志務在愛養小民非立名也青徐間歲侵流離載道亟欲賑之有司以未得請爲慮先生曰人死不能須臾有咎當自承之以

是全活者甚衆其設法捕蝗尤爲省便以威望推賢銀鑛姦宄帖息究其用世之才什未一二而政績已卓然矣任刑部員外郎時獲以恩例贈封父母後得日侍太宜人雖仕路方達欣然棄官歸人咸重之長兄中行早世撫視其孤竟有成立與弟少相敦愛至老不替先生既乞歸弟亦棄官相從林壑間一景可適一味可甘未嘗不笑也其孝友之性出自天成如是宅之西偏有地數畝闢爲園池花竹蔚然可賞因以洪厓名其堂花辰雪夕與三四良朋舉酒賦詩不復料理人間事諸所酬應悉出自內因得暢然適其情晚更杜門養靜獨處一室扁曰鐵漢窩探討名籍雖校甚多聞一奇書必構構而得之必了其義勸則偃息適則高吟其所自得已多矣有道人薛頭陀者聞其風謂可與入道也造先生居終日少語長夜無寐欲授以長生訣先生雖善待之謂人之正氣自可長留於天地間何待解脫稱仙人薛笑而去先生賦性本自剛明直諒而靜虛公家法復方嚴且里中先輩若夏之夫之敦素張莊簡之清正顧文僖之真純日常誦法不置故其居身有尺度仕宦無譏謔吾黨良士如先生更幾人哉所著詩文若干卷名洪厓堂

集四子務學向往咸有端緒雖未入仕固已有後矣
予與先生締交久一旦蒞謝悵望靡及固輯其行略
爲傳云 徐子曰詩不云乎雖無老成尙有典刑顧
子雖言往追思其槩行歷歷可程法後生自承以立
名節將不有途轍耶孔子思見君子曰斯可矣茲雖
傷感衰周未俗要之上世聖人固不多生而師資之
道未嘗闕也嗟乎如先生不謂君子者乎

歐陽修

卷之十

廣西布政司左叅議吳先生鼎墓志銘

許相卿

吳君諱鼎字維新錢塘城北隅人也父宗裕封承德
郎刑部主事母陸氏繼母戚氏妻顧氏贈封並安人
君少慧嗜學父母念獨子重苦之交禁弗爲止選錢
塘文學弟子員朗秀駿倬氣蓋一時矜佩少年諸司
勸學較藝輒皆取君冠其曹君正德中進士釋褐試
吏尹臨淮臨淮帝鄉壯縣民多僣復習游惰公私玩
愒謾侮政廢不舉糾紛十倍小邑宿吏測目少君君
鎮識敏裁便宜張弛更以辦治稱監司使者僉上君
治行異乎堪風紀選不報 毅皇帝南征侍衛中外
諸臣騎乘數十百萬所過縣次續食有柄事中貴人
道臨淮非分徵索供具無厭橫甚君從民吏往致常
饋不贏中貴人大缺望憤詬呼挺君銳身先民吏當
之民吏爭前衛君擊傷中貴人中貴人奏逮君繫詔
獄一歲所者廷議白君還治用舉者徵爲南京刑部
主事改南京兵部以承德公喪罷歸除喪調告不任
者十有五年用舉者補南京兵部員外郎轉南京禮
部郎中遷廣西布政司左叅議乞侍養以何病卒年
五十三君方病甚二童奴擁之坐氣漸微而神不亂

忽左右視曰爾孰誰耶吾其死於吾兒之手二十與
扶代之若將寐者而絕君起寒約性鯁諒力學自立
危行不疑恥媼姁苟同孤立行一意而已俗或病其
不諧以哆僧口然居約奉繼母當其心裝嫁四女弟
甚周與人謀必爲之盡當官事關利病直往敢任不
顧計前却故所至舉職大節斷斷士亦以此多之一
時顯望魁人往往折輩行慕與之交然仕不充志壽
不盡年懷挾其所未究溘然長終已知君者莫不傷
懷垂涕云君生好文特甚其爲臨淮罷劇猶手一編
吾伊空堂中治當南北達途過客時有中原文獻家
獻徵錄

卷之十

七

博文邃古諸名士大夫君輒委已交驩與相下上其
論既謝病屏居愈益專力萃精償其積志六籍而下
九流諸子策士春秋先秦盛漢之誤古金石竹簡之
傳旁逮外家雜說誦誦惟述之語凡奇古文字罔不
雋飲醇酣江左北朝以還唐宋近代諸名家亦皆決
藩入奧神詣作者故其文深涵大放騰蔚闕肆能盡
達其意所欲言淵乎蒼然有西京氣骨君率歲一訪
予紫雲山中坐語移日扼腕論文纏纏弗能休予曰
雅哉辯然非藝乎末耳吾衰弗事此也久矣君素多
病奈何敝精以徇末軌與欽英沃根毓神以貴而生

乎君惟然離席曰愛我哉陳義甚高僕將從子於
言矣然君文聲籍甚紹介屬筆者彌衆不容自解免
焉每一篇出學者爭傳諷之郡諸老先生辯博能言
者皆自以爲弗及也時有紀述莫適自任必推泉亭
先生云二子好學世其家

獻徵錄

卷之十

七

廣西布政司左叅議沈君龍墓表 萬士和

沈君諱寵字思畏號古林宣城人也君爲人外貌榮
易而性實剛方志存一體然不狃阿世見一善事鼓
勇直前不爲不止聞一善人貧乏汗里不見不已所
交皆當世名士故海內嚮道者莫不知有古林君其
鄉有貢受軒先生者受學於歐陽南野氏君師受軒
因同至南都叅南野有得於致知之說已而得見王
龍溪錢緒山二公悟證益明然君每崇實踐不落言
詮此君學問之終始也君年幾弱冠其考爲同公督
之業農君白其母固請就學旋入郡庠中丁酉鄉試

獻徵錄

卷之十

壬午

甲辰落第就選授行唐令以才調獲鹿出申摧監察
御史清戎福建癸丑陞湖廣江防僉事丁巳陞廣西
左叅議致仕隆慶辛未年卽世此君歷履之終始也
視民如子視官事如家事賑饑荒復流徙教紡織節
廚傳一切保甲倉儲團練之法無不舉行此君之治
邑於行唐獲鹿者也獨持法紀風采凜然均編役點
貪墨興正學別賢否至於搜獲盜推蕩九龍澤巢
窟此君之才著於御史監司者也君當爲令時保全
撫字惟恐失所治尚寬仁其爲御史監司勦姦遏惡
惟恐不盡治尚威嚴益牧民之體執法之嚴既大

同而止土瘠薄易於離散利用招徠江防巢穴易於
哨聚利用蒐獮因時制宜同歸於治而已豈有心於
其間哉君自歸田後講學一念老而彌篤時郡守羅
君立開元之會諸生環座者數十百人耿楚侗督學
臨校深爲嘆賞徵聘君與梅宛溪叅政主其席諸生
因而善良者甚衆宣城風俗至今知學者君爲之倡
也君性孝悌事父母及喪葬咸竭其力復喜施予自
未遇時鬻衣器易粟以賑貧乏及致仕歸悉以俸餘
爲伯仲買田宅創建祠堂聚族子弟教於其中此雖
非君難事亦足以稱於宗族鄉黨矣疾革時人來問
獻徵錄

卷之十

壬午

疾者輒與論學聲譽不倦或問君胷次云何君答曰
已無物矣顧子孫囑以善自勉不及他語遂瞑

按察使

廣西按察司按察使楊公世華墓志銘

孫鏞

按察使楊公者諱世華字懋成別號完愚我大母忠烈夫人從孫也楊在姚中爲顯姓登仕籍者甚衆迺我外曾王父拙菴公獨隱居不仕然好書有遠識宗人重焉晚乃以貲爲郎我大父忠烈公壻楊氏實拙菴公才選者也孫氏自忠烈公始顯而大母夫人治家有法不異孟氏母子孫惟所自咸重外家以故孫氏楊氏視他外家兄弟誼尤篤如同姓云拙菴公諱

歐陽

墓志銘

李本

苓生雲坡公諱節工楷書嘗以鴻臚郎直兩制忤關劉瑾謫袁州幕鬱鬱不得志遷倅高郵歸晚年畫尤精人得其手跡者咸寶之生古愚公諱大綱不仕以孝友名有五丈夫子長世芳嘉靖丁未進士汀州知府次世英庠生次卽按察公次世美世蕃皆庠生余四歲時在京都識兄汀州公卽如從兄不異十三歲寓郡城始識我完愚兄是歲嘉靖乙卯兄始登鄉舉也明年上春官不第時汀州公在刑部因留京師益篤志本業武進吳太史可行慕之延以訓其弟中行壬戌兄登進士時余在家仲兄宗伯公謂余曰十四

歐陽

墓志銘

李本

兄因宜中前己未時在儀司見其落卷實佳兄若行十四也是歲除南刑部主事治獄持平例未嘗傳致人罪隸比者皆不怨晉員外郎郎中隆慶改元實授先是我伯父以汀州公在刑部贈主事至是乃贈奉政大夫南京刑部陝西司郎中云明年兄擢撫州知府以仁恕爲政不苛擾窮谷頌德庚午冬上計京師余燕飲間問兄曰聞茲郡巨室多當不無掣肘將奈何兄曰彼地尚禮吾敬之如禮惜禮者多自愛設有請惟據法上下吾敬禮終不失彼雖意不滿然禮在也寧重銜我在坐或曰江右訟師善爲幻有訟者卽以其黨僞爲見訟者惶恐伏罪比爰書定寃者尚不知兄不答言者去兄乃告余曰此所謂紙棺材者此必關財產事今訟勝則且匿其案俟十餘年後斷茲獄者皆去乃往攘其業度彼亦必訟然舊案在欲覆獄難矣第兩造時情亦難掩事儻類此我寧遲之間密詢之問井久之真情自出度無僞獄案乃定若夫爭鬭須見決者此自難以僞何慮此二者足知撫州政矣後二年遷廣東副使兩臺留之仍徒江西治如故弘大體不汲汲爭名然自檢則甚密法有不可卽直指前必力爭之萬曆乙亥轉山東叅政督吳中稅

推誠與人不甚見短長賢者悅服不肖者亦感然
知所窺以故彼地人情雖不齊然見兄則心醉人
皆謂叅知公親已其行政不廢催科第不以嚴刑促
之貧乏者或暫與假貸時時見爲不得已民亦知兄
响濡之相勉完賦每歲竟課賦額有倪左史之譽焉
踰二年擢廣西按察使兄馭歷久益精政術事
刃解粵西又少事案牘甚清又兼有禦寇功
開府列卿矣會時政方尙苛察兄矯以惇大見
綜核有同年友在要路急欲相引兄于不應之要人
不悅忽有詔竅臺省長吏凡長厚者多罷兄亦在罷
中以致仕歸兄生平鮮喜怒或有所忤不見於色待
其人如故久之若忌性緩顧每以緩集事在南曹有
公不平同官一人攘臂欲往爭之兄第遙呼曰來其
人返問故兄曰姑坐因纏綿作不了語相遷延莫決
遂不果往既而事竟白又有大獄或先爲飛語云將
重賄又云以要人某書來衆曰事以灼灼宜急具
無使隙生兄故徐之衆屢促兄曰某事未的已又
曰待某證至既而情得與初所鞠殊賄囑亦竟不來
前云云者乃敵家懼獄負用反詞相激也衆乃皆服
居鄉亦大略然陳恭爲公嘗曰人人完恩問然其

於世情極透發必中的又常蚤覺有人所難者彼固
易之勝彼察察矣宦無贏資僅僦舍以居田不多恒
躬課耕耨盛暑僕僕田間旣而食指漸繁餐餐幾不
繼處之自若時與間里相過從道宿昔爲樂不立畦
徑間訂約爲會奕棋飲酒兄不善酒然喜治具不厭
曩受業生吳君中行後爲翰林編修以直諫杖闕下
旣復起官論名震四海人視其言爲輕重甚推轂兄
會渠與時忤言不入故兄竟不起吳君嘗告余曰人
謂我師才短然我知之其實有餘世自重彼儼側者
耳余自童時兄視之如弟時時提耳訓誨有疑事實
獻徵錄
於兄兄必詳論始末直示所以調劑者余敬聽之迄
無悞余甲申丁母太夫人憂歸與兄相從七年近丁
酉解組歸又七年非兄它出無半月不面間追隨棋
酒間真不異手足而今已矣有過就我箴余蓋痛之
甚焉兄敦於天倫長兄宦達無論矣仲兄蚤世買山
葬之壬戌兄試禮闈甫畢役榜尚未出夢仲兄哀語
相勞若云汝今已登甲第獨我長湮耳卽卒之日也
非天性篤至安能冥感如此兩弟在青衿尤厯顧恤
少弟卒亦爲理葬事仍鞠育其女爲之擇配族戚貧
者時周之不責報焉兄生嘉靖乙酉四月二十日卒
萬曆癸卯九月八日享年七十有九

副使

廣西按察司副使劉公仁宅行狀 李東陽

公劉姓諱仁宅字廣居其先山東東平州人宋南渡有都統制諱實者從岳武穆岳郭間始居華容大父諱必弘考諱行簡贈監察御史妣周氏封孺人公生八歲日誦數千百言年十五能屬文補縣學生永樂庚子舉湖廣鄉薦卒業國子正統丙辰拜江西瑞昌知縣躬省田畝教其民始作織事深山中有流民千餘家邏者往索賂不得與鬪不勝則妄言民反有司議兵事甚急檄公先往公單騎至山口招之民喜曰劉知縣至矣爭出自辨公返命曰無他請以身保兵遂息九江屯兵多侵暴土著公嚴立條令執其尤者一人杖殺之皆相戒不敢犯赤湖河泊所屢涉侵盜民困徵納多寬宥公上疏請蠲其宿負若干而更始之瑞昌舊額稅課歲數十萬而非其產每轉易他所費數倍公請以所產果薪代納民稱其便庚申歲大旱公禱于神大雨浹邑晝境而止人甚異之辛酉述職京師延選為浙江道監察御史未幾以母憂去廬墓三年服闋調南京四川道奉勅治南畿盜地用大寧已巳詔大臣舉可領諸道邊務者公擢廣西按察

副使時嶺賊蓬起柳慶路絕有司無敢議行者公率先藩閫撫順誅逆羣黨乃平景泰辛未守潯州都指揮黃竑殺其異母兄恩明知府岡及其家七百八以減口公與參政曾公輩往治之居月餘盡得其迹竑乃使人持子金私二公于馬平驛舍且約事定後其子當得府政則盡輸其府藏若干而父子各擁兵數萬于外以相挾撓聲勢甚熾公陽許之乃留曾公于潯為約而去至南寧竑二子來迂公伏甲士縛之曾公亦誘執竑于潯以歸論死竑窮蹙乃陰遣人上京師造姦謀以微恩澤果得釋罪且進位都督既益橫乃使人摭摭他事中公以報憾公亦上疏自陳事下有司未報公遽委政去天順初今上既復儲位竑飲藥死其子政輩皆伏誅有勸公出者公不應成化戊子以子大夏恩授誥命進階中議大夫贊治尹丙申五月二十一日卒年八十有一公質直沈懇不事矯飾述職時楊文定公在內閣同王人皆往見贊奉甚厚文定弗悅公獨後往且用禮上甚見嘉獎為御史文定嘗過其家徑造卧內見其服用簡朴歎曰真御史也公去瑞昌三十餘年大夏奉使迴潯陽有父老數十人拜而告曰某等皆尊公所部民也故來見

君乃述公舊政數十事且問公齒貌居起狀皆南望
戀戀感慕泣下云

維風篇

憲副劉公仁宅華容人忠宣公父也永樂庚子貢士
初仕爲瑞昌令同邑人嚴某令高安同入覲文定遣
一价往睪之价還白公曰嚴丈富貴雅稱官也劉丈
蒙簾布被瓦盆煤竈猶然窮人耳公心識之劉與嚴
皆公隣邑人且有嬖嚴賣劉特先見贊以幣公麾之
劉嗣見具茗一袋蜜一缶耳公嘉納尋擢爲御史劉
公爲御史時六七人共一馬更迭出入常與同僚約

獻徵錄

卷之七

七

過除歲各具一肉一蔬或具肉二豆酒一壺同僚甚
訝其奢公出所有惟一枯魚而已後陞廣西憲副歸
囊惟七金云正統庚申文定以展墓歸里劉公時爲
御史在京公還朝過華容便造焉問忠宣曰汝父在
否曰在道中未回曰汝毋安在曰適隣家磨麵去矣
乃起徧視家中所有遂引忠宣討寢室見牀上惟蒲
席布被褥喜曰所操若是可稱御史之職矣既去劉
公回忠宣白其事劉公曰此必鄉先生楊少保也其
爲人縝密故觀人於所忽若此右忠宣爲蕭會憲聽
言見夢醒錄蕭會憲河南新野人文敏過華容忠宣

廣西按察司副使廖公紀墓志銘 蔣冕

嘉靖六年春巡撫兩廣都御史以田州餘寇猶未就
擒檄廣西按察司副使廖公往處之公至南寧忽得
疾醫診其脉謂身雖不病而脉實病甚恐疾至炎暑
不可爲公即星馳還司欲遂解組歸故鄉察案諸公
見公飲食起居如平時謂必無他交留之未幾疾果
增劇而卒公諱紀字惟修姓廖氏其先自臨江遷黃
梅洪武中初設九江衛于浚城令近地民三戶出一
兵隸戎籍廖氏與焉故今爲九江人曾祖諱榮貴妣
周氏祖諱遲妣馮氏考諱震從征兩廣警寇以功陞

獻徵錄

卷之七

七

百戶後以公貴封工部虞衡司郎中妣潘氏贈宜人
生七子其二公也自幼穎敏勤學問年十八入德化
縣學爲弟子員弘治十一年以詩經中江西鄉選十
八年登進士第試政數月適正德改元朝廷以浙之
安吉縣爲州難其守詮部謂公明敏嚴重首擢知州
事先是民之居鄉落者多恃其險遠凡有徵呼輒避
匿甚或旅拒弗靖有弄潢池之兵者公既抵任鋤強
謹梗令出惟行於間左善柔則又加意扶植由是不
逞之徒莫不俯首斂跡無敢復肆徵糧令下未旬決
問通賦悉從上官無敢後者民既革其故習士風亦

爲之不變科目數十年乏人至是遂有領薦賜第者
有識者皆曰此賢守造就之功也在任四年巡按御
史奏請旌擢及以禮獎勵者凡十有五尋陞南京兵
部職方司員外郎二年進禮部儀制司署郎中仍在
南京未幾丁潘宜人憂服闋改工部都水司郎中專
治濟寧以北河道數月調虞衡司歷兩京四司滿一
考以最受誥階奉直大夫仍封厥考及母妻贈封皆
如例又數月轉管繕司時方營建乾清坤寧二宮派
工費於天下府州縣者計數百萬權貴人與司其事
者肆意侵牟部從史及工作之長糾結爲奸科其爲

廉伯錄

卷之十一

四

公家經費不過五之三而巳物議雖沸騰彼掘穴
詭秘莫可究詰公立法勾稽累年積弊蕩滌殆盡聲
譽由是勃勃以起而從旁側目者已不勝其憤矣銓
部恐公爲彼所中擢知延平府事四閱月以虞衡府
君憂解官歸俄值寧庶人之變賊據九江城内外居
民皆走避公獨守父柩不去後居喪走避者其父母
柩多爲賊所焚燬獨公之父柩踴然無恙人謂爲孝
感云服再闋改知平陽府未二年遂有憲副之擢在
廣西未滿一考中間述職往來餘一年復任未半年
遂有南寧之行以至不起距其生成化甲午

得年五
十有四

廣西按察司副使楊公必進墓誌銘

羅洪先

公名必進字抑之號南樓吉水澁塘里人也舉弘治
甲子鄉試正德辛未進士授行人選南京山東道監
察御史出爲廣西按察司僉事擢副使奉敕整飭府
江兵備去官二十七年卒于家實嘉靖壬子距生成
化丁酉享年七十有六大父永平通判韜父雖以公
貴贈監察御史母曾氏贈孺人公爲人倜儻不羈喜
任事自好爲兒時以穎拔爲大父母所慈授之書不
甚攻苦輒解悟師爲訓釋時出已意辨駁師莫能難

叔教錄

卷之十一

四

爲文不經意往往中肯綮及爲御史破削規繩能彈
壓人武皇帝時關人怙虐莫敢嬰觸公疏劉喜畢
鼻竟抵于法屢疏建儲巡狩及發諸隱秘事宸濠難
作南都震恐公在江上急遣人以銀緡拒賊舟且授
防禦策沿江諸郡而提督江防都御史顏某聞變宵
遁公疏奪其官比論功安慶守備楊銳以公策上白
會武皇崩不果議長江有盜盜積歲歲捕治不得公
出計擒之至則語之曰若能爲我靖盜盜乎當貸若
命遂縱之如是至再盜復見擒謂邏卒曰吾何面目
復見楊公凡二十人皆扼吭死嶺南猺獠峒居險阻

多賄士吏爲耳目士吏既不用命益蔓延不可制會
兩廣聚兵攻古田鳳凰寨三月不下公猝至其地閱
獄出囚之壯者二百八訐其自陰部勒之夜分箠
火自間入諸囚斧木仰登出寨後焚其巢諸司夜見
寨火爭踴躍相賀及明見諸囚出詢故始愧謝不及
蓋公未嘗與軍事也功上獲厚賞而都御史蕭紳因
以府江兵備薦自古田告捷諸徭轉相傳語畏公如
神公以爲府江菁密道遠不可驟以兵入馴虎兇要
必有誘之者首以恩信結其心始諸徭疑其言又冀
有以緩禍間出數十人嘗試公召之堂下言語感歎
比遣歸遣之醪肉或幘巾其後稍稍率諸徭婦來見
公旣其夫人計令諸徭婦入見夫人又食以楮餌以
少針線女紅分給之諸徭婦出其夫威感激誓死不
敢背德於是得其死力以爲鄉導岑猛之變畏公且
至先納金三十有奇求解公密囊金公帑而伴諾其
使意欲以此鉤猛而忌者疑有所泄遂被論去平生
不滿於法度之士故是非者相半然善揣摩情實又
能用柔令人曲就已意意有所欲則寒暑風雨蒙
謗訕當勞勩力爲之無所避也以故於兵事尤所自
負當其往也見由千村迫於盜停車徒步相地

勢令築連堡自衛分地刻期踰旬而成土人以公楚
呼其處聞公過者無問民徭必走見去之日牽車奔
號後十餘年有呼楊爺者歛歛然涕下也新建伯王
公守仁尚書胡公士寧憐其才疏之朝竟格于例不
得用歸家大治祠塚爲期會以聯同姓年甚前猶瞿
瞿饋奠一日思自爲塚卜黃家凌吳已山吉喜曰去
吾廬不百步稱吾志也作壙數月而病病未亟能言
某日時當死至期果然家請後事不一應

廣西憲副毅齋查先生墓志銘 潘園集

自文成先生倡學以來興起者衆若寧國貢受軒沈
古陵餘姚王龍谿錢緒山四公並高足弟子而親炙
四公以私淑文成者於涇上得一人焉曰毅齋查先
生今公學來所接賢士大夫多矣每見先生之友言
必稱我良朋先生之門人言必稱我師而論其爲粹
然有道君子也先生歿已久猶子友知謁余言文其
墓中之石余曷辭按狀先生諱鐸字子警別號毅齋
唐武德中諱文熙者任池宕二州刺史因家於涇先
生大父諱漢德父封文林郎德安推官諱景明母崔
氏張氏文林公生子五四出崔一出張公冢嗣也年
十四崔孺人沒而張來繼先生事後母以孝著率諸
弟肄文而更念匪學胡文匪聖胡學先後講於貢沈
王錢四公間所涵嚼最深已酉舉於鄉報至猶偕同
志聚講抵暮而罷如弗聞也屢上春官不售南還卽
台山與少傅穎陽許公方伯拙齋蕭公職方洪潭焦
公相切劘而從遊若蕭都御史彥趙少宰士登蕭學
使雍趙憲副善政王國子廷綱鄭明經岱探討上下
彬彬然盛已乙丑成進士授德安府推官公嘗言
俗而不欲爲煩一至於此曲體其心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甲八

爲營所中先生爲直之至以忤直指不顧聞令有欲

那移乾沒自潤者先生微感之令其省改不以摘發
之名自居也其鞫獄民就理恐後情法不蔽者爲平
亭之諸開釋者自慶幸恨得公晚久之治理流聞薦
剡且上一同官直指欲並舉而疑其年先生曰第論
能職不耳如以年則某長於彼且二歲直指絕歎以
爲賢愈重先生未滿考以卓異徵道經新鄭先生故
新鄭相乙丑所舉也時家居見先生思致書都門爲
公道地先生堅卻之以此忤其意入京拜刑科給事中
轉戶科右仍轉刑科左屢疏勸經筵獲邊功定營
議舉人才言不爲矯激而識者服其得體休暇輒從
海內名碩結社論學以爲常未幾新鄭因緣中涓起
且兼銓部勢張甚欲有所修舊隙一日問先生以直
報怨意何居先生若弗喻其指答問一以恬夷刺之
令其自解又欲出一罪人與進其私黨先生兩執不
從因與之左乃抑先生補山西參議適當有先生
疾不行撫臣迎新鄭旨諭致仕父老留之車爲枳先
生油然而不以屑意也新鄭罷臺省文章薦復補先生
舊任父老爭歡迎之至則革蒲束停喪敝習定爲繫
儀勒令互察得歸土者不可勝數有妖似獨能匿形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甲八

而人言多煽惑先生出示驅之妖謝相知者曰齊
正人吾不敢犯爲避去兩閱歲晉廣西兵備副使抵
家而奉文林公諱喪葬一行古禮公除仍以舊職領
廣西驛傳之任三日卽以入賀行還任三月移疾歸
中丞郭公六下劄留之不可遂翩然東返爲復水西
書院倡明理學卽單戟後進折節引之未嘗不與講
敵愾也平居不至郡邑至均田救荒則力言於當事
爲鄉人無窮計臺使者時屢疏以薦而先生已決終
焉意矣先生豐下廣穎髯歷歷可數音吐若鐘生平
品格如麟鳳心事如天日言行有壇宇坊表其於世
默教錄

卷之七

七

人窺瞰依附非特所不屑抑亦所不知乃其學則篤
信文成先生致良知簡易直截爲三字符時講者各
立門戶先生獨守之不易謂良知不從於見卽口虛
不染於欲卽曰寂不累於物卽曰樂無有無無始終
無階級俛焉日有孳孳終其身而已居恒澹然自修
恥不爲表暴然學者讀其書知其學之深考其行而
不合於書者蓋寡也最後疾作族兄秀視先生問曰
得無動乎先生曰能病吾身耳吾心何病旦而起索
衣冠端坐迺時遂暝嗚呼此所謂任重道遠死而後
已者乎時萬曆己丑十月三十日距所生正德丙子

正月十七日享年七十有四配太平謝氏封孺人生
子三琪清琅清玕清並國子生玕清先先生卒今由
子孫及曾玄雲仍輩出能世其學固知先生之所延
者長也余嚮往先生有年茲敘而銘之竊比於神交
尙友之誼銘曰士貴何必極隨事而自力毋泰厥
職士口何必華以學興於鄉足名其家蛻變於茲丘
子孫食其休惟千萬秋

獻徵錄

卷之七

廣西趙憲副伊傳

咸元佐

趙公伊字子衡叅政公第四子也少有文名弱冠舉進士居官二十餘年家食居其半其始授刑部主事也以謝病歸病起乞南改南京兵部職方司主事歷員外郎郎中以母喪歸已補武選則又以不得于上官歸最後任車駕出爲憲副則浩然以致其政歸大抵公恬曠無慾視官如贅旆故旋出旋入不自顧惜然居常以忠孝自勵視國如家自始仕至懸車一日也始仕時在職方人視之一美少年耳人呼之爲小趙及其蒞政事事有體不肅而整胥史空手坐曹中不得竄刀筆其兵馬官犯罪公立逐之更不關白要路人病其專不計也巡江指揮縛一江洋大盜至且其言夜所以格鬪身被巨創幸見擒獲狀公慰勞甚苦執盜訊之云若固盜耶盜不勝冤吐其實乃良民駕木筏而買者於是悉召所居什伍相保者鞠之語盡合蓋夜抗官兵真盜逸去矣此良民非盜繫之何罪遂釋其縛而遣之既遣人情疑信未定盡驚怪大証上官亦睥睨謂久之事始白乃知職方之明決也在武選有要路故人夜持兩甕來饋發焉余也詰之得自某翼有所請輒斥使去門下而故人忸怩歸

六中山王後徐錦衣以傳未得官法不得裂乃內附貴璫外托相嵩子世蕃主之曲爲得上旨公力諍不可欲廷辯上官不能聽乃拂衣還久之起車駕轄置郵關符事立禁甚嚴自宰執大臣至要路諸臣無弗痛嫉之遂擢廣西按察副使既就官以父春秋高日夜念不置乞歸侍其父歸侍二年父卒傳曰五十而慕公之謂也公初刻意詩文入南都遇湛文簡鄒文莊羅文恭王汝中諸公聞性命之說則心驟喜謂聖人可立至遂欲以躬踐之當是時汝中在諸公間最善聞師說公亦心敬汝中事之幾于師獨其三教合一之說公終不謂然蓋不欲效世俗講學者以空寂爲宗也歸後十數年穆宗皇帝御極起用先朝舊臣薦公者章疏上太宰陳以請而公列起籍竟遂巡數年而不以入除目乃至虛詔旨以老且死公又嘗曰吾平生夢最多則未嘗夢受人物此立心之隱人所未嘗又恥標榜立名與人言重然諾居常有所作爲苟所執者是則百折不撓人欲以私劫之則氣愈勵雖禍患相迫必伸已志而後已使在聖門將必見許剛者不至對岸張而嘆矣

平年六十二

廣西按察司副使鄭公一信墓志銘

陸可欽

可教為諸生時其郡守曰惠安鄭公公為政精敏待
裁自諸曹掾吏以下咸重足欲跡不敢以身試法先
是二千石有所逮捕行檄率手片楮謹嗽下邑勢如
餓鶩公凡皆屏息立仗下至不能名一錢郡故囂訟
影響株連乃至故為誕蔓不可解公一切嚴為禁絕
訟以衰息自餘諸劇盜大豪前後守令度力不能擒
制無所誰何公一一麗之法不少縱於是八邑廢康
稱神明矣乃公故敦尚文教自呂成公而下諸大儒
獻徵錄 卷之十一

五十四

名公祠宇往往捐俸入葺治之以示人士所風尚聞
進郡諸生相與揚挖經義曰授太旨以此教受知於
公最深且聽其行事退而私論公以為漢張敞尹翁
歸其人也乃公竟以執法不阿見中讒口調守石阡
去又五年而始遷氣屬憲又二年而移治粵西皆相
見於京師公何復中讒口歸矣蓋公治蜀如治發身
董七道案無伏姦凡方田清伍若茶馬諸大行百蠹
所蝟集皆搜洗劇察無所捐漏有墨吏度且打四實
金於茗以管公公立發金勸案之諸所廉屬咸望風
昨指退矣其治粵西如治蜀會當道以所傳賦叙行

下所司核實意欲少文致公以為功次公一以實上無
所阿蓋執法多忤復如發其見中亦卒以此然公治
亦不一切附於嚴石阡夜郎僻郡夷俗狃獵人謂非
法格之不可公至則為罷減繇役招致叛夷所在成
村居教之樹藝蓄積摩撫以兒子不鄙夷諸生而發
人士督誨之至為手訂其句讀蓋公去而郡士舉於
鄉者踵接矣以彼觀之即文翁何讓焉詎云張尹哉
公為人自信斬斬方報罷粵西時發士有習於大瑞
者欲為之地公立謝絕之既罷里居杜門斷請謝自
娛以文史性嗜義好施有鄉人某者坐巫蠱論死密
為解之不令知初邑中島夷四郊骨暴如莽公大出
金穀募人瘞埋之其遺行可徵於狀者如此教雖受
知於公最深終不敢稍有增飾徒作諛墓語而務詳
其耳目所槩見亦欲後人想像而得其丰神之百一
也公諱一信字君允別號石巖其先世出光州之固
始自唐末徙閩家惠安遂為邑人王高祖曰惲養
高祖曰明魁曾祖曰元郎祖曰珍珍以尚書起家為
廣東三水教諭季子荆山能世其家學公父也要郭
氏皆以公貴累贈中憲大夫石阡府知府郭贈恭人
公生而穎敏精工博士家言燁然有聲黌校間以嘉

獻徵錄 卷之十一

五十五

靖乙卯舉於鄉第二人以乙丑舉進士官南京行人
司左司副歷刑部員外郎郎中金華石阡知府四川
廣西副使其宦績之槩具如前卒於萬曆庚辰距生
嘉靖戊子得年六十有三

藏板錄

卷之十一

五十一

中憲大夫廣西按察司副使錢公立墓志

李廷機

余已丑分校南官所得士工部主事錢君養廉卓菴
錢公子也及辛卯典浙試而其仲養庶復在選中既
撤棘見公恂而幅無縛節無貌言殆有道者別三年
公歿工部君屬會稽陶太史狀公而徵銘於不佞曰
願得一言以不朽吾先君子余按狀公諱立字守禮
其先汴人宋靖康扈蹕南渡居杭之海寧數傳至得
中得中生震始自海寧徙仁和震生毓毓生文文生
銳封兵部武庫司主事贈太平府知府爲公父娶余

藏板錄

卷之十一

五十一

氏贈安人加贈恭人爲公母以嘉靖辛卯四月六日
生生卽穎敏八歲就外傳讀書一再過輒成誦十三
歲矢母恭人太平公食貧或諷公姑徙業公奮然曰
寧儒而詘爾不願它而贏也長老壯其志爲決策受
書晝夜誦不輟二十歲補邑諸生屢試高等戊午舉
於鄉乙丑成進士授刑部雲南司主事時海忠介公
以言事下獄居處橐餽公視遇惟謹忠介公得長繁
無恙有舞文胥當戍未決一日以新鄭書來謁公謂
法官所知三尺爾而意是書且有詐往質之果然新
鄭怒欲置胥死公曰法無是殺之與讎法等竟坐戍

去爲刑部一年調兵部武庫司視武學丁卯遇 穆廟登極思得封贈其父母其秋請假將父還武林明年赴京除工部屯田司所督厥主薪蒸公條上便宜七事汰冗剔蠹以廉幹聞已巳丁父憂壬申復除工部會有山陵之役使公監將作役竣校費省宅曹什之三四同舍郎更反唇謂矯詭爾何術而所省若是既錄勞資銀幣加秩一等而其後同舍郎以工圯貶絀有差獨公所治完好不及於罰始知公實躬親拮据用勤爲省非礲礮其迹以微名者癸酉進營繕司員外甲戌進郎中尋擢知太平府時蕪湖無城盜剽闖稅操江都御史備兵使者並被斥檄守令期日獲盜令急不知所爲執賈人誣伏償亡欲以塞責公聞之曰是非盜有司眞盜矣解縱之授捕者方略不淡旬盜盡獲所縱家戶祝公曰公實活我始議城蕪公謂蕪不虞盜盜所利賈人爾牒常道賈七民三受役令旣布而城成壯乃逾它邑郡西湖田千頃岸善崩公劾石堤四十餘里郡人利之又郡有馬戶國初時所籍使牧馬者後乃賦其芻賦重不能支率亡去有司猶追呼不已公謂此與伍籍異取其額繫攤之邑而馬戶數百來歸矣公在郡四年勸農蠲通平獄

語 吳學作人聲籍其部使者交推轂太平凡二十餘章丁丑滿秩復得加贈其父母戊寅擢廣西按察司副使治兵永寧永寧徭獍地公謂不當繩以一切惟是蕩佚簡易寬其小過宜易爲治適土夷爭田治兵相攻諸武吏競請剿公不聽檄諭以禍福皆羅拜惟公生死之公法其一二首難者餘置不問所全活無數公故恬於仕進自郎署典郡意未嘗不在林壑而會八寨議起公不忍戮無辜以易首功與督撫爭之強遂投劾不待報歸是爲已卯旣歸精心課子屏跡公府獨時與二三朋舊結社湖山間晚歲兀處一室焚香手一編不戾念是非利害頗所居軒曰怡老太史君稱公生平有三不識與人坦直如不識世間有機穽事衣食淡菲室無姬媵簾無珍玩如不識世間有嗜好好事緘默不道人過有及人惟簿者則閉目不應如不識世間有猥褻事蓋其天性也乃其內行淳備事叔如父事嫂與其姊如母撫季及季之子如子嫺黨交游或以急抵忤嘗不竭蹶應之故武林人以公爲長者壬午之歲羣不逞以踐更發難城內巨家皆被剽獨相戒毋敢入錢公家於平此可以見公矣公年六十有三配嚴氏累封恭人子男三長卽養

縣官至吏部驗封司員外郎次郎養庶官南京吏部
司務次養度中丙午應天舉人孫思德昌諸生德載
軒起喜起肅起皆諸生奕起霖起森起曾孫男開宗
開世

廣西按察僉事鄭先生觀墓碑

王德

先生姓鄭氏諱觀字允巽初字尚賓常州武進人祖
諱通甫考諱銘以公貴贈文林郎江西道監察御史
妣戴氏贈孺人三子先生其季也天賦敏穎人知其
不凡既而考妣相繼歿伯兄允孚長育之延師教之
弱以兄命居蕭田別業治隰田數百畝躬率僮僕播
種斂穫區別疆里井然有緒雖甚勤苦而學無怠廢
時郡耆姓嚴斯道死有遺孤女其妻孫氏守節求得
壻能終養者聞先生賢遂請諸其兄而館焉先生日
具甘旨事孫如母暇則親賢取友以相切劘信國湯
康徵錄卷之百一
公之孫仲先延居家塾訓迪其子遠近聞而至者先
後數百人至席不能容先生皆隨其才質造就之永
樂辛丑縣簿鄭溱將薦于朝懇辭弗就洪熙改元朝
廷遣進士齋勅訪文儒于常蘇松三郡郡守熊侯觀
以先生應詔同舉十一人試天曹以先生爲首會
仁廟上賓不果用大傳安遠侯柳公昇遂請于朝以
爲子師柳公歿子溥嗣先生上疏辭歸特旨授訓導
仍館其家蓋列侯之第有訓導者自先生始無何禮
部尚書胡公薦陞廣東道御史轉江西道自令局陞
顯官如先生者亦前此不多見也先生於是盡舉平

日所存以措諸行事凡分所當爲爲之一無顧忌
巡天財庫繼巡畿甸兩奉璽書整飭西北諸關隘所
至咸惠並施士卒趨赴恐後事有未便悉更張之還
奏稱旨正統庚申巡南北運河兼檢關津所輸舟船
稅鈔以均給於遠歲鹽商人稱平壬戌出巡山東
首勅藩司之正佐各一人臬司都司長吏之蠹政者
二三人罷黜之郡邑庶僚以貪墨者去又未可指數
武弁干紀至以勢撓先生切責之不少貸疑獄積歲
未決者悉爲剖斷蓋一循乎公法而無恤利害魯賢
王聞之每宴必舉觴相屬且親書中復堂字以賜乙

廉徵錄

卷之一

五九

丑用太常卿蔣公薦陞廣西按察司僉事分巡蒼梧
諸郡其行事無異齊魯狷獬獬兩奉命參贊副總
兵田公勦平之朝廷亦兩遣使齎金牙龍衣寶鏐爲
賜時柳侯方開府廣右見先生執弟子禮每事必請
先生亦隨問而答咸有規益至於饋送之禮則深拒
弗納景泰庚午入朝遂乞休致時年六十有一天順
甲申援詔例進階朝列大夫蓋在仕途者二十年比
歸林下又二十年卒春秋八十有二爲人稟性方直
識量恢宏自處困以至貴顯始終一致華美之服珍
玩之器皆所不好也既謝事卽別創一室貯粟百斛

名存餘倉將以供祀謂常存其餘久之遂以周貧每
歲訖無餘輒復繼焉有假貸不責其償人有患難
援之不待其請親友過從款洽無厭睦宗和族恩義
逾篤然於教子孫則一以嚴毅子三人垂白侍側不
假辭色遇諸卑幼隨事箴戒肅然栗然無不拱服見
之者率能銷沮其奢豪蕩佚之心而卽之者熏炙其
溫厚和平之氣嗚呼老成邈矣典刑猶存晚生後進
豈不獨有問風而興起者乎

廉徵錄

卷之一

五九

廣西按察司僉事熊君景基志銘

羅玘

閒住翁廣西按察司僉事熊君也諱景字開甫幼爲熊氏令子弟比長以詩領江西已卯鄉薦成化己丑登進士入刑部爲主事擢員外郎己亥轉今官甲辰念母劉太安人老無侍請歸養因以是號志休退也丁未年五十六十月晦日卒越八年是爲弘治八年其孤葵始克與其季爲謀以十月十六日葬君前事屬鴻臚序班裘儀來巧銘儀君塔也道君之世與其事甚覈其爲主事也屬部多大獄部長使鞠則屢掣于大閹貴人橫豎間隔法所入必脅使出所出必入君意一不爲動出入惟法無爽錙銖至爲員外郎亦然時名大起人逆君遂大用以員外郎贈其父母封太安人妻封安人部長德君助已常與太宰道君能吏實不欲它用太宰誤以爲薦也以當廣西部長大悔君欣然行凡所轄道則狂狴一空投牒受辯旁午立門外入則惟聞脫校聲吏俯首背牘不敢咫尺張關節要昧爲姦二廣節鎮都臺朱公嚴於覈實以賢監司許君檄君勾當澤桂諸徭徭人類面獸性居山林遇擾動輒號跳呌嘯舐觸跳踉必以死選靜則跽伏不見踪跡君知其然約吾兵不得徙壁壘陰遣間

衣商人服負鹽底徭所若爲潛竄愁易者殆不其集牙詞虛實間曰吾商人不知新按察官何人然見其方具器若古壺狀者十數寶石其中室以巨木計曰徭出降無庸發此不然此膏破大藤峽者之徭也自酉酉卽日降不旬日降徭及徭徭數十姓謀勝也公大喜鑄銀牌曰獎勞功勤以付君亦以勸來者及其請歸也父老泣留謀沮之然以不及先事爲悔明年乙巳朝廷追憶其勲以文綺卽其家賜之居毋太安人側恂恂如童七飭不以人代人問居官時事笑曰國有成憲官率循之無工拙也退然不以

獻徵錄

卷之百一

六十一

自多而實非忘世者太安人歿喪以禮凡緇黃簪于冥者屏不用嘆曰吾何能俾吾父母貴吾何敢必得養吾母以畢吾私皆吾君賜也吾雖駑然誓此身邁往一奮報者至是已矣熊之先君南昌杉塘世傳楚子熊繹之裔屹然大宗元社將尼盜四起能以兵保障其鄉曰九成人無少長咸曰善翁是爲君之高祖九成生德讓德讓生素敬素敬生資直資直君父也文皇帝時德讓以才子選在江西十八人之一竟齟齬終泉州司稅塔謹氏謀板湖豪也遂居板湖於君爲曾祖素敬懲不仕能以所儲二千石貸饑人僕未

竟忽取其券一火炳之復來償者曰而未嘗貸吾
何償也弗納號留耕於君為祖資直則儒者也學有
源委敘於鄉為嚴師於家亦以嚴勝太安人助之故
君無假它師而成殘贈生封實宜配傅氏封安人者
也子葵局丐銘者是已女鳴貞儀之妻淑貞妻張記
順貞妻喬世華懿貞妻林紡葛暨世華紡皆業進士
為學生孫男龍孫女閭懿尚幼也

廣西按察司僉事邵公清墓誌

夏邦讓

先生留都人望也貌古神秀其聲清遠與人談道義
論事失得盡盡不知倦平生舉事率多剛直然其性
喜簡重而厭煩擾自號曰靜菴居士以見志也先生
隆名遍宇內余未之識嘉靖初年先生以僉憲分巡
滇南余以少參亦蒞茲土相與朝夕情甚洽有若兄
弟至親別後令人快快也先生致政歸余復兩宦留
都得常常往接先生于此恍若共守巡時深自以為
幸乃丙午冬忽以訃聞卒于十一月十八日余悲
慟焉又以得臨其喪是幸其子應麟等具里人憲副
獻徵錄

俗其曰清白堅貞可質神明挽士風之陋望學政之
類詳九江郡誌可攷也時巡撫見素林公俊督學二
泉邵公寶海內具瞻也咸引爲忘勢之交力薦于朝
甲子擢山西道監察御史學職入道昉於先生朝論
稱快委督抽分勢豪無敢射利者按長蘆而鹽法以
清兼理河道而河道寧上疏陳利害論中官貴戚
各盡事理而無顧忌一時稱曰真御史逆瑾擅權吏
多屈服先生無畏瑾惡之人曰禍之將及先生曰吾
命在天節不可移也正德丙寅被瑾矯詔斥責降大
罰米若干石艱苦萬狀先生處之泰然也自瑾誅後
獻徵錄 卷之十一 李四 吳山館
人猶有疾之者井澤不食畧無用汲之心嘉靖改元
臺諫交薦壬午命下起復御史癸未陞雲南按察
僉事揚清激濁伸理冤滯猶御史時也已丑改廣西
左江兵備兼分巡敷政以教振武以文一介不輕取
與如在滇南也辛卯賁進表文事竣曰吾今可已矣
與其爲少壯態俯仰人吾寧林泉自樂也家居不復
回任壬辰適得致政以遂所懷杜門謝客絕口詩事
大宗伯渭厓霍公韜雅重先生鄉飲請爲大賓禮送
巷院寺田皆弗受識者是之先生天性忠孝垂老不
渝言行動循天則詩文平正無險語獲上壽以沒人

猶未厭高風亦可想矣嗚呼以憲之賢於人遠哉夫
少而穎敏交修文行美材質也兼舉本末而不偏敷
善教也按視有功剴切上疏貞憲度明治體也不奪
於權奸有守也不怠於起廢有爲也始終不苟取廉
之誠也忠孝者本也人皆聞而哀之者可以觀德也
嗚呼備矣先生不幸爲權奸所中故落職復用時不
悅於當道遂不能大顯設使不遭變故則立朝必久
其直爲人所容則位可尊然享顯榮於世未必完名
全節取信於人人如先生也其輕重自有間矣先生
年踰八十時且病忽謂其子曰爲已謹獨甚難平生
獻徵錄 卷之十一 李五 吳山館
不敢受安逸惟我與汝自知之又曰兢兢業業過了
一生將蓋棺務保全無過瞑目時心始放下耳語未
旬日而逝庸非有道者然乎

廣西按察司僉事袁公墓志 文徵明

吾友袁君永之以高明卓越之才精深閎博之學而輔以較輟奮迅之氣自其少時已不肯錄錄後人既起高科登廕仕視天下事無不可爲而砥節履方不欲附麗匪人首忤權臣幾陷不測賴天子仁聖得不損棄浮湛中外垂二十年再起再廢卒愾懼以歿嗚呼傷哉其命也夫君諱襄字永之別號胥臺山人世吳人高祖以宰曾祖琮祖敬考封承德郎刑部主事諱鼎母安人葛氏袁氏自高曾而下世以氣義長雄其鄉而未有顯者至君昆弟數人藻發競秀突起獻徵錄 卷之百一 六十一 曼山館

間間隱然爲文獻之族君於羣從中最少而奇穎異常五齡能書七歲賦詩有奇語十五試應天再試再不利憤曰吾所志何如顧爲場屋所困耶益淬礪精進刺理質經務究底極嘉靖乙酉遂以第一人薦試禮部亦在高等一時聲名傾動京邑入對大廷摘衍揚摧上下數千言出入經史詞旨宏達權臣方爲學士得君卷奇之執欲冠多士在廷諸公惡其攬權故抑寘二甲第一及啓封見君名乃悔不用其言而權臣則喜於得君他日詣君叙致本末自謂君知已而君不對亦不謝權臣大懟銜之然無以發也及君爲

嘉士而其人已入閣親幸用事遂上言庶吉士斷不宜在禁近悉罷爲庶僚怒猶未已乃起兵部之獄初兵部失火君爲武選主事適當微巡在法微巡失警當調官獄吏承風旨文致劾君縱火爲奸利鉅鍊久之獄解同官皆調遣君獨編成湖州千戶所會赦免歸權臣外稍起爲南京武選主事歷職方員外郎廣西提學僉事致仕歸卒年僅四十有六始君自翰林出爲刑部主事卽思明法以達於政謹推職審法比所當必允爲尚書胡端敏公所知簡范本科君析律詳明制裁敏利而將以勤誠案無留牘有詔以京朝官考各省鄉試君被命主試河南較閱精審去取攸當時稱得士尋奉使決獄淮楊還朝改司武選武選所職有銓選有勲祿有貼黃及諸委瑣故雖劇司而貼黃尤多敝事君督併嚴密關決明密吏不得並緣爲奸展采錯事方將有爲會獄事起而君去國矣在南部適當考選軍政尚書熊公特委重君君杜請託審賢否考核緒正一於至公人服其明廣西在嶺徼之外夷獠雜處文教久弛君不鄙夷其人教詔諄切示之矩範而率之以身程以科條崇雅黜浮矜其不逮薄懲而廣錄以誘進百粵之士士方安

其化而君勸遊矣君性樂聞曠謫君吳興日與高人逸上探奇選勝登涉遊衍悠然自適及歸築室橫塘之上據湖山之勝縱浪其間有終焉之志雖暨守官而寤寐林壑未始少忘篤志問學羣經子史無所不窺爲文必先秦兩漢爲法樂府師漢魏賦宗出賈古律詩出入唐宋見諸論撰莫不合作所著文集二十卷皇明獻實二十卷吳中先賢傳十卷世緯及歲時記及周禮直解總若干卷始君雅志用世及事與心違時移身遠乃肆意於此以洩其所總爾觀世緯所著皆鑿乎經世之論其官宗達傳與夫詬諸篇

歲時記

卷之五

五

吳山館

已若闊達高朗議論英發能以辯博勝人人莫能屈然實無他腸志同氣合卽傾倒無間故知君者莫不

歲時記

卷之五

五

吳山館

廣西按察司僉事章公熙墓志 林大春
公諱熙 正曜潮州海陽之西塘里人也姓章氏高祖而下世有隱德至父野菴公始以公貴封奉直大夫而姚朱二母並贈宜人姚生桂林貳守煥公伯兄也仲卽公與燁炳俱出朱氏公少負奇氣稍長通詩書三禮與伯氏弟名先後聯翩科第於是潮人稱二章先生先是嘉靖辛卯廣東舉鄉貢而公以禮經魁全省士會朱宜人病尋卒故弗克北上旣免喪乃上甲辰始得召對大廷臚傳賜第是歲同郡甲榜七人然半外除及南補獨公官拜大行克節使所至王侯分庭抗禮而操履端潔以不辱稱廟堂間而敬重焉丁未方考最且登臺省顧融矣適以策馬趨朝與遇車遇馬驚觸其輻折公所佩牙牌公因上書自劾無狀待罪閣下有詔奪俸遂弗獲與臺省選俄遷行人司副轉地官員外管太倉銀庫廉得匠役倚內監爲奸以僞銀進者發邊戍繇是中貴蕭然皆嚴憚公公名籍甚庚戌北虜入寇京師戒嚴援兵四集公以廉勦兼攝諸曹事居中調度因上疏請開便門出望餉以公車威遂震其年子始舉進士執戟從諸公老邁九旬間見公相勞苦意殊慷慨已而通州守

以兵食方置聞 上怒責問尚書及諸卿郎謂南
輒分 公公不辯竟坐貶出爲山東行省拜
明年會 天子有事東封公從諸大寮有司致告又
明年有書約予東遊岱嶽不果蓋時予亦爲行公使
關西而公已徙南雍博士歷南戶曹員外矣公與兵
變奉檄往撫及還求省父州奉直計至卽日東奔服
闕強起復補員外居地官郎署爲故有能名仍主泉
府其年丁巳冬十月也時予承乏掌故公常晤語諸
兄建白於尚書所者予輒從中贊之以故公厚厚予
一日公驟得疾良苦走使報予請得歸骸骨首丘予
輒馳視歸告予尚書賈公公色難之予曰夫所爲重
員外者以力能任事爲縣官治賦克積貯也今病且
不可起獨奈何繫之於是賈公許諾姑假以促虛艘
名夫乃行未信宿忽霍然病愈公復移書報予予請
追之比入謁賈公歎曰微掌故幾不及予公爲遜謝
還職掌如故居歲餘出爲廣西按察司僉事分道蒼
梧其在梧多所釐舉諸不著著其大者如白馬三洲
故險道也江路逶迤林木深阻諸蠻窟伏爲患久矣
公至若 氏瘼白于督府徽縣邑治火其大斧長錢
之屬 奴因下令調集諸路管兵統以偏裨而躬

分兵守焉自是諸蠻奔突竄伏不敢復出
後二年予至故老猶能道共事及予過之良然至若
擒僞將剿黠巢出將種因繫皆無愧爲憲吏顧獨以
嚴見忌竟坐免歸爲時論所惜云公雅尚經濟好古
書留心當世之務初返故廬時值海氛大作每一見
子追惟往昔目擊時事輒扼腕發憤談笑指麾以示
可用惜世無鮑生卒弗獲賜環以老其後遂不復有
當世意日惟以講學會友教子贍族爲事然事有裨
於桑梓者未嘗不疊疊爲當道言之間見採行蓋學
未究其施而志在救民率類此

廣西南寧府知府蔡公蒙行狀 祝允明

公姓蔡 諱蒙字時中其先自汝南徙汴曰世洪
宋爲秘書郎直煥章閣從國南還子太伯僑居包山
後遂爲吳人數傳至仲簡 國朝以人材徵至京求
授官以疾告歸生桂芳桂芳生景東娶徐氏是生公
年十一父老舉于鄉乞升邑學太守况公撫其首曰
此子異時官當至吾位卽補爲縣學生三試于鄉不
捷貢入胄監兵部尚書馬公昂奏以曹務機要上下
疏牘所係不輕不宜專委胥吏當簡太學生文行明
顯綜達時務者俾專司繕錄因錄其功以高其入銓

獻徵錄

卷之五

常資 詔從之公在所簡歷事僅半年天順甲申吏
部校績優等授浙江溫州府同知階奉政大夫蒞官
勤養民惠成化戊子銀發屬邑泰順山中閭枯流寇
羣聚來劫據山嶺兵殺傷遍野邑里騷動藩臬以
聞 朝命中使來督官兵勦禦之賊聞兵且至焚野
撤橋壘石塞要路候吏馳報時夜漏下二鼓公驚起
曰橋斷路窒兵何由進遽帥壯健五百餘人往撤石
通道伐木爲輿梁官兵且至乃渡會大雨雪不可進
公死 衆議募民壯補伍檄賊巢穴公諱曰彼
平民也觀僥倖之利非有固心苟益兵制其尤

其勢感必衝突轉鬪屠戮更多傷良民非計無若
一職論 卹禍當免兵而戢矣中使宣言于衆當從

蔡同知言衆言固當從獨難其人其人將非蔡同知
不可者中使曰然公毅然請行卽深入賊窟反復諭
之賊感悟推其魁詣公曰民等愚惑冒于天誅公賜
我數千人得生路敢不遵伏當就公前請餘命復歸
事農爲太平民語罷立解散兵休而還公復建久計
取民之強勇丁衆者立爲銀賦長領坑夫若干事採
鑿取富殷者卽坑側爲廬舍居之俾禦寇各給糧餉
事集而民寧焉樂清田數千頃爲山潦衝嚙壤爲沮

獻徵錄

卷之五

七

如塲而公稅如故破產者甚多公往相地得水所由
道命因其勢浚渠築塍時畜泄慎防護田遂還焉膏
腴御史潘臬咸上其事朝廷嘉之錫以旌異之典封
父如其官母妻皆宜人癸巳浙西饑 上意有司不
職命工部侍郎曾公都御史劉公繼往緩撫兼覈屬
吏臧否存黜之公聞命豫規畫積粟五萬餘石備賑
貸及二公至果徵粟於有司公舉而發之如探囊然
二公大獎異遂委公考察府僚以至屬邑官吏公疏
條其賢者某狀某不肖若某狀上之二公多從焉於
是註公績爲通省十二府最將薦諸朝適公秩滿

建天官而郡方缺守民日擁憲司言蔡侯當遷罷他
士民等失慈父願爲達 天子借蔡侯守此終于我
溫人於是憲臣偕藩臬上疏道百姓意未報而奉政
之計自家至公奔喪歸戍戍起復陞任湖廣辰州府
知府之任道間太宜人之計又至遽馳還辛丑起復
改廣西之南寧下車集父老問土俗援弊通利民甚
便安又以郡庶華衆難操易養難教特加意於是三
年俗成如中邦宣化羣民競渡誤或被逮入故殺律
連七人訟繫滯久累政不決公得其情卽釋之田州
府土守岑淵驕悍不法與其族爭鬪弄兵相攻殺傷
人其僚佐素畏之唯唯承附公獨往以直詞曉諭皆
感服釋仇其喜建事多類此久之疏乞骸骨得命致
仕明年 今上卽位詔致仕四品以上進一階公得
中議大夫越七年癸丑八月七日以疾卒生以宣德
丙午八月五日春秋六十有八

獻徵錄

卷之百一

七十四

廣西太平府知府李公吳墓志

儲曜

公李姓諱吳字志遠成化己丑進士新穆王出閣
還講讀官吏部開諸進士以公與除薦授翰林院
計公日侍王左右訓詁之外敷陳諄切王甚喜之有
小疾輒遣中官問遺甫四月卽爲公父母請封既得
請以上尊文綺致賀皆異數也癸巳王以疾薨公哀
痛甚既久弗能釋有以且改他官開慰者公曉然曰
王猶父也忍其死乃他望邪語聞縉紳間改南京禮
科給事中丁內難服闋補工科秩滿陞浙江布政使
司叅議公在言路四黑青之異力陳時事當罷行者
獻徵錄 卷之百一 七十五
及勘遼東軍餉覈侵牟償匱竭遼人稱之 浙江值
紹興水災輒寬民逋負湖州勸孝豐縣也營治勤劇
廟學館廨逾時皆落成陳輔者嘉興百戶以衆劫府
庫公提兵分捕之圍既合遂就擒尋以外艱歸調長
蘆都轉運鹽使司同知居三年陞廣西太平府知府
公曰仕可已矣遂請老歸南京晚年以恩例進階亞
大夫公之先蘇之崑山人太父構洪武初以間在徽
上元考彥輝號松月有爲縣妣朱氏公少警穎從張
應菴節之學詩文故有源委所著出拙稿十卷謫居
集四卷藏于家初公給事中既滿適吏科都給事中

缺舉望屬公同僚有規進者顧誣公貪竊要近飛書以聞中貴人將旨召吏部議誦之尚書尹公盛論公之爲人曰此必誣也事乃寢又嘗以事忤執政會嘉興之變御史劾劾監司其府者公與焉執政案其奏遂調長蘆考公之履歷誦伸得寢之際若皆人力所爲者而公以坦拙自號退然處其間可謂能安之者矣

錄錄錄
卷之百一

七十七

曹桂山先生言行狀

黃 松

先生諱琚字仲玉姓曹氏世爲郴州桂陽人居江
枝嶺學者稱曰桂山先生曾祖仕仁祖榮啓都司
事考章都司主簿封承德郎工部主事母蒙氏封安
人先生幼穎謹就族兄洪外傳終日端坐洪甚異之
年十二善屬文試以物彙爲題立就夜誦或至四鼓
親舊邀飲不嘗赴承德郎慮其改苦大甚誠焉成化
丁酉鄉試下第與邑士范淵輩四人爲文會相觀而
善時稱四友去家而館疏食自甘訥如也庚子舉于
鄉入太學誦已與天下士交有所聞卽筆之而因以
獻教錄
卷之百一
七十七
驗其所自得弘治丙辰始第進士高等觀吏部政屠
冢宰瀟命習刑名同年或忽之先生究心律學吏事
益練丁巳除工部水主事差理漕運區畫
文移皆自己出官船違例載貨
運不敢犯兩岸陳地
月收其稅季終
則會以報部用備河防
納椿草歲操其贏折錢備之有司爲奸利不可稽亦
歲會之報部加稽焉宿弊乃革政暇諸生從之講學
多成名老庚申竣事當
治者爲冊三彼此
各執其一而以其一
部積美銀萬有奇其後部

有大役不足則於濟寧取之是冬給由考為河防
女被命修太學館千餘成不半載謝祭酒鐸稱其
之力陸行上其國即馳使廣西亦公事也進署虞
衡員外郎戊戌事竣歸省九月宅太夫人憂癸亥七
月復宅承德公憂正德丙寅起復行抵濟寧士民交
遷之是年拜員外郎河東盧氏往督隄隄成又往
督河南汪西諸省鐵造一節中會織造事又
竣還視事值除夕有旨造烟火架費出不經草疏
上之堂官以疏進獲俞允新寧伯奏給京軍肚襖

獻職錄 卷之百一

七十八

蓋援邊戍例也復疏其事體不同宜嚴戒止亦獲
俞允時政方操切言路漸阨許都諫天錫骨鯁士也
見二奏以為難戊辰陞廣東廣州府知府正代亦為
冊如濟寧時及視郡事時中官有奉命查盤者勢
灼甚或勒折節以免禍先生曰拙於奉承得禍或淺
巧於奉承得禍必深吾寧拙不能巧也每事裁抑之
乃欲重盤郡庫以泐憾先生抗言不從亦畏沮終不
能加害濱海田產墾殖害稼民養鴨飼之稱便總督
陳都憲金讓復鳴寧之舊以充軍餉徵先生規畫之
即擢行李自隨巡行七邑每祭即集宜吏於庭檢示

之乃行及還亦如之嘗行番禺道中有得水牌來告
者視其所書則後山殘民也自言被誣為盜噪息且
先乞招撫以延旦夕即上其事于總督招之得男婦
數百人而後山盜日靖廣商側納給引錢舊多自私
先生以五分為率貯其三於庫備賑濟二以為公用
農民例納紙價先生罷之曰是求仕而教之以貪也
派辦料物解京者舊攪於豪猾每侵剋不完先生勾
稽加懲且令州縣擇均徭之殷實者領焉當道以為
宜至今為例有林氏夫遠出莫知死由繼故訟其妻
妾三人成獄先生知其冤指曰此一人有子奚亦同
謀邪矧訟出繼姑必皆誣也出之又有同父弟死於
溺為其生母所訟者巡按委先生勘不踰宿一鞠之
得其情蓋謀果出於婿也一郡皆稱神明云有民年
七十矣取財以訟嚇得罪則以老免先生罪其子以
示懲訐告之風漸革惠潮諸郡用兵巡撫劉都憲洪
委先生軍旅會連山徑發又議討之先生謂兵力不
可分遂下令撫徭徭皆聽命而惠潮之寇亦平他如
禁張燈以正民俗躬送牲以肅祀事教生徒行鄉飲
皆人所迂而力行之者也然持法不撓卒為當路所
陰中卒未調廣西梧州府士民爭送之百里而還後

獻職錄 卷之百一

七十九

山殘民朱福洪聞先生去集健夫數百護升以行其
感入如此既抵梧時陳總督金總制七省而林都憲
廷選爲總督陳調狼兵征江西寇惠潮又方有事林
難之以兵部咨曰即起兵曰若本地方有事亦宜斟
酌諸諸先生先生對曰咨文持兩端吏家故事也江
西之寇株連閩廣成則同功否則責有攸歸奚其感
林遂遣狼兵行及江西平惠潮亦奏凱林受賚先生
入賀林喜曰子當謝子何賀也自是知先生益深鐵
嶺寨爲奇賊要害嘗設戍守會賊出攬水林欲撤戍
追之先生進曰攬水賊過道耳思患豫防宜增兵鐵
嶺過其伏林追之以他兵不及而賊果偵鐵嶺兵少
大出殺掠林歎曰守遠慮不可及也與巡按舒御
史薦賞之委任加專焉妖賊李通竄竊發林檄先生
巡諸邑會北流已陷殺鬱林署印官擒巡捕通判以
夫林假先生歸議謂曰賊勢如此吾輩死無所矣先
生正色對曰始入見時諸將候門下將謂公必有奇
計以滅賊今爲此言士卒解體矣林悟拉入後寢間
計先生請選梧兵之壯銳者追捕之而留其老弱以
居守又曰從征江西狼兵已在河下矣出常格懸重
賞以爲梧兵助萬全之策也林稱善因屬先生督軍

先生遽曰諾林大喜先生退卽狀妖賊始末以入
得據以爲疏益喜時夜且艾矣黎明遂偕諸將行
賊在陸川冒險追之迄夜營平樂比曉視之則萬山
中也進與賊遇戰于新橋斬十餘級賊入于莽追
之又十餘級遂歸于秋風根蓋其巢也諜知其必遁
八黃山又知賊皆衣青卽抽兵使衣白伏八黃山以
待夜半賊果至伏發追斬五十餘級捷聞林喜甚曰
吾不圖書生而能此也先生駐鬱林林令諸臬將大
軍爲援通寶來攻狼兵又敗之追斬百餘級於是其
黨咎通寶曰爾謂能役神兵以護我今安在邪皆欲
散通寶懼而逃憩荒園中遊騎圍之不知其通寶也
有被虜機兵在旁大呼通寶在此遂斬之以歸餘黨
悉平乃出令招民之脅從者其來如雨因給牛俾耕
選其子弟入學林聞之慰勞備至且留先生以爲殿
而諭諸將班師時城郭悉經燹瓦礫滿目先生隨卽
收建公署學官堞樓之屬未幾皆完美而民不知費
尋建議復鬱林守備之舊林從其請乃歸梧是役也
克寇殄平百廢具舉未嘗遺大軍一矢林大異之曰
材猷如此非人所及也甲戌春巡按朱御史志榮與
陳憲副陽交惡蓋朱索賄之故初林以朱無厭謂先

生宜往諭之比至則藩臬皆已徧索咸勸先生稍
其求不爾嬰怒且被辱及朱見先生即露諸言先生
不得已應曰已如諸藩臬議矣朱意始解陽因奏及
先生四月 朝廷命官校逮志榮去陽代先生辨法
司文致謂應之亦罪也上其事乙亥四月有 旨皆
降調先生即買舟歸桂陽郡致所積柴薪貨盡卻之
歸之一月而有織金文綺表裏之賚蓋實先生軍功
也於是家居無復仕進意或曰此註誤爾復出當
顯庸笑而不應蓋先生於行藏酌之之熟故也閉門
著書課子公府未嘗覲其面丁丑有盜在邑提兵者
獻徵錄 卷之百一 全主

至乃一出見始兵猶首鼠進退用先生策攻之盜竟
遁嘉靖甲申正月七日卒于正寢詎先生之生天順
丁丑三月壽六十有八爲學以辨義利爲先佐爲諸
生時受知先生嘗語佐曰子穎異當遠到天下第一
等事毋自讓也且人之不能有爲也非他也利溺之
也吾之所以期子者非他也利欲未嘗入于中也故
佐所以食貧困學而不敢一日謬用其心者先生之
教也嘗擇諸生之敏者十有六人館教于光孝寺俾
專所業佐與焉政暇過臨講究或至秉燭而歸庚午
癸酉舉鄉者十有二人第進士者今四人矣校文最

號知人嘗曰某雖有盛名然文氣滯必待後舉某文
浮於理雖亟顯必不能久已而果然其於道誼奮往
若歸凡事涉名教扶植不啻在已涖廣以東所張主
政訓義高林下首加禮重至新會爲文祭白沙陳先
生寤寐其高風南海隱士何時矩梧郡推官李江皆
白沙徒也禮時矩爲賓江嘗不獲乎上則營謀惟力
在太學時一同年死捐貲賻之爲政於鰥寡孤獨卹
之常恐不及惟遇權貴則顏色慙不少假出守時瀕
行廣人有爲堂官者與同年請托皆拒不行中官有
廣產者饋送甚腆厲聲却之府吏有罪當編伍巡按
獻徵錄 卷之百一 全主

未減之終持不可而亦莫能撓也梧人有陳臬于廣
者以譎凌先生先生斥其奸始人疑之今敗露爲天
下所惡先生之言乃驗先生心罔私萌人亦不忍干
以私宦輒所至水蘂之聲殷四方雖窮鄉童稚亦知
其青天白日

思恩知府鍾曉傳

順德縣

鍾曉者龍江人也字景陽少沉毅寡言笑鄉智之謫石城也曉師焉以舉人分教梧州督學重其學行擢主桂林書院九載遷國子監學正南京貴州道監察御史奏革錦衣金吾龍驤騰驤四衛冗員及工部冗匠歲省漕粟數十萬効參政王奎參議王泰白金僉事李淳皆宸濠黨也刷卷四川諫迎生佛請召還使臣毋空糜十餘萬又奏停采木蜀人德之熊給事簡御史時亦以使事在蜀則共請建儲疏至而武宗晏駕矣未幾為忌者所排謫判沔陽沔陽志稱其長者政事志節足稱云遷知歸州先是湖廣忠路與四川石柱兩上官爭地相攻四十餘年兩省官不能決曉奉檄訊之片言而服人以是稱其敏也同知瑞州進思恩知府致仕曉居官三十餘年貧約甚於寒士嘗治室梁矣比鄰惡其蔽已即裁其楹世人得一命而以武力加于鄉黨甚者兼并可勝道哉曉八十卒後二十九年知縣沈某曰曉按蜀著謬謬之節居家有恂恂之風里子六人無百金之產蓋清修之流也白雨臺表之子子亦同知瑞州

桂林太守衡公岳表

何喬新

皇明有廉吏曰桂林太守衡公汝寧西平人也其歷官二十餘年清白之操若水玉然其謝事家居貧不自存其幾也身無以為飲子孫無以為喪真為吏者之師表也公歿廿餘年子為河南按察使移檄汝寧訪求公後得公之子平詔而詢之道公之履歷甚詳且丐文表諸墓公之守桂林也先公寔薦之于公於公自世舊誼不可辭題為叙之公諱岳字世瞻其先世家隨州父通元季以武功棄官至百夫長典屯香山國初棄官歸過西平道梗不通遂留家焉母周氏慈惠喜施于公少以俊茂補郡學弟子員中河南鄉試遂升大學洪武三十年詔國子監選諸生通理道者赴詹事府議事六館之士咸推公往公敷陳時政切而不迂所司以聞擢廣東潮州府同知公酌已惠民自常祿外餽遺一無取布衣蔬食不異寒士嶺海間翕然稱其廉三十五年遷陝西西安府知府其清操善政如在潮時丁內艱去職服闋陝陽益以清白自勵民愛之如父母僚友諸婦嘗飲公之內子與焉在席者金銅綺綉爛然而公內子荆釵布裙而已既罷頗不樂公曰汝坐於何處曰首席公曰既坐首

席又要服飾華好富貴可兼得邪慶陽人至今以為口實永樂十年朝覲至京以言事忤 旨謫戍交趾慶陽西安二郡民千餘人詣闕請贖公以終其惠不報 仁宗皇帝嗣位下詔求賢監察御史袁錠鹽運使何士英指揮范智交章薦公起為南城令以舊官復任改南豐令其為令祿薄不足用常於官舍種蔬以自給家人或有愠色輒曰不猶愈於充軍時邪無不意滿正統四年夏五月公秩滿至京欲告歸時先公為刑部侍郎薦公于朝遂擢桂林守在郡五年廉慎之操愷悌之政終始如一以年踰七十致其政而歸景泰三年三月三日終于家享年八十有四嗚呼廉吏之不聞于世久矣碩鼠之刺城烏之譏在古且然况後世乎世所謂貪者固不足道其矯而為廉者垢衣敝履以欺人而後房姬媵極珠翠之麗亦豈真廉者哉若公者適道廉吏也予故表其墓以為世勸

廣西桂林守華君愛狀

張時徹

華氏朱戴公子考父食邑千華因氏焉其居四明者由萬二十府君始府君嘗南宋時自姑蘇徙于鄞之壘湖後又徙櫟陽寶祐橋左桂林其裔孫也名愛字仁卿別號石窓曾祖諱鉅祖諱晟俱晦逸以詩禮世其家父諱欽以君貴封南京刑部主事母呂氏贈安人繼母陳氏封安人君主始二月而失母鞠於外氏舅氏汀無子遂命從呂姓後焉甫成童能博識強志甘苦于學斬然殊矣年二十三以儒士領正德癸酉鄉試繼登甲戌進士高第授南京刑部主事獻獄明決訟者不冤凡有疑滯咸為取平歷陞本部員外郎郎中乃奏復華姓奔父喪南還服闋改除南京兵部職方郎中是司素稱繁劇君從容裁決積弊振刷軍務肅清已乃出守桂林桂林民獷而好訟充斥於獄有久繫不決者君惻惻於躬聽微析疑窮日力不懈決旬固圍為空時田州岑猛梗王化督兵征勦檄軍餉者絡繹桂林居會城素迫於應上官而怠於催科逋負以百萬計乃早夜區畫與民裁闕挾輸餽每為泮壤先秋滿以最復舊任念以直道忤人欲退就家食而親友強之行遲延不逮進卒被劾落職諸縉

紳莫不扼腕民逃道泣送者無慮萬計君慰遺之無
幾微見言百君性溫雅清儉洞見肺腑不刻深懷詐
尤篤於孝友歲時伏臘恒以封君早棄不及潛禮之
養爲憾奉母陳朝夕怡怡不失所懼處其兄若弟無
片言以舅氏鞠養之勲也終始顧總爲卜居近之家
居鎮日以詩書自娛興至輒攜其所知夷猶於迥溪
疊嶂之間見雲蒸霧變木秀卉榮則忻然忘返置勢
分於度外灑然布素也歲不一入城府於官府無私
謁唯慇懃教子以世其業君精於書法尤工義獻行
草而道勁美澤變化若風雲翔翔若龍鳳卽諸名家
獻敬錄 卷之十一 八

弗過焉焉詩希盛唐風格每以王維杜甫爲至入其
闡域矣藻詞舒翰之士方共翕然向風而君顧不棄
以死哀哉君病且革詔其子曰吾進不樹勲庸退不
究學業以命之未終猶有待也而今其已矣夫劍沉
弗割鏡埋弗照將誰知我者殯歟塋堅惟爾輩是賴
爾其念哉于是縉紳諸學士聞之莫不歎歎盡傷奔
走相吊謂才儒之不可復得也若麟鳳芝草然僅見
之而斬失之此豈有所勉而然者耶君生弘治辛亥
五月初六日卒嘉靖癸巳十二月初五日春秋纔四
十三時徹之解官歸田也與君遊於日嶺雪竇之間

琴蘿拊石咏歌相酬自以爲暇人逕客之樂無與同
者而未幾輒病病少差復以詩來期我於寶嚴之上
而旋卽死矣嗚呼蔓草凌蕙野烏咤驚人則有然而
鬼神亦復不佑謂之何哉謂之何哉

獻敬錄

卷之十一

八

廣西柳州府知府鄭舜臣自叙

余本姬姓周宣王封其弟於鄭因以爲氏歷傳至宋忠孝狀元獬爲十三世祖子工部侍郎穀同叔四明叅軍寓居鄞城孫戶員外郎武始徙上虞縣上虞鄭武次子若雷監察御史復徙孝義居焉卽今之桂林也越六世曾大父子昌質菴府君純朴無偽尙義好施途拾遺金待三日不至買石助建橋梁人稱長者生大父貴誠齋府君以曾大父謝世弗克卒儒業生三子先考文林郎莊公廼家子也娶先妣封孺人嚴七歲入小學值閩人王三病故無棺其妻哭之

歐徵錄

卷之十一

九

哀余婦而語先妣買棺殮之年十三行文讀范文正公議田記卽慨然興睦族念弱冠先考擇胡揮使女聘爲余室卽胡恭人也矢志篤學爲文據理期追大雅一切組繪雕鏤及襲人口吻作險怪語悉最而黜之蜚聲漸起甲午先考授廣東遂溪縣尉舟次江西市汊驛遭風覆溺自先妣以下舉罹于難幸鬼神呵護俱亡恙余時肄業在里聞而奔赴隨行是冬抵粵省鄉人謂先考曰省去遂尚提耳諸徃乘歲莫出沒陸有戒心毋寧航海便一日抵銅船灣忽駭浪洶湧奔流急下四碇齊斷舟閣沙顛損一隙水涯涯乘隙

而入舟幾覆舟子逸去不顧同舟二百七十餘人

抱悲號自分必死謀欲截桅少緩須臾余馳先曰航海惟桅足恃去桅則大海中飄泊何所歸着萬無生理矣亟命止之少頃賴天默佑水漲舟平張帆順流舉舟免葬魚腹次晨仍從陸路聞三遂邑先考蒙委築海塘時正炎暑蚤興夜寐身先畚鍤經營謀度八越月工竣歸染嵐氣而瘵作矣七日不食危甚余日夕不解衣帶醫禱獲痊後塘五十餘年永不崩圯黎庶賴之至今呼鄭公堤請于督學使入祀名宦丙申兵道王麓泉公署學政按雷余上書祈考大

歐徵錄

卷之十一

九

年余年三旬有二秋試領鄉書上春官不第歸侍
大人不意相繼背養余時哀毀骨立勉力兼事不敢
踰禮少間訪興化尹旋峰韓公旋峰慈谿人與余為
同年友留為諸士師館中見白髮二老匍匐叩首哀
甚為狀詢之云伊子挾假傲拘人被首罪當先余思
二老止生一子子死則二老亦難存矣白諸韓得生
一日伊親羅姓者款留酒半酣出一美婦年可二十
許縞素下拜余荅之羅云某妻也伊夫受活命恩願
以身謝余涕然起曰救其夫而淫其妻可以為人乎
遂不終席而罷至丙辰始登第定海縣楊君南湖余

蘇錄

卷之百一

生

幼時憲友長趙異途攜妻挈寓京邸與余為莫逆交
是歲得疊疾臨終以妻子相托余幸起家適為處分
賁貸不避嫌怨剩十餘金其弟奔喪余復佐以十金
妻子遂得南還筮仕徽之歛令歛故脂膏地值採木
之役訟獄繁興文案山積又適部使臨邑催木苛急
余甚苦之勞心焦思平徑決獄與利除害殫盡精力
邑南火燬二十餘家余亟起拜泣祝曰余官失職願
焚一家毋害百姓言未畢風反火滅尤振勵學校識
許相公暨曹君世登羅君德鳴江君長信於諸生中
又捐資置學田二項以贖貧儒有康吏方南岑為山

陰令學富性樸慎於職守自常祿外毫無成敗時亦
自先考任歸蒙以文字見知後方不能片字上官罷
歸死二十餘載子孫貧不能葬余分俸葬之其他如
胡文和謝鳴鳳汪新虎江栢等冤獄更僕未易數余
一一為之平反香竊三年頗以清操自持秩滿奏最
北發歛人士悉焚香環泣於道郊送有不遠百餘里
者復建祠三所歲時尸祝余何德於民食報之厚
也余在任叨當道十餘薦俱首列厥後掌科羅柱史
麗二公以專勅總理浙蓋錢稅事竣復命應天等六
郡縣令止薦余一人特為異數值分宜嚴相子世蕃

蘇錄

卷之百一

生

受山節

怙權歛人羅龍文出入其門為蕃爪牙屢說余附蕃
可立躋要地余峻卻之于是為羅所恨行間於蕃歲
當行取余不與焉僅量移南工主事回至寶應湖黑
風驟起舟已瀕危幸風順余命舟子止張帆二葉環
左右執紼立於舟傍忽暴雨震折桅木一半計如斧
削然又擊一舟子於水官舫無恙隨得抵畔余思雷
果地出舟底何不破裂而胡一木之獨支雷果天降
桅木已折一半而胡全舟之如故此必有神主之非
人所測也余是歲蒞任工曹益修三事叨役銀庫出
納秋毫無染又力辭蕪湖差寧茹澹泊承乏僅週歲

又被同年友受蕃密旨中傷之左遷河南邵州同知
余益淬勵自樹不甘暴棄鄧古穰地土生斯土無漸
磨啓迪功二百年來久乏科第余太息曰此司牧之
責也迺延越名士三人分館授業獲士始知嚮往而
賢才駸駸輩出矣太和山太監每歲解銀進鮮往返
十二次必經於鄧其從者倚勢橫行需索無厭少不
如意輒鞭掠夫役民畏之甚於豺狼乙丑春余署州
篆亭午退食忽聞者報曰太和山人來矣余出視之
見二緋衣人擅坐州堂將飲賞二表裏及勅諭一道
置之座上余怒而叱之曰汝輩亡賴敢干余三尺法

獻徵錄

卷之二

九四

曼山館

遂命左右禽十餘輩逮於獄連夜具文中兩院欲正
其罪以爲將來之儆各亡賴知余不可犯且慮不測
哀懇同官內貲至再三姑釋之以後不敢復橫矣嗣
視內鄉縣事里老報有礦賊三千餘爲擾余廉知上
民大姓楊松田汝種姚勲等皆慄悍絕倫各畜家兵
數百亦以盜礦爲生撫按不能獲余設法呼至圻下
令其立功贖罪皆叩首唯唯少選各出奇兵破之不
假餘力賊皆遁接君顏侍御檄文巡守二道轉行余
消審獄囚鄧民尹宗仁與妹姦生一子擬兄妹俱絞
余甚疑之夜秉燭細閱前後文卷撫掌嘆曰冤哉冤

哉余思宗仁既與妹通成孕何不與母密謀裝病
產後出嫁以滅其跡敢尚索財禮縱妹于歸三日
孩而自羅重典耶詰鞠鞠之係與堂弟宗政通宗政
豐於財賄囑原告謝恩又因宗仁索財等語念故曉宗
政而坐親兄耳常道見余參詳豁然明白始知宗政
而兄妹俱從未減唐張公巡明鐵公鉉忠義凜凜皆
鄧人也子姓湮沒無存余請兩院建二忠祠春秋祀
之次年陟汀州別駕管三署事三署賊之淵藪今出
示曉諭以安其心選其子弟青年稍知書史者白督
學使給與衣巾至今不復爲梗隨署案牘流清當流

獻徵錄

卷之三

九五

賊出沒後標掠無虛歲兼之官吏貪虐誅求流移將
年民不聊生余盡刷屏弊樽節愛養民始復業若更
生然諸生濟濟英雋皆馴雅可愛自己酉僅一發科
復竟寥寥以余潮產多摠衣及門余嘉多士之志凡
五日一命題親爲潤削久之迥別時調是年丁卯連
發二生而戊辰後步武青雲繩繩不絕矣余序遷通
州守去後建祠肖像每歲遇余生辰社之耆老擊鮮
洗爵相率拜於宇下而因以爲壽此亦希觀云通故
邊海沙地城易傾圮當道檄余修繕余身任艱鉅甯
厝燒磚劫巨室有幹才者分督其事卒之工成堅固

可垂永遠及修輯學宮無慮數十百楹議罷派肅宜
隨輸價歲省萬金堪與家謂五山南峙而北境低曠
不免背寒迺築鍾秀山若芙蓉五朵南北對峙又建
事友堂以接學士大夫建壩開以防壅決俱有倚郎
陳公梧岡記海門寬戶瞿岱奸猾異常因隣人成奇
家頗饒乘父兄病故迺以人命捏告馬驢臺計圖詐
騙余親繪二屍並無一傷依律反坐瞿計不行橫謗
余受戴澤甥馬頗疑之後按道狼山副總兵王南川
公懷慶人也性梗直竊為不平向馬指天誓曰若鄭
守纖有所私其止一子才十齡當不獲生還馬大慚

廉復錄

卷之五

七

而止且辯出侯氏田實等冤獄皆余虛心詳鞠求至
於死求出於人也通人修誌特為余作名宦傳已已
春陞袁州府同知即嚴相故里也惟存五府第第毀
壞傾頽草木叢叢昔之勢燭今安在哉余歷任資序
頗深廟堂惜余久淹不六七月擢柳州太守柳雖文
獻之邦多為猛獍所據城外僅有民村三處各不滿
四百餘人時督府殷公大征古田調狼兵十餘萬屯
城下余內固城池外安兵衆晝夜不遑寧處狼衆久
無統屬恃強聚夥搶擄姦淫恣無顧忌民苦而訴之
當事恐激變計無所出余不忍坐視乃進而謀于兵

道密遣其官數輩會四同僚於市不書姓名各營
相疑阻其患遂息監軍道發符因數百名覆實內有
幼者六十餘余憫其無知就死迺各易年歲而曲生
之正擬修學養士清田催稅為百年計辛未春大計
以閑住黜歸余之被黜也先年謫佐古穰道出良鄉
縣麻城蔡應揚為縣令迺鄉科也初與接見甚洽渠
送車一輛載行李至涿州六月暑雨決旬與人交展
方至郡舍余亟啓視之輜車盡濕始盛怒既而思其
出於無心隨恕焉量責遣之輿人度余終不釋然恐
貽書蔡窮竟其罪反橫謗以激蔡忿遂信而心恚之

廉復錄

卷之五

七

蔡楚人為江陵黨賂擢侍御後巡按淮揚余離通已
二載值大計尚有舉刺故撫無影四事彈劾擠損余
時在粵西去君門萬里不能一鳴心迹竟泯泯罷
歸此余命也柰之何嗟夫余本一韋布士耳素以忠
厚立業宦遊二十載念切愛民事專奉公無機械變
詐之習無敲朴嚴峻之刑戊午冬入覲至滁州有歛
人劉潤問朝生皆監生也素受余恩各持銀器五百
餘兩遠來投謝余嚴拒之一切餽遺秋毫不染此心
可對天日戊寅恭遇今上大婚覃恩長子一麟以
南兵部職方司主事照例題請奉旨准以原官

致仁余妻胡封四品恭人。居嘗每思二大人不
 日祿養爲終天恨。至耄年語及未嘗不流涕。嗚咽
 庶母翁氏曲加敬禮。謂翁在如父在也。死之
 殯俱從厚附葬於先考墓側。余鮮兄弟。止有堂
 人無不愛惜。貧乏各與田濟之。姪三弟養亦一體
 無間。撫姪女若親生。爲擇配于顯宦。以盡其體。清
 一清吳一麒麟。華教誨飲食自初而長。皆周旋。余家視
 諸兒無異。隣人司馬桓自出宦門。與余同庚。雅好後
 余。浦醉刃邑父母。許公有傷。浦死。當道坐桓房主。與
 謀遣戍遼陽。余甚感之。適余第時。吾虞蒲州陳公任
 獻徵錄 卷之百一 九本 長山館
 山海關主事亦素知其冤。因余面囑。遂得縱歸。及卒
 貧甚。幾填溝壑。余捐資與其妻依祖墓而合葬焉。酒
 者連遭歲凶。已丑旱甚。族之老稚饑餓難存。余與諸
 兒曲爲貸賑。庶幾不爲餓殍。有疾苦則救之。有貧乏
 則濟之。卽未遇時亦無鄙吝色。有至宦邸者。罔
 不抑心爲處。各厭其欲。而歸。歸田以來。杜門課子。詩
 酒自娛。胸次寬舒。與物無忤。足跡鮮入公門。遇里中
 竟獄若羅化一陳三李。周一等力與辯白。一無所私。
 百凡以天理人心自相勸戒。會不設謀奪人產業。其
 子孫累歲週社會。或赴主宴。浩歌暢飲盡醉方止。未

德喪儀歸。寢而已。尚有微隱。曲折無覩。屋漏不
 敢備述。此余生平之大槩。恐百年後諸兒不能悉知。
 余行之顛末。今雖老尚能拭目手書。自叙狀畧如右。

廣西潯州府知府郭公鼎忠墓志銘

郭子章

五雲北關之郭與予冠朝薦溪下驛浣溪俱出唐相
密使延嵩公後樞密墓在符竹諸郭皆由符竹分從
北關始祖以文勝國末由符竹從今五雲北松關冒
姓劉以文傳允和允和傳制宜制宜傳孟舉孟舉傳
潮俱蚤逝齒俱三十六亡月日俱同不絕如綫洞傳
寧方始衍四子仲即慶雲令贈奉政大夫鴻學者稱
小村先生今潯州太守簡齋公父也奉政公四子長
庠生良遇張氏出次庠生敏陳氏出又次英俊及潯
錄像錄 卷之百一 十
州公蕭宜人出宜人將免公夢一金紫偉丈夫揖而
入詰旦公誕十歲能文日誦數千言髫年補博士弟
子員奉政公幼後家徒四壁立公師伯兄攻苦食淡
與諸名士相切摩大有聲譽序督學試三冠五雲士
嘉靖甲子舉於鄉錄猶刻劉國忠已上春官始改姓
郭更名鼎忠庚辰再上春官不偶以母春秋高謁選
拜亳州守毫故饒守者多墨敗是時子官南虞衡距
毫只册夕以書相泮勉公曰毫故名苦縣吾敢不瀟
瀟持冰蘄行鄉約刻孝順事實以風甬巷民作三十
誼歌印圖懸之國門辛巳冬蕭宜人病卒于署士

哭送境外為公立生祠公奉母柩歸墓荷仲兄為家
督廬墓讀禮乙酉服竟補睢州睢俗儇悍喜鬪公亭
疑平反歲饑其路殣相望尸填於壑公施糶施帷
藏成墟夏四月大旱公竭誠露禱得大雪民作瑞雪
圖以志州故有周程張許四公祠公一新之講說房
數十楹處羣彥肄業其時士爭自濯磨相繼視頌明
年入 觀會歸德府丞缺總宰宋公栗菴宗伯沈公
龍江交口薦公補府丞而諸商立之間唯恐一日去
公如失慈母也公去睢士民攀留如毫生祠和毫尤
閩壯公治歸德亡異毫與睢丁亥黃河淤 上命工
獻像錄 卷之百一 十
科都給事中常公居敬治河委公督工公經營節省
委統調停越二載工成視河使者奏治狀第一奉
旨陞俸一級三載考績最恩綸褒嘉贈慶雲公如公
官母蕭妻張贈封俱宜人會陳州兵變當事者借公
救之公往廉得其故誘首惡置之法裔從羣兇悔禍
循賴公悉貲之陳州底定癸巳陞廣西潯州府知府
歸德人戀戀公如髦髦睢日士大夫談祖帳百餘里
信伯乃還公初入潯潯廓外分兩河河分兩關商稅
湊集故禁三日一放湍急舟擁人船俱溺公至弛禁
不時啓關人貨兩完活稅額外象無別賦甲午冬月

旱魃為虐公請禱夢朱衣白簡神人來謂示雨晨興烈日當空少選微雨濛濛抵暮滂沱四得從民雜處公戴星出入惜但勤恤閭閻訟牒不苦不載病赴親至黃州劇于時為楚藩右使公書來計議予曰入觀中涂病亦時有之例當具疏亡病仍聽銓部考察去留患病經過郡邑當告印照予乃為公代草公留舟中差人上疏旨下吏部類覆察竣公在留列部給劄云潯州府知府郭某循謹之行通達之才歷官夙有賢聲守郡尤多惠政中途患病尚存獻徵錄卷之五五五補觀之心久治不痊乃決懷歸之念合無展限沿涂調理痊可入粵復任三月後廣西撫按移文來催公體少平而高尚之志確矣竟具致仕狀以復絕無出山意築室小圃琴書自娛時邀達者論道談禪暇則垂綸十八灘採藥芙蓉山間或課子弟督耕耨松庭風阮怡怡如也歲時修祖墳饗饗堂買祭田共乘盛追思正菴翁一派豐約不齊自昆弟以及再從三從亡居者屋之亡妻者室之死亡所歸者殯之亡後者後之亡食者食之孝友之聲洋洋家族邑郡仰止高風雲請賓席不赴懸車問九華鄉公名此處蕭臣在嘉靖辛丑十二月廿五日卒萬曆壬寅七月二山亭年六十有三

慶遠府同知葉公積墓碑丘清天順六年冬十二月巡撫兩廣僉都御史葉公以廣西邊遠府同知葉積死事奉聞請朝請加褒卹上俞其請錫以詰命贈積朝列大夫廣西布政司右叅議兩藩吏民及天下之人聞者咸咨嗟感發以為聖天子之褒嘉都憲公之扶翼所以厚勵有位非特為一葉氏也嗚呼至哉君世家東廣之高要所居鄉壤接廣右峒徕時時竊發為鄉人害君已不平之追官潯州又當羣蠻出入往來之衝熟知其地勢險易夷情向背每登高望遠慨然有一舉掃平之志及來獻徵錄卷之五五五宜見賊勢甚盛民生日蹙守將因循怯懦而牧民之宜又以責不在已不復動念慮民罹其毒已極思欲奮擊之莫為伸率所轄州邑民餘無幾嘆曰宜民盡矣及今不為後無可為之時矣每與僚吏言之激烈泣下誓不與賊俱生聞者感動既條郡中合行事宜建曰于都憲公復與父老之有智慮者圖所以禦寇之方甚悉增括民之丁壯什伍其人置長分領之民爭赴集無隱匿者君躬鞍馬服弓矢日號令訓練之諭以保衛鄉井之意莫不踴躍奮發思欲一戰峒首章父強者積年劇賊也數敗官軍將或跳梁城下無

敢誰何者君生擒之兼還所虜子女畜產之類自是
賊雖稍戢而其徒徂於常勝登憤耻互相糾結思必
甘心於君而後已未幾賊大圍旗山民告急守將登
聞聞知君亟率民壯趨赴之賊望軍容整甚非往嘗
比不戰自潰子女在虜而得生者餘千人君既旋兵
賊偵知無繼援潛躡其後君返旆與賊所殺畧相當
是日君之子公榮死焉君知賊不得意去必再來嚴
爲之備會所屬東蘭那地二州土官遣土官持牛酒
土物來謁君一不受諭之曰若等能爲我出力勦絕
蠻寇就以此爲犒賞之資土兵亦欣然聽命越兩日

賊合衆攻雞刺等村報至君躬詣于哨守都指揮黃
錢等曰民危矣我輩爲民父母不一援之忍乎時黃
方與黃知府會飲學官力止君行曰峒徭圍村寨此
常事耳君鐫喻再四繼之以泣二人者畧不之省君
怒拂衣上馬去乃號召民壯及二州之土民會西府
廟前出所作誓書諭之衆義其言咸感憤愿効死力
遂分兵東西二路行行至中途柳青鋪前賊遽突出
人頭山下橫衝我兵君麾衆與戰連數合我無救援
賊衆益至賊物色得君所在攢矢刃向之君身被數
創猶手刀一人衆寡不敵與從子官慶民壯環用

等三百人皆死之歲己卯二月二十八日也是役也
忌君者恐其成功潛遣人泄機於賊故至於敗嶺南
素無雪是日雷雨大作平地雪深尺許賊大驚異遣
下所虜人畜棄圍去那人聞君死老稚號呼循山谷
過求遺骸又明日乃得其首他處相與裹紵數日始
飲神色不變寓視城下手香燈爲文祭哭者相屬不
絕忌者雖快君死中懷疑懼反以激發誣君帥府入
其言民不勝憤相率叫號走千里外愬于都憲公事
竟得白於是自總戎以下咸遣人祭賻乃撤沿江兵
護其喪東歸迨喪贈命下巡按御史命宜人置屋祠
獻徵錄 卷之二 百一 百五 受山節

之而東廣潘泉諸公亦皆詩以悼之云君諱積字夢
吉別號確齋幼補郡庠弟子員以毛氏詩領宣德乙
卯廣東鄉薦連試禮部得校官輒辭不就卒業太學
者久之解褐得漳州府同知丁母彭氏憂起復改鳳
翔府專職撫民所至取古良牧守之政宜於今者行
之其始也人皆目以迂僻及其久也莫不翕然大於
以化君性勁特外若簡曠而中確然有守遇事奮發
敢爲心志所嚮利害禍福皆所不顧與人言竭盡底
裏不啻同腹還忌間人之急惟恐不及妻下不免饑
寒不飽也赴官宜時道遇郡人爲太學生者以之絕
告深蒙無所得遂與同舟者白金十兩與之其好義
多此類年僅四十行九

柳州府同知伊先生伯龍墓志

袁表

伊虛室先生者吳人也諱伯龍子臣舉其先海州沐陽人也宋之南渡而遷于吳云 高皇帝之初建金陵也徙人實京師故高祖形之文禧上元人封尚寶司少卿高祖妣朱封宜人曾祖弟官祖妣傅伯卿佩舉進士官工科給事中祖溥封南京刑部主事祖妣顧贈安人繼陳封安人父梁舉進士歷官四川按察司僉事妣蔣封安人僉事公之赴蜀以道險欲分蔣天人與仲子伯羔乘他舟以防不測先生年十三對日死則同死耳奈何分舟乎遂同舟赴蜀故金華謝獻徵傳 卷之十一 吳山館 公璋亦官蜀試先生文奇之命其子少司馬希曾公同講習弘治庚戌歸南京兩試儒士不第補應天府學生故御史四明方公誌提學考先生第一命諸生為經文會擇諸彙之明經者校文而校易者三人則先生與太常卿崑山方公鵬少司寇太倉周公廣也正德丁卯中鄉試戊辰會試今大宰吳公一鵬同考校易讀先生初二場文奇之列高選夫而先生以通理用事非求官時遂不終試吳公索三場文竟無有也既而知先生名深加歎惜賦詩送歸由是名益振庚辰會試不第就選涿州知州富民滿存校刺請罪

有嘗獲罪前守涿人疑將為前守復讐而前守適移書言涿人短長先生謂曰人之善惡旬日異狀能改過即良民也對衆焚其書涿人始安前守公務弗辦府使下州督促供張繁費民不能堪先生至則懲其慢令完其稽牒不旬日而辦乃後州事不愆期而府使不再來矣於是節浮費均徭役招流氓辟荒萊獎黠校正禮俗而涿以大治涿地錯文霸寇劫肆掠乃增城浚湟簡士卒駁騎射廣偵候山東鑛賊作亂聲張畿輔先生以公事出署事者驅民登城賊未至而民先叛先生歸悉散遣之倡勇敢申保伍期寇至則乘城民便而盜亦不敢犯境州人張廷雄于貲三子者濟惡武斷鄉曲持吏陰事莫敢問亡何謀殺人廷自當毆殺罪而匿其子于勢家乃計捕其子即洞情實吏畏悚莫敢舞文獄中常空張某先以累坐死察其寬許以不死時張乾在獄約其友獄某曰伊公信人也許我不矣忍負之以速死耶凡經擬斷囚自謂不寬而上官亦無改擬者諸上官有事畿內若清贖稽倉檢災覆獄類承委先生即事事當上官意無弗下禮幣勞獎者今 皇帝之入踐天統駕

出真定栢鄉縣真定要衢也先生承徽攝事平道路
璉橋梁飭行宮潔庖廩上供軍特下至帷幕器皿靡
弗恪豫事集而民弗擾胡僧班丹朶竺奪民田萬事
敗有力者爭佃之乃歸其田于民而徵稅如故勢家
有侵民田者丈量而歸之癸未蔣安人喪歸深人遮
道泣服闋改守和州和去深百餘里耳下車深人咸
來謁絡繹于塗三日無虛日前守和者多良吏乃仍
其舊貫益尚寬簡山西鎮守太監張某族殺人求援
於張張曰知州豈寬人者邪他縣令嘗誤入人先生
承委覆決其無理取勝者謂人曰伊公不可欺遂以
獻微錄 卷之百一 百八十一 漫山稿

實首夫能使中官不敢以私謁而無情者吐實此豈
醒觀俗吏瑣瑣者能之邪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此言忠信之感人也其他有輕刑故如此類者尤衆
北方力役繁三歲一易乃即役之難易家之富貧而
審均之正其冊籍校吏歛戢民間養官馬者日困則
爲教以孳牧之術嚴其殿最之令而民稍蘇矣訟罰
贖者多令入穀爲歛散賑貸之法徵賦則民皆先期
納不苦一人禱旱捕蝗必躬必誠而旱蝗亦不爲災
野蠶成繭令請以開則抑之李得山四世同居爲請
于上官榮以章服每造廬存問焉陳泰有粟二千石

之貧而有守者加禮而周之在和三年還廣西柳州
府同知去之日和人遮道泣猶深人也柳道遠多瘴
以病致仕歸歸則習服氣養生之術然竟以此卒將
卒不亂語于大生曰吾得正斃者矣夫何言雖然吾
死爾必儉用而下人先生學有根源著易義四卷行
于學者從游多名士

獻微錄

卷之百一

百八十一

漫山稿

桑悅傳

桑悅字民懌居海之沙溪頽悟博學凡讀書過輒
曰既能憶矣何所用之敢爲大言嘗銓次古人以
軻自况班馬屈宋而下不論也有問韓文公曰此小
兒號頭耳問翰林文學曰虛無人舉天下惟悅耳其
次祝允明其次羅玘由是喜俠者多慕焉海虞水利
體故重部使者每駐節悅詣謁之書刺曰江南才子
桑悅時悅爲博上弟子固不當刺又厚自諺使者大
駭不解其爲何物人問左右曰書生也迺延之校書
而預刊落以試悅校至不屬卽索筆請書足使者故
服因規之子大夫服高世之資弘博無前正須自立
以待昂霄晉人衰世之習非所宜追也問者屈迹一
奉獎特可冀不有今日幾失南金若更不裁是有孤
白之喪而
悅之也後以貢士試禮部文大奇典試
曰豈江蘭
工耶狂士遂下第大學士丘濬慕其名
召令觀所
入給曰某人誤悅心知之曰明公謂悅
不法穢乎
可若文而令悅觀濬曰然則生試爲之
歸誤以奏
善濬嘗饋以餽項悅詣謝濬曰餽項
美何如生固
之否對曰使悅嘗上方爲藥餌所不
足甘而一
殊草具哉初悅名在乙榜至是調

某州博士濬贈之牡丹一種戲曰後當遷洛陽令
遺生表家紫對曰引公知未形事豈已飲上池水乎
其便利如此山東提學掾將行詣濬別濬曰某州博
士桑悅有文才宜加優禮掾至州不爲迎掾問長吏
悅今何在豈有恙邪長吏素遭押侮皆銜之曰無恙
此人虛有重名自負不肯來掾使吏往召之悅曰連
宵旦雨淫此傳舍泥家室皆不慮何得候掾言既據
胡牀坐吏報歸掾益兩吏使促之必來悅怒曰始吾
謂天下未有無耳者迺今知有無耳者掾是也且悅
非可能令來者掾非可能召悅者必欲相屈乎不能
也第還三日後來復則不來矣掾聞欲收之緣濬不
果後三日悅詣掾見禮博士當跪掾悅長揖卽就列
掾作厲曰博士以掾爲不當跪耶不足跪耶卽有學
何能加迺公悅前曰昔汲長孺不拜大將軍未聞獲
譴豈大將軍不如明公耶汲長孺賢過悅耶今明公
以面皮相恐豈寥廓之士可籠之威重耶悅雖賤誠
所不能當但悅去則天下莫不曰明公不容悅因解
紱請去掾不得已容之掾嘗選兩博士自隨悅在選
他博士被顧問必端拱對侍校文不坐悅請曰大馬
齒長不能以筋骨爲禮亦不能久任立願假借且使

得坐卽移所便坐按御史聞悅名數召問謂悅曰
衡講經書能解人願今予亦復能乎對曰悅所談玄
妙臣衡不敢望假令臣衡而在可使解願何但名公
願賜清閒之宴御史壯之令坐講悅因跪足捫蝨御
史不能禁令出後復薦之遷長沙別駕尋轉郴州州
追西戎荒落殊甚悅不堪思歸因作詩有鷓鴣道我
行不得杜宇勸人歸去休之句會丁外艱服闋遂不
就居家益不飾褐衣楚製往來郡邑間

論曰以民懌之才加之繩墨上可以休贊龍章下可
以美垂兔跡蓋文以行彰位無虛踐也而落落下僚

獻徵錄

卷之一百一

百一

史記

世命也哉文則衡拔欲使端士祖述難矣世固有雅
量之賢成就其志謙尊君子不亦相去遠乎其所以
吹皆古今名碩固難盡是亦難盡非傳曰笑古人之
未工忘已事之已拙則其大較也孟軻在當時無所
遭而民懌稱之可謂千載知己推原其意豈亦以軻
爲狂耶狂者未嘗無人至如民懌可與進取者也

賓州知州蔡運傳

忠節錄

蔡運江西南康人洪武中以貢士歷官四川泰政清
勁直諒不諂於俗尋罷歸建文中復起賓州知州有
惠政靖難後以奸黨論死百姓憐而思之

獻徵錄

卷之一百一

百一

鬱林州同知張君鐸墓表

王直

張氏之先潯陽人五季之亂始徙家秦和木熙寧中
有兄弟二人同舉進士曰汝賢爲江淮發運使曰汝
明爲湖南觀察使皆有盛名而家益大有諸牒至君
之曾祖君瑞祖文良父子禮皆不仕文良長身玉立
言行不妄鄉稱善人子禮則謹於事親而勤以植家
自少與翰林侍讀梁先生友善及君則又與先生之
子侯官令叔蒙嘗同學有麗澤之益諱鐸字振文自
邑庠生充貢入太學友天下之賢而學益進謙恭自
持謹於禮度歷事兵部禮部俱以謹慎得名歲丙辰
獻徵錄 卷之百一 百四
有鬱林之命鬱林既越地自昔稱僻陋之邦其人知
力田務本而秀民亦頗好讀書然風俗未盡淳君一
以寬簡爲治而民安之乃興學校申教條暇則躬詣
明倫堂集諸生講論豐其供給蠲其徭役以課勵之
由是諸生皆勉學以圖仕進民有兄弟爭訟者君諭
以大義使退而自思往往不終而罷州南有廢地弗
治君教旁近民使墾耕而食之曰吾不取汝稅也人
知君意在利民凡廢地皆墾耕郡中幾無遺利於諸
壇墠以事神保民者皆治祭以時由是水旱疾疫禱
之輒應而民受其福田州人爭地相讐殺久不決藩

省大臣知君可任乃委君及諸司所遣官屬往平之
宣布 天子恩德與不忍加兵之意按圖誌考故實
俾各循其舊一毫饋賂不得行於是皆悅服而罷壬
戌述職朝京師奏課在優等歸至邕得疾惟第三子
志在側醫藥弗効志禱于神請以身代亦弗應疾革
謂志曰爾幸領鄉薦宜益勉於學以顯親揚名毋怠
言訖而逝即其生洪武丙寅年五十七志自太學選
爲南刑部主事當之官來求文表墓上

獻徵錄

卷之百一

百五

廣西橫州判官王君濟墓志銘 劉麟

王君諱濟字伯雨別號雨舟其先泗州人元季六世祖道輔避兵烏墩鎮遂世爲烏程人道輔生敬先敬先生宗孝宗孝生瑜瑜生英號且閒林器豪爽而篤于義弘治間例授蘇州衛指揮使君之考也娶朱繼娶何何生君君少穎敏好學弱冠補郡學生例補太學生試秋闈屢蹶年踰壯謁銓曹授廣西橫州判官橫嶺南瘴厲地去鄉幾八千里君怡然就之橫會缺守州政多弛盜且作君視篆得其習俗利弊召橫人集議議定乃因革之凡所設施咸與橫宜橫俗丕變獻徵錄 卷之十 百六

盜亦潛弭州以無事君退食之暇植湘竹盈庭吟咏其下采其風土物宜與域中異者類爲一編曰君子堂日詢手鏡遠近傳之所論逆猛事尤詳識者服其先見無何以母老乞疏終養橫民傾城畱之不得歸事何又十年色養之餘沈酣古雅與僉憲西溪龍公霓太白山人孫君一元輩鵲詠取適君衣冠甚古居當吳越要衝騷人墨客日常滿座酒行意暢忽自稱紫髯仙客或病其放君不然若汎愛而中實介然決擇若今銀臺張石川奉其翁天方公吟眺往來殆且十年得詩若干篇好事者題曰浙西倡和梓行于

大賢斯慕慕斯集集斯勝勝斯述述斯永觀是詩君子以爲知道樂而貞和而文名教餘地庶幾乎近之亞座上如雲者不能嚮風而未乎千里逢迎不勞慎不憚非忠信固存其何能穀或以爲放何足以知之若其從弟大學生洲少失怙又罹多難公內勸之學外禦其侮恒焉惠焉放者固如是乎下洲一等者君捐貲以通其有無難則排之紛則解之有告于君君應之無難色放者能之乎又其下者達諸嫺黨饑食之寒衣之舉餌糗埋之雖倒囊不惜放者不爲也故內外人士瞻望雨舟若綴旒之有是深延庇覆獻徵錄 卷之十 百七

以爲恒至浮屠禪圯亦力治而不惜或曰雨舟爲才所使不然要皆義稟獨厚遇事激發無所不至求之同生固稀逢也庚子八月十九日卒所著有谷應水南詞和花藥夫人官詞若干卷傳于世嗟乎雨舟已矣君有決科應制之器不獲取一第有長民御俗之術不獲領一牧有博物崇古之識可以追騷翼雅谷應水南宮詞諸作不足盡其才太白山人西溪龍氏兄弟姑蘇張氏松蘿論道詩以及四入儒彥臨眺往來觀其雕梁藻桐錦衾繡茵多上世所遺益以法書名墨照從贈和之詞閱之信宿不可窮盡意興

然非尋常可及銀臺君狀其行有曰冲襟曠度可以
敦鄙可以寬薄蓋久交而獨見也

廣西橫州別駕王君濟行狀 張 案

君諱濟字伯雨兩舟其別號云按王氏其先爲泗州
人元季六世祖道輔避兵南遷遂籍吳興之烏墩鎮
道輔生敬先敬先生宗孝宗孝生瑜瑜生英發且間
君之考也以材能自振豪爽而酣于義弘治間例授
蘇州衛指揮使娶朱氏繼何氏生君君少穎敏而好
學博洽自許尋由郡學生例補太學生屢蹶于秋闈
齒既踰壯始謁選銓曹授廣西橫州判官橫爲嶺南
瘴地士多不樂往君怡然就道比蒞州州方缺守既
攝篆視事盡得其俗之習尚政之利弊召父老庭下
集議可否而從革之于是民知向方盜亦潛弭俗用
不變君退食多暇植湘竹盈庭日錄其風上物產大
異域中者爲一編曰君子堂日詢手鏡俾後之人有
考焉其論逆猛事尤詳確人服其先見君以儒術緣
飾吏事超然遠覽一州別駕居未展其驥足而方可
以觀其政矣未閱歲忽念母氏春秋高疏乞終養上
官倚任方隆下及耄倪遮道留之竟弗能奪歸事其
母何夫人年踰八十養志者十年暇日游心篇翰寄

蘇後錄

卷之十一

百八

蘇後錄

卷之十一

百九

興山水時則有若致仕尚書南垣劉公麟命憲西潯
龍公覓太白山人孫君太初方結社湖南喜君之歸
爭邀致之登臨觴詠高風自持所謂崇雅小社者倡
自南垣公傳諸海內爲美談云且聞翁故富饒有
藩將卒左右言于君請收視其所有者君斥之不
省問曰吾母及吾女兄弟在忍以細事傷厥心耶從
弟太學生洲少失怙罹多難君爲延師家塾教之而
杆禦其外傳力撫其成祖塋基廣稅繁族人莫辨沅
州衛軍裝每五年徵派遺累其族之貧者尤甚歲割
已產代之娼黨隣里故舊凡以貧病死告急於君者
衣食之廬居之樂餌樽埋之無吝客境內浮圖廢
或謂修復可以兆人文君獨任之未幾登科者果
人

教授李文利傳 卷之十 教訓

李文利字乾遂成化庚子鄉貢桂陽縣教諭定傳
理學行已清修嘗校文兩浙如方伯范梈及經方伯
永鑾皆其所甄拔陞思南府教授所著書有卷元
聲蓋據呂氏春秋并隋志劉恕珣鑑外紀所載伶倫
制律三寸九分爲黃鍾之宮因而計加考證以三寸
九分正司馬遷黃鍾九寸之誤以太極陰陽五行由
一生二由少及多見黃鍾數少極清正宮聲爲極濁
之誤以左右對待各得一百二十九分正三分損益
上生下生至仲呂而窮之誤以正徵循環無窮正隔

蘇徵錄

卷之十一

百十

八相生往而不返之誤畫圖立說凡六卷楊月湖廉
稱其天授獨見嘉靖三年永鑾爲御史題請于朝以
復古樂情有司鮮通其說者輅官閱謁其墓從其兄
元講究是書序而刻傳之然王浚川廷相辨其不然
蓋習於舊說久矣厥後有蔡于穀者字虔璧東沙人
歲貢入太學授湖廣行都司經歷卒于穀修行積學
博通古今在國子時禮曹鄭善夫疏薦其明習理數
請召擢以正司天之謬不果用嘗輯國事略十卷
有抄其稿者久而易名曰總彙紀略刊布人不知其
出于穀也時論以于穀之學與文利頡頏云

龍江驛丞杜長公常墓志銘

張時俊

在昔騷虞化行兔宜俗美聖宣介競相慕悅以爲
躬之不逮也故緇衣第好狀杜興懷斯其懼之亦至
而赴之亦勤矣世之棄也機械繁興質行鮮寡干戈
起於此隣毒螫藏於燕妮又惡暗所謂朴茂豈弟之
風乎嗚呼若杜長公不猶行古之道哉公諱常字守
經竹月慈公長子也孝友天至逮事王父母極誠共
奉而竭力完之孝之事說說焉即隱公亦不知其費所
由辨也而弟三人曰昇曰晟曰昂悉推世業與之而
獨習養生返死典鉅諸務昇遊學四方客死於楊州
蘇徵錄 卷之十一 百十

往歸其喪曰於我乎瘵品未有室曰於我乎室友兄
殯之貧其于塋弗振也曰生於我乎悉死於我乎
他如學宦能以資從女者三如其女以爲人女
不能娶者如其喪諸種種義行都此平生不妄言
笑不輕與人羣御家莊而有禮諸君益甚厥之女婦
肅肅治蠶織饋餉事罔懈于室罔羣聚而嬉謂於
宜政者非耶子姓踰禮表節仰承亦捷責之行於
道則卑幼肅恭俟其過過卑幼門門者疾趨降階肅
揖而送之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父言依於慈與人
兄弟言依于友間有反唇評語或大而關牆者且有

字格曰杜長公得無非乎初爲奉化功曹同曹
 患疫痢者衆徙以避長公曰夫固舍中兄弟也而
 乃棄之乎躬視湯藥或竟夕不還其人有妾而弗
 也而衆頗疑之長公每往必與其僕偕明燭達旦入
 之人始服其至誠云後移役蘭溪提出走衢路路遺
 一青衣囊舉之中如有金也歸而懸之屏舍往跡其
 人于亡所俄有泣而至者曰我里役也掌收都料持
 五十金輸縣時天未曙假寐道左會縣官倉卒至前
 驅避而遺之死無以償矣長公曰收汝泣吾以是待
 君久矣卽挈而授之其人以十金爲謝長公曰君謂
 獻徵錄 卷之一百一 百五
 有還金而望取分者耶辭而去之後奉化曹尹蘭溪
 唐尹同會於棘闥益談及杜橡事而各舉所聞歎曰
 孰謂世無好人哉楓山章先生理學名臣也見長公
 輒禮之謂他客曰此其人素行合于聖賢非可以橡
 吏少之已而授廣西龍江驛丞上司廉其幹會有以
 毒藤自殺者而誣怨家殺之郡守謂怨家實殺之也
 而當之死其獄上憲司則移長公覆訊訊乃出之守
 惡其反而笞之長公曰嗟天乎辨冤而反可矣笞何
 憾耶後征蠻事起臺憲徵之兵以此嬰疾卒於
 德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一終



ZW 21101000514233